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二一册目次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三十二卷(二)

〔明〕魯重民輯

明崇禎武林輝山堂金陵

汪復初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數度部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卷二十四

錢江魯重民孔式輯　門人馬士斐文起參

數度部

建都

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馬○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周禮夏官大司馬

土圭長一尺五寸下測土深上正日景夏至日正中時立八人之表以候日景以土圭量之景短于土圭則其地在日南長于土圭則其地在日北景在表東則其地在日表景知日中晡其景已如夕也在表西則地在日西景朝日中晡其景尚如朝也夏至日正中晡共其長一尺五寸與土圭合乃地中也當天地之中故日合交者四時物係會者風雨以晡其也乃可以建王國者也

量○人○掌○建○國○之○法、以○分○國○為○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夏官

主度地廣狹以揆仕正法也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

考工記

先于四角立植以絕乘之取其端然後注水于地取其平也槷表也水也平則可以量日景矣故樹臬于中以縣正之以規識景者日出入之景端則東西正矣冬至日行南陵景長一夫三尺夏至日行北陵景短一尺五寸此日中之景也極星中星初昏時見于正南之俟晝各夜若則南北無不正矣以日中之景正其朝以極星正其夕則天地之中可得矣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

始作而立之謂之建周國而治之謂之營旁三門謂一方三門積十二門也南北之塗為經東西之塗為緯軌轍跡也經緯之可容九車也朝市必可容之也足以容之

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為九分九卿治之

內路寢之內外路門之外九分共國分國之睒也

天子所都曰京師京大也地下之眾者莫過于水地上之眾者莫過千人京大師眾也天子之畿內千里象日月日

月經次千里

自古帝王之受命也莫不體國經野以為人極上應纏次下裂山河分疆畫界建都錫社是以放勛御曆修職貢者九州文斡會同軌至帶著萬國情書通里志

成王定都鎬京特桂來朝諸侯杞清廟于雒故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為天下所宗也雒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于此也雒邑天下之至中鎬京天下之至險成王詩雝邕堂謁以朝諸侯所以承天地沖和之氣宅土中以

蒞四海共示天下也公于鎬京定都以壯基本所以據天下形勝為上游以制六合其應天下也遠都邑考

周公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

史記婁敬傳

近河之地濕近山之上燥以顯相及也故山川出雲雨兵享生烟氣四瀆東流百川無不從小者從大少者從多夫

王者之都南面之君百姓之所取法是以舉錯動作不可失法度也陸子無爲

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余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俠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劉子說苑

中國形勢北高而南卑故帝王建都必據六合之上游上應紫微北極之象居北面南以臨天下未有居南而可以制北若也蓋天下大勢中國爲東南之一隅特以天下之元氣發洩于東南故謂之中國非天下之中也是以中國之地西北氣之初也故水深土厚東南氣之盡也故水淺土薄豈非氣之厚薄有自然乎孔子以北辰爲君象其意蓋在北也典彙

關中古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于是在焉蓋由憑阿山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內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外制中夏據域中之大可以畜威昭德陸贄論關中事宜

仰觀乾象房心爲布政之宮俯察坤元河洛爲受圖之所唐策問

世室屋壞有壞道也譏不修也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
親舂敬之至也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
敬也
[illegible]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廐庫為次居室為後 曲禮
美[illegible][illegible]焉美哉奐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 禮記檀
弓
晉獻文子成室張老云云歌祭祀作樂也哭
死哀泣也聚國族燕集國賓聚會宗族也
志有之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

公纂類語 歛度部 卷五十四 宮廟 八

勝臣懼其不安人也 國語
知伯為室美士茁曰美則美矣抑
有與也云云室成三年而俯亡
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
于士卒之居臺度于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
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于是乎為
之城守之木于是乎用之官寮之暇于是乎臨之四時之
隙于是乎成之 伍舉論章華之臺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報祖宗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

與太祖之廟七太祖近廟皆月祭遠廟為祧享嘗乃止諸
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大夫立
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曰考廟庶人無廟四時
祭于寢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
也 家語
持宇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表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
薄者流澤狹也 荀子禮論
理貴居中不必過厚禮與世還豈可順而不斷故臣子之

公纂類語 歛度部 卷五十四 宮廟 七

情雖篤而靈屬之謐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毀之禮為
用豈不有心于加厚顧禮制不可踰爾 宋書臧燾廟議
蕙房桂棟咸使維新芳藥潔滌以時饗奠 陳後主祀孔子
詔
赫赫明堂居國之陽巍峨特立鎮壓殊方所以施一人之
政令所以朝萬國之侯王面室有三總數惟九間太廟于
正位處太室于中霤敞閣于三十六戶羅列乎七十二牖
左个右个為季孟之交分上圓下方法天地之奇偶及夫

諸位散設三公最崇當中階而列位與群臣而不同諸侯東階之東西面而非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而相向諸子應門之東西鵠立諸男應門之西而鶴望戎夷金木之戶外蠻狄水火而配位九采外屏之右以成列四塞外屏之左而遠對 明堂賦

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令造明堂須以禮經爲本形制依于周法度數取于月令遺闕之處恭以餘書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闥二十八柱堂高三丈四向五色殿垣方在內水周于外水內徑三百步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弘布風教作軌于後矣 後周牛弘明堂議

爲宮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潤濕邊足以圉風寒上足以待霜雪雨露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 墨子

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濕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土事不文木事不斲金器不鏤衣無隅差之削冠無觚巖之理堂大足以周旋禮文靜潔足以享上帝祀鬼神以示民知節儉 淮南子

屋無高高則陽盛而明多屋無卑卑則陰盛而暗多明多則傷魄暗多則傷魂 天隱子居處

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 漢書東方朔諫起上林苑疏

王者處萬乘之極享富有之大必顯明制度以表崇高盛其文物以殊貴賤建靈臺浚辟雍立宮館設苑囿所以弘於皇之尊彰臨下之義周宣興百堵之作鴻雁歌安宅之歎魯僖脩泮水之宮採芹有斯樂之頌此自古之令典軌儀之大式也 晉書諫起池閣疏

王者以仁義爲麗道德爲威未聞其以宮室鎮服天下也天下未定當克己節用以趨民之急而顧以宮室爲先可謂知務哉昔禹卑宮室而桀爲傾宮創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以訓示子孫其末流猶入于淫靡況示之以侈乎

仲舒言始建太學因文翁之化從立郡學光武中興立五經博士之員修太學遂臣之典迨明宗後加潤色臨雍拜老執經問難彬彬乎盛矣然四姓小侯祇崇外戚鴻都門學多引匪人似不可為訓也自魏迄隋或隆或替分為四學廢于國諱開學士館而王儉蒙榮簡七十人而劉炫[illegible]死逮唐有二館士學文風頗振也營飛騎亦肄業授經詔夷裔長亦遣子入學貞觀之時如此束脩之禮行于皇嗣麗正之院掌于宰相可謂盛矣然國子博士不免啼饑廣文先生循嘿無纔遷祭酒者謂散冗之地為助教者躬鋤犂之事而宦官魚朝恩反判監事何其褻哉宋初增修國子監學而太學未有也至慶曆從王拱辰之請始假錫慶院為之熙寧從鄧綰之請始賜錫慶院創之故雅樂詩歌一夜乃散其風可想也然月書季考悉為靡文三經新義豈合聖訓他如律算書畫醫學小學之類又何足言哉 甫

續考

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嘗為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敬師也 呂子尊師

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偷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于下矣 賈子政事

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建太學立橫舍車駕親臨觀饗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 後漢朱浮選博士疏

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留心[illegible][illegible]闡明學義使諷誦之音盈于京室味道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詠豈不盛哉 袁燮請興國學疏

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圓又以法天于雍水側象教化流行也外圓者欲使觀之平

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于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于其心則用之于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生死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為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于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户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為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

學問然也 曾鞏宜黃縣學記

古者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其民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是以當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人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為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一日廢焉者也 朱熹語

泮魯水名諸侯建宮于上因以名宮如楚之渚宮晉之虒祁也詩人頌魯欲公永錫服我獻馘受貢云爾無養才之

說也莊子言歷代樂名曰文王有辟雍詩云於論鼓鐘於樂辟雍亦無養才之意 楊慎丹鉛錄

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
者四之一○ 周禮地官大司徒
日影移一寸則差千里故亦以土圭測之土其地謂廣其也也制其成境界皆有封圻營城也其食者半謂所食組乾得其半而已其餘則貢子天子及為附庸之國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伸圭○
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春官宗伯
鎮圭以四鎮之山為綠飾取鎮安四方也賞植曰桓取强植自立也信圭象人形而直其身取其尊向不恐射圭象人形而蔡折其身取其早而不傴也穀璧瑑穀子璧取其能养人蒲璧瑑蒲子璧取其能安人
今纂類語數度部　卷二十四　名器　五十二
以○禽作六摯贄○以等諸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
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皮帛束帛加皮也天子之於扇皮取其文炳公之孫豹虎取其文蔚羔不其羣而不失類雁取其侯時順陰陽也雉取其文釆而耿介鶩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動也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為伯○其
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
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
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

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
儀○亦如之○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
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
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
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
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
眡其命之數○
典命典內外群臣之儀等者五七九陽數也奇以命在外之五等諸侯皆君道也四六八陰數也故以命在朝
今纂類語數度部　卷二十四　名器　二十三
之公卿大夫皆臣道也五之五公有德者加命為伯以九為節者國城方九里宮方九百出貳車九乘處常九族皂服九章桓圭九方樊纓九就介九八禮九宅其禮文儀物皆以九為節也王之三公未出封者誓天子命之以為朝也諸命之辟致戒勉之意曰誓拜其君以行朝會之禮附上公之子八命各下一等也上公九命孤其臣也侯伯之卿大夫與上公同但不立孤巳耳國君執玉世子附庸孤卿執角
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卿執羔大夫以執雁士執雉
以○
章○物○也○奔示穌之物別貴賤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取其名以示致
今男女同贄是擯別也○ 五倫
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示哉

凡執贄天子用暢公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雁雁有類于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假然有行列之治故大夫以贄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諦類死義者食于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為言猶祥與故卿以為贄玉有似君子潤而不污是仁而至清絜也廉而不殺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堅過而不濡狀如石搔而不可從繞絜白如[illegible]素而不受污玉類備者故公侯以為贄暢有似聖人擇于身者盡為德音發于事者盡為潤澤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暢亦取百香之心合之為一而達其臭氣暢于天其淳粹無擇與聖人一也故天子以為贄而各以事上也觀贄之意可以見其事 蓋子執贄

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令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與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敗財傷錦所宜致焉 後漢書李淑諫更始

主進徒以疾足暴走而乘旄節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用

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與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尤多于亂世既其極也遂至于是歟當是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成長無異羔其輕如此況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可知矣 五代史王進傳

名器所以礪天下非賢而有功則不可校況宦者乎 遼史宦官傳

夫禮民之防也天子以禮防民諸侯以禮防國卿大夫以禮防家士庶人以禮防身皆所以防爭名也 黃憲天祿閣外史

為天守名分者君也天未嘗以名分予人君特寄人君俾守之耳周惠王誤視為已物輕以假人當號公晉侯之來朝等其王馬之數不為除殺殊不知天秩有禮多寡不可亂也人心無厭疾而可假公之禮則必亦思假王之禮王既假晉侯以公禮矣後數十年晉文有請隧之舉果欲假

王之禮非惠王故其僭心晉文遷敵爵邪堅人欲上全天
子之尊必先下謹士庶人之分守其下所以衛其上也
東萊博議
名器所以重者以人不易得也人人可得則人輕之矣是
以善為治者以爵賞鼓舞天下之賢俊不徒惜名器又必
別品流既惜之又別之得者以為榮不得者亦不敢萌倖
心人不敢萌倖心則得者愈榮而名器愈重矣
人君之所以為君勵天下之必而使之與我共國家之政

而治天下之民者爵號之名車服之器而已非有功者不
可與非有勞者不可與非有才者不可與為人者謹司其
出納之權不輕以假借于人焉必有功德才能者然後與
之與之名與器即與之以政也使人聞吾爵號之名即知
所致服見吾車服之器即知所尊讓如是則吾之政令行
矣為有財者可以財求有勢者可以勢得有親暱貴緣者
皆可以倖而致之則名與器不足貴矣名與器不足貴滑
者不以為榮見者不知其尊則人君失其所司之柄矣固

家將何所恃以自立哉　丘濬大學衍義補

有殺有翼用光其武鈞膺倬革乃暢其文　晉書輿服志

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皆有衛有嚴羽葆華蓋旌旗罕畢車馬之衆盛矣皆安徐而不譁其人君舉動必以扇出入則撞鍾庭設樂宮道路有鹵簿鼓吹禮官百司必備物而後動蓋所以爲慎重也故慎重則尊嚴尊嚴則肅肅夫儀衛所以尊君而肅臣其聲容文采雖非三代之制至其盛也有足取焉　唐書儀衛志

恭天下之貴一人而已是故環拱而居備物而動文謂之儀武謂之衛一以明制度示等威一以愼出入遠危然也　宋史儀衛志

古者車輿之制各有名物表識以示以封以田以戎所以別上下明等威也歷代相承互有損益或因時創始或製擬致文奇巧日滋浮靡益蕩加以後世便習騎乘車用益寡惟于郊祀廟享法駕還引爲一代令儀而不敢廢也甚于先王經世立法之意寖乎廓哉　金史輿服志

國容軍禮旌羽昭其華車騎品第鸞雉識其飾世教以之

垂采民聽以之流文故勒岫銘海之功幃華寫其詠撫雞奠邦之業管竹擬其聲朱露玄霞既錫上德巫山芳樹以被奇勳　江淹爲齊高帝讓[illegible]儀鼓吹表

寶玉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書經顧命 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玉之五重也大訓五帝三王文武之訓舞衣鼖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也

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聘義 子貢問于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云云劌傷也隊墜也詘絕止貌孚正也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齊則共食玉○大喪共含玉○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對○周禮天官 兵兌戈和弓之屬器赤刀天球之類服玉大圭也佩玉珩璜也珠玉珠玉為珠也食玉以玉為屑齊則食之禦陽氣也含玉死者口實也以珠飾盤盛牛耳以玉為敦盛血皆盟會所用也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春官

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國語 王孫圉對趙簡子白珩之問

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左傳

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其化如神○故天子藏珠玉○管子侈靡

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漢○珠起于赤野○先王為其途之遠○至之難○故託用于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

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國語

鍾山之玉。炊以爐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淮南子俶真訓

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纇。然而天下寶之者。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淮南子氾論訓

或問周寶九鼎寶乎。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揚子法言

明珠彈于飛肉。其得不復。飛肉、鳥也、珠本貴而以彈鳥、失其輕重之宜　揚子太玄

金貝珠璣。非能言而利物者也。有國者寶之甚乎賢。惜之過乎聖。如失道而有亂國。且輸人。況乎金貝珠璣哉。鹿門子

周有砥砨。宋有結綠。梁有懸藜。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史記范雎傳

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纖麗文犀。飛不待翼。宋書

荊山之璞。耀元后之寶。隋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鼲貂之尾。綴侍臣之幘。三國志劉楨書

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山林川澤，不逢不若（若順），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左傳（楚子問鼎王孫滿對云）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禮記（鸞車有和鸞之車）（曲也與前闌曲故名鉤）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綏作緌），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明堂位（四者皆盛黍稷之器）

典瑞：璧羨以起度。周禮（璧圜徑九尺好三寸內六寸而裁其兩旁各半寸以）（羨上下底為袤也表十寸廣八寸所以為度尺也以）

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職在內官，廷尉掌之。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于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度量權衡用銅者，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之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霜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是于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行為引者，事之宜也。

漢書律曆志

律十二管。六爲律。六爲呂。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鐘之長九寸。既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又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審量而量多少。平衡而權輕重。此黃鐘所以爲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蔡沉註

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欘。試諸木土。管子小匡

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illegible]服連軺輂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管子

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歲無輪矣。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韓子顯學

戟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則以刈葵。盲者得鏡。則以蓋巵。不知所施之也。淮南子人間訓

合纂類書　數度部　卷二十四　器用　四十四

鐵器者。農夫之死士也。死士用。則仇讎滅。仇讎滅。則田野闢。桓子力耕

刑范正。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剖刑而莫邪已。然而不剝脫。不砥礪。則不可以斷繩。剝脫之。砥礪之。則劙盤盂。刎牛馬。忽然耳。荀子強國篇

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三本不差。而萬物皆正。晉書摯虞[illegible]

古人奏

昧旦丕顯。敦聽漏音。思我王度。如玉如金。李充漏刻銘

彫畫龍徒有風雲之勢。金舟玉馬。終無水陸之功。北齊書[illegible]

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孛薄于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于三尺之箭。五斗之瓶。雖疾雷霆風雨雪晝晦。而遲疾有度。不如躬羸。使凡爲之者。如瓶之變。求木。

合纂類書　數度部　卷二十四　器用　四十五

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
下降不為辱升不為榮則民將靡然心服而寄我以死生
矣　蘇軾運筆涌銘
杖莫如信行莫如仁惠而無實忿及爾身趙武之珍子罕
之竇二子之迹蓋近于道　馮衍杖銘
沉沉如芙蓉始生于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
之溢塘觀其文色渙渙如冰將釋見日之光　吳越春秋薛
燭相劍

泰阿之劒世載其美洋以清波礪以越砥如王斯曜若影
在水不運自肅率土從軌　[illegible]太阿劍銘
嘉聖王之神化理通微而遠畨棹民祇之隔塞懸王教之
不周立成器以備用明垂象以造舟濟渡派之絕軌越巨
川之玄流運重固之滯質雖載沉而必浮且論器而比象
似君子之淵清外質朴而無飾內空虛以受盈不辭勞而
惡動不偷安以自寧行無轍迹止無所根不疾而速忽若
馳奔　晉棗據船賦

毋瞻前者鏡毋于壁者展毋賞越人章甫如其用也　淮南
子說林訓

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　句爵觚供飲器也肩間四衡向衡而飲　而衡書是太沫也其器不善收罪梓人

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禮記月令　五庫金鐵一皮革筋二角齒三羽箭幹四脂膠丹漆五

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心而應于手口不能言有數存焉于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莊子　桓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斲輪于堂下釋椎鑿而上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云云

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于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　柳宗元梓人傳

匠刀者不必自用劃匠弓者不必自用射善為器而已善劃者不必善匠刀善射者不必善匠弓善用人之器而已　程晏工器辨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卷二十五

財賦部

經史子集合纂類書卷二十五

錢江魯重民孔式輯　門人馬士斐文起叅

財賦部

理財

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祭用數之仂喪用三年之仂　禮記王制

仂十一也總計一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分之一以行常祭之禮喪則總計三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之一也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周禮天官太宰

三農山農澤農平地農九穀黍稷稻粱秫苽麻麥豆也毓順草木之性也飭勅力治也化因形移易也八材珠象玉石木金革羽也[illegible]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illegible]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

不可謂之有道

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故民愛可洽于上也利出于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

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其事于不平之間故萬民無藉而國利歸於君也歲有凶穰故國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強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十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賡本之事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餘故民有餘

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 國蓄

彼粟十藏于上三流于下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通于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于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策之大者也 管子山權數

善用本者若以身濟于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于天下矣

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管子地數

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 管子輕重

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 尉繚子

粟生而金死而粟本物賤事者眾買者少農而姦勸其兵弱國必削至亡金一兩生于境內金一兩死于境外國好生金于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好生粟于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 商子去強

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

事業得斂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本○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

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藏之○夫君子奚患乎無餘○荀子富國篇

其在于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于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 呂子

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是▶以▶貧▶窮▶有▶所▶歎○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韓子外儲

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墨子

利○於○自○惜○不在勢居街衢○富○在○儉○力○趍○時○不在歲司羽鳩也○桓子

諸侯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 史記平準書

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

者○與○之○爭○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予奪○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計然曰○知○鬭○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木饑○水毀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

糶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

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 史記貨殖傳

聖王在上而能不凍餒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故民貧則姦邪生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不能禁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一日弗得而饑寒矣

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漢書晁錯貴粟疏

夫厥初生人食貨為本聖王割廬井以業之通貨財以富之富而教之仁義以之興貧而為盜刑罰不能止 隋史食貨志

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至于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榷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于亡焉 唐書食貨志

生人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足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伯古今一也劉晏因平準法斡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拏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衰而振晏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 唐書劉晏傳

元初取民未有定制及世祖立法一本于寛其用之也于宗戚則有歲賜于凶荒則有賑恤大率以親親愛民為重而尤惓惓于農桑一事可謂知理財之本者矣 元史食貨志

統令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肅海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為至急也 後漢劉陶鑄錢議

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于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于積食而嗇用貨泉 唐書 陸贄議

劉晏掌財賦以為辨集眾務在于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于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常言士陷贓賄則淪棄于時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雖廉潔終無顯榮利重于名故吏多貪汙 唐書

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情而徒欲禁其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令遂廢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必擾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于財也財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 宋書畢仲游與司馬光

為國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者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旬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窮地不能使之貧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計也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為一歲之出夫而之產僅足供夫祇之用與平居雖不空虛取其歲而有急則不免于厚賦

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于最下而無誅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患則將何以加之此不終月之計也

蘇子瞻集

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而亦不可得也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矣

蘇子由集

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為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

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為先急而況後世乎

王安石

策

財之有無國之貧富民之休戚兵之強弱世之治亂係焉是故人君治世之夫用而大臣經國之要務也有三焉生財有道取財有義用財有禮而已

衍義補

財之藏于上者不可使其不足而用于上者不可使其有餘藏而不足則源少易窮經用將有不給之虞用而有餘則漏多易竭後日將有弗繼之患故周官理財之道不見于徵取之日而見于出納之際不見于頒財之令而見于會計之司司書所謂知民之財者則諸府所受之貢賦必欲知其欠餘也所謂知器械之數者則職事官吏所用之器械必欲知其存亡也至于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則井田夫家有多寡牧野畜產有蕃耗無不考之知山林川澤之數則山林之材木有童蘊川澤之蒲蓄魚鼈有盛衰無不考之若其有餘則輸官之數必不容其虧若其不足則

輸官之數必不取其盈羨上下相通有無相濟合天下為一體非若後世之判然不相關也 治平畧

主計之重治本攸繫歷代而下莫不決擇賢彥資其經畧故有深明國體周知地利究消息盈虛之數而取之有時辨耗登聚散之宜而用之有節平其輕重析其毫杪無爽預備用成幹濟以蕆荷寵無忝厥職若乃啟惠養之道下蠲除之令仰賴王者之澤則非臣下所專 冊府元龜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易益卦 處益之極過盈者也求益無已心无恒者也无厭之求人弗與也人道惡盈怨者非一故或擊之也

國無積滯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 左傳

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左傳 鄭子罕不受玉

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范宣子為政幣重子產寓書告之

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 晏子言陳氏以利結民 如在山海價不加貴

凡有無義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

蘊利生孽（蓄則致害）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陳桓子齕氏分縣施高張之宜 晏子謂桓子致諸公云云）

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

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晏子諫誅祝史）

（衡鹿四者皆官名言景公專守山澤之利）

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

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

其極猶日懼禍之來也今獨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

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國語芮良夫諫專利）

武氏子來求賻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者正也

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

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穀梁

傳

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

坐犬（禮記）

（仕則不稼不盡利以遺民也 不力珍若盡仁以愛易也）

專以財利貿興有亡其取之也水處十七而陸處十三受

天勢以阻制天下而用不匱（路史共工紀）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老子）

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

育以生吾禾植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鱉

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鱉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

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列子）

（齊之國氏富宋之向氏貧向宋之齊請其術國氏曰吾善為盜向氏不喻遂為盜以贓獲罪國氏曰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云云）

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持鱣婦

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為賁諸（韓子說林）

夫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

曰言不及利欲以弗言愧之而已愧之則塞其源也夫處

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董子玉英）

天不重與有角者不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

天數也故明聖者象天所為為制度使諸有大奉祿亦皆不得爲小利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 董子度制

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貨財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 荀子

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于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于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眾也故川原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谿壑 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民罪梯也 桓寬鹽鐵論

服牛死夫婦哭非骨肉之親也為其利之夫也 晏子

夫美酒臨前雖解猩智株彈在後無救雀貪何哉純愛而忘禍也是以世日結以成緣人逐情以待盡 晉崔子進命

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富者靡之貧者為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為也 管子

趙丹沙而求利故不處富者侈靡則重丹貧者而為之生富者僦自為余皆百姓執起之故也

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夷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 史記平準書

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

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

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謡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領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楚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繇此觀之賢人深謀于廟廊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于富厚也

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閒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貪賈三之廉賈五之

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 史記貨殖傳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 史記自序

夫民可安而不可援利可通而不可竭 唐書

天子者以得人為貴以蓄義為富人苟歸附何患[illegible][illegible]苟修崇何患不富豈在貯之內府方為己有哉故藏于天下者夫孫之富也藏于境內諸侯之富也藏于囷倉匹價者農夫商賈之富也櫃篋

唐皇甫鎛裴延齡用此術致位公相然二人猶不敢避其聚斂之名介甫直以周公聖人為證上則使人主無疑下則使廷臣莫敢非若是乎周公之為桀紂嚆矢桁楊接槢也 宋史欽效與王介甫

利之所激深害之女皆儀秦也 困學紀聞

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于寶者得之操舟于河舟之逆順與水之曲折忘于水者見之是故唯天下之至廉為能貪唯天下之至靜為能勇唯天下之至信為能詐何者

不役于利也 蘇子瞻集

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為民父母而吝其盬鹽富有群生而權其一物者也宜弛禁與民共之 戴頊詠權稅

四方貢職各有定制王者為天下主財奉禮義以養天下無非王者之財也不可有公私之異 胡宋奏疏

利之在天下因不可禁亦不可不禁何也利之為利豪義之下害之上利以為令則上和于義而利在其中利以為

已則下流于害而未必得利是故聖人制事無徙而不以義惟義是主擇其有利于人者而定為中制使天下之人皆蒙其利而不罹其害焉 衍義補

其取之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征非土
之所有則不貢大凡生于天地之間五材之用為急水火
不資于作為金木自產于山澤惟土爰播植非力不成衣
食之原皆出于此故可以勉人功而定賦入者惟布麻縷
纊與百穀焉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人之交易難準又立
貨泉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張弛必由于是蓋御財之
大柄為國之利權守之以官不以任下
是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材所以資國也人君不得專

其所費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
後斂其餘財逐人所營恤人所之借必以度斂必以時有
度則志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闕人力不悖公私相
全上下交受也 陸宣公奏議
人皆知重斂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何也重
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
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
日益匱輕斂則人樂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

日來則土地無萊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利人日益
富兵日益強 李翱平賦書
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以
求于利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
于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是不可不問也固必問其
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 柳子厚集
人君之于天下俯已以就人則易為功仰已以援人則難
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廣取之為易也 蘇軾

者費用矣
任土作貢所以通有無井乘定賦所以均勞逸有無通則
人財不匱勞逸均則人樂其業 李沖疏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
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
畜以對 曲禮
數地舉其土地之廣狹有宰則有采地有食力食下民之賦 稅之力上士兵余埒賜車馬庶人受田有定唯畜牧之多寡在乎人故數畜以對也

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

考工記匠人

伐發也兩人併發則有一尺甽通水小川也 百夫之田鄰為一成千夫之田鋪為一同

鄉遂用貢法即周禮遂人所掌也用之近郊都鄙用助法即考工記匠人所掌也用之野外縣鄙要之自遂達于溝

溝達于洫洫達于澮澮達于川此二法之所同也行助法之地皆平原曠野盡以為井截然整齊所謂溝洫者亦因深分疆為之經界故言尺寸若行助法之地皆高卑原隰大有山林陵荒所間之廢但截長補短妄夫受之百畝所謂溝洫者亦不過隨地之高下為之深淺故不言尺寸此二法之所以異也貢法十分取一似重于助蓋鄉遂附郭其地肥饒故其賦重都鄙野外之田不及鄉遂故其賦輕

田考

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爰於也更謂三歲即改 與別家佃以均厚家）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饒多少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

漢書食貨志

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雜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鐮纏得入焉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為材可以為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

管子乘馬

子能以室為突乎子能藏其惡而禰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士靖而甽浴士乎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雚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為冷風乎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

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

呂子任地

土可犯材可蓄淵漲不穀樹之竹葦莞蒲磯石不可穀樹之蔦藟以為絲絡以為材用故凡土地之間者聖人裁之並為民利

汲冢周書

古者鄉遂之民皆為農農皆受田田皆出賦惟知有田之可業不知有利之可趨獨為山澤之民不專資田畝之業以為生往往資山澤之利以為業利多而民必競末重而民必輕故先王既許之以其財而必禁之使不至于趨利以遂末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此其所以無曠土無遊民歟

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此贍不足塞兼并之路然後可善治也

董仲舒奏議

夏時田未盡闢又去古未遠士大夫無不躬稼穡受田者多故每夫五十畮比周一井則十八家受之而貢其十一至殷則田已開闢一夫授七十畮比周一井則十二家受之而助耕公田六十畮至周則土地盡闢而君子小人又分在官者食公田之祿工商不盡受田惟農受田故得以百畝為限

金仁山語錄

治平畧

既為井田必兼備溝洫之制非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從城郭不可為也縱使盡得平原曠野而遂規畫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穜窮數百年專力于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為井田盡為溝洫已而又為民作屋廬于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

民之死久矣古者井田之興必如于唐虞之世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 蘇洵井田議

農桑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書無逸

乃逸者以勤居逸也依者小人所恃以為生猶稼穡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 鄘風定之方中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豳風七月

周公告成王之詩火大火心星七月則下而西流矣九月始寒故授衣也觱發風寒栗烈氣寒也治田早而用力赤故田畯至喜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里南東其畝

甸治也畇畇墾闢貌疆之順地勢理之順水勢地勢東南下水皆趨之故順其勢以縱為遂以横為溝而或東其畝或南其畝也曾孫主祭者之稱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小雅信南山

上言地利此言天時雪欲盛而徧故言雰雰雨欲微而潤故言霢霂冬有積雪春益以小雨則洽矣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十千一成之田髦士俊民也取民常少與民常多穀浮宜出有備新者方收陳若即取以食農人補助皆求之陳也從古豈無水旱常如有年者上之然與浮適也今適南畝遂有之稱黍我髦士勸相之稱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也凡國祈年于田祖明獻雅擊土鼓以樂田畯上五句報成之祭下五句祈年之歌

曾以備物故以報成言之樂以殷祀故以祈年言之穀善也

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甫田

禾之易治竟畝如一知其成之多矣不怨克敏不待督趣而自勸也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螣音特

方皁堅好自米之實以至于實也既盛矣又必務以分其上之無蟲蝗以成其根株然後害不及其穉采則庶幾害者可知然根勞人力可除盡蝗非人力可及故願神付之炎火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大田

穧剩音

此章願其雨澤博及而收成有餘也雲欲盛明多雨故萋萋而欲徐徐則入土故祁祁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大雅生民

相言盡人力之助也茀治也方房也苞甲而未拆種甲析而可種也褎漸長也發好形也秀好也穎實蒙實而垂末也果成收見其衰茲長然也不秋也後穫之稿如此故克以其有功于民封于邰也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眾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周頌臣工

畬音余 庤音峙 鎛音博 艾音刈

保介農官之副言所戒之事也將至莫春則當治新畬無詔田雜治故雜絲也來年將熟旦明賜于已然即來年為嘉穀之占又可卜豈年于後日爲由徙者可不致力我當知錢鎛之用雖在春莫而銍刈之收已在孟秋豈久而離待哉

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噫嘻

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
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雜記
皆者既勞而報之澤者 欲急之而加以恵之
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
生事之供給于是乎在和協輯睦于是乎興財用蕃殖于
是乎始敦龐純固于是乎成 國語虢文公諫宣王
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
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

取庸矣秋糴以五秋糶以束是又倍貸也故以上之徵而
倍取于民者四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
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
富者秋時以五糴之至春 出糴使狀其來來十又也
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 管子
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
要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于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
則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當十石糠秕六畜當十石則人

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故國有餘藏
民有餘食 禁藏
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藝稷
百日不藝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 臣乘馬
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農事且作請以什五農夫賦耜
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
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
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 管子輕重

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
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于農歸心于農則民樸而
可正也
今夫蛆蟒蚼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不食今一人耕
而百人食之此其為蛆蟒蚼蠋亦大矣雖有詩書鄉一束
家一員獨無益于治也非所以反之術也故先王反之于
農戰 商子農戰
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于農民農非徒為地利

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 呂子上農

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濕者欲燥燥者欲濕上田棄畝下田棄甽五耕五耨必審盡其深殖之度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曰半其功可使倍 呂子任地

苗其弱也欲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為族乃多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秕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 呂子辯土

凡農之道厚之為寶斬木不時不折必穗稼就而不穫必遇天災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據之容手此之謂耕道是故得時之稼興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時者忍飢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叡智四衛變彊殃氣不入身無苛殃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 呂子審時

畝欲深以端畝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盛生立苗有行故速長彊弱不相害故速大正其行通其中疏為冷風則有收而多功惰農信地實生百穀不力于其道地竊其粟稼而暴醫之

亢倉子地道篇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 景帝令修職詔

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令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徵召證案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 元帝勸詔

道旁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

上之人無分毫利焉。正澤衍義補

錢幣

聚天下之銅。仰視俯察。以為錢幣。好員法天。肉方法地。以基輕重以通有無。路史伏羲記

古之錢制外方而員孔方

太公立九府圜法。而錢之制始定。漢高始鑄莢錢。高后有八銖一變。文帝又有四銖之改。惟武帝五銖之制。輕重適宜。歷後蜀之五百。吳之當千。陳之六銖。皆失之太重。輕之水浮鵝眼。宋之綖環荇葉。隋之穀衣糊餅。皆失之太輕。

唐武德改鑄開通元寶。兼漢五銖。拘表裏後世皆可行者也。群書考索

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國語

景王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于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云云

鑄錢之情。非欲為利則不可得贏。而設之甚嚴。為利甚厚。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

夫國家所以設錢以權輕重本末未嘗取利論財也彼計不精者但以鑄錢所入多為利而不知權歸公上之利也夫鑄錢雖多利之小者權歸公上利之大者徒徇小利錢使薄惡姦民私鑄權不出于公上利孔四散是以小利而失大利矣 治平略

錢重難于挈運而民利于楮之交易于是有以楮代錢自周禮以官府之入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傳別 傳別券書也 而楮之原以開漢武造白鹿皮為幣而楮之用已兆宋真宗因張詠質劑之法而置交子之務高宗以來東南有會子之設而直以紙為錢矣金元制之為寶鈔而 國初因之 群書考索

鹽政

禹貢青州貢鹽絺此鹽政所自昉也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惟以共祭祀賓客及王后世子膳羞而已齊管仲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于是說桓公伐菹薪煮海水為鹽漢初鹽鐵無禁武帝時大農丞孔僅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因給民牢盆令自煮鹽而徵其入唐劉晏為鹽鐵使上鹽法輕重之宜官取厚利而人不知貴歲增至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宋初鹽筴皆聽州縣給賣歲以所入利申省以佐一路之費太宗以用兵乏餉令商人芻米塞下增其直令江淮荊湖給以顆末鹽二種端拱中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鹽 國初制轉運司提舉司于產鹽處歲召商人開中輸粟諳邊換引塞下粟無騰價識千古良法自葉淇變折色而鹽政壞矣○ 事蹟考

何謂官山海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何謂正鹽筴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

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曆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三十萬 管子海王 稿賦也食鹽者賦其錢計一月每人錢三千凡千為人為錢三萬矣是以千萬人而當三千為人者畢鹽官 之利耳諸君大男大女吾子小男小女也

鹽法大壞其難有六開中不得米價騰貴召糴難也大家權利專擅都中難也官司科罰吏胥侵索輸納難也完價太昂利不償本取贏難也下場挨掣動以經年守支也

今春頁春財賦部 卷二十五 鹽政 六十四

難也私鹽四出官鹽壅滯市易難也司鹽者因設餘鹽以佐之餘鹽利厚商固樂從然不以開邊而以解部何益爭商故欲通鹽法須先處餘鹽欲處餘鹽必多減正價正價減則私鹽自息私鹽息則正鹽自行正鹽價輕既利於商餘鹽收盡又利于灶兩利而國課充矣 董懷理鹽政疏

豐篇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 詩小雅楚茨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 此言收成之後禾稼多也

穫之挃挃 音窒 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周頌良耜 挃挃穫穀衆衆積之容也櫛理 髮霧亦密也百室一族之人

[illegible]財賦部 卷二十五 豐荒 六十五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王風中谷 凶年饑歲室家相棄故作此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 小雅雨無正 饑饉之後羣臣離散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故推本而言昊天不大其惠降此饑饉而斬伐四國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苕之華 言饑饉之餘百物凋耗羊則瘠而首大罶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耳且得食足矣可望飽也

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祲大祲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矦庭道不除百官布而不置鬼神禱而不祀 穀梁傳

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 計倪內經

從寅至亥陽也太陰在陽歲德在陰 太陰為萬物之母陰主利然生財者尚之

歲美在是聖人動而應之制其收發常以太陰在陰而發陰且盡之歲亟賣六畜貨財以益收五穀以應陽之至也

歲德在陰必豐穀必賤故亟收之陽且盡之歲亟發糴以收田宅牛馬積斂貨財聚棺木以應陰之至也 歲德在陽必荒穀必貴故亟蓄之 此皆十倍者也其次五倍 越絕書計倪內經

李悝曰善平糴者唯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則上糴三而舍一官糴百石三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人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 經制考

若歲凶旱水泆民失本則脩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為庸故脩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 管子乘馬數

小民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國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故諸橫生盡以養縱生諸縱生盡以養一人 路史

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歟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或失和鬼神廢不享歟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歟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眾歟 文帝紀

[illegible]百姓[illegible]東土滌漫民命棘矣太祖省費減用開倉廩以賑之病而不凶蓋此方也天明之末積旱成災雖發閩粟閩而救非昔之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若常平之計與于中年還

九十一于免役未發武帝有七科之謫昭帝有三吏之法而役法大壞矣隋末賦役煩數人多折肢體以逃役唐興禁之而折衷于祖庸調之法歲役二十日六十而免役數世役免備既納差役如故宋初循舊制用差役太平四年有上四等戶充役下五等並免之詔從役法起于李戒催法決于刻公募役于實復行于熙寧皆安石之誅與僱役相表裏者司馬光當國始悉罷之 朱巽集

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萬人之繇十萬畝不舉 管子臣乘馬

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夫婦不失時人安和如適 桓子新論

古者行役過時不反猶作詩刺怨故四月之篇稱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又況無君命而自為之者乎 徐子中論

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貴人富苦民以賦貴人起勢以藉人臣非天下長利也

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燠休之 三國志蔣濟諫

凡厥興造凡厥費財凡厥討召凡厥徵求雖關國計權其事宜皆息費休民不息費則無以聚財不休民則無以聚力故蓄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息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 梁書賀琛陳時事

民亦勞止則星動于天作事不時則石言于國故知為政欲靜靜在寧民為治欲安安在息役 後周武帝詔

為政之本必先人事今窮奢極壯繪畫盡工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每思維實所悲痛 狄仁傑疏

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何有逆其驕逸而故勞役之者哉 魏徵奏疏

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變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

爲重也 程伯子集

自古力役之征貧者出力富者出財各因其有餘而用之不足者不強也各隨其所能而任之不能者不強也彼有財而無力吾則俾之出財力有不能者人代之若夫事鉅而物重費多而道遠則必集衆力裒衆財使之運用而不至于頓蹶賫給而不至于困乏則民無或病事無不舉矣 丘濬衍義補

魴魚頳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詩周南汝墳 汝墳之人以文王之命供紂役故以魚勞尾赤爲比曰王室雖酷而文王德如父母亦可以忘勞矣

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邶風擊鼓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魏風陟岵 孝子行役不忘其親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目想像其父念已之言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唐風鴇羽

鴇不樹止而今集栩如民本不使勞苦今乃久從征役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 豳風東山 周公東征既歸作此以勞歸士也東歸而西悲者悲其久役而始得歸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辛征夫每懷靡及 此遣使臣之詩每懷靡及惟恐無以副君以忘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小雅皇華 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咨事爲諏周徧也

周爰咨謀 咨難爲謀 周爰咨度 咨禮爲度 周爰咨詢 咨親爲詢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采薇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出車 簡書策令臨遣之詞

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耽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諷議或靡事不爲

北山

役使不均故人

逆而已獨勞也

合纂卷二十五終

合纂類語財賦部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卷二十六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卷二十六

錢江魯重民孔式輯　門人馬士奘文起叅

玄尚部

玄言

黃帝曰我聞吾子達于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觀陰陽以遂群生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我為汝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于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

廣成子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

水之將釋歟兮其若朴曠兮真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
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老子
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
夫道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
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
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
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列子

委形者一氣之偏積也氣聚而生汝不能禁氣散而死汝不能止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之有也委蛻氣自委結而蟬蛻也天地委結中之茫大者也今行處食息皆強陽之氣之所運動豈識其所以然
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
而不為私焉 列子
孔子觀于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見一丈夫游之問蹈水有道乎曰吾無道云云
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受命于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眾生 莊子德充符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

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
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
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
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息以踵者從根本來也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則天理滅矣真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為也
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
而走昧者不知也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恆

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
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耶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
得遯而皆存
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
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
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
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外物已外物矣
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

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于不死不生

遺生則不惡死故所遇即安豁然無滯見機而作斯朝徹也當所遇而安之忘先後之所接斯見獨也與獨俱往則無係無惡自能無死無生

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假于異物託于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彿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眾人之耳目哉 莊子大宗師

子桑戶死孟子反子琴張鼓琴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

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

小惑易方大惑易性 莊子駢拇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木埴此亦治天下之過也

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莊子馬蹄

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

粗焉 秋水

觀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 莊子在宥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

不可久處覯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

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謂是采真之遊

莊子天運

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

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莊子達生

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湖而閒

不慮而知閒天也知而後感閒人也

閒天者性之動閒人者知之用也

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

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

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于忤虛之極也不

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于逆粹之至也 莊子刻意

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

人之意也消 莊子田子方

至言無言至為無為

槃徹重妙挺挏萬物揣丸變化 淮南子俶真訓

天以不見為玄地以不形為玄人以心腹為玄天與西北

欝化精也地與黃衆隱娩榮也人與思慮金至精也世圓

太家之內似神而無者六海波泝江而為濤天文皎夜而

為漢炎光閃雲而為電而色映日而為虹陽氣轉空而為

雷心智滅境而為道 玄真子

閉目即見自己之目收心即見自己之心凡人目絡日視

他人故心亦逐外走絡目接他事故目亦逐外騖營營滌

光未嘗儂照余何不病且天邪 天隱子存想

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孤

去之 楊朱子

陰陽相搏不根而生芝菌燥濕相育不母而生踏璿是故

世人體陰陽而根之教燥濕而母之無不濟者畢術化

夫無力之力莫大于變化者也故乃栩天地以趨新負山

神人無功者不為可為之功聖人無名者不為可名之名也 唐書高郢諫造章敬寺

古聖人不事佛以求福必排佛以救民假使天下有僧萬人每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疋是至儉也而月有三十斛之費歲有一萬匹之耗何況五七萬輩哉既不能治民又不能力戰不造器用不通財貨而高堂邃宇豐衣飽食不曰民蠹其可得乎 宋史王禹偁言事

夫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于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 韓愈佛

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為之然而終無所得者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 歐陽永外集

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受患之本也補其缺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于吾民矣 歐陽修本論中

忘乎目則光涵無極泯于耳則心識常淵而機俱忘絕衆妙之門天地之大孰之所維萬物之衆我之所持曷有窮

終以諂其弊哉 詞古經

智者所棄愚人所樂智者懷愧但有醜陋愚者戲習舟樂不捨蔽匿慚抱 竺佛念出曜經

彼恚怒人瞋怒熾盛觀晝如闇天地悉冥無所獲觀已無身光離後千日鏡熄何益于已知者識異懸者倒見苞識萬機衆事不惑 出曜經

問相標玄而玄其蔚紛品忘對而忘其息終而不識其端遂扶疎有三寶之跡權應不爽則亂緒紛紜有惑趣之異

釋僧叡小品般若經序

覽見者慶其邇歡而悅宿宏喆者望其遠標而聽目睒者

彌高而不能階涉者彌深而不能測棋者慮不能規尋者

度不能盡

考文以徵其理者昏其趣者也察句以驗其義者迷其旨

者也考文則異同每為辭尋句則觸類每為旨為辭則喪

其卒成之致為旨則患哉始擬之義矣若率初以要其終

或忘文以全其質者大智玄通居可知也 晉道安道行經

若經序

珠不自珠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要假智寶以朗

法寶 五燈會元

譬如風界能移香氣致知此花香從風吹來而其風界實

不持花香而來亦非無風而花香能來 大寶積經

一味寶義如一大海一切眾流無有不入一切法味猶彼

眾流名數雖殊其水不異若住大海則括眾流住于一味

則攝諸味 金剛三昧經

其道虛玄妙絕常境聰者無以容其聽智者無以運其知

辯者無以措其言像者無以狀其儀 僧肇註維摩詰經

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鈎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莊子胠篋

夫孝弟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莊子天運

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莊子徐無鬼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胾，然至日晚必歸饟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以食也。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慤，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皆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也。韓子外儲說

設備者祛害，不知備設而害因生；篤防者釀難，不知防固而難斯起。蒼崖子質情篇

始皇難孔門之功臣也，窮于删之無門，而寄删于焚也；苦于教之難勝，而行教于坑也。功名者，聖人之所不得已也。堯舜雖不揖讓自高也，湯武即不征誅自義也，伊周不以放攝而終，文武不同與支而聖不幸偶見其奇，遂放無窮之籍。然則揖讓者，堯舜之衰也；征誅者，湯武之懟也；放攝者，伊周之罪也；交典者，文武之禍。以其罪為功，故忠也賊；以其緒為正，故真也妄。蒼崖子簡制篇

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于一國，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于天下，君臣之道息矣。鄧析子

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殉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史記李斯督責書

善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君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括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之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此亦說者之巫祝也。韓子顯學

儒治　十六

齊物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自我而觀，則有非指非馬者；說彼而觀，則皆指皆馬矣。由天地萬物觀之，總謂之一指一馬，而無彼此之分害矣。

是非之彰也，不可有我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是非生而道有云道二，則作好作愈，各成其自愛自好之私，故曰道之所由虧，愛之所由成。苟自未始有物之先觀之，果覺無成與虧也。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

以形相較，則泰山大於秋毫；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illegible]……無小無大，無壽無夭，是以[illegible]不美大，傷斥鷃，不責天[illegible]

齊物　十七

池焉足于天然不安其性命是天地不足亦與我並生萬物不足與我同德也

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子牧乎固哉 莊子齊物論

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 秋水

墻之壞也其立也冰之泮也其凝也以其反宗 淮南子說

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于目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說于口 淮南子說林

色不均而皆艷音不同而感耳行非一而並芳味不等而悉美 抱朴子廣譬篇

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無是無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無是無非也欲明無是無非則莫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則無非非是則無是 郭象莊子注齊物論

空中之花可以道無亦可以道有故聖人不見天高地下亦不言天卑地高波中之像可以言我亦可以言彼故聖人不見萬物非我亦不言萬物是我 袁子廣莊齊物論

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 陸子演連珠

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己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 晉書潘尼安身論

皐壤為悲欣之府蝴蝶為化物之器 郭璞客傲

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絃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籥鳴絃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欲成而虧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琴也 郭子[illegible]莊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卷二十七

涉世部上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卷二十七

錢江魯重民孔式輯　門人馬士斐文起叅

涉世部上

世法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易經）（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心則聖賢大公之心也）

九四乘其墉勿克攻吉（同人）（欲同于六二而[illegible]居于義故困而反則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旅卦）

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變故之最善者）

吉凶者貞勝者也

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以正爲勝）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天下之動其變無窮然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其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

積財而能散施隨所富而安而能決義疑事毋質直而勿有陳戒所見聽彼決擇不可標而有之專務強辯也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四十志氣堅定故可為仕五十更歷世變情知人青生可為大夫六十歲于老矣故有指畫之勞無奔走服役

之事七十則老故雖家事亦傳之子吾人壽以百年為期侍人以養而已

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

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

詩書不諱臨文不諱

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備其法而審行之去國三世爵祿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于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于朝出入無詔于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卿大夫徙他國不可變其故國之俗去國雖久而舊君偕仕其族人則凡冠娶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若舊君不相聞其時已久其義已絕乃從新國之法

儗人必于其倫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

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俱曲禮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五聲

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　因果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于道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
唯不爭故無尤
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
不畏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

功自矜者不長其于道也曰餘食贅行
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
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
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不欲爲人所貴爲人[illegible]常獻其中也）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老子
夫參實名相懸外集患者知其不可以兩守乃取一焉故

安而無憂
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
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　管子
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事成功謂之知用
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强愛而恕可以容困溫
而斷可以抑姦　家語致思
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
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　關尹

子三極
函堅則物必鈌之剛斯折矣刃利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
威鳳以難見爲神是以聖人以深爲根走麝以遺香不捕
是以聖人以約爲紀　關尹子
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
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
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方舟而濟于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有一

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
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
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直木先伐甘泉先竭子意者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汚昭
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
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
相收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彼無故以合者亦無故
以離 莊子

蔵于心者無以竭愛動于身者無以竭恭出于口者無以
竭馴 墨子
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疎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
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來也日進前而不御者施不合
也遠聞聲而相思者合于謀待決事也 鬼谷子
發赤子不慢其保絕險者不慢其鄉 慎子
范今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 尉繚子
希人者無悖其情希世者無繆其實 鶡冠子 若希

快快而亡者怒也察察而殘者忮也博而窮者訾也清之
而愈濁者口也豢之而愈瘠者交也辨而不說者爭也直
立而不見知者勝也廉而不見貴者劌也勇而不見憚者
貪也信而不見敬者好剸行也 荀子
言辨博而見窮者好毀人也所交非
遊必有患難猶食毒豢而更瘠也
人賢而不能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 荀
子
蔡伯嫁其女于晉公子衣文之媵七十人晉人愛其妾而

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
珠于鄭者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
緝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
謂善鬻珠也 韓子外儲說
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
持後矣 淮南子繆稱訓
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才者必困有以多欲而亡
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

而失者也 淮南子詮言訓

登高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闚處使然也射者使人端釣者使人恭事使然也

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 淮南子

毒智者莫甚于酒留事者莫甚于樂毀廉者莫甚于色 劉子說苑

小人先合而後忤初雖乘馬後必流血 莊子

何以息謗曰無辨何以止怨曰無爭 文中子

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故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 蔡子粉析

巧治不能消木巧匠不能斵冰物有不可如之何君子不竭意 文子

甚有未足而懼人之疑故禁折以將其缺裹本不聯而弃人之歡故欄容以盖其隙 咎崔子

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 漢書刑法志

厚性寬中近于仁犯而不校鄰於義率期道也總儉其易

至乎

盛威以自禦功損則身危飾詐以圖已詐窮則道屈 後漢書

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

危宗廟之犧安不靈之龜觀屈穀鳴雁是以處不才之間

察巨猷牽帶是以遊有用之際 寶桂猿玩碑

身危于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于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 晉書陸機豪士賦序

欲為不濟能無爭乎私為不從能無伐乎

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知爭競之遘灾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 晉書潘尼安身論

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飆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于巨力質微則無以自保 殷仲文自解表

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不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

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　孫翁無求論

夫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二政有弊苟乘其本固聖賢所無柰何也　戴逵放達非道論

世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士之能涵休先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才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之所為皆過也未嘗于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　韓愈與于襄陽書

以之于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常附著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　蘇子由集

苟失為物所待準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之文章固散聞

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　許衡戒姚樞

抱甕而知輕重者必在甕外望室而知高下者必在室外處當世而知利害者必在利害之外也　楊誠齋集

交與

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易謙卦）損高增卑以平施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隨卦）

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係辭）應非其正不可妄求

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當屈己以從善毋屈人以從欲

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

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禮記表記）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緇衣）貧賤未必皆惡然絕之是好賢不堅富貴未必皆賢而棄之是惡惡不著

輔人無苟扶人無咎（丹書秋銘）

君子非人者不出之于辭而見之于行故非非者行是惡惡者行善而道諭人（曾子）

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家語）

慎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于無疵（莊子人間世）外為恭敬特順之形內盡調停諷諫之意然就而入則一味依阿相入無閒是顛危而不扶持與彼俱亡矣和而出則揚己之縱彰人之過且有含垢之聲齊彼之名彼特患其勝己安生妖孽矣故當隔然若瞭玄同光塵然彼不可得而觀諫利害也

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來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莊子知北遊）

唯無瑕者可以戮人亦唯無闕者可以論人身有闕而論

人是自為論也

君子責人則以人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非則行飾故任天地而有餘

凡能人之動也共始相助後必相惡為義者則不然始而相與久而相信卒而相親後世以為法程 呂子慎行

君子見過忘罰故能諫見賢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能施 淮南子繆稱訓

刺我行者欲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市 說林訓

無情以接物在遇而恒通有情以接人觸應而成礙 劉子去情

形別則小人是以相信跡似雖君子不能自裁故無嫌無疑別者所以安君子無可疑無由嫌者所以安小人 孔叢子質情篇

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 荀子

君子慎人所以交己審己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 劉妬子

佞不可接士惡不可以事君 劉子抗晃

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己而不待人智不接君

富不販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危而不存 淡溪未稷崇導論

法天下事以善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嫌隙也 三國志杜宏書

不自貴于物而物宗焉不自重于人而人敬焉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 晉書潘尼安身論

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 柳宗元集

吾非好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玩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飈風則惡兇狡之徒若引而伸

之。絲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晉書葉天錫傳

應務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易經需卦 以陰在前故待而行剛健之人其動必險乃能需待而動處之至善故不困窮

君子以作事謀始。訟卦 天上水下其行相違作事謀始訟端絕矣

夬履貞厲位正當也。卦 居至尊之位據能專之勢而自任剛決不從異與乃下下侍危道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謙卦 以柔處下撝之至也君子以此涉難何往不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无妄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大壯 剛陽處壯極小人尚力而用壯君子志剛而用罔罔无也蔑視于東而無所忌憚也其推剛必矣

君子以致命遂志。困卦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以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

也德行恒簡以知險 繫辭

足非權反經而合道故必異順而後可行權

秋處因所事則容然安而能處乃能辨事之

主也一徒無二三也懲忿室慾以遠害遷善改過以與

人不由禮所行乘決秋曰和行擯又理下以節制禮知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

罹尚寐無吪 詩王風兔爰

罹以求兔合兔從得能而難以耿介投羅以比小人致

無巧計言免君子無素忠直受禍也庶幾寐而不動以

豳風鴟鴞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詩 周書

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 左傳

是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小雅正月

周公居東託烏之 公巢木以喻成王

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者乃能成大事 楚子反對楚赤

君子之行也思其終也思其復也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充其用不窮太直若屈大巧

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

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

無之以為用 老子

不日不月而事以從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 管子白心

循道而往不計凶則事從

順道則吉悖道則凶豈待卜筮也

夫靜與作時以為主人時以為客貴而得度知靜之修居

而自利知作之從每動有功故曰無為者帝 管子勢

靜作滑度則為主入失度則為家

既多智而又安縱則居拙獲利

巧而好度必攻勇而好閗必勝智而好謀必成 家語

謀莫難於必聽事莫難於必成成必合於數聽必合於情 文子

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關尹子

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辨之極者知辨果不

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

因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　關尹子

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令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焉往而不窮哉　列子

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歡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　言事無小大未有不依于道而能美滿成就無後悔者也不成則不稱議成則思慮煩勞氣鬱而血不暢故皆

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莊子人間世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智主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莊子應帝王

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蕪白刃捍乎胸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非不以此為務也疾養緩急

之有相先者也　荀子强國篇

君子善謀小人善意　呂子重言

進取者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形立則德散佚用則忠亡　陸子術事

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　淮南子覽冥

聖人裁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

有為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然不戒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　淮南子說山訓

人欲莫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欲莫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　淮南子說林訓

男女事不代之字　男而女事已非其宜也字育乎故曰不代　揚子太玄事

雖速而可以動者得其應也雖除而可以處者得其時也弱而不懼于敵者得所據也憂而不懼于亂者得所附也

柔而不憂于斷者得所御也雖後而敵為之先者應其始
也物鏡而獨安于靜者要其終也 王子衆例
以術干祿者敗以才樹家者禍以勢臨人者辱以安自持
者危以學自炫者離以行自翹者偽 蘿山子
靜不必不動貴能制也恬不必不擾貴能御也夫能制其
動則動亦歸靜能御其擾則擾亦成恬
世資不亡用辭封治之靖章弦也境緣不必苦厭汰煉之
時洶洗也人情不必過激程反之皆箴砭也君子不聞世

資不驗道力之至不錯物相無別我體之貞
善我者無體善行者無時善因者無果 袁子廣平
任重于力力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
衡殆形過鏡則照窮
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已
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覩萬殊之妙
通于變者用約而利溥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 陸子演連
珠

田者不強囷倉不盈商賈不強不得其贏婦女不強布帛
不精官御不強其勢不成大將不強卒不使令侯王不強
沒世無名故云強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 史記
龜策傳
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 史記魯仲
連傳
圓通貴于無滯明哲尚於應機砭如石焉所以成務 晉書
辭谷畫形于無象造響于無聲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

也 曹植七啟
設于事先之謂機應于事變之謂權機之先設猶張羅待
鳥來則雉矣權之應變猶荷戈禦獸當其勢也 馮用之權
論
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機權不測操政柄以禦姦誅
者如倚戟以當彼獸閉關以待暴客若舍戟開關則冠難
立至遲遲不去者以延一日之命庶幾終身之禍亦猶春
馬者不可以委轡乘流者不可以去檝是以懼禍而不斷

未必皆乾祿而患失矣 李德裕退身論

事等泣河無救三川之竭有類憂天豈支四極之壞 荊文

類聚

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 陸贄集

計天下者不可以紐于利亦不可以懲于害」紐于利而必為者害至而不悉懲于害而必不為者利必有所遺 楊萬里集

天下之事有所利也則必有所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

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于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且夫遂天下之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享天下之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 蘇子由集

天下之大利非利于小者能圖之也圖天下而利于其小則終不足以有就何者所安者隨焉能及遠見其食而貪焉是不過飽其欲而已矣 陳止齋集

合其時而食則百骸治應其機而動則萬物安 天機經

在用如水分千月為體若鏡鑒萬形 辨正論

視日月之明何假離朱之察聞雷霆之音奚事子野之聽 弘明集

仕進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易泰卦）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牽援相頼以濟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觀卦）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吉（升卦）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漸卦）

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孔子言）

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少儀）先度其君可事而後事之則道行而君不棄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表記）

君子之欲有爲于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以強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爲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于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強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身又度其君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爲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爲而爲是輕其身是二者皆有罪焉（蘇子瞻集）

古之事君三揖而進言其難進而緩也一辭而退言其易退而遠也古之用人者進之以禮言其不欽廉恥之捺也在上者以進退之節而養其下惴然如蒔苗而望其成在下者以進退之節而蔑諸身凛然如執玉而憂其墜（楊誠齋集）

窮通

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欲有為于天下故欲及時而進也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乾卦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否卦

初九。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晉卦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明夷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井卦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係辭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詩邶風

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左傳介子推語

君子通于道之謂通。窮于道之謂窮。今丘通仁義之途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于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季孫之賜我粟千鍾。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通加行。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執而後行。家語致思

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優哉。聊以卒歲。家語桓子受女樂膰又不至孔子作歌去云

道用與世樂業。不用有所依歸。不以傲上華世。不以枯槁立名。晏子

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莊子秋孔子遊于匡宋人圍之絃歌不輟子路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云云

賢不必得時也。不肖不必失命也。是故賢者守時。而不肖

者守[illegible]　鶡冠子

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　宋玉九辯

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于此則窮達一也為寒暑風雨之序矣　呂子

蘭芷生于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　荀子大畧

合纂類語　涉世部　卷二十七　窮通　三十四

孔子厄于陳蔡之間

貧矣者以道為貴才良者以顧為能　陸子資質

朝廷之士為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為名故往而不返　韓子外傳

夫聖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敗之端審治亂之幾知去就之節雖窮不處亡國之位雖貧不食亂君之粟潛名抱道者時至而動則極人臣之位德合于己則建殊絕之功

故其道高而名揚于後世　黄石子素書

日月不失其體故蔽而後明江漢不失其源故窮而後通聖人不失其德故廢而復興　應子風俗通

人有窮而通無不通與道舉則出　淮南子

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雉也闇闇在上簞瓢捽茹亦山雉也何其耀　揚子法言

遇治而贊之謂之樂道遇亂而救之謂之憂道亂不可救而避之謂之守道　抱朴子[illegible]

合纂類語　涉世部　卷二十七　窮通　三十五

時之得也則飄乎猶應龍之覽景雲時之失也則蕩然若巨魚之崇枯陸非分之達猶林木之冬華守道之窮猶松柏之候霜也　抱朴子

君子遠時則富且貴不遠退而樂道不以利累己故不違義而妄取隱居修節不欲妨行故不鉞名以趣勢　桓子

君可道狹耳識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　劉子託流

繼于衆口窮通運也其如命何北齊書魏長賢復親故

歎飛無假翼思鳴不及晨齊書文學傳

雖懷瓌而握蘭徒芳潔而誰見陶潛悲士不遇賦

自古聖人賢士此非有心求于聞用也惆其時之不平人

之不治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夫天

挍人以聖賢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

也耳日于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視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

從身得安焉聖賢時人之耳目時人聖賢之身也韓愈諍

臣論

辨之水共為澤不為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

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

將兩水氣上無樟于川澤潤絡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

有於乎柳有待于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

有所立韓愈何蕃傳

待用于下者其有肖于能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

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

而為後世法答李翊書

予嘗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

憂其民處江河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

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

微斯人吾誰與歸范仲淹集

于此有木焉一本而中分其材均樹之時又均或斷而焚

或剖以為犧尊誰令然邪其偶然邪王安石陳比部墓銘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于斯誰其使之

許主簿墓銘

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管庫束名

實則竭笄柱下之言玩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椿之篇論

亦各從其所好也馬植士論

雖天有南無可置其門雖天有東不得闢其序劉貺獻

南書

大凡人之有生處而道德不溢于身者窮而曜之光明也

仕而功烈不被于世者偷大君之珪組也符載寄張大夫

書

夫○蘭○有○香○雖○在○幽○谷○必○從○風○而○揚○之○士有道○雖○在○閭○巷○必○由○人○而○彰○之○ 杼載上書尚書

類從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易乾文言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 睽卦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 之於雖睽異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聖人為能同之 繫辭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詩邶風匏有苦葉 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以比男女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小雅角弓 猱猿屬塗泥附著也

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惡聲美○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故君子絕絕乎慎所先○ 管子

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絃○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絃皆動○

未始異于聲而音之君已
莊子徐無鬼

榮辱之來必象其德强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濕也故言有召禍行有招辱君子慎其所立乎
荀子勸學

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是

石或鐵或引之也樹相近而靡或軵之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為心循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

月者群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胐則蚌蛤虛群陰虧夫月形乎天而群陰化乎淵聖人形德乎己而四荒咸飭乎仁
呂子精通

東風至而酒湛溢蠶咡絲而商絃絕或感之也畫隨灰而月暈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

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使無事焉唯夜行者有之
淮南

子

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網羅之患
劉子就羌

孔子見羅爵者得皆黃口也問之對曰黃口從大爵昔不得大爵從黃口可得孔子顧謂弟子云云

同聲相應高下不必均也同氣相求體質不必齊也召雲者龍命呂者律故有善邀而遠至命宮而商應修下而高者降與彼而取此者服矣
王子器例

潛虯俟慶雲以騰軀棲鴻偕勁風以凌虛素鱗須雌鶯而躍白雉待公旦而來
抱朴子

磁石吸鐵琥珀拾芥氣有潛感數亦冥會物之相根出乎意外
郭璞山海經圖贊

太陽之炤不求葵藿之傾而葵藿自傾和氣之至不求倉庚之鳴而倉庚自鳴氣機相感也
共一子

觸非其類雖疾勿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故聞于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陸子演連珠

師曠之調鐘俟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觀也
漢書揚雄解難

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絲于無忘應物在乎無心
晉書王坦之廢莊論

假鬱風雲非由羽翮 藝文類聚

傍王沉溫依蘭染叢 藝文類聚

達觀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易離卦

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詩唐風

上古之人知生之暫來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勸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

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貨何羨富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 列子楊朱篇

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鏌鋣大冶必以為不祥之
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
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
哉　莊子大宗師

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樸不足以為辯名
譽之觀不足以為廣　莊子天運

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如未生之時　秋水

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
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
于人者憂　莊子山木

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
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莊子田子方

夫貴賤之于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毀譽之于己猶蚉虻
之一過也　淮南子俶真訓

侯而求伯者必失其侯伯而求王者必失其王故國以全

為常伯王其寄也身以生為常富貴其寄也　淮南子詮言
訓

獨不聞江海之遊者不能棲遲于蒡藻雲漢之飛者不能
飲啄于清流一王之遇者不能詠仲于爵網名羈之外乎
黃憲天祿閣外史

榮貧賤也則伊說不必貴然顏不必富樂富貴也則亞夫
非寧位蓬蔬非寧居　於陵子

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遣其進也

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綮和處順以保天真若乃一
其本源體無為之用分其華葉開寓道之言　晋書稽玩等
論

塵象之潛不思雲螢熙水之采不羨旭晞晃元耀于埃藹
者亦曷碩滄浪之深秋陽之映乎　郭璞客傲

日沒不周方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大為雄亭亭
在須臾厭厭將復東離合雲霧兮往來如飄風富貴俯仰
間貧賤何必歎　晋書阮籍大人賦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于所遇，暫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繫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以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晉書王羲之蘭亭記序

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幽賞未已，高譚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

夫物不感則性不動，故景對而心馳也。欲不足則患不至，故意愜而神完也。耳目之用繫于物，得喪之源窮于事，哀樂之柄成乎心。心和于內，而事物應于外，則登臨殊途，其遠一也。獨孤及集

弗績弗雕，弗跂以為高，俯以御于野，仰以游于朝。王安石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蘇東坡集

知性以為存，不壽非其然也；知義以為榮，不貴非其義也。而未能忘于文，則猶有意于傳也。嗚呼！百世之後，其姓名與我皆隱顯也。蘇東坡王子立墓銘

夫夷情得喪，忘懷榮辱，外儻蕩以無檢，中恬漠而自適，簡易威儀，脫略富貴，枕心俗表，不屑物議，窮厄靡動其情，哀樂罔嬰其慮，斯皆晏然自得，不以世務為累者已。冊府元龜

說術

摩之符也內符者揣之主也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如操鉤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說人主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必與之言私其身內其言外者疏其身外其言深者危無以人之近所不欲而強之于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于人人之有好也學而順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而陽取之也

鬼谷子

言順比滑澤洋洋灑灑然則見以為華而不實敦祗恭厚皎固慎完則見以為拙而不倫多言繁稱速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總徼說約往省而不煩則見以為劇而不辯激急親近深知人情則見以為備而不讓閑太廣悖妙遠不測則見以為參而無用纖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為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說躁今間則見以為誕捷敏辨給繁于衣采則見以為史珠釋衣學以質性言則見以為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

則見以為誦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

韓子難言

所說出于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于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

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為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廼自以為他故說者與知為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則身危故白數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徑省其辭則以為不知而拙之說濫博文則以為多而久之順事陳

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配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槩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大忠無所飾辭悟言無所擊排然後申其辯知焉所以親近不疑 韓子說難

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得材顏王之自取病國之政也 呂子

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曰寡人願聞齊國之政駢云云

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不合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楊子法言

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其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于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未有也 劉子說苑

合纂類語卷二十七終

涉世部 下

錢江魯重民孔式輯 門人馬士斐文起叅

涉世部 下

名實

衆目視于僞不能視于真衆心察于名不能察于實 管子

名者實之賓也我將爲賓乎 莊子

萬物俱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俱列不以形應之則乖今即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未之或盡也即頑嚚凶愚之名以求頑嚚凶愚之實亦未或盡也使善惡盡然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故曰名稱者別彼此而檢虛實者也 尹文子大道上

爲名者必廉廉斯貪爲名者必讓讓斯賤 楊子

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屈子離騷

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求馬黃馬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馬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

馬也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

離色命馬衆馬斯應守白求馬惟得白馬故命名而實一白色者非命衆馬也黃黑馬亦各一馬不異馬也而可以應衆馬不可以應白馬白非黃黃非黑五色個非外明故守白命馬非[illegible][illegible]衆馬者矣

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馬者無去取于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于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惟白馬獨可以應耳

公孫龍子白馬

定白在馬者乃馬之白也安得白爲白乎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藏三可乎

公孫龍子堅白論

人目視石但見石之白而不見其堅是舉所見石與白二物故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人手觸石但知石之堅而不知其白是舉石與堅二物故曰無白得堅其舉也二白者色也寄一色則衆色可知天下無有無色之物而必因色乃色故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堅者質也寄一質則衆質可例天下者堅無有之物而物心日質乃因共明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石者形也衆石之稱則衆物之形例皆可知天下未有無形之物而物必同形乃衆然則色形質相成于一體之中故曰堅白石不相外也而人所見所觸但得其二不能兼三不可謂之與三故曰藏三

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故其民莫敢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慤慤則易使易使則公其民莫敢為奇辭以亂正名故一于道法而謹于循令矣

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猶使同實者莫不同名也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徧舉之

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于無共然後止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于無別然後止名辭者志義之使也

荀子正名篇

夫立名號所以為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設爵位所以為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輕威者世謂之重法令所以為治也而不從法令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

天地天地為名號之大義也受命之君天意之所與也故
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
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 韓子外傳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 韓子五蠹
哉 韓子詭使
如此則士之饑餓乏絕者焉得嚴居苦身以爭名于天下
刑殺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
義不仕進者世謂之烈士刑罰[illegible]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

號為天子者宜事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號為諸侯者宜
謹視所候奉之天子號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禮義
使善天于匹夫之義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瞑也士不
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瞑也者名其別離分散也
名生于真非其真勿以為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真物也欲
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
聖人之所命天下以為正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
聖人 董子深察名號

大其門郊實去名來亟 揚子法言
廓其外虛其內利數鉅 廓外虛內乃能有閑也 揚子法
宋鄭
明者課言以尋理不遺理而著言執名以責實不棄實而
存名 劉子審名
有赫赫之名者其所業必淺無影影之累者其所養必深
劉坊子
夫形非為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為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

功先成而名隨之 劉子說苑
無其實聲不溢無其聲人不聞聲溢而崇德之所以終人
聞而至業之所以始 司馬子潛虛
名非實用之不效故名循口進而實從事退 劉子人物志
君子以身安為寶以名重為貴 玉華子
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
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
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于後世

史記伯夷傳

用遠所長。遂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爲難居矣。夫名盛則貴望。備實不副。則訾咎深。名之爲累也哉。唐書房琯論

失以名使人。用其貴則貴。用也賤則賤。使人計功而得爵。姓則淑其貴者炎賤矣。金史

孔子忍渴于盜泉之水。曾參廻車于勝母之閭。惡其名也。藝文類聚

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後歸于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

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歐文忠集

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于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于老彭。自同于丘明。自以爲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爲聖。白圭自以爲禹。司馬長卿自以爲相如。揚雄自以爲孟軻。崔浩自以爲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蘇子瞻集

春鳥轉弄。或似于歌。鳥無能歌之實。秋蟲蠹木。或近于字。

蟲闕解字之真。名實斯蓋此之謂也。許正論

近道名關如高山雪。佚句隱

毀譽

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贅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損益焉是謂全德之人 莊子天地

毀我者自以無毀勝之則毀自消譽我者我以無譽當之則譽自隆 文子

今之人而譽先王是譽槁骨也譬若匠人然知槁木而不知生木[illegible]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

今譽先生是譽天下之所以生也 墨子

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于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 韓子有度

三代之稱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 淮南子

昔之傾人者毀之今之傾人者譽之矣昔之毀人者誣構之今之毀人者諸謨息之矣昔也謂貞女爲淫今也以姦中而誣貞女矣黃帝謂莫邪爲鈍今也以鈍爲莫邪矣 節和

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隨聲者多 應子風俗通

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于心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滿于耳 劉子[illegible]

妄譽仁之賊也妄毀義之賊也賊仁近鄉愿賊義近鄉訕 楊子法言

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行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

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也 史記季布傳

景風之賞未甄膚受之言互及 後漢書

怠者不[illegible]修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吾嘗語于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illegible]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嘗語于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

若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于言懦者必說于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 韓愈原毀

凡人之獲謗於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也得其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在上位則道必咈于君而利必及于民由是謗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遇亂世而後得居上位則道必合于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謗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 柳宗元集

屈子賦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為過言前僕來南冬大雪被南越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余為越[illegible]不已病乎 柳宗元論師道書

天下愚者眾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怨之心則無之焉而不謗君子之過于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常多謗其于下者亦甚勢不足以動眾名實未加于民愚者易以謗易以傳也 王安石集

上[illegible]致[illegible]皆鄙則宜擢其致者譽黨惡庸則宜退其譽者 周朗

[illegible]以止謗曰無辨故有其事不可[illegible]無其事不必辨也

無其事而辨之是自謗也有其事而辨之是益增己之惡而甚人之怒也皆非所以自修而平物也 王陽明集

施報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書康誥

惠若順于理 懋者勉于行

瓜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詩衛風木瓜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無言不酬無德不報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 大雅抑

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 名公子 也曰

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

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 左傳

晉陰飴甥會秦伯于王城

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 臾駢語

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

之牛罰已重矣

楚子縣陳申叔時云云

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

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

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

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

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

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

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為戮死

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 稱于異國曰外臣首

予知當父 首其請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

而使嗣宗職次及于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

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

子貢曰無報人之志而使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志而使

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聞之者危也 左傳

公及齊人狩于禚 初 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

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

為獨于此焉譏于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

庶幾可也○楊士奇集

心○識○相○傳○美○惡○由○起○報應之道○運環相繫○其猶擊和响順○

形真影端○此自然之理○無甚毫分○維摩詰經

福禍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易坤卦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履卦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洪範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詩天保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單音丹、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故臣歌此以答之也

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言天使我君、無不盡善云為、勃作、無不宜、適故悠久也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又欲其國家興盛也

無不爾或承 小雅天保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詩旱麓 玉瓚必有黃流君子必有福祿明寶器不薦于褻味盛德必享于祿壽也黃流鬯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 昭明高朗言其福之光大令終言其福之悠久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僕附也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既醉 女士女之有士行者

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康

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 魯頌閟宮

伴泮奐渙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卷阿

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 左傳

貽天之福迎之以祥作他之禍制之以義昌興民之德守之以長 大戴記

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

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 國語

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故以行之有禍福而敗其善道者非良士也 大戴記曾子言

譽不虛出而患不獨生福不擇家禍不索人 管子

天下之人雖眾不得不各譽其所生自行可久之道者壽

自譽于可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壽自譽于不久 董子

人事倫則順于鬼神順于鬼神則降福孔偕 韓子外傳

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形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矣

聖人布德施惠非求其報于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福于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

內脩極而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知道者不惑知命

者不憂 淮南子人間訓
君子能為善不能必其福不忍為非未必免于禍
聖人嘗聞禍福所生而擇其道智者見禍福成形而擇
其行聖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禍福所生智者先見成形故
知禍福之門
世之治也行善者獲福為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
獲福為惡者不得禍變數也智者不以變數惑常道故行
善而不獲福猶多為惡而不得禍猶少搖夫二者豈可舍

多而從少也 徐子中論
禍福同門妖祥共域人有禍則必懼懼必有敬敬則有福
福則有喜喜則有驕驕則有禍是以君子祥至不深喜逾
敬慎以儉斂其身妖見不為戚逾修德以為務 劉子禍福
實德後天昌 揚子太玄候
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類降 揚子玄測
禍不醜不能生禍禍不好不能成福醜好乎醜好乎醜好
君子所以亶表也

夫福樂欲而禍憂嬌敖惡福苦者其禍亢
晝人之禍少夜人之禍多晝夜散者其禍福雜 玄瑩
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 韓子
禍生于欲得福生于自禁 劉子說苑
慶福滋深是謂覺福禍必去之慶禍滋深是謂樂禍禍必
重之 鶡冠子
清者福之所集也濁者禍之所起也福集則雖微可著雖
衰可興焉禍集則雖強可弱雖存可亡焉 抱朴子

無實之名福之門也無名之實福之基也 南山子
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
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
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非道德之符而聖人
所謂吉祥善事者與 史記蔡澤傳
福善之門莫美于和睦患咎之前莫大于內離 漢元帝賜
王太后書
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貴財以求福脩德以銷禍不勞人以

…福○唐書高郢諫進章敬寺

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蘇子瞻集

飲食

戒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書酒誥

物其多矣○惟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詩小雅魚麗

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鱉鮮魚○其蔌速音維何○維筍及蒲○大雅韓奕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左傳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蔥渫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劬右末○食主殽地產也所以作陽德○故居左○羹主食也牲天產也所以作陰德○故居右○末便于食也禮記

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為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齕之○副四析也中覆之而進也華中破也不累倮也巾覆也疐去其脫花處也齕齒之尖也橫斷也不曲禮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

陶器必良大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注記

月令

大酋酒官之長必齊多寡中度必時制作及時必潔無污必香無穢必良無搆滌必得遷生熟之宜

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 內則

牛膏薌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腒乾雉鱐乾魚麛鹿子鮮生魚羽鴈也

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

樂記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罋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受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王齊日三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烖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王燕食則奉膳贊祭 周禮天官

王至尊而后配王世子為天下本故兼養之進食于王曰饋六清水漿醴涼醫酏也百二十品備滋味也一殺謂朝食也齊必變食故特加二舉大故寇戎也凡此不舉者自貶損也燕食日中與夕食也燕食則其祭不如

飲食之饌妖贛夫授而贊之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

泛者酒熟而泛泛然醴者酒成而上下一體汁滓相將浮也盎者成而翁翁白色緹者紅赤色沉者滓沉于下事者有事用之昔者為久釀乃熟清者更久于昔祭祀用之醫釀粥為醴粥米汁相將酏薄酒

醢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醢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醢醬之物賓客亦如之

膳夫掌王之食醬用百有二十罋食醬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

齊事調和之事鬻則淨以水煉以火用以齊五和也

享人祭祀共太羹鉶羹賓客亦如之

古之飲酒也○足以通氣好合而已矣○故男不群樂以妨事○女不群樂以妨工○男女群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晏子

其為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強體適腹而已矣○晏子

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愼子

臣子失禮于君親之前○幼賤悖慢于耆宿之座○抱朴子酒誡

肉之美者○猩猩之脣○獾獾之炙○雋觾之翠○述蕩之掔○旄象之約○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魚之美者○洞庭之鱄○東海之鮞○醴水之魚○名曰朱鱉○六足有珠百碧○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壽木之華○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葉焉○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浸淵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越駱之菌○鱣鮪之醢○大夏之鹽○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穄○南海之秬○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崑崙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搖水○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漢上石耳○呂子本味

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福之會○非酒不行也○史記食貨志

酒之道○豈止于充口腹樂悲歡而已哉○甚則化上為淫溺○化下為訟禍○是以聖人節之以酢酬○諭之以詰訓○然尚有上為淫溺所化○化為亡國○下為訟禍所化○化為殺身○為之箴曰○酒之所樂○樂其全真○寧能我醉○不醉于人○飲箴

一杯之食至鮮矣○苟專其味○必不能有柳○既不能有柳○日須豐其羞○既日豐其羞○則賓也不能無不足○因是妄求苟欲之心生○窮貪極嗜之名生○為之箴曰○寧能我食○不食于人○後食于人○是食其身○食箴

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于鶴乎○蘇子瞻放鶴亭記

一切諸法由食而存故眼以眠為食耳以聲為食鼻以香為食舌以味為食身以細滑為食意以法為食涅槃者以無放逸為食 增壹阿含經

卜筮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易經

物莫逃乎數故極占數可以知來事之行也已所占卦變而通之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五卜者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衍之為衍母也其用四十有九虛天一之數而不用象太極也分二者分其左右兩手象兩儀也掛一者取右手一策懸于左手以象人配天地為一也揲四者四四數之象四時也歸奇者四四之餘策也閏者積月之餘日也五歲之間再積日而再成月然後別起積分如一掛之後左右各一揲而一扐凡有再扐然後別起一掛也

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

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易一變也三變成爻十八變成六爻也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已成六爻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為動靜則一卦可變而為六十四卦以定吉凶也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

天道雖幽可闡之以示人人事雖顯可推之以合天明可酬酢事物之宜而可贊出鬼神之命

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君子言動必擬于易但言在行先故將有為將有行必先問於易也 問焉而以之囊者于是便以之行行帶也易受人之命其應也如響

如嚮未來之事無不知之此天地之 猶也為物之報也所謂至精者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參伍一先一後以審其多寡之實也錯者爻之所互之綜 者謂而揲之皆揲蓍求卦之事成文者卦爻之體則變

總是已定之象者物象皆有定 理之以經綸天下之載也

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

蓍無一定之用故曰圓神卦有一定之理故曰方 知六爻各以之義告人有定體無定用故曰易貢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與神物者作為 卜筮以數人也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賾隱以物象言深遠以事理言探索之則賾者陳隱者顯矣鉤致之則深者出而遠者至矣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俱係辭

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

書大禹謨

官占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合之于龜

七稽疑擇立卜筮人乃立卜筮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此卜兆也如雨其兆為水間霽其兆為火昧蒙其兆為木絡繹不屬其兆為金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為土貞 悔占卦也內卦為貞貞者事之幹也外卦為 悔悔者生乎動也衍忒推人事之過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人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洪範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小雅正月

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大雅公劉

筮短龜長不如從長 左傳

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

吳蹶由犒楚師楚子執之問曰女卜來吉乎對之云云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 禮記

外事如郊社出行之類內事如冠婚之類

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 曲禮

命太史釁龜策占兆審卦吉凶 月令

釁者殺牲取血以塗之因以神其用也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 祭義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 周禮春官

開龜之下体去其外甲存其下甲下甲中有直文者兩以分左右陰陽也橫有五文以分十二位之象五行也其可別墨不燃以為兆者上下各四方行事之方功可成之功義當為之宜弓取諸張弛之象致其墨明其兆橫

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 楊子法言

夫物不精不為神數不妙不為術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遇合之發微可以性通難以言諭夫得數者妙得神者靈 三國志管輅對

道之在天下覺之而信愚之而尊故為之明以易天下之見而道信為之幽以難天下之知而道尊信以行否道之常而尊以通吾道之變心吾知其明也鄉士吾知其賢也庶人吾知其公也索之冥冥探之茫茫而謂之卜者果何

取也見獨而未孚議揺而未固心失其明卿士失其賢庶人失其公卜一施焉則獨者孚揺者固故心也卿士也庶人也為之明而卜也為之幽　陳止齋集

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晏桓子以言卜子游子璟以威儀卜沈尹戌以政卜季文子以禮卜其應也如嚮無他固在精誠而巳　陸龜蒙集

占夢

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太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詩大雅斯干　熊羆陽物在山彊力壯毅男子之祥也虺蛇陰物穴處柔弱隱伏女子之兆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無羊　人不如魚之多旐所統之人不如旟所統之衆故夢人乃見魚則為豐年旐乃見旟則為人衆

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　檀弓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音律萌于四方以贈惡夢　周禮春官　夢者人之精神所感故設官以占之閒天地之交故以陰陽日月占之正夢安靜而夢噩夢驚愕而夢寤夢覺

時所道而夢也十二月當從新送故之時歡納來歲之福以聘其吉夢王夢之吉則獻其兆拜而受之尊天祐也夢惡者則取采之始前而恐之遣使去也

天安地妖所以徵人主也寤夢徵怪所以徵人臣也妖災不勝善政怪夢不勝善行 家語

天子夢惡則修道諸侯夢惡則修政大夫夢惡則修官庶人夢惡則修身若是則禍不至今我有失行而天招以戒我若攻之是逆天命也 賈子修政語

夢者非自外至也日之所為也日之所為有善惡夜之所夢有吉凶盜跖不夢堯堯豈夢盜跖哉是故君子究察乎夜之所夢致力乎日之所為使日之所為善則夜之所夢甚矣有一不善則日之所為猶未盡也然則夢者所以驗吾善惡之進退乎 陳繼儒筆晴

合纂類語 涉世部 卷之二十八 三十六

企慕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詩周南漢廣

文王之化及于江漢而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遊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為比而反覆詠嘆之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詩召南甘棠

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伐也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詩邶風簡兮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詩鄭風東門之墠

賢者不得志于衰世而思盛際之顧王之思而不得見之故重嘆之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秦風蒹葭

此亦思賢之詩名可得聞身不可得接也

合纂類語 涉世部 卷之二十八 企慕 三十七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詩豳風九罭

周公東征是以東方有此袞衣倘迎公以歸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留賢之詩縶維其駒使不去也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思其來而不欲其過之後雖決其去恣之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小雅白駒賢者必去而不可留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之

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漢書循吏傳

傳稱盛德必百世祀觀于更始之際劉氏之遺恩餘烈英雄豈能抗之哉然則知高祖孝文之寬仁結于人心深矣

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又況其子孫哉劉氏之再受命蓋以此乎後漢書

憂危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易大壯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樂天安義自得其說則道亨 困卦 王弼曰處困之極行无通路居无所安困之至也凡物窮則思變困則謀通曰者思謀之辭也曰動悔令生有悔以征則濟矣

非所據而據焉名必辱非所困而困焉身必危 係辭

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詩邶風綠衣

維曰予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小雅雨無正

辟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小弁

收拾餘燼背城借一 欲于城下僕借一戰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賓媚人對晉

易子而食析骸以爨 宋華元告子反

晉重耳之有霸心生于市衢越王句踐之有霸心生于會稽

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 家語

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

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 家語困誓

吾將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栗斯喔咿嚅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 屈子卜居

秋蓬惡于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

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 孔叢子嘉言

繫絕于高墮入于深其危必矣

孔子論詩至于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

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危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已獨
出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　劉子
說苑

行者比于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人為善者少為讒者
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　劉子說苑
居上六之窮爻當未寵之要轍顛覆所春非待他眾　宋書
王晏等傳

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
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
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
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于無能之辭網羅
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
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
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

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
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漢書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

悲者不可為繁歎思者不可為嘆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
之上荊軻為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
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泗之橫集也　中
山靖王聞樂對

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　陳書徐陵致楊僕射

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深憂者所以
為有事之不懼也　宋史蘇軾策

怨悱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
以遊
詩經
莊姜不得乎其夫而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
之怒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擗
有摽

公篆類語　涉世部　卷二十八　怨悱　四十八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
奮飛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
不我顧
日月
莊姜不見答于莊公故呼日月而告之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莊公狂蕩戲慢故傷之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終風

怨悱　怨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
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婦人見棄而謂不宜以顏色之衰棄其德音之善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
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谷風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
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氓

公篆類語　涉世部　卷二十八　怨悱　四十九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河廣
宣姜之女為宋桓公夫人出歸于衛襄公立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故但言非河廣而不可渡非宋遠而不可至以極其情思焉
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數年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
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徧滿皂隸傭丐皆得上父母丘
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比已息望又何云
哉
柳宗元寄孟京兆書

情無所怡志無所求不懷傷而忽恨無驚猜而自愁玩風
花之入户看斜暉之度案雖復玉觴浮枕越琴含嬌未足
以袪斯耿耿忽此長謠 簡文帝序愁賦
雞鶩以稻粱致憂燕雀以堂構貽愁既衒利之情近又遭
害之無田 江淹翡翠賦

傷時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
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
之蓋亦勿思 詩魏風園有桃

憂其國小而無政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
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

民困于貪殘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
路 汾沮洳

刺其儉不中禮不似貴人也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陳風宛丘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檜風羔裘

諷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而不能自强于政治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萇楚

常 衣

此悲賦重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奇挈）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傷王室之衰也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匪風

思之甚而不容已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曹風蜉蝣

亂其民知歎念遠慮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嘆念彼周京

王室陵夷小國困敝也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下泉

傷無伯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小雅節南山

悲世亂也

憂心慘慘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傷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共被囚虜而同為臣僕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為厲之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正月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小宛

兄弟相戒以免禍則當言而首及父母宜也

踧踧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小弁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

困于綫之亂

有洌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嘆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薪已穫而復漬之則腐民已勞而復事之則病欲已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大東

其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斗西揭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是天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然之辭也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鼓鍾

幽王鼓鐘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閒者傷之而思古君子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

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

此微賤勞苦而思有依託者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苕之華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四月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小旻

衆人思不及遠禍所忽何近而易見則知避之明家哀亡之禍隱于無形而不知覺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稗胡不自替

職兄斯引 大雅召旻

小人于君子如稗之分不自替以避君子而使我心惱怳引長不係自己也

懷無親內外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

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

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

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 左傳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云云

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乎

微霜而鷄鳴已于風雨 晉書

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 晉

子

穗乎不得穫秋風至兮殫零落風雨之弗殺也太上之靡

弊也 晏子

心雖不說弗敢不察事業雖弗善不敢不力趨令雖不合

不敢不從故觀賢人之于亂世也其慎弗以為定情也 臨

莊子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

改乎此度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

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

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修之浩蕩兮終

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

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

為庾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鷙鳥之不群兮
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
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蘭爲可
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 屈
子離騷

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川閱水以成川世閱人而爲世河之
下龍門也疾如箭之況若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荒[illegible]

怒誦而獨秀者先隕霜露甯零而朱草立稿媾市之徒又
從而妹孽以髡㨂之是以意萌于方寸未有分毫也而獨
撮穿展布其四體有以爲容也而得拱梏懷抱其一縶之
捺泯泯默默而顏有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特未旦也 子
華子

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
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 屈子卜
居

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世人皆濁何不淈其
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
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
汶汶者乎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屈子漁
父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
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史
記屈原傳

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深悲也 後
漢書

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
富貴何時 漢書楊惲詩

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
爲墟矣有再三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
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
歸之官也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

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媿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 韓昌黎 圬者王承福傳

死生

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 易係辭

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者兵共殺之 家語五儀

自望其壙則睪如也視其高則塡如也察其從則隔如也此其所以息也已子貢曰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家語困誓

子貢曰賜倦于學困于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事君之難也可以息哉願息而事親曰事親之難也可以息哉願息于妻子曰妻子之難也可以息哉願息于朋友曰朋友之難也可以息哉然則賜將無所息者也子曰有之云云

全生者為上虧生者次之死次之迫斯為下矣辱莫大于不義不義者迫生也故曰迫生不如死 子華子

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 列子

使賁育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
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
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又安得
此位而立焉　晏子
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若何去此而死晏子笑之對曰云云
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野命縣于廚嬰命有繫矣　晏
子
崔子弑莊公晏子哭之崔子不殺晏子援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云云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為五情好
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
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
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　列子楊朱篇
火毋于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于人不翅于父母彼
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
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　莊子
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木也猶充形者

之非形也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
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
形傷乎寒暑燥濕之虐者形死而神壯神傷乎喜怒思慮
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
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
已為盆盎也與其未離于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
浸淵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為盆盎亦無以異矣　淮南子精神訓
忘于樂者忘賤志于憂者亦痛志于虐無者可以忘生死

齊丘子化書
天生萬物而教之而生人得教即不死能生人能殺人故
謂人身　越絶書枕中
君子以生辱不如以死榮
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　曾子
嗜香餌者快嗜慾而赴死味麗而避者含天和而超生　抱朴
子
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

筱任鄙之力焉而死戚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

史記范雎傳

士不丁三代之盛際兮而丁叔季之末俗末俗以辨詐而期通貞士以耿介而自束雖自三省于吾身循懷進退之唯谷彼實繁之有徒指貞白以為墨目信嫮而言眇口信辞而言訥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illegible]惑出門則不可與偕同藏器又嗤其不容退洗心而內訟固未知其所從

董仲舒士不遇賦

天長地久人道則異于斯舜華朝露未足以言也其聞天沌曾何足云宜任心去留不以存沒嬰心

宋書袁淑誄

昔歲未沐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絶

梁書劉峻答劉沼書

生而不似誰謂其壽死而不朽誰謂其夭

韓愈李元賓銘

天者何萬物之總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因此以談今萬物有數而天地無窮然則無窮之變未始出于窮物萬物不更生則天地有終矣天地不為有終則更生可知矣

羅

泌李更生論

夫遠者箭也而定遠非箭之功為生者我也而制生非我之情故自箭而為心不可憑者弦因生以觀我不可恃者年

魏邢龜滿賦

錢江魯重民孔式輯　門人馬士煐文起叅

法象部

天地

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易謙卦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 豫卦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卦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恒卦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 解卦

天施地生其益無方 益卦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姤卦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天地之道不為而善始知勞而勞成故曰簡簡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

東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也天依形地附氣

地自相依附也

天以氣為主體為次地以體為主氣為次故天地所生之

物亦如之　邵子觀物篇

動者為天天有陰陽陰陽之中又各有陰陽故有太陽太

陰少陽少陰以為日月星辰是為天之四象有日月星辰

而後有寒暑晝夜皆天之所以變也寒暑晝夜變乎物

之性情形體萬物之所以感乎天地變也靜者為地地有

合纂類詁　法天部　卷之二十七　天地　六

剛柔剛柔之中又有剛柔故有太剛太柔少剛少柔以為

水火土石是為地之四象有水火土石而後有風雨露雷

ロ諸物之所以化也風雨露雷化乎物之飛走草木萬物

之所以[illegible]致地之化也　泰西山集

[illegible]畜陽復陰萬物湛物昌無不蹈也物湛無不

樂也無[illegible]則無不治矣陽氣畜而後能施陰氣積而後能

化未有不畜積而能施化者也故聖人慎所積陽滅陰萬

物肥陰滅陽萬物衰故王者尚陽道則萬物昌尚陰道則

天下亡　文子

原夫兩儀之運萬物之動豈有使之然哉莫不獨化于太

虛歘爾而自造矣造之非我理自玄應化之無主數自冥

運故不知所以然而況之神矣　韓康伯疏

陰陽杓杼不根而生芝菌燥濕相育不母而生蠕蟜是故

世人體陰陽而根之殼燥濕而非之絲不滲者　蘇峭子

天之有宮舍陽有度　廣成子

天地開而萬物生萬物生而人為政焉無不能生而無殺

合纂類詁　法象部　卷二十九　天地

也唯天地之所以生[illegible]不能殺人化而為禽獸化而為惡

人而不善者謂[illegible]子

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可正而視定而履躡而迹

天地一陰一陽若鼓之有桴擿檔則擊天地萬物之橐宙

合有橐天地

天清陽無計量化化生無法崖　管子宙合

天地雖大不能華空中之核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

關尹子

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 列子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萬物生焉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東一西有止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莊子天運

天者神也地者形也地溫而火生焉天燥而水生焉法伍形顛則神濕神濕則天不生水音故聾倒則形燥形燥則地不生火水火不生則陰陽無以成氣度量無以成制五勝無以成執萬物無以成類百業俱絕萬生皆困 鶡冠子

天者言其然物而無勝者也地者言其均物而不可亂者也

精微者天地之始也不見形臠而天下歸美焉

理之所居謂之地神之所形謂之天

天者地之所總出也地者理之必然也故聖人者出一於天收之於地 鶡冠子泰錄

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 淮南子本經訓

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 淮南子氾論訓

天二氣則成虹地二氣則泄藏人二氣則成病陰陽不能且冬且夏 淮南子說山訓

一歲四起業而必於中中之所為而畢就於和故曰和其要也和者天之正也陰陽之年也中者天地之太極也日月之所至而卻也長短之隆不得過中天地之制也兼和與不和中與不中而時用之盡以為功 董子循天之道

陽氣潛萌于黃宮信無不在其中 揚子太玄中

上為宮為物之毋故曰潛萌冬至之律應黃鍾萬物萌芽故首曰中

陽氣育物於下射地而登乎上 太玄上

陽氣彊內而弱外物咸扶狩而進乎大 太玄狩首

陽氣蠢闢于東帝繇群雍物差其容 太玄瑩

帝出乎東陽氣用事群生雍容
在于卯東差次而出故曰差

陽交於陰陰交於陽物登明堂矞矞皇皇 太玄文

陰雖沃而灑之陽猶執而餘之 太玄[illegible]

陰陽之氣更相洒
沃化鮮活灶[illegible]

天圓而無端故不得觀其形地方而無涯故莫能窺其門

文子

數則有往來命則有順逆運則有通塞遇則有險易事則

合纂類語　法象部　天地　十

有得失功則有禍福往來順逆貞乎天通塞險易發乎地

得失禍福繫乎人 叅崖子大氣篇

天以六節地以五制周天氣者六期為備終地數者五歲為周 路史

天地苞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

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illegible][illegible]

在智猶迷 唐太宗聖教序

天以陽廻地以陰淳是故天致其動稟氣舒光地致其靜

承施候明 治平纂儀象

合纂類語　法象部　天地　十一

天道

乾元亨利貞 易經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 以元為天德之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又以元者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illegible]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illegible]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為性天所付為命太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保合者全於已生之後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言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蓋無所不利非可指名也故贊其利之大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乾卦

天道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書經湯誥

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泰誓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仲尼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 胡傳

天者旋也均也積陰純剛其體廻旋群生之所大仰也

水土之氣為天九天之際曰九根九天之外曰九垓 春秋題辭

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 天論

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為也所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 管子版法

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 莊子庚桑楚

天始離一反還為物 鶡冠子天則

天者誠其日德也日誠出誠入南北有極故莫弗以為法則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故莫弗以為政天者明星其稽也列星不亂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章天者因時其則也四時當名代而不干故莫弗以為必

然天者一法其同也前後左右古今自始故莫弗以為常

天誠信明因一不為衆父易一故莫能與爭先　鶡冠子王鈇

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　呂子貴信

秋早寒則冬必煖矣春多雨則夏必旱矣天地不能兩而况于人類乎　呂子

天不言使人發其意弗為使人行其中陽始出物亦始出陽方盛物亦方盛陽初衰物亦初衰物隨陽而出入數隨陽而終始三王之政隨陽而更起貴陽而賤陰也故數日者據晝而不據夜數歲者據陽而不據陰　董子陰陽

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兩起故謂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陰與陽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左或右春俱南秋俱北夏交於前冬交於後並行而不同路交會而

代理陽之出常懸於前而成歲事陰之出常懸於後而守空虛　董子天道無二

天之道出陽為煖以生之出陰為清以成之是故非薰也不能有育非漂也不能有熟　董子煖燠孰多

天道無為故春不為生而夏不為長秋不為成冬不為藏陽氣自出物自生長陰氣自起物自成藏汲井決陂灌溉園田物亦生長沛然而雨物之莖葉根荄莫不洽濡程量澍澤孰與汲井決陂哉故無為之為大矣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成沛然之雨功名大矣而天地不為也　王子自然篇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氾專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　史記司馬相如封禪頌

太素之前幽深寂寞不可為象惟虛惟無蓋道之根也　藝文類聚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天之本心也而天有所不能病于氣也唯聖人能救之是故聖人猶良醫也朱均不肖堯舜醫而瘳之桀紂暴虐湯武又醫而瘳之周末孔子善醫而時不用故著其方以傳于世易書詩春秋是也高文光武能于醫而未聖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和安以降病作而無其醫桓靈以鉤吻爲參苓而操懿之徒丕加鴆焉繇是病入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　劉基天說

天人之道好違而難合人之所愛者天必艱其生所善愛者天之艱其生爲尤甚焉至於鳳鳥麒麟珍琦瑰異之物愛之者彌衆則或曠四海歷千載而不一生而凡爲人所憎疾厭苦者不植而自長不育而自蕃若恒有以相之豈天之愛惡與人異趣哉或謂人之愛斯人也必欲常見之暫離而不見則思天之於人也亦然聞其笑也則愛之愛之甚則不欲去乎左右故驚且頑者多存乎世而俊哲之生也恒難其全是則天之愛人者乃所以禍之豈理也哉　方正學集

慈雲降潤不別蕭蘭慧日流輝寧分岸谷　法苑珠林

走[illegible]天之道也如迎浮雲若視深淵視深淵尚可測迎浮雲莫知其極　黃帝素問

日月

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易繫辭

天左旋而東日右行而西然天一日一周日行一度其行速牽日而左故曰亦隨天而行夏出寅入戌冬出辰入申春秋出卯入酉出爲晝入爲夜雖繫乎日之出入其行則繫乎天天夏行地下淺日行亦淺故行南陸爲暑天冬行地下深日行亦深故行北陸爲寒春行東陸秋行西陸爲寒暑之中冬至日起星紀右行而日移一度天左旋一周而過一度日從六甲與斗相違此天日之交也 大學衍義

日在牽牛則寒在東井則暑牽牛水宿宿外遠人故寒東井火宿宿內近人故暑 通義

夫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未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分之漏晝五十五刻三光之行不必有常術家以算求之各有同異 宋書天文志

天月無度借日爲度天月無光借日爲光經星亦然故日者實也君之象也凡天象皆日爲主 太平御覽

月闕其慘不如開朗於西 楊子太玄中

斗樞天而進日遠天而退 玄瑩

日爲太陽之精主生養恩德人君之象也人君有瑕必露其慝以告焉月者陰之精以配日女后之象也以之比象刑罰之義列之朝廷諸侯大夫之類也 天文志

夫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衆星被曜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虛在星星微月過則月食之薄其明也繇晴視明無所辰是以望之若火方于中天天地同明繇明瞻暗暗還自奪故望之若水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同而差微星則不然強弱之差也 靈憲

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于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

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都滿而爲望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爲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矣　朱文公集

日者太陰之精積而成象是以近日則光斂猶臣近君卑而屈也遠日則光滿爲其守道循法常君榮華而體勢伸也當日則虧猶臣僭君道而禍至於覆滅也盈極必闕亦不可久盈也月闕也陰道妻道不可使盈理當恒缺也其行速臣下之道也行有弦望晦朔遲速陰陽政刑之等感也政昇平則月清而明圓而多輝也　占候書

二氣理化精者能鏡陽得一以朗且月代終而夕映其狀

之氣融結而炤遠質明潤而貞虛朗不廢炤清不激濤周

祇月賦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爲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順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陰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

治平畧　儀象

星辰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書洪範）

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西南入于畢則多雨。

維天有漢，鑒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詩經小雅大東）

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史記天官書）

天少陽之氣為星，星為晝，晝變物之形；少陰之氣為辰，辰為夜，夜變物之體。天之無星處，皆辰也。（邵子皇極書）

星之為言精也，陽之榮也。陽精為日，日分為星，故其字日生為星。（春秋說題辭）

星者，陰陽之精，萬物之體，五行之形。其體在下，精耀在天，百官之命，各因其原。（京房易傳）

地為山川，山川之精上為星，各因其州城分野為國作精，符驗也。（感精符）

列星結峙，各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人君觀象於此，故因房星而為明堂，因虛危而為宗廟，則制作可考矣。因鳥火昴火而知其見於午，因昏中旦中而知其見於未，則政令可考矣。以至歲月日星，掌于馮相氏之職；星辰變動，志於保章氏之官，則人君之所以奉若天道，其勤亦可見矣。人事修于下，則天道應于上。是以天柱平，則政教得；翼星明，則禮樂興；亢星明，則大臣納忠；氐星明，則大臣奉度；輿夫昴明則獄平，柳明則國安。天監不遠，豈欺我哉。（元柔泰）

泰階平而君臣穆，搖指而天下春。（星象賦）若夫法紫微以居中，擬明堂而布政，依分野而命國，體眾星而効官，動必順時，教不違物，故能成變化之道，合陰陽之妙。

紫宮為皇帝之居，太微為五帝之坐，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居其中央，謂之北斗，動係于占，實司王命，四布于方，為二十八星，日月運行，歷示休咎，五緯經次，用彰禍福，則上天之心於是見矣。（隋書天文志）

星官之書有三垣七政二十八宿衆星其垣曰天市者明堂之位也太微者朝廷之位也紫微者宮室之位也七政者日月五星也天子之出以巡狩而有二十八宿者四方諸國之位也天子之出巡狩而有常居明堂之位是也天子之處燕息而有常居紫微之位是也天子之日以聽治而有常居太微之位是也故天市太微之垣有四帝座而不曰帝者帝歲一臨之也太微帝日一臨之也而紫微則帝朝夕在焉故稱帝日月五星必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事于太微而後出猶大臣必禀天子之命於朝以行其職業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準諸經星以共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其職統其人民以承天子也角二星對峇龍角也物之生惟角莫仰故特先焉生則當以禮防其爭定故主頭廟亢者候也有出納之義廟者禮所錄出也禮始于閨門氐為后妃嫡妾所樓為房正心于此故心為乾精也尾者交合之義箕者杵臼之輔婦職也不溺于色故可進賢升者度量人才之象養賢以臨民故

耕籍於牽牛有農必有桑故受以女牛女在天市衆桑相資也女主瓜菓以供食亦女職也女寵盛則國室虛故司祿司命附之敗臼離瑜附之虛則危矣危耗神也梁樂墓附之示圖基也蔚則復盈室之為言實也有蓋藏之義圖書為亟故次壁有文事必有武備奎為武庫軍南門附之管壘也王良附之策附之車騎也大圭者授文奮武之所用武備莫大于牧養故婁主犧牲牧養本之五穀人之胃穀府也天廩天囷附之天船積水附之爭食則有訟故昴主獄徵有詞卷舌附之諸王九州附之昴畢之間有天街分華夷也觜為行軍藏府座旗附之參主殺伐中三星為大將二肩為左右將二足前後將也中二小星曰伐天都尉也軍井附之屏附之營寨之象禁亂誅暴斯建國封侯故井取其辨州域四瀆附之五諸侯附之南河北河附之國必有社故天社附之社必有祭故天廚附之鬼者祭祀之義祭必受胙故柳主飲食有食必有衣星為陽之榮衣裳文繡所以文身也有衣不可以無器故張主珍器天廟

附之大尊附之重宗器也厚生利用制禮作樂及蠻夷兵
故翼主禮樂亦主四夷之賓所及既遠則用車軫周旋不
已而後始於角焉務遠畧必開兵端也 天文書
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
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爲比爲輔故次帝庭
女宮在後 漢書李尋災異對
二十八宿環列於四方隨天而西轉東方七宿自角至箕
是爲蒼龍以次舍而言則房星爲大火之中南方七宿自

井至軫是爲鶉鳥以形而言則有朱雀之象虛者北方七
宿之中星也昴者西方七宿之中星也星本不移附天而
移天傾西北極居天之中二十八宿半隱半現各以其時
所以必於南方而考之仲春之月星火在東星鳥在西星
昴在南星虛在北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昴轉而東
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
而北來歲仲春則鳥復轉而南矣循環無窮此堯典考中
星以正四時甚簡而明也 天文書

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
八名積數一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象之類其伏
見蚤晚邪正存亡虛實闊陿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
鬬食彗孛飛流日月薄食暈適背穴抱珥虹霓皆陰陽之
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自
然之符也
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
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

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則罰見熒惑太白西方秋金義也
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則罰見太白辰星北方冬
水智也聽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則罰見辰星填星
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爲主貌言視聽
以心爲政故四星皆失填乃爲之動
五星之行過有道之分則循軌順行天下又寧年穀順成
過無道之分則犯鬬變色爲災爲兵然五星之變俱足致
殃熒惑太白爲甚而熒惑尤甚蓋熒惑火也性烈而不常

又爲執法之官司天下過失故其應猶亟 天文志
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曰東方木歲星盈縮以其舍
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察剛氣以處熒惑曰南方
火出則有兵入則兵散
以曆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女主象也歲填一宿
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得
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東西去其國失
上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

察日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
下偃兵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有破國
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其時宜效不效爲
失追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
飢其當效而出也色白爲旱黃爲五穀熟赤爲兵黑爲水
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漢者亦金之散氣其本曰水
燭星所燭者城邑亂如雲非雲如星非星命曰歸邪 史記
天官書

瑞星一曰景星形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出於有道
之國亦名德星二曰周伯星黃色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
三曰含譽光耀似彗喜則含譽射四曰格澤如炎火下大
上銳色黃白起地其見也則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
害 通考
五星聚天市而聖人生五行配地焉而萬物形 金度無爲 如姪
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十二會故爲十二辰即子丑之屬
是也 左傳

天圜而動包乎地外天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其樞細則
在南北之端焉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廻七十二度常
隱不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廻七十二度常見不隱
北極有五星在紫微中其最中爲太乙正在常見不隱七
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
月五緯右轉皆若環繞而向之蓋太乙如人主北極如帝
都帝座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
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

是樞。如輪之轂。如礎之臍。雖欲動而不得。非有意于不動也。（玉海）

夫北辰五星。眾尊者也。天運無窮。而極星不移。所以建帝形。張百精。與夫運機授度。皆係乎此。彼在天與南相近。則太乙之星為。其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之事。則與北辰固不侔矣。（呂東萊）

九州十二域。或係之北斗。或係之二十八宿。或係之五星。雍主魁。冀主樞。青兗主機。楊徐主權。荊主衡。梁主開陽。豫

主搖光。此係之北斗者也。星紀吳越。（斗牛女屬揚州）玄枵齊。（虛危屬青州）娵訾衛。（室壁屬并州）降婁魯。（奎婁屬徐州）大梁趙。（昴畢屬冀州）實沈晉。（觜參屬益州）鶉首秦。（井鬼屬雍州）鶉火周。（柳星張屬三河）鶉尾楚。（翼軫屬荊州）壽星鄭。（角亢氐屬兗州）大火宋。（房心屬豫州）析木燕。（尾箕屬幽州）此係之二十八宿者也。歲星主齊。熒惑主楚越。鎮星主王子。太白主大臣。辰星主燕趙代。此係之五星者也。（晉書論分野）

夫五星之行。有疾徐。日月之交。有見匿。求其次舍經劇之會。其法一寓於日。冬至之日。日之端南者也。日行周天。而復集于表。銳。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而謂之歲。周天之體。日別之。謂之度。度之離。其數有二。日行則舒則疾。會而均。別之曰赤道之度。日行自南北升降四十有八度。而迤別之。曰黃道之度。度不可見。其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繇。有星為當度之晝者。凡二十有八。而謂之舍。舍所以挈度。度所以生數也。度在天者也。為之璣衡。則度在器。度在器。則日月五星。可以摶乎器中。而天無所豫也。天無所豫。則在天者不為難知也。（宋史沈括渾儀議）

出號令合民心則祥風至 春秋說辭

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文也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 春秋說辭

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喜雨亭記

震象爲雷出自東方震有聲故曰雷雷能警于萬物爲發生[illegible]取象也爲動之主爲生之本

風雷[illegible]吹萬物 京房易傳

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 谷梁傳

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也入地則孕毓根荄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陰伏宣陽德之盛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 劉向[illegible]

地少剛之氣爲石石之氣化爲雷雷化物之木[illegible]

雹者物之精也

雷生于石電生于火風自火出故有電必有風 皇極經世註

天下譬諸言曰叛父母藐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輩也而天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然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藐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 蘇老泉集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 史記天官書

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雨雲水[illegible]無不比類其所生以示人 呂子

王朔所候決于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群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城郭室

星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
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 史記
天官書
託地而游宇友風而雨子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
請歸之雲 荀子雲賦
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
如大周雲如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齊雲如絳衣越雲
如龍蜀雲如囷其氣各異也 兵書

合纂類語 法象部 卷二一九 氣部 三十六

黃雲升于堂舜之祥也白雲入于房湯之祥也青雲浮于
河周之祥也 宋翼集
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陰陽和而既雨則雲散而
霓見矣 爾雅翼
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故雨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
西夕陽射之則在東耳 侯鯖錄

霜露雪雹

霜露陰陽之氣也陰氣勝陽則凝而為霜陽氣勝陰則散
而為露 大戴記
寒氣凝結為霜和氣津液凝為露從地升也 通考
霜以殺木露以滋草 元命苞
霜為威屑露為教水 表異錄
霜殺伐之表季秋霜始降鷹隼擊王者順天行誅以成肅
殺之威若政令苛則夏下霜誅伐不行則冬霜不殺草 感

合纂類語 法象部 卷二一九 霜露 三十七

精符
誅不原情其霜附木不下地不教而誅其霜反在草下與
兵妄誅茲謂無法厥災夏隕霜 感精符
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 江淹恨賦
嵰山味甘廣延色碧鴻雁鷹翼而南飛鷹隼順時而始擊
事類賦
太平之世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 繁露
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膏露降 鶡冠子

榮光蘇河○木氣四塞○天地訢合○乃降甘露○是謂榮露○ 緯書
冰之美者○有三危之露○和之美者○有揭雲之露○ 呂子
天有甘露之淵○須太平而洒之○地有醴泉之源○待有道而○
涌○之○ 抱朴子
武○露○布○文○露○沉○ 春秋緯
甘露降其國布散者人尚武○沉重者人為文
甘露者仁澤也○耆老得敬○則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
受○之○ 晉中興書
不蔡類語 法象部 卷二十九 霜露 三十八
天之成物也○少陰與○而太陰不與○少陰在內○而太陰在外○
故○霜加物○兩雪加空○ 繁露
天地積陰○溫則為雨○寒則為雪○ 大戴記
雪為五穀之精○故冬無積雪○夏無餘糧○ 府雅
雪宮建于東國○雪山峙于西域○岐昌發詠于來思○姬滿申
歌于黃竹○曹風以麻衣比色○楚謠以幽蘭儷曲○盈尺則呈
瑞于豐年○袤丈則表沴于陰德○既因方而為珪○亦遇圓而
成璧○眄隰則萬頃同縞○瞻山則千巖俱白○皓鶴奪鮮○

白鷴失素○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兮○未
若茲雪○因時興滅○玄陰凝○不昧其潔○太陽曜○不固其節○歡
豈我名○潔豈我貞○憑雲升降○從風飄零○值物賦象○任地班
形○素因遇立○污隨染成○縱心皓然○何慮何營○ 謝惠連雪賦
質輕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成輝○ 羊孚雪讚
家有趙王之璧○人懷漢帝之金○既藏牛而沒馬○又冰木而
凋林○已隤白登之指○實檜黃竹之心○ 劉璠雪賦
盛陽雨水溫煖而陽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盛
合蔡類語 法象部 卷二十九 霜露 三十九
寒雨雪凝滯而水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 劉向
五行
大臣擅法○則雨雹○
霹靂雹霰○數發刑誅○繁多之所生○ 蔡邕獨斷
雹者陰陽相搏之氣○沴氣也○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
害○ 性理

五行

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書經洪範

四者以聲言稼穡以德言也五行古發 色臭聲而備言味者以其切于民用也

五行蓋交相成者也○水火木金不得土○土不得四者○皆不能成○故一得五而成六○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水火木金成而土成矣○故得水之一得火之二得木之三得金之四而成十○河圖數解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前四疇乃皇極○之體○所以建○故配其生數○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後四疇乃皇極之用○所以成○故配其成數○天五生土○故配之以皇極○一二三四皆繇五數而成六七八九○是水火木金皆賴土而成○此皇極之所以爲八疇之極也○書大傳九疇解

六月日至○是故人有六多○六多○所以衡天地也○天道以九制○地利以八制○人道以六制○管子五行

陽生至六爲夏至陰生至六爲冬至陽至六爲純陽之 陰至六爲純陰之多六多日至南北二陰往來之衛

天衡也即黃赤黑三道

水○潛○故○蘊○爲○五○精○火○飛○故○達○爲○五○氣○木○茂○故○華○爲○五○色○金○堅○故○實○爲○五○聲○土○和○故○滋○爲○五○味○無愛道○愛者水也○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關尹子

木之爲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爲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木爲精○爲天○火爲神○爲地○木爲魂○爲人○金爲魄○爲物○唯土始終之○關尹子二柱

金木異任○水火殊事○陰陽不同○其爲民利一也○故異所以安○同也○同所以危○異也○呂子處方

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木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惟變化者○物莫能勝也○淮南子主術訓

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于土○土之於四時○無所不命者○

不與火分功名忠臣之義孝子之行也 董子五行對
木已生而火養之金已死而木藏之火樂木而養以陽水
赴金而喪以陰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
之行也
五行之隨各如其序五行之官各致其能是故木主生而
金主殺火主暑而水主寒使人必以其序官人必以其能
天之數也土居中央為天之潤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
美不可名以一時之事故五行而四時者土兼之也 董子

五行之義
物之初生其形皆水如金石之產其初亦乳一陽之氣一
日之時一年十二月冬至皆肇於子子水位天水生於陽
成於陰氣始動而陽生氣聚而靜則成水人之一身貪心
動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欲心動則精生
心一動而水生即天一生水之證神為氣主神動則氣隨
氣為冰母凝聚則水生 天原發微
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

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砂
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 桓子
上金下火金積水而為器火變生而為熟生熟稟氣於陰
陽革之於物物亦化焉 京子易傳
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
桓子問道篇
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土扶
又助衰歷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須土也五行之性火熱

水寒有溫水無寒火何明臣可為君君不可更為臣火太
陽精微人君之象尊常藏藏乎木者依乎仁也
天地之性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
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 班子白虎通
土生金以自輝金生水以自麗母子相養之義也水生木
以自枯木生火以自滅火生土以自灰父子相代之義也
土得水而潤金得木而利水得火而溫木得土而榮火得
金而瑩祖孫相報之義也水得土而有歸火得水而有正

金得火而能化木得金而成用土得木而著功君師相成之義也 備旨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〻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行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周禮春官

占候以星為主故曰掌天星日有薄蝕悖所月有盈虧朓朒側匿差有飛縮圜角變動無常而災祥應之九州皆有星土觀客星所犯屬何分野而妖祥可知亦星在木則火為相在火則土為相以順度失度分妖祥雲有

五色以二分二至日觀之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豐年降祲祥干國使人預知而備也十二風生干十二辰之位以時至則天地之氣和不和則乖〻則興別則[illegible]故命之以示人知所備為詔救政者告于王發修政以救之訪序事者謀訪天端所宜而次序其事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詩經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小雅十月之交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春秋隱公

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若著焉爾何用見
其中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其不曰恒星之隕何
我知恒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
則是雨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
之隕豈雨說哉
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
石也于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六鷁退飛
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鷁微有知

合纂類語　法象部　卷二十九　災祥　四十八

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
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
西狩獲麟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
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于中國也其不言有不
使麟不恒于中國也 穀梁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
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
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 禮記禮運

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
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射去其妖則國中潔淨如庭也閒殺而不見其形則以 日食時所造之弓月食時所造之失射之以陰陽至盛 之氣攻晴眛不測之妖也或妖神 憑于鳥獸則以救明之弓矢射之
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
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
而鎮陰也陽失而鎮陰川原必塞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
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

合纂類語　法象部　卷二十九　災祥　四十九

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
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
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 國語 幽王二年三川 伯陽父云云
春政不失五穀蘖初夏政不失甘雨時季夏政不失地無
節秋政不失人民昌冬政不失少疾喪五政不失百穀稚
熟日月光明 孝經鉤命訣
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
吉凶 關尹子二柱

星墜木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怪之可也
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
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
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物之已至者人祆則可
畏也荀子天論
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
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
乃畏之以威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

合纂類語法象部　卷二十九　災祥　五十

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
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故見天意者之於災
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為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教
我也聖主賢君尚樂受忠臣之諫而況受天譴也董子仁智
五行變當救之以德五行對
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太甚
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
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攻

之朱絲縈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所爲強禦也故變
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
繁露
神龍見微風雲之象也鳳凰來失尊戴之朱也麒麟出亡
國土之象也觀我之義禽不必義也以彼爲祥禽不必祥
也[illegible]丘子
王者之祥有三聖人爲上豐年次之鳳凰麒麟爲下而可
以爲祥可以爲妖者不與焉故凡物之殊形詭色而無益

合纂類語法象部　卷二十九　災祥　五十一

于民用者皆可以謂之祥可以謂之妖者也故先王之思
治其國也見一物之非常必省其政以爲祥歟則必自省
曰吾何德以來之若果有之則益勉其未至無則反躬自
勵畏其僭也畏其易福而爲禍也以爲妖歟則必自省曰
吾何戾以致之若果有之不待旦而改之無則夙夜祇惕
檢視聽之所不及畏其蔽也畏其有隱慝而人莫之知也
夫如是故祥不空來而妖虛其應郁離子
大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

動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
聽水旱之災隨類而至 匡衡日食疏
星辰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王者失道綱紀廢頓
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 谷永星隕對
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
皆日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
疾也 後漢鄭興日食疏
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

旦清風發群陰伏君以臨朝不奪于色日初出炎以陽君
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
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偷道則日失其度
晻昧亡光各有云爲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于
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
旦入爲妻妾役使所營 李尋災異對
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時故能致天
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

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 鍾離意上書
日月以若尊卑不易之象故其失行也微而少五行以示
政教從時之義故其失也著而多 一行傳
壽陽巳東皆是異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鴻足疆邦一朝
失睠憤嘆甚積々愛々成陰々積成雨々久成水故其域恆
濊也聲陽巳西皆是中國新平疆異美寶皆入志盈心滿
用長歎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 晉書表甯水旱說
卿雲似蓋晨映姚鄉甘露如珠朝華景霞芝房感德咸出

銅池莫莢伺辰無勞銀箭 梁書
周則陽武之魚乘空而鬪隋則鵲巢鷸帳火炎門闕豈唯
天道亦曰人妖祥眚星形於何不至必有神道裁成倚
伏一則以爲映壁一則以爲休徵故曰德勝不祥而義厭
不患是以聖王常由德義消伏災咎也 隋書五行志
竹帶兩竿共垂甘露青赤一氣同爲災星 琁估集
旱有三曰天旱國旱人旱曷爲天旱寒陽肆亢下土祇慎
雖六七歲黎民不饑曷爲國旱[illegible]道熾災德涸仁枯貪風

暴氣蒸爲時癘易爲人旱邦激其政吏賊其行千里人心
慘不爲陰夫天旱求諸仁〻洽而時豐國旱求諸德〻潤
而淳流人旱求諸政〻清而俗阜令貨遊于上刑黷于下
百姓焦愁結成恨易所謂人旱若也邦守不清其政而龍
斧而共可冀乎 盛均人旱解
鄭以龍云魯以麟弱惡在其爲祥也故蕢莢不足以瑞堯
慶雲不足以瑞舜洛書不足以瑞禹玄鳥不足以瑞湯鳴
鳳不足以瑞文白魚不足以瑞武君而堯舜禹湯文武瑞

也夫又何瑞矣 楊誠齋集
三代而上祥瑞在天下三代而下祥瑞在簡策非古之賤
祥瑞而不書也祥瑞滿天下而不勝書也非後世之多祥
瑞而何書也無中之有寡中之多而不能不書也噫簡策
無祥瑞祥瑞之至也治功之隆也簡策有祥瑞祥瑞之衰
也治功之薄也 宋濂溪集
善言天人若莫若舍天道之遠而言人事之近夫北山公
之蠡醫也先寢食而後鍼藥汾陰生之善巫也先人事而

後說卦別精于洪範箕子第取其皇極有建是已何必徵五
行也哉 斜書者

鬼耶 莊子外物

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見有鬼神祀之

古聖王必以鬼神爲賞賢而罰暴故賞必於祖而戮必於社 墨子明鬼

祥於鬼者義於人 義子人則鬼祐之

水西阜上有泉遇祠蓋懷道協靈受書天使愛結宿情傳芳後日 酈道元水經注

神者天之徒鬼者物之徒也惟人之初與天爲徒孰不具此神哉惟生之徒開閉之不謹而好惡之偏適從而嚴之也是故古之聖人開天之天而不開人之天閉人之實而不閉天之實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德生者陽明勝故識性用賊生者陰濁盛故物欲行識性用則歸于神物欲行則歸于鬼歸于神者與天爲徒歸于鬼者與人爲徒亦天地之理也 路史

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樂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主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 谷永論神

術正尚未崇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臣之惑如其無知怨之何益 班旋好對

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于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

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 後漢桓譚疏

有嘯于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鬼無聲有立于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鬼無形與聲安有氣然則怪而與民物接若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漠然無形與靜者鬼之常也民有許于天有遽於民有爽于物逆于倫而識于氣於是乎鬼有形于形有憑于聲以應之而下決禍焉皆民莫爲之也何爲物由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

乎無形與聲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于民也無恆○故有動于民而為禍○亦有動于民而為福○亦有動于民而莫之為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 韓愈原鬼

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為精氣者血脈也○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人無耳目則無所知○故聾盲之人比于草木○夫精氣去人○豈徒與無耳目同哉○朽則消亡○荒忽不見○故謂之鬼神○人見鬼神之形○故非死人之精也○何則○鬼神荒忽不見之名也○人死精神升天○骸骨歸土○故謂之鬼○鬼者歸也○神者荒忽無形者也○ 王充論衡

地道○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易經

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易經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坤卦

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 說卦 疏曰于帝言致役者坤臣乾君君之于臣役之而 乙于物言致養者坤母物子母之于子養之而已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 管子水地

地出雲為雨○起氣為風○風雨者地之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氣者○勤勞在地○名一歸于天 董子五行

泰山之上則封禪焉○培塿之側則生松柏○下生黍苗莞蒲○水生黿鼉鼈魚○民衣焉○食焉○家焉○死焉○地終不責德○故翟以地為仁○ 墨子

陰雖柔○順氣亦堅○剛為無邪氣也○ 京子易傳

土者氣之體○有土斯有氣○氣者水之母○有氣斯有水○風來氣散○水至氣凝○ 郭璞註爾雅

天道南陽而北陰朝廷君陽而臣陰地氣自北而南是臣朝君之義故天下治地氣自南而北是君從臣之義故天下亂 夏日[illegible]集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平衍氣仁高陵氣犯叢林氣躄故擇其所居居在高中之平下中之高則產好人 博物記

輿圖

冀州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書經 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帝上無所見出乎聚白以見其色之純壤以見其性之美錯雜也其錯出第二等者或地力年分之不齊也賦高于田者賦非壤出于田也

濟河惟兗州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墳土脉墳起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若天下等者以薄為正也

海岱惟青州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東至海西南距岱以為表儀濱海之土白墳為平地故可以明濱定賦廣斥為海濱之土故貢鹽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海物非一種故曰錯岱畎岱山之谷也怪異之石可為器用之飾萊山之夷可耕作牧畜也檿絲山桑之絲堅勒異常可中琴瑟之用供繒布之用

海岱及淮惟徐州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埴膩也漸進長也包叢生也

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

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

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擧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

韓北有鞏洛成皐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之劍戟。皆出于冥山棠谿墨陽合膊鄧師宛馮龍淵太阿。

魏南有鴻溝汝南昆陽召陵。東有淮潁煮棗。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

齊南有泰山。東有瑯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六博蹹鞠者。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

楚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　史記蘇秦列傳

秦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夫齊東有瑯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故此東西秦也。　史記田肯說高帝

左崤函。右隴蜀。關中之險也。西濁河。北渤海。三齊之險也。鄭之險在虎牢。蜀之險在劍閣。晉陽保障。趙之險也。表裏三河。晉之險也。吳之險。襟三江。而帶五湖。楚之險。城方城而池漢水。桀以覆而傾。憂非伊闕羊腸之外也。紂以殘而喪敗。非孟門大行之故也。　通考

人之言曰。南北有定勢。吳楚之脆弱。不足以爭衡于中原。任之說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穢。不可以久安于華夏。　辛棄疾自治論

今日中原之地其形易其勢重者山東是也不得山東則河北不可取不得河北則中原不可復山東之民勁勇而喜亂虜人有事常先窮山東之民天下有變而山東亦常首天下之禍　辛棄疾論戰

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繫然豈以為可久而無事也人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洩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係也　陳亮上孝宗書

考隋唐地理之廣狹戶口盈耗與其州縣廢置其盛衰治亂興亡可以見矣蓋自古為天下者務廣德而不務廣地德不足矣地雖廣莫能守也嗚呼盛極必衰雖曰勢使之然而殆忽驕滿常因盛大可不戒哉　唐書地理志

自封建變為郡縣有天下者漢隋唐宋為盛然幅幀之廣咸不逮元漢梗於北狄隋不能服東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則起朔漠併西域平西夏滅女真臣高麗

定南詔遂下江南而天下為一地大民眾後世伊于治安而不知詰戎兵慎封守積習委靡一旦有變而遂至于不可為嗚呼盛極而衰固其理也　元史地理志

渤海漲洋此天地之所以限東徼也惡溪沸海此天地之所以限南徼也陷河懸度之設乎西瀚海沙乎之設乎北此天地之所以遠西而制北者也激障霧於東維界黑水於南極泄流沙于西陲滅弱水于北濊此天地之所以界四維也　路史

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荊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　宋史趙鼎論地勢

天下之言守者則形勢而已矣形勢者以險為本嗟夫險未足以盡守之說也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劔閣天下之言險者無先也而子嬰降漢劉禪孫皓為魏晉之俘且夫雍梁之西荊揚之東非有變也金城核道之國警波愁濤之艱尤無慈也沛公禿合之卒不繁于襄時六國之衆也鄧艾王濬之徒又非白公曹公司馬懿之敵也而二君

束手就擒一姓之茅土盡爲喪國之社何也非其人也陳

止齋集

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故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遷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

蔡沈附年

輿地之有紀也自禹貢始也川山貢賦犂然具焉輿地之有圖也自禹鼎始也物形魑魅昭然晰焉

余一龍泉

三代以前天運王于西土而發棄東南故戎狄折北不支而豐鎬得以微偉當時帝王有作則利于西北而不利于東南秦漢而下天眷祐于東南而西北代以淩替故豐鎬析北不支而戎狄得以徼倖當時帝王有作則不利于西北而利于東南

治平畧

繇古以來西北以強勝而多失之亂東南以治隂而多失之弱則此風俗之各有失得也西北之政多以嚴致平東南之政多以寬羈治此則人民之各有失得也西北之人裕于防而患於饑東南之人苦于貧而足于食善治西北則足以富國善治東南則足以餘糧

長淮爲江淮之藩籬襄漢爲荊湖之屏蔽漢中爲巴蜀之門戶故知有長江之勢而不知爲守淮之計非知江之險者也知有荊襄之勢而不知爲襄漢之計非知荊湖之險者也知有巴蜀之勢而不知爲漢中之備非知巴蜀之險者也

夫江南所恃以固者長江也而四川之地據長江上遊而下臨吳楚其勢足以奪長江之險河北所恃以爲固者黃河也而陝西之地據黃河之上遊而下臨趙代其勢足以奪黃河之險

俱治平畧疆域編

山水

東方泰山尊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惟泰山乎故爲五岳之長南方衡山一名霍霍者萬物盛長垂枝布葉霍然而大西方華山華者華也萬物滋然變華於西方也北方恒山恒者常也萬物伏藏于北方有常也中央曰嵩嵩者高也詩云嵩高惟嶽峻極于天 風俗通

王者受命必封禪封者增高也禪者廣厚也皆刻石紀號著己之功績以自效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故增泰山之高以示報天禪梁父之阯以示報地 白虎通

泰山爲群岳之長一名天孫言爲天帝孫也主知人之福禍 通義

陰合陽故石凝爲山山之爲言宣也含澤布氣調五神也 春秋題詞

夫山生材用無私爲焉四方皆伐無私與焉出雲雨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饗 書大傳

艮爲山爲小石石陰中之陽陽中之陰陰精補陽故山含石石之爲言託也託立法也土精爲石石氣之核也氣之生石猶人筋絡之生爪牙也 春秋題詞

丘山以土石爲體其有銅鐵山之奇也銅鐵既奇或出金玉鴻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 王子超奇篇

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高 管子繫辭

山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 管子地數

崔嵬不崩賴彼峽岬 揚子太玄 當崩不崩以有岬足之峽岬也

包奇蘊以藏器蘊絕峯于青雲景陰則巖岫開鏡風生則芳林流芬嶺奇故神明鱗萃路絕故人跡自分 山賦 丈學辭塵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 管子

山不崩𡵂不竭與而
之擇故以卑王祈祭
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偏與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
所不及者死似仁其流行庳下倨句皆循其理似義其赴
百仞之谿不疑似勇淺者流行深淵不測似智綿弱而微
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
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槩似度[illegible]
川必觀焉 說苑
水者天地之包幕五行之始萬物之所繇生也 元命苞

地太柔之氣為水水為而而化物之走 皇極經世篇
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量
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
皆赴高己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
以為都居集于天地而藏于萬物產于金石集于諸生故
曰水神
水集于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為人而九竅五慮出焉
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

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重濁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
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
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
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
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
化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 管子水地
水之出于山而流入于海者命曰經水水別於他水入于
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溝一有水一無水者命曰谷

水水之出于他水溝流于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
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
可也 度地
水之道也深不可測大不可極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
不成
水之為物擊之無創射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利穿
金石功濟天下 備考
非水無以准萬里之平非水無以通遠道之重任 大傅

山者水之原水者山之委諸山皆發脈于崑崙本雖同而末則異諸水皆會歸于海本雖異而末則同所以山愈聳愈高而分則小水愈下愈大而合則多其勢然也

治平累

河海江漢

荊揚之水江漢爲大兗豫青齊之水河淮爲大江之源則自岷山而下歷沱澧東陂會而入於海淮之源則自桐柏而下歷泗濟沂汶之地排而入於海河之源則自積石而下歷華陰洛汭大陸之地頹而入於海漢之源則自嶓冢而而下歷三澨大別彭蠡之地决而入於海水條分則派而合併於冀豫之間者宜疏水洗發則通而沉滯於青兗之間者宜瀹水迅則鄣不停豬緩於荊州之間者宜決水別

則勢不援涸潰於徐揚之間者宜排水無所受則張有所受則弱莫大乎海而西北諸水滙焉莫大乎江而東南諸水滙焉故宜注也

蕭務

河源發于崑崙積石乃其見處禹道積石遵之由積石北行又東至梁山乃折而南三千里而至龍門龍門而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極于華陰即爲雍之西河記其自南而東則繇華陰一折而至砥柱東而又東至於孟津自孟津又東過於洛汭自洛汭至于大伾之山始極焉即爲

發之南河又記其自東而北則繇大伾而北過洚水又北至于大陸北而又北始播爲九河河則爲兗之東河又復合爲一流名曰逆河而入於海而河流於是乎絡矣 九河考

黃河自昔爲中國患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間有泉百泓匯而爲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名流出復瀦曰哈剌海東出曰赤賓河東北流爲九渡河其水猶清騎可涉也貫山中行出西戎之都會曰合納憐河所謂細黃河也水流已濁繞崑崙之南折而東注復繞崑崙之北至積石經河州過臨洮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北繞朔方北地上郡而東經三受降城豐東勝州折而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集津爲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乎懷約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磯以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蹟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三二千里恆被其害 宋史河渠志

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名曰百谷王 博物志

九四海通謂之稗海稗海外復有大瀛海環之 十洲記

濟源多伏流至王屋山下始見焉自其見處瀦之自沇而下則伏矣及其東流爲濟濟乃沇之既復而見者也一見之後遂西南入於河又伏於地矣既入於河復潛行絕河南溢爲滎是又一見也既溢之後又伏於地乃復東出于陶丘北東而又東則至於菏澤既至於此則常見而不復伏繇是東北會于汶又自東北而入於海而濟水於是終矣 禹貢說

漯者即濟水泛溢瀉漯無涯同名曰漯非漯自漯也二水至東北與汶水合流而入海 圖考

江之源出於岷山其大如甕口其流可以濫觴順沿而下控諸群荊廣袤數千里方舟然後可以濟此無他故所受托下流者非一壑也 子華子

江水發源於岷山禹至岷山導之東別支流爲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又東行迤還與漢相會共滙爲彭蠡而東出彭蠡爲中江而入海而江水於是終矣 禹貢說

岷江為大江。至九江為中江。至徐陵為北江。蓋一源而三目也。 漢書

江公也。諸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 范文

江貢也。所出珍物可獻貢也。 風俗通

汝水出河南汝寧縣上蔡西平汝陽入淮 廣輿記

漢之源為漾。發源于嶓冢山。禹自嶓冢導漾之。東流至武都。則為漢水。又東至武當則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之山。南入於江。於是江漢合流。匯澤為彭蠡。東流為北

今古奇書 法家部 [illegible] 八十四

江。而入海。而漢水於是乎終。

江漢皆發源於梁。經流于荊。入海。[illegible]揚自大別山下。江漢合流。至入海之處。又分流為淞江婁江東江。其實三江之源原一也。

淮水出胎簪山。至桐柏之間。始大。禹自桐柏導之。繇是東會于泗沂。東至揚州之地。入於海。而淮水於是乎終。

沂水出艾山西南。而入于泗。泗水出陪尾東南。而淮源發于豫。會泗沂于徐。入海于揚。 禹貢疏

卷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卷三十

博物部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卷三十

錢江魯重民孔式輯　門人馬士斐文起　校

博物部

物理

有物之大○莫如天地○天有至粹○地有至精○人類得之○則為明聖○飛類得之○則為鸞鳳○走類得之○則為麒麟○介類得之○則為龜龍○草類得之○則為芝蘭○木類得之○則為松栢○石類得之○則為金玉○萬物莫不以其類而有得者焉○大戴記

非○本○非○標◗非○機○非○煇◗壤○非○土○不○高◗氷○非○水○不○流○汲冢周書

木之伐也○而木為斧◗賊難而起○自近者○二人同術○誰昭誰睽○二虎同穴○誰死誰生○故虎之猛也○而陷于獲○人之智也◗而陷于詐○

萬物之所生也○性于從○萬物之所反也○性于同○

海之大也○而魚何為可得○山之深也○虎豹貔貅何為可服○人智之邃也◗奚為可測○跂動噦息○而奚為可牧○玉石之堅也○奚可刻◗陰陽之號也○孰使之◗牝牡之合也○孰交之○

欲伐而不得生斧柯欲烏而不得生網羅欲彼天下安生
為 淑家用書視解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埶成之
一為萬物作案 著之純以成之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
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老子
天一地二人三三三為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
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奇主辰辰為月月主

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
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
四十五五為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為
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
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而生
其餘各從其類矣
日從一而生陽數奇也其數至十而終自甲至癸各具五行二偶也以從奇辰者時也陽生于子自子至亥爲十二當月之數

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
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毅而
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
家語
泥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 子華子
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善遊者溺善騎者墮
各以所好反自為禍 文子
物有損于彼者盈于此成于此者虧于彼凡一氣不頓進

一盈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 列子天瑞
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置杯水于坳堂之上
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
則其負大翼也無力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
春秋
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庖人雖不
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聲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瞽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莊子
逍遙遊
井鼃不可以語于海者拘于虛也夏蟲不可以語于冰者
篤于時也曲士不可以語于道者束于教也
萬物皆出于機皆入于機
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
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
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
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
熱焉則上于外供以焉 窮有念則無燃故附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
絯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莊子外物
夫物之始也傾傾至其有也錄錄至其成形端端王王勿
損弗益幼少隨足以從師俗母易天生母散天樸自若則
清動之則濁
之沉之出卯以得乎既府以從壬後 柄傾未亞之乾錄錄未然殺乎常

不挺生于弗聽賤生于無所用中河失船一壺千金貴賤
無常時使物然學問
敕鳶墜乎千仞之谿乃始翱翔而成其容牛馬墜焉碎而
無形繇是觀之大者不便重者創深天權
昔之得道以立至今不遷者四時泰山是也其得道以危
至今不可安者參嶸壇谿森木降風是也其得道以生至
今不亡者日月星辰是也其得道以亡至今不存者參葉
遇霜朝露遭日是也鶡冠子能天
釜椀之於量也不能以容於所不受尋墨之於度也不能
以及于所不至釣天廣樂飛鳥過而不止崇楹績拱搽梲
逃焉且負動而方息所性不同也火炎而水流習使之然
也子華子
夏不衣裘非愛裘也煖有餘也冬不用翣非愛翣也清有
餘也呂子有度
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積則光燄不博禮義不加
乎國家則功名不白

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陰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 韓子外傳

夫萍樹根于水木樹根于土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圓者常轉窾者主浮自然之勢也 淮南子原道訓

厲利劍者必以柔砥擊鐘磬者必以濡木轂強必以弱輻兩堅不能相和兩強不能相服故梧桐斷角馬氂切玉 淮南

凡物有所施之無小不可為無所用之碧瑜糞土也 淮南子繆稱訓

天下莫憎于膠漆而莫愛于冰炭膠漆相賊冰炭相息也

禹錯日用而不足貴周鼎不爨而不可賤物固有以不用而為有用者 說山訓

草木之發若蒸氣禽獸之歸若流泉飛鳥之歸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

佐祭者得嘗救鬪者得傷蔭不祥之木為雷電所擊 淮南子說林訓

地之磽者雖有美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 賈子至言

凡天地之物衆以其泰而生厭于其勝而死春之所生而不得過秋秋之所生而不得過夏天之數也

天無所言而意以物物不與群物同時而生死者必深察之是天所告人也故薺成告之甘荼成告之苦也 董子天

高山之巔無美木傷于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于多陰也 劉子說苑

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為人不祥

響不辭聲鑑不辭形 劉子新序

藏不滿盜不竊藏滿盜竊還自損也 太玄積

信道致誠誠道致信其動也日造其所無而好其所新其靜也日減其所有損其所成 玄攡

水其寒乎火其炎乎石其沉乎羽其浮乎然驟山有溫泉蕭丘有寒火南海有浮石弱澗有沉羽名不可紀而化不

可窮　劉子

衆庶馮生，其不肖也甚矣。資其力者，力壯則侮之；稟其智者，智繁則崇之。競其才伎，取諸美好，率因便而求，多元化有知，亦自悔其作倆。晉盧子廣化篇

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陸子演連珠

物無專美，配禍為福；情有軌機，緣恩出怨。達士悟而廉取，貪夫眛而無厭。王子演連珠

背源之水，不能揚長流以東漸；非時之華，不能稽榑落于冰霜。抱朴子

游雲無質，故五色含焉；明鏡無瑕，故萬物東焉。莽丘子

麟不吠守，鳳不司晨，騰黃不引犁，尸祝不治庖。抱朴子

羽翼美者傷其生，枝葉茂者害其根，能兩美者天下無之。文子

夫能知之也，凡石生光氣，不能知之也，金玉無澗色。

海與山爭水，海必得之。愼子

養魚沸鬻之中，棲鳥[illegible]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劉[illegible]錢議

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漢書

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然而桂親，豈逢害而莖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晉書

智出乎身，理無或困；聲係乎物，才有必窮。故凌波之羽，不能自浪；盈岫之木，無以輟風。南齊書劉祥傳

道不恆夷，運無常泰。梁書

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枚乘諫吳王

致資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後漢翟酺外戚疏

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萬石之鐘，不以莛撞起音。三國志杜襲對

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榮之草，夕而零落；松柏

之茂陰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句
對泰客知武于擊之惡共捲人也三國志王昶戒子書
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棠臨年共悅齊書王融表
夫崑峯積玉光澤者前毀瑤山叢桂芳茂者先折北齊書
祖鴻勳與楊休之
物之順也雖異質而成功事之違也亦同形而罕用是以
舟浮檝舉可濟千里之川轅引輪停不越一毫之地故知
物靜相循易為務曲直相反難為功唐太宗賜蕭瑀詔

合纂類語　博物部　卷三十　物理　十

居能之伎非曰不倚時無所用莫若履犄作倆之工非曰
可資時有所用貴于斷輪罔涉于川其時在風泌之若古
泝之若凶同藕于野其時在澤伊種之利乃穆之厄書
劉禹錫何卜賦
蘭滋九畹珠媚重淵無脛以自至無舌以自宣至其流光
晶出郁烈則人亦莫得而棄捐也元史黃溍答客問
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天祿閣外史
良田雖美而稼不獨茂卜宅雖吉而功不獨成嵇中散集

華落向本故曰歸華葉下離枝故曰別葉李善文選注
禹也不可以枉事焉也不可使守閤佩玉長裾不利走趨
祇繫其逢不繫巧愚韓愈王評事墓志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
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
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
後言其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
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擇其善鳴者

合纂類語　博物部　卷三十　物理　十一

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
之于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
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其必有不得
其平者乎送孟東野序
子之前日泰宴之華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蕭葭之霜也凡
人性唯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為貴張耒選
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
秦少章

樹樹異風人人異心不可以一槩量故毫毛得水則生羽
翮得水則死 太平御覽
萬物生于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槩謂有心然後有知
乎則鍋無心謂凡動物皆有心則水亦動物也人獸生而
有知死則無知矣蓍龜生而無知死然後有知也是皆不
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 歐陽修怪竹
珠凡之珍雀不析辨也盒爲之貴魚不求言也 宋祁筆記
凡物有其濁者視之則清者爲清有其實者視之則虛者

爲虛故清者以濁爲污而虛者以實爲礙然而皆非物之
正也蓋物無不清亦無不虛者雖泥塗之渾而至清存焉
雖山石之堅而至虛存焉夫惟清濁一觀而虛實同體然
後與物無匹而至清且虛者出矣 蘇轍集
陽交于陰而生蹄角之類剛交于柔而生根荄之類陰交
于陽而生羽翼之類柔交于剛而生枝幹之類天交于地
地交于天故有羽而走者足而騰者草中有木木中有草
也各以類而推之則生物之類不過數矣

天地間正氣生者常少繁氣生者常多故人止生一而獸
生二三禽又倍之蟲又倍之自然之理也 邵堯夫皇極經
世篇
有轉大木于河游者前呼與譟後皆應之木翻然如馳焉
當是時也即有齊謳郢調吳歈越吟與夫激羽流商之奏
截雲下塵之曲悉末之用矣以此唉以爲後言無當而繁
華洪實 王維楨集
火附薪爲光而滅薪無用物之迹鑑肖人面而不爲人面

有守器之鹹 倪元璐集
地性素濡石性素堅豈復有人造堅濡耶 竺佛念出曜經
以鏡燭物有形者畢現以灰濯物不潔者皆鮮 玉皇本行
經

愛物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正性命是物與无妄安也先王茂對天時育養萬物使各得其宜焉）易經无妄

彼茁者葭○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諸侯承文王之化仁民之餘及于庶類春田之際草木茂禽獸多詩人嘆其仁心自然真騶虞矣）詩召南騶虞

焚咸丘○春秋（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也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禮檀弓（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云云）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王制（獺祭魚季春也魚陰物其氣隨陽而上故于季春取之 豺祭獸季秋也獸陽物其氣隨陰而成故于季秋取之 十時序廣仁意也 希咄田之禮順）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周禮地官（虞度也度知山之大小及所生也厲界也別其地以限 之然後命其人以守之設其法以禁之陽木生山南斬 以仲冬砍其濡也陰木生山北斬以仲夏欲其堅也服 車林耜農器季雅也用季林取其柔也斬木以時必限 以爪恐遇形 而董其山也）

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于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于是乎禁罝羅○矠魚鼈以為夏犒○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于是乎禁罝麗○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麇○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國語（宣公濫于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云云公藏其罟師存曰藏罟不如寘里革于側之使不忘也）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為錯。小雅鶴鳴

鶴鳴在淵在渚說理之不可拘無定在也

夫鳳凰之文。前德義。後自昌。鶡子

關雎興于鳥。而君子取之。美其雌雄之有別。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家語

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祈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鳳皇者。鶉火之禽。陽之精也。麒麟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

今類纂要　博物部　卷三　禽鳥　十六

萬民者。德之精也。德能致之。其精畢至。鶡冠子

紀消子為周王養鬭雞。十日曰。方虛憍而恃氣。又十日曰。猶應影響。又十日曰。猶疾視而盛氣。又十日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列子

翬翟備色。翱翥百步。肌豐而力沉也。鷹隼之來。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劉子文心雕龍

雁從風而飛。以愛氣力。御蘆而飛。以避繒繳。淮南子

關雎以義鳴其雄。鹿鳴以仁求其群。陸子

陵虛之鳥。愛其清高。不顧江漢之魚。淵沼之魚。樂其濡滋。不易騰風之鳥。肉性異而分不同也。三國志管輅對

雉。耿介之鳥。雄者分地而棲。入其界者搏擊之。雉飛以太。故討犬曰雄。少昊氏以鳥名官。五雉為五一正。大戴記

黃帝即位。宇內和平。唯思鳳象。召天老而問之。對曰。夫鳳象。鴻前而麟後。蛇頸而魚尾。鸛顙而鴛顋。龍文而龜背。燕頷而雞喙。五色備舉。出東方君子之國。見則天下安寧。惟

今類纂要　博物部　卷三　禽鳥　十七

鳳為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没身居之 韓詩外傳

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為之長 山書

聖人不能自免于厄而鳳麟獨能自全于世是偽欺之椽賢于聖人也 王子

伍舉曰有一大鳥集楚國之庭三年不飛亦不鳴此何鳥也 莊王曰此鳥不飛飛則沖天不鳴鳴則驚人 吳越春秋

今夫鴻鵠高飛沖天一舉千里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上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毳毛也 固桑去晉對晉平公

鴻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惟有羽翼故是能通其意于天下乎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鳥之有羽翼也 管子桓公見飛鴻而嘆

黃雀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遊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遊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齧菱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盧治其矰繳將加己于百仞之上折清風而抎矣故晝遊乎江河夕調乎鼎鼐 莊辛幸臣論

魏侯好鶴豈伯愛鴈 魏書

鴻雁有羽儀故大夫執以為贄 禮記

倉庚知分鳴缺知至故陽氣分而倉庚鳴可蠶之候也陰氣至而知鳴可績之候也 詩疏

黃鵠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識天地之盈虛 楚詞

散幽徑以聆物偉胎化之仙禽鍾浮曠之藻質抱清迥之明心精蓮壺而翱翰望崑閬而揚音睛含丹而星曜頂凝紫而煙華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入衛國而乘軒出吳都而傾市守騶恭于千齡結長悲于萬里 鮑昭舞鶴賦

初指坤天之鶴遠言拂日之烏望有塵埃謂翔形而載飾
德無音響疑避影以御蘆 楊容鶴賦
麒麟鳳皇固守內之不常有也然一鳴而六與作一出而
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 歐陽玄贊劉因
夫雞平頭戴冠者文也足傳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
也見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雖有五德猶日
瀹而食之以其所從來近也 外傳
風應節而變變不失時雞時至而鳴與風相應也 易[illegible]九家

鳧雁去來因鷗鴨于多少鶩魚上下皆自適于飛潛 歐文忠集
奔蜂不能化藿蠋而能化螟蛉越雞不能伏鵠卵而魯雞
能伏藿蠋與螟蛉俱蟲也越雞與魯雞同禽也然化與不
化伏與不伏者藿蠋成越雞小也故智小不可以謀大德
狭不可以處廣 劉子
彗星横天鯨魚死浪鵠鳴于邑賢士見放 郭璞山海經圖贊
飛鳥以翼帶毛則髮廢多任少沛然有餘輪建于轂至用
在無 肖鳥贊
校以勁翮意不群飛資其利嘴義在鮮食生有自然之權
用無可抑之勢古之言武士法吏春名比義者以其猛若
郅都飛若李廣婁質于所事報功于所養不憚摧異以鷙
勇不立數枝以鷹御是鳥也擬議不亦宜乎 張九齡鷹鶻贊

獸畜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易廣八卦

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為之長 山經

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于廐無事則委之以芻有事乃予之以叡言愛國用也 鄭氏箋詩

伯樂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若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有九方皋此其于馬非臣之下也穆公使行求馬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悅曰若皋之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illegible]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illegible]其所不視若皋之相馬乃有貴于馬者也馬至果[illegible]馬也

夫養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 列子

豐狐文豹棲于山林處于巖穴靜也不免于網羅之患其皮為之災也

管仲從桓公伐孤竹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知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以管仲之聖至于所不知不難師于老馬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知不亦過乎 韓非子

獬一角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獄以罪疑者以羊觸之

夫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以冬見陽蟲以夏出出應其氣氣動其類參伐以冬出心尾以夏見參伐則虎星心尾則龍象 王子論衡

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為之不采 淮南子

鹿形似馬而迅于馬財形似犬而健于犬國有千金之馬無千金之鹿家有千金之犬而無千金之財以犬馬有用而財鹿無用也

馭唯馬類實畜之英騰髦驤首噓天雷鳴氣無不達吞虎

辟○兵○郭璞山海經圖贊
鹿之為物○善○援○其○類○至應猶出于天性○故聘禮取馬○禮書
獸之般般○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史記司馬相如傳
始皇議欲大苑囿優旃曰善○多縱禽獸于其中○寇從○東○方○
來使○麋○鹿○觸○之○足○矣○史記滑稽傳
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
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漢書馬援進銅馬表
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後書班固兩都賦

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
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患○咎○在○殘○吏○而勤勞張捕○非憂恤
之本也○漢書宋均下縣令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于詩○書于春秋○雜出于傳記百家之
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于家○不
常有于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
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
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

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哉然○麟○之○出○必
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
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
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韓愈獲麟解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
雖有名馬○祇辱于奴隸人之手○駢死于○槽櫪之○間○不○以○千○
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日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
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

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
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
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識○馬○也○韓愈雜說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于天下伯
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群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
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焉○苟無
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送温處士序
麟擇土而後踐○位平而後處○紛○芳○其○有○質○文○也幽○間○則○循○

鱗介

乃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 禮記月令

鱗蟲三百六十而龍爲之長○介蟲三百六十○而龜爲之長○ 山書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于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春釁龜○ 周禮

堯沈璧于洛○玄龜負書出○背上有赤文○綠字○ 尚書傳

楚子公將朝食指動謂子家曰他日食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黿羹○子公笑○公問之具以告○公召之獨弗與也○子公怒○染其指○嘗之○而出○遂弑靈公○ 左傳

伏闇而能存○而能亡者○龜與龍是也○龜生于水○發之于火○于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龍生于水○被五色而遊○故神○欲小則如蠶蠋○欲大則函天地○欲上則凌于雲氣○欲下則入于深泉○變化無日上下無時○謂之神○ 管子水地

神龜能見夢于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莊子外物

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莊子

蛟龍伏潛于川○而剖卵于陵○其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化者○形精之至也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也○萬物羽毛鱗介皆祖于龍○羽嘉生飛龍○毛精生應龍○介蟲生蛟龍○介潭生先龍○ 淮南子小說

物以感應○亦不數動○壯士挺劍○氣激○白虹○鯨魚潛淵○出則邑悚○ 郭璞山海經圖贊

靈龜者○玄文五色○神靈之精也○上陰法天○下平法地○能見存亡○明于吉凶王者不偏黨○尊耆者則見○ 廣雅

黿爲鱉雄○故黿鳴而鱉應○一名河伯使者○據洲渚而擊棄流○具珊然之質○蛟目以行○鱉水居陸生○蛟○自○光○[illegible]○轉○潮首東向○夕首西向○ 爾雅翼

鼉名土龍、能橫飛不能上騰、抱跚然之質、隨月以運、吐霧致雨、善攻碕岸、性嗜睡、宵鳴如桴鼓、故詩曰、鼉鼓逢逢　博物志

禹濟巨海、黿鼉為梁　拾遺記

龍能變水、人能變天　變化論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于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則雲從之矣　韓愈雜說

天池之濱、大江之濆、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獱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

也、自負其異于衆也、且曰、爛死于泥沙、吾寧樂之、若俯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　韓文

珊瑚中采齊而協肆奏博遯偷仰若泳泗羣賢之交集風上積靜挺然獨立不撓不屈悅慶延羣后諸冕正笏而列于堂陛之側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媿于其名

王陽明集

木之枝土之所成木之幹石之所成土石靜而隨陰故不易木之葉水之所成木之花火之所成水火動而隨陽故易

邵堯夫皇極經世篇

菜者采也君子之所采也或謂之蔬蔬也者號也食梁肉者所號也君子所采而食梁肉者號之或亦可以裕我矣

劉基菜窩說

厥包橘柚奇者維甘朱實金鮮葉倩翠藍靈均是詠以為美談

郭璞山海經圖贊

三珠所生赤水之際翹葉栢竦美壯若彗濯彩丹波自相霞映

三珠樹贊

合蔡類語卷三十終

列聖

太祖高皇帝

廟諱元璋建元洪武在位三十一年加建文四年共

三十五年壽七十二歲葬孝陵

成祖文皇帝

廟諱棣建元永樂在位二十二年葬長陵

仁宗昭皇帝

廟諱高熾建元洪熙在位一年葬獻陵

宣宗章皇帝

廟諱瞻基建元宣德在位十年葬景陵

英宗睿皇帝

廟諱祁鎮建元正統在位十四年北狩後復辟建元

天順八年共在位二十二年葬裕陵

景皇帝

廟諱祁鈺初封郕王英宗北狩而立建元景泰在位

七年

憲宗純皇帝

廟諱見深建元成化在位二十三年葬茂陵

孝宗敬皇帝

廟諱祐樘建元弘治在位一十八年葬泰陵

武宗毅皇帝

廟諱厚照建元正德在位一十六年葬康陵

世宗肅皇帝

廟諱厚熜建元嘉靖在位四十五年葬永陵

穆宗莊皇帝

廟諱載垕建元隆慶在位六年葬昭陵

神宗顯皇帝

廟諱翊鈞建元萬曆在位四十八年葬慶陵

光宗貞皇帝

廟諱常洛建元泰昌在位一月葬定陵

熹宗悊皇帝

廟諱由校建元天啓在位七年葬德陵

思宗烈皇帝

廟諱由檢建元崇禎在位十七年塟　陵

今上皇帝

御諱由菘建元弘光在位萬々歲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卷三十一 附書紀

國朝典籍

太祖高皇帝

皇明祖訓

儲君昭鑒錄

臣戒錄

武臣戒錄

寶訓

實錄

御政記

存心錄

省躬錄

醒貪錄

精誠錄

成祖文皇帝

文華寶鑑

寶訓六
聖政記
仁宗皇帝
寶訓
文集
宣宗皇帝
帝訓
寶訓

[illegible]鑑
英宗皇帝
五倫書
寶訓
景皇帝
勤政要典
憲宗皇帝
文華大訓

寶訓
孝宗皇帝
寶訓
睿宗皇帝
寶訓
世宗皇帝
注程頤四箴
宸翰錄

寶訓
明倫大典
穆宗皇帝
寶訓
神宗皇帝
寶訓
貞宗皇帝
寶訓

熹宗皇帝

寶訓

皇明大政紀

皇明實錄

皇明從信錄

國朝捷錄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卷三十一

列聖謨訓

太祖高皇帝

建文君

成祖文皇帝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

英宗睿皇帝

景皇帝

憲宗純皇帝

孝宗敬皇帝

武宗毅皇帝

世宗肅皇帝

穆宗莊皇帝

神宗顯皇帝

宗貞皇帝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卷三十一

錢塘 臣 魯重民
馮士斐 恭輯

列聖謨訓

太祖高皇帝聖謨

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矣。漢無外戚閹寺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于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于私愛，惟賢是用，苟紀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近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于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著書以示子孫，亦社稷無窮之利也。聖政記 ○ 君道

譬如盧扁不施藥石疾不自瘳匠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若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也 皇明寶錄○君道

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公心以待之 通紀○君道

人心對越上帝毫髮不誠怠心必乘其機瞬息不敬私欲必於其際夫動天地感鬼神惟誠與敬耳人莫不以天之高遠鬼神幽隱而有忽心然天雖高所鑒甚邇鬼神雖幽

所臨則顯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則吾心之誠敬自不容于少忽 文華寶訓○害天

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 文華寶訓○害天

度天下者當以天下爲憂處一國者當以一國爲憂處一家者當以一家爲憂 五倫書○憂勤

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知治天下者無逸而後可逸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待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臥不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爲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祇畏天命不敢故耳 大政記○憂勤

我思功未服于天下德未孚于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塗尚梗各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有歸察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稱尊志驕氣盈卒致亡滅吾豈得

更自踰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 正帝位諭○厥紋

凡政事設必欲有利于天下可貽後世一令之善四海從福一不善無窮之禍 聖政記○詔令

天道微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失行旱潦不時乖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爲君人者之儆戒令宜體此下修人事上合天

道豈特爲人上者當急爲人臣者亦當修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爲格天之本 聽許存仁講洪範篇○徵應

藻率雜佩爲身之容恭遜溫良爲德之容見于外者可以知其內也古之君子趨蹌有節升降有數周旋跬步而不違于規矩者由其德充于內而著于外也所以器識高明而善道日增惡行不見而邪僻益遠己德既修自然服人賢者爲進而不肖者自去能修德進賢則天下國家未有不治不務此者鮮不取敗夫貨財聲色爲戕德之斧斤讒諂佞諛乃杜賢之荊棘當拒之如虎狼畏之如蛇虺苟溺于華好則必爲其所陷矣 諭太子修德進賢之道○聖學

朕著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爲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紬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苟作聰明亂舊章則違祖訓矣 皇朝實錄○作述

商彝周鼎非重器也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有鼎彝尚知

寶愛太子承主器之重豈得不寶愛之乎寶愛之若必擇端人正士以爲輔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不通款行自然漸漬以成其德若惟委之于便嬖近習是置重器于奩而不寶愛之矣 諭東宮官○訓儲

古者宮不必備惟其賢朕以廷臣有才望勳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常慮廷臣與宮僚有不相合遂成嫌隙或生姦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爲明鑒朕令立此與朕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無相搆之患也 不專建東宮官諭○儲訓

令東宮官取廷臣勳德老成者兼其職者成皆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 諭東宮官○儲訓

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先始于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不可使預政事至嬪嬙之屬不過備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恐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宮闈政由內出未

者不爲禍本者夫內惑嬖人甚于鴆毒惟明主能察于未
然其他鮮不爲所惑 命婦女誡諭○蘇家
致治在乎善俗善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爲君
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墮爲小人令太學中年長學優者宜
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人才可興 選國
子生分教北方諭○立教
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質實不華誠可爲千萬世法漢
魏之間猶爲近古晉宋間文體日衰駢麗綺靡而古法蕩

然矣宋名儒輩出雖欲變之而卒未能近時詔誥章表
之類仍循舊習朕嘗厭其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爲浮文
所蔽其自今凡詔諭臣下之辭須宜遵古以革弊習中外
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方爲典雅 令儒臣擇唐
宋表箋可爲法者諭○文章
三王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
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見而武帝
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闡明聖賢之學又有功

于後世吾每于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
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眞萬世之師也
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經籍
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
菽粟布帛則無以爲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
方自兵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而無講明何由
知道今以五經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知學則道興小
人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未必不本于此 頒五經四書
于北方學校諭○經籍

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于當時是非公于後世故有
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殆將百年
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朕于先
王之道酣溺胡虜之俗制度疏闊禮樂無聞其間君往
雖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爾
等纂修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
修元史諭○史學

卿等爲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宜協心爲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 即吳王位諭

不可僭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僭者賞予然賞不可濫 大政記 治道

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于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文武兼

合纂類語　列聖謨訓　卷三十一　太祖　八

用賢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隆盛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行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爲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 定文武科取士之法詔

○選舉

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之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耄而棄之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若六十以下者則于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 舉明經修行之士詔 ○選舉

久任之道當嚴于簡擇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當專于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賢者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必生奸也是任人爲難 與學士朱善論次

任○用人

合纂類語　列聖謨訓　卷三十一　太祖　九

三代之上士之學者文武兼備故措之于用無[illegible]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者乎即以太公之鷹揚[illegible]授丹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于後世武學專講韜畧不習經訓專習干戈不閑俎豆拘于一藝之偏之陋哉今又欲循舊用武舉立武學甚無謂也

皇明實錄 ○選舉

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失其人則鰥官曠職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

平以辨賢否無但碌碌取充位而已也 諭吏部 ○ 前人
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于求賢若高宗之
于傅說文王之于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
于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鵠之能遠
擧者爲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鬣也人
君之能致治者爲其有賢人而爲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
無德行文藝之足稱者宜令有司採擧備禮遣送至京朕
將任用之以圖至治 求賢詔 ○ 賢才

自古賢明之君有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于
已未聞近習嬖侍得預謀者況閹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
目接耳目其小喜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使僻專恣其
體懲也苟一爲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
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故立法寺
人不過侍奉灑掃不干預政事 內使言及政事 上怒責
一之 回諭羣臣 ○ 宦寺
四民之中士爲最貴民爲最勞士之最貴者何讀聖賢之
書明聖賢之道出爲君用坐享天祿農之最勞者何當春
之時雞鳴而起驅牛負耒而耕及苗既種又須耘耨炎而
赤日形體憔悴及至秋成輸官之外所餘無幾一或水旱
蟲蝗則擧家遑遑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艱至
有刻剝而虐害之無人心甚矣 頒醒貪簡要錄 ○ 臨民
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歎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
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民皆事我者
不知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寖薄所以然者只爲視民

輕也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呼喚離散不難矣惟能以
民與己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
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 諭翰林學士宋訥 ○ 臨民
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斷可謂極陋然于古之上稱
德者必以堯爲首後世競爲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
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
是寶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彫巧以殫天下之力也
新殿成諭省臣 ○ 節儉

衰亂之原由于驕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逸樂者易侈
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
者未有不亡 論前代興亡○與亡
學校之弊至元極矣使先王衣冠禮義之教混為夷狄上
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之設名有實亡況兵變以來人
習戰鬪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朕謂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
化之道學校為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
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

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汚染之習 命天下立學校諭
○學八
朕觀歷代賢君事神之道罔不祇肅故百靈效祉休徵類
應及今衰世之君罔知攸敬違天慢神非惟感災召譴而
國之禍亂亦繇是致朕惟為懼每臨祭必誠必敬惟恐未
至故命卿等編此書欲示鑒戒夫水可以鑒形古可以鑒
今是編所以 鑑善惡豈惟行之予今俾子孫永為法守
存心錄成諭諸儒臣○祭義

欲財用之不竭國家之常經鬼神之常享必也務農乎故
后稷樹藝稼穡而生民之詩作成王播厥五穀而噫嘻之
頌興古者天子籍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饎膳自經喪亂
其禮已廢上無以教下無以勸其命來春舉行耕籍田 諭
廷臣○耕籍
尚齒所以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莫不以齒為尚
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于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
平 諭行養老之禮○養老

治國以得賢為先賢者天下之望也然布衣之士新授以
政必有以養其廉恥而後可以責其成功洪範曰凡厥正
人既富方穀此古人美意也 徵天下賢才諭○爵賞
今各官來朝宜課殿最為三等以稱職而無過者為上賜
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不稱職者為
下不預宴序立于朝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
諭吏部考績○考課
民之為惡譬如衣之積垢加之浣濯則可以復潔汙染之

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新夫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爲術也淺矣且求生于重典是猶索魚于釜欲其得活難矣故月從輕與雖不求其生自然死之道 諭中書省臣罪無連坐 刑法

爲君恤民所重者兵與刑耳濫刑者陷人于無辜黷兵者驅人于死地有國者所當深戒也 觀大學衍義諭侍臣 刑法

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併起生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耳汝宜各守職業無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爲汝除之 入金陵

諭父老詔 征伐

克敵者必以成功爲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爲務 諭將佐 將帥

御製諭武臣勅凡八條一曰守邊之將以撫軍以恩二曰邊境城隍務宜高深三曰修築城池葺理以嚴四曰操練軍士習于閑暇五曰軍士頓舍勤于點視六曰體念軍士毋

以加害七曰事機之會同僚盡心八曰沿海衛所嚴于保障 通記 將帥

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徐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恐其輕敵耳身爲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 諭諸將 將帥

將必擇有識有謀有仁有勇者有識能察機于未形有謀能制勝于未動有仁能得士有勇能摧堅破銳兼是四者庶可成功而亦在人君任之何如耳 論武事 將帥

戰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于古哉朕嘗親矢石觀戰陣之事關閫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論古法耶 與劉基論戰 兵畧

自古重邊防邊安則中國無事而四夷可以坐制若邊防不嚴即入為寇待其入寇而後防之則塞上之民必然受

害故常令邊將服爲之備常存戒心雖不見敵常若敵臨
則不至有失矣 命中山侯備邊前邊防
理財之道莫先于衆事故命爾岐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
乾果不病涼務在蓄洩得宜大祇誤官爲民非以病民若
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于民而反
害之則非付任之意 以康茂才爲管田使諭農桑
人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敗者先王之
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

什一之制淫涵巧之伎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
百家待食一女作織而百夫待衣欲民無貧得乎朕思足
食在乎禁末作足衣在乎禁華靡爾安中明天下四民各
守其禁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
弊也 諭戶部農桑
古今之道莫踰于儒上古聖人不以儒名而德行實復世
之名立雖有儒名或無其實孔子生于周末身儒道行儒
行立儒教垂天下後世之人皆欲其中正惜乎魯國君臣

無能用之者當時獨一公父文伯之母知其賢責其子之
不能從則一國之君臣可愧矣 幸國子監釋菜諭師生
儒行
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快害之心息正
直之心存則邪誑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
恕之心萌則巧僞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爲情欲所蔽
則至公無私自然物我之累耳 諭學士朱善心術
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人鮮不爲惑自

非有卓識之見不能決去之也戰國之時縱橫捭闔之徒
肆其私說游說諸侯當時諸侯急于功利者多從其說往
往事未必而國隨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
正道不興天下焉得而治 與儒臣論學術異端
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好之失
蘄州所進竹簟固爲用物但未有命而來獻若受之恐天
下聞風皆爭進奇巧獻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其却之 諭中
書省器用

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皆吉覩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蓋聞災而懼或蒙見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爲已所致哉

詔諸臣採食甘露因著甘露論以示 ○災祥

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常戒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卽時報聞

諭中書省臣 ○災祥

明理者非神怪可惑守正者非讖諱可干漢之文成五利足以爲戒事涉妖妄豈可信耶　妖祥

中書左丞王溥言建昌蛇舌巖有衣黃衣者歘曰龍嘯虎踞勢岧嶤赤帝重興勝六朝八百年終王氣復重華從此繼神堯其聲如鐘歘色不見上謂侍臣曰云云

成祖文皇帝聖謨一

朕卽位未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何郡近罹饑寒當加優恤何郡地廹邊鄙當廣巷備旦則出與諸臣計議行之近河南數處旱蝗朕心不寧故遣使省視不絕于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

與侍臣論時政 ○敬勤

天立君以養民君不恤民是不敬天君資臣以成治臣不輔治是不忠君

諭六科 ○君臣

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爲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爲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爲心天下國家之福也

命刊歷代名臣奏議 ○君臣

前代帝王多有生長深宮狃于富貴安逸不通今古不識民艱于經國之務懵然弗究而至于忙者朕嘗以爲戒汝將來有統嗣之責須勉力學問于凡天下之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涉歷聞見廣而涉歷多自然心胸

開闢萬幾之来皆有以處之而不差矣如此非惟不負
祖宗之付託亦有福澤被及下人 諭 皇太孫創業守成
之難○作述

大學寶鑑成 召 皇太子諭之曰修己治人之要具于
此書先儒相傳唯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知要知要
便足爲治 大政記○儲訓

人于學問當以先入之言爲主 洪 長孫天資明睿爾等宜
盡心輔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大訓可以經

綸天下者日與講論浸漬之久涵養之深則德器純而氣
質廣年[illegible]日所資甚大非如儒生繹章句已也 諭 講讀官
○聖學

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
明餘蘊者采其切當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張朱性理所
言如太極圖通書西銘正義之類皆六經之羽翼然各自
爲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類聚成書務極精備以垂後世○
命儒臣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經籍

官府求一物即百姓受一害況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
勞民何用 不採五色石諭 愛民

致治之道莫先于廣言路蓋天下之大吏治之過生民之
失人不言朝廷何繇悉知 諭侍臣○聽言

賢君能敬天恤民致勤于理則有以感召和氣屢致豐年
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家之瑞也彼一物之異常理有
之乃因一玄兎喋喋爲諛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諛言則
過日增爾將来有宗社生民之寄羣下有言不可不審之

理但觀此表及詩詞理贍然而情不能過矣 諭 皇太子
○聽言

敢爲之臣易求直言之臣難得敢爲者強于己敢言者強
于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欲使進言者無所畏聽言
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 諭侍臣○聽言

爲臣相與在推誠不可蓄疑唐太宗爲君時王珪魏徵初
皆仇怨一體委用不疑而人終盡乃心輔政知無不言
尉遲敬德亦仇敵也既獲而用之便得其死力皆太宗有

至公之量，故能得此。今朕用人，無間新舊，惟賢才是用。何嘗用一毫私意？有過者，必體情用之；有才者，必推誠用之。上推誠，則人樂盡力；君或蓄疑，則人圖苟免，又誰肯盡心？

大政記 ○ 起估

成周營洛，肇啓二都；有虞勤民，乜重巡省。朕君天下，祇率舊典。今海內清寧，萬民安業，國家無事，省方于時。將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所經之處，親王止離王城一程迎候。官吏軍民于境內朝見。非經過之處，無得出境迎。一切供給從之費及合宜動用物件，一一完備，初不煩民。諸司毋□有所進獻。

巡幸北京詔 ○ 朝巡

兵易□□安一，戒輕舉，傷人必多。且人有不善，以理告諭，未必不從。如其不從，然後加兵未晚。

諭兵部 ○ 洪武

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革徇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

諭刑部

○ 賞罰

為國牧民，莫切于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賴；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常者賢，當速去之。

大政記 ○ 守令

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謹小行而無已者，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必至成大惡。常人且然，況人君乎？

與異況論持身保業之道 ○ 審幾

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為。呼嘯山谷之間，空虛之聲相應，理或有之，豈是異事？有司不察，以為祥；大臣不辨其非，又欲進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

災祥

大嶽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禮臣上表請賀，上不許云云。

仁宗昭皇帝聖謨

朕觀前代人君有一履帝位輒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之人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緘默取容或賢良之臣不肯默默言之一再而不見聽亦退而絶口以圖自全致令主自循肆志卒致覆敗朕與卿等當深以為戒君臣一體始終協心庶幾可以共固安久　諭翰臣　君臣

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者可治新進小生遽授斯職未達政治之體而有可為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為威福以好惡為是非甚者貪穢無藉賢人君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諛則相與為朋[illegible]其于政治得失軍民利病略不用心安在其為耳目也吏部自今須慎選擢以清風紀　諭吏部審慎　設官

朝廷比年數下詔舉賢而奉行者悉多狗私恃公或以賄賂舉或以親故舉所得實用十有三四政事何由而理生民何由而安自今必嚴舉保連坐之法庶得實材　重連坐法　選舉

斂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緩恤民寧過厚為天下主寧肯與民寸寸計較耶　諭戶工二部　恤民

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繫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朝夕省覽其有善政則各疏于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力致治斗米三錢外戶不閉　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于武英殿南廊閑暇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論察其賢否若都司布政按察司官朕既不盡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邪正至久不能不忘為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自勉不善而上忘之誰肯自戒如此國家何以望治效爾等具各官姓名履歷揭諸西序朕得閑暇觀之以考察其事行而黜陟焉　諭吏兵二部　考課

往者法司無公平寬厚之意尚羅織為功能稍有片言涉及國事輒論誹謗中外相師成風姦民欲嫁禍良善輒飾進詞目以誹謗為說夫治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為諱況今所急尤在知下情治今告誹謗者悉勿治　諭三法司　刑名

古者寓兵于農而不奪其時所以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世莫善于漢之屯田先帝所立屯種之法甚善其用心亦甚至但後來所司數以征徭擾之既失其時遂無其效所在備嘗十不及二三有司不免勞民轉輸矣其令天下衛所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 諭戶部

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郡奏除荒田得非百姓苦于征徭相率轉徙與夫抑年饑衣食不足重加以疾癘而死亡與自今一切科徭務撙節 諭戶部 賦役

宣宗章皇帝聖謨

朕以菲德躬承天命嗣祖宗之大統夙夜乾乾思付託之重夫君國之道保民為要當春時和萬物發生顧念兵民有未得所祇體造化之仁爰數懷保之政庶幾下人蒙福而有以仰荅天與祖宗之心羣臣宜同朕志合行庶務勉務欽承 勑諭文武羣臣 君道

卿歷事祖宗多歷年所忠謨讜論積効勤誠朕嗣統以來允資贊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蓋以卿春秋高尚預煩劇

優老惟賢禮躬依當況師保之重寅亮爲職不煩庶政務前倚可輟吏部之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講論至理共寧邦家卿其專精神容思慮益致嘉謨用稱朕眷顧老成之意 賜蹇義勑 取臣

語天下以信為本每詔必求可行可久而後發不然徒失信于民耳故審令者議欲廣斷欲獨擇欲審行欲果上下相猶前後相承遠近相洪懽實相副令不行矣 聖政記 詔令

廷有司言自周則然後世襲用會容而重策命所出講學所資機務之嚴于度于啓代有賢哲博文明識克勵翼之用光厥德咨爾儒臣朝夕左右必端乃志必慎乃守啓沃之言唯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辭尚典實浮薄是疵謀議所屬出乎外心存大公罔徇于私昔人四禁汝惟勵之獻納論思以匡以益以匹前休欽哉無斁 翰林院箴

日通

古者君臣莫不同心同德以非天下之務君有失則爲臣者臣正之臣有過則爲君者戒訓之庶幾更相飭勵而無猜嫌信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遇者也 諭輔臣 君臣

爲害于民間必專民力而後可責其成效國官上法頒有定規其孳生不及數月亦屢下令免償未嘗以馬傷人爾等但率舊典以示勸懲 諭太僕寺 馬政

朝廷置給事中所以出納命令封駁章奏朝政闕失民情休戚皆待言之非他職比也朕嗣承大統期于庶政修和爾等尚思委任之重夙夜在公庶幾朝無失政官無廢事

不惟國家有輔弼亦有聞于後矣 勅六科

蘭生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衆莫爲伍於乎賢人兮汝其予輔 御製猗蘭操

贊

天之生賢道蘊厥身幼學壯行致君澤民伊傅孔孟皆士君子孜孜行道未嘗忘世秦漢之衰以退爲賢絕類離倫豈非違天嗟哉若人于身奚補區區百年草木同腐余嗣祖宗統賡萬邦求賢圖治宵旰皇皇舉賢俯來布列在位道行身尊百世之貴綑彼山林豈無遐遠往而不來悠悠我思漱石枕流遠引高蹈雖逸其身而悖于道卷阿之詩梧桐鳳凰爾其惜然予將爾揚 招隱詩 求賢

先王制籍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所貴有實心耳爲人君者誠念創業艱難愛惜蒼生使明德至治達于神明則黍稷之薦亦待親耕矣衆夫勤苦終歲猶不免于饑寒國家賦輕徭薄斂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樂于耕稼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于

諭耕織四○農桑

朕非好為詞章昔真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為君者當
詔儒臣以農夫織女耕蠶勤勞之狀作為詩歌使人誦于
前必繪為圖揭于宮掖布于戚里使皆知民事之艱衣食
之所自朕所以賦此也 御製豳風詩織婦辭示羣臣○農
桑

褒崇忠節以正人心厚風化此國家先務 諭禮部祀忠賢
○合義

古人制夷狄唯在守備若城堡堅固粮芻充足士卒精鍊
哨探嚴謹彼亦何能為 諭守邊將士○禦夷

民饑流移豈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軫念昔富弼知青州
飲食居止醫藥皆為之區畫山林湖泊之利聽民取之不
禁所活至五十萬餘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
命各官加意撫綏 諭戶部○荒賑

古之人所謹者莫大于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能
修德行政用賢去好而後當食不食今以陰雨不見得非
朕昧于省過而然歟況雖明炤四方陰雨所蔽有限京師
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之不食天可欺歟朕尚圖修省以
答天意 卻日食不見賀○災祥

英宗睿皇帝聖諭

卿歷事兩朝○祖宗實惟簡在○暨朕嗣統○啓沃弼賚厥勞尤多○比卿以疾違朕左右者數月○未有勿藥之喜○朕心憫悼○惟卿子旣秉家計○干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理自處○勉進藥石○早圖痊復○以副注望

賜楊士奇璽書○馭臣

憲宗純皇帝聖諭

曩者朕叔○郕王踐祚○戡難保邦○奠安宗社○亦旣有年○稱疾彌留之際○奸臣貪功之輩○妄興讒譖○請去帝號○先帝尋知誣枉○深懷悔恨○以次誅竄于法○不幸上賓○未及舉正○朕嗣承大業○敦念親親○用成先志矣○郕王可仍舊皇帝之號○

復郕王帝號上尊謚詔○李[illegible]

神宗顯皇帝聖謨

昨歲各省災傷。朕雖居深宮之中。念切痌瘝。不遑寢處。況值此公私交詘之時。四方吏治。全不務講求荒政。收養小民。止以搏擊風力為名聲。交際趨承為職業。費用委于公庭。追呼遍于閭里。囂訟者不能禁止。流亡者不能招徠。各該撫按官。亦只知請蠲請賑。姑了目前之事。不知汰一苛吏。革一弊法。痛裁冗費。務省虛文。乃永遠便民之本。賑荒詔○荒政

朕念民生。留神吏治。比者重懲貪墨。嚴禁餽遺。明旨宣布甚悉。各官通不遵守。今後務要潔已奉公。不得仍前蹈襲。大政記○馭臣

光宗貞皇帝聖謨

永維皇考啓佑之深慈。嗣服覲揚之匪易。有懷兢惕。若涉淵冰。尚賴文武親賢。一心一德。惟是邦家。憲是訓是行。庶茲蒞祚之初。宜涣維新之號。登極詔○作述

熹宗悊皇帝聖謨

邊疆多故東夷洊食大風猛士深軫朕懷凡山林草澤之閒有素懷忠義夙抱韜鈐可效一旅之用者朕皆不次擢用再查祖宗舊制文武各有職掌互相彈壓不得仍前牽制庶使豪傑之用 舉邊才詔○用人

朕覽科道各官章奏持心公平者固多意見偏私者不少亦因大臣忠愛念輕身家計重所以浮言搖動以致國是混淆人心惶惑成何紀綱今後務各滌慮以圖清白一心

恪共職業以佐平明之治 從信錄○馭臣

思宗烈皇帝聖謨

去惡務盡御世之大權人臣無將有位之炯戒我國家明懸三尺嚴絕大慭典至重也魏忠賢恩植黨怙惡肆姦難以枚舉本當寸磔姑置鳳陽大奸脫逃罪國典用彰斥 魏忠賢詔○刑罰

朕自御極以來孜孜民左艱苦思與體息惟是封疆多事征輸重煩未遑蘇豁乃者織造錢糧雖係上供急需朕痛念連年加派絡繹東西水旱頻仍商困役擾民不聊生朕

甚憫焉今將蘇杭織造暫行停止朕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困此一方民匠稍加軫念用示寬仁 停織造詔○節儉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卷三十二

國朝大政紀

錢江　魯重民孔式訂　沈嘉謀與成
天台　陳劍化作琳參　仁和　程國瑋章玉　較

洪武大政論

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達人志士、把冠倒置之羞。人心痛憤。非一日矣。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而天道循環。中原氣盛。天必簡之億兆。生一聖人。鍾治乾坤。而駕策更始焉。太祖高皇帝、應運而興。句容積累世之德。斡金鍾間位之靈。王者氣在濠州。而神人叶其夢。光耀其祥。異香馥其室。龍瞳鳳目。神其相。則天命有歸。帝以淮右布衣。托跡皇覺。卜珓伽藍、而倡義之志始決。首入濠城。郭元帥納為館甥。兵權漸握。慨然有救安天下之心。乃收攬英雄。共圖大事。秉神武。極曆算。兵以不殺為威。功以不伐為強。納諫如流。求賢若渴。故海內豪傑。翕然嚮附。若李韓公之轉餉。無異蕭何。徐魏公之將略。踰於韓信。劉誠意之智計。埒於張良。陶安識真主於羣雄鋒起之秋。宋濂贊教猷於四海鼎沸之日。常遇春負而戴不拙之推。傅友德奮臨敵先登之勇。戰勝攻取有文忠。守法奉公有鄧愈。而來安永忠。猶以膂力遣衆。臨陣決機有湯和。招納降附有沐英。而國用國賦。猶以智勇出羣。二吳有保障之勳。（吳良守江陰與弟禎防衛有友上功之）三俞建征討之績。（俞廷玉子通海通源通淵受從征有功）葉琛章溢塑冠一時。世傑大海節垂萬世。其間攀龍麟附鳳翼。推誠宣力。以翊天啓運者。如雲如雨。而相與戮力協贊。於是畧定遠。飛滁陽。扳采石。入建業。克[illegible]。[illegible]於龍蟠虎踞之都。然後命將四出。東征西討。一舉而平兩漢。再殲而滅東吳。三駕而克元都。遣湯和而國珍死。命永忠而何真降。（自廣東來）攻閩廣而友定縛。擊秦隴而思齊破。（馮宗異師至臨洮李思齊降）指汴洛而君弼款。（左君弼自安豐至汴帝以書諭損納款）收巴蜀而明昇擒。（偽夏王）義旗所向。靡不順。頑伏。奉獻圖。請吏。而釜魚籠鳥。不旋踵而滅亡。殊瞻羣雄。削平僭亂。倡仁義以行弔伐。救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盛儀。真主。規模。[illegible]。[illegible]。乾髯常萬。萬。間。關。馬。上。也。戰。不。十。載。而。成。混。一。之。區。公進王注進

帝。太物率歸把握。而元鼎竟遷。八十餘年腥膻中夏之積恥。一旦始雪矣。趙㬎復仇。（元入宋臨安。帝㬎并子完普除元使為佛供說法聚衆被敕其男吳迮全翁學二僧日我趙㬎也被虜害巳訴上帝許復仇矣）詎不驗。夫。議者謂　帝起徒步。不階尺土。而能化家為國。轉夷為華。則雄略似高祖。而摧勍敵。倍於破楚。大度似元武。而定華。昧過於東京。用夏變夷。無唐宗藉虜之辱。應天順人。無宋祖因人之詭。且其大寶甫登。即正祀典。嚴禋祀。碎寶玩。却貢獻。禁祥瑞。定服色。驅一世之椎髻。而冠裳之。購遺書以資閱覽。祀尼父以培造脈。建大本以訓儲貳。大封建以固諸藩。（帝監秦失封二子為秦王其餘晉燕周楚齊潭魯蜀以次封姪孫守謙靖江王）賜鐵券以報勳戚。圖艱難以示子孫。杜交通以防奸細。寢月舉之樂以戒逸豫。試取士之科以求異才。禁褻藝之樂。以厚風俗。儉宮室之制。以敦朴素。止胡元舊臣之賀。（平沙漠捷上命當仕元者不必稱賀）以勵廉恥。崇余闕李黼之祠。（元臣死節帝命有司建祠）以褒死節。旌其忠。劉氏之門。（韓太初之妻事姑至孝姑疾割股太初卒於任適李姑卒劉氏奔喪不能上遣官送還旌其門）以彰孝行。官浦江鄭王之家。以表義室。釋漢中費震之罪。以風循良。

勤鮑恂之聘。李陳遇之第。以崇耆德。勸農有藉田之耕。厚生重農桑之務。興學有臥碑之立。教民有　聖諭之頒。恤軍有存養之條。養兵有屯田之法。齊家有女誡之修。尚齒存養老之政。優賓舉鄉飲之禮。丞相不設。弭專權也。宮闈不預政。寢牝晨也。東宮設兼傅。宗藩不聚居。杜嫌隙也。每對群臣必正衣冠。肅臨蒞也。未明而興。日晏罷朝。勤聽斷也。反覆無逸書於廡壁。志鑒戒也。星變求言。遇災而懼。敬天變也。左克新而右俊華。重直言也。（開克新泰州訓導王俊華紹興府教授以直言擢為左右贊善）官寮貪濫。必寘重法。飭克治也。屢詔蠲租。暴露祈禱。甦民困也。論囚擬律。官僉會議。重民命也。宮中隙地不起臺榭。惜民力也。因天寒而給布帛。恤將士也。訪無告而月給衣糧。褒窮民也。詔從公侯各還其鄉。造第鳳陽。修葺先塋。保功臣也。罷縣里社。悉延師傅。武臣子弟亦令入學。育英才也。翰林為文。無事浮藻。正文體也。中官不令識字。言及政事。即日斥遣。慮淺患也。飭馬政。較兵籍。命並邊諸王。不時訓將練兵。計遣防也。曾太以秀才為尚書。馮堅

以典史按僉都。岩友信以貢士任布政。優奬擢也。（友信以貢至京遇上微行戶占虹霓詩雨過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命信續之曰玉皇昨夜鸞輿出萬里長空駕玉橋次日入朝拜平布政使）天又縱

帝以聰明。而聖學超傑。頃刻成文。思如宿構。凡有著作。動協典謨。彼其寶訓實錄之秘。石室金匱之藏。真足為萬世法程。而與羣臣協禮裁樂。化俗移風。革元朝姑息之政。治舊俗汚染之徒。制度文章。粲然光被於寰宇。春秋彌高。為治彌勤。三十餘季間。櫛風沐雨。歲漸月濡。以肇億萬載之丕基。故海內跻稀熙洽。君臣同樂。

共享太平。荒裔之賓貢者。五十餘國。甘露屢降。慶雲再見。

帝德動天微兵。今觀鴻筆之臣。所撮其大要者。曰功。高。萬。古。曰。治。國。之。正。曰獨。秉。全。智。曰敬。天。勤。民。曰家。法。之。嚴。曰兵。政。有。統。信。狀。雖求治太急。嫉惡太嚴。法外之威刑太峻。京城之工役太繁。而殄胡黨。誅藍黨。牒類無遺。（左丞相胡惟庸涼國公藍玉謀不軌事露伏誅）然亦自擬之。患非為盡弓藏者例也。至為三事未了。（一以玉璽在元胡未獲二以元統兵王保保未擒三以前元太子無音）頻出勦師。以征北虜。似宇宙之殺運。尚未盡為消滅。而神武御世。已而天下於春風和氣之中。復震天下以雷厲風飛之烈。豈誠。過。與。他如命金吾射孟子。（上覽草芥寇讎之說議去配享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袒胸受箭得不廢棄）偶激於衛世之深心。遣道士請三丰。以御史授玄清。成寓於神道之設教。又非淺窺者所能議也。

建文大政論

皇太孫以長嫡嗣統建儲之初。聖祖呼為半邊月兒。已見其不克終矣。第即位之後。尊賢禮士。慕行古道。須示宜言。詔舉隱逸。而問疾苦。賞廉平。黜貪墨。賜高季賻鬻子。減田租。尤為令政可紀。仁慈寬柔。推誠待下。天下誰不悅從。然聽齊黄之策。削奪諸藩。齊黄議削諸藩廢周王橚及齊王榑岷王楩並為庶人名湘王於荆州幽代王桂於大同廢置太甚。且日夜謀所以圖燕者。獨不念太祖之遺體。不可傷。孝康之手足。不可缺也。脣亡齒

寒人人危。老為計者必曰兵不舉禍必加。是朝廷激變之也。燕亦守心。北方兵起。道衍袁珙翊贊興師。燕宰相於嵩山佛寺識　真主於長安酒家。　燕主當有天下。而王者不死。然授密旨。趣張信。其何能為。北平舉事。葛盧張謝靖難兵起殺長史葛誠指揮盧政布政司張昺都指揮使司謝貴同日授首。而上谷雲中等處往往降附。　帝不擇良將。總重務。乃以子澄誤薦。委一寡謀帙然之景隆。欲以扶危濟傾。不亦難哉。王師失利。國執危如累卵。猶然改更制度。若無事時。曾不思出百死全一生。而當事者。反敗以捷聞。即竄二子以謝燕人。亦不足以贖誤國之罪。而宣諭數千言。刺印數千紙。以顯於掩耳竊鈴者之為。曾此而可使燕將士歸心耶。曾此而能眩文皇料敵之神算耶。朱能勸進。徐輝祖敗燕於齊眉山將議旋朱能曰殿下起北以來克捷多矣一敗兵歸寧能北面事人耶而輝祖召還。南北成敗之機已決。迨庸軍瓦解。金川失守。一木不能支大廈。噬臍無及矣。嗚呼。前色。　推恩之令淺。失禁敵之榮。徘徊殿庭。剃髮。初太祖授上一小篋令急難方啓至是啓得楊應能度牒披剃自溝而出至鄆壇而立披緇無亦

帝自貽之。與獨幸方侍講周蕢善等。衛府紀善周是修聞靖難兵渡衣冠詣應天學拜宣聖自[illegible]盡節義。而一時諸臣。往往甘誓死若飴。富貴若浼。為[illegible]多矣。雖然。大風取然。天王其成。燕飛帝畿。建文中有道士歌曰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途。謗始驗。　建文之亡也悲夫。

永樂大政論

文皇之肇基。始非人之所能為也。夫二姓迭承。委裘無恙。非蹈烏逐鹿之際。而卒使孫嘗祖獮。以讒之謂何。則蘭臺麟閣之彥。寧無大筆者若乎。然登壺之後。銳意圖理。急於求言。秉燭盡思。坐以待旦。召對每至夜分。議政或寢便殿。宵旰皇皇。概然以唐虞三代為已任。而燕翼子孫。貽謀尤為周詳懇到。其心法之賜。寶鑑之授。務本之訓。可鏡也。貺其善政。如卻玉碗之獻。禁白象之飼。重風憲之司。上諭吏部曰御史司宜不可以刀筆吏為之自今風憲不得用吏慎守令之選。求隱逸之士。嚴犯贓之誅。恤獄究而仍覆審之例。因邊寒而罷未畢之工。感久雨而減水田之稅。念民貧而恤償牛之費。南陽鄧州官牛疫死民負責男以償上聞怒曰以人易牛何不仁哉命悉免償恐遺賢而定更試之令。任一黃福。建文禧巨帝用之而譽然者頓釋。熟一高煦而寬伺者潛消。論一周王而備竊者莫逞。上聞周王造賊祀高奚斷之曰札支子不孫皇祖祀於周中倚矣其之已誅一沈永而欺蔽者股慄。虜使遼東守將沈永不能追又匿不以聞上誅之討一季犛而塞逆者心寒。送一天平而遠夷為之懷惠。交阯賊臣

黎季犛弒其主陳日焜改名胡二元詐稱陳氏統嗣子命為甥求署國事上從之諭季陳天平至京恕塞上遣責之季犛詐請天平還國伏至境上誅天平上怒命張輔沐晟討之杖一季友而邪說為之屛跡。鄱陽民朱季友詞理深妄謗聖賢上杖之焚所著書叙徙都北京控制邊夷而紕紫遠矣。日蝕免朝。地震卻賀。而敬天誠矣。省脈旱蝗時發賑貸。而仁民至矣。詣謁孝陵。不具法駕而慕親切矣。袞衣敝垢。浣濯更進。而儉德崇矣。百工技藝。許寬斂奏而納言廣矣。學師資館。蘭從養徐永達林長蒸以教職選編修布衣方面。儒士馬林等十二人皆授布政而仕途闊矣。不時大閱。勅諭武臣。而兵政舉矣。功愈高而治愈勤。德愈盛而心愈下。寧言水旱疾疫。而毋誇詡於物阜民豐。寧言雉狗絲升。而毋粉飾於碧麟玄兔。寧言海波塞見。而毋虛張於醴酒壽星。而其尊禮先聖。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服皮弁行四拜購求遺書。幾易風霜。垂情墳典。劉傳註之骨魚。洽聖經之氣脈。纂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頒布天下。以淑人心。使淺學數千百載之疑。一旦豁解。務破彼表章六經者局。是闡其實哉。且也知人善任。而招徠駕馭。各盡其才。解縉定建儲之議。黃淮破黠虜之謀。

宋晟有懐遠之功。陳瑄建督運之績。宫僚端慤。首稱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骿首循良。必曰朱簡。朱大智知重慶淺蕭芳紹朱亦寬厚無明胡忠。安歷鄭邑。而閭閻無隱情。夏忠靖司央排。而浙西息水患。英國西平。寧邊闢。而所向有成功。孝蕭顧老任應天。不撓人己孝蔣稱而勛戚多欸手。大聲秀才掌彈劾。都給事陳奏為事洪上呼為大報秀木而殿陛昧聽聞。吟面寒錢與憲司。察周使新彈為劾雲敢南言按日為令面寒錢而滇南無冤民。老成七人。可解縉胡請楊柴楊士奇黃淮金幼孜胡醜以寄腹心。新進二十九人。上選新進曾蔡寺二十八人欸文淵閣進學周忱自陳年少醜

學上曰古志之士也命忱與念八人以論屬問可以備顧問。濟濟股智者出謀。材者獻力。爭相羅麿。以求無負　主知。而共贊二十二季太平。是以　帝治所徹。上宸甘露。下徹黃河。嘉禾呈瑞。埜鑑成蘭。而置二城以居遠人。上命于關原置快活自便二城以居東北諸胡之願留者設八館以化夷俗。教選國子生教習諸夷翻譯文字分八館曰韃靼女眞西番大回子百夷高昌緬甸諸番醜虜。為前代素未通中國者。悉入朝貢。胡越一家。一見於唐。再見於明矣。故說者謂　求樂有貞觀之風。非虞語也。惜乎高明不以柔克。而以詿誤殺章朴。朴以詿誤坐事同事

序班楊善密奏朴藏儒文集逆我朴於家孝以激諫誅蕭儀。諫都北京徵怨被誅以抗疏刑周新。新捕至治抗千以户誣司征臣高奉舜詔浸倚罪奸論惡文何罪紀臣綱上奏新惡專殺擅之以誘搆幽解繕。其浅諫讀議者忠至錦衣此罪會有諸雖親如三王。允熥鐵王徐太王子允吳熙王皆允除熥籍衛王亦令不終。而杖節負義者。悉寘奸黨。根連蔓引。靡有孑遺。十族之滅。株裂之慘。蓋不獨一侍講。三尚書。都兵縣部昭鋏皆鈴不禮呂部族陳誅迪刑為朕。甚且發妻女於教坊。柾先墓。於焚夷。噫。一個忠臣。九族。殃士也。無祿。至此。不能不令人於邑。豈誠意之所謂殺運猶未除耶。請

雖南伐交趾。兵於遠略。今年討安南。明年征沙漠。覩揄
川。而痛。洪觀之。不返也。惜哉。

巳先殞。帝亦知爲天之命也。豈天未欲使斯世躋堯舜之域歟。何遽奪之速也。

宣德大政論

宣帝嗣承大業。未幾而有高煦之謀。[漢王高煦反。遣枚青入京。乃約張輔爲內應。輔夜執以聞]事起倉卒。人心洶湧。苟帝稍涉猶豫。不決親征。天下事未可知矣。幸而楊夏首勸宸斷。奮策決機。風馳電擊。不日而兵不血刃。克清大憝。所謂迅雷不及掩耳者也。宗社無虞。厥後與二三元老。更相警飭。而無惰嬉。共期始終一致。萬幾稍暇。不廢書冊。謹守祖訓。祗奉成規。事有窒碍。奏請者必命考舊典。未嘗作聰明。亂舊章。勵精堂皇。

恐墜厥緒。問戶口數。而鑑歷代之盛衰。登萬壽山。而監元都之興滅。夢卜思躬宗。恭儉傚漢文。每食。每衣。念及民瘼。施惠先行乞之微。春和下寬恤之令。而賑濟民艱。不待覆勘。災傷免稅糧。官田減租額。織造減半徵。[工部奏內用紵羅九千尺。請下蘇杭織造。上曰。百姓艱難。可減半徵。]苟妨吾民。不以灌城。徇親藩。[寧王請罷城田。上從。]不苟利吾民。無以園囿費百姓。而又揭豳風於殿壁。躬執耒於三推。蓋目黼黻而心田野。足軒陛而口茅茨者。不諱日食。[八月己巳朔。日當食。陰雨不見。胡濙請賀。上曰。四方必有見者。其止勿賀。]惟圖脩省。以

是內閣之柄。悉為王振所握。對品降級謨。（林聰充驛丞事宗廉畝謨）
（依償命士奇欲傲因公振言於太后曰 償命大重因公輕對品降存同知）三級還紀廣一杯
勞井源（大上閣武附馬井紀廣第三超上都春暘賜杯酒 部振閣武奏紀劉廣源第一等超三同知）而予華
生殺盡歸掌握。戕儒臣（以劉球言他事下獄不可都御史陳鎰楊順杖殺之怒詬）繫法
司。（振怒大理少卿薛瑄不禮以故入人罪下遇做御史周鎰楊貪求集等下獄都御史陳森）
謀琉得罪首假天王之名器。以易賄賂。而氣焰殺人。十常不啻。
內書徐禧侍郎王祐首開趨諂之途。而廷臣效尤。靡不惟
法洪恐。奴顏卑膝。以賈崇寵。當時惟[illegible]不私拜李時勉

不加禮。陳敬宗不往見而已。雖故老三楊。亦且掣肘。而不
能急流勇退。況其他乎。振以卑品賤人。搖弄國柄。欲逞一
時之忿。黷武窮兵。而王驥又從而附和之。南征麓川之役。
而思任發（麓川首）竟不可得。人心搖動。反側不安。於是鄧茂
七反於閩。葉宗留反於浙。而貴州苗獠亦乘時而竊發矣。
連禍結。貽毒生靈。不知豺狼而攻大家。含門庭之近。而
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秋高馬肥。胡兒輒起黃襄之想。
乃不以此時謹烟墩。選將帥。練士卒。豐糧餉。大布恩信。以

結人心。而劉球羅亨信之疏。如以水投石。自是居庸紫荊
諸關。為虜坦途矣。四祿貽災。（正統十四年南京宮殿火災）象緯示儆。（四十
年六月熒入南斗）而振畧不儆畏。迨也先大舉入寇。挾　帝親征。
遂致土木（去懷來二十五里）之敗績。隋乘輿於草莽。誰執其咎。振
之誤國若此。雖裂軀赤族。奚足以盡其罪哉。所幸者。國家
福祚無疆。而胡人惟利剽掠。倏來忽去。無爭王競帝之志
耳。是時　上皇北狩。朝埜沸騰。

景泰大政論

郕王即眞。而天下始知有君。虜未暖席。虜復捲土重來。遷侵京邑。一時文臣武將。無任張皇。徐珵議南遷。夏塏陳循輩。盈庭聚訟。紛紛莫決。幸而英安輩（金英、興安）固 帝心於內。于謙輩。捍王室於外。而一意死守。不少為浮議所搖。虜知有備。乃復引去。而皇圖奠安磐石矣。 帝自即位以來。李大學御經筵。開賑濟。罷單增之驕縱（內侍騎都給事恃寵也）。幸識有貞之奸邪。覽揚浩疏。即罷隆興之幸。開于謙之林下聽獄（林聰下獄之劾）

疾。不悼萬歲之竹。選將任賢。南征北距。以 帝當多難之秋。而能保天下。轉亂為治。神器幾危復安。厥功豈細哉。獨惜夫。迎復一事。非出本心。然不以金注。而以瓦注（于謙諭寺曰）（意謂上皇迎復虜因重貲豈有鬢足故立郎主是則不以金注而以瓦注也而上皇之歸實出於此）則無意於迎者。正所以迎之也。 帝不知也。當時迎立亦不知也。喜寧也。欲誅（太監喜寧而胡濙數遷擁立之先優且不款上皇還上皇與袁彬謀遣李實命入京焉）李實之出使（都給事李實而都御史羅綺由是以迎駕）伯顏也先之悔禍而餞還。豈非天耶。鑾輿方旋。都人欣躍。

則人心尚未獻 上皇也。 帝宜慨然避位。以答天下。柰何南城之錮已。昧子臧之節。而易儲之舉。益滋紛譬之謀。黃竑逢君取寵（論廣西都指揮黃竑謀奪兄爵上書請易太子）固不足較。而肅愍以身係社稷安危者。顧獨無一言乎。鍾同章綸以忤旨而加酷刑。文武臣僚以迎附而濫陞賞。於是有滿朝皆大保。一部兩尚書之謠。舉朝怵於利害。無敢異辭。徒頓足而增悲。對衆而灑泣。東宮生日（帝欲易儲。詔內臣金英曰。七月初二東宮生日。英曰。東宮生日乃十一月初二。帝黯然）陽為不知。反不如一刑餘之諷。帝亦不諱。

乾象時在今夕。上皇已復寶祚矣。

書為盛事。天下傳為善政。大累可覩矣。及猷組商去。萬劉秉鈞。懷瑺已知外庭之無人。而帝亦機局稍更。蠱緒從起。初上用儉朴。而後百事侈靡矣。初賦役尚簡。而後差使繁重矣。初貢有節。而後四夷路繹矣。初土賦有常。而後進獻多門矣。初僧道有額。而後寺觀日增矣。嗚呼。自即位以來。災異遠見。盜賊蓬起。史不絕書。此正蚤夜惕勵。皇皇求言時也。顧二王遠斥（給事王徽王淵劾牛玉朦請立后請置之法忤瑺謫州判）四諫外補（羅倫劾李賢奪情降提舉章懋黃仲昭莊昶諫燈詩降州縣）自是天下皆以言為諱矣。即其間有朝陽鳴鳳。如林俊者。而非王三原懷內監之力救。其何能免蹴諫官之名哉。委聽斷於汪直。寄耳目於羣小。羅織緡紳。道路以目。尹旻王越。巧媚當先。貪祿固位。不免屈膝以下之。寧為瓦全。不為玉碎。而須裹毅忠。馬端肅（文升）其人者。不多見焉。一時士風。淵倒至此極矣。直倚監督之權。東構怨於女直。北挑釁於韃靼。逞兆作威。殃民辱國。向微阿丑（中官阿丑善詼諧上前作異狀如東方朔之風）詼諧言。路交劾。黑骨何日鑄形哉。奈何閹直旅黜。而衆閹直猶存。

艷質女寵。錮根蠹節。妖僧異術。伐幹剪枝。竟至內帑空虛。軍民疲困。故君子謂成化之治。惜未盡純也。

漢。唐。宋。諸君。於不居。先儒云。唯聖盡倫。唯王盡制。帝有之乎。故嘗共時。天資明睿。廟算周詳。而臺閣諸人。率多賢輔。相與共熙 帝績。是以郅治一十八載之間。中外稱慶。臣民仰戴。良有以也。雖無益之齋醮。未盡罷設。無例之傳奉。未盡罷除。狼貪之內官。未盡罷斥。有礙之奏討。未能罷請。寺觀之修葺。未盡罷營。要亦浮雲之點太清耳。他如鄭智石城之貶。（庶吉士鄭智疏及劾閣臣萬安等。貶石城所吏目。）湯鼐甘肅之戍。（御史乃并言閣內閣劉吉論戍。）文祥興隆之謫。（主事李文祥上疏切直。謫貴州興隆經歷。）夏餓

合刻類語　附余　國朝紀　三三

奏疏之詔中。（大理評事疏救文祥鄒智留中。）吳世忠諫議之不行。（給事中表方舉七孺諸人。議格不行。）而貶。謫長沙。寘瀛海。曲古昔賢君。類有。肰者。使天祚之以李。而得以醞釀至治。奚成康之足云。

附　正德大政論

武宗天資才華。足用為善。詔書一下。天下延頸太平。奈何旋更厥格。朝政日非。八黨並起。（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羅祥丘聚張興為八。）黨。劉瑾刁狠尤甚。置造巧偽。淫蕩 上心。彼謂狗馬鷹犬。無稽萬費。可謂同權監有人。代韓文以死報國。首進誅閹之言。而謝劉二公以去共之。彼作食中書。如東陽。雖歎欷泣下。何嘗以謝天下耶。閣議弗克。而諸閣益得志楊楊。愈肆狼毒。大權歸瑾。威赫戲於 至尊。乃有如芳（焦）如宇（劉）

合刻類語　附余　國朝紀　三四

如元（見）者首附之。科道部屬以下。皆為屈膝。郎侑張渦之長揖不拜。（翰林學士江西同知不拜。）何塘之抗直不屈。（開封撰問不屈嗣。）其摭兒降調乎。挾楷卿貳。（都御史尚寶卿劉孟等。權瑾。）凌轢重臣。（而遂）狀殺臺諫。（尚韓文下獄。大夏成誅。御史送御史徐楨死于獄。）不出許進。（尚書劉大夏欽誅。判閣議下許進曰。）李貽緍紳數（料。初。其事不有下之變。）季之禍矣。故橫政五年。流毒海內。激變寧夏。中外臣民。無不怨恨切齒者。遂致天道失序。地道靡寧。雷異星變。靡李秋花。此何等時也。謂宜宵旰焦勞以消天遣。而 帝方姓

諸宦倔肽深宮羣臣百司願時一覲聖顏聞天語而不可得故閹瑾得以潜誅不軌戕危郊社李頼祖宗上天之靈假手近臣發其罪狀而究磔剹除矣夫何劉瑾雖誅而政柄仍在中貴濁亂朝綱賞罰乖宜張冨華曾無日夕尺寸之勞（張永之弟也與張永俱以胃功進封伯爵）乃一縣大拜書爵坐獲倖寵而守正奉公如費宏（可論寧王復護衛不）傳珪（互論璉墳宅羅戒）方良永（坐劾朱寧）胡世寧（論宸濠者）非謫戍則罷歸壞百年之守制逆瀕朝之公議自盗課準而邊儲匱自織造廣而

杼軸空（以）皇莊盛而生業失自王法名而左道倡有臧賢進而俳優盛自朱寧寵而民財竭自江彬入而巡幸興甚者蔑萬乘之尊列名於臣庶之列（上北巡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令內閣草勑閣臣言陛下無故自稱下同臣庶）冠履混淆名義乖謬方幸巢儲（上越下儲草勑以手劍主曰不草此叙上儲伏地流涕曰臣名屍死不敢奉命上情伏地）有回天之力（起劉）而帝曾不稍易轍改絃旋欲遍觀中土人情惘惘內外咸以為憂舉朝死諫往往杖斥雖駕不果出而國體亦少損矣官輕而賴民窮而盗是以曹甫作亂于江津六

兇殘破於蜀土劉烈為梗於保寧劉六劉七飈掠於畿內趙𨘷楊虎攻劫於河南僵尸積血殺人如麻大村巨落蕩為灰燼戕賊我將吏攻陷我城池朝廷曾不得一夕安枕而散內帑給軍需不下數百萬兩李無成功前後報功萬計而正賊無一獲者乃紛紛召邊兵入衛京竟何益也李而迎風效靈殲其醜類不肽禍且旦旦夕及宗社矣羣盗甫消宸濠復叛四方搖動京師震駭奚戒於漢七國晋八王之禍賴孫燧等捐軀以赴之（宸濠舉事燧保駕南京燧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罵之）

（許逵大罵賊極之敢命臣縛斬之）王守仁等戮力以禦之（守仁與知府伍文定擁兵入南昌濠解安慶圍至鄱陽戰擒宸濠）而天又奪其鑒褫其魄俾日夜其銳以侵其亡而車駕未南元惡已就擒矣豈非天意厭我嘉靖之國以鞏固皇明於不拔乎夫聰敏如武廟逝其所為類多不莠非其下愚不移也特以褻倖盈朝政在臣下故耳嗚呼劉健謝遷不去奄邪羣下不用則將與弘治較爭烈矣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畏哉

夫人（王氏少孀，慈茱卒年七十，詔旌之。）標縮結之奇魂。（太倉王在複倭亂，父子被執，復以身救父。）閑西河之稱行。（晉府西河王奇湖，事母至孝，祝拜湧泉，痛塗達瞑，宦繞古）（至先批館信不讀雅其塵，拊生奇花異香。）勃裝喻。其子孚俗維風，緯乎有餘思焉。開國崇勳，

幾同樂郅，而大封茅土。聿列躬桓，青田之玄鶴重來；彭蠡

之忠魂不泯。（太祖與友諒戰，舟為諒追，韓成著御衣赴水，太祖得免，令錄其后。）常李湯鄧

之遺燼再燃。元康求舊，故劍還若數之。兕不論，凍餒且

其未言若渴，好善如飴。設起居注，則邊馬紀合；顯陵葵則

從鼓璜。酌經筵講，則從許誥。嬈成湯之從諫咈咈，過漢文

之止輦延言。與大利則有通惠河之成；除太惑則有佛牙

骨之燔，燬變林之獅。特以節慎必名，綬騎之冗官必汰。（錦衣旗較冗官四萬餘人。）

京職之胥濫必稽。以故水衡之錢山積，太

之粟墉崇。逆璫雖誅，中貴仍熾。狠璫絡繹，鎮守縱橫。廢家

取財，搥骨瀝髓。鞭然罷斁，竿攫損除。日月之光，或有錮于

蔀屋；大明鏡智，曾不漏于纖毫。評品群臣，炳若秦庭之鏡；

明央廢獄，燃同溫嶠之犀。又恐重熙之福，墮于文恬武嬉

之中。躬鴐六飛，大為簡閱。舉渠貝冑，頭筏雷霆，玄甲

雕弓炫耀霄漢。詢足以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繫單于

之頸者矣。于時賢臣則有張文忠（孚敬）之剛明峻潔，顧文正

（鼎臣）之守正不阿，劉莊襄（天和）之宇度弘量，徐文貞（階）之應變

濟時，楊文襄（一清）之識宏量遠，何文定（塘）之篤學力行，故能

笙鏞菀苑，鼓吹詞林；鴻裁健筆，直掩兩京；藻思奇章，俯憑

鄴下。每飯不忘鉅鹿，馳節特守雲中；楊博以擐甲蒙知，（攻旁）

（薊鎮撫督楊博擐甲登陣，宿古北口垣守，崇苦力，上大喜特褒。）天和以屯田督課，王瓊以

脩邊充行。甘肅邊儲久缺，詳畫經久之策；延綏旁冦猖獗，

相度戰守之方。而九真日南之長（安南莫登庸降，上命為都統使司。）羅鳳

僊臺之酋（廣東傜蠻）莫不內附矣。且其善無遠而或遺，惡雖微

而必遏。疊繹以四品而破例尊名，（繹以清節特謚文恪。）晉王以好

政而遣使敦諭。（王言于性一滑民請，上戒王毋得有干預。）留汪鋐以彈駁而令

其自陳，仇鸞以通虜而戮尸禠爵。（鸞遣家丁時義結俺答義子脫脫，賣馬五市。上知之，驗尸。）

是以九卿奉法，罔敢營私；中貴欽順，莫能伸喙。聖

人之威，非一世宗，獨當之。于凡青烏甲乙之書，風角六符

之術，兼總貫攝。攻地理而知脩地不知純山，霧變色而知

者百充軍、餘狀六十、而帑藏之積。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分毫。於太祖之乘輿服御以銅代金。成祖所服衣。澣濯至於數垢。若出一轍。殊者其寬。仁。大度之。主。哉。特。少。廟。號之。功。耳。誠然光吾不食驢腸之心。上嘗食驢腸而甘左右請光祿常供上曰若爾則光祿必日殺一驢吾不恐也。則忠言逆耳。如石星上因政理以十六事諫杖六十詹仰庇以諫取工部銀十萬供鰲山杖一百鄭履淳諫杖一百至於血肉含起矣。充吾修葺鱧燈之心。則鰲山可以不造。宮苑花柳可以不衍。馳鳳鞦韆架。監檻玉盆之類。可以不

設矣。充吾寬李已而聲張居之心。舒化請釋李已及內犯張居上釋已恩始放則孫丕揚以勤、鮑士睿、不致告休。呂用高相、不至於命坐圖。[illegible]李佑、不至於謀圖織造矣。且也馬從謀之當[illegible]良。何以塵天綸之煥。中貴芳之賢。監李先也崔賢太監崔勤[illegible]於承業。何以嚴淨軍之充。田惟巖劉實以山西石[illegible]隨。忽傳中貴出之。何以不問其情節。不識其勁能也。若夫華夷之防。家當嚴其禁者。空周和。以修。織。蕆。宮。因。欵。而。惰。賞。王崇古之以那吉為國。俺答之孫把漢那吉扶廣酋把漢那吉

妻入迎括主崇古留之亦通一時之權宜也。乃以賞為常者。而不取法於侯應。以致邊備大弛。士呼康癸。此兵案之大者。天堅莊皇之仁。故雖金星屢變。王兵二戰星主辛。惟。懷。梟。鵰。以。好。音。消。禳。沴。為。和。氣。天。祚。明。德。吾。知。其。未。有。疆。也。至於頒命之際。臨陰孝皇。不聞東貴之迎。惟重王欽之於此又為世帝王所當法也。其所阿諛者。有五事焉。當庶成之園京師通州。其右臂也。非王忭築城以悍之。京師且岌岌焉。有社稷之大功。其視呼晷死者孰乎。因子之叩閽

而從雨漫官。不聞諡錫。此其可議者一。世皇之立。楊廷和與大后。議定而後迎。功其首也。但以所重在親。故所屈在世。正有望於後人之善述也。既加赫諡。而未聞有殊異之褒。此其可議者二。世皇之南巡也。行宮失火。延及御寢。帝遑遽莫知所避。陸錦衣排闥負帝、出於焰中。乃與金日磾等。苟無逆謀。不可以漢之賞日磾者賞炳乎。乃以炳之貪殘。而其宗族浸。不留一錢。此其可議者三。夏少師曾中丞、楊武選、死雖同。而所以死則異。夏也傲而剛。曾

也悚而儆故受智衆之誅耳其致死尚有因也梆山公之精忠大節宜貫太虛識者以夏曾二公之獄追慼於朱滝立傳溯之鍛鍊撓其章疏可以少舒其憤德耳獨不聞痛梆山之冤而齒擊夫何憝者豈憝宜鍊鍛不可與朱倘相方乎與其可議者四泉臺之毀春秋有遺貶焉以為揚先祖之失非所以明孝也高玄殿五熙等宮雖與上清昭應類乎存之於國計民生無碍也議盡燬之何為乎後特以惜費而去顧不惜費將盡燬乎與其可議者五余故揭而出之以為徵顯闡幽之一助云爾

萬曆大政論

帝之冊立甫及六齡即以翊贊嘉勞閣臣及其踐祚也年纔過乎淑昭齒未離乎齠齔首御平臺寄輔臣以弁楫鹽梅之任天下已知修明曠典泰交可期矣上得　聖母彰教於慈寧下得碩輔勗勤乎館閣凡講學勤政親賢遠奸罔不懋迪而篤行之日御文華寒暑無間諸司職掌軍國要機綱緒昭通心無凝滯治理孫宗之藩侯近見端門而奬賞洵陟明之妙用磨勵之微權矣而所謂輔臣者以文

饒之侃侃焉（唐李德裕字文饒有治才）加以子元之精彊（漢相宋博字子元有幹局）帝鑑有圖寶訓寶籙有講災傷民隱有疏玉堂詞臣有宜科條詳悉啓沃多方於九邊之夷情御將之權畧不出於帷幄之中制勝於千里之外故虜情虛報岳峙山凝苗虜肆獰（王杲叛虜盜邊東夷長生執送境上、臨至獻俘、）王星飛電擊天下誦宰輔之功於不褻惜也攬權太盛遂蹈覬望之凶藉甄太横不免迷喪七替部院必繫其指授柴梓偕禮於督臺（江陵歸塟畢判請閉擦用刑部員外艾穆亭桒）督臺乃坐於憲之不奔而為撤鎖賣叩之使倆

泰昌大政議

萬曆之末季也。遼民半殺不寃。欃𣏌令言之變。唐將統令言紂軍粗兒瞞行舉朝宮署盡缺。誰為賈誼之指。鑿地脉者。銷陰氣之精。假叢神者。鶚翼乖之毒。 帝首發帑金二百餘萬。充遼東之兵餉。於是將士啣恩。歡叡雷動。夫流離顛沛之日。尚擁瓔林。以自豐樹。承休纘祚之時。親肯傾貲以及物。洵大有為之君。而克當 先皇之愛惜者矣。當時擯斥諸臣。或青宮初起。或璵使橫差。或彈擊權要。或救護忠良。春明門外。即涉天涯。長樂鐘聲。不聞餘韵。 帝特起鄒元標劉宗復諸臣而用之。以故投竿負鼎。馳步蒼龍。崖穴丘園。爭趨金馬。蒸蒸濟濟。庶幾見隆萬之盛際焉。至於建立輔臣。獨重枚卜。中外薰操。匪滯一途。望寔雙嶄。允符夢賚。此虞廷之所為咨岳而求。殷湯之所為無方而立者也。乃若江左之磁璂。屏風燭臺之屬。乞靈天工。蘇杭之織造。團花龍鳳之領。觀向東國。實傷之後。物役難堪。一槩罷拒。厥爽立極。於凡鋪墊軒閣之害。悉成巽風解雨之仁。而又振恤之

右引黃言 前文 國朝紀 五五

綱網弛。[illegible]漏網。赦附馬王昺之罪。糾朝儀紊亂之人。陸贄有云。貪因循而不能鎮失者。終有大患。震飢癉而不思出除者。必無久安。若 帝者。非所稱矯失而出除者耶。我朝盛隆而祚促者。有二帝焉。 仁宗與 帝是也。 仁宗之崩也。將及期歲。人尤痛恨於橋山。乃 帝之崩也。甫滿三旬。能不致怨於造物。余以為不必然也。太國有百年。而後如驚雷。[illegible]有一日而足炳千秋。若 帝之膺籙固短[illegible]峻德顯功。配唐虞而不朽。信有與 仁宗同[illegible]在東宮二十季。 帝在東宮十六年。其儲[illegible]之[illegible]地也。 仁宗一詔下而萬姓歡呼。 帝一臨臣而喜躍無已。其得人之心同也。 仁宗誠敬孝謹。 成祖大悅。 帝學業精進。 先帝褒嘉。其當父之意同也。 仁宗納楊士奇領馬之疏。而從容報罷。 帝俞史水安交泰之道。而該部議行。其轉圜之從同也。其止榷稅等役也。與附 仁宗罷西洋取寶船。何以異。其不株連闖入之罪。而議論潛消。與 仁宗不計較言過之臣。而置之不問。何以異

附录 國朝紀 五四

庶民也至感恩仕溥則文翰武弁而盡立之矣嗚患瞻逸
之有建也循曰貂璫倖偶也至崇功祝恩則監背大臣而
盡立之矣陰禧報功之有建也循曰隱省諸部也至及勳
旌功則徽向尊嚴而盡立之矣甚至納粟之劣生敢度斯
文之宗主推知趨附之若狂無復雜介之自立書之汙筆
道之根願而 帝寬仁孝豈弟之主也聖學當法堯舜深
邦朕心嘉區大倫之叙矣積學負僞方資表率信鄉元標
之素矣忒愛民也宮中度禱素服御門即有甘雨之注焉

共恤戰也朔風將起軫念無衣即有舊例之加焉三王之
國瑞王惠王桂王情理有加厚親藩也孟廟傾頹營緝不屢企高
賢也痛孝孺之忠烈而綸誥褒崇念宗生之蘊奇而棘闈
加額因戰守勤勞而即與錄序則賞功也何其釀衰按臣
守節遼陷按臣張銓罵賊死賜祭謚廕子禮文而異數加親則善善也何其篤
講讀之臣而追贈焦竑黃洪憲唐文獻不數更老之榮忠介之裔而
不遺海瑞廕子入監異賚金甌之賜信足以媲美成康而遠跨文
景者矣一指[illegible]天之日片雲翳白晝之光而仁心爲質

慮遠思長又爲 帝之所獨擅者以故攙槍漸掃鍾簴奠
安當是時也河清麟出鳳見壘呈無乃表 帝之德而火
雲人曰鼠姓牛妖逞以彰魏之逆乎甚矣善惡之不爽也
吾於挺擊紅丸移宮之事李可灼進服帝崩諸臣欲加重辟不能無遺憾
於諸賢焉梁王謀嗣刺殺近臣至無狀也而田叔按獄悉
燒獄詞此善處人父子兄弟之間者也如 光宗一言以
風癩結其局而雲開日霽狐鬼揶揄乃必欲引繩批根於
所擊者而父子兄弟俱有所難處矣 光宗之將崩也大

臣成礙語及壽宮又申重之至再是 帝亦知疵之必不
起也必欲律進藥以不赦之辜則疑案充棟矣 上皇初
升遐侍執巾櫛於乾清者既無纖細瞻顧之心移宮稍遲
即以私對宮嬪之言而莫定其罪亦非所以處 先帝之
靈也大獄之興胚胎於三者居多故特表而出之

合刻類語卷六尾

讀書論世十六卷

〔清〕吳肅公撰

清康熙詒清堂刻本

宣城吳街南先生著

讀書論世

揚州詒清堂藏板

讀書論世序

吾人生于千百載之下取千百載以上之人之事而論定之此其是非得失成敗利鈍無難唯吾意之所欲言雖加以深文曲筆古人亦末由于我爭致辨然後能屈古人之口而未必能屈後人之心欲後人見我論古之書咸心悅誠服以爲允當則非兼識與學而全之不可矣蓋有學而無識其論多近于迂疎有識而無學其論或流于雜霸寧得謂之允當乎哉余每讀史于權奸佞倖酷吏宦官身未罹刑罰者

輒憤恨不平髮豎眥裂嘗欲以爰書讞之名曰史判庶使其人雖倖漏網于生前而終不能逭誅于死後顧嬾與性成因循未果徒存此論而已宣城吳街南先生以所著讀書論世見示自五帝迄于有明上下數千年間隨所論斷咸以其時勢爲衡既不失之苛亦不失之恕始所謂兼識與學而全之者歟夫所謂識者必以其身入乎成敗利鈍之中而籌其是非得失之當所謂學者必以其身置乎成敗利鈍之外而權其是非得失之公雖起古人于今日亦當俛首無

辭而況後世之讀其書者乎余嘗謂善讀書人當以孟子爲法其于書則如武成之取二三策于詩則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而知人論世一言尤開千古史論之祕今街南此編蓋本此意而引伸之是以其所折衷咸能不謬于聖賢而非迂疎雜霸者所可及此其間蓋有本焉非苟然而已也街南讀書以窮經爲本講學以明其于論事自有左右逢源之妙苟不惟辭之是求而徒深文曲筆以誇多而鬬靡誠不知其于古人何仇乎吾是以讀街南此編而不禁悠然其有感也

康熙戊寅二月甲子新安張潮譔

讀書論世自序

余弱冠業舉子業竊有志古學乃取左氏春秋馬班二史及涑水氏通鑑以次讀之已復遍涉于後漢三國六朝南北五代以迄宋元明時每有論列用以馳騁于筆墨之間作爲文章自娛而已不盡允當也中年以後頗好經術併求于理學心性之旨而里中諸老生相譏以文章史籍等之玩物咸痛斷之而予弗謂是也以謂經者史之衡史者經之權也譬之醫經者脉理精微之妙史則其証治方藥之明驗也專經

而廢史猶持衡而臆度百物之輕重也專理而廢事猶高談天元四氣八正之說莫尋夫湯劑補瀉之宜也求其治療不亦難乎嗚呼理學家所爲固陋而不足語于道也予惟道之散殊未嘗不著于史蹟之而有概于中時制已而械之尤致嚴于政事之得失人物之臧否學術之離合務之聖賢中正之則而無失吾儒精義之學而不欲附肩者異同傍淹雅爲也積久第如用編次之名曰讀書論世兒信侯受而錄之俟荀後有得是編者可藉爲史學之津筏弃廣識力

不無助云其論經學理學若典禮之類備入明誠錄編中不贅宣城吳肅公識

讀書論世

目錄

讀書論世卷一

宣城吳肅公晴巖著
天都張潮山來叅

唐虞三代

包犧氏王天下作八卦及網罟佃漁包犧氏沒神農氏作爲耒耜以教耕市易以通貨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變安民垂衣裳而天下治舟楫以致遠牛馬以引重重門擊柝以禦暴杵臼弧矢宮室棺槨書契與而內外生死文武之制悉備易傳繫昭昭也世

俗通鑑係盤古三皇有巢燧人以至伏羲後十五氏神農後七帝此劉恕外紀羅泌路史元命苞五龍循蜚疏佗諸紀荒誕無稽曾不衷以夫子之易傳亦何特啟夫羲農黃帝欲次灼然由鮮食而粒食由農而賈由家居而行旅由養而教由朴而文聖人因時制宜其大較也使若所紀果何徵焉豈伏羲至神農中間十五氏二百餘年佃民皆不粒食耶神農至黃帝中間七帝四百年佃民無衣裳舟楫等耶書契之作在後則前此洪荒之世紀載及姓名何歷歷耶又取邵子元會運世週甲子以稍之漢人五行生王以[illegible]之不尤可笑哉　宮室棺槨書契槃之曰後世聖人對上古而言無所專屬之詞即夫子不得而詳也後儒繁容誤附世人從而拆之何哉取諸某卦某卦亦[illegible]三畫卦名始周易古無考也

[illegible]人子稷堯契皆其子稷始長堯大聖人舍[illegible]人知泰伯仲雍讓于季不知稷契之讓堯先之矣泰伯讓而逃稷契以身立其朝豈泰伯之時[illegible]不能忘家庭形跡之嫌乎雖然上世之事史不

可得而考巳

堯老舜攝而始舉稷果稷爲堯伯兄堯顧不知而待舜耶且稷長于堯不知幾何而禹等比肩共事乎雖隆古之事不可考而要可理斷也

堯舜以前皆傳子而忽焉傳賢實創舉也是時洚水昏墊朱均即中材未能勝况又不肖易子而賢堯舜之時中也萬章病禹以形迹有公私之别耳豈不知傳子非禹始乎予有論詳文集

洪去蕪曰傳賢傳子孟子之論不磨
李大村曰依易大傳神農繼庖犧黃帝有熊氏繼

神農皆異姓黃帝傳玄囂玄囂傳[illegible]少昊[illegible]傳子始此佐治代位始於顓頊之後少昊[illegible]顓頊黃帝孫非少昊子帝嚳[illegible]顓頊孫少昊孫也[illegible]而黃帝傳子可爾[illegible]云傳子始於黃帝乃妄

虞爲古國名國語史伯言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夏禹能平水土商契能和五教周棄能殖播穀蔬云云余仁山以幕爲[illegible]至[illegible]幕爲有虞開國之君可知又左傳史趙之言自幕至于瞽瞍史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由此言之舜不出于黃帝而昌意窮蟬敬康句望橋牛之係史遷不足信也同姓之婣益不足辨矣仁山謂五帝官天下不必黃帝裔是也。

夫子之贊堯至矣治水教稼明刑典禮皆舜命諸臣之績不知所謂巍巍成功何事也四凶之弗罪而以需舜何居庸違象恭方命圮族豈堯果不知之蓋用其才而又能潛格其非心而四凶者亦相忘于廣運包荒之內嗒然喪其無良之心此堯德之所以如天而大也迨堯之老也四凶何以稍逞而舜起側陋莫知其神聖協于帝也或相與易之矣此罪惡之所由著歟。

帝武爲大人跡天有足乎鄭氏之謬也謂帝嚳是矣然同祀郊禖豈無房帷褻私之事而云無人道何也蓋必以介止[illegible]心有靈徑如有鬼神如嬰疾疾遽不敢即于宴私[illegible]亦[illegible]而俟之以至于載生載育也[illegible]其享介若相之止若焉之震而動夙而敬斯理明而辭亦順矣。

玄鳥之詩推本有娀氏契始受封爲有商之祖行浴吞卵誕妄不足辨詩本謂玄鳥降之日人偏信史記鄭箋而朱子從之　斯干之詩曰似續妣祖箋曰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或以爲變文叶韻非也按周禮大司樂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是周人祀姜嫄不及高辛也國語亦謂之皇妣大姜又周禮大司樂注周以后稷爲始祖而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祭之謂之閟宮此又一証也周禮春官守祧奄八人注天子七廟通姜嫄爲八廟又一証也漢原廟之祀其來久矣先儒謂堯有天下則爲嚳後者屬堯之子孫故周不得祀嚳而止立嫄廟是也周人禘嚳乃有天下而推遡之耳。

太康敗於有洛之表羿距于河故太康不得反冀都遂居于河之南弟五子御母以從河南有尋之地是也故漢陽夏謂之太康城五子之歌怨羿鄉之淪陷也太康[illegible]而仲康立說者皆以為羿立之非也使仲康為羿所立必更受制于羿豈能命胤侯掌六師以討羲和蓋羿據冀都僭稱帝夷羿而太康自立國于陽夏及寒浞代羿滅相而夏始中絕耳仲康之不能征羿勢無如何也然觀其舉措是能有立者雖不能討羿以復國猶能保有一方也

召公以其子代宣王程嬰杵臼之義也然嬰所取者他人兒非己子也周事先于趙且天王也共和賢相非私家比嬰臼之事膾炙人口而莫知有名公豈以讀史記不讀國語耶下宮之事與左傳不合其事頗近稗

張曰宋曰左傳並無嬰臼事亦無此二人姓名不知太史公何所本

伯夷叔齊均之求仁恐謂夷可無避也幸叔齊賢耳不賢而立之謂宗社何實以成其父之過矣父之所愛誰則無辭而可奉承乎賢均以長亦何枯菀而必以命叔非所以昭後世是孤竹君之過也然則泰伯之事何如曰太王未嘗有立季之跡者也文王聖德著于門內仲泰伯能不以王業期之而豈必太王之有是意哉挈仲以逃嫌疑盡泯故曰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吾嘗云太王不特無剪商之志并無立季之心是太王之聖也英雄度己度人成敗燎然況聖人于家庭乎知文王之王周而先事以去此泰伯之聖也

史記載武王代紂斬以黃鉞懸之太白及微子銜璧

之事皆當時誣詞不足辨衛釐侯卒世子共伯餘立餘弟和以其賂賂士攻共伯于墓共伯自殺和立是為武公按詩序共伯早死共姜守義父母奪之故賦柏舟以自誓豈武公殺之乎武公年九十五在位五十五年初立時年四十矣安得其兄尚髧髦幼稚乎且武公老為睿聖豈其少年悖亂至此大人敗過遷善有之矣未有至不肖而能睿聖睿聖而初不肖者王柏謂功罪不相掩以之論唐太宗則可矣

柏舟之詩髧彼兩髦是世子未冠共姜未字也又詩

外傳衛女嫁太子中道太子死問傅母往喪之不容歸終之以死劉向列女傳宜姜齊侯之女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卒保母請還女不聽遂入持三年喪畢弟乃請願同庖不可使人愬於齊兄弟以謂女女終不聽乃作柏舟之詩今邶風首章也然則未嫁而守義者衛有三人歟列女傳未足信衛安得兩宣姜

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中庸有明文司馬遷謂文王受命稱王追之禮記大傳以為武王事豈皆不讀中庸耶文王之王武王為之或問子無爵父

之義武周制禮之宗而不嫌越禮乎曰士一命而上推尊其父祖況天子乎曰士之父祖封爵命自天子況天子而自命其祖父乎曰天子至貴然必告之天地告之祖宗告之天下雖然後世有天下者孰不告之天地祖宗告之天下乎其父祖不及武周之父祖而特以貴有天下得以行之亦尊親之至情事之不容已者世宗推尊典獻而舉朝爭之泥古之過也以廟而躋之則失甚矣

武王既喪管蔡流言謂公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居東避之二年罪人斯得後公貽王以鴟鴞之詩及風雷之變偃禾拔木王將卜之乃得金縢之書始泣而迎之天乃反風起禾此金縢本末也王既迎公歸攝政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伐之作大誥此作大誥之本也鄭康成之說亦然居東二年東征三年作是兩事獨孔氏以避為致辟居東為東征朱子嘗論之曰周公居東二年成王乃知罪在管蔡若曰所謂罪人者今得之矣或問居東非東征乎曰居東即居豳也公方見疑豈得即東征乎二年猶

待罪也及朱子註鴟鴞詩則曰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于國故周公東征乃得管叔武庚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公意乃作此詩以貽王而東山詩註亦云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風雷之變始悟而迎之乎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以居東為東征又以先誅管蔡後乃貽詩毋論與書攸刺謬亦何自相矛盾耶豈乎居議論而注釋反疎忽乎學究墨守朱註博攷如顧麟士祇依阿不能置喙可笑也

鴟鴞之詩戒王以先事之防而自鳴其勤勞之意既

取我子謂誘管蔡致得罪也無毀我室知其搆兵爲
亂也若詩作于殷人叛後何以云未雨綢繆乎　居
東亦非居魯周公一生未嘗至魯謂東都者亦誤時
未有東都也乃周之東鄙耳

[illegible]公未嘗至魯蓋王室多故[illegible]乾國[illegible]詩云建爾元子俾[illegible]乃命魯公俾侯于東一証也若居魯則千[illegible]書何以云[illegible]迎出郊郊故知是周郊之東也

武謂聖人舉動非尋常所擬議如後世便宜行事豈
拘拘避嫌者乎曰不然處危疑之地而擁興師旅是
挾君也無君者不可以服武庚況可以對兄弟乎而

謂聖人爲之乎故東征之師成王主之君討有罪非
周公誅其兄也

二叔之心冀相周也武庚之志爲復殷也然吾以爲
其始也武庚用二叔而其後二叔遂用武庚耳何也
亾國之裔而不思宗社之復者非人也武庚痛父殺
而國亾思圖之而未有間武王喪成王少是可得而
乘也周公專政二叔又疑不肯是可得而用也安日
夕以說二叔而間之造流言布於少主疑少主疑而
公出而吾事庶有倖乎不謂風雷變而金縢啓王悟
而公復二叔自知罪不可逃挺而走險則激武庚以
兵起故曰管叔以殷畔夫武庚有中興之望其用管
蔡非不肯也特不知武周之爲聖人耳若管蔡則眞
不肖者矣叛同而所以叛者不同一爲宗社計一爲
身計一欲復國一欲覆國也武庚非不肖亦匪庸才
也以未喪之殷一戎衣而底定以既喪之殷三年破
斧何難易之殊也嘗反覆大誥之詞恐懼艱難兢兢
欲違龜卜而不敢忽者何其慎也淮徐奄人相挺而
起事勢蓋孔棘矣又讀費誓之書即魯亦亟亟矣奄

應武庚而助之也淮夷以伐魯也是時伯禽始封或
亦武庚用之如後世披亢擣虛以襲周公之巢穴歟
故曰非庸才也　大誥洛誥召誥康誥多方多士諸
書嘗曰人心之思殷而不服周亦何衆也營洛邑遷
頑民以防殷亂者周公之心亦苦矣

予嘗謂武庚不當以畔目之不特武庚凡國之既亾
雖天命有歸天下既定而苟其臣庶有不服而揭竿
以起者謂之愚則可謂之畔非也即諸葛誕毋丘儉
司馬楚之之輩皆可恕而欽之也

以武王之聖伐暴救民不無疑于商人而監之以三叔以成王之幼周公相之而不能見諒于懿親以太公召公同寅協恭而不能釋公謗于王且成王無太甲之不明周公無伊尹桐宮之偏而公至于居東二年致辟管叔亦世道之漸降而去殷已遠乎使武王如堯舜之上則武庚必無封矣逆知其將叛寧監之而不忍廢使周公如後世謀國微子有人望更可庸也乃絕不爲疑慮俾卒紹商祀此其所以爲聖人也然而武周之德後世莫或效之而武庚之事後世切

切爲懲之矣

顧命篇成王之喪康王與羣臣皆吉服其陳設華美蔡注以爲成王平時之位顧炎武日知錄云狄設黼扆以下皆屬之康王之誥伏生以顧命康王之誥合爲一篇自此以上記成王顧命登遐之事以下記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即位朝諸侯之事也記曰未沒喪不稱君今曰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又曰周卒哭而祔今曰諸侯出廟門俟是已祔之後

洪去蕪曰金縢顧命兩篇今文亦爲者也顧亭人猶周旋語也踰年即位春秋亂世之事禮必三年喪畢然後即位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今日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七月之後也因其中有脫簡而後人誤以爲之越七日癸酉之下曾不思御册七日諸侯何由而至乎蓋古者即位之時非在喪之日也古人君即位于廟即位于先王祭畢而朝羣臣布幣而見然後成爲君也顧又曰狄設黼扆以下皆陳之朝者也設門府宿朝羣臣聽政事養國老燕親舊皆新天子所有事而非事紀之說也自王麻冕黼

裳以下廟中之事也自王在應門以下則康王臨朝之事也予服其確論

昭王之世魯公弟潰弒幽公而自立昭王亦被膠舟之難弒君爭國亂所自始而佛以是時生異端害道王政陵夷天道一變也幽王變侯廢嫡立庶西戎入而身死平王東遷而西周以亡秦襄公爲諸侯委之岐豐之地而秦始大又一變也

宣王既命秦莊公破西戎于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之爲西垂大夫無衣之詩爲是作

也申包胥求救哀公爲之賦此王于興師正指宣王
蘇氏曰民思周盛之先王豈其然哉謂強俾樂闕七
國之黍非當日之黍也
何彼襛矣按詩說齊襄公殺魯桓公莊王將平之使
榮叔錫桓公命朔使莊公主昏以桓王之妹嫁襄公
周人恥之而作是詩爲王風也名南將安得有平王
孫女嫁齊事乎春秋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
姬之館于外冬王使桓榮來錫桓公命王姬歸于齊
傳以莊公三年之喪不當主昏于齊不戴之仇不可

爲之主啖助曰桓公弑君王不能討而追錫之命故
王不稱天以其寵篡弑瀆三綱也非周名之詩可知
然吾以爲詩說亦非也所謂王姬若是桓王妹桓王
在位二十三年莊王四年而始歸齊計其年且三十
矣何其晚耶魯莊公十一年爲周莊王十四年亦書
王姬歸于齊則齊侯爲桓公也何彼襛矣之詩殆爲
此作而詩說以姬爲桓王妹蓋以桓王爲平王之孫
故耳其實曾玄亦可稱孫胡傳承訛謂西周王姬下
嫁皆未深究耳

衛莊姜戴嬀許宋夫人之賢其姜之節谷風伯兮之
婦泉水竹竿之女皆情婉而思正擊鼓式微旄丘凱
風之忠厚簡兮北門北風考槃之守貞干旄之好賢
所謂康叔武公之德也獨宣姜之惡國人屢刺猶風
之隆也集傳祇其土地性情故其音亦淫靡以詞致
之獨氓豈靜女采唐可嫌然序說皆爲刺淫朱子于
采唐辭至于言以爲淫者自言不知古人代爲之言
正形容而深刺之也有狐木瓜強坐以淫何衛風之
不幸也

夫子放鄭聲而不删淫詩謂淫絕其聲于樂而嚴立
其訓于詩噫豈聲足以蕩人而詩因無害反足以爲
訓耶或曰一國之風不得而廢也然則太史采之已
耳而必登之簡冊施之宴歌傳之後世奚爲哉謂示
戒耶男女期會只以誨淫何戒之有或曰夫子删之
後世詞人贋補之以足三百五篇之數皆未得其理
者也鄭詩淫者删之久矣指爲淫者皆以鄭聲淫一
語臆億之也所謂鄭聲好淫志世俗靡靡之樂非詩
也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蘀兮狡童扶胥褰裳風

而子衿揚之水蔓草按春秋傳皆非淫詩淫者乃譏刺之詩玩士曰女曰正刺人語也

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子之惠也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叔向韓起無議焉起曰不出鄭志鄭其庶乎季札觀樂于魯謂其細不爲其淫也果桑濮里巷狹邪之詩則周樂安得備而魯工安得歌之乎

小序不必盡合古義然漢猶近古毛亨毛萇衛宏皆

有授受特其時代篇次不無紊亂耳齊魯韓三家廢而毛詩傳鄭康成考亭出而毛詩廢矣馬融鄭玄孔穎達劉焯劉炫疏解毛詩數十家盡廢矣考亭曰舍明白可信之詩詞而信臆度難憑之序說夫以漢人視宋孰爲可馮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詩詞明白而何爲合之聘聘與書異無衣與史記異召南鄭衛諸詩與左氏春秋毛鄭諸家與經生家莫能考莫敢異議八股業錮之也

今所傳詩說魯申公培書其編次列國獨魯頌爲風附幽于雅雅有正有積有傳朱子弗之及而用毛其朱子或未之見耶朱子旣斥小序謬誤何不徵時代核事實改而正之大學古本不當改而改之何也

又按隋經籍志齊詩亡于魏魯詩亡于西晉則詩說非申公作乃後人作也小雅鹿鳴四牡皇華常棣以及伐木其次第見左傳而詩說以伐木次鹿鳴又以小弁爲尹伯奇之鄰大夫作故知非申培書乃後人心不服朱子又不敢斥朱子故托之歟若詩傳又因詩說而襲之古篆剛文托子貢尤爲可笑亦豐坊古

大學之類也

吾友劉堂之著詩論三篇遵詩說詩傳其論變風變雅皆宋儒之罔言不特周公碩膚之德宣王中興之烈不可云變淇奧之美武公緇衣之答鄭伯秦襄同仇之義晉文杕杜之好謂禮義政教之失而作可乎小雅怨誹諸什亦莫非賢臣閔世嫉俗之作也云變雅可乎蓋詩亾云者詩之教亾也邶鄘而外多作于春秋之世詩何云亾也宋儒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亾然雨無正節南山都人士篇皆作于平王之世雅

亦未亾也所宜辨也但疐之主詩說而與小序異亦
非也
名穆公賦蕩與民勞凡伯賦板及瞻旻芮良夫賦桑
柔衛武公賦抑皆幽厲之世蓋忠獻替故列之大雅
說近是黍離降而雅亾之說非矣賓之初筵衛武公
為王卿士幽王沉湎而作列之小雅者為宴享之戒
也若悔過之詩則與抑詩皆同淇奧入衛風矣
周之國無所謂豳也豳者七月詩之篇名也周禮籥
章逆暑迎寒則吹豳詩祈年田祖則龡豳雅祭蜡則

龡豳頌一詩三用以器別之則豳謂之雅亦謂之頌
云錢飲光曰公身不在朝其詩不得列于雅亦未嘗
居魯又不得列為風思王業之始于豳以之名篇亦
猶今士大夫書題姓氏而標其先世郡國也此言得
之東山亦公詩其餘皆為公而作序詩者采附之其
實非豳詩也
太子宜臼申出也后與太子見廢申侯召西戎攻王
是時太子在申而殺其父申吾仇也痛恨宜何如鄭
衛秦晉相與即申而立之德其立己遂戴內以戍申

何為也故後人徒以東遷為咎不知其罪之大者知
母而不知父懷私恩而忘大義也抑秦與西戎世仇
也驪山之禍鄭桓死焉秦鄭同仇亦自為也予秦以
岐豐猶曰不能自取也予鄭以虢檜予晉以河南皆
威而報之亦過矣文侯之命徒示弱耳說者曰平之
東非遷也辟于申仰立于申不能有其國拱手而去
之藉諸侯之師以居于洛若太康之見距于羿不得
已而棄冀都夏陽非盤庚之遷殷比也遷之云者周
人諱其失國耳竹書紀年載西戎入周弒幽王殺伯

服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立王子余
臣于攜按左傳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諸侯之辭曰
攜王奸命諸侯替之指余臣也然則攜王平王分立
者二十年也
晉昭侯封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及潘父弒昭侯而
迎桓叔晉人攻桓叔敗之立昭侯子平是為孝侯莊
伯弒孝侯于翼晉人又攻之立孝侯之子郄是為鄂
侯鄂侯卒莊伯伐晉晉入立鄂侯子光為哀侯曲沃
三舉而國人不附也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

侯弟緡是國人終無叛者至武公滅晉侯殺緡以寶器賂周僖王王命之為諸侯然後晉人不得已而從之蓋歷世矣凡六十七年而始有晉陳桓有齊三卿分晉不如是難也揚之水乃忠臣智士痛昭侯之不悟託為黨沃之言以警動昭侯使急為備耳豈有叛志而為詩以宣之者况歷世民情若此而云昭侯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是必不然嚴粲曰沃有篡謀潘氏陰主之為內應是詩為忠于公者發潘氏之謀也綾氏曰素衣朱繡何等服色我聞有命何等密謀而明見于詩是巧于告密者皆得之矣黃衿白首訓詁中亦何足與論世哉以上十七條係皆論詩而因論其世非為解詩正義也故不入嗣

錄誠

讀書論世卷二

宣城吳肅公晴巖著
天都張　潮山來叅

春秋

周衰上烝下淫，弒父與君無所不至，而兵車戎馬之交，往往以典禮詞命遂斥抑之。亦積漸風尚使然。而周魯為最。周其主，魯宗國，列國所禀承也。譬如里閈襟處有巨姓老成人，雖頑梗易為屈服。然周魯之所以弱而不振者，亦以此也。鄭雖弱小，恃其詞命以禦

敵，其所以內治自強之道，猶愈于周魯焉。

張山來曰：今時巨姓老成，反受市井惡少年之侮，只可婉辭以謝之耳。

諸國強者首齊晉，非謂其地廣大，更伯為主盟也。齊制國卿以定民居，鹽鐵以阜民財，內政以寄軍令，所以內治者強也。晉之政在三軍，而上卿元帥賢才雖武，技能累世雄長諸夏。然則立國之本，可無道乎。至于秦楚之強，又自有說。自非聖人，文者必弱，強者不文。世風日下，惟力是競。後世若晉清談、齊梁詞藻、宋理學，皆弱道也。

傳曰：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繼室者，夫人也，則隱為太子，當立不當讓。又曰：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子，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明乎立之者隱公也。先儒因其攝而賢其讓，予嘗論之：假攝以欺人而卒自有之，好名而不終，何謂讓？豈有攝而不克復者哉。

隱當立而讓者何居？曰：春秋之世，嫡庶之不明久矣。仲子之歸宋，以夫人嫁之，惠公以夫人迎之，天子以

夫人賵之。隱公懼人之議之，而姑攝焉，托於讓以為名。故惠公之葬公弗臨，衛侯會葬而公弗見，會戎于潛而辭盟，皆以讓鳴，不敢專也。後乃稍稍即真耳。雖然，亦拙矣。始即不讓，其誰議焉。然則仲子非夫人與？曰：非也。手之文非與？曰：此妄也。陳氏曰：隱無後，是桓之子孫託以明其為嫡，而掩其弒逆之跡，左氏不察而信之也。

左傳曰：子氏未薨，豫凶事，非禮也。是以經二年夫人子氏為証也。吳子曰：非也。春秋譏天王賵妾，非譏

設凶事也國有喪以告于諸侯未薨無告賻則安從
即無禮不至此然則夫人子氏非仲子歟曰公羊以
爲隱之母聲子是也若仲子則經前後具稱也何居
且夫桓未君桓母不得稱夫人子氏非仲子明矣左
以子氏爲仲子遂以尹氏爲聲子而又誤尹爲君曰
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不亦繆乎吉未有以君係氏
者尹氏者周尹氏子氏者聲子非仲子也然則穀梁
以爲隱妻亦非也隱母之爲子氏爲聲子也妻之爲
子氏吾不知也故公羊之說是也公羊傳尹氏者天子之大夫也稱氏

貶世卿非禮也按南山之詩尹氏太師者之後也而魯當時亦自有尹氏
公祭鍾巫館于寪氏而被賊焉始與鄭戰狐壤因焉
賂尹氏而禱于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夫非鬼
之祭以求福也而以此見弒甚矣隱之惑也若不朝
于京師不奔王喪擅征伐易許田逐許君觀魚于棠
多無道之爲抑亦非賢矣
以舜例申生新城之死非孝也舜不以父命泥井中
灰廩上也以泰伯例申生士蔿之告弗去非智也伯
不以立愛名遺古公也其不欲傷公之心不幾殉父
欲乎而曰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亦見其志之窮而足
悲也已故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順親云僞哉　一
尹公佗學射于庾公差差學射于公孫丁傳與孟子
相牴牾微人則孟子薄微將則左氏近孟之時所聞
異辭可例吾說矣不必聞其異同也差之訛爲之斯
也晉相涉也不惟是也究廩之事河南箕山之避孟
子不辨也孟子盡性者也其間見略孟子之書明道
者也其記載疎衛心則遺跡滯理則後文略與疎不
足爲孟子累也抑孟子爲取友訓也因師以及師孰

與遠師而遂弗念乎且夫黨亂以伐君何禮之云
鄭莊公之無王自交質子始矣取溫之麥成周之禾
其不臣豈待繻葛之戰哉不特此也縱叔段而期其
斃則不友誓姜氏于黃泉則不孝克許故讓而議其
祠則不誠以防易許田而以周公之祀請則不廉考
叔之獄不能正而三物以詛則不道左氏以爲知禮
謬矣哉
鄭公孫黑肱疾歸邑子公其言曰生于亂世貴而能
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亾吳子曰善哉夫貴者不貧貪

而曰能蓋必有道矣。非君子其孰計之。肱猶惴乎不能必無亾也。而庶幾其或後焉。是猶器持滿而挹損之。易言天道惡盈而君子謙謙也。今士甫一命而封殖掊克。牽其子以種怨。嗚呼。治且不免。而況于亂乎。官以守家。祭以成禮。黑肱使黜官薄祭。他可知已。易之以敬其事君。而曰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夫豈其囊祀廢禮。貽固陋者口實哉。富者怨之府也。齋服食祭牙籌。終歲穰穰。殖以滋大。衆且忮之。幸速亾焉。而況于貴者乎。且夫貴者之所以富。顧何如哉。猛虎之噬也。搏爪血牙。麼勿饜矣。其欲無亾。何可得也。吾繳吾鄉達。或再世焉。或一世焉。或不及世焉。噫。亦三復于黑肱之言哉。

張心齋曰。蔵黑肱言。摺叠作七段。而意義曲盡。諸岩以漢唐行文。而此獨酷似左氏。可爲富貴人座右銘○又曰。先君子七勸中。亦曾及之

楚康王將殺子南。泣其子棄疾而告之。棄疾曰。父死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亦不爲也。遂殺子南。棄疾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棄父事仇。亦弗爲也。自縊而死。吳子曰。棄疾非人哉。父死之不卹而洩命。是嫌洩命非忠也。其罪小。而與殺其父。悖孰甚焉。王三泣之。私之也。私而請以身代。焉王能無動乎。不動則寧洩君命而進其父。王誅洩命。則曰君實洩之。又何誅焉。殺父而語其子。王則不順。王無辭也。且身死可以脫父。不猶愈于父子俱死乎。自縊以明志。亦晚矣。故精義之學不可以已也。抑君子謂楚王於是乎不君。

洪去蕪曰。仁之于父子。義之于君臣。害我則仇。而況殺我父乎

張山來曰。君實洩之一語。可塞楚子之口

季武子舍公鉏而立悼子。臧孫紇主之。吳子曰。孰謂臧孫知。乃不及申豐。季聞申豐退而以其室行。紇嫡季而立之。酒間胡爲乎。紇素惡于孟。亦姑結于季子。夫豈知貽禍以及身也。孟氏舍秩而立羯。則以公鉏爲援。以仇臧。激公鉏而紇之禍成矣。紇一言而亂兩家。禍一身。智者爲之乎。孟怨于季曰。臧爲亂。遂紇聞之而戒。葬而除道。甲以往。斬關而出。遂以寶盂之怨而速季之攻。亦何張皇失據哉。抑紇之初。亦擬廢立者也。賈與爲。故紇見也。然則悼子固紇之擬祖。以是詠季安耳。失守宗祧。首竄于邾防。使爲也。得乘

間以立天之報施在是矣據防納蔡而請托于爲爲能一日忘情哉故臧孫者不知義不知利不知人不知已者也防之人要盟于季而以犯門斬關于國紀爲辭詩曰自詒伊戚仲之謂乎

孫林父將作亂而告蘧伯玉伯玉賢者宜有以斥其邪謀而但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于君國之事若無與者晏子處崔杼之亂韓厥處欒書中行偃之亂無討賊之義亦無死節之心皆委蛇遜謝而秉義之士亦莫有以臨難苟免繩之

者何哉三代之君臣因未可以後世比耶

張心齋曰伯玉五十知非寡過未能此正其非處過處也至晏子則有獨吾君也與哉非其私暱誰敢任之諸語安爲孟子之所鄙也

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善之司馬侯曰是儀也不可謂禮陳司敗斥其妻吳是亂禮之常也叔向譏其母喪不戚是失禮之本也亾其寔有其名聖人無如何以儀爲禮禮之失也久矣

宋穆公傳位殤公而出其子馮于鄭衛州吁欲伐鄭而告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宋人許之君子曰殤立而不能無慈于馮矣州吁之請所欲然許之固願其急於除馮也所謂君害者殤公意中事也經書伐鄭而首宋公明殤之主兵且深惡也州吁弒君而與之討而私甚自遑焉故惡之也次諸侯復伐鄭則宋來乞師故曰宋主兵也戚同經無貶辭何以知其惡也曰直書之而是非見此類是也

慶父之亂哀姜孫于邾以通于慶父而與閔公之弒也齊人殺哀姜左氏謂齊人已甚女子從人者也明

非父母家所宜討也予曰不然文姜淫于襄而莫聞也衛宜姜惠公母而齊使公子頑烝之不可而又強之而獨哀姜之討何哉

張山木曰古人以鄘衛爲淫風今觀左傳中姜氏之[illegible]人獨不宗桑濮之日何也

狐毛及偃從重耳懷公執狐突使名之對曰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宋顏竣從武陵王駿起兵元凶劭詰延之延之曰竣尚不知有老父何有陛下突之語直延之之語婉故突死而延之免偃佐重耳有晉突之死一王

賤毋也明羅守指揮李中子讓爲燕府儀賓署布政可佐世子居守建文帝使中招之不從帝怒戮中帝因失刑讓亦甫之子死矣
陽處父易賈季中軍而用趙盾賈季怨之殺陽處父
懼而奔狄盾使臾駢送其孥臾駢故嘗見僇于季者
也而盾使之何也，怨處父之易其位也能不怨其
皆此任者乎能殺處父獨不可以殺盾乎盾竊懼之
矣其使駢也蓋逆其怨也而假手焉耳駢之人果欲
殺賈氏以報而駢不許駢之厚也盾常人料駢而不
料駢之爲君子人也何以知之曰宣子德陽處父漢

矣其死也痛而爲之報焉情也況欲自脫以免乎且
盾陰鷙忍人也始棄君命迎子雍既畏穆嬴而從之
始遣先蔑而背之倖秦援而旋冦之又從爲之辭殺
公子樂抑又忍矣有倫兒文集
吾友劉望之論趙盾曰盾操懿之作俑三晉之嚆矢
也自古奸臣欲亂人國必先結黨援以除異已而後
動于惡盾之逆不待桃園之難而著也襄公將登箕
鄭及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
勳不可廢也于是立盾既使狐射姑將中軍陽處父
易其班使狐射姑佐盾盾之黨必欲其政出趙氏也
其名公子雍于秦荀林父先知其事之不成而狐射
姑以議不合懼無援而奔狄先蔑士會怨其倍約而
奔秦箕鄭先都士縠梁益耳皆以殺先克坐誅而舊
臣于是盡矣其新從政者皆盾之私屬朋黨而君益
孤危矣盾懼靈公之見圖而卵翼穿而爪牙之河曲
之戰穿撓臾駢而敗其謀盾舍穿而委罪胥甲而放
之既知其無謀又使帥師焉假以兵柄皆所以用之
也望之論甚快

管仲責楚苞茅不貢昭王南征不復夫苞茅不貢末
矣昭王至惠王十二主三百四十餘年世遠代更而
以爲罪乎是時楚方猾夏蠶食諸姬舍其大而及其
細略于近而追咎其遠何居蓋聲之以重罪則適足
以攖其怒彼怒而我無如何也我則不競而伯圖屈
己其何以示諸夏而主盟哉與之以可承罰之以可
逭楚不我難也既有辭于諸侯而毋速禍于強敵此
伯者之假義所以異于王者正名問罪之師也
張山來曰與之以可承昔人亦曾道過

辟乃殺謙申與謙其略同其事同其忠而得禍亦同。哀哉。抑申以謀著未任政也立黜者斑立兒頑者周人申行罪乃且鄭伯遣歸非有漠北之苦南內之錮七年之久而遇毒于中不知其身之得歸者則申詐出也

[illegible]之役欒書欲因壘以待郤至不從遂怨之夫人臣莅國苟濟于事不必其出于我也況軍事成敗安[illegible]湯為至言驗矣亦又何懟郤之戰伍參欲戰孫叔敖止之不聽及出陳也敖趨之乘晉以敵備為急而

不以護前為心斯賢者也書使公子茂告公曰郤至實召寡君又誣其泰孫周以事楚而以至之趨風楚子以誣之使孫周見至以實之噫怨之毒而禍之至即郤氏滅而胥執公而殺之是可忍也何有於郤。入

襄公如楚季武子取卞來告以卞人將叛故取之公未言榮成子曰子毋以[illegible]吐役之事實制之惟子所利何必卞子之隸何以為言哉乎榮成之應變也季取卞而誣之以畔此飾說也公不能無怒榮成以為公怒而無如季何也祇激怨耳廹而許之此辭信請為假王而子房躡足之計也襄公無漢高之敏而榮成代為子房歟

弗擾佛肸皆畔人也而不狃晉臣尤宜深絕夫子皆欲往而于不狃有大名其晉而從哉則似不狃之為有心人也受吳[illegible]晉叔孫輒不狃同在吳輒勸伐魯不狃[illegible]遂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行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恐以小惡而覆家國不亦難乎又諫吳君不聽卒吳師從險道欲使魯知而備之由此觀之猶有宗國之思焉此其能名夫子而

夫子取之歟

昔荀吳伐鮮虞鼓人請以城叛吳不許曰不可以欲城而邇奸使鼓殺叛人而繕守備謂軍吏曰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此可與乎敵而義民矣竇建德斬滑州叛人何與哀東莞叛叔猶弟二義也雖然仁義之師則之弗克豈待三月鼓人請降見其民猶有食色使之修城食竭而敗之不亦偽乎獲城弗取則如弗攻及茲子歸而叛吳帥師偽繆者負甲襲而滅之又何詐耶

齊豹見宗魯于公孟縶爲驂乘豹將殺公孟以語宗魯使勿與乘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于公孟可也豹殺公孟宗魯以背蔽之俱死琴張將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何弔焉夫感豹知己似仁如死不避似勇周事不泄似信有不以宗魯爲賢者哉然失身于奸回嗜利以隱忍夾人之亂而陷主于死聖人之所謂盜賊也雖然濡染于利而不能去古今附勢苟祿者之恒態也然莫有肯言之者而宗魯不諱後世之人或溲言以負豹或佚身而逃死不則爲豹間而賣公孟以邀賞且爲之也然則宗魯猶古之盜賊歟

張山來曰古之盜賊句冷而刻

士鞅奔秦論欒氏之亾不在黶而在盈秦伯曰何故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夫書弒厲公亂臣也讒抑至食人也而能得民以保其世甚矣三代之世民爲重也陳恒成師皆亂臣也竊國而代之以得民故也

士鞅曰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書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彰叔向曰欒桓子黶驕泰奢侈貪慾無藝宜及于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懷子盈改桓之行修武之德可以免而離桓之罪以亾于楚台哉論人事亦天道也彼祖德未泯而已孽未彰其倖免者時未逮耳然則積善貴以世哉

苟偃與欒書弒厲公夢與厲公訟戈隊其首及伐齊生瘍于頭而死況豹夢齊和帝拔其舌亂臣賊子有時見誅于鬼神宜有之偃卒而視不含范宣子撫之猶視欒懷子曰爲未卒事于齊也撫之矣嗣事于齊乃暝而含甚矣傳之荒也人之初死恒未即暝氣盡乃暝豈有所遺憾哉況偃以厲公之夢又聞巫皋之言預知必死故逞志于齊以倖功耳於齊無不藏之仇于晉無社稷之慮者也豈以此暝乎盈言罔矣宜子自咎曰淺之爲丈夫也似以偃爲社稷臣也亦陋矣雖然告左氏之誣也

穆姜擇美檟爲櫬季文子取以葬齊姜傳謂婦姑以

成婦。逆莫大焉。及定姒薨。無櫬。匠慶請木。文子命之
略。匠慶遂用季氏蒲圃所自樹之檟。季孫不能止也。
莒僕之弑。行父曰。見無禮于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
也。謂齊懿公也。則無禮而討人。而兩無禮于君夫人。
何也。哀衣馬粟之儉。而何有于葬。嗇于生。而蘊于死。
儉于已而略于人。君子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蓋快
之也。匠慶謂子爲正卿。小君之喪不成。君長誰受其
咎。善哉呂東萊所以不得不言。抑此也

宋寺人惠牆伊戾譖太子痤。以其享楚客也。坎牲加

書而騁告于平公。謂太子將爲亂。與楚客盟。向戌爲
徵曰固聞之。遂廢痤而立佐爲太子。佐惡寺人柳華。
合比請殺之。柳用坎牲埋書而告公。謂合比盟于北
郭。納亡人華亥爲徵。曰聞之久矣。二事如一轍。而重
見于平公。公前已悔之。烹伊戾矣。而柳得踐其故智。
何公之黠也。華亥之徵。亦左。師已事也。戌既比于戾
以殺太子。而責華亥曰。喪而宗室。詩曰宗子維城。無
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噫。何戌之明于責人也。
太子國之宗也。其爲城也大矣。大宗之弗䘏。而謂亥
弗䘏其宗乎。

孟僖子病。屬其子說與何忌。學于孔子。說。南宮敬叔。
何忌。孟懿子也。集註曰。南容謚敬叔。按容名縚。又名
适。不名說。史記弟子傳。亦不言南容爲僖子之子。縚
子之兄也。惟索隱註云。僖子之子。仲孫閱。是朱子蒙
索隱之誤也。家語檀弓皆云。南宮敬叔。以富得罪。奔
衛。反載其寶以朝。夫子有喪不如速貧之譏。則敬叔
猶三家汰侈之習。以罪出奔。豈得謂免于刑戮者乎。
亦斷非三復白圭之慎者矣。然則敬叔。非适也。一名

縚。又名适。一名說。又名閱。兩人不相涉也。

季氏出其君。史墨謂趙簡子曰。社稷無常奉。君臣無
常位。自古以然。三后之姓。于今爲庶云云。夫廢與置
虛。天之道也。此對人君語可。豈斯言也。悖。魯。乎哉。季
乎。毋。乃。勸。趙。也。蓋趙一。季氏也。

子胥之報平王尸。甚矣哉。父吾父。君亦吾君也。伍氏
世楚臣。君有失德。國且危亡。祖父直諫志。欲存之而
已。一朝而亡之。如父何。鄖公之弟。以王殺其父。欲害
王。鄖公曰。自敵以下則有仇。若皆仇君。何上下之有。

鄖公知義矣以直報怨何不尸無忌而滅其家丐其宮而死若是仇乎至求用千兵而掘其骨肉爲公子光進鱄諸以行賊何暫耶屬鏤之賜毋亦魚腸之報乎

宗曲氏曰巳欲復仇而先構人之骨肉以自雪其骨先衆罪非本一原刊爲

夏姬之役申公巫臣正言以見楚莊危言以怵子反而令以術自取之棄楚仕晉其族盡爲子反所殺甚矣女色之禍烈也尤異者吳爲□□之國車書會盟不通于上國巫臣爲晉聘于吳教吳乘車戰陳教之叛

楚子重子反疲于奔命吳楚之釁自茲始得通于上國亦自茲始皆巫臣爲之而實釀于夏姬桑中之約嗟夫一婦人而覆人之族滅國之亂亡若此未有甚于夏姬者矣

晏曰之諡千古震稱左傳趙朔死嬰齊通于莊姬原同屏括放之齊莊姬譖于晉景公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晉遂殺二子朔子武從姬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以韓厥言乃立武而反其田無所謂屠岸賈也司馬遷謂賈有寵于靈公景公時爲司寇治靈公之賊誅盾子孫韓厥救趙朔亡朔不肯賈遂攻趙氏于下宮殺朔同括嬰齊滅其族朔妻有遺腹春宮中賈索之匿袴以免嬰曰取他人子代之匿武山中十五年厥因公疾請立之予按欒書將下軍朔已死不與同括之難嬰齊在齊亦不與之同死晉侯逾年夢厲爲祟膏肓之疾安得十五年而景公乃因疾立武乎左史不同如此吾不能不據左而廢史也

諸侯會于宋以弭兵楚人衷甲欲以襲晉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信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屈

建曰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按春秋之亂極所不至而交鄰克敵猶不至于狙詐則先王之命伯主之盟足恃也屈建三言爲治道人心害是荊舒之道五伯之罪人也魏之會趙武曰信以爲本循而行之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賢哉武也秦漢以後英主謀臣之趨利罔不由建三言啓之也

欒氏之難叔向以弟叔虎幾殺其身祁氏之亂叔向以子伯石遂喪其族而向毋皆預決之一則豺狼一則龍蛇何奇中耶雖然毋美而生必龍蛇此何理也

不閩美者悉因德子也子之似毋者性也向之賢不類其毋無有子性何有子親謂夏女淫無貞女可也而曰鄭美子是將必大有敗夏姬之敗業有然矣女又何敗焉向李婺之言其不信斯言哉向之母初欲娶其黨向曰吾母多而庶吾懲舅氏矣始者固甚婦人之美

郤黑肱以濫來奔傳曰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彰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

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故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彌彰懲此春秋之微旨勸蓋名者聖人持世之大機也好善而惡惡好名而惡毀羞惡是非天性之善也故因名教褒貶者聖人所以盡人性之妙用也不義以得名奸宄雄心恒微倖焉桓溫所以甘遺臭也然溫亦猶詞耳枋頭之敗何臭不可掩而必惡而諱之且怵孫盛以家門之禍耶

朱山來曰桓溫所謂者蓋其非善惡是非之謂也使枋頭戰勝尊畏孫盛之筆耶

古有臨難自免不失爲義者後世則專以死爲義矣即不揆于道然猶知有名義也後世舍義而用智矣予嘗謂忠臣孝子節婦義士多成于愚甯武子愚不可及仁至義盡非大智不可誠忠篤孝雖愚而實智矣

叔向之囚欒王鮒欲爲之請叔向不應以待祁奚曰欒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仇獨遺我乎向之不肯活于鮒義也而謂從君者何能行有旨哉小人之從君未有能行其志者也王敦死王含欲投王舒王應勸其投彬含曰大將軍素與江州云

何而歸之蓋彬嘗斥罵敦也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當人強盛時能立異同非常人所及覩衰危必興憫惻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後舒果沉含而彬具船以待此與叔向語相發明君子行義論理之公私不較其人之親疏論事之當否不因其時之盛衰也

洪秋士曰詩書是二帝三王之事迹詩亡而春秋作則無義矣春秋乃聖人精義之書左氏無識而文其工學者所宜辨正晴

嘗讀書論世于是乎在

讀書論世卷三

宣城吳肅公晴巖著

天都張　潮山來叅

戰國

春秋戰國之交志節瀿然而功亦偉者申包胥一人而已夫秦本無救楚之心哀公為賦無衣而師出以破吳存郢者七日之泣義激之也其後則王蠋一死唱齊民以復七十二城亦卓然矣世稱魯仲連超然富貴利祿之間吾謂特高于儀秦輩耳義不帝秦輕世肆志而聊城一書勸燕將以罷兵歸燕又勸以畔燕歸齊雖為齊計亦豈知有人臣之節哉魏安釐王稱高士孔子順曰世無人也抑可為次其仲連乎王曰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其旨微矣

豫讓之死俠矣義則未也夫委贄之義而以恩遇為報稱也哉是二心之尤也而曰以愧天下之懷二心者彼則無愧中行故智氏中行之仇也事其仇以要國士之遇安之乎且所貴乎國士者必能救國亡已國亂塘之不仁韓果知之韓魏之反絺疵知之讒誠國士胡不聞有建白乎以死報智伯是戰國之士所謂捐生以自快者也

韓非子曰豫讓為智伯臣上不能使之明法術度數以避禍患下不能領御其眾以安其國乃敗其形容為智伯報仇而實無益于智伯此吾所謂下也而世主以為忠而上之按韓非當日之論則已然矣

刺為亂道為奸法匹夫逞其忿忿而冀其未必成乎所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也沫以逆于順政以私害公議以俠快仇輒促燕之亡而專諸推刃門庭助成弒逆是成濟之抽戈張衡之剚刃也吾嘗謂子長有罪焉惡其為亂賊之由也

張心齋曰有功世道之論

孟子得齊而用之其王果反手乎曰有其理矣雖然以好色好貨之宣王能無一暴十寒乎以區區愛惜之仁得無杯水而救車薪乎夫孔子相魯三月而鄰國間之而况齊之左右及四方游說之至者剛弗剛也且孔子之門皆奇才也回賜由求無論已公西之歷聘樊遲之能戰孰非可與成功者孟子無一焉而

況強敵之眈眈說士之狃詐什伯春秋也吾慮夫王齊之難也

沈同伐燕之問以私耆也孟子曰可伐幾勸之矣及人以為勸乃始云云夫顓臾之役夫子之斥求反復無遺孟子即何不于同之問直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以杜其端乎初疑孟子特工于文耳繼思之孟子有深衷焉齊之伐燕遂事也即沮之靡遂已乎孟子姑微許之俾齊王不吾忌也或載與俱行則所謂簞食壺漿以迎者必有道以徠之水火之厄有道以拯之旋觀之係重器之遷不待後之反之止之也置君之策不待謀救燕之師不待弭也而宣王不然是大失孟子之意也區區勸齊伐燕非孟子之義止齊伐燕亦廷而非孟子之所出也

蘇子由謂田單勁敵守之堅故耳不盡然也失天下雖極盛之世未有倉猝一舉遂收萬全之功者況天下不欲亾人之國必有持敗以為勝垂亾而僅存者倚伏之機非人力之所預也王蠋之死樹下王孫賈之呼市人田單之悉力抗守全齊之士心可知也天不獨無亾齊也直將與之以法章延之以君王后且四十餘年而樂毅強弩之末進能殄滅之乎彼子瞻以毅欲以仁義服之咎其嗣王不成不足以伯亦過論矣然以毅配起奢之徒則當時之良將也初以莒距燕者淖齒以即墨拒燕者即墨大夫即墨大夫敗死田單乃起而代之田單以二城不下皆以為單之功亦誤

蘇秦之激怒張儀而陰使客厚資之以入秦謂權其敗從約故用之也夫誠慮其敗縱方利秦之無人焉以儀之才顧速使之乎欲其毋敗縱也盍厚禮而情告之輸誠而資給之儀當感也豈儀可以激不可以情告乎儀小人也小人易于背恩而難于釋怨安知不恚其辱而惡其詐乎秦之為此蓋顛倒玩弄于股掌之上所以示之不測以潛斥其心術士相軋之故智耳敗縱兵否初未敢必也卒之儀相魏相楚皆教之事秦其在魏也尤極言縱之為患斥諸侯恃詐偽反覆之蘇秦安在其不敗縱乎敗縱之慮蘇秦姑謬諉之蘇君在儀寧渠能乎亦姑謬應之噫此其所以為傾危之士乎

趙括之母知括之不可將。聞之其父也。奢之言曰。兵死道。括易言之。必破趙。而母之對趙王。則曰其父爲將。所奉飯飲而進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王及宗室所賞賜。盡以予軍吏士大夫。不問家事。今括爲將。軍吏無敢仰視。王賜金帛。歸藏于家。而日視便利田宅買之。願王勿遣。此數言也。古之善論將者無過也。奢以其易言。虞其輕躁耳。藺相如言徒讀父書不知合變耳。而母獨推及其營私。蓋爲將之本。恭儉仁廉。所以得士也。且婦人之志。營私而已。見及于此。不亦異乎。

秦圍邯鄲。趙求救于魏。卒也信陵樹其功。而其開嘗仲連之意氣。毛遂之合縱。侯生之效謀。朱亥之奮勇。毛公薛公之語義。色色見奇矣。然。不如平原君豹之言。之爲愈也。趙欲受上黨。豹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使是言見信。不亦曲突徙薪之計哉。是言也。春秋賢大夫知道者。始能及之。六國之士。何足以語此。

戰國之士。俠則虞卿。而非信陵孟嘗之謂也。忠則王蠋。而非屈原之謂也。儒則孔子順。而非荀卿之謂也。高介則太史敫。而非魯仲連之謂也。謀略則虞卿陳軫。卿爲趙制秦。言無不中。屣脫相印。窮愁著書。誰及者哉。賢將則樂毅也。夏侯氏雖譽之過。而孔明以自比。要非起翦頗牧之倫矣。文章則孟之粹。莊之奇。韓非之陷嚴。屈平之淵雅。皆絕千古焉。吾惜夫虞氏春秋不得而傳也。

秦要趙爲河西之會。趙王欲毋行。頗與相如計以爲示之怯。不可。相如從行。頗送之境上。決曰。三十日不還。請立太子以絕秦望。金壘子以爲此老成謀國。與

宋眞宗澶淵之役。旦還居守。十日未有捷音。命立太子同一遠慮。予謂頗相如直年少盛氣耳。安得老成。老成則勸王無行矣。苟嫌其示怯。則御虎以爲勇。而趨避之爲不屑。彼秦虎狠也。誘魏公子卬。禁楚懷王。留楚公子完。何郤于趙王。頗相如遂知其至危。而甘以其君爲孤注。老成者爲之乎。故非澶淵比也。又非若沛公霸上不得已。而謝鴻門。爲脫死計。項羽之不忍。項伯又陰爲之地。若趙則安所恃哉。相如挺完璧之事。秦無若我何乎。璧在廷而碎之。可也。璧潛歸而

身死亦可也。王非璧也。王方在生，身不足邺，其如王何。故始之往，孟施舍之勇也。擊缶之爭，北宮黝之勇也。王之歸，倖也，非相如也。其後之屈于廉頗，則真大勇矣。

張山來曰：揣情度勢，足使相如心服。

戰國之時，有富貴無廉節，有權變無恪守，乃吾得二人焉。安陵人縮高之子仕秦，守管，信陵君攻之不下，使安陵君遣縮高，許以爵。安陵君曰：小國不能必其民，使自往請之。使往，縮高高曰：君將使高攻管也，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非君所喜也。信陵君怒，命安陵君生束縮高而致之，不然，且帥師造安陵。安陵君曰：吾先君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授太府之憲曰：臣弑君，子弑父，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臣亾子不得與。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不敢行。縮高聞之曰：必爲國禍，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可使吾君有魏患乎？自刎而死。信陵君乃縞素辟舍以謝。賢哉高也！其不欲教子以貳，與晉狐突同，而所遇之難實倍之。一死全安陵，死而有利于國，一王蠋也。不以官爵動其衷，不以威力易其守，諳于主臣之義，而無疚于父子之間矣。彼安陵君何人，寡先君之憲而致嚴于降臣亡子之懲，用季所從見也。其始謝曰：安陵小國，不能必其民。其能必于民者素矣。其諒高之不負之者，父抑何蘊藉也哉。

湣王之亂，王蠋死節者也，王孫賈倡義者也，田單中興者也，君王后持之四十年而齊亾，故國不可以無人。秦項之際，田儋兄弟更迭爲雄，橫死而不屈，島中殉者五百人。然則六國士氣，齊獨爀然矣。

秦幷六國，吾謂非兵將之強，而其君若臣無弗強者。自孝公歷數世以及始皇，皆悍然勇鷙，以積成其國勢。燕昭、齊宣、趙惠文頗有賢聲，以富泰習儒生猥猥，獸奚當乎？武靈雄而無略，內亂身死，豈足有爲？秦之臣商君、穰侯、應侯皆竭其智力，有所營建，而鞅之垂農立法，尤得富強之道焉。六國游談反覆，皆苟一時之計，卯不賂秦，卯無敗縱約，能無亾乎？蘇氏曰：以事

秦之心禮天下之豪傑以賂秦之利收天下之謀臣夫立國無本即豪傑無所用之況捭闔之士安有秦傑哉

漢興十[illegible]載重農立法皆撥其本也立國以本但本亦有辨

秦之[illegible]侯服矣吾謂蘇秦[illegible]而遊于六王莫適主者張儀之反覆而傾始終爲秦之客也

魏冰叔論范睢遠交近攻其先世定以未嘗遠交故能得志使當日通好中國歲尋會盟得竭其財力以奔走于道路又何暇畢力耕戰之務致富強而兼天

下哉此篤論也予嘗謂富來翁厚自封殖必盡絕交遊親郎之往來而後能工其聚斂又如著述者必杜門斷絕交結燕會之事而後能專力以成書不惟秦與自申公巫臣教之車戰遂強食中原初亦止自治其國而已必遠交者雖之時又一時也

梁山來[illegible]先王[illegible]是行[illegible]之事是爲[illegible]也[illegible]報兼及之又耳

秦

博浪之椎重百二十斤即力士大勇伏隘發豈能飛運若彈丸之脫手而中其副車乎季聰若曰此必設機牙如世之搏猛獸者使自踐而觸之不手舉以擊亦不必身在也

王止堂云沈括曰余考樂律及受詔改鑄渾儀求秦漢以前度量斗升計古秤三斤當今十三兩蓋斤當今四兩二分兩之一一兩當今六銖半是博浪之椎當今三十二斤半耳有力者似可舉

娠十月而彌而始皇以大期生夫不及期可疑也既[illegible]何以知其爲呂氏識也或曰怨秦者爲其語謂究六國亡耳然則政爲呂子耶曰不然史臣豈不知大期之爲踰而書之以自相牴牾蓋政之生本不及期不韋與太后懼洩而故隱之至大期而乃以生

子告以掩其跡耳史故因之若曰是欲蓋而彌彰云爾

秦法有失入無失出趙高有罪論死而始皇赦之古今廢立者多矣始皇二十餘子獨立少子胡亥高之爲天之命也高說李斯廢扶蘇與宇文述脫楊素同二世之殺諸子與隋兄弟相戕同惡閹寇盜以告則殺同望夷江都之禍又同承制據而混合之而藉手以授唐漢則又同天之與人國有裂之爲毆除者有併之爲假手者

秦之不仁古未有也世徒以變法罪夫封建井田道之窮勢之極也變之可也變古文後世仍之變王號人主安之築長城萬世利之秦罪其在焚坑乎縱橫名法之因兩弃也焚其儒而況盧生方士之屬乎秦[illegible][illegible]而未嘗坑儒也古名書者不傳于今人也顧文而所焚藏之易耳五經而外莊列申韓之類具在也秦焚書而未焚也秦之罪在不仁三族之夷踵而增烈焉嗚呼孔子謂爲俑者不後而況于赤族乎哉

二世之疑邯也高爲之邯之去秦也欣長史勸之高在內而邯不得爲于秦檜在內而飛不得爲于宋其勢同也邯獨幸而聽欣耳雖然有爲欣以說飛者可聽乎曰否宋非亡秦擬邯可去飛不可以武飛去則宋亡邯仰不去秦終無以存然則金牌之名弗還乎曰賊而勝還受誅可也不勝而死綏飛志也不猶愈于漢死乎故邯之事吾幸之飛之事吾惜之

或曰唐雎之怒秦王也時百有餘歲矣應不畏死予曰不然人不知義則恇怯畏葸老而彌甚今耆年者多諱忌血氣衰也惟持志以養氣則集義所生直剛大而不餒聖賢之學即不可及而忠義之士志與氣合亦自殺然魏王詳拜爵于晉宋王琨受爵于齊周貴誠供職于隋皆年在耆耋不思者老之人即苟活靦顏倖幾何時蓋志氣不足耳漢龔勝有言旦暮人道以一身事二姓皆不勉不肯以數年之命而易萬年皆審于義而善授命矣稽焰謂彥回作中書郎而死當是一名士明德不昌乃有期頤之壽壽考人所祈祝由君子論之壽固有大不幸者

漢

漢武之右儒公孫弘實啓之弘請置博士弟子補郎中文學史通一藝皆得選補而勸學之典興漢武之求仙司馬相如寔啓之相如且死遺書勸上東封而封禪不死之說進大人臣進說于君可不愼哉予嘗謂詞之無益賦爲甚詞人之無行相如爲魁世徒以漢人膾炙之豈知其不逆收豕爺也

漢武置五經博士開弟子員以鼓動天下之士百餘年間一經說至數百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令甲所在亦利祿所驅明有天下以時藝設科時文之牘

以億萬計講說一道集註亦不下後十百種夫尊經
王化也窮經聖學也一爲利祿所驅至魚爛不可收
拾亦勢使然特漢取士多途而明僅一科舉人人經
學寔人人俗學也

武帝作沉命法羣賊起不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
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
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散盜賊浸多
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此後世通弊也武帝末
大盜羣起遣繡衣之使持斧斤斬于郡國乃瑕之光

武建武十六年郡國羣盜攻劫害長吏郡縣追討到
則解散去復屯結乃遣使者聽盜自相糾摘五人斬
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遛曲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
禽討爲效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不收捕及畏懦捐
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爲殿最惟蔽匿
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使其魁帥于他郡
賦田受廩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光武
精于吏治後世人主尤宜法光武哉

灌夫不畏彊禦者卽驕于魏其亦何必以丞相爲重
而竊竊焉望丞相一過魏其迨丞相不來則又趨趨
焉復過丞相而促之夫以丞相之橫貴足以重魏其
意中惟有一權勢豈所稱丈夫哉且飲酒之際率其
忿狷紛欲紊之以受淮安金事脅持之此何等事而
而蚡可屈以辭乎勢不兩立灌者先勝滅族之禍宜
矣然魏其亦有罪焉大臣失勢處之有道夫婦示牛
酒澌掃亦鄙矣況武安欲奪其田不能忍而拒之武
安恚矣又仍可交驩于

嚴延年劾奏霍光于文定曰人知其有益于國體不

知其有益于光也光之威權重矣百寮震懾人主寒
心延年以一御史折之則宣帝畏光之心釋矣夫人
臣莫危于君之畏己而得不畏之形以自解何益如
之于公此語卽裴諳于郭汾陽之說也代宗山陵之
役禁人屠宰汾陽隸人擅殺羊諳奏之或曰宜爲郭
公地諳曰公功高望重吾發其小過以明公威權不
足畏上安天子下安大臣也然于公意蓋特指江陵
耳夫惟賢者知道乃能滿而不溢高而能損江陵恃
權惟恐百寮之不我畏也而挾人主以懾之惟恐人

主之不我從也而內挾太后以持之陰結馮保以毗之其有微詞異議涉于彈斥者力掊擊之又安肯以不畏之形自解乎卒之岳刺之嫌見嫉于人主而鬼保同不免身家之隕易所謂冥升而無不息之貞者也壯則而脉觸籓之羸角也悲夫

霍光以太后省政宜知經術令夏侯勝以尚書授太后經夫經生皓首無當治理而望之女主乎當日之政咸出于光于太后何有然光非若王莽托經術以自文也蓋有動乎久陰不雨之說耳則何不身自受經即此亦不學無術之一驗也

張山來曰不學無術亦史家論斷之詞安知光不自以爲通經術乎

太后師事勝勝卒后素服喪之師儒之重古未有也后上官氏安桀父子之謀逆昌邑宣帝之廢立從容鎮靜儼然其主坤厚載物漢一人而已章帝爲太子受尚書于張酺及爲帝巡幸引酺先備弟子之儀使講尚書一篇亦異典也

趙廣漢甘延壽黃霸三人相繼守潁川皆稱善治廣漢用智而近嚴霸用德而好名屢屢神爵數集郡國

潁川尤多詔褒霸治稱其國孝弟貞順讓畔拾遺云云及爲丞相京兆舍鶡雀飛集相府以爲神雀欲奏之爲張敞所舉言其條教讓畔貞孝有名無實假令京師行之是先天下以僞也上以敞言勅之霸乃大慙然則潁川之風安知非京兆舍鶡耶孝弟貞順讓畔詔政姦乃長史守丞相與僞之耶爲外戚史高爲太尉爲上所訐史謂功名減于治郡時豈特其才之不逮哉

張山來曰後世官左遷或罷者往往有姓板棘臥轍慝長吏蔵留當亦是潁川黃雀之類耳

望之受遺輔政以恭顯擅權謂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罷宦官以應古制史高與恭顯表裏同疾之鄭朋欲附望之頗相接待後知其傾邪謝不與通朋更附許史陷望之神宗踐祚高新鄭欲政歸于閣謀奪馮保司禮權此望之遺直張居正陰泄之保遂比深賴高與馮保表裏而不嫌爲史高初附新鄭而不嫌爲鄭朋朋小人不足道居正自處如何而若此

望之以師傅之尊見賊于恭顯或咎其剛直吾謂望之剛而不勝禍直而不勝私也韓延壽爲左馮翊何

羿而以放散官錢按之丙吉以既赦無考而薹之不
罪非忌延壽之以盛名承其後乎耿壽昌設常平倉
仁政也而故非之吉賢相也而故輕之倨慢以遇之
夫以蕭三公非人三光不明休休之謂何夫身自娼
嫉而欲娼嫉之莫乘其後乎疏虎疏受孔霸皆帝傅
也望之不能如二疏之去宜爲霸可也帝以舊恩賜
霸侯爵欲相之霸皆不受欲用爲御史大夫讓至再
三史稱霸謙退不好權執賢于望之遠矣望之宣帝
時少府出爲左馮翊以左遷移病不行帝諭意曰欲

吏治民試之于三輔乃起視事非怠怠予權位者歟
初一致廷尉教之而出見幾而作宜無俟終日而自
詒伊戚遜之初六所爲尾厲也
宣帝嗣位詔爲衛太子議謚眞祠有司以禮爲人後
降其父不得祭陛下爲孝昭皇帝後親謚宜曰悼母
曰悼后太子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按宣帝繼統非
繼昭帝也豈以孫禰祖乎且安在其父之不得祭乎
當時無有斥之者可見繼嗣之說洽襲人心漢代已
然此宋司馬諸公明揚濮之所狃而固也張孚敬夫

典之書曰幷以正漢宋也其詞甚辨吾未嘗無取焉
然宣帝父祖竟加以惡謚而帝不以爲嫌則幷後世
一意推尊而無所顧郵者抑賢已哉
甘延壽陳湯矯制發兵討郅支功莫大焉石顯匡衡
同阻其封以爲懼後使者之徼幸而不虞有功者之
解體有略者之袖手乎郅支殺漢使據康居強梗侵
暴大邦爲仇二人不費朝廷而殄滅之呼韓邪歸命
來朝此其效矣劉向一疏云貳師靡萬億四年而獲
駿馬武帝舍其過而封之何衡之謬耶嘉靖時曾銑

河套之議不必有成然出自哀衷夏言與之嚴嵩媒
傾言殺銑銑豈有矯制之罪若湯延壽哉然猶藉口
啓邊釁也萬曆末邊事孔棘毛文龍一辭將孤軍復
島鎭朝廷無遺鏃度支無粒粟而廷議抑之請援不
予始而熊廷弼以王化貞部將嫉之終而袁崇煥殺
之楚殺范增趙殺李牧使行數萬金爲間不工于此
也
矯制生釁持之有說公卿之議亦皆附顯及成帝初
衡猶以湯收康居財物及言事不實下獄論死谷永

琉璃猶奪爵為士伍漢固少恩而衡於湯斷辭不服
要必有私憾焉烏孫圍段會宗百寮議數日不決召
湯問之指掌而計不爽毫末乃得為大將軍從事漢
法眞寡恩哉
王嬙之事詩人以為美談才士借以感遇而不知其
不足齒也嬙以良家子入掖庭數歲不見御因呼韓
邪來朝勅賜五女乃自請行單于號寧胡閼氏生男
為右日逐王呼韓邪死僱其前閼氏子復生二女金
樓子曰祇緣贖生怨怨生忿甘心背君父而身投異

域夠狗彘行也信哉蘊于掖庭而淮于穹廬無復廉
恥王安石詩曰漢恩自淺□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
又云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氊城莫相憶咫尺長門
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呂居仁云人生有相合不
論□與秦但取眼前好莫言長苦辛皆善言昭君哀
曲然為昭君解嘲亦且為學昭君者藉口也士為知
已死女為悅者容徒世之為昭君者何限非有豐容
靚飾足以傾城也徒徒纖嫱之姿小蹇于際遇輒欲
怨填膺而托足氊城然曰失意使然也使既遇者何

嘗居椒殿之中備妃嬪之列棄其父母施及姻宗顧
何所怨憤而遠會乘機呈身獻媚背君父者一么麼
王嬙足道哉抑是果樂在知心乎而成信誓旦旦不
思其反矣但取眼前好乎而既生既育比予于毒矣
潘奔子始不免被棄于終此地亦復嗣之始所以見
笑于兄弟也
司隸校尉解光言成帝幸許美人史曹官皆生子為
趙昭儀所害請事窮究哀帝免趙氏兄弟為庶人議
郎耿育疏言成帝自知末年生子萬歲之後未能持

國必制于女主大臣故內斷于心廢后宮絕微嗣以
致位陛下今乃誣失帝傾惑之過成寵妾妒媚之誅
失聖主遠見之明負先帝憂國之意又云世有非常
之變乃有非常之謀泰伯固讓權變所設不計常法
甚矣育言之悖罔也仁君飾甚友于兄弟英明卽甚
慮其國家未有計慮已嗣而以天下讓者況成帝年
逾四旬身強無疾安知其身之不艾且耆而稱嗣者
之不可待乎以為先帝傾惑之過幽昧之事譬之可
也而嫡誣委曲阿比非理哉非阿大行阿趙后也是

時昭儀辟死而飛燕方以援立功爲帝與傅后所德
儼然后宮故有云爾
朱山求曰解光一言而趙氏几殄爲人挺擊之
哉傳朝廷之不得乎神廟猶可曰也光宗身受其
賜而欲封貴妃爲后
曾哀帝之不若矣
帝賢欲封王嘉封還詔書有古大臣風孔光劾嘉迷
國罔上請召詣廷尉詔獄嘉死乃曰賢如孔光何武
不能進嘉爲光所害矣光媚賢與莽爾諛未明若此
不識溫室工爲隱諱而人以爲謹飭草藁盡掩其阿
比而自爲名彼所謂繩愆糾謬者謂何而以忠直沽

也沮傅后宮居及稱尊號雖爲錚錚亦王氏旨也光
豈何武傅喜倫哉
漢書滕公見韓信奇而释之不見本傳見信傳英布
之反薦薛公不見本傳見布傳二人知己也樊噲
闖中之諫不見本傳見帝本紀紀因事也霍光却望
之露索之諫不見本傳見望之傳望之訟延壽併劾
劾趙廣漢摧辱大臣卒致二人俱死不見不傳見兩
人傳老泉所謂本傳諱之其與善者隱而彰也田蚡
負貴驕溢公孫弘飾詐邪名于儒林傳則載其有崇
儒尚文之功老泉所謂懲惡者直而寬也至若史丹
不附定陶后以免官不見本傳見傅喜傳王閎奪董
賢綬璽不爲立傳并不載董賢傳王忠馬宏使西國
爲匈奴所得忠死而馬亦不降但附匈奴傳內乎善
善之義得毋疎乎又若周苛紀信路中大夫劉崇翟
義趙明霍鴻韓方將翊孔休劉信劉快張充等守義
殉節之臣皆不爲傳而僅僅附名它傳此班氏之失
也予故表而出之
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魏高允云太白辰星去日

率不能一兩次耳十月日在尾箕昏沒于申而東井
出寅北二星何得倍日從歲星聚東井乎崔浩初不
謂然已乃曰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以予攷之
所謂前三月者七月也漢依秦曆秦之十月乃今之
七月在秦仍十月也然則五星聚實以秦十月聚東
井原未嘗誤日在尾箕乃高允時所謂十月耳非秦
之十月也蓋自武帝太初元年始改正月爲首然浩
所云前三月亦今之七月也若以爲秦之七月又今
之四月又安得聚井乎二人以秦月爲今月皆失之

此予戊子年讀漢史時筆也。自以爲辨。錄而存之。老友王肇生。梅定九。皆精曆象。嘗謂確然。今四十年矣。覆閱之。似不必辨。蓋秦改歲首未嘗改月也。必改月若周正。則十月乃今之七月。既不改月。但謂前三月是也。然則以爲十月者。史偶書誤耳。何必以周正質之乎。司馬公通鑑删去五星之聚。有旨哉。

日食在朔。月食在望。其定理也。而亦有不盡然者。漢書日食五十三。晦居三十六。先晦一日者三。朔幾十四耳。

漢書天文志。與星象不合者。近二十條。予少時嘗摘出。以非史學所急。今削去之。又駁論五行。另書一帙。以無關論世也。

張山來曰。此二種予已刻入昭代叢書次

[illegible]

宣城吳[illegible]著
天都張[illegible]叅

東漢

光武中興實創業也張純朱浮以大宗之禮爲人後者爲之子室降私親其謬甚矣光武豈爲人後者乎論世次成帝兄弟行也帝自以昭穆當爲元帝後尊宣帝爲中宗祀昭帝元帝于太廟而祀成哀平于長安大非義也夫百戰有天下安在不可自我作祖而

與繼體者同類乎光武非哀帝比也非世系蓏脉者唐莊宗南唐李昇之託于唐裔者比也而急急焉附屬于元帝舍其尊親而別爲尊焉親焉何哉成哀平之祀長安是何異黜之也哉然則如之何曰別廟四親而成哀平仍祀之太廟並行不悖可也純浮謂舂陵四世並列于高廟以卑厠尊不合禮意是也而謂繼統不復顧私親豈以繼統爲繼嗣乎嗚呼以光武之創業而仍爲大宗之泥況明世宗乎楊廷和諸公之議張純朱浮之罔說也君子曰光武繼元帝是無成哀平也世宗繼孝宗無武宗也泥大宗之承而不顧大宗之反有所廢甚矣固陋不通也

李大村曰數語千古不磨大禮衆可定矣嘉靖諸疏可省

李業譙玄王皓王嘉當公孫述之辟業玄飲藥嘉皓伏劍論者皆謂述無道故不肯仕耳按本傳業事平帝爲郎王莽居攝以病去太守劉咸強名之怒其不應令詣獄養病將殺之客說而免莽欲官之遂匿山谷玄爲繡衣使者行天下以莽居攝緃使者車變姓名隱于家皓嘗爲美陽令嘉嘗爲郎然則皆漢臣義

不事莽死其志也非後以避述爲高若費貽任永馮信等也世不悉其本末司馬公於通鑑注存之何不大書以表其節乎抑玄子瑛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夫以國孤臣隱身而富非道也業死述恥之弔祀賻贈業子不受然述卹有公義猶賢矣哉

王莽時陪僕告其君長子翁告其父兄武后時告密者誘奴婢首主人石虎禁私論朝政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亂主一揆皆無足怪彭寵畔蒼頭子密殺之光武封爲不義侯光武賢君也唐太宗命奴告主皆

弗受仍斬之明師破蜀蜀將丁世珍亾匿野廟其帳
下小校斬首來獻高帝以殺本官不義不許賞蘭州
郭買的叛入番[illegible]誘殺其兄者沙夯火石誘其首來
帝曰兄弟也招之不從執之可也刃之傷倫賞之何
以令天下卒弗賞其罪若光武不及二主抑劣于建
德之斬滑州奴父知其不忠[illegible]有焉賞功而以不
義勸乎

張心齋曰孔子有父爲子隱子爲父隱之說而後律始有親族得相容隱之條否則以下告上者天下安得盡遇唐太宗明太祖乎

光武徵周黨王良等三聘乃就入見伏而不謁博士
范升奏其私竊虛名誇上求高其友曰無忠言奇謀
而取大位徒往來屑屑也順帝時處士樊英就聘友
人張楷謂其卒受爵祿不聞匡救之術李固遺書黃
瓊謂處士盜虛名論者因崇獎恬退國家盛節然而
僞詐釣名之徒不可不察也按史稱良在位恭儉布
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英少有學行名著海內固亦
稱其言行有守皆無所歉然則所謂虛聲者無奇謀
淡策可襄治理耳愚謂圭璧乃朝聘之珍而不可以
制用麒麟乃與王之瑞而不可以任遠以風厲末俗
苟知其行足爲觀與瑞而已光武云明主聖世必有
不賓之士是也黨與英皆道而後應豈若世以終南
爲捷徑以聲氣爲貨祿者乎即無奇謀亦無失行豈
若[illegible]逸據爲龍[illegible]其伏處原有
[illegible]何以吟詠弋聲名以詞說爲道術者乎周黨
樊英在當稱之矣桓帝以安車玄纁徵徐孺姜肱袁
閎韋著李曇皆不肯至令畫工寫肱圖其狀貌肱以
被蒙面甚非中正之道然習俗風靡競趨榮利之時

安得不以此矯厲之哉

張山來曰兩說不妨並存

樊氏世善農稼好貨殖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
朝夕禮敬常若公家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
里外孫何氏爭財重以田二頃解其忿訟死時所假
貸人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爭往償之諸子從
勅不受予讀書至此掩卷三歎今貲擁巨萬者非好
富即末富與贗官耳能起自耕稼因地利而用天道
乎即晰稼矣刻薄聚斂有溫厚而禀法度者乎兄弟

甞私子孫慆慢。有其財而禮敬者乎。鄉里急難。親族窮餓。欲沾其涓滴。拔其一毛。與刳心刳肉同。他姓忿爭。不居間媒利足矣。而能捐田息訟乎。素所假貸逼索。攜訟或以文契遺之子孫。其萬不能償者。不得已而焚燒文券。以為名子孫。不以為後圖。且以為口實。有借家往償。而道物不受者乎。諺曰為富不仁。予謂富者仁之賊也。正惟富能仁耳。為仁不富。然有命焉。即為仁亦何必盡貧。抑富者往往殺禍。咸以為天道惡盈。人情多忌。觀于樊氏。則又不然。兵起時。劉伯升攻湖陽。湖陽人以重子宏為劉氏婿。收繫宏妻。令宏說伯升。宏留不返。軍師欲殺宏妻。長吏以下皆謂樊重父子。禮義恩德行于鄉里。雖有罪。宜後。後竟得免。宏因亂營塹自守。赤眉欲攻之。宏遺之牛酒。皆曰樊君素善。今見待如此。引兵而去。嗚呼。樊氏之所貽厚矣。今人但知富者之取禍。以盈犯天。而豈知自貫其盈乎。謂其中忌于人。而豈知其種毒于人乎。得其道而反之。即天祐而人助之。何禍之有。樊氏滅絕。德不可幾。吾願世之富者。稍思所以解禍焉。重以外戚。

其後貴盛。一門五侯。亦何細哉。

張山來曰。富者之多財。亦由貧者之無賢耳。若求之有道。勿強人以所難。勿頻頻而不已。世豈無好禮者哉。然謝仁祖亦止顧備玉。修妗固不甘與中山俱作緣也。

章帝初旱災。穀貴。校書郎楊終請罷北征屯戍。司空第五倫是之。鮑昱班固以孝子無改父道。終曰。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先祖為之而已毀之。不如弗居而已。以其無妨于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害民也。善哉。易曰幹父之蠱是也。人主廢興。惟計其害否于民耳。秦二世不罷阿房。熙豐小人之用新法。皆謂之善繼述。可乎。隆慶初議毀嘉靖玄修宮殿。高拱以彰先帝過沮之。噫。是鮑昱之見也。果其過也。毀之何損子孝。雖然。何不引泉臺之事以倒之。拱特與徐階異議耳。

和帝鄧后。初為貴人。恭事陰后。陰寵衰。鄧當御輒辭。帝疾劇。陰密言我得志。令鄧氏無遺類。鄧欲先死。謂上報帝恩。中解族戮。下不令后有人彘之譏。飲藥。為宮人所止。帝愈。廢陰后。將立為后。固稱病篤。上欲宮鄧氏。哀請謙讓。夫文學恭慎易幾也。婦人無不妬者。

未有不倖寵者。乃絕不容心。其辟官鄧氏有明德太后之賢。恬于勢位極矣。而久擅朝政。郎中杜根言帝長宜親政。后大怒。令縑囊盛殿上撲殺之。御史成翊世。亦以諫歸政抵罪。根詐死。伏命十五年。后之不妬而今惟如此。何始悟而終競耶。

東山樂同詠人物世論不之載

李嵩為美陽令。貪暴殘民。督郵蘇謙按治其罪。後嵩為司隸。以事收謙。死獄中。謙子不韋。隱身報仇。鑿地殺嵩妾幼子。掘嵩父塚。斷首標之。嵩捕之不獲。憤恚

以死。嵩仇法而殺謙。不韋報仇。義也。而僇及死父骸骼。何罪焉。痛憤之至。不可謂以直報怨者矣。而郭有道謂過于子胥。豈其然歟。段熲為司隸。不韋已遇赦還家。熲嘗與嵩善。辟不韋為從事。不韋懼辭之。熲使從事張賢就家戮其一門六十餘人。甚矣熲之狠戾也。彼報父仇。人稍過則有之。仇而至此哉。熲以擊羌之議。張奐不協。遂而告之。承王甫意而誣鄭颯。殺勃海王悝一門百餘人皆死。嗚呼。熲真兇人哉。以輸貨得官太尉。其人可知已。

子胥不韋之報仇。皆孝子。皆勇士也。然而鞭尸掘塚則皆過矣。子胥死于夫差。不韋死于段熲。天不祚孝子乎。夫快意忍心之事。施之于人。未有不反中其身者。游棨者不得其死。天道也。王頒恨陳霸先殺其父後以隋師滅霸先。棺焚骨。與子胥同。而霸先非故主也。

杜密去官還家。謁守令。多所陳托。劉勝閉門。無所干及。太守王昱對密稱勝以譏之。密曰。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不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

令。力行之賢。密達之。違道之士。密糾之。使明府賞罰得中。不亦萬分之一乎。昱乃慚服。金壘子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恂恂居鄉。似不能言。造膝之言。詭辭而出。愚謂非所論于密也。當時議切時政。操有司彰癉者。誠有之。密賢者。與李膺齊名。豈有私托而詭詞乎。推賢糾惡。非謀其政也。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孔子非鄉居乎。恂恂不言。為為子弟言之也。若夫郡縣之得失。里士之賢否。閭閻之利弊。訟獄之枉濫。何一不當。鄉縉紳言之。今縉紳遇苞苴。陳托則造請公

門不僩煩數不必有杜密之志過得失利弊則閉門掃軌自同寒蟬亦豈有劉勝之高乎

漢桓帝出幸雲夢百姓聚觀一父老獨耕不輟尚書郎張溫問之不答下馬與言老父門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聖王茅茨不剪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何忍觀乎溫大慚問姓名不告而去南宋衡陽王義季出畋有老父被苫而耕左右斥之對曰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而斥老農義季賢而賜之食辭曰不奪農時境

內飽大王之賜矣問其名亦不告二老眞賢而隱者也倘鑾輿所至崩角馬首獻賦陳詩頌功德而夸游豫豈非二老之所羞乎

梁冀之橫人罕之無得免者朱公叔奏記屢屢無憚憚冀亦無以罪也蔡伯喈稱其孤貞有羔羊之節楊龜山曰穆之賢而從冀之辟惡在其孤貞哉邕從董卓故不以穆為遊也予謂龜山失言矣穆之于冀本故吏其從辟在順帝時冀惡未稔也且穆絕未少屈若邕之失身于卓也當時趙邠卿張然明知名之士為冀所辟者多矣不獨穆也即龜山不嘗辟于蔡京乎何以責穆

馬融為梁冀作表誣陷李固與妖賊劉鮪交通長史吳祐爭之曰李公之罪成于卿手李公若誅公何面目視天下冀怒出祐為河間相祐自免歸卒于家冀後與紛不協有隙不堪辭位冀不欲賓客與通融遂謂不疑貴令有司奏融貪濁免髡徙朔方融自刺不殊夫融之阿比何若祐之侃侃祐猶令終于家融生不自保死有餘臭今詩人徒以絳帳風流習為雅談

亦嘗攷其人乎

龜山東曰兩晉人物可議者多而世未知罪之者亦清言掩之也

公沙穆隱東萊富人王仲謂曰方今之世以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為資何如穆曰富貴在天得之有命以貨求位吾不忍也夫以貨自通叔季通例而不知隱者之不屑仲意良厚而識則鄙矣然身居豪富而不斷為人謀官何俠耶今有穆之高丐富人錙銖升斗不可得而況百萬乎哉或曰不然嘗官者諧價不給必貸之富賈富者以六銖當一銖及之官則蓮任

而嬖倖稱之息安知王仲非今日之富貴乎予笑而
而以雜也

吳山尊曰六朝當一綴亦近代則非然兩漢時未必有此惡氣

靈帝好文學自造皇羲篇引諸生能文賦者待制鴻
都門尺牘書篆皆加引召又置鴻都門學勅州縣舉
辟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士君子恥與爲
列案從賈護多引趨勢之徒待以不次之位蔡邕曰
書畫詩賦才之小者楊賜曰招會羣小造作詞賦剽
竊成文虛冒名氏陽球曰筆不點牘辭不辨心假手

倩字妖僞百品嘒文賦者邦家之光以之徵辟虛而
無實盜虛聲者質緣徵辟剽竊爲工方自以才名盛
遇矜耀里閈世有君子爲知其不爲恥哉

徐孺子人所不得而衣食者古高節之士其德動人
安往而不得衣之食之者乎彼自不受也久之而人
不敢衣食之如蔡廓以顧協難衣食者不敢解襦相
贈貧且賤人之所惡也君子獨非人情乎哉所謂有
甚于死者故不爲苟得也義也仰顚沛于仁也予嘗
笑退之不甘貧困作留窮文以反之謂友人曰不以
其道得之不去也况今日貧賤以道得之者乎

蔡伯喈不應卓聘而死死豈不偉卓徵申屠蟠數十
人蟠不屈竟亦無害蟠能肥遯者矣邕爲遯之尾隨
而不免比之匪人矣梁冀辟周勰勰亦不屈古人不
肯者多矣皆壽死哉徵辟之典以奔走天下之士玄
纁未貢鋒車未臨而嵩谷之中作者已動有貪祿求
薦者有不與爲偃者有爲辭倖舉者鳴高者世有巢
父不洗耳者幾何
其矣邕之不幸也受知于卓則非其人見殺于允則

非其罪邕非特才也疏斥時政直節侃侃且篤孝于
親其得罪于中官見刺于陽球見劾于王智亡命于
江海死者屢矣豈不知卓之非其人急爲窮猿不得
已焉當坐而歎罪不至死允實甚矣非所逆料也故
曰邕之不幸也或擬之楊雄荀彧夫雄爲莽臣彧爲
操忠者也邕于卓羈縻之而已彧爲操謀才智過邕
邕沮卓尚父之稱金華青蓋之制而卓不罪操進九
錫彧止之因以買禍劇秦美新者尤甚矣
然則邕果無罪乎曰桓帝召邕鼓琴行次偃師邕稱

疾而返卓之譏集贊事而鼓琴不亦過乎兄表爲卓時卓已爲太尉封郿侯進相國廢少帝放太后邕謂空隆委任何歟然則辟卓而去其免乎曰卓辟邕也署祭酒補御史遷尚書不三日而周歷三臺食五百戶祿五千萬是所謂無望之福也有無望之福必有無望之禍不早自託子康讓之節決去就之衞而欲自免于禍奚可哉故附卓而死毋寧以辭辟死乎辭之不力竟怵然于吾力族人之語而偃蹇以行也悲夫

張讓之母死太丘弔焉見惡人以避咎也而世之黨奄者以藉口矣夫小人固無弗藉也管仲魏徵爲事二主者藉也見南子陽貨爲趨權幸者藉也曹操藉文王高澄藉周公嗚呼天下藉王猛藉狄仁傑藉許衡藉劉基者亦衆矣

郗子廉一介不取嘗過其姊飯留錢十五默置席下范丹亦留錢姊家追與之不受錢委子路夫人巽大乎無親戚上下兄之鶂鶂猶爲蓋祿萬鍾嫌也彼二子何居乎子妹王氏寡而貧距子八十里子歲省視之每揹錢自食妹不許必典貿以相餉子欲寘錢筒中忽憶居恒議二子之失而自蹈之乎然使二子之姊或貧如子妹殆無不可然十五錢何爰爰路委之何很戾耶沐並過姊姊設鷄黍而不留子修姊進菜羹以示貧乏修顔嘉美人之無情有如此者

張山來曰孔孟必無此等事

商文通辟徵辟因與寡嫂爭田以自污王彥方以太守欲以爲長史爲商賈以自穢皆僞德辟難之義夫隱于商賈可也與嫂爭田不可也污跡可托賴行不

可托也與嫂爭田亦可紾兄而奪食乎文通過矣而人皆信之稔其贊也今隱者趨利若騖何嘗爭田屈身自下何止爲賈古以托跡今以宅心托跡者以逃徵辟宅心者一轉而營徵辟矣

鄧伯道棄子存姪以賊奪牛車負擔不能兩全也史言兒朝棄暮及之則免故健步矣何不可并逃而繫係之獨不當任其自覓生路乎劉平扶母辟盜魏兄子而棄其子毋欲還取不聽乎事在鄧前人罕知者要之皆忍人也君子之道本仁以行義之二人者似

仁而不知義者也。賊欲烹乎，乞歸食母，還復就烹，以爲不欺。謬孰甚焉。不忍母之一餓，而以母終身餓乎。

張山來曰：我亦最惡此等不近人情之事。伯道無兒，王天道有知處也。

孝女叔先雄，犍爲人，父泥和爲縣功曹，持檄謁巴郡太守，墮湍水死。雄泣欲自沉，家人防之百餘日。雄乘小舟慟哭，投父所墮處死。弟賢夜夢雄告以後六日當同父出。及期，果與父相持浮水上。事絕與曹娥類，而皆見後漢書列女傳。雄事在順帝永建時，娥事在漢安時，雄先于娥也。雄死在百日後，而訣其二男女

娥死六日後，似雄尤難矣。傳于娥但云自沉，無抱父尸浮出語，獨邯鄲文有之。今兒童婦女無不知娥，而文學老生莫識雄事者，當由曹娥以邯鄲之文、經中郎黃絹之題，又相傳楊修之悟，膾炙人口，而書家童叟無不觀逸少法帖者，且犍爲僻西陲，故寂寂歟。

漢李歆去官還里，公孫度欲強用之，不知所終。其子信蹈海出塞，積年不得情，若居喪而不娶。後有鄰老與父同年者死，因行喪制服。徐邈以無後不孝勸之，乃娶妻生子，遂絕房室，如終身之喪焉。晉王廞與王恭相攻，敗走，不知所終。子華幼脫免，布衣蔬食，不仕十餘年。劉裕爲發喪制服，辟用之。嗚呼，可謂人生大不幸矣。仁之于父子，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其是謂夫信與華能盡性者矣。世有父亾命而子絕尋求遠游畢世并哀野罡之者，忍哉。尋門人沈廷瑞尋[illegible]人皆以爲難，予謂不難于遠尋，難子家貧而兵沮也。卒遂所求，幸矣。

晉元帝詔問人陷寇難子安制服與否。賀循議當心憂居素。庾蔚議令之尋求理絕，三年而後婚宦。及境

內平，制服可也。謝尚之謂可婚以繼世嗣，不可冒榮求進，朝廷當崇其守志，以弘風尚。夫吾俗故薄于父子之變，推究懇款，王子之言允概而愈精，義理之學無盡如此，斯之謂窮理格物。于吾尤難，世亂以來，此事不少，抑知世有喪亂而道無喪亂，所遇無常而天性有常也。因李信事，偶致旨史，附錄之。

獨行之事，盛于東漢，范曄所以有獨行傳也。按譙玄、李業、王皓、王嘉、劉茂、溫序、趙苞等忠義，張武、李充、繆形等孝友，周燕、周嘉、戴就等俠烈，皆不應爲獨行。若

任永馮信范武王忳李善戴封陳重王烈范冉雷重斯爲允當耳馬班于忠義無特傳晉隋二史忠義孝友各自爲傳乃爲得之耆文則前人爲勝義例則後人爲勝宋齊梁有孝義傳北魏有節義傳北周有孝行傳非獨行也又文苑隱逸藝術亦皆范史開之

梁山衆曰文則前人爲勝義例則後人爲勝二語可斷盡史家優劣

方術乃曲學亦專學也公沙穆郭憲李郃行誼直節皆名臣樊英高陸折像智俠儒以一事涉于方術舍其大而標其細何居至左慈之幻形費長房壽光侯

劉根之禁鬼亦已誣矣他若傳西南之槃瓠哀牢之沙壹誕妄不尤甚乎

宣城吳肅公晴巖著
天都張　潮山來叅

三國

曹操攻呂布于下邳布欲用陳宮策出屯于外布妻曰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氏而欲委城遠出不可布乃止卒縛于操竟布妻策事則疎矣不工于衞人乎布就縛操欲緩之先主曰不見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故不二心之人天

下爭以爲臣宇文泰渭曲之戰侯景請于高歡曰泰新勝而驕願得精騎三萬徑往取之歡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得還理亦布妻見也備敗歸操武言備英雄安豢囿之郭嘉曰備有雄名是以害賢爲名也操從之禰衡駡操操曰豎子雀鼠耳顧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送之劉表欲殺楊彪孔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卒舍之奸雄未有不惜名士者郅惲上書斥莽莽以其據經難卽害之武舉亦往往有此意忮害之徒專殺名士此所以庸也然操亦有說初操開九江太守邊讓議已而殺之兖州士大夫懼陳宮許汜王楷張邈張超共謀叛之然則操蓋懲前事耳其殺孔融時則大權已集無復顧慮矣

分割之時君臣無定分而懷恩圖報如孫堅爲劉表軍射死堅所舉孝廉桓階請喪表義而許之李傕尸王允于市故吏趙戩棄官收葬公孫瓚殺劉虞傳首京師故吏尾敦道劫歸之袁譚之敗王修請于曹操收之操梟尚熙二首敢哭者斬牽招設祭悲哭操義之擧爲茂才脂習收孔融操欲殺而卒赦之張猛殺

邯鄲商臨喪者死龐淯棄官奔哭束匕首詣猛猛勅遣之此數君者犯冤仇而世湯蹈義無反顧又如田疇鮮乎輔之于劉虞臧洪之于張超關靖之于公孫瓚沮授之于袁紹審配之于袁尚韓珩之于袁熙皆無間于生死存亡人以爲古風未遠武謂私恩所激甚于公義雖然泰楚之際四公子之徒無是也良繇東漢名節矯激性成故其流風所被至晉猶有然者後惟宋人講學節義不勝數明亡殉節死者梟首相望亦有毅然能請葬如桓階趙戩者乎破巢遺卵有

相恤無二如田疇臧洪者乎或曰明人講學不興于宋何抗節者少曰宋之講學也實明之講學也虛宋講學在躬行以忠孝為先明講學在見性以瀟灑自放嗚呼舍忠孝而以自然明覺為良知學之弊也

君子之于人也以其人之賢否不以己之愛憎故其心公其報施也以其事之曲直不以其人之興衰故其氣平小人以愛憎為賢否以盛衰為曲直至于國之安危軍之勝敗置之弗卹而悻怒以逞其私者不可枚舉梁鵠欲殺蘇正和訪于蓋勳勳與正和有仇

此可乘而報之時矣勳曰謀事殺良非忠乘人之危非義諫鵠止之不沒正和之賢而有以匡鵠之失已無容心焉所謂以直報怨也正和來謝乃曰吾為梁使君不為正和也怨之如初又諫刺史左昌盜軍穀昌怒使之拒賊欲因而罪之此人情所怨也昌被圍于冀令勳救之此可乘而報之時也其從事不欲往勳怒而誅之竟往救昌曾不思怨然亦非以德報也計國家之利害軍事之勝負此其無我與晉尹鐸伯樂事同之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必墮其壘培鐸往增之簡子怒欲殺之郵無正諫簡子賞鐸初伯樂與鐸有怨以賞與伯樂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如之勤事適與惜合

袁紹敗于官渡審配二子為操所禽諸將皆謂配必反紹問逢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慕古人之節必不以二子在南為不義也紀與配素有隙紹曰君不惡之耶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不廢配配于是更與紀善紀之見猶蓋勳也紀不以私嫌掩配賢矣而謂田豐幸紹之敗而喜至于殺豐何也不以私情誤國事此二語可為千古人臣之法可破議黨伐異之私己私難克賢者不免與我比則雖蹠為賢與我迕則曾史為盜武三思曰

我不知世間何者為善人與我好者即為善人何者為惡人與我異者即為惡人此雖悖戾之言而實人情之所同也特三思不諱而誦言之今人不肯誦言并假公義而巧謚其異者厚譽其好者以自鳴其無私矣

三國人才智計相高而知去就之義者少獨韓嵩勸劉表附操曰將軍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則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表強之至許拜為侍中盧陵太守還

乃盛稱朝廷之德表怒以爲肅巳將斬之嵩不爲動是時天下各私其主弁髦漢帝而嵩語云云知有共主惜不知操之非其人也辟嵩謂孫權漢不可復興操不可卒除甘寧謂漢祚日微曹操終爲篡盜此可謂一語中的當時未有及者

夥劉陶譏仲尼不聖蓋智者于掌慧知弄丸于掌而不能得天下何以爲聖信如陶言是羿莽操懿爲智過于聖人也夫子猶匹夫伊周在居攝之位少主何嘗掌丸而自失事機不愚甚乎時人擬陶以伊呂應

陶之所不屑也彼以聖人之智徒用以取富貴乎石崇謂回憲去人何必有間王敦擬之子貢崇正色曰士當身名俱泰何至甕牖哉陶附曹爽在聖門不免爲鼓之攻崇少剽劫可當竊屨之輩耳小人徒知利祿而已令人于弟看心當責父兄以有志目之不知其處心積慮流于小人也

昔操欲殺楊彪誣以大逆收獄令滿寵按之孔融荀彧屬寵勿考掠寵考訊如法無他辭語請赦出之初融彧聞掠彪皆怒及是乃更善之夫二人之屬寵恐彪不勝掠也寵之不聽以覈實脫彪也皆誠愛彪矣然彪四世三公身經篡竊即冤死可也受掠不死寵或陰爲之地然已辱矣迨不禪位欲以爲太尉辭之賜杖幾几單衣皮弁仍拜光祿大夫位次三公當八十有四之年使其爲魏勝豈不一身終炎劉四百年之局哉

懿與亮相拒五丈原百日挑戰不應亮遺之巾幗乃怒而請戰敕使辛毗杖節以制之夫懿果欲戰敵不中制而必請者僞也子謂必有銜疏敕敵速毗之來

而假杖節以一軍心藉君命以弭敵口且以洗巾幗之羞也自量其才不足以勝亮而一問使者食少事煩之言僥倖于其斃顧亮亦竟死如所料也豈非天乎

三國以智術相高氣誼節概皆其恩不可及如臧洪田疇沮授等之守義桓階趙戩王修等之收尸義烈炳炳大都各爲其主各展其長非浮僞矯激者比皆由東漢清議鼓舞而成明之東林不下漢黨人而氣誼節烈遜焉承乘之權衡不若光武之敦尚也賢者

唱明道學以灑落了悟爲超而不以節行相尙也莊定山已有引士大夫背朝廷之誚矣明姚以降益事虛曠而篤摯之誼衰東林才俊亦豈能如黃憲荀淑徐孺管寧之徒哉中庸言浩浩其天淵淵其淵必先肫肫其仁明之士於浩浩淵淵之度而少肫肫之仁者也

陶謙以笮融爲下邳相督三郡糧融委輸自入大起浮屠課人誦經致好佛者五千餘戶每浴佛日設食布席數十里費以巨億及謙敗依廣陵殺太守趙昱

而大掠貲貨又依薛禮復殺之劉繇使同朱皓攻諸葛玄又詐殺皓貪忍殘賊何取于佛嘗見奸胥建寺飯僧而循法悉聯害人不可計算然小人也搢紳孝廉輩恭斗拜數持準提齋建放生會至于關說惟利所在顚倒是非貧比奸胥佛亦歎恨矣

張心齋曰先子曾有詩云拜佛修齋懺惡因前因懺過又重新一年積惡一朝懺錯認如來是護身然則好佛法者蓋以生平罪業太多藉爲護身符耳

曹操之智其事機所發每用人言而得之如在東阿時袁紹使人說之遣家居鄴操將許之程昱曰兗雖殘尙有三城戰士不下萬人收而用之霸業可成也操從之不入河北陶謙死欲取徐州乃還定布荀彧教以破布然後討術若舍布而東則布乘虛而徐州未易定也操因以破布官渡爲紹所圍衆糧盡操欲還許彧曰昔楚漢滎陽成皐之間莫肯先退以先退則勢屈也公從其戒而不得進半年矣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又從之而袁氏以敗及袁紹新破欲以閒擊劉表又以彧言而止袁譚袁尙敗于黎陽走鄴欲乘而攻之郭嘉請南向荊州以待兄弟之變及袁譚

攻尙求救于操操欲先平荊州從荀使之言而止已復有荊州之志終以辛毗言攻尙破鄴欲伐孫策之喪張紘言乘佻棄好不如因而厚之乃表權爲討虜將軍凡此救者皆一時之大利大害信如操計豈不大誤可見用智之主不無所溺特人一言而從若轉圜此其所以爲智耳欲擊張繡不從荀攸至爲劉表所敗袁紹亦幾襲許從破荊州欲順流東下賈詡諫沮不聽而敗欲討張魯不信高柔而馬超果反欲徙淮民不信蔣濟而淮人震動追馬超而還不信楊阜

設備而諸郡皆破備新破蜀司馬懿劉曄勸從漢中
擊之不從而後悔鍾繇欲以兵三千入關衛覬諫必
爲變不用而關右大叛亦悔之操非能用智萬全者
也至若奉天子以令諸侯修耕植以畜軍實二者皆
發于毛玠後在許西迎天子則荀彧之謀移駕幸許
則董昭之議屯田之益出于棗祗操奸而雄聽言決
策頗有高帝之風故卒成霸業而一時罕及者
武侯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匡衡吳漢皆不欲赦
先帝言周旋陳元方鄭康成啓告治亂之道曾不及

赦惟劉景升父子歲赦何益後主大赦孟光責費禕
無旦夕之急而施非常之恩徒以惠奸宄禕踧踖而
謝古賢大臣之見如此蓋犯法多小人而少良善卽
有究抑反覆訊鞫可也罪而赦之不如毋罪凶頑肆
志而益怙有逆知當赦而逞者是赦不足以明恩徒
以長亂也且拯常之法所以誅生翻死今生者不感
而死者究憤莫舒則游魂厲鬼爲災爲沴凶荒疫厲
所以滋也自慈悲之教熾爲政者以姑息爲仁以不
殺爲功德以謂死者不可復生殺生無益于死徒以
徒易殺耳且死者之怨猶在囚今囚之怨且集于我
也嗚呼其見如此闇莫甚焉
五丈原之役獲漢圖書糧穀審知亮必死辛毗以爲
事未可知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
棄之矣愚謂此懿之詐以慰軍心耳圖書糧穀敗歸
而棄者有之豈有密計而弃擲之乎以姜維之料懿
以楊儀之反旗鳴鼓斷不疎忽至此蓋亮行軍本不
可測而百姓奔告以死未有左驗以辛毗而猶疑之
況三軍素憚亮恇怯狐疑敢前追之乎而懿雖知其

定死與衆言衆必不信惟有所據以決之則衆情始
安而追之之氣銳矣偶有散佚圖書遂指爲密計耳
史云進至赤岸乃知亮死百姓爲死諸葛亮之諺懿
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設語解嘲當反旗鳴鼓卽懿
心亦搖搖未定也
兗州刺史令狐愚與王凌以齊王受制司馬謀廢王
立楚王彪及凌敗愚已前死別駕單固治中楊康皆
愚腹心康應辟洛陽遂發愚事幷及固懿考治固固
不承康對詰乃屈大罵康負主康本與封侯及其語

參錯。亦并就僇。噫。首人自脫。希幸富貴。卒不免。如康
者。衆矣。誠何利為小人哉。至有奴首家主。門生首其
師。許未嘗不倖官邀賞。然如東莞之家奴。烹于鼎釜。
裴秀之門上。噬于義犬。曾不自怵。何哉。晉史譏僇愚
尸。夷三族。馬隆武吏。托稱恩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
年。[illegible]十。原與狗豕已。
辛[illegible]曹爽之誅。鍾會之逆。奇矣。會請其子琇為
參軍。戒以軍旅之間。可以濟者。惟仁恕。由來智者料
成敗。決事機。知仁恕者。漢魏絕響矣。況軍旅尚智。富

貽權奇詭秘。彼此競勝。忽以為仁恕可濟。巾幗中何
以及此。蓋愛人者杜殺機。推己者無猜忌。有至理焉。
以誠勝詐。以寬勝甚。以愚勝巧。以坦勝險。故先主所
謂事事與操反也。且憲英言處衆之道。非言制敵之
猷也。初曹丕立為太子。喜抱辛毗。憲英曰當悲而喜。
非君德也。然則平日訓其子者。持滿守謙之道。可知。
而琇卒以驕矜犯法。考問殘死。負賢母。至欲手刃
楊珧。為有司所奏。憤怒而死。亦何無仁恕之思耶。
曹爽驕擅。何鄧浮誕。而懿數其罪以伺候神器。嗚呼。

何侯。神器者。誰乎。身為篡圖。甚曹氏宗室之強。急急
翦除之。夷其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女子之家者皆
殺之。為後代殄滅勝國之魁。王凌令狐愚剖棺僇尸。
夷三族。師之于李豐。張緝。毋丘儉。文欽。昭之于諸葛
誕。皆倚壽如其父。數傳之後。八王自相推刃。及其亡
也。宋且效尤。豈惟天道好還。抑詒謀之弗臧矣。
吉茂見黃故司徒趙溫吏。溫死時。黃為長陵令。進科
奔喪。為鍾繇所誅。茂痛兄赴義死。怨怒不哭。後繇舉
茂。人謂茂不就。茂卒就之。黃之遭制。糾之可也。而殺

之。過矣。茂即不以法仇繇。致身有術。何必自繇舉哉。
非。所以居兄弟之仇也。人未有不昵志于富貴者。雖
其至情之所在。可得而奪而黜者。因餌致之。以市恩
而解怨。繇蓋有以窺其故矣。山濤非解怨者。而勸嵇
紹仕晉。紹亦果為所奪。世人忘君父之仇。而自奪其
至情者多矣。豈必有如濤者為之。如繇者舉之哉。
親死奔喪。情也。禮也。而負位罷官從而罪之者。法也。
亦道也。乃有大異者。孫吳時奔喪立科。顧譚議曰。輕
則不足禁孝子之心。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長吏在遠

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此遷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曆職之負孝子無犯法之刑胡綜議曰宜從科以大辟有犯無赦後吳縣令孟宗奔母喪自拘于武昌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減死一等異哉當日之科謬哉諸君之議也公羊傳曰臣有大喪則三年不呼其門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夫有軍國之事至于喪人喪必有惓惓不得已之意而後可何乃法制禁令之外長吏非有軍國之任者此其立科拂人情而乖聖道甚矣復何庸議乃議者

一則嚴爲隱蔽而重僇夫告語之人一則竟從重典而加孝子以不救之律嗚呼亦何謬戾之極也陸遜明智之士孟宗奔喪特以素行減等而不知此律之悖理傷教原不必問其素行之賢否也使宗無素行其從大辟乎

鍾繇有賢妾孫氏攝嫡專家有巧智又會母張氏賢孫氏數毀害之繇知之乃黜會母而出孫氏更納正嫡賈氏裴松之云于時繇老矣而方納正室禮所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之義也魏氏春秋載會母見寵于繇繇出其夫人卞太后以爲言文帝亦詔繇復之繇不可恚憤將飲鴆弗獲茹椒致噤帝乃止後張氏卒太子厚加賻贈議者以爲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妾有妾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定姒之義宜崇典禮不得稱妾名于是稱成侯命婦愚按古者不以妾爲妻后孫氏之才智僅攝而已張氏之賢生子而寵者不以爲嫡乃更納正室今人往往昵其所寵卽攝而立矣貴者或邀封誥于朝以欺君而叨其榮貴不亦誣乎孫氏之出誠有罪矣然太后天子欲復

之而繇顧不可亦情義之難回也張氏卒朝廷厚其典禮崇其名號固以會之貴寵亦以繇得援公侯之例而協羣廷之議也今有貴非公侯名非衆議而躋之于嫡何例之云至士庶豪富以妾爲妻濁于私而悶于義者比比也帝王以妃爲后必告之郊廟冊之內庭播之天下士庶人可擅爲之乎子爲其母豈其喪祭可也

若[illegible][illegible]以庶出之子貴可以封其生母此國家定例卽春秋所謂母以子貴者也

鍾會母傳司馬懿將誅曹爽時會爲中書郎從車駕

于高平陵。衆人皆懼。母張氏曰。太傅義不危國。必爲大將軍舉耳。兒在帝側。何憂。聞且出兵無它重器。勢不久戰。果如其言。教會以易勞謙恭愼。會爲尚書郎。執其手誨之曰。弱冠自足。損在其中矣。會歷機密。預政謀。引范氏少子爲趙簡子伐邾之功。其母以爲乘詐作僞。必不能久。又言雖接鄙賤。必以言信。取與之間。介畫分明。希通慕大。吾所不取。會自少知恭儉。見得思義。臨財必讓。會前後賜錢帛數百萬。悉送公家。一無所取云云。及會伐蜀。傾鄧艾。欲擅其功。要艾表而易其書。毀司馬師報書。手作以疑之。與謀反。得天下。矯太后遺詔起兵。其驕溢詐妄。希非分。亦何大悖妍訓耶。按母傳。宜會自作者。會獨不一省念耶。枉用機械。身家全殞。悲夫。按料事訓子。與辛憲英同。二子皆負母訓。又同。時人罕知鍾母者。

讀書論世卷六

宣城吳肅公晴巖著
天都張　潮山來參

晉

晉惠帝夫人謝玖有娠賈后妒之玖還西宮生愍懷太子三歲惠帝不知也入朝見與諸王子戲執其手武帝曰是汝兒也明憲宗幸紀妃懷孕生敬皇六歲而帝不知以萬妃妒也後名見織德宮紀妃曰黃衣而鬚者汝父也事頗相類以賈之妒謝得不死紀后竟爲萬妃所殺遂不永年而敬皇踐祚爲聖主與愍異跡殆非偶然也

張山來曰自公卿至齊民多受制于妒婦者良由爲國法所限不敢廢其妻耳吾不知以天子之尊而亦往往爲惡后所制豈天子而上尙有以法繩人者耶眞不可解

劉琨討劉虎白部卑詞厚禮請兵于拓拔猗盧遂破虎及白部因結爲兄弟表以代郡封之猗盧以國遠乃帥部落萬餘家求居陘北琨徙五縣之民以其地與之代之強始于此北魏奄有中原琨爲之也劉聰襲晉陽殺琨父母猗盧助而復之及後以救樂平敗于石勒結段匹磾同獎王室意非不善卒爲末波所間禍及其身乃歎仇恨不雪無以下見先人不亦悲夫是時晉室分崩無可與當聰勒者借援他族亦不得已而匹磾又賢故可用耳琨之忠義表表吾猶以拓拔之事爲琨咎也況不逮琨者哉

王祥爲魏太常在太學爲三老南面稱師高貴鄉公北面乞言至貴寵也司馬炎爲晉王長揖不拜至風節也及事晉爲太保何貴倨于前而不能無屈于後耶尚幸已八十又五年而死使其爲龔勝不亦忠孝兩全乎

張山來曰此亦所謂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也

壯哉祖士稚之誓中流也歸納印符非其願也勒修逖營而還其叛逖亦拒趙降弗納也是善處敵矣葉夢得曰勒自危以求媚也而逖墮其計沮晉民歸心予曰不然勒之歸我叛也彼質行義而我納其叛能無愧彼乎勒之計我弗敢知而亦何證焉晉史曰聞雞鳴起舞幸天步之多艱嗚呼何士稚之不白于後世也

溫嶠爲劉琨奉表建康。絕裾而行。至性激發。不能自耐。去之愬然。然母死非所料也。屢求返命。朝廷不許。除官不受。強而後可。後請北還歸葬。詔三司八座議之。嶠心何心。豈嘗一日忘母哉。涕泗慷慨。竟成大業。或可告無罪也已。而論者與趙苞同科。不亦悖乎。李光弼臨死。將吏問後事。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爲不孝子。尚何言哉。古志士當君國之際。有事機相迫。不得自由者。嶠與光弼是也。孔愉爲司徒長史。以嶠母未葬。乃不過其品。侃侃如也。嶠功成。乃詣嶠。嶠執其

手而泣曰。忠孝道廢。持古節者。君一人耳。嶠居公而愉亦守正。兩人何等胸次。若今之爲愉者。非諛之。則終棄之。爲嶠者。直懟怨之耳。李賢之于羅倫。張居正之于吳趙。徒以權位戀戀。恬非醜正。鄙哉。

阮籍母死。留客決賭。飲酒而徒發哀。盡堅忍拂性。以求異于人。至于嘔血骨立。其天性終不得而掩也。寧都魏冰叔以決賭飲酒爲僞。是也。子嘗以范丹併送雖麥。項仲山飲馬投錢。桓巖翳落橘。皆僞以求異。雖然僞廉節。僞之善者也。僞詭誕。僞之不善者也。人之不幸失其性也。失其性。失其心也。何乃道性而故爲不善。有心以求逆其性乎。是躍水而使之過顙也。不孝者不知孝之道可也。謾詈其親。而曰不如是無以異于常人。可乎。人有其常。反常則妖而已矣。出于人人于非人。則禽獸而已矣。雖然。今天下而有僞廉節者乎。吾與之友矣。即不然而有僞詭誕如籍之至性勃然嘔血者。吾猶寬之可矣。

[illegible]出天曰。僞廉節固勝于不廉節。然僞亦須在情[illegible]之中。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也。○又曰。孟子有[illegible]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于色。然[illegible]僞廉節者。畢竟不可與之友

內史庾珧子婦裴氏。有服食之術。會稽王道子悅之。時人皆爲降節。王恭曰。未聞宰相之座有失行婦人。道子媿之。以晉之蕩佚。恭猶爲正言侃侃。明禮教之盛。堂陽子以宰相女張邪媸名。卿詞客頂禮門牆。曾無有恭一人者。逆牛維垣。曾省吾徐學謨等。疏論喧然。皆欲許太倉以阿江陵耳。非眞爲風教也。

亾國之主。晉懷愍辱身前此未有也。惠帝羊后沒于劉曜。曜立爲后。問我何如司馬家兒。曰彼亾國闇夫耳。婦子及身不能庇也。妾今日始知天下有丈夫也。

惠羊后在金墉城屢爲奸人所立太宰顒遣人殺之爲劉暾執奏不許以非罪也由後觀之不如先死爲愈矣隋煬蕭后沒于竇建德後復入于突厥徽欽北轅鄭太后相從以去俱可痛憤也

王衍勸石勒稱號勒殺王衍曰破壞天下是君罪王浚遣使勸勒勒數以不忠于晉勒責快人浚背以二女妻鮮卑潛圖與向夫輸情外國僥倖得富貴不可立于兩間況見殺乎魏高貴鄉公將攻司馬昭王沈馳白昭以擬封賞浚之不忠其家授哉

陶侃守武昌令諸將詐爲商船以誘賊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羕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羕令出諸賊侃整陣于釣臺爲後繼羕縛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盜息今之爲守將者能如侃乎爲羕者不曲庇其軍乎嘗旗兵卒劫掠公行袴褶腰刀共誰敢問

郗愔不能感其子然見超謀逆書乃怒罵輒哭無愧爲忠超不承父志而徒念父之悲愍謂孝可乎雖然人未有不爲名計者謀反密書本欲焚滅積而付諸門人以呈其父寧以身爲大僇則人情所甚難矣

超性好施與父積錢數千萬超取散親故一日都盡閒人被逆者爲之超居守作器服畜僕豎憶超作賊猶託辭

漢折像父國爲鬱林太守貲財萬億國死像散周親里人問之曰吾門貨殖久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牆隙而高其崩必疾像孝子幹蠱亦智士竟禍之道也超作賊而好施結士好乃欲異乎頑親之之焚子務折像之散父疏以仁濟富以絀持贏一父一子有家者所宜法至若介琮求[illegible]范純仁麥舟以賢子而承賢父庭除相翁行所無事彼子以父在爲辭父以專擅爲責是守禮乎守財乎吾未見其守而無失也

周處征齊萬年萬年曰府知其人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于人此成擒耳愍萬年氐族知將將之道矣宋沈慶之北伐蕭斌敗績制使至不許退師慶之謂斌曰閫外之事將所得專制從遠來事勢已異此知爲將之道矣涼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貞師敗衆以柏宜誅張駿曰吾欲以漢世祖殺王

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不聽此知所以處敗將矣世
不乏勇決如處權略如處之敗如李柏者而恒以愛
制不前展失利嬰頸罰偏裨袁耽謝邀奔仰息中
樞尺寸有峻罰而無使過嚴斥明之所以亾也
桓于高謝安為司馬高崧戲曰蒼生今亦如卿何安
有詣邑郝隆在溫坐有遠志小草之譏謝亦媿之天
生賢才為蒼生故古無長往之聖賢沮溺荷蕢孔門
鄙之安本非隱世乃以東山比終南捷徑二子之言
當北山移文耶安之出處無忤于道其媿非也恬退

相矜賢者之智氣今日可復見乎
安登冶城悠然有高世之志王逸少謂夏禹胼胝文
王旰食今虛談廢務恐非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
而亾豈清言之患耶夫逸少之言欲其勤于政非欲
其任法也秦以峻法亾非以法亾也豈可藉口終日
講法度談政治而無事實猶不足以為國況玄理乎
安謬言觕非矣
孫盛為長沙太守頗營貨賄與溫箋直斥其非詆為
怪鳥溫按之贓私狼籍檻收之捨而不罪及著晉陽
秋譏枋頭之敗溫怵其子改之盛術大怒不允寫兩
定本寄于慕容儁仰此一事溫洵可見後世無溫之
擅權任恃要津小拂其意或微文譏刺僇辱者不可
又以筆讒史書之而身又貪濁足為罪名者乎
葬地之術惑世誣民多藉口郭璞璞果作俑千古一
怪民也按傳郭公授青囊書乃天文卜筮五行禳禱
之術不言相地也其書亦隨燬璞之事皆筮與禱耳
其言葬特龍耳致天子及暨陽葬母兩事亦仍用筮
不專言禍福傳言璞之為人貪酒好色謂所受有本

限用之恒恐不盡果爾是關于性者也銜刀設醊披
髮歕張于糞溷之間曾無救于雙柏樹下是關于命
者也夫筮以趨吉避凶齋戒以神明其德而質然性
命之理即筮占無取焉況地理禍福之說哉君子取
其忤教而死為正人可也
夏統孤貧食梠宗族勸之仕統怫然曰諸君待我至
此乎豈有辱身曲意于郡府之間乎統自此不與宗
族相見而宗族亦不以為忤納因事相要當日人情
之厚也以統所為難乎免于今之族矣晉武帝欲用

郭琦爲郎問琦族人尚書郭彰彰素疾琦答曰不識帝曰若烏丸家兒能事卿卽堪爲郎矣彰之忌嫉不及秕族人宗族之難容如此彰何損子琦哉

王導與明帝言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亦安得復長齊明帝殺諸王巴陵王子倫曰先朝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嗚呼勝國遺嗣處死灰之熖而除蔓草之萌豈知天道好還毒流厥後哉至于門內肆戕司馬八王猶兵爭也宋孝武二十八人明帝荅梧殺之殆盡齊明帝于高武子孫刈

若草菅推或與覧剪除宗族以爲可孤獨而有之誠亦愚矣梁武殺齊明三子而不傚高帝之後謂子恪等曰江左代謝必相誅僇因祚倒不靈長我與卿情同一家都豈不念若有天命非我所殺若其無運何忽行此子恪兄弟入于梁者十六人猶爲大度也梁五十六年後梁又三十三年蕭銑起于巴陵較宋齊猶永安知非天道乎雖然高帝待元順父子及陳友諒明昇子頗何如盛德李文忠破應州獲順帝孫買的里八剌高帝善養之三年致書元主使逆以歸元主子地保賜第京師後以怨送之琉球平江破獲神保大王及黑漢九人定西之戰獲火鬼忽答咎海牛生有破[illegible]建破獲元宗人數十人盡送迤北皆未嘗殺一人也

胡山木曰大浩修明諸[illegible]後[illegible]口古遂[illegible]事

[illegible]道則隱聖人之道也而流遁失中則悖聖人之道郭文不娶住山中倚木履苦不畏猛獸獨宿千餘年餘杭令顧以葦裙袴置室中至爛不服夫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絕後嗣而侶豺虎非孝也往來餽送人之

恒禮矜奇飾而珍天物非廉也溫嶠問曰飢思食壯思家自然之性安得無情文曰凡思由憶生不憶故無情是將以不憶無情爲賢也聖人未嘗無情無情則滅性矣是釋氏之矯說也文王嗜菖歜非思食乎求淑女非思室乎卽古今隱者未有廢之者也

郭翻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種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請之以稻還翻翻竟不受墜刀子水路人代取因卽與之曰爾不取我豈能得路人不受復沉刀子水路人復沒取之翻以十倍刀價

與之夫自食其力易事通工聖人之道也彼認吾貸
雖詰之可也縣匱乏之終不受是矜已廉而長人貪
也故范丹之還麥王延之反犢皆與人以不肖者也
路人取刀淵共食可也吾力之所不能而貸假于人
[illegible]乃折乃而棄之是猶以金攫輸佃也王裒
[illegible]麥許孜除人助贊土皆矯情以自高者也
矯情以自高曲意以成人之過非長者之道誠道貴
得中況其人非當路財非意取胡已甚焉

張山來曰齊君子居有言於陵
仲子無惡乎何爲至今不殺也

吾儒爲善本于性之仁義初未有禍福之計也自聖
學不明蠱于二氏之說爲善不本于性矣本于禍福
而仁晦不以親愛爲善而以汎施爲善而義晦晉何
充好釋典修佛寺供給沙門費巨萬而親友貧乏之無
所施遺殷仲堪奉天師道不吝財賄而嗇于周急桓
玄來攻只勤禱事嗚呼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二氏之
鬼亦何能庇況本末倒置親疎乖互何福利之有達
摩云寫經造字爲無功德況彼緇羽溷淆漁食寰區
卽奈何殉其貉埜作我福田乎屈背及物之仁不知
格物之義者也近世尚感應功過之教脫里黨之脂
膏沃剎院之香火市芥子之功德懺須彌之罪謾厚
其所薄而遺其所愛君父之大倫朋友之大誼骨肉
之大恩曾不加毫末于胸中何舛耶

晉人放誕而氣誼往往絕人荀勗臨曹爽之喪荀闓
請葬王同劉頌哭張華向雄哭王經葬鍾會閻纘以
家財葬楊駿成墓又拊張華尸慟哭馬隆葬令狐愚
託稱愚客服喪三年郗鑒甥周翼追撫育之恩解職
而歸心喪三年韋弘感應詹居宅伉儷之德祭詹終

身之數人者今世負意氣者能之乎

居喪一事原壤子桑之教靡敝成風猶有秉禮者盧
欽母死爲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許孜爲其師孔沖
喪三年又葬母負土成助之夜便除土宋謝弘微母
喪旣闋蔬素踰時兄服雖除不噉魚肉謝安弟喪才
年不聽音樂又陳壽居喪用婢藥訴以不歸母喪坐
貶梁龕除服之前一日宴客奏伎劉隗請削爵會宴
者周顗等奪俸出龕廬江守王籍之叔母喪而婚顏
含叔父喪而嫁女皆爲隗所奏溫嶠爲劉司空奉使

于晉成大功而爵品不過見外于孔愉。阮簡父喪遇雪詣浚儀令食黍臛。以致清議廢頓三十年。謝惠連居憂贈郡吏詩十餘首。坐廢不豫榮伍。張率父死。有歌伎衛玩之求聘妓不願出家為尼。因齋會率宅玩之誣與率奸服闋久之不仕。當時公論朝政如此。禮教猶不替也。阮籍一輩欲立異以為名。遂借親喪以示眾耳。今世期功蔑如已。父母之喪玄冠吉服通邑恬然。甚有紅纓采服廣筵盛樂。不必托于籍之達而有籍之酣飲。有籍之決賭。而終無籍之嘔血吼呼。籍猶為能戚也已

巴西龔壯父為李特所殺。積年不除喪。往見李壽請發兵取成都。稱籓于晉。及取成都。壽以安車束帛徵為太師。壯誓不仕。壽贈遺一無所取。復數上封事勸壽推寧建康。壽不從。遂稱病而去。終身不入成都。壯以人之大節惟忠與孝。既報父仇。又使壽奉晉。可謂大義斬然者已。借兵報仇。包胥之略也。仰仕何不可。而不貪車帛之榮。太師之位。又勸之奉晉。視彼借兵他國而委身事之者。何如。且壽豈非我同仇。必不可事哉。壯一父仇耳。豈有君亡國覆之大讐哉。使其有軍旅之寄。自據維籓。則所成必有可觀者矣

沈充從王敦搆逆敗死。為吳儒所斬。儒故充將也。充子勁殺儒報仇。志欲立勳以洗先恥。而時令刑家不得上進。已而為王師之所虜。守洛陽城陷死之。可謂孝子矣。假令父死逆名。無雪恥幹蠱之志。而徒掩飾其父之死以欺世而為名。無致命遂志之心。而徒詭隨于進以自為榮。可乎。愚謂刑家不得仕進。雖晉法之陋。然使此法行。則躁競者藉以稍紬。而忘父仇者。亦有所格而不盡恬富貴乎

桓溫將廢海西公。王彪之取霍光傳。神采毅然。定于須臾。論者以其同惡相濟。而史無深譏。予按彪之生平抗直無少阿屈。豈濟惡者。蓋溫之篡志已成。而姑以霍光廢之。以為與為卓。毋寧為光。且簡文素為溫所敬憚。而足以制溫。立之以伺溫之隙。可以有為。使海西不廢。則溫之篡決矣。彪之可謂巽以行權者。而徒以盧植蓋勛之節責之。或者非其心也

周顗之死。王導殺之也。敦特其刃耳。導欲以自掩惡

得而掩諸雖然伯仁亦自取禍焉不救可也殺諸賊奴取金印是何語哉子謂伯仁酒狂也史言其見帝致醉而出乃云云然則因導之臨刑與惪特使酒以戕之故曰自取禍也

顏覬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多負責覬之禁之不止誘出文券一廚悉焚之宣語遠近不須還綽懊歎彌日今人家封殖相延貪悋世濟方以子收責爲成家有故紙遺劵留爲子孫後圖者嗚呼漢之樊重南宋顏覬之何如人哉若父好積聚悋于施子苟能散之不爲違父王弘焚其父劵郗超散其父財何守錢爲

張山來曰封殖貪悋者固爲不達負責者尤覺不情街南于此等處議論往往近偏

覬之言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惟應恭巳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意徼倖徒爲雅道無關得喪以其意命弟子愿作定命論卓哉覬之俗流醜頹覬飢若乞丐之踵門失色忿爭若羣兒之攘食雅道二字不聞世間矣况義命乎

覬之末八字又後世

王敦犯闕周札守石頭開門納賊京城遂陷明帝時敦盡殺札諸兄札與敦將拒戰命稽而死後議贈謚王周戴等官札吏爲訟寃卞壼郗鑒議札延寇理不當贈王導謂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後悟其奸札便以身許國與周戴皆人臣之節也愚謂奉命拒守開門延㓂尤爲足證且敦巳犯闕猶曰奸逆未彰乎札只以私力屈勢窮拒戰而死詎謂以身許國人臣之節乎導言謬矣惜乎壼鑒之議猶未中其肯綮也導謂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則自爲解嘲譬耳蘇峻之亂其黨路永等來歸及峻敵導欲賞永等官爵爲溫嶠所持湘州刺史卞敦擁兵不赴侃請罪之導復不許導之姑息不明于節義紀綱類如此。永初勸峻殺導峻雅敬導不許永更求于峻導使袁耽誘之來歸導欲以官賞公義也乎

張山來曰王導之于王敦猶霍光之于霍顯陶侃之緩討蘇峻以春秋之法例之其失趙盾弑其君者僅一間耳

是時贈者處望甘卓郭璞與焉望斬敦黨鄭澹後爲譙王承戚死長沙璞爲敦參軍以筮諫敦而死卓擁兵襄陽永道鄧騫反覆說以大義敦將樂道融又說之既許討賊稽留不決聞周戴之死旋軍襄陽道融晝夜泣諫憂憤而沒乃散兵佃作絕無敵愾之氣迷

爲敦黨周處所戮諸于皆見殺愚懦極矣向使討敦未必敗死即死不猶烈乎而濫與官贈能好媿于地下哉惜壹鑒之徒莫有申其議者

晉始于慕而終于偏安正統所屬莫不歸心張氏越在西陲推奉無貳故晉人也代王猗㐌段匹磾與劉琨同奬王室慕容廆稱王猶待晉命冉閔亦曰晉室尚存殷諸將分割州郡迎天子還洛陽言雖詭而心日中知有晉也姚弋仲且死屬諸子歸晉固執臣節無爲不義王猛之死亦以正朔在晉爲惓惓堅欲

伐晉陽平公融言江東雖弱中華正統夫鮮卑氐羌非有世爵于晉也徒以內外之閑識于胸目雖強獷莫得而泯滅也論者乃以竄踞偏隅區分南北夷之列國之體又加以牛後之說不亦誣乎歐陽子以東晉而統絕是與鮮卑氐羌並絀也夫愚狐聚三口朱通井澳崖山一息尚屬其忍忽而使歐陽子而生德祐祥興之末何以說焉抑歐陽氏文士持論耳涑水通鑑以統歸曹魏而斥蜀漢爲冠毋乃謬歟綱目以秦皇三十六年而始繼周漢始高帝五年不始于降秦晉始平吳不始于泰始唐始于羣盜旣夷不始于武德斯歷紀之正也

張山來曰吾欲倩有謝少連先生作季漢書以蜀漢爲主而吳魏附之論甚正而文亦佳惜其書未行之讀耳

牛繼馬後晉元與呂嬴並稱考魏明帝青龍三年張掖柳谷水溢寶石負圖如龜有石馬玦璜卦宿麟鳳虎牛等狀馬列于中有文曰大討曹蓋司馬氏瑞也金罍子曰閭巷傳誦盡去麟鳳龜虎卦宿諸象直以牛繼馬傳會之沈約著宋書曰晉宣帝鴆殺其將牛金後琅琊王覲妃夏侯氏與小吏牛氏通而生睿冒

姓司馬是爲元帝魏收作魏書因之遂以小吏牛氏爲牛金而不知金已前死數十年矣蓋收欲以正統屬魏故得約說而肆其狂誣以絀東晉耳後世信其說皆未能詳綜于史也余罍子考駁爲晉洗千古之污矣夫小人以筆舌誣衊人關不容誅也故飾錄于此愚謂柳谷之圖必司馬氏所爲以惑衆而牛後之說或天怒其所爲而假手小人耶

終

讀書論世卷七

宣城吳肅公晴巖著

天都張潮山來叅

南朝

自曹操竊跡桓文以匄漢業六代之君踵襲故智篡奪相尋或曰裕取天下于桓玄衍遇東昏之虐有兄懿之仇似非昔齊陳隋比也裕立德宗又立德文衍立寶融是不可以已乎予叔父季野先生曰操爲羿莽之謀而自托于桓文裕衍爲湯武之舉而反自夷于操肅公曰裕衍果湯武擬乎非湯武卽不能無所托而曰我不爲操是同浴而譏裸裎也零陵巴陵既君之旋復弑之一若媒囮若罾靈焉何歟叔父又曰裕與衍不足道李氏起太原誅楊廣卽放之南巢縣之太白可也而尊以太上之名假號于代王不亦過乎肅公曰以臣伐君湯武得爲之立國久而諸侯歸之者衆也不然未有克濟者也魏晉以來沿爲故常一旦從我變更則駭且亂劉文靜請兵突厥突厥報曰唐公自爲天子我當助之諸將佐請從之唐公曰

更思其次乃請立代王備唐公曰此掩耳盜鐘今逼于事勢不得不爾由此觀之淵亦自知其非策而當日之情形有不容已者英雄權略未可以儒生議也若光武興孥于更始耿弇諸人勸早絕之高帝奉韓林兒座劉基罵其豎子急徹之乃眞英雄矣光明俊偉比跡湯武室哉

潮山來曰六代之君不過欲名實兼收耳

顏延之裸袒酒店不應詔命而慧琳升帝榻直辭訶斥惡其子竣驟貴曰恭敬樽節福之基也竣很傲慢禍之始也則非不明于禮教者爲愛妾叢林墜牀致殺妾延之哭曰貴人殺汝蓋狂于酒而正于言論倨于家國而昏暱于房幃竣之殺妾很悖無禮過嚴挺之兒矣貴人之稱懟語也雖然敬以律身義以閑家子雖傲何至此劉瞻母命其家婢必亂汝家瞻年十三殺之而逃父追還之

元凶劭密謀與浚廢之令殺孝武慶之入見孝武稱疾拒之慶之直前出劭手書孝武泣求入與母訣慶之曰殿下何疑之深也遂輸心與語起兵共濟此大類張信之于文皇然慶之爲知義張信爲貳主

宋孝武偕取南郡王義宣女爲淑妃從姊妹也而假姓殷在右潛之者多死廢帝子業納新蔡公主爲貴妃姑也內改姓謝稱言公主薨爲設容喪其父子皆禽獸行而必攻爲掩秘豈真無羞惡是非之心者哉家中又代諱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明月爲宇文泰所殺淫猥褻亂彼俗之恒耳（張山來曰春秋之世已有作俑者）子業罵孝武爲齇奴呼諸父驢王猪王亦孝武呼高祖田舍翁呼諸臣骯髒之餘譏新蔡公主之納即殷淑儀之故習也詒謀不臧豫教無術所由來也

宋齊禪代謝朏正氣侃侃不肯解璽綬王琨攀車尾慟哭人謂琨嘗仕晉爲郎官朏後仕齊爲侍中爲郡守又仕梁爲司徒則攀車之哭解璽之抗皆僞也予謂不然新故禪代之際有心者所大痛也歷覽史冊猶尚感愴況身歷乎琨之不爲晉哭者官卑而年少此事驟見猶未創心猶人少壯時遇悲戚之境穆穆如也老則不堪其言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豈意生平頻見此事此情語也朏則夜氣勃然久而梏亾耳詐爲僞哉一將死之鳴一乍見之休也齊太子請殺朏齊帝曰殺之遂成其名須容之度外彼哉道成朏後附僞道成成之也人之立身剛而不毅正而不貞何以成仁（魏受漢禪漢則魏臣亦喪服哀哭見皆古風之厚也晉極則怨激于乃耳）

諸將之戰都督殷孝祖死衆推沈攸之代而建安王休仁總統諸軍遣江方興來攸之以孝祖既死賊必乘勝宜急攻之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己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詣方興而推重慰勉之諸

軍尤之攸之曰卿忘藺廉賈寇事乎本以濟國豈計此之升降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我豈可自措同異明日進戰果成功攸之可謂急公無我度量超帶者矣迨東之難熊廷漸屑控制三方之命逞其驕戾忤朝臣而恣同異廷撫王化貞以庸駑不能相下遂致疆圉失守宗國顚覆嗚呼使二人一有攸之之見豈至此乎侯景之亂都督裴之高司州刺史柳仲禮入援羣衆推仲禮之高以年位自負衆曰司州爲景所憚士馬精銳若論年位皆在粲下社稷之計不得復

論因切責之高亦攸之之見也恨仲禮非其人耳
宋何子平母喪去官屬饑荒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
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所居屋敗兄子欲爲葺理子
平不肯曰我情事未伸天地一罪人屋何宜覆子平
可謂葬死如生者矣禮大夫五月而葬士三月其踰
期不葬者不得去服自相地之術興而禍福之說滋
士大夫爭謀吉壤始而鄭重繼而遷延卒而怠置之
或數十年或四三世居屋頹圮纍纍相望何異委之
於壑而以身爲螻蛃也不必饑荒即富厚且然不必

師旅即寧謐且然而乃驩然寢處廈屋渠渠敗樂于
酒食經書子田國夫事死如生父母汚居露寢而子
安然房櫳其情事宜何如者若曰未得吉壤不知歸
復于土吉莫大焉而暴露親骸既天地之罪人神誅
鬼責久矚其間即使龍耳蚕白崇純牛眠投之曾賴
天理既沒地理安存豈有能獲多福者哉予有葬或
辨一書專闢相地之謬

張山來曰予向作風水論不知與衛南葬或辨同異何若

梁盧陵王續庫藏盈溢既敕子應不慧見金鋌問可
食否左右曰不可既不可食並乞汝陳用揚曰多財
爲累未及聘暴應乃遠非不慧也如續乃眞不慧者
有旨哉按紀昀獻金銀器于餘武帝方知其富賴
參軍謝宣融解之豈知其子之不守耶令顯宦積金
莫不願其子之能守其子輒鎬開惜百惜寒士父以
爲克肖人亦以爲保家抑不知泉貨輸轉天遊自然
昔燕嵌鎮山南一人乞三百緡裒子曰此患心風不
可應裒怒曰禍必墜吾門不勸吾施而勸吾慳命如
數與之溧陽董宗伯份之子攜扇貽人份曰父爲名

卿家累巨萬以金贈人猶未免怨詩扇乃遊士所爲
而效之乎又有延按某方者各告以年家子蕩廢不
經可教戒之延按曰先人聚斂無厭不散之必有遺
禍今其子能然無憂矣又可得禁乎憶三公之言深
可味也
士大夫之貴也雖嬰縲絏蒙垢毀清流白馬之禍無
所于損也獨至失身宦寺屈志權門蠅營狗苟則下
賤而莫之振宋中書舍人弘興宗求作士人詣王球
球舉手揮之文帝曰我使無如此何齊舍人紀僧眞

亦乞作士大夫帝命詣江斆斆移牀遠之帝曰士大
夫固非天子所命由二事觀之士大夫之榮爲幸臣
所企仰主司所矜重人主不得而予奪之斯何道之
隆而宋齊間有此哉且舍人武吏非胥隸比也胥隸
之尊方恬然自列于縉紳之中或儼然自列于縉紳
之上且鼓掌之陵傲之何有于士夫而曲禮親昵者
托爲明哲保身陰比黨而爲當事之奧援竿牘之介
紹其人不皆士大夫乎古之士也貴故幸臣爭慕之
今之士也賤故胥隸得陵之何怪焉噫誰賤之乎

張山來曰古之士也爲名今之士也爲利毋惑乎其賤也

晉宋以後最重流品宋蔡興宗爲征西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參國政權重
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亦不呼坐而去
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梁羊侃
有宦者張僧胤候之侃曰我牀非宦者所坐夫有貴
賤斯有流品有流品斯有名節易曰方以類聚物以
羣分又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教彰而風俗成
焉高藹軼之風而蔑棄等威托和同之術而相爲比
昵淑慝不分安問流品諂瀆相蒙安有名節天啓閒
袒璫擁檻乾兒義子之稱百寮相效欲不亾得乎
齊王融躁于名利未三十望爲公輔謂中書郎寂寂
鄧禹笑人趁車壁曰車前豈可乏八騶援其心不可
一日居窮約卒以謀立竟陵被誅宋王旦謂張師德
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彼狀元及第榮進素
定但當靜以待之而復奔競彼無階而入者當如何
也夫躁名利而干謁苟營或陷于匪人致隕其身家
或隳其志節自喪于諂媚所謂患得患失無所不至

也今總丱讀書矢志科名父兄師長以相厲勉釋褐
之始便營營壁擢躋獵顯榮無論君子守道知命不
屑卽庸庸厚福者應不淺躁若此
宋何點不簪不帶大言箕踞空公卿之所嫉也公卿
顧敬下之榮車草廨蓊心適醉空世俗所駭目也時
稱其隱士士大夫多從之然此其耦俱蕭散未有交
接之跡儼上之嫌也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
遁去竟陵王子良就見佛寺點角巾登席子良不爲
興乃欣悅無已然猶曰好賢無所觸忤也豬凋王儉

身事二姓黜曰我作齊書贊云淵既舊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卹國家此中其忌諱不啻戮辱之矣儉闕之顧欲候之不可而止嗚呼毋讀史至南北朝天地掇攫幾無復人紀而廉恥彝倫未嘗泯滅不惟士大夫風尚之淳而乘權據要津若儉等豈不誠賢大夫哉

齊謝朓嘗大雪候江革見革敝絮單席乃脫所着襦割半氈與充臥而去是時朓吏部郎革寒生也貴賤懸隔略無嫌避前史賢如革好賢如朓者不少矣有

貴人寒月訪予街南四壁敗蘆坐臥湫隘予方令妻子綴舊絮擁被弗出謝去俄而蔡玉及至直入据牀上劇談移日待衣成送之翼日貴人贈一途浮御非受玉及曰故人一綈褚何以不受予曰使彼不知我斯惠爲無名我不應受使其知我果能如吾玉及直入据牀否乎賢不逮古人豈能無所嫌忌讀江革傳感而記之

宋劉祥遇褚淵以腰扇障面祥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淵曰寒士不遜祥答不能殺袁劉焉得免寒士

彥回墜水謝超宗曰投畀河伯河伯不受彥回亦曰寒士不遜云云沈文季于東宮宴坐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以國失土不識枌榆又曰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以足疾辭丘靈鞠靈鞠曰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諸人語皆如市朝之撻而彥回不加佻怨度量過後人宵壤矣或曰怨生于怒怒生于愧彥回之不怒無恥心故也世間寒士不胥不遜特出處有異同遲怒而肆毒不遺餘力果恥心之所致歟

褚彥回拜司徒賓客滿座照歎其披猖爲門戶不幸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當是一名士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回戲給以軺車照大怒謂着此辱門戶索火燒之馭人奔免照矯矯高節偉矣然于回從弟也家門之內非有仗義誠親之任抑引身遠跡安有痛詆客坐使無容頭處乎君子以照爲太過矣夫一門羣使賢愚異向顯晦殊趨要亦各行其志萬一患嫉中生禍機相伏指爲悖逆詆爲謗誹則奈何由今觀之彥回豈不盛德長者哉王彬詆敦悖逆猶未加刃

朱全昱罵朱三背叛溫亦置之嗟乎柯條一本江漢同源豈能無溢古今同慨敦全昱亦何可得哉

[illegible]

齊梁禪代論者以范雲與沈約同議按雲在齊事竟陵子貢饒有箴諫侍太子觀穫亦效儻言至若江祏求婚祏既貴而不允祏敗仍爲經理梁武帝罷東昏余妃諫令以妃賚王茂起宅新城長史王晙死仰以東廂納晙尸三事尤人所難梁成纂業與沈約俱朝徘徊殿門希心僕射九錫之會雲方中疾醫人徐文

伯曰一月乃復若速愈恐二年後不可救雲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二年乎嗚呼懷二心而媚新主患得患失鄙夫也至生死之際雖至貪罔莫不愛其身而汲汲寵榮等之闇道尤鄙悖甚矣夫雲行不無皎皎而獨以大節不立貪冒饕躁爲世僇辱尚論者并其行誼而沒之況生平不逮雲而際雲之境貪冒躁競者乎彼納諫人主謝婚權貴推宅以殯亡友豈不更然世人絕德也哉

張山來曰論古人取瑜不掩瑕最爲得之

梁將馮道根卒是日上春祠二廟武帝出宮聞之問吉凶同日可行乎朱异對以柳莊之死衞獻公不脫祭服而往道根有勞王室臨之禮也帝卽幸其宅哭臨之朱异之援古以成其君帝之盡禮以隆其下誰曰不然然吾以爲猶殊不足爲法古喪祭不同舉祭主敬喪主哀一誠分二故禮曰祭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蓋祭而奔哀則志不足以格幽獻公當柳莊之疾戒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寵異之私須于胸中其祭已不誠矣梁武吉凶同日之問疑其不可則

禮意未皆不在而异不足以知之也司馬溫公之喪諸臣以明堂賀赦日行弔程子不可子瞻誚傷曰不聞哭則不哭絕不悟吉凶同日之非且溫公薨已六日與柳莊道根當祭而死不同前此六日何日不可弔而必于肆赦既賀之日乎況溫公元老大臣社稷倚賴至六日而始弔曾不得比于衞梁二主之待二臣而苟殉一時之便逝詞抑侮何哉事有似是而實非者非精義何足以語此後世猶或于蘇子之小辨而詆程子爲迂予向于會講曾極論之詳見明誠錄

張山來曰。此等處當論其事之公私大小。如春秋二葯。事公而大。自不當哭臨臣喪。司馬溫公事亦然。惜程子竟無言以詰蘇子也。

昭明太子葬其母丁貴妃。道人求吉地。或賂宦者俞三副求售地。云若得錢三百萬。即酬之百萬。三副乃密啓上言。太子所得不如今地。于上爲吉。即命市之。葬畢。有道士謂不利長子。乃埋蠟鵝諸物以厭之。太子宮監鮑邈之告上。謂爲厭禱。檢掘果信。將窮治之。太子終身慙憤。及卒。將立其長子歡。上銜前事。竟不得爲嗣。甚矣相地之說貽禍無窮也。

夫死生富貴。莫爲莫致。君子惟守正居易而無所容心焉。以昭明之賢孝。始則營壙以求吉。旣則厭術以倖免。卒之身死嗣廢。自貽伊慼。武帝爲一身市福利。爲小人蠱惑。不知父子一身。吉凶同體。迷而弗悟。禍延子息。嗚呼。均以求吉而凶莫大焉。今者人倖于福利。家殉于葬師、地主。居奇貨以求售。莊僑僕御。貪比爲奸。則俞三副之徒也。葬師譸張誣托。于催官救貧免災之術。則道人之謂也。葬妻妾。謂利若夫。葬父母。謂利某子。葬祖宗。謂利某分。則三副所密啓于上爲利之說也。向使梁武父子。無求吉自利之私。小人邪說。安得而中之。世人之愚。亦有聞昭明太子之事而深省者乎。

張山來曰。相地之術與厭勝者。各爲一道。苟太子不埋蠟鵝。則梁武亦決不根之深也。

夫婦之倫。聖人所最重。蓋天地絪縕。萬物化生。以孳息于無窮也。況閨門爲治化之本。故婚禮莫詳焉。異端斷滅性根。乃去之若浼。梁劉訏懷隱操。兄爲聘妻。尅日成婚。訏聞而逃匿。齊褚伯玉父爲婚娶。婦人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入剡中。雲棲木食以終。此異端不近人情。父兄之命蔑焉。所謂欲絜其身而亂大倫

也。王陽明非隱遯者。父爲娶婦。未合巹而潛去鐵柱宮。就道士講論。亦何其好異也。

張山來曰。當是劉訏、褚伯玉有隱疾不能近婦人耳。若陽明則眞不可解者。

劉善明母在青州。爲魏人所得。布衣蔬食。戚如持喪。宋明帝爲之歎息。轉巴西梓潼守。泣涕固辭。常云在家當孝。爲吏當淸。及爲州郡。頗黷貨。崔祖思怪問之。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爲廉。所得金錢。皆以贖母。及母至。淸節方峻。吁。善明可憫已。然母之北陷。君相當之。宋元嘉初。遣北使。朝議令善明舉一人。善明舉崔

紿使賂母還則至誠相告庸苦無貪而惜也讀貨
齊丹徒令沈嶠以清廉不事左右鎖繫尚方求見天子曰臣清所以獲罪問清何罪曰無以奉要人問要人爲誰以手板四指赤衣諸賢皆是上不責也重除丹徒令夫廉吏以不奉要人致罪自古有然然而得見天子面指赤衣朝廷不加罪要人不中傷者後世有之乎

齊庾杲之候樂頤之設食唯枯魚菜葅杲之不能食母聞之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季偉顧我非

林宗耳世嘗論季偉矯行使人疑其母不闇也予謂季偉曾元之養耳若其母則誠不逮樂母矣專難之餘不當劉一嚼以餉客乎

劉瓛隔壁夜呼弟璡璡下牀著衣立然後答瓛怪其久璡曰向來帶未竟予謂事兄若父無諾可也隨呼即應自然之禮禮豈專在容止乎使衣多不勝衣必一一俟其畢乎

齊曹武富于財嘗爲梅蟲兒茹法珍設女伎金翠器服甚炫蟲兒等欲奪之誣陷以法武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取吾財與彼女耳予謂此一事可以爲戒者三盈者造物所忌人所共妒也禍必隨之而不早悟一也妓女金翠炫耀精華誨淫誨盜兩物兼之二也小人不可作緣蟲兒輩權幸而竭情獻媚是肥腯涎餓虎三也予見富家翁傾貲媚頭責若胥吏之豪而旋偏禍相酬者多矣然曹武能識梁武遺錢至十七萬以子相託塵埃物色又非今富翁胸目中專奉一時新貴者比

王晏佐蕭鸞廢立從弟思遠曰兄荷武帝恩今贊人

如此彼亦可以權計相傾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不聽晏拜驃騎曰向勸吾自裁若用其言豈有今日思遠遽曰誠如所見猶未晚也晏果及禍夫禍患未乘哲人先覺贊人不道彼亦可權計相傾于古洞徹之言也忠告種微兼恐餘波及人耳然勤人以死寔所難堪情雖忠篤跡涉狂悖若謝瀹之隔籬相障亦可矣吾謂晏猶爲有容耳倘豪横之徒勃然逞怒則門庭內先受戮辱矣以令人友之不得思遠爲賢也

讀書論世卷八

宣城　吳肅公晴巖著
天都　張　潮山來參

北朝

慕容廆初謁何龕以士夫禮巾衣到門龕陳兵見之廆乃改戎衣謂人曰主人不以禮待客石勒集衣冠人物別爲君子營制律禁人凌侮衣冠華族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勒之風尚如此魏孝文周武帝未足奇也

拓跋之起代人衛操與從子雄及同郡箕澹往依之說猗㐌猗盧招納晉人猗㐌悅之任以國事時晉有賈后諸王之亂而無疆社之虞二人亦非有不逭之誅去桑梓而就異域何爲者也幽州都督王浚以天下方亂以一女妻鮮卑段務勿塵一女妻素怒延衛操箕澹其禽鳥之先幾乎浚直賊而已彼李陵衛律敗而被俘韓延徽施宓生急而走險不得已也石虎篡位廢弘爲海西王姚弋仲不賀名至正色謂曰大王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托而奪之虎曰海陽年少恐不了家事故代之是亦托子周公之輔成王乎弋仲之侃侃而虎不罪也後梁呂纂篡位呂紹自殺以弟弘相攻掠弘妻女賞軍侍中房晷曰先帝始崩隱王廢黜大司馬稱兵乃至昆弟接刃且弘妻陛下之弟婦弘女陛下之姪也使無賴辱之天地神明豈忍見此纂改容謝之撫弘妻子初纂兵入宮將軍齊從抽劍中纂左右禽之纂曰義士也勿殺後賞其忠著遇之將軍呂超以兵禦纂敗奔廣武纂叔方鎮廣武使謂之曰超忠義可嘉方賴以濟世遂復其爵

位以石虎呂纂之凶悖然不諱人言而卹忠義不以濫刑逞其暴怒靖難師人若姚弋仲之侃侃齊從呂超之憤烈衆矣顧不得稍貫忠義之氣而亦無有房晷之陳說者可歎也

拓跋珪久圍中山慕容寶將士皆思出戰屢爲寶弟麟所抑麟謀弒寶寶率太子諸王出奔城空無主東門不閉珪欲入爲其下所沮城內立詳詳自立國中飢甚珪乃破麟軍拔其城時及期矣自古圍城久而不克者必主將智勇士志堅一又備[illegible]

足支無隙可乘者也然猶或有他廣光寶之中甚變起于骨肉歲困于飢荒舊主出奔新帥頻易士何所統民何以用乎而挫之才氣其勢方張經年而後克此何故乎桑殺之老于即墨光武之折于天水高歡之頓于玉璧其守堅也拓跋英楊大眼敗于鍾離郭子儀李光弼敗于相州以救至也今皆不然按史言中山男女結盟人自爲戰夫慕容非有積累之深仁百姓非有忠義之敵愾也所以然者以前年參合之役民怨其阬故相與致死耳以此知嗜殺者所以驅

民而樹敵也惜燕不因其情而用之耳寶頗有才智而隆農二子忠勇可任卒至于衡決顛沛慕容氏卒以亂易亂者天道盡于斯也已

魏馮后所幸李奕爲顯祖弘所誅后遂鴆弘　胡后幸鄭儼徐紇肅宗誦謀去之胡后鴆之　晨牝乘權足以亾國覆家至以淫肆忿乃殺其子誦爲胡出尤憯矣

哀姜通慶父而與弑閔公　宋襄夫人欲通公子鮑而殺昭公　魯穆姜淫子僑如怒其子成公而欲易之　齊聲孟子通慶克國武子名而謂之聲孟惡子靈公殺

殺武子　欒祁淫于州賓譖盈于其父范宣子而其[illegible]焉　晉莊姬淫于嬰齊而趙幾于不血祀　婦人之淫禍有國家者其知畏哉

古人謂伏羲死節當于犯顏救諫中求之以無所規避也魏古弼以魏主與劉樹圍棊不得奏事捽樹毆之以羸馬應敗魏主怒弼謂人曰以肥馬供軍弱馬供畋雖死何傷吾以車駕獵[illegible]魏主曰筆公必不與我弼果爭之可謂犯顏敢諫矣及宗愛弑帝立南安王余以弼爲司徒不聞其矯矯抗節也高宗踐位卒

以忤被黜坐怨言巫蠱受誅夫愛之弑逆而置不討余不當立而臣仕之高宗正位而廷之異哉激于[illegible]諍而依阿于篡逆志于賢主之容而氣懾于小人之禍與死于高宗盡死子討賊乎不學無術哉

魏重門族定爲郡姓衆推河東薛氏文帝以其蜀人不許直閤薛宗起方執戟出對曰先人漢末仕蜀二世而歸河東今六世非蜀人矣陛下黃帝之胤受封北土可謂之[illegible]耶今不預郡姓何以生爲乃碎戟于地帝曰然則朕甲卿乙乎乃入郡姓仍曰卿非宗起

乃起宗也帝之容不待言兩見忤于薛氏子何[illegible]起抗言以死爭何當時門族之重如此唐孔至作百家類例以張燕公新門不列知怒欲改之韋述謂千載楷則何可動搖有死而已卒不改是書非國史何相假之難耶然山東[illegible]吾新安顏嚴丁氏族然亦有僕錄暴[illegible][illegible]撰族戮顏得列科裕吾不知爲何說也然子常[illegible]弱[illegible]世祠二宗時尚有不與方福衛遺者

魏文成之喪馮后焚燒御物悲叫投火左右救之良久乃甦此烈婦殉夫之義也乃濫于李奕忿殺獻文胡后方孕宮人以國法不願生男后誓曰寧生男而死以濫于徐紇鄭儼而害明帝二婦人于生死未嘗

介懷而皆忍心賊理甚矣濫之肆毒也二后皆牙智雄略武曌之流而馮尤儉素雅量有君度

胡后爲尤華生太子詡及即位爲太后亂政肆濫然則殺之之法是耶抑不殺者天之鍾其毒子是代彼被殺而死者還其報耶

崔浩自擬過于房其闢二氏非能窺見吾道之藩籬及彼說之瑕疵也紬老子而溺天師惑于寇謙之科戒圖籙謂神人所授亦何謬戾乎記醜而博予智自雄論三國則斥蜀漢爲僭鄙武侯爲疎病高允[illegible]

矯風節國史之役以愛憎受賕以悻直買禍臨[illegible]際舉動股戰不能出言視允之從容視死慷慨切[illegible]誠可愧已凡矯矯自命亢談節義臨難而倉皇屈撓者其中無守而外自炫也

浩爲司徒徵其故友眭夸爲中郎州郡逼遣人京固辭不仕浩禁其乘騾夸托輸租人御車出關後送騾并遺以馬夸不受亦不答書浩死乃素服受鄉人弔拒之生前而哀之死徒古人誼也眭夸寧侑無故人之情哉貞隱自矢知浩之必敗耳張魏公不能致蘇

雲卿況浩之才術自覩者乎二子得嘉遯之理矣[illegible]

北魏賈思伯兄弟師北海陰鳳無貲酬之鳳質其[illegible]服及思伯爲刺史送縑百疋具車馬迎之鳳慚不往徐遵明劉獻之張吾貴皆聚徒教授懸納絲粟名曰影質一時師道等于市販今之里塾授徒者居生徒爲奇貨恐易他師有質其所負之笈者一或游泮即橫索謝金至鬩而訟世風日下醜惡多端若鳳之慚而不往今也或是之無矣魏陽不王欽託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朱粲逃去欽讓僧壽僧壽性滑稽謂[illegible]

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習逃遁。去食就[illegible]
有所闕。欽大慙。待客稍厚。今之鄙吏延師者。每食不
飽。醨酒不設。師有自辦喪殆者。
徐遵明李業興劉晝皆魏之儒者。遵明出而遊學。師
者凡三人。皆一年而旋去之。指其心曰。吾眞師在此。
從張吾貴。謂其名高而義無檢格。講不愜心。不知其
所爲檢格者何若。而自以貪戾終也。其所愜心者。必
師心自用。一誣罔無恒之徒耳。業興論鮮于靈馥類
受業者。去而師徐遵明。以風角占候弔詭欺人。勝入

目爲術士。以孤虛法助高歡攻玉壁。後爲高澄所殺。
晝賦六合。見誣于魏收。邢子才欲舉爲秀才。恨不[illegible]
屬文。乃更綴辭求秀才。十年不得。孝昭即位。自比仲
舒。上書不見收采。夢禱一輿。俊令死而不忘。附影自
興。嗚呼亦可恥已。三人者笑其儒世之托于講學者。
師心自用。弔詭爲奇。始而陽謝進取。不屑浮榮。已乃
學文干進。屈志辱身。錙銖所在。喪厥生平。噫可惘也
已。
高洋狂易人也。以墜母趺責自焚。及勒兄演強[illegible]

見惻隱是非之性。雖狂不泯。邢卲名其子般。字[illegible]
尤之曰。般執弟及正乃一止。兒不得承吾矣。卲請改
不許曰。天也。噫。何達乎。李集比之桀紂。縛投水中。數
四。卒赦之。而笑其癡。漢曰。知龍逢比干。非俊物。飲酒
稱桀。王紘曰。不恤國破。是謂大苦。縛刃而卒合之。欲
斬趙道德。道德曰。臣當啓先帝言此兒酗飲頗狂。亦
嘉納之。魏愷辭爲長史。以死脅之。不受。亦放還。皇甫
亮三日不上省。以醉病而容之。人主自負英明。稍觸
忌諱。無有得免者。後世人臣。固多俊物。即癡亦何能
免。

魏收撰史。首傳崔綽。人許之。洋問收。卿何以知綽好
人。曰。高允曾爲綽贊。洋曰。爲人作讚。自應稱揚。亦如
卿爲作文章。道其好。豈能皆寔。先嘗敎收曰。好直筆。
我不作魏太武。時投牒訴者相次。終不加誅。其言作
文不實。不足據爲史傳。何知人情。又悉文體耶。望并
州城而問。或曰金城湯池天府之國。洋云。唐邕是金
城。此非也。抑何愛才之至耶。
鄴甚與陳元康畢雲義俱爲刺史元嶷所識云云[illegible]

後來皆當遠至。惟鄗騎兵任眞過甚，恐不足自[illegible]。有
涉于事變，請于情理之見也。任眞之過，以行已則有
餘；以從途則不足。故忠信可以行蠻貊，斷不可以任
蠻貊，若不可訓而寔可思。

張山來曰：值不可任眞時，惟有不仕而已。

高洋受禪，魏彭城王韶親送璽，受寵于洋。然洋剃其
須髯，加以粉黛，以嬪御鄙之。洋問光武何故中興，曰：
為誅諸劉不盡。洋遂悉殺諸元，而韶亦幽囚絕食而
死。宋建安王休仁勸明帝除世祖二十八子，已亦為

明帝所誅；齊始安王遙光勸明帝盡殺高武子孫，卒
以反誅，豈非天哉。初元暉業亦仕齊，為美陽公，位[illegible]
隆重，罵韶不反一老嫗負璽與人，何不碎之，我出此
言亦知必死，爾亦詎得幾時。洋聞而殺之。但暉業元
裔，何不死？不死節而死忿乎。

辛彥之仕周，諫宣帝立五后；仕隋，人貢珍玩，獨貢祭
器。品請勝何妥，頓乃崇信佛道，立二浮圖十五層。此
可以謂儒乎？妥以譽四妃舜二妃，駁彥之以阿周[illegible]。
及仕隋定業，與鄭譯相競，恥其不遇，故為排抵，[illegible]

帝獨用黃鐘而廢諸律，以私斥蘇威孝經之說，[illegible]
呵詈。房暉遠亦儒也，文帝問古天子有女樂乎，暉遠
以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房中之樂著于雅頌，論合經
文，以曲附人主，何以儒名。　按三國志先主定蜀，鳩
合典籍，許慈胡潛併以讀書強識為學士，典掌之。論
辯忿爭，書籍不相通借。先主使倡家假為二子之狀，
酒酣樂作，為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
感切之。夫叔孫通世譏其陋儒，猶能止漢廷諸將之
爭，而身為學士，同列儒雅，而互相嫉忌，不亦鄙乎。

周宣帝崩，矯詔以楊堅輔少主，獨顏之儀拒而不從。
厲聲斥謂趙王最長，亲何以神器假人。堅索符璽，正
色曰：天子之物，宰相何故索之。遂為堅所刑僇，亦侃
侃秉正，不知何以與佞臣劉昉並見親信于天元。臨
崩屬以後事。之儀之弟之推，博極羣書，作為家訓，其
子愍楚仕于朱粲，闔門為粲所啖食。　按家訓駁歷
代名賢，楊雄德敗美新，李陵降于[illegible]，劉歆反覆莽
世，傅毅黨附權門，馬融佞媚獲誚，仲尚同惡受誅，[illegible]
援為戒其子，乃輕身事賊，賊賊厭貽謀，又養生篇[illegible]

之途干禍釁之事貪欲以傷生讒慝以致死此君子
之所惜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
捐軀以濟國君子不咎也愍楚之死豈非消除下禍
者哉

赫連勃勃稱帝徵隱士韋祖思亦桓玄之充隱也既
至而祖思恭懼過禮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汝奈
何以非類處我汝昔不拜姚興今獨拜我我今未死
汝猶不以我為帝王我死汝輩弄筆當置我何地遂
殺之夫祖思方以拜免死豈知反嬰其怒隱士不拜

人惡辱身也拜者慮殺身也既辱而又見殺隱士之
不可輕身如此皇甫眞見王猛望馬而拜明日語更
卿之猛怪問之答曰卿昨為賊今是國士吾拜賊而
卿國士也祖思之懼猶眞初意也祖思無眞略而勃
勃無猛度故見殺耳蘇威不拜唐太宗太宗怒曰昔
拜王世充今不拜朕遂斥逐夫不拜而怒者常也當
拜而不拜威亦失之

燕臣徐義為慕容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
音經夜半土開械脫北齊盧景裕係獄誦心經而脫
枷鎖宋蕭斌欲斬王玄謨玄謨夢人教誦觀世音經
還則免覺如其言將斬忽停甚哉史之不經也子家
難幼弟在繫比丘等請誦觀世音經予笑而斥之幼
弟尋亦釋免街談俚說不謂前史有之

國書之禍崔浩以下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勅高
允為詔時允纔脫死復固爭魏主怒執允已而謂太
子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族滅餘皆身
死賢哉允乎法家拂士有所忿而後能匡其君然君
之忿身之殃也太武不嫌其忿而若為數千人幸者

可不謂仁乎夫惟誠于中者乃能動于外惟不自恤
其死故能救人之死當太子之私允而欲庇稍一瞻
顧豈能悟主臨死不移對君以誠救能為一百二十
八家請命也推允之意身死以救百餘家甘之即不
能救以死殉百餘家亦甘心也前此惟漢寒朗爭楚
王英之獄其款懇似之如謂脫死幸矣而追郤其他
豈至誠之義哉

允謂人曰吾不愛死者恐負翟黑子也寧都魏冰叔
曰雖微翟黑子允亦必不愛死以欺君其為此言以

至高之行不居而退然自托于小善也是殆不欲求負瞿黑子卽不欺君也其告瞿黑子曰有罪首實不可重爲欺罔豈有教人首實而自蹈欺罔者忠誠之上所以告人卽其所自盡于生平者非兩事也豈得以至高小善分視之乎魏主曰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人情所難故特赦之然則允之不欺人主知之國人知之矣其語瞿子正自道也豈其自托也哉冰叔又曰于允得保身之道易所云儉德避難夫不顧雷霆之誅而顧嫌至高之行以避難哉

張山來曰今人見親知有患難輒引避不前見其忘身以悟主乎且允甫免于死隨卽救人難二公之言固當書以垂後

事君數斯辱矣況抗說于復諫之主危言于無道之邦然而古人往往蹈湯鑊不僻者如劉聰之暴王彰諫其游獵陳元達諫其建殿幾死而釋妃斬月光滿行復奏發之立王沉養女王鑒執之被殺苻生之暴強平諫以愛民緩刑生鑿其頂康權以三月蝗出星孛太微將有下人謀上之禍撲殺之高洋之狂飲高德政數諫以刀刺之曳斬其足常山王演永安王浚

崔暹皆屢諫瀕死不悔是欺臣眞有社稷之慮[illegible]方之強以死自遂故其忱耶彼三君者不足論英主如明世宗未肯容一諫臣何耶

慕容氏多英傑創業拓跋氏多賢俊守成詩者以孝文而後親乃從儉然其末造固非雄武孝莊手誅爾朱榮孝武謀誅高歡靜帝雖禪而面斥高澄澄叩頭流涕亡國之主未有也又若節閔僞瘖一紀文帝爲太尉時高歡葬父獨不肯拜曰安有生三公拜贈太師皆非庸品節閔失位賦詩曰朱門久可患紫極非情玩顛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換文帝望嵯峨山有脫屣之志靜帝步就東廊詠范曄史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抑何文耶果皆史之訣乎土谷渾慕容廆之兄國于西陲子姓孝友強大三百有餘年又奇

周師克晉陽齊使紇奚永安求救于突厥比至而齊亡永安謂佗鉢曰今齊已亡安用餘生欲閉氣自絕恐天下謂齊無死節之臣乞賜一刀顯示遠近佗鉢嘉之贈馬七十而歸之嗚呼人臣當邦國危亡不特

已而借援外國不濟而繼之以死是已猶未能[illegible]
包胥也雖然甲申之難負衛霍之雄應抱包胥之[illegible]
無永安之志而卒為黃萬石劉芷之降永安笑于地
下矣
財者取之非道守之過盈皆足為禍亂之媒梁臨州
王宏愛錢百萬一聚千萬一庫黃榜紫標三千餘間
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雜貨不知多少蕭綜作錢愚
論宏聚歛少改嗚呼以王侯之貴何所不足而架屋
貯錢宏真守錢奴矣愚莫甚焉

高歡世濟纂國與司馬氏同然師昭皆才武有父風
至炎而業始成澄才不逮父洋尤驚莽而奸大位逆
天衡命不可理推也婁太妃曰汝父如龍汝兄如虎
猶北面終身汝何人敢行舜禹之事洋以問徐之才
之才曰正為不及父兄故宜早升尊位及平都之謀
杜弼曰關西勁敵也若受魏禪彼挾天子稱義兵而
東何以禦之斯言當矣而之才曰彼亦欲為王所為
縱倔強亦同我稱帝耳 夫德薄而位尊力小而任重
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其料宇文深入彀中非[illegible]

德政宋景業李集輩一意諛佞從亂者比附律[illegible]
不可高隆之之灑渤䂓業之罵韶猶為錚錚耳
自曹操以後多挾天子以圖伯業曹爽庸才不足語
此以歡之智勇初起兵猶以朝廷隔絕立元朗後乃
以不忍忿忿之心逼使孝武西入為宇文氏資其失
甚矣論者謂宇文弒主歡宜縞素申罪張西銘曰歡
逐孝武已誤其為君不以孝武為君亦安得名泰為
弒善哉泰雄略過歡其圖篡抑又甚焉歡恥逐孝武
而恭事靜帝泰則兩弒其君初衆人皆謂宇文乃心

王室獨裴俠曰此無異避湯入火圖歡有立王之愛
西延有將來之慮智哉俠乎廿穹識曹操終為篡盜
一人而已
北齊之亾也鮮于世榮鄴城被執不屈死田鵬鸞不
欲白齊主所在四支盡折而死傅伏守雍州韋孝寬
令其子遺以高爵金鐘謂其不忠不孝俾斬之後雖
降周而著節矯矯高延宗從緯長安父宴起舞悲憤
及周誣緯反延宗茹椒而死紇奚永安請救于突厥
聞齊亾乞死以示節趙彥奉給義起范陽謀匡復高

寶寧守營州不下後據和陽何烈士之多也高[illegible]
弟忍毒而緯以荒亂繼之立國非元魏之久君德無
周武之賢不知何以得此秦楚之際田齊亦多勁節
豈山川之氣歟吾北觀隋史皆有節義傳而北齊反
闕之可怪也

隋

末世盜劫蜂起長吏怵於降罰有訴劫者必阿避重
懲之雖甚濫殺亦當之以偷竊甚至坐誣失主而案
驗反覆歲月株連家罔不破業罔不廢者傷哉民乎

隋元褒為原州總管商或被劫誣執其同旅褒察其
枉而釋之商詣闕訟褒受金縱盜褒引咎免官盜尋
發他所文帝問何以自誣對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
盜罪一也民被誣即放免罪二也不顧形迹為物所
疑罪三也何所逃責帝稱其長者噫牧民者未能化
民使無盜又不能除盜以安民或有冤濫抱慚明允
甚矣何乃倖免一已之譏而不顧無窮之患始縱盜
以賊民致驅民而為盜吾因感于元褒之事昔之[illegible]
之懼其罔也今之釋之懼其實也一公而一私也[illegible]
之私以受金也今之私以避罪也貪賄縱盜之罪[illegible]
而欺君養賊之罪大也上下蒙蔽以苟一時盜固[illegible]
然樂為常業民亦習然甘為效尤其勢不至盡民而
盜不止蔓衍衝斥侵為大寇延緩之所以起而闖獻
之所以亡天下也

張山來曰夫子有言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
弭盜良方也今之私不獨避罪蓋貪失主賄耳

宇文化及弒煬帝受賀許善心獨不至化及執而釋
之不舞蹈而出其鄰殺之可謂忠矣然善心初仕陳
為散騎侍及聘隋而陳亡號哭藉草三日詔拜官賜

衣善心盡哀乃改服受詔明日猶悲不能起文帝稱
為誠及陳叔寶卒善心與周羅睺同送喪祭文稱陛
下陳將曰陳亡不死又以陳亡之術施諸隋東向之
哭北面之涕成機故態與化及之為文帝且復用已
也惜賊之果於殺耳吳子曰陳子之責善心苛已不
死陳安有死隋固疑其非情也婦人再醮而後夫殉
也謂節烈何亦不必矣豫讓報智伯為感恩也君子
猶無取焉謂無以為中行地也況善心乎隋史列
之文苑不于節義有以哉

甲子水災吾鄉蛟患百三十餘所田廬漂沒繼以秋
旱蟲傷流莩載道歲除大寒盈尺旬日不霽郡縣謂
豐年之兆元夜張燈遍衢里巷衙署遊宴放烟火闔
左扮劇夜分數十隊衙吏胥垣妓童闔閭佚失婢女
嗚呼合邑在之餒凍而貲貨未至之豐亨腹飾頓之
倏脊而灼於山之炎談在兄哉已而闔都中尤盛貴
賤雜沓蹂躪而死者若干人隋柳彧之疏曰元夜燃
燈充衢塞陌聚戲朋游鳴鼓聒天燎炬照地竭貲破
產竟此一時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成盜

賊由斯而起文帝當日詔禁止之夫無益之費豐富
不可況歉歲乎天子所宜禁況承風者乎
隋文帝時突厥沙鉢略死以其子雍虞閭懦遺命立
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閭遣使迎之處羅侯曰我突
厥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汝當嗣位我
不憚拜汝雍虞閭曰叔與我父同根連體我枝葉也
豈可使根本從枝葉叔父屈於卑幼乎且亡父之命
何可廢也願叔父勿疑相讓者五六處侯乃立夫貪
利擴位骨肉相殘此中國之所恥外國之所不論也

舍子立弟沙鉢略有宋宣之賢矣處羅侯者與兩不
取不得已而後受高洋蕭繹輩不足言宋明兩太宗
不當抱愧耶漢書且鞮單于死貴人以長子左賢王
有疾欲立其弟左大將左大將讓左賢王立賢王辭
以疾左大將曰即不幸死傳之我左賢王遂立號狐
孤單于後狐鹿孤且死左大將已前死命立弟右谷
蠡王而衛律與閼氏謀匿喪矯詔立其子律漢人不
知立弟之義而祇拘繼嗣之故如此
晉文帝時吐谷渾樹洛千舍其子拾虔而立弟阿柴

柴有子二十人及柴卒命諸子奉其母弟慕璝爲主
梁世主時突厥士門可汗舍其子立弟本杆可汗及
木杆卒復舍子而立弟爲佗鉢可汗佗鉢可汗卒謂
其菴邏曰吾兄委位于我我死當立大邏便皆外國
或齊季札也
隋大理掌固來曠告少卿趙綽濫免囚罪推驗無之
文帝怒欲斬曠綽固爭之帝拂衣入綽假他事引入
再拜曰臣有死罪三一不能制御掌固使掛天刑二
曠不合死不以死爭三本無他事妄言求入帝意解

時帝法嚴峻贖之告綽綽無生理矣而綽之救[illegible]
惜者國體所匡者君德忘其私怨重蹈危機君子[illegible]
之是時雖一瓜一錢之事皆必殺之綽力爭屢溺於
死誠信所孚反貴而庸之亦高允之流也有明英主
無隋文之酷而諸臣免者殊少毋亦法之所積歟文
帝時廏馬匹欲殺太僕以下千五百人屈突通爭之
太子啟立李綱答以不擇賢輔梁毗論楊素罪惡高
熲救史萬歲之將斬雖拂怒皆見嘉納故是開創英
主也

隋文峻法元日武臣衣劍不齊此亦何罪御史失劾
輒殺御史諫議毛思祖諫又殺之世宗時楊爵糾郭
勛得罪後用高時之言罪勛而賞時御史浦鋐為爵
申理言爵宏宥上大怒逮鋐杖之斃主事周天佐論
救又杖死事頗相類人主之遷怒何甚耶鄒應龍發
嚴嵩之奸至擢用懋按山西御史張槓請宥前劾嵩
者吳時來等上怒逮槓係獄亦何枯非耶
柳述尚蘭陵公主文帝大漸命名故太子勇煬帝即
位除述龍川令主奏絕欲改嫁之公主以死誓表[illegible]
與述同徙帝大怒主以憂死葬於柳氏宇文士[illegible]
南陽公主化及弒帝竇建德誅之以化及當族請復
公主子公主不許自剃為尼後士及遇于京都請復
為夫婦主曰與君讎家不手刃君者以謀逆君不預
知耳士及不得已別去蘭陵篤于夫南陽篤于父何
隋女之卓卓也然而南陽過矣誰無伉儷之愛十歲
小兒人欲留而已願殺之亦誰無伉儷之情士及既
不預知國法置之而不容於妻子亦狠戾人也
隋受禪實毅女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

子救舅氏毅撫其口曰妄言族矣靜帝后慎懊堅內
媿之周千金公主趙王招女嫁突厥傷其宗祀覆滅
請沙鉢略為復仇又借陳亡書詩于屏風以自寄冼
夫人以陳亡盡日慟哭人之愧於女子者多矣後樂
平為婿李敏求柱國謂敏曰我以四海與至尊是何
語耶千金乞改姓楊為隋帝女何忽易初心耶
隋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采華飾文帝付所司治罪
侍御史李諤上書極論江左齊梁之弊曰遞更崇尚
未遵典則宗廟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illegible]

則擯落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篇章結朋鄰而求舉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縣令刺史挾私情不存公道也文帝以其奏頒示天下深革其弊世人筆擅五言目不辨經史交遍海內胸不貯古今乘時際會獲取清華君子恒竊笑之不必隋也

居喪娶婦律在十惡不赦犯者比比昔應州刺史某母喪娶長史庫狄士文從妹柳彧疏劾之曰忽劬勞之痛戚燕爾之親冒此苴衰命彼褕翟不義不昵春

秋載其將亾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遄死士文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儀並請禁錮以懲風俗二家竟坐得罪夫齊隋之俗不可問矣今讀或疏凜乎斧鉞而隋亦聽而行之要其時必居喪娶婦猶爲屢見耳若今之世可勝劾哉

帝王在位之久五帝尚已夏帝不降五十九年商太戊七十五年周穆王五十五年厲王平王俱五十一年顯王四十八年赧王五十九年其後惟漢武帝五十四年元帝四十六年唐玄宗四十四年梁武四十八年明世宗四十六年神宗四十八年世降而氣益漓人主失道滛侈耗之享祚之短有由然也陳隋之間吐谷渾可汗夸呂在位百年與黃帝同黃帝古聖人也堯老亦百載矣然舜攝二十八載以倦勤也豈吐谷渾與堯其性與命皆獨殊耶予謂聖人固倦更自兢業□性自恣觀其廢因喜怒廢殺太子可以常理論哉

唐太宗放囚歸獄不知隋王伽先之矣伽爲齊州參軍送囚七十餘人行至滎陽謂曰若自犯刑而勞彼

卒獨不媿心乃脫枷鎖與約期至京違則吾代受死諸囚如期皆至文帝稱異賞而赦之詔曰含靈秉性咸知善惡若至誠勸導必能遷善夫開皇之治不逮貞觀王伽之惠豈踰太宗而能得之諸囚人謂太宗好名故與之期約囚之來亦逆料其放遣非君子遍論也明洪武十五年民有減死戍邊乏衣者上命遣家治裝費與之期日至者五十三人上以其良心未泯釋之即此觀之苟能行王道如三代之主有不勝殘去殺者乎尤可與者漢戴封爲中山相縣囚四百

餘人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與尅期日無違者
後世英主多令臣下撰史搆文自以爲名隋平陳後
賀弼撰書七策上之謂爲御授文帝弗省曰公欲揚
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與豪傑本色人主大
度也

陳霸先殺王僧辯辯子頒仕隋獻取陳之策自請從
師密召其父兵卒謀發霸先冢向衆頓首流血恐不
能即掘其尸遂仰啖露泉具鍬鍤一宵而剖棺焚骨
取灰投水飲之自縛請罪文帝義而舍之論戰功加

柱國辭曰伏國威報怨本徇私非爲國何敢受賞
吾以爲伍氏世楚臣祖父忠諫欲存之而胥覩亡之
且平王其故君也王氏梁臣而霸先梁仇也以視胥
之倒行逆施不猶勝乎柱國之辭尤是情語其弟頍
輔漢王諒反則亦子胥之于公子光未免好亂已

隋平陳獲後主周羅睺猶擁兵上江隋使後主手書
諭之乃與諸將大臨三日放散兵士而後降文帝許
以富貴垂泣曰本朝淪亡臣無節可紀陛下所賜獲
全爲幸富貴非所望羊翔先降韓擒虎于朝宴謂曰

不知幾位在翔下答曰向承清閒謂公天下士今日
所言殊非人臣之論擒虎有媿色及陳主卒請一哭
臨送哀經送葬乃除服煬帝重之夫亡國之臣不能
皆死節也屈身新朝亦自有體若羅睺者不聞得罪
於擒虎見僇於隋主也必也傾心獻媚諱其故主其
新君非煬帝之無道而故主之賢不可與叔寶並論
者則過其陵墓慨然動念宜何如也漢鮑永事更始
光武即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徵之永收繫大伯及
更始亡乃發喪出大伯悉罷兵幅巾詣河內降後爲

司隸校尉經更始墓引入拜哭盡哀而去光武不從
張湛曰仁不遺舊忠不忘君高行也予謂此一事煬
帝賢于光武矣

吐谷渾慕容廆庶兄也以馬相鬬見讓遺後西邊廆
使追謝之不及作阿子之歌世傳爲鼓樂孫葉延延
子辟奚皆仁孝好學奚弟專恣爲臣下所殺辟奚悲
憤以死其子視連痛父仁愛不飲酒游畋者七年樹
落于舍其子而立弟阿柴阿柴卒立母弟慕瓚立弟
之諡率以爲常其仁愛友于即中國少有能及者[illegible]

呂之子嵬王阿豺以背父敗德自晉元至隋煬傳國三百餘年而夸呂強而且永享祚百年尤一奇也試問吐谷渾之孝友其性豈善于中國乎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性中國爲醇其善否異者習爲之也以中國之禮教習返不逮乎曰習于侈靡則不可一日無富習於權勢則不可一日無貴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則慾汨其眞雖名教之美天顯之彝有不足顧者矣禮曰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吐谷渾聚族野處而無等威不見權之可矜茹酪衣皮不

見侈靡之可慕故未嘗汲汲于富貴而仁愛之性得以自遂焉故曰習爲之也若金阿骨巽乞買亦有樸落于阿柴之風焉

宣城吳肅公晴巖著
天都張　潮山來參

唐

滑州刺史王軌為奴所殺。搆首降賞建德。建德以為大逆。立斬奴首。滑人感泣。即日請降。夫欲人之不我反。而先許人之自反其主乎。是倡之也。郭汾陽婿趙縱。為奴當千發其陰事。係獄。張鎰諫為大體所關。上杖殺當千。以尸示汾陽家童。東莞王成成為亂。何真懸賞搆成。成奴縛之以降。真給賞而烹奴。以殉于境。李文敘為宣令。納叛奴賄。輒以罪誣掠其主。無賴恣行。駸以成俗。風化所關。官府不之省。縉紳先生勿之救。日熙熙焉從事于鄉約讀法。月一涖講。果何謂耶。

唐高祖規模弘廓。如諸將欲立代王。則曰掩耳盜鐘。九錫之命。則曰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繁文偽欺天罔人。又曰應天順人。何必效唐虞之禪。迫于事勢。勉襲陳迹。非其志也。突厥送馬互市。止市其半。謂將士曰。彼饒馬而貪利。後難繼也。觀此數事。其雄略何如。尚論者以太宗之神武。而夷之庸闇。坐享成業。豈知高祖者哉。晉陽之甲。阻兩議過。似為失計。然高祖身為隋臣。又老成持重。與太宗英少不侔。未可以成敗論也。至欲殺山東之民。欲焚長安以避突厥。皆太宗諫止之。噫。信斯言也。一愚闇莽夫耳。高祖豈至此哉。史成于貞觀之際。以太宗好名。無所不至。遂使功盡歸之。而過謬則予高祖。嗟夫。人主之好名。不難掩其父。人臣之諛君。不難誣其君之父。甚矣。大義之不明也。

佐隋廣之逆者。楊素也。而其子玄感倡義討廣。佐武氏之逆者。李勣也。而其孫敬業倡義討武。皆覆宗滅祀。身尸為僇。若一轍也。武謂殺業忠義。豈世勣之報曰。忠臣烈士。人道也。禍福死亡。天道也。人以名。天以賞。不相蒙也。廣之奪宗。謀始宇文述。而弒廣者。述子智及化及也。司馬氏之篡。武子賈充。而亂晉者。充女賈南風也。嗚呼。非天耶。

杜淹。如晦之叔也。初事王世充。與如晦兄弟不協。譖如晦兄殺之。又囚其弟楚客。餓幾死。楚客無怨色。泣

洛陽乎淹當以世充坐死楚客泣請如晦救之如晦不從楚客曰曩叔已殺兄今兄又殺叔一門之內自相殘盡豈不痛哉欲自剄如晦乃請于世民淹得免此一事也如晦不逮楚客矣兄弟之仇不反兵然非所責于朋友也

武氏之立長孫無忌以爲不可厲色叱敬宗內殿之召遂良叩頭流血而無忌默無一語何哉武以不助已搆以謀反逼死黔州曷若當時固爭乃徒與于志寧蒙中立之誚乎無忌之心自以爲元舅大臣不以

口舌爭乎夫大臣之不以口舌爭固有格非之道者也獨不曰貴戚之臣大過則諫乎君子取義求仁稍涉依違不惟取義之難究免死亦不可得欲轉移苟免又不工于小人之術未有能濟者也遂良曰上意既決逆之必死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嗟夫遂良用意良厚矣豈長孫闇是諦而中懦歟方高宗武氏同幸其第酬飲之際載金寶錦綺十車賜之此明以賄胥也先幾而力辭之示以不可利動可矣乃既已受之而不終其事即尋常請托不可況賊后耶

高宗之初政謂宰相曰聞所在官司互觀情面無遇曰肆情曲法實所不敢至於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亦尚不免第中之賜高祖收取其情也無忌之不固爭亦以君臣之間情面未可忽乎嗚呼此則無忌之所以失也遂良死愛州不酷於無忌也

張昌宗陷魏元忠賂張說使證說許之宋璟戒以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劉知幾曰毋汚青史爲子孫累反入對說乃曰臣寔不聞元忠有此昌宗逼臣使誣證之此節

天順朝袁彬之獄也錦衣指揮門達陷袁彬漆工楊塤疏達奸惡言彬之枉詔達治之達痛笞塤塤謬引學士李賢達罷笞饋以膠肉因訴於帝帝命東朝堂辨之塤出餘肉大呼曰門指揮食我而令引李學士也彬賢得免嗚呼以燕公之賢何曾漆工卻賂之難何曾嚴刑初猶許之何哉向非廣平諸公聲義直辭燕公即依阿於凶豎乎賢者不可測其初許昌宗者謬耶後見實錄求改于吳兢亦不免媿恧矣

李敬業起兵裴炎請太后反政下獄論斬侃侃不附

武后可知而太子賢與中宗之廢皆由于炎又何默
高宗之崩炎獨受遺詔奏曰太子未卽位未應宣敕
要速處分宜宣太后令于中書門下施行是時武已
肆毒矣弗爲慮而又奧之乃於敬業之起而命之歸
政不亦晚乎世無大變伊霍不常有天子一失言便
圖廢立此豈人臣所宜其終罹於禍不亦宜乎
元忠之貶太子僕崔愼貞等餞於郊外張易之詐爲
告密人稱貞愼等與元忠謀反御史馬懷素鞫而原
之武后責其縱反對曰親故追送如何爲反太后曰

汝欲全不罪耶對曰臣愚寔不見其罪貞愼等獲免
此萬曆時傅應禎之獄也應禎以地震言事刺張居
正坐誹謗下詔獄給事中徐貞明御史李楨喬巖以
同官故事省之居正以闖入禁獄論楨巖等嗟夫兆
武之焰吕宗枯寵擠陷正人因其能事元忠等所坐
以反爲名怨啖女主懷素猶能力爭居正之横乃無
敢言者乎宋鄒浩劾章惇貶讀友人王回爲治裝建
獄居正一章惇也唐德宗時中丞李夷簡劾京兆楊
憑憑貶臨賀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晦獨送而別

之權德輿曰得毋爲累對曰蒙楊君知獎豈得不與
之別借如明公他日爲小人所逐豈敢自同路人德
輿嗟歎稱之于朝夷簡奏爲監察御史且曰君不負
憑肯負國乎晦之賢固已他日被逐之言仕途所忤
德輿亟稱之小人之語夷簡不怒而亟薦之今日眞
絶德矣
敬業舉兵魏思溫曰公以匡復爲辭宜鼓行直指洛
陽則天下知公之志嚮應必矣薛仲璋請先取常潤
定金陵思溫曰山東豪傑聞公舉事皆蒸麥爲糗伸

鋤爲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立大功乃蓄縮自
謀巢穴誰不解體噫舉事以匡復爲名如駑馬戀棧
豆豈足以有成李密之論楊玄感曰楚公好反而不
欲勝吾屬爲虜矣此之謂也
裴炎之死太僕寺丞伷先年十七上封事武后詰之
曰汝伯父謀反尚何言伷先曰臣爲陛下畫計耳安
敢訴寃乃力陳后失宜早復子明辟宗族可全命引
出斬之伷先曰今用臣言猶未晚也如是者三命杖
之流瀼州裴思謙死男未十歲沒入官來俊臣誣陷

仁傑等樂氏小男上變名見對曰臣父已死家已破所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何不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后悟名見仁傑等亡族以免此二童子可謂智勇天挺矣不爲骨肉貿寃而爲効忠叶樂氏男保全狄公社稷再造皆由於此

中宗欲封韋玄貞曰我以天下與玄貞其如我何裴炎白太后因謀廢立初高宗忿武后上官儀教上廢后代爲草敢無道之世國家當大故而輕易若此炎

幸而濟投武之成機耳然武之畏之卽以此也以爲向之敢于廢太子而何難於我乎殺之不再計矣以高之闇而儀也機事不密空其及也儀孫女婉兒所謂上官昭容者助韋亂唐者也

周興來俊臣索元禮萬國俊王弘義侯思正叅味道等門殘賊見府俱被斥僇丘神勣殺太子賢傅游藝請改國爲周魚子保教鑄匭受密王慶之勸立武承嗣無一免者　小人干寵一念刻削蔑希忿爪牙而甝搏噬殺機所發身自嬰之陳子昂之陳言侃侃蘇良

嗣王方慶王求禮之抗直不阿狄公宋公之方正徙倔徐有功李日知杜景儉之平恕反皆不死武氏且嚴重而嘉許之李昭德多岐皎可觀徒以估勢卒不免死人可不終始一致乎蘇安恆武邑匹夫兩上疏直斥無諱不啻賓王之檄武后始而食禮之旣而聽之嗚呼古今小人不皆獲福正直不皆蒙禍漢武帝時趙禹張湯尹齊甯成之倫爭爲酷暴惟倪寬爲左內史勸農緩刑擇用仁厚天子奇之彼希旨求當相繼被僇人臣守道而已亦何阿世取容爲哉

張東之還武后上陽宮姚元之泣涕被責元之曰往從誅逆人臣之義也今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遂出刺亳州論者以元之與蔡邕同東之不爲允元之老幸也予曰五王首謀元之至自靈武斬關之舉元之協焉固五王之與也東之已洞然胸中矣舊君之誼情語也夫安得與邕比乎或曰倖陽雖除產祿猶在薛季昶劉幽求猶預知之而況元之之智乎潜焉出涕聊自解于武以免禍耳

武后死武三思矯太后遺旨賜魏元忠實封百戶元

忠捧制感滄識者曰事去矣大臣國之柱石望實既
隆不特小人營其背欲人主亦何其從遠意外之寵
殺然弗受可也長孫十車之錫所以致憾于武氏也
宋眞宗天書之役賜王旦尊酒旦歸啓之皆美珠遂
不敢異議蔡京將易儲厚賜大臣王珪既受而後悔
故臨事以識勝臨財以節勝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
爲苟得也非獨區區一已之辭受國家之安危利害
係焉人臣其可不講學哉范文正不受例外之賜曰使人主例外行事何以止之眞特識也

睿宗崩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以太廟七室已備請
遷中宗神主于別廟奉睿宗主祔太廟又遷昭成皇
后祔睿宗室玄宗生母也肅明皇后留祀儀坤廟睿
宗原妃也夫祧必先遠以親盡也祔必以嫡重元配
也祔睿宗而遷中宗祔生母而遷嫡母此何禮乎皆
以媚玄宗耳伊闕人孫平子上言魯躋僖公春秋譏
之僖以兄臣于弟猶不可躋況睿宗弟臣於兄可躋
之兄上乎若兄弟同昭不應出兄于別廟願仍以中
宗入廟蘇獻敬之曰中宗既升新廟睿宗祔高宗何

嘗躋中宗而平子誣罔以僖証乎愚按別廟中宗直
黜之矣何止于躋蘇頲以獻其從兄而比之謬矣姚
宋何以嘿然世宗以睿皇躋武宗臣上君也以孝烈
后祧仁宗孫廢祖也二失尤甚矣唐中宗別廟四年
而入太廟猶爲不遠之復肅明皇后開元二十一年始祔于太廟而毀儀坤
宋璟言括州員外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
略文辭但性多異端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咨悔必
至若長棄之則才用可惜請除渝硤二州刺史知人
用人眞宰相也邕負盛名而公洞悉范文正之論唐

介呂獻可之識王安石其鑒同
玄宗王后色衰無寵欲廢之而未決以后御下有恩
無讒之者后兄守一以后無子使僧明悟祭斗祈子
以霹靂木書字佩之事覺廢爲庶人守一賜死此漢
武陳后已事也從來廢后未有不由宵小之讒苟靜
以待之焉知其不免而用邪術自速其戾今拜斗祈
壽遍海內縉紳士大夫尤信之謂有求必應婦人祈
子已可戰笑士大夫身自免之不亦謬乎
張山來曰餘慶降祥兄之經而人不信反尊他說而拜斗祈禪同于婦女何哉

武曰祿山破潼關而玄宗幸蜀吐蕃渡便橋而代宗
幸陝鑾輿一出根本動搖遂使賊數行而入宋眞宗
契丹之寇明英宗也先之難皆戰守以免使誤用王
欽若陳堯咨徐珵計則社稷危矣或曰不然能戰而
後能守有人而後可以戰宋有寇準明有于謙玄宗
左右陳玄禮楊國忠輩見素耳郭李尚在河北代宗
惟程元振及王獻忠豐王珙皆二心之人子儀起閒
廢召募未至也果誰與守無與守而不去者崇禎甲
申所以亾也吳子曰效死弗去經也君死社稷義也

代宗之去不得已也玄宗時人民殷富左藏充牣人
皆奉法太阿未倒授也父老遮留人心未瓦解也異
王祇顏眞卿杲卿張巡之起屏藩巡犄角也力士玄
禮皆非有異志內叛者使其嬰城固守不旬日而勤
王之師相次于城下賊可破也雖然萬一不幸而京
師陷祿山入則奈何曰身坐殿廷張其侍衛叱以背
恩而動以蹐息吾知祿山决不敢肆志其與劉曜粘
沒喝不侔也王敦稱兵向闕元帝朝服顧而亢言蘇
峻入石頭褚翼抱成帝叱峻峻不敢動況玄宗乎侯

景入臺城梁武帝臨之景稽顙汗流自愊王行瑜李
茂貞韓建擁兵入覲昭宗臨軒詰之皆不能言祿山
雖羯然素煦于宮中寧獨不一怵然乎夫玄宗之度
固優於晉元梁武昭宗者也而況金湯之固萬不至
此耶甲申之變先期而去或以太子居守南京可也
至其後舉城皆賊鄙人心瓦解矣豈足爲死守計然
亦不可與去六龍前驚而羣豕笑乘變起於肘腋而
禍生於道路卽遂幸豈萬全乎鄧艾入蜀或勸後主
南奔譙周曰大敵已近既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

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可測何至南之有嗚呼甲申
之殉國所爲無可議也
高仙芝爲節度使乳母子鄭德銓走馬突過判官封
常清杖之夫人救之不可以白仙芝驚曰已死耶不
復問汾陽夫人乳母子走馬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
子訴之汾陽對客曰子子奴才也不賞父之都虞侯
而惜母之乳母子此一事卽仙芝無愧汾陽矣同一
走馬一犯禁而殺之一犯怒而殺之常淸過矣然則
仙芝何以不問曰德銓爲仙芝典家事威行軍中是

必有怙勢之漸焉。仙芝不欲以私昵屈賢才也
唐河北之役。會十三道之師。一魚朝恩監之。圍鄴城
而潰。成德之役。會六道之師。一吐突承璀爲制使。也
易定而不拔。河朔再叛。穆宗討王廷湊。節度偏師實
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命。勝則邀功。敗脅爲罪。又自
禁中授方略。訖無成功。杜黃裳薦高崇文伐蜀。請無
置監軍。遂以成功。平淮之師。裴度奏罷諸道監軍。李
愬得以破蔡。徐溫用周本救高安。本稱疾不出。曰。必
見用。毋置副貳。夫監軍不可。而況奄寺乎。郭崇韜伐

蜀功成。而猶爲李從襲所陷。前事昭昭不可勝數。而
先朝不悟。烈皇當末造。不知改圖。身經逆魏之毒。猶
用宦者監軍。誠不知其何也。嗚呼。天奪之哉。亦法誤
之敝。
盜發郭子儀父墓。人以爲魚朝恩所爲。子儀見代宗。
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伐人塚。今及此。
乃天譴也。蔡儔發楊行密祖塚。行密破廬州。斬儔。人
請發儔父塚。行密曰。儔以此得罪。我何效焉。夫發塚
之胔。人子所深痛而思報者也。乃二公處之。一則深

衷大度。逍歸自艾。一則平情捐忿。以直報怨。可知橫
逆之事。高才盛德處之有道。無庸悻怒逞也。子儀弭
釁所全尤大。
德宗不信陰陽禁忌。代宗發引。輼輬車以上不命在
午。不敢衝道。上哭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乎。命改轅
直午而行。山陵但取七月之期。事集而舉。不復擇日。
修宣政殿。以十月爲魁罡。妨道。上曰。但不妨公害人
則吉矣。安問日時。即命修之。有縣主將嫁。擇用丁丑。
是日上有從妹卒。命罷之。有司奏供張已具。殤服不

足廢事。上曰。爾愛其費。我愛其禮。前是肅宗代宗崇
惑於陰陽。德宗能破夙習。英主不過也。子按陰陽易
惑人。而富貴者尤甚。然富貴者空也。貧賤則何所恤。
權鄙者客也。士人則何所蔽。今人家親喪。必問衙忌。
有人子避殯者。竟爲修造之事。擇日必奇門遁甲。巨
細拘泥。展轉則或甚可醜也。
唐制。諸軍出境。仰給度支。德宗優卹士卒。每加給酒
肉。仍給一人兼三人之用。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
奏行間架稅陌錢二法。夫國家官俸軍糧。要有經制。

薄之不可厚之則難爲繼至於既細而爲裁制之術或別有額外之征皆速怨致亂之階也蓋自薄而厚則意外之得盛於挾纖由厚而薄則分內之失創於則內變姚令言軍士求賜不得卒致大亂天子幸奉天朱泚叛長安遂據大盜盡爲賊資嗟何及哉

[illegible]末冠起泉荒帑空賦之及不得已[illegible]論者謂[illegible]以此而遊程國祥[illegible]

德宗欲令渾瑊李晟諸軍進取規畫陸贄以委任責成斯能有功鉢縮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

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舍相礙否臧將凶上有掣肘之機下無死綏之志噫此與千古將將明鑑也明事之敗閫外稟承於中樞中樞仰息於宮禁至於督撫分任唇齒也而爲齮齕監軍參互手足也而爲桎梏立法之弊以至亡國可勝悼哉宣公又常言措置失當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別詔委任互千里之地莫相率從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有寇至方從中覆比徵發赴援寇已獲勝罷歸云云皆蓍蔡也中使監臨尤不可曉

朱泚反長安工部侍郎蔣鎮出亡墜馬傷足爲泚所得以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鎮憂懼每欲自殺又欲亡竄然性怯不果泚誅朝士之竄匿者鎮力救之多所全活兵部侍郎劉迺臥病泚召之不起使鎮往說者再仰其不可歎曰鎮忝列曹不能舍生豈可復以巳之腥臊污漫賢者捐鎮之心非無廉恥若源休李忠臣附逆得官者也特以怕死一念瞻顧遲回抱慚於劉迺迺自投牀下不食而卒蔣沇走詣行在爲賊所獲稱病不食竟潛竄以免鎮卯不死其往說迺不

亦可以已乎暨與反正鎮卒與喬琳張光晟同其戮而不得與沇同其旌倫生之歲月幾何而污名於終古嗚呼見危授命未有可以遲回者

樊系爲禮部侍郎爲朱泚撰冊文文成仰藥死使其距泚而死豈不皎皎哉故死非難處死爲難君子取義間不容髮然其廉恥奮發決於自裁亦足多矣金人立張邦昌唐將著狀書名仰藥燕王即帝位樓璉草詔自盡皆系之流也世之草禪文詔勅以博貴顯而修佐命又系等罪人也爾朱榮欲篡莊帝以白刃圖朝士云爲禪文者當丏

其命李紳僞李諮溫子昇告耻不應御史趙元則出
爲之而紳僞等亦竟不死他如溫庭晧不爲龐勛草
表李遠不爲黃巢草表乃奏章可卑死不
爲追見殺庭晧偉免樊系唐將不逮矣
宰相源休才能。太僕卿張光晟節義。侍郎蔣鎭清素。
員外郎彭偃文學。太常卿敬釭勇略。皆爲時人所重。
卒皆仕泚。休昔回紇還。以賞薄怨望。李忠臣司空平
章。久失兵柄。光晟自負其才。告鬱鬱不得志。故爲泚
用。夫才略自負。小人之常。飾義貞於存亡。豈浪得之
名。文學語乎義理。非諛諂之用。失身叛賊。其謂之何。
太子少師喬琳。從上出幸至盩厔。稱老病不堪山險。

削髮爲僧。泚名至長安。以爲吏部尚書。于是朝士彥
出仕泚。身爲大臣。避扈從之勞。而膺畔逆之任。且爲
仕逆名之倡。可乎。
懷光反。其子璀以告德宗。予嘗論之矣。見文集懷光之
通朱泚。石演芬遣部成義詣行在告之。請罷其都統
之權。成義至奉天。以告璀。璀密啓其父。演芬見殺。豈
璀親爲懷光子而告變。演芬養子而不可歟。抑是時
懷光在咸陽。璀猶未悉其謀。抑璀之密啓。乘其父之
未發而預遏之歟。成義之告璀。則亦舛矣。

李林甫專政。陳希烈但給唯諾。或退決于私家。希烈
就成案一書名耳。遂致於亂。德宗時。賈耽盧邁陸贄
趙璟同在中書。事多推讓。乃依至德故事。迭秉筆。旬
日而易。夫宰相與國政。無所不當預。而分日治事。何
以爲理。不特非協公之義。所誤不小。豈賢者輩。懲林
甫等專權。而故遠其跡耶。嘉靖朝。貴溪怙寵。分宜繼
之。至江陵威福自擅。諸相不敢頭行矣。溫體仁。周延
儒。既無江陵之才。內仰鼻息。外恣驕矜。諸相無賈耽
陸贄之讓。陽效偃僂。陰圖規卸。國體傷而國事壞矣。

嘗聞楊昭亭太史云。閣中首相前行。諸相尾之。距
丈許。首相回顧。則諸相拱侍。有問則諸相揖而俯首。
嗚呼。人臣子。君猶不安。聯屬。況寮友乎。上聯下。貴安
璧。能參決。可。否哉。德宗諭贄要重事勿與趙璟言贄
曰是心膂之內有形迹之拘礙同事殊解克以
濟乃名言也
德宗朝。張茂宗許尚公主。而遭母喪。欲起復成禮。左
拾遺蔣乂疏諫。不聽。特名對諭之。乂執之曰。昏喪人
之大倫。委巷不知禮教。其女孤貧無恃。或借吉從人。
不聞男子娶婦者也。夫居喪娶婦。士民所禁。而倡之

自上尤爲不可。隋柳或之論應州刺史。見前合而觀
之德宗不逮隋文矣亦何與愛憎之言相反耶
憲宗時平蔡鄆裴度綜述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
因侍宴獻之請內印付史館上曰如此似出朕意非
所欲也勿許此與隋文帝拒賀若弼同可爲人主喜
功者箴
吐突承璀旣出舍人李涉投匭上疏稱璀有功不宜
棄諫議孔戣見其副章詰責不受涉乃行路甫光順
門通之戣疏涉奸邪上乃貶涉以憲宗之賢業已從

諫去邪猶有如涉者揣摩上意而逢之況人主於羣
寺方其信用誰不爲郎比推引者成化時以朝議罷
西廠御史戴縉揣知上意向汪直請用直復西廠甚
矣人主褻狎之宜慎而毋爲小人窺也李涉過盜之以詩日相逢不用頻借忌諱官而今半是借以若所爲無愧綠林乎
憲宗朝元稹爲監察御史爲內侍所毆反受貶罰學
士李絳崔群白居易言稹無罪中使辱朝士不問將
益暴橫不聽敬宗時鄠令崔發誤捶內使爲中官所
毆詔繫獄言官救之請治中官罪不聽李逢吉以發

母年八十宜矜念上憫而釋之初玄宗時長孫昕以
皇后妹夫毆御史李傑上怒杖殺昕勅慰傑以爲威
不能訓陵犯衣冠雖極刑未足以謝二宗獨不聞耶
居易正直逢吉委蛇嘉靖時御史李學道笞內使內
使共毆之給諫王廷等欲爭徐階止之而謂司禮監
曰諸臣爭之則上必下所司治罪何若先自治之權
猶己出而直在我乎事與前相類而階獨用權略夫
宦官辱朝臣國體陵夷極矣而賢大夫挽回其間心
愈苦而術愈工其風益愈下矣萬曆朝御史劉國縉

收內官陳永壽之弟邦彥邦彥匿永壽所鄭妃怒訴
之上上曰若奈何庇宮監邦彥縊死神宗賢矣哉
僧鑒虛交納權倖受賂遺于頔賄營鎮將事連鑒虛
權倖爭請釋之中丞薛存誠不可憲宗欲面詰之存
誠曰必欲面詰此僧請先殺臣不然臣終不奉詔憲
宗嘉之遂杖殺鑒虛此與許孟容按李昱事同皆申
屠嘉所不及憲宗賢于漢文矣
許孟容尹京兆神策軍吏李昱負富人錢繫獄與之
期限不足當死中尉訴上上遣使命送本軍孟容曰

臣不奉命。當死。然臣尹京畿。抑制豪強。錢未償。昱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許之。憲宗賢不逮漢文。而能屈昱以伸孟容。則軍吏之與龍侔不同耳。雖然孟容以昱爲豪強而摧抑之。今世且以富人爲豪強。而誅藉之矣。夫國家之有富民。猶其有巨室也。倉庾皆其所藏畜。聚皆其資糧。官吏貌貌因事剝蝕之。使不得有其家。寬。抑。且無所理。安敢以負貸屈軍吏乎。毋論憲宗孟容。即中尉輩。今亦何可得。

張山來曰。近來長吏皆以錢債爲細事不與受理。且有禁索逋者。亦何必耶。衛南此條。真平心之論。

白居易策言。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內府。或藏於私家。若復日月徵收。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益傷。十年之後。其弊必更甚於今日。元和八年。勅以錢重貨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兩市收買布帛。每端匹視舊估加十之一。十二年。又勅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京兆府揀擇要便處。開場依市價交易。按此乃流通壅積。平輕重之善策也。有天下者。知積錢以自殖。而不計夫通融之法。民困其何極乎。

柳公綽爲京兆尹。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綽杖殺之。憲宗怒詰其專。對曰。京兆輦轂師表。視事之初。小將唐突。乃輕陛下。非獨慢臣也。上曰。何不奏。曰。職當杖。不當奏。上無以罪之。唐時京兆最重。賢者往往得行其志。然躍馬衝導。非若僧鑒虛之交納。亂朝政也。李昱之負錢。爲民害也。又非若薛元賞所杖陵慢宰相也。杖之可矣。斃之不亦過乎。宣宗時。韋澳爲京兆。國舅鄭光莊吏恣橫。租稅不入。執而械之。奏請寘法。上曰。光愛之何如。對曰。如此。則法獨行於貧戶耳。上曰。

痛杖而貸其死可乎。澳歸杖之。督租足。乃釋。莊吏恣橫。負國稅。即杖殺之。不爲過。然澳處之若此。長慶元年。河朔判官韋雍。亦以小將衝道。欲杖之。不服。[illegible]白節度使張弘靖。繫治之。弘靖及雍素不卹士。士怨之。遂作亂。因弘靖而殺雍。及幕僚等。衛道而杖有激亂者。故曰綽過也。

王起知貢舉。欲以白敏中爲狀元。私使人道意。俾絕賀拔惎。敏中不肯。以告惎曰。豈以一第輕負至交。起曰。今更取惎矣。敏中非賢者。此事即賢者難之。知貢

舉者用賢以公斥不肯以權空也二人之交何預吾事審避道意私也惡甚而脅斂中禍也怒斂中而更取甚又何戾也初錢徽被貶文昌勍以起代主覆試視徽德度何如哉

李逢吉忌李紳使王守澄言於敬宗曰陛下得爲儲武逢吉之力紳與杜元穎欲立深王逢吉又言紳謀不利於上上遂貶紳且許殺之後得禁中文見裴度元穎紳請立王爲太子疏紳乃得免武宗立以非宰相楊嗣復李珏意信仇士良將殺之賴杜悰德裕救

免懿宗立得宣宗時宦官請立鄆王監國疏欲[illegible]相無名者亦賴杜悰營救以免人主感定策之功則銜恨於異議小人挾逢君之術毎肆快於私仇漢宦官唐衡左悺所以譖番固于桓帝而殺之也天順奪門之事徐有貞以迎立褒世子誣陷于謙弘光立阮馬以議立潞王爲諸黨人罪社稷爲墟此雖小人之罪亦人主之過也天祿天位若岡有之大公爲心何怨異已惟倖得之心勝則府疑遝怒小人得乘間而用之定策國老天子門生唐之所以亾也即不然重

臣挾功邀寵市權亂政亦自不少善于李賢之告英宗曰鄖王不諱有天位者舍陛下而誰荷天之休順天之命石亨輩何功之有文宗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王守澄知之使鄭注告申錫謀立漳王申錫得罪獨馬存亮固爭崔琯王正雅請外廷覆實牛僧孺辨其無有而申錫竟貶死守澄之術兩用之矣紳幸而申錫不幸耳

文宗時禁軍暴橫薛元賞爲京兆尹詣李石第一神策將軍訴事甚喧元賞趨入曰相公不能制一軍將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仇士良名之元賞赴殺之乃白服往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宰相之

人無禮于中尉則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于宰相可恕乎元賞已白服而來惟死生之士良無如何乃呼酒與歡飲而罷夫元稹崔發之被毆屈在中官憲宗敬宗人主也反畀二人而罪中官士良凶狡之尤乃降心于元賞亦一奇也

武宗毀僧寺四千六百僧尼歸俗者二十六萬五百人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田十萬頃奴婢十五萬人其材葺官舍銅像鐘磬以鑄器五臺僧亾奔幽州李德裕禁其容納張仲武以刀付居庸令游僧入境悉

斬之。幸涉言其太過。德裕惡而黜之。夫大臣者以德輔君。以道化民。法制威劫無益也。佛法繁興。聖主真儒。先明教化。後稍汰其剎宇。禁其剃度耳。此輩愚妄。非有大罪。謂之逋藪耶。且奸宄之流。無以懲之可乎。彼緇衲假因果之說。是□其不逞之心。慮有解脫之說。是以馴其貪暴兇殘之氣。甚有濟于治道。以腐儒之見行之。猶不可。況崔浩德裕輩。遂借自快乎。浩輔太武。誅僧毀像。私養沙門者門誅之。浩妻依佛。寄經溷中。及造史禍。報應之說。遂為佛氏藉口。後高宗復

建佛寺。聽民出家。親為沙門下髮。唐宣宗立。復修寺。至于勞民傷費。則又失之。

張山來曰。陳眉公謂佛氏乃國家一大養濟院。其論亦頗近理。與街南所見略同

李德裕不用丁柔立。及德裕貶。柔立疏訟其冤。至于貶黜。張居正怨于慎行。及居正死。籍家產。慎行為請。不以一己之恩怨。而廢國家之大體。兩人之賢也。贊皇江陵。氣誠力張。投彥之弗容。人才之弗識。而名相已。竇參被罪。德宗欲殺之。陸贄惡其怨而力救之。視江陵之于新鄭。何如哉

武宗欲殺宰相楊嗣復李珏。尚書杜悰奔馬見德裕。德裕疏救之。延英名對。德裕流涕以爭。竟釋之。悰與嗣復。牛僧孺李宗閔黨也。珏亦嗣復所引。是時德裕排進牛黨不遺餘力。雖陰怵于杜悰平滑之言。亦能識大體者矣。嚴嵩以河套之役殺夏言。張居正以王大臣之事陷高拱。沈一貫以楚宗妖書二事陷郭正域。嗚呼。小人忍陷。郎獨不慮人扼手滑乎。張說言宰相時來則為之。吾輩豈可常保。斯言可儆也。宰相權位。新舊相軋。始於張璁。以新進議禮。當上寵。傾楊一

清。費宏。已而嚴夏高徐又繼之。江陵斯甚矣。三楊宰劉謝李有是乎。

李絳為相。出京兆尹元義方。義方譖絳私其同年許季同。憲宗以問絳。對曰。偶同科第。或第後相識。情於何有。宰相量才授任。雖兄弟子姪。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便身。非徇公也。此可為千古名論。明三百年。惟年家最重。名稱序次。則毫不可假。遷除降調。則明為之地。膠牢支蔓。不啻骨肉之親。比黨營私。不卹公家之弊。雖子姓數傳。執誼猶敦。宗人疏屬。

名謂相附薄于一門九族而厚于四海九州僨悖極矣流弊及今遂爲通稱雖門客士豪賈販隸校剌署名無不年家者矣

張山來曰通家年誼薦如路人所謂今也或是之亡也

萬壽公主宣宗愛女也嫁于鄭顥裝車以銅命執婦禮顥弟顗有危疾公主在慈恩寺觀戲上怒曰我怪士大夫不欲與我家爲昏良有以也亟名公主入宮立階下不之視公主懼流涕謝罪上曰豈有小郎病不省視乃觀戲乎憶今不時人主仰縉紳家能如此乎

不特小郎即于舅姑方偃蹇愬罷之然公主而觀戲寺中不當責乎崔樞夫人李西平女西平生日宴耳語大家病西平怒曰阿家病不治湯藥而與父作生日吾不幸有此女安用生日爲急遣歸身亦隨至謝過何家教之隆耶

張山來曰今人且有以其女不拜生日罪及女之舅姑者

顥之尚主白敏中薦之時顥已昏盧氏行至鄭州追還遂恨敏中數毀于上及敏中出鎭上出一樫函示之皆顥章也當時士夫以尚主爲戚顯非所欲效朱弘可也宣宗之賢諄諄勑戒其女豈至太平安樂之狠戾乎敏中故非正人顥惡之亦未必以昏事銜恨歟顥不願尚主似無心富貴者後爲戶部侍郎皆求作相何哉

宣宗母鄭后本郭太后侍兒也故有宿憾郭后薨上不欲以祔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禮院檢討王皥爭之請合葬景陵以主祀憲宗宣宗大怒宰臣白敏中與皥相詰辨此仰慈懿錢太后事也成化時亦以周太后故不欲祔錢于裕陵彭時姚夔爭之至哭

廟郭后之事爭者獨皥一人宰相周墀手額歎服而已宣宗賢主而郭后暴崩人有異論死復黜之使時有姚彭之臣安知其不從而敏中長君之惡訶措也郭之祔廟在懿宗時錢祔廟在孝宗時皆不乎好而子孫孝宗之霈義循禮又不可及已攷漢和帝母梁貴人爲竇后譖廢帝即位三公請貶后尊稱不令祔葬帝不可曰臣子無貶尊上之文靈帝時桓帝竇后崩曹節王甫欲以貴人禮別葬而以馮貴人配祔太尉李咸與疾擣椒廷尉陳球操筆下議帝從朝議

唐宣不及二君矣和帝之三公唐之敏中其見與甫飾宦寺同慈懿之議中官夏時似賢于甫飾矣

宣宗以裴休請立太子曰如此則朕便爲閑人後唐明宗以羣臣請立從榮爲太子泣下謂左右曰朕當老太原舊第耳宋太宗曰人心遽屬太子置朕于何地患得患失鄙夫戀祿位則然至尊而意趣若此在賢主尤不可解人欲橫流貪戀權位父可以嫌其子子可以擬其父春秋宋惠牆伊戾譖太子痤叛宋人[illegible]曰爲吾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語雖誣而巧于中[illegible]

子于其所應得而患得之也是爲欲速人父于[illegible]固有而患失之也是爲欲久父之于子子之于[illegible]也彼數君者豈不知壽命之不可終保儲君之不能無終建哉夫于嗣子且然而況其他乎宋太宗之敎廷美高宗之不欲歸淵聖景帝之錮英宗易儲又何論焉宋英宗疾既立太子泫然淚下彥博謂奇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卽父子不能不動情也愚謂潞公以私窺英宗耳英宗以大漸自悲與宣宗等不同

明世宗諱立太子則神仙不死之說中之也

黃巢爲賊以亂天下李振教朱溫盡殺朝士投之濁流皆以不第憤嫉故也蜀人張榮屢舉不中從賊所能爲謀主草書檄南唐樊若水以不第謀歸宋乃載絲繩度江岸廣狹教宋造梁取江南張元吳昊以久困場屋而叛歸于夏嗚呼才人擯斥固取士之尤豈知小人見厄遂爲國家之禍蘇楷以無才行見黜于昭宗昭宗被弒遂加惡謚楷循子也循爲唐相[illegible]于彼而賣國以事溫乎

張山來曰今世溫飽之家尚有子欲父速死者何況帝王乎

昭宗忿李茂貞王行瑜輕兵討之以激二鎭之[illegible]貶杜讓能以謝之袁盎借七國以誅錯崔昭緯[illegible]鎭以殺讓能皆逞其私憾昭緯私通二鎭則尤非人臣宜也雖然二主不得已也嘉靖河套之役發於曾銑決于夏言寔世宗本意而嚴嵩以逸豫構兩人中之以法其挾私報怨同於袁崔然非有七國之難二鎭之強上遽從而聽之何也昭宗於讓能遲回曲庇不忍焉而世宗一怒忽其初念尤不可解

龐勛在徐州將反時猶于國忌行香西向拜謝按圖

忌行香始於後魏唐之中葉令天下州縣悉於寺觀設齋焚香開成初禮部以爲無經據請罷之尋乃復夫慎終追遠忌日不樂而謂其無經據乎若行香寺觀則誠而非稱耳賈躭私忌宰相絕班節度使李匡威失地依鎮州王鎔忌日鎔往吊此其親忌也然則唐人固重忌矣今士夫當親忌而飲酒與席可乎

龐勛反徐州自爲天子令父舉舟之契丹述律后有母與姑皆踞榻而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illegible]問事無所不有北面而朝何必齊東野語彼不[illegible]父

毋之卽爲天也天則遠矣晉石敬瑭死兒敬儒[illegible]子重貴立稱契丹主德光[illegible]而于本生父敬儒臣而名之異哉

宦官之禍至唐極矣然吾得三人焉楊復光義勝曹知慈勇勝張承業幾仁矣吳直義勇已哉嗚呼孰謂刑餘無賢哉周岌已降黃巢復光說諭以逆順討賊之歸長安已陷知慈集壯士據[illegible]我山[illegible]敗賊營

山東矜門第婚姻皆責資財唐太宗令王妃主婚皆取勳臣家不議山東之族而魏徵不減或一姓中分某房某脊高下懸隔高宗時李義甫爲子求婚不獲乃引先帝旨勸上矯之詔隴西李太原王榮陽鄭范陽盧清河崔博陵崔趙郡李諸貴姓不得自爲婚姻仍定天下嫁女受財之數毋得受陪門財陪門財者女家門望高而姻非其耦則多納財以陪門望也然族望終不能禁或載女竊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終不與他姓爲婚夫自矜門第者以其貴也至於論財先自賤耳載女竊送何異私奔野合老女不嫁能毋蓄怨愁怨乎乃今天下則異是單門下族驟登科目或遷顯要輒乞婚者重輸金錢仰身爲望族匆郎[illegible]而

新貴者假婚姻以邀厚賄無問男女皆囊橐之媒矣門第之別猶爲可也

漢人多才而弗醇宋醇矣而才不逮唐狄梁公郭汾陽李鄴侯張睢陽李臨淮顏魯公李西平父子段忠烈其才力皆足冠古今狄之深沉郭之恢弘鄴侯之斂練張顏之英毅西平之篤渕涼公之坦爽而皆粹於德焉他若姚元之李絳裴度李德裕之但李愬馬燧渾瑊之將皆磊落奇才也漢之卓然者淮陰才矣而度遜汾陽子房智矣而道遜鄴侯兼之者武鄉乎

宋李文靖、王文正、韓忠獻、范文正、富鄭公、寇萊公、李忠定之相。宗忠簡、韓蘄王、岳忠武之將。庶均於唐矣。世運有升降、人才有盛衰。然德醇則才愈絀。法備則守益拘。明之所以無才者。法限之也。法密則雖才而桎梏不齊也。宋明之亡最多節義。唐之亡也寥寥焉

讀書論世卷十

宜城張[illegible]著
天都張潮山來叅

五代　南唐

蘇循及子楷皆唐佐梁自謂有功望爲相溫甚薄之敬翔李振亦言于溫曰循唐之鴟鴞賣國求利不可立于惟新之朝遂勒致仕斥楷歸田里古今萬命如是多矣見金夫不有躬始昵其私而終未嘗不棄[illegible]心醜其行也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復關之婦所[illegible]笑于兄弟而靜言自悼者也

劉守光囚父殺兄孫鶴受守文之任誼同討罪[illegible]能死從而事之及守光稱帝置釜質于庭曰敢諫者[illegible]死鶴以滄州不殺感恩強諫甘伏質上守光[illegible]夫滄州之破可以死而不死偷生固安賊子稱帝[illegible]諫可以無死而死之是何闇大義而感私恩乎始[illegible]誅嫪毐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而茅焦繼之董昌稱[illegible]諫而死者數輩而不止夫暴亂之主不可與言而[illegible]首不侮士之不明于義理如此

朱全忠妻張氏多知略爲全忠所敬憚而尤奇者兵破兗州全忠納朱瑾之妻張氏逆于封丘之瑾妻拜張答拜且泣曰兗鄆與司空同姓約爲兄弟以小故恨望起兵相攻使吾姒辱于此他日汴州失守吾亦如姒之今日乎全忠乃送瑾妻入寺爲尼以全忠之狂暴使不敢留瑾妻且絕無幾微妒色而論以興亡大故亦何聽斂縮藉也瑾妻不及李存勗之妹而南康主殊爲劣矣一時若克用劉夫人堅請城守黃巢俘妻指斥大義朱延壽妻預知凶敗皆雄女子[illegible]

唐莊宗尊母晉國夫人曹氏爲皇太后嫡母秦[illegible]人劉氏爲皇太妃初劉無子性賢不妒曹爲克用[illegible]姬相得甚歡至是受冊劉詣曹賀曹忸怩不自安劉曰願吾兒享國長久吾輩獲沒于地園陵有主餘何足言噫賢矣但嫡庶易位貴賤殊稱于夫不可面[illegible]子行之于外可乎昔趙衰在翟妻叔隗生盾及反晉妻文公女趙姬請逆盾母子以盾爲才請于公以爲嫡而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己下之叔隗先而盾長嫡之定也劉曹之嫡庶分故懸殊不知劉何

以堪也。高歡娶蠕蠕公主。婁后避正室以處之。則以歡逼于蠕蠕也。吾謂趙劉仁而婁知。柳文公妃杜郭公子雍之母。以君故讓偪姑。又以翟故讓季隗。而已班退處第四。何皆多賢婦人也。

莊宗迎母入洛陽。太妃留晉陽。太后嘗忽忽不樂。劉亦怏怏成疾。太后遣中使醫藥相屬。爲之不食。謂莊宗曰。吾與太妃恩如兄弟。欲自往省之。及劉薨悲哀屢日。因而得疾。欲自往會葬。力諫而止。可謂絕德[illegible]何不讓皇后之稱。武推尊而並之乎。明宗將立[illegible]

妃。妃謂王德妃代爲之。王妃辭焉。事后恭謹。后[illegible]之宮閫之和。輯帝王家僅事也。金完顏亮母大[illegible]母徒單氏相得甚歡。亮弒主自帝。並尊爲后。徒單生日大氏起爲壽。跪者久之。徒單與公主宗婦語。亮怒名與徒單語者杖之。大氏以爲不可。亮遷都于燕。留徒單后于會寧。大氏在燕。毎思念之。及病篤。以不得相見爲恨。謂亮曰。我死必迎致之。事之如事我。亦[illegible]曹氏也。

莊宗妃劉氏。幼爲晉將袁建封掠入王宮。父醫卜爲業。來謁名建封。見之。良是。妃方與諸夫人爭寵。恥其寒微。大怒曰。妾父死亂兵。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笞之。嗟夫。唐德宗不忍甦其假母劉氏。乃忍笞其真父及爲后。同莊宗幸張全義第。言幼失父母。見老者輒思之。請父事全義。而強使受拜。盡受其貢獻。明日。后命學士趙鳳草書謝之。鳳密奏。古無天下之母拜人臣爲父者。莊宗嘉其直。然卒行之。后之貪婪無恥如世俗人家小兒認假父者。皆羸其餽遺耳。拒真父而認假父。異哉。

莊宗有美姬生子。劉氏妒之。節度使李紹榮喪妻[illegible]日侍禁中。帝問擇妻否。爲汝求婚。后即指幸姬[illegible]不以此賜之。帝難于言。微許之。后趣紹榮拜謝[illegible]顧幸姬已肩輿出宮矣。帝不食者累日。夫皇后而父其人臣。人臣而擇帝姬。皆宇宙大奇也。

莊宗追尊曾祖祖父皆爲皇帝。立廟于晉陽。以高祖太宗懿宗昭宗。合爲七室。以承唐統。高祖太宗不[illegible]祧也。昭宗身所事也。懿宗昭宗父也。雖然以朱邪冒李。以沙陀溷隴西。不知在天之靈享之否。廟中神人

晉使無嫌否明宗即位中書舍人馬縞請用漢武故事七廟之外別立親廟亦以遵信烈之先并朱邪赤心族也

韓延徽燕劉守光參軍也使契丹契丹留爲謀主教以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廛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安生業頃之逃奔晉賜莊宗欲用之爲王緘所疾遂假省母復入契丹遺書晉王以老母爲托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爲寇延徽之力也延徽守節不得已而[illegible]

所以效策皆爲漢人計世有投誠異國爲之謀[illegible]丁零王張承等何其無故國之情耶

秦王從榮喜爲詩聚浮華之士相與唱和明宗問之曰吾不知書喜聞儒生講經義開人神智昔莊宗好爲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也夫詩道浮華陳隋之主好之明宗乃見及此以爲不如經義而[illegible]家子頗舍經義而畢力于詩乎

安重晦銜李從珂辭毆之矯命諭河東指揮使楊彥溫逐之重晦以彥溫奸人使明宗討之帝除彥溫絳州刺史欲面訊重晦固請發兵帝仍命生致之將兵者竟斬首以獻重晦又諷馮道趙鳳論罪從珂上曰吾兒爲奸黨所傾公輩不欲置之人間耶他日[illegible]言之重晦又自言上曰朕昔爲小校賴此兒拾馬糞自贍今日爲天子曾不能庇之耶重晦又使私人籍河中甲仗爲從珂罪時從珂歸第絕朝請士大夫不敢與往來甚矣重晦之橫也人主之子以酒失而必欲殺之人主再三亢詞而敢于再三申執外而將[illegible]內而卿士知有重晦不知有天子彥溫之拒珂[illegible]

之以爲奸而致討焉使明宗而黯然無詞已[illegible]然而莫能自制也故人主以剛德爲貴

張山來曰漢獻不能庇其妻與此可作一對

康義誠患秦王從榮之禍陰持兩端遣其子事秦王王欲以兵入侍廷臣牧義誠謀之不敢一言潞王叛諸軍敗北義誠私欲以迎降爲已功乃請自往以[illegible]後效朱洪實欲固守洛陽義誠罵其欲反途中遇[illegible]騎即解佩刀爲信請降及潞王責之叩頭祈死王卽位族誅之以王思同之不屈王欲宥之以義誠之[illegible]

隨附阿而不免族滅古今小人依阿以圖富貴免禍
患如義誠者何可勝數受僇者亦復不少而思同欲
令詢姚洪輩妻子與聲名無恙所得孰多
契丹爲晉破唐而歸大同判官吳巒曰吾屬禮義之
俗安可臣彼衆推巒領州事閉城拒守應州指揮使
郭崇威亦恥稱臣挺身南歸晉遣兵部尚書王權使
謝契丹恥之曰吾老矣安能向穹廬屈膝成德節度
使安重榮見其使者必箕踞慢罵潛遣人殺之[illegible]
合兵討之廉恥奮發人心不泯敬瑭稱父稱兒受僞

受辱眞帝王中無恥盜魁耳身被責讓憂悒以死
重貴重睿孫延煦延寳后李氏妃安氏及貴后馮[illegible]
俱稱妾婦驅廹塞外窮餓幽窘丁妃見奪于張彥澤
貴女見奪于禪奴利姬趙氏聶氏見取于述律王[illegible]
足爲千古羞已
張山來曰敬瑭之受辱亦維翰之過也然則唐[illegible]儀現亦猶蘇秦之簡鍊以爲揣摩耳豈眞讀[illegible]志者哉
李崧呂琦之勸結契丹也從珂用薛遇文言而唐[illegible]
亾桑維翰之勸割燕薊也敬瑭不用知遠言而晉有
天下然則唐爲失策乎曰寧爲此不爲彼也延壽之
亂晉亾于契丹自是而四百三十餘年燕薊不可復
問矣晉非直自亾已也故遇文之言人君之鑑也知
遠之言萬世之計也
成德節度使董溫琪積貨巨萬都虞候秘瓊殺其家
而取之後范延光利其貨而殺瓊延光又爲楊光遠
殺而奪之光遠亦以反誅皆數年間事耳夫設藏[illegible]
盜兄殺人而倖人乎楊光遠之反兗州修守備節度
使安審信以治堞率民財以實私藏軍需匱竭杜[illegible]

括民穀百萬斛入公者僅三十萬斛餘皆自[illegible]
糴二十萬景延廣增三十七萬以自利彼爲身家
未有不墮溫琪諸人之禍爲將率者未有不[illegible]
景三人之私者也噫李崧和凝以久相巨富依州之
亂爲白再榮所圖馮子見殺爲宰相而蹈二人之覆
轍可乎
彰義節度使張彥澤欲殺其子掌書記張式其所爲
也諫止之怒而射式敬瑭爲彥澤流之商州彥澤使
人脅之曰不得式恐致不測敬瑭不得已與之彥澤

剖心抉口斷四支噫父欲殺子果其親既其忍坐視乎遷怒而殺之且極其毒無人理矣敬瑭儼然君也庇之不可流之不服危詞要脅敬瑭誠庸懦乎何以堪此總之身竊神器人思窺何恩威不得而自用也彥澤與日降契丹破大梁逼勒嗣君且妻其夫人丁氏屠殺官吏皆敬瑭遺之也

石晉之亾桑維翰不屈死皇甫遇絕食扼吭死皆死節皎然桑維翰雖才智有功而首謀事契丹以亾晉又爲張彥澤禦契丹以亾晉可謂無罪乎卒見殺乎

彥澤悲夫

五季之世君如奕棋官如芻狗社稷如驛舍人生朝露何有于貨財而黷貨如李崧和凝皆宰相巨富崧在眞定高祖以其第賜蘇逢吉第中瘞藏逢吉盡有之崧二弟與嶬時出怨言與僕葛延遇以竊販侵匿被抶督遂蹐逢吉之僕上變告逢吉復陷之崧兄弟家屬皆坐反誅嗟乎爲相而使家奴營販其敗宜也逢吉利其有誣戮其家曾未期年而亦身死家破此秘瓊范延光趙光遠已事也尤怪者當時厚賞延遇至士民家皆畏憚奴僕爲所脅持後郭威稱帝學士徐台符請誅延遇馮道以屢更赦令不許王峻以台符爲義而請于帝卒誅之以奴告變誣殺家主大惡不赦之科即此一事道爲有人心哉後高祖以第賜王峻峻曰是逢吉所以族崧也辭而不處知所懲矣而卒驕恣狂躁致商州之禍

漢隱帝時西京留守王守恩聚歛凡喪車輸錢出城抒廁行乞有課率縱麾下盜人財有富家取婦與僕僕往爲賓客得銀數錠吏部侍郎張允家貲萬計身

衿鎖鑰雖妻子弗委郭威兵入匿佛殿藻井被壞墜兵掠其衣凍死王章爲相田稅斛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舊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吾謂允之鄙吝今多有之小國垂亾苟偷旦夕留守相臣安有遠志聚歛營私猶無足怪也

李濤上疏言關西紛擾外鎭爲急楊邠郭威佐命功臣官貴而家未富宜授以要害大鎭夫謂邠威外鎭以靖寇氣可也以其家未富而倩領要害是以官爲

蓋斷乎籌才知佩佩所見如此當時風尚可歎直至曹彬使吳越不受餽遺盡籍而獻周主強受之悉以散于親識斯豪傑間出已（前此吏弘肇之吏李崇矩事其家貲之籍弘肇誅死書以授其弟弘福周大稱賢之）

唐昔漢契丹吏據中原唐閩吳蜀南漢各帝其國荊南高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夫志大有為則不急于稱尊力不能為則不敢于稱尊所謂讓也高氏不以免禦而以居貨其父季昌時諸入貢而過者多掠其貨幣諸道遺書詰讓或誅

以兵不得已復歸之然能尊禮梁震聽震用[illegible]從誨繼之視吳閩南漢諸嗣位猶為賢也荊臺隱士抱黍離之悲空肥遯于嵒壑懷報韓之志空挾策于雌藩栖托南平二十九年高氏堅留不得已乎抑朱氏唐之仇也李氏唐之與也莊宗滅梁季興欲入朝震止之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不暇而數千里入朝公朱氏舊將安知其不以仇敵相遇也及滅蜀李興問之失箸震曰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不為吾福觀其語未嘗心許李氏也蓋

晉陽父子實呼而名順仇朱而非以忠唐所謂以暴易暴震之所不取也既依于高氏志在全身而機能料敵視當日稱王竊據咸不如高氏之偷安以僅存若震者可謂與觀時之智而無失遺民之節者矣羅隱不遇于唐猶勸錢鏐舉兵討梁況震而忍忘唐乎高氏不足有為震知之矣其效謀于高氏豈後世決刀筆丐肥潤者哉

漢平盧節度使劉銖貪虐恣橫朝廷遣沂州刺史郭瓊將徵之銖置酒伏兵欲害之瓊知其謀悉去左右

以從事無懼色因論以禍福銖感服詣至朗[illegible]儀局朝恩神策偉度瓊何德而臻此人無忮心[illegible]自作才與誠合未有不動者也又小人搆鬬巧售其術若費無極惡郤宛于子常而殺之不可不知不惟小人之搆其同黨相愛苟無大讎亦起釁端如李賞告裴晉公于方為元稹結客刺公公隱而不發賞告神策軍詣鞫之無狀晉公元稹俱罷相高新鄭徐華亭相怨客言華亭使滿京師圖刺高大怒韓楫斷其必無客阿公求進耳賞與高客豈非黨附而無識者

哉婁之隱忍蓄疑不及二郭高尤禍矣有告孟知祥
言都指揮李仁罕欲貧實而名殺之詰之無狀知祥
去左右獨詰之仁罕叩頭泣謝知祥亦二郭之亞歟

南唐

吳司徒王令謀老病無齒或勸之致仕令謀曰齊王
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蓋以徐知誥圖受禪也夫懸
車致仕治世猶爲休老之計當新故禪代人臣亦復
何心昔范雲急欲預梁王九錫之會遘疾作謂醫曰
朝聞道夕死可矣人之喪心無恥何所不至冷謙說

而吳禪知誥乃卽位然則令謀固賫志以沒[illegible]
職者歟

南唐受禪府寺州縣名吳及楊者悉改之判官楊嗣
改姓羊徐玠曰陛下應天順人謡邪者專事改更姦
所務也唐主從之夫爲尊者諱義也末世有媚而諱
之金仁山之先本劉氏諱錢武肅嫌名而改姓金有
愛而諱之晉人尊羊祜改戶爲曹有惡而諱之秦檜
惡岳飛諱岳州爲純州岳陽軍爲華陽軍兹諱楊與
吳何居墟其社斬其祀并不欲存其名爲此說者以

李昇且忌之也吳非有仇于昇也改軍後多有諱明
字者亦此類歟是再醮而諱其前夫也

吳主子璉納知誥女誥受禪封永興公主人呼公主
則嗚咽流涕曰吾爲冢婦而廟不血食可不悲乎此
與漢平帝王后周天元楊后皆嫉其父之篡而抱君
國之痛者以三父而有三女奇矣楊行密女適宣州
節度使李遇之子徐溫攻宣州族殺遇楊氏以王女
免更適徐玠玠與徐氏圖篡玠鎮宣州楊視舊治感
憤而死不及知誥女遠矣又徐溫女適李建勳建勳

殺仕號鍾山公女自號鍾山老嫗不稱所封知誥
禪爲本生李氏考妣發喪建勳妻假衰絰哀吳如
母曾不念其本生徐也非李也鍾山老嫗襲名抵
亦一九華先生歟建勳妻不足怪徐知諤知誥替欲
服斬衰昇去所養而復所生宜也晉不知二子之
李爲生乎爲養乎

唐以來天子生加徽號上諡下詣互相承襲南唐主
昇獨不許謂尊號虛美并古辭不受子孫承以爲法
又詔中外章奏勿言睿聖犯者以不敬論此與光武

同揆矣當時閩漢楚蜀奢汰滔暴南唐吳越能自修飭。昇爲尤賢已。

論

徐知誥嘗怒其儲子齊王其愛妃种氏乘間言其子景遂之賢。怒曰國家大計。女子何預。叱內臣捽而幽之。命削髮爲尼。此從來英主所不能也。漢景帝愛王夫人。而嫌栗姬。王夫人使人請立栗姬爲后。帝怒。然但因是而所妄言耶。而竟廢栗姬母子。立王夫人爲后。知誥勝之矣。

景通立爲太子。表辭再三。讓弟景遂。及嗣位。立爲

弟。景遂亦固讓。而易其字曰退身。督讓王其[illegible]懷。張易擲玉盃。攻容謝之。景達好仙。徐鍇作賦[illegible]遂絕其好。景遏毀佛書而尙六經帝王家諸子如此者。不易也。

以國之主。多愚而佞佛。南唐後主與周后。御[illegible]誦經頂顙。至于瘤贅。親削廁籌。試之以頰。僧尼犯姦惟令拜佛。崇建寺宇。廣集僧尼。諸郡奏獄。死刑以宮中佛燈達旦爲驗。火滅則斷。否則貸之。謂之命燈。富賈往往賂內官。續燈以免。有小長老。請建刹千餘。廣

廈爲廬牛頭蔥若卒爲宋師屯營之所又北僧建塔采石。後宋師以繫浮橋。愚謂二僧皆北人圖也。宋師之圍城。小長老謂佛力相助。登城大呼。後主令僧民念救苦菩薩。萬聲沸湧。真堪失笑。又淨德尼院凡八十餘衆。皆宮人出家者。公卿處子多在焉。城將陷。積薪院庭。後主約共焚死。及宮中火。淨德亦爇薪赴火。無一人有肯者。真茶毘之惑也。豈守貞殉國之義乎。

皇甫繼勳爲南唐大將。第宅園亭車服妓樂俱極[illegible]美。及宋師至。懷二心。後主貨之。收付大理。梟軍[illegible]

而盡。劉承勛私監帑藏。窮極奢侈。常以寶貨賂[illegible]爲說佞自免。宋祖諭江南運米。承勛請行。預圖自[illegible]及宋師至。自以爲積。太祖曰此豈汝功耶。竟勿敘用。遂窮困。裸袒丐食乎路。凍餓以死。夫悖入悖出理有固然。貨殖羅殃。漫藏誨盜。漢鄧通之餓死。南齊蕭[illegible]之見殺。五代張允之凍餓。皆積聚貪婪所致。況繼勛承。勛。謀國不忠者乎。明末助戚大臣攤貨巨萬。死[illegible]都城。諭募不吐。卒身家俱殉。亦未鑑于此也。

論

宣城郎抽著書埒韓柳。有詩三百篇。宋與應制科。有

司以閩未詔而卒時人韙之門人袁氏買地葬之在陽滑貢七歲能詩負才藐勢而五舉猶白丁朱興宗射沈義倫奇其才致門下凡三過省闈每廷試輒有目疾義倫死遺表薦之而貢疾作詔下而貢死矣沈氏諸子買棺葬之由二子觀之過合有命雖薦劍無能爲也按拙死郡將哀之籍其裝得子書史傳文集三百卷藏之宮府嗚呼拙所著述今不可得而考矣夫宣城猶昔也厲節能文如拙者不乏茍賁志以歿有憐才如郡將者子有弟子尚義如袁氏者將[illegible]

周彬讀書不事生產妻譏之笑曰耕田不如耕道[illegible]見女子所知後元宗辟之門下賜予甚優歸以所[illegible]金幣陳列于庭謂妻曰視伯叔鼓瑟愈此志[illegible]貴何關道之云漢高英主蘇秦智士桓榮儒者其[illegible]矜一嗽也又鄧亞文拜青陽令升黑就案而食自[illegible]尊顯之極語兒女輩曰當思爲學自致烟霄吾爲百里長聲鼓喫飯腦後接筆此稽古之力也元宗幼學時馬權給使左右元宗喫曰我富貴時爲爾置銀[illegible]後元宗即位賜銀三千金權遂命工鍛靴尤堪捧腹

人于漢高蘇秦則壯之于桓榮周彬則艶之若晉叔鄧亞文馬權之事有不鄙而笑者于不知其胸中之自滿大小不同同一兒女兒也饜酒肉以驕妻妾怒諸侯而謂丈夫孟子所謂妾婦之道亦妾婦所詘而泣也

人主恢諫于一時未嘗不悔悟于事後秦穆之于蹇叔漢高之于婁敬太宗復魏徵之碑玄宗封九齡之墓蓋成敗著而忠言顯矣南漢著作郎侯融嘗勸劉主弭兵息民後漢主爲敵所敗慟哭而返乃追殺融

棺暴尸夫亂主蔑前慈其凶狠有愧見其面如[illegible]趙杲冤長安長史魯褒諫之不聽而致曰何面目見褒命先斬之田豐阻袁紹攻許紹怒繫之及紹敗人謂豐必見重豐曰彼勝而喜猶釋我今敗吾死矣己而果見殺總之亂主不可與謀知足以料事何若以保身乎

禪讓者道之公也後世襲之其倫說征誅者事之亂也後世雖之其名正有天下者寧征誅毋禪讓蓋以力以功則人莫得而爭也五季之禪讓可問乎宋代

周袖中之輅何爲者雖然生民之害則征誅不逮禪讓矣禪讓而無用兵猶世及爲生民之幸也人主之羞也

讀書論世卷十一

宣城吳肅公晴巖著
天都張　潮山來參

宋

或問燭影斧聲之事曰野史傳聞先儒駁據已明而主先入之言終以不察如牛繼馬後及此事是也丘文莊論此事刱一桂陳桱作私史出于李燾長編而燾所本吳僧文瑩湘山野錄也野錄謂太宗太祖對飲燭影下見太宗有不可勝之狀而燾改爲遜避之狀

祖下階引柱斧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而[illegible]雪爲戳地好做爲好爲之又加大聲二字而桱又[illegible]好爲之下書俄而帝崩其實帝崩于次日癸丑而[illegible]之壬子大漸謬矣使太祖有不得正終之嫌太宗有手賦其君之逆而村學陋士旣不窺正史復不採精理夫前盟具在太祖彌留之際亦復何異而太宗會不可忍乎且敢于下手何復遜避此理之必無者然爲此謗者非僧瑩陳桱之過太宗自貽之也德昭廷美之死而欲後世明其誣矣可得乎吾謂牛繼馬後沈約魏收之說天惡司馬氏也燭影斧聲李燾僧文瑩陳復之誣天惡宋太宗也

予嘗謂僧于穆嬴晉于杜后其食言也一趙先後二報焉靈之得立幸穆嬴猶在耳循遺先蔑迎公子雍而旋背之以拒秦師反覆俄頃間靈公見弑爲尤甚矣蓋盾黠而普[illegible]

种放隱終南張齊賢稱其節樸退靜下詔名之幅巾入見還山復出祿賜旣豐飾輿服置田畝强市爭訟爲時論所薄又以驕倨與王嗣宗鬭杜鎬因[illegible]

山移文譏之噫是簡朴退靜者乎同時若林逋[illegible]二人放宜愧矣初放教授以養母朝廷名之母[illegible]曰吾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爲人知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盡取筆硯焚之母眞高士介母不曾也抑身旣高隱講學聚後誠有所不可歟由今魏之[illegible]言可味也史稱放按視田畝每宿給驛乘頻詣縣吏規算糧具纖悉無道夫淸節不終何至若此大抵亢節爲高必以守道爲本不貴外之弋其名而在中之無可奪非安土敦仁艱貞處勝何以與此傳稱大易

之學李之才受學于穆修穆修受之种放放受之陳
搏學有淵源爲宋理學之所本放于易之道何居[illegible]
西夏之師韓公欲戰范公持之好水川之敗范言驗
矣然元昊約和知范公之議而故毋之范報以書韓
公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則范誠誤若夫延書
焚書俱不足咎夫焚議書存國體也而單對壘有詞
命焉動之以誠而斥之以理而以爲外交不亦謬乎
宋庠阿夷簡謂范公當斬闇戾甚矣萬將特建州[illegible]
章假禮部尚書李廷機造序班李稚蔡以書諭之[illegible]

史史記事劉向稽等亦以交通勸之書生之見[illegible]
如此

范公在延州韓公令尹洙往議范公執不可洙歎曰
公于此不及韓公韓公言用兵當置勝負于度外此
及師敗陣亡者父兄數千人進哭馬首韓公駐不能
進范公聞之曰是時難置勝負于度外也愚謂韓[illegible]
尹公皆誤矣夫置勝負于度外此大將臨陣交[illegible]
非惟懼折衝語也臨事而懼豈必死而無悔孰[illegible]
之役王化貞謂以六萬人蕩平遼陽熊廷弼主守及
廣寧陷廷弼哭曰六萬人蕩平何在與韓范事頗相
類然韓范所見殊而忠愛則同故韓不以敗損賢范
亦非相笑也化貞愚闇廷弼剛忞其倖突以自驗其
言則小人而已故君子不可以成敗論小人亦不可
以成敗論

范公遭讒恐懼請出按邊邊鄭州見呂夷簡夷簡曰
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再入欲經制西事惟在朝爲
便范公愕然旣去攻者果甚呂公何智數然乎此[illegible]
可定兩人優劣惜茲多口奉身而出初無去後來[illegible]

而爲負嵎之勢君子雖進易退難則然也呂[illegible]
臨朝十餘年及仁宗時專政最久雖言官數詆之[illegible]
眷衝不替豈非有自全之妙用耶徒世權臣權勢[illegible]
失如夏言嚴居正不但食貝正慮其蹈危殺身此[illegible]
寵全軀之術非所以論純臣也

寇萊公畧度不及呂端李沆王旦諸公其才丁謂而
短王旦是不知人也中書道諾格印以上聞令且[illegible]
詰責是無容也生辰造山棚晏設如聖節是不[illegible]
求爲使相是于進也徒以剛置稱又單學無術非宰

相宜也不知旦何以舉之張詠在蜀聞其大拜亦曰
眞宰相也惜任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詠非易才也
且能學者矣旦之疾也眞宗問可代者及詠與馬諒
旦不對固問之乃舉笏曰以臣之愚莫若寇準然則
準果愈于詠乎夫上苟之知人必有其所以然而不
在乎繩尺中也宰相有醇謹濟者漢石慶唐盧懷愼
是也有以剛決濟者漢周勃中居嘉宋寇準是也準
判吏部時奏事殿中帝起引帝衣令復坐事決乃退
眞宗憂天雄軍準欲用王欽若即促上爲敕濟可[illegible]之

役厲聲請問高瓊覲其臨事佩佩此其所以勝大[illegible]
而不疑成大功而不懼者與蓋不特澶淵勤幸[illegible]
而已不然旦豈賢賢者哉
旦數稱準于上上曰彼數短卿旦曰臣在相位久闕
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此臣所以重準也中書有事
送樞密院準以其違詔格上聞旦被責堂吏皆罰密
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送還之
準乃大慚求爲使相爲旦所斥而懲之及除武勝節
度同平章事實旦薦之也在藩鎮生辰設宴如聖節

旦則曲解之及眞宗親疾問可代者旦力薦之夫遼
格送還雅度者能之深衷者能之黃老之學能之短
之上前而顧重之面斥其求而陰薦之雖至于疾革
而猶舉之此非徒有容已也蓋有以識其才必盡其
諸無復爾我計較之私而但爲國家收公輔之用不
嫌其褊陛淺率之短而必展其強毅剛果之長即古
之大臣保我子孫黎民者不過是矣
濮王之議司馬公以漢宣不追尊衛太子光武不追
尊南頓君宜法而謂爲人後不得顧私親若鳴愛之

心分于使則不專于此云云夫爲人後不得顧私親
者統系名義存焉亦猶人臣委贄則不得顧戀其父
母云爾曾是天性之親父母之恩可強割于公謂陛
下負扆端冕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又何言哉
士民之家襲其富厚急急焉父之母之忘其本生者
陋也王珪等定爲皇伯之稱典禮之所無也人有易
字改號者朋友習其故稱未能卒更況其父母乎當
月積累膝下依依而忽焉伯之叔之獨不[illegible]于顏面
溢于口于令夫庶孽于嫡于其母曰生母焉烏在本

生父母之不可而以伯叔當之哉况帝王之家有尊稱有諡有國號廟號非若士庶人舍伯叔父母之稱則無以别也程子大儒而猶曰尊崇之禮皇伯父之稱謂之何歟

韓歐陽司馬公及王珪呂誨范純仁呂大防皆賢者無私其所見不同未可邪正也與獻大禮之議張璁桂萼席書方獻夫等議本無可疵徒以人不足取信意彼于諛又與楊蔣水火而以邪目之以非禮歸之不亦過乎韓魏公謂濮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亦天理人情之至呂誨范純仁呂大防劾其導諛而[illegible]名陵之土未乾遂欲追崇陵王使上厚所生而薄所[illegible]陛小宗而絕大宗又劾歐陽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近利負先帝此大不然夫厚所生遂謂薄所繼乎陛小宗遂謂絕大宗乎薄所繼而絕大宗誠爲不可必如諸公之說奪彼與此而弱愛之心不得顧私親可乎不可乎魏明帝以無子將必立後預爲此詔非聖人大道爲公者也韓豈導諛歟豈邪說哉以漢哀褒段猶擬之亦過矣楊蔣諸公踵其事而持之則又過焉與人主爭繼嗣與典禮爭是非擬爲氣節激爲未火至于痛哭而君德傷杖謫而國脉憊矣

洪狀士云張桂眞邪說也潤濟無竟

范文正立科舉新法先策論後詩賦通考爲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先策論重實用也詩賦似無裨于用及安石罷詩賦明經諸科專試論策經義所謂明經即帖經墨義也愚謂安石變法此獨差善而子瞻議駁之子瞻謂聖人復生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力言立學之紛則謬也

洪狀士曰立學之紛子瞻語未認張山來曰堯舜在上雖詩賦取士亦可得人

孫明復疾韓魏公言于仁宗遂書史給筆札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秘閣官其一子此與大臣之見王元美遺人子獄中錄盧柟詞賦何足道而中原以爲美談令天下張風雅之壇竊道學之標果遇明復其人求其一言之貴不可得也况若魏公乎

歐陽公謂富公之使契丹與顏魯公之使李希烈同蓋惡呂夷簡也然魯公立節富公成功尊君命而振

國威雖使盧杞夷簡忠于謀國智于用人豈復加此漢梁冀以張綱守廣陵鄧隲以虞詡守朝歌本欲害之適以成之磐利器不折于盤錯精金不耗于銷鑠人臣者尤有致命遂志之誠險夷一致生死不渝富公終其事亦未嘗不自飽于死顏公死其職然未嘗不違過于生明末臣子斷營善地規避遷闒政府益得把持要脅之有推經略關外而銜恨者噫衆鄧盧呂世不乏人有如張虞顏富者猜共乃事而無憾者乎予嘗謂人必才與誠合才略何詎不若古人而[illegible]

有忠藎之誠則賢者生死成敗奉其氣不肯者得[illegible]利害戰于中明之亾也無惑也

晏元獻爲樞密使從幸玉清宮從者持笏從至以笏擊折其齒爲御史所劾出知宜州尋改應天延范文正教生徒二公俱未至宜也寧國志列之名宦不亦[illegible]之敬亭不知始于何人若援以爲重史不可誣也若志與史牾而疎脫者不可枚舉修志之役予世外無所關其口也

韓退之祭鱷鱷自徙去陳堯佐判潮亦以餌食人作文以告而捕之鱷患遂息亦何符合耶人罕知堯佐事近時須德政者凡驅虎退蝗人以爲誕已以示異正自不少漢桓帝時巴陵人浴池水獻云中有黃龍太守欲以爲美上之朝即漢已然矣宋理宗時潮有大蛇榜奏以惑人偶一太守驚疾而卒胡穎爲安撫使命舁至令之曰若有靈三日當見及三日竟殺之想潮鱷之害無亦有譸張如寺僧之蛇而好事者爰以爲奇也

范希文劾呂夷簡坐以朋黨出知饒州尹師魯上疏

曰仲淹忠亮臣與義兼師友是仲淹以朋黨獲罪[illegible]不可苟免夷簡怒并斥之時朝士無敢送范公者[illegible]秘王質郊餞之或以誚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爲朋黨幸矣此皇甫規意也士或以其附名而嫌之夫附名者蠅附于于居烜赫之時有事則颺去其肯奉棠而泪餘波乎死生禍患不相携貳此君子爲有朋黨之說也如慮禍之延則見賢者而若浼必訢徑于[illegible]如惜名之染則對有道而漠然必墮志于污濁夫名者聖人所以補朝政之不及而盡人性之妙用也士

類無褒譏則人心無勸懲人心無勸懲則風俗無美惡至士背其友弟畔其師臣且不有其君氣誼淪喪廉恥喪亡國非其國矣

唐介劾潞公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因奄侍通官掖以執政潞公賢者豈其有此大臣國之柱石君之股肱不爲投鼠忌器嫌乎孫抃論陳執中嬖妾笞婢死范鎭論臺臣舍大索小暴揚燕私朝廷設諫使除讒慝非使爲讒慝也介貶春州彥博亦罷知許州上慮介道死使中使護之朝士各贈以詩此朱注[illegible]

仁宗潞公君相之賢有明劾大臣無不廷杖[illegible]羅致其罪卽人主喜怒隨之況護之乎

石介慶曆聖德詩指夏竦爲大奸竟以得禍[illegible]文潞公李師中贈介有未死奸諛骨已寒之句而文公不怒則二相之賢否殊也羅文毅劾李文達得罪或諷以潞公之容文達曰潞公自居盛德而使[illegible]于朝吾不可蹈襲之嗚呼是何語哉文達在明爲賢相猶若此況他人乎

歐陽公蔡君謨等在臺中引石介爲諫官范文正曰介剛正性亦好異使爲諫官必責人主以難行之事步拂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不爲矣主上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執政皆服其言可知賢者有意氣之偏激切亦匪朝廷之福若非范公則斯言爲蔽賢爲擁塞言路之地矣然此不可爲執政大臣藉口也漢安帝時徵隱逸直道之士馮良周燮杜根成翊世等後因災異詔百寮上封事尚書陳忠慮其激切或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言承風響應必爭爲切直如嘉謀異策輒宜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竟容以[illegible]諱之美愚謂豫通帝意最大臣所宜用心也

曾布以官爵啖陳瓘瓘語其子曰吾與丞相議事不合若受其薦復有異同則公義私恩兩塊矣呂頤浩許引潘良貴入兩省良貴卻之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人才以爲賢耶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市[illegible]恩士大夫若受其牢籠何以立朝范蜀公亦謂受[illegible]多則難爲立朝應感通酬恩賢者不免世風之季[illegible]下有千達之心則上有市恩之計公廷之爵祿卑爲

私室之中旎而士之銜恩者恭爲公義知己者樹爲
黨徒門生故吏權奸所以誤國而士人所以失身也
士求不愧公義必無受私恩兩公之言朝士之良箴
也

差役之復蔡京五日而如約司馬公喜曰使人奉法
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公嘗謂介甫曰佞諛之士誠有
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何順道如京
則急喜規正如子瞻忠宜則大拂公與介甫賢否天
淵也不衷于事理之因革而惟異同之喜怒豈[illegible]

中節無我者乎公品詣拔俗而不闇道則氣有[illegible]
正直無私而不遠慮則患有所蔽畢仲游之言[illegible]
也何以忽諸

公著通鑑劉道原曰昭烈似晉元若謂中國有主蜀
不得稱漢爲僞則東晉非中國矣公不聽公已卒
融其事道原猶役之議拒子瞻也

孔文仲蘇軾皆皆論新法而皆詆程正叔文仲劾頤
污下憸巧素無鄉行目爲五鬼之魁呂申公謂爲浮
薄所使晚乃悔憤嘔血以死陳瓘不識程子自作責

沈文文仲乃不識程子悔而自恚以死非不肖者意
見自用遂至好惡迷闇文仲與軾之謂也

范鎮論青苗去國蘇軾賀曰身退而名益重鎮愀然
曰君子言聽計從天下陰受其福無智名無勇功吾
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劉摯聞章惇見用語朱子曰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
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夫賢者爲君國起
見然其進退未有不好名而避禍者好名則氣節自
務避禍則委蛇自善誰爲吾民者無叚舉生死之計

而惟民是鄭二公眞大臣矣

張商英本附新法元祐時作嘉禾頌比公若于周公
祭司馬極其稱美紹聖時又乞毀二公神道碑[illegible]
爲博士定司馬謚文正後乞斵棺鞭尸與呂惠卿[illegible]
殘俞楊畏唐坰同一肺腑小人趨利附權無不反覆
者唐坰質直而快士論尤爲狼狽曾公亮以嫌自興
于安石李淸臣以忌自興于章惇皆此志也嘗謂無
廉恥則是非之心泯所以喪廉恥者權利是趨患得
患失無所不至矣漢桓帝時尚書周永事梁冀[illegible]威

勢見冀將衰乃賜毀之冀誅冒取封侯黃門協邪害
冀同謀搆姦軌而私記冀惡以邀爵賞小人之術自
古然矣

章惇根劉安世擢士豪爲梅州判官使殺之判官怨
恨嘔血死蔡攸父嘗爲古縣令守帥胡舜陟欲爲立祠
縣令高登持正不肯舜陟文致登罪鍛鍊數日舜陟
怨死又金張柔忤燕帥爲亦臺臺譖之中都行臺名
而囚之屠亦臺令甲騎明日殺之屠赤臺一夕暴死
柔小人而命不當死亦不可得而殺也況非小人乎

張居正使所善御史按江西欲殺劉臺御史至[illegible]
死夫小人肆毒百無一失而其人怨死天耶抑偶[illegible]
耶　又考檜寘胡銓於新州新州守張棣承旨[illegible]
誨訕送海南編管以求提舉湖北至官一月卒洪皓
在英州倪察爲守聞棣避官欲效之捕皓家奴醸成
其罪未發而察卒小人肆害者可以省戒故乘書之

張山來曰小人[illegible]仰被他害了[illegible]竟逆天
道或亦與其謀之方巧予所不可解

哲宗御經筵至仁宗不避庚戊臨莫侍讀曰國朝故
事多避國音國朝角音木也故畏庚辛帝問劉摯摯
日陰陽拘忌聖人不取如正月祈穀必用上辛此豈
可改漢章帝以反支日受章奏唐太宗以辰日哭張
公謹仁宗不避庚戌日所宜取法上然之夫干支以
紀歲時耳配以五行生尅又加以納音之謬術家悠
謬不經舉世惑之果有其理人之禍福致命於天而
可以推測趨避之乎

張山來曰天時之說自古有之亦大事當用耳
若受章奏及哭臨大臣亦何有於時日干支乎

范文正攻呂許公許公復相起范於饒州唐子方攻
文潞公潞公復相起唐於英州王德用不怨孔道輔

之言而稱爲忠臣狄青不怒劉易之言而[illegible]
嗚呼宋以後相有是相將有是將乎
宋法禁寬獨於詩獄累累焉如東坡之於時致石介
之於夏竦劉後村以落梅詩屏廢十載朱某以[illegible]
草詩蔡確以車蓋亭詩得罪秦檜時以詩獲罪尤不
勝數何正臣舒亶輩文致東坡作烏臺詩案欲置
之死處以蔡確車蓋亭詩譏太皇太后廷議貶嶺南
東坡疏云蔣確罪則于帝孝爲歉淺罪之則于太皇
太后仁政爲累宜敕置詔獄而太后手詔赦之以積

之僉邪因事竄斥亦何不可東坡曲爲之處所以全
國體培元氣也
契丹兵聚幽薊聲言南下議欲城洛陽呂夷簡曰此
子囊城郢計也使彼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請城
大名示將親征者薛范二公請修京城余靖曰王者
守在四夷今修京城是舍天下之大而爲要城自守
計也皆知謀國之要矣宋孝宗立史浩欲城釆石瓜
州張浚曰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削弱而自危也
請城泗州亦此意明巳巳之役陳循請以兵[illegible]

文莊曰使獨石馬營不棄則王師不陷[illegible]
羊不破有能薄都城者乎故守國者備邊爲要[illegible]
之贅朝議撤寧遠乙酉之難撤淮上鎮州衛而[illegible]
矣
元豐官制三省並建中書獨取旨門下尚書奉行而
巳元祐時呂公著爲相三省與執政同進呈取旨而
各行之又執政官率數日一聚政事堂事多決于其
長同列莫得與至是始集長貳並得議事遂爲定制
明制無三省然內閣大臣與六部都察院皆大政之

所出獨相公取旨而部院奉行尚書總憲專決事權
而同官不得預至次相之與首揆若屬吏焉此何理
哉
宣和初胥吏杜公才獻策于內侍楊戩求民田契展
轉推究度地所出增立賦租括廢堤棄堰荒山退灘
大河淤流之處皆勒民主佃雖衝蕩不減額外租錢
每邑增十餘萬水旱不免識死內侍李彥繼之民間
美田令宅人役隸指爲天荒雖執印劵不省魯山闔
縣盡爲公田政死者千萬此宋時聚斂也今[illegible]

田必撤契較稅漏甄罪之即典契不免丁巳以[illegible]
堤棄堰荒山退灘廢有遺隙并垣宇町疃皆太[illegible]
租雖未勒民佃而業主輸稅衝蕩不免矣額外所[illegible]
即水旱不免矣爲令者不啻楊戩胥吏則人人杜公
才也
山陰知縣陳舜俞論新法被譴後復言青苗之害初
遂不如兩嘉靖議禮陸澄疏劾張桂及丁憂起極稱
張桂悔前失言因補官上前疏大怒逐之小人之
于進而善悔如一轍也漢哀帝時議傅太后謚光祿

助馬宮與焉及王莽追修議者而不及宮宮自言無
輕辭說誤主不忠無顏官位遂罷三公夫引罪以進
與引罪于進同一話俊而已
張仲宣知金州坐贓擬杖黥蘇頌曰刑不上大夫仲
宣不足矜所重者污辱衣冠免杖黥而流海外因著
爲令按宋祖以五季黷貨故立法特嚴于贓吏董元
吉守英州以贓棄市太宗時祖吉選郊猶不赦趙普
奏免之明太祖待贓吏亦然永樂時論令戍邊而法
稍弛矣宣德時改納米贖夫刑不上大夫以廉恥

焉恥則無所用恥矣杖之可也以宋法之寬而
重明法之重而寬于贓胡不深思耶
唐坰頌青苗法不行宜斬韓琦爲安石所拔也而
脫見疑不得諫官上疏陛對進笏宣制訶斥安石罪
狀六十餘詆爲林甫盧杞慷慨自若自與呂惠卿陳
辭俞同一機軸忿俏激勃以快一時然亦狠戾矣
安不非爲已肥私者然聚斂富強之術見黜于聖門
非惡其爲已惡其害國也此猶人所知也其壞人心
變風俗而莫知其爲奸邪小人也不畏天命侮聖言

安石不自諱也詆富公方命象恭司馬公奸慝害政
李定忘母以同已而史之朱壽昌之孝以李定攸斥
之秉彝之謂何新政不協于老成碩士引新進附已
者不次擢用作經義字說以授太學生輕薄書生矯
飾虛聲奔走公卿風教之謂何與遼議疆界失地七
百里強國之謂何辭小官而規大枋要君于位處人
則難事而易說也矯矯清修以文章經術凌鑠名儒
謂執拗非奸邪猶僚友恕詞也沒而尊崇之小人餘
黨也迄今以古文列大家以制藝爲鼻祖曰非奸邪

孰謂蓋棺論定哉
洪秋士曰安石誤國罪在一朝而叛聖道用商鞅罪在百世
唐代宗走陝州吐蕃立唐廣武王承宏爲帝不自立
也契丹入中原立石敬瑭後破汴梁滅晉委蕭翰居
守翰欲北歸立唐明宗子從益是皆以中原爲羈脫
金立張邦昌劉豫則假手以爲外藩可以中國聞中
國猶契丹之許帝趙延壽杜威同一狡謀也然使當
時金遽帝于汴宋人無如何也
金遣使至開封以使僞楚爲名宗澤拘其人乞斬之

高宗詔廷置別館。凖奏金假使僞楚。以覘虛實。宜赦之以破其姦。而加之禮遇。徒彰國弱。帝手札諭凖。縱遣之。帝懦不足言。凖爲留守。此亦何須請奏。不即以殉軍門耶。宋臣之賢而往往以拘牽失大事。其遺憾也。

洪山來曰。以拘牽失大事一語可定宋人之案

徽宗命郭藥師取遼主天祚。以絶燕人之望。藥師變色曰。天祚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擒命他所。不敢辭。若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因泣謝。如

而帝以爲忠。噫。此乘叛不肯伐燕之見也。乙酉[illegible]佐命新朝。芟艾朱氏。苗裔者皆先朝舊臣也[illegible]高宗主和。始誤于汪黃。終誤于秦檜。檜之主和。實高宗意也。史云。劉豫既廢。金欲立淵聖。以和定而止。以此觀之。則高宗甘屈辱以媚敵者。懼淵聖之立也。此其隱。不可以告人。而檜知而逢之。安得不舉國而委之。以戰敗和者。莫岳飛若。安得不與檜比而殺之。方和議未成。幸執人見檜。獨留身言。陛下必欲和。乞專與臣議。令帝思之三日。帝和意甚堅。乃出文字。決和議。檜既死。高宗斥其奸逆。獨不言其誤國。東平進士梁勛請備金。帝怒曰。和議斷自朕志。檜特贊成之耳。豈以存亾渝耶。任盡言列檜罪惡。中云。正緣和議。常贊密謀。故聖主念功。曲全體貌。論者猶謂檜以和誤高宗。莫知其爲高宗意也。淵聖歸而奪之位。不則建國而置兵焉。是二金也。劉苗之廢帝也。謂陛下當立將來淵聖何以處之。夫苗劉小賊耳。奉隆祐一廢后三歲一孺子。若寘奕然。而況金之强挈舊君以復辟乎。此高宗之所深慕也。金以立淵聖脅之。以和[illegible]之

檜從而臾之。即欲無受命得乎。有論見文集

張山來曰。予謂不與金和。若岳飛兵而[illegible]則功自我出。何淵聖之有。金且逃之不暇。何[illegible]立淵聖乎。甚矣高宗之全無心肝也。

帝王之有朱高。千古之大憤大辱也。徽欽之北[illegible]文被虜者。百五十人。宗屬係虜者。幾千人。鄭后[illegible]及母韋妻邢。皆係以出。西京陵寢。永昌而下。皆[illegible]掘。奉陵至暴露。和議成。方庭實爲宣諭使。見而[illegible]覆之。歸以白帝。而帝皆莫怵而憤焉。嗚呼。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用名士李業仰藥王晧王嘉皆自刎。費貽漆身爲狂
任永馮信皆托青盲。何西蜀之多貞耶。倘亦山川[illegible]
然耶。
韓侂胄假恢復爲名。又追封岳飛爲鄂王。謚秦檜以
謬醜。皆情私而事公也。薄責以開邊釁。而其他罪即
數諸朝埜可矣。梟首畀金以快敵。欲何哉。樓鑰曰。奸
宄已斃。首何足惜。噫。奸首不足惜。獨不爲國體惜乎。
其與石晉漆安重榮首遺契丹何以異。重榮叛晉。
侂胄謀恢復。比也。侂胄死而復檜王爵贈謚。[illegible]

矣。董卓追陳蕃竇武。復郿人爵位。與侂胄之[illegible]
不可以其人而廢也。
光宗不朝重華。惑于李后。間于宦寺。陳傅良[illegible]
哭。彭龜年叩頟流血。留正等屢諫屢拒。及至壽皇崩。
猶不肯出。留正曰。臣等屢日請對不獲。上疏不報。皆
率百官慟哭宮門。恐人情騷動。爲社稷憂。由此觀之。
則慟哭之情。雖足以感。然亦不可礙也。慫慂之事。彭
聠等哭。寧得請幸憲宗賢主耳。大禮之議。楊慎等[illegible]
宮門慟哭。不學無術可知。萬曆聠各政廢。墜人[illegible]業

向高伏闕答曰。國朝兩見之。未嘗一聽而被罪者多
且傷君德。昔爭只一二事。今可勝爭乎。抑止爭一二
事于。
父不在而嫡孫承重。禮也。有父在而承重者。朱寧宗
是也。孝宗崩。光宗疾。不成喪。而寧宗立。朱子疏云。陛
下以世嫡承大統。承重之服。著在禮律。宜遵壽王已
行之法。遂詔行孝宗皇帝三年喪。是禮由義起也。然
壽皇之崩。留正以喪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
不敢代行。太后壽皇母也。攝行祭禮。夫子孫代[illegible]

也。母代子祭。莫權于几筵。何以爲儀。[illegible]
張山來曰。此是千古大變所謂以子禮者之禮也
孝宗之喪。寧宗嗣服。已朞年。欲大祥畢更服[illegible]
察御史胡紘言。孫爲祖服。已過期矣。議者欲更持[illegible]
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嫡孫承重。則太上聖躬亦[illegible]
康復。于宮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之
是喪有二孤也。詔侍從臺諫集議。朱子議以紘言爲
非而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喪服小記爲祖後者[illegible]
因自識云。嫡孫爲祖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傳云。[illegible]

石溪云忠王嗣位則稱王拜之以父臣子而綱常掃
地國以亾矣周世宗以舅爲父含糊終身不知父拜
之如何爲禮臣其父不能永世非不幸也此論甚正
但子既嗣位獨不當引避豈必就臣列乎
鄂渚之亂朝野震恐汲汲乎有靖康之勢丞相請遷
幸而代帝死守忠愛之至欲以身蔽敵如敗師之殿
衛三軍而全主將耳理宗以忠王之對心惡之故以
張邦昌斥之內侍董宋臣亦請避敵鋒何子[illegible]
遷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乃止議者[illegible]

相之失計及後賈似道告捷鄂圍解上稱似道之功
而彰丞相之誤丞相君子人也毋亦悔前言之[illegible]
豈料似道之奸容遣使稱臣許幣乞和也哉[illegible]
之屈不顧國家之耻忽必烈以憲宗之崩亟欲[illegible]
故許和而退不然鄂圍初不可解長驅而入即[illegible]
欽之禍而稱臣之辱首鼠之窮皆所不免始恨[illegible]
之不早亦何及乎故理宗之不遷倖也非計也[illegible]
爲丞相咎歟以丞相平日謀國之智自靖之忠[illegible]
賈然沒無以策而僅與內侍宋臣同一恇怯哉丞相

罷似道復陰搆之上夜出疏稱俱劉應龍劾之應龍
日潛有賢聲獨論事失當臨變寡斷乞寬之上益恚
而丞相之禍不免矣嗚呼理宗以忠王之對積怒[illegible]
也而論者皆以遷幸之爲下策孰不知之
然眞宗以天下全盛禦契丹于澶淵理宗時可並論
乎唐玄宗幸蜀代宗幸陝德宗幸奉天遷幸不必盡
亾徂死守之計而遂醜夫遷幸者非偏隅之[illegible]大
言者耳吾故謂能守者必如眞宗而入有寇[illegible]
如景帝而有于謙之才斯可矣

宗始定內亂不欲正位再三推讓以俟兄海山[illegible]鐵木迭兒之言立其子而亾其姪太祖之後有[illegible]武宗之後和世㻋（明宗）圖帖木兒（文宗）俱有大位何天道之巧耶

浙東民儀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勸貸斂富民錢百五十餘萬以二十五萬屬寧海縣簿胡長孺藏之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于民既而果索之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脫歡雖怒不敢問長孺仁智人也以屬吏承上猶能極惠及民今遐不聞矣向吾鄙[illegible]

一舉行長吏祿爲囊橐無論二十五萬即數十[illegible]散之乎無論無長孺之簿即有是人不以專擅[illegible]乎

至大時皇子某請立總管府括河南荒地[illegible]歲收其租中書省言赤馬罕以有主之田指爲荒地民受擾害方議罪而赦兒今乃因以其地獻皇子爲害匪細武宗從之夫言利之臣巧立察荒之名以進上之欲又有皇子爲之內主而中書省能直斥其奸武宗能遂從之可謂朝政之清明而民受其賜矣

虞集議學校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假以資格置[illegible]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有司弗之信生徒弗之服[illegible]望師道之立可乎父兄之導其子弟初無必爲學問之實師友之從游亦莫辨其邪正所謂賢才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有明迄今學校之弊尤甚[illegible]貢衰老耄暮途窮日以橫索儀費爲事事例既開年少[illegible]監應選便爲學校師而老儒宿士使身爲弟子亦[illegible]

安望如集所云叢宣德時代州訓導曹鼐以年[illegible]學不堪人師願入太學或任他職遂授太和[illegible]有是人乎

張山來曰頗惟年少且有不識字者

大德時七道奉使宣撫使罷職污官吏萬八千七百三人贓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五錠順帝時蘇天爵宣撫京畿糾民疾苦與除者七百八十三事糾貪吏[illegible]百四十九人噫抑何多耶按至元十九年敕中外[illegible]吏犯贓輕者杖重者死至是而法弛故犯者多耶不

錄載蹇呂言臣瑞李太對國亡爲道士號梅溪宗儀與之游則中官之守節者多矣

脫脫薦清江處士杜本名爲翰林侍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時修宋金遼三史本至杭州稱疾固辭或曰本就徵而復辭辭不干家而干道何也曰本在武宗時嘗膺名而卽歸隱武夷山文宗時又一徵之而不起至是凡三聘矣君子處世度其可辭則辭之不可辭則至而後辭或就道而辭昔黃憲暫到京師而還良皆載至近縣樊英强輿上殿俱審其時非何如耳但無損于不仕之節斯爲義矣原不必皦皦矯拂而

自標禍患也況本生爲元臣非宋遺民比也

時又徵處士完者圖執禮哈郎贊立李孝光張樞辭不至詔以完者圖執禮哈郎爲翰林侍制立[illegible]撰孝光著作郎或疑太優丞相鐵木兒識曰隱士無求于朝廷朝廷有求于隱士區區名爵何足言嗚呼隱士至以無求見禮于朝廷此眞隱者矣至正之時何時也猶有辭而不至如樞者

元至正時詔修宋遼金史楊維楨表進正統辨據春秋綱目之義不當以割據之地强梁之力僭僞之名云云大畧謂元統承宋不承遼金其承宋當在平宋而不在平遼與金之日以宋在江南享國百五十年而斥宋爲遊魂餘魄者爲謬後宋與前宋卽東漢與前漢比不可以南渡爲南史也宋命一日未革則元統一日未集也成周不急文王五十年至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我元又豈急于太祖開國五十年而不追及世祖十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不以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元以承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晉漢而妄分閏代之承而以荒夷非統屬之

今之君子待今之爲何時待今聖爲何君也哉扶[illegible]夫此論雖以尊元而實以存宋非存宋也天理人心[illegible]至公至正也

又斥以遼承晉以金承遼宋之謬謂遼者唐之[illegible]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與石晉割幽燕與之而石晉[illegible]故不得以遼承晉統也金完顏氏臣屬契丹者也阿骨打苟逃命于道宗之世遂纂有其國僭號于宋重和之元故不得以其平遼克宋接遼宋之統也若[illegible]南北爲敵國而非君臣遼在宋前宋嘗結好漢之[illegible]

奴唐之突厥皆與于漢唐之前不嘗與通和乎吳蜀
魏角立不相統攝而史必以匈奴突厥為列傳漢唐
為正統必以吳魏為分繫蜀漢為正統何也按康夫
元詞客俔俔大儒之見不術嫌忌而當時亦可稱不
諱之剴突

至正乙酉遣使宣撫諸道問疾苦而政蹟罕著明年
秋江右儒人黃如徵邀駕上書指數散散王士宏等
罪狀及國家利害天子覽其書喜見于色恐其為權
豪所中觸近臣館穀以俟數日特授江西等處儒學

提舉勅侍衛護送出都如徵受命不拜職散散王士
宏雖免譴終以不顯死陶九成載其書凡數百言
甚切且述民謠有曰九重丹詔頒恩至萬兩黃金奉
使回又曰奉使來時驚天動地奉使去時烏天黑地
噫朝廷遣使以撫民而反以害民古今通弊而儒生
劾奏天子嘉之不猶蒙古之盛事歟

宣城吳肅公晴巖著
天都張　潮山來參

明上

高帝信劉基撤小明王座共見卓巳林兒初立以郭公為元帥高帝與天佑左右副元帥甯辭之可亞諸將議拒元欲藉其援遂紀年以龍鳳時元既亂郭奉郭公初壽又無所屬不得已也撤座在辛丑之歲踰五年乙巳而小明王殂明年丁未建國稱吳元年帝之退然自處覗急于稱尊儼然正朔不亦處德[illegible]伯溫罵小明王豎子不當奉座友諒入冠[illegible]及保山者議用兵先後以士誠自守[illegible]謀斷之大者而世獨以星卜奇之初為元行省都事爭谷眞之赦而春職羈管憤欲自殺不知元之[illegible]以左轉失兵柄乃納告身曰不敢負世祖皇帝[illegible]太祖成功死中惟庸之毒卽占卜豈盡無爽人對[illegible]其生平夷于術士而掩其大略何也抑公文章匹宋公而筆力過之詩啓中原又詞客之特而皆以帷幕

掩弇州以子房少伯咎其明哲稍疎愚謂此公之所以勝子房少伯也二子以智勝公以義勝

鄱陽之戰陳友諒使客吳徹來諜被絷帝試以詩奇之釋歸友諒惡之以去及師圍武昌不下聲言屠之徹來見帝復試以詩又奇乃罷兵帝卽位求之終不得子當謂詩人罕以名節著者唐惟司空圖不欲仕羅隱勸錢鏐討朱溫而已徹能諜于軍又説免屠城終遁跡不出眞奇士也惜其詩不傳彼無所表見而但以詩求售納交于公卿之門何哉

王者之起獨高皇帝以東南收而北論者謂定[illegible]南先其瑕隙元轅長不及馬腹建其後則元左[illegible]保保內自相猗而代爲我閒故帝案以成天[illegible]此審幾度勢之説非知本之論也當元之季[illegible]道行之帷據西北何益蘇氏咎羽不先入關[illegible]公先之知其無能為也夫羽入關失一秦後[illegible]何先後之殊哉奕者無勝算而教之取勢是西北[illegible]説也不計其優劣惟教之以先着是蘇氏之説也[illegible]者以有道爲勝算爲先着而已矣

伐吳之役帝公欲直攻平江帝曰平江堅不可下湖杭併救我以一當三矣乃攻湖次杭而後平江伐元命先山東撤其屛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守之而後進文皇靖難之師未嘗掠地陷城而直抵京師卒克之何也蓋高皇帝師出以律動必爲全如伐木者先其枝葉而後根株文皇仗兵力務取京師不得不爲掩擊之術又有叛令輸以虛實故也是時鐵鉉守濟南梅殷守淮曾不之恤知不能合併爲難也使京城有固守之略而無內應之奸頓兵堅城一

月而勤王之師集或鉉若殷者尾而邀擊之則豈能萬全乎

高帝每斥言利之臣廉州巡檢王德亨請開採銀冶帝曰嘗營求利商賈之事也廣平府吏王允道請宥磁州鐵冶帝曰治世無遺賢不聞無遺利利在官毋寧在民民得其利則財源通而有益于官官[illegible]其利則利源竭而必損于民今軍需不乏吾欲遣以予民也此言不但內本外末之道即損益盈虛之理仁聖之見偉矣日照知縣以善將遷署上考帝以無興學課農績非爲政之本且任督責無愷弟之惠可知命黜之平遠主簿考成曰能恢辦商稅上曰稅有定額何恢焉毋乃重斂以厲民命訊之帝眞得設官爲民之意苟稅運是施是厲民以自養也君以厲民自養吏以厲民得官民何以堪督運辦稅以爲能而得上考是朝廷以是爲吏勸也高帝之世而乃有此幸帝之仁明耳然葉伯巨之疏猶搞言錢穀[illegible]之急學校農桑之廢則當日之弊亦所有之況叔季乎

張山來曰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孟子時已言之矣

唐初士大夫以亂離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明初亦多隱遁如馬山人掛冠[illegible]王禮楊維禎舒頓皆不應聘何不屑就也然以[illegible]而遇武德以蒙古而際洪武此眞出谷遷喬之日而若輩方且爲聖代之逸民不失臨光遺意若乃[illegible]倖荣破產于蘇束帛不屑彰綴遲遲噫亦何古愚而今智古因而今通耶

蔡子英受知擴廓定西之敗以匿終南捕而見釋[illegible]官不受高帝命館于儀曹曰無令我有殺義士名時

哭而思故主命禮送歸漢北嗟乎何子英之忠而帝
德之宏也帝以弔伐之師行廓清之義凡屬黔首崩
角可也而必死之是亦不可以已乎而帝兆之罪且
加禮焉嗚呼非古今盛德大度哉
伯顏子中元侍郎出使廣東王師下廣變姓名逸去
妻子被執不顧布政使沈立本舉以應詔飲鴆而死
李祁王禮元進士舒頔元學正皆不忘元辭徵辟王
逢嘗為張氏畫策降元後吳城破元都亡激昂悲憤
作詩傷庚申之北遁哀王孫之見俘又誣戊申改元

語多狂悖戴良于張氏之亡泛海間行求歸擴廓明
興變姓名隱四明山高帝名試文辭欲官之固[illegible]
輸客于陳友定友定敗為黃冠洪武辟之自[illegible][illegible]
年詩必有宜光旅輸之望吳海為文但書甲子[illegible][illegible]
子英子中仕元有封疆之任不忘故主守貞自矢委
贊之謚也李祁舒頔則不必矣然但不仕而已達良
鶴年輩皆布衣無食祿之恩一命之榮不自拔[illegible][illegible]
維新之朝至委身溝瀆嗟乎夫獨非虞夏商周之亂
乎且夫逢與良為張氏用輸為友定用皇皇天朝顧

不足托跡耶窒于大義可哀矣夫陳遇侍帷幄密謀
而不受官秦裕伯始辭官而終受之無足議者
人皆咎建文任方先生更祖制任齊黃削奪諸王以
致靖難之變者非也變祖制不可為治而非所以亂
亡也削諸王過矣然以燕之強王之雄武天實啓之
即使諸王無削靖難無詞其廿守北藩以臣節終乎
即周成康漢文景無能當者何則非其敵也況建文
帝乎周代岷齊削之驟然皆變相仍豈皆無罪高皇
帝之崩建文帝之立燕已有成謀矣無幾何時而兵

起而謂激之乎燕王即帝位代齊岷周相次罪廢文
誰咎歟谷王開門迎附尤見寵遇而謀不軌然[illegible][illegible]
齊谷王好亂不悛其天性也豈亦大皇帝激之[illegible][illegible]
徒以成敗論真腐生之見也
國初置北平行都司衛所二十餘于大寧之地已改
封寧王于此阿札失里降分其地為大寧福餘朶顏
三衛高帝意深遠也文皇靖難以計劫寧王兵名兀
良哈諸部以從永樂元年盡以三衛界兀良哈中國
失其藩蔽議者謂明之亡也萌于靖難大寧之師濟

少師而英公輔隆平侯信反晉三公以中山王例乎中山何可幾亦初制未定耳安遠侯柳升加太子少傅成山侯王通陽武侯薛祿太子太保至加金忠宮保忠降夷也益失之嘉靖時以加大同總兵梁震及用尚文又以加錦衣衛陸炳是幷不待侯伯而得之濫益甚矣夫論道燮理之任上公之崇斯以予勛德文臣而濫以予邊將總師不亦舛乎然非高皇意也高帝本設爲文階以丞相之罷故不復及之而後專以及武弁可乎抑一品稱光祿大夫而三品大夫官

乃有大理光祿卿太常卿卿大夫何倒置耶[illegible]洪熙元年鄭審理副俞廷輔言進賢之路莫重乎科舉邇賓興之士率誦浮詞年未二十者學術[illegible]列科名臨政任情民受其害自今鄉試有司必察其年廿五以上博通古今行止端方者乃入試試必文詞典雅議切賢者進之會試尤加慎焉庶士務實學而國有得賢之益上命禮部行之按此乃高帝先論行誼而後試科目之初政也是時甫四十年而已有疎淺害民如廷輔所言況後世專尚科目工浮詞何

益于國甚矣科目時文之弊迄于亾國而莫悟也[illegible]昭皇帝以武臣疎于文墨乃選方面官恭贊各邊軍務滿考增祿內遷協贊馴至提督之重矣夫恭贊邊軍本以文濟武輯其驕虜其後右文至于監臨掣其手足武人之軀命不在敵而在文臣其心力不以戰而以逢迎此國事之最可憤者

納粟贖罪宣德四年始納粟爲廪正統三年始以備賑也輸粟爲官正統五年始時天下立預備倉故也納粟入監景太元年始二年國子何佑請罷之不聽　中官寄[illegible]

正統十四年金英始內臣總京兵與安李永昌始[illegible]會試不用教官分考景泰四年始前此教官多[illegible]舉下第舉人歲貢大學皆授教職而不學者多[illegible]可以分考取士也　蕪湖杭州沙市三稅官始成化七年工部王復以京師建公署及器用運舟費細徵增寘之是年所稅僅千金其後漸加歲至萬金商受無窮之禍皆復作俑也　高帝懲前代宦官之亂禁內臣識字永樂中此令已不行宣德初乃立內書堂以立事劉翀爲修撰授內使書噫是教猱升木也昔

隋禁允恭爲起居舍人使教宮人允恭恥之稱疾求貢朝爲侍講以編修資善堂書籍爲名而實教授內侍諫官吳育諫罷之宣廟之賢行援高帝以沮者當必聽納而無有爲言則大臣之無遠慮也馴致秉秉之奄權移內閣而大權以落不可復收得非內書堂階之厲乎然後知聖祖之慮深遠也武曰有司之吏亦與簿書士民之像亦省書牘而況天子之左右頑魯椎朴可一日堪乎特無使秉筆豫政可也苟一豫政雖劉瑾魏忠賢目不識丁而倚筆于奸黨若瑾之張文冕忠賢之李朝欽皆是也

鄧茂七葉宗畱之亂皆張楷討平之又平葉希八既得二等賊有受撫而不果者副使邵宏譽言賊諭以檄文無印爲疑時總兵劉聚未佩印也楷乃便宜鎔爲征南將軍印以識文而賊衆降及後班師主者以不勤賊爲楷負以鎔印招降檄進詔下獄論罪以功贖放歸田夫國家用人之才以立功求治也惟法以防奸不可以治乃執毫末之法以靡尋丈之功恣胥人之口而反有功之氣陳湯矯制發兵予以爲無罪

況一印識足以降賊而免殺僇乎雖賞之可也但主之何人當時本兵于謙不預聞乎抑高帝聖主也以空印誅數十人鄭士利切言之不悟何法嚴于印如此洪武二十年訓大臣唐鐸泰達等曰關防印記以杜欺蔽防奸僞若正人君子焉用之令六科有關防印記俱銷之然則高帝亦自悔之矣

景泰時秦庶人尚炌子悉王男女皆未婚以布政使言詔使昏配時其長女年四十子年三十八矣嗚呼王者之政民無怨曠況帝冑乎去開國未百年太祖之

曾孫而至此乎所以然者國朝之待宗室有爵祿而無仕進嚴法制而薄恩情法制嚴則寬恤少恩情薄則睽隔多凡請名請昏皆費不給部司沉閣于[illegible]益濩罷之漢杜業云宗室微弱與繁因無與者也當事者善處之曷若使之進取功名酌唐宋之制乎若景帝知人善任尤愛民從諫而獨恭忍于英宗在迤北不欲迎歸而錮之南內亦何無天顯之謚耶太宗仇建文帝允通兄弟之廢是無謚文太子也世宗擠獻皇是無武宗也三帝皆以弟承兄以藩繼統其

衷懐略相似文圭之永錮允熈之火死末世勝國之刑也聡聖惀惀宮中壽寧之獄幾不有其宗矣噫景帝而毋易儲則何如曰免于公議而未免于後患也何則憲宗儲位其所固有即毋易不足爲徳而南内之獄景崩而憲立有臾以修怨者景有遺類乎景帝慮之故寧犯公議以易之若曰寧我負人云爾亦徼倖以富貴私其子也噫豈獨帝慮之于公遂其然而君臣之厚誠不忍其後患故子易儲之時莫之能也苟社稷無廢祀人民毋磨主所謂安社稷爲悦而

已而腐儒者以爲于公咎公之咎在不諫南内而在易儲也其不諫南内何也公以英宗幾亾國我不[illegible]爲伊霍而已宮禁家人之際我何預知焉逮夫[illegible]死景帝疾奪門復辟非人之所能知也天也[illegible]

張山來曰使景崩而憲立志卿修怨當亦不甚也

特重進士科始于天順二年初陳循多任私人李賢惡之謂文學侍從不宜用雜流會修通志上命來進士賢乃言于上自是重進士翰林非一甲及庶吉士不入内閣非翰林不可雖仕路淸而沿爲定制而用賢無方之義沒矣制藝一流益惑輕狂空疎不事學問矣

張山來曰大抵制一事久之必生一弊倘不重進士與翰林而制藝亦廢又安知無輕狂空疎者出于其間耶前代可鑒矣

呂文懿原父爲教諭卒于景用不能歸或請火之原以非禮不從瘠之及原入閣以母喪去道景州啓父窆以行人以陰陽五行說沮之原不聽載以歸啟家而卒此其識與温大雅同五行之說世所同惑使呂公沮于人言身不必不死而父窆終不得返抱痛于

地下豈有極哉

帝王殉葬古昔相沿至英宗而始革仁哉帝乎[illegible]啓于周憲王正統初周王有燉奏請臣死後除妃夫人不得從死及王薨上勅王躬祥符王[illegible]妃從死故曰周王啓之是時上年十四五已蒙異日正殉之意矣周王薨之十日而妃夫人死者仍六人何耶豈勅止之而弗及歟或王遺命未悉至歟抑此事久爲定例妃夫人故多幽怨傷餘生之不足戀歟

英廟有盛徳六不念景帝舊惡一也不以汪妃殉景

帝。二也。晏駕止殉葬三也。赦建文帝後于高牆四也。不以疾棄元后，遺命祔葬五也。補宜廟刱太后謚六也。正統五年，建文帝自滇還，終老宮中，葬西山，不封不樹。論者以為必不良死，而託言也。此以涼德竊英宗耳。帝之仁斷不函也。

成化時，無錫陳公懋上所改朱子四書集註，命毀之，有司治罪。夫使懋書果悖于孔孟，罪也。僅刪改朱注，何罪。朱註之不合孔孟多矣。自漢唐以來，註疏數十家，而主朱子一朝之功令耳。功令所懸，專以試士

其自為書，則何害人主詔勑。天語皇皇，不能必臣下之無異議，而況先儒之言乎。寘之可也。毀而罪之，[illegible]亦過乎。雖然，公懋不鑒于朱季友之事乎。藏之而已，必廷獻之，何哉。惜也其書不傳。時宗伯周公洪謨亦嘗進疑辨錄，言朱子註有謬誤，當釐正者。上不允。[illegible]是直以四書為朱子一家之書，而墨守者遂永不可破矣。

張山來曰：苟不毀而罪之，將來處士橫議，無所底止矣。

嘉靖時，太僕寺丞陳雲章進大學中庸疑及夜思錄，亦焚之。雲章之書，其善否不可知，然而能疑，能思矣。令墨守集註，絕無疑也，抑絕不知其所思矣。雖朱子亦無取焉。

僉事林希元上改定大學經傳及四書[illegible]易存疑，詔毀之，下巡按御史收訊論罪[illegible]。

安貢生任貴上所撰道學參兩，亦訊治，黜為民。

推賢主者莫不首孝宗。然番僧領占竹、那卜參堅之溺，李廣、崔志端之任，傳陞之弊，外戚之驕，亦不無[illegible]政。獨其仁孝溫和，上事太后，與劉、戴諸賢惓[illegible]勿，有明所未有也。明制尊君抑臣，專厲威嚴，以致堂[illegible]睽隔，耳目否塞。堂簾隔，宮禁之所以溺也。耳目蔽[illegible]

寺，所以為奸也。錢太后祔陵廟，委曲參詳，不私于尊親，不慁于禮義，不以先帝為解，不以威嚴脅下，[illegible]哉。

李文正之于劉瑾，楊文襄之于張永，皆權也。李[illegible]楊公智。楊之于永，固有所用之也。功則大矣，且永非瑾比也。王文成講道者也，亦用永以全君子。論楊公將道非相道也。故楊與李並譏。葉臺山之于魏忠賢，猶李之于瑾也。履虎尾不咥人，李楊葉三公之謂也。君子夬夬，獨行進雨，若濡有慍，徐文貞之于嚴氏是

也伯安之用釆亦將道也將與相奚別哉求濟事耳
薛文清之介也王端毅之正也于肅愍之任劉忠宣
之篤王文成之才而皆弗相制爲之也肅愍忠宣賚
密勿參廟謨雖弗相可矣
都御史笞御史自正德二年劉宇始史言宇時以小
過笞辱御史錯劉瑾按幷州集正統中陳智爲右都
以事責御史張勗勗不服笞之四十夫刑不上大夫
出自天子君子痛之況堂官之於屬吏乎予幼聞父
老言海忠介笞御史曰高帝法也不知高帝果有是

法否縱海公執法亦過也況宇私而智忿乎又嘉靖
時汪鋐爲冢宰責員外莊一俊不服笞二十小人之
恣威不恤國體如是哉
京債正德四年始朝覲官賄劉瑾每貸之京師富
復倍而償之名曰京債後瑾欲掩其跡命御史給事
中往覆各省稅名曰查盤查盤之名亦自此始　武
舉開科自劉宇始實兵部郎楊廷儀建議廷和弟也
世宗繼統而推尊所生苟無躋廟誰曰不可然猶曰
天子父尊之至也于陳方二后何軒輊焉帝循視尚

若妃手本自失也陳后恚而起非若宋光宗李后[illegible]
也墮胎而崩上實悖之而殺其服制減其喪期雖[illegible]
乎敬力爭之不聽又禁其同穴祔廟何愬耶所以喪
方后者則極其備猶可言也欲預祔太廟且祧仁宗
焉古未有以妻祧祖者孔妻不踰夫廟繼不先元食
雖夏言嚴嵩知其不可徐階泥之而大怒不得已勉
從之而猶忿忿不釋帝果以宮變故感之耶意以睿
考之入廟非公論也千秋萬歲後恐祧者非仁廟而
睿考也故及身存而先祧仁宗又念已無預廟禮故

因后而寘爲新序委曲之私異代得窺見焉雖然何
元后之薄耶張后之廢尤不可曉矣武曰以敬[illegible]
故也
興獻大禮不可以漢宋泥也哀繼成帝英繼仁宗
則有武宗一不同也哀帝立子成帝英宗育于[illegible]
世宗入繼則楊將奉太后詔耳幷非大行遺旨二不
同也濮王有子而興獻只世宗一人三不同也楊[illegible]
大謬一在不許與太后入午門是將使天子臣其母
也一在立崇仁王子奉興嗣是父子互易也漢立楚

孝王孫奉共王祀，雖非禮，實成帝自命，不得已耳。洪
必欲考孝宗而叔興王，尼尊稱則師丹司馬之成見
耳。至楊慎等之哭諫，率甚矣。夫人主尊親之地，遂至
如此，如武宗之慆慢，何以繩之，毋哉乎。當時之議楊
公也，且遺詔雖實為之，非楊公也哉。何不直曰以興
子某嗣孝宗皇帝，而但曰嗣帝位耶。又何不于入朝
之日，先謁張太后，正母子之名，而後行即位之禮乎。
既即位為天子，則尊無二上，而人臣者可屈之議嗣
使謂人父謂人母乎。寵逐之禍，司馬諸公所未有盡

韓歐之賢，不若張桂之忌嫉。英宗儲于朝論猶以為
后令行之，而自謙讓。世宗之剛直，一怒不可回也。公
臣固有幸不幸哉。

洪秋士曰：世宗無兄弟，豈可絕興獻而入繼大統乎。此父子互易之尤非也。無嗣則統絕矣，入繼大宗廟之祭而又主祭典獻，是二本矣。

按禮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又曰大宗非支子不禮為人後。興獻為絕皇別子，世宗為繼別之宗，無出後者。秋士之言是也。但世宗不當入繼，而大統又不可一日虛也，必將舍世宗而立他藩。秋士斥楊慎不諳禮，于禮者謂是歟。

人臣有以將順為美，而不嫌于迹之媚；有以亢直為

高，而反傷于意之誠者。惡吟褒貶，猶之佞，而不惟韓
歐陽之賢。廷杖寬獄，百折不回，雖矯矯而國脉傷矣。
禮有抑情以相制，亦因情以相通。古云子無爵父之
義，然不曰非天子不議禮乎。稱宗入廟于大統，固萬
不可，惡在尊崇之不可以少展乎。以人主仁孝之思，
反至越禮躋祀，皆諸公激之也。夏仲康，帝甸，商雍已，
外壬，盤庚，祖甲，唐文宗，武宗，皆以弟繼兄。漢宣帝以
從孫承叔祖，唐宣宗為皇太叔，繼統不繼嗣，聖人不
能易也。甚矣，精義之難，而張孚敬惟驕且橫，仁恕中

正之道無聞焉，惜哉。

洪秋士曰：人知興獻入廟稱宗之非，而不知其謬由繼統不繼嗣始也，是褻也。

李大村曰：繼統者繼祖宗之統，一家相承，身主其祭，何褻之有。

秋士曰：嗣帝位矣，非嗣而何。繼乎張桂與也。予謂張桂與君則可，謂邪說則非也。謂以興獻躋廟廷于褻可也，謂繼統為褻，不亦漢文乎。

張山來曰：以夫子必也正名之說推之，則世宗不可考武宗，考武宗則必祖孝宗而曾祖憲宗矣。以周公追王太王王季之說，及臣子得封贈其親之例推之，則興獻亦未常不可加尊，但父子互易，及稱宗入廟，則誠有所不可耳。按永嘉死于嘉靖十一二年，而稱宗入廟在十七年，則永嘉似可告無罪也。○按憲宗十三子，當日藩王之中，豈更無可立者，而必立興獻之獨子，此亦楊蔣諸公慮事

未審以致多後來一番大變耳在聖人制禮之精
固不能逆料後世有此一事是以經無明文然禮
以義起是亦亾
予禮者之禮也
嘉靖三年改稱孝宗皇伯考獻帝皇考大禮既成秦
金何孟春等十餘人不赴行禮甚矣諸公之愚也始
之以泥古不情繼之以抗君自遂即不曰賈直而發
義失中只足以激英主之怒而啟關容悅者之門杖
譎謔戍馴致欽明大獄所傷者匪士氣而國脉也故
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楊蔣汪毛之謂也好直不
好學其蔽也絞徐元正秦金何孟春之謂也故曰非

禮之禮大人不爲稱宗躋祀世宗違禮實諸公激之
豈坊何淵小人韋諛之耳
吾鄉王石溪先生書云使父子之名在未正位之先
如宋英漢哀可矣即位後而謂伯爲考考爲叔是欲以
天下故棄其親也人子之心忍乎伯本非考兄不可
考又不考其考則天下有無父之人乎張桂之議所
以不可破也又云自定陶王後又有宋英宗人以爲
宗室子爲至當兄終弟及之禮大矣仁宗時當立者
楚王元佐之嫡長也德昭之孫也理宗欲立忠王禥
丞相潛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丞相意
在福王是兄終弟及福王亦賢于度宗也見石溪問答附錄于此
張山來曰父子之名在未正位之先恐
亦不可世宗自達正位以後必稱之
洪秋士曰諸侯以天子爲君自稱爲臣對父子亦
稱君臣故論父子則未見君臣一言君臣而父子
其矣興獻臣于武宗而世宗可兄弟之乎又越武
宗而伯考孝宗乎又奪宗廟而以生父入大統乎
予論養子尤謬繼
宗豈論存亾哉
李大村曰既曰君臣則世宗于武
宗不得稱兄弟其祭之宜稱臣矣
世宗以興藩承大統破繼嗣之說而無失父子之倫
千古之至義也追尊興獻立廟京師千古之至情也

雖然帝矣又加皇焉極崇矣祀之觀德又世廟焉極
隆矣必稱宗配上帝入太廟遂躋武之上此悖禮之
大也大廟之火羣廟俱燼惟睿廟以垣外獨存天庇
之歟抑人爲之吾不得而知也勅部當建復同堂異
室之制謂必奉皇考時祫同享庶昭穆明而世次不
紊嗟夫世次列矣謂君臣何哉必躋其所生而崇之
則史皇孫必廟次于孝昭南頓君必世同于孝元可
不可乎昔春秋魯廟災夫子在陳知爲桓僖以當毀
不毀爲非禮天故災之云爾今躋祀之志天反若特

相之嗚呼使吾夫子而在謂天何哉謂天何哉故曰不得而知也太廟既成爲室者九太祖居中南而東則成宣憲睿西則仁英孝武嗟夫魯躋僖公夫子以爲逆祀謂胥臣于閔也夫僖自君矣猶不得言兄睿身未爲帝乃得言叔乎魏孝莊尊其父彭城王爲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每爲皇后遷主太廟臨淮王彧謙以爲君臣並筵嫂叔同室古未之有也且夫廟制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數殷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四君一世唐敬宗文宗武宗三帝一世兄弟故也孝睿一

世同爲昭也而分別對峙各自爲室不特君臣之義蔑如即初詔所謂昭穆明而世次不紊者果安在[illegible]哉越禮之中又越禮焉已噫獻皇安之乎列廟之議無怨恫乎

楊薄泥漢宋而獄世宗考孝宗君子之過也雖然觀過知仁矣明倫大典成而悉議禮諸公明其罪而書揭之闕下即元祐黨碑矣噫哉夫張永嘉之識故偉緣心裏迹即不比于郭勛何淵聶能遷之徒也爾建之獄闕下之書識者有以窺其衷矣使大禮一定而

欲然不矜而無興大獄無與議君子獄也亦豈不擴然大公儒者格物哉惜也其不質以仁人長者之道也

開封安都進所著十七史補四皓紀信傳貶楊雄荀彧黨逆帝蜀而黜魏晉置充昭于弒逆削南北朝隋煬尊稱降武后列傳去朱溫帝號斥宋祖爲篡附遼金二史上詔逮訊焚其書夫安都之書不得而知也顧義例允協直道凜然逮訊焚書何當時大臣之不學也黜斥古人亦復何咎而與朱季友陳公懋同一

不幸乎

沈鍊得罪而田保安爲木偶象嚴嵩射之何異兒童之見上書責得順又詩刺之以致父子俱死毋乃未學無術乎北齊河間王孝琬以其兄孝瑜之死怨執政者爲草人射之和士開祖珽譖于齊主湛誅死朱憲王廷宗哭孝琬又爲草人鞭而訊之事覺鞭二百戍死夫士無毅貞處窮之道又不知明哲保身而肆悖一憤同于婦豎可憫也

讀書論世卷十四

宣城吳肅公晴巖著
天都張　潮山來參

明中

廖道南之請罷姚廣孝侑享帝既允之矣給事喬金因請黜邵元節李得晟眞人號豈不謂因事納忠者哉乃怒而詔獄均之異端也而黜陟殊乎

廷臣之黜封本生及喪三年也自修撰諸大綬始也街史氏曰非自大綬始自興獻之爲帝與入廟始也

雖然非禮也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期齊所生于所後是二本也大帝之不欲考孝宗爲二本嫌遠而以二本教乎源帝意必無爲人後而後可

張山來曰孟子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雖加一日愈于已則庶子爲其母喪三年當亦聖賢所許也

張文忠之定孔廟也卓矣蓋大禮定而孝子之情彰孔廟更而聖人之號明雖然樂之三舞之六而遂之損而十也何哉成化時以王恕周洪謨諸公言而益之而復損之毋亦尊君之禮使聖人者不得並歟斯舉也蓋緣飾帝意而成之也王之易而師殿之易而廟也允當矣樂舞籩豆遂抑于尊儒重道之世而千古聖人顧不得比隆于釋宮道院于抑高帝聖主也宋文憲議之而諭孝宗聖主也張九功程敏政議之而再奪于吳寬吾不知其解也吾故曰文忠者緣飾帝意而成之也

張寅之獄既論死矣郭勛庇之亦自脫也璁萼何爲者附勛而反其獄僇諸問官而因以及議禮諸君爲呼險哉寅即非福達馬錄失人奪之官何矣論戍福世且株及言者何苛濫耶勛事方術夫豈無罪且同

一交通也張英何孟春一書慰馬錄而譴謫書結遲人而釋何歟欽明之請欲蓋彌彰矣果公耶天下議焉而必藉君威以懾之知其不中而分諉于君人臣之道固如是乎

張寅之爲福達諸書率屬疑案獨朱史詳其本末謂爲眞福達而諸問官爲寃抑予謂此獄略似唐肅宗時一事鳳翔馬坊押官爲盜天興尉謝夷甫捕殺之盜妻訟寃李輔國庇之勅御史孫鎣訊之無寃復使中丞崔伯陽刑部李曄大理卿權獻訊之與鎣同又

使侍御史毛若虛訊之若虛傾巧希輔國意歸罪夷
甫伯陽怒責若虛若虛先自詣上上匿之簾下伯陽
尋至言若虛對中人上怒叱伯陽伯陽獻曄皆出貶
岑所流播州李峴及諸人無罪上以朋黨貶蜀州夫
祐逵妖人罪淨于盜而馬鎮諸公皆受伯陽等禍乎
敬爲相仰不近峴之賢而附助之意不猶若虛之附
輔國哉乘以報漢禮諸公尤險矣哉
穎山農何心隱皆黠俠而托于講道又有方與時者
黃陂人險黠有才辨道士王某嘗與語性命使謁太

嶽山老師師教以燒銀法後竊其煉丹游江湖施藥
治人見唐中允順之則談聖學禪宗每稱孔子爲庇
又言知劍術順之重之因交中丞蔡汝楠汝楠以爲
非世人也名鵲起羅太史洪先扁舟造訪叩之疑其
僞稍疏之後游大同買二娼稱耿定向家屬乘傳以
歸休其妻妻族訟之官走汴依汝楠汝楠作書當事
曲解之一時年少布衣輻輳其門皆云訪方夫子講
大事不知大事云何也學憲胡直按捕之遁去武云
已死矣奸僞之徒啖名市利必倚庇于名公卿所撰

君子爲其所用蓋學不醇則不勝好異之私而吊詭
之術售德不剛則不勝黨同之念而阿比之徒進豈
有眞聖學而涉禪宗劍術且狂悖自恣者乎汝楠荊
川亦闇于識矣小人不可與作緣山農非大洲近溪
心隱非楚侗禱作非新鄭豈倡狂若此
廷杖之法隋文作俑唐因之我明爲酷旗校林立皆
襲衣木梃以麻爲絡肩脊以下急束之不得展動又
牽縛兩足惟露股受杖杖折更易呼聲震殿陛徹宮
禁辱斯甚矣唐裴耀卿曰決杖贖罪恩則甚優解體

受笞事順爲辱明則不以贖罪也顧士論反以爲榮
蓋國威駘于上風節著于下法之所抑不勝其名
孔揚萬鎳之體不足奪四海之清議嗚呼國威駘而
國體衰風節著而國脈傷矣亦豈朝廷之福哉孫權
子和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衆泥首自縛以請帝入殿杖一百非前文始之也權之事卽嘉靖大禮哭廟之杖也
諫諍得禍未有如明之甚者古者指陳利弊必極于
國破君亡惟明以來小涉忌諱遂攖杖謫嘉靖時爲
極謬觸大臣尤不可追體統尊嚴上下睽隔極重難

反而骨鯁之士幸猶不乏天理民彝未能澌滅昔
劉聰爲劉后作殿陳元達切諫聰欲殺之后上書云
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
身也愚謂世主拒諫昧劉后之言則思自顧其身而
不容遲怒矣唐楊孚彈劾爲權貴所毀睿宗曰鷹搏
狡兎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爲所噬御史繩奸非人主
保衛則爲奸逆所噬矣愚謂人主昧睿宗之言則于
大臣之受劾無助兎噬鷹矣齊文宣將殺裴謁之楊
愔曰彼求死以取名帝曰我終不殺以成爾名周宣

帝殺樂運元巖曰運知必死成名則落其術中不如
遣之世主昧二子之言則亢直者不必盡殺而意氣
賈直者亦可以全消矣肅皇欲殺海瑞中官張敏曰
此人好名殺之適成其名禁之可也是亦楊愔元巖
也易云過涉滅頂不可咎也愚謂此三子者近于譎
諫然言官杖諭救之者不可幾蠢昧三子之言乎
君德莫遲于怒而極怒忠良惟成祖世宗爲甚成祖
于忠臣怒其不我順也仇之也敵之也世宗之忠臣
皆吾臣而思盡于我也不啻仇之敵之諫而罪者十

常八九諫而從者百無一二惟于言而莫違也而言
者不恤甚矣士風之厚也祖澤之培也
神仙祥瑞英主所有事也青詞可當玄修乎醮禳可
盡方術乎白鹿白龜可當麟鳳乎靈芝嘉禾不勝瑞
孛彗水旱山崩地震無寧歲也雷壇玄殿不勝建而
倭鹵寇盜民無寧宇也且意之所祈忠讜膺誹謗之
誅嗣儲亦忌諱之事每歲壽節陶仲文及左右累官
加爵停刑止屠醮必旬日以爲不死之方在是乎英宗
嗣位龍州獻瑞麥上曰四方旱饑僅此麥何以免民
饑宣宗時忻州進龍馬胡濙請賀宣宗曰山西歲

災獸之異足活民乎僧有請建寺祝萬壽者曰壽可
祈乎三代未有仙佛而永年秦皇漢武梁武宋徽其
效明矣
陳洸劉東山王聯小人之梟獍皆以窺伺宸衷肆毒
于正人脫罪而邀恩故曰君無見所欲君見所欲臣
將自雕琢
孝宗祔孝莊錢后于廟而祀周后于奉祀殿穆宗祔
孝潔陳后于廟而祀方太后于弘孝殿皆非例議一
若違其厥考者而非也禮之所在不得以爲隆殺意
爲隆殺非義也私也孝子從義不從令以道事親而

巳廟宗躋祔惜未有正之者正之柰何亦退遷于世
廟而可矣穆宗踐阼給事中王治請遷祀世廟而卒
不用惜哉
穆廟崩馮保矯遺詔欲干預政事高拱請專以票擬
歸閣下此與宰相事也唐肅宗時李輔國專權李峴
叩首論制勅應由中書出賞之罷輔國察事勅中外
諸曹各歸有司其論疑須經臺府行處斷不平具狀
奏聞仍委中書門下尋法官詳定此乾元已事也神

宗幼冲卽不能然使政府協比亦國家盛事乃陰貳
于保因肆毒螫何哉拱粗福而乏休休之度其敗事
才略可觀俺答那吉之撫尤有廟算惟處華亭太過
遂有斯報與然福也非險也
張山來曰福與險皆爲國家大害寬福于險者所謂薄乎云爾者也
陳循王文以子不中劾劉文介絕無大臣之體宋雍
熙二年宰相李昉于宗諤呂蒙正弟蒙亨皆已入等
太宗曰勢家與孤寒並進人將謂朕私遂罷之韓億
爲相子維舉進士以父任引嫌沈文通進士第一時
以貴胄不先寒畯乃退文通而進馮京明楊文敏謝
文正皆不令子入試江陵爲子圖鼎元去古人見遠
矣神宗親拔嗣修第二愚謂神宗君德不及宋太宗
矣不特太宗秦惜權權知貢舉魏師遜欲以秦埧爲
榜首高宗閱其策皆檜語遂首張孝祥而置埧第
三高宗猶能如此蓋神宗方在幼冲一聽江陵所爲
耳抑江陵不足言王衡中解元被論王荊石抗疏激
辨夸詡其子成何理哉總之器小使然令鄉紳進小
試子若孫無復或遺而寒畯被放可勝數哉
張山來曰設貴介子弟文章勝于寒畯將若之何衡南此論尚非定論

唐段文昌李紳以所善請托主司錢徽及被放誣徽
致徽貶出或勸徽發其私書徽不肯發誠長者矣但
宰相裴度子譔及鄭覃子朗李宗閔婿蘇巢楊汝士
弟殷士皆貴介子弟與焉果無私否其能免物議乎
迨覆試黜朗等十人廟當時之公道可知但不知裴
公子亦見黜否若免黜則裴公子誠才無關節而度
賢矣若黜之則廷臣無私于度而度之賢非後世權
相比矣
也先之寇徐程嘗遷幸賴于謙斥之以保宗社此宋

已事也理一欽若堯咨也于公一準也信乎遷幸之
失計也武曰事有不可徵者甲申闖亂使其遷幸猶
不失爲玄宗代宗而當時莫敢言者獨都御史李公
邦華密請以太子監國南京上督臣民固守而上意
不決秘而不宣朝宁誤以爲遷光時亨爭之而止人
心解而都城陷矣以予論之遷固難言守亦未易也
明之所失者天子尊嚴上下之情不通深宮簡出內
外之形不習文臣貪傲武將不效命爲守計者必也
親涖三軍身巡埤堄大發德音示當效死厚懸賞格

示有殊恩則臣民勸而士氣百倍庶乎其猶可支然
計不出此而遲回慎密端拱殿陛踵二百七十年之
陋規何爲者哉嗚呼當日情形無能爲國家犯大難
設大計而鼠竊狗偷不但無冠準于謙之略而據有
貞欽若之嫌雖聖明殉國千古光昭遂使靈武臨安
之河山不可復得至德建炎之歲月不可稍延志士
所撫膺痛悼而無窮者也

張山來曰啟禎時度支帑藏部曰空虛然宮禁私財不可以數計不以之備征緝而徒效宋之權括于臣民果有此事亦足令人心解體乃卒爲流寇所攫惜哉○又曰聞江陰陳鼎所記幸緬諸事則知永曆之敗乃賊臣馬吉祥李國泰之罪也

晉懷帝時揚州都督周馥以洛陽孤危請遷都壽春
太傅越以不先白己怒而召之馥以越旨帥兵襲
馥馥敗求救琅琊王睿睿使裴憒而死後睿問華譚
馥何故反譚曰馥見寇賊滋蔓欲移都以紓國難執
政不悅興兵討之未幾而洛都淪陷謂馥反不亦誣
乎

嗟夫邦國垂亾人有籌一策建一議者即未可用
何至顛蹶若此有明忠計者少抨駁者衆依阿濡忍
工爲規避甲申之難獨李公邦華請太子居守南京

而光時亨以靈武之事斥之不知靈武之事何可非
也嗚呼古之遷幸存者多矣何足深諱即非萬全不
猶愈于亾乎乃明者瘖啞黷者寐魘遷幸二字萬不
敢出諸口此諱疾忌醫坐而待死者也晉都之所非
琅琊先居建業則司馬之不祀忽諸

洪武三年初場止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次場禮樂
詔誥論表箋三場經史時務策十日後試騎射書律
愚謂兩義太簡七義太多表箋無益之詞詔誥不須
預習也策雖五道聽人各對所知今必五道果足以

得眞才乎。帖括庸鄙。不足以取眞才。而反足以困奇士。不如易以策論。予少與友人爭辨。因作科舉取士議。但帖括之習。治于脊背。難以驟革。容疎介鄙者。目不覩史傳之書。耳不聞經濟之說。必須示以通鑑綱目。唐大宋諸書者。令學宮而預教之。以漸而成可也。若取人之道。則里選保舉。決不可易。

張山來曰。曾採亦曾舉孝廉。文里選保舉則是信乎。然之有治人無治法也。

吾宣昆山。故有銀鑛。弘光時。有內四者。獻策中官。中官以已貲。率百人開採。恣擾鄉民。得不償失。芮亦爲

鄉人毆斃。因意唐貞觀時。御史權萬紀。勸采鑛宜稅二州。太宗斥之曰。堯舜抵璧投珠。漢桓靈乃聚斂爲私藏。卿乃以桓靈待我耶。即日黜之。天啓朝。奸民陳有繇。請開採。上怒而誅之。噫。即使開採有微利。而驛騷煩擾。名盜府奸。頓使鄉里受無窮之害。況其得不償費。官民交受其累耶。 至元時。寧國路民六百戶。鑿山冶銀。歲額二千四百兩。皆市銀輸官。未嘗採之于山。世祖以人言罷之。鑛之無益。所從來矣。近有以開采求進者。故記此以爲戒。

王新建之卒。桂文襄議奪其爵。曰。僞學也。且以詐用兵。新建之學。不無紕謬。而謂之邪過矣。且國之典。功則爵之。何論學乎。孔子許由求以果藝。以治賦爲宰。而弗貴其仁。仲之相齊。以功。則仁之。論學以細功。謂國典何。

弇州曰。中官之賢者。金英。黃賜。懷恩。張佐。四人。忠者。雲奇。伍文鼎。二人。邊功。鄭和。劉永昌。二人。功罪半者。張永。蕭敬。二人。予謂與安之于立儲。張敏之哺孝宗。覃吉之諫梵書。呈莊。陳準之平法。白盡。王岳之忤八

虎。黃偉李榮之鄖廷瓛。呂憲之斥獻兎。抑庶謂賢已。沐敬之諫北征。何洲周恕之出從亾。阮浪之死南內。亦忠矣。皆弇州前事也。諫矩之彌縫時政。王安之調護東朝。亦賢矣乎。王承恩之殉煤山。可不謂忠乎。此弇州後事也。雖然。金英擅權。屢經譴治。與安亦被劾臺省。云鎖南內之門。易東宮之位。功不勝罪。若承者。庶功可貫罪歟。予誌義奄。蓋寬予之云。

費少師論文憲霍渭南攻夏貴溪。爲犯廟諱。愚謂渭南議禮。及論天地合祀。俱有特識。不宜紕漏如此。特

領夏耳

宋夏竦賜諡文獻學士王洙封還之謂不當犯僖祖并言王溥諡文獻爲當時有司之失章得象諡文憲音同亦不可于是竦改文莊得象亦改諡然則紕陋昔人有然又按高帝諱誰不知者而有鄧璋劉璋楊璋等皆大臣也犯列宗諱者尤衆諱可犯犯廟諡何傷孫渠尋甫諱等議俗作諱張昭著論服有殺澤光世而觀居絕周珍臣名滿定王時有王孫溝留王名劃莊王之子亦名胡云云

于東髮時讀家文襄上張江陵書委宛數千言語無激切詞進諫如是宜萬無有攖其怒者而文臺之死

酷焉文書未達而居正疑其語皆詬詈耶肯人胡積龍宗武輩遂希旨肆毒耶及讀胡趙兩公疏欵欵懇懇但言相公之孝思不可抑皇上之挽留爲不必而居正之怒甚不可解夫以檪之惡而恕陳琳罪之以而惜駱賓王居正何二人之不若耶居正阿太后挾幼主恣其威福儼如漢之外戚按賓處遭大變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因事何敢疏言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權奢侈僭偪又數言諸竇罪過推舉其刺投郗鄉侯事止黜放爲濟南太傅欲以箝之而已

張山來曰吾鄉殷石汀先生不阿附江陵李情讓掌得罪一時努得罪萬世隨致政歸江陵亦無能如之何也然則文臺酷死殆有讒人交搆其間耶

古今事有甚相類者李宗閔相而與王守澄李訓等比而罷德裕後誣德裕陰結漳王圖不軌徐有貞等奔門與曹吉祥石亨比而罪于公誣以迎立襄王居正與馮保比而逐高拱誣以謀立周王又坐王大臣行刺之事險哉險哉

萬厤十一年會試進士張甲徵申用懋二閣臣子也御史魏允貞奏張居正諸子及第海內憤惋今復有

此貴者以勢脅富者以利求賈豎錢鹵競爲市賈亦復何極請令二人避嫌不得廷試以俟二輔臣去任詔責其逞私四維時行疏辨十七年禮部郎高桂言戊午鄉舉王衡錫爵之子李鴻申時行之甥屠大壯二相之姻疑以私舉錫爵疏辨詔部院覆試無他乃謫桂于外居正枯權申王諸公改之可也昔虞介秦政子義問不令入試先朝楊文敏公亦然魏于烈爲光祿勛卿子登引例求進烈表請黜落孝文嘉其有識夫倒猶不許兄私乎烈武臣申王諸公乃不及此

嘵嘵致辨去居正幾何雖然唐武宗時王起知貢舉
奏進士江陵等六人皆貴臣子弟試文合格而物議
非之詔令學士白敏中覆試落三人宣宗時侍郎魏
扶奏所進士封彥卿等三人有詞氣而父兄居重任
不敢選取詔學士韋琮覆考試官不務出此而政府
是徇是主司之失也萬曆丁丑吾鄉徐公元太爲同
考官耳非主司也不肯中居正子竟見忤而風節案
然已宋開寶時王祜知貢舉中陶穀之子邴太祖曰
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第命中書覆試取之因詔食

祿之家禮部具闕覆試雍熙時太宗以勢家不宜與
寒畯爭乃罷蒙正弟李昉子及鹽鐵度支使子四人
皆落之此人主之明也
顯皇帝罪允貞不令甲徵二人覆試衡雖覆試而猶
桂官是豈天子之過哉明之大臣工于同護而天子
一聽其所爲詔旨一出其票擬而與中官相呼吸咸
于此可以觀相進矣允貞詞正而婉勸之避嫌疑其
廷試亦所以愛輔臣非矯矯參劾何遑之有而便悉
矜直聲噫于此亦可以觀世風矣 萬曆十三年乙
酉輔臣山陰王公家屏子肅初中山西解元家屏不
令會試亦有所懲耶 按嘉靖甲辰首輔翟鑾二子
汝儉汝孝俱甯第讀卷上疑之啓函果汝孝首列汝
儉亦進呈乃抑之科臣王交等劾之勒鑾罷去二子
除名此先朝已事也君德仁柔剛從之不伴如此
明有大缺陷者三建文帝紀年也景皇帝廟號也肅
帝躋祀也薄者成忌刻之私厚者恣僭偪之失吳王
允通衡王允熞徐王允熙皆降封後曆爲庶人熈[illegible]
卒子火建文大子文奎不知所終少子文圭錮高牆

絕其類而并削其號文皇盛怒不能釋也後代則何
嫌何忌乎唐以隋後爲酅公元于瀛國公給之土田
養其母子太祖待元裔尤爲恩禮即友諒明昇後無
害辱者仁聖詒謀獨未之聞耶況本支同氣乎景皇
得罪英皇而奠安宗社則高帝賢裔也陵廟不備其
政言者成化時謫導高瑤以爲請黎淳力斥之上識
其獻諛後從商格言號爲恭仁康定景皇帝然賢[illegible]
無成心而不早尋者大臣之咎也萬曆十三年萬[illegible]
春請復年號加景帝諡號十四年太常裴應章并請

修景帝實錄不允太常卿沈子木請附建文帝于懿
文太子之側十六年司業王祖嫡請如瘏章所言亦
不允二十三年始復建文年號附高帝實錄二十八
年子木爲通政請祀建文附食高廟武懿文太子側
未詳允否故曰大闕也弘光南渡上建文帝爲惠宗
讓皇帝景帝曰代宗景皇帝補前代之闕矣而尉皇
躋祀悖禮尤甚始則爭之激後至于躋廟無敢言者
積威約之漸也
隆慶初給事中王治請遷祀睿宗于世廟不聽後宣

宗議祧陸樹聲亦請祧睿宗天啓初太常卿李宗延
請祀建文帝景泰帝于太廟而祧睿宗于玉芝宮及
光宗祔廟禮部侍郎鄭以偉議祧憲宗太常卿洪文
衡以序躋武上宜祧以偉駁之曰祔以近而屬遠祧
從遠而躋近太常之議議改也非議祧也且先祧孫
而役父于序不順制出神聖不宜以愚賤議改孝廟
以偉議甚矣當時之無識而以非道事先君也謂世
宗不忍以天下易其親創不親見之禮而子孫有不
忍奉者以偉之論所謂小辨破義也夫以尊親之故

而違義與道在世宗未暇計也卽當日人臣以逆鱗
難犯也何居乎後之臣子爲文過而終怙之且睿之
爲廟非特躋武爲逆而已是于祖廟增一廟也增一
廟則不得不減一世爲廟者七而爲世者六仁宣英
憲皆遞早一代而預祧焉直刺之英夫尊其父而削
其祖且增一廟而減一世也有父子而無君臣無祖
宗有廟貌而無世次無昭穆而曰創自神聖故曰以
偉之阿而陋也（若增孝烈后廟祧仁廟亦只五世耳孝宗同世武世亦同一世也）
議按祧序仁之祧當於穆廟之升祔乃不於穆崇而

於世宗宣之祧當於神廟之升祔乃不於神宗而[illegible]
宗英之祧當于光廟之祔乃不于光宗于神宗[illegible]
祧當于熹廟之祔乃不于熹宗于光宗皆過先[illegible]
而祧夫親盡則親今親未盡只六世耳曷云七[illegible]
而皆緣多置一睿廟故也多一睿廟而使祖宗先[illegible]
不血食也矣忍哉先輩未有議及此者草莽愚生[illegible]
妄論之推鬼神之情狀以臣躋君以弟逼兄以孫[illegible]
祖睿廟之靈能泰然安乎孝宗武宗能釋然無[illegible]
前代祧宗非序而殺其世次奪其血食能無楆然[illegible]

讀書論世卷十五

宣城[illegible]叢著
矢都張瀨山來參

明下

永樂十九年。嚴自宮之禁。二十二年。自宮者以不孝論。興州衛軍徐翼。自宮其子。入為內豎。乞除軍籍。仁宗山其子。使代軍役。宣德二年。令自淨身人。軍民皆還伍籍。不許投入王府。及勢宦。犯者處死。衛指揮同知傅廣自宮。請效用。上曰。官三品而忍自殘。于下法

司問罪。正統五年。詔自宮者之罪。不得以赦免。成化九年。令自宮者處死。家人充邊遠軍。十一年。永清民徐義。宮其子。詔充南丹衛軍。十五年。淨身人。令巡城御史。錦衣衛督逐回籍。弘治元年。令錦衣衛押發順天府。遠發五年。命淨身者。及下手人處死。全家充軍。不舉者俱治罪。十三年。令已經發戍。私自來京進用者。發邊遠充軍。按歷代禁令可謂嚴矣。而卒不能禁者何也。禁之之嚴。不勝其招之之切。勸之之厚也。刑儆以懲盜。而日懸金珠百萬于市以餌之。欲其無為盜

不可得也。彼淨其身一人宮禁。大者乘權竊勢。小者衣食肥家。是招之也。安得不躭躭焉。倖一遇乎。然則奄寺者可盡廢乎。亦省其數。抑其寵而可也。如唐太宗定制無踰百員。中宗時至二千。玄宗時三千。已多矣。我明宮中不下數萬人。歲汰損之。則民之自宮亦稍減矣。天子之膳御。褻衣美食。其分宜也。聖祖時。太監正四品。月廩米升斗。衣帽靴料而已。後中書請增歲祿。至十二石而止。不許後曹吉祥。劉永誠。加至三十六石。汪直。張永。張忠等。至三四百石。雖世宗之斯

宦宮而張佐麥福黃錦各四五百石。何哉。推恩兄弟至都督足矣。乃職封其父。若谷大用。張永。丘聚。魏彬之父。俱錦衣衛指揮。劉瑾贈三代都督同知。因為故典。不尤悖乎。又若家屬勛封。若曹欽。劉聚。張富。張容谷大寬。大亮等。又何理耶。然皆藉兄弟之力而托宦有功故耶。故內官不可使有功也。使有功者。由上報之。事權也。然皆自永樂始。洪武十年。中官有言政事者。上立斥之。令內侍毋得知書。十七年。鑄鐵牌宮中。禁其預政。預政即斬。聖祖之明鑒如此。靖難革除以

後漸見任使鄭和等李師海中中人與兵之始也馬彬如爪哇李興勑暹羅中官使外國之始也東廠刺事內官主之是羅織之始也馬騏監李彬交趾是監軍之始也狗兒等建馬上功中人用武之始也李進採天花楊寶章喬助兩京及天下庫藏出內是征求之始也馬靖之甘肅巡視與西寧侯宋琥共計事是出鎮之始也又以西北大將多洪武舊人而心疑之。乃寄腹心于中人皆永樂時也厥後有功不可抑而冒功者益衆高帝禁宦官識字宣德初以劉翀爲修

撰教內使書設內書堂至于叅審勿擅絲綸秉筆者竊太阿在握而害賢蠹國則直振瑾忠賢之禍爲尤烈已皆假之嚬笑寄之耳目始也方其盛也孰不懾慕之故曰格之也勸之也教無爲之格與勸者不過以爵祿不假以嚬笑事權可也若欲省其數則奈何曰以宮嬪之多且萬人而欲省奄寺孰必不可然則減聲色汰宮嬪王者之要必以寡欲爲本而宮室之廣亦宜少省其建置焉可矣免自宮以養天地生生之氣省奄寺以杜國家禍亂之源王者亦何憚而不爲此乎右論奄寺崇禎時寶坻令高承埏據祖制嚴禁私閹邑人無敢犯

洪武二十五年建宗人府二十六年勅宗人有才者府縣以聞選如常法有罪者訊之以罪降爵重者削爲庶人此聖祖不列之典也二十八年定爵制親王之庶子郡王郡王之庶子鎭國將軍次孫輔國將軍次曾孫奉國將軍次玄孫鎭國中尉次五世孫輔國中尉次六世奉國中尉凡七等歲祿親王萬石郡王二千石鎭國將軍千石以次降猶三百石女則宮主郡主郡君縣君鄉君駙馬儀賓之祿不下數百萬親

親之恩古本有也祖宗親盡而殺況于子孫本進爲下權三其中尉不亦厚乎是歲以數十萬之廩[illegible]而養無所事事之人安所取之出城有禁仕進無階非聖祖初制也祿所不及者窮不可問或至辱身賤行聖祖所不及料也曷使爵祿不遠者盡力乎畎畝廛賈于四方免其租賦役其徭役秀者從事于制舉由科目以進可也漢唐之制皆以宗親與庶姓參用入爲宰輔出爲牧伯孝昭以宗親無在位者擧茂才劉辟彊劉長樂皆爲光祿大夫平帝擧衆佐史輔四百

石唐玄宗命有司選宗子有才者宗政薦從[illegible]
等授臺省及京縣官德宗憲宗昭宗代有選擇終[illegible]
之世宰相十一人曹王皐最爲英俊他官不勝數逮
制至宋已不行矣然宗室散處郡縣猶入籍應試在
京者别爲玉牒紹興時從程克俊言以所考宗室合
格附正奏名殿試其後祿進諸科與寒素等而官積
相業相望不絶夫用人以公惟賢與才安論親疎若
前代者宗室亦何負于國乎高帝之制雖不若唐漢
未嘗不欲選用之如宋法也至有爵而無政有祿而

無事朝廷以宗人爲冗食庶司以宗人爲匪族[illegible]
之也外之也有議及者不選爲宗藩條例爲度支經
畫而已莫敢議及選舉則貴罪之意多而謀國之忠
少也天啓三年始開科得選士舉慎奎而非其人崇
禎時得十二人朱統鉓官至南京國子祭酒而其初
廷臣猶以宗人居館職爲疑嗚呼亦何泥耶人布宗[illegible]
宋子京以周唐用人不疑得親親之道惟本朝不[illegible]
此格爲宗屬者皆溺于富貴妄自驕矜不知禮義貪
者游手逐食廢事不爲名曰天枝實爲棄物曹冏所

謂今之州牧郡守即古之方伯諸使也或比屬數人
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皆無一人厠其間正今日
之事也子京以漢唐法望宋宋即宋能紹興以後猶
許應試明幾于錮之矣宗人
前代惟曹魏封諸侯上皆寄地空名而以老兵百餘
人衛其國設防輔監察之官與明之宗室同陳壽曰
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禁防壅隔同于囹圄當
日曹冏上書極論本根枝葉之慮引淳于越之諫始
皇劉向之諫成帝至切也夫以秦魏之得國即使宗

室屏藩亦未必久安盤石若高帝之擇澤使宗[illegible]
能罷宗室于得爲之地而毋狃于靖難之創或[illegible]
以永休戚
封建之廢懼其亂也其屏藩王家有不可盡沒者[illegible]
皇帝制藩國皆擁護衛葉伯巨論其過盛而不[illegible]
無遠識後因靖難之師乃以漸削去之宗人者如[illegible]
豕如羈囚矣漢懲七國之亂而罷之而王莽以外[illegible]
篡魏以寄地空名封諸王而司馬內篡宋撤諸鎮兵
而天下遂以不振明之弊與宋同使流賊起許諸王

得以建牙募兵假之節鉞署名宗人府而稟畏宗藩皆大臣則各自爲守天潢之苗裔皆朝廷之師旅宗藩之土地卽朝廷之疆圉也當蜀襄楚福諸王皆相繼淪陷獨周王捐金助守而汴梁獨久而後陷其效已明見矣周王本自爲也而猶足以捍賊況朝廷以事權假之土地委之乎況不止一周乎嗟乎惟宗親門內之是防寧拱手而以城池輸之賊庭能不哀哉而當時絕無智士見及者亦何歟蓋歷代以來待宗人過薄處宗人過淺一議及此必且以私宗藩輸[illegible]

矣必且以變祖制論罪矣必且以長厲階礙被劾議何以知之李公邦華請以太子居守南京邪皇帝識事也而衆且格之天子難之面斥及宗藩乎初崇禎七年唐藩以南陽賊衝乞增兵三千人設參將不許八年賊再犯請選護衛毋使竊珽軍給糧使殺宗格以祖制及行宗室換授法又爲廉子壯所尼未幾王請勤王而以罪廢錮矣易窮則變變則通不思通變之道而藉口成法局守拘墟國之所以亡也漢季立州牧則有劉表益有劉焉而昭烈得延祚于蜀梁蕭督延于荊州昔有明驗不猶愈乎哉

用人之法漢爲近古洪武六年罷科目而用選舉科之矣十七年復行科目始罷科目時諭中書省曰有司取士多少年浮文措之行事則疏非朕求賢之意也其復也今有司各會其鄉老論其德行道藝而舉其秀者凡國子生府州縣學生儒士之未入流者皆論定而試之其諸高麗安南諸國亦曰經明行修者本國鄉試京師會試高帝雖以時藝試士而先論行誼卽科目中不失鄉舉里選遺意仁宗時猶詔令薦

辟其後乃專重時藝時藝視帖經爲精粗聲詩數策然而非經術也經傳之興僅程朱之優伶耳爲之[illegible]工殫心畢慮竭氣柔聲而望其致用乎用之以兵刑錢穀而取之以帖括訓詁造之以竭氣柔聲而責之以忠貞廉節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取士之未遇猶能工八股者輒目加于頂放誕自許既遇者矜其科日肆志市朝不復知世間道德經濟爲何物則時藝者適足以壞士習而錮人才其何補于國乎策論差勝徒以倖力具數而已卽言之而工以言取人不可

況未必工而工者專在八股雖有奇才上智之士亦安肯畢志于此高帝之令先會其鄉老論其德行非素所不習之人可知而悉糊名暗索是舉其所不知也故曰取士之弊莫甚于此也

洪秋士曰用人只在賢無方鄉舉里選亦方也試較勝于科舉耳糊名暗索專所不知况又暗索其知之者乎私執甚焉可恥孰甚焉

隋煬帝始置進士科止試策唐高宗時員外郎劉思立奏進士加襍文明經加帖遂為定制人皆誦帖括以倖進代宗初禮部侍郎楊綰請令縣令察孝廉取

行著鄉里學知經術者薦之于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乞停明經進士詔諸司議李栖筠賈至皆是之謂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風流頹弊請釐改之但人多僑寓居鄉土者甚少請兼廣學校保鄉里者鄉舉之流寓者學校推之因勑具條目繕定上貢未條目秀才問經義二十條對策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于祭酒祭酒試道者升之于省如選舉法

明法書算刑考試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難之不果行時論薦之宋亦用明經墨義仁宗時范仲淹立科舉新法欲復古學校未行實宋祁等言教不本于學術士不察于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于記誦則不足盡人才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學校然後州縣察其行藝先策論簡程式云云乃詔天下州縣立學選部屬官為教授不足則取鄉里宿學有道者士在學三百日乃聽秋試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論次賦

詩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進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并取湖州教授胡瑗訓士法為式按楊慎二公皆考行履而廢帖經宋先策論次詩賦王安石乃罷詩賦為尤是有明全不考行履又輕策論則宋失之八股猶帖經也何益于用宋儒最重經術而聽願對者乃試之不以為主也然則取士之法明為不善宜才之不逮也

時文取士謂之貼括不知唐宋以諸注疏為貼括即貼經而另有時文非時文即貼括也國初時文無定

式成化以後乃有八股之名萬曆以後令待文太巧登爲小巧之八股矣唐有六科以詩賦爲進士以經義爲明經今進士廢詩賦而止明經義以明經二字爲之貢士甚無謂也制舉云者天子自制策問以待非常之士使廷對而舉行之亦曰制科必才行優而學識精者今士子時文而謂之制舉可乎在廷在野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達于軍國政務而舉之制科乃特典也宋初設科前者見任與黃衣草澤並許應詔今以殿試之具文而名制科不已誤乎唐時秀才最重蓋舉

人中博識高才強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當之終唐之世十餘人而止而進士有求之不得者太祖洪武十四年詔選國子識生中才學優等聰明俊偉之士得三十七人命之讀中秘書講明經濟之學爲秀才亦大秀才今則爲學校諸生之選稱矣三十六年舉秀才張宗璉等隨東宮官人直文華殿誥民間利害及古今經事令秀才何如哉墨守朱注記誦時文而已漢以射策甲科爲郎唐選士有甲科乙科玄宗曰近無甲科朕將臨其上第御勤政樓試得登甲科者三

人場殆皆然則秀才不可得即甲科不易而登第以稱進士而舉人乃爲乙科也舉進士猶云應進士科耳唐史傳有屢舉進士不第之文在朝廷則謂之舉人非若今以中鄉試爲舉人中會試爲選士一定之稱也唐有六科科有一史三史有開元禮有五經三經一經三禮三傳等謂之科目今止進士一科謂之科目有科無目所云觚不觚也

洪武十五年御史趙仁言量以賢良方正聰明正直孝弟力田文學之士列薦郡縣而致積罕聞今又聘

士以資任用莫若但以經明行修達于政事者爲一等通曉四書才幹濟者爲一等量才而官以外職舊任代選者就令兩司覈其稱職與否無過者給以達吏部覆覈面講啓之奏上命羣臣議刑部擬請稱濟識諸徵至者悉使諸臣有才識者延問之以明行修爲一科工習文辭爲一科通曉四書爲一科人品俊秀爲一科言有條理爲一科曉達治道爲一科六科備爲上等三科以上爲中等不及三科爲下等諸科中科者處不習乎政求可重任量材而叙之

職其既代者仍令布按兩司最能者羅用之與斷任者參署啟事制可國初之求才多方辟愼如此雖西世可也但通曉四書即明經也豈有明經而不通四書者人品俊秀是以貌取人言有條理是以言取人倘爲一科恐巧言令色之小人仰貧緣其間矣通曉四書不如通曉史書與工文辭者合爲一科置史書乃經濟之具而工文者兼之則不爲時文空虛無用之詞矣

科舉之設以利國也而專以利士本求賢也而專以防奸此大弊也古之救生雖取其一時之藝而必參之以平昔之行蓋以鄉評與論不可得而掩也陸贄知貢舉訪士行于梁肅肅告以崔羣有公輔器崔羣試進士吳武陵薦杜牧可居第一韓琦以蘇軾呈參疾請展試期以待皆所以求賢利國之至意而不欲以嫌避也不惟其生平而惟其一日之能又嚴爲關防糊名謄錄不知其所自始致之宋眞宗時陳彭年知貢舉請令有司詳定條式于是多革舊制專務防閑所取者不復選擇文行雖杜絕請托然置甲等或

非人塗盡彭年嘗以輕俊爲宋白所黜故憤而爲此夫彭年不自悔其輕俊欲使天下之輕俊皆不得見黜于有司而其端謹厚重者并因而沒沒焉而但憑一藝暗中摸索之是瞭瞶其主司之耳目也且夫彭年以一已之私而世主踵行爲不易之規曾不思古闢俊之典明四目達四聰采之道路詢之國人其謂之何是欲醫人之治疾廢望聞問而專試以診切也於以療疾豈可得乎夫疾非一診所能治士豈一藝所可盡哉而且謝謝曰杜關節也無容心也公道存而士無怨也故曰以利士以防奸而求賢利國之意蔑如矣不深可痛哉

日知錄引宋白傳初彭年舉進士以輕俊爲主司白知貢舉惡其爲人而黜之後居近侍爲貢舉條制多所關防爲白設也 又王旦傳言彭年呈科場條目旦投之地曰得官幾日乃欲隔絕天下士彭年惶恐而退合而觀之則今之關防始于彭年矣 按唐初吏部試選人糊名考判武后謂非委任之方罷之洵后之明也今用之試士謂請托之弊不可不嚴乎不知辨

托之私歲不過數人而關防之失舉天下賢否而胥汩之毋論賢否仰文之俊劣關中寸晷不必盡乎日之綦主司一人之藻鑑不及士論之常衡請託不可應制之公不亦宜乎且後世關防密而弊愈生主司與士得換法以爲奸仰藉口以相遁字號隱識私相授受以貿易之術而引爲文字之知曰吾暗中摸之是關防乃不肖者所藉口也 右科舉

納粟贖罪猶贖鍰之遺至以粟入監則弊政矣正統時泰和民蕭襄請納粟得廩以備賑賜勅旌之景泰

元年令天下儒學生納粟及馬者得入監以軍需急也歷選一如歲貢限千人止二年國子生郭佑璜請罷納粟例不聽四年四月臨清生員伍銘等願納米八百石入監讀書于是右少監武艮禮部侍郎兼左庶子鄒幹等奏山東諸地乏糧宜允其請從之于是諭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生員能納米八百石于臨清東昌徐州三處賑濟許入監尋減三百石時賜封儒學教授黃鑒奏古衰世內粟入官未有爲貢士者恐後世議其作俑部議俟歷實停止成化三年南兵部尚書李賓復請令納粟入監尚書姚夔胥太學育才之地而以貨入士趨陋矣四方納馬草諸生動以萬計汰之猶恐不盡又可濫乎乃止 聖祖初制人以國學爲衆自納粟例開有貲財而無文藝及貴介子弟僅于歲考皆倚而規避之至千白丁黃口溷濫何堪一時權宜相循不已 聖祖良法爲後世利門不學者闒茸矣成化丙午羅玘鄉舉第一人以輸粟進身自以爲恥不亦宜乎 右納粟入監

高皇帝設國學以教育人材俾鑑古今習政治出于

府州縣學生之上爲實學爲高等所以宥大秀才之稱至重也納粟監生濫爲蕪菁而學校之能文者往往鄙夷之賤傲之監貢者職是以無學人賤又以無學而服官矣 國初監生歷事千六科以試其能否在宗靈群都督奏歷事國子生七人治吏事勤慎宜送上曰士貴通經吏事末也北者多逐末以規進取而闕于大經大法用之恆厲民而病國今監生歷事者稱者仍還監進學由科舉進由此觀之即更吏事猶必本于大經大法而且還監以進學當時太學之重

吏治之歲如此既不通經又不歷事援例得官遂以加之民上所謂賊失人之子也右監貢納官

國初下第舉人與歲貢生皆令爲吏永樂十七年遣按交趾御史黃宗載奏言交趾新附府州縣吏皆東西廣雲南歲貢生及下第舉人未入國學遂授以官既乏太學教養之素又非諸司歷試之才牧民不知撫字理刑不諳法律若待九年黜陟廢弛必多請令二年以上御史及布按二司嚴覈之仁宗踐祚禮部引歲貢生送翰林院試上謂楊士奇曰民之失所守

令之失職也守令失職由用士之不審也歲貢不請于政事者不可授以官祖宗慎于用人尤重于牧民後代舉人下第以甲科爲榮不肯就吏而希舉進士然乎居關說郡縣盜賊于鄉里營利肥家無復讀書者屢舉不第乃就選豈以民爲念哉教之國學誠浪法也歲貢生皆廩學官廿餘年衰老貪瘦無復志氣而秉銓者以邊陲下邑處之害民失事何可勝言予故謂朝廷爲士子營進計而不爲國家治亂計也[illegible]下第舉人考授教官自景泰元年始前此多儒學薦舉洪武二十六年下第舉人授教官未定之制也學校之師須學行俱優爲舉空也衰老貪冒豈其任乎洪武時廩生十年學無成效罰爲吏今以貢授官爲定例其背學乎右舉貢爲官

正統五年詔天下立預備倉有輸粟爲官者旌其門景泰初戶部以軍需故募民納粟四千石以上授指揮任事世襲已而給事中曹凱疏言輸粟授官者歷俸十餘年償輸者已倍半矣且世及焉朘民膏而養無功之人有功者誰不解體此善言也漢靈帝以五

百萬爵三公魏莊帝以粟八千石賜爵賜侯白民以五百石賜出身當時府藏空竭猶不得已也然猶致于亡國景泰三年罷輸粟入官例國季亦嘗開納事例烈皇帝停之諭曰朝廷分職設官原以任賢用能非可別開濫倖十年來軍務煩興羣議足餉計臣屢經條奏事件從此頻開雖俯從士民好義之心少助國費一時之權宜事久必滋弊蠹吏途紛雜名器混淆有貲即可博官才品俱所勿論儼然牧民掊克所償厲階尤爲不堪朕方欲慎稽流品撫郵痌瘝而開

納不除則源之不清流何能潔新開事各條停止嗚
呼烈皇帝恭仁勤儉之主不蹈漢魏之覆轍而卒以
亾國者蓋官箴之敗別有所在非開納爲無妨而止
開納者爲無救于亾也官不納

筮仕釋褐自翰林庶常及部屬知推以傳臚甲第爲
等差翰苑爲清華部屬爲卑冗知推爲外官須劇其
歷遷各有資格而不可易其行之優劣才之長短職
之安稱功效之遲速絕不之問善乎宋濂之對高帝
也曰取士莫善于里選用人莫善于器使任官莫善

于久居夫因材器使官人之道以堯舜之聖試可乃
績皐夔禹稷各有專治今忽而兵刑忽而錢穀忽而
禮忽而吏忽而腹地忽而邊遠量材器使之道茂知
而欲收人才之用其可得哉且位稱其德則人懋自
重職盡其能則人思自勉加以不次之擢則人知感
憤高皇帝之世首重賢良下僚而爲尚書隱逸而登
侍從布衣而任臺省胥甲而爲丞簿聖神之藻鑑非
可幾及宣宗孜孜求賢用楊士奇言保舉之法歷正
統成化號稱得人而孝宗之時賢良濟濟尤爲極盛
嘉靖時嚴訥請核雜流數人亦以治行聞矣以資格
爲哉

資格之弊重科目而賤雜流貴甲榜而賤貢舉貴翰
林而賤諸司貴京官而賤外官貴科道而賤部屬其
陞遷少越則爭以例撓之以私劾之而內閣必由翰
林尤爲狹陋思陵欲除之而屯否之遘已不可爲矣
惜哉

洪熙元年宣宗嗣位下詔求賢羣臣各舉所知宣德
元年三月教稅戶人才多以老辭即試其子弟而用

之三年顧佐舉進士鄧棨等十四人監生程富等廿
一人教官方端等二十人皆靖謹可任御史上疑其
才未可令于各道歷政三月選用之上嘗作猗蘭招
隱之詩示羣臣以求賢之意英宗正統元年勅京師
三品以上各舉廉察公正明達治體堪任御史者一
人四品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員外太
科掌科給事中各道御史各舉廉慎明敏寬厚惠民
堪任知縣者一人吏部詳察擢用之稍盛世之政弛
尤失者牧守之職而縣寅不學之人年少者憤不得

翰苑則傲慢不理衰老者頑懦無節則貪墨自肆兇邊遠之地土風異宜民情異向胥隸奸猾蒙蔽而顛倒之其蠹政而虐民所必然也楊士奇告宣宗曰守牧治民之司而吏部循資以選多不得其人請令內三品以上外布按二司各舉任之犯賍則連坐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不可繫棄上卽令草詔以行五年又詔曰循資遷授則賢不肖混淆命吏部移三品以上保舉必得公廉端謹識治體能爲國爲民者以充其任其所在有才行文學出衆者二司及有司具以聞

後犯賍私坐舉者是時首得兇鍾等九人右銓選

洪秋士曰總之積重之弊委之氣運而已未有以道治天下者何由用人哉

自魏崔亮爲停年格遺弊無窮萬曆時孫丕揚爲掣籤法不問其人與遠悉聽之不可知之數一時之人翕然以爲無弊夫朝廷用人將求其人之用乎抑推欲逃人者之無弊而已乎亦何異于里巷中升官圖戲而以擲骰較采色爲升除勝負乎

法莫重于明而獨輕于賍吏非聖祖之制也洪武二年千戶長朝宗以賍論死四年詔贓吏無貸有懷綬未贓而建問誅請成者永樂特止于謫戍宣宗卽位浙江布政司參議王和袁昱陝而僉事韓善皆坐賍罪會赦吏部請後官帝不許罷爲民都御史劉觀坐賍論斬上不忍命戍遼東御史沈潤受賂貸因亦戍之正統時有曲宥者其後止貶黜而已夫貪吏之病民甚于酷而其無恥幾于盜漢以贓劾者多死獄中戍中遠自盡唐時于朝堂決殺特有流嶺南睿宗時主司枉法賍一匹以上先杖一百雖赦與不及有左降遠謫者盧懷愼猶以爲屈法惠奸後唐明宗偏觸

之政貶論不貸亳州刺吏李鄴賍穢賜死史彥珣以倉吏犯贓王建立以駙馬石敬瑭之親奏免之上以王法豈可徇親俱棄官于延撤監倉犯賍張僅責數之上曰食我祿而盜我儲蘇秦復生說我不聽並戮之金世宗時咸平尹石抹阿渡制贓死乎獄世宗[illegible]曰當尸于市貧而爲盜不得已也三品職官以贓至死愚亦甚矣令諸于皆除名元世祖勅官吏贓輕者杖重者死然則賍吏之罪未有輕于明者

宋張仲宣犯贓宜杖蘇頌請免流海外見前夫以宋初

之法杖視死已輕矣蘇頌嫌其過也乃明不施之于寡廉鮮恥之輩而專用之于忠直敢言之人亦何異歟右眡史

法制禁令所以防亂非所以致治可以制小人不可以待賢俊致治之本在乎修德禮厚風俗人自不犯而天下化也法制煩則巧猾之徒皆得以法爲市太史公曰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奸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故一法立則一奸生制法者一而玩法者萬法定于一時而奸僞萬變而無已究何足

以制小人哉賢俊者不敢于格外行事而奉法惟謹左支右吾竟前跋後雖可爲之才而吏得操其短長忌者因爲罪案其庸衆人心思志慮用以免咎而不敗謀國有明三百年無大奸慝而祖安者以此其失敗而無豪傑振之者亦以此也防專擅之弊寧使若束手而務事功防侵越之弊寧使之掣肘而不相比助防强兵之亂寧弱天下使無重鎮防臣有權奸而絲綸掌于內監防政有壅蔽而訪緝關于厰衛防闢節而使賢不肖混于科目防請托而以資格序保舉防宗藩而歲糜以供冗食防牧守狥鄉里而任之遠遠風俗不嫻民情不習凡此皆所制者小所誤者大所防亂者一二而致亂者無窮也魏建淩雲臺其材木輕重相稱而無傾欹不知其一把而莫能支也隋之六合板城機綴牽貫鈴柱鍵密皆有鬌而莫可觸不知其不可以勝敵也自矜爲天下之至巧而忘其弊此有明立法之說也右論法制　以上二十餘條皆少時擬策今廢其文而節存之

附補二條

顔之推仕歷齊周隋猶猶梁爲本朝其家訓曰先君

先夫人旅葬江陵欲遷葬蒙詔賜銀卜地燒磚値本朝淪沒流離至此劉昫爲石晉宰相撰唐書經籍志稱曰我朝觀官志曰皇朝曰皇家胡三省注通鑑其書成于至元時稱宋曰本朝曰我朝李令伯稱蜀漢曰僞朝乃不明于大義者敗華以來皇明本朝之稱絕于筆端乃至談訛間亦無敢及啇吻者

顧寧人日知錄載前代官名者陶潛以宋元嘉四年卒顔延之宋臣也作誄曰有晉徵士眞定龍藏寺碑隋開皇六年立末云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

禮撰齊亾入周周亾入隋猶書齊官韓偓自書裴郡祭文稱甲戌稱前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戸部侍郞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戸韓偓是時朱氏篡唐已八年矣書唐官而不用梁年號予按署前代銜于死考有之生者則絕無矣今之爲延之者于淵明非畏而諱之則忌而沒之矣非朝有厲禁人心自不同耳

讀書論世卷十六

宣城吳肅公晴巖著
天都張潮山來參

褒語

周有驪山之難，秦襄救之而秦卒代周。漢有董卓之亂，曹操討之而魏卒篡漢。劉裕平桓玄而代晉。蕭道成平桂陽而代宋。陳霸先誅侯景而代梁。朱溫誅奄宦而取唐。高齊誅爾朱兆，宇文周討高歡，皆大有功于魏，而後乃分魏而有之。至劉智遠禦契丹，郭威平三叛，皆然。蓋國有內難而藉外援，始未嘗不藉其力，而極重之勢，遂不可以自雄，而有所制命焉。彼且乘釁蹈瑕而收取亂侮亡之業矣。宋因金以滅遼，又因元以破金，其愚闇尤甚焉。

宗淵曰：家貧親老，先哲以為美談。余竊惑焉。誠不揣咸地金寘致江雒，當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淵之言足破惑祛蔽矣。雖然，用天道，分地利，力田以供子職，隱者事也。而食人祿，憂人事，靖共以勞王事，亦忠臣之志也。熱中者果何所為乎？傾家以補吏，稱貸以營陞，果為貧也哉？貧曷以危親？宦遊以違養，果為親也哉？蓋不知人之有事，而又何憂焉。

漢唐以來，碑版之盛，聚于關中。販賈者歲搨粥之，曰陝搨。改革後，陝西巡撫某，鑿之以修灞陵橋。按北史，洛陽有漢立三字石經（古篆隸三字）。北魏馮熙、常伯夫相繼為刺史，毀取以建浮屠精舍。崔光請遣官守視，命國子監補其殘缺，竟不果。嗚呼！拓跋氏用夏，號稱文治，而亦如此。又宋史：劉太后營建浮屠，樞密副史姜遵知永兵軍，毀漢唐碑碣代磚甓。陳堯佐奏論，請勸州縣來毀者獲之。宋仁宗時如此，又可笑已。楊璉真伽作浮屠，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申屠致遠拒之而止。（人知書籍之厄，不知碑碣亦然，故附記之）

王莽謗呼韓邪單于諸子，單于怒曰：先單于受漢恩，今天子非漢子孫，何以得立？遂將兵入塞。天后納默啜女為武延秀妃，默啜曰：我以女嫁李氏，武氏兒豈天子之子乎？突厥世受李氏恩，聞李氏滅，惟兩兒在，我今將兵輔立之。亦舉兵入塞。突厥明于大義，郎勤

王之師何以加此晉之南渡中原陸沉而慕容廆在遼左遼劉翔趙海請封又遣龔陶侃矢討冦羯張茂在京州死時執子駿手戒以忠順事晉二人萬里之外浮海越山而稟正朔段匹磾義臣王室及被執于趙不爲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豈非異域之貞民遐荒之間氣哉

漢耿夔與諸奚擊鮮卑諸奚反曾呼尤撒與俱呼尤撒曰我受漢恩寧死不能相隨唐太宗升遐諸酋長痛哭剪髮剺面流血灑地邪史苾契徵殺身以殉契苾何力不肯降薛延陀自謂唐臣不能受屈高宗時阿史那賀魯被擒曰我本亡虜先皇遇我厚而我負之今日之敗天所怒也吾聞中國刑人必于市願刑我于昭陵之側以謝先帝是皆感恩報德中夏士所少也

契苾何力破吐谷渾薛萬均奪其功太宗欲解萬均之官以授之何力固辭曰以臣之故解萬均官恐羣胡無知以陛下重之而輕漢轉相誣告馳競必多上善之而止

武后時薛咄摩與高麗泉獻誠俱在宿衛后出金選宿衛善射者賭之獻誠第一以讓咄摩咄摩復讓獻誠獻誠奏曰善射者多非漢官恐四夷輕漢請停此射武后從之

此二人即金日磾辭顧命也宛如讀書諳理之士識大體敦退讓尤不可及矣子集闡義死節者金元之際不可故數茲于數者復表而出之以見彼猶有君子人焉

名節儒者所首重也孔光奔走董賢附王莽揚雄劇秦美新劉歆著符命梁冀誣陷李固馬融作奏草王世充篡隋孔頴達草禪儀荀爽作女誡訓女而道之再適吳澄以宋臣仕元儒者不明節義安在其學孔孟乎

死生憂患知命之君子守道以聽之無所事推測也至于興亡大故天道幽玄敗人所預尤不玄言古人得禍者比比予略彙記數事

劉焉信董扶言益州有天子氣求益州牧

陳蕃子逸信襄楷言天文不利宦者與王芬謀廢立事無成而芬自殺

明帝時山陽王荊迎星士與謀冀天下有變事聞國徙

魏王凌以熒惑守南斗謂有暴貴者謀廢立而見誅滅

毋丘儉文欽亦以彗起吳楚之分起兵討司馬師而滅族

晉趙王倫篡位孟觀以解天文見用人勸應齊王冏觀以

紫宮帝座無變遂爲倫守不知帝座無變惠帝所以
反正也觀竟夷三族宋孔熙先知文帝以非道晏駕
江州出天子時彭城王義康爲江州刺史乃說范曄
佐義康事泄伏誅不知由江州即帝位乃武陵王駿
也涼郭麐工天文人稱聖人爲代呂者王舉兵爲亂
先推王詳後奉王乞基而代呂降者王尚也旁晉爲
秦人追而殺之先朝正德時劉養正以帝星在吳頭
楚尾助寧濠謀反坐誅不知帝星之耀興邸也此四
人者于天象不爲不精矣卒皆無當焉而且覆宗滅

祀禍人家國鄭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竈安知天道
竈言竟不驗夫天道在人亦循理而已漢眭孟知王
者興于微賤舍孝宣而求公孫氏翼奉知漢厄中衰
舍王莽而言洪水西門君惠知劉秀爲天子不知光
武而謀立國師歆北魏劉靈助知三月人定州四月
爾朱氏滅豈知身死函首定州而滅爾朱者乃高歡
也梁武以熒惑入南斗下階應之而不知應之者魏
孝武也天道可盡測哉人之心勞而拙亦無庸矣妄
談天文希富貴者可以戒矣唐李晟在渭橋熒惑守

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請速進兵晟曰天子蒙塵臣
下知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及克復長安乃曰
向非相拒吾聞五星贏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則吾
軍不戰而潰矣此大儒之見也越得歲而吳伐之滋
爲口實然其不驗者多矣或問景泰奪門之事徐有
貞升屋觀星曰事在今日時不可失而事果成何也
曰有貞喜術數而倖成功因以決衆志耳玄宗初誅
韋后夜屯玄武門天星散落劉幽求曰天意如此時
不可失亦此意也問鄱陽之戰劉伯溫以難星急告

高帝亦非耶曰偶然耳戒天文之惑
劉文靜心懷怨望以家數有妖弟文起召巫爲厭勝
妾兄告之論死楊愼矜爲李林甫所忌以墓田流血
信術士史敬忠設道場身貫桎梏以禳因以婢與敬
忠事泄坐誅夫死生有命禍福自巳禱禳之術理所
必無人不自信于心則氣懾于鬼物不深明于理則
志惑于妖巫禍不能禳而反速之文靜以功勛位寂
下酒酣拔劍愼矜本附林甫得上寵既而見忌又俾
王鉷皆自取禍戾耳觀郭璞銜刀訣被髮洞厠曾

何益乎。至如宋元凶劭始與王濬信嚴道育。與兒巫責甚致弒逆悖矣。隋太子勇知帝欲廢之使王輔賢造諸厭勝作庶人厢室布衣草褥以當之愚矣。宣宗時司農卿韋廑求節度使術士曰。醮星卽可得乃夜醮于庭請書官階術士因脇之謂有異志求家拜泣貨財珍玩盡與之後術士以衣佛破邏杖死廑亦坐貶。隋鄭譯以破疎呼道士醮章祈福婢告其巫蠱。陳叔堅以免爵失恩爲厭媚醮日月以求福亦被告將殺而幸免。鄙夫患得以邀福尤可笑禍福一致無所

不至矛怪夫今之拜斗母持準提咒以求利達者皆醮禱之類也因摘以爲世戒（戒新醮之惑）

周穆王賢主也讀君牙同命何其憂危讀呂刑何其婬戲游遨征伐幾似秦皇漢武矣化人王母之事列子竹書不足盡信也。

入知宋眞宗天書之惑不知唐玄宗妙寳眞符玉版石記金仙神人玄元皇帝屢見形聲抑何誕耶與世宗將御幄之桃御几之藥皆反爲近侍小人所兒戲耳。

神仙土木往往相因唐之貴嚴桂觀延壽宋之玉清昭應長生崇壽先朝之玄殿紫宸玉芝玉熙等宮皆也。（布神仙之惑）

叛逆惡名也循其實者思急避其名是其始必有所推立焉一以收天下之心志以號令而招致之一以愚天下之耳目以乘機而陰據之也若夫以叛舉事以義稱名武于其國而托于先朝乃無所推立擁兵自立署號改元識者知其必敗矣故有名實俱逆而有所立者爾之德文衍之寳融是也有實順名逆而

立者李敬業之太子賢是也名實俱順可以無立者李唐之代王侑是也無所立而名實俱逆者夫巳氏之謂也。（張山來曰此似爲吳三桂輩而發）

經曰。孝德之本也曰立身行道以顯父母乃有夫身墮節以孝名者潘岳輩無免論已李密陳情指晉爲僞朝旋仕晉失分懷怨唐初李迥秀以妻崔氏叱媵構母卽出之承武后命爲張易之母私夫後以贓敗既貪且淫辱母莫大焉經曰中於事君曰以孝事君

則忠孟宗至孝犯禁委官哀感冬笋而爲孫緋告廟
廢其主亮宇文護孝而謝明閔二帝不得其死庾世
基孝而諫事隋煬隋陸彥師父喪廬墓負土成墳初
仕魏復仕齊又仕周封男楊堅纂位尉遲迥起兵彥
師委妻子逃周亾即仕隋爲尚書左丞豈孝者不必
忠乎若耶又若盧衡有盛名蘇威謂其德爲世表行
爲世則亦嘗仕魏仕齊更周及隋營進不止安在其
爲德乎蘇威馮道皆望重一時然則世俗所謂德行
者在于名節之外耶抑亂世君臣無定分而不足爲

之守節耶王祥臨終遺命子孫以信德孝弟讓爲立
身之本彼屈身司馬固以忠非立身之本歟夫事親
而孝仁也事君而忠義也不盡乎事君之忠者細大
之孝也不明乎立身之義者曲學之仁也今之談性
者守虛去欲以爲仁而出處君國之大則置之弗道
義之不講于天下也何以持身何以經世孝弟信讓
皆信也德乃通稱列于四者德何指乎
張山來曰孝之由于學問者其人必忠孝之由于至性者則忠與不忠各半矣
文章之趨向係斯道之盛衰國運之隆替齊梁陳隋
無論已東漢之俳唐末之靡旻南宋之卑冗明之擬
似至制藝文疲于萬曆亂于崇禎而國隨以亾雖氣
運所爲而倡自上始貞觀時張昌齡王瑾有文名王
師旦知貢舉黜之舉朝駭異上詰之對曰二人雖有
文名其體輕薄恐後人效之耳張說論閻朝隱文如
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
矣宋璟判山人范知璿文曰山人當極言讜論豈宜
偷合苟容明初楊維禎以文盟海內王彝獨曰文不
明道徒以色態惑人作文妖以詆之高帝吳元年首

禁浮詞後又禁表奏不得用四六六年詔禁俳調以
柳宗元代公綽韓愈賀雨二表爲式有上書萬言言
治道者帝曰治以用人爲本而不言及其人可知又
有上書冗長者使中使誦而臥聽之翼日可節數
百許字聖主眞知言也
敫曰藏日謂遊二字至謂也今反以蕪冗爲大才何居
教衰道喪浮旻感文一二搢紳主盟聲氣鼓吹風雅
僤經史爲煩瑣詆經濟爲外馳諧聲析律緣飾名譽
天下之能事畢矣昔唐中宗景龍時置修文館學士

每進幸宴集從之賦詩上官昭儀第甲乙史稱天下靡然以文華相尙儒學忠讜之士莫揚進矣世乃以此爲太平歂歎又侯景數梁武十失曰太子吐言只于輕薄賦咏不出桑中是則得失之道賊猶知之矣

古之祭文自寫哀衷諒未有倩筆爲之者略舉大概未有盡述生平者晚近俗弊縉紳之喪無不致祭或數人或數十人醵金製軸銚綺恢張無情之言倩之學究臚列生平同于行狀主末又從而刊布之以爲

祭藉昔趙忠定卒于揭揚有吊者其文曰某年月日某官致祭于宋故大丞相之靈曰於乎哀哉伏望尙饗雖似可笑然足矯惡俗之弊武廟祭靳定僖詞臣撰辭多不稱御筆自爲之曰朕在東宮先生教朕朕爲天子先生輔朕朕今南遷先生死耶嗚呼尙饗自是帝王風味也賈似道死其客趙介如祭曰履齋死循死于宗申先生死閩死于虎臣履齋謂先丞相潛也數語嚴于斧鉞時論快之然此不足法也徐文長祭胡襄懋曰公之律已也則當思已之過人之免氣也則當思公之功寥寥數行亦文長不可及處令人人知已之感塡詞欲賡矣

誄者累其行諡猶未爲過壽序必列取生平幷子孫妻室此何體哉予既貴文爲活不能無徇人之求濫惡自穢人方未嘗屢求增益予詞人果大賢有傳有狀有誌銘有墓表互見疊出何悉于壽六十七十以至百歲有待也何必于一序是亦誄言行述也序壽始于明明人集如金華震川圭峰荊川具有之疎落行文猶有唐宋贈序遺意何嘗如今日乎洪忠宣爲秦檜所陷卒于南雍喪

過南安張于韶祭之文曰某年月日某官某以清酌之奠致告于某官之靈曰嗚乎哀哉伏惟尙饗則忠定前事也蓋子韶痛憤故不措一詞耳檜之死即忠宣卒之次日惜子韶不及知也

道學之行甚迂故人疾之貌甚古故人詆之名甚高人故忌之忌疾詆訾之者不必皆小人也挾其忌疾詆訾之心而竊竊焉伺其短思媒孽而中之而進學者又疎略坦夷好汲引獎厲于是不肖者竄籍其中而忌疾者餌而嗾之用相攻擊以快其私忿昔孔文

仲攻伊川胡士浮寃者主之其編管涪州門人邢恕陰搆之朱子之蒙語胡紘沈繼祖實糾之皆受人啓嗾夫薰蕕不同器理有固然吾輩處此以程朱自待安之而已彼甘心爲人所嗾得罪名教不知其自處何等也。

漢明帝時公卿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怪之而捐其制明帝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天子卹民如此今有司于民益動經時月有亟急事漠不關心者張涑客池陽賊至以反支日不去爲賊所殺涑名士也而謬若此唐陳思古父喪客往弔辭

以辰不見客薛克搆曰事親者避嫌可也旣孤矣則無不哭然則推之父死辰日亦俟翼日而哀乎唐張公謹死太宗往臨羣臣以辰日空忌上不聽而哭之周世宗哭其樞密使鄭仁誨近臣以歲道非便劉曰君臣義重何時日之有時日之不足泥況父子德宗山陵但取集事修殿不避魁罡嫁娶主以從魏服孜曰仁宗臨奠不避庚戌皆卓然者俱見鄭桓譚時汝陽陳伯敬眊狗馬不言死行路閭凶便解駕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後舉孝廉坐壻事見殺拘

忌何益乎予里中有薛顏伯殺者子死無嗣窮老孤獨有梅甲者語動必取成雙雖人厠亦然遇冤求覓冤呵起復跪遂見殺豈人以爲笑柄有友人篤信禳祥牢不可破勸色相戒以陰陽至理博識精通一學問事咦吾不知儒者所宜博涉者謂何精通者謂何而斃精神斌心志于荒唐無可如何之事乎戒大午忌之致術張山來曰支干拘忌儒者所不道蓋以無其理也借日有之亦祇可用于安葬婚娶營建城邑諸大事若夫宴奏會友哭泣遠逃與夫一切尋常舉動何所拘忌乎哉誠可笑矣翼肅宗時下邳趙興不卹諱忌每入官舍更修館宇

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豐官至潁川太守子𩯁太傅孫安世魯相三葉爲司隸順帝時河南吳雄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亭趣辦不問日時巫言當族滅雄不顧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爲漢名家按後漢書郭躬傳載此二人蓋因躬爲廷尉而及雄乃專敘雄一事又因以載興亦不恤諱忌而以陳自敬諱忌得禍者終焉肆似大有史識相者周善豹相唐明宗貴不可言反即位欲召之道鳳曰陛下爲天子言已驗無所復問若置之京師則

輕蹈狂險之人必輾轢間吉凶此風之高識也自右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分之福人所共覬倖謂其驗亦不盡然予在吳下有星士華屋高軒輻輳其門貴緣爲關說訊之撫軍客也撫軍藩司時許其由巡撫爲三公已果以巡撫晉宮保故鼎任之予笑曰爲藩司推命有不許以三公者乎況巡撫固其分內事也五季時命位如傳舍嗣源之推風相者豈不武中又嘗見相人鼎甲者其人果鼎甲以爲奇中不知其相士時人人鼎甲也戒相士之惑

術士之誣民地利星命俱極荒誕相差足憑以其顯著于面目骨法可驗也凡術士皆始于秦漢相則三代有之不與他術涉惑誣罔同然以妄言致禍者亦不少唐冀州刺史劉思禮以相者張憬藏言妄圖佐命與洛州參軍綦連耀謀反連坐者三十六家親黨實者千餘人明景泰時岷廣通王徽煠惑乎利賓相當主天下謀逆削爵官屬伏誅相不足憑也明[illegible]李守貞子婦符氏以相當母天下守貞曰兒婦爲后況我乎反謀遂決卒伏誅而符氏入周世宗爲后魏豹以薄妃相大貴乃反漢不知妃入漢爲文帝母唐孝明太后鄭氏本姓朱李錡反浙西相士言朱氏當生天子錡取之錡誅而后入侍憲宗爲宣宗母相果驗矣我無與焉他如蒯通蠱說于淮陰李弘泰占卜于昌宗李仁達以脅偃明兩目重瞳雙手過膝遂亂福州宅啓發兆亂者不勝記因趙鳳語彙書一二爲世戒云

六朝庾曼稅豐美頤甲開張人謂必爲方伯而竟餓死都督褚蘿面尖危從理入口保衣食而終相不足

憑者多矣唐柳澤十餘歲時巫告曰兒相夭且賤爲浮屠可緩死諸父欲從之澤曰去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後至宰相夫相本不見憑而巫又詭說怵人不足信也十餘歲童乎能識聖教而惡異學斯不爲身命之郵此豈星相所能臧者哉

三代以前擇日皆用干郊特牲郊日用辛社日用甲書召誥丁巳用牲于郊戊午乃社于新邑面月令擇元日命民社鄭注則謂春分前後戊日則郊不必用辛社不必用甲矣詩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穀梁傳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

舞釋菜仲丁命樂正入學習樂季秋上丁命樂正入
學習吹春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易蠱卦先甲
三日後甲三日巽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之類是
也秦漢以下始多用支如午祖戌臘三月上巳祓除張衡南都賦於是暮春之禊元巳之辰及正月剛卯之類是也月令擇
元辰躬耕帝籍盧植說曰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
郊天陽也故以日籍田陰也故以辰蔡邕月令章句
云日幹也辰支也有事于天用日有事于地用辰此
漢儒之說攷之經文無用支之說夏小正二月丁亥用入學二月不必

用丁亥者有丁亥蓋夏后氏始行此禮之日值丁亥而用之也猶郊特牲言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周人以日至郊適值辛日謂以支取亥者非也
月令擇元日命民社註祀社日用甲擇郊特牲文曰
用甲用日之始也正義曰名諸戊午乃社于新邑則
戊者周公告營洛邑位成非常祭也墨子云吉日丁
卯周代祀社疑不可信禮外祀用剛日丁卯非也漢用午魏用未
晉用酉各因其行運潘尼皇太子社詩孟月涉初旬
吉日惟上酉則不但用酉又用孟月唐武后長壽元
年制更以九月爲社玄宗開元十八年詔移夏日[illegible]

千秋節皆失古人用甲之義矣
右三條出顧寧人日知錄自三代以迄漢唐有
事外事剛柔支干之分各隨所尚未嘗拘泥五行
生克天德月德避凶趨吉必以八字合其日時爲
選擇之術也至于納音之說蔑索牽纏尤甚[illegible]
矣
漢武帝時聚會占家問某日可娶婦乎五行家曰可
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曆家
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

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六令娶婦[illegible]
家且以夫嫁翁始并嫁之母家爲命參合推擇[illegible]
錄選吉日里中嫁娶常數十家其後貧富壽[illegible]
參差懸絕以此知日期不足泥也子祖姑萬[illegible]
極值昏取用鼓樂役徒其忘不敢則更用大日[illegible]
笑之其子姓繁衍衣冠不絕
蔡條聚談云先魯公生慶曆丁亥壬寅月壬辰日
亥時命者不取及達時遇主操術者亦爲其發
之高是發貴者之一哂耳吾觀攷元歲役丁亥[illegible]

格二人皆圖王雖令羲和洛下閎一行郭守敬不能效其精濱又百工曆算皆中國之九九隸首生從學業皆中國馬融鄭玄也其或然耶其信然耶學校設科講會義會之類皆入中國心慕吾俗而襲之以爲名其多斯葛達等亦荒唐無稽之說也耶蘇尤爲不經郎此知其不脫異端也窮理盡性吾儒之學天主以設科取士諸國從事于名理視彼格物理而獨虛致其知者似爲勝也恐亦入中國從慕吾道而襲之耳

瀛涯覽勝永樂時會稽人馬歡從鄭和太監下西洋作也內載占城有鱷海大潭有爭訟難明之事官不能決則令兩造騎水牛過此潭其曲者鱷魚出食之直者雖數過之無害也夫鱷爲人害致能辨曲直恐亦占城之稱穿矣

自跋

讀書無次第五十年觸事會心或隸簡端或記片紙或隨筆直書或稍爲矜隸初無一致援引奉達尤不拘朝代彙次之逐十餘卷至有明三百年乍散見前代論斷中他煌煌盛事草茅不能盡也其汎論語別爲一帙智識庸陋日迫桑榆雖蓋正無隸所冀後賢駁訂

沈氏弋說六卷

〔明〕沈長卿撰

明萬曆刻本

沈氏弋說序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

近代辭人率長于詩其於文闕如也即有兼長大抵應酬慶吊之篇耳前言往行不必

多識何以囊括宇宙總攬人物垂不朽之大業乎武林沈孝廉㓜宰爲侍御襟江公子家饒二酉五車之藏自童稚時諷誦不輟廣采精研漱芳

潤而傾瀝液手自耕纘爲弋說二百餘篇由百世之下考百世之前人有孅惡事有是非抉微闡幽盡汰俗儒陋謭折衷于大道正義余三復而

歎衽擊節如得至寶也昔漢王仲任論衡自謂人無一引吾百篇人無一字吾萬言以爲文衆可以勝寡而不知石多玉寡寡者爲珍龍少魚衆

少者爲神也其失也拘陋而冗蕪唐劉子玄因仲任闢孔廣彼舊疑增其新覺乃有史通指摘攻擊不遺餘力而信好事之說侮聖畔經工訶古

人拙於用已其失也僻戾而詭妄幼宰所辨嘶如仲任而皆關切倫常品類非鉤摭細微執滯迂回所撥正如子玄而設身處地曲暢旁通且謚

據經史不恣胸臆秘蔡氏之帳中置徐家之座右此說足當之惜古人不及見也夫仲任閉門潛思墻牖悉置刀筆數十年方就子玄歷鳳閣舍

人遷秘書監著作固其官守幼宰年則後生位則逢掖而所論撰業已卓然大雅不羣矣仲任有言能說一經者儒生博覽古今者通人採掇書

傳能奏記者文人精思屬辭連篇章者鴻儒子玄亦言文士多史才少史必有才學識三長余不敢以文士目幼宰詩曰如彼飛蟲時亦弋獲幼宰自道如此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沈氏弋說序

友人臨川湯顯祖頓首撰

漢人七發謂煩屯之疾可要言妙道說而去也初謂文士廷詭迫予接罹大故荒頓委

忽幾于大病所謂鮮民之生何暇世之君子乘間語事乎而乃有千里之使來自臨安授以一書則沈幼宰弋說二百首而餘也取詩時亦弋獲

之義弋取傳記以來國家存亡聖賢豪傑所由顯隱之故未遠卒業循其數端已踔絶瑋麗使人踴起步進而幽憂之色起矣予殆有意于時傳

記而敏給者歟今昔異時行于其時者三理爾勢爾情爾以此乘天下之吉凶決萬物之成毁作者以效其爲而言者以立其辨皆是物也事固

有理至而勢違勢合而情反情在而理亡故雖自古名世建立常有精微要眇不可告語人者史氏雖材常隨其通博奇詭之趣言所欲言是故

記而不倫論而少衷何也當其時三者不獲并露而周施況後時而言溢此遺彼固然矣嗟夫是非者理也重輕者勢也愛惡者情也三者無窮

言亦無窮子乃以二百則弋彼異時事別白抉摘透漏滴愽而無餘乃至一事而要遮前後故實爲其徵曲折隱見極波瀾之致簡者數語詘然委盡無復費詞或逆而探或順而揄或邪而批或全而劃橫發況入英藻殊義病夫爲之解頤況乎處世能言之士者乎去年得瞿睿夫今年得

沈幼宰睿夫感憤檀弓巧譏賢聖昌言排折予重其人幼宰乃復廣爲豪傑發舒煒爗千載亦有有爲言之者故爭謂睿夫之作正而奇幼宰之作奇而正二子者足赦然于著作之林哉

萬曆乙卯夏五

沈氏弋說序

雲間友弟陳繼儒仲醇撰

武林孝廉沈幼宰束髮好古能讀其父侍御公書更性習澹于聲華蕭然如退僧逋客

一旦發其桃肆之秘鄉弋說以示陳子陳子讀之目眩而不張舌橋而不下袞袞乎惟懼其言之罄也古今能言之家多本于春秋然仲尼春秋之法約而說卦之旨詳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學不博五車才不當八面識不超千古辯不敵萬夫目不營四海塵是相難惟有靡旗什轅而走耳

此五者獨幼宰足以當之而猶逡巡遜謝以飛蚤之弋[illegible]自居彼蓋謂鳳翔千仞龍翻九天弋未嘗及焉故謙言云爾予謂幼宰之筆張弓發矢

能落雙鵰飲羽沒鏃能中石虎而猥云弋說乎哉說之義從兌象曰麗澤兌君子以麗澤講習說之謂也異人讀異書豪士得豪語其見輒咽千胸中而莫可發洩每思三二友朋相與聚頭磕膝磨吻撫掌以快其所欲言而索解人又不可得如草木之怒生不達不止鵾鵬之怒飛不九萬

里不止大㲉之怒號不山海騰沸天地晦冥不止此幼幸所以正說反說直說倒說橫說豎說煩說簡說俗說雅說取譬說恢諧說曲折縱橫靡不如意而莫窮其涯涘也此說可以驚四筵可以慣獨坐可以誹今人之口可以服古人之心可以修行人之詞可以專大夫之對可以借箸當

前取笏畫地與天子宰相辨
折古今之成敗是非吾安得
呵九關虎豹而進之或招置
百尺樓上譚數日夜語倦意
佗共入巖窟間擁膝相視學

蘇門長嘯一聲而別吾兩人
庶幾嗒然皆無事道人矣

自叙

弋說義何居援往昔據目前是非
是自旋于楮墨之間語未必盡破的
而微中處亦頗可採間亦以强弩之
末鴻殲九霄兎窮三窟則詩所云如
彼飛蟲時亦弋獲者乎或曰立言寔

難昔張伯松與楊子雲比肩太玄經
不屑一視晦菴溫公皆命世巨儒也
太極圖解出而衆喙交集資治通
鑑成而讀者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
當子世而爲子之君山者蓋寡矣況
能作床頭秘如中郎哉予曰不然

凡人精神各有所寄或奕或飲或歌喉舞袖或骨董或登眺或子母疲日夜不休予一無所寄更習懶成癖世獻其迂拙以為難近即居闤闠中門可羅雀風雨晦冥兀坐一室此時欲覓一田夫野老與之晤言竟空

谷足音杳不可致況良友哉弋說者予懷之所寄也寄久成帙猶奕者之有棋譜飲者之有觴政歌舞者之有傳奇雜劇骨董者之有博古圖登眺者之有遊覽志子母者之有會計録精神注焉不自知其陋

也若欲有身後名則千秋大業固宜藏諸名山不使時目窺覦以來覆甕之誚矣雖然使弋說而果玄且衡也徽君山中郎自足千古否則言先骨朽縱欲附青雲之士以傳而一種獨抱之光不與草木同腐者竟安在哉予

以千古是非付之弋說而以弋說付之海內之知言者鴻飛天際楚越人旅覓之乙之而必不敢妄譽以為鳳妄詆以為鴟也文猶是已

錢江逸民沈長卿譔

沈氏弋說目錄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沈氏弋説目録終

沈氏弋說卷之一

武林沈長卿著

蕭山黃可師大年

同邑卓爾康去病

沈守正無回

聞啓祥子將

徐如珩楚白　仝評

黃帝老子

黃帝生乎唐初老子生于周末風會不相及矣一爲開天之辟一爲遯世之聖潛見不相侔矣而世合而稱之曰黃老之術將無同乎乃老氏以德化而黃帝習用干戈凡五十三戰老氏樸儉朴而黃帝廣宮室壯堂廡刱軒冕之制以易皮葦之陋草木之花染爲文章老氏以無爲爲宗而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登空桐陟王屋陞鴻隄而入金谷肆志昆臺發軔紫宮投策鍾山轍迹遍于天下且占星占日占月占風作書銘定律數勸蠶鑄鼎脊脊多事不少休也老氏猶龍莫測仲尼就而問禮關尹疆之著書而黃帝資于風后力牧師于廣成問于岐伯咨于涓子訪大隗于具茨受神芝于黃蓋襄城小童無不卽也中華丈人無不奉也甯封甯正無不禮也外是而封胡大撓伶倫輩不可勝紀凡此皆黃老所枘鑿不入者而世儒相傳概云黃老夫

繫老于佛之下則異端黜之而不知仲尼所嘗問禮以猶龍稱不可黜也繫老于黃之下則尊爲道教之祖而吾儒未嘗指黃帝爲異端顧異端老氏哉道書謂黃帝老子皆受要于泰壹元君而太史公稱申韓原于老氏夫刑名道德大致懸殊而推本所自以無情者必至于無恩耳若夫焦勞之極返而歸諸清靜老氏未必不原于黃帝也則謂之黃老也亦宜

卓去病先生評○焦勞之極返而寧淨黃老之同將無然乎至史遷申韓原于道德之意恐是綺語

黃聖孩先生評○絶頂之論

鯀

鯀蓋顓頊之子而黃帝之曾孫非凡種也堯求治水者四嶽皆舉鯀則鯀可知堯心知其非而不得不試則在廷諸臣洵無勝鯀者矣鯀九載績用弗成使禹治之又八年于外則考其時殆十七年矣而世相傳堯有九年之水何歟鯀即悻直自用然禹既能幹蠱亦何能坐視不諫而經史中但載禹行水之事不載禹行水之言豈

禹之行水也仍蹈鯀覆轍歟抑矯鯀之所爲而就緒歟說者曰鯀主塞禹主導鯀築隄以障禹掘地以疏故成敗相反而予謂水性順下之常凡夫知之何獨鯀而昧也當時堯都于冀冀受河患最急而鯀弗先其所急故九載勞勤茫無可憑禹自冀州始發跡壺口淮地之勢自北而南次兗次青次徐次楊次荊次豫次梁而後及于雍則不必玄圭告錫而冀州初又已覺水患

之平矣九載弗成乃鯀未竟之績而舜殛之誤也俗儒謂聖人必無過舉舜所殛斷不誤故萬世無寃鯀者而鯀心不服化爲黃熊上帝憫其無罪而身受惡名以殛俾姒氏不傳賢而傳子啓之賢也天所以報鯀非報禹也不然以方命圮族之罪人而祀夏配天四百餘禩皇皇后帝豈歆此非類哉後世神其說謂禹受黑書綠字以知水要得童律狂章鴻蒙之徒以制水怪而

績用克底然吾聞之顓頊依鬼神以制義而黃帝受符王母以征蚩尤則此亦非鯀所難也

黃聖孩先生評○可備一議

卓去病先生評○湣昏之鬼祀夏配天心嘗疑之幼宰言九載弗成乃鯀未竟之績而舜誤殛之理或然歟路史所載治水之績確自上流始以下流漫漫不可施功也河渠書又言今堙廢故蹟有鯀隄俱不知果否

閒子將先生評○爲鯀吐氣千古至論他人不敢開此口

徐楚白先生評○水性順下人皆知之不使稷契而使禹亦以父子相承有深意于其間耳以方命圮族之人而祀夏配天使爲鯀開一生路

伊尹

書稱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于是有五就湯五就桀之說柳宗元以爲輔湯則其濬遲化桀則其功速故不憚以身爲僕僕也蘇轍推本之以爲此湯意非尹意也二說俱得但予有疑焉太甲之不肖視桀且何如耶尹放太甲曰予不狎于不順乃就桀之時坐視其顛覆而曾無一言匡救之豈懼禍之及不欲以斯世斯

民之身爲關龍逢續耶若然則就之也何爲就之而至于五桀寧不疑耶桀嘗囚湯于夏臺而尹固湯之臣也尹寧不危耶尹樂堯舜之道堯舜禪受而尹教湯放伐固善學聖人處也放桀放太甲尹所剏爲者皆千古非常之原後世新莽魏操晉懿亦藉口阿衡然而莫掩其篡縱按迹以求而馮導之歷事五季與莘野之五就湯桀猶珷玞之于玉寧無辨哉要而論之割烹亦何足辯不過如張子房之借箸叔孫通之綿蕞馬伏波之聚米柳公權之筆諫蘇威之喻顏闔馬喻之意云爾說命曰若作和羹用汝作鹽梅而後人美相業亦曰調和鼎鼐卽以滋味說湯又何爲不可乎

黃聖孩先生評○神聖作用窺測未易只設疑關以俟後日徐悟徐解亦是一法

聞予將先生評○語多不了文亦澹蕩

卓去病先生評○割烹食牛有無固不必辨然多是戰國時人造爲一說以誣聖人五就之說孟子亦借而斷之耳柳蘇之論又是夢中說夢也伊尹出處自以耕莘樂道章爲正

微子

微子之去非爲存宗祀也拘儒狃抱器遯荒之說其識甚陋而不知祭器之抱微子蓋有托而逃耶泰伯採藥荆蠻意也何也周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以及于武聖聖相承上帝懷之久矣特人心未盡屬耳非周之世德淺而人心未盡屬蕞爾岐豐闢國百里德澤有未遍者即三分有二而洛邑之頑民首陽之義士尚錯趾

于六州之內況其他乎師矢牧野而云上帝臨汝無二爾心夫業已稱三千人惟一心而猶必邀靈于上帝武王此時亦自疑矣若以爲創非常之原而自疑則南巢之事已有先武王而爲之者何二心之有當時人心怨紂而未始忘殷微子以帝乙之元子躬神明之德商周之一興一廢全係于微子之去不去耳微子而不去人心將安歸乎武王雖有十亂其如之何人心既

推戴微子則陳疇訪範之英未必不借洛邑之頑民首陽之義士爲存殷之舉以發舒其披髮佯狂之憤時事未可知也史記述微子數諫紂不聽死與去未能自決問于太師少師假令欲存宗祀則獨有去之一途可行必無死法又何不能自決之有武王克商求虞後而封媯滿于陳以續舜祀立夏後而封東樓公于杞以續禹祀則湯祀之有托不問可知爲微子計徐而俟

之可也而肉袒而縛牽羊把茅持祭器以造于軍門不已急乎論者不得其解謂左傳楚師入許其臣逢伯權詞以述此事而史記誤採入世家非也當時紂于武庚祿父尚在不當以微子續湯祀以微子續湯祀在武庚晋蔡伏誅之後則所謂持祭器以造者益非其情矣微子始終以祭器自掩誰察其用心之苦者彼不去于周師爰入之際而去于紂惡將稔之先明知天意

之陰有所屬而晦其跡并晦其心比讓德于泰伯更淵微矣泰伯爲周苗裔仲尼得而闡之微子殷之遺胄仲尼不得不爲之隱而要之稱泰伯正所以表微子也不然未有以武王之聖而斬成湯之血食者卽無武庚祿父有麗億之商孫在其埒二恪而三之無疑矣而謂微子之去爲存宗祀不深可異哉

卓去病先生評○微子之去以全宗祀此古來

頭巾語幼宰掃之誠然

聞子將先生評○說微子心事千古未發文亦雄健

徐楚白先生評○獨得之見千古未有

虞仲

自盤庚沒而殷衰高宗中興享國五十有九年此時太王遷岐以避狄難間關困苦何自萌翦商之念哉翦商乃魯頌之誇詞史據之而宋儒附會之太王實無此心也泰伯虞仲季歷其賢相埒太王何必舍長而立少晉獻公漢高帝蹈此弊者驪姬戚夫人爲之祟也太王三子俱姜女所自出必無此情昌有聖德太王喜之傳位

季歷以及昌此太王意中之事而當日家人父子之間有默察其隱者以故泰伯逃而虞仲亦逃太王若明言之則虞仲可無逃矣如孤竹君遺命立叔齊則中子可以不去中子亦賢者也夷齊去而國人戴以爲君德豈出虞仲下者虞仲逃而太王可以予季歷可以受泰伯之讓成矣孔子謂三以天下讓從周革商之後追美之以爲泰伯之德足以有天下而不有非太王陰

欲剪商而泰伯不從如後人所云也事有不可預料者商不立紂而立微子周不立武王而立伯邑考二者有一于是亳郢未可問也而太王顧謀剪商于數世之後哉

黃聖孩先生評〇商不立微子周不立伯邑考二事相反正相類

洗無回先生評〇商不立紂而立微子周不立武王而立伯邑考二語令人豁然心開

閩子將先生評〇一洗迂儒附會之陋

西伯

伯嘗獻洛西地以贖炮烙之刑篤矣哉仁人之用心何彰灼也細而澤及枯骨大而整旅寧民皆昭昭乎暴著于天下而史稱西伯陰行善說者謂伯恐紂知之因以買禍而深自韜晦又謂伯恐天下知之德已而怨紂仇后相形非臣節所宜滋之乎視西伯哉伯之心惟蘄出天下于湯火而登之袵席利害有所不計恩怨有所不

任崇侯虎嘗譖之子紂囚于羑里矣既而伐崇以兵諫也顯然動獨夫以南巢之懼安知羑里之不為夏臺耶而紂不悟當時如蠍孔邇之歌在在思服不獨汝墳也史何所據而謂其陰行善乎若曰陰行善以樹德子先思克昌厥后剪商之舉不干其身而干其子此陳氏厚施得衆之故智西伯不為也乞伯之心無日不軫民窮而兇毒痡所謂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非為一身

而憂患爲斯世斯民而憂患也季札聘魯請觀周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憾不得即伐暴而救民也藉令假年于百歲之外孟津牧野之師不待武王矣矣而迂儒謂西伯留以待武夫夏之旹曷喪與謳太甲之德不克紹成湯將誰待乎文王幸有武王繼也故孔子美其無憂而曰子述之述則征誅非武王所剏而遺緒實文王所垂矣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周德誠

至然孔子非嘆美文也見武王勢窮理極不得不伐商也不曰文德至而曰周德至見文王武王世德相仍不得分之爲兩也此聖人言外意也而說者謂文王堅守臣節終始不渝則置武王于何地矣禪受而降革命者惟有征誅之一途湯創之武承之秦漢唐宋代踵之而獨以罪武王如蘇子瞻之譏其非聖者祗因識文王不眞耳季札謂其有憾知言哉而孫明復以爲不

然陋矣陋矣史謂其陰行善更誣矣太康之世無成湯故見逐于羿桀惡稔于太康而無恙者湯之力也幽厲之世無文王故流于彘弑于犬戎紂惡稔于幽厲而無恙者文王之功也有文王則天下有所恃而無恐有所憚而不敢肆有所屬望倚賴而徐以聽其自斃其行善惟恐天下之弗知何以陰爲夫善陽德也陰謀陰慘陰險陰毒陰柔皆不美之名也惟陰騭陰符稱吉

祥焉然而屬之于天與鬼神非人與文王光四方顯西土何如其昭明洞達而亦效黃老之作用哉予故表之以俟後之作者採焉

黃聖孩先生評○大議論○使文王行武王之事吾知必立微子有憾者意在斯乎

卓去病先生評○伯之心惟斷出天下于湯火而不計利害不任恩怨此千古正論至勘子述周德陰行善處尤不可易如世俗人解不惟武

王未盡善之意從來不白而其作急描寫曲護文王處文亦必不敢當今父子俱有知已矣
聞子將先生評○的的是當日心事闡發可謂曲盡

閎夭

九侯有子以爲美也而獻之紂紂以爲不美而醢之夫醢之誠酷矣而九侯自有致醢之道不足憫也西伯囚羑里閎夭患之購有莘氏美女及他璧馴因嬖臣費仲賂紂得免更悅而賜之弓矢使專征伐夫紂別有肺腸倘以有莘氏女爲不美而醢西伯則如之何西伯免而九侯不免蓋幸不幸異焉而予謂其事亦異羑里之囚蘄脫于險不得巳而以美女進非若九侯無故而導淫以繼體之裔供昏暴牀笫之驩也況賂紂出自閎夭不使西伯知之以臣救主義也不用諍而用賂權也非若九侯之自作孽也予古而下但形容紂惡而以醢九侯事與剖心析脛刳孕等並舉更無罪九侯者宋儒又有閎夭不賂紂之說皆非也予特闡而揭之
卓去病先生評○美女賂紂出自閎夭則可文

王知之不可弇州亦有此論而罪九侯自作孽有取醢之道從來無人說及因思齊威烹阿古今稱快若九侯醢自湯與武丁之手豈非奇舉乎惟紂爲之故云稔惡耳

平王

蘇子瞻論平王東遷失計之甚比子富家子孫一敗而鬻田宅終不復振此以垂訓後王無輕棄祖業則可而實有不然者周之政教號令不行于諸侯非東遷之故乃平王懦弱所致其猶擁虛名于上以足卜年八百之數者東遷之功也何也犬戎可以弒幽王獨不可以虜平王乎平王虜而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如五代之

分裂割據不爲篡也雖有桓文無所用之忠臣義士不動黍離之感與星社之嗟矣此之謂不鬻田宅田宅自蕪者也西漢之末元成哀平未嘗鬻田宅也而亦若贅旒何哉故遷都之得失原無定評視遷都者爲何如主耳子瞻云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嗚呼太王遷岐避狄難也而後世子孫且何如哉不咎平王之不爲太王而謂東遷之後王室遂

畢則是公劉遷邠文遷豐武遷鎬皆失計矣此自姬氏家法獨以罪平王哉周之盛時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洛水泱泱形之咏歌安見其不可都也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可見周轍未東之先天下已不宗周非必東遷後始敗壞而不可復支也其謂東遷後秦無所憚因以蠶食致霸則尤有說秦虎狼之國也范雎進遠交近攻之計若以輿地論近莫近于周矣先兼并周

而稱帝以臨東諸侯革命不更速乎雖然宋高南渡頗類周平東遷或予瞻先見于數世之前而立論以箴之歟

閩子將先生評○可與蘇長公說並傳

黃聖孩先生評○能令子瞻心肯

卓去病先生評○周室擁虛名于上以足卜年八百之數者東遷之力千古無人能道大抵遷都得失只看後着如何耳避一時之凶鋒以存

社稷亦未爲不可即如有宋都不南高不和不知爲二帝之續者凡幾特以出自秦檜人不敢言耳朱夫子曾有言寛之亦較量當時事勢應合如此

徐楚白先生評○東遷南渡俱是苟延國脉光武中興却不階尺土則遷不遷可無論也

卞和

玉無舌不能自鳴其爲寶恃有光焉而人賞之若韜諸璞則巳隱矣然人猶得緣璞以測其玉而卞和獻璞何以偏見刖也玉非凡則璞亦非凡蓋常目所不經見者玉尹題之爲石奚怪耶楚厲王武王信玉尹之言而相繼刖和亦奚怪耶所怪者和負希世之珍不剖之以獻而以璞嘗衒是不如蔡爲可惜耳或曰楚子剖而後刖

未晚也卞和請剖而後受刖則玉尹慙矣何至再刖而泣遇楚文王始獲售耶予曰卞和非眞能識璞特意之耳意之者異之也楚文王非信卞和之眞能識玉而不吾設特疑之耳疑之者憐之也庸夫悅其所信而嫉其所疑疑生于憐卞和乃得幸免否則非壘且宮矣即不然亦臧矣獨刖乎哉天下事大率類此故君子居身務闇而明民務彰白龍魚服見困豫且衣褐懷璧蒙耻而弗可洗也張華號博物君子然非寶氣燭天光怪噴薄則豐城之劍安知其不爲荊山之璧乎世之泣玉者去其璞而可矣

黃聖孩先生評○奇論足資鼓掌

聞子將先生評○快論○玉在璞而和必欲獻之使人知一宜刖巳刖矣可與玉俱藏矣而再獻之再宜刖然則璞之究竟得剖而和之終免于壘且宮且臧者幸耳嗟乎天下事獨玉乎哉

季札

胡安國謂季札讓國以致亂其說昉于唐獨孤及而附會于夫子之書名以志貶要之非也夫讓國而反以致亂則爭國亦可以致治矣有是哉吳之讓國者不自札始則泰伯實爲戎首甚哉其說之戾也札爲春秋第一流人物非他賢所能彷彿卽如晏嬰納政與邑得免欒高之難札教之也夫晏嬰智矣而不智于札若子產若

蘧瑗若叔向皆一時之傑而與札投契如生平札蓋有聖人之風焉聞樂而知列國之興替聖之睿者也閎覽博物聖之多能者也掛劍盟心聖之信者也彼嘗葬子于嬴博之間而夫子往觀其禮素已傾嚮札矣卒而手題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世豈有生前書名以貶而歿後碑墓以褒者哉況札所願附者子臧之節也而子臧不以讓亂曹卽諸光遜位者如伯夷叔齊不以讓亂孤竹穆公子魚不以讓亂宋子郢不以讓亂衞子西不以讓亂楚而烏得以讓爲札罪乎札所諄諄戒晏嬰輩者惟祈遠禍敗而窟室之甲魚腹之鈹顧躬自速之不成其爲札矣惟聖人無死地札則有焉抑予又有說于此壽夢之欲立季札賢也季札讓而竟立諸樊長也次及餘祭餘眛以爲札地不眷眷多事乎餘眛歿矣季札猶讓此犇不傳光而傳僚光之

襲僚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惟季札立光則無辭儻札之子立光能默然而已乎（好○斷○事）札遜位而吳之禍漸解光襲僚而吳之事大定札蓋有大造于吳者而諸其致亂可乎然則爲札計暫遵父命仍攝而還諸光何如嗟乎魯隱之營菟裘可鑒哉吳從此益多事矣惟聖人能行所無事也或曰此自姬氏家法傳位季歷以及昌太王實刱爲之予曰不然此泰伯虞仲之意非太王意也

孔子標泰伯以至德而列虞仲于逸民其賢豈出王季下而諸樊餘祭餘昧皆凡材也非泰伯虞仲比假令諸樊等善承父命亦如荆蠻之逃札可以無讓也苟泰伯虞仲不去王季能安其位哉周之興非關王季之不讓而吳之亂非關季札之讓安得以此例彼春秋之書名特以吳夷也故擯之况吳亡于夫差夫差乃光之子其賢不肖天也非季札所能爲也即吳之宗社實

亡于光光眞嫡嗣當立帝乙舍微子而立紂而湯祀竟斬世未有以此咎帝乙者而偏咎讓國之札不已甚哉

黃聖孩先生評○出自泰伯意故曰以天下讓若出太王意泰伯僅免不爭耳何稱至德○成敗論人宋儒淺識得此一洗之

卓去病先生評○延陵以讓國以致亂此先儒議論不謹處細思之其實最悖謬讀此爲之豁然且

人固有性延陵自是瀟然物外的人何物最爾足掛其懷

沈無回先生評○泰伯之讓非與周也季子之讓以定吳也皆千古持平之論

聞子將先生評○胡氏自當心折

程嬰

趙氏之客二人公孫杵臼死難程嬰立孤各自
勉竪而予以爲嬰但能存孤非立之也迦成季
之勲宣孟之忠以動晉侯立武而反其田者韓
厥非嬰也藉令晉景無疾太卜不言有祟厥安
能以祟出趙氏之說進而立之立之而嬰所存
之孤可以無恙不然岌岌乎殆矣又令趙孤不
存厥雖趙黨欲立其後而嗣且斬焉絕矣何從

立之夫然則嬰之有德于趙氏甚厚可以追貰
友之譏而必死報杵臼于地下則迂矣死者庸
衆所難豪傑所易以存孤較死節則死節似易
而存孤寔難嬰爲其難者復從其易者杵臼有
知何以酬程嬰哉杵臼爲趙氏而死不爲程嬰
而死則杵臼之死程嬰可以無償彼固曰所少
者一死耳而嬰之後有伍員者屬鏤之劍僅足
以答闔廬之恩猶少丈奢一死猶少兄尚一死
猶少江上丈人瀨水之女各一死有荊軻者事
敗而誅徐夫人之匕首不足以酬丹而反爲丹
禍則猶少燕丹一死猶少樊將軍於期一死猶
少田先生光一死古來豪傑之士功成而以身
殉者惟侯嬴爲當其刎頸以送公子非激之也
亦非畏禍也償晉鄙之寃也若程嬰者何以死
哉

黄聖孩先生評○以存孤爲立孤即不有天下

而曰讓天下云爾然嬰必以死酬曰可見死難
亦非易易者論伍員荊軻處實愜予心

卓去病先生評○程嬰可以無死然以成敗論
則立孤難以利害論則死難二人相約全孤而
公孫獨延頸就戮嬰實悁然隱之寃竟一死惟
自致其不忍耳人惟自致者乃爲不失真心哉

徐楚白先生評○夫子仁管仲而未嘗愚召忽
聖人不輕責人以死亦不以死罪人程嬰雖非

聖賢却與匹夫匹婦不同

沈無回先生評〇古人視死甚小

聞子將先生評〇妙絕議論妙絕文字

禆竈

禆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用瓘斝玉瓚鄭可獨免子產弗聽壬午四國果災禆竈之言驗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國人欲用之僑終不聽鄭亦不火子謂此非竈術未精而所料爽也亦非僑修德挽回如所云熒惑退舍之說也僑蓋陰有所禳之法超于瓘斝玉瓚外者特不使人知耳他日伯有作祟而立後以安之并立公孫洩務義明民其慮遠矣而王荊公引之謂天變真不足畏未識先民之用心者也

黃聖孩先生評〇子觀僑治鄭多用陰術所謂仁術也故曰惠人

沈無回先生評〇僑春秋有用之才也或謬巧以論禆竈當是確論

夏徵舒母

徵舒之母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楚莊王欲納之子反欲取之申公巫臣皆止之而挾以奔晉從古尤物莫不祥于此矣或者天鍾美在是令人蠱惑而不覺耶何覆轍相踵也以尋論之人情好色大都耳食者多所謂沂陽之豬已夜逸而客之食肉者猶大詫以爲非他產所及甚可笑也即夏姬色果殊絶然歴年多矣

而説者云夏姬得道肌皮三少皆無稽之言也

黄聖孩先生評○巫臣誤楚一大滑也夏姬三少終歸老焉非巫臣有德以勝之勝之正以術耳

沈無回先生評○飛燕云吾內觀三日肌肉盈塞六合之內洵無所不有

聞子將先生評○媧皇信世有鍊石補天竊藥奔月等事而不信世有肌皮三少人乎

管仲鮑叔

三代而上論交者必推管鮑然兩人相知在世味外別有投契非尋常思議所及也韓子謂齊國之亂二子相期入事一公子焉先達者相收後小白入而管仲囚叔乃釋之果爾則奇貨其君市販之行也二子相知最深趣舍各異疑者不得其解曲爲之説而不知人有相知而所見迥殊者覆楚復楚伍申非良朋乎擯秦事秦蘇

張非密友乎何疑于管鮑也古有父子而不同行者事殷伐殷各不貶聖有兄弟而不同心者事蜀事吳事魏各不貶賢何疑于朋友也仲且殺桓公問孰可代仲不薦叔且疏其短則愛叔之極矣叔嘗自言不如仲者五則叔自知人薦賢外治國用兵俱非所長仲稔知之恐其負乘獲戾既以負桓還以負叔不得已而爲之藏拙耳不然張説之于姚崇以河東總管薦寇準之

于王欽若以知天雄軍薦亦可稱相知乎哉古
有毀人而出于愛譽人而出于憎者其心事俱
微渺而難明世以管仲臨終不薦鮑叔爲蔽賢
與兒童之見何異
黃聖孩先生評○仲之知叔勝叔自知眞相知
也
卓去病先生評○相知之方亦云多緒豈但睽
才異調卽兩相佽嫉原自相知孫仲謀批曹公
沈氏弋說　卷一　廿三
書云世雖讐敵不可謂不相知也豈必可可否
否一一黨合乃稱知己哉

重耳

晉侯賞從亡者祿不及介子推豈忘之耶人雖
善忘不忘于朝夕從游之臣嘗考重耳居狄十
二年居齊居秦者七年介子推未嘗去也渡河
而隱在重耳返國之日則君臣相與已有年矣
此曷爲而遽隱彼曷爲而遽忘左氏紀從者五
人狐偃趙衰顛頡魏犨司空季子無介推姓名
紀鄭叔詹之言有三士足以上人狐偃趙衰賈
沈氏弋說　卷一　廿四
佗亦無介推姓名史遷載推從者憐之懸書宮
門有一龍五蛇之諷文公驚見知爲介推則推
久已列五臣之數矣五臣忘一盟王不宜爾爾
況彼以譎而致覇則其智詐伏毒有迥殊于人
者十九年在外所備嘗險阻艱難一一不忘而
獨忘介之推非情也誅無禮于諸侯曹衛鄭各
無寧歲讓寺人披之斬袪于蒲而曰夫袪猶在
以修怨則不忘退三舍避楚違子犯之請而弗

擊秦念餐璧之懟而免其族以報德則不忘
而獨忘介推乎不第介推方出亡時守藏者豎
頭須竊藏以逃盡用之以求納公及入求見公
辭以沐則文公之爲人可知已不第豎頭須方
入曹時顛頡魏犨怨巳勞之不錄而爇僖負羈
氏以犨㥞文公愛魏犨之材而免之而竟殺顛
頡以狥于師則文公之爲人又可知已不第顛
頡方秦人納公時狐偃以璧授公欲辭去斯何

心乎且其父狐突以偃故被殺兼之十九年之
羈絏要盟河伯而舅氏始得自安則文公之爲
人抑又可知已從亡賤臣如壺叔輩三賞而不
及舟之僑不賞而辭去猶有可諉者曰疎若介
推等尚不賞則所賞者果何人耶傳曰介之推
不言祿則其他非不言祿者矣此左氏之微詞
也推自謂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則曩時之隱非
其本心重耳自謂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則推從

亡時實未嘗有可甚處也推死而後以綿上爲
之田何及矣生不食其祿而死顧饗其祀乎予
概觀五霸惟晉文公絕少英雄之氣亡時衞文
公曾不禮焉夫衞文公何如主也楚丘光宅騋
牝三千意必有不滿于重耳者焉巳而受室于
齊桓公有馬二十乘意遂安之何其鄙也微姜
氏殺蠶妾與子犯醉而遣之幾老于齊矣醒而
猶以戈逐子犯又何愚也因遡其去狄而如齊

不過懼惠公之見偪聞管仲隰朋之既死暫可
休足原非有遠見也雖然獻公于九人繼申生
者惟重耳在晉難未靖而重耳久羈于外以待
其變暗合于聖王遵晦之道謂非天所啓哉天
之所啓二三于原不當引爲巳功而重耳自不
可不酬其功吾因介推之事而并論及之以翼
仲尼譎而不正之旨
黃聖孩先生評○偃要盟而身留推不言祿而

身隱文公乃長頸烏喙之流非可共安樂者也但頭須竊藏納公而公辭以沐英雄諱之耳信法斬顛頡獨憐犨材赦之吾猶有取焉

徐楚白先生評○重耳勾踐是一流人介之推以祿不及而後隱且出怨言則不如范蠡多矣

聞子將先生評○痛快絶人

伍員

吳自泰伯以暨春秋蓋千年之祉而勾踐實來而沼之孰不以吳之亡亡于夫差之驕與伯嚭之諂而子胥謂吳之亡亡于子胥之不知人而已夫差原非闔廬之愛子當時太子終纍固在也而子胥必欲立之員所謂我以死爭之于先王幾不得立者是也立夫差者員則亡吳者亦員矣員與夫差初時臭味相合而後來譏見議論

不相合其相合之大者在欲報父仇由今想之一段剛狠怨毒之氣猶令人怒髮直上況當時臣主有不莫逆于心者乎故員灼見夫差之賢而必欲立之其不相合者特處勾踐一事耳而此一事則足以亡吳而有餘矣大抵員爲人忍而夫差不忍員爲人不恃而夫差恃知子莫若父夫差之所短惟闔廬知之而子胥不知也夫差之得立乃子胥誤之而闔廬過信而過聽之

也闔廬之立夫差行其所疑非行其所明也闔廬信服子胥千古無兩而猶必以死爭之則其中有獨見矣竟奪于子胥之强詞而爲是拂心之舉以自沼其千年之社豈非天哉儻夫差不立雖有百宰嚭越安所得間而中之嚭與員同病相憐其祖伯州犂與奢尚均戮于楚而均非其罪而員與嚭則實非同調乃不能蚤見而鋤去之乎以子胥之陰謀翕張而更得君如闔廬

去宰嚭如拉朽而憐而容之其後根株既固任讒賊之賣國而束手無措世以子胥爲智吾不信也一失子不知夫差再失于不知宰嚭吳社稷已不血食而斤斤屬子于齊鮑牧以延奢一綫之傳員則陋矣鐲鏤賜劒鴟夷浮江爲天下萬世笑即抉眼懸東門奚益哉然則子胥之料越亦不過長于料事如所云少康一成一旅光復舊物之說而非長于料人灼見句踐種蠡君臣之必爲蠭蠆也古以不知人而殺身亡國者微獨子胥故夫差謂死者而有知吾無面以見子胥吾謂死者而有知子胥先無顏以見闔廬子地下矣吾故曰吳之亡亡于子胥之不知人而非亡于夫差之驕與伯嚭之諂也

黄聖孩先生評〇子胥功名之士也父讐已報而猶以報讐之氣使夫差用于越而得志焉彼灼見夫差之可用也終桑若立未必能爲棲會

稽之事特功成而主則驕雖百嚭入之矣員且奈之何哉齊之桓秦之堅皆以驕功致亂致亡于仲猛身死之後似與員之生者殊然仲猛不逆料主之必驕而遽棄之不事則執此亦畧可寛員矣

聖孩又評〇英雄成事亦必投間抵隙若夫差不驕宰嚭不佞蠡何能爲乎乃句踐亦一夫差也待其懲而後可用之故伐吳之師蠡雖諫竟

不極諫卒至師困身辱而後惟嚭言是聽使嘗糞則嘗糞使奴虜則奴虜不然勾踐之驕慢豈滅夫差哉凡嚭所謀皆詩書不經見之事凡員所諫皆詩書巳有之事所以一謀得行一説不得入也

阜去病先生評○子胥始終只成就報仇一段氣烈其他差錯固不及慮與夫差同仇故恐而立爲君與宰嚭同病故恐而共爲臣至寄子鮑

氏以延奢一脉其終始苦心更可想見大抵古人亦止能于一事做得徹底耳

徐楚白先生評○罪員亡吳其説似刻然董狐書趙盾弑君春秋不以爲非則仲尼亦豈巳甚耶假令闔廬欲立夫差而子胥執立長之義竟立終纍終纍即亡國罪不在子胥矣脐高祖臨崩撫榻曰獨孤誤我闔廬有知亦當作此想

王孫駱

吳王夫差既殺伍員王孫駱方始進諫巳晩矣夫差又欲殺伯嚭王孫駱復止之此何解也吳國無員不足以覇無嚭不至于亡駱此言禍吳非淺凡人識庸者必惡趣陋者必劣故朱晦翁云鄙夫庸惡陋劣之稱駱非眞見得員之忠而不當誅不過謂相國之尊不當誅耳業巳實見得嚭之佞而何故、止之不過謂太宰之貴故止

之耳此正駱識趣庸陋處而惡劣則巳極矣雖然駱未必不爲嚭作説客而以此嘗夫差者蓋兩人臭味不遠也仲尼説鄙夫不可與事君此其證歟

黃聖孩先生評○駱持議頗類鄉愿

范蠡

古謀臣之成功未有偉如蠡者然蠡確有成算而非倖也何也蠡蓋參術與數而用之者也方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傷將指失履旋卒于陘吳讐越深矣夫差君臣日夜謀所以報越者不遺餘力越不以此時設備又不以此時修睦而反欲先發以觸其怒蠡此時以死爭以去就爭可也但一諫塞責已耳陰謀逆德上帝所禁之說

又迂甚而不足以動聽于勾踐竟致會稽之棲悲夫無何委管籥爲臣妾養馬嘗糞匹夫所羞爲者而國君甘之計出于無聊也倘夫差聽其成而不令返國越且奈吳何哉說者曰自辱而至稱臣嘗糞不如此不足以愚吳也若前此所有之事吳亦不信之矣予曰不盡然蠡之謀因人而施者也夫差驕而勾踐以諂入之夫差婦人之仁而勾踐作可矜狀以中之蠡寔爲此謀也當時養馬石室吳處越原不以禮其猶鞭尸之故態耶倘非先有養馬之辱（快論如敵拳者借勢一跌）而蠡遽以嘗糞之策進寧獨子胥疑駭即夫差亦疑駭矣寧獨夫差弗憐即勾踐亦弗聽矣勾踐之得返國蠡如取諸寄是術之必行者也雖然越十九年始克報吳非驟得志焉者倘勾踐返國之後而夫差以考終伯嚭以讒敗皆時事之未可料者有一于此吳可圖乎是數之不必然者也而蠡于

數燎如矣蠡之言曰越得歲而吳伐之（成功在此）終于無恙故不憚以其身周旋險阻竟復讐定霸名聞諸侯予故曰蠡確有成算參術與數而用之者也員之亡也吳已憊矣越已勁矣燔臺臨江之衆句踐急欲用之而不能待而蠡曰未也子胥之計策尚未忘于吳王之腹心也蠡豈眞怯哉時未至耳後去越居陶用長男之愚貪以殺其中子而猶斤斤自幸其言之务也父子尚爾況

君臣哉然能蟬蛻于功名之場骨肉之縛而壹
以術數聽之蠡其遊方之外者乎
聞子將先生許〇翻盡千古成案

藺相如

完璧之事楊龜山王元美皆以為横挑秦怒禍
且不測幸而無恙天也嗟乎此墨于楚懷燕丹
之敗而過慮焉者也燕丹用詐嘗秦以圖僥倖
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相如直詞怒氣責而脇之
在秦給趙之後以為應耳非若燕丹首發大難
之端以開釁也至于十五城之不償與商於六
百里之與約跡頗相類而趙之君不至如懷王

之愚楚之臣竟無有如相如之勇者故成喪大
異安得以彼例此兩先生之意不過謂趙弱秦
強實非其敵危道也而予謂大國何厭之有求
而必獲索而必奉設有難繼之供更甚于璧者
何以給之立國之經恐不如是趙雖弱不弱于
春秋之鄭而玉環特商人所寳晉宣子固固欲
之子産固固不與鄭以蕞爾土介強大間索丘
賦無虚日猶得會盟中原終僑之世不被兵者

皆玉環之類有以寢其萌也況璧實國寶相如能不爲趙惜哉雖然白起坑趙卒四十萬于長平以功封武安君威震天下而賜劍杜郵以不任乘勝取邯鄲故乃知長平之役特帥非其人而非趙果弱也則卽以勢論秦亦無如趙何兩先生何所見而爲趙危也相如退而讓頗豈匹夫之勇哉假令完璧歸趙而宗社果危于累卵相如又有以權之矣

徐楚白先生評○求璧本意不過借以嘗趙非眞愛璧也若果愛璧則十五城不惜矣相如存璧以存趙澠池之役却從夾谷一會得來是善學聖人處

卓去病先生評○大國何厭之有歸璧斬環以持其氣耳惟陳軫策秦最中肯綮

申韓

刑名刻深之說從申韓發明殆盡而實非昉于申韓夫殺人後賞而先罰不申韓乎而成湯固作法于寬矣詩曰敷政優游畏也子產治鄭鑄刑書有火烈民畏之喻不申韓乎而孔子以爲惠人又曰古之遺愛乃商鞅用之以霸秦而卒受車裂之慘後人遂悚然以申韓爲戒且歸咎于秦亡之速皆鞅罪也冤哉焚書坑儒皆鞅身後事也蘇長公嘉其有帝秦之功而無德義以濟之故不免于禍其說頗當漢諸葛武侯以嚴治蜀不申韓乎而炎祚不永亦豈武侯之罪哉彼李斯受學荀卿固儒者也而赤族于秦秦原虎狼之國臣子鮮令終者而必以是爲申韓罪皆附會之辭也

沈無回先生評○眞持平

屈原

賈生有言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太史公因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然原究楚之同姓誼與遷謂宗臣義不可去心特傷之而設此說耳史遷罪懷王內惑于鄭袖外欺于張儀疏屈原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身死于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而予謂屈原亦不得爲知人知

懷王之不可與共事知上官令尹之不可與同寅知項襄之不可與雪耻則有飄然遠引鴻冥鳳擧于層霄之上奚至爲讒賊所迷亂而自隕汨羅爲予合觀原之生平所嫺者辭令所抱者忠憤所不逮者直言强諫所無術以弭者讒賊之口而所患者在不知人也商於之貿約漢中之割地陳軫昭睢相繼力爭而原獨默武關之誘原非不勸止而未嘗以死爭也大抵事昏庸之主不第忠不足恃卽讒亦不足恃彼其中如湍水一任東西之決而漫然無主全恃吾術以轉移之故忠臣有忠臣之術讒臣有讒臣之術術不同而其不可少等耳宋王曾之去丁謂原非其罪而非山陵一事則終不足以去之此所謂術也若寇公則坐困矣屈原于上官令尹能知是乎其使齊還也諫懷王使殺張儀懷王亦復知悔而追之無及蓋千古昏庸之氣盡注于

楚懷而屈原適遭其厄豈非命哉是時秦方誘楚以絕齊而原使齊不聞有奇謀秘畫如陳軫之樹德于齊以歸者則原之無術可知原而有術也張儀敢玩楚于股掌間哉

長卿再弋○論原者曰宗臣無去國之義予曰微子何以去之卽智果別族爲輔氏亦無非果者何必以此律原

黃聖孩先生評○有術之人肯死汨羅乎原與

員同是一段熱腸看不過冷世界必死而後快
者也鴻寶鳳巢皆視世太冷之人非二人之倫
矣
閔子將先生評○說原無術最是然使原有術
又不成爲原矣然歟否歟
徐楚白先生評○伍員忠而激屈原忠而悲
卓去病先生評○事昏庸之主不弟忠不足恃
即詭亦不足恃是妙論引王曾去丁謂以爲忠

豈用術之證若竪儒則咋舌不敢道矣

豫讓

世之苛責豫讓者或曰段規事韓康任章事魏
獻力勸其主割地以驕智伯絺疵察韓魏之陰
謀亦以告智伯而讓旣國士遇矣弗以死諫何
歟或曰胥陽水三版矣讓利于韓魏之亡以戍
智伯故不諫耳或曰智果宗臣尚別族爲輔氏
況讓非同姓奚不去耶或曰讓報讐而無其術
不若趙武伍員丕豹子房假助于人而徒以匹

夫之力逞無益也凡此皆非所以責豫讓也視
讓太重則責讓太深讓特義俠之流未聞道也
所云士爲知己者死就朋友論非所論于君臣
猶之女爲悅己者容就倚門賤娼論非所論于
夫婦也衛之弘演齊之王蠋不聞懿公湣王以
國士遇之而納肝絕脰視死如歸爲人臣者豈
（晏嬰不死莊公何說）
計主之知不知哉又其甚者關龍逄死桀比干
死紂子胥死夫差屈原死懐王求爲衆人之遇

而不可得而四臣固未嘗中行其君也讓覗君太輕論者覗讓太重吾嘗謂聖人不專以死律人庸夫闇于大道而惟死是尚若非仲尼鮮不以苟息之死賢于管夷吾之不死矣苛責豫讓者憐其一死而求全焉紛紛置喙有以也如讓者義俠而非忠臣彼固銜施以酧報而未足爲人倫之準也太史公列于刺客之林有旨哉有旨哉

聞子將先生評○說得豫讓心服

沈無回先生評○千古以豫讓之奇而忘其大紉宰所說人心闢開一宇宙

卓去病先生評○士爲知已者死非所論于君臣爲人臣者豈計主之知不知等語見道深徹立論方正孰謂紉宰徒奇士哉

徐楚白先生評○荊軻聶政戰國所艷稱者孰知讓爲義俠之祖後來皆聞風而起耳

荊軻

世之可理奪而信制者必其人素假借名義而後可以吾術籠之秦虎狼之國十五城詐趙六里賣楚非齊桓比也而軻欲以曹沫之說行之祇速燕之亡耳軻自料生刼之而秦果反諸侯侵地乎此三尺童子亦知其必不行者軻雖愚不愚至此特事不成而無聊之語太史公壯軻而附會以爲實然非本謀也若軻但欲生刼之

則燕丹促行軻必不云待吾客與俱矣是時變起倉皇夏無且知用藥囊而不知爲王拔所負劍必待于左右之提醒他書載軻挾秦王之言曰從我計則生否則死秦王曰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中教以拔負劍王從之斷軻兩手恐倉皇中無此暇豫也不過因史記左手把袖右手揕胸之句而附會焉耳由今想之圖窮而匕首見秦王卽環柱走未嘗與荊卿相親

無所容其刼且刺也劍術之謂何而輕試其鋒身危國滅惜哉曩者與蓋聶論劍而目之與魯勾踐爭道而叱之卒遁去不較庶幾有沉深好書之致而控卒無成可諉咎于天哉然丹之使軻原非完策向令秦王高拱不見諸侯使者但收督亢地圖以入則燕且柰秦何哉其傅鞠武以老成苦口進弗聽也丹何其愚也苟曹沫不遇齊桓而爲壇上之刼其速僇難也不異于軻

軻發易水悲歌慷慨流涕唏噓無生還之意豈效曹沫所爲者哉故以成敗論軻蓋刺客中最不足數者而以匹夫之力刺萬乘秦震驚六國千載而下猶有生氣其英風義概豈刺客所能匹歟

徐𤇍白先生評○軻有心而無術千古定論但軻云待客與俱而客終不至此客早有先見

卓去病先生評○論人先須論世以反覆無道

之秦欲行齊桓曹沫之計誠爲不知時變荊軻當時不知如何而刎牢爲其洗發絕子長矣

聶政

刺客中若鉏麑者聖賢之徒也荆軻者豪傑之徒也聶政則非其倫已何也嚴仲子與韓相俠累有隙特私怨耳曲直未知誰屬而遽許以死政蓋認仲子爲知巳也凡人無求于我而愛敬加焉則生平厚遇之恩緩急誠不可負仲子于政先巳蓄報讐之心而欲用其所長則夫千金壽母豢之也非愛之也餌之也非敬之也政墮

其術中而捐軀以荅不愚乎哉其姐更愚之愚矣鉏麑所奉者主命也違命則不得不觸槐以見志荆軻雖舉事無成而不憚虎狠之秦爲燕丹修怨其胸中各有把握非如獧者之于盧犬嗾之東則東嗾之西則西者也世之爲聶政者愼之哉勿以一腔熱血輕灑于嚴仲子之手而爲古今所共憫也

黄聖孩先生評○政自覦其術輕而遽致仲子

之千金感恩無巳發憤捐軀又安問其仇當報不當報哉荆卿惟多躊躕旣欲反地又欲生刼宜事之不成也講劍術者如賈誼所云剸刃仇人之胸與之俱靡則得矣

聞子將先生評○政亦心服

范雎

古之人有險阻艱難備嘗而仍不慤于人情者范雎是也雎變姓名爲張祿相秦須賈使秦驟見之而有綈袍之贈非憐之也久意其鬼矣而猶然人也匪夷所思不能無駭入敵國而忽遇仇讐福少禍多不能無動賈姑好言慰之而曰范叔一寒如此哉雎眞以爲綈袍戀戀尚有故（亦是雎之好言相慰令其返國）（返報齊須者遠殺之孽小矣）人之情誤矣今之解衣衣我者夫非昔之醉而溺我者乎昔恐而今不恐賈豈兩截人歟賈云不意君能自致于青雲之上非眞情也雎之傾危反覆賈與魏齊皆習知也若果忽雎爲無能爲則疑其陰事告齊之時賈等不痛恨而甘心之矣賈之誣雎與否不可知而以賣國讐友其心可原非有私憾于雎雎乍富貴而氣盈賈此時惴惴膽落以肉眼不識豪傑自怨自艾與雎之憐而寛之而雎不悟也嗟乎孫臏而知龎涓

必無刖足之患范雎而知須賈必無折脇落齒之禍夫士不相知而定交未有不悔者也

穰侯

六國破滅齊最後亡夫坐視燕楚韓魏趙之危而不救事勢窮蹙乃發兵以西拒秦齊何憑也善乎范雎之說曰遠交而近攻秦用其策以蠶食諸侯竟成帝業雎初以無王激昭而昭王長跪請教穰侯遂厭辱憂死夫越韓魏而攻齊穰侯洵失策矣而拔河内走芒卯馘暴鳶擒公孫喜未嘗不用兵于晉也破鄢郢燒夷陵舉宛葉

未嘗不用兵于楚也攻齊豈穰侯罪乎即有罪功過寧不足掩乎穰侯挾不賞之功而見擯于雎雎之巧合自足以動昭王耳雖然含腹心之越而兵齊如耕石田子胥曾以是砭夫差矣此亦遠交近攻之計而一以死一以相幸耶何幸而穰侯何不幸耶予觀伍員范雎此衷皆非粹白員寄子于齊鮑氏其諫伐齊也安知不為齊作說客而當日為吳忠謀亦自不當伐齊雎以越韓魏而攻齊為穰侯罪則暴厲陰事告齊近真矣不然雎魏人也寧無桑梓之情歟特得寸則寸蠶食之策足動人主故齊狃于雎之腥已而不為備而穰侯適遭其舌劍悲夫

魯仲連

戰國之有魯連猶春秋之有季札也札以命世之英得游世之術而善藏其用連以救世之心具超世之識而時露其才趣雖少異總人傑哉跡其折新垣衍之詞但言秦爲帝之害不及其他蓋與恒人言利害則悚然惕言大義則掩耳而走且共笑其迂不入矣連之言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激之也將軍何以得故寵乎懼之

也激且懼而秦將却軍五十里于以解平原君之戹射書聊城燕將自殺于以成田單之名凡此皆連之不得已而有功者也辭封卻金逃隱海上其餘事耳連眞天下士哉未可與儀衍輩同日道也而太史公紬之與鄒陽同傳且云其指意不合大義得非以威王之于周湣王之于鄒魯非所訓歟而不知連齊人也舉齊事以譬曉之乃權辭也事期于濟而已若仲大義以告曰周天子尚在不當帝秦直腐儒之常談連不爲也史遷謂其不合意在斯乎抑考他書魯連年十二號千里駒折辯士田巴于稷下有飛兎之譽嗟乎是四公子所不能客七諸侯所不能臣而超然于從人横人之外者也在戰國無耦矣方之春秋其延陵季子之流亞歟

蒲子將先生評○以仲連方季札最當然季札本末猶歷歷可尋而仲連則偶然一現略出毫

頭巳却秦兵去帝號下聊城而鴻飛冥冥忽杳不知其所之矣斯何人歟吾不得而名之

沈氏弋說卷之二

武林沈長卿幼宰

蕭山黃可師大年

同邑卓爾康去病

沈守正無回

聞啓祥子將

徐如珩楚白　仝評

虞卿

虞卿解相印捐萬戶侯間行而急魏齊之難千古高其誼以爲難及予曰此虞卿之巧于藏拙而借以爲名者也蓋虞卿說士也與魏齊原非深交郎令果與齊厚而欲脫之當用說法或通咫尺之書以說秦或破盈庭之謀以說趙或陳合從之計以說他國諸侯則魏齊未必不可脫也而卿皆無之古之人有行之者蔡聲子是也楚伍舉被譖奔鄭又將奔晉而竟以說復不聞聲子借伍舉逃也後之人有行之者魯朱家是也漢高帝旣定天下購季布千金如褌虱無逃者而竟以說免未聞朱家借季布匿也卿尤以說舌見長者何無策至是太史公稱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于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夫以工于畫策之人蹈庸夫所不爲之事非情也且卿能料事揣情而不料平原十日之飲爲詐又不揣信

陵君之畏秦猶豫而未肯見也則卿所料而揣者特巳之去留而非魏齊之禍福也虞卿何如人非信陵君之失言也正核其情而疑之也彼與趙孝成王非深相知黃金白璧之賜上卿之號特初時嚮慕然耳長平之戰樓昌欲發重使媾秦虞卿欲附楚魏而王不聽六縣之割趙郝樓緩以爲然虞卿以爲不然而王無適從則虞卿正計無復之之會其去志巳久堅而適有魏

齊之緩急以藉手棄圭爵如敝屣何難哉戰國之士自魯仲連外不皆輕富貴之人而有時爲輕富貴之事范雎蔡澤相繼辭相遂可當高蹈哉不獨一虞卿也彼不幸無魏齊來耳雖然窮愁著書可謂賢矣但不當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因人成事盜名之故態耶而虞卿之微巧益信

卓去病先生評○當時秦勢甚強君臣并志而

圖一魏齊以信陵君之俠尚且猶豫畏而不敢卿知說法無益此有遯耳其術相印與俱困于大梁政所以感激天下爲存齊計也六縣之割趙郝沮樓緩逃卿業已功成而受一城之賞矣謂其巧于藏拙而借此藉手恐未必然

孟嘗君

諸公子之延納無多于孟嘗君者然所食三千人皆客也非士也雞鳴狗盜客之傑然者也馮驩其最傑者哉天下無微可忽牛溲馬渤亦有所用故趙盾以靈徹而免難微固翳桑之餓人也豈雞鳴狗盜之雄遂不當畜哉向令孟嘗君非此二客幾爲秦獄之鬼但恐三千食客未必盡能雞鳴盡能狗盜耳王介甫謂雞狗之客出

其門士恥而不至似矣然未盡也孟嘗君之受病在混而禮之而漫無尊賢之等也嗟乎魯穆公加泄栁申詳于子思之上費惠公埒王順長息于顏般之林二子不速去哉而田文食客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夫與文等盛節也而三千客樊然無等此餉軍犒師之法非優賓饗士之禮也亦釋門飯僧平等之法非佳公子親師取友之體也而顧以無所揀擇概善遇之爲得計

薛且作逋逃藪矣郎所食之客有勝馮驩者衆人遇我何苦而國士自效乎侯嬴乃夷門監者信陵君虛左延爲上客卒用其策解邯鄲之圍若田文郎有高士不爲用矣何也遇趙而擊殺數百人滅一縣以去其横暴可知業已相齊湣矣棄而之魏合四國之兵偏臨淄而死王于莒其叛逆可知徒以好客之故名高其主鬪于列國而所得力之客雞鳴狗盜者但能脫已于秦

彈鋏焚券者但能重已于齊而社稷之安危隣封之休戚無與焉何貴于得士哉不然魯仲連王蠋皆齊人也肯于三千援攘中備食客之數否

沈無回先生評○四君好客以自張耳孟嘗春申爲甚從來短孟嘗者惟此說透徹而中窾

徐楚白先生評○信陵有事而客多効死孟嘗失位而食客皆去惟好客者不同故客亦不同

信陵君

侯生進竊符之說其策頗奇而危毛公薛公進救魏之說其義頗正而亦危信陵君兩用之以收大功垂不朽說者歸美于客而吾以爲皆信陵君之妙用使然若他人則敗矣方秦之困趙也長平四十萬衆一旦盡坑何有于魏兵之八萬此時晉鄙椎矣矯制發軍其氣百倍兵法所謂致之死地而後生者然信陵君非能素拊循

其士卒與驅市人而戰何異其勝也幸也儻不勝而秦乘大梁之虛以偏師直擣其境則趙與魏之社稷不保信陵君之首領亦不保侯生縱北鄉自剄以送公子而誰爲公子畫此策者千古而下必追論之以爲好客而受禍最慘者無如信陵矣信陵留趙十年不歸秦攻魏急毛薛二公以危詞動之而始歸歸而將五國之兵擊秦邯鄲之餘威猶在兵法所謂後實而先聲者

然師徒無繞將各異心且得無傷于恃乎其勝
不勝半也巳而破秦軍于河外走蒙驁逐至函
谷而還當是時信陵挾震主之威秦王捐萬金
行反間使者頻問賀公子得立爲王未也幸信
陵日夜飲酒近婦人以終餘年不然千古而下
必追論之以爲誤聽毛薛之言不得其死足爲
好客之大戒矣吾故曰皆信陵君之妙用使然
長于用兵哲于保身以成客之名而人因歸美

于客也雖然天下事未有全利而無害者豪傑
之士什得六七即斷然爲之惟庸夫必萬全而
後發而信陵君豪傑也故侯生毛薛之說售也
卓去病先生評○長于用兵哲于保身以成客
名勝唐應德論百倍至于豪傑之士什得六七
斷然爲之惟庸夫必萬全而後發此千古隻眼
處惟六七也所以萬全惟萬全也所以多蹶

韓信

昔人有言士爲知巳者死又曰感恩則有之知
巳則未也然則感恩與知巳固大不侔矣淮陰
侯韓信不聽蒯通言不過感高帝解推之恩不
忍背負其實高帝非信知巳也初因滕公之薦
而試用之拜爲治粟都尉未之奇也及信亡去
而相國何急追之帝猶怒罵以何爲迂濶及何
薦之力猶但以爲將而不以爲大將帝豈信知

巳哉假令信在楚時有亞夫汲引左右其間未
必以執戟終也此正亞夫與蕭何相業低昂成
敗相反之故而漢廷論功首蕭何但抽揚他績
獨不及薦信一事非但漢廷諸臣不知信并高
帝亦不知矣魏倩實陳平知巳平未嘗不知之
乃信自始至終矜巳之能謂帝待遇之厚而無
妙論
一語歸本蕭何非但帝不知何之知信并信亦
不知何之知巳矣以故斤斤于漂母之一飯償

之千金彼追數生平無可與報而以漂母當之蓋以愧淮陰之爲男子者實非信本懷也不然以釜餘而飽飢者自閭閻婦嫗常態況怒信而有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之語與嘷蹴何異哉而感恩若是（論○情○事○甚○快○）觀其賜南昌亭長以百錢召辱巳少年爲楚中尉則信意中之事巳隱然言表而後世不察與投金瀨水同類並觀亦可笑矣信不學無術人也自行軍用兵外概無

所窺更願欲易足葵毋而覗其傍可置萬家胸中巳儼然具一人臣規局得爲眞王蓋自喜過望故蒯通鼎足之説枘鑿不入既不鼎足自不（深○文○微○旨○）得不伍絳灌信何所見之晩微時能出胯下豈顯時遂不能伍絳灌耶方信之下魏破代也帝輙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楚圍帝于滎陽帝自稱漢使馳入信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帝之備信何密而信之待帝何疎

也以疎而不檢之衷挾滿而難持之氣以事猜主宜其蹶矣且假王之請罪在要君垓下之爽約罪不獨要君而巳凡此皆所以致蹶之道非高帝之薄也如是則何如鼎足之愈乎太史公曰天下巳定乃謀叛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蓋隱之也信于功名之會無超識以處之終始誤認高帝爲知巳而不識蕭何爲知巳卽受蕭何之詒以墮呂后之計而信猶死不悟也尋過淮

陰觸遺事而有感因念古聖賢帝王不治生者惟孔孟與漢高帝耳豪傑而不治生則蘇秦韓信是也然秦與信微時所遭每每動千古扼腕則漂母之番名有以也夫

黄聖孩先生評○高帝非信知巳故終始疑信信非高帝知巳故終始感帝古來無天下而三分之者蒯通創論于未興漢之先鼎足之事直成於漢將亡之後超世曠識韓淮陰富貴之徒

也安能爲此
徐楚白先生評○滕公眼力不在蕭何下釋而不斬與語大悅能薦于漢高豈不薦于相國何後來長樂之死何與呂后同謀亦以已嘗薦信恐事發累及故急于死信而無一言相救
卓去病先生評○淮陰不學無術一言蔽之且不必以學術相槩也假王之請垓下之失一死非過獨人當窮時不賤簡詬厲巳矣乃哀而進

食之丈夫不能自食數語激厲慨慷而自致其誠安可與閭閻嫗婦之常同日道哉世有漂母吾願爲秣馬焉

范增

夫忠臣受猜于主每由讒賊間之是以伍員非宰嚭鴟夷必不浮也屈原非上官子蘭汨羅必不沉也計項羽所尊信無踰增者誰讒誰賊而誰間之乎勾踐范蠡之入吴而恬不畏也恃宰嚭也張儀之敢于來楚而無懼也恃于蘭鄭袖輩也沛公謝羽鴻門所恃者卽增耳何也增固項羽之誅臣也羽自起兵以來咸陽烽火三月

所過殘滅傷于暴哉弒義帝傷于逆哉殺卿子冠軍傷于擅哉坑秦降卒二十萬誅降王子嬰傷于忍哉凡此皆不愜輿情而增皆不諫果出自增意乎抑增諫而羽不聽乎留侯君臣所以窺增者熟矣當是時天下巳非羽有而增欲誅沛公于杯酒間以爲可混一天下豈折衝之奇乎增之能事僅如是也羽亦笑其迂而不聽羽之所以忽增者又素矣後世以成敗論謂沛公

脫虎口者頗有天幸留侯畫未萬全假令項羽用亞夫策漢不折而入于楚乎而不知此第市井格鬬之態亂臣賊子掩襲君父之不備以取天下則可非英雄所屑蹈也羽何如人哉拔山蓋世之傑其心懷原自光坦而增以詭譎之術進又何愚也疽發病死何足惜哉且羽非愎諫者比入關而悟曹無傷之譖聽侯生言能還太公不如夫差懷王之昏迷自用而又無讒賊以

間之增何故鬱鬱不得志耶況楚之叛將歸漢者不啻一韓信增不得辭其罪增與羽處有年矣羽豈久居人下者哉楚懷王孫心隱民間爲人牧羊增勸羽物色而立之何意耶立之不足爲功弑之深足爲逆留侯弟死不葬破家養士爲韓報讐增所知也羽殪韓王成使留侯之怨秦者轉而怨項而增不諫弑義帝則漢得執以爲辭殪韓王成則留侯欲釋憾于我而死心爲漢斯二事皆所以資沛公也增實負羽羽不負增而世競以亞父爲智且忠無識甚矣

黃聖孩先生評○亦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擒高帝此語實羽知巳

徐楚白先生評○張良目中原無范增先托項伯解釋侯項羽許諾而後入謝則巳安若泰山矣增不能決勝千里而謀人杯酒間便非帝師氣象許子遜謂項羽之敗全是用范增亦此意

卓去病先生評○宋儒論增謀殺沛公則天下人人皆沛公子每笑之帝王局量豈盡人而具耶當時應爲宰割者非季則羽耳天下止一沛公取而殺之誠爲扼要增七十好奇其在此乎

閻子將先生評○增雖千百口無以應也

紀信

項羽以百萬之衆困漢王于滎陽四面急擊請和弗許徵紀信誑楚焚身孤城之下漢王幾不得脫當時謀雲武雨之雄如良平信布等皆安在耶論功而旌死事之臣則信于漢家勳無兩矣竟置不錄說者以帝方混一區宇號令諸雄王醜其事而掩之與斬丁公之意同予曰夫豈獨帝醜之良平亦醜之矣鴻門之燕良用柔而

獲免白登之圍平奇計且六出至滎陽無一爲則夫丁公者帝醜所獨而紀信者帝與良平諸將相共以爲醜者也古死事之臣多矣死而于事未必濟即濟矣所全活止一城一邑未若信績之烈且瑋者漢稱三傑信又超三傑而上之凡高帝所以得有天下傳祚四百載秋毫皆信力也而忍不錄乎帝既脫滎陽以城委周苛苛罵數羽罪羽恚聲如乳虎捧苛沸鬴中烹之忠節至今凜凜而漢亦不錄史記亦並不爲信與苛立傳豈史臣之體當耀國聲靈而于滎陽事特諱之歟

徐楚白先生評○不惟愧殺良平抑且愧殺遷固

陸賈

太后將王諸呂賈難以口舌爭而病免家食得養晦之道及諸呂將危劉氏陳平燕居深念計無所出賈爲畫策教以將相調和平勃兩人遂深相結各以五百金爲壽飲酒交驩竟誅諸呂定劉氏賈之力居多夫賈儒生也高帝起馬上心輕儒嫚罵賈時時稱說詩書以規之而安劉氏社稷者卒賈也高帝云安劉必勃可令爲

太尉吁有說焉絳侯之爲人韓信羞與爲伍賈誼流涕欲去之史遷譏其鄙朴凡庸則其人可想見矣平之深念而取決于賈蓋疑其不足恃也然何以卒安劉氏不負高帝之知勃握重兵誅產祿猶石礫卵無難者可危處在左右袒耳微平提醒而夾持之天下事尚未可知彼張負非北州人豪哉胡以反黨惡闖鋤善類也此賈之卓識妙用實以助平之所不及而惜乎高帝不及見也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庸人無大得亦無大失呂后之不去勃也以爲易與無能爲也若朱虛侯則躁不能待矣

沈無回先生評○予謂高帝之屬勃非以爲庸人可無大得失也知呂后之深不庸不可以集事也然發其機者賈也微賈則平勃不交驩漢社危而高帝之智亦隱矣史以隨陸並稱何止說黥布一事賈黙有贊定之功過何遠矣

徐楚白先生評○歸功陸賈眞善于讀史者

張良陳平

淮陰侯之請假王說者咎良平謀無遺訐不預爲請封而侯其自請高帝怒動顏色乃始躡足附耳焉得智乎曰非也高帝猜主也良平與信雖有帷幄汗馬之分總同功一體人也信不自請而良平代爲之請則帝不疑信而疑良平良平皆以智自完者辭三萬戶而受留侯封竟從赤松子遊不背魏無知以示不忘本此何如識

量哉而冒嫌疑以犯帝所深忌耶侯雍齒而沙中之偶語息其計畫出于良平然雍齒有讐于帝非有功于帝者形跡與巳不類以故巳之說售而帝亦無猜無忌聽且從也世之寃淮陰侯者百喙曰其不反而予觀信之爲人漫無成筭反不反彼亦不能自主漢之君臣孰從而測之哉史載其與陳豨謀事覺終屬影響然初告變時帝念功猶豫未決取決于平平無一言救之

顧設僞遊雲夢之策至若蕭何所嘗薦信者也鍾室之誅亦助成之則信之爲信可知也巳

黃聖孩先生評○議論徹骨

卓去病先生評○淮陰固善用兵其人予嘗疑之乃讀幼孚所言信之爲人漫無成筭反不反彼亦不能自主不覺快然世第以登壇數語相詑便以爲奇偉耳

叔孫通

漢高帝非惡儒也過魯而太牢祀孔子豈惡儒者惡夫迂而無用之豎儒耳叔孫通蓋有用之儒也爲秦博士時陳涉發難通阿二世盜也非反也二世悅賜帛二十疋與衣一襲幸脫虎口不幾諛乎然而得儒之權矣高帝欲易太子通以申生扶蘇之事諫至欲頸血汙地不幾戇乎然而得儒之直矣通謂高帝臣願採古禮與秦

儀雜就之說者譏其逢君而此正通之善調時變處也高帝知有秦而已矣嘗曰大丈夫當爲此矣茲又曰度吾所能行爲之蓋惟慮其迂也儻通而專以古禮進帝必不從佯托于秦儀之雜而綿蕞習者惟古是式禮行而雍雍肅肅秩然其可觀也帝亦必不厭夫寧不厭旋拜太常賜金五百斤矣通何巽而有合乎吾因是知高帝所嫚罵者原非儒也即秦皇帝所坑者亦不

通儒其服之儒而非眞儒大儒也眞儒大儒當天下無道之日隱矣二世去始皇不遠通漏于所坑之外而還能博士于二世之廷棄秦歸楚棄楚歸漢泛乎若不繫之舟而竟以儀法自顯通豈易及哉或有病其諫止複道而更立原廟爲委虵孝惠帝嗟乎通不委虵于易儲之先而委虵于嗣位之後乎世之不滿夫叔孫通者曾兩生曾非之也

漢武帝

司馬遷作孝武本紀于神僊封禪之事獨詳而他不及非實錄也遷微文刺譏于言外也後之晋孝武者紛紛予以班固漢書爲據則所云窮兵黷武非獲已也王恢設謀馬邑誘襲單于師出無功恢死于獄自是邊無寧歲似乎恢開其釁然前此嘗和親矣嘗厚以金幣文繡賂矣而單于侵盜無已邊境被害孝武忿之而王恢進

此謀也恢罪在漏洩軍機逗留不進而不在擅開邊釁試歷舉匈奴寇邊之事入代者三入鴈門者五入五原者再入上谷者四入定襄入遼西入張掖酒泉入雲中入右北平者六七殺都尉凡五殺太守凡三漢歲歲出師斬虜首或千萬計而中國士馬物故亦畧相當然皆來而後應不得以窮黷爲孝武罪蓋從古匈奴爲中國患莫横于建元太初間而孝武適當其强雄才大畧之主其能堪乎況高帝挫威于平城以天下初定久厭苦兵革無已而順受焉仁柔如孝文愈不能堪始發騎八萬五千遣灌嬰擊之既而欲自將往擊羣臣太后皆諫止遣欒布等三將軍擊之既而與匈奴和親輙背約入盜邊周亞夫張武等六將軍備之惡煩苦百姓不發兵深入夫以文帝所不能堪者而欲武帝堪之有是哉故責孝武不能以德綏則迂而罪孝武用

兵之非則尤戾舜伐有苗高宗伐鬼方周宣王伐淮南淮北蠻荆玁狁皆夷也以中國征四夷非孝武所剏爲也自孝武而後歷昭宣元成哀平凡六世單于咸欵塞稱臣雖適逢其弱而誰實弱之孝武弱之也微孝武則炎祚不促于新莽而促于匈奴晋懷愍宋徽欽之辱漢早受矣是孝武有大造于漢而妄得以好大喜功訾之即用兵南越以其殺漢使故用兵朝鮮以其殺

遼東都尉故皆迫以不得不應之勢豈孝武之罪哉孝武之所短其小者在惑溺于方士祠官然無關社稷之根本其大者在巫蠱之禍國脉幾搖而輪臺悔過托寄得人巳足贖前愆而盡洗之矣學者毋狃常說而疑予言之無據也

周子將先生評○千古不易之論今人動稱秦皇漢武皆以為罪之魁矣

徐楚白先生評○以晉宋事按之則孝武受病

處不在征伐

卓去病先生評○有建元之强所以有元成之安有渭橋之策所以有頡利之擒有澶淵之役所以有數十年之無事此古來立國英雄站脚處幼宰豈第為漢武湔洗也

公孫弘

弘開東閣以延賓客與參謀議李德裕非之似也然謂周公吐哺下士則可弘效之則不可其說甚戾相臣以延攬為職初不緣同姓異姓有茹且拒之分也但周公所下之士非斯皇之遺彥即髫髦之留良縱不然亦四友十亂之僅存者與後世賓客不侔耳後世賓客如趙氏之程嬰立孤杵臼死難而外寥寥無聞戰國時四公

子皆養士食客而侯生毛薛以下雞鳴狗盜樸遬莫數矣魏其武安各以客敗公孫弘胡為效之蓋相臣有往來天下之精神亦有蘄擅天下之氣味其繼踵而來者初非欽其道德高其品望而真以之為谿谷也特勢利所合耳勢盡稱去則溺韓公之灰羅翟門之雀者比比皆是而責以建議策勳必不得之數也李德裕引主父偃朔方之計朱買臣發十難弘不得一弘奏人

不得挾弓矢吾丘壽王以爲不便弘無以對謂平津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樊然與槐柳齊列嗚乎恐周公之所吐哺而下者不如是也弘軟熟老儒賓客揣知其性必以安邊息兵之說進然陳于好大喜功之前其能入乎是賓客巧于逢弘而弘拙于逢武帝也德裕謂丞相閉門謝絕賓客則朝廷自然安靜此非德裕不能爲此說而公孫弘賄焉何也弘起于微以布衣居宰

輔德裕世祿之家以任子入相人情世態有瞢有不瞢也夫豈獨相門哉凡求端人于士大夫之門者如搴芙蓉于木末乎有所試而云然矣

阜去病先生評〇賓客巧于逢弘弘拙于逢武帝極是然以武帝之好大喜功而有安靜一着以救之固相反亦相妝者如魏其武安好客而大將軍獨以不好客見幸是也當時東南夷朔方兩策集議以弘言罷東南夷專事朔方弘于

國事未必無濟武帝未必不喜政弘所以巧于逢帝也

鈎弋夫人

方夫人顧盼之頃帝曰速去汝不得活令人悽惻而不忍聞夫立其子殺其母古無是法其曰有鑒于毋后之臨朝而然非眞情也當是時弗陵雖穉帝春秋未高方求神僊不死之術而卽爲子少毋壯慮亦太蚤計矣然則何以竟殺之耶曰巫蠱之禍必夫人搆之也尧毋名門帝無心授之以隙夫人因謀奪嫡而江充乘之未可

知也周宜臼非褒姒爲內閒必不廢晉申生非驪姬爲內閒必不死唐太子瑛非楊貴妃爲內閒必不誅戾太子與武帝父子骨肉何物江充敢閒之哉必鈎弋有微巧之術默中英主之蔽而帝徐悟于事後因而殺之在鈎弋甘伏其辜帝亦安于厥心而斷然不貸特不以告人而人遂不及知耳觀其悼李夫人之詞幽柔婉致頗多兒女子之情而何獨倏于鈎弋哉

卓去病先生評○武帝殺鈎弋夫人英雄辣手也人固非之然北朝胡后以不殺故貽禍不淺若無胡后敗露便不見武帝好着數耳

聞子將先生評○想當然耳却中情理

蕭望之

于廷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而有寃臣曰韓延壽者蕭望之所陷也望之以師傅歷將相爲國元老挾私忿而誣構一馮翊如承蜩當時趙蓋韓楊之獄追論者無不痛惜傷悼而悼延壽尤甚其治潁川東郡卓異著聞遷左馮翊恩信遍二十四縣議賢議能無棄市之典特以放散官錢忤許望之而獄吏承旨舞文延壽遂不能免

然望之大臣而屑屑與小臣爭曲直乎宋唐玠劾文潞公法當貶竄潞公顧奏而釋之天下以此多公褊窄如望之無以服天下之心而反爲宵小所藉口是以袁安任隗處梁冀之時禍患不及竟能鋤去權姦以快公憤非邪不勝正如腐儒所云也史稱其素行高異不能加害有味哉斯言望之試自揣素行何如耶下獄自殺無一人鳴其寃者以韓延壽之死得罪于天下僨足以僨之也樹桃李則成蹊植蒺藜則被刺彼鄭朋華龍因望之所援爲黨者而能得其一臂之力哉使其以傾延壽者而傾外戚庶許史之禍可消以擠延壽者而擠閹官庶恭顯之讒可杜當元成之末天地閉賢人隱二疏乞骸而歸鄭子眞嚴君平盤桓以遁斯何時耶望之不希鴻冥之適而猶好爵是甘宜其敗也嘗考孝元親政之年已二十七猶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

至再辱師傅于囹圄偪其自殺元帝之昏庸不足道而當時望之朝夕與處獨不能蚤見其微乎故吾謂王式之于昌邑猶勝蕭望之也

閒子將先生評○望之殺延壽恭顯殺望之此是世間實事實理聞之可以戒孰謂幼字僅文人耶

漢光武

中興創業無異道也而時勢差有難易主術亦微有低昂高帝之所乘者暴秦也人心怨叛不殊于秦而加以人心思漢則光武所獨也高帝之所當者項羽于古勁敵也而光武之所當者公孫述隗囂次則王郎次則赤眉青犢富平獲索等賊耳烏合瓦解不足以煩王師以時勢較一難一易懸矣而光武與高帝所刺謬者一不

事家人生產一性勤于稼穡營田業一以呂后之悍而不敢廢一廢郭后易太子一斬丁公以訓不忠一封子密爲不義侯一夷醢信越黥布一功臣賴以獲全所同符者一斬蛇著異一圖讖發祥一入關秋毫無犯一所得財物悉與軍士一除秦苛法一除莽苛政一委任蕭何韓信張良崛起帝位一聽鄧禹馮異輩成恢復之功一慕四皓而不克見一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斯數者同異低昂之大凡也高帝徼時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嘆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此高帝之志也仕宦當爲執金吾娶妻當娶陰麗華此光武之志也石勒有言吾遇漢高帝當北面而事之遇光武與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夫石勒亦人傑也其許高帝與光武也如是

長卿再弋○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弒奴以首

奔竇建德建德斬奴而返軌首滑人德之遂降此與封子密大相反可見帝王舉動盡有不如盜賊處

卓去病先生許○光武事歸臺閣不任功臣千古得著處至于義士叛臣或誅或釋總有所爲帝王與盜賊之心一也

嚴子陵

夫隱者潛也潛而復見者有所爲也湯之阿衡武之尚父不以莘渭老而與之伐暴救民是也潛而終不見者無所爲也潁陽巢許及沮溺丈人輩是也潛而復見見而復潛者在有爲無爲之間也夷齊叩馬仲義四皓羽翼太子是也而嚴子陵獨何所爲哉自附洗耳之高卽足不加于帝腹可也寄跡羊裘之釣卽物色之訪可無

來也悅志富春之耕卽安車玄纁之聘可無就也舜卽帝位其微時所謂鄧墟七友者終身不見子陵豈不聞耶既至矣而仍不屈說者曰貴易交富易妻光武所以探宋弘者也厥後寵陰麗華廢郭后糟糠之妻已如此貧賤之交安足恃或子陵見幾而作未可知也予曰不然子陵與光武處有年矣彼此各習知者光武徵處士薛方逢萌周黨王霸輩以及子陵不過蒐隱逸爲名耳而富貴驕人之習氣未除子陵煙霞丘壑之侶非求志達道之英也車駕臨幸臥而不起眠而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則貧賤驕人之客氣未降尸故宜其不合而去而范文正公云非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非光武不能成先生之高堂乎當時來而不屈者不獨一子陵則成光武之大者亦不獨一子陵假令光武不能成其高將誅之乎抑囚繫而脅之使就職乎司徒

侯霸素與子陵善遣使奉書子陵口授曰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此在子陵未嘗失言而帝笑爲狂奴故態已心輕之久矣三徵而後至僅除諫議大夫豈門鉉之地子陵固不足當歟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此時子陵年八十矣何不特徵于初而顧與薛方等同辟乎子陵卽非光武故人寧棄置不徵乎在光武原非畀數在子陵可以不來賜錢百萬穀千斛在

子陵身逝之後何不及身而賜之粟肉之繼聊別于薛方輩猶依然故人之情也況光武發跡春陵時不懇其相助爲理而求助于天下既定之日子陵具傲骨者能無惡乎宜其飄然逝也嗟乎使殺深源而終于不出也至今有餘思矣子陵亦云

長卿再弋○世人肚腸齷齪看得功名富貴十分重故側聞子陵遺事不覺心折其實泉石猶

徉簪纓纏縛苦樂大異子陵不過不貪富貴要自尋個快活去處而論者多溢美子陵有知恐掩耳不屑聽也子陵之上還有東方朔管幼安兩種最高人物在而世誤認子陵爲第一流人物政如賣菜傭目不覩明珠而道拾遺金遂以爲天下之寳盡在是矣哀哉

卓去病先生評○子陵氣象實能超駕光武光武器度實能涵蓋子陵故兩不相入如能不出則桐江春水至今不知作如何想此幼孝所以致慨子玄纁也

馬援

伏波將軍援佐世祖龍興平隴定蜀南襄交阯西鋤先零復征五溪之蠻績種種著矣封新息侯爲漢元勲卽有罪且將十世宥之而慧苡蒙謗主眷不終藁葬城西其故安在宋太祖嘗至趙普家發海味于甕得瓜子金不以罪普世祖于援據浮說而罪之非目擊也馬革裹尸之忠曾不一憐念耶況所謂豁達大度同符高祖者

鄧寇諸功臣俱獲保全何憾于援而薄報之哉予曰不然讒生于疑世祖之疑援非一朝夕自騰聲三輔遨遊二帝時已倪矣奉書洛陽譏帝王之有眞非其他功臣親角材而臣之者比也彭寵隗附而隗叛援蹈畧威勇百倍于寵而不自韜匿時有躍躍欲奮之氣世祖年老厭兵設有叵測誰則制之其所日夜隱憂而不以告人者讒夫窺之熟矣而援不自知故及于敗不然梁松坐援書叩頭流血帝所稔知顧使之乘驛責援代監其軍此何意耶援請營壺頭耿舒請從充道帝從援議旋聽舒而咎援又何意耶剏業之英辟明見萬里外若曰老將智而髦及之必非其情矣宋胡寅以爲春秋旣高智有所困此不知世祖者也

徐楚白先生評○宋太祖有制普之術故瓜金同于海味漢世祖有防援之心故薏苡等於明珠

黃聖孩先生評○先得予心

竇武何進

春秋書曰不待君命而誅君側之惡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諸侯城成周宋仲幾獨不受功晉人執之于京師此以王事討有罪也而春秋以爲不告諸司寇而擅執人于天子之側則履霜之漸篡弒之階也乃竇武何進謀誅宦官俱上白于太后機事不密反遭其毒豈春秋所謂誅及婦人宜其死歟夫獨斷則爲無

將請命又虞中格爲武進計何途之從而可予曰武進之失有三失于恃失于忽失于葸耳自負元舅之親所請必得非恃乎武以奴僕刑餘無能爲也與陳蕃露章攻之非忽乎進聽袁紹之說召董卓入靖以釀大難曹操笑曰特一獄吏事也何至紛紛召外兵此非葸乎以予揣之事不可不白于太后而白之有方非倉卒口舌可驟得也蓋婦人女子之性與閹豎頗合而宮闈邃密之地左右近習之所浸潤根深蔕固斷立轉于片言難矣故霍光以異姓之卿廢昌邑危如累卵而太后從之竇武何進以椒房之戚誅曹節蹇碩輕若承蜩而太后不從豈一朝夕之故哉況一門三侯專寵于澤武自授以口實張奐北州人豪不引爲己助而反使之助逆操戈何其疎也何進襲武覆轍愎陳琳鄭公業之諫漢之明堂幾于不祀甚矣庸愚之悞國罪不

在權姦下也而議者惜之亦何足惜哉然則爲武進計如之何鷙鳥將擊先歛其翼伺釁而動出其不意按以必誅之條聲罪討之太后必不能曲爲之庇是呼吸之間知勇俱困而權姦已授首矣卽（誰有此識力）不然擅殺而邀議親之典猶愈于反噬也貸諸姦以安反側猶愈于欲盡誅之不得而以身殉也如是則瘰疣去而元氣不削錮疾已瘳所謂大臣者道固如此彼負望如陳蕃社

稷倚之安危而受禍承天垂死不悟由無術以處之也嗚呼奚責于武進哉

徐楚白先生評〇三失俱有而葸之害大

郭泰李膺范滂

東漢之士肥遯自珍如申屠蟠超然評論之外者有幾史稱黃叔度言論風旨無所傳聞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殆庶幾焉徐孺子累辟不就然銘戴知己之恩聞其薨卒徒步弔祭豈忘情斯世者哉時不可為沉冥以晦跡比于郭有道致更遠矣龍門仙舟何者不與元禮莫逆加以好臧否人物頗足觸忌黙足以容泰實愧焉

其幸而免者在下位而無好爵之縻也且其所遇者惡閹非操賊也若生漢獻之世與孔北海彌正平同玉碎矣議者因其幸免而云泰不為危言激論以取禍以予論之陳竇誅宦官不克而敗郭林宗哭諸野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斯言也乃申屠蟠黃叔度徐孺子所必不出諸口者明哲之謂何一時之士厚自標榜若顧廚俊及華固依附時名寔無撥亂之具而李范

人豪亦三木囊頭斃于亂賊之手則所謂風裁節義者詎士人殞身之媒歟夫眞風裁眞節義死社稷者有矣未有死羣小者也延嘉二年漢桓帝因陳蕃胡廣之薦安車玄纁備禮致聘于徐穉聞楊喬之賢欲以公主尚之猶未至失道之甚也而穉堅臥不出喬寧餓死而辭姻有深情隱痛不可告人者存焉當時埋光家食如茅容者不少也獨徐楊乎哉李范兩君子縱不及

徐穉之高蹈寧楊喬之不若耶士君子不得爲天民則爲逸民毋進退失據踵李范之獘也若郭林宗愲愲于世而僅以身免亦無取焉

李固

桓靈皆無道主也而桓優于靈靈帝呼宦官爲父母桓帝能發憤誅梁冀大有間矣梁冀之惡浮于竇憲憲剌殺諸侯以邊功贖罪威震朝庭冀弒質帝鴆毒有徵不赦之辜顯然而舉朝不敢問固爲元宰又素以風節自標者質帝暴崩語固以被毒之故固于此時直發其姦聚朝紳而討之冀安所逭死哉而隱忍遷就生死利害

之念牽制于中狐疑而不決推究侍醫何益于事懦與迂合使冀得陰爲備而巳反受制焉大逆如冀不聲其罪反奏記協謀迎立淸河王慶而機會一失不可復圖與杜喬相繼受戮宜哉揆其本念不過懼禍而重發而禍必不能免孰若質帝被毒之日揚眉張膽奮擊于朝烈烈而死之爲快哉予嘗謂豪傑舉動十得六七即毅然擔當故謀常克濟庸愚之人必欲萬全必至

于一敗塗地夫天下事未有全利而無害者也固身爲正卿立人本朝不以討賊爲已任若據董狐之筆則弑其君者非固而誰范曄寛之謂愈于胡廣趙戒開大臣軟熟畏事之門失史氏之體矣一梁冀耳李固不能誅而桓帝誅之是桓帝之昏庸反賢于固之忠義也秦之趙高殺李斯弑二世而子嬰誅之是子嬰不第賢于二世且賢于李斯也是以君子貴斷也當斷不斷

反受其亂李斯不死于矯詔誅扶蘇之時而死于囚安得上書之日李固不死于質帝被毒之年而死于梁冀之手死者有知應悔于泉下矣馬融經術名儒附梁冀爲作奏請誅李固其殺人媢人如是未幾髡笞徙朔方譬虎前之巫自結于虎終非其所驩也古今人患失而反失者獨馬融乎哉予因感李固之事而并及之

卓去病先生評〇質帝遇毒之日李固眞欠一

死律以董狐之筆非弑君其誰

孔融

曹操忌楊彪慮其圖已因袁術僭亂誣彪大逆劾收下獄文舉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曹操述楊公之世德辭氣慷慨以去就爭之操不得已遂出彪說者曰操雖奸雄奪于文舉之正論而止予曰非也袁術與彪有婚姻而羅織其罪以爲將誅廢置則事關宗社操所執亦甚正融安得奪之郎不然以廢置之謀發自孔融并逮融亦

可也而操翻然易慮何耶融海内領袖人中龍也挾以拂衣而去則人望失而英雄且羣起而圖操矣去尚不可況誅之乎融自稱魯國男子此時操適爲兗州刺史東方士氣剛直可智籠不可威脇失一融而天下之爲融者胥解體焉此正操所欲彌縫處也既不誅融自當釋彪此奸雄轉關換局之法而古今人盡不知也然操所陰忌而思剪者已不在彪而在融矣芳蘭當戶不得不鋤他日以匿張儉故融闔門被戮受禍更慘嗚呼魯朱家能保全季布而孔文舉并不保其身非智不若所處之時異也蘇長公有言非公誅操則操害公勢不兩立此爲善良樹幟壯千古之色則可耳其實融安能誅操哉彪釋之後融掛冠田里鴻飛冥冥操亦無如之何矣范曄云夫嚴氣正性覆壓而已豈能委曲以免其生哉予謂管幼安氣性亦屬嚴正而何獨

免焉則世之君子見幾之哲何可少也

長卿再弋○父彪幾爲操所害而子脩顧沾沾焉露才觸忌猶流螢之當筵飛蛾之赴熖豈復有生理哉嗟乎何責于彌正平也

黃聖孩先生評○文舉正平俱非大有爲之才徒以口舌得禍所謂匹夫之勇耳不足惜也

卓去病先生評○大抵雄伯之士可以利害恐不可以正論奪操實畏融非服融也此奸雄轉

闢換局之法幼宰一語看破今古

沈無回先生評○老瞞心事千古如見

昭烈帝

司馬光不以正統予昭烈謂其于中山靖王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故抑之夫昭烈即疏遠乎猶愈于魏之簒也三代而下漢得天下最正功最高尊昭烈所以綿漢祚也論世者不忍其脉之遽斬而愀然有存羊之思焉陳壽志三國明以天子之制予魏而外吳蜀爲列國以予論之蜿起草澤與閹奸君側者差殊則魏且不得與吳等況蜀乎壽又言昭烈機權幹畧不逮魏武是以規宇亦狹夫操猾虜備仁辟也仲尼辨正譎不以晉文先齊桓壽何以屈蜀而伸魏壽晉人也知有魏而已矣魏之有晉猶季孫之有陽虎壽欲伸晉不得不先伸魏司馬温公著通鑑祖陳壽之筆以魏紀年至朱晦翁作綱目始以昭烈承獻帝之後紹漢遺統蓋有激于蜀丞相諸葛亮入寇之書舛錯倒置而刪定焉

者也夫溫公爲人方嚴不假借于篡賊又朱代臣子亦于曹操無貶詞顧謂操取天下于孥盜不取天下于漢室何意耶人言王安石僻觀此語則司馬君實僻過之予竊其隱寬魏亦所以寬晉也司馬懿父子陽施陰設移魏祚于掌股之間光豈其苗裔耶以正統予魏爲晉司馬氏地也此子產立公孫洩之意觀過知仁其此謂哉不然諸葛武侯去中山靖王時未遠草廬中

即稱昭烈爲帝胄其勸進之詞云曹丕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宜即帝位皆確有所據光豈不知之即陳壽亦稱昭烈弘毅寬厚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風光又豈不知之而紆巨其說以欺後世戾矣（使溫公無詳）若云魏武踞中原之勝不得不以正統歸之則晉之江左宋之江南遂不得以正統稱耶光所見殆不如是說者以予說爲偏詞而更自有說非予所敢知巳

長卿再弋○疑光爲懿派時肆大駭試考孟夫子世系當渙然氷釋所謂蓮花出糞壤中不礙清淨者也溫公大儒予那得不如此說

卓去病先生評○正統之說論者不一予謂有土而君實由自立非人可以私意進退者周天子尚在則楚不得以滅陳此春秋存陳之旨也伯者主盟則吳楚可以疊見于春秋此春秋漸進吳楚之旨也地據中原身握大柄即盜賊蠻

夷君子僅可致嘆于餘分閏氣而已當時臣民安能逃之吾非天子安能誅絶之耶溫公寬魏以寬晉此真夫子待宋人微意幼安抉于千古之下奇矣

魏延

孔明不用延策說者謂延有反相孔明疑之而不用然其策自奇予謂庸莫庸于子午谷之策矣子午卽險隘乎我能往寇亦能往倘曹叡見及此而豫備焉則蜀兵未能會而爲一蜀勢先已截而爲二危矣哉太和中曹眞表請數道伐蜀一出斜谷一出子午谷陳羣皆以爲未便而止豈孔明見不及此顧俟延發之哉若疑延有反相則遺他將往可也陽假之兵陰觀其變以剪滅之亦可也何至并其策而棄之凡閒道襲擊以掩人之不備者施于危邦亂國可耳操父子君臣謀無遺訴魏延此策何其迂也

長卿再弋○李密欲走襄城就張善相而聲言入洛盛彥師帥衆踰熊耳山南弓弩刀楯夾路而伏密兵首尾斷絶不相救應彥師擊斬之觀此則武侯不用延策確有定見

曹操

操以丁儀之譖欲廢其子問于賈詡詡引袁本初劉景升事諷之而止則丁儀豈端人哉丁儀目眇操愛其才欲以女嫁之而竟不果徒虛語耳操患頭風讀陳琳檄起曰是愈我疾是愈我疾武塁見駱賓王檄嘆曰有才如此而使之淪落不偶宰相之過也二事大相類皆奸雄稺慚欺世語蓋無解于清議不得不如此說而李溫陵實認以爲憐才誤矣姦雄憐才不過敗之以爲名耳若琳與賓王檄皆罵賊之詞千古痛快恐操塁腑中未必如虛船觸舟而毫無芥蒂也

長卿再弋○劉備以天下知有已爲喜而曹操以英雄許備備以爲懼聞雷失著則操忌刻可知丁儀才在楊脩下得免死幸矣安望作快壻乎

沈無回先生評○余謂二事皆眞非欺世也大

奸雄亦自有轉折與真正豪傑差異而畧同若
纖毫不容是穿窬之小人非大奸雄矣

蔡邕

豫讓于智伯千古義之而蔡邕于董卓有遺議焉吾謂董卓與智伯惡逆等耳蔡邕才品亦不亞豫讓或者讓烈烈以死而邕獨少此歟乃樂布哭彭越視死如歸而高帝釋之拜爲都尉邕感卓知遇特于王允坐中一嘆而竟付廷尉何其冤也漢書述邕篤孝廬墓有馴兎連理之祥三世同居誼高閭閈稱疾辭召作釋誨以見志

建寧中累遷議郎妖異屢見陳政要所宜行者七事又特詔直言無諱密以皂囊封上而邕遂斥乳母趙嬈之横指門史霍玉之姦太尉張顥光祿勳偉璋校尉趙玹蓋升並爲國蠹帝覽奏爲曹節所窺而邕禍遂不可解微呂强幾棄市矣當時劉郃楊球程璜輩遣刺毒邕而幸免王智復告邕謗訕而邕慮不免亡命江淮遠跡吳會惴惴乎畏罪之不暇與董卓曾無生平卓之

辟邕在漢靈晏駕之後邕初稱疾不就而卓挾之怒且詈曰我力能族人則邕之就辟其情萬不獲巳而腐儒責以不能避禍遠引設身處地雖欲爲冥鴻得乎甚矣名之爲累也以名收以威刼雖終身不畫一策可也而又責以直言忠告不愈賫乎然當時賓客部曲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邕未嘗不諫止也永平中地震邕以爲陰盛侵陽臣下僭踰所致明公不當乘金華青

蓋爪畫兩轓卓未嘗不採納也卓重邕才品三日之間周歷三臺待遇頗厚而邕揣其必敗欲東奔兗州以俟之豈附逆者哉邕一代人望懷舊感傷羣情不無摇惑迫之以不得不誅之勢而邕也情之所觸不覺致嘆嘆而始成其爲邕也孫讓見諒于襄子樂布見取于高帝而蔡邕偏受禍于王允悲夫世俗忌才而奸雄收之以從人望其禮遇之隆有令人結念而不忘者新莽時詣闕上書之人以四十八萬計豈盡出于諛哉論者無以柯亭之笛爨下之琴鳥篆碑冊之技而掩其節義之高可也

長卿再弋○只因世俗不解憐才以故豪傑之士爲權奸所顛倒而不覺人其彀中若看得王莽謙恭下士與淮陰惡少年無二這便是真正豪傑此管幼安所以不可及也

卓去病先生評○伯喈孝友篤行絕無逢世軟

熟之態董卓生前待之甚厚然座中之嘆金署子云安知非感慨于盛衰今昔之故而爲此嗟慨乎奚必專在惜卓也廷尉兒收真是冤憤非幼安再三數其節義幾以技藝掩矣

謝安

文靖公之英猷其大者在處桓溫破符堅二事古今不予其功而許其量何也安與孫興公盤桓東山時泛海中流風濤並惡諸君莫不色戰而安神采吟嘯自若因此窺其雅度然孔子曰臨事而懼孟子曰予有戒心則當社稷存亡之會又不宜泄泄然效告子之不動心也大司馬入朝伏甲設饌欲芟夷朝士王坦之容儀失措

倒執手板安從容望階趨席諷咏如常可謂量矣然新亭之迎（此公最沾死）其失也謟乏大臣之風節溫以伐蜀之功自雄復欲著奇勳于趙魏而路阻石門兵摧襄邑乃委罪偏裨遷怒朝廷廢主以立威知置奕棋而安不能匡救其失也隨之大臣之風義溫疾篤子幼又無與援而乞九錫安位望傾朝何有于垂盡之死灰而顧為具草姑緩之以待其斃儻緩之而不斃求索無厭安何以

待之乎其失也觀望乏大臣之風力凡此三者吾所不滿于安之處桓溫者也秦人挾百萬之師直取江左朝野震驚安對客圍棋恬不為意可謂量矣然非謝玄實能而堅自敗也堅違王猛臨終之言故及于敗猛之言曰晉雖僻處江南而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讐敵宜漸除之堅以匹夫奄有天下十分之九五胡中援最傑焉而一敗塗地其失

有三傾國而戰如摴蒱拋家以擲而不為後繼一失也疏爵以賞歸命除宮築第以待晉之君臣知探物于囊意滿而氣盈二失也欲速觀厥成而不知釋晉以為後圖昧乘除之數犯知止知足之戒三失也其不殺慕容垂姚萇姑置焉凡此三者堅所以致敗之由也堅夷人也其用兵亦夷而安借敗為成遂有淮淝之捷不然以八千人擐投鞭斷流之衆雖太公穰苴無所見

長而謝玄能辦此乎儻符堅治國有方勢不瓦
解再舉入寇謝氏叔侄何以應乎古來僥倖以
成功者不止于此予因論謝安而推明之以見
天之祚晉非人力所及云

殷浩

世俗之于流品眞者必不知知者必不眞是以
孔明具王佐之才高臥南陽自比管樂意稍貶
矣時人尙莫之許浩盜虛名累辟不就謝尙王
濛褚裒司馬昱皆爲所欺以爲江左興亡懸于
深源之出處又曰深源不出其如蒼生何惟庾
翼知其立名非眞辟爲軍司遺書誚之弗就也
翼卒而浩始出北伐無功書空作咄江左之蒼

生竟陸沉而未有起色及桓溫辟爲尙書令手
答虞悞開閉十數竟達空函可醜極矣噫晚節
如是而厥初負管葛之望豈晉室士大夫崇
虛而不課實可以時名動乎向使草廬無三顧
之勤殷侯堅居墓之節千載而下不知其作何
評論也嗟乎若陶潛王無功之流謂善藏其用
也可謂善藏其拙也可

王導

史稱導爲東晉名臣有江左夷吾之譽故尚論者罪其假手逆敦以殺周顗與趙盾弒君之律同科此秦少游說也又罪其陰懷異謀坐觀敦事之成敗以爲後應此黄震說也二說皆不足以罪導何者匿怨修報恒情乎覩表流涕悔恨莫追自言幽冥中負此良友則導之過不俟人摘而已自知自訟矣奚其罪導位極人臣敦事

成富貴不加益不成首領莫保甚則赤族至愚者不爲也棄疾之于子南石碏之于厚李璀之于懷光父子尚不相及何況兄弟奚其罪所可罪者庾亮召蘇峻而不止無先見之明石勒寇襄陽疫死過半葛陂淫雨三月而不襲無乘敝之權卞敦不赴國難郭默害劉胤而不問無懲奸之勇帝拜其妻曹氏而不辭無人臣之禮耳晉人習氣以放曠依阿爲高而借名檢任勛勤者自爲迂濶誠有如干寶所訾者當時惟陶士行劉越石祖士雅三子留心撥亂不似晉人而陶念未粹劉祖不竟其用而以幽死惜哉予嘗謂春秋重世卿而田常篡齊六卿割晉晉重門第而敦玄包藏禍心逆節萌起流獘一至于此若王導者太平坐鎮則可而責以大義滅親如古人能乎哉予所深罪導者亦以導爲東晉名臣有江左夷吾之譽故責備焉儻就晉人而月

旦之且以爲風流詳雅矣

阜去病先生評○幼宰彈射王謝何辭以對總之婉轉圖功因循成業王右軍所言者是二子苦心處亦二子得力處且當時國勢與二子體性力量只合如此不可強也牽制以容奸乘時以自便流獘固然矣

崔浩高允

浩之誅也崔氏族赤矣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栁氏皆以浩姻親坐罪滅宗方浩伏誅時幽執檻內送于城南衞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從古宰司之被戮辱無如浩最慘者世相傳以爲毀佛之報予謂不盡由此浩所以賈禍者三欲大整流品明辯姓族犯衆怒而不恤一也專制朝權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

數十人爲郡守與太子晃固爭而遣之橫據其非角勝于主二也惑嵩山道士寇謙之勸帝建靜輪宮以上接天神高不聞鷄犬功費萬億民疲財匱三也凡此皆賈禍之媒至于刊所撰國史于石列之通衢以彰直筆則罪不獨在浩也詔旨原敎以務從實錄特不當勒石暴揚國惡非人臣之禮耳然當時閔湛郗標寔誤之而高允與之共事又未嘗諍止之也允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旣謂著作郞宗欽曰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明知其非而不諍止允自當與浩同科邀景穆之靈萬死一生出語人曰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也夫翟黑子奉使并州受布子疋事覺允敎以實對而翟黑子不從竟被誅戮假令翟黑子依允所敎而受禍則幽冥中誠負之矣惟違允之敎以至是是翟黑子負允允不負翟黑子

也允所負者卽崔伯深耳何也允所以對景穆與帝者當明証直筆之是而刊石之非當正國湛郗標造謀之罪而開崔浩議功之與則浩或貶竄而不誅卽誅應不至夷族而允不出此但甘與同死何益哉游雅（高生朗巧）曰崔司徒嘗謂高生豐才博學所少者矯矯風節耳及司徒得罪詔旨臨責浩聲嘶股栗允敷陳事理辭奏清明人主爲之改容允于此時能碎首泣血慟哭哀號述

浩生平誹謗之罪臣主際遇之蔀以贖今日之死未必無回天之力茅焦解衣危論安金藏剖腹鳴寃雖秦皇武曌不能無動而允偏不能得諸魏主乎況左右之者有景穆在乎浩死之後帝追悼之曰崔司徒可惜悔何及矣曩時在廷諸臣悉擠浩莫救而允亦坐視何歟允與浩皆習天文術數言星曆各有所得而浩精于計畫其籌邊務若射覆無爽者何並昧于此哉況浩

自比子房而寇謙之未必如圯上老人赤松子也史稱浩不信佛法勸魏主阬屠天下沙門焚經壞像塔廟靡有孑遺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誦讀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厠中其愚暴若此予聞古人欲避修史恐羅刑禍而魏收獨以考終又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謚文貞修郄者猶且發塜而拋骨則史官斷無倖免者方佞佛以祈銷滅罪衍之不暇而顧毀佛也哉允歷事五帝出

入三省五十餘年恩寵彌篤壽九十八甍雖非佞佛之報而罪福殊懸亦非偶也

長卿再弋〇北魏處崔浩太酷後世史官直筆遂少唐太宗好自觀史史多溢美試覽其君臣問答卽勲華不是過也然豈皆實錄乎

黄堊孩先生評〇浩傳極羣書列通衢而彰直筆是鄙陋不學所爲也魏主英果而能恤才既殺一浩必不復殺一允允第叩頭請死則自然

得生渠肯泣血流涕爲浩辯寃而身蹈不測之禍哉吾故曰高生巧也

郭象

註莊子者奚翅數十家惟象註稱最能暢南華之所欲言殫漆園之所未發從世有莊子註郭象之說或曰非郭象手筆本于向秀之解義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遂零落不傳于世象竊爲巳有自註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餘但點定文句而已然秀猶有別本故世傳向郭二莊其義不殊予曰非也秀一片

俗骨安能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其爲郭象手筆無疑象有儁才爲人薄行忌者倡是說以汲其長也大凡文章之道縱極神極奇者一經庸俗之手改竄數字便令全篇減色即果出于向秀亦必勦襲稽叔夜輩口吻假爲巳有而未竟其妙者也魏晉崇尚虛名郭象之名在向秀下故當時惑之然王充名在蔡邕下而論衡何以作帳中之秘左太冲名在二陸下而三都賦何以

不覺甕而反令玄晏重哉敢以是爲子玄解嘲

王通

隋何時耶所差勝秦者儒不坑耳斷無崇尚儒術之理通何其愚也通教授河汾年十五即爲弟子師從者千餘人李靖房玄齡魏徵皆出其門著續經中說二書人尊之曰夫子亦儘足以自樂而與薛收西遊長安獻太平十二策識者謂其鼓瑟齊門急于干進非也此學孔子而失焉者也孔子周流轍環席不暇煖當時弟子多

從遊於四方通僅偕薛收往則猶有未肖處曾男子之學柳下惠以其不可而學其可若優孟之學叔敖戲也王莽之學周公詐也通之學孔子戲耶詐耶神聖不相沿襲故堯舜不學伏羲神農黃帝禹湯文武不學堯舜而孔子亦不學數聖至孟氏始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此荅公孫丑敢問所安之說非知通事事摹擬言言揣合以强附子孔子也學書者非不宗鍾王然神不肖而彷彿其點畫則爲書奴學詩者非不宗李杜然骨不肖而盜竊其句字則爲詩奴王通學孔子蓋聖奴也後世怪之以爲文中子乃假託者實無其人而王績陳叔達陸龜蒙司空圖皮日休皆唐人也隋唐不甚相遠五子著論皆鑿鑿實有其人而宋咸獨斷其無謬矣大業元年徵之不至司空楊素勸之仕不欲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明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

不至則通之恬退可知特獻策一事學孔子太過而失其眞而謂通鼓瑟齊門急于干進通且死不服矣

卓去病先生評○文中子一段規行矩步精神非戲非詐以聖奴目之當矣篇中議論確不可易

沈無回先生評○是快論便是眞正學脉

魏徵

春秋時桓公不可一日無仲唐之時太宗可以無徵其事大異徵不得借仲爲解尹起莘謂徵之事建成受命高祖非委質東宮者可以無死予謂東宮與藩王孰重高祖既命之輔東宮是以極重之任付托徵矣付托不效即爲高祖死亦可也馮立一騎士耳猶知死節徵爲東宮洗馬恐偷生乎即曲宥徵者玄武門之喋血徵未

嘗身與其事若仲之射鈎也而徵嘗勸建成殺秦王則已陰與其謀矣唐之天下秋毫皆秦王力猶漢之天下秋毫皆沛公力也沛公不以帝位讓太公與仲兄而秦王以帝位讓高祖已難矣又欲傳位建成此其勢必不能安高祖有言化家爲國由汝破家亡身亦由汝又曰我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故爲高祖計當以太上皇自處而不當以東宮處建成爲建成計當讓位世民而不當以東宮自處爲魏徵計當以世民應立之說上諫高祖下勸建成以銷其骨肉之際而不當勸建成殺世民也建成庸才即世民遜位授之必不能享而徵欲以討劉黑闥之功軼世民而居其上愚矣哉自古有以天下傳子弟者未聞有以天下傳父兄者也舜不傳瞍武王不傳伯邑考而欲世民以天下傳高祖又傳建成（齊王元吉更愚）此高祖建成之愚而魏徵不當助其愚也徵在

貞觀間讜論十餘萬言在武德中何以獨默太宗陽親之而陰鄙之矣徵死未幾而停婚仆碑有以也夫

徐楚白先生評○貞觀讜論豈能比績于夷吾喋血武門不能無愧于召忽

魏元忠

宋璟劉知幾激張說證元忠之不反說惕于公誼背昌宗于后前千古高宋劉之能成美張說之能從善而元忠殊不足以當此方李敬業起義兵討武后天下震動后遣李孝逸擊之軍至臨淮戰不利元忠不以此時伸大義激孝逸而反爲武后作說客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若大軍久不進萬一朝廷命他將代之責以逗留之罪奈何孝逸用其策因風縱火追斬敬業假令元忠稍顧惜名義則唐之宗社不待狄張輩恢復而助周黨逆元忠之罪莫可逭矣灌嬰承呂后命擊齊乃與齊連和以觀變元忠于孝逸胡不然耶按元忠寢疾周霸爲之嘗糞夫霸以諂諛拜御史而元忠何自得此于霸及相中宗與時俯仰畯褻尉袁楚客貽書責之但愧謝而已故宋劉之激張說其事是其人非也

李勣

太宗以勣爲社稷臣可托孤寄命身黜之而留以貽高宗使感激而圖報夫漢武帝之于霍光金日磾不知是也後勣阿意順旨贊立武曌以長孫無忌之親褚遂良之忠俱顧命大臣而有所不免此與上官桀之奸何異知人則哲帝堯所難固不足爲太宗病而黜勣以市後恩術籠之非誠動之也失馭臣之體矣乃宋主之于二蘇亦留以待後人曰吾爲子孫得二宰相後世無非之者不第以二蘇才且忠不負先帝知人之明而儲材待用與顧命大臣其處置方略原不可同日語也勣相其孫敬業曰必敗我家因獵而焚之敬業裹身死馬洛血而出已而義旗首倡竟以敗誅勣雖羅剖棺之慘而得敬業以洗前愆不厚有榮施哉世俗顧謂勣爲不善之報豈爲人臣子必讒諂賣國如勣而後賢乎范

祖禹亦作此說無識甚矣勣將死以房杜爲戒蓋房杜忠于事君其子孫覆宗絶祀出于不幸非積不善所致也而勣廼以爲覆轍哉予嘗謂天之報施不顯于嗣續間定休咎若云有德者後必昌何獨爽于勲華之胄彼豈乏義方也者聖賢豪傑之不克紹如麟鳳之無種凡庸繩繩相接如牛羊犬豕不絶于世天豈薄麟鳳而厚牛羊犬豕哉于公陰德而大其門曰吾子孫必

爲三公嚴延年之母掃室以待其喪之至皆道其常者也

卓去病先生評○李勣盜賊小人不足比數范祖禹等說乃世俗作家翁無咎無譽常談耳天不薄麟鳳而厚犬羊可爲仁而無後者吐氣且此千古創語也

徐楚白先生評○太宗不知其臣李勣不知其孫

五王

從古元兇漏網于鈇鉞者惟武曌耳武曌惡冠千古斃所生之女以誣母后而骨醉之乃桀紂所不爲者殺唐宗室殆盡乃莽操所不爲者其易唐爲周特篡奪之常耳淫僭懷義淫醫沈南璆淫少年張昌宗張易之又其餘也用酷吏周興來俊臣輩鋤除善良又其餘也以千古未有之惡而五龍臣復得保首領侍中宗爲其子耳

子無殺母之理當時所不可加誅于曌者獨中宗一人而唐之臣無不可剸刃于曌者不必使中宗聞也中宗而賢則知有大義滅親之說社稷爲重則君爲輕君爲重則父爲輕古之人有行之者而今日唐之社稷與唐之君父無一不重顧重一淫篡之母乎張柬之敬暉桓彦範袁恕巳崔玄暐竟無一人見及此乎二張誅而武三思猶在薛季昶劉幽求惕然深憂以諷柬之

輩而忽爲几上肉恬不經意竟死于三思之手孰謂五龍智哉三思用鄭愔計封柬之輩爲五王罷其政事此時猶可圖也而不圖反遭其毒則是一三思尚不能芟何有于武曌哉武曌置帝房州而不殺非愛之也鄙其女何有于子以爲昏庸之極不必殺也若曰存空名以塞天下之口則誤矣彼在廷諸臣伎倆皆出曌下非所憚也即野有倡義如李敬業駱賓王輩廷臣以

中宗故出死力自効即不勝而中宗復辟特毋子之親巳亦可以逃死此曌之巧于用中宗也曌豈不知姑姪毋子之說待仁傑之開明哉佯爲愚闇使賢豪忍辱以挽回而自居其功則海內之才不致盡逸于草莽吾可以晏然而無虞此曌之巧于收仁傑輩也曌以女主革命坐鎮二十餘年而無奇禍其才固百倍于男子亦狄仁傑姚崇宋璟諸人之力居多若諸君子速去

則曌必速亡諸君子可隱不隱皆欲效伊尹之五就桀柳下惠之不羞汙君而不知曌非桀比桀者夏之裔曌者唐之讐事讐而自附于行權無譏甚矣當特賢豪俱入其彀中而不悟此曌之所以不可及也曌之遷上陽宮也姚崇嗚咽流涕曰今日別舊君曌之歿也武三思矯制封魏元忠百戶元忠捧制感泣夫姚魏固世儒所號名臣而狼狽若是則信乎唐無人哉

長卿再弋〇或問古來効力于亂賊者甚衆何必顧及中宗而後爲武曌用予曰予所謂廷臣指狄仁傑姚崇宋璟諸人言也曌雖淫篡然辨忠佞邪正截然不爽亦有一長或問曌既改唐爲周則自然欲立武氏苗裔以絕唐脉矣子論雖巧非本情也予曰若不改唐爲周特母后臨朝稱制如呂氏故事何名爲簒曌政不欲效呂所爲改易國號三思輩隱隱有將立意中宗隱

隱有將厥意譬以弱絲繫手黃金絡于奔馬之上作垂絕狀道路觀者驚且恤而競爲之慮不然已破之甑人俾于引手矣曌是箇招權美巧的人設此危局網羅天下豪傑豈眞欲篡乎眞欲篡則殺中宗立三思咄嗟可成如此則天下仍爲唐有曌安能享祚二十餘年而無恙乎此極愚之人所爲曌不爾也或鬨姚之鳴咽與蔡邕座上之嘆是同是異一褒一貶何耶予曰邕

之就辟卓以赤族脅之而姚則孰迫之使事女主乎卓篡未成而身膏斧鑕昔之諂卓者轉而詬允邕不覺有炎凉之感曌篡已成而幸保首領中宗復辟名正言順羣心驩悅姚不宜有故主之思一褒一貶豈漫無據耶

卓去病先生評○曌之巧于用中宗孜仁傑輩是與論武氏當爲低首事佐而自附于行權無識甚矣是正論仁傑輩當爲汗顏

唐肅宗

天寶末羯胡雲擾鑾輿播遷兵次馬嵬太眞授首從陳玄禮之請也殆哉岌岌乎明皇耶是時肅宗卽位于靈武先儒非之以爲乘危篡國孝子所不忍而予謂此正肅宗大孝處也明皇承高中睿三宗之亂唐室世有司晨之牝高祖太宗之遺澤蕩然卽開元三十年厲精未足償累葉之穢濁無何而貴妃怙寵祿山擅權李林甫

楊國忠相繼助之人心怨唐久矣漁陽鼙振而河北諸州望風奔潰則人心之瓦解可知肅宗不以此時收拾人心踐天子位而斤斤小節是拘安知無徐洪客之流勸李密直向江都者乎又安知無宇文化及之徒變生肘腋者乎卽有忠義如張巡顏杲卿眞卿等智勇如郭汾陽等亦不及施馬腹之鞭如是則明皇之首領不保唐之宗廟社稷危如累卵乎故曰靈武之行權

非大孝不能也。然則先儒何以非之。曰事由義起。前無所昉。而肅宗又凡庸主也。卽位而後。未見有政教功德赫然更始。可以追武德貞觀之舊者。而聽王璵李輔國之言。嬖籍親蠱媚神諂思。當危急存亡之秋。爲是迂闊之務。又違李泌之計。不直取范陽。擣其巢穴。使慶緒思明踵亂而起。舉動不厭人心。先儒殊不滿焉。而遂謂其踐位之非。豈定論哉。予有說于此。肅宗以下愚

之心。行上智之事。適逢其會。論者誅其心。弗并訾其事可也。或曰。明皇英主也。自蜀而歸。悔禍之延。必能脫。蓋肅宗還位于父。退處靑宮。于道其克光乎。予曰。否否。予嘗讀其幸蜀詩云。可憐寒食與清明。光輝并在長安道。又云。公子途中妨蹴踘。佳人馬上廢鞦韆。夫流離播越之頃。孔棘矣。上不念九廟。下不念萬靈。而寒食淸明。蹴踘鞦韆之是念。卽令復辟。焉能攺圖。曩時一日而殺三子。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皆以讒死。況靈武之事。尤讒臣可藉爲口食者乎。肅宗之不還位亦得

黄聖孩先生評○肅宗之卽位。宋儒非之耳。三尺童子亦知其宜立也

阜去病先生評○肅宗卽位靈武。政是大孝。特其以下愚之心。行上智之事。故論者勿與誅。確論也。李三郎風流天子。卽事賦詩。自是騷墨之

韻者。以蹴踘鞦韆。斷其不能改圖。恐未可槩論也

甄濟

董卓之召蔡邕也不至曰吾力能族人甄濟隱靑巖山安祿山召之不至及反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刃又不至慶緒强舁至洛陽會官軍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夫邕與濟同遭亂賊邕懼族而不免于誅濟視死如歸而獲保首領士有幸有不幸哉楊子不云乎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言避患之遠也二子知肥遯矣而不解于山

深林密之義如魚在沼欲潛藏得乎凡朝市而可容吾隱者非太平有道則遯世之聖也二子處漢唐之濁季而拙于謀身可哀也夫

南霽雲

祿山帥范陽十四年稱兵犯闕天下人以爲反虜欲食其肉而范陽人如子弟之戴父母竭力效死惟虞其敗及祿山陷兩京所得禁府珍器以槖駝載歸范陽人呼祿山思明爲二聖後十七年張洪靖欲發墓斬棺以示懲而衆猶不悅幾至大亂所謂家臣不知有國自古然矣桓叔將傾晉而曲沃之民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陳氏厚施得衆而齊人助其逆范陽之于祿山亦然而南霽雲固范陽人也與張巡許遠協謀奮擊初據雍丘謂非要害移師以保江淮前後斬獲無筭力疲救絶躍馬潰圍馳出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張樂侑食以待霽雲曰敝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宴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啜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城陷身死朝廷贈揚州都督論功爲第一等與張許並立廟睢陽春秋

享祀至今垂不朽焉予讀史至此而嘆曰嗚呼謂人心有忠義耶河北二十四郡望風奔降不獨范陽謂忠義盡泯于人心耶顏杲卿眞卿及張許尚矣即張介然崔無詖李憕盧奕蔣清賈賁華死節勤王歷可指數又不獨一南霽雲也然猶可解者曰俗有厚薄教有端邪感有淺深若枳橘之受轉于地梟鳳之賦質于天萬不同矣而范陽人黨逆從叛如彼其舛南霽雲見危

授命如此其貞共域而處者趣操何迥別哉吾聞山川社稷之秀篤生異人則霽雲蓋范陽之秀氣所獨結也忠魂義魄千古爲昭而于以洗胡塵之穢贖范陽黨逆從叛之愆猶月月之于纖翳過之而悉化矣

沈氏弋說卷之三

武林沈長卿幼宰
蕭山黃可師大年
同邑卓爾康去病
沈守正無回
聞啓祥子將
徐如珩楚白　仝評

裴度

武元衡之遭害以執政而斃于盗賊之手前此未有也其時裴晉公亦被擊刃三進而斷鞾傷首墜溝萬死一生者幸耳藩鎮王承宗李師道實爲此謀以緩蔡兵而朝議果欲罷度安二鎮反側使憲宗之聲靈赫怒進討錢徽蕭俛李逢吉以餉億煩匱各請罷兵帝不聽也而度因得畜其忠憤俯伏流涕誓不與賊俱生已而李愬夜入懸瓠城縛吳元濟以報淮西盡定河北輒寧承宗歛手割地師道駢首就擒功施爛然過憲宗之明也蔡鄆既平土木煩興浚龍首池麟德承暉之殿並時踊起而度諫不從宵小擢用皇甫鎛程异以錢穀之吏佞巧之姦俱同平章事而度耻與同列表求自退亦不省遇憲宗之惑也夫一憲宗耳前明後惑如霄壤焉况穆敬文武度纂述蔡鄆用兵機畧獻之請內印付史官非歸美于上也亦非慮上之掩平而以凶危

竦也蓋人臣挾不賞之功明主嘉之則爲忠勳讒夫擠之即爲罪矣度欲絕萋菲之端不得已而昭然出自上裁光諸史冊使讒口無間可乘則身安而朝廷獲安天下舉安史譏其晚節頗浮沉爲自安計非知度者矣度之心寧死賊而不死讒午橋臺榭綠野池堂龍騶雙屈任運卷舒亦如魏公子無忌之飲酒近婦人真是求死不得而昧者作功成身退觀似痴人前說夢矣

度之言曰鷄猪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
則行皆無聊之極而苦詞耳嗚若視爲了達之
語又謬甚矣度歷四朝而囊將憲宗所賜玉帶
表還之憂讒畏譏孰有如裴晉公者哉而帝索
遺奏得半藁以儲嗣爲請生死語默之際遲廻
婉轉苦心極矣度威望德業方郭汾陽而遭時
不偶未究其用天下多故則羣小束手人主委
心而惟度言之是聽强藩授首則羣小盈朝人

主疎斥而不能一日安于朝廷之上詩所云燕
爾新婚以我御窮非歟雖然當藩鎮跋扈而無
度是無唐矣劉昫謂周衰而仲尼有微管之嘆
以美裴度宣謚詞也哉

黄聖孩先生評○俱有識之言

沈無回先生評○操心慮患無如裴晉公之危
且深者當時所值事勢萬分難處幻宰論世而
推原其心發古今人未發之蘊眞晉公知己也

劉蕡

夫以蕡之才且賢而淪落下第彼中選者何人
耶迻令裴休杜牧崔慎由等一榜無色而李郃
更自赧其顔厚欲讓所授職河南府叅軍以旌
蕡則直道豈泯于人心哉然當時裴度韋處厚
實擯之復抑諫官不令伸蕡二人俱長者豈蔽
賢耶蕡對策力詆宦官似也而指斥乘輿譽美
宰相裴韋遠嫌而不敢當故擯之自愛亦所以

愛蕡也凡進言必以其漸驟則必不能得賈生
立談之間爲人痛哭流涕欲漢文盡去絳灌是
以有長沙之謫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
亦太早計矣所謂娶新婦者入門而覩竈即以
爲言其說誠是也不失之躁哉蕡策實類是宋
胡寅以爲黜直言之士增北司之氣未之深思
耳假令裴韋置蕡高第而文宗動附權之疑寺
人乘間交搆目其爲黨蕡不死且竄矣裴韋且

惴惴乎不能一日安于朝廷之上愛養亦所以自愛也唐門生舉主之誼最篤終身北面事之子孫相恤名曰世講崔群知貢舉歸其妻勸之求田群曰吾有美庄三十所牓所放三十人是也高才如劉蕡田之最良者裴晉公不收爲美庄而怡情于綠野堂非獲已也

長卿再弋○宋室君相最爲憐才一榜盡賜及第以張文定故制科不用詩賦以富鄭公故試期改于來月以蘇文定故惜蕡生不逢辰耳

卓去病先生評○後世指斥乘輿則無罪一言及宰相則立貶斥矣劉蕡譽美宰相亦非士人之體下第人好自標榜從古巳然兼之李郃輩更以推讓立名故蕡聲價益高耳

李德裕

文饒唐之賢相也初以朋黨觀察浙西變禨巫之俗停脂盝粧之貢止周息元之迎上丹扆六箴雖爲李逢吉所謗而正氣凜如矣再以朋黨徙劍南西川完殘奮怯各有條次築仗義禦侮柔遠三城以遥控土番痛抑浮屠以矯蜀俗雖爲李宗閔所嫉而壯猷魁然矣當時文饒所最隙者牛僧孺然自議維州悉怛謀而外皆私怨也僧孺與宗閔以對策譏李吉甫爲文饒者以公論付之天下可也而怨其所不必怨身名幾危愚甚矣人卽遷怒未有怨人而遷及其壻與其壻之薦主者文饒自與宗閔有隙于其壻蘇巢何涉而傾之并傾掌貢舉錢徽貶江州刺史而鄭朗裴譔亦遭池魚城火之殃忮慎不巳極乎又惡白居易而沮其入相薦白敏中反受其毒客死崖州蓼蓼于悉德之際未有惑溺如文

饒者也文饒佐武宗通黠戛斯破回鶻平太原定澤潞料敵如指掌相業爛焉已而處主窮黷以兵爲戒豈僧儒輩所及哉卽其父吉甫亦莫及也然吉甫于陸敬輿能不計小嫌于裴垍能曲從其薦疏又豈文饒所及哉文饒出鎮淮南入相廊廟一如其父之年皆以任子起家不由科目而度量坦窄懸矣維川之議諸君子辯之已詳予不贅也

杜黃裳

李師古跋扈憚黃裳以錢數千緡氊車一乘遺之俄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襤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還報師古心折邪謀遂寢夫苞苴不入夷惠之室師古以賄賂嘗黃裳其有所試乎御史劾黃裳納邠寧節度使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按之有驗帝念功不問然則黃裳非無瑕之人而師古窺之熟矣黃裳薦高崇文于德宗竟藉其力討平劉闢受賂與否祇關一已之清濁若師古則曾無生平稍染指焉跋扈之姦莫能制也禍且移諸國矣或曰黃裳卽廉靖師古何所憚而不敢發乎予曰黃裳非廉而無爲者也郭子儀曾辟之幕府子儀入朝李懷光與監軍陰謀矯詔誅大將而代子儀黃裳得詔判其非眞懷光流汗服罪仍以子儀令易置諸悍將衆無敢亂後入相平夏剪齊滅蔡復兩河

中興之業亘元和無偶矣師古安得不憚且嘗乎若伴食庸才卽日索餽遺于邊帥不屑畀也故從古惟權相能薦氈天下賢相與凡相其門皆羅雀莫辨若賢相而介淸濁間者必不得已如杜黃裳故事寧受高崇文之賂勿貪李師古之餌若道其常則馬服而後求艮淸白乃相臣之第一義也相臣而墨則百執事皆墨相臣而墨則相臣之舉動皆掣肘而不得自由楊綰以廉貞入相而崔中丞池舘臺榭卽日潛毀郭令公減坐中聲樂之半黎京兆騶損騶御止留十騎則信乎淸白乃相臣之第一義也

此說偶道學定駁

卓去病先生評○黃裳非廉而無爲者故師古憚之此言破的矣薦高崇文成討平劉闢之大功則兩人已稱相知卽受其餽遺亦交際之常似與受賂庇奸者不同

柳泌

唐憲宗以柳泌爲台州刺史令採藥天台山廷臣爭之以爲方士臨民非體也上遽曰煩一州之力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何惜焉廷臣無以應夫人主惑溺已甚而以方士不可臨民之說進祗迂濶而無味且漢武不以女妻方士乎何況刺史當時廷臣而諷之以天台之靈草洵有之不必以刺史往也彼將曰吾寵異之卽二千石不恤也告之以堯舜之壽並踰百齡未嘗事吐納之術餌丹砂之藥也彼將曰上古淳龐人享遐算晚近世而欲延年不得不修煉也曉之以公孫卿徐市稱黃帝不死而橋山之塚胡壘壘葬也詰之以秦皇帝使徐福入海求神僊竟安在也彼將曰徐福已仙去而大海蒼莽不如天台可遥制也謚之以先朝文成五利之誕本朝

太宗採藥于天竺高宗採藥于烏茶而訖無庶效也彼將曰任非其人不如吾櫛泌之奇也啓之以怡神養性愼輿居節嗜慾何必天台也彼將曰劉晨阮肇採藥茲山羽化登仙安見石梁琪草玉洞桃花不可復攀擷也破之以皇甫鏄之奸薦泌爲刺史不過以天台係浙閩輿區舟車要津南蠻珠玉犀象玩好之所取道而因之以飽其谿壑之欲也彼將曰能令人主壽考卽

殫殘一州之膏血以酬功朕豈有愛也若然則百說而百不入矣于有說于此古來服金石而暴崩者頗多然長生又實有是理未敢遽謂其誑鏄之所薦卽令鏄試其藥藥效以此償勞而人主徐服焉藥不效以此懲愚而人主可免于患望陛下爲宗廟社稷生靈自珍勿娛投以貽後悔以此說進未必不入此與東方朔陛下殺臣臣亦不死臣死藥亦不驗之言更爲直截痛

此藥非亘夕計欲人主似不能待然不
敘阿其慆亘夕立見以鏄試藥其說非迂

快而廷臣未之知也竟致金丹毒作躁怒譴甚捶撻閹奴禍發于中和殿而方士之罪不可勝誅惜哉

長卿再弋〇按史泌採藥不得逃之深山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起居舍人裴潾亦作此說貶爲江陵令然未若子說之婉也

盧懷愼鄭綮

惟天下之大豪傑嘗藏于庸衆之中以自晦而不易識唐之盧懷愼鄭綮其人已懷愼當時所與共事者姚崇也以崇之賢襄太平懷愼更不必多事以自擾但受成而有餘此與子皮服善于子産曹參遵約于蕭何奚異而世乃以伴食稱宋司馬君實取其度之休容謂得相體有旨哉考之史懷愼在相位久家無擔石疾革遺言

念明皇之惓勤薦宋璟諸賢以自代豈伴食者乎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爲宦官所立者七君方且門生其天子何況宰相非厚賂刑餘無途以進綮之得相驚其非望而固辭未幾致政而去進退何光明也綮剌廬州値黃巢之亂州人震恐綮移檄而巢兵引還廬不血刃去官之日麤錢千緡藏州庫不取後他盜起所在刼掠終不敢犯此錢其品望作用有大還人者當時特以歌後鄭五忽之亦鄭五先自忽而他人從而忽之非定評也且所作歌後語以刺譏時事非孟浪語也若他人不因之賈禍哉而鄭五反見忽于世更自難及予觀盧鄭兩賢相之事而人固未易知知人亦不易也

卓去病先生評○夫人偶作一二快語傳播世間聞者不原其心其心亦遂不白古來賢哲受枉者多矣鄭綮金罍子曾湔洗之與刼宰同盧

鄭兩公今可不朽矣近時又好爲翻案者呂武二牝稱爲大英雄馮道諸公稱爲大聖賢世道一變至此眞可戰懼

韓熙載

李穀與熙載相善熙載奔江南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各言所志熙載曰江南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爲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耳後周師南征命穀爲將以下淮南而熙載竟不得大用其言一驗一不驗識者惜之予曰非也熙載之不得大用乃熙載自不欲用世而非世棄之也彼居恒多置女僕晝夜歌舞

語人曰吾爲此行正欲避入相之命問何故避之曰中原骨虎覗于此一旦眞主出江南棄甲不暇吾不能爲千古笑端觀此則熙載頗有自知之明何以誇示于李穀而欺知已耶南唐與周爲敵國大丈夫擇主而事雖父子兄弟立交戟之下不得不各爲其主況友生乎熙載不自揣而大言欲以壯江南之色落中原之膽正其可嘉處也而胡寅輩持論之隘烏足以知之

歐陽脩

禮以人情爲田情所不安處卽非禮也廬陵歐陽氏濮議舉朝非之天下後世非之而予獨以爲是何也仁宗育濮安懿王允讓之子宗實于宮中以嗣大位是爲英宗英宗立欲尊崇濮安懿王曰皇考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僊遊縣君任氏並稱后朝議沸騰司馬光奮筆以爲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而不名

學士王珪據光手藁上奏范鎭范純仁呂誨呂大防傅堯俞咸主光說而歐陽脩以爲非是本生之親政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惟韓琦與脩見相合蔣之竒亦以脩議爲是英宗竟從脩議至今論脩者以爲全璧之瑕而當時脩所以折光者就英宗論不就仁宗論也就英宗論則于無伯父之理就仁宗論則兄亦無子弟之法禮爲人後者不得私其親指姪之繼叔伯者

言非爲兄弟設也仁與英實天顯之戚而可以
人後律乎指三年之服言非爲諡號設也英與
仁既無三年之服而所生之父安得棄置不尊
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假令英宗袷享于廟而
濮安懿猶仍王爵安乎不安乎光又引漢宣帝
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不追尊鉅鹿南頓
君爲英宗諷然漢二事與宋迥殊病已爲武帝
曾孫視弗陵則叔祖也衛太子史皇孫例不得

尊之爲考此宣帝之得也光武崛起宗藩非入
繼大統者比于孺子嬰淮陽王何與而不追尊
南頓君是光武之失也君實引喻舛錯特以平
時品望冠絕能抗至尊舉朝吠聲而不顧其心
之安噫亦無識甚矣宋臣最有識者韓魏公一
人而魏公不以修議爲非後世儒者反以光議
爲是衆喙紛紛謂夏中康繼太康扃繼不降皆
兄弟也商外丙繼太丁中壬繼外丙太庚繼沃

丁雍巳繼小甲太戊繼雍巳外壬繼中丁河亶
甲繼外壬沃甲繼祖辛盤庚繼陽甲小辛繼盤
庚小乙繼小辛祖甲繼祖庚庚丁繼廩辛皆兄
弟也周辟方繼共王瑜繼匡王皆兄弟也昭其
昭穆其穆未聞私小宗以紊大宗則英廟安得
私濮安懿王而不爲仁廟地乎予曰此說更爲
無識漢文帝之于孝惠亦兄終弟及者而高祖
則無事子追尊也三代猶是矣君實篤信而不

好學誤世非淺而後之人輾轉相誤貽歐陽文
忠以阿主之誚夫韓魏公亦豈阿主者哉書曰
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予曰親疑亦惟厚耳況濮
安懿王斷當稱考以情以禮胥無可疑而執迷
不悟終以司馬氏爲據非其人不學無術即天
資悖戾而無父也予有感于今之聚訟者而以
濮議醒之

卓去病先生評○濮議承叔不錯幼孚辨折極

是獨永叔不讀儀禮偶見之子弟書院中遽爾引用遂爲温公所駁故其議不伸耳温公曰禮須指事立文使人易曉今欲言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温公之說是也

張齊賢

齊賢爲布衣時倜儻孤貧落魄嘗舍道上有羣盜十餘人飲食於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賊子欲就諸丈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何不可顧吾輩麄踈恐爲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齊賢曰盜非齷齪兒所能爲也皆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椀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豚肩以指

分爲數段而啗之勢若狼虎羣盜錯愕歎曰眞宰相器也能不拘小節如此他日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爲盜耳願早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後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壽七十二薨夫世之以墨敗者皆盜也唐李涉贈盜詩曰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史記云此皆刼盜而不操戈矛者今之墨宦肥橐而歸供子孫裘馬之費者十

之六七最上散之緇流羽徒最下散之樗蒲粉黛而燈愈寒士有賴以舉火者否是反不如盜也齊賢見盜而不怖受盜酒肉金帛而不以爲諱膽畧已加人一等矣相業爛然豈偶也哉漢之王章涕泣牛衣何鄙也其不善處貧者乎

卓去病先生評〇齊賢與盜飲一事誠亦足取然何至負其金帛而返不太無節乎予以爲齊賢落魄諸生糊口無資借貸不可緑林豪舉聊

復爲之非可深論要之富人之行不如盜賊不獨今日然矣

寇準

宋氏之禍成于靖康而含垢忍耻實釀于澶淵之役所謂城下之盟春秋耻之誠有如王欽若所云者特自欽若發之不免爲讒準而言固不以人廢也方契丹犯邊羽書旁午廷議有幸金陵幸成都之說準力排之頗有大臣風力而欲鑾輿親征則褻威甚矣激大尉高瓊助已麾衛士進輦迫帝渡河愈傷體矣從來人主而在行

則臣下咎有所諉功無所倖未有得志焉者漢高帝挾謀雲武雨之雄猶以三十萬衆困于平城此前車之鑒也周宣王自將伐淮北之夷有方叔召虎尹吉甫輩在假自將之名以震驚醜虜則可而澶淵之役屈萬乘之尊實試之于摧陷殆哉岌岌乎孤注也輕于一擲玄黃之血勝負固未可知脫有不測準何以謝真宗哉準初欲邀其稱臣且獻幽州地而曹利用自契丹還

言契丹欲得關南地竟定和議而還歲奉銀三十萬果爾則命將遣帥儘足了此驚輿親征盍無謂矣况和者調停之名也南朝爲兄北朝爲弟未有弟無所獻而兄歲歲以金繒賂者賈生有云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堂堂天室使其主蒙僇至此不以爲愧而反矜其功準之不學無術奚責耶而後世儒者率以此多準爲有安邊固圉之勳嗚呼使

此議而發自秦檜且羣起罪之矣而檜之和議未必不本于是則準實作之俑也真宗醜城下之盟居常怏怏不樂王欽若以封禪天書之說進爲之釋漸則準之貽害遠也當時有賢將如曹瑋而不薦知天雄軍獨以薦王欽若曰智將不如福將欽若福祿未艾可使往守卽浮大白趣行曰上馬杯巳而欽若修齋誦經爲世所笑夫欽若之品準所習知也如嫉其姦而使之則

宗社重寄非以供人臣雪憤之具如眞以爲福厚而使之則澶淵之故智亦不過欲仗禍于人主謂天若祚宋必無他虞而實非有灼見老謀足以制契丹之死命也時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王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噫亦危矣哉當時廷臣袖手結舌帝恃準以無恐而勉從其策故

議歲幣時帝曰必不得巳卽百萬亦可則眞宗巳膽落矣今有封君之家密邇于大盜歲苦侵掠其親隣勸之徙又一人曰徙則有所費不如金帛獻之歲以爲常乃可免也于是偕居停子戶外而面納欵焉盜聽而去其一人沾沾自喜澶淵之役何以異此或曰時事孔棘爲準計則如之何于曰曹彬臨終薦二子于眞宗材器皆堪爲將然璨不如瑋後瑋上言趙保吉二十年

爲中國患今其子德明初立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送闕下復河西爲郡縣此其時也帝不用瑋知秦州大破吐番于伏羌砦以奇用兵所向克捷大率類此蓋不負彬所舉者眞將種也何有于契丹哉卽不然陽予以關南之地而歲省三十萬緡爲養兵之費二三年間乘其不備一大創之亦長策也準不出此而爲是損國體傷皇威之舉反矜功焉有是哉虜之退也非眞宗

之力而三十萬緡之力也有三十萬卽鸞輿高[illegible]不出契丹亦還無三十萬卽鸞輿蒙塵累年契丹亦必不去然則眞宗非孤注傍有三十萬緡附之而寇準伴輪以授契丹者也予戲爲之說以諷後之籌國者無爲寇公所爲以貽史冊之玷

長卿再弋○太平興國五年契丹入犯雄州太宗下詔親征行次大名而戎王遁矣御製詩賜行在諸臣有一箭未施戎馬遁六軍空恨陣雲高之句則萊公實有所昉非臆剏者然不聞太宗以三十萬賂虜而退之也大抵後人翻前局斯爲制敵之奇猷襲已事煞且笑而玩之若援太宗之親征爲萊公解毫釐而千里矣

黃聖孩先生評○宋勢本弱寇公勸帝親行以壯國威其料虜自有成筭于胸中而眞宗非其人竟以和議草結此局非公志也

徐楚白先生評○非三十萬不可則與百萬何異豈眞宗一行僅省七十萬耶宋室衰弱實基于此

卓去病先生評○大抵繼體之主多是守文敵人以此相嘗本國亦以此自弱謀國者多爲寇公之謀亦先聲摧陷法也譬之富家翁新死其子必與人成訟一番操脚方立至其稱弟過許寇公本心實不其然

杜衍

衍浙之山陰人也其立朝大節如引燭焚詔等不可縷數一時朝紳相與曰杜衍如是莫非不是浙人否衍嘗戒門生曰此輩輕吾黨如是願自策勵一雪此言也由斯以觀浙人從來見輕而我　國家偏得浙人之助劉誠意公基借前箸而居帷幄則留侯于房之儔也王文成公守仁擒逆藩以靖疆埸則條侯亞夫之匹也吾鄉

于忠肅公謙當土木之變排遷主戰誓不爲城下之盟卒折虜謀而　鑾輿復辟社稷又安以讒以膽蓋開闢所僅見者使公而生于晉室應無懷愍之羞興于宋朝定返徽欽之轍此亦足洗千古之耳食惜杜祁公不及見耳劉乃浙之青田人王乃浙之餘姚人于乃浙之錢塘人太倉王元美先生有三大功臣傳垂于世

王旦

旦寢疾遺命削髮披緇以殮曰我生平無過惟不諫天書一事之失此卽史魚尸諫意也宋眞宗天書與漢武帝神僊不同武帝實欲長生不死惑溺方士眞宗爲寇準所誤受辱澶淵悔之無及而以天書自掩乃明知而明蹈情却可原夫人匿而不吾于者情也君子重拂人情君父以至情告我而猾猾然許之以爲名非厚道也

若云受美珠而從諛爲旦豈其人哉旦性儉朴不御綺錦帝欲新其居辭以先人舊廬乃止天書之事以君故蒙惡聲而不恤旦眞不可及也旦立朝侃侃如不賀飛蝗是其直也不誅宮禁失火者是其恕也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自來取是其識也寇準毀己而反薦之不使知焉是其度也卻張師德之請謁是其介也內臣劉承規忠謹得幸將死求爲節度使帝

强之而不允是其執也沮王欽若之進用燭丁
謂之姦于未敗是其遠見也諭薛奎以東南民
力之竭諷張士遜以朝廷權利之密是其勤恤
也解張旻之兵柄使反側自安是其幹濟也論
人取其大節以天書律王旦所謂觀過知仁者
歟旦家居人未嘗見其怒飲食不精潔但不食
而已嘗試以少埃墨投羹中旦惟啖飯問何不
噉羹則曰我偶不喜肉後又墨其飯則曰吾今

日不喜飯可別具粥處家人尚然況人主乎故
天書之事旦以爲無關社稷安危之計而遷就
焉者也若他人不免爲容悅矣
卓去病先生評○美珠之事人以從諛訾旦予
心竊不然而未有說以勝之今讀幼宰夫人匿
而不吾予者情也數語爲之快然

孫明復

明復宋大儒也以春秋敎授學者于泰山下行
復修謹朝廷召見其初奇窮謁范仲淹于雎陽
贈錢一千來年復謁又贈一千范觀其辭氣非
乞客而軋軋道途怪之孫生戚然以母甘旨不
具日得百錢足矣仲淹時掌學補爲學職月得
三千錢孫生遂安意讀書晝夜勉學蔚然以大
儒稱已而年五十白首憔悴李廸守兖見之高

其道德擇爲快壻其女甘淡薄事明復盡禮夫
范仲淹李廸並宰相之賢者憐才雅意千古所
希覯而孫明復何厚幸也士布衣藿食其貧易
安柰高堂有垂白之親何此明復之不得已也
而遇范仲淹則幸相門艷質奉箕帚于山谷衰
老之措大不安其室又柰何而明復遇李廸之
女則尤幸今之士大夫方外緇流捐其半菽騷
壇墨客拔其一毛本以祈福市名即自謂賢于

財虜而螢窗寒士不獲邀絲粟之微潤視文正
何如哉甚則王滿聯姻大駭隱侯之聽亦未見
有高誼如李廸者予偶觸孫明復之遺事而不
覺忻慕夫古人也

韓琦

魏公平日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
自許而予謂魏公所得力者在識不專在膽也
元昊父子以叛孽之餘而陷靈州陷清遠割銀
綏而破西凉僭號改元大傷中國之體議者猶
怯懦重發雖范仲淹亦主此說而公獨慨然倡
議征之所謂膽也既而逆其請和之詐密令任
福自懷遠趨德勝據險設伏以截其後所謂識

也特福違琦節制以取敗耳建儲之事范鎮非
不激切然疏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而
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談笑而定之識與膽合
者也仁宗晏駕親王允弼有無將之心不臣之
語琦叱下之英宗嗣位卒得暴疾出言狂亂琦
投杖直趨抱入簾曰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戒
左右惟某某見外人無知者復就位哭如故已
而捧藥以進俯而懇告或跪于榻上或拜于牀

下皆大臣自重者之所不屑亦避嫌者之所不為也非識膽交亶何能若是琦勸太后還政察其意已回亟令鸞儀司捲簾撤坐以杜女主干政之禍出空頭敕一道填之謫任守忠于蘄州即日押行以防姦人竊發之變駐節延安元昊夜遣刺客挾匕首于帳前琦已就枕曰可取予首去其人不忍索金帶而去俄有守陴李報城櫓上得金帶者竟置不問以全國威以銷賊計

諸如此類非獨膽氣雄豪有挾山超海之勢亦識見透徹洞成敗于指掌間也神宗謂文潞公膽大而琦不之許許唐裴度又不盡許可度而惟師服本朝王曾曾之膽與識亦宋代絕少而以山陵計去丁謂宋代諸君子膠柱者所決不肯為也蓋天之厯淫譴惡每以後之冤獄償其初之漏網而腐儒不曰必當其辜則曰其心不服夫小人密于彌縫間固未易乘也俟有間可乘而國已受毒深矣世之君子寧負小人無寧負國即膽與識不逮兩君子而以兩君子深沉不露之機出小人之不備亦足以剪城社之姦而傾其黨斯大臣之術也

卓去病先生評○靈州一事至今論者以韓范互有得失予謂此在韓公未嘗失也即欲持重固守亦須稍創之而後可倘當時任福不違節制戰勝有功虜必大創虜懼而惟吾所欲為矣

范公不思協力而壹意以安靜為得計殊無遠識此實輸韓公一籌也

韓琦其二

魏公不第有膽有識且有度史稱其不分善惡黑白有大臣休休之風一時聞望之儔彼皆吞而吐之其議西事也與范希文不合范拂衣徑去琦把住其手溫言下之范氣頓平則范在琦範圍中矣其捲簾撤座也不及關報樞密與富彥國大相抵牾富致政居洛每歲生辰不論遠近琦必遣使致書幣甚恭以終其身富皆辭疾

不答則富在琦包容中矣琦初以高科滯筦庫才位似不相當而琦處之恬然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皆非無度者所能也他人于小人欺已處必露其鋒穎以與之角魏公獨否故不犯羣邪之所忌而斥逐免焉浩乎如滄溟之納百谷何所不翕受也至如吏碎玉盞而不之罪侍兵持燭焚鬚而不之校猶其細者已當時物論絕不以經綸相許有謂其遂非者即浮

譽之秖云厚重比周勃政事比姚崇淺之乎測魏公哉亦魏公之度自難測耳公之第也太史奏五色雲見及薨于相州園中櫪馬皆鳴有星隕山頹氷稼之異其徵應如是安可以尋常測哉

張方平

宋臣之主和者不止安道一人然皆巽軟怯懦者流也惟安道所見與諸人異其策西夏也因郊赦引咎開其自新之路而元昊稱臣兵不血刃其策北虜也詰兩府云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胥不能答神宗以問方平方平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大原之戰纔一勝耳朝議遂不敢主戰由此觀之張安道非巽軟怯懦畏敵而寢兵者也揣知中國之力量不足以制契丹而將帥中又無如張齊賢者故以不戰自焚之說爲本朝藏拙非定論也南渡則不然劉錡有順昌之捷韓世忠有金山之捷岳飛有廣德郾城朱仙鎮之捷虞允文有采石之捷宗澤有東京之捷翟進有西京之捷徐徽言有晉寧之捷趙立有淮陰之捷張榮有與化之捷吳玠有仙人關和尚原之捷吳璘有扶風之

捷楊沂中有藕塘之捷王德用有宿州之捷使張方平而處此恢復之計當不在李綱宗澤下矣後之君子毋藉口方平而踵和議之故智也

王安石

古稱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予謂方命圮族乃史臣于鯀殛之後附會帝語以神其先見蚤識帝實無此語也帝若有此語豈曲徇四岳之薦而以天下戲哉鯀與舜同受岳薦同見試于帝一效一不效耳漢武帝號知人而上官桀亦受遺詔輔孤孝昭十四乃能辨其詐由斯以觀則知人不論年歲老少亦不由書史研究不由師

友講明別有一段聰明機警從母腹中帶來故有彼此君子而各不相知者張齊賢李沆司馬光蘇軾呂夷簡王曾是也有彼此小人而各不相知者范雎須賈魏齊是也有小人而反能知君子者婁師德之于狄仁傑是也有君子而反不能知小人者寇準之于丁謂是也方安石未相時文彥博歐陽修韓維富弼呂公著等無不稱其賢曾公亮薦之尤力惟韓琦對英宗之問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吳奎亦謂其護非自用所爲迂濶呂誨發安石之姦于未露其他劉述劉琦錢顗鄭俠輩皆新法既行始力爭罷竄者也知人洵不易哉乃安石尤其難知中庸所謂無忌憚之小人其心原不期誤國特執拗太過如釋門之魔彼亦願成佛作祖而竟墮惡道惜哉故士之處心宜虛觀人者無衡鑒自命而謬操月旦可也

卓去病先生評○功業成就自是韓范一流人然當時執意見任意興者不特介甫卽溫公二蘇亦然溫公執意見二蘇任意興者也二蘇中子由爲優

徐楚白先生評○君實過于株守安石過于更張惟蘇子瞻壹意安靜而又不畏首畏尾惜乎不究其用

新法止而復行安石罷而復起蓋由其說深中人主之欲人主銳意富强而委心聽之故廷臣雖百喙以爭不勝也欽宗用楊時言革其配享高宗從趙鼎說削其王封後世論定比于商鞅之禍秦而以予較之鞅之法行于秦必霸安石之法行于宋必亡鞅工于謀國拙于謀身安石則無一可者何也宋非秦比也秦人尚氣輕生

銳于公戰無衣小戎之詩自昔然矣故鞅以勇敢倡而國强宋承平日久積弱非一朝夕而驟以保甲保馬等法繩之民毀指剉面以圖倖免嚣然喪其樂生之心秦俗纖嗇其財灌輸于六國故鞅開阡陌刑棄灰而國富宋合天下為家而猥以青苗市易等法剥之譬一家中使子孫乞丐糊口而父母擁紅朽以自潤也安石知明州鄞縣時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于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熙寧執政欲遍布其法于天下而廢格不行其心恚憤加以議法之衆與之齟齬遂膠固而不轉然推其心原無意于誤國實自奇其經濟鑿鑿可試諸施行以為非常之原凡夫所懼仲尼國僑尚不能弭謗況下焉者乎此安石意也而特其時勢謬戾不恊人情土俗之宜不参有識者之謀議安石雖眞儒自命乎猶之一學

究焉耳當時後世共詆安石為賢智之過而予以為愚不肖極矣惟下愚故不移也安石之僻諸君子實激成之非其本體即如制科之條易詩賦為經義舉朝不以為怪安石暮年乃覺其失曰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意變秀才為學究觀此則安石之肆毒亦諸君子不善調停之過也熙寧間朝議謂中書有生老病死苦言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趙抃苦也此與秦

詆之摩光堅何異嗚呼安石之學術遠過于軼功效百不逮軼而令人側目重足均焉有志經世者愼矣哉愼矣哉

司馬光

荆公有言自議新法始終以爲可行者曾布也始終以爲不可行者司馬光也餘皆前叛後附或出或入者耳夫曾布弗論矣光與安石交最厚安石未用光極力薦之新法既行光極力詆之夫薦之者不過謂其人學可經世而後復詆其所行之政則向之預卜而許可者不知其何所指也孔明鼎足之業素定于草廬豈安石冬

不爐夏不扇垢不盥漱忘寢食以白首于學而光不測其所藏者韓琦見安石答楊桄書卽盡窺其心術而光與安石處有年胥知其性行矣執拗如是可使居相位乎人固未易知然未有輕信如光者也光之長厚質直鎭浮誇則有餘而欲壓倒安石陰折其無忌憚之心則不足安石智辯踰人遇芻靈木偶之君則苦無所試而遇好大喜功之神宗如魚得水光但知排擊安

石而無術以動神宗神宗謂光物望所歸輿情所屬參用之以佐治而原非眞臭味也彼所酷喜而深信者安石而已且安石有所短亦有所長勇于立異銳于變常自是非人其所短也憤宋室之傾頹壹意富强冒衆怨而不恤其所長也光但見其所短不見其所長則向之預卜而許可者不知其何所指也逮新法罷矣并顧役法亦罷光之有成心也秦之長城隋之渠河萬

世利焉漢唐始祖未嘗廢之光何所見之隘新法罷而光恬無遠慮使姦人進紹述之說罷而復興譬病者受禍于庸醫但聞天雄烏喙之害而亦不見有參朮之良藥可起沉痾于旦夕者他日疾作庸醫不旋踵至矣光之代安石也亦然畢仲游曾遺書箴之光不悟也新法罷而復行豈盡安石罪哉邵雍謂君實九分人以予衡之其所少一分或在此耳

長卿再弋〇元祐諸臣惟君實名最盛雖婦人女子亦知司馬相公以致石工安民覩其姓名而涕泣不肯鐫碑恐得罪清議然按其為人一味戇直絕無沽名干譽之態亦不甚有大過人處何以舉世吠影而羶附之有說焉當時洛下耆英社君實最年少則文潞公富鄭公諸君子抽揚之力居多蓋賢豪先達極肯奬借後人有五六分好處說做十分君實得力在此蘇長公

云君實忠厚有餘才智不足此論最確蘇與之交厚稔知其深非長公不能為此語也

范純仁

純仁罷相歸程伊川責曰曩者某事相公合言何爲不言純仁謝罪又曰某事相公亦合言何爲又不言純仁又謝罪連責數事純仁皆謝罪他日伊川偶見純仁劄子一篋凡所責其不言者皆已先言之矣但不與伊川辯一詞惟謝罪耳其度量超越豈父仲淹所能及哉仲淹與韓魏公論西夏用兵事意趣相左便拂衣徑去魏

公挽手留之溫言慰解方不失和氣則仲淹在魏公包容中而伊川亦在純仁範圍中戇與巽大有分矣議差役則以素所嚴憚之司馬光又感其薦拔者而爭之必力不爲隨也議貶竄則以素所崖異之呂大防又遭其排斥者而救之甚銳不爲擠也蘇子由稱其爲佛地位中人而徽宗遣醫藥問安願一識其面爲快其忠信之所孚格洵非父仲淹所能及也

石介

史評曰黨論始倡蔡襄賢不肖詩激之也黨論再興石介一夔一契詩激之也其後諸賢相繼斥逐歐陽修邪正論激之也天下事不可過激仲尼所謂疾之已甚亂也而石守道作慶曆聖德詩韓范兩君子策其必壞其師亦云子禍從此始矣既而夏竦修怨使女奴陰習介書撰廢立詔誣介奏記于富弼將行伊霍之事竦銜介

實甚且欲傾弼因言介未嘗死弼陰使人契丹協謀弼爲内應詔下兗州核介死虛實徵杜衍襲與臣以百口保之介之遺禍且延于弼矣後又流言介說虜不從更爲弼徃登萊結金欲作亂請發棺驗視詔復下監司體量呂居簡白中使曰儻破塚發棺而介實死將柰何且喪葬必須衆乃濟苟衆無異說卽令結罪保證以奏可矣帝始釋然由是觀之弼之爲弼殆矣哉向令

夏竦黨援奉詔勘治則弼夷族之慘在反手間所株連之寃獄又不止一弼矣蓋快心之語嘗倪覆宗之禍死者而有知乎聖德詩應悔于泉下未可知也後夏悚死仁宗惑吳奎言命閣官去悚面幕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幕動人主之疑等耳豈其報耶而石介以言釀禍後之君子可爲烱鑒弼年八十書屏自箴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其猶寒心于夏竦乎噫若韓魏公

免矣

宋徽宗

佛老之敎與儒術並傳士大夫素患難者每用爲消愁擯痛之物怡性葆壽之資而獨不宜于人主人主而佞佛則身弑國亡梁武帝之覆轍不遠也人主而信老則身危國削宋徽宗之往事可懲也非佛老之能悞國而崇尚佛老者種種釁萌總乘其一念之蔽而入故當時徽宗所以致亡者不一聽蔡京言追貶元祐諸臣書而

刋之石爲黨籍碑一蔽也朱勔領花石綱東南有小朝廷二蔽也作萬壽山治延福宮窮土木三蔽也得志西羌謂遼亦可圖而李良嗣浮海通女直四蔽也收免夫錢收經制錢括田于京東西路五蔽也幸王黼蔡京之私第主婦上壽稚子牽衣褻損威重六蔽也而總從信老而起老氏之敎以清淨慈儉爲本漢文帝嘗用以寧民矣徽宗不得其精而索諸經籙齋醮之末

幄坐于林靈素之旁自號教主道君皇帝彼其春春多事可謂清淨乎歛怨于天下可謂慈乎徵求無厭可謂儉乎所謂名尊而實棄者也在徽宗惑溺已極如長夜之不旦衆小人各逞其技以蠱君志陰長陽消天變因而象之于是有狐升御榻婦生鬚男孕子之異識者已知有夷狄之患矣方臘宋江張仙諸盜先見告也天以此儆徽宗使懼而自修而終不悛惜哉吾聞之

西方有聖人不治而不亂而梁武帝餓死臺城其所謂奉佛教者捨身戒殺之外無奇焉宜其困也徽宗亦復如是彼蓋效天書妖妄而過焉者也夫眞宗恐辱澶淵借此以愚夷狄而徽宗顧自愚哉

張浚

論者以主和議爲秦檜罪以張魏公恢復之計不遂爲高宗罪予曰罪不專在檜與高宗也浚實無所逭罪焉夫高宗所以任浚者重矣三爲將而三敗績恢復之計何居富平之敗拒吳玠之言也然當時李綱尚在獨不可用乎淮西之叛王德酈瓊素不相能而浚故使之也然當時岳飛在營乃聽其歸終毋喪而不一留乎符離

之潰李顯忠邵宏淵素不相協而浚又使之也然當時虞允文雖遠在川陝而有賢聲顧不能舉以自助乎剛狠懻忮之氣不以尋諸佐譽而愎諫妬能齕齕如也三敗績皆其所自取也古有三戰而三北者在曹沫孟明覩或可藉口于勝負無常之說而獨不可以恕張浚何也浚先有致敗之道而又無壇上之刼殺尸之封以贖也故不可以恢復許也況殺曲端不以其罪心

情微曖有不可對人者乎嗟乎高宗于李綱令弗安其位于宗澤令賫志以歿于韓世忠無罪而罷于岳飛有功而戮夫非以主恢復不主和議故哉而魏公獨終始無恙其人概可想已于不欲使秦檜湯思退之徒偏蒙惡聲而漏網于張浚故特闡之朱晦翁爲浚撰狀晚頗悔其夫實元儒揭奚斯亦極排之則信乎姦巧可以欺一時久未有不敗露者也

卓去病先生評○張德遠無尺寸功且一生專好與君子尋鬧諸公以其子爲南軒而曲庇之即朱夫子不免護局可笑之甚

秦檜

夫高宗庸主也庸主而望以恢復猶紈褲之子酒色是耽而方士以導引長生之說進也檜主和議則高宗快于厥心而已寵克固此檜之狡也其時兵弱財匱以南渡蕞爾之宇抗北虜百萬之師勢則不敵父兄母妻囚縶虜庭即欲兀注之而不得若以之爲金注舍求和無策矣不出于和必出于戰省金繒之費以飽戰士效沛

公分羹之說背城而觸戰是亦一策而吾有以知高宗之必不能也虜之挾二帝去也辱中原而利之也索賂不得則無所利而安用二帝爲爲中原計寧受周幽被弒之禍而必不受晉懷愍青衣行酒之辱自古亡國之君皆自作孽不足憐也少康宣王赫然以中興稱則父子兄弟豈相及哉況虜而眞欲剸刃于二帝也戰與和俱不能免戰則帝未必遽死和則畢世無還期

矣此惑一破而所以制虜者不縛有餘術乎宋廷諸臣儻明與虜約二帝還日輸金繒若干否則惟所欲為耳虜見我意堅計定知留二帝之無利也北轅無不南之理矣不務出此而和不成其和戰不成其戰猶謂宋有人哉夫戰者將之職也恢復者人臣之義也李宗韓岳等忠義有餘權變不足所以致二帝終不返者不知以棄為取之術也豈獨檜之罪哉檜者天實生之

以亡宋如嚭之于吳不必贅論者也

徐楚白先生評〇總恨宋勢積弱皆當時將相一團腐氣釀成非寬檜也

岳飛

飛抱忠義兼文武不專以用兵見長其引欒枝曳柴莫敖採樵事于左氏頗有所闕至渾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絕無宋氣直偪唐矣高宗賜鄂王詔二十餘章褒美非常如月三捷以奏功日百里而闢土者是也而卒以金牌十二召還羅織莫須有之獄斃諸囹圄諺所謂狐埋而狐搰之也飛之屯朱僊鎮也復汴京在旦夕

而檜賊急于班師一日而金牌至者十二不已棘乎說者曰飛用大夫出疆之法不奉詔而進兵可也即不然如紹之誅卓亦可也束手就斃不愚乎哉于曰檜有以料飛之必不爾也果爾則以苗劉之叛按之飛應無辭而檜言益驗必不得已若田節度之誅武元衡差可效耳彼以亂賊而害忠良此以忠良而鋤亂賊公論既快又無兵脇之迹高宗庸愚而無特見亦未必不

以爲快也然已非純臣之道矣惜乎施全輕試其鋒爲不了事漢至今有遺憾焉

長卿再弋〇是時江以北非宋有矣飛乘金牌之召劉據自雄特取天下于金而非取天下于宋立國金宋之間依然奉正朔不失臣節千載而下誰則訾之而古今人知此局者鮮矣

卓去病先生評〇秦檜庸人當其死時高宗尚云今日始免靴中着刃况四廂兵驕橫日甚見

于葉水心記甚詳岳家軍差檢束耳倘金牌拒召則如幼宰所云郎以苗劉決按之矣故凡據臆而斷皆不知論世者也

唐珏

漢之滅項戮之屍尚以禮葬國忠厚立國之道亦華風也元主聽惑楊璉真伽之妖說發南渡諸陵遺骸遍野又將雜馬牛枯骼與陵骨合內浮圖中築白塔號曰鎭南嗟乎夷之毒夏何甚而天之禍宋何慘耶珏傾家貲酒食諸惡少酬之金帛易以他骸預造石函六自思陵以下隨號收殯瘗蘭亭山後種冬青樹爲識而楊璉

眞伽尚不知也可謂義士夫生爲帝后殁不保其丘墓反匹夫之不如矣故曰死欲速朽漢文帝治霸陵皆用瓦器有深意焉惜景帝不善承之竟羅椎埋之慘吾偶感唐珏之事而揭以爲厚葬者之戒

宗澤

兵法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孟明視以焚舟鼓銳韓信以背水出奇用此道也豪傑之士立板蕩之朝事中庸之主羣小又交搆其間亦當用此道以制其命而後國事惟吾之所欲爲宗澤之失計在聽高宗之南渡而不力爭非惟不力爭又從而贊之也夫南渡偏安不過苟延旦夕蘄無失墜而頓望以恢復譬主

人遇盜而逃其臨時已怖畏不前盜去之後其家奴之桀黠者欲率亞旅荷戈以躡主人從乎哉南渡則其氣已奪其謀已弛無復焚舟背水之勢遂瓦解而不可復收即微黃潛善汪伯彥以間之澤亦無能爲也方金人挾二帝以去中原無主舉朝之臣欲以數百年之宗社委虜棄遺黎如弁髦惟李伯紀以爲不可則都邑之人心皇皇如赤子之戀慈母惟恐其失澤奮臂一呼而河北義旅響應海內勤王之師麕至而願效以願效之衆合都邑之人心一奮擊之上計也澤不及時乘銳掩幹離不之不備而聽其從容以歸虜目中已無宋矣人情危則思思則動安則惰惰則靡假令宋轍不南以效死弗去之義背城而借一內則臣民觸戰以雪讐外則勤王之師相爲犄角能策其必敗乎晉以江左偏霸之地破符堅百萬之兵唐以張睢陽之孤城

拒祿山漁陽之衆況堂堂都邑哉三戶亡秦一成祀夏已事可徵何有于宋澤此時即慨然以恢復爲已任則中外且恃以無恐人主岌岌乎不能自保羣小惴惴乎莫必其命將奉社稷以從之不暇而暇掣其肘乎恢復在此舉矣宋轍既南則勤王者之嚮往在臨安而不在汴君臣之精神意氣在保守江淮而不在恢復神州以故危困之時驅之南則南如溺者之願脫于水

息肩之日導之北則不北如移舟于山疏二十
四上而不省也大幸庸主可勢禁不可理曉當
時若以周昭南征而不返秦沙丘隋江都之說
懼之廷議必無敢執其咎者而澤不出于此全
局之敗秖爭于一着之差時移事去而欲有爲
此必不得之數也況越國而以兵家所忌特郡
縣爲金人所下者十之八九張邦昌既誅之後
劉豫乘機虎踞自臨安以達于虜不啻萬里饋

餉何從給乎孤軍深入勝則難乎其繼不勝其
何以退乎孔明入蜀而出圖中原爲千古英雄
所笑然彼非得已也而宋則失計甚矣鞭長不
及馬腹尾大不掉皆昔人所深懼者澤胡不聞
爲以予論之澤幸有黃汪之間以藏拙耳其自
揣孰與孔明孔明不能遥制魏武而澤顧能遥
制兀木哉彼固以平王東遷周玉未改而不知
封建之諸侯尚在各自爲守雖犬戎無如之何

宋不然矣彼又以玄宗幸蜀德宗幸奉天不得
盼而鑾輿復辟如是之易吾今暫遷以爲後圖
而不知二宗幸也非遷也二宗闇懦不至如高
宗之甚也二宗身發難而身敉之不若高宗嗣
位于徽欽之後狼狽而難支也其尤可笑者敵
師壓境不束甲厲兵而對客圍棋豈孔子所謂
臨事而懼者歟于嘗謂謝安遊東山特稗諶謀
野則獲之意及齒之折屐有所思蓋不料秦符

之一敗塗地而慮其再舉也說者于汜水戰捷
之後驚其功而服其量議其矯皆未嘗當大任
者也寇公效之傳飲歌謔以當澶淵之變迂矣（此亦寇公所[illegible]）
然猶曰排遷都之議不得不静以鎮之而澤則
何說焉雖然棄汴之議李伯紀沮之而不得何
責于澤考之古今排遷主和者寇公也排遷主
戰大駕復還者亦自有入澤偏不能得諸宋耶
人情畏敵之念勝安土之念亦勝澤不能砥柱

以慰輿望可獨罪高宗哉卽不然雍州荊襄建
業皆可措國而作廟臨安是不翅百步走也怯
甚矣澤之殁也連呼渡河者三志有足矜者靖
康建炎間吾必以澤爲巨擘而不能不反覆痛
恨于高宗也

卓去病先生評○此時中國人覩虜如虎很蛇
蝎澤奮力一拒眞可回天後金人撫綏布置人
已漸漸安之更難圖矣幼宰咎宗君之失計卽

杜子美常使英雄淚滿襟之恨也

徐楚白先生評○康王再使金澤迎謁曰肅王
一去不還今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和議將
成澤又曰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飢渴宜引軍直
趋澶淵以解京城之圍康王卽位澤上疏云自
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終致二聖
北轅社稷蒙耻皆爲讒人所阻由此論之南渡
誠爲失計而事勢如此雖澤亦無如之何也

劉豫

國家多事之秋不幸而僭竊乘焉處之不可已
甚已甚則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亂劉豫以中原
臣子挾金人之威而居然抗衡誓不反顧彼有
所懲于張邦昌也邦昌爲金人所立金人退而
從其大臣以迎康王未嘗篡且叛也而必欲誅
之誅之而波及宋齊愈遂使反側者人人自危
忠節如張孝純痛心切齒以佐豫而恬無所忌

彼見夫宋齊愈之戮罪在疑似間猶不少貸以
故望絕而肆毒彌深由此觀之宋不第力非金
敵智亦遠出金下金用粘罕計以中原之城邑
委中原之逆臣代爲之守于以休其困頓而宋
不能寬之以招來篡叛顧壹意刻急以堅其携
貳之念塞其改悔之門此田單所以愚騎刼也
李綱入相之初其經濟如此唐誅竇建德事頗
與此類建德陷黎陽虜同安公主及淮安王神

通舍于別館以客禮享之得李世勣之父而不誅聽其還國視其他亂賊屠害忠良汙蔑貞淑者懸矣兵敗俘歸斬于長安世勣忘其活父之恩袖手莫救惜哉當時王世充蕭銑輩虎踞耽耽儻釋建德使洗心而自贖彼念不殺之德以賊攻賊朝廷定得其一臂之力不愈于誅戮乎巳而劉黑闥之徒以建德爲戒擁衆復叛誓死不降未八月而盡有建德之故地兵連不解者

數年祇因斬建德故耳後之君子思劉豫劉黑闥負固之由而所以處張邦昌實建德者蓋有術矣

卓去病先生評○劉豫張邦昌不過爲金人所挾以爲媒耳譬之擡泥神以乞覩施自有主其事者不惟人不可以反叛目之即二人居然自認爲稱王稱帝之雄亦大無恥矣宋人豈特根榛邦昌苗劉之變與四歲之明受何與張浚必欲以反叛法誅之致使高宗晚年有絕嗣之恨世直謂宋儒議論腐而可厭而不知其腐而且惡也

徐楚白先生評○金人之立邦昌王時雍吳幵莫儔助成之而孫傅張叔夜不奉命請立趙氏宗室即秦檜亦主是說爲金人所執邦昌此時便欲引決或懼以相公若死一城且爲塗炭不得已而强受僞號非其本心至于不稱朕而稱

予不稱詔而稱手書不坐紫宸垂拱殿而起居如故從呂好問之計迎元祐皇后勸進康王伏地慟哭請死自鳴其寃豈眞篡叛哉不第與唐朱泚不同原情定罪與苗劉大有間矣李剛宗澤必欲誅之何意耶假令邦昌梟雄狙詐托金人之威乘兎解之勢黃袍加身如陳橋故事後世甘以正統予矣即不然割據稱制金人北宋人南邦昌中原未爲不可惜其庸駑不能耳世

有非忠義非亂賊而兩無所着之凡材邦昌其流也彼初不料身質于金而力主和議既而悔之要欽宗署御批無變割地議此則非人臣之義而追褫僞號賜死潭州兩君子所以處邦昌者過刻而所以伐金謀挽宋勢者亦拙且迂矣

宋孝宗

南渡諸君不得不以孝宗爲首其易表稱書改臣稱姪減歲幣以敦隣好慷金人輕宋之心可謂賢矣然當烏祿修政之時無釁可乘疇昔者將又皆凋謝兼以符離喪師蹶不復振覽揚甲之策而不悅讀朱熹之疏而大怒與厥初志趣相戾惜哉夫孝宗派出藝祖以藩王入承大統則恢復中原乃繼述之善者而區區修問豎之

虛文抑末矣即排衆議而力行三年之喪與祭緦小功不興矣宋人有言正心誠意主上厭聞而理宗酷喜聽之閱章奏至夜分乃寐孝宗之爲孝理宗之爲理也宋社之所以墟也

長卿再乇○漢唐中興有光武昭烈明皇皆以宗藩嗣統宋何故獨無宋只是一團道理束縛人心腐氣入于膏肓不可救藥當日君臣皆錮蔽而無域外之觀然孟夫子只撰殷周時勢並

不曾說到道理上去若論道理桀紂雖暴湯武豈宜放伐即放伐矣仍當立其後裔豈宜改玉據宋人見識自禹傳子而後姒氏至今有天下可也

虞允文

朓朓稱允文許國之忠炳若丹青金庶人亮之南侵其鋒甚銳中外倚劉錡爲長城錡病不克進師允文儒臣奮勇督戰一舉而挫之亮乃自斃昔赤壁一勝而三國勢成淮淝一勝而南北勢定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轉危爲安實係于此說者快之謂周瑜謝玄宿將也允文書生也彼出師禦敵而定謀于暇此命將犒師而過虜于

卒自矯制之小嫌成恢復之大計允文較周瑜謝玄更優予曰不然將有以望勝者方叔之威蠻荆得力于獵狁之捷也郭令公單騎而解吐番之圍于涇陽允肖而潰僕固懷恩三十萬之衆不戰而屈人兵者望足以彈壓之也有示之怯示之以可忽而取勝者孫臏之紿龐涓是也金人蹂宋如破竹目無宿將何有于書生之允文允文之成功其得力于此乎此與班仲升使

西域入鄯境以三十六人乘夜間起殲匈奴使者西域數十國大驚咸質子輸驩稱藩而禀約束皆出其不備也允文出金亮之不備而掩之功遂與劉錡韓岳等埒孰謂書生不知兵務哉高宗方之于裴晉公顧罷相而俾之鎮蜀是不欲秦討蔡之功也噫

脫脫

予嘗覽宋金遼三史見脫脫文詞斐亹議論有章奇之核其行事如紅巾賊訌即躬自請討奮擊芝麻李大破其衆勇矣哉流雲南大理郤太守高惠之婚反遭其毒貞矣哉其他治河屯田行錢鈔皆有法然未有如逐伯顏而大義滅親亢宗福國兩得于道者也伯顏挾震主之威擅貶宣讓威順二王而不以罪去則族必赤脫脫爲伯顏從子自幼養于其家而圖剪之與直方世傑班阿魯同心屏斥忘其卵翼之小惠倜然以鋤姦爲已任苟利社稷即所以愛伯顏也其再入中書恩怨無不報爲别兒怯哈麻所陷矯詔而死于鴆可哀也夫此元臣之挺出者何可多得而予嘉其逐伯顏一事合春秋之義有古大臣之風特揭之以愧夫晉之王導焉

洪皓

甚哉小人之憯于夷狄也皓奉使入金困于雲中粘罕與悟室迫脅皓無所不至流遞冷山四日草生八月大雪馬矢然火煨麪而食不減吞氊牧羝之苦已而金人義之使敎其八子且咨畫焉又欲以為翰林學士又欲昇以校試之任雖皓固辭卻之而敬信極矣自建炎己酉出使局還期凡十五載忠節播戎夏而阨于檜賊出

知饒州諫官詹大方阿檜意嗾之罷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復安置英州何其窮也漢世子卿位典屬國識者猶云薄償皓流離間關若此而讒沮折挫又若此非蘇幸而洪獨不幸也粘罕悟室忠于金而檜賊不忠于宋甚哉小人之憯于夷狄也當時副皓為通問使者非龔璹也耶金人追二使仕劉豫璹至汴受官而皓誓死不受嗟乎李陵衛律何代無之而宋洪皓之顛危甚于漢蘇武則檜賊之以也假令龔璹自金歸宋吾不知檜賊將何以旌之耶皓死後一日檜亦死天乎天乎曷不促檜之死于一日前延皓之死于一日後忠魂庶少快也哉予于此不能無遺恨

文天祥

公始倡議以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設郡邑矯尾大之獘而國勢寖弱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滅今宜分天下為四鎮建都督以統轄之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于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于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于楊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楊州取兩淮地

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敵備多而力分疲于奔命不難却也時議迂之不報予謂文公此策甚善而襄時可以獨當一面為四鎮總戎者誰也元兵入常州張世傑宿重兵于六和塔有衆二十萬天祥請自將擊虜背城借一以死拒之世傑不許已而伯顏至皐亭山距臨安三十里世傑潛遁夫以二十萬之元帥不戰而遁古無有也已不能戰而又禁人之戰德祐諸將皆世傑類也微獨世傑曾全張全相繼而遁宰相陳宜中亦遁王邦傑王舉之呂文煥且降矣天祥四鎮之說果行不棄城以逃即開門以迎此時已萬無可為者天祥不為識時之俊而孤忠自矢猶天命去商而夷齊扶大義于宇宙偏與日月爭光者也文公絶飲食者八日坐小樓者三年視死如歸從容畢命而黃冠故鄉不忘恢復之念真一代偉人矣荊川先生有言宋三百

餘年取士之科莫甚于進士進士莫盛于掄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為高論者猶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予謂為此論者皆不得志于科目者也

長卿再弋○蘇端明兒時讀范滂傳欣然慕之文信國為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脩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節曰歿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入田觀稼自小看大兩公之謂歟

李芾

宋之潭州即古長沙地也竄遷于三苗之區所嘗進昭王膠舟令其不返者蓋上世所不賓也元兵圍潭芾登陴慷慨以忠義厲將士老幼死守人無二志阿里海牙督戰益急除夕城且陷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當死吾家人不可辱子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辭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諾乃以酒醉其家

人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芾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芾所大慟自殺幕僚陳億孫應穀相繼而死潭民感激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者相望于林夫死難之臣何代蔑有而宋獨多即文天祥開督南劍襲虜五坡敗績空坑仰藥潮陽絕粒南安從容而死非不烈也然止其身耳未有如芾之憤激自家而郡自上而下皆以死殉者也當時棄城背主而逃者未必盡

貪生也無以倡之則仆有以風之則興沈忠一僕隸之微而芳名埒芾亦已奇矣潭州之民不食君祿能赴井縊林視死如歸非芾倡而風之必不至是嘗考之于唐張睢陽城陷之日民無死者豈忠義不足哉抑俗有勇怯耶屈賈之遺澤漸漬于長沙者先為芾地而芾乃得以倡而風之也不然項羽之兵八千一朝而散田橫之客五百同日而殲豈齊士猶仍王蠋之風而楚

人顧掉臂于垓下不及潭民萬分一耶

沈氏弋說卷之四

武林沈長卿幼[illegible]著

蕭山黃可師大年

同邑卓爾康去病

沈守正無回

聞啓祥子將

徐如珩楚白　仝評

逍遥遊說

莊生與世之桎梏者解其天弢而通篇立論之旨總欲破斯人拘攣之見以廣之蓋世之人知有所域則動有所礙礙則不能遊方之外安得逍遥逍遥云者即聖人智者樂之義也智者見大陶陶于天地萬物之表以自適愚者見小局局于非譽榮辱之中而不快小大二字切中古今膏肓之病當時惠子以堅白鳴正硜硜之小人也彼自負用世之才視莊生爲迂濶若曰我雖小實有用汝雖大却無用然此人不可與之深言只就形質上較論一番以醒其迷足矣故設爲大瓠大樗二喻以見我之大非大而無當乃大而有用者也此是惠子笑莊子處篇中蜩與鷽鳩笑之斥鴳笑之以小笑大大宋榮子猶然笑之以大笑小輾轉相笑所謂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也且逍遥各因其量榆枋決起蜩與鷽鳩之逍遥也翱翔蓬蒿之間斥鴳

之逍遥也徙必于天池搏必九萬里之高息必六月之久鯤鵬之逍遥眞逍遥也處勢湫隘者雖與測寥廓之觀祇因其狃耳目聞見以自囿而知識束而不開自封自局故又以小年不及大年況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之外有蟪蛄蟪蛄之外有冥靈冥靈之外有大椿以彭祖而埒大椿與鳩鴳之笑鯤鵬何異物豈無壽于大椿鉅于鯤鵬者哉其相笑亦若是耳愚人開口便要

笑人只因他胸中凡陋以爲道在是矣而不知道中更自有道道外無往非道彼一官一鄉一君一國之與天下大小遞分沾沾自多不足當宋榮子之一笑豈不可鄙可賤可悲可憐等而上之宋榮子之外有列子列子之外有堯堯之外有許由許由之外有藐姑射之神人至于物不疵厲而年穀熟堯舜所焦勞而猶病者但一凝神而有餘其塵垢糠粃直陶鑄之矣何者神

人調六合于一身堯舜以一身調六合分量不齊壞哉世人眼界褊窄以堯舜地位無復可加聞神人作用不啻夏虫井蛙之疑氷與海心竊笑之自此以外愈大而愈不可方物凡史冊所不載人世所不經見者曷其有極豈豎儒所及知乎其神凝三字正以無用爲有用也不龜手之藥以技用者也大用之則不止爲洴澼絖而裂地定封五石之瓠擁腫卷曲之樗以形用者

也大用之而浮于江湖則不憂瓠落樹于廣莫無何有之鄉則彷徨寢臥安所困苦况凝神者以無用爲有用天下有不治乎此所以能逍遙也聞言驚怖河漢無極乃肩吾告連叔之詞而齊諧問棘各有所據莊子不自立論恐世人疑其言之無稽狂而不信也其大旨欲治天下者與一世相澹漠焉以還于無懷葛天之盛彼皇帝王伯淼乎小矣後世詆莊周爲道家之儀秦

而曲學以異端排之猶鳩鴳之笑鯤鵬亦小且愚矣夫愚莫愚于自以爲靈而靈莫靈于自以爲愚也小莫小于自以爲大而大莫大于自以爲小也惟大智乃能用大超塵埃猥瑣之外而放達于玄同之門以遊于無垠欲不逍遙得乎

徐楚白先生評○鷽鳩斥鴳亦有逍遙大椿鯤鵬未爲壽鉅可謂善讀莊子

閔子將先生評○自大乘聖人看之通體是苦

卽使漆園現身住世安得逍遙

齊物論說

人情之所護惜者我也。寬假者我也。縱恣僭越者亦我也。有我因有物。有物因有論。有物論因有愛憎取舍之不齊。而是非出焉。古今人往往囿此而不能脫也。其纏縛處則言爲之端。人之有言如天地之有風。風麗木則因竅發聲。而竅不同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似污。有此八形。風聲不同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

者譹者宎者咬者。有此八聲。大塊以淸寧爲撰。而風發于怒號。故其籟萬有不齊。人以玄默爲宗。而言發于擬議卜度之煩。故其籟亦萬有不齊。縱不齊之極。而其所從起所從止只爭是非二字。是非因我而生。我形不化我心不忘則妄許以爲是妄拒以爲非。迷謬惑溺自用其愚。而物論愈不可齊。故篇中首揭喪我。以絶其受病之根。次提出成形成心。以教人還自覓認。非若

顏成子游槁木死灰之詰也次提出眞宰眞君以破人妄見又云莫若以明以救人迷謬惑溺之失又云因是又云不用而寓諸庸以見自用其愚者皆脊脊多事之徒也夫至人無我從何處喪無耦從何處成無妄從何處眞無愚從何處明無摱從何處因無奇從何處庸莊生此論似已落第二義而不知此醒世之言不嫌淺露如遇田夫不講稼穡遇販夫不講貿遷而與之

言良知頓悟等語何異對牘撫絃佛家言法卽言非法卽言非非法言空卽言非空卽言非非空頻頻轉換惟恐人執着而昧者以爲精深微妙之旨解者則以爲轉語耳爲下下人說不得不知此婉轉而其實無我相卽子絕四中之所謂毋我是也毋我卽是喪我喪我則說生惡死之念息而何暇計是校非予觀世人富貴者怖死僞一恐失富貴也貧賤者亦怖死安知未來

世不富貴逼人哉卽不然亦安往而不得貧賤而奚以怖爲莊生以驪姬之泣嫁爲喻其說甚快而予謂戚夫人蕭淑妃楊太眞其初嫁時又未必不驩笑也未幾爲人彘爲骨醉爲縊于馬嵬三姬將嫁時之笑不異驪姬之悔其泣也明此可以悟是非之無憑矣是非關切于我而與人爭已屬刃觽搆鬬之私至于審仁暴者辯堯桀之是非區善利者辯舜蹠之是非衙報復者

辯吳越之是非權從衡者辯蘇張之是非分門戶者辯牛李之是非談名理者辯朱陸之是非紛紛置喙如聚訟然則盍無謂矣鄭人稱與黃帝之兄同年相爭而不決古今之是非皆此類也物論樊然而不齊大率以鉅細修短分別起見故莊生又以莫大于秋毫而泰山爲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爲夭醒之要其極則秋毫之外有微塵泰山之外有崑崙須彌殤子之外有蜉

殤朝菌彭祖之外有天地何小何大何夭何壽何不齊之有由此推之莫美于嫫姆而西施爲醜莫馨于糞壤而蘭蕙爲臭莫貴于瓦礫而珠玉爲賤莫勇于尫羸而賁育爲怯莫險于康莊而孟門爲坦莫瑞于鴟梟而鳳凰爲怪莫駿于款段而兎飛爲駑何美何醜何馨何臭何貴何賤何勇何怯何坦何險何瑞何怪何駿何駑而又何不齊之有當時道術之長莫尊于儒墨各

是其是各非其非相角不下而莊生蔑其道爲小成等其言爲榮華則其他方伎之流無甚懸殊悉可置不論矣惠子與莊生同時斤斤以堅白自命乃專好議論是非之人故莊生忽作自疑之狀曰今且有言如此不知與彼類否又曰雖然請嘗言之可也亂天下之道術者議論也多不如省喋不如默古人說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聖人只不議不論已超越壽常萬萬矣守此則爲葆光休此則爲天鈞和此則爲天倪知此則爲天府天而可以是非封畛之乎齧缺三問王倪以知王倪三答以不知至人之眞知空空洞洞非可私意揣合而人于其間强生執着執着生分別分別生顛倒卽就是非論之祇隨衆轉徙而在豕原無特操是之謂有待而然罔兩問景譏其行止不得自由蓋切譬也果爾則眞我喪而形骸軀殼之我反存昏

昏汩汩如濃醨之不醒長眠之無旦誠可哀也人生大夢故莊生卽與說夢蝴蝶耶莊周耶夜栩栩而晝蘧蘧耶覺耶不覺耶覺則蝶非莊周不覺則莊周是蝶是非非是惟物化者任之惟喪我者知之試以莊周夢蝶之象合子綦隱几之意而物論齊矣

黃聖孩先生評〇暢所欲言

養生主說

莊子用世之才也其書用世之書也讀者作遺世觀則誤矣文惠君曰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覆按之非養生也其言牛節有間而牛刀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遊刃有餘地是以十九年之久而刃若新發于硎與良庖族庖之割且折而歲月更刀者異也有味哉斯言蓋教用世君子于盤根錯節處弗輕試其鋒于肯綮處

（高識）（惟養生方能用世）

纔可下手也以無厚入有間則事逸而功倍試就古人而枚舉之齊桓公苞茅聲罪膠舟致討入楚之間也趙襄子肘韓康于入智伯之間也范蠡用賄于宰嚭入夫差之間也田單譛樂毅而以騎劫代入燕惠王之間也范雎以無王激秦入穰侯之間也漢高祖爲義帝發喪入項羽之間也王允致呂布之反噬入董卓之間也張仲堅立國于海外入扶餘之間也狄仁傑謂姪

（用世者間處急須着眼）

無祔姑于太廟之理入武曌之間也李愬出蔡賊不意提孤軍入空堞而縛之入李光顏之間也王曾以山陵事獨對入丁謂之間也有間可入雖一投筆之班超能策勳絕域封侯萬里而緯有餘無間可入縱臥龍抱天民名世之畧掃吳魏之么魔以定三分之鼎而猶不足此卽孟夫子乘勢待時之說而取義于庖丁卽老氏治大邑若烹小鮮之旨也老氏曰國之利器不可

以示人士君子負經濟大業如藏器于身苟韜之不密而胸臆內差有未降之氣眉宇間微有自雄之色則吾意之所至而人備焉吾意之所不至而人逆焉淺陋極矣深心大力之夫必不如是蘧瑗之敎顏闔也先與之爲嬰兒爲無畦町爲無崖而後達入于無疵則在我操不厚之刃而徐以待其間之自開入不入之權由吾掌握莊子生于周末四顧躊躇無間可入無下手

處只得卷而懷焉所云善刀而藏之蓋自況也
學者豈眞以庖丁解牛爲養生而發哉
聞子將先生評○會得人間二字將千古英雄
作用一眼看破如此讀書篇篇皆用世之書也
豈必莊子哉

人間世説

莊生以人間世名篇見世之不屬于我也處世者還就人間而調適之不當强立仁義道德以齮齕之也夫莊生業已吐棄人事弁髦人倫而猶必舉説衞使齊傳太子立論蓋三者乃人間世最鉅條目而大作用人視爲極没緊要極没關係之事乃可以入○工遠害而不受困于世孔子之告顔回與葉公蘧瑗之敎顔闔皆此意也凡人各心未化雖逢比不免于戮即忠愛發于誠懇而驕憤觥髀之氣露于眉睫則彼以有物之心聽我以有物之心鳴兩實不能相入必須要虛而虛不可驟襲柔其氣審其機不多開一竇以延之不妄投一藥以攖之所謂集虛也虛則靜靜則與世無爭而世享和平寧一之福所謂吉祥止止也實則動動則囂然紛紜而我與世各不安其性命之情所謂坐馳也以義命二

字奪人悅生惡死之念生死關破則陰陽人道之患俱息而內熱飲氷可發一笑葉公子高看得奉使傳言乃天下最難之事夫子詔以無傳其溢言以敵國之復我者仍以復君則自不致搆釁而挑禍此使聯亦使體也有何難哉大凡傳言者不但傳兩怒之言足生戈矛卽傳兩喜之言亦傷和氣故交譽之詞翩翩于媒妁之口而男女之物而不化者畢世相怨無窮期也所

謂傳言者殃也雖然顏子葉公一以說一以使皆事人者也至若顏闔傳太子則敎人矣形就心和猶非極則必與之爲嬰兒爲無町畦爲無崖而違之入于無疵可見人間世無一事一物不當用巽順之卽猛如虎而與人媚逆之卽馴如馬而有鈌銜碎首之虞況人主雖剛暴不猛于虎雖庸愚不馴于馬而可以悻悻之氣使哉爲嬰兒爲無町畦爲無崖分明是鄉愿一流人

物而喫緊處全在末一着達之入于無疵子華之于楚靈王若非摩厲以須寄諷于左史倚相而誦祈招之詩以悚王心則向所云與君王畏君王者特巧爲逢而不顯其作用之妙矣世人胸中極窄而偏裝出大模樣極呆而慣弄些小機械油唇滑舌伶牙俐齒道自巳十分有用據有道者觀之反不如櫟社之散材商丘之惡木壽而免于剪反不如白顙之牛亢鼻之豚痔病

之人巫祝目爲不祥而得免于患反不如支離疏以殘疾故非惟徵發不及且受賑焉樂餘生以終其天年則信乎巧者災之門而拙者慶之府巳要之社材丘木縱不堪棟梁供燎爨則有餘矣牛顙雖白可駕可耕豚鼻雖亢可冎俎人雖痔且支可給城旦舂鬼薪之役斯數者未必無所用之莊生特描寫出無用光景以醒世之硜硜者非眞欲爲絕物而自棄于人間世也人

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蓋有用之用其用小無用之用其用大有用之用其用拘無用之用其用化觀莊生此論則一段用世精神有沒世不磨者但不輕于一試而古今人遂以放浪目之可哀也夫接輿諷孔而尊之爲鳳鳳瑞鳥也希世之祥非用世之物不足以擬孔子必也其龍乎天飛則蒸爲雲雨泥蟠則潤及江河然大易稱羣龍無首夫龍已神矣并其首而

無之則或潛或見或惕或躍或飛或亢有變化于無倪者是所謂無用之用也抱龍德而處人間世自孔老外疇其當之哉

德充符説

古有以殘體惡疾而得僊者而僊人亦時幻殘體惡疾以玩世則是外之四大六根與內之神識判乎其不相及也莊生人間世篇述支離疏以奇醜得終天年猶形焉巳耳况支離其德者無用爲用豈不自全而有餘哉此篇備舉形之陋惡者以廣之曰王駘曰申徒嘉曰叔山無趾皆兀者也而一則從游甚多與孔子中分魯其

門人虛往而實歸一則與子產同事伯昏無人以不全足鄙夷執政之全足令子產蹩然改容更貌一則踵見仲尼務學以補前行之惡而有桎梏天刑之論則是天下之至人絕不于形相肢節間較完缺也魯哀公之悦哀駘它衛靈公之悦闉跂支離無脤齊桓公之悦甕㼜大癭三君皆不知其然而然所謂才全而德不形者破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不肖毀譽飢渴寒暑之

闕一一任其自然不以滑吾和而仍復退藏于
微密之地不爲崖異如水至平盡泯其高下之
迹令人䐤就而不捨此卽是德有所長而形有
所忘以故視全人之脰翻肩肩然細削而不適
于目夫魯哀公雖中主乎猶知師尊尼父至于
衛靈公寵彌子瑕惑南子齊桓公內嬖如夫人
者六又有豎刁諸人俱好好色之君也而亦悅
此陋惡之人可見天下之至人絕不于形相肢

節間較完缺也莊生看得世間盡是四大不全
六根不具之人如楞嚴經所說日月燈光顯色
我目因之能視則見性不存雖有目與瞽無異
一切口耳鼻舌身意皆如目然而人反不覺其
虧欠覩一軀殼不完者竊竊焉笑之憐之故曰
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卽孟子指不若
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
類也士之有道而殘其形者洵不足爲詬病又

有一種詭譎陰險之人自詐其計自誇其局自
多其獲自雄其成形質旣劣而情復肖之故莊
生又引聖人有所游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
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
用德不貨惡用商準之蓋惟恐人之溺于好惡
而以情自錮也且教以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也
惠子不得其解而曰無情何以爲人曰不益生
何以有其身陋矣哉倚樹據梧之見烏足語德

充之符乎符者操券于此合契于彼卽兀者惡
人之能動衆悅俗而在我亦無疑沮是也彼郤
克之于齊以跛足受辱譬廉之于楚以釁肘致
討犨元睅目皤腹貽識謳者蔡澤曷鼻魋顏見
笑唐舉甚至伍胥魏武皆人傑也重帷而見公
子光自猜其貌捉刀以代崔季珪欲掩其醜況
凡庸者乎後之兀者如謝靈運習鑿齒之流何
可勝數德之不充雖支離其形曷益哉

大宗師

是篇專要人透徹生死關頭世之箋箋者譏浮生爲假合卽自云達矣究而言之夫豈特生是假死亦是假生死既假則所謂知生知死者亦假而其人亦與之俱假故曰有眞人而後有眞知眞知于何處見不知悅生不知惡死是也夫知有生而不悅知有死而不惡則情與人殊未眞也惟不知有生不知有死則悅惡兩念無從

芽蘖然人受此成形自母腹中血肉胞孕而來豈不是生魂魄飛散而去豈不是死而所以生所以死者皆非我也命也命操主張生死之權所謂大宗師也篇中大塊二字凡兩見造物二字凡四見造化二字凡三見以見生生死死命寔爲之其附贅縣疣我不能幻之使無其決疣潰癰我不能留之使有其左臂化鷄右臂化彈我不能執之使不遷其夢鳥厲天夢魚沒淵我不能覺之使不亂任亭毒之顚倒而茫然失其所持猶游魚呴沫于泉涸之餘無以自潤縱悅生而有所不得惡死而有所不免彭殤等盡豈不悲哉莊子提出命來醒世只緣世人是非毀譽得喪榮枯修悖延促等相皆從生死來而生死皆從命來命徹則無所不徹此卽牧羊鞭後之旨也世人聞說有命便欲安命爲蹕冶之金又欲銜命知是將聽之巳乎善吾生者乃所以

善吾死莊生却教人下手處也善字極妙最難摹擬與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神雖王弗善也畧相似吾宇亦有說釋典云亦無身心受彼生死夫釋以生死付之彼而莊生以生死屬之吾蓋凡人不可有我而于生死則不可不識認我篇中所謂况其卓乎况其眞乎者是也凡夫貪生怕死然劉聰聞當爲須遮國王則不懼死韓擒虎聞當爲閻羅王亦不懼死非人之愛富

貴反甚于生惡貧賤反甚于死也彼誤認以爲卑且眞爲而未善也賈誼云生爲明帝殁爲明神這不是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的榜樣然善生善死各因其量卽如廣成于軒轅黃帝太上老君死後與天壤齊不朽而生前所作還爲死後所受之根等而下之伍員之素車白馬潮頭往來關羽之盐池顯赫陰擊蚩尤始終以忠義著未有亂臣賊子耿耿轟轟千秋血食者也不

悅生而未嘗不生不惡死而寔未嘗死命且柰何莊生死倪于命後我則立于命先生死範于命中我則超于命表所謂自本自根者是也篇中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至傅說得之以相武丁騎箕尾爲列星凡十三个得之而所得者何物道也道爲命之權輿所謂大宗師也儒家以命爲歸復之地而老莊則直從命處進步故其理勝其說長玄之又玄標百氏而定一尊自有

眞正脉絡而後世以吐納之小術當之左矣仙有十種報盡不免散入諸趣猶未了却生死此與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所差無幾故莊生稱之爲至爲盛而随下一轉語云雖然有患夫無生無死朗然獨惺于天地之間而不爲命所限制不爲命所汨沉則奚患哉非執道要之柄以游于無窮不能如是還以歸之眞人而世之爲眞人者葢寡矣

應帝王說

前六篇所包者廣此篇專論治天下當行所無事而已不尸故無擾也若設法以治之則我爲感而天下爲應以天下治天下則天下爲感而我爲應齧缺四問王倪而王倪四不知非不知也人心中空洞無物愚明皆所不受始之以非人而歸之于渾沌無形無體何思何慮即欲擾之亦無所庸其擾也蓋民難治以其智多而上

沉氏之說　卷四　十五

復以智相角泥裏洗土塊何時清潔故首揭四不知以醒夫用智者藏仁以要人有虞氏之陋也經式義度日中始之陋也此皆非先天本來故蒲衣子以爲不及泰氏狂接輿以爲欺德天下避之如鳥鼠之避矰弋熏鑿各不相安其能治乎無名人之不治天下乃所以治天下也順物自然而無容私這便是明王作用若容私則有心矣有心則不但有我相且有人相惟曰非

人則耳目口鼻肝膽意識一切都捐即南郭子綦嗒焉似喪其耦稿形灰心之象也夫然後與天爲徒物莫能知鄭之神巫季咸自以爲知人生死禍福壽夭見壺子則無所用之蓋壺子與天爲徒非人也而季咸猶索之形骸之內故其術不驗而反走追之不及夫季咸亦善相者特以相人之常法而相非人之壺子爲可笑耳壺子之機有九纔示其三而季咸已不知所措則

沉氏之說　卷四　十六

所驚以爲神者直鄭人神之而至人絕不以爲神也夫人心原無所住示之以地文示之以天壤示之以太冲莫勝則有所住矣故壺子言未始出吾宗而季咸猶且惑焉若夫虛而委蛇不知誰何則并其機而無之譬卵朕于雄無雄安得有卵相本于心無心安得有相季咸孰從而窺測之哉茅靡波流茫無所據故逃也列子初時醉心于季咸泣涕沾襟憂其師之必死以季

咸之言告壺子既而駭其逃也始悔而學道爲妻執爨以示恐辱食豕如食人以示平等於事無與親以示因應而壺子則依然太虛不改其故彼相大耳三藏者不能觀忠慧國師末後之心卽此意也老聃所云立乎不測而遊于無有卽心相並遣之謂也有心有相則實而不能靈應至人之用心若鏡惟其虛也虛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蓋鏡但具照體以應姸媸未嘗索姸

媸而役吾照彼尸名府謀任事主知等皆鑿吾樸太虛則無竅可乘畧不受鑿是渾沌之眞境界不容思議參焉者也覩有虞氏日中始之所見不徑庭哉帝王應世如此而已要之可鑿可死卽非渾沌鑿竅七日而渾沌死此乃莊生之幻詞也其駢拇胠篋在宥諸篇力詆先聖仁義之非總不離無爲之宗者近是

卓去病先生評〇世人以曠達稱莊子者膚見

也郭象彫琢箋詞以爲深奧眞莊子註郭象耳幻宇七篇說洞精抉髓脉絡貫穿令漆園欲洩之旨南華不盡之意煥然光明謂之幻宇用莊子可也

夫子富教說

衞自武公而後國事日非州吁蒯聵猶曰親也而元咺孫林父甯殖至以臣而偪君更新臺濟倫同車豢醜鶴使其民桃啖其君婁豬其夫人噫康叔其衰矣不第保釐作新之澤邈不可追即文公楚丘光宅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之意蕩然矣故夫子適衞而有慨也曰富之教之然吾以爲教易而富難而朱晦翁謂制田里薄稅斂以富之恐仲尼所以富衞者未必如此也當時先王之井田尚在倘更欲再制將奪諸民乎抑取諸隣國乎什一之規未廢倘更欲從薄將二十取一以貊道行乎抑別有所以裕國者乎此其說根本孟氏而不知戰國之齊梁與春秋之衞不同賢人有賢人之經濟聖人有聖人之經濟又自不同三月而返汶陽之侵富魯之一斑也若富衞則別有神化之妙所謂當

年累世莫殫莫窮者而區區制田里薄稅斂淺之乎測夫子矣

賜不受命說

受如我以物予人而人受之之受天以命畀人迫以不得不受之勢如命貧者不富命富者不貧命賤者不貴命貴者不賤命夭者不壽命壽者不夭之類定于有生無所趨避史遷所謂人能弘道無如命何者是也當受而不受孔門第子惟子貢能之恒人無論卽古今賢知之士貧賤而夭者種種矣天賦之命不由他不受而賜

出其緒餘以與之角令造物爲無權故難及也釋氏稱修羅神能與天爭衡而魔氣未降終非正覺賜之所短但在于此屢中烏足以病之不然桓僖之火宰嚭之存柴來由死之料諸如此類不可勝紀豈夫子亦屢中爲累哉

卓去病先生評○當受而不受妙旨微言

人不知而不慍說

村學究講此書云君不我庸相不我舉我却不慍夫然則君庸而相舉遂足稱知我乎否所謂不知者不知其學也與聲名之顯晦絕不相干春秋時有仲尼固天下所望而震者而仲尼之學誰則知之自顏子而外子貢尚隔着一層故有莫我知之嘆而子貢反曰何爲其莫知子也無異痴人前說夢孟子舉宰我有若子貢之言

以爲智足以知聖其寔總歸子不知三子而果知之則顏淵死子不哭之慟矣不慍全在人不知上看出如純陽道人武昌賣墨一笏賣敵椀一个價千錢而武昌人大笑之六祖作偈受衣鉢而別駕看畢云尚未見性王右軍欲爲姚婆寫扇而姚婆恐其壞扇有難色當時純陽而語武昌人曰我仙也嗇矣六祖而語別駕曰我謚果也詈矣右軍而語姚婆曰我翰墨必傳也哂

矣誰則知之不知由于境地之隔情可矜憫奚慍之有爲學必要到人不知地位方是極處故曰君子爲學而使人知之便落鄉愿窠臼人之君子天之小人非爲巳之學矣

閲孟誌説

昔孟僖子死使其子學禮于仲尼軻其苗裔耶淵源非一日矣然其學歷秦漢魏晉唐先後五季無宗者至宋仁宗景祐四年孔道輔守兗求其墓于鄒之四基山建廟立碑而泰山孫明復爲之記自此以後金元代相崇尚或加公爵或祭用樂章或䘏其子孫或修其祠墳或增構書社至我　國朝孟之于孔不啻長庚之子二曜

何炳烜也而先朝湮滅者且千有餘年諸儒互有指摘王充刺孟馮休删孟司馬公疑孟李泰伯非孟晁以道詆孟黄次伋評孟説人人殊卽楊雄韓愈相繼表章要特人臣而非人主若孔子則漢高帝以太牢祀而郭威且下拜矣其故安在予曰孟子議論之儒以師道覺世者也孔子柄魯三月墮都郤萊歸侵績效屢著令人安得不心折哉孟子雖性善夜氣肸子之説發先

聖所未發而功不顯于齊梁滕亦旋滅識者謂其迂遠而闊事情故棄耳宋儒以議論勝其說皆本孟氏而推廣之以故尊孟特甚顧南渡而後膚偏門庭事勢孔棘猶諄諄辨程顧王安石之學術此與百官戎服講老何異蓋師孟而失焉者也夫儒至于今敝極矣後之君子儻復濫觴于議論而訖無成功則儒效不彰孔氏之真脉漸斬百世而下安知無效尤祖龍者哉抑又

有疑焉孟語雜見于他子者甚多豈後人所附會耶抑經秦火散佚無傳如劉歆趙岐應劭輩所云中外共十一篇今止中七篇存耶今皆無考闕之以俟來者

黃聖孩先生評○孔門學術如政事言語治賦爲宰皆有用道學至孟子獨云性善人皆堯舜所謂言大非誇吾不信也其說愈美實效愈微宋儒之禍政學孟者貽之耳

讀離騷說

屈大夫煩冤之極故其詞怨亂亂爲樂之卒章而臨終亦云亂命如所謂木夫九首土伯三目則相于怪所謂士女雜坐不分日夜舉酒爲驩則相于淫淫與怪皆亂也無何而沉身汨羅則近死之心其言豈足據哉太史公哀其志謂與日月爭光班固忌其藻麗謂爲露才揚己此以意爲低昂者也其引宓妃女岐湘夫人及女媧

有娀高辛二姚塗山子篇蓋專爲其姐女須而發非寓言也嗟嗟韓之聶政身受其究姐驪其義唐狄仁傑之姐有子而羞事女主賢矣哉屈原之姐偏申申其詈余雖所遭不幸而心煩意亂之際何以堪之原即有百身應盡葬江魚之腹矣

黃聖孩先生評○非深于騷者不能爲此說

齊人說

孟子在齊最久稔知齊人情態故以素所極詆之陳仲子而必以之爲巨擘則齊無人矣彼蓋相激之極而相矯之甚于讀蓼葵遺蓋先人諸篇知其非獲已也然則孟子所云齊人蓋陰有所指非虛搴者聖賢宅心長厚不忍直斥後世反以爲寓言耳齊人行同乞人原非乞人也假令他蓬首垢而衣不掩形則國中自無與譚之

人富貴自無飲食之及其妻不必瞰也又令他出入有童僕隨行則在外光景可偵而知其妻亦不必瞰也只因他衣裳楚楚威儀棣棣偉然丈夫蹤跡詭秘如鬼蜮不可方物故疑特甚耳孟子指他敗露處全在未嘗有顯者來即如今人鎭日奔走富貴之門倏而蘭省倏而梓滓以糊其口而富貴人經年不履其庭者比比皆是不獨齊人齊人旦出晩還家食時頗少有室而又有中庭蓋原以待顯者之來也特顯者自不來耳亦實飲食于富貴之家特富貴之家不常常飲食之耳不然四孟二至祭有常期齊人安得日日醉飽乎播間哉偶爾妻瞰之時正郭外舉祭之時齊人數奇被妻窺破即齊人自百口莫解此乎古一大冤案也然亦是自取何也惟其他平日對妻妾說得與顯者萬分莫逆愚婦人見識沾滯計無復之下此毒手把天下古今

這一等騃昧之局一一描寫出來孟子借以垂戒如何又好著他姓名世儒誤認齊人果是乞人所以疑他無妻妾又疑孟子寓言而不知乞非乞丐之乞誅其心若乞丐顏之厚若乞丐耳餘非餕餘之餘即農有餘粟女有餘布之餘人將不食吾餘之餘即又顧之他亦是人頻頻留渠頻頻起此處辭脫彼處邀住酒酣以往意夷不禁想齊人在顯者前未必不耳熱欲狂何嘗

有意驕其妻妾故作施施之容乎嗟乎此仲子之所以食螬李也乃齊人之妻與仲子之妻則皆賢婦人也

長卿再弋○孔孟眞脈一耻字盡之忠臣義士孝子節婦只是一个有耻盜賊乞丐娼妓只是一个無耻夫子曰行巳有耻可見子貢獨少此耳近世鄙夷人而賤惡之輙詛其餓死不知窮餓而死如採山薇食井李却嗟來皆千古有數

人物不可多得試觀目前孰是甘餓死者乎大丈夫挾奇處世必不到餓死地位而介性所至有可以餓死之理之勢方是有耻方不墮于齊人若纖微錯認縱免爲富貴利達中之齊人而不免爲名敎中之齊人矣

黃聖孩先生評○悶時讀一過無不大笑絶倒

徐楚白先生評○今日齊人最多齊人之妻妾却少不惟不能泣且不能疑矣凡畫馬者胸中

具有成馬故落筆處悉肖天機想㓜宰胸中有一齊人方能如是之肖

以貌取人

澹臺子羽貌陋故仲尼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蓋抑揚其詞以褒之非眞失也鄭然明貌不颺從使之收器者以觀叔向而立于堂下叔向執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蓋同調之人精神相感在聲音笑貌之外即然明終于無言叔向亦必知之所謂傾蓋如故者此也不然牀頭捉刀人眞英雄也魏武帝未嘗有言而一

段魁岸之氣如帷燈室劍隱隱躍躍終不可掩豈以叔向之智而顧出一夷虜下哉

徐楚白先生評○以貌取人正謂貌不足以取人也不知言無以知人若果知人即無言亦自知之矣

四書傳疑

廩焚與馮婦章巳經昔人剖破獨南宮适章尚有說據愚見俱不得其死爲一句然字連下禹稷爲妥與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不同蓋然者疑詞由未死而逆料之故加一然字羿奡巳死不必用疑詞也將然字連下作轉語把羿奡禹稷相較把死與有天下相較更覺有情朱註寒浞殺羿本史記而孟子言逢蒙殺羿豈一羿而兩

人共殺之乎抑原有兩羿耶王逸註楚詞云寒浞使逢蒙殺羿牽合附會無可考証闕疑可也

無德不報

昔秦穆公寬盜駿之人而飲以酒楚莊王不絶纓之跡而宥其愆趙盾餉餓夫于翳桑袁盎贈侍兒于從史其初皆施恩不報之地而後賴以解圍脫難善哉唐張說之言曰活人于死者必捨生以殉危榮人于辱者必盡節以雪耻詩所謂無德不報也夫酬恩報德非庸衆所能固于百中之一二僅垂史冊者而乃得之盜賊乞丐淫穢之徒則是盜賊乞丐淫穢之中間有賢人君子存也予偶閱說苑載此四事而揭之以爲學者養量之助

卓去病先生評○天下亦有號爲士人而不能報者如到溉不報彥昇王陶不報姜愚千古薄行之甚惟盜賊能施張齊賢之所遇是也惟盜賊能報秦穆盜駿之人是也士紳不及久矣

黃聖孩先生評○盜賊乞丐淫穢之人其報始盡負恩背義徃徃出於富貴衣冠可痛可恨

徐楚白先生評○張說還是古人故持論甚平今則活人于死者或自取其死榮人于辱者或自致其辱以德報德分毫不爽此非聖人不能

殉葬

輔氏之役晉獲杜回秦之力人也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顚遂獲之夜夢老人云汝從先人之治命嫁吾女而弗殉吾是以報果爾則陰隲確有據矣乃黃鳥痛三良之莫贖則是康公從穆之亂命也按秦武公以六十六人殉而穆公用百七十七人子車氏與焉始皇之葬後宮悉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此與君王

妻河之事同俱戎俗也然秦無恠徵妖夢可駭則老人結草之說近誕余謂此左氏好生之心蓋權教也檀弓載陳子亢之言曰殉葬非禮也得已則已不得已孰若妻與宰於是弗果用此非仁術哉漢西門豹治鄴挽河伯娶婦之俗而投巫焉以神明稱其作用寔昉是

黃聖孩先生評○不必在佛氏而有因果之說矣

徐楚白先生評○以左氏爲權教固是妙論然當時秦所以致亡之道不一即謂二世而亡爲殉葬之報亦可也

世風升降

賈長沙云借婦耰鋤而有德色舉以証世風之薄自今日觀之色且恚矣有德色者猶賢婦也孟子以所識窮乏者德我與宮室之美妻妾之奉較論若一切可已之事予謂施恩布德在古爲迂濶無當于今則稱高誼矣今之時不第功名人不可得即志于富貴之人亦邈不可得苟子有言離其故鄉仕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恥之觀此則所識窮乏者德我洵難能哉夫荀與孟皆周末人也相去不遠而人情亦已大異況今日哉

沈氏弋說　卷四　四一七

天道

天道好生故伐暴救民者享國最久湯放桀亳祚六百餘年武王誅紂洛祚八百餘年漢高帝鋤秦蹙項炎祚四百餘年天道好還故一旅興夏三戶亡秦天道忌盈故桓文獨盛于五霸而齊有田氏之篡晉有韓魏趙之篡齊晉先秦楚燕而速亡夫差伐楚伐齊伐越與晉爭長滿而難持吳亦速亡天道忌巧故名過其實者無後陰謀者不善終孟嘗君絕祀于薛呂不韋飲鴆而死俱造物所默佑也

沈氏弋說　卷四　四一八

八 孤介

孔仲山家貧奉親變姓名傭爲新野縣街卒荆州刺史范巨卿行部縣選仲山爲導騎巨卿見之驚捉臂曰子非孔仲山耶吾昔與子俱曳長裾遊太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此乎仲山曰侯嬴甘心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豈爲鄙哉巨卿敕縣代仲山仲山竟不肯去徐孺子會葬黄瓊于江夏無資以達齎磨

鏡具自隨所在取直然後得前古人之介性如此夫以命世之英而不羞爲僕役之賤以糊其口由斯以觀范史雲還麥于尹臺王修辭粟于陶範閔仲叔郤猪肝于安邑令未足多也鳳凰翔于千仞之上而羞與燕雀爲羣能高而不能下是卽其所短也神龍則不然有時而爲蜿蜒孔仲山徐孺子其抱龍德而隱者乎予同邑先達胡端敏公世寧爲諸生時貧甚販草履自

給有富室臧獲取履入無意償之胡候良久日巳晡矣主人得其情謝過延入餉之胡但取値不顧而去後秉憲豫章首發逆濠之姦得罪遠戍事白居九列赫然以名臣稱

了悟

禪家以智爲上首一悟則能事已畢故聖門有修後之悟行後之知不惑知天命從能立而進者是也朱儒知行序進是下一層事猶禪家之有始教小教也俗學謂卽粗卽精卽上卽下妙合而不容分剖此皆糊塗影響之說子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可見聖學實實有个上但聞者根器不同領畧亦異有解有不解耳得其

解則精神暢悅是以迦葉之聞天樂雖定中猶爲起舞眜其解則聾者與鐘鼓無緣是以佛說妙法會中非大賢聖圓覺卽十方菩薩而法華座上聲聞之退去者猶且五千由斯以觀語上豈易言耶

陰德

名者造物之所忌也故曰名過其實者無後世見善人無後遂致疑于造物以爲報施之爽而不知享名太過則固已償之矣富貴爵祿壽考子姓造物不靳與人而于名若有所靳帝力何有堯之無名也猶且冊朱之不肖喪家之譏孰殺之謗孔之無名也猶且歷聘周流困窮以老況下焉者乎士大夫損德處多由立名心太急

古有以善念而行惡事者王安石之新法是也有以惡念而行善事者秦檜之和議是也若以陰德論則秦與王大有間矣予意居官者遇他人性命前程卽目不諱之名以保全之鬼神必有能默諒者夫我本無爲而爲而以善事蒙惡聲爲淸議所擯不惟鬼神諒我而我心原自泰然若片長寸美舉世抽揚儘足以銷折其福故與人有讐者不當用詛而當用頌卽如舉子業

小拔耳名士每每曉發位每不顯何也以齒牙嗜餘而令人口誦手披咀嚼玩味減福多矣然名心難刻新莽之世有謬與寡嫂爭財涉訟以自汙者斯逃名之士乎此避嫌之術名心破而後可與爲善而說者顧謂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夫好名之人壹意避嫌見溺不救其中微㬹而叵測名心破則爲惡眞爲善亦眞古人云積陰德于冥冥之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者定非好名之人所

能勉也

長卿再弋○或云以秦檜和議爲善事則兩河父老所謂相公去我輩無噍類者孰殺之耶予曰佳兵不祥岳飛廣德郾城朱仙鎭之捷所枯者寧止萬骨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孟氏亦云戎首不獨二氏敎也讀蘇子瞻代張方平諫用兵書翻然動好生之念父老留飛之詞不必泥也

卓去病先生評○好名之人一意避嫌見溺不救其心甚毒其行甚險名心破則爲善眞此至言也

聞子將先生評○文人當各寫一通置之座右君平有言成我名者殺我身可懼哉

世講

馬伏波援有疾梁松來候拜于床下不答諸子問曰帝壻貴重何不爲禮伏波曰我乃松父友雖貴何得失其序侯司徒霸欲與王仲回交仲回被徵霸遣子昱候於道左迎拜車前仲回下答之昱曰大人欲交于君何爲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古人世講之不苟如此今人動輙投通家小姪刺慣稱老伯老叔亦可笑極矣交道之濫觴以此

沈氏弋說　卷日　五二五

洪涊

鄒之君有好髯者郎中左右服髭之藥幾遍後忽好少旋聠視之則鉗鑷郗盡此非寓言蓋實有是事也史載趙楷與君集之馬膿張岌承薛師之嚮鐙郭弘霸嘗元忠之便液宋之問捧張易之之溺器閻朝隱爲則天祈禳身代犧牲沭浴伏于俎盤趙履温爲安樂公主背挽金犢車張易之謂宰相楊再思面似高麗再思遂剪縠綴巾上反披紫袍爲高麗舞諸佞人備極醜態皆唐室之宰官也西漢崇經術東漢尚節義晉重門第即間有不肖不佷狷若是一代之風聲氣習惟上所轉盍愼其導之之端乎

沈氏弋說　卷日　五二六

防諂

書曰巧言令色孔壬仲尼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皆諂也朱元晦以爲甚于穿窬故可耻夫穿窬也而不當防乎世間人落落難合者澹然無求者也甘詞厚貌柔滑如繞指其胸中膄眛而荊棘思有所深中于我也太史公云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况人懷好惡喜怒之性哉狐畀身而伏以何傲者鷙將搏

先斂其翼勾踐嘗用此術以沼吳矣射指墮屨之讐翻然甘爲嘗糞而不恤夫差方囂然自驕而于胥恚且懼焉此之謂藏險于媚媚者天地之淫氣也清和栗烈天地之正氣也陽亢而燠燠極而蒸則必有疾風暴雨轟雷擊電隨之甚則瘴痢瘟疫之災伏焉眞人知其然而謹持之不使得侵故無陰陽之患士大夫知諂媚之中我也而謹持之不使得侵亦無人道之患要之

獻諂之人非愚鈍無識者也探縉紳先生意旨而中之如吾所重在氣節彼即餙氣節語狀獻諂吾所重在名高彼即餙名高語狀獻諂吾所重在逍遥彼即餙逍遥語狀獻諂吾所重在勳猷建竪彼即餙勳猷建竪語狀獻諂吾所重在富貴利達彼即餙富貴利達語狀獻諂吾所重在方外緇羽彼即餙方外緇羽語狀獻諂吾無所不重彼無所不餙吾所嫉在此而彼貶異人

與同類吾所驩在此而彼褒異事與同功吾退而察之而彼背無違言吾順而試之而彼時有匡救若然者漆園所謂以無厚入有間而彼諂用之也其工于用諂者趨勢之念什一媒利之念什九士大夫不可不深防也不深防則生平盡爲所敗壞而不覺爲邪者以遠佞爲戒而士大夫反近之耶

徐楚白先生評〇獻諂非愚鈍所能好諂則賢

愚俱不免矣

沈氏弋說　卷四　五十九

風裁

陳蕃守豫章特設一榻以待徐穉守樂安特設一榻以待周璆去即收之未嘗濫及他客榻之不輕設也如是管寧與華歆割席分坐劉璡對孔逷舉席自隔席之不輕共也如是張敷不喜見要人遇狄當周赳呼左右曰移吾坐遠客紀僧眞係齊世祖倖臣江斅見之命左右曰移我床遠客董昭枕蘇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膝

非佞人枕張僧胤候羊侃侃竟拒之曰吾床非閹人所坐說者曰古人過自標榜而不知從古至今惟此數事稍覺崖異流傳青史則其他溷濁不分者儘多即就數子而論如陳蕃之收榻必有不自揣之人欲登其榻故須急收耳倘歆與逷亦自揣則席可無割且隔也坐與床之遠客亦客先偪近之而始從避焉至于枕膝而後推下來候而後峻拒晚矣斯數者或以爲矯激

或以爲孤高以吾論之特傭中佼佼之徒歟今之人長厚自命欲覓一分別善惡黑白者而不稍概見何韓魏公之多也

沈無回先生評○今人只是好言中行便有此病

食癖

楞嚴經云一切衆生皆依食住故牛羊馬噉食犬肉食鷄猪等穀食猫腥食設令嬌易而飼之不相習矣而人則否予親見婢僕中有食泥者有食炭者有食頭髮食乳松者以爲病耶則容色如故後亦竟不藥而愈殊不可解乃知劉邕嗜痂日撲敷僮以給其欲鮮于叔明好食臭蟲日覓數升啖之權長孺好食人爪餉之者忻然如獲千金張懷肅任正皆好食人精未爲怪也夫食色性也在食如此色更甚焉世之爲登徒子者不少矣莊生哀駘它之說宋人耶娼之傳豈喻也哉

戒浮薄

今之少年日趨浮薄見先進肆然無禮詩刺芄蘭孔懲闕黨亦未必如是之濫觴也予初入庠序卽痛絶此輩不與交涉此輩嫉予如讐或勸予調之以弭其謗予終不以爲然蓋性情氷炭難以强合姑枚擧二三以槪之禮曰倍年以長則父事十年以長則肩隨今有弱冠之徒去老成人不啻二三十齡而柬帖稱謂閒輙鴈行之

儒書之流因而效尤儒冠儒服居然與我輩提提左避是爲少長無序貴賤無章豈厚道乎俗之浮薄者一也鄉閭中非無割股廬墓之孝子還遺金却奔女之義士娶瞽婦賸貧友之仁人此輩捫舌不談偏毛擧他人之隱過以快脣吻或好傳人死或詆其閨醜百無一實以謊證謊甚則設誓以誣之又甚則造爲歌謠編爲雜劇[illegible]揚之豈厚道乎俗之浮薄者二也呼貂璫之廝役則號而不名呼桑梓之縉紳則名而不號市井小民羶慕銅臭無怪其然吾黨斯文亦復如是豈厚道乎俗之浮薄者三也予量窄而不能容嫉惡太嚴亦其所短此輩聞予此論痛恨入骨擧人世極惡之罪展轉相加予不恤也予諄諄勸戒惟願其猛然知非翻然改過反澆習而還于長厚予且師尊之不暇其絶之耶蘇子瞻曰國運之所以靈長者在風俗之厚薄不

在乎富與貧予謂世富則風俗自厚世貧則風俗澆薄安得菽粟如水火黃金與土同價而挽此旣敝之俗哉

長卿再弋〇浮薄中口業第一　劉貢父滑稽善謔毒甚刀兵晚年得惡疾王景亮結社相嘲號猪嘴關而爲呂惠卿所中傷擧社虀粉黃魯直好作艷語而秀公以爲當受泥犁業報世之君子愼矣哉人禍天刑可爲猛省

事有快心者三

晋人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事之快心者一也越王勾踐破吴而誅伯嚭責其賣國與巳比周事之快心者二也來俊臣于周興卽以其法治之請公入甕事之快心者三也

事有矯情者三

漢高帝與雍齒有讐欲息沙中偶語而侯之事之矯情者一也韓信召二惡少年所嘗辱巳者各予百金恥其曩時之不能殺而自掩其怯事之矯情者二也韓安國爲獄吏所窘不堪之甚曰死灰寧不復燃乎曰燃卽溺之後復爵獄吏請死安國曰公等寧足與較乎時人服其雅量事之矯情者三也

長卿再弋○只因兩韓公自附雅量長了千古才風後來豪傑受這些愚頑的人許多煩惱其實我身困苦于人何與縱不理物色塵埃中何至横逆相加亦深可痛恨後之君子便量窄些也不妨

阜去病先生評○人當貧賤時爲人所詬辱不知其几而一朝得意又自附于雅量不較是使惡人得志無巳也善人之受害益甚矣故君子

以直報怨爲一已泄憤者小爲衆善人羽翼者大爲衆善人羽翼者少爲千百世扶風教者多張橫渠有云報者天下之利也旨哉斯言所當深味

事有無可柰何者五

子嬰誅趙高在位僅四十六日酒未及濡脣餐未及下咽而奠[illegible]已殞于霸上事之無可柰何者一也司馬遷以李陵事下蠶室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事之無可柰何者二也劉盆子人畏欲啼事之無可柰何者三也張超被圍于雍丘臧洪行跣且號束甲請衆而袁曹方睦坐視不救洪竟敗死事之無可柰何者四也

陸秀夫張世傑抱帝入海大風覆舟事之無可柰何者五也

長卿再弋〇賈長沙罪子嬰不能任忠賢又不能縞素以正先帝之過其說迂甚大凡旦夕悔禍而即可收土崩瓦解之勢者其先世嘗有功德于民者也秦然乎哉況在位日淺其及圖乎所謂善者無如之何正此時也長史欣留司馬門三日不報章邯降羽執羽手涕泣爲言趙高

則郝寔萬不得已而詛云章郝以三軍之衆要市于外以謀其上皆文人之筆也若以臣節責郝則別有說

世事不平者九

武將汗馬血戰萬死一生襲廕止于外衞文臣藉口發縱指示世官執金吾事之不平者一也異途得賄名之曰贓科目簠簋不餙則曰交際餽遺事之不平者二也古人重門第爵無崇卑皆得任子今甲科方面之元子例不得補邑傅士弟子員必與齊民一體角秇而銅臭市兒不識章句爲何物翱翔胄監居然號太學生事之

不平者三也舉于分南北卷今日之主司即前日之舉子而主司閱卷獨不分南北事之不平者四也士中式爲朝廷所舉之人矣既膺職可以沾祿未出庠亦得補廩而兩皆無之何以爲方穀之資事之不平者五也詞臣不膺民社彈文而吹毛求疵反不若外官詿誤猶有晚蓋之門事之不平者六也臺省作天子耳目威尊權重而庶吉士散館以之爲屈落臬黃金橫帶位

二千石上而兩衙門外轉以之爲褻事之不平
者七也無錢買騌帽各費戴紗巾既戴紗巾羞
伍騌帽倫則不遜事之不平者八也縉紳衣冠
之盜怒呵于堂上探囊發篋之寇戰栗于階前
事之不平者九也

文人數奇

有僧相歐陽永叔耳白過面名滿天下唇不着
齒無事得謗蘇子瞻生辰與韓退之相似命在
斗牛沓角張口故生平風波特甚兩公之不偶
或命相使然至于李青蓮捉月採石杜少陵覆
舟醉沉數何奇也豈覓句太工亦過嶮譴乎大
抵文人之習氣輕世傲物矢口月旦落筆雌黃
不但人忌之鬼神稔忌之矣王元美曰扶造化

之秘則真宰嘿讐擅人羣之譽則衆心未厭此
有識之言也而聰頴倜儻之士見解所到時出
快心之語如琴發機奔不及持出不及返原無
意于傷人口業作祟彼亦不自由爾世間庸愚
之夫與高士臭味不投又數數犯其所忌人衆
我寡受禍宜矣木秀于林風必摧之理勢宜爾
可徒諉咎于命相耶士之文不若歐蘇詩不如
李杜者人害天刑可以無慮然予有說焉月犯

少徵吳中名士求死不得諸公生計既繁生路自遠即欲躋附數奇文人吾且柰之何也

女人姓詐

宦之曑者必酷婦之淫者必悍姤而且詐漢之呂唐之武槪可推已戚姬之人彘蕭淑妃之骨醉易地皆然不足憫也近世婦人性好殺生而持齋詈舅姑凌夫子而念佛者不少矣春秋誅意其持齋念佛之意是何意耶内典云昔有四姓人婦與豚銀兒私通者夫覺婦殊不服夫言吾不汝信當與同至神所立誓婦言甚佳夫齋七日始往婦密語豚銀兒汝詐作狂亂頭于市逢人抱持夫齋竟便將婦出過市豚銀兒便來抱持詐狂臥地婦嗥呼其夫何爲使人抱持我耶夫言此是狂人何須記錄夫婦俱到神所叩頭婦言我生不作惡但爲狂人所抱夫默然而慙佛曰當知一切女人奸詐如是不可信也韓非子載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通于士季突至士在内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

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士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爲之柰何曰取五姓之矢浴之季曰諾此與豕銀兒事相類長安之俗男女導淫之處名曰巢窩蓋居亭主人媒合二姓之慾而因以爲利者也有一武弁潛匿于此以俟桑中之期及期而至者即其妻也其妻左手紐其胸右手搯其面且泣且罵曰吾探知汝在此特來窺破武弁慚屈而出佛所謂一切女人奸詐如是不可信者豈誑語哉

輕疑

薄俗喜于造謗無兄而盜嫂少孤而不孝繼母三娶孤女而撾婦翁此輕信之不可也而輕疑亦能貫禍英布之妾歸寧有隣醫賁黑以布故厚款之妾數稱賁黑長者布疑之而黑告變遂羅赤族之誅梁杜從任西荊州刺史新納一妾年貌兼妙寵愛特甚妾得父書云比日困苦欲有求告方倚簾讀之而從自外至妾羞以父事相聞因嚼吞之從疑情人所寄剖腹取書妾氣未絶從覽訖而悔恨已無及矣是夜見妾訴句曰從死此二事皆輕疑之過也雖前生惡業不能解脫而二公于人情原自未透世豈有淫婦人于夫君前讀其所私者乎布之愚一至于此世豈有新納之姬恩寵方篤而遽有外情者乎又豈有淫詞而倚簾覲看者乎從之愚一至于此大凡世故不熟人情不深而亂用其疑頭頭

是綱士君子處帷薄之變者有孔顏之家法在卽撥以佛門果報之說應無有礙况妾媵所關甚細古人云去一姬復一姬進者是也而可如布從之癡迷乎

兄弟不相及說

壽朔皆宣姜所出朔譖伋而壽竊節遇盜與伋同死王處仲親爲叛逆其弟竺法深超然獨遊于方外王荆公新法以毒宋而弟安國非之韓絳黨附安石而弟維爭之曾布敗壞善類而弟肇移書勸之夫武攸緒之于武曌族屬猶疏遜也兄弟同氣而意趣端邪不翅氷炭故吾嘗謂柳下惠之和非得已也以盜蹠之横暴日殺

不辜肝腦塗地而惠爲之兄誅之不得化誨懷服之不得坐視之又不得只得造出一局曰爾爲爾我爲我爾焉能浼我哉蓋無可柰何之詞而觀者反以爲聖之和耳此之謂兄弟不相及也若司馬牛則不達此意而憂矣

長卿再弋〇牛惠分量迥隔一憂一不憂也象封而管蔡誅則罪有輕重故凡人權不君相者只好管得自巳商所以廣牛卽惠之旨歟

沈氏弋說卷之五

武林沈長卿幼宰
蕭山黄可師大年
同邑卓爾康去病
沈守正無回
聞啓祥子將
徐如珩楚白　仝評

三代以下人勝三代以上人說

孔子曰行夏之時竊有志而未逮至漢武帝始改元用夏正朔是湯武伊周之心思損益不孝武若也成王聞流言疑周公感風雷之變發金縢覩之乃迎公于東土漢昭帝年十四即辨上官桀之詐篤信霍光是成王之天資頴悟不孝昭若也召公賢者亦不悅周公而鄧魏同心輔政房杜謀斷相資是召公之協恭和衷不鄧魏房杜若也今人輙稱三代以上人物而不知三

代以下原自有人善哉石勒之言曰賢智敏達不必華夏聰明才辯不必讀書四海之外五經之表亦自有人也而況三代以下之人乎

好惡說

人之有好惡從我見起則不能肖物而付從人見轉則無真宰無特操故大學言僻言拂蓋難之也有人于此眇者遇眇者跛者遇跛者憐其同病則以為悅忌其形已則以為嫌好惡果有常乎果無常乎染人喜日暄而植新篁者有憔悴之憂耘人喜雨潤而策長途者有泥濘之苦好惡果有方乎果無方乎醉飽之人以酒食為

地獄誅戮之囚以囹圄為天堂好惡果有據乎果無據乎明知其盜賊也而甘詞厚賄遂謂其情之可原明知其賢聖也而督責提撕反訾其行之已甚好惡果有定乎果無定乎驩者有餘芳壞牆則獨智其子憎者有餘疾竊鐵蓋自造其疑好惡果有涯乎果無涯乎道其恒則琴者人之所悅也而唐玄宗偏不樂聞棋者人之所躭也而蘇子瞻獨不喜着至若陳侯肥敦洽之醜不以先紅顏豔姿海女逐醡臭之夫不以易皐蘭晦蕙周文嗜不美之菹味過太宰魏明好椎鑿之聲清踰絲竹則別有一種理外之心匪夷所思不可以尋常性情測也夫吾儒以孔子為宗而子之衆惡必察子何處見于妻公冶長處見子之衆好必察子何處見于誅少正卯處見

長卿再弋○凡人作好作惡外又有一種非好

非惡之橫議如談字則曰祝允明豐南禺何嘗會搦筆談畫則曰沈石田唐六如何嘗會布景談詩文則曰李于鱗王元美何嘗會琢句此乃江湖習氣騷壇套頭以之嚇老實人者子髫時厭聞恒掩耳走而輕薄子繞效之不知其嚼過飯也

徐楚白先生評○世人耳長目短人好亦好人惡亦惡但患其轉不患其僻但患其順不患其

拂能併能拂便是有力量人

謹愼說

漢武帝號知人謂霍光小心謹愼可屬大事而諸葛武侯亦云先帝知臣謹愼故臨終屬以大事也夫托孤寄命何等忠貞何等識力而一謹愼遂足以辦之可見要一謹愼之人舉世難得矣已而光輔昭立宣廢昌邑行伊周之事亮先後出師討賊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祁山六出歲無寧晷由斯以觀漢武昭烈俱雄才大畧之主

斷不取畏首畏尾之人認爲謹愼而二臣扶危定傾又不作畏首畏尾之事以肩謹愼之名則所謂謹愼者卽聖人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旨而非壹于葸矣俗言彭祖觀井自繫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史稱石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此謹愼之象而非謹愼之義也必欲尋二臣謹愼處如霍光親送昌邑于藩邸孔明不用魏延子午谷之計之類是也

徐楚白先生評○微服過宋何等謹慎夾谷一會而却萊兵三千特謹愼中之作用耳

黄聖孩先生評○高論可賞

簡傲說

陳元龍在淮海之間豪氣不除許汜遭亂過下邳見之無客主之禮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牀下以告劉玄德玄德曰君有國士之名四海横流帝王失所而無救世之意求田問舍言無可採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則臥百尺樓上臥君于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玄德此言乃是英雄本色觀此則玄德之傲更甚于元龍矣他日草廬三顧以帝室之胄而下巖穴之布衣何謙光可掬也不抗節者不能折節世人概以謙爲美德傲爲浮氣而不知其妙合之機有不容岐者傳曰之其所傲惰而僻焉傲惰特不可僻耳安可少哉士大夫作許汜之見者何多而爲元龍之態以驚人爲玄德之言以悚人者百無一覩紛紛然求田問舍誰爲志于功名者乎

長卿再乇〇世人誤認簡傲爲不美字眼而聖
人思狂專取其簡又曰可也簡孔之取瑟而歌
孟之隱几而臥皆傲也簡傲何不可之有自鄉
愿媚世妄附于大易謙謙之旨壹意作繞指柔
如是則凡巧言令色足恭者天與鬼神皆福之
矣乃單成公視下言徐而叔向何以決其將死
魯公受玉卑其容俯而子貢何以卜其先亡蹺
與亢皆疾也所謂滿盈者就志氣論非酬應也

春秋時狂狷之脉幾斬晉人風聲氣習差近狂
狷柰後人各以中行自命而反目之爲恠僻不
經嗟夫至于今求一眞鄉愿亦鮮矣物極則返
安知無眞狂狷出而持世乎予更有說焉灌夫
駡座今市棍酗酒者亦駡座陳元龍簡傲今婁
[illegible]貪婁者亦簡傲可嗤也夫

眞似說

物有眞卽有似碔砆混玉魚目混珠鍮石混金
鷰鷙混鳳野馬混麟木蘭混桂奚醯混檀蛇床
混蘼蕪芎藭混藁本薺苨混人參杜蘅混細辛
敵木混門冬房葵混狼毒鉤吻混荇華拔揳混
草薢皆聖賢所謂似是而非者也似則難辨故
孿子之相似者惟其母知之似則害眞故黎丘
丈人惑似子者而殺其眞子瑘琊巨伯惑似孫

者而殺其眞孫似則必至于敗露故蘇世長在
陝州部內有犯法者世長自撻于都街血流痛
楚而走觀者笑之夫天下事不索胡獲予嘗痛
世人總此精神心力而不用以覓眞偏用以摹
似宋人之楮葉似巧而實拙者也畫家藏拙不
寫儀像而寫神傀鬼魅何者儀像難眞神傀鬼
魅易似也眞則率其天然之趣而光景常新有
動人于形骸之外者不脂不粉美人之眞也夫

差舵之故國傾不紾不履帝王之眞也虬髯倩之故心死情眞則石可化魂可離氣眞則濤可迴鐵可沒怨眞則酷暑而霜可降嚴寒而塚可青也不知者以爲怪知者則以爲常而已矣似者有是乎予性惡似而喜眞作眞似說

善利說

潘侍郎兌見程正叔程舉孟子孜孜善利二語爲問潘未繹其義曰此易解耳程曰亦知今之所謂善乃古之所謂利乎潘悅服下拜悟一生之非予有說于此近世僧道募化錢米啓建塔廟及齋壇經懺欲以漁獵襯施而遡當年建塔廟開齋壇經懺之本意實昇天超界度世伏魔近世好爲人師者期得館穀束修而究作師之本旨實振鐸而發蒙以領袖來學羽翼斯文則今之所謂利庸非古之所謂善乎善利原一串事不得分拆而爲善爲利各有兩途不得合併今人旣慕虛名又貪厚實善利襍出而僞君子且接踵矣予嘗有言非但善中襍不得一毫利即利中亦襍不得一毫善也

長卿再弋〇袁中郎先生增三教爲五曰儒曰釋曰道曰賺曰愿減三教爲二曰何人不儒釋

道而襲其迹何人不聽愿而傳其神此皆憤世
語也而予文離其說約之爲一教何也中情不
遮則外貌亦不必愿欲傳其神自不得不襲其
迹耳世人盡囿于一教之中而不能出而聞予
此說佯詫曰是何言歟然未必無世味外人賞
予此說者

卓吾病先生評　伊川埸麥人問市價乎抑減
價也伊川答云市價所謂利中襪不得一毫善

也不襪善乃眞善也

聞子將先生評〇三代時鄉擧里選故士多勉
而爲愿今斯跑任達者不礙進取士何以愿爲
但増一跖教而儒釋道多收拾去矣

善惡說

人但知善人難得而不知惡人更不易得古今
以來聖君賢相自堯舜禹湯文武而迦之尚有
黃帝神農伏羲等辟稷契皐陶伯益伊傅周召
而外尚有風后牧力等臣而猶不足廣之以孔
孟善人如此其多也惡人寥寥止桀紂而已繫
之以幽厲氣力單薄意味淺淡那能如桀紂之
暢滿乎故荀卿性惡之說不得不受屈子子輿

也昔人有云使文王不死其聖當不止此嗚呼
使桀紂不死其凶暴豈止是哉可見善惡分量
俱無涯聖賢必無顛迷之理凶暴間有悔悟之
時惡人而化于善周處是也善人而轉于惡千
百中不一二見焉予故曰善人易得惡人難到
也

聞子將先生評〇齊襄隋廣尚不得爲惡人耶
三代以上屈指桀紂若自秦以還桀紂尚無坐

位處且桀亦非紂比也比干有子無子不可知據皇甫謐則紂且剖比干妻視其胎矣

安貧說

貧之難處尤莫難于婦人介推之母陳仲子之妻能安貧其天性也世之如蘇季子朱會稽之取擯于妻嫂者不少矣獨二子有激而以富貴自豔故傳耳乃北門詩人且曰室人交徧謫我則婦怨無終從古然矣假令衛之賢者如東門之綦縞食貧自樂何至仕暗君而甘升斗之祿薾薾不得志哉山巨源少孤家貧謂妻韓氏曰恐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否由此推之鮑宣梁鴻洵孤貞亦少君孟光之澹泊雅有以成之矣

長卿再弋〇史載劉伯寵少而貧薄及歷武陵守貧尤甚嘗召左右將營子母忽見一鬼撫掌大笑遂止夫貧不知安爲鬼所笑世人只因命字看不透有許多謀求則知命乃安貧之秘訣也

徐楚白先生評○無怨貧所難而范史雲易之無驕富所易而石季倫難之代有升降類有貞黷卽聖訓未可泥也

攘夷說

三代而下一統而最久者無如漢唐宋宋受夷狄之禍最慘橫于遼侵于金滅于元固天運使然亦宋之君臣舉失其道也蓋夷情如犬羊不可禮義化誨大創之使懼而遠竄斯有數世之寧先王知其然故舞干因壘之後惟歲時震耀其甲兵不聞其以賂爲羈縻也春秋重攘夷正恐其猾夏也而宋儒始亂之曰欵曰和漢武帝

命衛霍出師北伐匈奴雖費與勞得不償失而匈奴漸弱誰弱之漢武弱之也唐太宗征突厥有雪恥除兇之咏亦猶是意以故漢唐間有虜患不甚大害宋然乎哉宋儒目兩主爲窮黷以本朝金繒行成爲得策寇準勉使者以許過三十萬卽斬之斬其所不必斬富弼爭獻納二字爭其所不必爭此孩童所竊笑者而二名臣斤斤以此見長長悳之病入于膏肓虜日以富强

中國日以貧弱譬之萬丈之隄蟻穴浸灌一決而不可收也或曰周宣王六月興師以伐玁狁幽王卽無道乎猶其子也竟爲犬戎所弑何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無犂庭擣穴之威以寒其胆故再世而竊發而宋儒方深取之以爲去不窮追得禦夷之體夫周之宣王洵賢于漢唐之辟矣而謂禦戎得上策未也齊桓公救邢城衞而霸秦襄公小戎西征而霸皆戰也非賂也

宋以堂堂天室供貢四夷恃一切苟且之計以爲恒其不卽亡者猶仁厚之遺乎

卓去病先生評○夷情怯而嫚一大創之卽遠遁去見爲可擾則時見告矣不論我禦戎之体與盟言在耳也今諸邊實受此累而近法以搗巢爲生事有大禁坐令夷德無厭民生日蹙可慨也夫

積書說

先民有言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予欲改讀字爲賣字客駭之予曰近世子孫東書高閣飽蠹魚者卽號守文之裔矣其他非殘闕于鼠卽屋漏注焉或用以覆甕或用以粘筐或零落散佚村婦人竊爲線貼而癡孩子碎爲風輪以至糊窓牖拂塵埃無不取給于書其作麼紙賣者能幾其祖父千百金購而子孫獲半值紙

售者又能幾閩彭澤有五男兒都不好文墨况其下者乎予故曰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賣也客大笑絶倒

長卿再亡○記誦之家昔人呼爲腹笥予以爲肉厨已耳何也凡讀書者上之資以經世次之資以立言僅取誇多已不足貴而况徒積乎徒積則虛有用于無用其子孫必不能讀以故蔡邕萬卷悉授于王粲粲子誅復散于宗人王輔

國輔國遂成名儒書可謂得所矣然當時積書之人一段苦心如蜂釀蜜爲人作甜予有說于此徒積者姑置弗論積而能讀者當用筆塗抹使不肖子孫難賣而吾精神流寄簡冊間異時知巳開卷相對亦暢事也

博物說

晉史載孔子履漢高帝斬蛇劍王莽頭咸御庫所珍藏忽燬于火此三物騰空飛去夫莽篡賊也祝融回祿之神何所賞鑒而收爲骨董孔子大聖漢高眞主其生平所用之物甘與戎首爲伍則履劍亦絕無靈氣矣吾還叩之博古者把（引此三物詰收藏賞鑒家何詞以對）上老人之履延陵季子之劍智伯之頭並表表者也今安在哉甚矣史氏之誣也故夫卜夥牙

于帝所者射覆之小術也識寶氣于豐城者占候之支見也若能辨乾德之鏡則有用之學眞可以備顧問矣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

長卿再弋○博物非如骨董家耳食射利者學古有獲以其緒餘旁及器具如劉原甫辨端硯之贋以天寶但稱載安得有年此時州改爲郡但有太守安得刺史乎而刻云天寶八年刺史李元書僞也其辨赫連勃勃龍雀刀辨漢條侯

玉印亦猶是意何天承見古冢上銅斗有柄而知爲新莽時物卜其爲甄邯墓此皆非空疎不學者可臆揣也然史多濫詞續博物志謂堯緝獬豸皮以爲帝帳嗟乎紂爲象箸去陶唐巳千有餘歲箕子猶且唏之當時茅茨土階安得有此博物者弗信無稽之言以資麈譚則得矣

序齒說

國朝都玄敬先生聽雨紀談謂士大夫居鄉妄傳謙退名非我族類一概序齒爲不中禮禮一命齒于鄉再命齒于族三命則不齒于族又引藍田呂氏鄉約云非士類者不以齒可見序齒之誤相延巳久然此乃薄俗非厚道也序齒對序爵言鄉黨莫如齒對朝廷莫如爵言卽就宗廟中論豈燕毛也而姪之坐次遂超諸父上乎

士自與士序齒農自與農序齒商自與商序齒工自與工序齒斷不以鄉黨之故位商賈于縉紳之上如近時所云序齒之說也假令乞丐中有年長者士大夫屑與之揖讓乎是依然序服飾不序齒也又令伶優中有年長者士大夫屑與之周旋乎是依然序流品不序齒也而何以商賈偏序齒也昔人著錢神論呼錢爲家兄世無弟而敢先兄者則序齒固宜然儘有墨宦饒

家兄更倍于商賈者亦相率序齒宪矣哉士擧
于鄉擧于公車乃有序齒錄青宫入辟雝乃行
齒胄禮今以目不知書之銅臭居然與鄉先生
獻酬已不雅矣又從而序齒不更怪乎或者有
所利而媚之未可知也乃士大夫之無所利者
亦假借焉幫閑走空之客匍匐宦門以射利者
亦援銅臭側而序齒展轉顧忌求媚于鄉惟恐
人說俗惟恐人說薄而不知喫鄉飲進鄉賢全

不係乎此也宋洛下耆英社司馬君實年未六
十以狄兼謩故事得與是時君實執政已久爵
德並尊彼此居鄉結社飲酒則以序齒爲便況
君實所與序齒者文潞公富鄭公諸君子也若
爵德不逮君實而一味謙退甘處于商賈之下
以自納侮此何可令輿皂見耶

長卿再弋〇或問有一徽匠年五十而室如懸
磬自學校以至縉紳三十内者皆與之序齒乎
長卿曰否又問此徽匠未幾家累巨萬則何日
所不屑序齒者今頓然序齒乎長卿曰然或問
有一貂璫厮役横剥民脂富埒陶白年亦五十
而士林中年四十九者肯與之序齒乎長卿曰
然又問此役未幾貧甚衣履垢敝肘露纓絶面
有菜色向日所驩與序齒者今序齒如故乎長
卿曰否或問有人于此年踰知命位列[illegible]台而
百萬財虜頽然耳順此時序齒乎不序齒乎長

卿曰否又問臧獲出姓挾貲數萬僕從冠服甚
麗而年已髦期衣冠業與之序齒矣既而居亭
怒其太横遷之宇下此衣冠人來至主所還見
臧獲此時序齒乎不序齒乎長卿曰否或問聖
人說富與貴世人勢利並趨子伸斯文而抑阿
堵世人先崖異子矣長卿曰不然予惡其不情
耳夫序齒二字從年歲生不從家産生可怪今
人趨利逐富本一齷齪肚腸而文之以美名曰

鄉黨序齒厚道也若直截痛快衡家產之嬴詘爲禮文之隆殺雖不佞其何說之辭雖然商賈中有孝友可風而縉紳中有極無賴者不但上下床而已奚序齒之足云

甕飲說

昔蘇舜欽石延年輩恣情杯酌其名有五夜不燃燭謂之鬼飲挽歌哭泣謂之了飲露頭圍坐謂之囚飲以藁自束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鱉飲飲于木杪謂之巢飲而好事者廣之云商辛爲酒池迴船糟丘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非牛飲乎阮步兵飲酒二斗舉聲一號非號飲乎畢吏部盜樽非偷飲乎劉伶跪祝而飲非跪飲乎北齊高季式留司馬消難飲索二車輪主客各括其頸引滿相勸非枷飲乎胡母輔之輩閉室酣飲光逸脫衣露頭狗竇中大叫遂得入飲非狗飲乎以予論之蘇石五飲强立名目殊無義味而牛飲號飲偷飲跪飲枷飲狗飲各領其趣最慘毒則王愷矣愷設燕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王敦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王導素不能飲勉强盡觴迮

世飲酒無古人之趣亦無古人之惡但充量滿腹而已此與貯之瓶罌中何異所謂蹇飲者耶

聞子將先生評○趣甚

四皓羽翼太子說

高帝創業中之魁然者也愛少子蠱厥妃廢嫡立庶非其質矣帝蓋有隱慮焉慮天下非劉氏有而轉屬之他姓視人心所嚮謂何耳人心在太子則太子嗣人心在趙王如意則趙王如意嗣此情惟子房知之故曰未易口舌爭也帝非慮呂氏之危劉而繫心于戚氏也慮及此以帝之恐且斷鋤之不難呂后卽悍婦乎幾欲易儲而窘迫無計其不足以制高帝也明甚然則帝所慮者何天下初定沙中之偶語未息功臣之能毒未消千秋萬歲後有天下者果劉氏子孫哉未可知也從古匹夫而有天下者惟有虞氏夏商周秦皆諸侯也五季之君盜賊夷虜黥卒丐養子無所不有帝不及見但見巳起家布衣儼然稱帝不能無疑方日夜憂繼體之弗類而何暇留情衽席爲設迂儒以申生扶蘇之說

如氷炭之不相入而且有害何也申生扶蘇失之儒帝正慮太子仁柔不已若而顧以此說乎留侯畫策徼巧招帝所難致者四人帝喜出望外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蓋不意人心之繫屬太子如是也乃翁可無虞矣留侯因病發藥深中帝之膏肓令太子重于九鼎奇矣哉謀臣之苦心也古今人僉謂漢高帝輕士嫚罵于儒以爲不然其溺儒巾洗足見儒者皆僞也欲得真

沈氏弋說　　卷五　　十八

儒而以倨傲凌轢之態試之三代以下豪傑之作用也子房有儒者氣象帝遜謝以爲不如叔孫通陸賈大儒未嘗不甄收也帝所罵且溺者可以罵可以溺之儒也不然留侯四皓之策胡以若射覆然帝語戚夫人曰彼羽翼巳成難動矣呂后真若主矣此寬慰兒女子之言非真也夫帝何事不假丁公可斬雍齒可封太公將鬻烹泣變爲笑淮陰欲王齊嗔變爲喜而顧執迷

惑懣于戚夫人乎說者謂四皓非真子又以爲不然四皓秦之隱君子也其伎倆未必高出子房何以子房遂不能致黃石赤松滄海君世評以爲鬼物然未有疑其誕者而四皓猶是人也翻疑子房之假設哉

卓去病先生評〇高帝以天下初定人心未屬爲慮呂后不難擊斷戚姬不難割絕此窺英雄隻眼處宋人以四皓臣等皆願爲太子死語不

沈氏弋說　　卷五　　十九

雅馴疑爲非真不知高祖諸人顧利害不顧道理假如四皓當時作優游軟款之說高祖嫚屬去矣若如此不過一斷樞腐水之見耳安能餐芝食氣以商山老也

黃聖孩先生評〇高帝嘗手書示太子曰人有好牛馬尚惜況天下乎此帝意中事也帝欲去太子之仁柔以安天下而竟不去呂氏之淫妒以安戚雅帝不知有兒女子也鈎弋之誅雖云

鑒于人彘亦武之英敏酷類其祖而法漸微耳
閒子將先生評○說得高祖心事出
徐楚白先生評○惠帝即死則羽翼劉氏者誰
或謂平勃交驩火德自王予謂呂后未殛諸呂
未易平也使子房無赤松之遊則孝文早嗣呂
后無稱制之理矣

仕宦當遵孔孟說

今人初釋褐作吏虛憍恃氣自負清廉動與上官齟齬此與孔氏之訓違孔子曰居下位而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又往往以後進凌先進齮齕一二死灰之卿紳以自鳴其猛此與孟氏之訓違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夫諧媚纖趨醜行也而事上亦自有禮搏擊豪強美名也而處同袍亦自有體矜奮之士習氣用

事最易蹈之後悔何及

淮陰侯密于用間疎于設備說

吾何以知侯用間密而設備疎哉以伐趙知之侯與張耳引兵伐趙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欲以三萬精銳從間道絕其輜重深溝高壘毋與戰不旬日而兩將之頭可懸于麾下成安君迂濶類宋襄素稱義兵無事狙詐侯偵知左車計不用始決意下井陘傳餐之令下背水之陣成而漢赤幟且立于趙壁矣無何解廣武君縛

虛心問計夫侯用兵如神智不在廣武君下何服之深也是時豪傑並起侯借廣武君以示招徠卽使其計果行侯必不廑廣武君陰謀秘畫擯棄不用而且令敵人窺其鼻息得以為應成安君不亡何待而侯用間之密豈他將所及哉可怪者漢王自稱漢使晨馳入壁卽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與耳尚不知也倘敵人亦自稱漢使如華元夜登子反之牀變生倉卒何以備之予曰此千古之誤也漢王櫛沐風雨非深居稱朕者比三軍之士疇不識其面貌也者安得自稱漢使卽如士庶之家賓客闖入臥內方舉家驚異而主人迺有不知者哉何況軍門嚴肅奪符易將元帥顧不知也所謂不知者佯不知也苟知之而以大將體統見漢王乎倨矣以人臣禮見漢王乎屈矣此兵法所不載而侯謬為不知此侯之權也漢王在所駕馭中

而陋儒反以駕馭之術歸漢王又有謂侯故示之以疎者甚則有真咎其疎者真咎其疎非所論于侯之用兵謂侯故示之以疎在良平或然侯未必有此遠識謂漢王得駕馭之術此狃于善將將之說而不察焉者也

黃聖孩先生評○總之韓信生平備敵人甚密備漢王甚疎若使敵人為華元之計則必不能入

沈無回先生評○佯不知一語足訂千古之訛獨怪侯既有此深識他日與帝論兵却又曰臣多多益善鍾室之禍寔基於此蓋侯英雄人也無大利害以鎮之其頡閃躍立露其智出艮平下以此弇州云信非人臣之材而不能君也只足以殺其身而已矣至言哉

徐楚白先生評○信與耳尚不知也與一軍皆驚俱是太史公粧點語恐非實事

擬項羽遺韓信書

項羽聞龍且死大懼遣淮陰侯韓信書曰將軍棄楚歸漢視樂毅之捐燕歸趙何如哉毅與燕惠王有隙不得已而去將軍與寡人無間言寡人之側有人爲將軍先容如蕭何者必不令將軍掉臂至此雖然漢王豈眞知將軍者哉將軍爲漢破趙下齊亦旣報其解推矣必欲愁然于故主之誼以結新驩竊爲將軍不取也且漢王名爲淵達大度裹實刻餙方且聲寡人之罪爲義帝發喪而分羹之語凡爲人子者所不忍聞自親之不恤何有于將軍哉將軍之王齊果出自漢王意乎抑請而後得者乎漢王以有寡人在不敢不聽非其本心而將軍遂以爲漢王遇我厚愚矣况寡人勇畧葢世身經七十餘戰未嘗敗北曩者鉅鹿之戰諸侯王所習知豈漢王所敢挑戰決雌雄者鴻門之會寡人生之滎陽

之圍寡人欲死之而乞憐于臣紀信狡兎幸脫又將軍所習知者顧望依彼以自振乎寡人之剪滅漢王在旦夕如終風之蕩槁梧而將軍頻爲之出死力于將軍未便寡人又聞蒯生以三分鼎足之説説將軍此未必非良平畫策慮將軍二三其心陰以言試之者將軍自宜狐疑弗聽而寡人剛直無他腸胃與將軍有一日之雅敬布其區區之私豈概等爲貌言而忽之乎惟垂聽幸甚

小說證贋

客有譚淮陰侯與西楚霸王戰者反覆諠譁刜剌不休予笑曰昔人讀爾雅不熟認彭旗作蟛食之大戇子讀史漢不熟據街坊市井所傳小說便以爲是夫信何嘗與羽戰乎信聞羽至不引兵而東即引兵而西蓋信之自許審矣信遇羽勝負俱有所不可信大將羽梟將也信舊臣羽故主也范少伯有言爲人臣者不可以加誅

于人主就他國論也况親委質焉者其操戈耶信苟運其奇謀羽不以其身爲龍且代乎是勝固不可也若以正合不以奇逞蹈宋襄之迂則曩時俛出胯下之儒夫而今頓與拔山扛鼎之雄喑啞叱咤千人自廢之傑爭匹夫之小勇如螳臂當轍必無倖免是負尤不可也避實擊虛兵家之妙此信之所以爲信也史稱子房多病未嘗獨將亦猶是意而說者謂爲將乃道家所

忌子房避之果爾則子房運籌帷幄中孰非爭城殺人之事而曰非我也兵也誰欺乎又謂子房欲逃封故稱病而辟將嗚呼沼吳者皆陶朱之力而扁舟自若也子房卽功高遂不得從赤松子遊乎子房之意蓋不欲分諸將之功又自知非羽敵也羽以二十八騎潰重圍而出斬漢都尉僅亡其兩騎此何如鋒鍔而顧以狀若婦女之留侯輕試于一擲哉客聞之語塞不敢復譁

沈無回先生評〇子房以術合者也如人訟而延訟師訟勝而疑之恐其更謀已也子房之托赤松消帝之疑也不然亦韓彭之續耳其平日稱病未嘗獨將亦此意蓋微示以功名簡淡之意則它日脫屣不至驚駭此子房預設之局也曰曲逆何以不托曰平品汚帝不深忌之汚卽平之三窟也智依局生良平易地行之俱不是

土木不可並論

議者輙云土木亡國引秦隋爲証乃秦隋自有致亡之道不專在土木也卽以土木論土豈木比乎二世之阿房宮煬帝之迷樓結綺臨春望仙諸館築愁築怨亡不旋踵而長城拒胡萬世永賴開河渠以通舟楫灌溉之利亦萬世永賴夫寧直不厲民而已耶假令賢辟剏之則非常之原矣惟此舉出于秦隋而後世遂以爲殷鑒皆耳食之言也若秦隋能順取而順守雖作阿房宮迷樓何傷哉漢營未央宮極其壯麗何以不亡觀此則露臺惜費之見小矣子更有說焉夫魏之銅雀臺與秦隋曾無差別而成喪相反人主可繹思矣

沈無回先生評〇袁中郎遊靈巖記尾云齊國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無害霸蜀宮無傾國之美人劉禪竟爲俘虜亡國之罪豈獨在色句使

庫有湛盧之藏溯無鴟夷之賜越雖進百西施何益哉文人快論大都如是獨恐彼昏據爲口實不可救藥

以居官作佛事

凡貧賤人爲善難爲惡亦難何者勢不足以濟也富貴人爲善易爲惡亦易何者力足以遂其願也假令堯舜桀紂俱匹夫縱仁暴之極祇戚屬受之必不能遍被于鄉閭況國與天下乎近世宰官慕大雄之教輒肬晃齋居作老衲狀予竊笑之夫我等爲窮措大則無如之何耳幸而通籍紆符如應龍之乘風雲微霖大霈相時以

投枯槁咸待澤焉視桔槔之取潤于江河者勞逸鉅細懸矣何必作區別見而謂仕宦非淨業乎其所着烏帽即毘盧冠也鞭笞即痛棒也呵怒即熱喝也見寃抑而隱之即是慈悲道場之死而致生之即是方便道場窘迫于上官而爲民受屈柔其氣以奉之即是忍辱道場簿書錢穀晝夜不休無須臾之暇真若世人爲兒孫作馬牛者即是精進道場飲水之操終始不渝暮

夜之金不入即是淸淨道場巨猾望之而欽跡
無扞網干憲之奸即是降魔道場吾願士大夫
以宰官身作佛事孔孟之眞脉其在茲乎佞佛（此說于世甚有利益）
之誚免矣

聞子將先生評○快哉此眞菩薩行願也息壤
在此矣

徐楚白先生評○絕頂之論前此未有若居官
時造成罪業雖棄官修行無益也

釋氏教孝說

孝爲百行之原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
孝此儒家之論也孟子曰墨氏兼愛是無父也
墨與釋差相似而韋句鄙儒遂移墨氏之罪漫
加于釋彼于釋典曾未窺覩以意揣耳報恩經
言生箇孩兒流出三斗三升凝血中陰經言閻
浮提兒墮地飲母乳一百八十斛羅王經言受
父母身體乳哺養育之恩或從地積珍寶上至

二十八天悉以施人不如供養父母釋氏教人
以孝不能殫述而顧詆其無親甚至不孝于親
造諸惡業而反向三寶懺悔者是三寶爲逋逃
藪矣夫無心之過可懺也恃懺之足以消罪解
寃而明知故蹈譬諸逆者乞降以免君許我乎
是又添一層罪案矣阿闍世王殺父雖向如來
懺悔竟墮地獄得飽比丘瞋母雖曾往昔供佛
終下阿鼻此罪之斷不容赦者也懺之何益王

彥偉以土袋壓親鬼移其袋反壓偉身河南女以蚯蚓養姑雷擊其頭化作白狗此何者非佛之顯靈而顧以無親詆哉

長卿再弋○張璞父死不葬璞死未幾子令發其墓取金帶抵罪陳彭年執政人號爲九尾野狐彭年死孫違發其墓亦取金帶抵罪逆惡之報如印印沙毫不差忒

徐楚白先生評○近有辨報恩經爲僞造者夫

佛菩薩憫世之念何等眞切此經縱僞意則眞矣必喋喋焉白其爲誑與歐陽文忠辨繫辭之僞何異非沙門中學究哉根器最上人覽此當發一笑

聞于將先生評○塞住懺悔一途最是然亦自有說

除肉刑說

漢文帝除肉刑古今多其仁愛而後之君子如陳羣鍾繇等議欲復之其仁愛更甚何則炮烙之刑刱自紂而肉刑刱自皐陶舜用之三代因之舜德好生書所紀三代之得天下以仁孟所稱也文帝而反紂所爲則得反皐陶舜三代所爲獨何心歟先王以五刑弼五敎復設詳刑之官以防其濫雖禹泣罪湯解網文掩骸仁愛立

千古之極而不廢肉刑稔知其不可廢也文帝崇尚黃老一切姑息之政不止于除肉刑而肉刑之除世儒卒無非之者不過謂其慘耳若就二氏之敎論笞杖亦慘不但肉刑有人于此建議自今大辟悉停罷不行則舉朝羣起而爭矣夫大辟非肉刑中之最慘者乎大辟不除而肉刑獨除則下愚巧爲規避僅不蹈誅戮之條足矣其他細微可扞網者何憚而不爲法輕易犯

階厲無窮此之謂不忍人之心非不忍人之政也或曰死則死耳罪不至死而肉刑則終身之玷絶自新之路不殊可矜乎予曰改生于悔下愚無悔性漏網之姦骫法特甚先王知其然刑期無刑殺期止殺原以創懲天下非爲伏辜者地也若罰不當罪則宮之後不失爲巷伯刖之後不失爲卞和矐目之後不失爲高漸離若罰當其罪則自有士師以來遭刑而晩蓋翻然洯

已者有幾姓名不載于史傳我未之前聞也近世有盜賊逋于囹圄而祝髮爲僧或儼然衣冠以托于士流者無從區別據愚見刺字當于兩頰并復古髡法則朝逋而夕可擒彼知其必擒也亦自不敢萌逋念矣

長卿再弋○高秘書有言皐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孽况凡人能無咎乎旨哉斯言予迺之

虞五臣禹稷契益後世子孫皆崛起在此位而皐陶獨否刑官無後之說信矣孝文之除肉刑亦未爲無見云

聞于將先生評○下愚無悔性此下愚之習也常開悔之一路以待人此聖王之心也

華除比丘尼說

沙門謂狗有佛性雖聞經而化為曇翼祖師則是靈蠢同歸曾無差別而世尊獨謂婦人不可度阿難度之為比丘尼夫佛者西方之聖人與孔老並列為三教不假于時王之表章而令人尊敬奉持其法何可滅耶比丘尼則似可已也比丘持戒二百五十而比丘尼倍之其艱于證果可知予嘗見東南之俗老媼祝髮為尼見家

少婦因祝髮為弟子于惡闍黎居然往來以為常而人不敢詰何也彼城社于富貴之家漁其襯施又號于人曰某豪有力者檀越我某巨室供養我世豈皆青盲避世之客白晝典籌之人乃身頂冠紳而為惡闍黎護法可笑也雖端人正士欲甘心焉而莫敢誰何蓋投鼠忌器亂天下瓜履之嫌者此也屏此一途則僧俗男女井然有別即欲宣淫于形迹有所未便譬渡者無橋而望洋之人絕彼岸之念如此則風俗正矣狄梁公毀淫祠王荊公齋寺剎概斥三寶故其法暫施而難繼據愚見莫若專芟夷比丘尼而毀其菴宇擣淫僧之巢穴實所以衞三寶也或曰今天下比丘尼以萬億計一朝鋤之置于何所予曰古有尼配僧之說近于謔非政體也莫若妻諸戍者借以寬民力而不費縣官之錙銖真良法哉在位君子採予說而行之移牒兩畿各

省州縣自國初至今比丘尼所犯淫戒案牘彙為一編永杜其害即有靈照之徒現身示異斷不為其所撼惑也三寶幸甚世教幸甚

長卿再弋○或云佛制四衆弟子使尼決當華則佛世先應缺此一衆矣予曰奉法弟子增一衆也不妨破法弟子減一衆也不妨所謂四衆者即無四相之說不可執也冉求聚斂孔子曰非吾徒也四科中不缺一乎或云僧多破佛法

道多破老子法士多破孔孟法若准華除尼法行之恐都無立脚處也予曰傅奕議除僧故其說不行予欲除尼三寶中但有佛法僧無尼也無尼于淫僧誠不便而于三寶則便若謂尼中亦有善良則娼妓中亦豈無節俠乎望一二于千萬非通論也

徐楚白先生評○以尼配僧大亂之道唯以尼妻謫戍則祝髮者且將還俗而世無比丘尼矣

沈氏弋說　卷五　五十

在今日則第一要着然此說實三寶功臣

戒溺女說

吳隱之將嫁女謝石奴知其貧潔令使者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一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近世有溺女之俗江南尤甚推其隱情不過慮粧貲艱于措置耳夫與其欲從厚而殺之不如姑從薄而生之吳隱之之嫁女可師也且無論果報之說可畏卽如緹縈以尺牘洗父寃楊太眞旣貴當年有生男弗喜女弗悲君今看女作門楣之謠緩急榮枯兩有所賴則女亦何可溺也世情愛子特甚于女不知堯于娥皇女英較丹朱何如耶

沈氏弋說　卷五　五十二

閔子將先生評○此風最惡每欲徧搜其中因果彙爲一刻以警羣愚倘得居民上者嚴爲禁止眞一吉祥善事也近世甚有并溺男者此風在衣冠中亦有之長公與朱鄂州書當熟玩

庸醫殺人說

予客長安最久而良醫絕少因思京師一切仰給四方四方之百物美者鶩集于京師以逐利惟良醫必不可致何也郡縣中有一二良醫以供桑梓之用猶日不暇給間褁糧而走百里之外即憚煩稱苦況肯萬里往來于京師哉其至京師者皆藥囊作鼠穴之庸醫也鎮日無聊慫命慫運遠征爲餬口計其藥詎可服耶士大夫

沈氏弋說　朱五　五三

在京師不死于病而死于藥者十之八九可畏哉必不得已而延醫當灼知其來京之故或避地而非餬口則可矣諺曰秀才學醫如菜作虀（趣雖是真）予謂好秀才學醫則爲良醫爲名醫爲時醫低秀才學醫只成就得一个庸醫而已凡物以本質爲主麄惡之溺器千百年後斷不作骨董賣也若云資有近有不近則醫以聰明用者也夫人總此聰明而行文庸者行醫亦庸若云庸醫力量縱不能治病亦不能殺人則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者何說哉事可擾人亦可殺貧賤之人何業不可餬口而偏以人命爲嘗試其情誠可痛恨彼徒以舌之諛補其技之庸而又以謗良醫之惡口參其舌之諛士大夫樂其諛憐其窮而妄發薦牘則殺人之業彼獨當乎我分受乎予不惜犯庸醫之忌以全活多人蓋好生之意也

沈氏弋說　朱五　五三

徐楚白先生評○好秀才斷不學醫比之菜又比之虀正譏其庸陋非美辭也

聞子將先生評○余謂好秀才作醫尤是險事蓋學問聰明盡是殺人利器也

夜燭達旦說

俗儒有言夜燭達旦雲長之大節也夫人苟非下愚必不肯瀆倫之罪雲長萬古人傑而以區區別嫌明微旌之辟如須孔子而美其能不攖金也陋矣哉當時雲長奉二嫂陷于操賊欲死不得欲去不得操猾虜也賜尊其義俠以收延攬之名安知不陰忌備而思爲剪翼計乎夜燭達旦防不虞也鉏麑荆卿之流萬一李發預有

以制之矣雖然中材求白于心而英雄務白于迹則夜燭達旦亦禮也夫

卓去病先生評○漢壽千古偉人豈以此爲節乎予嘗有云秉燭達旦公之小節誅顔報魏公之苦心

徐楚白先生評○以防不虞立論千年暗室一燈照破

關眞君鹽池顯赫

吳越燕齊間煮海爲鹽滇則有黑白鹽井而晉則爲鹽池在解州宋眞宗朝解池鹽涸以蚩尤作祟故解舊有黄帝蚩尤二廟解民新黄帝廟壯麗逾常不及蚩尤蚩尤怒而不平池鹽頓涸魚鱉蝦蛆鰍鱔之類化爲人妖白晝擾民婦子無寧晷眞宗患之時眞宗崇道教晉中士大夫獻策臣之鄉有漢將軍關羽者正神也庶可以

治蚩尤眞宗敕方士以符呪召眞君眞君現相于丹陛之下問陛下何以命臣眞宗大驚且告之故眞君曰無難但臣久不試于兵華李德馬疲不堪用矣願陛下賜臣馬李五千擊之眞宗曰幽明境隔人神不相爲用柰何眞君曰陛下親書御札焚以賜臣足矣眞宗許之眞君受詔而去時方酷暑耘者忽仆于田販者忽仆于市馬仆于廐天地晦冥風雷磅礴空中聞鉦鼓格

聞之聲凡七晝夜而始清明鹽池盡血魚鱉蝦蛆鰍鱔之類盡腰斬于池無何滌以大雨鹽池如故所什人馬屍腐而不還者十之二三眞宗降詔褒封以旌其績晉中孝廉葉則如爲予言其畧如此葉諱震生予同社友也聞喜人與解州密邇所傳聞當不謬嗟夫史稱蚩尤能作大霧數十里迷黃帝之軍使不相見黃帝受符于西王母乃克殲之涿鹿關眞君加黃帝一等矣

轟轟乎忠義之正氣邪烏得而勝之今

上御極之四十三年

詔封眞君爲三界伏魔大帝四方惑之說人人殊予述舊聞以曉愚俗云

鸞乩紀異

近世召神仙者以桃木爲鸞乩命童子扶之隨符而降其術多僞即有降者乃靈鬼非神仙也一人于乩上召得漢將軍雲長關聖降旁有少年戲之曰武夫亦能詩乎曰能汝命題來少年偶見桃瓣繫于蛛網之上即以爲題關咏七言絶句一首末云蜘蛛爲愛春光好繞住殘紅不放飛咏畢曰汝和韻少年不能和以鸞乩撲之

而斃明神之不可侮如此唐詩有螻蟻也知春色好倒拖桃片上宮墻之句由此觀之漢人亦摹唐也永清友人武君維藩爲予言神仙之事曾召得盧生有七言律二首予不能悉記武乃侍御公後爲諸生恂恂長者不作誑語予篤信之因知古所傳邯鄲夢乃實有是盧生非寓言以醒世也

僧樓紀異

予鄉獨山剎名普濟其閣黎喂猪飼蠶爲業飲酒近婦人爲生與兩峯三竺不異壬寅歲予厭城市酬應覓書室于鄉憇普濟寺之享堂其閒空無人處也四望山田錯列松聲鳥語雜以牧唱令人神開每旦諸大小閣黎各問安否予始以爲情欵既而疑之有土著張茂才書紳來頋亦問安否予詰其故張言此地鬼之窟宅寺僧

不敢居而以公之讀書者曩時不佞偕友李其曾托宿焉李尚未遊庠也諸鬼登樓弄李自榻擲之地復自地升之榻俄而慨然嘆息或曳履或開窗曾無寧夜而君家半月以來處之晏如誠可駭愕張别去予笑其說之誕因急欲得鬼情狀且詭且挑之初昏時灶間盆盂釜錯之器丁丁有聲屋上響如爆竹予靜俟杳無所見子弟臧獲咸失色頃聞墻外石門大開予曰聞其開必不開也臧獲五六人携燈下瞰門果不開從此擾擾不寧履聲入梯至二級必不能上上而復下下而復上自初昏至五鼓乃絶如是者三四夜予曰再如是當用符咒治之否則爲汝作佛事懺之從此安静如故後予風塵長安者十年因循而未之懺蓋至今失信于鬼云或問鬼果有乎予曰三教聖人皆曰有安得無世間有此字遂有此物凡神仙佛皆然何獨鬼耶蒼

頡造字天雨粟馬生角鬼夜哭則鬼之從來久矣稽中散見鬼于燈下阮德如見鬼于厠中猶曰幻也若范文正豈誑耶

夢兆

高宗夢傅說文王夢呂望爲思賢也孔子夢周公爲行道也他年夢奠于兩楹之間則道窮矣而莊周且栩栩然夢爲蝴蝶焉於陵仲子夢葵以表廉俱各從其志也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其後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晉文公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盬其腦子犯曰吉楚子玉爲瓊

弁玉纓夢河神曰畀余余賜汝孟諸之麋弗致也兵敗及連穀而死秦文公夢黃蛇自天而下止于鄜衍遂爲鄜畤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鄭文公妾燕姞夢天使與已蘭曰余而祖伯儵也以是爲而子旣而文公御之生穆公名蘭魏顆與秦戰見老人結艸以亢杜回獲之夜夢曰爾用先人治命不以余女殉葬余是以報晉景公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公疾又夢二豎曰彼良醫也懼傷我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緩至曰疾不可爲也肓之上膏之下藥不至焉呂錡夢射月中之及戰射楚共王中目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還自鄭至于貍脤曰余懼死不敢占也今三年矣言之至莫而卒中行獻子夢與晉厲公戰公以戈擊之首隊于前跪而

戴之奉之以走巫曰主必死若有事東方則可以逞遂伐齊鄭人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子產立其後以撫之乃止吳王夫差夢犬嘷南嘷北流水湯湯入吾殿堂竟死子越其他以情感者如楚襄王夢巫女于陽臺之上漢文帝夢黃頭郎引之而升有鄧通之寵以象告者如唐武曌夢鸜鵒兩翼

皆折悔而召還二子諸如此類不可縷指要之斯干有熊羆虺蛇之夢無羊有衆魚旐旟之夢夢自昔然矣夢有因因生于想夢有兆兆屬于幾即聖人所謂動乎四體者也草木子專言想與因而不及兆釋經言兆而兼以四大偏增舊識尋遊無明熏習其旨更備若云至人無夢莫至于孔子若云愚人無夢莫愚于牧人而夢各有據學者毋謂人生大夢夢之中又占其夢也

而以仙家黃粱之說幻之

夢與數符

歲癸卯予應試北雍夢舜工龔倫堂之屏下有青衣人從耳邊語曰汝須書一山字方可出闈予從地連書二山字覺之覺來未解壬子秋入場籤乃出字號也果得榆枋小決夢徵之異若此苟非有定數宰之夢神即欲預以象告安知其不爽耶君平淳風數學甲千古其奇中宜也至于樗里子葬渭南曰百歲後當有天子宮夾

吾墓已而漢高帝營長樂宮在其東營未央宮在其西夫樗里子卒于秦昭王之七年至漢高帝營建時百有三載此時朕兆無倪而知來者頭若射覆又何奇也予因夢而推本于數以澹世人逐羶之念且俾未遇之士需其自至勿躁于進取焉

與天爲徒

太史公列呂后于本紀唐史因之武后亦列本紀以女主王天下自虵媧始後世習聞呂武之事相傳上古有女媧氏不甚駭至鍊石補天斷鼇立極則以爲荒忽難諶然上古所不經見者甚多豈盡誣耶拘儒有六合内外不論不議之說夫儒者所學何事可置不問耶以予觀之不盡信則可盡不信則不可不盡信者如尚書舜

流共工于幽州而他書云共工與祝融戰敗頭觸不周山而死地東南傾之類是也介信不信之間而存疑者上射十烏竊藥奔月之類是也至于玄女降符以殲蚩尤則必有之事矣蓋上古之世民神雜擾至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至黃帝時民神方始異業則上古之人與天爲徒天而可以人意測乎歷觀上古之人其生不偶庖犧之母華胥感虹于華渚而生庖犧軒轅之母附寶感電于祁野而生軒轅炎帝之母安登感神于華陽而生炎帝顓頊之母淖于感摇光于幽防而生顓頊高辛之母裒履大跡而傷生高辛堯之母慶都感赤帝于三河而生堯詩不云乎簡狄以玄鳥生契姜嫄以履武生稷先王且番諸經焉以示後世若非契稷降生之異則自庖犧而下其發祥受孕之奇咸以爲誕妄矣拘儒信經疑史

故以鍊石斷鼇爲必無之事而不知聖人所不知正此類也聖不可知名之曰神神而不可知則天矣拘儒必欲以人而測天豈聰明出神聖上哉

卓去病先生評○煉石之說儒者吐棄不道紉宰以媧氏與天爲徒不可思議固是理論近有大西人入中國言天體如水晶堅確不動蓋陽氣凝精使然也果如水晶便有補理西人眞實

必無妄言幼宰可謂上契千古下準四海矣
沈無回先生評○上古之世民神雜擾一語幼
宰眞具千古之目

沈氏弋說卷之六

武林沈長卿幼宰著

蕭山黃可師大年

同邑卓爾康去病

沈守正無回

開啓祥于將

徐如珩楚白　仝評

登武侯拜風臺說

予自黃州歸舟阻東風不前舟人指點此山有拜風臺因登眺謁武侯遺像而言曰曩者火攻操賊侯所祈者東風而今困東風矣赤壁之捷侯績居多而吳史誇爲瑜有陳壽因之按昭烈傳與曹公戰于赤壁大破之曹操傳與備戰于赤壁不利武侯傳孫權遣瑜肅率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併力拒操概可知巳方孟德下荊州時視彈丸之吳如拉朽吳君臣計無復之爲迎降之策武侯激以大義權始拔刀斫案奮怒蛙之氣委心聽命于劉豫州而惟其所爲此時吳蜀同心瑜肅與武侯協謀共濟正大易所謂斷金成城時也鬼神猶避兢焉而天豈違之哉以故風師助順一迅掃而百萬檣櫓盡灰于祝融蓋精誠之所孚格天意然也古來人定勝天者劉昆反風而滅火耿恭拜井而得泉光武渡河而氷合文翁拔劍擊江神而迴復遂平王尊執

璧當金堤而水波旋却吳越武穆王錢鏐强弩射潮江水爲東臼沃史君以鞭指當湖而東南一隅水至不沒精誠之極天不自用而爲人用何疑于武侯也哉說者謂武侯曉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以決勝有之乎然或不專恃乎此

登黃鶴樓說

樓冠于武昌城東負崗臨流簷楹三叠嵩峙而翬飛雄壯峻聳如虬之有角洵江漢巨觀哉第扁聯無一佳者碑雜出皆時筆也其一爲純陽呂祖詩詩曰黃鶴樓前吹笛時白蘋紅蓼滿江湄衷情欲訴無人會只有淸風明月知夫仙家逍遙自快何所不得意而欲訴其衷情哉訴者控也人有憂則思控仲尼曰仁者壽又曰仁者不憂壽矣而憂端不如儒之速朽也呂詩眞耶僞耶樓之最高處呂祖像在焉不應有僞既而憶世尊云我于過去世曾作忍辱仙人則汝汝乎辱之不免而奚翅憂及之哉是以三教聖人(有感)各有不解之憂老氏之憂猶病吾儒之憂也如來發四十八大願釋家之憂也衷情欲訴道家之憂也特不知其所訴者何情耳楚中人爲予言斯樓不戒于火閈建纔十餘年曩時視融之後規

制遺忘有童子搆小式以獻宛然一黃鶴樓也二于石喜極卽任爲大匠樓成忽去無覓其公輸技癢現身乎予曰唯唯予(好結熟)不敢以齊東言概天下也敬述之百世之後斯樓如故斯言豈欺我哉

登赤壁說

夫山川之奇絶者多矣赤壁獨著非孟德周郎曾治兵于此耶乃吊古戰場文皆不明言其地何也自坡老遊赤壁有前後二賦而後人或鐫諸石或圖諸屏或嘲詠于伶優之舌雖童稚婦媪以及厮役之賤莫不知有赤壁而赤壁遂爲我輩几案間物予適黃過之躡蹬而上低佪于荒臺圮閣之墟悼蘇公之所悼而蘇公之丰容

笑語邈不可尋即堂榭猶存已非初矣江濤之深淺洲渚之出没不知幾變遷巳惟風月不改疇昔長爲赤壁之伴嗟夫有朽者有不朽者陵谷易位安知赤壁之不瀦爲澤乎此朽者也赤壁賴賦以傳與風月俱無窮此不朽者也而萬物等盡則不朽亦同歸于朽要之赤壁洵佳勝然無甚奇絶特以蘇公舊遊之地又二賦動人故耳而蘇公之有取于赤壁非擇也三載居黃如南越王所云此中無可與語者坐客不擇高下恣情諧謔乃至彊之說鬼其無聊極矣此時江濱落莫無處盤桓而寄興于赤壁非眞目爲殊異而癖嗜焉者賦則借以發其無限之感如鏡花之不可把捉世之人未覩赤壁者不知其若何光景旣覩者陽浮慕而陰實疑之却似癡人前說夢矣

長卿再乇○另有一赤壁在蒲圻山水佳勝而

長公所遊黃州赤壁曹兵未嘗到此猶杭州潁州俱有西湖不獨黃也

借荊州說

荊州者巴蜀之門戶也進可以圖中原退可以保巴江劍閣之險吳失之不甚關切在先主則要害吃緊必爭之物也吳始聽魯肅計以荊州借備未爲失策蓋資其兵糧之力合從拒操非得已也已而赤壁戰勝成鼎足之形則吳之覦蜀緩急不足倚矣貪夫僻國而借以上游之地蜀之覘荊州如人之有咽喉非此則周身之脉

絡不通此時關羽周瑜錯處南郡憚操而不敢（識眼奇攝心術）相圖操雄威蓋世頗欲遷都以避羽鋭豈其情哉不過示怯以驕之耳而羽果墮計誅吳令絶吳婚岸然有幷吞江東之心而呂蒙之陰謀始售蜀之終于蜀也亦孔明過慎之故也彼金注西蜀惟恐失之而委羽以嘗聽其得失而不爲之備勢孤而無援所以守蜀者何密而防荊州者何疎也孔明與先主所慮者操耳羽所角者亦操耳不知有吳而操猶虜也知荊州爲必爭之物假手于吳以斃羽則孫劉之隙搆必不能掎角而窺中原而吾可徐議攻玉之事矣吾爲先主計據荊州之雄以窺許洛所得他郡縣厚以償吳而修睦如故吳有操在欲保有江東不得不存劉以爲脣齒如是則操可圖也初操聞權以荊州借備方作書落筆于地正恐其據荊州之雄以窺許洛如于所云也若知其五月渡

瀘陸沉于劍閣亦未必驚怖如是噫豈以孔明之智而獨昧于此哉則過慎之故也雖然庸愚如後主而鼎足者且三十年使非蜀道崎嶇何以能苟延也

黄鞏孩先生評○作書落筆操非慮劉之終有荊州所慮者吳蜀之合耳及荊州爭而吳蜀分攜得高枕受利始知魯肅終始爲得策也

畜作人語說

晉惠太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遂還犬曰歸何早也唐左軍容使嚴遵美忽得狂疾手足舞蹈家人驚怖貓謂犬曰軍容改常也顛發也犬曰莫管他由他路邑相所乘馬言曰蘆荻花此花開後路無家夫畜安能作人語哉不過如師曠所云石不能言或有物馮焉之意耳戰國時孟嘗君之客能爲鷄

鳴晉時送王仲宣之葬者赴客各爲驢鳴嗟乎馬牛犬貓之作人語者洵物怪而人之爲鷄驢鳴者亦人妖矣

駁晉人了語危語說

桓南郡與殷荆州顧愷之共作了語顧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旐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沈子曰夫燎原之火洵靡有孑遺矣儻松柏蒼翠雨雪紛紛雖烈焰無如之何則火燒平原無遺燎猶未了也夫人生平洵定于蓋棺矣儻

報怨者啓墓而鞭屍殛奸者斲棺而梟首則白布纏棺豎旒旐猶未了也魚鳥還其故鄉洵適矣儻釣者出之重泉之下弋者落之層霄之上則投魚深淵放飛鳥猶未了也然則何時是了菩薩永不墮輪迴此之謂了語也邪術有吞鍼者正法有折刀者則矛頭淅米劍頭炊猶未危也吐納導引之流齒落更生髮星再墨則百歲老翁攀枯枝猶未危也孺子將入于井幸遇怵

傷惻隱之人忙來拯救則井上轆轤臥嬰兒猶未危也然則何等是危即參軍所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安知此夜無月又安知此馬非熟遊之地而詫以爲危乎瓦木破汴偪臨安正心誠意獻君王此之謂危語也

黃聖孩先生評〇大趣

徐楚白先生評〇危莫危于正心誠意了莫了于大風覆舟有此危故有此了

形神重輕說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畫丁侯射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以甲乙拔頭箭丙丁拔目箭戊己拔腹箭庚辛拔足箭丁侯乃愈由此觀之形完而神損者生可死也安金藏引佩刀自刺以白皇嗣之不反腹中五藏並出流血被地眩而仆武后大驚輿致禁中命高醫卻納五藏以桑白皮爲線縫合傅之藥閱夕而蘇由此觀之神完而形損者死可生也形神果孰重而孰輕也是以真人遺形而後神超老子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蓋形之爲累也

長卿再弋〇尚父旣挾此奇術何不以治丁侯者施之于紂而頭顱整旅哉安金藏就醫于外可也而武曌輿致禁中意欲何爲

仙說

世俗所傳神仙惟呂洞賓最著以其發度世大願混入人間幻化不可測耳洞賓三舉進士不第遨遊江湖遇鍾離雲房受延命之術得金液大丹之功又遇苦竹眞君傳日月交并法遇火龍眞人傳天遁劒法年五十道始成號純陽子唐咸通中舉進士第時年六十有四昔漢武有云使吾得如黃帝棄妻子如敝屣夫然則人主

之所深願而難得者仙也純陽子業已仙矣謂宜薄天子不屑爲而何有于一第哉唐之樊若水射策不入彀遂爲鄕導以賣國黃巢累舉進士不第因寇兵犯順又有願知制誥一日雖死無恨者予嘗怪其癡迷以今觀予純陽子不足怪也他念可灰功名富貴之念難灰此障不破卽歷千萬刧終須輪轉墮落純陽千合下了此蓋省事法也當時雲房凡十試之而後授以奥

訣竟不及人世科名之事亦稔知此障難破必須從這裏走一遭耳

主司不明之罪甚于不公說

世之治亂由士風士風之端涯微應未必盡係于文章而舍文章則無從核也言者心之聲文不成章其胸中多蔽動履安得條理發之事業必不先大以故衡文之職甚重不公者十私一二所得入九猶眞才也不明則萬選萬錯幸有不公之一途玉石混收龍蛇雜進眞才猶得以僥倖不明而又以至公行之則士子無噍類矣

今之不明者動輒自解曰吾至公也此心天日可表諒之者亦曰彼至公也不採譽不狥薦而不知至公最造業最害事也主司之品太上至明至公其次明而不公最下公而不明不明之故有二或其出身之初從時墨中勦襲掇拾未嘗細討于先輩矩矱而以舊日自巳帖括繩士如夢如寐或原屬名家而簿書迷亂去文字之道日遠執筆閱卷如醉如狂斯二者皆當自揣

不辭職以避賢路即寄聽于共事之中與高明者虛心斟酌庶無大謬

聞子將先生評○快論但恐主司避最下考只除去公字耳沈子曰不明之人肯除去公字福德無量多所饒益

白少傅四友說

樂天自號醉吟先生又自稱香山居士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劉夢得爲詩友皇甫朗之爲酒友可見古人之友其蹊徑各別不如今人之混也以予論之不但是非心太明則交廢求備心太猛則交亦廢故博洽者可以爲益友戆直者可以爲諍友恢諧者可以爲談友光正者可以爲畏友伎巧者可以

爲美友懿而有謀者可以爲解紛之友貴而有品者可以爲護法之友富而有致者可以爲通財之友高才而不忌者可以爲延譽之友多能而不拘者可以爲代勞之友神情飛動意氣慷慨者可以爲助興之友飲食豐絜臺榭高華伶優精絶者可以爲燕適之友因材定交採其長不計其短則交道自弘若混而施之譬以杖作几以錙代耒以馬司晨百無一效而今之人鹵

終除末皆厥初混施所致也說者曰是數友寔難爲白少傅友則尤難予曰不然少傅詩成輙誦之老嫗老嫗能解方脫藁示人則爲樂天之詩友者尚易況酒友山水友與空門友哉今人責備求全爲友者日以難耳

冒濫相知

今人動輙曰相知相知談何容易推食解衣扶危拯困名未揚而爲延譽行既玷而爲匿瑕是相厚非相知也慶吊不缺于往來問候不隔于朝暮莫逆而緩急誰恃交驩而臭味不投是相密非相知也門戶孤立不得不望助而求援炎涼難堪不得不趨勢而附利是相結非相知也兩無所與而各伸其情他有所懲而勉盡其禮

非敬非愛若厚若親是相與非相知也而目不甚習而觸發時恍惚記憶姓字巳久忘而邂逅處彼此寒温是相識非相知也相知如何我知彼彼亦知我如張超之于臧洪卜其來救陸抗之于羊祜決其無酖是也張元伯臨終以不得見死友范巨卿爲恨于夢中告以亡辰葬期喪發引而柩不肯前見巨卿縞素號哭而來爲之執紼柩乃得前支道林于法虔歿後精神賈喪風味轉墜踰年而殞比于管鮑牙期交情更篤交道更稀若是而稱相知嗚呼庶幾

沈無回先生評○自功名富貴之習入人膏肓而相知二字難言之矣可爲太息

竹林七賢

七賢乃世俗標榜之稱非諸子所以自命當時俊傑固不止此也稽叔夜品邁千古晉人中不可多得然因其誅而以明哲保身少之非也或痛其寬而謂格調超阮嗣宗山巨源上亦非也王戎劉伶阮咸無大過入處而至可鄙者向秀應計入洛在康受誅之後經康舊廬感笛聲而作思舊賦贅矣李溫陵所謂七賢中最無骨頭

者確論也然何以得列七賢之數蓋有說焉世有根器凡庸而知所嚮往者不屑與光塵爲伍每每依附名流如蔓草之倚喬松竊人意旨所屬而摹其似時而飾爲節俠時而托諸坦夷概以微巧動人而寡識者偏喜其與己合雅量者亦混而收之以爲同臭味而不核其眞向秀之于七賢是已晉史稱稽康與向秀共鍛于大樹之下相對欣然傍若無人想當時秀所最注意

者康耳康才品丰神爲竹林領袖秀不得不倚以爲重嗟乎管幼安華子魚霄壤矣而管不絕華豈竹林之傑而不能容一向秀哉

長卿再弋○或云向秀若僅依附稽康康亦不容秀矣倘別有長處不可知不得直頭抹殺予謂若有長處晉史何以缺焉

賢不肖相遠

南唐嚴續嘗延韓熙載撰其父神道碑以珍貨幾萬緡併一歌鬟質冠洞房者為濡筆之贈韓文既成但叙譜裔品秩畧不道其事業續封還尚冀改竄熙載悉返向日所贈而去陳壽將為國志謂丁梁州曰若覓千斛米見借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不為立傳沈子覽此而嘆曰嗟哉人之賢不肖相去何遠哉紀僧眞得幸

於齊世祖請曰臣本武吏遨逢聖時階榮至此無所復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斅謝瀹可自詣之僧眞承旨詣斅登榻坐定斅顧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眞喪氣而退以造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宋世祖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等哭貴妃悲當加厚賞劉應聲號慟涕泗交横上以為豫州刺史帝又令羊志哭羊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卿那

得此副急淚羊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沈子覽此而笑曰怪哉人之賢不肖相去何遠哉

蜀道難

昔人稱仕路難于蜀道以予觀之蜀道之難在山川不在風俗仕路之難在塞稱不在遭逢何也西僰夜郎古不賓之地相如以一詞臣開曉之遂關沫若徼牂牁聲施至今則是遼遠于蜀者尚顧化之易矧蜀在三代固已稱冠帶國乎武侯以嚴治蜀民情宜怨而不宜思迺玄宗幸蜀士女遮道出觀衣巾皆縞歷魏晉五代以至

于唐幾祀矣猶然爲武侯服喪李石奏對延英言蜀中元日百姓詣佛寺先拜故劍南節度使韋高圖像然後禮佛故老云方稅重令公輪年全放恩深于蜀今無此惠澤追思益切夫孔明鳳翔洵有遺愛而蜀中風俗之厚已露大凡彼劍門巫峽之險失足者百不一焉故曰蜀道之難在山川不在風俗也士大夫指宦遊爲畏途特患得患失之見耳得失心輕時時有拂衣掛冠之想任他城府荊棘見我手足無措彼蓋以我之不要做官爲孟浪人也而彼要做官之人誰肯投珠彈雀將封妻廕子鄉賢廟祀之身與我爭勝負于一擲乎然非眞以義命自安必不能有此痛快至于做官自一命以上各有職司文法掣肘不能如意民情土俗不能調適一日無功則一日素餐一時無勞則一時素餐令有令體守有守體監司有監司體等而上之各有

體要之當持者內典云大臣享高爵厚祿而無功德及民當食牛報觀此則軒冕眞是桎梏故曰仕路之難在塞稱不在遭逢也

方外方內

夫人遊方之外者乃可遊方之內卽如東方朔詼笑武帝之前夷然不以爲意佛圖澄與石氏父子處不啻狎鷗李長源立肅代德猜忌之朝去留自若眞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者乎蕭何郭子儀非不善保功名而斤斤自完如置身于頹垣朽棟之下惟覆壓之是虞智術豈不足哉遊方之內故耳若方朔輩與人主爲嬰兒歲月追隨寧無齟齬矛盾之處而人主諒其無他腸依依不忍捨棄所謂嬰兒詈人而人不怒者非耶神龍遊戲于靈潮吞吐變化惟其所之與鴻鵠高飛雲端遠繒弋之加者自異以是而律陶朱子房又超而上之矣

泛氏之說　　奚六　　十六

君臣情誼

晉明帝疾篤羣臣進諫請出宋禕禕乃石崇妓綠珠妹也有國色善吹笛時朝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欲得者衆無言吏部尚書阮遥集曰願以賜臣帝卽遣出與之范曄善彈琵琶能爲新聲宋武帝欲聞之屢諷以微旨僞爲不曉終不肯彈一日因飲宴歡適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旣畢曄亦罷絃韋綬在翰林唐德宗嘗至其院韋妃從幸會綬方寢學士鄭絪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値大寒帝以妃蜀纈袍覆而去古君臣之間相愛敬如此三代而下體統凋絕自秦始深居稱朕禁不聞聲而情誼寖以疎薄然秦風旣見君子並坐鼓瑟又何褻也相褻必至于相陵相陵必至于相睽司馬門三日不報情誼之不通也秦用夷法非所以訓後世鑒其敝而削去苛禮以通上下之情至宋太祖

泛氏之說　　奚六　　十六

猶能雪夜幸普宛然家人父子之風而宋儒顧
謂魯不當用禘夫周公以元聖位冢宰又叔父
也負扆而朝有年矣即以王禮饗固宜成王何
爲而不當賜伯禽何爲而不當受特季氏僭之
非耳問禘而曰不知曰不欲觀聖人自有微旨
豈是之謂乎刪詩而列魯頌于商周之間寧無
意耶陋哉宋儒之見其猶仍秦之餘習而并不
聞晉明宋武唐德之風者也

宋儒妄議孔子

陳恒弑君沐浴請討蓋明知其不行特借此以
懼三家耳胡致堂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此時仲尼業巳告老致仕權不在手安得有兵
即見爲大夫而先發後聞置哀公于何地是仲
尼以叛而討叛矣宋儒議論苛刻不減申韓而
此言尤屬放誕即如朱晦翁當代巨儒而列王
安石于名臣錄稱其道德文章詆蘇文忠公謂

得行其志其禍甚于安石蓋文忠上神宗書指
程頤爲姦邪小人犯洛黨之所忌故耳不特此
也秦檜以和誤國而晦翁稱其有骨力岳飛以
忠受戮而晦翁譏其太横譏其直向前厮殺然
司馬温公著通鑑有丞相諸葛亮入寇之句晦
翁駭之而著綱目則晦翁于宋儒中號有識者
猶尚如此近世學究莫不謂宋儒精于理學而
不知其是非顛倒乃無忌憚之尤者即仲尼大

聖循且不免況其他乎語云釋誤則羽老誤則毛夫儒誤則何如哉

聞子將先生評○文定傳春秋專以尊周爲主其曰先發後聞謂魯先發而後聞於周也孔子不請於周而請於魯故作是回護耳渠自有全篇晦翁節取四句大略往往動後人之疑雖然孔子舉動似不必宋儒回護也

文章節義

造物忌全予其角者奪其齒多其足者少其翼故黍稷之屬華而不芳蘭桂之倫馨而不實兼之者蓮也桃杏無香梨李無色梅無味皆不及蓮故有並頭之瑞有九品之尊植物如此人亦有之文章節義相兼者千古不多幾人在春秋爲季札在戰國爲屈原在漢爲諸葛孔明在晉爲稽叔夜在唐爲駱賓王在宋爲蘇軾皆無可置議者此外亦非予所知

元祐黨籍碑文姓名說

宋熙寧間黨分爲二。王安石用新法而司馬光等排之相角不下及光歿而其黨又分爲三。有洛朔蜀之門戶蓋以地言也。而當時人主切齒植黨勒石志之則以爵爲次夫宋去今未千載而其人湮滅不傳者多矣予覧而備載之以俟後之君子覧焉其詞曰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

命有司夷考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刊之石置于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爲萬世臣子之戒又詔臣京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遵制揚功彰善癉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繼述之志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文臣

曾任宰臣執政官

司馬光　文彥博　呂公著　呂大防
劉摯　范純仁　韓忠彥　曾布
梁燾　王巖叟　蘇轍　王存
鄭雍　傅堯俞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百祿　胡宗愈　李清臣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佃
黃履　張商英　蔣之奇

曾任待制以上官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庭
姚勔　趙君錫　馮默　孔武仲
孔文仲　吳安持　錢勰　李之純
孫覺　鮮于侁　趙彥若　趙卨
王欽臣　孫叔　李周　王汾
韓川　顧臨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覿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豐稷 張舜民 張閌
楊畏 鄒浩 陳次叔 謝文瓘
岑象求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董敦逸 上官均 葉濤 郭知章
楊康國 龔原 朱紱 葉祖洽
朱師服
餘官
秦觀 黃庭堅 晁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張保源 孔平仲
衡鈞 兗公適 馮百藥 周誼
孫琮 范柔中 鄧考甫 王察
趙峋 封覺民 胡端修 李傑
李賁 趙令時 郭執中 石芳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集
黃策 吳安遜 周永徽 高漸

張夙 鮮于綽 呂諒卿 王貫
朱紘 吳朋 梁安國 王古
蘇迥 檀固 何大受 王箴
鹿敏求 江公望 曾紆 高士育
鄧忠臣 种師極 韓治 都貺
秦希甫 錢景祥 周綍 何大正
呂彥祖 梁寬 沈千 曹興宗
羅鼎臣 劉勃 王拯 黃安期

陳師錫 于肇 黃遷 莫俠正
許堯輔 楊朏 胡良 梅君俞
寇宗顏 張居 李修 逢純熙
高遵恪 黃才 曹盥 侯顧道
周遵道 林膚 葛輝 宋壽岳
王公彥 王友 張溥 許安修
劉吉甫 胡潛 董祥 楊瓌寶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鄧允中

梁俊民　王陽　張裕　陸表民
葉世英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湯馘　司馬康　朱保國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江衍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問
余卞　李格非　陳瓘　任伯雨
張庭堅　馬涓　孫諤　陳郛
朱光裔　蘇嘉　龔夬　王回

呂希績　吳儔　歐陽中立　尹材
葉伸　李茂直　吳處厚　李積中
商倚　陳祐　虞防　李朴
李深　李之儀　范正平　曹蓋
楊淋　蘇昞　葛茂宗　劉謂
柴袞　洪羽　趙天佐　李沂
扈充　張恕　陳并　洪芻
周鍔　蕭刓　趙越　滕友

江洵　方适　許端卿　李昭玘
向紃　陳察　鍾正甫　高茂華
楊彥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醇
梁士能

武臣

張巽　李備　王獻可　胡田
馬諗　王履　趙希夷　任濬
郭子旂　錢盛　趙希德　王長民

李永　王庭臣　吉師雄　李愚
吳休復　崔昌符　潘滋　高士權
李嘉亮　李珖　劉延肇　姚雄
李基

內臣

梁惟簡　陳衍　張士良　梁知新
李倬　譚扆　竇鉞　趙約
黃卿從　馮說　曾壽　蘇舜民

楊偁　梁鄴　陳恂　張茂則
張琳　裴彥臣　李偁　閻守懃
王紱　李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祐
王化臣　爲臣不忠曾任宰臣章惇

說曰士大夫處亂世未有獲免者也倜儻如子瞻或觸時忌而長厚如君實猶且賈罪他可知已然予有疑焉韓琦富弼歐陽修范鎮趙抃程

顥皆以議新法罷去李師中謂安石眼白似王敦呂誨唐介馮京亦忤安石而不列黨籍之數呂公著韓維初時爲安石延譽者也曾布章惇阿權膴任李清臣首倡紹述之說以開國釁黃履訐畚廉之事擊呂大防劉摯而去之安惇依違蔡確章惇無所匡正葉祖洽對策言祖宗多因循苟且之政陛下革而新之遂擢第一而皆得與黨人之林是非何矛盾歟以今揣之置韓

富歐范等于度外者蔡京之公評也不貸章惇羣小者蔡京之私怨也則夫漢有耻不與黨之徒未必皆賢而超然評論之流未必皆不肖矣元祐黨議云亘億萬年矛盾互馳此脉終不可亂欲勢力變置之有是哉然則予所疑者即蔡京亦自知其矛盾矣石工安民當鐫碑泣曰願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嗚呼豈以蔡京而不及一石工耶

黃聖孩先生評○寬富韓諸君子以假公而入章惇羣小以釋憾奸人之術類如此

俗不須醫

天地間莫便于俗莫不便于不俗不俗則孤子而無徒俗則和同而易與狀貌俗觀者以爲有度焉議論俗聽者以爲有識焉腸胃俗窺者以爲有養焉摘詞而俗取青紫如拾芥治家而俗積金穀如聚塵居官而俗名不掛于彈章居鄉而俗宣廟一塊生豬肉死去受享器具而俗適市者翹値以售燕會而俗設糖餅五牲唱弋陽

四平腔戲賓以爲敬圜圜而俗卉木比耦石獅尾獸松塔栢毬遊人解頤嘆未曾有寫字而俗姜立綱法帖（不啻肉眼）一熟胥史衙門作畫而俗汪海雲張平山等筆肉眼珍收重于石田伯虎諸俗未易殫述而總之有一俗有一俗之效驗裨益我故曰莫便于俗莫不便于不俗也昔人云俗便醫不得夫涉世惟恐不俗耳既俗矣何須用醫世人生長于俗而以俗爲諱爲誚魚遊于水而忘其功躍冶之金造物且以爲不祥矣或曰子憤世而狂言耶予曰予非媚世之鄉愿何以惡聞狂言

長卿再弋○雅俗對看特是一解而俗之得名原從先塵中來故曰世俗曰時俗曰風俗曰習俗曰流俗曰易俗曰從俗而又有惡俗美俗之別夫繫俗于美之下則俗非不美之定稱也聖人化誘愚俗就大節目處論細微則聽之故君

子之服也鄉魯縫掖宋章甫卽聖人亦不免于俗近世之巾低至四五寸未幾而高尺餘袖條小倏大卽不佞人所目爲立異者亦不能不俗也俗便脫不得世人說他頗僻不恨若說他俗則人人切齒以故商賈不安于筴盤稱說詩書自附斯文章縫不安于頭巾縉紳不安于紗帽譚禪講學自謂有韻逃俗而反得俗殊可矜憫夫古今人惟狂狷爲不俗耳春秋時衛侯效吳

語誹驅迫之使然此之謂不俗而俗也賤莫賤于沒骨力此類是也予舉以諷世之爲衛佞者徐楚白先生評○人日長一日則俗氣日變一日做秀才則俗而酸居官則俗而險林下則俗而鄙矣如何是醫俗良藥

玉山主人對問說

孟后之廢也鄒浩爲諫官曾公亮孫誕與浩善三貽書勸浩力請復之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設玉山主人對問以譏之大畧咎其不能見幾而以需獲罪方徽宗廢孟后時天下孰不知劉賢妃之將冊立也緩而至于四年之後是人主亦知畏清議也浩能蚤見而苦詞感悟必不至陷君于過即諫不行亦不至獲罪若是酷以

爲老母憂誕之意蓋如此當時田晝王回曾誕皆高士莫逆于浩而晝聞廢后之事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又有咏墨子詩知君旣得雲梯後應悔當年泣練絲之句亦爲志完而發及志完諫立劉氏藉王回一激之力而誕猶且譏之由斯以觀浩蓋不信于友矣君子信而後諫不信友焉能信君浩豈眞頑且懦哉浩不過爲講道學所誤耳講道學之人不曰翹君之過

非厚道也卽曰有老母在浩蓋動而掣肘不得自由其受病之根在此而田畫王回曾誕未之知也張浚有言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而以予較之陳瑩中有術鄒志完無術何也瑩中取士前五名悉取談經純用荊公之學者後以博洽稽古之士綴焉蔡卞雖積忿無隙可乘而志完諫立劉氏被謫還朝後帝索其稿已焚之矣退告瑩

中瑩中曰禍其始此乎蔡京果使其黨爲僞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浩遷衡州別駕再竄昭州陳瑩中諱瓘兩人伎倆霄壤誠樸之于頴敏懸矣使曾誕而知志完之深也玉山主人對問可無設矣

兩及吾門說

昔張師德兩及王旦之門旦語人曰可惜張師德吾每于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其兩及吾門也狀元及第所爲如是使無階而入者又當何如耶夫以狀元謁宰相據世俗言亦未爲諂而旦深鄙薄之何也蓋古之時相權重相體亦尊王荊公執政有乞以天下討専聽相公區畫罷一切異議者郭祥正也有請以殊禮

待宰相令子弟爲樞密兩制京師賜宅第者鄧綰也有因其始封舒又倅舒遂于舒州築傳嵒亭者李師中也有曾詆熙寧新法難行忽作巷議十篇極力贊美者吳孝宗也有以大籠貯雀詣客次揩笏開籠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者擧申也秦檜執政獻詩者僉曰元聖尊侂胄執政上書者呼爲我王此皆宋室事也王旦安得不爲張師德惜哉然亦存乎其人耳五代時馬胤

孫號三不開相公入朝不開印見客不開口歸宅不開門安得有貢諛私謁之人卽以宋論王珪之相神宗十六年無所建明時論目爲三旨相公夫然則高門且開流水絕軫雖羅雀可也

戲作秦檜詰韓侂胄說

侂胄擅權十四載怨毒盈于內外乃借恢復之美名爲善後計于是用陳自强蘇師旦爲腹心爪牙而辛棄疾鄭挺鄧友能之徒進追封岳飛追奪秦檜挑釁首禍興師伐金拒丘崈之直諫竄華岳于遠方未幾而程松逃歸吳曦降虜郭倪李爽皇甫斌相繼潰敗兩京兩河震撼失守行成之使相望于道金人求首禍之臣中原函

侂胄之首賁送軍前其時秦韓兩太師邂逅泉下檜曰噫汝不恐豎儒之笑罵生事邊疆兵連禍結竟喪其元悲夫侂胄曰吾非拙于謀身也不得已而祈自解免耳檜曰噫夫固寵亦自有法外挾驕虜以要其上豕突而來鳥散而去來則人主倚我爲重去則人臣莫與分功操縱惟吾權由獨制故身安而祿位無恙汝其自取乎侂胄曰君子不以成敗定是非爾時有李綱宗

渾岳飛韓世忠吴玠等在不用以恢復而和議
是主成中原積弱之勢爾則負國予不負也檜
曰噫和親匈奴自漢高帝用劉敬策巳然矣元
帝因之明妃青塚千載貽恨夫夷夏連婚所傷
實多不若歟以金繒于國體猶未玷也嗟乎嗟
乎是非原無定衞陳湯之功黜自石顯遂以爲
嫉能忌才郝靈荃之賞抑自宋璟卽以爲灼見
大體我本朝澶淵之役寇萊公亦主和不主戰

范文正公經畧西夏亦不主戰而主和和非予
剏議也世無罪寇范者而罪予是非何常之有
且所謂和者力足以戰而和則爲包荒力不足
以戰而和則爲懼怯置李綱諸人于度外以有
用爲無用乃所以善用之也侂胄曰二帝蒙塵
豈臣子言和之日事勢與寇范大異烏得藉口
自文檜曰噫戰則二帝必不能生卽虜目爲利
數而生之必不能還況江南半壁之天下財匱

宇蹙能制兀朮之死命乎秖以國斃耳甚則以
高宗爲二帝續也予與氏策滕止有遷與守之
二途不聞主戰而勾踐違范蠡之諫伐吴竟致
會稽之棲柰何妄議用兵金人與我南北協好
四十餘年氏不知兵而禦自汝開汝爲戎首夫
夷與夏人世分别之名非上帝意也天與天廢
誰能爲之而汝欲以人力回天功妄自附于恢
復愚矣哉侂胄曰和議是矣天下寃岳飛之死

于汝安乎檜曰噫凡有議者皆鬨于斯爾亦拾
餘唾耶當時不殺岳飛則和議不成漢景帝聞
袁盎言而誅鼂錯云吾不惜一人以謝天下吾
誣飛一人而罷兵息民脫百萬生靈于鋒鏑保
其首領功大而過小鬼神必陰諒之矣莫須有
獄詞也庸人難以譬曉不得不羅織其罪飛實
何罪之有信陵君竊符救趙不得不椎殺晉鄙
鄙何罪哉古豪傑成大事者不拘小節類如此

佗胄曰爾以巧免予以拙敗然形骸共盡病死刃死死等耳身爲太師殁而遺臭予與爾何殊哉檜曰噫佳兵不祥老之所戒違此者必凶天道好生亦好還凡攻城畧地之勲光吾史册空名也骨暴于原鬼號于野孤兒寡婦之哭聲遍于途巷實禍也是以造物忌之吾寧豫一已之名節必不犯造物之所忌吾于孫當罔盛榮顯無涯已得請于上帝矣汝不吾及也佗胄黙不能答

黃聖孩先生評○古云畏文人之筆端援古證今使果出檜賊之口當益鋭其嘴距而有辭於天下後世矣

卓去病先生評○此是戲論而詞旨自是中倫晉鄙守官而死後人何以不爲伸冤佗胄之主戰與張德遠何異三敗之辱亦不減佗胄何以在佗胄則爲誤國在德遠則爲復仇豈人貴自立佗胄奸邪萬萬非德遠可比耶然論事者亦祇當就其事已矣

做不得三字說

錢若水幼聰悟十歲能屬文爲舉子時見陳希夷于華山希夷謂有仙風道骨意未決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以火著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後舉進士爲同州推官已而召試翰林擢秘書丞直史館遷知制誥已而知審官院銀臺通進封駁司已

而同知樞密院事已而充集賢院學士判院事俄知開封府未幾出知天雄軍兼兵馬部署又巡撫陝西緣邊諸郡令便宜制置還拜并代經畧使知并州事尋以足疾創潰血出假寐僧舍而薨享壽四十四贈戶部尚書由斯以觀若水蓋未嘗急流勇退也老僧所謂急流勇退者蓋勲名進盛時倏焉長謝如潮落雪消在刹那間而非人世上功成名遂身退之退也不然若水

自通籍以來至于捐館一路功名到底何嘗拂衣泉石納履煙霞而老僧顧以勇退許哉惟功名心太熱纏縛于簪纓圭組而不能自割此陳希夷所以意未決而老僧所以云做不得也

世俗好傳人死

昔蘇子瞻自傷之詞有云人皆相傳爲旣死臣亦自厭其餘生讀至此令人慘然春秋時訛傳太宰嚭死仲尼獨卜其生以天未亡吳故豈子所謂惡之欲其死耶在宰嚭宜爾不宜嫉子瞻如是極也予乙巳之長安與家弟言別儻有淚傳吾死者幸弗信已而親朋嘖嘖詫吾諸弟喪兒而冠服不素道路以目噫嘻可畏哉羽積沉

舟灰聚折軸惟口與戎非虛語也予辛丑遭帷薄之變壬寅遭鬩墻之變辛亥遭逆奴謀弑之禍于中途命幾殞者屢矣浮議蜂起言人人殊故曰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苟不佞平時整穀飭修則流言飛語必有泣血以相明者已實致訕于人乎何尤孔稱不怨不尤孟稱不愧不怍予合而言之惟不愧天所以能不怨天惟不怍人所以能不尤人也予不能無愧怍亦不敢

有怨尤又不敢引孔顏牛患之事爲解因自忖種種寃報皆前生宿業所招姑枚舉一二以醒世卽如波斯匿王殺其甥三十二人以頭共盛一函封閉送與其妹毘舍離蓋因其國輔相之子遇最幼之甥乘象過橋捉擲墮塹輔相懷毒陰以七寶作馬鞭三十二枚純鋼爲刀着馬鞭中贈此三十二人人各悅之出入懸帶見王輔相向王説諸兒年盛力壯一以當千今各藏利

刃于鞭謀欲殺王王索看艮驗悉誅殺之阿難問佛此何因緣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三十二人共盜殺一牛有此果報唐元和中汴州招提院僧遇雷而爲鬼屍所逐墮井而井中先有死人縣尹察其無他雪之至漢南界檜樹下逢一老父具告所以父曰吾善易爲汝蓍之蓍畢曰子前生兩妻汝皆辜焉走尸逐汝者長室也井中死人側室也縣尹釋放汝者汝前生父也言畢

化去開元中唐紹李邈之事尤奇果報之說確有可據但不知予前生作何等樣業而今生坎壈如是惡予而欲其死者又不知此何因緣還當向三寶懺悔爾

于忠肅公改謚由因

公爲諸生時好祈夢歿爲明神廟食西湖之濱祈夢者輙予異兆先是公謚肅愍于謚法未合愍按憲章錄御製有云先帝已知其枉朕心獨憐其忠則忠之一字出自宸斷非臣子所臆參也而議者何以欽爲本兵王雲渠于都中得夢夢于公訪之有詩相正覺來但記一聯空山清淚憑誰訴萬里忠魂獨自歸適蕭兊嵎公祖撫

浙題請改謚肅愍曰忠肅王異其夢而謚始定可見公之精英時往來于白雲紅日間至于今猶凜凜有生氣焉章句小儒毋拾他人唾餘而輕爲論列可也

徐楚白先生許○公改謚忠肅武穆亦宜改謚忠武

麗公造福大畧

予嘗謂太上能令人忘最下亦能令人忘惟不忘者稱其麗公哉吾杭當省會之衝往時素封苦于大役自部院至守令各官俱以富民值日一切交際餽饗嗜玩悉取辦焉其民破家拆產以供不時之需未幾月日而室如懸罄里遞復議一富室充之名曰耳房庫子　世宗末年倭警孔棘胡梅林公祖以尚書總制東南駐纛于

杭保障之功以威福之過而稍掩間以難致之物迫供千片時禍且叵測而胡公雄才大畧不知民間之疾苦如是以故耳房庫子或一日二日而破家者有之又有斗級之守支館夫之供應鋪行之買辦皆積蠹相沿牢不可破麗新菴公祖按浙痛加釐革條其事于朝改爲一條鞭計畝增稅以均其役不專累富戶而貧民亦不任受瘠良法甫定蘇斯民于湯火之餘公蓋有大造于浙哉一條鞭自公始而海內彷而行之其有德于海內之生靈甚厚里遞父老時時爲予述麗公遺愛津津乎其言之眞所謂福星也已當其時墨吏遇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至于今百姓思之若赤子之號慈母焉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公之謂矣公諱尚鵬嘉靖癸丑科進士南海人官至左都御史予欲合張峿崍麗新菴兩公祖尸祝湖山間而以後來諸名宦附之

又以吾浙劉誠意于忠肅王文成三大功臣主之則張麗不啻二耀諸名宦比于列宿自相輝映三大功臣鼎足而峙爲國羽儀四方士大夫宦于浙者與鄉先生歲時燕衎于此各動其仰止先程之心不大快乎然祠宇非極壯麗不足以昭榮觀計其費約萬金亦人情所樂捐者稍不足將其他陋小生祠變易之足矣茲蓋有志而未逮還以俟桑梓之達尊與當路之圖不朽

者
長卿再弋〇杭俗逐末爲生市井細民無終日之糧富室無終月之糧卒有緩急雖畢罹不能守也寺人孫隆曾抱杞憂欲通市河于省城内使米船自梱糴糶而吾杭有誼厚大臣子巳未便他辭泥之嗟乎安得當塗之人倜儻而排衆議挺然擔當者乎卽李鄴侯之開井蘇學士之濬湖何以加茲功在社稷又不啻羅公之造福斯氏已也

張公定變大畧

今上御極之十年爲壬午春夏之間兵民兩變先是大中丞吳公善言撫浙以減餉故戎行脫市而譁鼓譟而進挾吳公至營中挫辱非常一時監司藩臬相顧錯愕越俎調停十餘日稍解兵變未幾而民變繼之口實于踐更之役嚻然蜂起吾杭自吳越王錢氏歷宋元至今其民久已不知兵革其俗奢而偪上市販之夫呼鄉紳則叱其名稱當道官長不老且翁則從而號之賤凌貴小軋大時時有思亂之言蓋俗之最不美者一旦見撫臣之受窘于卒伍也以爲吾亦可以如此矣其時首難者丁士卿奮臂一呼而闔城如狂鳴金揭竿聚萬衆無賴之惡少晝夜橫行焚刼富貴之家以利其所有城中火光燭天喊聲撼地故事市廛之氓每歲戶出錢若干名曰間架有司將間架錢顧役以警晨昏名曰

火夫頃者既斂其財又役其力晝疲負擔宵苦
踐更雖當事者失于調停而因之以爲亂則承
平日久效尤于兵變而勃發其無忌憚之心也
廷議以張崌崍公祖令滑時有應卒之才推轂
授鉞蓋責之戡定戎行初不知民訌又如此也
公期以仲夏三日入境中途聞變兼程戴星而
來月朔入境卽下令安反側與三軍之士約以
功贖罪三軍驩聲雷動前歌後舞縛亂民于轅

門斬之杭民最刁亦最懦聞兵來皆匿跡自竄
其所縛而斬者醒醉相半醒者以觀望被擒醉
者曩時焚刼富貴之家恣意酣飲者也而漏網
固已多矣是日斬首級百餘次日止殺恐傷天
地陽和但甇之于杖下自月朔入境凡三日而
兵民安堵如故公之經濟可知方公之中途聞
變也庸人或逗留不進矣此時營中反側未安
設有草莽大俠爲流言以懼之兵民恊心則事

有不可知者公出其不意定變于頃刻之間此
何如識力哉無何以他事誅戎首四人復下令
貰脅從者三軍股栗朝野咸服其才迄今吾武
林士安于黌農安于畝商賈安于肆而縉紳逸
民安于山林父母妻子得保首領復享太平者
誰寔貽之非崌崍也邪此不必生祠于郡縣名
宦于宮墻而口碑劖記自足垂無疆矣公令滑
時大盜數十人詐稱校尉入見露刃迫之欲得

府庫財物公曰動府庫財物吾與若皆不免矣
當與富民貸之盜然其計公卽刻書邑中富民
姓名共某以示丞其數倍盜少頃富民整衣冠
齎財物至以長几案格盜盜見財洞心駴目亦
復不備公因得脫走向所書富民姓名蓋邑中
徤步快卒也所齎財物卽那移府庫者也其數
倍盜則以兩擒一不勞餘力而羣兇已駢首于
堦下矣夫官雖異途儘有材智埒科目者輿臺

之賤亦將供牛溲馬渤之需儻非平時明察于
度內緩急間不束手受制乎即不然眼中無珠
悞認而悞使之殆矣公眞人傑也哉公諱佳胤
字肖甫嘉靖庚戌科進士銅梁人篤于故舊能
詩古文辭爲騷壇第一流人物予兒時所傳聞
于文老者如此述之以俟後之作者使有所考
長卿再弋○張公定兵變在呼吸間而正脫巾
之罪遲至一載後議者訾其需且先授彼官級

而徐以他事誅之議者訾其譎予曰豈得已哉
以功贖罪權也有功者賞信也既賞而復誅但
殲渠魁不記錄前事安反側也公之苦心極矣
若無兵變應不如此區處蓋凡當事者極難耳

緒言雜錄共四十八條

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這就是道心惟微違
禽獸不遠這就是人心惟危

世人伏枕後千思萬想無所不至及到日間一
毫也做不得則是夜之昏濁反不如晝之清明
也予輿何以云云予輿所論者氣也予所論者
心也人形體竪心亦竪禽獸形體橫心亦橫睡
眠時人心與禽獸無二以故禪門玄門只教人

靜坐靈羊掛角于樹而眠寇來隨覺其心竪故
警醒也竪頭須所謂沐則心覆亦此意

鯀自用而不師禹智以行水是人莫知其子之
善也宋人揠苗助長是莫知其苗之槁也

人以禪受爲唐虞獨剏而邈之上古遂人葛天
無懷皆非世及者也人以征誅爲湯武獨剏而
阪泉涿鹿之戰黃帝先巳行之則三皇以降大
抵皆因也非創也

伊尹一介不妄取與頗近狷五就湯桀頗近狂近狷近狂豈非中行而孟氏以任之一字概之夫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栖栖皇皇老而後已孔子何嘗不自任耶

人必境地相及而後相知故子皮能薦子產史魚能薦伯玉而子產伯玉必不能薦孔子

宰我欲短喪非無父乎然仲尼不以此貶聖安得據禽滑釐之學墨者而罪墨哉

漢文宣室之對夜半前席賈生則亦有鬼神之溺與漢武無異乃新垣平竟受赤族之殃罪與文成五利等而罰過之非文帝之憯于武帝也慚其見誑而怒不可回也

吳公薦賈誼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絳灌短誼洛陽年少初學欲擅權紛亂諸事夫總一年少而或借為褒美之詞或挾為中傷之語若進此說于孝昭之前必不聽矣孝昭十四能辨上官桀之詐年方幼冲絳灌必不敢以此說進

闕里之人呼孔子曰東家丘特習其面貌故藐之耳假令漢武帝知相如之為今人也雖奇其才未必鄭重之而尚書給札矣蘇子瞻與相如俱蜀人即漢宋殊時不能無入宮之妒其深詆之以此

扶蘇自殺在始皇晏駕後戾太子據之死當武皇帝之身當時廷臣無一人雪壺關之涕者大

鴻臚田千秋獨鳴其寃一言取相愧者忌之而因短之然此乃武帝作用之妙即覷廷臣而撻諸市不辱于此矣

李德裕謂漢文帝誅薄昭能斷矣而子義未安又引周宣王封申伯秦康公送晉文詩證之予謂此二事與薄昭不類申伯出封于謝未嘗留相王室晉文返國而至渭陽亦未嘗臣事秦也況又無過惡可摘其待元舅之情安得不篤薄

暇以人臣擅殺使者此而隱忍漢外戚之横。不待王氏始發而追論者且咎漢文之作俑矣其不相實廣國亦此意也。

史遷傳酷吏而首郅都唐權德輿究之歷數其直方之概于剛德有合而惧被酷名深致痛焉然則遷何以竟黜之耶予嘗按之傳奇無問名筆與否試官皆粉墨塗頰極其詼侮乃舉子不遇者憾主司之無目而借優舌以寄其怒罵者

也遷曾膺三木屈體受辱痛恨于獄吏之舞文矣其于郅都亦猶是意爾。

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史官亦然史官定衮鉞于片言而附會失實欲逃陰譴得乎作史者不有人過即羅天刑韓昌黎之言豈誣也哉司馬氏班氏皆世史也故皆不免于患

張説惑昌宗之囑耻受激于宋璟慮已不得專美祈吳競削去賂以美官之事改去汙青史欺鬼神之數語夫始之薰灼權貴者何心而終之顧畏清議乞憐于直筆者又何心也漸轉而漸正璟之力也嗟乎欲掩宋璟之激而并不掩其祈吳競之情可哀也哉

紂之妲巳不與崇侯飛廉共夫差之西施不與伯嚭共而玄宗牀第之愛偏以分人殊不可曉彼自以爲泰之由余漢之金日磾莫及也而詎渥于太真使祿山出入臥内褻溷帷簿從古妖

孽災異即蛇鬭石言不踰于此。

郭子儀犯法并州李太白奇之解官以贖夫嘉仲父者歸功叔牙誦淮陰者追美蕭相乃千載而下知有汾陽而太白憐才之熱腸何杳無傳也豈非以詩句掩歟。

從古弑兄而自立天未有不反中其身者魯桓公弑隱而公子彭生之禍立見胡亥弑扶蘇而閻樂之戈起于望夷楊廣弑勇而頭顱竟壞于

宇文化及之手燭影斧聲何獨漏于太宗而享國長久爰及苗裔豈倖也哉三代而後篡弒者直書篡弒凡史皆然不必董狐之筆也宋史臣何愛于光義而微其詞以爲之諱耶

王允失之太密五王失之太疎蓋李傕郭汜脇從之姦武三思渠魁之惡脇從而窮治令反側不安允實自貽伊戚渠魁而寛假忽爲几上肉薛季昶已知其無死所矣

孔明讀書獨觀大旨淵明讀書不求甚解說者曰經濟之學以致用也與章句不同涉獵之家以傳趣也與討論不同如此則孔明爲不知趣之人而淵明爲無用之物矣孔明臥草廬時苟全性命不求聞達其經世之念頗淡安知非涉獵乎淵明宰彭澤時民人社稷交責于躬其遺世之念未堅安知非經濟乎

凡夫出家非因進取不遂卽因窮親不睦故到底不能成佛作祖秀才讀書只爲富貴不爲功名故到底沒有經濟雖然至于今日不但無功名之士并志于富貴者亦鮮矣

爲兒孫作馬牛已癡矣有年髦乏嗣者終日營營爲所不知何人作馬牛殊可矜也

江南之橘江北化而爲枳地氣不同故也然猶相去遼遠卽如一頃之田此收石餘彼收數斗何說耶惟人亦然得父質者十之一二得母質

者十之八九試就形骸長短按之子無不肖母者況精神營魄哉

詩自大曆而上文自西京而上此騷壇酸語也以今人而襲古吻猶如三家村漢子學說官話可發一笑

五倫中但有朋友而無親戚今人加親戚于朋友之上已失倫矣甚至以朋友而結爲兄弟此皆白丁無士氣者之所爲也

蒙師但可用之課誦令人往往便其易與而行文時亦不復更予見世俗纖嗇者臭醬在甕不忍拋棄且將新瓜先伴一番後以美醬伴之而不知最初鮮甘之味已為臭醬所奪今之蒙童皆臭醬伴訖者也

今人方從師時遂頗厚而刻稿既刻稿後因而遂不從師災及梨棗稚弱未堅之材不幸夭于剞劂以故吾武林之才多不壽

人盡好名而不知所以修名盡好利而不知所以規利何也惟其在名利上求也

聞之先達云士大夫雖極好免不得有一篇極不好文字送歸林下蓋彈章也雖極不好免不得有一篇極好文字送歸泉下蓋墓誌也予觀近世誌銘往往倩人代筆請一官銜其中句字艱澁難讀細按之不勝罵詈刻成遍送親友其子業儒列學校者寘然不覺所以能奇

天下有四種人最癡老者少者婦人寺人其言語舉動任情率意皆因陰氣用事而元陽不足故顛迷而不自覺耳

天下有三種人最貪和尚道士閹宦非無後者而較之常人反貪也貪乃無後之相

天下有三種人最嗔殘疾人遇全體人疑其笑巳鄉村椎魯人遇城市繁華人疑其誑巳家世寒微人遇氏族赫奕人疑其輕巳

子孫不自努力貧賤潦倒猶覥然以門第自雄祖父有知當頓足九泉之下

極有廉耻父母偏生出極沒廉耻兒子趨勢附熱臣至前穿窬之心靡所不至虧體辱親不孝莫大有等開口便要笑人者生出子弟還為人笑此佛家所謂花報也

醉者自言我醒醒者自言我醉富者諱富以貧諛之則解願貧者諱貧以貧刺之則切齒恚者

必自居于靈說他蠢不曾殺父之佻彼者亦復
如是人之眞情斷斷欲匿者也
幇閑走空之客銅臭之夫奔走權津要路一旦
貶黜未免贐餞遠送慰安依戀一旦捐舘未免
吊喪祭奠哭泣哀號此勢利中之道義也主司
閱卷看得這秀才文章佳甚以科第期之待遇
頗厚不過望他將來顯榮今日預先妝爲桃李
累科不中心抱孤疑因而疎薄此道義中之勢
利也

禱病許香願是陳皮湯遇考索薦書特遼東豕
祇有小試儒童好卷頗少若無人情不能成案
故向來相沿開此一倖竇耳

世風惡薄官同則年同然一榜中定有幾不異
人急須着眼不可交臂而失今人待會試座師
比鄉試座師稍濃不過勢利之念謂其官尊耳
其實知己之恩一也據予見宗師進學過貢者
其恩亦等

下第時但可對朋友生即朋友高飛遠舉者對
之亦不妨蓋彼亦曾下第故也但不可見親戚
宗族妻子奴婢何也以腹誹故彼愈慰藉則我
愈無顏矣

乞兒白晝登門拾一錢猶有吝色暴客昏夜入
刼雖棄去千金而不顧何者有畏有不畏也今
之有求于平原君者動輒低頭折腰與其憐我
無有是處

清客諂士夫訝其近日容顏精彩因而縱色爲
害不淺先生謏學生許其異日元魁名世因而
滿盈作業最大

蘭亭脩稧羣英咸集計四十二人而詩不成者
一十六人各罰酒三觥古人愼重不輕下筆若
此今人即席賦詩矢口和韻便令七步高才不
得專美嗟夫

居官清者御下必刻事上必傲恕而謙斯完德哉居官墨者御下必恕事上必謙刻而傲是絶物也

巳酉順天場申明禁約文章內不許用空定慧三字似涉禪語千惴惴于功令彷鄭五歇後體以自箴○回也其庶乎屢此下一字儘可除君不見令之所禁則國虛當年孔子犯了鄙夫問于我如○少之時血氣未此下一字只合坌君

不見令之所禁天下惡乎當年曾子犯了一言僨事一人國孤音○言不及義好行小此下一字渾不是君不見令之所禁雖有知當年孟子犯了德術知

人情聽言以先入者爲主至于建議不自我發而他人先發之恥而且忌縱奇擧美業百計沮撓此二病雖賢者不免

人最不肯服善以故是非不公假令鄉先生與孝廉畏足不入公門在彼特自守之常不足矜也而流俗必訕之曰性僻曰好名曰渠無囑托之才加一極平妥批語則曰渠家溫無藉于此而不知秉性之貞點全不係家生之饒乏也

處叔季之世機械相角斷難如意惟有誠信可行誠信即遊世之術也然愚人守之又坐困矣還須大聰明人得力于此

不必身爲善也人有善而我拙揚之這便是善

心不必身爲惡也人無惡而我誣罔之這就是蛇蝎口令在下位者但有毀而無譽居上位者但有彈章劾人而並無特疏薦人則聖人所謂樂道人善惡稱人惡者永不可期于世矣

沈氏弋說跋

夫言以足志而欲垂不朽視德與功則彌難何也德功有途轍可躡而言莫醜于襲故舜之于堯武之于湯尚父之于阿衡皆襲也而文中子襲孔子則不成

其爲書矣吾武林自　昭代三百餘年立言者寥寥無人非無人也此唾彼拾他衲我補未見有特剏之奇可以駕軼先民成一家言者徒災木巳耳沈子勁宰半生精力畢耗於舉子業而

非其志也間以其餘緒遊戲古文辭題之曰弋說弋說義取彈射其名似剏而核其實巳先獲于古人屈氏以騷弋左氏以傳弋司馬氏以史弋班氏以書弋賈氏董氏以策弋淮南氏以解

弋而勁宰以說弋弋等耳代降而未議論煩且厭大率以陋劣之腸好持中庸之論甚則刻急以求而勁宰大暢其所欲言如開山之斧闢鴻濛未闢之境界指以示人令覩者翻然一新而

巽入之妙曾不啻針芥乳水之
合未嘗鑿空憑臆以驚怖愚侗
非胸中有識筆際有膽何能若
斯嗟乎經世之士當有道則言
危爲逸民則言放幼宰値可危
之時處得放之地而危以遜濟

放以倫攄故難及也讀弋說者
因言以想見其人因人以還索
其立言之志則迷者豁拘者開
傾者坦靡者振凡庸者超朗雖
身未用世哉而行其言有裨于
今傳其言有裨于後以方于近

世操觚家所謂中原調館閣體
者且何如耶幼宰才品直上而
任誕忽俗有晉人風一切世法
之輩疾之如仇故其聲不諜于
吳越弋說出而後之君子必有
論世而恨不同時者惜今人不

及見耳昔皮日休與孟襄陽生
同時居同邑而埒其詩于蕭懿
王融之倫津津乎譽不置口劉
歆非不愛敬楊雄而有空自苦
之諷人情賤近貴遠習氣使然
矣豈盡出于忌哉予懼來佛頭

之誚贅言簡末附驥以馳若幼
宰則非礱聽之而况有海內諸
大方之月旦在又何藉不佞作
曹丘生爲
同邑友弟徐如珩䟦時
皇明萬曆乙卯歲六月朔也

數度部

錢江魯重民孔式輯　門人馬士斐文起叅

數度部

建都

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周禮夏官大司馬（土圭長一尺五寸下測土深上正日景夏至日正中時立八人之表以候日景以土圭量之景短于土圭則其地在日南長于土圭則其地在日北景在表東則其地在日東景夕日中晦其景已如夕也在表西則地在日西景朝日中晦其景尚如朝也夏至日正中時其景長一尺五寸與土圭合乃地中也當天地之中故日合交者四時協俟會者風雨以晦其地乃可以建王國者也）

量○人○掌○建○國○之○法▶以○分○國○為○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夏官（主度地廣狹以辨土正法也）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二一册目次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三十二卷（二）

〔明〕魯重民輯

明崇禎武林輝山堂金陵

汪復初刻本

王者之都南面之君百姓之所取法是以舉錯動作不可失法度也 陸子無爲

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余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侠于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 劉子說苑

中國形勢北高而南卑故帝王建都必據六合之上游上

應紫微北極之象居北面南以臨天下未有居南而可以制北若也蓋天下大勢中國爲東南之一區特以天下之元氣衰洩于東南故謂之中國非天下之中也是以中國之地西北氣之初也故水深土厚東南氣之盡也故水淺土薄豈非氣之厚薄有自然乎孔子以北辰爲君象其意蓋在北也 典彙

關中古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于是在焉蓋由憑可山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內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侯時外制中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 陸贄論關中事宜

仰觀乾象房心爲布政之宮俯察坤元河洛爲受圖之所 唐策問

世室屋壞有壞道也譏不修也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
親春歃之至也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
敬也
[illegible]予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　曲禮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焉美哉奐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　禮記檀
晉獻文子成室張老云云歌祭祀作樂也哭
死喪哭泣也聚國族燕集國家聚會宗族也
志有之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

勝臣懼其不安人也　國語
知伯為室美士茁曰美則美矣抑
有與也云云室成三年而知伯亡
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
于士卒之居臺度于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
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于是乎為
之城守之木于是乎用之官寮之暇于是乎臨之四時之
隙于是乎成之　伍舉論章華之臺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報祖宗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

與太祖之廟七太祖近廟皆月祭遠廟為祧享嘗乃止諸
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大夫立
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曰考廟庶人無廟四時
祭于寢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
也　家語
持宗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表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
薄者流澤狹也　荀子禮論
理貴居中不必過厚禮與世還豈可順而不斷故臣子之

情雖篤而靈厲之謚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毀之禮為
用豈不有心于加厚顧禮制不可踰爾　宋書臧燾廟議
蕙房桂棟咸使維新芳藻潔滌以時饗奠　陳後主祀孔子
詔
赫赫明堂居國之陽巍我特立鎮壓殊方所以施一人之
政令所以朝萬國之侯王面室有三揭數惟九間太廟于
正位處太室于中霤啟闥于三十六戶羅列乎七十二牖
左个右个為季孟之交分上圓下方法天地之奇偶及夫

諸位散設三公最崇當中階而列位與群臣而不同諸侯東階之東西面而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而相向諸子應門之東而鵠立諸男應門之西而鵠望戎夷金木之户外蠻狄水火而配位九采外屏之右以成列四塞外屏之左而遙對 明堂賦

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為本形制依于周法度數取于月令遺闕之處恭以餘書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闥二十八柱堂高三丈四向五色殿垣方在內水周于外水內徑三百步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弘布風教作軌于後矣 後周牛弘明堂議

為宮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潤濕邊足以圉風寒上足以待霜雪雨露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 墨子

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濕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土事不文木事不斵金器不鏤衣無隅差之削冠無觚羸之理堂大足以周旋禮文靜潔足以享上帝祀鬼神以示民知節儉 淮南子

屋無高高則陽盛而明多屋無卑卑則陰盛而暗多明多則傷魄暗多則傷魂 天隱子居處

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 漢書東方朔諫起上林苑疏

王者處萬乘之極享富有之大必顯明制度以表崇高盛其文物以殊貴賤建靈臺浚辟雍立宮館設苑囿所以弘於皇之尊彰臨下之義周宣興百堵[illegible]作鴻雁歌安宅之歎魯僖脩泮水之宮採芹有斯樂之頌此自古之令典軌儀之大式也 晉書諫起池閣疏

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其以宮室鎮服天下也天下未定當克己節用以趋民之急而顧以宮室為先豈可謂知務哉昔禹卑宮室而桀為傾宮創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以訓示子孫其末流猶入于淫靡況示之以侈乎

仲舒言始建太學因文翁之化俾立郡學光武中興立五經博士之員修太學遂臣之典迨明宗復加潤色臨雍拜老執經問難彬彬乎盛矣然四姓小侯祇崇外戚鴻都門學多引匪人似不可為訓也自魏迄隋或除或替分為四學廢于國諱開學士館而王儉蒙榮之簡七十人而劉炫死逮唐有二館士學文風頗振屯營飛騎亦肄業授經詭蕃酋長亦遣子入學貴寵之時如此東修之禮行于皇嗣麗正之院掌于宰相可謂盛矣然國子博士不免帝饑廣文先生循嘿無禮遷祭酒者謂散冗之地為助教者躬鋤犁之事而宦官魚朝恩反判監事何其褻哉宋初增修國子監學而太學未有也至慶曆從王拱辰之請始假錫慶院為之熙寧從鄧綰之請始賜錫慶院創之故雅樂詩歌一夜乃散其風可想也然月書季考悉為靡文三經新義豈合聖訓他如律算書畫醫學小學之類又何足言哉市

續考

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常為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呂子尊師

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偷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于下矣賈子政事

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興建太學立橫舍東篤親臨觀饗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先進之功也後漢朱浮選博士疏

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留心經籍闡明學義使諷誦之音盈于京室味道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詠豈不盛哉袁瓌請興國學疏

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圓又以法天于雍水側象教化流行也外圓者欲使觀之平

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于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于其心則用之于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生死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為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于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户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為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 曾鞏宜黃縣學記

古者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其民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是以當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人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為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一日廢焉者也 朱熹[illegible]

泮魯水名泮宮建宮于上因以名宮如楚之渚宮晉之虒祁也詩人詠之欲公永錫服我獻馘受貢云爾無養才之

說也莊子言歷代樂名曰文王有辟雍詩云於論鼓鐘於樂辟雍亦無養才之意 楊慎丹鉛錄

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周禮地官大司徒

日影稜一寸則差千里故亦以土圭測之土其地謂處
其也也制其成境果皆有封圻營域也其食者半謂所
食粗既得其半百已其餘則
貢于天子及為附庸之國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伸圭

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春官宗伯

鎮圭以四鎮之山為緣飾取鎮安四方也實植曰桓取
强植自立也信圭象人形而直其身取其尊向不恶躬
圭象人形兩瑩折其身取其早兩不偽也穀璧琢
殺于璧取其能养人蒲璧琢蒲于璧取其能安人

今纂類語數度部　卷二十四　名器　二十二

以禽作六摯以等諸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

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皮帛束帛加皮也天子之於扁皮取其文炳公之孤爵
虎取其文蔚然不其舉而不失類雁孔其侯時順陰陽
也雉取其文采而耿介驚取其
不飛遷雉取其守腈而動也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為伯其

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

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

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

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

儀亦如之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

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

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

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

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

眡其命之數

典命典內外群臣之儀等者五七九陽數也故以命在
外之五等諸侯皆君道也四六八陰數也故以命在朝

今纂類語數度部　卷二十四　名器　二十三

之公卿大夫皆臣道也五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為伯以
九為節者國城方九里宮方九百出貳事九乘處常九
旗冕服九章桓圭九寸樊纓九就介九八禮九宰其禮
文儀物皆以九為節也王之三公未出封者誓天子命
之以為朝也諸命之辭致戒勉之意曰皆拜其君以行
朝會之禮朝上公之子入命各下一等也上公九命孤
其臣也侯伯之君大夫與
上公同但不立孤已耳

男贄大者玉帛

國君執玉世子
附庸孤卿執帛

小者禽鳥

卿執羔大夫
執雁士執雉

以

取其名
以示欵

章物也

帝亦賤之
物別貴賤

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

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

左傳

哀姜至公使宗婦覿
幣非禮也御孫亦云

周

凡執贄天子用暢公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雁雁有類于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倣然有行列之治故大夫以贄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諦類死義者食于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為言猶祥與故卿以為贄玉有似君子潤而不污是仁而至清潔也廉而不殺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堅過而不濡狀如石搔而不可從繞潔白如素而不受污玉類備者故公侯以為贄暢有似聖人擇于身者盡為德音發于事者盡為潤澤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暢亦取百香之心合之為一而達其臭氣暢于天其淳粹無擇與聖人一也故天子以為贄而各以事上也觀贄之意可以見其事

董子執贄

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興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敗財傷錦所宜致愼

後漢書李郃諫更始

主進徒以疾足暮走而乘旄節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用

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與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尤多于亂世既其極也遂至于是歟當是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成長無異羔其輕如此況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可知矣

五代史王進傳

名器所以礪天下非賢而有功則不可授況宦者乎

遼史宦官傳

夫禮民之防也天子以禮防民諸侯以禮防國卿大夫以禮防家士庶人以禮防身皆所以防乎名也

黃憲天祿閣外史

為天子守名分者君也天未嘗以名分予人君特寄人君俾守之耳周惠王誤視為已物輕以假人當虢公晉侯之來朝等其王馬之數不為隆殺殊不知天秩有禮多寡不可亂也人心無厭矣而可假公之禮則公亦思假王之禮王既假晉侯以公禮矣後數十年晉文有請隧之舉果欲假

王之禮非惠王啟其僭心晉文遂敢爾邪堅人欲上全天子之尊必先下謹士庶人之分守其下所以衛其上也

東萊博議

名器所以重者以人不易得也人人可得則人輕之矣是以善為治者以爵賞鼓舞天下之賢俊不徒惜名器又必別品流既惜之又別之得者以為榮不得者亦不敢萌倖心人不敢萌倖心則得者愈榮而名器愈重矣人君之所以為君勵天下之公而使之與我共國家之政而治天下之民者爵號之名車服之器而已非有功者不可與非有勞者不可與非有才者不可與為人者謹司其出納之權不輕以假借予人焉必有功德才能者然後與之與之名與器即與之以政也使人聞吾爵號之名即知所敬服見吾車服之器即知所尊讓如是則吾之政令行矣爲有財者可以財求有勢者可以勢得有親暱貴緣者皆可以倖而致之則名與器不足貴矣名與器不足貴得者不以為榮見者不知其尊則人君失其所司之柄矣國

家將何所恃以自立哉○丘濬大學衍義補

有殺有翼用光其武鈞脣偉華乃暢其文晉書輿服志

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皆有衛有嚴羽葆華蓋旌旗罕畢車馬之衆盛矣皆安徐而不譁其人君舉動必以扇出入則撞鍾庭設樂宮道路有鹵簿鼓吹禮官百司必備物而後動蓋所以爲慎重也故慎重則尊嚴尊嚴則肅恭肅夫儀衛所以尊君而肅臣其聲容文采雖非三代之制至其盛也有足取焉唐書儀衛志

恭天下之貴一人而已是故環拱而居備物而動文謂之儀武謂之衛一以明制度示等威一以愼出入遠危疑也宋史儀衛志

古者車輿之制各有名物表識以示以封以田以戎所以別上下明等威也歷代相承互有損益或因時創始或襲舊致文奇巧日滋浮靡益蕩加以後世便習騎乘車用益寡惟于郊祀廟享法駕渠引爲一代令儀而不敢廢也甚于先王經世立法之意寧乎廓哉金史輿服志

國容軍禮旌羽昭其華車騎品第鸞雉謁其飾世教以之

垂采民聽以之流文故勒岫銘海之功轉華寫其詠難爽邦之業管竹凝其聲朱露玄霙既錫上德巫山芳樹以故奇勳江淹爲齊高帝讓羽葆鼓吹表

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國語

鍾山之玉炊以爐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 淮南子俶真訓

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纇○然而天下寶之者○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 淮南子氾論訓

或問周寶九鼎▶寶乎○曰寵○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 揚子法言

明○珠○彈○于○飛○肉○其○得○不○復○ 飛肉鳥也珠本貴而以彈鳥失其輕重之宜 揚子太玄

金貝珠璣○非能言而利物者也○有國者寶之甚乎賢○惜之過乎堅○如失道而有亂國且輸人○況乎金貝珠璣哉○ 鹿門子

周有砥硯○宋有結綠○梁有懸藜○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 史記范雎傳

號收牢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綠扇文犀○飛▶不▶待▶翼○ 宋書

荊山之璞○耀元后之寶○隋侯之珠○蠲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窮崑之首○鶡雞之尾○綴侍臣之幘○ 三國志劉楨書

漢書律歷志

律十二管。六爲律。六爲呂。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既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又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審量而量多少。平衡而權輕重。此黃鐘所以爲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 蔡沉註

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欘。試諸木土。 管子小匡

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

一耜一銚。若其事立。[illegible]服連軺輂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 管子

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歲無輪矣。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 韓子顯學

戰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戰則以刈葵。盲者得鏡則以蓋卮。不知所施之也。 淮南子人間訓

鐵器者。農夫之死生也。死生用則辟仇識。饑仇識則田野闢。 桓子力耕

刑范正。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剖刑而莫邪已。然而不剸脫。不砥礪。則不可以斷繩。剸脫之。砥礪之。則劙盤盂。剸牛馬。忽然耳。 荀子彊國篇

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

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三本不差。而萬物皆正。 晉書摯虞傳

古人奏

昧旦丕顯。敬聽漏音。思我王度。如玉如金。 李尤漏刻銘

彤獸畫龍。徒有風雲之勢。金舟玉馬。終無水陸之功。 北齊書樊遜客宿對

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薄于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于三尺之箭。五斗之瓶。雖疾如雷霆風雨雪晝晦。而遲疾有度。不如蠡使。凡爲是者。如瓶之變。氷衣

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
下降不為辱升不為榮則民將靡然心服而寄我以死生
矣　蘇軾蓮華漏銘
杖莫如信行莫如仁惠而無實怨及爾身趙武之珍子穿
之寶二子之迹蓋近于道　馮衍杖銘
沉沉如芙蓉始生于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
之溢塘觀其文色渙渙如氷將釋見日之光　吳越春秋薛
燭相劍

泰阿之劒世載其美淬以清波礪以越砥如玉斯曜若影
在水不運自肅率土從軌　[illegible][illegible]太阿劍銘
嘉聖王之神化理通微而達[illegible]棹民祇之隔塞懸王教之
不周立成器以備用明垂象以造舟濟渡汲之絕軌越巨
川之玄流運重固之滯質載沉而必浮具論器而比象
似君子之淵清外質朴而無飾內空虛以受盈不辭勞而
惡動不偷安以自寧行無轍迹止無所根不疾而速怨者
馳奔　[illegible]據船賦

毋貽盲者鏡毋予躄者履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　淮南
子說林訓

百工

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曲禮

國有六職而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

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考工記

粵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為鎛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為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

考工記

緐鑄者人人皆能作是粵故其工不以名者也鑄治四之謂廬兵戈之柄

知者刱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鍊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

此皆聖人之所作也

宇之世所父子相傳不失其業而工名為以金為體款以大為用故古燥以土為能者以水為用故言其也

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二

刮摩以成其致精也摶埴埴聚土黏也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周人上輿故一器而工聚焉者

車為多

厚薄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鐘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笮弇則鬱長甬則震

鳧氏為鐘

鐘之所尚者鼓之所出者形鐘之清濁出于形之厚薄侈弇也太厚則石鼓不發也太薄則播鼓多散也旋迫也於大者其鼓弛攢累也形小者其聲鬱甬鍾柄也柄長則震而不定也

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梓人為筍虡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臝者羽者鱗者以為筍虡外骨

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咒鳴者以旁鳴

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虫之屬以為雕

琢 梓人

筍虡鍾磬架也橫曰筍植曰虡脂牛羊屬膏豕屬臝庳
䵷屬用粘膏以為蛙鼓異味也用麤月蟬以為筍虡贊
黔蚨也小脊是屬內骨鱉屬卻行蚓屬仄行蟹屬連行
蛙屬紆行蛇屬脰項也以消鳴者蠹竈屬注喙也以咏
鳴者蜣蜂屬旁鳴蜩蜣屬翼鳴發皇屬股鳴斯螽屬胸
鳴榮原屬此雖蚤之小者皆刻其形于器上以博物也

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臝

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于任

八案前許次見則 老二十四 百二 五十

重宜聲大而宏則于鍾宜若是者以為鍾虡是故擊其所

縣而由其虡鳴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騫腹若是者

謂之羽屬恆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于

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則于磬宜若是者為之磬虡是

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

之鱗屬以為筍

出目目突出也大胸燿後謂前粗而淺細短脛項肥也
決吻謂吻利也數目若其短頤急顧豆者其脰長也小
豚騫腹身小而腹纖
可以騫恭也摶圜也

凡攫閷殺援簭筮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

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于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

怒則于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

而不作則必頹爾[illegible]委矣苟頹爾而委則加任焉則必如

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

此皆鍾簴之獸也攫字其爪之決裂翻言其牙之機利
攫言其力之攀形蔡言其吻之齒食皆狀其猛擊也深
其爪則爪必長而曲出其目則目必厲而睨鱗之而頰
之有髼鼠虡也作其鱗之而則類頰之閑其勢起而直
矣如見則勇敢勢使之狀猛擢奮迅之力已寫于制作
之閷及其用之非特力足暴任且其變然之色第見于

个簭顏音數度部 夫一一四 百工 五十一

輿人為車凡察車之道必自載于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

支飛則擊其所懸必似鳥獸之鳴矣若雕琢不精則其
狀頰然委於雖以鐘熱加之如將廢墜然縱施以采色
亦似不能鳴者矣措墜
也形客工匠之巧拙也

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

也不微至無以為戚促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

庳則於馬終古登阤還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

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

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樸焉四尺也人長八尺

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 勺爵觚供飲器也賓間四衡向衡而飲衡不盡是太深也其器不善故罪梓人

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禮記月令 五庫金鐵一皮革筋二角齒三羽箭幹四脂膠丹漆五

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心而應于手口不能言有數存焉于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莊子 桓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斲輪于堂下釋椎鑿而上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云云

委群林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于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 柳宗元梓人傳

匠刀者不必自用劉匠弓者不必自用射善為器而已善劉者不必善匠刀善射者不必善匠弓善用人之器而已 程晏工器辨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卷二十五

財賦部

經史子集合纂類書卷二十五

錢江魯重民孔式輯　門人馬士斐文起叅

財賦部

理財

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祭用數之仂（㪽）喪用三年之仂 禮記王制

仂十一也摠計一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分之一以行常祭之禮喪則摠計三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之一也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周禮天官太宰

三農山農澤農平地農九穀黍稷稻粱秫苽麻麥豆也毓順草木之性也飭力以治之也化[illegible]形移易也八材珠象玉石木金革羽也[illegible]如雇[illegible]可布帛根木實可食者[illegible]務耗中[illegible]容為工作也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

不可謂之有道

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

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

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

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故民愛可洽于上也

利出于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

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

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

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其事

于不平之間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

歲有凶穰故國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

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

強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十倍人之功愚者

有不賡本之事

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餘故民有餘

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

重 國蓄

彼粟十藏于上三流于下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

通于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于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

此國策之大者也 管子山權數

善用本者若以身濟于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

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于天下矣

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管子地數

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 管子輕重

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所謂

上滿下漏患無所救 尉繚子

粟生而金死而粟本物賤事者衆買者少農而姦勸其兵

弱國必削至亡金一兩生于境內金一兩死于境外國好

生金于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好生粟于境內則

金粟兩生倉府兩實 商子去彊

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

事業得斂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
謹養其本。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
餘。而上不憂不足。
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裕
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上以
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藏之。
夫君子奚患乎無餘。 荀子富國篇
其在于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于上而民弗知。

其不如在民也。 呂子
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
財。是以貧窮有所歉。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 韓子外傳
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 墨子
利在自惜。不在勢居街衢。富在儉力趨時。不在歲司羽鳩
也。 桓子
諸侯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
費。乃請置太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令遠方各以其

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
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
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
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踴。故抑天下物。名曰平
準。 史記平準書
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
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

者與之爭。
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
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
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
道。莫之予奪。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計然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
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木饑、水毀、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
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

糶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 史記貨殖傳

聖王在上而能不凍餒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

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故民貧則姦邪生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不能禁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一日弗得而饑寒至

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漢書晁錯貴粟疏

夫厥初生人食貨為本聖王割廬井以業之通貨財以富之富而教之仁義以之興貧而為盜刑罰不能止 隋史食貨志

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口分世業之田壞而

為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至于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榷酤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于亡焉 唐書食貨志

生人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伯古今一也劉晏因平準法斡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挈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偾而振晏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 唐書劉晏傳

元初取民未有定制及世祖立法一本于寬其用之也于宗戚則有歲賜于凶荒則有賑恤大率以親親愛民為重而尤惓惓于農桑一事可謂知理財之本者矣元史食貨志

就令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後漢劉陶鑄錢議

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于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斂于積食而畜用貨泉唐書陸贄議

劉晏掌財賦以為辦集眾務在于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于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嘗言士陷贓賄則淪棄于時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雖廉潔終無顯榮利重于名故吏多貪污唐書

王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情而徒欲禁其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令遂廢傷民者一歸而更之則向來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必撓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于財也財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宋書畢仲游與司馬光

為國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計也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于厚賦

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遠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于最下而無誄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患則將何以加之此不終月之計也

蘇子瞻集

方令之計莫如豐財然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而亦不可得也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矣蠹

子由集

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為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

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為先急而況後世乎

王安石

財之有無國之貧富民之休戚兵之強弱世之治亂係焉是故人君治世之夫用而大臣經國之要務也有三焉生財有道取財有義用財有禮而已

衍義補

財之藏于上者不可使其不足而用于上者不可使其有餘歲而不足則源少易窮終用將有不給之虞用而有餘則漏多易竭後日將有弗繼之患故周官理財之道不見予徵取之日而見于出納之際不見于頒財之令而見于會計之司司書所謂知民之財者諸府所受之貢賦必欲知其欠餘也所謂知器械之數者則邦事官吏所用之器械必欲知其存亡也至于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則井田夫家有多寡牧野畜產有蓄耗無不考之知山林川澤之數則山林之林木有童殖川澤之簫萑魚鼈有盛衰無不考之若其有餘則輸官之數必不容其虧若其不之則

斡官之數必不取其盈羨上下相通有無相濟合天下為
一體非若後世之判然不相關也 治平略

主計之重治本攸繫歷代而下莫不決擇賢彥資其經畫
故有深明國體周知地利究消息盈虛之數而取之有時
辨耗登聚散之宜而用之有節平其輕重析其毫抄無爽
預備用成斡濟以茲荷寵無忝厥職若乃敬惠養之道下
逮鵝除之令仰賴王者之澤則非臣下所專 冊府元龜

公利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易益卦
益之極過盈者也求益無已心无恒者也无厭之求人弗與也人道惡盈怨者非一故或擊之也

國無積滯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 左傳

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
有其寶 左傳

鄭子罕不受玉

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

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
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象有齒
以焚其身賄也 范宣子為政幣重子產寓書告之

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
弗加于海 晏子言陳氏以利結民

亅 如在山海價不加貴

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

蘊利生孽（書則致害）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陳桓子鮑氏分欒施高彊之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云云）

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晏子諫誅祝史）（衡鹿四者皆官名言景公專守山澤之利）

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懼禍之來也今獨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國語芮良夫諫專利）

武氏子來求賻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穀梁傳）

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禮記）

專以財利貿興有亡其取之也水處十七而陸處十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而用不匱（路史共工紀）（仕則不稼不盡利以遺民也不力珍若盡仁以交易也）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老子）

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鱉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鱉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列子）（齊之國氏富宋之向氏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曰吾善為盜向氏不喻遂為盜以賊獲罪國氏曰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云云）

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持鱣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為賁諸（韓子說林）

夫人之性莫不善義誠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弗言悅之而已娓之則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董子玉英）

天不重與有角者不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

天數也故明聖者象天所為為制度使諸有大奉祿亦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 董子度制

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貨財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 荀子

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于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于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故川原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谿壑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民罪梯也 桓寬鹽鐵論

服牛死夫婦哭非骨肉之親也為其利之大也 晏子

夫美酒臨前難解猩智珠彈在後無救雀貪何哉貌登而忿禍也是以世日結以成緣人逐情以待盡 碁崔子造命

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富者靡之貧者為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為也 管子

趙丹沙而永利故不奪富者侈靡則重丹貧者而為之宜富者能自為亦皆百姓鼓起之故也

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夷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 史記平準書

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

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謀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

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領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繇此觀之○賢人深謀于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于富厚也○

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巵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貪賈三之○廉賈五之○

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輳○不肖者瓦解○史記貨殖傳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史記自序

夫民可安而不可擾○利可通而不可竭○唐書

天子者○以得人為寶○以蓄義為富○人第歸附○何患貧賤○苟脩崇何患不富○豈在於之內府○方為己有哉○故藏于天下者○天下之富也○藏于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于國倉廪○猶著象實商賈致富必惟與券謀

唐皇甫鎛裴延齡用此術致位公相然二人猶不敢避共聚斂之名介甫直以周公聖人為證上則使人主無疑下則使廷臣莫敢非若是乎周公之為桀紂嚮矣術揚接稻也宋史欽狀與王介甫

利之所激深宮之女皆儀秦也西學記聞

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于寶者得之操舟于河舟之逆順與水之曲折忘于水者見之是故唯天下之至慮為能食唯天下之至靜為能勇唯天下之至信為能訪何者

不役于利也蘇子瞻集

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為民父母而吝其鹽鹽富有群生而權其一物者也宜弛禁與民共之默頊諫權牝

四方貢職各有定制王者為天下主財奉禮義以養天下無非王者之財也不可有公私之異胡宏奏疏

利之在天下固不可禁亦不可不禁何也利之為利蠹義之下害之上利以為令則上和于義而利在其中利以為

已則下流于害而未必得利是故聖人制事無徃而不以義惟義是主擇其有利于人者而定為中制使天下之人皆蒙其利而不罹其害焉衍義補

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

考工記匠人

（伐耑也而人併發則有一尺畝通水小川也　百夫之田鄰為一成千夫之畎鋪為一同）

鄉遂用貢法○即周禮遂人所掌也○用之近郊○都鄙用助法○即考工記匠人所掌也○用之野外縣鄙○要之自遂達于溝○溝達于洫○洫達于澮○澮達于川○此二法之所同也○行貢法之地○皆平原曠野○畫以為井○截然整齊○所謂溝洫者○亦因[illegible]分畛為之經界○故言尺寸○若行助法之地○皆高卑原隰○大有山林陂荒所間之廢○但截長補短○要夫受之百畝○所謂溝洫者○亦不過隨地之高下○為之蓄洩○故不言尺寸○此二法之所以異也○貢法十分取一○似重于助○蓋鄉遂附郭○其地肥饒○故其賦重○都鄙野外之田○不及鄉遂○故其賦輕○

田考

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爰於也更謂三歲即改與別家佃以均厚薄）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饒多少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

漢書食貨志

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雜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鎌纏得入焉○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為材○可以為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

管子乘馬

子能以窪為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士靖而甽浴土乎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雚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為冷風乎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

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

呂子任地

士可犯材可蓄潤濕不穀樹之竹葦莞蒲礫石不可穀樹之葛藟以為絲絡以為材用故凡土地之間者聖人裁之並為民利

汲冢周書

古者鄉遂之民皆為農農皆受田田皆出賦惟知有田之可業不知有利之可趨獨為山澤之民不專資田畝之業以為生往往資山澤之利以為業利多而民必競末重而民必輕故先王既許之以共財而必禁之使不至于趨利以逐末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此其所以無曠土無游民歟

治平畧

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此贍不足塞兼并之路然後可善治也

董仲舒奏議

夏時田未盡闢又去古未遠士大夫無不躬稼穡受田者多故每夫五十畮比周一井則十八家受之而貢其十一至殷則田已開闢一夫授七十畮比周一井則十二家受之而助耕公田六十畮至周則土地盡闢而君子小人又分在官者食公田之祿工商不盡受田惟農受田故得以百畝為限

金仁山語錄

既為井田必兼備溝洫之制非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從城郭不可為也縱使盡得平原曠野而遂規畫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于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為井田盡為溝洫已而又為民作屋廬于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

民之死久矣○古者井田之興○必始于唐虞之世○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蘇洵井田議

農桑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書無逸

乃逸者以爲居逸也依者小人所恃以爲生猶稼穡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　鄘風定之方中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豳風七月

周公告成王之詩火大火心星七月則下而西流矣九月始寒故授衣觱發風寒栗烈氣寒也治田早而用力故田畯至喜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甸治也畇畇墾闢貌疆之順地勢理之順水勢地勢來南下長皆趣之故順其勢以縱爲遂以橫爲溝而或永其畝或南或東其畝也曾孫主祭者之稱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小雅信南山

百日之勞，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雜記）
（皆者既勞而報之澤者欲急之而加恐惠也）
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給于是乎在，和協輯睦于是乎興，財用蕃殖于是乎始，敦龐純固于是乎成。（國語虢文公諫宣王）
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糴以五，秋糶以來，是又倍貸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于民者四，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
（富者秋時以五來程之至春 小糴使收其東束十也）
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管子）
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于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當十石，糠秕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禁藏）
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藝稷。百日不藝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臣乘馬）
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五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管子輕重）
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于農。歸心于農，則民樸而可正也。今夫螟螣蚼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為螟螣蚼蠋亦大矣。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獨無益于治也，非所以反之之術也。故先王反之于農戰。（商子農戰）
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于農。民農非徒為地利

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
民農則重重則少私少私則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
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
敵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 呂子上農
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
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濕者欲燥燥者欲
濕上田棄畝下田棄甽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五
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是

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 呂子任地
苗其弱也欲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
為族乃多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
後生者為秕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 呂子辯土
凡農之道厚之為寶斬木不時不折必穗稼就而不穫
遇天災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
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據之容手此之謂耕道
是故得時之稼興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

之多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
時者忍飢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百日食
之耳目聰明心意睿智四衛變彊訩氣不入身無苛殃黃
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 呂子審時
畝欲深以端畝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盛生立苗
有行故速長強弱不相害故速大正其行通其中疏為冷
風則有收而多功
惰農信地實生百穀不力于其道地竊其聚稼而棄醫之

亢倉子地道篇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
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
者寡矣 景帝令修職詔
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民無
使後時令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徵召證案興不急之事以
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 元帝敕部
道旁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

靡不由此 冊府元龜

務農重穀所以厚下而豐財授時勉人所以敦本而成務

致國之富强躋俗于仁壽 冊府元龜

關市

司市常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 周禮

治以理之教以化之政以正之刑以制之量其多寡度其長短禁使勿為令使為之市官各以所居之次為敘分其地而事之以立一市之大經也陳物于市而辨紀使各以類相從禁物貨之侈靡則民不貴異物賦用物阜財以商通物以賈賣物則貨阜盛而衆布行價躍也物之多寡大小以度量平定其價則需者來民有違縣與訟別以券書結信而止之備取之民縣知物之偽民之詐故使之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是亂之民又去其相盜竊者以泉府所底與民同之市不售者官為欲之民無貨者貨而予之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 周禮地官

過市亂過市中有所買易也因君好利市人何誅故赦市之刑人以帳之幕帟蓋帷之罰所以責其無以自義而見法後之物也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

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以起本末事起不傷本事不得立常

子侈靡

若農者依多致市利則自勸而不怠故能起
本末市不能多農事不驗故本事不得立

好肆不守折長者不爲市 家語好生

言市弗能爲庶乇

往者郡縣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不償
其費故郡縣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
開委府于京師以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

實商賈無所牟利故命曰平準 漢書

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
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
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
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
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
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
必多 宋史蘇軾上皇帝書

物價依歸朝夕或異然糴多糴少則貴若禁止之有物乏
家皆將閉而不出商旅轉販亦不復入城則糴者益急而
貴益甚矣事有難易不可不知今少而難得者穀也多而
易致者鈔也自當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多方閉諸務使出
粟更鈔則穀價自平矣 金史高汝礪議鈔價

古者以泉布流通天下之物無非以便民而已泉布出于
上貨物生于民民之貨物不能以皆有也欲通其有無必
資錢以易物皆從然昔各有焉然其物之聚也有多有少

時之用物也有幾稀急少而急于用則通多而不急予用
則端上之人困矣滯也則以泉布收之俾其通焉所以厚
民生也上既收之矣下之人則有所惡而需焉則隨其原
價而賣之所以濟民用也民之貧者無價以買官則或賒
或貸與之賒則取償而不取息貸則按本以計其息不取
遠者應其喪祭之急必取息者限其淨限之費也然其與
急也又不以錢而以力焉所謂國服之息者償奉之後必
服役必常滿息免暴此者無逃亡阜民之財濟民之急而

上之人無分毫利焉。丘濬衍義補

錢幣

聚天下之銅。仰視俯察。以為錢幣。好員法天。肉方法地。以
其輕重以通有無。路史伏羲記

古之錢制方外而員孔

太公立九府圜法。而錢之制始定。漢高始鑄榆莢錢。高后
有八銖一變。文帝又有四銖之改。惟武帝五銖之制。輕重
適宜。歷後蜀之五百。吳之當千。陳之六銖。皆失之太重。輕
之水浮鵝眼。宋之綖環荇葉。晴之裁衣翦紙。皆失之太輕。
唐武德改鑄開通元寶。兼漢五銖規表裏。後世皆可行者
也。群書考索

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若
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
行。國語

景王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云云。

鑄錢之情。非殽雜為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為利甚
厚。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

夫國家所以設錢以權輕重本末未嘗取利論財也彼計不精者但以鑄錢所入多為利而不知權歸公上之利也夫鑄錢雖多利之小者權歸公上利之大者徒狥小利錢使薄惡姦民私鑄權不出于公上利孔四散是以小利而失大利矣治平畧

錢重難于挈運而民利于楮之交易于是有以楮代錢自內禮以官府之入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傳別書傳也別券而楮之原以開漢武造白鹿皮為幣而楮之用已兆宋真宗因張詠質劑之法而置交子之務高宗以來東南有會子之設而直以紙為錢矣金元制之為寶鈔而 國初因之群書考集

鹽政

禹貢青州貢鹽絺此鹽政所自昉也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惟以共祭祀賓客及王后世子膳羞而已齊管仲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于是說桓公伐菹薪煮海水為鹽漢初鹽鐵無禁武帝時大農丞孔僅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因給民牢盆令自煮鹽而徵其入唐劉晏為鹽鐵使上鹽法輕重之宜官取厚利而人不知貴歲增至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宋初鹽筴皆聽州縣給賣歲以所入利申省以佐一路之費太宗以用兵之餉令商人芻米塞下增其直令江淮荊湖給以顆末鹽二種端拱中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鹽 國初制轉運司提舉司于產鹽處歲召商人開中輸粟詣邊換引塞下粟無騰價誠千古良法自葉淇變折色而鹽政壞矣事蹟考

何謂官山海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何謂正鹽筴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

九十一于兌役未發武帝有七科之讁昭帝有三吏之法而役法大壞矣隋末賦役煩數人多折肢體以逃役唐與禁之而折衷于祖庸調之法歲役二十日六十而免役數世役免備既納差役如故宋初循舊制用差役太平四年有上四等戶充役下王等苑免之詔從役法起于李戒催法決于剳公募役于實役行于熙寧皆安石之謀與催役相表裏者司馬光當國始悉罷之 朱翼集

起一人之縣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縣千畝不舉起百人之

縣萬畝不舉起萬人之縣十萬畝不舉 管子臣乘馬

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不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夫婦不失時人安和如遠 桓子[illegible][illegible]

古者行役過時不反猶作詩刺怨故四月之篇稱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又況無君命而自為之者乎 徐子中論

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賦貴人起勢以藉人臣非天下長利也

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燠休之 三國志蔣濟諫

賦

凡厥興造凡厥費財凡厥討召凡厥徵求雖關國計權其事宜皆息費休民不息費則無以聚財不休民則無以聚力故蓄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息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 梁書賀琛陳時事

民亦勞止則星動于天作事不時則石言于國故知為政欲靜靜在寧民為治欲安安在息役 後周武帝詔

為政之本必先人事今窮奢極壯繪畫畫工功不使鬼必

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每思維實所悲痛 秋仁傑疏

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何有逆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之者哉 魏徵奏疏

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

爲重也　程伯子集

自古力役之征貧者出力富者出財各因其有餘而用之不足者不強也各隨其所能而任之不能者不強也彼有力者而無財吾則俾之出力彼有財者而無力吾則俾之出財力有不能者人代之若夫事鉅而物重費多而道遠則必集衆力裒衆財使之運用而不至于頓躓資給而不至于困乏則民無或病事無不舉矣

丘濬衍義補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詩周南汝墳

汝墳之人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故以魚勞尾赤爲比曰王室雖酷而文王之德如父母亦可以忘勞矣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邶風擊鼓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魏風陟岵

孝子行役不忘其親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目想像其父念己之言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唐風鴇羽

鴇不掛止而今集栩如民本不使勞苦今乃久從征役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　豳風東山

周公東征既歸作此以勞降士也東降而西悲者甚其久役辛而治得降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此遣使臣之詩每懷靡及惟恐無以副君命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小雅皇皇者華

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咨事爲諏周徧也

周爰咨謀　爲咨難　周爰咨度　爲咨禮　周爰咨詢　爲咨親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采薇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出車

簡書策命臨遣之詞

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北山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耽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諷或靡事不為

北山

役使不均故人逕而已獨勞也

合纂卷二十五終

合纂類語財賦部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卷二十六

玄尚部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卷二十六

錢江魯重民孔式輯　門人馬士斐文起叅

玄尚部

玄言

黃帝曰我聞吾子達于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觀陰陽以遂群生　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我為汝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于窈

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　廣成子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强為之容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

氷之將釋敦兮其若朴曠兮真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老子

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列子

委形者一氣之偏積也氣聚而生汝不能禁氣散而死汝不能止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之有也委蛻氣自委結而蟬蛻也天地委結中之欲大者也今行處食息皆強陽之氣之所運動豈謀其所以然

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　列子

孔子觀于呂梁懸水三十仞淙沫三十里見一丈夫游之問蹈水有道乎曰吾無道云云

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受命于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莊子德充符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其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危以壁者役根本來也物之感人無窮人之好惡無節則天理滅矣真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爲也

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耶故聖人將遊于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

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

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于○不○死○不○生○

遺生則不惡死▶故所遇即安豁然無滯▶見覺而作▶斯朝徹也當所遇而安之忘先後之所接斯見獨也與獨俱往則無係無惡自能無古無生

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假于異物○託于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莊子大宗師

子桑戶死孟子反子琴張鼓琴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云云

鳧頸雖短○續之則憂○鶴頸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

小○惑○易○方▶大○惑○易○性○

莊子駢拇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馵○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木埴○此▶亦▶治▶天▶下▶之▶過▶也○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莊子馬蹄

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

粗焉 秋水

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莊子在宥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覯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古之謂是采真之遊 莊子天運

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莊子達生

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也開天者性之動開人者知之用也

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湖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迕虛之極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莊子刻意

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莊子田子方

至言無言至為無為

鑿微重妙挺挏萬物揣丸變化 淮南子俶真訓

天以不見為玄地以不形為玄人以心腹為玄天奧西北鬱化精也地奧黃泉隱魄榮也人奧思慮含至精也 玄圖

太家之內似神而無者六海波泝江而為濤天文皎夜而為漢炎光閃雲而為電而色映日而為虹陽氣轉空而為雷心智滅境而為道 玄真子

閉目即見自己之目收心即見自己之心凡人目終日視他人故心亦逐外走終日接他事故目亦逐外騁營營浮光未嘗復照奈何不病且夭邪 天隱子存想

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 楊朱子

陰陽相搏不根而生芝菌燥濕相育不母而生蹢蠐是故世人體陰陽而根之敷燥濕而母之無不濟者 [illegible]術化

夫無力之力莫大于變化者也故乃捫天地以趣新貿山

撒以含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為物無時而不移
也世皆新矣而日以為故舟日易矣而視之若舊山日遷
矣而視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實中去矣故向者
之我非復今我也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
乃謂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我哉 莊子注大宗師
天地相與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為斯東西之相反也然
彼我相與為脣齒脣齒者未嘗相為而脣亡則齒寒故彼
之自為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相無者也 漱泳之

天地是非之域也身心是非之舍也智愚賢不肖是非之
果也古往今來是非之戰場壘也是非之衢衢于六根
六根所執常為道理
色借日月借燭借青黃借眼色無常聲借鐘鼓借枯竹寮
借鏡借肺中風借舌腭聲無常想借塵緣借去來今借之
借書冊想無常 表子廣莊齊物論
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子曰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逞
莊曰一已頑矣何妙之有若寄妙也雖衆可也 蘇子瞻集

以道為有使觀君庭忘臺而見無以道為無使忘后游觀
亭而知有斯乃忘觀之心自爾有無之體不殊由意之懷
執滯者也 張志和集
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之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
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簡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
此二法之辨也 齊書顧歡二教論
一之為妙空玄絕於有景神化贍於無窮為萬物而無為
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強號為一 齊孟景翼正一論

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 齊史
道本虛無非由學至絕聖棄智已成有為有為之無終非
道本若使本末同無曾何等級佛則不然轉晦成明梯愚
入聖途雖遠而可殘業雖廣而有期勸慕之道物我無際
而情局智淺鮮能勝受 齊史
莫以歸空為美道以無形為貴不知悅生道德所以為生
不知惡死谷神所以不死 陶貞白墓銘
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 後漢書傳

毀佛

神人無功者不爲可爲之功聖人無名者不爲可名之名也 唐書高郢諫造章敬寺

古聖人不事佛以求福必排佛以救民假使天下有僧萬人每日食米一升歲用縑一疋是至儉也而月有三十斛之費歲有一萬匹之耗何況五七萬輩哉既不能治民又不能力戰不造器用不通財貨而高堂邃宇豐衣飽食不曰民蠹其可得乎 宋史王禹偁言事

夫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于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 韓愈佛

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無所得者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 歐陽永外集

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受患之本也補其缺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于吾民矣 歐陽修本論中

忘乎目則光溢無極泯于耳則心識常淵而機俱忘絕衆妙之門天地之大我之所維萬物之衆我之所持曷有窮

終以詒其弊哉 洞古經

智者所棄愚人所樂智者懷愧但有醜陋愚者既習亦樂不捨蔽匿懷抱 竺佛念出曜經

彼恚怒人瞋怒熾盛觀晝如闇天地愚冥無所獲覩亦無身光耀逾千日竝熾何益于已

知者識奧愚者倒見苞識萬機衆事不惑 出曜經

問相標玄而玄其蔚紛品忘寄而忘其息終而不濃辭歸逐扶疎有三寶之跡權應不夷則亂緒紛紜有惑趣之異

註僧叡小品般若經序

璝見者慶其邇歎而悅宿宏詰者望其遠標而駭目陵者彌高而不能階涉者彌深而不能測謀者慮不能規尋者度不能畫考文以徵其理者昏其趣者也察句以驗其義者迷其旨者也考文則異同每為辭尋句則觸類每為旨為辭則喪其卒成之致為旨則患其始擬之義矣蕩率初以要其終或忘文以全其質者大智玄通居可知也

晉道安道行經

珠不自珠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要假智寶以朗法寶

五燈會元

譬如風界能移香氣致知此花香從風吹來而其風界實不持花香而來亦非無風而花香能來

大寶積經

一味實義如一大海一切眾流無有不入一切法味猶彼眾流名數雖殊其水不異若住大海則括眾流住于一味則攝諸味

金剛三昧經

其道虛玄妙絕常境聰者無以容其聽智者無以運其知辯者無以措其言像者無以狀其儀

僧肇註維摩詰經

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擢亂六律鑠絶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絶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

莊子胠篋

夫孝弟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莊子天運

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

莊子徐無鬼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胾然至日晚必歸饟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以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辨而不慤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皆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也

韓子外儲說

設備者祛害不知備設而害因生篤防者釀難不知防固而難斯起

蒼崖子貨情篇

始皇孔門之功臣也窮于刪之無門而寄刪于焚也苦于教之難勝而行教于坑也功名者聖人之所不得已也堯舜雖不揖讓自高也湯武即不征誅自義也伊周不以放攝而終文武不因與支而聖不幸偶見其奇逐放無窮之籍然則揖讓者堯舜之衰也征誅者湯武之慙也放攝者伊周之罪也交與者文武之緒也後世以其衰為盛故美也汚以其慙為榮故福也禍以其罪為功故忠也賊以其緒為正故真也妄

蒼崖子蕳制篇

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于一國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于天下君臣之道息矣

鄧析子

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殉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也何足貴哉 史記李斯督責書

善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于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君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括耳而一日之壽無徵于人此人之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道上古之傳誇先王之成功此亦說者之巫祝也 韓子顯學

儒治　十六

齊物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自我而觀則有非指非馬者既彼而觀則皆指皆馬矣由天地萬物觀之總謂之一指一馬而無彼此之分言

是非 不可有我也 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是非生而道有虧道二則作好作惡各成其自愛自好之私故曰道之所由虧愛之所由成苟自未始有物之先觀之果覺然成與虧也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 以形相較則泰山大乎秋毫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乎秋毫者也若性足者非大則雖泰山亦可稱小矣泰山為小則天下無大秋毫為大則天下無小無小無大無壽無夭是以蟪蛄不羨大椿斥鷃不貴天

齊物　十七

而足于天然不安其性命是天地不足
赤紛我並生萬物不足異與我同德也

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
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
竊然知之君子牧乎固哉 莊子齊物論
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
賤不在己 秋水
墻之壞愈其立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 淮南子說
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説于目梨橘棗栗不同味

而皆説于口 淮南子説林
色不均而皆艷音不同而咸平行非一而並芳味不等而
悉美 抱朴子廣譬篇
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無是無非者儒墨之所非也
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無是無
非也欲明無是無非則莫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
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則無非非是則
無是 郭象莊子注齊物論

空中之花可以道無亦可以道有故聖人不見天高地下
亦不言天卑地高波中之像可以言我亦可以言彼故聖
人不見萬物非我亦不言萬物是我 袁子廣華齊物論
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 陸子演連珠
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己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 晉書潘尼安身論
卑壞爲悲欣之府蝴蝶爲化物之器 郭璞客傲
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絃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

籥鳴絃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欣
成而虧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琴也
郭子注莊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卷二十七

涉世部上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卷二十七

錢江魯重民孔式輯　門人馬士斐文起叅

涉世部上

世法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易經

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行則聖賢大公之心也

九四乘其墉勿克攻吉 同人

欲同于六二而終居于義故困而反則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旅卦

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 變狀之最善者

吉凶者貞勝者也

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以正爲勝

天下之動其變無窮然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其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

積財而能散施隨所
富而安安而能徙義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陳我所見聽彼決擇不可
據而有之專務強辨也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
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
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
期頤
四十志氣堅定故可為仕五十更歷世變諳知人情先
可為大夫六十載于老矣故有指畫之勞無奔走服役

之事七十則老故雖家事亦傳之子
矣人壽以百年為期侍人以養而已
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
弗能館不問其所舍
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
詩書不諱臨文不諱
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

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去國三世爵祿有列于朝
出入有詔于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于宗後去國三
世爵祿無列于朝出入無詔于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
卿大夫徙他國不可變其故國之俗去國雖久而舊君
猶仕其族人則凡冠娶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若舊君
不相聞其時已久其義
已絶乃從新國之法
儗人必于其倫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

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
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
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
幼曰未能負薪也
俱曲禮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
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
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五聲

借車者駝之，借衣者被之。國策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于道也，曰餘食贅行。

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不欲為人所貴，為人所賤，常處其中也。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老子

夫務實名相懸外棄患者，知其不可以兩守，乃取一焉。故

涉世部　世法

安而無憂者，壽也。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管子

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事成功，謂之知用。

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家語　致思

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關尹子　三極

函堅則物必鈌之，剛斯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威鳳以難見為神，是以聖人以深為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為紀。關尹子

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方舟而濟于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有一

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
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
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直木先伐甘泉先竭子意者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汚昭
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

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
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彼無故以合者亦無故
以離 莊子

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
竭馴 墨子

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踈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
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來也日進前而不御者施不合
也遙聞聲而相思者合於謀待決事也 鬼谷子

發赤子不慢其保絕險者不懼其御 慎子

沈今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 尉繚子

希人者無悖其情希世者無繆其賓 鶡冠子

快快而亡者怒也察察而殘者忮也博而窮者訾也清之
而愈濁者口也豢之而愈瘠者交也辯而不說者爭也直
立而不見知者勝也廉而不見貴者劌也勇而不見憚者
貪也信而不見敬者好剸行也 荀子

言辯博而見窮者毛好人也研交非 近必有志雖猶食菊藥而更雜也

人賢而不能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 荀
子

叅伯嫁其女于晉公子衣文之媵七十人晉人愛其妾而

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
珠于鄭者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
緝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
謂善鬻珠也 韓子外儲說

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
持後矣 淮南子繆稱訓

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才者必困有以多欲而亡
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

而失者也。淮南子詮言訓

登高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闚，處使然也。射者使人端釣，者使人恭，事使然也。

山生金，反自剝；本生蠹，反自蝕；人生事，反自賊。淮南子

毒智者莫甚于滿，留事者莫甚于樂，毀廉者莫甚于色。劉子說苑

小人先合而後忤，初雖秉馬，後必泣血。桓子

何以息謗，曰無辯；何以止怨，曰無爭。文中子

分類語 法世部 卷二十七 世法 十二

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故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蔡子駁析

巧治不能消木，巧匠不能斷冰，物有不可如之何，君子不竭意。文子

甚有未足而懼人之疑，故繁折以將其缺，衰本不聯而弭。登崖子

人之歡欣，欄容以蓋其隙。

愛待敬而不賊，德須威而久立。漢書刑法志

厚性寬中，近于仁，犯而不校，鄰於義，率期道也，怨懟其易

至乎盛威以自禦，功循則身危；飾詐以圖巳，詐窮則道屈。從溪書

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

危宗廟之犧，安不靈之龜，覩屈鼓鳴雁，是以處不才之間。

察巨繇牟蔕，是以避有用之際。曹植猿虎碑

身危繇于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于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晉書陸機豪士賦序

分類語 法世部 卷二十二 世法 十三

欲為不濟，能無爭乎；私為不從，能無伐乎。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而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知爭競之遘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晉書潘尼安身論

洪波根趾，川無恬鱗；驚飈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于巨力，賢微則無以自保。殷仲文自解表

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不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

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 孫蕡無求論

矣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二政有弊焉乎其本固聖賢所無奈何也哉 戴逵放達非道論

世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疏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才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 韓愈與于襄陽書

以之守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無所附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不輕也 蘇子由集

苟失為物所待避免使盜得之亦將待之文章固數聞

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 許衡戒姚樞

抱甕而知輕重者必在甕外望室而知高下者必在室外處當世而知利害者必在利害之外也 楊誠齋集

交與

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易謙卦）損高增卑以趣于平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隨卦）應非其正不可妄求

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係辭）

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當屈己以從善毋屈人以從欲

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

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禮記表記）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緇衣）貧賤未必皆惡然絕之是好賢不堅富貴未必皆賢而棄之是惡惡不著

輔人無苟扶人無咎（丹書杖銘）

君子非人者不出之于辭而見之于行故非非者行是惡惡者行善而道諭人（晏子）

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家語）

慎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于無疵（莊子人間世）外為恭敬特頤之形內盡調停彷叢之意然就而入財一味依阿相入無閑是顛兒而不扶持與彼俱亡矣和而出則惡揚己之彰人之過免而有將之聲彼之名然彼特不其勝己而安生妖孽故當開然者瞭玄同光蓋

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莊子知北遊）

唯無瑕者可以戮人亦唯無闕者可以論人身有闕而論

人。是自為論也。

君子責人則以人，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非則行飾。故任天地而有餘。

凡能人之動也，其始相助，後必相惡。為義者則不然，始而相與，久而相信，卒而相親，後世以為法程。（呂子慎行）

君子見過忘罰，故能諫；見賢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能施。（淮南子繆稱訓）

合纂類語　涉世部　卷二十六　交與　十八

刺我行者，欲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市。（說林訓）

無情以接物，在遇而恆通；有情以接人，觸應而成礙。（劉子去情）

形別則小人是以相信，跡似雖君子不能自裁。故無嫌無疑者，所以安君子；無可疑無由嫌者，所以安小人。（劉子質情篇）

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荀子）

君子慎人所以交己，審己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劉子）

佞不可接，士惡不可以事君。（劉子）

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己而不待人，智不接君，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危而不存。（後漢朱穆崇厚論）

法天下事，以善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嫌隙也。（三國志杜宏書）

合纂類語　涉世部　卷二十七　交與　十九

不自貴于物而物宗焉，不自重于人而人敬焉。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用也。（晉書潘尼安身論）

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柳宗元集）

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玩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飈風則惡兇狡之徒，若引而伸

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晉書張天錫傳

應務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易經需卦

以險在前故待而行剛健之人其動必險乃能需待而動處之至善故不困窮

君子以作事謀始。訟卦

天上水下其行相違作事謀始訟端絶矣

夬。履貞厲。位正當也。履卦

居至尊之位據能專下之勢而自任剛決不復畏懼有危道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謙卦

以柔處下謙之至也君子以此涉難何往不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无妄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大壯

剛陽處壯極小人尚力而用壯君子志剛而用罔罔无也蔑視于事而無所忌憚也其推困必矣

君子以致命遂志。困卦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　關尹子

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焉往而不窮哉　列子

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歡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　言事無小大未有不依于道而能美滿成就無後悔者也不成則不稱議成則思慮煩勞氣鬱而血不暢故皆患

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莊子人間世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智主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莊子應帝王

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白刃捍乎胸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非不以此為務也疾養緩急

之有相先者也　荀子強國篇

君子善謀小人善意　呂子重言

進取者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形立則德散使用則忠亡　陸子術事

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　淮南子覽冥

聖人裁制物也猶工匠之斷削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

有為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然不戒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　淮南子說山訓

人欲莫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欲莫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　淮南子說林訓

男女事不代之字　男而女事已非其宜也字育乎故曰不代　揚子太玄事

難速而可以動者得其應也雖除而可以處者得其時也弱而不懼于敵者得所據也憂而不懼于亂者得所附也

柔而不憂于斷者得所御也雖後而敢為之先者應其始

也物饒而獨安于靜者要其終也 王子衆刑

以術干祿者敗以才樹家者禍以勢臨人者辱以安自持

者危以學自炫者離以行自翹者偽 蘿山子

靜不必不動貴能制動也恬不必不攖貴能御也夫能制其

動則動亦歸靜能御其攖則攖亦成恬

世資不亡月辭封治之皆韋弦也境緣不必皆欲汰練之

皆洶洗也人情不必過激程反之皆箴砭也君子不閒世

資不驗道力之至不錯物相無別我體之貞

善我者無體善行者無時善固者無果 表子廣平

任重于力力盡則困用廣其器應時則凶是以物勝權而

銜殆形過饒則焰窮

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已

應物必究于變兴察扶情適事不規萬殊之妙

通于變者用約而利溥明其要者罷狡而應玄 陸子演連

珠

田者不强囷倉不盈商賈不强不得其贏婦女不强布帛

不精官御不强其勢不成大將不强卒不使令侯王不强

沒世無名故云强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 史記

龜策傳

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 史記魯仲

連齋

圓通貴于無滯明哲尚於應機矽如石焉所以成務 晉書

解紛畫形于無象造響于無聲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

也 曾植七政

設于事先之謂機應于事變之謂權機之先設猶張羅待

鳥來則獲矣權之應變猶荷戈禦獸審其勢也 馮用之權

論

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機權不測操政柄以禦姦誅

者如荷戟以當狡獸閉關以待暴客若舍戟開關則寇難

立至遲遲不去者以延一日之命庶幾終身之禍亦猶奔

焉者不可以委權秉流者不可以去機是以懼禍而不斷

未必皆乾祿而患失矣 李德裕退身論

事等泣河無救三川之竭有類憂天豈支四極之壞 藝文類聚

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 陸贄集

計天下者不可以狃于利亦不可以懲于害狃于利而必為者害至而不思懲于害而必不為者利必有所遺 楊萬里集

天下之事有所利也則必有所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于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還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且夫逆天下之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享天下之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 蘇子由集

天下之大利非利于小者能圖之也圖天下而利于其小則終不足以有就何者所安者陋焉能及遠見其食而貪焉是不過飽其欲而已矣 陳止齋集

合其時而食則百穀治應其機而動則萬物安 天機經

在用如水分千月為體若鏡鑒萬形 辨正論

觀日月之明何假離朱之察聞雷霆之音奚事子野之聽 弘明集

仕進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易泰卦

君子之進必與朋類牽係相賴以彙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觀卦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吉　升卦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漸卦

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　孔子言

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　少儀

先度其君可事而後事之則道行而君不棄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表記

君子之欲有爲于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

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以強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爲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于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強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身又度其君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爲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爲而爲是輕其身是二者皆有罪焉　蘇子瞻集

古之事君三揖而進言其難進而緩也一辭而進言其易退而遠也古之用人者進之以禮言其不較廉恥之捺也在下者以進退之節而嚴諸身凜然如執玉而憂其墜在上者以進退之節而養其下惴然如蒞苗而望其成　楊誠齋集

窮通

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欲有為于天下故欲及時而進也）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乾卦）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否卦）

初九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晉卦）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明夷）

合纂類語　涉世部　卷二十七　窮通　三十二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井卦）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係辭）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詩邶風）

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左傳介子推語）

君子通于道之謂通窮于道之謂窮今丘通仁義之途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于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季孫之賜我粟千鍾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通加行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家語）

思

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優哉聊以卒歲（家語）

合纂類語　涉世部　卷二十七　窮通　三十二

（桓子受女樂膰又不至孔子行作歌去云）

道用與世樂業不用有所依歸不以傲上華世不以枯槁立名（晏子）

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就通然（莊子秋）

（孔子遊于匡宋人圍之孔子歌不輟子路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云云）

賢不必得時也不肖不必失命也是故賢者守時而不肖

者守欲鵠兒乎

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 宋玉九辯

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為寒暑風雨之序矣 呂子

蘭芷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 荀子大略 孔子厄於陳蔡之間

賢矣者以道為賢才良者以顧為能 陸子辨賢

朝廷之士為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為名故往而不返 韓子外傳

夫聖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敗之端審治亂之幾知去就之節雖窮不處亡國之位雖貧不食亂君之祿潛名抱道者時至而動則極人臣之位德合於己則建殊絕之功

故其道高而名揚于後世 黄石子素書

日月不失其體故蔽而後明江漢不失其源故窮而後通聖人不失其德故廢而復興 應子風俗通

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 淮南子

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闇闇在上草莽梓若亦山雌也何其曜 揚子法言

遇治而贊之謂之樂道遇亂而救之謂之憂道亂不可救而遊之謂之守道 抱朴子非郭

時之得也則飄乎猶應龍之覽景雲時之失也則蕩然若巨魚之崇枯陸

非分之達猶林木之冬華守道之窮猶松柏之履霜也 抱朴子

君子達時則富且貴不達退而樂道不以利累己故不違義而妄取隱居修節不欲妨行故不鋏名而趨勢 桓子

君可道狹耳識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 劉子託流

縲于衆口窮通運也其如命何　北齊書魏長賢傳乾哉
歎飛無假翼思鳴不及晨　齊書文學傳
雖懷瓊而握蘭徒芳潔而誰亮　陶潛悲士不遇賦
自古聖人賢士此非有心求于聞用也悶其時之不平人
之不治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夫天
挍人以聖賢才能豈使有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
也耳日于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視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
從身待安焉聖賢時人之耳目時人聖賢之身也　韓愈爭臣論

舜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
先故蓄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
將兩水氣上無捍于川澤潤絡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
有於乎柳有待于彼者歟鼓凡賢豪之士必有待然後能
有所立　韓愈何蕃傳
待用于下者其有肯于能耶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
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

而為後世法　答李翊書
予嘗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
憂其民處江河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
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噫
微斯人吾誰與歸　范仲淹集
于此有木焉一本而中分其材均楙之時又均或斷而焚
或剖以為犧尊誰令然耶其偶然耶　王安石陳比部某銘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于斯誰其使之
許主簿墓銘

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管庫束名
賢則弱芥柱下之言玩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篇論
亦各從其所好也　馬樞士論
雖天有南無可置其門雖天有東不得闢其序　劉蛻獻崔尚書書
大凡人之有生處而道德不滋于身者竊兩曜之光明也
仕而功烈不被于世者偷大君之珪組也　符載寄張大夫

書

夫蘭有香雖在幽谷必從風而揚之士有道雖在閒卑必由人而彰之 竹載上章尚書

類從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 易乾文言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 睽卦

於雖異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業生
之悅睽散爲性而聖人爲能固之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 係辭

招招舟子人涉卬昂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詩邶風匏有苦葉

待我友之招而後涉以比男女
必待其配偶而相從也況我也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小雅角弓

小人本待于骨肉王又以殊薄待之是教猱升木
于泥塗上加以泥塗也王首善道則小人亦善矣

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惡聲美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

必以其類來也故君子絕絕乎慎所先 管子

爲之調瑟廢一于堂廢一于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

同矣夫或改調一絃于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絃皆動

未始異于聲而音之君已 莊子徐無鬼

榮辱之來必象其德強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溼也故言有召禍行有招辱君子慎其所立 荀子勸學

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茯苓是慈石召鐵或引之也樹相近而靡或軵之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為心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

月者群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朏則蚌蛤虛群陰虧夫月形乎天而群陰化乎淵聖人形德乎己而四荒咸飭乎仁 呂子精通

東風至而酒湛溢蠶咡絲而商弦絕或感之也畫隨灰而月暈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

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使無事焉唯夜行者有之 淮南

子

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網羅之患 劉子就羌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也問之對曰黃口從大雀其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可得孔子顧謂弟子云云

同聲相應高下不必均也同氣相求體質不必齊也召雲者龍命呂者律故有善邀而遠至命宮而商應修下而高者降與彼而取此者矣 王子[illegible]例

潛靈俟慶雲以騰竦棲鴻待勁風以凌虛素鱗須姬昌而躍白雉待公旦而來 抱朴子

磁石吸鐵琥珀拾芥氣有潛感數亦冥會物之相根出乎意外 郭璞山海經圖贊

太陽之炤不求葵藿之傾而葵藿自傾和氣之至不求倉庚之鳴而倉庚自鳴氣機相感也 共一子

觸非其類雖疾勿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故闇于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陸子演連珠

師曠之調鐘俟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覩也 漢書揚雄解難

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絲于兼忘應物在乎無心 晉書王坦之廢莊論

假○勢○風○雲▶非○由○羽○翮○ 藝文類聚

傍○王○流○溫▶依○蘭○染○薰○ 藝文類聚

達觀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易離卦

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詩唐風

上古之人○知生之暫來○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勸○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生民之不詩休息○為四事○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

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貨○何羨富○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 列子楊朱篇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鏌鋣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 莊子大宗師

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樸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 莊子天運

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未知其生之時不如未生之時 秋水

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于人者憂 莊子山木

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莊子田子方

夫貴賤之于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毀譽之于已猶蚉虻之一過也 淮南子俶真訓

侯而求伯者必失其侯伯而求王者必失其王故國以全為常伯王其寄也身以生為常富貴其寄也 淮南子詮言訓

獨不聞江海之遊者不能棲遲于芳藻雲漢之飛者不能飲啄于清流一王之遇者不能詠仲于爵綱名羈之外乎 黃憲天祿閣外史

榮貧賤也則伊說不必貴然顏不必富樂富貴也則巫夫非寧位逢疏非寧居 於陵子

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遣其進也

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藝和豪順以保天真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為之用分其華葉閑寓道之言 晉書嵇阮等論

窟泉之潛不思雲螢熙冰之采不羨旭晞晁元耀于埃藹者亦曷礙滄浪之深秋陽之映乎 郭璞客傲

日沒不周方月出丹淵中陽精藏不見陰光大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東離合雲霧兮往來如飄風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 晉書阮籍大人賦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于所遇暫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晉書王羲之蘭亭記序

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

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

夫物不感則性不動故景對而心馳也欲不足則患不惡故意愜而神完也耳目之用繫于物得喪之源窄于事哀樂之柄成乎心心和于內而事物應于外則登臨殊途共適一也

獨孤及集

弗繽弗雕弗鼓以為高俯以仰于野仰以游于朝

王安石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

蘇東坡集

知性以為存不壽非其悲也知義以為榮不貴非其羞也而未能忘于文則猶有意于傳也嗚呼百世之後其姓名與我皆隱顯也

蘇東坡王子立墓銘

夫衷情得喪忘懷榮辱外儻蕩以無檢中恬漠而自適簡易戚儀脫畧富貴枕心俗表不屑物議窮厄靡動其情衷樂罔嬰其慮斯皆晏然自得不以世務為累者也

冊府元龜

說術

摩之術也內符者揣之主也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如操鉤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說人主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必與之言私其身內其言外者殊其身外其言深者危無以人之近所不欲而強之于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于人人之有好也學而順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而陽取之也

鬼谷子

言順比滑澤洋洋灑灑然則見以為華而不實敦祗恭厚純固慎完則見以為拙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總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為劌而不辯激急親近深知人情則見以為僭而不讓閎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夸而無用纖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為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為誕捷敏辯給繁于文采則見以為史殊釋文學以質信言則見以為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

則見以為誦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

韓子難言

所說出于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于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矣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

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為他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則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徑省其辭則以為不知而拙之汎濫博文則以為多而久之順事陳

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
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
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
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
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大忠無所飾辭悟言無所擊
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所以親近不疑 韓子說難
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得材
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 呂子

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曰寡人願聞齊國之政駢云云
若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不合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
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楊子法言
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其
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辨之明
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
于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未有也 劉子說苑

合纂類語卷二十七終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卷二十八

涉世部 下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卷二十八

錢江魯重民孔式輯 門人馬士斐文起參

涉世部 下

名實

衆○目○視○于○偽○不○能○視○于○真○衆○心○察○于○名○不○能○察○于○實○ 管子

名○者○實○之○賓○也○我○將○為○實○乎○ 莊子

萬○物○俱○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俱列○不○以○形○應○之○則○乖○今即以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未之或盡也○即頑嚚凶愚之名○以求頑嚚凶愚之實○亦未或盡也○使善惡盡然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故曰名稱者○別○彼○此○而○檢○虛○實○者○也○ 尹文子大道上

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 楊子

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屈子離騷

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求馬○黃馬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馬○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

義不仕進者世謂之烈士刑罰以懼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饑餓乏絕者焉得嚴居苦身以爭名于天下哉 韓子說使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 韓子五蠹

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 韓子外傳

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為名號之大義也受命之君天意之所與也故號為天子者宜事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號為諸侯者宜謹視所候奉之天子號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禮義使善天于匹夫之義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瞑也者名其別離分散也名生于真非其真勿以為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真物也欲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聖人之所命天下以為正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 董子深察名號

大其門郊實去名存亡 楊子法言

廓其外虛其內利數鉦廓外虛內乃能有聞也 揚子法

末韜

明者課言以尋理不遺理而看言執名以責實不棄實而存名 劉子審名

有赫赫之名者其所營必淺無彰彰之聲者其所養必深 劉協子

夫形非為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為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劉子說苑

無其實而聲不溢無其聲人不聞聲溢而崇德之所以終人聞而至業之所以始 司馬子潛虛

名非實用之不效故名循口進而實從事退 劉子人物志

君子以身安為富以名重為貴 玉華子

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于後世

史記伯夷傳

用違所長遂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為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備責望備實不副則訾咎深名為累也敵設 唐書房琯論

夫以名使人用受貴則貴用也賤則賤使人計功而得爵

姓則求其貴者失賤矣 金史

孔子忍渴于盜泉之水曾參廻車于勝母之閭惡其名也 藝文類聚

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後歸于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 歐文忠集

古之君子其慶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于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于老彭自同于丘明而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僭心竊武仲自以為聖自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楊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 蘇子瞻集

春鳥韓弄哉似于歌烏無能歌之實秋蟲索木哉近于字

蟲闢解字之真名實斯溢蓋此之謂也 科五倫

近道名顯如高山雪 侯句陀

毀譽

非其志不之。非洪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損益焉。是謂全德之人。莊子天地

毀我者自我。以無毀勝之。則毀自消。譽我者我。以無譽當之。則譽自隆。文子

今之人而譽先王。是譽槁骨也。譬若匠人然。知槁木而不知生木。[illegible]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今譽先生。是譽天下之所以生也。墨子

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若以黨擧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于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為賞。以故為罰也。韓子有度

三代之稱。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淮南子

昔之傾人者毀之。今之傾人者譽之矣。昔之毀人者誣構之。今之毀人者諸揚息之矣。昔也謂貞女為淫。今也以淫中而誣貞女矣。黃[illegible]謂莫邪為鈍。令世以鉛刀為[illegible]莫邪矣。節和

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隨聲者多。愚子風俗通

譽人不增其義。則聞者不快于心。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滿于耳。劉子就非

妄譽。仁之賊也。妄毀。義之賊也。賊仁近鄉愿。賊義近鄉訕。楊子法言

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行以臣欺陛下。皆令臣至無所受

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也。史記季布傳

景風之賞。未甄膏受之言。互及。後漢書

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吾嘗語于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嘗語于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

若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
然則其長也不若是強者必悅于言懦者必悅于色矣是
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 韓愈原毀

凡人之蒙謗於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
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也得
其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
亂世不得已而在上位則道必咈于君而利必及于民由
是謗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
遭亂世而後得居上位則道必合于君而害必及于人由
是譽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 柳宗
元集

屈子賦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
日出則犬吠余以爲過言前僕來南冬大雪被南越數州
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始信前
所聞者今韓愈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余爲越
雪不已病乎 柳宗元論師道書

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不與
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怨之心則無之焉而不謗君子
之過于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常多謗其困于下者尤
甚勢不足以動衆名實未加于民愚者易以謗謗易以傳
也 王安石集

上蓄
[illegible]皆鄙則宜擢其毀者譽黨悉庸則宜退其譽者 周朗

[illegible]以止謗曰無辨故有其事不可[illegible]無其事不必辨也

無其事而辨之是自謗也有其事而辨之是益增己之惡
而甚人之怒也皆非所以自修而平物也 王陽明集

施報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書康誥

惠若順于理 懋若勉于行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詩衛風木瓜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無言不酬無德不報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 大雅抑

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公子名也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 左傳

晉陰飴甥會秦伯于王城

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 詩臾駢

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

楚子縣陳申叔時云

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

稱于異國曰外臣首

予知嘗父

首其請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于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

子貢曰無報人之志而使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志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聞之者危也 左傳

公及齊人狩于禚 初 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讐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于此焉譏于讐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

庶幾可也○　楊士奇集

心○識○相○傳○美○惡○由○起○報應之道○運環相繫○其猶聲和响順○形直影端○此自然之理○無甚毫分○　維摩詰經

福禍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易坤卦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履卦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洪範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詩天保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燕羣臣其音竹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欲以此答之也

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言天使我君無不盡善云為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　又欲其同

無不爾或承 小雅天保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詩旱麓
玉瓚必有黃流君子必有福祿明寶器不薦于褻味盛德必享于祿壽也黃流鬱鬯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
昭明高朗言其福之光大令終言其福之悠久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僕附也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既醉

女士女之有士行者
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康
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 魯頌閟宮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卷阿
泮 渙
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 左傳
貽天之福迎之以祥作德之福制之以昌興民之德守之以長 大戴記

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
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 國語
人而好善福雖未豈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故以行之有禍福而敗其善道者非良士也 大戴記曾子言
譽不虛出而患不獨生福不擇家禍不索人 管子
天下之人雖眾不得不各譽其所生自行可久之道者壽

自譽于可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壽自譽于不久 董子
人事倫則順于鬼神順于鬼神則降福孔偕 韓子外傳
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形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矣
聖人布德施惠非求其報于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福于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
內修極而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知道者不惑知命

者不憂 淮南子人間訓
君子能為善不能必其福不忍為非未必免于禍
聖人嘗聞禍福所生而擇其道智者嘗見禍福成形而擇
其行聖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禍福所生智者先見成形故
知禍福之門
世之治也行善者獲福為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
獲福為惡者不得禍變數也智者不以變數疑常道然行
善而不獲福猶多為惡而不得禍猶少揺夫二者豈可舍

多而從少也 徐子中篇
禍福同門妖祥共域人有禍則必懼懼必有敬敬則有福
福則有喜喜則有驕驕則有禍是以君子祥至不深喜逆
敬慎以檢敕其身妖見不為戚逾修德以為務 劉子禍福
實德積天昌 揚子太玄傒
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類降 揚子玄圖
福不醜不能生禍禍不好不能成福醜好乎醜好乎醜好
君子所以亶表也 同上

夫福樂然而禍憂始敬惡禍苦者其禍亢
晝人之禍少夜人之禍多晝夜散者其禍福雜 玄瑩
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 韓子
禍生于欲得福生于自禁 劉子說苑
慶福滋淫是謂釁福禍必去之慶禍滋淫是謂樂禍禍必
重之 鶡冠子
清者福之所集也濁者禍之所起也福集則雖微可著雖
衰可興焉禍集則雖强可弱雖存可亡焉 抱朴子

無實之名福之門也無名之實福之基也 南山子
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
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
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非道德之符而聖人
所謂吉祥善事者與 史記蔡澤傳
福善之門莫美于和睦患咎之萌莫大于內離 漢元帝賜
王太后書
明王積善以昧福不費財以求福脩德以銷禍不勞人以

禍福○ 唐書高郢諫進章敬寺

所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 蘇子瞻集

飲食

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書酒誥

物其多矣○惟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詩小雅魚麗

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鱉鮮魚○其蔌速音維何○維筍及蒲○ 詩大雅韓奕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有酒如澠○有肉如陵○ 左傳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蔥渫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朐右末○ 禮記 食主數、地產也○所以作陽德○故居左○羹主牲、天產也○所以作陰德○故居右○末、便于食也、

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爲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齕之○ 曲禮 副、四析也、中、覆之而進也、華、中破也、累、倮也、不[illegible] 巾覆也、疐、之去其底花蒂也、齕之、不横斷也、[illegible]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尖熾必潔○水泉必香○

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禮記月令

大酋，酒官之長。必齊，多寡中度。必時，制作及時。必潔，無汚。必香，無臭。必良，無窳。必得，遲速生熟之宜。

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內則

牛膏薌，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腒，乾雉。鱐，乾魚。麛，鹿子。鮮，生魚。羽，雁也。

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樂記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罋。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王齊日三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王燕食，則奉膳贊祭。周禮天官

王至尊而后配王，世子為天下本，故兼養之。進食于王曰饋。六清，水、漿、醴、醨、醬、酏也。百二十品，備滋味也。一舉，謂朝食也。齊必變食，故特加二舉。大故，寇戎也。凡此不舉者，自貶損也。燕食，日中與夕食也。燕食則其祭不如

飲之良狀皆夫授而贊之。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沉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

泛者，酒熟而泛泛然也。醴者，酒成而上下一體，汁滓相浮也。盎者，成而翁翁白色也。緹者，紅赤色。沉者，滓沉于下。事酒，有事用之。昔者，久釀乃熟。清者，更久于昔，祭祀用之。醫，釀粥為醴。漿，米汁相將。酏，薄酒。

醢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醢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醢醬之物。賓客亦如之。

膳夫掌王之食醬，用百有二十罋。食醬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

齊事，調和之事。鬻則淨以水涑，以火用，以齊五和也。

亨人祭祀共太羹、鉶羹，賓客亦如之。

古之飲酒也足以通氣好合而已矣故男不群樂以妨事女不群樂以妨工男女群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 晏子

其為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强體適腹而已矣 晏子

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 慎子

臣子失禮于君親之前幼賤悖慢于耆宿之座 抱朴子酒誡

說

肉之美者猩猩之唇貛貛之炙雋觾之翠述蕩之掔旄象之約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魚之美者洞庭之鱄東海之鮞醴水之魚名曰朱鱉六足有珠百碧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壽木之華中容之國有赤水玄木之華焉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浸淵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越駱之菌鱣鮪之醢大夏之鹽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穄南海之秬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崑崙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搖水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漢上石耳 呂子本味

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福之會非酒不行也 史記食貨志

酒之道豈止于充口腹樂悲歡而已哉甚則化上為淫溺化下為訟禍是以聖人節之以酔酬諭之以誥訓然尚有上為淫溺所化化為亡國下為訟禍所化化為殺身為之箴曰酒之所樂樂其全真寧能我醉不醉于人 飲箴

一杯之食至鮮矣苟專其味必不能自抑既不能自抑則須豐其羞既曰豐其羞則賓也不能無不足肉是安求苟欲之心生窮貪極嗜之名生為之箴曰寧能我食不食于人後食于人是食其身 食箴

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遯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于鶴乎 蘇子

見放鶴亭記

一切諸法由食而存故眼以眠為食耳以聲為食鼻以香為食舌以味為食身以細滑為食意以法為食涅槃者以無放逸為食 增壹阿含經

卜筮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易經

物莫逃乎數故極數可以知來事行事也已所占卦變而通之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五卜者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為衍母也其四十有九虛天一之數而不用象太極也分二者分置左右手象兩儀也掛一者取右手一策懸于左手以象人象天地為一也揲四者四四數之象四時也歸奇者四四之餘策也閏者積月之餘日也五歲之間再積日而再成月然後別起積分如一掛之後左右各一揲而一扐凡有再扐然後別起一掛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

四營謂分一掛一揲四歸奇也易一變也三變成爻十八變成六爻也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已成六爻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為動靜則一卦可變而為六十四卦以定吉凶也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天道雖微可闡之以示人人事雖顯可推之以合行天明可酬酢事物之宜幽可贊出鬼神之命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小雅正月

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大雅公劉

筮短龜長不如從長 左傳

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

吳蹶由犒楚師楚子執之問曰女卜來吉乎對之云吉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 禮記

外事如郊社行之類內事如冠婚之類

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 曲禮

命太史釁龜策占兆審卦吉凶 月令

釁者殺牲取血以塗之所以神其用也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袞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 祭義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凡卜事眡高陽以作龜致其墨 周禮春官

開龜之下体去其外甲存其下甲下甲中有直文者以分左右陰陽也橫有五文以分十二位象五行也其可剔荃不燃以為兆者上下各四方行事之方功可成之功義當為之宜弓取諸張弛之義致其墨明其兆橫

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 揚子法言

夫物不精不為神數不妙不為術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遇合之發微可以性通難以言諭夫得數者妙得神者靈 三國志管輅對

道之在天下覺之而信愚之而尊故為之明以易天下之見而道信為之幽以難天下之知而道尊信以行吾道之常而尊以通吾道之變心吾知其明也卿士吾知其賢也庶人吾知其公也索之冥冥探之茫茫而謂之卜者果何

取也見獨而來學議操而表固心決其明卿士失其賢庶
人失其公卜一施焉則獨者乎操者固故心也卿士也庶
人也為之明而卜也為之幽　陳止齋集
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晏桓子以言卜子游子瑕以戚
儀卜沈尹戌以政卜季文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固
在精誠而已　陸龜蒙集

占夢

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詩大雅斯干

熊羆陽物在山彊力壯毅男子之兆　虺蛇陰物穴處柔弱隱伏女子之兆

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眾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詩無羊

人不如魚之多旐所統之人不如旟所統之眾　故夢人乃是魚則為豐年旐乃是旟則為人眾

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　檀弓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音釋萌于四方以贈惡夢　周禮春官

夢者人之精神所感故設官以占之間天地之交故以　陰陽日月占之正夢安靜而夢噩夢驚愕而夢寤夢覺

時詩道而夢也十二月當迎新送故之時獻納來歲之福以禳其吉夢王夢之吉則獻其兆拜而受之尊天祐之始也夢惡者則取采之前而恐之遣使去也

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也妖災不勝善政怪夢不勝善行 家語

天子夢惡則修道諸侯夢惡則修政大夫夢惡則修官庶人夢惡則修身若是則禍不至今我有失行而天招以戒我若改之是逆天命也 賈子修政語

夢者非自外至也日之所為也日之所為有善惡夜之所

夢有吉凶盜跖不夢堯堯豈夢盜跖哉是故君子究察乎夜之所夢致力乎日之所為使日之所為善則夜之所夢甚矣有一不善則日之所為猶未盡也然則夢者所以驗吾善惡之進退乎 陳繼儒筆晴

企慕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詩周南漢廣

文王之化及于江漢而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遊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為比而反覆詠嘆之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召南甘棠

注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邶風簡兮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詩鄭風東門

賢者不得志于衰世而思盛際之顯王思之而不得見之故重嘆之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遊從之宛在水中央 秦風蒹葭

此亦思賢之詩名可得聞身不可得接也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詩豳風九罭

周公東征是以東方有此衮衣今迎公以歸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留賢之詩縶維其白駒使不去也思其來而不欲其過後辭決其去恣之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小雅白駒

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

賢者必去而不可留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之漢書循良傳論

得稱盛德必百世祀觀于更始之際劉氏之遺恩餘烈累世豈能抗之哉然則知高祖孝文之寬仁結于人心深矣

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又況其子孫哉劉氏之再受命蓋以此乎後漢書

懷思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詩經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周南卷耳

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又託言登山以望而馬病不能進止酌酒而致其不至長念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周南汝墳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邶風燕燕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邶風雄雉

戴媯大歸于陳莊姜送之而作此詩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君子不在故不爲容也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衛風伯兮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王風君子于役

畜牧出入尚有朝暮之節而行役之君子乃無休息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哉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唐風葛生

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秦風小戎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秦風晨風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小雅杕杜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 小雅采綠

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 屈子離騷

靈修婦人目其夫之稱寓言君也

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屈子九歌

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絕端兮竊不

歆忌初之厚德　宋子九辯

誠中之人樂而不恨如鶏之好聲熊之好經夫有誰為矜　淮南子

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　史記自序

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

邀若墜雨飄似秋帶去德滋求思德滋深　齊書謝朓啓[illegible]

王粲

寡下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撫故國之旌旗

慮生平于㬥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

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　梁書丘遲與陳伯之

夫其獲之野黃帝之所遊焉南山伊闕大禹之所鑿焉固

梁道者之所栖壯士之所慕也而翼不我假天路無緣既

遂命駕之歡徒深失路之嘆長佩金玉以結我心若神感

有徽則延乎之劍必合良辰弗遊則少原之簪永遠矣　徐禎卿答李獻吉書

人之底也既非金石所移士之悲也寧有春秋之異高臺

已傾稷下有聞琴之泣壯士一去燕南有擊筑之悲項羽

之晨起帳中李陵之徘徊岐路無假窮秋于時悲矣　庾信

思舊銘

憂危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易大壯

險以說因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

樂天安義自浮其說則道亨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困卦

王弼曰處困之極行无迹路居无所安困之至也凡物窮則思變困則謀通曰者思謀之辭也曰動悔令生有悔以征則濟矣

非所據而據焉名必辱非所困而困焉身必危 係辭

小學須知 涉世部 卷二十八 憂危 四十四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詩邶風綠衣

維曰予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小雅雨無正

辟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小弁

收拾餘燼背城借一 欲于城下 使借一戰 賓媚人對晉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易子而食析骸以爨 宋華元告子反

晉重耳之有霸心生于曹衛越王句踐之有霸心生于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 家語

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 家語困誓

吾將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栗斯喔咿嚅唲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 屈子卜居

小學須知 涉世部 卷二十八 憂危 四十五

秋蓬惡于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

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

繫絕于高墜入于深淵其危必矣 孔叢子嘉言

孔子論詩至于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

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已獨古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 劉子

說苑

行者比于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人為善者少為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 劉子說苑

居上六之窮爻當未寵之要轍顛覆所春非待他累 宋書王曇首等傳

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于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漢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

世部　憂患　四十六

悲者不可為累欷思者不可為嘆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為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泗之橫集也 中山靖王聞樂對

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 陳書徐陵致楊僕射

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 宋史蘇軾策

憂患　四十七

總排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

以遨遊 詩經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

其並善夫不得乎

之怒憂心悄悄慍于群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擗

有摽

公奏類語 涉世部 卷二十八 四十八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

奮飛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

不我顧 日月

莊姜不見答于莊公故呼日月而告之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莊公狂蕩戲慢故傷之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終風

谷風 感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

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婦人見棄而謂不宜以顏色之衰棄其德音之善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

谷風

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

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氓

公奏類語 涉世部 卷二十八 四十九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河廣

宣姜之女為宋桓公夫人出歸于衛襄公立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故但言非河廣而不可渡非宋遠而不可至以極其情思焉

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數年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

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

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此已息望又何云

哉 柳宗元寄孟京兆書

情無所怡志無所求不懷傷而忽恨無驚猜而自愁玩飛花之入戶看斜暉之度寮雖復玉觴浮盌趙瑟含嬌未足以祛斯耿耿忽此長謠 簡文帝序愁賦

雞鶩以稻粱致憂燕雀以堂構貽愁既銜利之情近又遺害之無田 江淹翡翠賦

傷時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 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詩魏風園有桃

憂其國小而無政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

民困于貪殘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汾沮洳

刺其儉不中禮不似貴人也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陳風宛丘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檜風羔裘

訊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而不能自強于政治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萇楚

此悲賦畫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傷王室之）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匪風

（思之甚而不容己也）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于我歸處 曹風蜉蝣

（思其民知望忘達念己也）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嘆念彼周京

（王室陵遲周同敝也）小

合纂類語 涉世部 卷五十八 傷時 五十二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下泉

（傷無伯也）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小雅節南山

（悲世亂也）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傷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俱被囚為臣僕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正月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小宛

（兄弟相戒以免禍言而首及父母也）

踧踧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小弁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

合纂類語 涉世部 卷二十八 傷時 五十三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嘆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大東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鼓鐘

此王歎鐘淮水之上為泯忠之樂門者傷之而思古君子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

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苕之華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四月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小旻

衆人患不及遠暴虎馮河近而易見則知避之國家喪亡之禍隱于無形則不知憂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況斯引　大雅召旻

小人干君子如號稱之分竭不自替以避君子而使我心憂悒引長不係自己也

惡悵無觀內外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已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　左傳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云云

陵霜不彫者松栢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栢彫于微霜而鷄鳴已于風雨　晉書

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　管子

穗乎不得穫秋風至兮殫零落風雨之弗殺也太上之靡弊也　晏子秋

心雖不說弗敢不察事業雖弗善不敢不力趨舍雖不合不敢不從故觀賢人之于亂世也其慎弗以為定情也　鶡

冠子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

為庾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 屈子離騷

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川閱水以成川世閱人而為世河之下龍門也疾如箭之流若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荒歟

經譎而獨秀者先隕霜露霄零而朱草立槁構市之徒又從而妹孳以既採之是以意萌于方寸未有分毫也而獨攖穿展布其四體有以為容也而得拱梏懷抱其一槷之淼泯泯默默而顒有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將未旦也 子華子

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 屈子卜居

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屈子漁父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史記屈原傳

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深悲也 後漢書

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漢書楊惲詩

吾操謾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三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耶非強心以

智而不足以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 韓昌黎圬者王承福傳

死生

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 易繫辭

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勞逸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者兵共殺之 家語五儀

自望其壙則睪如也視其高則填如也察其從則隔如也此其所以息也已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家語困誓

子貢曰賜倦于學困于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事君之難也可以息哉願息而事親曰事親之難也可以息哉願息于妻子曰妻子之難也可以息哉願息于朋友曰朋友之難也可以息哉然則賜將無所息者也子曰有之云云

全生者為上虧生者次之死次之迫斯為下矣辱莫大于不義不義者迫生也故曰迫生不如死 子華子

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 列子

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又安得此位而立焉晏子

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若何去此而死晏子笑之對曰云云

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野命懸于廚嬰命有繫矣晏子

崔子弒莊公晏子哭之崔子不殺晏子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云云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為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列子楊朱篇

父母于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

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莊子

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木也猶充形者之非形也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

形傷于寒暑燥濕之虐者形死而神壯神傷于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

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為盆盎也與其未離于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為盎亦奚以異淮南子精神訓

忘乎樂者忘賤志乎憂者亦痛志乎虛無者可以忘生死

齊丘子化書

天生萬物而教之而生人得教即不死能生人能殺人故謂人身越絕書枕中

君子以生辱不如以死榮

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曾子

嚼香餌者快嗜慾而赴死味厲淡者含天和而趨生抱朴子

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

藉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

史記范雎傳

士不丁三代之盛際兮而丁季之末俗末俗以辨訾而期通貞士以耿介而自束雖自三省于吾身猶懷進退之唯谷彼實繁之有徒指貞白以為墨用信娉而言耻口信辞而言訥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度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心愆出門則不可與偕閭藏器又嗤其不容退洗心而内滋固未知其所從　董仲舒士不遇賦

天長地久人道則異于斯葬華朝露未足以言也其閒天地曾何足云宜任心去留不以存沒嬰心　宋書袁淑誄

昔歲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　梁書劉峻答劉沼書

生而不死誰謂其壽死而不朽誰謂其夭　韓愈李元賓銘

天者何萬物之總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因此以談今萬物有數而天地無窮然則無窮之變未始出于萬物萬物不更生則天地有終矣天地不為有終則更生可知矣　羅泌更生論

及遠者箭也而宅遠非箭之功為生者我也而制生非我之情故自箭而為心不可憑者弦因生以觀我不可恃者年　鮑照觀漏賦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卷二十九

錢江魯重民孔式輯　門人馬士奘文起參

法象部

天地

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易謙卦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　豫卦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卦

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　恆卦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　解卦

天施地生其益無方　益卦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姤卦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天地之道不為而善始勿勞而功成故曰易簡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

者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也天依形地附氣矣地自相依附也

天以氣爲主體爲次地以體爲主氣爲次故天地所生者物亦如之　邵子觀物篇

動者爲天天有陰陽陰陽之中又各有陰陽故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以爲日月星辰是爲天之四象有日月星辰而後有寒暑晝夜而皆天之所以變也寒暑晝夜變乎物之性情形體萬物之所以感乎天地變也靜者爲地地有剛柔剛柔之中又有剛柔故有太剛太柔少剛少柔以爲水火土石是爲地之四象有水火土石而後有風雨露雷而皆地之所以化也風雨露雷化乎物之飛走草木萬物之所以感乎地之化也　蔡西山集

陰[illegible]晉陽復陰萬物湛物昌無不暢也物湛無不樂也無[illegible]則無不治矣陽氣蓄而後能施陰氣積而後能化未有不蓄積而能施化者也故聖人慎所積陽滅陰萬物肥陰滅陽萬物衰故王伯尚陽道則萬物昌尚陰道則

天下亡　文子

原夫兩儀之運萬物之動豈有使之然哉莫不獨化于太虛歘爾而自造矣造之非我理自玄應化之無主數自冥運故不知所以然而況之神矣　韓康伯疏

陰陽朽壤不根而生芝菌燥濕相育不母而生蟠蟜是故世人體陰陽而根之殺燥濕而并之絕不滲者　譚峭子

天亡有盲舍暘有炱　廣成子

天地闢而萬物生萬物生而人爲政焉無不能生而無殺也唯天地之所以[illegible]不能殺人化而爲[illegible]獸化而爲惡

人而不善者謂[illegible]　[illegible]子

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可正而視定而履際而迹

天地一陰一陽若鼓之有桴揗擂則擊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

天消陽無計量地化生無法崖　管子宙合[illegible]

天地雖大不能革空中之核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　關尹子

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 列子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萬物生焉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止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莊子天運

天者神也地者形也地溫而火生焉天燥而水生焉法征形頗則神濕神濕則天不生水音故聲倒則形燥形燥則地不生火水火不生則陰陽無以成氣度量無以成制五勝無以成孰萬物無以成類百業俱絶萬生皆困 鶡冠子

天者言其然物而無勝者也地者言其均物而不可亂者也

精微者天地之始也不見形埒而天下歸美焉

理之所居謂之地神之所形謂之天

天者地之所總出也地者理之必然也故聖人者出一於天收之於地 鶡冠子泰錄

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 淮南子本經訓

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 淮南子氾論訓

天二氣則成虹地二氣則泄藏人二氣則成病陰陽不能且冬且夏 淮南子說山訓

一歲四起業而必於中中之所為而畢就於和故曰和其要也和者天之正也陰陽之年也中者天地之太極也日月之所至而却也長短之隆不得過中夫地之制也兼和與不和中與不中而將用之盡以為功 董子循天之道

陽氣潛萌于黃宮信無不在其中 揚子太玄中

上為宮為物之母故曰潛萌冬至之律應黃鍾萬物萌芽故首曰中

陽氣育物於下射地而登乎上 太玄上

陽氣彊內而弱外物咸扶狩而進乎大 太玄狩晉達

陽氣蠢闢于東帝繇群雍物差其容 太玄瑩

帝出乎東陽氣用事群生雍容在于地東差次而出故曰差

陽交於陰陰交於陽物登明堂矞矞皇皇 太玄文

陰雖沃而灑之陽猶執而餘之 太玄[illegible]

陰陽之氣更相洒沃化紐浩灶[illegible]

天圜而無端故不得觀其形地方而無涯故莫能窺其門 文子

數則有往來命則有順逆運則有通塞遇則有險易事則有得失得失則有禍福禍福往來順逆貞乎天通塞險易發乎地得失禍福繫乎人 叢崖子大氣篇

天以六節地以五制周天氣者六期為備終地數者五歲為周 路史

天地苞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睹在智猶迷 唐太宗聖教序

天以陽廻地以陰淳是故天致其動稟氣舒光地致其靜

乾○元○亨○利○貞○ 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乾元天德之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又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illegible]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為性。天所付為命。太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保合者全於已生之後。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言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蓋無所不利。非可指名也。故贊其大。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乾卦

天道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書經湯誥

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泰誓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仲尼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 胡傳

天者旋也○均也○積陰純剛○其體迴旋○群生之所大仰也○

水土之氣[illegible]為天○九天之際曰九垠○九天之外曰九垓○ 春秋題詞

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 天論

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也○所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 管子版法解

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 莊子庚桑楚

天始離○一反還為物○ 鶡冠子天則

天者誠其日德也○日誠出誠入○南北有極○故莫弗以為法則○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故莫弗以為政○天者明其星稽也○列星不亂○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章○天者因時其則也○四時當名○代而不干○故莫弗以為必

然天者一法其同也前後左右古今自始故莫弗以爲常天誠信明因一不爲衆父易一故莫能與爭先鶡冠子王鈇

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呂子貴信

秋早寒則冬必煖矣春多雨則夏必旱矣天地不能兩而况于人類乎呂汗

天不言使人發其意弗爲使人行其中陽始出物亦始出陽方盛物亦方盛陽初衰物亦初衰物隨陽而出入數隨陽而終始三王之政隨陽而更起貴陽而賤陰也故數日者據晝而不據夜數歲者據陽而不據陰董子陰陽

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兩起故謂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陰與陽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左或右春俱南秋俱北夏交於前冬交於後並行而不同路交會而各代理陽之出常懸於前而成歲事陰之出常懸於後而守空虛董子天道無二

天之道出陽爲煖以生之出陰爲清以成之是故非薰也不能有育非漂也不能有熟董子煖燠孰多

天道無爲故春不爲生而夏不爲長秋不爲成冬不爲藏陽氣自出物自生長陰氣自起物自成藏汲井決陂灌溉園田物亦生長沛然而雨物之莖葉根荄莫不洽濡程量澍澤孰與汲井決陂哉故無爲之爲大矣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成沛然之雨功名大矣而天地不爲也王子自然篇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氾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史記司馬相如封禪頌

太素之前幽深寂寞不可爲象惟虛惟無蓋道之根也藝文類聚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天之本心也而天有所不能病于氣也唯聖人能救之是故聖人猶良醫也朱均不肖堯舜醫而瘳之桀紂暴虐湯武又醫而瘳之周末孔子善醫而時不用故著其方以傳于世易書詩春秋是也高文光武能于醫而未聖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和安以降病作而與其醫桓靈以鉤吻爲參苓而操懿之徒又加鴆焉緜是病入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 劉基天說

天人之道好還而難合人之所愛者天必艱其生所善愛者天之艱其生爲尤甚焉至於鳳鳥麒麟珍瑋禎異之物愛之者彌衆則或曠四海歷千載而不一生而凡爲人所憎疾厭苦者不植而自長不育而自蕃若恒有以相之豈天之愛惡與人異趣哉或謂人之愛斯人也必欲常見之暫離而不見則思天之於人也亦然聞其美也則愛之愛之甚則不欲去乎左右故驚且頑者多存乎世而俊哲之生也恒難其全是則天之愛人者乃所以禍之豈理也哉 方正學集

慈雲降潤不別蕭蘭慧日流輝寧分岸谷 法苑珠林

天之道也如迎浮雲若視深淵視深淵尚可測迎浮雲莫知其極 黄帝素問

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易繫辭

天左旋而東日右行而西然天一日一周日行一度其行速牽日而左故曰亦隨天而行夏出寅入戌冬出辰入申春秋出卯入酉出爲晝入爲夜雖繫乎日之出入其行則繫乎天天夏行地下淺日行亦淺故行南陸爲暑天冬行地下深日行亦深故行北陸爲寒春行東陸秋行西陸爲寒暑之中冬至日起星紀右行而日移一度天左旋一周

而過一度日從六甲與斗相逢此天日之交也 大學衍義

日在牽牛則寒在東井則暑牽牛水宿宿外遠人故寒東井火宿宿內近人故暑 通義

夫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未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分之漏晝五十五刻三光之行不必有常術家以筭求之各有同異 宋書天文志

天月無度借日爲度天月無光借日爲光經星亦然故日

者實也人君之象也凡天象以日爲主 太平御覽

月闕其摶不如開朗於西 揚子太玄中

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 玄瑩

日爲太陽之精主生養恩德人君之象也人君有瑕必露其慝以告焉月者陰之精以配日女后之象也以之比象刑罰之義列之朝廷諸侯大夫之類也 天文志

夫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衆星

被曜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虛在星星微月過則日食之薄其明也縣晴視明明無所虛是以望之若火方于中天天地同明縣明曙暗暗還自奪故望之若水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同而差微星則不然強弱之差也 靈憲

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于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

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
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都盡
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滿而為望
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為之
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
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
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
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

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 朱文公集
日者太陰之精積而成象是以近日則光歛猶臣近君卑
而屈也遠日則光滿而為其守道循法常君榮華而虧勢伸
也當日則鉦猶臣偕君道而禍至於覆滅也盈極必闕示
不可久盈也月闕也陰道妻道不可使盈理當恒缺也其
行速臣下之道也行有弦望晦朔逐速陰陽政刑之等威
也政昇平則月清而明圓而多輝也 占候書
二氣理化精者能鏡陽得一以朔旦月代終而夕映其狀

之氣融結而昭遠質明潤而貞虛朋不廢昭清不激濁用
月賦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為
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
受順逆之差焉星月金水火日陰受而陽施也陰
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
治平畧儀象

星辰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書洪範

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西南入于畢則多雨

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詩經小雅大東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 史記天官書

天少陽之氣爲星星爲晝晝變物之形少陰之氣爲辰辰爲夜夜變物之體天之無星處皆辰也 邵子皇極書

星之爲言精也陽之榮也陽精爲日日分爲星故其字日生爲星 春秋題辭

星者陰陽之精萬物之體五行之形其體在下精耀在天百官之命各因其原 京房易傳

地爲山川山川之精上爲星各因其州域分野爲國作精符驗也 感精符

列星錯峙各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人君觀象於此故因房星而爲明堂因虛危而爲宗廟則制作可考矣因鳥火昴火而知其見於午因昏中旦中而知其見於未則政令可考矣以至歲月日星掌于馮相氏之職星辰變動志於保章氏之官則人君之所以奉若天道其勤亦可見矣人事修于下則天道應于上是以天柱平則政教得異星明則禮樂興亢星明則大臣納忠氐星明則大臣奉度與夫昴明則獄平郴明則國安天監不遠豈欺我哉 元袁泰

泰階平而君臣穆招搖指而天下春 星象賦

若夫法紫微以居中擬明堂而布政依分野而命國體衆星而効官動必順時教不違物故能成變化之道合陰陽之妙

紫宮爲皇帝之居太微爲五帝之坐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居其中央謂之北斗動係于占實司王命四布于方爲二十八星日月運行歷示休咎五緯經次用彰禍福則上天之心於是見矣 隋書天文志

星官之書有三垣七政二十八宿衆星其垣曰天市者明
堂之位也太微者朝廷之位也紫微者宮室之位也七政
者日月五星也天子之出以巡狩而有二十八宿者四方
諸國之位也天子之出巡狩而有常居明堂之位是也天
子之處燕息而有常居紫微之位是也天子之日以聽治
而有常居太微之位是也故天市太微之垣有四帝座而
不曰帝者帝歲一臨之也太微帝日一臨之也而紫微則
帝朝夕在焉故稱帝日月五星必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
事于太微而後出猶大臣必稟天子之命於朝以行其職
衆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準諸經星以共紫微
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其職咸共人民以承天子也欽新知
角二星對答龍角也物之生惟角莫仰故特先爲生則當
以禮防其爭定故主頭廟亢者候也有出納之義廟者禮
所録出也禮始于閨門氐爲后妃嫡妾所棲爲房正心于
此故心爲乾精也尾者交合之義箕者杵臼之輔婦職也
不溺于色故可進賢舉者度量人才之象養賢以臨民故

耕籍於牽牛有農必有桑故受以女女牛女在天市衆桑相
資也女主爲菜以供食亦女職也女寵盛則國室虛故司
祿司命附之敗臼離瑜附之虛則危矣危耗神也梁墳墓
附之示圖基也爵則復盈室之爲言實也有蓋藏之義圖
書爲亟故次壁有文事必有武備奎爲武庫軍南門附之
營壘也王良附之策附之車騎也大圭者揆文奮武之所
用武備莫大乎牧養故婁主犧牲牧養本之五穀人之胃
穀府也天廩天囷附之天船積水附之爭食則有訟故昴
主獄獄有詞卷舌附之諸王九州附之畢之閒有天街
分筆夷也觜爲行軍藏府座旗附之參主殺伐中三星爲
大將二肩爲左右將二足前後將也中二小星曰伐天都
尉也軍井附之屏附之營寨之象禁亂誅暴斯建國封侯
故井取其辯州域四瀆附之五諸侯附之南河北河附之
國必有社故天社附之社必有祭故天廚附之鬼者祭祀
之義祭必受胙故稷主飲食有食必有衣星爲陽之榮衣
裳文繡所以文身也有衣不可以無器故張主珍器天廟

附之大尊附之重宗器也厚生利用制禮作樂及蠻夷矣故翼主禮樂亦主四夷之賓所及既遠則用車軫周旋不已而後始於角馬務遠畧必開兵端也 天文書

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爲比爲輔故次帝庭女宮在後 漢書李尋災異對

二十八宿環列於四方隨天而西轉東方七宿自角至箕是爲蒼龍以次舍而言則房星爲大火之中南方七宿自

井至軫是爲鶉鳥以形而言則有朱雀之象虛者北方七宿之中星也昴者西方七宿之中星也星本不移附天而移天傾西北極居天之中二十八宿半隱半現各以其時所以必於南方而考之仲春之月星火在東星鳥在西星昴在南星虛在北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昴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則鳥復轉而南矣循環無窮此堯典考中星以正四時甚簡而明也 天文書

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一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象之類其伏見蚤晚邪正存亡虛實闊陿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鬭食彗孛飛流日月薄食暈適背穴抱攝虹霓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自然之符也

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

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則罰見熒惑太白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則罰見太白辰星北方冬水智也聽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木氣則罰見辰星填星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政故四星皆失填乃爲之動五星之行過有道之分則循軌順行天下又寧年穀順成過無道之分則犯鬭變色爲突爲兵然五星之變俱足致軼熒惑太白爲甚而熒惑尤甚蓋熒惑火也性烈而不常

又爲執法之官司天下過失故其應猶亟 天文志
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曰東方木歲星盈縮以其舍
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察剛氣以處熒惑曰南方
火出則有兵入則兵散
曆斗之會以定塡星之位曰中央土女主象也歲塡一宿
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得
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東西去其國失
上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

察日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
下偃兵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有破國
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其時宜效不效爲
失追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
飢其當效而出也色白爲旱黃爲五穀熟赤爲兵黑爲水
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漢者亦金之散氣其本曰水
燭星所燭者城邑亂如雲非雲如星非星命曰歸邪 史記天官書

瑞星一曰景星星形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出於有道
之國亦名德星二曰周伯星黃色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
三曰含譽光耀似彗喜則含譽射而四曰格澤如炎火下大
上銳色黃白起地其見也則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
害 通考
五星聚天市而聖人生五行配地焉而第[illegible]形如金經度無爲
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十二會故爲十二辰即子丑之屬
是也 左傳

天圜而動包乎地外天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其樞細則
在南北之端焉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故周迴七十二度常
隱不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故周迴七十二度常見不隱
北極有五星在紫微中其最中爲太乙正在常見不隱七
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
月五緯右轉皆若環繞而向之蓋太乙如人主北極如帝
都帝座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
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

衆樞如輪之轂如磑之臍雖欲動而不得非有意于不動也（玉海）

夫北辰五星衆尊者也天運無窮而極星不移所以建帝形張百精與夫運機授度皆係乎此彼在天與南相近則太乙之星爲其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之事則與北辰固不俟矣（呂東萊）

九州十二域或係之北斗或係之二十八宿或係之五星雍主魁冀主樞青兗主機楊徐主權荊主衡梁主開陽豫主搖光此係之北斗者也星紀吳越（斗牛女屬揚州）玄枵齊（虛危屬青州）娵訾衛（室壁屬并州）降婁魯（奎婁胃屬徐州）大梁趙（昴畢屬冀州）實沈晉（觜參屬益州）鶉首秦（井鬼屬雍州）鶉火周（柳星張屬三河）鶉尾楚（翼軫屬荊州）壽星鄭（角亢氐屬兗州）大火宋（房心屬豫州）析木燕（尾箕屬幽州）此係之二十八宿者也歲星主齊熒惑主楚越鎮星主王子太白主大臣辰星主燕趙代此係之五星者也（晉書論分野）

夫五星之行有疾徐日月之交有見匿求其次舍經劆之會其法一寓於日冬至之日月之端南者也日行周天而

復集于表鍼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而謂之歲周天之體日別之謂之度度之離其數有二日行則舒則疾會而均別之曰赤道之疾日行自南北升降四十有八度而迆別之曰黃道之度度不可見其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繇有星爲當度之晝者凡二十有八而謂之舍舍所以挈度度所以生數也度在天者也爲之璣衡則度在器度在器則日月五星可以摶乎器中而天無所豫也天無所豫則在天者不爲難知也（宋史沈括渾儀議）

風雨雷雲

風為天氣雨為地氣風順時而行雨應風而下命曰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成矣 越絕書

陰陽二氣生于黃泉氤氳交結出地為雲二氣力均則能為雨 王弼註

陰陽之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露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持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雷不驚人電不眩目雪不封枝此聖人在上陰陽和也 董子繁露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升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 正蒙

造化權輿以為東方之氣風也故凍非東風不能解湛非東風不能溫 埤雅

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汙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眾竅為虛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莊子

以天籟也天地之有風猶人之噫將揚而有怒氣器 天風穀也畏佳林木動搖之貌似鼻云云衆竅之狀也

激者受而散止謞者去而散疾叱者出而散粗吸者入而散伹叫者高而散揚譹者下而散濁宎者深而散留咬者伏而散續於一軽唱也喁重和也濟止也風止則衆竅一虛不復作散也

八節之風謂之八風冬至廣莫風至誅有罪斷大刑立春條風至赦小罪出羈留春分明庶風至正封疆修田疇立夏清明風至出幣帛禮諸侯夏至景風至辯大將封大功立秋涼風至報土功禮四郊秋分閶闔風至解懸垂琴瑟不張立冬不周風至修宮室完邊城八風以時至則陰陽至道化成萬物有生王者當順八風行八政 易緯

八[illegible]類語 法象部 卷二十九 風雨 三十二

合[illegible]類語 法象部 卷二十九 風雨 三十三

出號令合民心則祥風至 春秋說辭

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文也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 春秋說辭

使天雨以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雨玉饑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喜雨亭記

震象爲雷出自東方震有聲故曰雷雷能警于萬物爲發生[illegible]取象也爲動之主爲生之本 [illegible]

風[illegible]萬物 京房易傳

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 穀梁傳

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也入地則孕毓根荄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陰伏宣陽德之盛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 劉向[illegible]

地少陽之氣爲石石之氣化爲雷雷化物之木故[illegible]

兆者物之精也

雷生于石電生于火風自火出故有電必有風 皇極經世註

天下譬諸言曰叛父母藝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輩也而天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然遊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藝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 蘇老泉集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 史記天官書

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雨雲水[illegible]無不比類其所生以示人 呂子

王朔所候次于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群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城郭室

星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富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 史記天官書

託地而游宇友風而雨子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請歸之雲 荀子雲賦

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齊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囷其氣各異也 兵書

黃雲升于堂舜之祥也白雲入于房湯之祥也青雲浮于河周之祥也 朱翼集

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陰陽和而既雨則雲散而霓見矣 爾雅翼

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故雨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耳 侯鯖錄

霜露雪雹

霜露陰陽之氣也陰氣勝陽則凝而為霜陽氣勝陰則散而為露 大戴記

寒氣凝結為霜和氣津液凝為露從地升也 通考

霜以殺木露以滋草 元命苞

霜為威屑露為教水 表異錄

霜殺伐之表季秋霜始降鷹隼擊王者順天行誅以成肅殺之威若政令苛則夏下霜誅伐不行則冬霜不殺草 感精符

誅不原情其霜附木不下地不教而誅其霜反在草下興兵妄誅茲謂無法厥災夏隕霜 感精符

賤臣叩心飛霜擊于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于齊臺 江淹恨賦

巢山味甘廣廷色碧鴻雁厲翼而南飛鷹隼順時而始擊 事類賦

太平之世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 繁露

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膏露降 鶡冠子

榮光幕河○休氣四塞○天地訢合○乃降甘露○是謂榮露○ 緯書

水之美者○有三危之露○和之美者○有揭雲之露○ 呂子

天有甘露之淵○須太平而洒之○地有醴泉之源○待有道而涌之○ 抱朴子

武露布○文露沉○ 春秋緯

甘露降其國▸布散者人尚武○沉重者○人尚文

甘露者仁澤也○耆老得敬○則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 晉中興書

天之成功也○少陰與而太陰不與○少陰在內而太陰在外○ 繁露

故霜加物○而雪加空○ 繁露

天地積陰○溫則爲雨○寒則爲雪○ 大戴記

雪爲五穀之精○故冬無積雪○夏無餘糧○ 埤雅

雪宮建于東國○雪山峙于西域○岐昌發詠于來思○姬滿申歌于黃竹○曹風以麻衣比色○楚謠以幽蘭儷曲○盈尺則呈瑞于豐年○袤丈則表沴于陰德○既因方而爲珪○亦遇圓而成璧○眄隰則萬頃同縞○瞻山則千巖俱白○皓鶴奪鮮○白鷴失素○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兮○未若茲雪○因時興滅○玄陰凝○不昧其潔○太陽曜○不固其節○節豈我名○潔豈我貞○憑雲升降○從風飄零○值物賦象○任地班形○素因遇立○汚隨染成○縱心皓然○何慮何營○ 謝惠連雪賦

質輕以化○雰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成輝○ 羊孚雪賦

家有趙王之璧○人懷漢帝之金○既藏牛而沒馬○又冰木而凋林○已隤白登之指○實愴黃竹之心○ 劉璠雪賦

盛陽雨水溫煖而陽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寒雨雪凝滯而水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 劉向五行

大臣擅法○則雨雹○

霹靂雹霰○數發刑誅○繁多之所生○ 蔡邕獨斷

雹者陰陽相搏之氣○沴氣也○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害○ 性理

不與火分功名○忠○臣○之○義○孝○子○之○行○也○董子五行對
木已生而火養之○金已死而木藏之○火○樂○木○而○養○以○陽○水○
赴○金○而○喪○以○陰○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
之行也○
五行之隨○各如其序○五行之官○各致其能○是故木主生而
金主終○火主暑而水主寒○使○人○必○以○其○序○官○人○必○以○其○能○
天○之○數○也○土居中央○爲天之潤○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
美○不○可○名○以○一○時○之○事○故○五○行○而○四○時○者○土○兼○之○也○董子

五行之義

物之初生○其○形○皆○水○如金石之產○其○初○亦○乳○一陽之氣○一
日之時○一年十二月○冬○至○皆○肇○於○子○子水位○天水生於陽○
成於陰○氣○始○動○而○陽○生○氣○聚○而○靜○則○成○水○人之一身○貪心
動則津生○衰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欲心動則精生○
心○一○動○而○水○生○即○天○一○生○水○之○證○神○爲○氣○主○神○動○則○氣○隨○
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天原發微
五行
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
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砂
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桓子
上金下火金○積○水○而○爲○器○火○變○生○而○爲○熟○生熟稟氣於陰
陽○革之於物○物亦化焉○京子易傳
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
桓子問道篇
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土扶
微助衰○歷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須土也○五行之性○火熱

水寒○有溫水○無寒火何○明○臣○可○爲○君○君○不○可○更○爲○臣○火太
陽精微○人君之象○尊常藏○藏子木者○依○子○仁○也○
天地之性○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
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班子白虎通
土生金以自輝○金生水以自麗○母○子○相○養○之○義○也○水生木
以自枯○木生火以自滅○火生土以自灰○炎○子○相○代○之○義○也○
土得水而潤○金得木而利○水得火而溫○木得土而榮○火得
金而瑩○祖○溉○相○報○之○義○也○水得土而有歸○火得水而有正○

金得火而能化木得金而成用土得木而著功君師相成之義也 備旨

災祥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〻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行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周禮春官

占候以星為主故曰掌天星日有薄蝕悖所月有盈虧朓朒側匿星有贏縮圜角變動無常而災祥應之九州皆有星土觀客星所犯屬何分野而妖祥可知歲星在木則火為相在火則土為相以順度失度分妖祥雲有五色以二分二至日觀之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豊年降祲祥干國使人預知而備也十二風生干十二辰之位以時至則天地之氣和不和則乖〻則興別則以故命之以示人知所備為詔救政者告干王殷修政以救之訪序事者謀訪天禱所宜而次序其事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詩經

爗〻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譖莫懲 小雅十月之交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春秋隱公

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者著焉爾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其不曰恒星之隕何也我知恒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豈雨說哉

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鷁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于物無所苟而已石鷁猶且盡其辭而況於人乎

西狩獲麟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于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于中國也 穀梁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數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 禮記禮運

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射去其妖則國中潔淨如庭也間殺而不見其形則以日食時所造之弓月食時所造之矢射之以陰陽至盛之氣攻時昧不測之妖也或妖神憑于鳥獸則以救明之弓矢射之

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鎮陰川原必塞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 國語幽王二年三川震伯陽父云云

春政不失五穀孳初夏政不失甘雨時季夏政不失地無菑秋政不失人民昌冬政不失少疾喪五政不失百穀稚熟日月光明 孝經鉤命訣

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 關尹子二柱

星隕木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物之已至者人祆則可畏也 荀子天行

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爲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教我也聖主賢君尚樂受忠臣之諫而況受天譴也 董子仁智

五行之變當救之以德 五行對

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太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攻之朱絲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所爲強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 繁露

神龍見微風雲之象也鳳凰來失尊戴之朱也麒麟出亡國土之象也觀我之義禽不必義也以彼爲祥禽不必祥也 孫丘子

王者之祥有三聖人爲上豐年次之鳳凰麒麟爲下而可以爲祥可以爲妖者不與爲故凡物之殊形詭色而無益于民用者皆可以謂之祥可以謂之妖者也故先王之思治其國也見一物之非常必省其政以爲祥歟則必自省曰吾何德以來之若果有之則益勉其未至無則反躬自勵畏其僭也畏其易福而爲禍也以爲妖歟則必自省曰吾何戾以致之若果有之不待旦而改之無則夙夜祗惕檢視聽之所不及畏其蔽也畏其有隱慝而人莫之知也夫如是故祥不空來而妖虛其應 郁離子

大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

動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
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 匡衡日食疏
星辰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王者失道綱紀廢頓
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 谷永星隕對
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
皆日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
疾也 後漢鄭興日食疏
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景人君之表也故日將

旦清風發群陰伏君以臨朝不牽于色日初出炎以陽君
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
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偷道則日失其度
唵昧亡光各有云為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為牽于
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
旦入為妻妾役使所營 李尋災異對
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時故能致天
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

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 鍾離意上書
日月以著尊卑不易之象故其災行也微而少五行以示
政教從時之義故其失也著而多 一行傳
壽陽已東皆是具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涔足疆邦一朝
失職憤嘆甚積々憂成陰々積成雨々久成水故其域栢
滌也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平疆異美寶皆入志盈心滿
用長歎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 晋書袁甫水旱說
卿雲似蓋晨映姚鄉甘露如珠朝華景耀芝房感德咸出

銅池冥莢伺辰無勞銀箭 梁書
周則陽武之魚乘空而鬭隋則鵲巢鷮帳火炎門闕豈唯
天道亦曰人妖則祥眚星形於何不至必有神道裁成倚
伏一則以為殃璧一則以為休徵故曰德勝不祥而義厭
不患是以聖王常由德義消伏災咎也 隋書五行志
竹蒂兩草共垂甘露青赤一氣同為景星 庾信集
旱有三曰天旱國旱人旱曷為天旱寒陽肆亢下土祇慎
雖六七歲黎民不饑曷為國旱轢道熾災德潤仁枯貪風

暴氣蒸爲時癘易爲人旱邦徽其政吏賊其行千里人心
慘不爲陰夫天旱求諸早求諸仁〻洽而時豐國旱求諸德〻潤
而渟流人旱求諸政〻清而俗阜令貨遊于上刑黷于下
百姓焦愁結成恨曷所謂人旱者也邦守不淸其政而龍
從而共可冀乎　盛均人旱解

鄭以龍云魯以麟弱惡在其爲祥也故蓂莢不足以瑞堯
慶雲不足以瑞舜洛書不足以瑞禹玄鳥不足以瑞湯鳴
鳳不足以瑞文白魚不足以瑞武君而堯舜禹湯文武瑞

也夫又何瑞矣　楊誠齋集

三代而上祥瑞在天下三代而下祥瑞在簡策非古之賤
祥瑞而不書也祥瑞滿天下而不勝書也非後世之多祥
瑞而何書也無中之有寡中之多而不能不書也噫簡策
無祥瑞祥瑞之至也治功之隆也簡策有祥瑞祥瑞之衰
也治功之薄也　宋濂溪集

善言天人若莫若合天道之遠而言人事之近夫北山公
之善醫也先餐食而後鍼藥汾陰生之善巫也先人事而

後說卦則精于此乾者第取其皇極有建是已何必徵五
行也哉　升書考

鬼邪 莊子外物

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

古聖王必以鬼神爲賞賢而罰暴故賞必於祖而戮必於社 墨子明鬼

祥於鬼者義於人 義于人則鬼祐之

水西阜上有景遇祠蓋懷道協靈受書天使憂結宿情傳

芳後日 酈道元水經注

神者天之徒鬼者物之徒也惟人之初與天爲徒孰不具此神哉惟生之後開閉之不謹而好惡之偏適從而縱之也是故古之聖人開天之天而不開人之天閉人之實而不閉天之實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德生者陽明勝故識性用賊生者陰濁盛故物欲行識性用則歸于神物欲行則歸于鬼歸于神者與天爲徒歸于鬼者與人爲徒亦天地之理也 路史

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感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主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怪 谷永誨神

倘正尚未崇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饗如其無知禱之何益 班旋伴對

凡人情怨於鬼事而貴于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

義正道爲教非有奇怪虛誕之事 後漢桓譚疏

有嘯于梁從而聽之與見也斯鬼乎曰鬼無聲有立于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鬼無形與聲安有氣然則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作于天有違於民有與于物逆于倫而感于氣於是乎鬼有形于形有憑于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之也何爲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

乎無形與聲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共作而棲于民也○無恒○故有動于民而為禍○亦有動于民而為福○亦有動于民而莫之為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韓愈原鬼

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為精氣者血脈也○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人無耳目則無所知○故聾盲之人○比于草木○夫精氣去人○豈徒與無耳目同哉○朽則消亡○荒忽不見○故謂之鬼神○人見鬼神之形○故非死人之精也○何則鬼神荒忽不見之名也○人死精神升天○骸骨歸土○故謂之鬼○鬼者歸也○神者荒忽無形者也○王充論衡

地道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易經

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坤卦

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說卦○疏曰于帝言致役者坤臣乾君君之于臣役之而已于物言養者坤母物子母之于子養之而已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管子水地

地出雲為雨○起氣為風○風雨者地之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氣者○勤勞在地○名一歸于天○董子五行

泰山之上則封禪焉○培塿之側則生松柏○下生黍苗莞蒲○水生黿鼉鱉魚○民衣焉○食焉○家焉○死焉○地終不責德○故翟以地為仁○墨子

陰雖柔順○氣亦堅剛○為無邪氣也○京子易傳

土者氣之體○有土斯有氣○氣者水之母○有氣斯有水○風來氣散○水至氣凝○郭璞註爾雅

天道南陽而北陰。朝廷君陽而臣陰。地氣南北而南。是臣朝君之義。故天下治。地氣自南而北。是君從臣之義。故天下亂。夏日醒集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平衍氣仁。高陵氣犯。叢林氣癃。故擇其所居。居在高中之平。下中之高。則產好人。博物記

輿圖

冀州。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書經

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帝上無經界可見。以見其邑之純壤。以見其性之美。錯雜也。共錯出第二等者或也。力役分之不齊也。賦高于田者。賦非壤出于田也。

濟河惟兗州。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墳土脉墳起也。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者。以天下薄為正也。

海岱惟青州。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東至海。西南距岱。以海為表。以岱為界。可以為濱。故為斥鹵。其土白墳。平地之墳。則為潟鹵。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海物非一種。故曰錯。岱畎。岱山之谷也。怪異之石。可為器用之飾。萊山之夷。可耕作牧畜也。檿絲。山桑之絲。堅勒異常。可供琴瑟之絃。供絲布之用。

海岱及淮惟徐州。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埴膩也。包叢生也。

距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北戴斗極爲崆峒○東至日所出爲太平○西至日所入爲太蒙○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信○崆峒之人武○太蒙之人智○〔地氣使之然也〕

凡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山精陽川積陰陽爲僞陰爲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是○故○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肥者象天堅實大者象地虛縱〕沙○土○之○人○細○〔養薄故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地有美惡故生人有好醜也〕○大戴記

黃帝方制天下○立爲萬國○少皞之衰○其制無聞○顓頊之所建○帝嚳[illegible]統○領○萬國○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至流沙○[illegible]所照○莫不砥屬○堯遭洪水○天下分絕○禹平[illegible]即○舊制○度○舜攝位○分爲十二州○夏氏革命[illegible]亦云萬國○四百年間遞相兼幷○商湯受命[illegible]千○餘國○亦爲九州○分統天下○周初尚有千八百國○而分天下爲九畿○至成王時○亦曰九州○屬職方氏○其後諸侯相幷○有千二百國○及平王東遷○迄獲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間○諸侯征伐○更相吞滅○見于春秋

紀傳者○百有七十國○焉建乎下○分地里○上配天象○所定疆次○總標十二○及周之末○唯有七國○〔通考〕

計九州之別壤○山陵之大川澤所注○萊沮所生○鳥獸所聚○凡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磽埆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孝經援神契〕

東南方陽也○陽者其精降于下○故右熱而左溫○西北方陰也○陰者其精奉于上○故左寒而右涼○是以地有高下○而氣有溫涼○高者氣寒○下者氣熱○其千壽夭○則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高下之理○地勢使然也○崇高則陰氣治之○汚下則陽氣治之○陽勝者先天○陰勝者後天○此地理之常○生化之道也○〔黃帝素問岐伯對〕

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分壤樹穀也○〔管子地數〕

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淮南子地形訓〕

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

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

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秦之所害于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擧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

韓北有鞏洛成皐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謝六百步之外。韓卒之劍戟。皆出于冥山棠谿墨陽合賻鄧師宛馮龍淵太阿。

魏南有鴻溝汝南昆陽召陵。東有淮潁煮棗。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

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鬭雞走狗。六博蹹鞠者。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擧袂成幕。揮汗成雨。

楚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史記蘇秦列傳

秦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夫齊東有瑯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故此東西秦也。史記田肯說高帝

左崤函。右隴蜀。關中之險也。西濁河。北渤海。三齊之險也。鄭之險在虎牢。蜀之險在劍閣。晉陽保障。趙之險。表裏三河。晉之險也。吳之險在三江而帶五湖。楚之險。城方城而池漢水。桀以虐而傾夏。非伊闕羊腸之谷也。紂以殘而喪殷。非孟門大行之故也。通考

人之言曰。南北有定勢。吳楚之脆弱。不足以爭衡于中原。臣之說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穢。不可以久安于華夏。辛棄疾自治論

今日中原之地其形易其勢重者山東是也不得山東則河北不可取不得河北則中原不可復山東之民勁勇而喜亂虜人有事常先窮山東之民天下有變而山東亦常首天下之禍 辛棄疾論戰

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繫然豈以為可久而無事也人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洩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係也 陳亮上孝宗書

考隋唐地理之廣狹戶口盈耗與其州縣廢置其盛衰治亂興亡可以見矣蓋自古為天下者務廣德而不務廣地德不足矣地雖廣莫能守也嗚呼盛極必衰雖曰勢使之然而殆忽驕滿常因盛大可不戒哉 唐書地理志

自封建變為郡縣有天下者漢隋唐宋為盛然幅幀之廣咸不逮元漢梗於北狄隋不能服東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則起朔漠併西域平西夏滅女真臣高麗

定南詔遂下江南而天下為一地大民眾後世狃于治安而不知詰戎兵慎封守積習委靡一旦有變而遂至于不可為嗚呼盛極而衰固其理也 元史地理志

渤海漲洋此天地之所以限東徼也惡溪沸海此天地之所以限南徼也陷河懸度之設乎西瀚海沙乎之設乎北此天地之所以遠西而制北者也激障霧於東繼界黑水於南極泄流沙于西陸滅弱水于北溟此天地之所以界四維也 路史

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荊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勢 宋史趙鼎論地

天下之言守者則形勢而已矣形勢者以險為本嗟夫險未足以盡守之說也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天下之言險者無先也而子嬰降漢劉禪孫皓為魏晉之俘且夫雍梁之西荊揚之東非有變也金城棧道之固驚波怒濤之艱尤無恙也沛公烏合之卒不繁于衰時六國之眾也鄧艾王濬之徒又非白公曹公司馬懿之敵也而二君

東手就擒一姓之茅土盡爲喪國之社何也非其人也陳止齋集

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故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兖州可移而濟河之兖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遷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呂東萊集

輿地之有紀也自禹貢始也川山貢賦犂然具焉輿地之有圖也自禹鼎始也物形魍魎昭然晰焉余一龍集

三代以前天運王于西垂而發棄東南故戎狄折北不支而蠻夷得以微偉當時帝王有作則利于西北而不利于東南秦漢而下天眷祐于東南而西北代以凌替故蠻夷析北不支而戎狄得以徽偉當時帝王有作則不利于西北而利于東南治平畧

繇古以來西北以強勝而多失之亂東南以治陰而多失之弱則此風俗之各有失得也西北之政多以嚴致平東南之政多以寬羈治此則人民之各有失得也西北之人裕于防而患於饑東南之人善于貧而足于食善治西北則足以富國善治東南則足以餘糧

長淮爲江淛之藩籬襄漢爲荆湖之脣齒漢中爲巴蜀之門戶故知有長江之勢而不知爲守淮之計非知江之險者也知有荆襄之勢而不知爲襄漢之計非知荆湖之險者也知有巴蜀之勢而不知爲漢中之備非知巴蜀之險者也

夫江南所恃以固者長江也而四川之地據長江上遊而

下臨吳楚其勢足以奪長江之險河北所恃以爲固者黃河也而陝西之地據黃河之上遊而下臨趙代其勢足以奪黃河之險俱治平畧疑城稿

山水

東方泰山尊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惟泰山乎故爲五岳之長南方衡山一名霍霍者萬物盛長垂枝布葉霍然而大西方華山華者華也萬物滋然變華於西方也北方恒山恒者常也萬物伏藏于北方有常也中央曰嵩嵩者高也詩云嵩高惟嶽峻極于天 風俗通

王者受命必封禪封者增高也禪者廣厚也皆刻石紀號者已也以自效也天以高爲尊地以[illegible]故增泰山之高以示報天禪梁父之阯以[illegible]

泰山爲群岳之長一名天孫言爲天帝孫也主知人之禍福 通義

陰合陽故石凝爲山山之爲言宣也含澤布氣調五神也 春秋題詞

夫山生材用無私爲焉四方皆伐無私與焉出雲雨以通乎天地之閒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饗 書大傳

艮爲山爲小石石陰中之陽陽中之陰陰精補陽故山含石石之爲言託也託立法也土精爲石石氣之核也氣之生石猶人筋絡之生爪牙也 春秋題詞

丘山以土石爲體其有銅鐵山之奇也銅鐵既奇或出金玉鴻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 王子超奇篇

小兵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高 董子繁露

山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 管子地數

崖嵬不崩賴彼峽岬 楊子太玄 當崩不崩以有阻之之峽岬也

包奇蘊以藏器蘊絕峯于青雲景澄則巖岫開鏡風生則芳林流芬蘅奇故神明鮮萃路絕故人跡自分 夫學諦塵山賦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 管子

山不崩川不竭與而之澤故以早王祈祭

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偏與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所不及者死似仁其流行庳下倨句皆循其理似義其赴百仞之谿不疑似勇淺者流行深淵不測似智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槩似度[illegible]必觀焉 說苑

水者天地之包幕五行之始萬物之所歸生也 元命苞

地太柔之氣為水水為雨雨化物之走 皇極經世篇

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為都居集于天地而藏于萬物產于金石集于諸生故曰水神水集于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為人而九竅五慮出焉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重濁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illegible]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 管子水地

水之出于山而流入于海者命曰經水水別於他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溝一有水一無水者命曰谷水之出于他水溝流于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 度地

水之道也深不可測大不可極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

水之為物擊之無創射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利穿金石功濟天下 傳考

非水無以准萬里之平非水無以通遠道之重任 大傳

山者水之原水者山之委諸山皆發脈于崑崙本雖同而末則異諸水皆會歸于海本雖異而末則同所以山愈聳愈高而分則小水愈下愈大而合則多其勢然也
治乎聚

河海江漢

荊揚之水江漢為大兗豫青雍之水河淮為大江之源則自岷山而下歷沱瀘東陝會而入於海淮之源則自桐栢而下歷泂濟沂汶之地排而入於海河之源則自積石而下歷華陰洛汭大陸之地疏而入於海漢之源則自嶓冢而下歷三澨大別彭蠡之地決而入於海水條分則派而合併於冀豫之間者宜疏水洗發則通而沉滯於青兗之間者宜瀹水迅則勢不停豬緩於荊州之間者宜決水別

則勢不撥澗渚於徐揚之間者宜排水無所受則漲有所受則弱莫大乎海而西北諸水滙焉莫大乎江而東南諸水滙焉故宜注也
書務

淅源發于崑崙積石乃其見處禹道積石濫之由積石北行又東至梁山乃折而南三千里而至龍門龍門而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極于華陰即為雍之西河記其自南而東則踰華陰一折而至砥柱東而又東至於孟津自孟津又東過於洛汭自洛汭至于大伾之山始極焉即為

發之南河又記其自東而北則縣大伾而北過洚水又北至于大陸北而又北播為九河則為兗之東河又復合為一流名曰逆河而入於海而九河流於是乎終矣 九河考

黃河自昔為中國患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間有泉百泓滙而為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名流出復潴曰哈剌海東出曰赤賓河東北流為九渡河其水猶清騎可涉也貫山中行出西戎之都會曰合納憐河所謂細黃河也水流已濁繞崑崙之南折而東注復繞崑崙之北至積石經河州過臨洮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北繞朔方北地上郡而東經三受降城豐東勝州折而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集津為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乎懷衛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然崇山巨磯以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進為蹟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三二千里恒被其害 宋史河渠志

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盖無幾也名曰百谷王 博物志

九四海通謂之稗海稗海外復有大瀛海環之 十洲記

濟源多伏流至王屋山下始見為沇自其見處瀠之自沇而下則伏矣及其東流為濟濟乃沇之既復而見者也一見之後遂西南入於河又復於地矣既入於河復潛行絕河南溢為滎是又一見也既溢之後又伏於地乃復東出于陶丘北東而又東則至於菏澤既至於此則常見而不復伏繇是東北會于汶又自東北而入於海而濟水於是終矣 禹貢說

漯者即漯水泛溢蕩漾無涯因名曰漯非漯自漯也二水至東北與汶水合流而入海 圖考

江之源出於岷山其大如甕口其流可以濫觴順沿而下控諸群荊廣袤數千里方舟然後可以濟此無他故所受托下流者非一壑也 子華子

江水發源於岷山禹至岷山導之東別支流為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又東行迤邐與漢相會共匯為彭蠡而東出彭蠡為中江而入海而江水於是終矣 禹貢說

岷江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蓋一源而三目也 漢書

江公也諸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 說文

江貢也所出珍物可獻貢也 風俗通

汝水出河南汝寧縣上蔡西平汝陽入淮 廣輿記

漢之源爲漾發源于嶓冢山禹自嶓冢漾之東流至武都則爲漢水又東至武當則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之山南入於江於是江漢合流滙澤[illegible]爲彭蠡東流爲北江而入海而漢水於是乎終 禹[illegible]

江漢皆發源於梁經流于荊入海[illegible]揚自大別山下江漢合流至入海之處又分流爲松江婁江東江其實三江之源原一也

淮水出胎簪山至桐柏之間始大禹自桐柏導之繇是東會于泗沂東至揚州之地入於海而淮水於是乎終

沂水出艾山西南而入于泗泗水出陪尾東南而[illegible]

淮源發于豫會泗沂于徐入海于揚 禹貢疏

卷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卷三十

博物部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卷三十

錢江魯重民孔式輯　門人馬士斐文起条

博物部

物理

有物之大○莫如天地○天有至粹○地有至精○人類得之○則為
明聖○飛類得之○則為鸞鳳○走類得之○則為麒麟○介類得之○
則為龜龍○草類得之○則為芝蘭○木類得之○則為松栢○石類
得之○則為金玉○萬物莫不以其類而有得者焉○　大戴記

非○本○非○標▶非○纖○非○煇▶壞○非○土○不○高▶冰○非○水○不○流○
木○之○伐○也▶而○木○為○斧▶賊○難○而○起○自○近○者○二人同術○誰昭誰
暝○二虎同穴○誰死誰生○故虎之猛也○而陷于獲○人▶之▶智▶也○
而▶陷▶于▶詐○　汲冢周書

萬物之所生也○性○于○從○萬物之所反也○性○于○同○
海之大也○而魚何為可得○山之深也○虎豹貔貅何為可服○
人○智○之○邃○也▶奚○為○可○測○跂動噦息○而奚為可牧○玉○石○之○堅○
也▶奚○可○刻▶陰○陽○之○號○也▶孰○使○之▶牝○牡○之○合○也▶孰○交○之○

欲伐而不得生斧柯欲烏而不得生網羅欲彼天下要生

為 汲冢周書周祝解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埶成之 一為萬物作案若之紀以成之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老子

天一地二人三三三為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奇主辰辰為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為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而生其餘各從其類矣 日從一而生陽數奇也其數至十而終自甲至癸各具五行二偶也以從奇辰者時也陽生于子自子至亥為十二當月之數

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 家語

泥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 子華子

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善遊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為禍 文子

物有損于彼者盈于此成于此者虧于彼凡一氣不頓過一盈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 列子天瑞

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 莊子
逍遙遊
井鼃不可以語于海者拘于虛也夏蟲不可以語于冰者
篤于時也曲士不可以語于道者束于教也
萬物皆出乎機皆入乎機
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
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
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于明也殆

耳之于聰也殆心之于殉也殆 莊子徐無鬼
[illegible]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
絯于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莊子外物
夫物之始也傾傾至其有也錄錄至其成形端端王王勿
損弗益幼少隨足以從師俗毋易天生毋散天樸自若則
清動之則濁
[illegible]

不挺生于弗罷賤生于無所用中河失船一壺千金貴賤
無常時使物然 學問
蚊虻墜乎千仞之谿乃始翱翔而成其容牛馬墜焉碎而
無形繇是觀之大者不便重者創深 天權
昔之得道以立至今不遷者四時泰山是也其得道以危
至今不可安者參谿壇谿森木降風是也其得道以生至
今不亡者日月星辰是也其得道以亡至今不存者苓葉
遇霜朝露遭日是也 鶡冠子[illegible]天

釜概之于量也不能以容于所不受尋墨之于度也不能
以及于所不至鈞天廣樂飛鳥過而不止崇極績拱縲紲
逃焉且負動而方息所性不同也火炎而水流習使之然
也 子華子
夏不衣裘非愛裘也煖有餘也冬不用翣非愛翣也清有
餘也 呂子有度
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積則光燄不博禮義不加
乎國家則功名不白

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陰其實泉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 韓子外傳

夫萍樹根于水木樹根于土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圓者常轉窾者主浮自然之勢也 淮南子原道訓

厲利劍者必以柔砥擊鐘磬者必以濡木轂強必以弱輻兩堅不能相和兩強不能相服故梧桐斷角馬氂切玉

凡物有所施之無小不可為無所用之碧瑜糞土也 淮南子繆稱訓

天下莫憎于膠漆而莫愛于冰炭膠漆相賊冰炭相息也

禹錯日用而不足貴周鼎不爨而不可賤物固有以不用而為有用者 說山訓

草木之發若蒸氣禽獸之歸若流泉飛鳥之歸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

佐祭者得嘗救鬬者得傷蔭不祥之木為雷電所擊 淮南子說林訓

地之磽者雖有美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 賈子至言

凡天地之物衆以其泰而生厭于其勝而死春之所生而不得過秋秋之所生而不得過夏天之數也

天無所言而意以物物不與群物同時而生死者必深察之是天所告人也故薺成告之甘荼成告之苦也 董子天

高山之巔無美木傷于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于多陰也 劉子說苑

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為人不祥

響不辭聲鑑不辭形 劉子新序

藏不滿盜不藏藏滿盜藏還自損也 太玄積

信道致詘詘道致信其動也日造其所無而好其所新其靜也日減其所有而損其所成 玄攡

水其寒乎火其炎乎石其沉乎羽其浮乎然驪山有溫泉蕭丘有寒火南海有浮石牂牁有沉羽名不可紀而化不

可窮 劉子

衆庶馮生其不肖也甚矣資其力者力壯則侮之稟其智者智繁則祟之競其才伎取諸美好率因便而求多元化有知亦自悔其作俑 蒼庚子廣化篇

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大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 陸子演連珠

物無專美配禍為福情有軌機緣恩出然達士悟而廉取

貪夫昧而無厭 王子淵連珠

背源之水不能揚長流以東漸非時之華不能稽榑藻于冰霜 抱朴子

游雲無質故五色含焉明鏡無瑕故萬物兼焉 尹文子

麟不吠守鳳不司晨騰黃不引犁尸祝不治庖 抱朴子

羽翼美者傷其生枝葉茂者害其根能兩美者天下無之 文子

夫能知之也凡石生光氣不能知之也金玉無潤色海與山爭水海必得之 慎子

養魚沸鬻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 劉[illegible]議

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 漢書

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然而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 晉齊

智出乎身理無或困聲係乎物才有必窮故凌波之羽不能自浪盈岫之木無以輟風 南齊書劉祥傳

道不恒夷運無常泰 梁書

靡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志有時而亡 枚乘諫吳王

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 後漢翟酺外戚疏

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萬石之鐘不以莛撞起音 三國志杜襲對

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

之茂陰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甸
對泰客知武乎擊之惡其人也 三國志王昶戒子書
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共悅 齊書王融表
夫崑峯積玉光澤者前跌瑤山叢桂芳茂者先折 北齊書祖鴻勲與楊休之
物之順也雖異質而成功事之違也亦同形而罕用舟浮檝擊可濟千里之川轅引輪停不越一毫之地故是以知物靜相循易為務曲直相反難為功 唐太宗賜蕭瑀詔

居龍之伎非曰不偽時無所用莫若履循作俑之王非曰可資時有所用貴于斷輪問涉于川其時在風泓之者吉泝之若亾同蒞于野其時在澤伊種之利乃移之厄書 劉禹錫何卜賦
翩滋九咲珠媚重淵無脛以自至無舌以自宣至其流光晶出郁烈則人亦莫得而棄捐也 元史黄溍答客問
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 天祿閣外史
良田雖美而稼不獨茂卜宅雖吉而功不獨成 嵇中散集

華落向本故曰歸華榮下離枝故曰別葉 李善文選註
禹也不可以柱事焉也不可使守閤佩玉長裾不利走趨
祇繫其逢不繫巧愚 韓愈王評事墓志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于中而洩于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于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送孟東野序

子之前日泰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蕭葭之霜也凡人性唯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為貴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 張耒送秦少章序

樹樹異風人人異心不可以一槩量故黿鼉得水則生麋鹿得水則死 太平御覽

萬物生于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槩謂有心然後有知乎則錯無心謂凡動物皆有心則水亦動物也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蓍龜生而無知死然後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 歐陽修怪竹

珠玉之珍雀不祈碎也爵祿之貴魚不求京也 宋祁筆記

元物自其濁者視之則清者為清自其實者視之則虛者為虛故清者以濁為汚而虛者以實為礙然而皆非物之正也蓋物無不清亦無不虛者雖泥塗之渾而至清存焉雖山石之堅而至虛存焉夫惟清濁一觀而虛實同體然後與物無匹而至清且虛者出矣 蘇轍集

陽交于陰而生蹄角之類剛交于柔而生根荄之類陰交于陽而生羽翼之類柔交于剛而生枝幹之類天交于地地交于天故有羽而走者足而騰者草中有木木中有草也各以類而推之則生物之類不過數矣

天地間正氣生者常少繁氣生者常多故人止生一而獸生二三禽又倍之蟲又倍之自然之理也 邵堯夫皇極經世篇

有轉大木于河滸者前呼與謣後皆應之木翻然如馳焉當是時也即有齊謳郢調吳歈越吟與夫激羽流商之奏截雲下塵之曲悉未之用矣以此嘆以為後言無當而繁華泛實 王維楨集

火附薪為光而滅薪無用物之迹鑑肖人面而不為人面有守器之誠 倪元璐集

地性素濡石性素堅豈復有人造堅濡耶 竺佛念出曜經

以鏡燭物有形者皆現以灰濯物不潔者皆鮮 玉皇本行經

禽鳥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
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為錯。小雅鶴鳴之善也

鶴鳴在於閑誠之不可揜也 在淵在渚閑理之無定在也

夫鳳凰之文，前德義，後自膺。韓子

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有別；鹿鳴興于獸，
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宋語

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
其修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
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
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
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閒，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
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鳳皇者，鶉火之禽，陽之精也；麒麟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

今类類語 博物部 卷三十 禽鳥 十六

鳳民者，德之精也。德能致之，其精畢至。鶡冠子

紀消子為周王養鬭雞，十日曰：方虛憍而恃氣。又十日曰：
猶應影響。又十日曰：猶疾視而盛氣。又十日曰：幾矣，雞雖
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
者，反走耳。列子

翬翟備色，翱翥百步，肌豐而力沉也；鷹隼乏采，翰飛戾天，
骨勁而氣猛也。劉子 文心雕龍

雁從風而飛，以愛氣力；銜蘆而飛，以避矰繳。淮南子

關雎以義鳴其雄，鹿鳴以仁求其群。陸子

陵虛之鳥，愛其清高，不顧江漢之魚；淵沼之魚，樂其濡滋，
不易騰風之鳥，內性異而分不同也。三國志管輅對

雞，耿介之鳥，雄者分地而棲，入其界者搏擊之。雉飛以太
故許大曰雉。少昊氏以鳥名官，五雉為五工正。大戴記

黃帝即位，宇內和平，唯思鳳象，召天老而問之，對曰：夫鳳
象，鴻前而麟後，蛇頸而魚尾，鸛顙而鴛顋，龍文而龜背，燕
頷而雞喙，五色備舉，出東方君子之國，見則天下安寧，惟

今类類語 博物部 卷三十一 禽鳥 十七

鳳為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
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
集之○四○則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
之○ 韓詩外傳
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為之長○ 山書
聖人不能自免于厄○而鳳麟獨能自全于世○是偽欺之擒○
賢于聖人也○ 王子
伍舉曰有一大鳥集楚國之庭三年不飛○亦不鳴○此何鳥

也○莊王曰此鳥不飛○飛則沖天○不鳴○鳴則驚人○ 吳越春秋
今夫鴻鵠高飛沖天一舉千里○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
上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
六○翮○邪將○腹○背之毳○毛○也○ 固桑[illegible][illegible]對晉平公
鴻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惟有羽
翼○之○故○是○能○通○其○意○于○天○下○乎○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鳥之
有翼也○ 管子 桓公見飛鴻而嘆
黃雀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

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
上○以其類為招○晝遊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乎
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遊乎江海○淹乎
大沼○俯噣鱔鯉○仰齧菱荇○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
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盧○
治其矰繳○將加己于百仞之上○折清風而抎矣○故晝遊乎
江河○夕調乎鼎俎○ 莊辛幸臣論
魏侯好鶴○曹伯愛鴈○ 魏書

鴻鴈有羽儀○故大夫執以為贄○ 禮疏
倉庚知分○鳴鳩知至○故陽氣分而倉庚鳴○可蠶之候也○陰
氣至而鳩鳴○可○績○之○候○也○ 詩疏
黃鵠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識天地之盈虛○ 楚詞
散幽徑以騁物○偉胎化之仙禽○鍾浮曠之藻質○抱清迥之
明心○指蓬壺○而翻翰○望崑閬而揚音○睛○含○丹而星曜頂○凝○
紫而烟華○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入衛國而乘軒○
出吳都而傾市○守馴養于千齡○結長悲于萬里○ 鮑照舞鶴賦

初揩坤天之鶴遠言拂日之烏望有塵埃謂翔形而載筋德無音響疑避影以御蘆（楊谷鶴賦）

麒麟鳳皇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歐陽玄贊劉因）

夫雞平頭戴冠者文也足傳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見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雖有五德猶日瀹而食之以其所從來近也（外傳）

風應節而變變不失時雞時至而鳴與風相應也（荀九家易）

鳧雁去來固鷗鴨于多少鳶魚上下皆自適于飛潛（歐文忠集）

奔鋒不能化藿蠋而能化螟蛉越雞不能伏鵠卵而魯雞能伏藿蠋與螟蛉俱蟲也魯雞與越雞同禽也然化與不化伏與不伏者藿蠋成越雞小也故智小不可以謀大德狹不可以廣（劉子）

彗星橫天鯨魚死浪鵝鳴于邑賢士見放（郭璞山海經圖贊）

飛鳥以翼當尾則髮廢多任少沛於有餘輪運于轂至用在無（嘗息贊）

稜以勁翮意不群飛資其利嘴義在鮮食生有自然之權用無可抑之勢古之言武士法吏蒼名比義者以其擊若郅都飛若李廣委質于所事報功于所養不憚摧異以鷙勇不立歌枝以庇卿是鳥也擬議不亦宜乎（張九齡鷹鶻贊）

獸畜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
為羊 易廣八卦
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為之長 山經
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于廄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
之以穀言愛國用也 鄭氏箋詩
伯樂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
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
不可告以天下之馬有九方皋此其于馬非臣之下也請
公使行求馬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牝而黃使人往取之
牡而驪穆公不悅伯樂曰若皋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
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
[illegible]其所不視若皋之相馬乃有貴于馬者也馬至果
[illegible]馬也
養[illegible]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
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
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 列子
豐狐文豹棲于山林處于巖穴靜也不免于網羅之患其
皮為之災也
管仲從桓公伐孤竹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知可用也
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以管仲之聖至于所不知不難
師于老馬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知不亦過乎
韓非子
獬一角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獄以罪疑者以羊觸之
夫帝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以冬見陽蟲以夏出出
應其氣氣動其類參伐以冬出心尾以夏見參伐則虎星
心尾則龍象 王充論衡
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為之不采 淮南子
鹿形似馬而迅于馬豺形似犬而健于犬國有千金之馬
而無千金之鹿家有千金之犬而無千金之豺以犬馬有
用而財鹿無用也
獸雖馬類實畜之英騰髦驤首嘘天雷鳴氣無不逮吞虎

辟兵 郭璞山海經圖贊

鹿之為物善接其類至麀猶出于天性故聘禮取焉 禮書

獸之般般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 史記司馬相如傳

始皇議欲大苑囿優旃曰善多縱禽獸于其中寇從東方來使麋鹿觸之足矣 史記滑稽傳

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 後漢書馬援進銅馬表

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 後漢書班固兩都賦

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患咎在殘吏而勤勞張捕非憂恤之本也 漢書宋均下詔令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于詩書于春秋雜出于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于家不常有于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

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韓愈獲麟解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于奴隸人之手駢死于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日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識馬也 韓愈雜說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于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群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 送溫處士序

麟擇土而後踐位平而後處紛兮其有質文也幽間則循

鱗介

乃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 禮記月令

鱗蟲三百六十○而龍為之長○介蟲三百六十○而龜為之長○ 山書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于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春釁龜○ 周禮

堯沉璧于洛○玄龜負書出○背上有赤○文○綠○字○ 尚書傳

楚子公將朝▶食指動▶謂子家曰▶他日食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黿羹○子公笑○公問之▶具以告▶公召之○獨▶弗▶與▶羹○子公怒○染○其○指○嘗○之○而○出○遂弑靈公○ 左傳

伏○閒○而○能○存▶而○能○亡○者▶龜○與○龍○是○也○龜生于水○發之于火○千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龍生于水○被五色而遊○故神○歡小則如蠶蠋○欲大則函天地○欲上則凌于雲氣○欲下則入于深泉○變○化○無○日▶上○下○無○時▶謂○之○神○ 管子水地

神龜能見夢于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莊子外物

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莊子

故龍伏潛于川○而剖卵于陵○其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化者○形○精○之○至○也▶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也○

萬物羽毛鱗介○皆○祖○于○龍○羽嘉生飛龍○毛精生應龍○介蟲生蛟龍○介潭生先龍○ 淮南子小說

物以感應○亦不數動○壯士捉劍○氣○激○白○虹○鮫魚潛淵○出則邑悚○ 郭璞山海經圖贊

靈龜者○玄文五色○神靈之精也○上陰法天○下平法地○能見存亡○明于吉凶○王者不偏黨○尊耆者則見○ 廣雅

黿為鱉雄○故▶鼉▶鳴▶而▶鱉▶應○一名河伯使者○擁洲渚而擊奔流○具珊然之質○紋日以行○鱉▶水▶居▶陸▶生○紋○自○光○放○轉○潮首東向○夕首西向○ 爾雅翼

鼉名土龍能橫飛不能上騰抱蹦然之質隨月以吐霧
致雨善攻碕岸性嗜睡宵鳴如桴鼓故詩曰鼉鼓逢逢 博
物志

禹濟巨海黿鼉爲梁 拾遺記

龍能變水人能變天 變化論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于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
閒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
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
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
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
雲從之矣 韓愈雜說

天池之濱大江之濆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
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
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之關隔也然
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獱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
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

也自負其異于衆也且曰爛死于泥沙吾寧樂之若俯首
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 韓文

珊然中采齊而協肆夏揖遜俯仰若洙泗羣賢之交集風
止籟靜挺然獨立不撓不屈若虞廷群后端冕正笏而列
于堂陛之側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愧
于其名 王陽明集
木之枝土之所成木之幹石之所成土石靜而隨陰故不
易木之葉水之所成木之花火之所成水火動而隨陽故
易 邵堯夫皇極經世書
菜者采也君子之所采也或謂之蔬爲蔬也者疏也食粱
肉者所疏也君子所采而食粱肉者疏之或亦可以裕
合纂類語 博物部 卷三十 草木 三十六
我矣 劉某菜論
厥包橘柚櫥奇者維甘朱實金鮮葉倩翠藍靈均是詠以爲
美談 郭璞山海經圖贊
丹珠所生素水之際翹葉柏竦美壯若彗濯彩丹波自相
霞映 三珠樹贊

合纂類語卷三十終

列聖

太祖高皇帝

廟諱元璋建元洪武在位三十一年加建文四年共

三十五年壽七十二歲葬孝陵

成祖文皇帝

廟諱棣建元永樂在位二十二年葬長陵

仁宗昭皇帝

廟諱高熾建元洪熙在位一年葬獻陵

宣宗章皇帝

廟諱瞻基建元宣德在位十年葬景陵

英宗睿皇帝

廟諱祁鎮建元正統在位十四年北狩後復辟建元

天順八年共在位二十二年葬裕陵

景皇帝

廟諱祁鈺初封郕王英宗北狩而立建元景泰在位

七年

憲宗純皇帝

廟諱見深建元成化在位二十三年葬茂陵

孝宗敬皇帝

廟諱祐樘建元弘治在位一十八年葬泰陵

武宗毅皇帝

廟諱厚照建元正德在位一十六年葬康陵

世宗肅皇帝

廟諱厚熜建元嘉靖在位四十五年葬永陵

穆宗莊皇帝

廟諱載垕建元隆慶在位六年葬昭陵

神宗顯皇帝

廟諱翊鈞建元萬曆在位四十八年葬慶陵

光宗貞皇帝

廟諱常洛建元泰昌在位一月葬定陵

熹宗悊皇帝

廟諱由校建元天啓在位七年葬德陵

思宗烈皇帝

廟諱由檢建元崇禎在位十七年埜　陵

今上皇帝

御諱由菘建元弘光在位萬々歲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卷三十一 附書紀

國朝典籍

太祖高皇帝

皇明祖訓

儲君昭鑒錄

臣戒錄

武臣戒錄

寶訓

實錄

卹政記

存心錄

省躬錄

醒貪錄

精誠錄

成祖文皇帝

文華寶鑑

寶訓
聖政記
仁宗皇帝
寶訓
文集
宣宗皇帝
帝訓
寶訓

臣鑑
英宗皇帝
五倫書
寶訓
景皇帝
勤政要典
憲宗皇帝
文華大訓

寶訓
孝宗皇帝
寶訓
睿宗皇帝
寶訓
世宗皇帝
注程頤四箴
宸翰錄

寶訓
明倫大典
穆宗皇帝
寶訓
神宗皇帝
寶訓
貞宗皇帝
寶訓

熹宗皇帝

寶訓

皇明大政紀

皇明實錄

皇明從信錄

國朝捉錄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卷三十一

列聖謨訓

太祖高皇帝

建文君

成祖文皇帝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

英宗睿皇帝

景皇帝

憲宗純皇帝

孝宗敬皇帝

武宗毅皇帝

世宗肅皇帝

穆宗莊皇帝

神宗顯皇帝

熹宗悊皇帝

悊宗熹皇帝

思宗烈皇帝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卷三十一

錢塘 臣 魯重民 馬士斐 恭輯

列聖謨訓

太祖高皇帝聖謨

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矣。漢無外戚閹寺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于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于私愛。惟賢是用。苟紀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近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于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著書以示子孫。亦社稷無窮之利也。聖政記○君道

譬如盧扁不施藥石疾不自瘳匠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若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也 皇明寶錄 ○ 君道

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公心以待之 通紀 ○ 君道

人心對越上帝毫髮不誠怠心必乘其機瞬息不敬私欲必於其隙夫動天地感鬼神惟誠與敬耳人莫不以天之高遠鬼神幽隱而有忽心然天雖高所鑒甚邇鬼神雖幽

所臨則顯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則吾心之誠敬自不容于少忽 大華實訓 ○ 敬天

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 文華寶訓 ○ 憲天

度天下者當以天下爲憂處一國者當以一國爲憂處一家者當以一家爲憂 五倫書 ○ 憂勤

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毀拱無爲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知治天下者無逸而後可逸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待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卧不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爲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祇畏天命不敢故耳 大政記 ○ 敬勤

我思功未服于天下德未孚于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塗尚梗名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有歸察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稱尊志驕氣盈卒致亡滅吾豈得

更自驕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 正帝位諭 ○ 厭紋

凡政事設必欲有利于天下可貽後世一令之善四海 聖政記 ○ 詔令

從福一不善無窮之禍天道微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災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爲君人者之儆戒今宜體此下修人事上合天

道豈特為人上者當急為人臣者亦當修省以輔其君上
下交修斯為格天之本（聽許存仁講洪範篇○徽應）
藻率雜佩為身之容恭遜溫良為德之容見于外者可以
知其內也古之君子趋蹌有節升降有數周旋跬步而不
違于規矩者由其德充于內而著于外也所以器識高明
而善道日增惡行不見而邪僻益遠己德既修自然服人
賢者彙進而不肖者自去能修德進賢則天下國家未有
不治不務此者鮮不取敗夫貨財聲色為戕德之斧斤讒

諂佞諛乃杜賢之荊棘當拒之如虎狼畏之如蛇虺苟溺
于卑好則必為其所陷矣（諭太子修德進賢之道○聖
學）
朕著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慮
子孫不知所守故為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紬繹六年
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苟作聰明亂舊章
則違祖訓矣（皇明寶訓○作述）
商彝周鼎非重器也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有鼎彝尚知

寶愛太子承主器之重豈得不寶愛之乎寶愛之者必擇
端人正士以為輔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不通諛行
自然漸漬以成其德若惟委之于便嬖近習是置重器于
塗而不寶愛之矣（諭東宮臣○訓儲）
古者宮不必備惟其賢朕以廷臣有才望勳德者兼東宮
官非無謂也常慮廷臣與宮僚有不相合遂成嫌隙或生
姦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為明鑒朕今立
此其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無相構之患也（不專選東

宮官○諭○儲訓）
令東宮官取廷臣勳德老成者兼其職者成（皆）人動有
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與賢任才立國之本
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人各盡職故建德之本必
以於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諭東宮官○儲訓）
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始于謹夫婦后妃雖母儀
天下不可使預政事至嬪嬙之屬不過備執事侍巾櫛若
寵之太過恐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宮闈政由內出未

者不為禍本者。夫內惑嬖人。甚于鴆毒。惟明主能察于未然。其他鮮不為所惑。命修女誡諭○齊家

致治在乎善俗。善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墮為小人。今太學中年長學優者。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人才可興。選國子生分教北方諭○立教

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質實不華。誠可為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為近古。晉宋間文體日衰。駢麗綺靡。而古法蕩然矣。宋名儒輩出。雖欲變之而卒未能。近時詔誥章表之類。仍循舊習。朕嘗厭其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為浮文所蔽。甚而今凡誥諭臣下之辭。須宜遵古。以革弊習。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方為典雅。命儒臣擇唐宋表箋可為法者諭○文章

三王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見。而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闡聞聖賢之學。又有功

于後世。每每于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真萬世之師也。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經籍

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為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亦無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知學則道興。小人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未必不本于此。頒五經四書于北方學校諭○經籍

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于當時。是非公于後世。故有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昧于先王之道。酣溺胡虜之俗。制度疏闊。禮樂無聞。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今爾等纂修。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修元史諭○史學

卿等爲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宜協心爲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

即吳王位諭治道

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儉者賞予然賞不可濫

大政記○治道

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于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隆盛也蓋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一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之說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爲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

定文武科取士之法詔

○選舉

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

之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是傳經豈可槩以耄而棄之各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各六十以下者則于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

舉明經修行之士詔○選舉

久任之道當嚴于簡擇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當專于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賢者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必生奸也是任人爲難

與學士宋濂論次

任○用人

三代之上士之學者文武兼備故措之于用無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者乎即以太公之鷹揚而授丹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于後世武學專講韜略不習經訓專習干戈不閑俎豆拘于一藝之偏之陋哉今又欲循舊用武舉立武學甚無謂也

皇明實錄○選舉

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失其人則瘝官曠職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

平以辨賢否無但碌碌取充位而已也　諭吏部　前人之
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于求賢若高宗之
于傅說文王之于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
于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鵠之能遠
擧者爲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鬣也人
君之能致治者爲其有賢人而爲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
無德行文藝之足稱者宜令有司採擧備禮遣送至京朕
將任用之以圖至治　求賢詔　〇賢才

自古賢明之君有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于
已未聞近習嬖侍得預謀者況閽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
日接耳目其小喜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僻專恣其
體態也苟一爲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
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故立法寺
人不過侍奉灑掃不干預政事　內使言及政事　上怒責
之　因諭羣臣〇宦寺
四民之中士爲最貴民爲最勞士之最貴者何讀聖賢之

書明聖賢之道出爲君用坐享天祿農之最勞者何嘗春
之時雞鳴而起驅牛負耒而耕及田旣種又須耘耨炎而
赤日形體憔悴及至秋成輸官之外所餘無幾一或水旱
蟲蝗則擧家遑遑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艱甚
有刻剝而虐害之無人心甚矣　須醒食簡要錄〇臨民
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歎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
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民皆事我者
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寖薄所以然者只爲視民

輕也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
民與已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
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　諭翰林學士宋訥　〇臨民
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斷可謂極陋然于古之上稱
德者必以堯爲首後世競爲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
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
是寶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彫巧以殫天下之力也
新殿成諭省臣〇節儉

衰亂之原。由于驕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逸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諭前代興亡○興亡

學校之弊。至元極矣。使先王衣冠禮義之教。混為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之設。名有而實亡。況兵變以來。人習戰闘。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朕謂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illegible]。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污染之習。命天下立學校諭○學

朕觀歷代賢君。事神之道。罔不祇肅。故百靈效祉。休徵類應。及今衰世之君。罔知攸敬。違天慢神。非惟感召災譴。而國之禍亂。亦繇是致。朕惟為懼。每臨祭必誠必敬。惟恐未至。故命卿等編此書。欲示鑒戒。夫水可以鑒形。古可以鑒今。是編所以鑑善惡。宜惟行之。于今。俾子孫永為法守。存心錄成諭諸儒臣○祭義

欲財用之不竭。國家之常經。鬼神之常享。必也務農乎。故后稷樹藝稼穡。而生民之詩作。成王播厥五穀。而噫嘻之頌興。古者天子籍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饋膳。自經喪亂。其禮已廢。上無以教。下無以勸。其命來春舉行耕籍田 諭廷臣○耕籍

尚齒所以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莫不以齒為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于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諭行養老之禮○養老

治國以得賢為先。賢者天下之望也。然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恥。而後可以責其成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此古人美意也。徵天下賢才諭○爵賞

令各官來朝。宜課殿最為三等。以稱職而無過者為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不稱職者為下。不預宴。序立于朝。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諭吏部考績○考課

民之為惡。譬如衣之積垢。加之浣濯。則可以復潔。污染之

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新夫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為術也淺矣且求生于重典是猶索魚于釜欲其得活難矣故月從輕典雖不求其生自無死之道 諭中書省臣 罪無連坐 刑法

為君恤民所重者兵與刑耳濫刑者陷人于無辜黷兵者驅人于死地有國者所當深戒也 觀大學衍義諭侍臣 刑法

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併起生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為

民除亂耳汝宜各守職業無懷疑懼賢人君子亦能相從立功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為汝除之 入金陵諭父老 征伐

克敵者必以成功為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 諭將佐 將帥

御製諭武臣勅凡八條一曰守邊之將撫軍以恩二曰邊境城隍宜高深三曰修築城池葺理以漸四曰操練軍士習于閑暇五曰軍士頓舍勤于點視六曰體念軍士毋以加害七曰事機之會同僚盡心八曰沿海衛所嚴于保障 通紀 將帥

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鬪然能持重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徐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慮其輕敵耳身為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 諭諸將 將帥

將必擇有識有謀有仁有勇者有識能察機于未形有謀能制勝于未動有仁能得士有勇能摧堅破銳兼是四者庶可成功而亦在人君任之何如耳 論武事 將帥

戰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于古哉朕嘗親矢石觀戰陣之事亦間關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論古法耶 與劉基論戰 兵畧

自古重邊防邊安則中國無事而四夷可以坐制若邊防不嚴即入為寇待其入寇而後防之則塞上之民必然受

害故常令邊將嚴爲之備常存戒心雖不見敵常若敵臨
命中山侯偁邊前 邊防
則不至有失矣
理財之道莫先于衆事故命兩岐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
乾旱不病潦務在瀦洩得宜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
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于民而反
害之則非付任之意以康茂才爲營田使諭 農桑
人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敗者先王之
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

什一之利淫滔巧之伎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
百家待食一女作織而百夫待衣欲民無貧得乎朕思足
食在乎禁末作足衣在乎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
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
獘也諭户部 農桑
古今之道莫踰于儒上古聖人不以儒名而德行實後世
之名立雖有儒名或無其實孔子生于周末身儒道行儒
行立儒教垂天下後世之人皆欲其中正惜乎魯國君臣

無能用之者當時獨一公父文伯之母知其賢貴其子之
不能從則一國之君臣可愧矣幸國子監釋菜諭師生
儒行
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快害之心息正
直之心存則邪誑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
慈之心萌則巧偽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爲情欲所蔽
則至公無私自然物我之累耳諭學士朱善 心術
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人鮮不爲惑自

非有大儒之見不能決去之也戰國之時縱橫捭闔之徒
肆其邪說游說諸侯當時諸侯急于功利者多從其說往
往事未然而國隨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
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與儒臣論學術 異端
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好之失
蘄州所進竹簟固爲用物但未有命而來獻若受之恐天
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其却之諭中
書省 器用

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皆吉覩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蓋聞災而懼或蒙見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傍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爲已所致哉

諭諸臣拣食肘露日著甘露諭以示○災祥

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常戒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

諭中書省臣○災祥

明理者非神怪可惑守正者非讖諱可干漢之文成五利足以爲戒事涉妖妄豈可信耶

妖祥

中書左丞王溥言建昌蛇舌巖有衣黃衣者歎曰龍蟠虎踞勢若堯赤帝重興勝六朝八百年終王氣復重華送此繳神堯其聲如鐘歌色不見上謂侍臣云云

成祖文皇帝聖謨

朕即位未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何郡近罹饑寒當加優恤何郡地廹邊鄙當屢警備旦則出與諸臣計議行之近河南數處旱蝗朕心不寧故遣使省視不絕于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

與侍臣論時政○敬勤

天立君以養民君不恤民是不敬天君資臣以成治臣不輔治是不忠君

諭六科○君臣

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爲君者以前賢所言使作今日耳聞爲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爲心天下國家之福也

命刋歷代名臣奏議

○君臣

前代帝王多有生長深宮狃于富貴安逸不通今古不識民艱于經國之務懵然弗究而至于忙者朕嘗以之爲戒汝將來有統嗣之責須勉力學問于凡天下之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涉歷閱見廣而涉歷多自然心胸

開闢萬幾之來皆有以慶之而不差矣如此非惟不負
祖宗之付託亦有福澤被及下人 諭 皇太孫創業守成
之難 作述

文學寶鑑成 召 皇太子諭之曰修己治人之要具于
此書堯舜相傳唯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知要知要
便足爲治 大政記 儲訓

人于學問當以先入之言爲主 朕長孫天資明睿爾等宜
盡心輔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大訓可以經

綸天下者日與講論浸漬之久涵養之深則德性純而氣
質廣學興日所資甚大非如儒生繹章句已也 諭講讀官

聖學

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
明餘蘊者采其切當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張朱性理所
言如太極圖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之羽翼然各自
爲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類聚成書務極精備以垂後世
命儒臣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經籍

官府求一物即百姓受一害況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
勞民何用 不採五色石 諭 發民

致治之道莫先于廣言路蓋天下之大吏治之過生民之
失人不言朝廷何繇悉知 諭侍臣 聽言

賢君能敬天恤民致勤于理則有以感召和氣屢致豐年
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家之瑞也彼一物之異常理有
之乃因一玄兎喋喋爲諛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諛言則
過日增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害羣下有言不可不審之

理但觀此表及詩詞理瞭然而情不能遁矣 諭皇太子

聽言

敢爲之臣易求直言之臣難得敢爲者強于己敢言者強
于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欲使進言者無所畏聽言
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 諭侍臣 聽言

君臣相與在推誠不可蓄疑唐太宗爲君時王珪魏徵初
皆仇怨一體委用之不疑兩人終盡乃心輔政知無不言
蔚遲敬德亦仇敵也既獲而用之便得其死力皆太宗有

至公之量故能得此今朕用人無間新舊惟賢才是用何
嘗用一毫私意有過者必體情用之有才者必推誠用之
上推誠則人樂盡力若或蓄疑則人圖苟免又誰肯盡心
大政記 ○疑信
成周營洛肇啓二都有虞勤民乞重巡省朕君天下祗率
彝典令海内清寧萬民安業國家無事省方于時將以明
年二月巡幸北京所經之處親王止離王城一程迎候
官吏軍民于境内朝見非經過之處無得出境道迎一切

供給悉從官給之費及合宜動用物件一一完備初不煩民諸
司毋得擅有所進獻 巡幸北京詔 ○朝巡
兵易[illegible]安一或輕舉傷人必多且人有不善以理告諭
未必不從如其不從然後加兵未晚 諭兵部 ○洪武
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天下之
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草徔討之功既酬以爵
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 諭刑部
○賞罰

爲國牧民莫切于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
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賢當速去之 大政記 ○守令
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謹小行而
無已者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必至成大惡常人
且然況人君乎 與其況論持身保業之道 ○審幾
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爲呼嘿山谷
之間空虛之聲相應理或有之豈是異事有司不察以爲
祥大臣不辨其非又欲進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 災祥

大嶽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羣臣上表請賀 上不許云云

仁宗昭皇帝聖諭

朕觀前代人君有一履帝位輒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之人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緘默取容或賢良之臣不肯默默言之一再而不見聽亦退而絕口以圖自全致令人主因循肆志卒致覆敗朕與卿等當深以為戒君臣一體始終協心庶幾可以共圖安久 諭翰林臣 ○ 君臣

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者可治新進小生遽授斯職未達政治之體而有可為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為威福以好惡為是非甚者貪穢無籍賢人君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陵辱小人阿順從諛則相與為朋黨其于政治得失軍民利病略不用心安在其為耳目也令吏部自今須慎選擢以清風紀 諭吏部 ○ 慎選憲官

朝廷比年數下詔舉賢而奉行者悉多狥私黨公或以賄賂舉或以親故舉所得實用十有三四政事何由而理生民何由而安自今必嚴繆舉連坐之法庶得實材 重連坐法 ○ 選舉

瘝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緩 恤民寧過厚為天下主寧肯與民寸寸計較邪 諭戶工二部 ○ 恤民

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繫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朝夕省覽其有善政則各疏于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力致治斗米三錢外戶不閉 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于武英殿南廊閑暇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都司布政按察司官朕既不盡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邪正至久不能不忘為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自勉不善而上忘之誰肯自戒如此國家何以望治爾等具各官姓名履歷揭諸西序朕得閒暇觀之以考察其事行而黜陟焉 諭吏兵二部 ○ 考察

往者法司以無公平寬厚之意尚羅織為功能稍有片言涉及國事輒論誹謗中外相師成風奸民欲嫁禍良善輒飾造誣罔以誹謗為說夫政治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為諱況今所急尤在知下情而誹謗告訐悉勿治 諭三法司 ○ 刑獄

古者寓兵于農。而不奪其時。所以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世莫善于漢之屯田。先帝所立屯種之法甚善。蓋用心亦甚至。但後來所司數以征徭擾之。既失其時。遂無其效。所在備嘗十不及二三。有司不免勞民轉輸矣。其令天下衛所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諭戶部○

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郡奏除荒田。得非百姓苦于征徭。相率轉徙與。抑年饑衣食不足。更加以疾痛而死亡歟。自今一切科徭。務撙節。諭戶部○賦役

宣宗章皇帝聖謨

朕以菲德。躬承天命。嗣承祖宗之大統。夙夜乾乾。思付託之重。夫君國之道。保民為要。當春時和。萬物發生。顧念兵民之有未得所。祇體造化之仁。爰敷懷保之政。庶幾下人蒙福。而有以仰荅天與祖宗之心。群臣宜同朕志。合行庶務。勉務欽承。敕諭文武群臣○君道

卿歷事祖宗。多歷年所。忠謨讜論。積効勤誠。朕嗣統以來。允資贊輔。夙夜在念。圖善始終。蓋以卿春秋高尚。煩劇

優老尚賢。禮貌依當。況師保之重。寄亮爲職。不煩庶政。而倚[illegible]可輕吏部之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講論至理。共寧邦家。卿其專精神。寬思慮。益致嘉謨。用稱朕眷顧老成之意。賜蹇義敕○馭臣

詔天下。以信為本。每詔必求可行可久。而後發。不然。徒失信于民耳。故審令者。議欲廣。斷欲獨。擇欲審。行欲果。上下相維。前後相承。遠近相洽。[illegible]濟相得。令不行矣。聖政記○號令

廷有司言自周則然後世襲用會容而重策命所出講學所資機務之嚴于度于啓代有賢哲博文明識克勵翼之用克厥德咨爾儒臣朝夕左右必端乃志必慎乃守啓沃之言唯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辭尚典實浮薄是屏謀議所偏出乎外心存大公罔役于私昔人四禁汝惟勵之獻納論思以宣以益以匡前休欽哉無斁　翰林院箴

〇日通

古者君臣莫不同心同德以非天下之務君有失則爲臣者匡正之臣有過則爲君者戒訓之庶幾更相飭勵而無猜嫌信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遇者也　諭輔臣　〇君臣

馬畜于民間必專民力而後可責其成效國官上法頒有定規其孳生不及數月亦屢下令免償未嘗以爲傷民爾等但率舊典以示勸懲　諭太僕寺　〇馬政

朝廷置給事中所以出納命令封駁章奏朝政闕失民情休戚皆待言之非他職比也朕嗣承大統期于庶政修和爾等尚思委任之重夙夜在公庶幾朝無失政官無廢事

不惟國家有賴爾亦有聞于後矣　勅六科

蘭生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衆莫爲伍於乎賢人兮汝其予輔　御製擬猗蘭操

賢

天之生賢道蘊厥身幼學壯行致君澤民伊傅孔孟皆士君子孜孜行道未嘗忘世秦漢之衰以退爲賢絕類離倫豈非違天嗟哉若人于身奚補區區百年草木同腐余嗣祖宗統臨萬邦求賢圖治宵旰皇皇舉賢俯來布列在位道行身每百世之貴細彼山林豈無遐遠往而不來悠悠我思激石枕流遠引高蹈雖逸其身而悖于道卷阿之詩梧桐鳳凰爾其惜然予將爾揚　招隱詩　〇求賢

先王制籍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所貴有實心耳爲人君者誠念創業艱難愛惜蒼生使明德至治達于神明則黍稷之薦亦待親耕矣衆夫勤苦終歲猶不免于饑寒國家誠輕徭薄斂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樂于耕稼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于

朕非好為詞章昔真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為君者當詔儒臣以農夫織女耕蠶勤勞之狀作為詩歌使人誦于前必繪為圖揭于宮掖布于閭里使皆知民事之艱衣食之所自朕所以賦此也御製豳風詩織婦辭示羣臣　農桑

襃崇忠節以正人心厚風化此國家先務諭禮部祀先賢　令義

古人制夷狄唯在守備若城堡堅固糧芻充足士卒精練哨瞭謹彼亦何能為諭守邊將士　禦夷

民饑流移豈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軫念昔富弼知青州飲食居處醫藥皆為之區畫山林湖泊之利聽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十萬餘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命各官知意撫綏諭戶部　恭賑

古之人君所謹者莫大于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能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而後當食不食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昧于省過而然歟況雖明燭四方陰雨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之不食天可欺歟朕尚圖修省以荅天意却日食不見賀　災祥

英宗睿皇帝聖諭

卿歷事兩朝。祖宗實惟簡在。暨朕嗣統。啓沃弼贊。厥勞尤多。比卿以疾違朕左右者數月。未有勿藥之喜。朕心懸惓。惟卿子既秉家訓。干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理自處。勉進藥石。早圖康復。以副注望。 賜楊士奇璽書○敕臣

憲宗純皇帝聖諭

荒者朕叔郕王。戡亂定難。保邦興安宗社。亦既有年。稱疾彌留之際。奸臣貪功。妄興讒謗。請去帝號。先帝尋知誣枉。深懷悔恨。以次抵于法。不幸上賓。未及舉正。朕嗣承大業。敦念親親。用成先志。其郕王可仍舊皇帝之號。復 郕王帝號上尊謚詔○恭弟

神宗顯皇帝聖諭

昨歲各省災傷○朕雖居深宮之中○念切痌瘝○不遑寢處○況值此公私交詘之時○四方吏治○全不務講求荒政○牧養小民○止以搏擊風力○為名聲▶交際趨承○為職業○費用委于公庭○追呼遍于閭里○閭訟者不能禁止○流亡者不能招徠○各該撫按官▶亦只知請賑請蠲○姑了目前之事○不知汰一胥吏▶革一弊▶法痛裁冗費▶務省虛文▶乃永遠便民之本○ 賑荒詔○荒政

朕盼心○民生○留神吏治○比者重懲貪墨○嚴禁餽遺○明旨宣布甚悉○各官通不遵守○今後務要潔己奉公○不得仍前蹈襲○大政記○馭臣

光宗貞皇帝聖諭

永維皇考啓佑之深慈○嗣服覲揚之匪易○有懷兢惕○若涉淵冰○尚賴文武親賢▶一心一德▶惟是邦家爰憲是訓是行○爰茲蒞祚之初○宜渙維新之號○ 登極詔○作述

熹宗悊皇帝聖謨
○邊疆多故○東夷猾食○大風猛士○深軫朕懷○凡山林草澤之
間有素懷忠義○夙抱韜鈐○可效一旅之用者○朕皆不次擢
用○再查祖宗舊制○文武各有職掌○互相彈壓○不得仍前
牽制○庶展豪傑之用○舉邊才部○用人
朕覽科道各官章奏○持心公平者固多○意見偏私者不少○
亦因大臣忠愛念輕○身家計重○所以浮言搖動○以致國是
混淆○人心惶惑○成何紀綱○今後務各滌慮○以圖清白一心○
合纂類語　列聖謨訓　卷三十一　熹宗　三十八
恪共職業○以佐平明之治○從信錄○馭臣一

思宗烈皇帝聖謨
去○惡○務○盡○御○世○之○大○權○人臣無將○有位之炯戒○我國家
明懸三尺○嚴絕大慈○與至重也○魏忠賢逞忌植黨○怙惡肆
姦○難以枚舉○本當寸磔○姑置鳳陽○大○奸○脫○距○國○典○用○彰○斥
魏忠賢部○刑署
朕自御極以來▶孜孜○民○左○艱○苦○思與體息○惟是封疆多事○
征輸重煩○未遑蘇豁○乃者織造錢糧○雖係上供急需○朕痛
念連年加派○絡繹東西○水旱頻仍○商困役擾○民不聊生○朕
合纂類語　列聖謨訓　卷三十一　思宗　三十九
甚憫焉○今將蘇杭織造○暫行停止○朕○不忍以○衣被組繡之○
工▶重困此一方○民○匠○稍○加○軫○念○用○示○寬○仁○停織造部○
儋

經史子集合纂類語卷三十二

國朝大政紀

洪武

建文

永樂

洪熙

宣德

正統

景泰

成化

弘治

正德

嘉靖

隆慶

萬曆

泰昌

天啓

崇禎

今則類語附卷

錢江　魯重民孔式訂

天台　陳劒化作琳參

仁和　沈嘉謀與成　程國璋章玉　較

洪武大政論

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達人志士。抱冠倒置之羞。人心痛憤。非一日矣。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而天道循環。中原氣盛。天必簡之億兆。生一聖人。鍾治乾坤。而萬業更始焉。　太祖高皇帝、應運而興。句容積累世之德。

金鍾剛位之靈。王者氣在濠州。而神人叶其夢。光耀其祥。異香馥其室。龍瞳鳳目。神其相。則天命有歸矣。　帝以淮右布衣。托跡皇覺。卜珓伽藍、而倡義之志始決。首入濠城、郭元帥納為館甥。兵權漸握。慨然有救安天下之心。乃收攬英雄。共圖大事。秉神武。握曆冥。兵以不殺為威。功以不伐為。強納諫如流。求賢若渴。故海內豪傑、翕然歸附。若李韓公之轉餉。無異蕭何。徐魏公之將略。踰於韓信。劉誠意之智計。埒於張良。陶安識　真主於羣雄並起之秋。宋濂贊猷敎於四海鼎沸之日。章溢舂容而載不挫之椎傳友德奮臨敵先登之勇。戰勝攻取有文忠。守法奉公有鄧愈。而來安永忠。猶以膂力遺衆。臨陣決機有湯和。招納降附有沐英。而國用國勝。猶以智勇出羣。二吳有保障之勛。(吳良守江陰與弟禎防禦有方上勞之)三俞建征討之績。(俞廷玉子通海通源通淵…從征有…)殄葉琛章溢塑冠一時。世傑大海節垂萬世。其間攀龍附鳳翼推誠宣力。以翊天啓運者。如雲如雨。而相與戮力協贊。於是畧定遠。飛除陽。板采石。入建業。先定□。於龍蟠。

帝。踞之都。然後命將四出。東征西討。一舉而平西漢。再殲而滅東吳。三駕而克元都。遣湯和而國珍死。命永忠而何真降。(自廣東來)攻閩廣而友定擒。擊秦隴而思齊破。(馮宗異師至臨洮李思齊降)指汴洛而君弼款。(左君弼自安豐…帝以書諭…納款)收巴蜀而明昇擒。(偽夏王)義旗所向。靡不傾頹。伏奉獻圖。請吏。而塗蕩籠鳥。不旋踵而滅亡。誅鋤羣雄。削平僭號。倡仁義以行帝伐。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盛儀。　真主。規模。宏謀。幹籌。常萬。萬。間。關。馬上。之戰。不。十載。而。成。混。一。之。區。公進。王。主進

帝大物卒歸把握而元鼎竟遷八十餘年腥織中夏之
積恥一旦始雪矣趙鼎復仇元入宋臨安帝昺弃子宋晋除元使為僧供說法聚衆被
黑數其男吳廷全翁學二僧曰我趙也被房害已訴上帝許復佽美部不驗夫議者謂帝
起徒步不階尺土而能化家為國韓夷為卒則雄忠似高
祖而權勍敵倍於破楚大庚似元武而定華睞過於東京
用夏變夷無唐宗籍房之座應天順人無宋祖因人之詭
且其大寶甫登即正肥綱嚴禮祀屏寶玩卸貢獻禁祥瑞
定服色驅一世之椎髻而冠裳之贖遺書以資閱覽祀尼

合刻數語　附卷　國朝紀　三

父以培造脈建大本以訓儲貳大封建以固諸藩帝監秦夫封二
子為秦王其餘晋燕周楚齊潭魯蜀以次封姪孫守譙靖江王賜鐵券以報勳戚國艱難
以示子孫杜交通以防奸細寢月舉之樂以戒逸豫試取
士之科以求其才禁褻翫之樂以厚風俗儉宮室之制以
敦朴素止胡元舊臣之賀平沙漠捷上命當仕元者不必給賀以勵廉恥崇
余聞李黼之祠元臣死節命有司建祠以褒死節旌其忠劉氏之門
韓太初之妻事姑有孝姑病劉氏太初卒於任適季姑李劉氏奔喪不能上遺官遣還旌其門以彰孝行
官浦江鄭王之家以表義室釋漢中費震之罪以風循良

勸鯤恂之聘季陳遇之第以崇耆德勸農有藉田之耕厚
生重農桑之務興學有臥碑之立教民有 聖諭之領恤
軍有存養之條養兵有屯田之法齊家有女誡之修尚齒
存養老之政優賓舉鄉飲之禮丞相不設弭專權也宦閹
不預政寢牝晨也東宮設兼傣宗藩不聚居杜嫌隙也每
對群臣必正衣冠肅臨蒞也未明而興日晏罷朝勤聽斷
也反覆無逸書於廡壁志鑒戒也星變求言遇災而懼敬
天變也左克新而右俊華重直言也開克新泰州訓導王俊華紹興府教授以

合刻數語　附卷　國朝紀　四

直言擢為左右贊善官寒貪濫必寘重法飭克治也屢詔蠲租暴露
祈禱甦民困也論因擬律官眉會議重民命也宮中隙地
不起臺榭惜民力也因天寒而給布帛恤將士也訪無告
而月給衣糧褒窮民也詔從公矣各遣其鄉造第鳳陽修
葺先塋保功臣也罷縣里社悉延師傅武臣子弟亦令入
學育英才也翰林為文無事浮藻正文體也中官不令識
字言及政事即日斥遣厲浚惠也飭馬政較兵籍命並邊
諸王不時訓將練兵計遣防也曾太以秀才為尚書馮堅

以典史授僉都。欽友信以貢士任布政。優獎擢也。友信以貢至京，遇上微行，戶占紅霓詩，雨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命信續之，曰玉皇昨夜鸞輿出，萬里長空駕玉橋。次日入朝拜，平布政使。天又縱　帝以聰明而聖學超傑。頃刻成文。思如宿構。凡有著作。動協典謨。彼其實訓實錄之秘。石室金匱之藏。真足為萬世法程。而與羣臣協禮裁樂。化俗移風。革元朝姑息之政。治舊俗汚染之徒。制度文章。燦然光被於寰宇。春秋彌高。為治彌勤。三十餘季間。櫛風沐雨。歲漸月濡。以肇億萬載之丕基。故海內號稱熙洽。君臣同樂。

共享太平。荒夷之賓貢者。五十餘國。甘露屢降。慶雲再見。

帝德動天微兵。今觀鴻筆之臣。所撮其大要者。曰功。高。萬。古。同。符。國。之。正。曰獨。秉。全。智。曰敬。天。勤。民。曰家。法。之。嚴。同兵。政。有。統。信然。雖求治太急。嫉惡太嚴。法外之威刑太峻。京城之工役太繁。而殄胡黨。誅藍黨。嘸類無遺。左丞相胡惟庸　凉國公藍玉謀不軌事露伏誅　然亦自撥之。患非為盡弓藏者例也。至為三事未了。一以玉璽在元胡未獲亡以元統兵　王保保未擒三以前元太子無音　頻出勍師。以征北虜。似宇宙之殺運。尚未盡爲消滅。而神武御世。已固。天。下。於。春。風。和。氣。之。中。復。震。天。下。以。雷。厲。風。飛。之。烈。豈。誠。遐。與。他。如命金吾射孟子。上覽草芥寇讎之說議去配享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袒胸受箭得不廢棄　偶激於衛世之深心。遣道士請三丰。以御史授玄清。或寓於神道之設教。又非淺窺者所能議也。

建文大政論

皇太孫以長嫡嗣統建儲之初　聖祖呼為半邊月兒已說其不克終矣。第即位之後尊賢禮士。慕行古道。須示宜言。詔舉隱逸。而問疾苦。賞廉平。黜貪墨。賜高年。賑鬻子。減田租。尤為令政可紀。仁慈寬柔。推誠待下。天下誰不悅從。然聽齊黃之策。削奪諸藩。齊黃議削諸藩廢周王橚乃齊王榑執岷王楩並為庶人各湘王於荊州幽代王桂於大同廢置太甚。且日夜謀所以圖燕者。獨不念太祖之遺體。不可傷。孝康之手足。不可缺也。啓亡虧衆人人知老為計者必曰兵不舉禍必加。是　朝廷激變之也。營公守心。北方兵起。道衍袁珙翊贊興師推窄相於嵩山佛寺讖　真主於長安酒家　燕主當有天下而王者不死。然授密旨趣張信。其何能為。北平舉事葛盧張謝靖難兵起殺長史葛誠指揮盧政布政司張昺都指揮使司謝貴同日授首而上谷雲中等處往往降附。帝不擇良將。總重務。乃以子澄誤薦委一寡謀忮忮之景隆。欲以扶危濟傾。不亦難哉。王師失利。國執危如累卵。猶然改更制度。若無事時。曾不思出百死

全一生。而當事者反敗以挽鬪。即竄二子以謝燕人。亦不足以贖誤國之罪。而宣諭數千言。刺印數千紙。以頒於捨耳窮鈴者之為。曾此而可使燕將士歸心耶。曾此而能賊文皇料敵之神筭耶。朱能勸進。徐輝祖敗燕北齊眉山將議旋朱能曰駐下越北以來克捷多矣一敗而兵歸寧能北面事人耶輝祖召還。南北成敗之機已決。迨庸軍瓦解。金川失守。一木不能支大廈。噬臍無及矣。嗚呼。前色推恩之令。淺失禁敵之策。俳徊較度。惻髮。初太祖授上一小篋令急難方啓至是啓得揚應僧度牒披剃自溝而出至郊壇而立披緇。無亦帝自貽之。與獨幸方侍講周蕡善等衛府紀善周是修聞靖難兵渡衣冠詣應天學拜宣聖自裁節義。而一時諸臣往往甘誓死若飴寫發若浼為[illegible]多矣。誰然大風取然天王其成燕飛帝哉。建文中有道士歌曰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途。謌。始驗。建文之亡也悲夫。

洪熙大政論

仁宗居東宮。專意文字。手不釋卷。出入起居誠敬孝謹。監國二十季。幾為讒慝所構頻　文考仁明。脫除即真。而始發皇甚焉。　梓宮在殯、服不易素。元旦設樂不作。庶幾，踵，達孝之芳躅。矣。　大行僊訃、三月、即首釋原吉於獄。慰勞之。咨以國事。君臣相與、魚水同懽。不啻父子骨肉。而從善轉圜。改過不吝。誘盡言則圖書有錫。上錫蹇義楊榮楊士奇金幼孜銀圖書各一、諭曰卿等協心贊輔有言須用此印密奏、獎忠告則鈔帛有賚。正月朔日震請上受賀作樂楊士奇楊榮黃淮金幼孜、周述不可遂數樂不作次日上曰非卿會如從衆、今悔何及、卒卿等同心免此悔自今宜直言毋以不從為慮各賜鈔帛取士則南北兼收。上諭楊部曰、南人善文詞、而北人學重自今取士、南人六分北人四分、求寔才則嚴保舉之法。重耳目則任老成之才。防奸萌則令執例覆奏。中官馬騏傳旨命翰林院書敕、命騏往交阯辨金銀珠香。本院覓奏上曰、朕安有此言今後中官傳者必執例覆奏察吏治則書監司姓名於天變則頒祥異之賦。重屯種則禁妨農之差。感風寒則憫將士之苦。念舊勞則命歲時致祭。贈故官僚鄒濟謚文敬、徐善述謚文肅並太子太保五祠、歲祭央重獄則恐刑及無辜。贊軍謀則取方面參幄。而免

貴戚免賚煊、安遠王巴米王也以前誣告其父謀不軌、乃免為庶人、苟羅於法。雖親不宥。他如建弘文之閣。黜誹謗之刑。赦建文之黨。禁自宮之徒。罷給馬之請。兵尚李慶請朝覲官各乘馬一匹孳息僕官士奇諫非貴人賤畜意上命罷之嚴歲貢之考試。杜監生之僥倖。序周納之獻議。執太常少卿文廟時常請封禪不許至是超復上曰、神依不可以玷朝班黜為交址知府容弋議之沽名。御史劾謙賣直沽名帝令免朝參言者遂少上令謙朝參如故獎權謹之盡孝。光祿署丞權謹事母至孝上聞之遂升文華大學士褒劉俊之捐軀。從征交阯不屈死贈太子少傅謚節愍、釋仲成之往咎。上欲治前御史舒仲成士奇奏免之上仍勑奬士奇封克忠之忠勤吳克忠韃靼人、同父允誠永樂中率衆歸附部將發效不伏加封恭順伯善政班班。光耀史冊。而賦米減半。一切徵繕撙節。一切官買物料停罷。濟民窮。如救焚拯溺。民有災傷。有司不早奏賑恤者。處以重罪。草澤水利與民共之。自臨御以來。風之以寬風。雨之以甘雨。而屬意元元。所行無非仁民之政。可謂甲乙成康。而漢文宋仁未足多。著。雖時勉汝敬之獄侍講李時勉羅汝敬論時政違節制下制獄出於非辜。而以　帝之懇惻求言。終不可以一眚掩其大德。天下方引領拭目。願少緩須臾死。以沾德化。而享祚未期。　御虛星

已先殞。帝亦知為天之命也。豈天未欲使斯世躋堯舜之域歟。何遽奪之速也。

宣德大政論

宣帝嗣承大業。未幾而有高煦之謀。漢王高煦反。遣枚青入京。乃約張輔為內應。輔夜執以聞。事起倉卒。人心洶洶。苟帝稍涉猶豫。不決親征。天下事未可知矣。奉而楊夏首勸帝宸斷。奮然決機。風馳電擊。不日而兵不血刃。克清大憝。所謂迅雷不及掩耳者也。宗社無恙。朕後與二三元老。更相警飭。而無猜嫌。共期始終一致。萬幾稍暇。不廢書冊。謹守祖訓。祗奉成規。事有窒礙。奏請者必命考舊典。未嘗作聰明。亂舊章。勵精堂皇。恐墜厥緒。問戶口數。而鏡歷代之盛衰。登萬壽山。而監元都之興戚。夢卜思叡宗。恭儉倣漢文。每食。每衣。念及民瘼。施惠先行乞之微。春和下寬恤之令。而賑濟民艱。不待覆勘。災傷免稅糧。官田減租額。織造減半徵。工部奏內用紵羅九千尺。請下蘇杭織造。上曰。百姓艱難。可減半。從上不苟利。吾民無以圓。蘇費百姓。苟妨吾民。不以灌城。徇親藩。寧王請灌城田。而又揭邠風於殿壁。熟來於三推。蓋目觸稼而心田野。是軒陛而口茅茨者。不諱日食。八月己巳朔。日當食。陰雨不見。胡濙請賀。上曰。四方必有見者。其止勿賀。惟罔脩省。以

是內閣之柄。悉為王振所操。對品降康議。崙建會事康讀扶死驛丞宗欽
依償命士奇欲與因公振言於太后償命大重因公太輕對品降存同知曰、三級遷紀廣一杯
勞井源。上閣武附馬井源三級三東上春賜杯酒詔振閣武奏紀廣第一超朱都指揮僉事而予奪
生殺。盡歸掌握。戮儒臣。劉球言權不可下移振怒以他事下獄令馬順殺之詭繫法
司。振怒大理少卿薛瑄遇途不禮誣以故入人罪下獄囚御史。范霖楊求等劾都御史周銓貪集下獄森
球以首謀得罪假天王之名器。以易賄賂。而氣焰。殺人。十常不啻。
尚書徐禧。侍郎王祐、首開趨諂之途。而廷臣效尤。靡不帷
拱洪恐奴顏婢膝。以貫崇寵。當時惟陳鎰不私拜。李時勉

今刻類語　附卷　國朝紀　廿一

不加禮。陳敬宗不往。見而已。雖故老三楊。亦且掣肘而不
能急流勇退。況其他乎。振以卑品賤人。播弄國柄。欲逞一
時之忿。黷武窮兵。而王驥又從而附和之。南答麓川之釁。
而思任發麓川寇首竟不可得。人心搖動。反側不安。於是鄧茂
七反於閩。葉宗留反於浙。而貴州苗猺。亦乘時而竊發矣。
連禍結。貽毒生靈。不知釋豺狼而攻犬豕。舍門庭之近。而
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秋高馬肥。胡兒輒起黃裘之想。
乃不以此時謹烟墩。選將帥。練士卒。豐糧餉。大布恩信。以

結人心。而劉球羅亨信之疏。如以水投石。自是居庸紫荊
諸關。為虜坦途矣。四祿貽災。正統十四年南京宮殿火災、象緯示儆。十四
年六月熒惑入南斗而振畧不儆畏。迨也先大舉入寇。挾 帝親征、
逐狄土木去懷來二十五里敗績。陷 乘輿於草莽。誰執其咎。振
之誤國若此。雖裂軀赤族。奚足以盡其罪哉。所幸者。國家
福祚無疆。而胡人惟利剽掠。倏來忽去。無爭王競帝之志。
耳。是時 上皇北狩。朝埜沸騰。

今刻類語　附卷　國朝紀　廿二

景泰大政論

郕王即眞。而天下始知有君。虜未嘗席。虜復擁上皇重來。逼侵京邑。一時文臣武將。無任張皇。徐珵議南還。夏埕陳備禦。盈庭聚訟。紛紛莫決。幸而英安輩。（金英、興安）固帝心於內。于謙輩。捍王室於外。而一意死守。不少爲浮議所搖。虜知有備。乃復引去。而皇圖奠若磐石矣。帝自即位以來。李大學御經筵。開賑濟。罷單增之騎縱。（內侍也、侍罷 騎縱都給事）識有貞之奸邪。覽揚浩疏。即罷隆興之幸。聞于謙（林聰劾之下獄）

疾不憚萬歲之竹。選將任賢。南北距。以帝當多難之秋。而能保天下。轉亂爲治。神器幾危復安。厥功豈細哉。獨惜夫。迎復一事。非出本心。然不以金注。而以瓦注。（于謙帝 濱諭曰）（意謂上皇迎復。虜固重貲。豈有饜足。故立郕主。是不以金注。而以瓦注也。而上皇之歸。實賴與於此）則無意於迎者。正所以迎之也。帝不知也。當時迎臣亦不知也。喜寧也。故誅。（太監喜寧數導也先擾邊。且不欲上皇之還。上皇與袁彬謀遣寧傳命入京。嗎宣府誅之）李實之出使。（都給事李實使虜勒內宮迎頭痕以報額 之意告己。而都御史楊善至。也先遂許送駕）伯顏也先之悔禍而餞還。豈非天耶。鑾輿方旋。都人欣躍。

則人心尚未歉上皇也。帝宜愀辟避位。以答天下。索何南城之錮。已昧子。滅之節。而易儲之舉。益滋紛譬之謀。黃竑逢君取寵。（廣西都指揮謀奪兄爵 論死上書請易太子）固不足較。而肅愍以眞身。係社稷。安危者。顧獨無一言乎。鍾同章綸。以忤旨而加酷刑。文武臣僚以迎附而濫陞賞。於是有滿朝皆大保。一部兩尚書之謠。舉朝怵於利害。無敢異辭。徒頌是而增悲。對衆而灑泣。東宮生日。（帝欲易儲語內臣金英曰七月初二東宮生日。英曰東宮生日乃十一月初二。帝乃嘿然）陽爲不知。反不如一刑餘之諷。帝亦不諱

乾象時在今夕。 上皇已復寶祚矣。

也。諸所規恢。悉斷自 宸衷。弼以宰輔。而黍分後事。上不豫命太監牛玉說冀口占皮書。其一東宮即位。百日成婚。其所二宮后妃名分。其三勿以續御內臣。其四言寶除器服言闕大體。其止絢一事。尤見盛德高出古今。夫 帝以一人之身。而天順中行事。與正統中大徑庭。何也。蓋前以未諳世故。履明夷之危。而後以險阻備嘗。成精明之治。古云殷憂啓聖。多難興邦。 帝之謂矣。

成化大政論

憲宗受 先帝遺命、嗣承大統、崇事兩宮。委曲勸諭。定慈懿太后之稱。上孝事兩宮議並尊孝賢彰時曰二后並尊狀正宮欽太后例加慈懿二字禮部會議陵廟禮悉如彰時合祔之議廿后不得孝先狀文華以傳上懇請太后自已至中始化臣而合祔陵廟。武王之大孝也。忘郕王易儲之嫌。而追復 帝號。堯舜之盛德也。復于謙之故秩。釋陳循等之戍邊。而錄其子孫。覆載之洪恩也。星祚甫踐。即首復岳正以示勸。寬門達以示懲。達錦衣都指揮僭罷羅職言官劾達請戍烟瘴釋奠先師。躬耕籍田。京畿則發粟水旱。停徵。星變則避殿徹樂。遠內侍而拒中監之請。內臣潘洪請中兩淮餘鹽上曰送存積鹽課以待邊用其勿與卹無告而施賑濟之仁。却野舍而禁游畋之樂。禮貢夷而示柔遠之義。戮元吉而杜惑世之端。刑尚陸瑜奏正一真人張元吉罪當凌遲上依擬惜名器而革冒濫之賞。上奪迎駕爵自太平侯張瑾以下俱革戒不虞而立京營團營之制。命武臣侍講國學。而示尊師重儒之隆。遣林聰鎮撫江淮。而無同類相食之慘。嘉原傑安集流通。憫承命籍流民得十二萬一十皆給閑田開遂還安集之故而獲鴻雁沖澤之休。故成化之初。史冊

書爲盛事。天下傳爲善政。大畧可觀矣。及猷殂商去萬劉
秉鈞。懷瑺已知外庭之無人。而帝亦機局稍更。蠹緒猶
起。初上用儉朴。而後百事俱隳矣。初賦役尚簡。而後差
使繁重矣。初貢有節。而後四夷路繹矣。初土賦有常。而
後進獻多門矣。初僧道有額。而後寺觀日增矣。嗚呼。自即
位以來。災異遠見。盜賊逢起。史不絕書。此正蚤夜惕勵。皇
皇求言時也。顧二王遠斥（給事王徽王淵劾牛玉朦請立后事諸置之法仵瑺謫州判）四
諫外補（羅倫劾李賢奪情降提舉章懋黃仲昭莊昶諫張燈賦詩降州縣）自是天下皆以
言爲諱矣。即其間有朝陽鳴鳳。如林俊者。而非主三原懷
内監之力。故其何能免欸。諫官之名哉。委聽斷於汪直。寄
耳目於羣小。羅織縉紳。道路以目。尹旻王越。巧孀當先。貪
祿固位。不免屈膝以下之。寧爲瓦全。不爲玉碎。而須襄穀
忠馬端肅（文升）其人者。不多見焉。一時士風。淵倒至此極矣。
直倚監督之權。東構怨於女直。北拖釁於韃靼。遂挑作威。
殃民辱國。尚微阿丑（中官阿丑善詼諧上前作異汪直之狀如東方朔之風）獻諧言。
路交劾。罪首何日錮形戮。奈何閒直竊職。而衆閹直猶存。

艷質女冠。蠱根蠹節。妖僧異術。伐餘剪枝。竟至内帑空虛。
軍民疲困。故君子謂成化之治。惜未盡純也。

諸宦。偃臥深宮。羣臣百司。顧時一覲
聖顏。聞天語。而不可得。故閹璫得以滋誅不軌。戕危郊社。幸賴
祖宗上天之靈。假手近臣。數其罪狀。而兇殲剗除矣。夫何劉瑾雖誅。
而政柄仍在中貴。濁亂朝綱。賞罰乖互。張冨華曾無日夕
尺寸之勞。(張永弟也與魏彬弟魏兵俱以冒功進封伯爵)乃一躐大拜書爵。坐獲
侏儒。而守正奉公。如費宏(論寧王復衛不可處勒致仕)傳珪(論瑾墳宅互紋罷戒)
方良永(劾張寧坐免)胡世寧(論宸濠戍遼東)者。非謫戍則罷歸。壞百年
之守制。進淵朝之公議。自盬課準而邊儲匱。自織造廣而

杼軸空。自　皇莊盛而生業失。自王法名而左道倡。自臧
賢進而俳優盛。自朱寧寵而民財竭。自江彬入而巡幸興。
甚者藉萬乘之尊。廁名於臣庶之列。(上議北巡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令內閣草勑廷和言陛下無故自貶下同臣庶)冠屨混淆。名義乖謬。方幸畢儲
有田天之力(上趣儲草勅手劍主曰不草承此敕儲伏地流涕曰草勅以臣名屆死不敢奉命上憤節劍起而)
帝曾不係易轍改絃。旋欲遍觀中土人情。恂恂內
外感以為憂。舉朝死諫。往往杖斥。雖　駕不果出。而國體
亦少損矣。宦輕而頹。民窮而盜。是以曹甫作亂于江津。六

兒殘破於蜀土。劉熱為梗於保寧。劉六劉七寇掠於畿內
趙𦰡楊虎攻刼於河南。僵尸積血。殺人如麻。大村巨落。蕩
為灰燼。戕賊我將吏。攻陷我城池。　朝廷曾不得一夕安
枕。而散內帑。給軍需。不下數百萬兩。卒無成功。前後報功
萬計。而正賊無一獲者。乃紛紛召邊兵。入衛京。竟何益也。
幸而風穴靈熾。其醜類不戢。禍且旦夕。及宗社矣。羣盜
甫消。宸濠復叛。四方搖動。京師震駭。奚啻於漢七國晉八
王之禍。賴孫燧等捐軀以赴之。(宸濠令燧保駕南京燧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縛之)

(許逵大罵反賊殺命臣弟縛析之)權王守仁等戮力以禦之。(守仁與知府伍文定擁兵入南昌濠解安慶圍至鄱陽戰擒宸濠)而天又奪其鑒。褫其魄。俾日喪其銳以
促其亡而　車駕未南。元惡已就擒矣。豈非天意眷我
嘉靖之固。以鞏固　皇明於不拔乎。夫聰敏如　武廟。遂
其所為。類多不藝。非其下愚不移比也。特以褻倖盈朝。致
在臣下故耳。嗚呼。劉健謝遷不去。奄邪羣下不用。則將與
弘治較爭烈矣。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畏哉。

嘉靖大政論

康陵末祚。三光將墜。海水羣飛。三湘七澤之英。鍾毓世廟也。黃河表瑞。翼軫徵奇。因安陸之迎。揚龍旂以踐祚。早魋遁逃。甘霖沾洽。祇而景色光華。山河開霽。興 太祖之登壺。同一符焉。即位之初。首議大禮。 聖王因心而追孝。諍臣據理而陳詞。皆確有所原。非可以軒輕為者。肰毛澄獨不以定陶為言乎。漢成帝立定陶共王子欲為太子是為哀帝當時杜業亦言宜為共王。立廟京師。董弘亦言宜遵帝丁母為太后。預

為張桂地矣。金水橋之期。王元政等遮留胡臣秋金水橋以力爭大禮奉天門之哭。楊慎王元正撼奉天門大哭、徒為此紛紛也。卒之 聖意堅決。而獻皇配天。父父子子。名分大定。語云惟 聖盡倫。信夫。固天將聖。乘慈藐文。無逸殿之作。發一歲之頌。異倫堂諸生之諭。御紙。風飛。天章。海溢。若夫四景有咏。樂章有成。與地圖有和。比擬。露卿。雲之。咏又何頼焉。元首股肱交孚一德環蘇閣焉。嘉樂觀花。登太液之龍舟。開文華之西室。賜上方之珍餌。分自飲之良劑。張孚敬以疾乞休帝遣中官齎藥及手札諭之雖骨肉

之愛。又奚加狀。 祖宗之配享。合祀之不經。逞來闇昧。未經昭晰。于是因天地而定儀。則二曜而定礼。 太廟南向之定于一尊。 成祖世室之亘乎萬禩。 三昭三穆之遞迁。五年 祧廟之合享。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其不賊且核焉。易先師之象而為主。胡元之廟而為墟。從科臣陳棐請撤元世主君臣神主崇國之侑于興隆。姚廣孝原僧道衍請雖封榮國公配享太廟從礼官議附祀典廢寺二堂之建於洛邑。奇謨偉績。皆有出人意表者。至于關天創物。紘自宸裁。若忠靖冠之製。祀天器之

成。百官朝參服之式。既景煥乎圖書。褒蔵諡于譜牒。而於奉天安民之道。尤惓惓焉。雨雹星變。則曰。失。在。朕躬。雩祷南郊。則自咎。著論。藏文不應。則默祷深宮。派券派種之各因其方。六部議什馬吹江北論地派券江南論丁派種順天屬衆地其有馬無地者即以其馬責之佃主應天屬衆種其種馬昔有有充者侯秋成日以漸貫補寄固盤剝之各隨其便。行羅行賑之各盡其力。仰惴俯稽。幾無遺憾。而褒崇節孝。嘉獎西貞。祠況河之淑媛。戶耶不貽從鄰馬何椎二女奔帰祟旌狀石之著民。習石工事奉命祠之南逞著民奚賜里孝翡河凡詔立更節祠表宗閭之埜埽。國將軍奇添蒙成伍府鎮

也悚而倣效受智衆之誅耳其致死尚有因也耕山公之精忠大節宜貫太虛識者以夏曾二公之獄追咸於朱滌立傳湖之鍾鐵櫝其章疏可以少舒其情德耳獨不聞痛耕山之冤而齒擊夫何黨者豈黨罡鍊鐵不可與朱儔相方乎與其可議者四泉臺之毀春秋有遺恥焉以為揚先祖之失非所以明孝也高玄殿五熙等宮雖與上清昭應類乎存之於國計民生無碍也議盡燬之何為乎後特以惜費而去額不惜費將盡燬乎與其可議者五余故揭而出之以為徵顯闡幽之一助云爾

萬曆大政論

帝之冊立甫及六齡即以翊贊嘉勞閣臣及其踐祚也年纔過乎沖昭齒未離乎齠齔首御平臺寄輔臣以舟楫鹽梅之任天下已知修明曠典泰交可期矣上得　聖母彰教於慈寧下得碩輔助勸乎館閣凡講學勤政親賢遠奸罔不懋迪而篤行之日御文華寒暑無間諸司職掌軍國要機綱緒悉通心無凝滯治理孫宗(?)之藩庶(?)途見端門而獎賞洵陟明之秒用磨勵之微權矣而所謂輔臣者以文饒之伉爽（唐李德裕字文饒有治材）加以子元之精疆（漢桓寛字子元有幹局）帝鑑有圖寶訓寶籙有講災傷民隱有疏玉堂詞臣有宜科條詳悉啓沃多方於九邊之夷情御將之權略不出於帷幄之中制勝於千里之外故虜情壓報岳峙山凝苗虜肆獰（王杲叛虜盗邊東夷長王台執送境上檻至獻俘）星飛電擊天下誦宰輔之功於不衰惜也攬權太盛遂蹈幾望之凶籍貌太横不免迷復之嗟都院必懸其指授柔梓楷禮於督臺（江陵歸塟畢判請閣擬用）督臺乃坐於憲之不弃而為撤贖責亦之使倆（刑部員外艾穆(?)…）

泰昌大政識

萬曆之末季也。速民半穀不克。蠻激令言之變。（唐將姚令言犒軍粗糲作亂）舉朝宮界晝缺。誰為賈誼之捛。鑿地脉者。銷陰氣之精。假叢神者。鴉翼局之毒。 帝首發帑金二百餘萬。充邊東之兵餉。於是將士鄉思。歛教雷動。夫流離播遷之日。尚擁瓔林以自豐。朝承休繼祚之時。乃肯傾貲以及物。洵大有為之君。而克當 先皇之愛惜者矣。當時擯斥諸臣。或青宮初起。或璵使橫差。或彈擊權要。或救護忠良。春明門

谷引蕭言　甬文　国州七　三六

外。即涉天涯。長樂鐘聲不聞餘韵。 帝特起鄭元標劉光復諸臣而用之。以故拔茅負鼎。馳步蒼龍。崖穴丘園。爭趍金馬。蒸蒸濟濟。庶幾見隆萬之盛際焉。至於建立輔臣。獨垂枚卜。中外薰採。匪滞一塗。望寔雙衡。允符夢賚。此虞廷之所為咨岳而求。殷湯之所為無方而立者也。乃若江右之磁器。屏風燭臺之屬。巧靈天工。蘇杭之織造。園花龍鳳之額。麤簡東國。実傷之後。物役雜堪。一槩罷抛。豚爽立極。於凡鋪墊紆[illegible]之害。悉成異風解雨之仁。而又振恤恤之

綱[illegible]紀廢弛。[illegible]濫網。赦附馬王昺之罪。糾朝儀蒸兢之人。陸贄有云。貪因循而不能。鎮失於終。有大患。處䖏雖而不思出除者。必無久安。若 帝者。非所稱矯失而出除者耶。我朝慶隆而祚促者。有二帝焉。 仁宗與 帝是也。 仁宗之崩也。將及期歲。人尤痛恨於橋山。乃 帝之崩也。甫滿三旬。能不致恕於造物。余以為不必恕也。大固有百年而後如[illegible]有一日而足嫡千秋。若 帝之膺籙固短[illegible]峻德顯功。配唐虞而不朽。信有與 仁宗同

附禾　國朝紀　三六

[illegible]在東宮二十年。 帝在東宮十六年。其儲養之[illegible]也。[illegible] 仁宗一詔下而萬姓歡呼。 帝一臨臣而喜躍無已。其得人之心同也。 仁宗誠敬孝謹。 成祖大悅。 帝學業精進。 先帝褒嘉。其當父之意同也。 仁宗納楊士奇領馬之疏。而從容報罷。 帝俞史水安交泰之道。而該部議行。其轉圜之從同也。其止榷稅等役也。與罰 仁宗罷西洋取寶船何以異。其不株連闖入之罪。而議論潜消。與 仁宗不計較言過之臣而置之不問何以異。

庶民也至感恩仕溥則文翰武弁而盡立之矣鴻恩睠逸之有建也循曰貂璫儔偶也至崇功祝恩則監瞽大臣而盡立之矣陰禧報功之有建也循曰條肖諸部也至及勛旌功則徽向尊嚴而盡立之矣甚至納粟之劣生敢廢斯文之宗主推知皈附之若往無復雖介之自立書之汙筆說之根願而 帝寔仁孝豈弟之主也聖學當法堯舜深邦膜心蒸區大倫之奏矣積學其儀方資表率信鄉元標之素矣試愛民也宮中度禱素服御門即有甘雨之注焉

其恤戰也朔風將起軫念無衣即有舊例之加焉三王之國也（瑞王惠王桂王）情理有加厚親藩也孟廟傾頹營緝不屢企高賢也痛孝孺之忠烈而綸誥褒崇念宗生之蘊奇而棘闈加額因戰守勳勞而即與錄序則賞功也何其醲衮按臣守節（遼陷按臣張銓罵賊死賜祭謚廕子禮文）而異數加親則善善也何其篤講讀之臣而追贈（其狀黃洪憲唐文獻）不數更老之榮忠介之裔而不遺（海瑞子入監）廕異齎金甕之賜信足以媲美成康而遠跨文景者矣一指顧周天之日片雲驕白晝之光而仁心為質

慮遠思長又為 帝之所獨擅者以故欃槍漸掃鍾虡奠安當是時也河清麟出鳳見璽呈無乃表 帝之德而火耍人曰鼠姓牛妖逵以彰魏之逆乎甚矣善惡之不爽也吾於梃擊紅丸移宮之事（李可灼進服帝崩諸臣欲加重辟）不能無遺憾於諸賢焉梁王謀嗣刺殺近臣至無狀也而田米按獄惡燒獄詞此善處人父子兄弟之間者也如 光宗一言以風癲結其局而雲開日霽孤鬼挪揄乃必欲引繩批根於所擊者而父子兄弟俱有所難處矣 光宗之將崩也大

臣咸聽語及壽宮又申重之至再是 帝亦知疵之必不起也必欲律進藥以不赦之辜則疑案冤棘矣 上皇初升遐侍執巾櫛於乾清者亦無徘徊瞻顧之心積宮稍遲即以私對宮嬪之言而莫定其罪亦非所以處 先帝之靈也大獄之興胚胎於三者居多故特表而出之

合刻類語卷六尾

讀書論世十六卷

〔清〕吳肅公撰

清康熙詒清堂刻本

宣城吳街南先生著

讀書論世

揚州詒清堂藏板

讀書論世序

吾人生于千百載之下取千百載以上之人之事而論定之此其是非得失成敗利鈍無難唯吾意之所欲言雖加以深文曲筆古人亦末由于我爭致辯[illegible]然徒能屈古人之口而未必能屈後人之心欲[illegible]後人見我論古之書咸心悅誠服以為允當則非兼識與學而全之不可矣蓋有學而無識其論多近于迂疎有識而無學其論或流于雜霸寧得謂之允當乎

哉余每讀史于權奸佞倖酷吏宦官身未罹刑罰者輒憤恨不平髮豎眥裂嘗欲以爰書讞之名曰史判庶使其人雖倖漏網于生前而終不能逭誅于死後顧嬾與性成因循未果徒存此論而已宣城吳街南先生以所著讀書論世見示自五帝迄于有明上下數千年間隨所論斷咸以其時勢為衡既不失之苛亦不失之恕殆所謂兼識與學而全之者歟夫所謂識者必以其身入乎成敗利鈍之中而辨其是非得失之當所謂學者必以其身置乎成敗利鈍之外而權其是非得失之公雖起古人于今日亦當俛首無辭而況後世之讀其書者乎余嘗謂善讀書人當以孟子為法其于書則如武成之取二三策于詩則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而知人論世一言尤開千古史論之祖今街南此編蓋本此意而引伸之是以其所折衷咸能不謬于聖賢而非迂疎雜霸者所可及此其間蓋有本焉非苟然而已也街南讀書以窮經為本讀史以明其于論事自有左右逢源之妙苟不惟辭之是求而徒深文曲筆以誇多而鬬靡誠不知其于古人何仇乎吾是以讀街南此編而不禁悠然其有感也

康熙戊寅二月甲子新安張潮譔

讀書論世自序

余弱冠棄舉子業竊有志古學乃取左氏春秋馬班二史及涑水氏通鑑以次讀之已復遍涉于後漢三國六朝南北五代以迄宋元明時事有論列用以馳騁于作者之間作爲文章自娛而已不盡允當也中年以後頗好經術併求于理學心性之旨而里中諸老生相譏以文章史籍等之玩物咸痛斷之而予弗謂是也以謂經者史之衡史者經之權也譬之醫經者脉理精微之妙史則其證治方藥之明驗也專經而廢史猶持衡而臆度百物之輕重也專理而廢事猶高談天元四氣八正之說莫尋夫湯劑補瀉之宜也求其治療不亦難乎嗚呼理學家所爲固陋而不足語于道也予惟道之散殊未嘗不著于史讀之而有概于中時制已而械之尤致嚴于政事之得失人物之臧否學術之離合揆之聖賢中正之則而無失吾儒精義之學而不欲附腐者與同侈淹雅爲也積久芬如用編次之名曰讀書論世兒信侯受而錄之僅前後有得是編者可藉爲史學之津筏於廣識力

不無助云其論經學理學若典禮之類備入明誠錄編中不贅宣城吳肅公識

讀書論世

目錄

讀書論世卷一

宣城吳肅公晴巖著
天都張潮山來參

唐虞三代

包犧氏王天下作八卦及綱罟佃漁包犧氏沒神農氏作爲耒耜以教耕市易以通貨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變宜民垂衣裳而天下治舟楫以致遠牛馬以引重重門擊柝以禦暴杵臼弧矢宮室棺槨書契興而內外生死文武之制悉備易傳繫昭昭也世

俗通鑑係盤古三皇有巢燧人以至伏羲後十五氏神農後七帝此劉恕外紀羅泌路史元命苞五龍循蜚疏仡諸紀荒誕無稽曾不夷以夫子之易傳亦何辟歟夫羲農黃帝敘次灼然由鮮食而粒食由農而賈由家居而行旅由養而教由朴而文聖人因時制宜其大較也使若所紀果何微焉豈伏羲至神農中間十五氏二百餘年其民皆不粒食耶神農至黃帝中間七帝四百年其民無衣裳舟楫等耶書契之作在後則前此鴻荒之世紀載及姓名何歷歷耶又取邵子元會運世週甲子以猜之漢人五行生王以次之不允可笑哉　宮室棺槨書契榮之曰後世聖人封上古而言無所專屬之詞即夫子不得而詳也後儒緊容以附世人從而求之何哉取諸某卦某卦亦僅一二語非名指周易有無考也

[illegible]亦聖人子稷堯契皆其子稷始長堯大聖人舍而[illegible]立[illegible]以爲人知泰伯仲雍讓千乘不知稷契之讓堯先之矣泰伯讓而逃稷契以身立其朝豈泰伯之時尚不能忘家庭形跡之嫌乎雖然上世之事史不

可得而考已

堯老舜攝而始舉稷果稷爲堯伯兄堯顧不知而待舜耶且稷長于堯不知幾何而禹等比肩共事乎雖隆古之事不可考而要可理斷也

堯舜以前皆傳子而忽焉傳賢實創衆也是時洚水昏墊朱均即中材未能勝况又不肖易子而賢堯舜之時中也萬章病禹以形迹有公私之別耳豈不知傳子非禹始乎予有論詳文集

洪去蕪曰傳賢傳子孟子之論不磨
李大村曰依易大傳神農繼包犧黃帝有熊氏繼

神農皆異姓黃帝傳玄囂玄囂傳[illegible]少昊[illegible]黃帝子始此佐治代位始於顓頊之後少昊[illegible]孫非少昊子帝嚳[illegible]顓頊孫少昊孫[illegible]而音傳子可稱[illegible]云傳子始於黃帝乃妥

虞為古國名國語史伯言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夏禹能平水土商契能和五教周棄能殖播穀蔬云云余仁山以幕為[illegible]為有虞開國之君可知又左傳史趙之言自幕至于瞽瞍史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由此言之舜不出于黃帝而昌意窮蟬敬康句望橋牛之係也遂不足信也同姓之姻益不足辨矣仁山謂五帝官天下不必黃帝裔是也。

夫子之贊堯至矣治水教稼明刑典禮皆舜命諸臣之績不知所謂巍巍成功何事也四凶之罪而以靜言庸違象恭方命圮族豈堯果不知之蓋用其才而又能潛格其非心而四凶者亦相忘于廣運包荒之內嗒然喪其無良之心此堯德之所以如天而大也迨堯之老也四凶何以稍逞而舜起側陋莫知其神聖協于帝也或相與易之矣此罪惡之所由著歟。

帝武為大人跡天有足乎鄭氏之謬也謂帝嚳是矣然同祀郊禖豈無房帷褻私之事而云無人道何也蓋必以介止[illegible]物心[illegible]如有鬼神如嬰疾疾速不[illegible]即于[illegible]而侯之以至于載生載育[illegible]其享介若相之止若焉之震而動夙而敬斯理明而辭亦順矣。

玄鳥之詩推本有娀氏契始受封為有商之祖行浴吞卵誕妄不足辨詩本謂玄鳥降之日人偏信史記鄭箋而朱子從之

斯干之詩曰似續妣祖箋曰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或以為變文叶韻非也按周禮大司樂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是周人祀姜嫄不及高辛也國語亦謂之皇妣大姜又周禮大司樂注周以后稷為始祖而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祭之謂之閟宮此又一証也周禮春官守祧奄八人注天子七廟通姜嫄為八廟又一証也漢原廟之祀其來久矣先儒謂堯有天下則為嚳後者屬堯之子孫故周不得祀嚳而止立嫄廟是也周人禘嚳乃有天下而推遡之耳。

太康敗於有洛之表羿距于河故太康不得反冀都遂居于河之南弟五子御母以從河南有尋之地是也故漢陽夏謂之太康城五子之歌怨羿鄉之淪胥也太康崩而仲康立說者皆以爲羿立之非也使仲康爲羿所立必更受制于羿豈能命胤侯掌六師以討羲和蓋羿據冀都僭稱帝夷羿而太康自立國于陽夏及寒浞代羿滅相而夏始中絕耳仲康之不能征羿勢無如何也然觀其舉措是能有立者雖不能討羿以復國猶能保有一方也

召公以其子代宣王程嬰杵臼之義也然嬰所取者他人兒非已子也周事先于趙且天王也共和賢相非私家比嬰臼之事膾炙人口而莫知有名公豈以讀史記不讀國語耶下宮之事與左傳不合其事頗近稗

張燧曰左傳並無嬰臼事亦無此二人姓名不知太史公何所本

伯夷叔齊均之求仁得仁謂夷可無避也幸叔齊賢耳不賢而立之謂宗社何實以成其父之過矣父之爲愛雖則無辭而可奉承乎賢均以長亦何枯菀而必以命叔非所以昭後世是孤竹君之過也然則泰伯之事何如曰太王未嘗有立季之跡者也文王聖德著于門內仰泰伯能不以王業期之而豈必太王之有是意哉挈仲以逃嫌疑讒賊故曰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吾嘗云太王不特無翦商之志并無立季之心是太王之聖也英雄度己度人成敗燎然況聖人于家庭乎知文王之王周而先事以去此泰伯之聖也

史記載武王代紂斬以黃鉞懸之太白及微子銜璧之事皆當時誣說不足辨衛釐侯卒世子共伯餘立餘弟和以其賂賂士攻共伯于墓共伯自殺和立是爲武公按詩序共伯早死共姜守義父母奪之故賦柏舟以自誓豈武公殺之乎武公年九十五在位五十五年初立時年四十矣安得其兄尚髧髦幼稚乎且武公老爲睿聖豈其少年悖亂至此夫人改過遷善有之矣未有至不肖而能睿聖睿聖而初不肖者王柏謂功罪不相掩以之論唐太宗則可矣

柏舟之詩髧彼而髦是世子未冠共姜未字也又詩

外傳。衛女嫁太子。中道太子死。問傅母往喪之。不肯
歸。終之以死。劉向列女傳。宜姜。齊侯女。嫁于衛至城
門而衛[illegible]乃請還女不聽。遂入持三年喪畢。弟
立請願同庖不可。使人愬於齊。兄弟以謂女。女終不
聽。乃作柏舟之詩。今邶風首章也。然則未嫁而守義
者。衛有三人歟。列女傳未足信。衛安得兩宜姜。
可。以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中庸有明文。司馬
遷謂文王受命稱王。追之。禮記大傳以爲武王事。豈
皆不讀中庸耶。文王之王。武王爲之。或問子無爵父

之義。武周制禮之宗。而不嫌越禮乎。曰。士一。命而上
推尊其父祖。況天子乎。曰。士之父祖封爵命自天子
況天子而自命其祖父乎。曰。天子至貴。然必告之天
地。告之祖宗。告之天下。雖然後世有天下者孰不告
之天地祖宗。告之天下乎。其父祖不及武周之父祖。
而特以貴有天下。得以行之。亦尊親之至情事之不
容已者。世宗推尊興獻而來朝爭之泥古之過也。必
廟而躋之則失甚矣。

武王既喪管蔡流言謂公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
公居東避之。二年。罪人斯得。後公貽王以鴟鴞之詩。
及風雷之變偃禾拔木。王將卜之。乃得金縢之書。始
泣而迎之。天乃反風起禾。此金縢本末也。王既迎公
歸。攝政。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伐之。作
大誥。此作大誥之本也。鄭康成之說亦然。居東二年。
東征三年。自是兩事。獨孔氏以避爲致辟。居東爲東
征。朱子嘗論之曰。周公居東二年。成王乃知罪在管
蔡。若曰所謂罪人者。今得之矣。或問居東非東征乎。
曰。居東即居魯也。公方見疑。豈得即東征乎。二年猶

待罪也。及朱子註鴟鴞詩則曰。二叔以武庚叛。且流
言于國。故周公東征。乃得管叔武庚誅之。而成王猶
未知公意。乃作此詩以貽王。而東山詩註亦云。成王
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風雷之變。始悟而迎之。于是周
公東征。已三年矣。以居東爲東征。又以先誅管蔡後
乃貽詩。毋論與書牴刺。謬亦何自相矛盾耶。豈平居
議論。而注釋反疏忽乎。學究墨守朱註。博致如顧麟
士。祗依阿不能置喙。可笑也。
鴟鴞之詩。戒王以先事之防。而自鳴其勤勞之意。既

取我子謂誘管蔡致得罪也無毀我室知其搆兵爲
亂也若詩作于殷人叛後何以云未雨綢繆乎　居
東亦非居魯周公一生未嘗至魯謂東都者亦誤時
未有東都也乃周之東鄙耳
[illegible]周公未嘗至魯蓋王室多故
[illegible]故但使伯禽就國閟詩云建爾元子俾
[illegible]乃命魯公俾侯于東一証也若居魯則千
[illegible]何以云親迎出郊郊故知是周郊之東也
武謂聖人舉動非尋常所擬議如後世便宜行事豈
拘拘避嫌者乎曰不然處危疑之地而擁興師旅是
無君也無君者不可以服武庚況可以對兄弟乎而

謂聖人爲之乎故東征之師成王主之君討有罪非
周公誅其兄也
二叔之心冀相周也武庚之志爲復殷也然吾以爲
其始也武庚用二叔而其後二叔遂用武庚耳何也
亡國之裔而不思宗社之復者非人也武庚痛父戮
而國亡思圖之而未有間武王喪成王少是可得而
乘也周公專政二叔又疑不肯是可得而用也安日
夕以說二叔而間之迨流言布而少主疑少主疑而
公出而吾事庶有倖乎不謂風雷變而金縢啓王悟
而公復二叔自知罪不可逃挺而走險則救武庚以
兵起故曰管叔以殷畔大武庚有中興之望其用管
蔡非不肯也特不知武周之爲聖人耳若管蔡則其
不肯者故叛亂而所以叛者不同一爲宗社計一爲
身計一欲復國一欲覆國也武庚非不肖亦匪庸才
也以未喪之殷一戎衣而底定以既喪之殷三年破
斧[illegible]易之殊也嘗反覆大誥之詞恐懼艱難兢兢
欲逆逆卜而不敢忽者何其愼也淮徐奄人相挺而
起事勢蓋孔棘矣又讀費誓之書卯魯亦亟亟矣奄

應武庚而助之也淮夷以伐魯也是時伯禽始封或
亦武庚用之如後世披亢擣虛以襲周公之巢穴歟
故曰非庸才也　大誥洛誥召誥康誥多方多士諸
書嘗曰人心之思殷而不服周亦何衆也營洛邑遷
頑民以防殷亂者周公之心亦苦矣
予嘗謂武庚不當以畔目之不特武庚凡國之既亡
雖天命有歸天下既定而苟其臣庶有不服而揭竿
以起者謂之愚則可謂之畔非也卽諸葛誕毋丘儉
司馬楚之之輩皆可恕而欽之也

以武王之聖伐暴救民不無疑于商人而監之以三
叔以成王之幼周公相之而不能見諒于懿親以太
公召公同寅協恭而不能釋公於于王且成王無太
甲之不明周公無伊尹桐宮之備而公至于居東二
年致周室凡亦世道之漸降而去殷已遠乎使武王
如殷世人主則武庚必無封矣逆知其將叛寧監之
而不忍廢使周公如後世謀國微子有人望更可庚
也乃絕不爲疑慮傳卒紹商祀此其所以爲聖人也
然後武周之德後世莫或效之而武庚之事後世切

切爲戒之矣
顧命篇成王之喪康王與羣臣皆吉服其陳設華美
蔡注以爲成王平時之位顧炎武日知錄云秋設黼
扆以下脩殯之陳王之誥（伏生以顧命康王之誥合爲一篇）自此以
上記成王顧命登遐之事以下記明年正月上日康
王即位朝諸侯之事也記曰未沒喪不稱君今曰王
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又曰周卒哭而祔今曰諸
侯出廟門俟是已祔之後
（洪去蕪曰金縢顧命皆今文亦僞書也顧亭人猶周旋諸也踰年即位春秋亂世之事禮必三年喪畢然後即位）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今日太保率西方諸侯畢
公率東方諸侯是七月之後也何其中有脫簡而後
人誤以祭之越七日癸酉之下皆不思何崩七日諸
侯何由而至乎蓋吉[illegible]即位之時非在喪之日也
古人君即位于廟必俟于先王祭畢而朝羣臣羣臣
布幣而見然後成爲君也顧又曰秋設黼扆以下皆
陳之廟者也設四席者訓群臣聽政事養國老燕親
屬皆新天子所有事而非事死之說也自王麻冕黼

裳以下廟中之事也自王在應門以下則康王臨朝
之事也予服其確論
昭王之世魯公弟濆弑幽公而自立昭王亦被膠舟
之難弑君爭國亂所自始而佛以是時生異端害道
王政陵夷天道一變也幽王褒姒廢嫡立庶西戎
入而身死平王東遷而西周以賜秦襄公爲諸侯委
之岐豐之地而秦始大又一變也
宣王既命秦莊公破西戎于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
大駱地犬丘并有之爲西垂大夫無衣之詩爲是作

也。申包胥求救。哀公爲之賦此。王于興師。正指宣王。
蘇氏曰。民思周盛之先王。豈其然哉。謂強悍樂鬭。乃七
國之秦。非當日之秦也。

何彼襛矣。按詩說。齊襄公殺魯桓公。莊王將平之。使
榮叔錫桓公命。仍使莊公主昏。以桓王之妹嫁襄公。
周人恥之而作是詩。蓋王風也。名南。將安得有平王。
孫女嫁齊事乎。春秋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
姬之館于外。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王姬歸于齊。
傳以莊公三年之喪。不當主昏于齊。不戴之仇。不可

爲之主。啖助曰。桓公弒君。王不能討而追錫之命。故
王不稱天。以其寵篡弒。瀆三綱也。非周名之詩可知。
然吾以爲詩說亦非也。所謂王姬。若是桓王妹。桓王
在位二十三年。莊王四年而始歸齊。計其年且三十
矣。何其晚耶。況莊公十一年。爲周莊王十四年。亦書
王姬歸于齊。則齊侯爲桓公也。何彼襛矣之詩。殆爲
此作。而詩說以姬爲桓王妹。蓋以桓王爲平王之孫
故耳。其實曾玄亦可稱孫。胡傳承訛。謂西周王姬下
嫁。皆未深究耳。

衛莊姜戴媯。許宋夫人之賢。共姜之節。谷風伯兮之
婦。泉水竹竿之女。皆情婉而思正。擊鼓式微旄丘。凱
風之忠厚簡兮。北門北風考槃之守貞。干旄之好賢。
所謂康叔武公之德也。獨宣姜之惡。國人屢刺。猶風
之隆也。集傳詆其土地性情。故其音亦淫靡。以詞致
之獨取豈靜女采唐可嫌。然序說皆爲刺淫。朱子于
采唐。韓至于言以爲淫者自言。不知古人代爲之言
正形容而深刺之也。有狐木瓜。強坐以淫。何衛風之
不幸也。

夫子放鄭聲而不刪淫詩。謂深絕其聲于樂。而嚴立
其訓于詩。噫。豈聲足以蕩人。而詩固無害。反足以爲
訓耶。或曰。一國之風。不得而廢也。然則太史采之已
耳。而必登之簡冊。施之宴歌。傳之後世。奚爲哉。謂示
戒耶。男女期會。只以誨淫。何戒之有。或曰。夫子刪之
後世詞人贋稱之。以足三百五篇之數。皆未得其理
者也。鄭詩淫者刪之久矣。指爲淫者。皆以鄭聲淫一
語。塡億之也。所謂鄭聲好淫志。世俗靡靡之樂。非詩
也。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蘀兮。狡童。扶胥。褰裳。風

雨子衿揚之水蔓草按春秋傳皆非淫詩溱洧乃譏
刺之詩玩士曰女曰正爲人語也
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
蔓草趙孟曰子之惠也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蔓
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
柳賦籜兮叔向韓起無讓焉起曰不出鄭志鄭其庶
乎季札觀樂于魯謂其細不爲其淫也果桑濮里巷
狹邪之詩則周樂安得備而魯工安得歌之乎
小序不必盡合古義然漢猶近古毛亨毛萇衛宏皆

有授受特其時代篇次不無紊亂耳齊魯韓三家廢
而毛詩傳鄭康成考亭出而毛詩廢矣馬融鄭玄孔
穎達劉焯劉炫疏解毛詩數十家盡廢矣考亭曰舍
明白可信之詩詞而信臆度難憑之序說夫以漢人
視宋孰爲可憑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詩詞明白而
何爲今之昭昭與書異無衣與史記異名南鄭衛諸
詩與左氏春秋毛鄭諸家異經生家莫能考莫敢異
議八股業錮之也
今所傳詩說魯申公培書其編次列國獨魯須爲風

附幽于雅雅有正有續有傳朱子弗之及而用毛其
朱子或未之見耶朱子既斥小序謬誤何不從時代
核事實改而正之大學古本不當改而改之何也
又按隋經籍志齊詩亡于魏魯詩亡于西晉則詩說
非申公培書乃後人作也小雅鹿鳴四牡皇華常棣以
及伐木其次第見左傳而詩說以伐木次鹿鳴又以
小弁爲尹伯奇之辭大夫作故知非申培書乃後人
心不服朱子又不敢斥朱子故托之歟若詩傳又因
詩說而襲之古篆剛文托子貢尤爲可笑亦豐坊古

大學之類也
吾友劉堂之著詩論三篇遵詩說詩傳其論變風變
雅皆宋儒之所言不特周公碩膚之德宣王中興之
烈不可云變淇奧之美武公緇衣之答鄭伯秦襄同
仇之義晉文杕杜之好謂禮義政教之失而作可乎
小雅怨誹諸什亦莫非賢臣閔世嫉俗之作也云變
雅可乎蓋詩亡云者詩之教亡也邶鄘而外多作于
春秋之世詩何云亡也宋儒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
亡然雨無正節南山都人士篇皆作于平王之世雅

亦未亾也所室辨也但望之主詩說而與小序異亦
非也
名穆公賦蕩與民勞凡伯賦板及瞻卬芮良夫賦桑
柔衛武公賦抑皆幽厲之世蓋忠獻替故列之大雅
說近見奏雅詩而雅以之說非矣賓之初筵衛武公
為士卿士自士沉湎而作列之小雅者為宴享之戒
也若悔過之詩則與抑詩皆同淇奧入衛風矣
周之國無所謂豳也豳者七月詩之篇名也周禮籥
章逆暑迎寒則吹豳詩祈年田祖則龡豳雅祭蜡則

龡豳頌一詩三用以器別之則豳謂之雅亦謂之頌
云錢飲光曰公身不在朝其詩不得列于雅亦未嘗
居魯又不得列為風思王業之始于豳以之名篇亦
猶今士大夫書題姓氏而標其先世郡國也此言得
之東山亦公詩其餘皆為公而作序詩者采附之其
實非豳詩也
太子宜臼申出也后與太子見廢申侯召西戎攻王
是時太子在申而殺其父申吾仇也痛恨宜何如鄭
衛秦晉相與即申而立之德其立已遺戴內以戍申

何為也故後人徒以東遷為咎不知其罪之大者知
母而不知父懷私恩而忘大義也抑秦與西戎世仇
也驪山之禍鄭桓死焉秦鄭同仇亦自為也予秦以
岐豐猶曰不能自取也予鄭以虢檜予晉以河南皆
感而報之亦過矣文侯之命徒示弱耳說者曰平之
東非遷也擁于申仰立于申不能有其國拱手而去
之藉諸侯之師以居于洛若太康之見距于羿不得
已而棄冀都夏陽非盤庚之遷殷比也遷之云者周
人諱其失國耳竹書紀年載西戎人周弒幽王殺伯

服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立王子余
臣于攜按左傳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諸侯之辭曰
攜王奸命諸侯替之指余臣也然則攜王平王分立
者二十年也
晉昭侯封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及潘父弒昭侯而
迎桓叔晉人攻桓叔敗之立昭侯子平是為孝侯莊
伯弒孝侯于翼晉人又攻之立孝侯之子郄是為鄂
侯鄂侯卒莊伯伐晉晉入立鄂侯子光為哀侯曲沃
三舉而國人不附也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

侯弟緡是國人終無叛者至武公滅晉侯殺緡以寶器賂周僖王王命之爲諸侯然後晉人不得已而從之蓋歷世矣凡六十七年而始有晉陳桓有齊三卿分晉不如是難也揚之水乃忠臣智士痛昭侯之不悟託爲黨沃之言以聳動昭侯使急爲備耳豈有叛志而爲詩以宣之者況歷世民情若此而云昭侯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是必不然嚴粲曰沃有篡謀潘氏陰主之爲內應是詩爲忠于公者發潘氏之謀也後氏曰素衣朱襮何等服色我聞有命何等密謀而明見于詩是巧于告審者皆得之矣黃衿白首訓詁中亦何足與論世哉以上十條係皆論詩而因論其世非爲解詩正義也故不入刪

識錄

讀書論世卷二

宣城吳肅公晴巖著
天都張　潮山來參

春秋

周衰上烝下淫弒父與君無所不至而兵車戎馬之交往往以典禮詞命遂斥抑之亦積漸風尚使然而周魯爲最周其主魯宗國列國所禀承也譬如里閈襟處有巨姓老成人雖頑梗易爲屈服然周魯之所以弱而不振者亦以此也鄭雖弱小恃其詞命以禦敵其所以內治自強之道猶愈于周魯焉

張山來曰今時巨姓老成反受市井惡少年之侮只可婉辭以謝之耳

諸國強者首齊晉非謂其地廣大更伯爲主盟也齊制國鄙以定民居鹽鐵以阜民財內政以寄軍令所以內治者強也晉之政在三軍而上卿元帥賢才雜武故能累世雄長諸夏然則立國之本可無道乎至于秦楚之強又自有說自非聖人文者必弱強者不文世風日下惟力是競後世若晉清談齊梁詞藻宋理學皆弱道也

傳曰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繼室者夫人也則隱爲太子當立不當讓又曰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明乎立之者隱公也先儒因其攝而賢其讓予嘗論之假攝以欺人而卒自有之好名而不終何謂讓豈有攝而不克復者哉

隱當立而讓者何居曰春秋之世嫡庶之不明久矣仲子之歸宋以夫人嫁之惠公以夫人逆之天子以夫人賵之隱公懼人之議之而姑攝焉托於讓以爲名故惠公之葬公弗臨衛侯會葬而公弗見會戎于潛而辭盟者以讓鳴不敢專也後乃稍稍即真耳雖然亦拙矣始即不讓其誰議焉然則仲子非夫人與曰非也手之文非與曰此妄也陳氏曰隱無後是桓之子孫託以明其爲嫡而掩其弒逆之跡左氏不察而信之也

左傳曰子氏未薨賵凶事非禮也是以經二年夫人子氏爲証也吳子曰非也春秋譏天王賵臣妾非譏

設凶事也國有喪以告于諸侯未薨無告賵則安從
即無禮不至此然則夫人子氏非仲子歟曰公羊以
爲隱之母聲子是也若仲子則經前後異稱也何居
且夫桓未君桓母不得稱夫人子氏非仲子明矣左
以子氏爲仲子遂以尹氏爲聲子而又謂尹爲君曰
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不亦鑿乎古未有以君係氏
者尹氏者周尹氏子氏者聲子非仲子也然則穀梁
以爲隱妻亦非也隱母之爲子氏爲聲子也妻之爲
子氏吾不知也故公羊之說是也公羊傳尹氏者天子之大夫也稱氏貶世卿非禮也按南山之詩尹氏太師者之後也而魯當時亦自有尹氏

公祭鍾巫館于寪氏而被賊焉始與鄭戰狐壤因焉
賂尹氏而禱于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夫非鬼
之祭以求福也而以此見弒甚矣隱之惑也若不朝
于京師不奔王喪擅征伐易許田逐許君觀魚于棠
多無道之爲抑亦非賢矣
以舜例申生新城之死非孝也舜不以父命泥井廩
灰廩上也以泰伯例申生士蔿之告弗去非智也伯
不以立愛名遺古公也其不欲傷公之心不幾殉父

欲乎而曰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亦見其志之窮而足
悲也已故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順親云爾哉
尹公佗學射于庾公差差學射于公孫丁傳與孟子
相牴牾微人則孟子薄微時則左氏近孟之時所聞
異辭可例吾說乎不必問其異同也差之訛爲之斯
也音相涉也不惟是也究廩之事河南箕山之避孟
子不辨也孟子盡性者也其聞見略孟子之書明道
者也其記載疏衛心則遺跡蔽理則後文略與疏不
足爲孟子累也抑孟子爲取友訓也因師以及師孰

與遠師而遂弗念乎且夫黨亂以伐君何禮之云
鄭莊公之無王自交質子始矣取溫之麥成周之禾
其不臣豈待繻葛之戰哉不特此也縱叔段而期其
斃則不友誓姜氏于黃泉則不孝克許故讓而議其
詞則不誠以防易許田而以周公之祀請則不廉考
叔之獄不能正而三物以詛則不道左氏以爲知禮
謬矣哉
鄭公孫黑肱疾歸邑子公其言曰生于亂世貴而能
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亾吳子曰善哉夫貴者不貧貪

而曰能蓋必有道矣非君子其孰討之肱猶惴乎不
能必無亾也而庶幾其或後焉是欹器持滿而挹損
之易言天道惡盈而君子謙謙也今士甫一命而封
殖掊克率其子以種怨嗚呼治且不免而況于亂乎
官以亡家祭以成禮黑肱使黜官薄祭他可知已曷
之以敎其事君而曰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夫豈其褻
祀瀆禮貽因陋者口實哉富者怨之府也齋服食系
牙籌終歲穰穰殖以滋大衆且忮之幸速亾焉而況
于貴者乎且夫貴者之所以富顧何如哉猛虎之噬

也搏爪血牙麋勿餍矣其欲無亾何可得也吾徵吾
鄉達或再世焉或一世焉或不及世焉噫亦三復于
黑肱之言哉

張心齋曰數黑肱言摺疊作七段而意義曲盡岩以漢唐行文而此獨酷似左氏可爲富貴人座右銘○又曰先君子七勸中亦曾及之

楚康王將殺子南泣其子棄疾而告之棄疾曰父死
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亦不爲也遂殺子南棄疾
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棄父事仇亦弗爲也自縊
而死吳子曰棄疾非人哉父死之不郵而洩命是嫌
洩命非忠也其罪小而與殺其父俘孰甚焉王三泣
之私之也私而請以身代焉王能無動乎不動則寧
洩君命而進其父王誅洩命則曰君實洩之又何誅
焉殺父而語其子王則不順王無辭也且身死可以
脫父不猶愈于父子俱死乎仍縊以鳴志亦晚矣故
精義之學不可以已也抑君子謂楚王於是乎不君

洪去蕪曰仁之于父子義之于君臣審矣則仇而見殺我父乎
張山來曰君實洩之一語可塞楚子之口

季武子合公鉏而立悼子臧孫紇主之吳子曰孰謂

臧孫知乃不及申豐季訪于申豐豐退而以其室行
紇媚季而立之酒間胡爲乎紇素惡于孟亦姑結于
季子夫豈知胎禍以及身也孟氏舍秩而立羯則以
公鉏爲援以仇臧激公鉏而紇之禍成矣紇一旨酒
亂兩家禍一身智者爲之乎孟怨于季曰臧爲亂榮
紇聞之而戒葬而除道甲以往斬關而出逆以賓孟
之怨而速季之攻亦何張皇失據哉抑紇之初亦擬
發立者也賈與爲故紇兄也然則悼子固紇之擬他
以是詖季安耳失守宗祧首竄于邾防使爲也得乘

閫以立天之報施在是矣據防納蔡而請托于爲爲
能一日忘情哉故臧孫者不知義不知利不知人不
知已者也防之人要盟于季而以犯門斬關于國紀
爲辭詩曰自詒伊戚仲之謂乎

孫林父將作亂而告蘧伯玉伯玉賢者宜有以斥其
邪謀而但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
近關出于君國之事若無與者晏子處崔杼之亂韓
厥處欒書中行偃之亂無討賊之義亦無死節之心
皆委蛇遜謝而秉義之士亦莫有以臨難苟免繩之

者何哉三代之君臣因未可以後世比耶

張心齋曰伯玉五十知非寡過未能此正其非處過處也至晏子則有獨吾君也與哉非其私暱誰敢任之諸語宜爲孟子之所鄙也

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善之司
馬侯曰是儀也不可謂禮陳司敗斥其妻與是亂禮
之常也叔向譏其毋喪不戚是失禮之本也亾其寔
有其名聖人無如何以儀爲禮禮之失也久矣

宋穆公傳位殤公而出其子馮于鄭衛州吁欲伐鄭
而告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
陳蔡從宋人許之君子曰殤立而不能無甚于馮矣
州吁之請例欲然許之固願其急於除馮也所謂君
害者殤公意中事也經書伐鄭而首宋公明殤之主
兵且甚惡也州吁弑君而莫之討而私甚自堤焉故
惡之也次諸侯復伐鄭則宋來乞師故曰宋主兵也
或因經無貶辭何以知其惡也曰直書之而是非見
此類是也

慶父之亂哀姜孫于邾以通于慶父而與閔公之弑
也齊人殺哀姜左氏謂齊人已甚女子從人者也明

非父母家所宜討也予曰不然文姜淫于襄而莫問
也衛宣姜惠公母而齊使公子頑烝之不可而又强
之而獨哀姜之討何哉

張心齋曰古人以鄭衛爲淫風今觀左傳中其[illegible]人獨不宗桑濮之日何也

狐毛及偃從重耳懷公執狐突使名之對曰臣之子
名在重耳有年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
以事君宋顏竣從武陵王駿起兵元凶劭詰延之延
之曰竣尚不知有老父何有陛下突之語直延之之
語婉故突死而延之免假佐重耳有晉突之死一王

隳毋也明沼宇指揮季中子讓爲燕府僚賓署布政可佐世子居守建文帝使中貂之不從帝怒殺中帝因失刑讓亦畜文子死矣

陽處父易賈季中軍而用趙盾賈季怨之殺陽處父帑而奔狄盾使臾駢送其孥臾駢故嘗見僇于季者也而盾使之何也，怨處父之易其位也能不怨其易此位者乎能殺處父獨不可以殺盾乎盾竊懼之矣其使駢也蓋逆其怨也而假手焉耳駢之人果欲殺賈氏以報而駢不許駢之厚也盾常人料駢而不料駢之爲君子人也何以知之曰宣子德陽處父漢

矣其死也痛而爲之報焉情也況欲自脫以免乎且盾陰鷙忍人也始棄君命迎子雍既畏穆嬴而從之始遣先蔑而背之倖秦援而旋寇之又從爲之辭殺公子樂抑又忍矣有論見文集

吾友劉埜之論趙盾曰盾操懿之作俑三晉之嚆矢也自古奸臣欲亂人國必先結黨援以除異己而後動于惡盾之逆不待偎闍之難而著也襄公將登箕鄭及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于是立盾既使狐射姑將中軍陽處父易其班使狐射姑佐盾盾之黨必欲其政出趙氏也其名公子雍于秦荀林父先知其事之不成而狐射姑以讀不合懼無援而奔狄先蔑士會怨其倍約而奔秦箕鄭先都士縠梁益耳皆以殺先克坐誅而晉臣于是盡矣其新從政者皆盾之私屬朋黨而君益孤危矣盾懼靈公之見圖而卵翼穿而爪牙之河曲之戰穿撓臾駢而敗其謀盾舍穿而委罪胥甲而放之既知其無謀又使帥師爲假以兵柄皆所以用之也埜之論甚快

管仲責楚苞茅不貢昭王南征不復夫苞茅不貢末矣昭王至惠王十二主三百四十餘年世遠代更而以爲罪乎是時楚方猾夏蠶食諸姬舍其大而及其細略于近而追咎其遠何居蓋辟之以重罪則適足以攖其怒彼怒而我無如何也我則不競而伯圖屈已其何以示諸夏而主盟哉與之以可承罰之以可逭楚不我難也既有辭于諸侯而毋遽敵于強敵此伯者之假義所以異于王者正名問罪之師也

張山來曰與之以可承昔人亦曾道過

名陵之役。陳轅濤塗請師出于東。懼陳鄭之病也。猶知有國也。爲鄭申侯賣之。謂齊侯出東方。懼遇敵。若出陳鄭。使負糧可也。媚齊而忘其國。本齊執濤塗。而以虎牢之邑。濤塗勸城之。而譖諸鄭伯。以爲叛而殺之。彼此相賣。皆小人也。申侯得賞而泰。安濤塗之中之也。然專利無厭。楚文王逆之審矣。文王曰。惟我知女。女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于女。必不免。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噫。楚于智矣。抑專利無厭。安往不可以得禍。豈必小國哉

王賜齊胙。桓公下拜。恭也。天威咫尺。敬也。宰孔所親悉也。歸而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曰有後言矣。以是知象恭不足以動人也。震而矜之。叛者九國。而謂晉予一胙。豈誠也哉。

穆姬屬賈君于晉侯。且納群公子。夷吾烝賈君。又不納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又背中大夫賂。不與列城。及閉糴云云。則秦師之出。姬有力焉明矣。及獲晉侯。姬以太子罃弘。女簡璧。登臺履薪。免服衰經逆。且告以身死。請晉君。若劫質其子女者。以是知穆姬奇女子也。始而怨之。既而憐之。操縱之間。才略偉矣。讀傳者但以請君不知其與謀興師也。履薪示自焚之狀解者僅以爲登臺謝矣。俗[illegible]而履薪何爲者乎。

其出東門在氏[illegible]登臺後
[illegible]無以[illegible]鄭之說

荀罃之逆。鄭賈人謀寘諸褚中以出之。未行而楚歸罃。賈人如晉。罃厚善待之。賈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不可以厚誣君子。遂去。適齊。君子曰。負義者實受其惠。且猶沒焉。罃視賈如賓出已優矣。然賢大夫也。賈何人。知有利耳。乃不有其功。而恥居于誣。彼縉紳先生。冒功邀賞。以誣其君。若爲人謀而沾沾市恩。斤斤責報焉。噫。曾賈人之不若也。弦高之略。與是賈之蹤鄭多良賈哉。

晉人執鄭伯。公孫申教鄭人圍許。示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公子班乃立公子繻。鄭人殺繻。立髡頑。欒書曰。鄭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乃歸鄭伯。鄭伯殺申。英宗之兆。略景帝代立。于謙使宣於也先曰。賴天地祖宗之靈。國有君矣。夫不急君。君之所以歸也。英宗復

齊豹見宗魯于公孟縶為驂乘豹將殺公孟以語宗
魯使勿與乘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其不善吾亦知之
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
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于公孟可也
豹殺公孟宗魯以背蔽之俱死琴張將弔之仲尼曰
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何弔焉夫感豹知己似仁如
死不避似勇周事不泄似信有不以宗魯為賢者哉
然失身于奸回害利以隱忍史人之亂而陷主于死
聖人之所謂盜賊也雖然濡染于利而不能去古今

附勢苟祿者之恒態也然莫有肯言之者而宗魯不
諱後世之人或浚言以負豹或佚身而逃死不則為
豹間而賣公孟以邀賞且為之也然則宗魯猶古之
盜賊歟

張山來曰古之盜賊句冷面刻

士鞅奔秦論欒氏之亡不在黶而在盈秦伯曰何故
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
其子乎夫書弒厲公亂臣也讒郤至貪人也而能保
民以保其世甚矣三代之世民為重也陳恒成師皆

亂臣也竊國而代之以得民故也

士鞅曰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書所施沒矣而
黶之怨實彰叔向目桓子黶驕泰奢侈貪慾無藝宜
及于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懷子盈改桓之行修
武之德可以免而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古哉論人事
亦天道也彼祖德未泯而己孽未彰其倖免者時未
逮耳然則積善貴以世哉

荀偃與欒書弒厲公夢與厲公訟戈隊其首及伐齊
生瘍于頭而死況豹夢齊和帝拔其舌亂臣賊子有

時見誅于鬼神空有之假卒而視不含范宣子撫之
猶視欒懷子曰為未卒事于齊也撫之矣嗣事于齊
乃瞑而含甚矣傳之荒也人之初死恆未即瞑氣盡
乃瞑豈有所遺憾哉況偃以厲公之夢又聞巫臯之
言預知必死故逞志于齊以倖功耳於齊無不藏之
仇于晉無社稷之慮者也豈以此瞑乎盈言罔矣宣
子自答曰淺之為丈夫也似以偃為社稷臣也亦頗
矣雖然告左氏之誣也

穆姜擇美檟為櫬季文子取以葬齊姜傳謂婦姑以

成婦逆莫大焉及定姒薨無櫬匠慶請木文子命之
略匠慶遂用季氏蒲圃所自樹之檟季孫不能止也
莒僕之將行父曰見無禮于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
也謂齊懿公也則無禮而討人而兩無禮于君夫人
何也奚衣馬粟之儉而何有于葬嗇于生而豐于死
儉于己而略于人君子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蓋快
之也匠慶謂子爲正卿小君之喪不成君長誰受其
咎善哉言夫爾所以不得不言抑此也
宋寺人惠牆伊戾譖太子痤以其享楚客也坎牲加

書而騁告于平公謂太子將爲亂與楚客盟向戌爲
徵曰固聞之遂廢痤而立佐爲太子佐惡寺人柳華
合比請殺之柳用坎牲埋書而告公謂合比盟于北
郭納亡人華亥爲徵曰聞之久矣二事如一轍而重
見于平公公前已悔之烹伊戾矣而柳得踵其故智
何公之黠也華亥之徵亦左師已事也戌既比于戾
以殺太子而責華亥曰爽而宗室詩曰宗子維城無
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噫何戌之明于責人也
太子國之宗也其爲城也大矣大宗之弗卹而謂亥

弗卹其宗乎
孟僖子病屬其子說與何忌學于孔子說南宮敬叔
何忌孟懿子也集註曰南容名縚又名
适不名說史記弟子傳亦不言南容爲僖子之子緒
子之兄也惟索隱註云僖子之子仲孫閱是朱子蒙
索隱之誤也家語檀弓皆云南宮敬叔以富得罪奔
衛反載其寶以朝夫子有喪不如速貧之譏則敬叔
猶三家汰侈之習以罪出奔豈得謂免于刑戮者乎
亦斷非三復白圭之愼者矣然則敬叔非适也一名

縚又名适一名說又名閱兩人不相涉也
季氏出其君史墨謂趙簡子曰社稷無常奉君臣無
常位自古以然三后之姓于今爲庶云云夫廢與置
虛天之道也此對人君語可豈斯言也悖謬乎哉季
乎毋乃勸趙也蓋趙一季氏也
子胥之鞭平王尸甚矣哉父吾父君亦吾君也伍氏
世楚臣君有失德國且危亡祖父直諫志欲存之而
已一朝而亡之如父何鄖公之弟以王殺其父欲害
王鄖公曰自敵以下則有仇若皆仇君何上下之有

郤公知義矣以直報怨何不尸無忌而滅其家丐其
宮而死若是仇乎至求用于吳而構其骨肉爲公子
光進鱄諸以行賊何讐耶屬鏤之賜毋亦魚腸之報
乎
宸由[illegible]曰已欲復仇而先搆人之骨肉
以自[illegible]骨先暴草非本一源耳哉
夏姬之夫申公巫臣正言以規楚莊巽言以怵子反
而卒以術自取之棄楚仕晉其族盡爲子反所殺甚
矣女色之禍烈也尤異者吳爲[illegible][illegible]之國車書會盟不
通于上國巫臣爲晉聘于吳教吳乘車戰陣教之叛

楚子重子反疲于奔命吳楚之難自茲始得通于上
國亦自茲始皆巫臣爲之而實釀于夏姬衽中之約
嗟夫一婦人而關人之族滅國之亂亾若此未有甚
于夏姬者矣
嬰曰之諡千古震稱左傳趙朔死嬰齊通于莊姬原
同屏括放之齊莊姬譖于晉景公曰原屏將爲亂欒
郤爲徵晉遂殺二子朔子武從姬畜于公宮以其田
與祁奚以韓厥言乃立武而反其田無所謂屠岸賈
也司馬遷謂賈有寵于靈公景公時爲司寇治靈公

之賊誅盾子孫韓厥教趙朔亾朔不肯賈遂攻趙氏
于下宮殺朔同括嬰齊滅其族朔妻有遺腹春宮中
賈索之匿袴以免嬰曰取他人子代之匿武山中十
五年厥因公疾請立之予按欒書將下軍朔已死不
與同括之難嬰齊在伴亦不與之同死晉侯遡年夢
厲爲祟背言之妄得十五年而景公乃因疾立武
乎左史不同如此吾不能不據左而廢史也
諸侯會于宋以弭兵楚人衷甲欲以擊晉伯州犁曰
合諸侯之師以爲信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屈

建曰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按春秋之亂無
所不至而交鄰克敵猶不至于狙詐則先王之餘洎
末之盟足恃也屈建三言爲治道人心害是荊舒之
道五伯之罪人也執之會趙武曰信以爲本循而行
之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賢哉武也
秦漢以後英主謀臣之趨利罔不由建三言啓之也
欒氏之難叔向以弟叔虎幾殺其身祁氏之亂叔向
以子伯石遂喪其族而向毋皆預決之一則豺狼[illegible]
則龍蛇何奇中耶雖然毋美而生必龍蛇此何理也

不齒美者悉因德子也子之似毋者性也向之賢不類其母無有子性何有子親謂夏女淫無貞女可也而曰鍾美于是將必大有敗夏姬之敗業有然矣女又何取焉向卒娶之宜其不信斯言哉向之母初欲

□□□向曰吾母多□ 諸庶吾懲舅氏矣始者固甚

□人之□

邾黑肱以濫來奔□曰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彰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

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故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彌彰懲此春秋之微旨載蓋名者聖人持世之大機也好善而惡惡好名而惡毀蓋惡是非天性之善也故以名教褒貶者聖人所以盡人性之妙用也不義以得名奸宄雄心恒徼倖焉桓溫所以甘遺臭也然溫亦猶詞耳枋頭之敗何臭不可掩而必惡而諱之且怵孫盛以家門之禍耶

張山來曰桓溫所諱者蓋耳非善惡是非之謂也使枋頭戰勝尊長孫盛之筆耶

古有臨難自免不失為義者後世則專以死為義矣即不授于道然猶知有名義也後世舍義而用智矣子胥謂忠臣孝子飾婦義士多成于愚甯武子愚不可及仁至義盡非大智不可誠忠篤孝雖愚而實智矣

叔向之囚樂王鮒欲為之請叔向不應以待祁奚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仇獨遺我乎向之不肯活于鮒義也而謂從君者何能行有旨哉小人之從君未有能行其志者也王敦死王含欲投王舒王應勸其投彬含曰大將軍素與江州云

何而歸之蓋彬嘗斥罵敦也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當人強盛時能立異同非常人所及覩衰危必興愍惻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後舒果沉含而彬具船以待此與叔向語相發明君子行義論理之公私不較其人之親疎論事之當否不因其時之盛衰也

洪秋士曰詩書是二帝三王之事迹詩亡而春秋作則無義矣春秋乃聖人精義之書左氏無識而文其工學者所宜辨正晴嵒讀書論世于是乎在

讀書論世卷三

宣城吳肅公晴巖著

天都張　潮山來參

戰國

春秋戰國之交志節皭然而功亦偉者申包胥一人而已。秦本無救楚之心哀公爲賦無衣而師出以破吳存郢者七日之泣義激之也其後則王蠋一死唱齊民以復七十二城亦卓然矣世稱魯仲連超然富貴利祿之閒吾謂特高于儀秦輩耳義不帝秦輕世

肆志而聊城一書勸燕將以罷兵歸燕又勸以畔燕歸齊。雖爲齊計亦豈知有人臣之節哉魏安釐王問高士孔子順曰世無人也抑可爲次其仲連乎王曰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其旨微矣

豫讓之死俠矣義則未也夫委贄之義而以恩遇爲報稱也哉是二心之尤也而曰以媿天下之懷二心者彼則無媿中行故智氏中行之仇也事其仇以要國士之遇安之乎且所貴乎國士者必能救國亾已國亂據之不仁韓果知之韓魏之反絺疵知之讓誠國士胡不聞有建白乎以死報智伯是戰國之士所謂捐生以徇俠者也

韓非子曰豫讓爲智伯臣上不能使之明法術度數以避禍患下不能領御其衆以安其國乃敗其形容爲智伯報仇而實無益于智伯此吾所謂下也而世主以爲忠而上之按韓非當日之論則已然矣

刺爲亂道爲奸法匹夫逞其忿忿而究其未必成乎所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也沫以逆于順政以私害公議以俠快仇輒促燕之亾而專諸推刃門庭助

成弒逆是成濟之抽戈張衡之剸刃也吾嘗謂于豫有罪焉惡其爲亂賊之由也

張心齋曰有功世道之論

孟子得齊而用之其王果反手乎曰有其理矣雖然以好色好貨之宣王能無一暴十寒乎以區區愛作之仁得無杯水而沃車薪乎夫孔子相魯三月而都國閒之而況齊之左右及四方游談之至者剛弗剛也且孔子之門皆奇才也回賜由求無論已公西之歷聘樊遲之能戰孰非可與成功者孟子無一焉而

況強敵之眈眈說士之狙詐什伯春秋也吾慮夫王齊之難也。

沈同伐燕之問以私耆也孟子曰可伐幾勸之矣及人以為勸乃始云云夫顧吏之役夫子之斥求反復無遺孟子即何不于同之問直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以杜其端乎初疑孟子特工于文耳繼思之孟子有深衷焉齊之伐燕遂事也即沮之旃遂已乎孟子姑徼許之俾齊王不吾忌也或載與俱行則所謂簞食壺漿以迎者必有道以徠之水火之厄有道以拯之旄倪之係重器之遷不待後之反之止之也豈吾之策不待謀救燕之師不待再也而宣王不然是大失孟子之意也區區勸齊伐燕非孟子之義止齊伐燕亦迂而非孟子之所出也。

樂毅旬月下齊七十餘城而莒即墨兩城五年不下蘇子由謂田單劲敵守之堅故耳不盡然也失天下雖極盛之世未有倉猝一舉遂收萬全之功者況天不欲亡人之國必有持敗以為勝垂亡而僅存者倚伏之機非人力之所須也王蠋之死樹下王孫賈之呼市人田單之悉力抗守全齊之士心可知也天不獨無亡齊也直將與之以法章延之以君王后且四十餘年而樂毅強弩之末遂能殄滅之乎彼子瞻以毅欲以仁義服之咎其嗣王不成不足以伯亦過論矣然以殺肥起客之徒則當時之良將也初以莒距燕者淖齒以即墨拒燕者即墨大夫即墨大夫敗死田單乃拒而齊之子由以二城不下皆以為單之功亦誤

蘇秦之激怒張儀而陰使客厚資之以入秦謂權其敗從約故用之也夫誠慮其敗縱方利秦之無人焉以儀之才顧速使之乎欲其勿敗縱也盍厚禮而情告之輸誠而資給之儀當感也豈儀可以激不可以情告乎儀小人也小人易于背恩而難于釋怨安知不恚其辱而惡其詐乎秦之為此蓋顛倒玩弄于股掌之上所以示之不測以深斥其心術士相軋之故智耳敗縱與否初未敢必也卒之儀相魏相楚皆教之事秦其在魏也尤極言縱之為患斥諸侯恃詐僞反覆之蘇秦安在其不敗縱乎敗縱之慮蘇秦姑謬許之蘇君在儀寧渠能乎亦姑謬應之噫此其所以為傾危之士乎。

趙括之母。知括之不可將。聞之其父也。奢之言曰。兵死道。括易言之。必破趙。而毋之對趙王。則曰其父為將。所奉飯飲而進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王及宗室所賞賜。盡以予軍吏士大夫。不問家事。今括為將。軍吏無能仰視。王所賜金帛。歸藏于家。而日視便利田宅買之。願王勿遣。此數言也。古之善論將者無過也。奢以其易言。虞其輕躁耳。藺相如言徒讀父書不知合變耳。而母獨推及其營私。蓋為將之本。恭儉仁廉。所以得士也。且婦人之志。營私而已。見及于此。不亦異乎。

秦圍邯鄲。趙求救于魏。卒也信陵樹其功。而其間魯仲連之意氣。毛遂之合縱。侯生之效謀。朱亥之奮勇。毛公薛公之語義。色色見奇矣。然不如平原君趙豹[illegible]言之為愈也。趙欲受上黨。豹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使是言見信。不亦曲突徙薪之計哉。是言也。春秋賢大夫知道者。始能及之。六國之士。何足以語此。

誠國之士。俠則虞卿。而非信陵孟嘗之謂也。忠則王蠋。而非屈原之謂也。儒則孔子順。而非荀卿之謂也。高介則太史敫。而非魯仲連之謂也。謀略則虞卿陳軫。卿為趙制秦。言無不中。屣脫相印。窮愁著書。誰及者哉。賢將則樂毅也。夏侯氏雖譽之過。而孔明以自比。要非起翦頗牧之倫矣。文章則孟之粹。莊之奇。韓非之陗。屈平之淵雅。皆絕千古焉。吾惜夫虞氏春秋不得而傳也。

秦要趙為河西之會。趙王欲毋行。頗與相如計以為示之怯不可。相如從行。頗送之境上。決曰。三十日不還。請立太子以絕秦望。金壘子以為此老成謀國。與

宋真宗澶淵之役。旦還居守。十日未有捷音。命立太子同一遠慮。予謂頗相如直年少盛氣耳。安得老成。老成則勸王無行矣。苟嫌其示怯。則卿虎以為勇。而趙避之為不屑。賊秦虎狼也。誘魏公子卬。繫楚懷王。留楚公子完。何邸于趙王。頗相如遂知其至危。而甘以其君為孤注。老成者為之乎。故非澶淵比也。又非若沛公謝上不得已而謝鴻門。為脫死計。項羽之不忍。項伯又陰為之地。若趙則安所恃哉。相如抱完璧之事。秦無若我何乎。璧在廷而碎之可也。璧潛歸而

身死亦可也王非璧也王方在生身不足郵其如王何故始之往孟施舍之勇也擊缶之爭北宮黝之勇也王之歸倖也非相如也其後之屈于廉頗則真大勇矣

張山來曰揣情度勢足使相如心服

戰國之時有富貴無廉節有權變無恪守乃吾得二人焉安陵人縮高之子仕秦守管信陵君攻之不下使安陵君遣縮高許以爵安陵君曰小國不能必其民使自往請之使往縮高高曰君將使高攻管也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非君所喜也信陵君怒命安陵君生束縮高而致之不然且帥師造安陵安陵君曰吾先君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授太府之憲曰臣弒君子弒父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臣亾子不得與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不敢行縮高聞之曰必為國禍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可使吾君有魏患乎自刎而死信陵君乃縞素辟舍以謝賢哉高也其不欲教子以貳

與晉狐突同而所遇之難實倍之一死全安陵死而有利于國一王蠋也不以官爵動其衷不以威力易其守諳于主臣之義而無疚于父子之間矣彼安陵君何人稟先君之憲而致嚴于降臣亾子之愆用季所得見也其始謝曰安陵小國不能必其民其能必于民者素矣其諒高之不負己者又抑何藴藉也哉

湣王之亂王蠋死節者也王孫賈倡義者也田單中興者也君王后持之四十年而齊亾故國不可以無人秦項之際田儋兄弟更迭為雄橫死而不屈高帝殉者五百人然則六國士氣齊獨矯然矣

秦并六國吾謂非兵將之強而其君若臣無弗強者自孝公歷數世以及始皇皆悍然勇鷙以積成其國勢燕昭齊宣趙惠文頗有賢聲以當秦譬儒生遇猛獸奚當乎武靈雄而無略內亂身死豈足有為秦之臣商君穰侯應侯皆竭其智力有所營建而鞅之重農立法尤得富強之道焉六國游談反覆皆苟一時之計卬不賂秦卬無敗縱約能無亾乎蘇氏曰以事

秦之心禮天下之豪傑以賂秦之利收天下之謀臣夫立國無本即豪傑無所用之況捭闔之士安有豢傑哉

漢烈十二國離散重農立法皆後其本也立國以本但本亦有辨

秦之謀齊僅僅收矣吾謂蘇秦乃游說而遊于六王莫適主也僅之反覆而傾始終爲其無主之辛也

魏冉叔論范睢遠交近攻其先世定以未嘗遠交故能得志使當日通好中國歲尋會盟得竭其財力以奔走于道路又何暇畢力耕戰之務致富強而兼天下哉此篤論也予嘗謂富來翁厚自封殖必盡絕交遊親郎之往來而後能工其聚歛又如著述者必杜門斷絕交結燕會之事而後能專力以成書不惟秦與自申公巫臣教之車戰遂強食中原初亦止自治其國而已必遠交者雖之時又一時也

吳山東附先王行近散之事是爲國以獨也非叛萬世之又耳

秦

博浪之椎重百二十斤即力士大勇伏隘狙豈能飛運若彈丸之脫手而中其副車乎季聰若曰此必設機牙如世之搏猛獸者使自踐而觸之不手擧以擊亦不必身在也

王止堂云沈括曰余考樂律及受詔改鑄渾儀求秦漢以前度量斗升計古稱三斤當今十三兩蓋斤當今四兩二分兩之一一兩當今六銖半是博浪之椎當今三十二斤半耳有力者似可舉

娠十月而爾而始皇以大期生夫不及期可疑也既[illegible]何以知其爲呂氏出也或曰怨秦者駕其語謂先六國人耳然則政爲呂氏子耶曰不然史臣豈不知大期之爲踰而書之以自相牴牾蓋政之生本不及期不韋與太后懼洩而故隱之至大期而乃以生子告以掩其跡耳史故因之若曰是欲蓋而彌彰云爾

秦法有失入無失出趙高有罪論死而始皇赦之古今廢立者多矣始皇二十餘子獨立少子胡亥高之爲天之命也高說李斯廢扶蘇與宇文述脫楊素同二世之殺諸子與隋兄弟相戕同惡閹冠盜以告則殺同建成江都之禍又同承制據而混合之而藉手以授唐漢則又同天之與人國有裂之爲毆除者有併之爲假手者

秦之不仁古未有也世徒以變法罪夫封建井田道
之窮勢之極也變之可也變古文後世仍之變王號
人主安之築長城萬世利之秦罪其在焚坑乎縱橫
名法之因闕异也奚其儒而况盧生方士之屬乎秦
[illegible]而未嘗坑儒也若其書者不傳于今人也斯文
而削滌滅之易耳五經而外莊列申韓之類具在也
秦焚書而未焚也秦之罪在不仁三族之夷腫而增
烈焉嗚呼孔子謂爲俑者不後而况于赤族乎哉
二世之疑邯也高爲之邯之去秦也欣長史勸之高

在內而邯不得爲于秦檜在內而飛不得爲于宋其
勢同也邯獨幸而聽欣耳雖然有爲欣以說飛者可
聽乎曰否宋非亡秦擬邯可去飛不可以貳飛去則
宋亡邯即不去秦終無以存然則金牌之名弗還乎
曰賊而勝還受誅可也不勝而死緩飛志也不猶愈
于漢死乎故邯之事吾幸之飛之事吾惜之
或曰唐雎之怒秦王也時百有餘歲矣應不畏死予
曰不然人不知義則恇怯畏葸老而彌甚今耆年者
多諱忌血氣衰也惟持志以養氣則集義所生直剛

大而不倦聖賢之學即不可及而忠義之士志與氣
合亦自毅然魏王祥拜爵于晉宋王琨受爵于齊周
貴臧供職于隋皆年在耆耋不思耆老之人即苟
活覩顏偷幾何時蓋志氣不足耳漢龔勝有言旦暮
入地豈以一身事二姓苟勉不肯以數年之命而
易吾節皆審于義而善授命矣褚炤謂彦回作中書
郎而死當是一名士明德不昌乃有期頤之壽壽考
人所祈祝由君子論之壽固有大不幸者

漢

漢武之右儒公孫弘實啓之弘請置博士弟子補郎
中文學史通一藝皆得選補而勸學之典興漢武之
求仙司馬相如寔啓之相如且死遺書勸上東封而
封禪不死之說進大人臣進說于君可不慎哉予嘗
謂詞之無益賦爲甚詞人之無行相如爲魁世徒以
漢人膾炙之豈知其不逆收采翁也
漢武置五經博士開弟子員以鼓動天下之士百餘
年間一經說至數百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今甲
所在亦利祿所驅明有天下以時藝設科時文之盛

以億萬計講說一道集註亦不下後十百種夫尊經王化也窮經聖學也一爲利祿所驅至魚爛不可收拾亦勢使然特漢取士多途而明僅一科舉人人經學寖人人俗學也

武帝作沉命法羣賊起不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此後世通弊也武帝末大盜羣起遣繡衣之使持斧斤斬于郡國乃璘之光

武建武十六年郡國羣盜攻劫害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乃遣使者聽盜自相糾擿五人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遛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不收捕及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爲殿最惟蔽匿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于他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光武精于吏治後世人主尤宜法光武哉

灌夫不畏蝟猘者卽驕于魏其亦何必以丞相爲重而竊竊焉望丞相一過魏其迨丞相不來則又趨趨焉復過丞相而促之夫以丞相之備貴足以重魏其意中惟有一權勢豈所稱丈夫哉且飲酒之際率其忿狷紛爭之以受淮安侖事猶持之此何等事而而紛可屈以辯乎勢不兩立盜者先勝滅族之禍宜矣然魏其亦有罪焉大臣失勢處之有道夫婦示牛酒漑掃亦鄙矣況武安欲奪其田不能忍而拒之武安恚矣又仍可交驩乎

嚴延年劾奏霍光于文定曰人知其有益于國體不

知其有益于光也光之威權重矣百寮震懾人主寒心延年以一御史折之則宣帝畏光之心釋矣夫人臣莫危于君之畏已而得不畏之形以自解何益如之于公此語卽裴諝于郭汾陽之說也代宗山陵之役禁人屠宰汾陽之隸人擅殺羊諝奏之或曰宜爲郭公地諝曰公功高望重吾發其小過以明公威權不足畏上安天子下安大臣也然于公意蓋特指江陵耳夫惟賢者知道乃能滿而不溢高而能損江陵怙權惟恐百寮之不我畏也而衣人主以偪之惟恐人

主之不我從也而內挾太后以持之陰結馮保以助之其有微詞異議涉于彈斥者力掊擊之又安肯以不貲之形自解乎卒之茲刺之嫌見嫉于人主而與保同不免身家之隕易所謂冥升而無不息之貞者也壯則而眛觸籓之羸角也悲夫

霍光以太后省政宜知經術令夏侯勝以尚書授太后經夫經生皓首無當治理而望之女主乎當日之政咸出于光于太后何有然光非若王莽托經術以自文也蓋有動乎久陰不雨之說耳則何不身自受經即此亦不學無術之一驗也

張山來曰不學無術亦史家論斷之詞安知光不自以爲通經術乎

太后師事勝勝卒后素服喪之師儒之重古未有也

后上官氏安桀父子之謀逆昌邑宣帝之廢立從容鎮靜儼然其主坤厚載物漢一人而已章帝爲太子受尚書于張酺及爲帝巡幸引酺先備弟子之儀使講尚書一篇亦異典也

趙廣漢甘延壽黃霸三人相繼守潁川皆稱善治廣漢用智而近嚴霸用德而好名鳳凰神爵數集郡國

潁川尤多詔褒霸治稱其國孝弟貞順讓畔拾遺云云及爲丞相京兆舍鶡雀飛集相府以爲神雀欲奏之爲張敞所舉言其條教讓畔貞孝有名無實假令京師行之是先天下以僞也上以敞言勅之霸乃大慙然則潁川之鳳安知非京兆舍鶡耶孝弟貞順讓畔詐政好乃長史守丞相與僞之耶爲外戚史高爲太尉爲上所詰史謂功名減于治郡將毋將其才之不逮哉

張山來曰後世官左遷或罷者往往有攀轅臥轍戀長吏懇留當亦是潁川黃雀之類耳

望之受遺輔政以恭顯擅權謂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罷宦官以應古制史高與恭顯表裏同疾之鄭朋欲附望之願相接待徐知其傾邪謝不與通朋更附許史陷望之神宗踐祚高新鄭欲政歸于閣謀奪馮保司禮權此望之遺直張居正陰洩之保遂比深顧高與馮保表裏而不嫌爲史高初附新鄭而不嫌爲鄭朋朋小人不足道居正自處如何而若此

望之以師傅之尊見賊于恭顯或咎其剛直吾謂望之剛而不勝褊直而不勝私也韓延壽爲左馮翊何

罪而以放散官錢按之丙吉以既赦無考而棄之不置非忌延壽之以盛名承其後乎然壽乃設常平倉仁政也面故非之吉賢相也而故輕之倨慢以遇之矣丙魏三公非人三光不明休休之謂何夫身自媢嫉而欲媢嫉之莫乘其後乎疏廣疏受孔霸皆帝傅也望之不能如二疏之去宜爲霸可也帝以舊恩賜霸侯爵欲相之霸皆不受欲用爲御史大夫讓至再三史稱霸謙退不好權執賢于望之遠矣望之宣帝時少府出爲左馮翊以左遷移病不行帝諭意曰欲

吏治民試之于三輔乃起視事非怠忽于權位者歟初一致廷尉赦之而出見殺而作定無俟終日而自詒伊戚遜之初六所爲尾厲也

宣帝嗣位詔爲衛太子議謚與祠有司以禮爲人後降其父不得祭陛下爲孝昭皇帝後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太子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按宣帝繼統非繼昭帝也豈以孫禰祖乎且安在其父之不得祭乎當時無有斥之者可見繼嗣之說洽襲人心漢代已然此宋司馬諸公明楊蔣之所狃而固也張孚敬夫典之書曰并以正漢宋也其詞甚辨吾未嘗無取焉然宣帝父祖竟加以惡謚而帝不以爲嫌則非後世一意推尊而無所顧郵者抑賢已哉

甘延壽陳湯矯制發兵討郅支功莫大焉石顯匡衡同阻其封以爲懼後使者之徼幸而不慮有功者之解體有略者之袖手乎郅支殺漢使據康居強梗倨慢大邦爲仇二人不費朝廷而殄滅之呼韓邪歸命來朝此其效矣劉向一疏云貳師縻萬億四年而獲駿馬武帝舍其過而封之何衡之謬耶嘉靖時曾銑

河套之議不必有成然出自宸衷夏言與之嚴嵩從傾言殺銑銑豈有矯制之罪若湯延壽哉然猶藉口落邊釁也萬曆末邊事孔棘毛文龍一孱將孤軍復島鎮朝廷無遺鏃度支無粒粟而廷議抑之請援不予始而熊廷弼以王化貞部將嫉之終而袁崇煥殺之楚殺范增趙殺李牧使行數萬金爲間不工于此也

矯制生釁持之有說公卿之議亦皆附顯及成帝初衡猶以湯收康居財物及言事不實下獄論死谷永

疏請猶奪爵爲士伍漢困少恩而衙于湯斷辭不畱要必有私憾焉烏孫圍段會宗百寮議數日不決召湯問之指掌而計不爽毫末乃得爲大將軍從事漢法眞寡恩哉

王嬙之事詩人以爲美談才士借以感遇而不知其不足齒也嬙以良家子入掖庭數歲不見御因呼韓邪來朝勅賜五女乃自請行單于號寧胡閼氏生男爲右日逐王呼韓邪死偶其前閼氏子復生二女全書子曰祇緣嬙生怨怨生忿甘心背君父而身據異

域芻狗烏行也信哉蘊于掖庭而泄于穹廬無復廉恥王安石詩曰漢恩自淺□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又云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氊城莫相憶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呂居仁云人生有相合不論□與秦但取眼前好莫言長苦辛皆善言昭君者卹然爲昭君解嘲亦且爲學昭君者藉口也士爲知已死女爲悅者容徒世之爲昭君者何限非有豊容靚飾足以傾城也徒徒纖嫱之姿小蹇于際遇輒忿怨塡膺而托足氊城然曰失意使然也使旣遇者何嘗居椒殿之中備妃嬪之列榮其父母施及姻宗顧何所怨憤而遽會乘機呈身獻媚胥君父者一么麼王嬙足道哉抑是果樂在知心乎而成信誓旦旦不思其反矣但取眼前好乎而旣生旣育比予于毒矣濡弃子始不免被棄于終此塊亦復嬙之始所以見笑于兄弟也

司隸校尉解光言成帝幸許美人史曹宮皆生子爲趙昭儀所害請事窮究哀帝免趙氏兄弟爲庶人議郎耿育疏言成帝自知末年生子萬歲之後未能持

國必制于女主大臣故內斷于心廢后宮絕微嗣以致位陛下今乃誣失帝傾惑之過成寵妾妒媚之誅失聖主遠見之明負先帝憂國之意又云世有非常之變乃有非常之謀泰伯固讓權變所設不計常法甚矣育言之悖罔也仁君飾甚友于兄弟英明即甚慮其國家未有廿絕已嗣而以天下讓者況成帝年逾四旬身强無疾安知其身之不艾且耆而穉穉者之不可待乎以爲先帝傾惑之過曲昧之事譚之可也而嫣誣委曲阿比非理哉非阿大行阿趙后也是

時昭儀殺死而飛燕方以援立功為帝與傳后所德儼然后宮故有云爾

泰山求同解光一言而趙氏見劾為庶人挺擊之徒與朝臣之不得于神廟猶可□也光宗身受其戮而欲封貴妃為后曾哀帝之不若矣

若賢發封王嘉封還詔書有古大臣風孔光幼嘉述圖擱上請召詣廷尉詔獄嘉死乃曰賢如孔光何武不能進嘉為光所賣矣光媚賢與莽罪謝未明著耳不試溫室工為隱匿而人以為謹飭草稾盡掩其阿比而自為名彼所謂繩愆糾謬者謂何而以忠直沽

也沮傳后宮居及稱尊號雖為錚錚亦王氏旨也光豈何武傳喜倫哉

漢書滕公見韓信奇而釋之不見本傳見信傳英布之反蔑薛公不見本傳見布傳二人知已也樊噲闖中之諫不見本傳見帝本紀紀國事也霍光却望之露索之諫不見本傳見望之傳望之訟延壽備劉劾趙廣漢摧辱大臣卒致二人俱死不見本傳見兩人傳老泉所謂本傳諱之其與善者隱而彰也田蚡負貴驕溢公孫弘飾詐邪名于儒林傳則載其有崇儒尚文之功老泉所謂懲惡者直而寬也至若史丹不附定陶后以免官不見本傳見傳喜傳王閎奪董賢綬璽不為立傳并不載董賢傳王忠馬宏使西國為匈奴所得忠死而馬亦不降但附匈奴傳內乎善善之義得毋疎乎又若周苛紀信路中大夫劉崇翟義趙明霍鴻薛方蔣詡孔休劉信劉快張充等守義殉節之臣皆不為傳而僅僅附名它傳此班氏之失也予故表而出之

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魏高允云太白辰星去日

率不能一兩次耳十月日在尾箕昏沒于申而東井出寅北二星何得倍日從歲星聚東井乎崔浩初不謂然已乃曰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以予攷之所謂前三月者七月也漢依秦曆秦之十月乃今之七月在秦仍十月也然則五星聚實以秦十月聚東井原未嘗誤日在尾箕乃高允時所謂十月耳非秦之十月也蓋自武帝太初元年始改正月為首然浩所云前三月亦今之七月也若以為秦之七月又今之四月又安得聚井乎二人以秦月為今月皆失之

此予戊子年讀漢史時筆也。自以爲辨，錄而存之。老友王肇生、梅定九，皆精曆象，溪謂確然。今四十年矣。覆閱之，似不必辨。蓋秦改歲首，未嘗改月也。必改月，若周正，則十月乃今之七月，既不改月，但謂前三月是也。然則以爲十月者，史偶書誤耳。何必以周正質之乎。司馬公通鑑刪去五星之聚，有旨哉。

日食在朔，月食在望，其定理也。而亦有不盡然者。漢書日食五十三，晦居三十六，先晦一日者三，朔纔十四耳。

漢書天文志與星象不合者近二十條，予少時嘗摘出，以非史學所急，今削去之。又駁論五行，另書一帙，以無關論世也。

張山來曰：此二種予已刻入昭代叢書矣。

讀書論世卷四

宣城吳肅公晴巖著
天都張潮山來叅

東漢

光武中興實創業也張純朱浮以大宗之禮爲人後者爲之子宜降私親其謬甚矣光武豈爲人後者乎論世次成帝兄弟行也帝自以昭穆當爲元帝後尊宣帝爲中宗祀昭帝元帝于太廟而祀成哀平于長安大非義也夫百戰有天下安在不可自我作祖而

與繼體者同類乎光武非哀帝比也非世系菸脉者唐莊宗南唐李昪之託于唐裔者比也而急急焉附屬于元帝舍其尊親而別爲尊焉親焉何哉成哀平之祀長安是何異黜之也哉然則如之何曰別廟四親而成哀平仍祀之太廟並行不悖可也純浮謂春陵四世並列于高廟以卑厠尊不合禮意是也而謂繼統不復顧私親豈以繼統爲繼嗣乎嗚呼以光武之創業而仍爲大宗之泥況明世宗乎楊廷和諸公之議張純朱浮之固說也君子曰光武繼元帝是無成哀平也世宗繼孝宗無武宗也泥大宗之承而不顧大宗之反有所廢甚矣固陋不通也

李大村曰數語千古不磨大禮案可定矣嘉靖諸疏可省

李業譏玄王皓王嘉當公孫述之辟業玄飲藥嘉皓伏劍論者皆謂述無道故不肯仕耳按本傳業事平帝爲郎王莽居攝以病去太守劉咸强名之怒其不應令詣獄養病將殺之客說而免莽欲官之遂匿山谷玄爲繡衣使者行天下以莽居攝繼使者車變姓名隱于家皓嘗爲美陽令嘉嘗爲郎然則皆漢臣義

不事莽死其志也非後以避述爲高若費貽任永馮信等也世不悉其本末司馬公於通鑑注存之何不大書以表其節乎抑玄子瑛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夫以國孤臣隱身而富非道也業死述恥之弔祀賻贈業子不受然述卻有公義猶賢矣哉

王莽時陪僕告其君長子弟告其父兄武后時告密者誘奴婢首主人石虎禁私論朝政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亂主一揆皆無足怪彭寵畔蒼頭子密殺之光武封爲不義侯光武賢君也唐太宗命奴告主皆

弗受仍斬之明師破蜀蜀將丁世珍亾匿野廟其帳下小校斬首來獻高帝以殺本官不義不許賞蘭州郭買的拔入[illegible]其兄者沙弟火石[illegible]其首來帝曰兄弟也招之不從執之可也刃之傷倫賞之何以令天下[illegible]弗賞[illegible]光武不及二主抑劣于建德之斬滑州奴[illegible]有[illegible]賞功而以不義勸乎

張心齋曰[illegible]孔子有[illegible]子爲父隱之說而後律始有親族得相容隱之條否則以下告上者[illegible]天安得盡遇唐太宗明太祖乎

光武徵周黨王良等三聘乃就入見伏而不謁博士范升奏其私竊虛名誇上求高其友曰無忠言奇謀而取大位徒往來屑屑也順帝時處士樊英就聘友人張楷謂其[illegible]受爵祿不聞匡救之術李固遺書黃瓊謂處士盜虛名論者因崇獎恬退國家盛節然而僞詐釣名之徒不可不察也按史稱良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英少有學行名著海內固亦稱其言行有守皆無所猷然則所謂虛聲者無奇謀漢策可襄治理耳愚謂圭璧乃朝聘之珍而不可以制用麒麟乃興王之瑞而不可以任遠以風厲末俗苟[illegible]行足爲觀與瑞而已光武云明主聖世必有不賓之臣是也黨與英皆道而後應豈若世以終南爲捷徑以聲氣爲貨祿者乎即無奇謀亦無失行豈[illegible]其伏處原有[illegible]何以堅詠弋聲名以詞說爲道術者乎周黨樊英[illegible]稱之矣桓帝以安車玄纁徵徐孺姜肱袁閎韋著李曇皆不肯至令畫工競肱圖其狀貌肱以被蒙面其非中正之道然習俗風靡競趨榮利之時安得不以此矯厲之哉

張山來曰兩說不妨並存

樊[illegible]世善農稼好貨殖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里外孫何氏爭財重以田二頃解其忿訟死時所假貸人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爭往償之諸子從勅不受予讀書至此掩卷三歎今貲擁巨萬者非好富即末富與頑官耳能起自耕稼因地利而用天道乎即暱稼矣刻薄寡歛有溫厚而禀法度者乎兄弟

營私子孫陷慢。有共財而禮敬者乎。鄉里急難。親族窮餓。欲沾其涓滴、拔其一毛。與刳心剜肉同。他姓忿爭。不居間媒利足矣。而能捐田息訟乎。素所假貸逼索構訟。或以文契遺之子孫。其萬不能償者。不得已而焚其文。居之以為名。子孫不以為後圖。且以為口實。有貧家往償而逆物不受者乎。孟子曰為富不仁。予謂富者仁之賊也。正惟富能仁耳。為仁不富、然有命焉。即為仁亦何必盡。貧抑富者往往殺禍。咸以為天道惡盈。人情多忌。觀于樊氏。則又不然。兵起時。劉伯

升攻湖陽。湖陽人以重子宏為劉氏婿。收繫宏妻。令宏說伯升。宏留不返。軍師欲殺宏妻。長吏以下皆謂樊重父子。禮義恩德行于鄉里。雖有罪。宜後。後竟得免。宏因亂。營塹自守。赤眉欲攻之。宏遣之牛酒。皆曰樊君素善。今見待如此。引兵而去。嗚呼。樊氏之所貽厚矣。今人但知富者之取禍。以盈犯天而。豈知自貫其盈乎。謂其中忌于人而。豈知其種毒于人乎。得其道而反之。即天祐而人助之。何禍之有。樊氏滅絕德不可幾。吾願世之富者。稍思所以解禍焉。重以外戚其後貴盛。一門五侯。亦何細哉。

張山來曰富者之多財亦由貪者之無饜耳若求之有道勿強人以所難勿頻頻而不已世豈無好禮者哉然謝仁祖亦止顧徂王修齡固不甘與中山狼作緣也

章帝初以災殺貴校書郎楊終請罷北征屯戍。司空弟五倫是之。鮑昱班固。以孝子無改父道。終曰。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先祖為之而已毀之。不如弗居而已。以其無妨于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害民也。善哉。易曰幹父之蠱是也。人未。廢。與惟計其。害否于民耳。秦二世不罷阿

房。熙豐小人之用新法。皆謂之善繼述可乎。隆慶初議毀嘉靖玄修宮殿。高拱以彰先帝過沮之。噫。是鮑昱之見也。果其過也。改之何損。子孝雖然何不引泉臺之事以倒之。拱特與徐階異議耳。

和帝鄧后初為貴人。恭事陰后。陰寵衰。鄧當御輒辭。帝疾劇。陰密言我得志令鄧氏無遺類。鄧欲先死。謂上報帝恩中解族禍下不令后有人彘之譏。飲藥。為宮人所止。帝愈。廢陰后。將立為后。固稱病篤。上欲宮鄧氏。哀請謙讓。夫文學恭慎易幾也。婦人無不妬者

未有不倖寵者。乃絕不容心。其辟官鄧氏有明德太后之賢。恬于勢位極矣。而久擅朝政。郎中杜根言帝長宜親政。后大怒。令盛以縑囊。殿上撲殺之。御史成翊世。亦以諫歸政抵罪。根詐死。伏命十五年。后之不妬而爭惟如此。何始恬而終競耶。

東山精目識亂 人物世論不之

李嵩爲美陽令。貪暴殘民。督郵蘇謙按治其罪。後嵩爲司隸。以事收謙。死獄中。謙子不韋。隱身報仇。鑿地殺嵩妾幼子。掘嵩父塚。斷首標之。嵩捕之不獲。憤恚

以死。嵩仇法而殺謙。不韋報仇。義也。而僇及死父骸骼。何罪焉。痛憤之至。不可謂以直報怨者矣。而郭有道謂過于子胥。豈其然歟。段熲爲司隸。不韋已遇赦還家。熲嘗與嵩善。辟不韋爲從事。不韋懼辭之。熲使從事張賢就家戮其一門六十餘人。甚矣熲之狠戾也。彼報父仇。人猶謂過。朋友之仇。而至此哉。熲以擊羌之議。張奐不協。遂而害之。承王甫意。而誣鄭颯。殺勃海王悝一門百餘人皆死。嗚呼。熲真兇人哉。以輸貨得官太尉。其人可知已。

子胥不韋之報仇。皆孝子。皆勇士也。然而鞭尸掘塚則皆過矣。子胥死于夫差。不韋死于段熲。天不祚孝子乎。夫快意忍心之事。施之于人。未有不反中其身者。溢榮者不得其死。天道也。王頒恨陳霸先殺其父。後以隋師剖霸先棺。焚骨。與子胥同。而霸先。非故主也。

杜密去官還家。爲守令。多所除托。劉勝閉門。無所干及。太守王昱對密稱勝以譏之。密曰。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不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

令力行之賢。密達之。違道之士。密糾之。使明府賞罰得中。不亦萬分之一乎。昱乃慚服。金壘子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恂恂居鄉。似不能言。造膝之言。詭辭而出。愚謂非所論于密也。當時譏切時政。操有司彰癉者。誠有之。密賢者。與李膺齊名。豈有私托而詭詞乎。推賢紕惡。非謀其政也。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孔子非鄉居乎。恂恂不言。爲爲予爺言之也。若夫郡縣之得失。里士之賢否。閭閻之利弊。訟獄之枉濫。何一不當。鄉縉。紳言之。今縉紳遇苞苴。陳托。則造請公。

門不撤煩數不必有杜密之志遇得失利弊則閉門
掃軌白同寒蟬亦豈有劉勝之高乎
漢桓帝幸雲夢有姓聚觀一父老獨耕不輟尚書
郎張溫問之不答下馬與言老父曰請問天下亂而
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聖王茅茨不剪萬人以寧
今子之君勞人自縱何忍觀乎溫大慚問姓名不告
而去南宋衡陽王義季出畋有老父被苦而耕左右
斥之對曰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
從禽而斥老農義季賢而賜之食辭曰不奪農時境

內飽大王之賜矣問其名亦不告二老眞賢而隱者
也倘墾與所至崩角馬首然賦陳詩樂功德而夸游
豫豈非二老之所羞乎
梁冀之橫人嬰之無得免者朱公叔奏記屢屢無憚
憚冀亦無以罪也蔡伯喈稱其孤貞有羔羊之節楊
龜山曰穆之賢而從冀之辟惡在其孤貞哉且從冀
卓故不以穆為避也予謂龜山失言矣穆之于冀本
故吏其從辟在順帝時其惡未稔也且穆絕未少屈
若邕之失身于卓也當時趙邠卿張然明知名之士
爲冀所辟者多矣不獨穆也卽龜山不嘗辟于蔡京
乎何以責穆
馬融爲梁冀作表誣陷李固與妖賊劉鮪交通長史
吳祐爭之曰李公之罪成于卿手李公若誅公何面
目視天下冀怒出祐爲河間相祐自免歸卒于家冀
後與紛不復有隙不復辟位冀不欲賓客與通融避
謂不復黃令有司奏融貪污髡徙朔方融自刺不
殊夫融之阿比何若祐之侃侃祐猶令終于家融生
不自保死有餘臭今詩人徒以絳帳風流習爲雅談

亦嘗攷其人乎
龜山東曰兩言人物可議者多而世未知罪之者亦清言掩之也
公沙穆隱東萊富人王仲謂曰方今之世以貨自通
吾奉百萬與子爲資何如穆曰富貴在天得之有命
以貨求位吾不忍也夫以貨自通叔季通例而不知
隱者之不屑仲意良厚而識則陋矣然身居豪富而
不斷爲人謀官何俠耶今有穆之高丐富人錙銖升
斗不可得而況百萬乎哉或曰不然嘗宦者諸價不
給必貸之富賈富者以六銖當一鍰及之官則蹕任

而遊倍稱之息安知王仲非今日之富貴乎予笑而而以雜也。

吳曰案[illegible]銖當一緡亦近代制不甚刻漢時未必有此惡氣

靈帝好文學自造皇羲篇引諸生能文賦者待制鴻都門尺牘書篆皆加引召又置鴻都門學勅州縣舉辟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士君子恥與爲列余松賈護多引趨勢之徒待以不次之位蔡邕曰書畫詩賦才之小者楊賜曰招會羣小造作詞賦剽竊成文虛冒名氏陽球曰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

倩字妖僞百品噱文賦者邦家之光以之微碎虛而無實盜虛聲者貨絲微碎剽竊爲工方自以才名盛過矜耀里閈世有君子爲知其不爲恥哉

徐孺子人所不得而衣食者古高節之士其德動人安往而不得衣之食之者乎彼自不受也久之而人不敢衣食之如蔡廓以願協難衣食者不敢解襦相贈貧且賤人之所惡也君子獨非人情乎哉所謂有甚于死者故不爲苟得也義也仰顛沛于仁也予嘗笑退之不甘貧因作留窮文以反之謂友人曰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況今日貧賤以道得之者乎

蔡伯喈不應卓聘而死死豈不偉卓從申屠蟠數十人蟠不屈竟亦無害蟠能肥遯者矣邕爲遯之尾厲而不免比之匪人矣梁冀辟周勰[illegible]亦不屈古人不[illegible]賢多矣皆盡死哉徵辟之典以奔走天下之士亦種未貢鋒車未臨而嵓谷之中[illegible][illegible]退動有貨絲求薦者有不與爲偃者有爲辭辟卑其鳴高者世有巢父不洗耳者幾何

其矣邕之不幸也受知于卓則非其人見殺于允則

非其罪邕非特才也疏斥時政直節侃侃且篤孝于親其得罪于中官見刺于陽球見劾于王智亾命于江海死者屢矣豈不知卓之非其人急鳥窮猿不得已焉當坐而歎罪不至死允實甚矣非所逆料也故曰邕之不幸也或擬之楊雄荀彧夫雄爲莽臣彧爲操忠者也邕于卓羈縻之而已彧爲操謀才智過邕邕沮卓尚父之稱金華青蓋之制而卓不罪操進九錫彧止之因以賈禍剛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矣

然則邕果無罪乎曰桓帝召邕鼓琴行次偃師邕稱

疾而返卓之讌集贊事而鼓琴不亦過乎兄表薦卓時卓已爲太尉封郿侯進相國廢少帝放太后邕謂空隆委任何歟然則辟卓而去其免乎曰卓辟邕也署祭酒補御史遷尚書不三日而周歷三臺食五百戸條五十萬是所謂無望之福也有無望之福必有無望之禍不早自託子廉讓之節決去就之衛而欲自免于禍奚可哉故附卓而死毋寧以辭辟死乎辭之不力竟林然于吾力族人之語而偃蹇以行也悲夫

張讓之母死太丘弔焉見惡人以避咎也而世之黨奄者以藉口矣夫小人固無弗藉也管仲魏徵爲事二主者藉也見南子陽貨爲趨權幸者藉也曹操藉文王高澄藉周公嗚呼天下藉王猛藉狄仁傑藉許衡藉劉基者亦衆矣

郝子廉一介不取嘗過其姊飯留錢十五默置席下范丹亦留錢姊家追與之不受錢委子路夫人莫大乎無親戚上下兄之鶃鶃猶爲蓋祿萬鍾嫌也彼二子何居乎子妹王氏寡而貧距子八十里子歲省視之每措錢自食妹不許必典質以相餉子欲寘錢筐中忽憶居恒譏二子之失而自蹈之乎然使二子之姊或貧如子妹殆無不可然十五錢何戔戔路委之何佷戾耶沐並過姊姊設雞黍而不留子修姊進菜羹以示貧乏修顔嘉美人之無情有如此者

張山來曰孔孟必無此等事

高文通辭徵辟因與寡嫂爭田以自汚王彦方以太守欲以爲長史爲商賈以自穢皆偸德辟難之義夫隱于商賈可也與嫂爭田不可也汚跡可托賴行不

可托也與嫂爭田亦可紾兄而奪食乎文通過矣而人皆信之捻其贊也今隱者趨利若鶩何嘗爭田屈身自下何止爲賈古以托跡今以宅心托跡者以逃徵辟宅心者一轉而營徵辟矣

鄧伯道棄子存姪以賊奪牛車負擔不能兩全也史言兒朝棄暮及之則免故健步矣何不可并逃而繫係之獨不當任其自覓生路乎劉平扶母辟盜魏兄子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不聽平事在鄧前人罕知者要之皆忍人也君子之道本仁以行義之二人者似

仁而不知義者也賊欲烹乎乞歸食母還復就烹以
爲不欺謬就甚焉不忍母之一餐而以母終身餐乎
張山來曰我亦最惡此等不近人情之事伯道無兒正天道有知處也
孝女叔先雄犍爲人父泥和爲縣功曹持檄謁巴郡
太守墮湍水死雄泣欲自沉家人防之百餘日雄乘
小舟慟哭投父所墮處死弟賢夜夢雄告以後六日
當同父出及期果與父相持浮水上事絕與曹娥類
而皆見後漢書列女傳雄事在順帝永建時娥事在
漢安時雄先于娥也雄死在百日後而訣其二男女

娥死六日後似雄尤難矣傳于娥但云自沉無抱父
尸浮出語獨邯鄲文有之今兒童婦女無不知娥而
文學老生莫識雄事者當由曹娥以邯鄲之文經中
郎黃絹之題又相傳楊修之悟膾炙人口而書家童
叟無不觀逸少法帖者且犍爲僻西陲故寂寂歟
漢李敏去官還里公孫度欲強用之不知所終其子
信蹈海出塞積年不得情若居喪而不娶後有鄉老
與父同年者死因行喪制服徐邈以無後不孝勸之
乃娶妻生子遂絕房室如終身之喪焉晉王廞與王

恭相攻敗走不知所終子華幼脫免布衣蔬食不仕
十餘年劉裕爲發喪制服辟用之嗚呼可謂人生大
不幸矣仁之于父子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其
是謂夫信與華能盡性者矣世有父亾命而子絕尋
求[illegible]游畢世并衰野罡之者忍哉予門人沈廷璐壽
[illegible][illegible]人皆以爲難予謂不難于遠尋難子家貧而
兵沮也卒遂所求幸矣
晉元帝詔問人陷寇難子安制服與否賀循議當心
憂居素庾蔚議令之尋求理絕三年而後婚宦及境

內乎制服可也謝尚之謂可婚以繼世嗣不可冒榮
求進朝廷當崇其守志以弘風尚夫昔俗故薄于父
子之變推究愍欽三子之言允愜而愈精義理之學
無盡如此斯之謂窮理格物于晉尤難世亂以來此
事不少抑知世有喪亂而道無喪亂所遇無常而天
性有常也因李信事偶攷晉史附錄之
獨行之事盛于東漢范曄所以有獨行傳也按譙玄
李業王皓王嘉劉茂溫序趙苞等忠義張武李充繆
彤等孝友周燕周嘉戴就等俠烈皆不應爲獨行若

任永馮信范武王忳李善戴封陳重王烈范冉雷重
斯爲允當耳馬班于忠義無特傳晉隋二史忠義孝
友各自爲傳乃爲得之蓋文則前人爲勝義例則後
人爲勝宋齊梁有孝義傳北魏有節義傳北周有孝
行傳非獨行也又文苑隱逸藝術亦皆范史開之

張山來曰文則前人爲勝義例則後人爲斷二語可斷盡史家優劣

方術乃曲學亦專學也公沙穆郭憲李郃行誼直節
皆名臣樊英高陵折像智伙儁以一事涉于方術舍
其大而標其細何居至左慈之幻形費長房薊光侯

劉根之祭鬼亦已誣矣他若傳西南之槃瓠哀牢之
沙壹誕妄不尤甚乎

讀書論世卷五

宣城吳肅公晴巖著
天都張潮山來叅

三國

曹操攻呂布于下邳。布欲用陳宮策出屯于外。布妻曰。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氏。而欲委城遠出。不可。布乃止。卒縛于操。意布妻策事則疎矣。不工于衡人乎。布就縛。操欲緩之。先主曰。不見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故不二心之人。天

下爭以爲臣。宇文泰謂曲之賊侯景請于高歡曰泰新勝而驕願得精騎三萬徑往取之歡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得還理亦布妻見也

備敗歸操。或言備英雄。宜豫圖之。郭嘉曰。備有雄名。是以害賢爲名也。操從之。禰衡罵操。操曰。豎子雀鼠耳。顧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送之劉表。欲殺楊彪孔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卒舍之。奸雄未有不惜名士者。郅都上書斥莽。莽以其據經難卽害之。武瞾亦往往有此意。忮害之徒專殺名士。此所以庸也。然操亦有說。初操開九江太守邊讓議己。而殺之。兗州士大夫懼。陳宮許汜王楷張邈張超共謀叛之。然則操蓋懲前事耳。其殺孔融時。則大權已集。無復顧慮矣。

分割之時。君臣無定分。而懷恩圖報。如孫堅爲劉表軍射死。堅所舉孝廉桓階請喪表。義而許之。李傕尸王允于市。故吏趙戩棄官收葬。公孫瓚殺劉虞。傳首京師。故吏尾敦道劫歸之。袁譚之敗。王修請于曹操收之。操梟尚熙二首。敢哭者斬。牽招設祭悲哭。操義之。舉爲茂才。脂習收孔融。操欲殺而卒赦之。張猛殺邯鄲商。臨喪者死。龐淯棄官奔哭。衷匕首詣猛。猛勅

道之。此數君者。犯冤仇而世蹈義無反顧。又如田疇鮮于輔之于劉虞。臧洪之于張超。關靖之于公孫瓚。沮授之于袁紹。審配之于袁尚。韓珩之于袁熙。皆無間于生死存亡。人以爲古風未遠。或謂私恩所激。甚于公義。雖然。泰楚之際。四公子之徒無是也。良繇東漢名節矯激。性成。故其流風所被。至晉猶有然者。後惟宋人講學。節義不勝數。明亡亢節死者。梟首相望。亦有毅然能請葬。如桓階趙戩者乎。破巢遺卵有

相恤無二。如田疇臧洪者乎。或曰。明人講學。不興于宋何抗節者少。曰宋之講學也實。明之講學也虛。宋講學在躬行。以忠孝爲先。明講學在見性。以瀟灑自放。嗚呼。舍忠孝而以自然明覺爲良知。學之弊也。

君子之于人也。以其人之賢否。不以己之愛憎。故其心公。其報施也。以其事之曲直。不以其人之興衰。故其氣平。小人以愛憎爲賢否。以盛衰爲曲直。至于國之安危。軍之勝敗。置之弗䘏。而悻怒以逞其私者。不可枚舉。梁鵠欲殺蘇正和。訪于蓋勳。勳與正和有仇。

此可乘而報之時矣。勳曰。謀事殺良。非忠。乘人之危非義。諫鵠止之。不汲正和之質。而有以匡鵠之失。已無容心焉。所謂以直報怨也。正和來謝。乃曰。吾爲梁使君。不爲正和也。怨之如初。又諫刺史左昌盜軍穀。昌怒。使之拒賊。欲困而罪之。此人情所怨也。昌被圍于冀。令勳救之。此可乘而報之時也。其從事不欲往。勳怒而誅之。竟往救昌。曾不思怨。然亦非以德報也。計國家之利害。軍事之勝負。此其無我與晉尹鐸伯樂事同。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必墮其壘培。鐸往增之。簡子怒。欲殺之。郵無正諫。簡子覺。鐸初伯樂與鐸有怨。以賞與伯樂。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爲主圖。非爲子也。怨如之。勳事適與暗合

袁紹敗于官渡。審配二子爲操所禽。諸將皆譖配。必反。紹問逢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慕古人之節。必不以二子在南爲不義也。紀與配素有隙。紹曰。君不惡之耶。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不廢配。配于是更與紀善。紀之見猶蓋勳也。紀不以私憾掩配賢矣。而謂田豐幸紹之敗而喜。至于殺豐何也不以私情誤國事。此二語。可爲千古人臣之法。可破黨援。伐異之私。己私難克。賢者不免與我比。則雖蹠爲賢。與我迕。則曾史爲盜。武三思曰。

我不知世間何者爲善人。與我好者。卽爲善人。何者爲惡人。與我異者。卽爲惡人。此雖悖戾之言。而實人情之所同也。特三思不諱而誦言之。今人不肯誦言。并假公義而巧詆其異者。厚譽其好者。以自鳴其無私矣。

三國人才。智計相高。而知去就之義者少。獨韓嵩勸劉表附操。曰。將軍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則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爲將軍死也。表强之。至許。拜爲侍中。廬陵太守。還

乃盛稱朝廷之德表怒以爲肅巳將斬之嵩不爲動是時天下各私其主弁髦漢帝而嵩語云云知有共主惜不知操之非其人也魯肅謂孫權漢不可復興操不可卒除甘寧謂漢祚日微曹操終爲篡盜此可謂一語中的當時未有及者

魏劉陶議仲尼不聖蓋智者千慮知弄丸千掌而不能得天下何以爲聖信如陶言是羿莽操懿爲智過于聖人也夫子猶匹夫伊周在居攝之位少主何嘗掌丸而自失事機不愚甚乎時人擬陶以伊呂應

陶之所不屑也彼以聖人之智徒用以取富貴乎石崇謂劉寔去人何必有開王敦擬之子貢崇正色曰士當身名俱泰何至甕牖哉陶附曹爽在聖門不免鳴鼓之攻崇少剽劫可當穢賤之輩耳小人徒知利祿而已今人于弟看心當貴父兄以有志目之不知其處心積慮流于小人也

曹操欲殺楊彪誣以大逆收獄令滿寵按之孔融荀彧屬寵勿考掠寵考訊如法無他辭語請赦出之初融彧聞掠彪皆怒及是乃更善之夫二人之屬寵恐彪不勝掠也寵之不聽以爲實脫彪也皆試愛彪矣然彪四世三公身經纂竊卽宛死可也受掠不死寵或陰爲之地然已辱矣迨不稱位欲以爲太尉辭之賜杖憑几單衣皮弁仍拜光祿大夫位次三公寮八十有四之年使其爲龔勝豈不一身終炎劉四百年之局哉

懿與亮相拒五丈原百日挑戰不應亮遺之巾幗乃怒而請戰叡使辛毗杖節以制之夫懿果欲戰叡不中制而必請者僞也子謂必有衜疏教叡速毗之來

而假杖節以一軍心藉君命以弭敵口且以浣巾幗之羞也自量其才不足以勝亮而一鬪使者食少事煩之言僥倖于其斃頑亮亦竟死如所料也豈非天乎

三國以智術相高氣誼節概皆其愚不可及如臧洪田疇沮授等之守義桓階趙戩王修等之收尸義烈炳炳大都各爲其主各展其長非浮僞矯激者比皆由東漢清議鼓舞而成明之東林不下漢黨人而氣誼節烈遜焉永樂之摧殘不若光武之敦尚也賢者

唱明道學以灑落了悟爲超而不以節行相尚也莊定山已有引士大夫背朝廷之說矣耶姚以降益事虛曠而篤摯之益衰東林才俊亦豈能如黃憲荀淑徐孺管寧之徒哉中庸言浩浩其天淵淵其淵必先肫肫其仁明之士於浩浩淵淵之度而少肫肫之仁者也

陶謙以笮融爲下邳相督三郡糧融妄輸自入大起浮屠課人誦經致好佛者五千餘戶每浴佛日設食布席數十里費以巨億及謙敗依廣陵殺太守趙昱

而大掠貲貨又依薛禮復殺之劉繇使同朱皓攻諸葛玄又詐殺皓貪忍殘賊何取于佛嘗見奸胥建寺飯僧而衔法恣睢害人不可計算然小人也縉紳孝廉輩奉斗姆教持準提齋建放生會至于關說惟利所在顚倒是非貧比奸胥佛亦歎恨矣

張心齋曰先子曾有詩云拜佛修齋懺惡因前因懺過又重新一年積惡一回懺錯認如來是護身然則好佛法者蓋以生平罪業太多藉爲護身符耳

曹操之智其事機所發每用人言而得之如在東阿時袁紹使人說之遣家居鄴操將許之程昱曰究雖

兗尚有三城戰士不下萬人收而用之霸業可成也操從之不入河北陶謙死欲取徐州乃還定布荀彧數以破布然後討徐若舍布而東則布乘虛而徐州未易定也操因以破布官渡爲紹所圍衆糧盡操欲還許彧曰昔楚漢滎陽成皋之間莫肯先退以先退則勢屈也公挫其鋭而不得進半年矣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又從之而袁氏以敗及袁紹新破救以間擊劉表又以彧言而止袁譚袁尚敗于黎陽走鄴欲乘而攻之郭嘉請南向荊州以待兄弟之變及袁譚

攻尚求救于操操欲先平荊州從荀使之言而止已復有荊州之志終以辛毗言攻尚破鄴欲伐孫策之喪張紘言乘仇棄好不如因而厚之乃表權爲討虜將軍凡此救者皆一時之大利大害信如操計豈不大誤可見用智之主不無所溺特人一言而從若轉圜此其所以爲智耳欲擊張繡不從荀攸至爲劉表所敗袁紹亦幾襲許陷破荊州欲順流東下賈詡諫沮不聽而敗欲討張魯不信高柔而馬超果反欲徙淮民不信蔣濟而淮人震動追馬超而還不信楊阜

設備而諸郡皆破備新破蜀司馬懿劉曄勸從漢中
擊之不從而後悔鍾繇欲以兵三千入關衞覬諫必
爲變不用而關右大叛亦悔之然非能用智萬全者
也至若奉天子以令諸侯修耕稙以畜軍實二者皆
發于毛玠從化許西迎天子則荀彧之謀移駕幸許
則董昭之說屯田之謀出于棗祗操奸而雄聽言決
策頗有高帝之風故卒成霸業而一時罕及者
武侯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匡衡吳漢皆不欲赦
先帝言周旋陳元方鄭康成務告治亂之道曾不及

赦惟劉景升父子歲赦何益後主大赦孟光責費禕
無旦夕之急而施非常之恩徒以惠奸宄稗跛躃而
謝古賢大臣之見如此蓋犯法多小人而少良善即
有究抑反覆訊鞫可也罪而赦之不如毋罪凶頑肆
志而益怙有逆知當赦而逞者是赦不足以明恩徒
以長亂也且振貸之法所以誅生翻死今生者不感
而死者究苦冥然則游魂厲鬼爲災爲沴凶荒疫厲
所以滋也自慈悲之教熾爲政者以姑息爲仁以不
殺爲功德以謂死者不可復生殺生無益于死徒以

益易殺耳且死者之怨猶在因今因之怨且集于我
也嗚呼其見如此闇莫甚焉
五丈原之役獲漢圖書糧穀審知亮必死辛毗以爲
事未可知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
棄之矣懸謂此懿之詐以慰軍心耳圖書糧穀敗歸
而棄胥行之豈有密計而并擲之乎以姜維之料懿
以楊儀之反旗鳴鼓斷不疎忽至此蓋亮行軍本不
可測而百姓奔告以死未有左驗以辛毗而猶疑之
況三軍素憚亮惟怯狐疑敢前追之乎而懿雖知其

定死與衆言衆必不信惟有所據以決之則衆情始
安而追之之氣銳矣偶有散佚圖書遂指爲密計耳
史云進至赤岸乃知亮死百姓爲死諸葛亮之諺懿
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設語解嘲當反旗鳴鼓即懿
心亦搖搖未定也
兖州刺史令狐愚與王凌以齊王受制司馬謀廢王
立楚王彪及凌敗愚已前死別駕單固治中楊康皆
愚腹心康應辟洛陽遂發愚事并及固懿考治固固
不承康對詰乃屈大罵康負主康本與封侯及其語

參錯。亦并就僇。噫。首人自脫希幸富貴。卒不免如康
者衆矣。誠何利爲小人哉。至有奴首家主門生首其
師。計未嘗不倖官邀賞。然如東莞之家奴京于鼎釜。
裴綰之門上噬于義犬。曾不自怵何哉。晉史號僇愍
尸。長三族。馬降武吏。抵輸思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
年。亦十。原與狗豕也。
辛憲英當曹爽之誅。鍾會之逆。奇矣。會請其子琇爲
參軍。戒以軍旅之間。可以濟者。惟仁恕。由來智者料
成敗。決事機。知仁恕者。漢魏絕響矣。況軍旅尚智。富

將權奇詭秘。彼此競勝。忽以爲仁恕可濟。巾幗中何
以及此。蓋愛人者杜殺機。推己者無猜忌。有至理焉。
以誠勝詐。以寬勝甚。以愚勝巧。以坦勝險。故先主所
謂事事與操反也。且憲英言處衆之道。非言制敵之
猷也。初曹丕立爲太子。喜抱辛毗。憲英曰當悲而喜
非君德也。然則平日訓其子者。持滿守謙之道。可知。
而琇卒以驕矜犯法。考問畏死。負賢母至欲手刃
楊珧。爲有司所奏。憤怒而死。亦何無仁恕之恩耶。
曹爽驕擅。何鄧浮誕。而懿數其罪。以何侯神器。嗚呼。
何侯神器者。誰乎。身爲篡國。甚曹氏宗室之強。急急
剪除之。夷其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女子之家者皆
殺之。爲後代殄滅勝國之魁。王凌令狐愚剖棺僇尸。
夷三族。師之于李豐張緝毋丘儉文欽。昭之于諸葛
誕。皆據毒如其父。數傳之後。八王自相推刃。及其亡
也。宋且效尤。嗟。惟天道好還。抑詒謀之弗臧矣。
吉茂見黃故司徒趙溫吏。溫死時。黃爲長陵令。違科
奔喪。爲鍾繇所誅。茂痛見其義死。怨怒不哭。後繇舉
茂。人謂茂不就。茂卒就之。黃之違制。糾之可也。而殺

之過矣。茂即不以法仇繇。致身有術。何必自繇舉哉。
非。所以居昆弟之仇也。人未有不昵志于富貴者。雖
其至情之所在。可得而奪。而黠者。因餌致之。以市恩
而解怨。繇蓋有以窺其故矣。山濤非解怨者。而勸嵇
紹仕晉。紹亦果爲所奪。世人忘君父之仇。而自奪其
至情者多矣。豈必有如濤者爲之如繇者舉之哉。
親死奔喪。情也。禮也。而負位違從。而罪之者。法也。
亦道也。乃有大異者。孫吳時奔喪立科。顧譚議曰。輕
則不足禁孝子之心。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長吏在遠。

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此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歷職之負孝子無犯法之刑胡綜議曰宜從科以大辟有犯無赦後吳縣令孟宗奔母喪自拘于武昌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減死一等異哉當日之科謬哉諸君之議也公羊傳曰臣有大喪則三年不呼其門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夫有軍國之事至于齊人喪必有惓惓不得已之意而後可何乃法制禁令之況長吏非有軍國之任者此其立科拂人情而乖聖道甚矣復何用議乃議者

一則嚴爲隱蔽而重修夫告語之人一則竟從重典而加孝子以不教之律嗚呼亦何謬戾之極也陸遜明智之士孟宗奔喪特以素行減等而不知此律之悖理傷教原不必問其素行之賢否也使宗無素行其從大辟乎

鍾繇有貴妾孫氏攝嫡專家有巧智又會母張氏賢孫氏數毀害之繇知之乃能會母而出孫氏更納正嫡賈氏裴松之云于時繇老矣而方納正室禮所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之義也魏氏春秋載會母見寵于繇繇出其夫人卞太后以爲言文帝亦詔繇復之繇不可恚憤將飲鴆弗獲茹椒致噤帝乃止後張氏卒大子厚加賵贈議者以爲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所謂外命婦也依春秋成風定姒之義宜崇典禮不得稱妾名于是稱成侯命婦愚按古者不以妾爲妻以孫氏之才智僅攝而已張氏之賢生子而寵者不以爲嫡乃更納正室今人往往昵其所寵即攝而真矣貴者或邀封誥于朝以欺君而罔其衆貴不亦誣乎孫氏之出誠有罪矣然太后天子欲復

之而繇顧不可亦情義之難回也張氏卒朝廷厚其典禮崇其名號固以會之貴寵亦以繇得援公侯之例而協羣廷之議也今有貴非公侯名非衆議而僭之于嫡何例之云至士庶豪富以妾爲妻溺于私而間于義者比比也帝王以妃爲后必告之郊廟冊之内庭播之天下士庶人可擅爲之乎子爲其母豈其喪祭可也

張山來曰庶出之子貴可以封其生母此國家定例即春秋所謂母以子貴者也

鍾會母傳司馬懿將誅曹爽時會爲中書郎從車駕

于高平陵。衆人皆懼。母張氏曰。太傅義不危國。必為大將軍舉耳。兒在帝側。何憂。闕且出兵。無它重器。勢不久戰。果如其言。敎會以易勞謙恭愼。會為尚書郎。執其手誨之曰。弱冠自足。損在其中矣。會歷機密。預政謀。引范氏少子為趙簡子伐邾之功。其母以為乘詐作偽。必不能久。又言雖接鄙賤。必以言信。取與之間。介畫分明。希通慕大。吾所不取。會自少知恭儉。見得思義。臨財必讓。會前後賜錢帛數百萬。悉送公家。一無所取云云。及會伐蜀。傾鄧艾。欲擅其功。要艾表

而易其書。毀司馬師報書。手作以疑之。與謀反。得天下。矯太后遺詔起兵。其驕溢詐妄。希非分。亦何大悖。母訓耶。按母傳。室會自作者。會獨不一省念耶。枉用機械。身家全覆。悲夫。按料事訓子。與辛憲英同。二子皆負母訓。又同。時人罕知鍾母者。

讀書論世卷六

宣城吳肅公晴巖著
天都張　潮山來參

晉

晉惠帝夫人謝玖有娠賈后妒之玖還西宮生愍懷太子三歲惠帝不知也入朝見與諸王子戲執其手武帝曰是汝兒也明憲宗幸紀妃妃懷孕生敬皇六歲而帝不知以萬妃妒也後召見鍼德宮紀妃曰黃衣而髯者汝父也事頗相類以賈之妒謝得不死紀后竟爲萬妃所殺遽不永年而敬皇踐祚爲聖主與亾

異跡殆非偶然也

張山來曰自公卿至齊民多受制于妒婦者良由爲國法所限不敢廢其妻耳吾不知以天子之尊而亦往往爲惡后所制豈天子而上尚有以法繩人者耶眞不可解

劉琨討劉虎白部單詞厚禮請兵于拓拔猗盧遂破虎及白部因結爲兄弟表以代郡封之猗盧以國遠乃帥部落萬餘家求居陘北琨徙五縣之民以其地與之代之強始于此北魏奄有中原琨爲之也劉聰襲晉陽殺琨父母猗盧助而復之及後以救樂平敗于石勒結段匹磾同獎王室意非不善卒爲末波所間禍及其身乃數佚恨不雪無以下見先人不亦悲夫是時晉室分崩無可與當聰勒者借援他族亦不得已而匹磾又賢故可用耳琨之忠義表表吾猶以拓拔之事爲琨咎也況不逮琨者哉

王祥爲魏太常在太學爲三老南面稱師高貴鄉公北面乞言至貴寵也司馬炎爲晉王長揖不拜至風節屹然事晉爲太保何貴倨于前而不能無屈于後耶時年已八十又五年而死使其爲龔勝不亦忠孝

兩全乎

張山來曰此亦所謂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也

壯哉祖士稚之誓中流也歸納印符非其願也勒脩逖營而還其叛逖亦拒趙降弗納也是善處敵矣夢得曰勒自危以求媚也而逖隳其計阻晉民歸心予曰不然勒之歸我叛也彼貿行義而我納其叛能無愧彼乎勒之詐我弗敢知而亦何證焉晉史曰聞雞鳴起舞幸天步之多艱嗚呼何士稚之不白于後世也

溫嶠爲劉琨奉表建康。絕裾而行。至性激發。不能自耐。去之恝然。然母死非所料也。屢求返命。朝廷不許。除官不受。強而後可。後請北還歸葬。詔三司八座議之。嶠心何心。豈嘗一日忘母哉。涕泗慷慨。竟成大業。或可告無罪也已。而論者與趙苞同科。不亦悖乎。李光弼臨死。將吏問後事。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爲不孝子。尚何言哉。古志士當君國之際。有事機相迫。不得自由者。嶠與光弼是也。孔愉爲司徒長史。以嶠母未葬。乃不過其品。侃侃如也。嶠功成。乃詣嶠。嶠執其

手而泣曰。忠孝道廢。持古節者。君一人耳。嶠居公而愉亦守正。兩人何等胸次。若今之爲愉者。非諛之。則終棄之。爲嶠者。直懟怨之耳。李賢之于羅倫。張居正之于吳趙。徒以權位戀戀。怙非醜正。鄙哉。

阮籍母死。留客決賭飲酒。而徒發哀盡。堅忍拂性。以求異于人。至于嘔血骨立。其天性終不得而掩也。寧都魏冰叔。以決賭飲酒爲僞。是也。予嘗以范丹併送雜麥。項仲山飲馬投錢。桓巖翳落橘。皆僞以求異。雖然僞廉節。僞之善者也。僞詭誕。僞之不善者也。人之

不忍失其性也。失其性。失其心也。何乃道性而故爲不善。有心以求逆其性乎。是躍水而使之過顙也。不孝者。不知孝之道可也。謾詈其親。而曰不如是無以異于常人。可乎。人有其常。反常則妖而已矣。出于人。人于非人。則禽獸而已矣。雖然。今天下。而有僞廉節者乎。吾與之友矣。即不然。而有僞詭誕如籍之至性勃然嘔血者。吾猶寬之可矣。

昃山氏曰。僞廉節固勝于不廉節。然僞亦須在情理之中。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也。○又曰。孟子有[illegible]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于色。然[illegible]僞廉節者。要竟不可與之友。

內史庾珧子婦裴氏有服食之術。會稽王道子悅之。時人皆爲降節。王恭曰。未聞宰相之座有失行婦人。道子媿之。以晉之蕩佚。恭猶爲正言侃侃。明禮教之盛。[illegible]陽子以宰相女張邪幟。名卿詞客頂禮門牆。曾無有恭一人者。逆牛維垣。曾省吾徐學謨等疏論。喧然皆欲許太倉以阿江陵耳。非眞爲風教也。

亾國之主。晉懷愍辱身。前此未有也。惠帝羊后沒于劉曜。曜立爲后。問我何如司馬家兒。曰彼亾國闇夫耳。婦子及身不能庇也。妾今日始知天下有丈夫也。

況羊后在金墉城屢爲姦人所立太宰顒遣人殺之爲劉曜執奏不許以非罪也由後觀之不如先死爲愈矣隋煬蕭后沒于竇建德後復入于突厥徽欽北轅鄭太后相從以去俱可痛憤也

王衍勸石勒稱號勒殺王衍曰破壞天下是君罪王浚[illegible]遣勒勒數以不忠于晉勒責快人浚嘗以二女妻鮮卑潛圖與向夫輸情外國僥倖得富貴不可立于兩間況見殺乎魏高貴鄉公將攻司馬昭王沉馳白昭以援封賞浚之不忠其家授哉

陶侃守武昌令諸將詐爲商船以誘賊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羕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羕令出諸賊侃整陣于釣臺爲後繼羕縛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盜息今之爲守將者能如侃乎爲羕者不曲庇其軍乎嘗旗兵卒劫掠公行袴褶腰刀共誰敢問

郗愔不能感其子然見超謀逆書乃怒罵輟哭無愧爲忠超不承父志而徒念父之悲慼謂孝可乎雖然人未有不爲名計者謀反密書本欲焚滅積而付諸門人以呈其父寧以身爲大僇則人情所甚難矣

超性好施與父積錢數千萬超取散親故一日都盡門人被逆者爲之起居守作器服畜僕豎噫超作賊猶孝說

漢折像父國爲鬱林太守貨財萬億國死像散周親里人問之曰吾門貨殖久將其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牆隙而高其崩必疾像孝子幹蠱亦智士免禍之道也超作賊而好施結士功乃欲異乎頑親之之焚子務折像之散父殖以仁濟富以細持贏一父一子有家者所宜法至若余琮未附范純仁麥舟

以賢子而承賢父庭除相揖行所無事彼子以父在爲辭父以專擅爲責是守禮乎守財乎吾未見其守而無失也

周處征齊萬年萬年[illegible]氏知其人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于人此成擒耳惡萬年氐族知將將之道矣宋沈慶之北伐蕭斌敗績制使至不許退師慶之謂斌曰閫外之事將所得專制從遠來事勢已異此知爲將之道矣涼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貞師敗衆以柏宜誅張駿曰吾勉以漢世祖殺王

怏不如泰穆之赦孟明不聽此知所以處敗將矣世
不乏勇決如處權略如處之敗如李柏者而桓以愛
制不自展失利嬰頸罰偏厚京師制御邊塞仰息中
樞其子有峻罰而無使過嗚呼明之所以亾也
[illegible][illegible]謝安爲司馬高崧戲曰蒼生今亦如卿何安
有慚色郝隆在溫坐有遠志小草之譏謝亦媿之天
生賢才爲蒼生故古無長往之聖賢沮溺荷蕢孔門
嫉之安本非隱世乃以東山比終南捷徑二子之言
當北山移文耶安之出處無愧于道其媿非也恬退

相矜賢者之習氣今日可復見乎
安登冶城悠然有高世之志王逸少謂夏禹胼胝文
王旰食今虛談廢務恐非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
而亾豈清言之患耶夫逸少之言欲其勤于政非欲
其任法也秦以峻法亾非以法亾也豈可藉口終日
講法度談政治而無事實猶不足以爲國況玄理乎
安謬言偏非矣
孫盛爲長沙太守頗營貲貨與溫箋直斥其非詆爲
怪鳥溫按之贓私狼藉檻收之捨而不罪及著晉陽

秋議枋頭之敗溫怵其子改之盛術大怒不允寫兩
定本寄于慕容儁仰此一事溫徇可見後世無溫之
詭橫但若要津小拂其意或微文深刺僇辱者不可
[illegible]數[illegible]讀史書之而身又貪濁足爲罪名者乎
卜地之術惑世誣民多藉口郭璞璞果作俑千古一
怪民也按傳郭公授青囊書乃天文卜筮五行禳禱
之術不言相地也其書亦隨燬璞之事皆筮與禱耳
其言葬特龍耳致天子及暨陽葬母兩事亦仍用筮
不尊言禍福傳言璞之爲人貪酒好色謂所受有本

限用之恒恐不盡果爾是關于性者也銜刀設醊披
髮諸張于糞溷之間曾無救于雙柏樹下是關于命
者也夫筮以趨吉避凶齋戒以神明其德而質然性
命之理卽筮占無取焉況地理禍福之說哉君子取
其忤敦而死爲正人可也
夏統孤貧食稆宗族勸之仕統怫然曰諸君待我至
此乎豈有辱身曲意于郡府之閒乎統有此不與宗
族相見而宗族亦不以爲忤猶曰事相要當日人情
之厚也以統所爲難乎免于今之族矣晉武帝欲用

郭琦為郎問琦族人尚書郭彰彰素疾琦答曰不識
帝曰若烏丸家兒能事卿卽堪為郎矣彰之忌嫉不
及秕族人宗族之難容如此彰何損子琦哉
王導與明帝言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
公言晉祚亦安得復長齊明帝殺諸王巴陵王子倫
曰先朝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嗚呼勝國遺嗣
處死灰之焰而除蔓草之萌豈知天道好還毒流厥
後哉至于門內肆戕司馬八王猶兵爭也宋孝武二
十八人明帝荅梧殺之殆盡齊明帝于高武子孫刈

若草菅推戕與覽剪除宗族以為可孤獨而有之試
亦懸矣梁武殺齊明三子而不傚高帝之後謂子恪
等曰江左代謝必相誅傷國祚倒不靈長我與卿情
同一家都豈不念若有天命非我所殺若其無運何
忽行此子恪兄弟入于梁者十六人猶為大度也梁
五十六年後梁又三十三年蕭銑起于巴陵較宋齊
猶永安知非天道乎雖然高帝待元順父子及陳友
諒明昇子顧何如盛德李文忠破應州獲順帝孫買
的里八剌高帝善養之三年致書元主使逆以歸元

主子地保賜第京師後以怨送之琉球平江破獲神
保大王及黑漢九人定西之戰獲火鬼忽答咎海牙
雲南破[illegible]建破獲元宗人數十人盡送迤北皆未嘗
殺一人也

崇山林曰大清修明詔
[illegible]

[illegible]道則隱聖人之道也而流遁失中則悖聖人之道
郭文不娶住山中倚木覆苫不畏猛獸獨宿千餘年
餘杭令贈以葛褐袴置室中至爛不服夫男女居室
人之大倫絕後嗣而侶豺虎非孝也往來餽送人之

恆禮矜奇飾而珍天物非廉也溫嶠問曰飢思食壯
思家自然之性安得無情文曰凡思由憶生不憶故
無情是將以不憶無情為賢也聖人未嘗無情無情
則滅性矣是釋氏之矯說也文王嗜菖歜非思食乎
求淑女非思室乎卽古今隱者未有廢之者也
郭翻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種稻將熟有
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詰之以稻還翻翻竟不受墜
刀子水路人代取因卽與之曰爾不取我豈能得路
人不受復沉刀子水路人復沒取之翻以十倍刀價

與之夫自食其力易事通工聖人之道也彼認吾豺雖詰之可也縣氈血之終不受是矜已廉而長人貪也故范丹之還麥王延之反犢皆與人以不肖者也路人取刀拙其貧可也吾力之所不能而貸假于人者多矣今乃拚身而貸之是猶以至覆輸佃也王裒之日旦叟麥許孜除人助贊士皆矯情以自高者也矯情以自高曲意以成人之過非長者之道故道貴得中況其人非當路財非意取胡已甚爲

張山來曰齊君王后有言於陵仲子無恙乎何爲至今不殺也

吾儒爲善本于性之仁義初未有禍福之計也自聖學不明蠱于二氏之說爲善不本于性矣本于禍福而仁晦不以親愛爲善而以汎施爲善而義晦晉何充好釋典修佛寺供給沙門費巨萬而親友貧乏無所施遺殷仲堪奉天師道不吝財賄而嗇于周急桓玄來攻只勤禱事嗚呼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二氏之鬼亦何能庇況本末倒置親疎乖互何福利之有達摩云寫經造字爲無功德況彼緇羽涸淵漁食寰區卻奈何殉其谿壑作我福田乎屛宥及物之仁不知格物之義者也近世尚感應功過之教般里黨之脂膏沃剎院之香火市恭子之功德懺須彌之罪譴厚其所薄而遺其所愛君父之大倫朋友之大誼骨肉之大恩曾不加毫末于胸中何舛耶

晉人放誕而氣誼往往絕人荀勗臨曹爽之喪荀闓請葬王阿劉頌哭張華向雄哭王經葬鍾會閻纘以家財葬楊駿成粲又拊張華尸慟哭馬隆葬令狐愚託稱愚客服喪三年郗鑒甥周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心喪三年韋弘感應詹居宅伉儷之德祭詹終

身之數人者今世負意氣者能之乎

居喪一事原壤子桑之教靡敝成風猶有秉禮者盧欽母死爲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許孜爲其師孔沖喪三年又葬母負土戚助之夜便除土宋謝弘微母喪既闋蔬素踰時兄服雖除不噉魚肉謝安弟喪才年不聽音樂又陳壽居喪用婢裳訴以不歸母喪坐貶梁絕除服之前一日宴客奏伎劉隗請削爵會宴者劇顗等奪俸出爲盧江守王籍之叔母喪而婚顏含叔父喪而嫁女皆爲隗所奏溫嶠爲劉司空奉使

于晉成大功而爵品不過見外于孔愉阮簡父喪遇雪詣浚儀令食黍臛以致清議廢頓三十年謝惠連居憂贈郎吏詩十餘首坐廢不豫榮伍張率父死有歌伎猶玩之求聘妓不願出家爲尼因齋會率宅玩之誣與率奸服闋久之不仕當時公論朝政如此禮教猶不替也阮籍一輩欲立異以爲名遂借親喪以示衆耳今世則功苊如已父母之喪玄冠吉服通邑恬然甚有紅纓采服廣筵盛樂不必托于籍之達而有籍之酣飲有籍之決賭而終無籍之嘔血嗚呼籍猶爲能戚也已

巴西龔壯父爲李特所殺積年不除喪往見李壽請發兵取成都稱藩于晉及取成都壽以安車束帛徵爲太師壯誓不仕壽贈遺一無所取復數上封事勸壽推寧建康壽不從遂稱病而去終身不入成都壯以人之大節惟忠與孝既報父仇又使壽奉晉可謂大義斬然者已借兵報仇包胥之略也仰仕何不可而不貪車帛之榮太師之位又勸之奉晉視彼借兵他國而委身事之者何如且壽豈非我同仇必不可事哉壯一父仇耳豈有君亡國覆之大憤哉使其有軍旅之寄自據維藩則所成必有可觀者矣

沈充從王敦搆逆敗逃爲吳儒所斬儒故充將也充子勁殺儒報仇志欲立勳以洗先恥而時令刑家不得仕進已而爲王師之所虜守洛陽城陷死之可謂孝子矣假令父死逆名無雪恥幹蠱之志而徒掩飾其父之死以欺世而爲名無致命遂志之心而徒詭隨于進以自爲榮可乎愚謂刑家不得仕進雖晉法之隘然使此法行則躁競者藉以稍紬而忘父仇者亦有所格而不盡恬富貴乎

桓溫將廢海西公王彪之取霍光傳神采毅然定于須臾論者以其同惡相濟而史無深譏予按彪之生平抗直無少阿屈豈濟惡者蓋溫之篡志已成而姑以霍光廢之以爲與爲卓毋寧爲光且簡文素爲溫所敬憚而足以制溫立之以伺溫之隙可以有爲使海西不廢則溫之篡決矣彪之可謂巽以行權者而徒以盧植蓋助之飾責之或者非其心也

周顗之死王導殺之也敦特其刃耳導欲以自掩惡

得而掩諸雖然伯仁亦自取禍焉不救可也殺諸賊奴取金印是何語哉予謂伯仁酒狂也史言其見帝孜醉而出乃云云然則因導之臨刑與甚特使酒以戕之故曰自取禍也

顔觀之于綽私財甚豐鄉里多負責觀之禁之不止誘出文券一廚悉焚之宣語遠近不須還綽嗅歎彌日今人家封殖招延貪悋世濟方以子收責爲成家有故紙遺券留爲子孫後圖者嗚呼漢之樊重南宋顔觀之何如人哉若父好積聚悋于施予苟能散之

不爲遠人王弘焚其父券郗超散其父財何守錢爲

張山來曰封殖貪悋者固爲不達負責者尤覺不情街南于此等處議論往往近偏

覩之言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惟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闒者不達妄意徼倖徒玷雅道無關得喪以其意命弟子恩作定命論卓哉覩之俗流醜頗覩飽若乞丐之踵門失色忿爭若羣兒之攘食雅道二字不聞世間矣況義命乎

覩之末八字冗後世

王敦犯闕周札守石頭開門納賊京城遂陷明帝時敦盡殺札諸兄札與敦將拒戰命猜而死後議贈譙王周戴等官札吏爲訟寃卞壼郗鑒議札延寇理不當贈王導謂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後悟其奸札便以身許國與周戴皆人臣之節也恐謂奉命拒守開門延寇允爲足嘉且敦已犯闕猶曰奸逆未彰乎札以身許國力屈勢窮拒戰而死詎謂以身許國人臣之節乎導言謬矣惜乎壼鑒之議猶未中其肯綮也導謂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則自爲解嘲評耳蘇峻之亂其黨路永等來歸及峻敗導欲賞永等官爵爲溫嶠所持湘州刺史卞敦擁兵不赴

侃請罪之導復不許導之姑息不明于節義紀綱類如此

永初勸峻殺導峻雅敬導不許永更求于峻導使袁耽誘之來歸導欲以官賞公義也乎

張山來曰王導之于王敦霍光之于霍顯周侃之綏討蘇峻以春秋之法例之其去趙盾弑其君者僅間耳一

是時贈者虞望甘卓郭璞與焉望斬敦黨鄭澹後爲譙王承戰死長沙璞爲敦恭軍以筮諫敦而死卓擁兵襄陽承遣鄧騫反覆說以大義敦將樂道融又說之既許討賊猶豫不決聞周戴之死旋軍襄陽道融晝夜泣諫憂憤而歿乃散兵佃作絕無敵愾之氣遂

爲敦黨周處所讒諸于背見殺愚懦極矣向使討敎
未必敗死即死不猶烈乎而濫與官贈能好媿于地
下哉惜壹鑒之徒莫有申其議者

晉始于曹而終于偏安正統所屬莫不歸心張氏越
在西陲推奉無異故晉人也代王猗盧受匹磾與劉
琨同獎王室猶容然既稱王猶待晉命冉閔亦曰晉
室尚存殘諸將分割州郡迎天子還洛陽言雖詭而
心目中知有晉也姚弋仲且死屬諸子歸晉固執臣
節無爲不義王猛之死亦以正朔在晉爲惓惓堅欲

伐晉陽平公融言江東雖弱中華正統夫鮮卑氐羌
非膺世爵于晉也徒以內外之閑識于胸目雖強獷
莫得而泯滅也論者乃以竄據偏隅區分南北夷之
列國之體又加以牛後之說不亦誣乎歐陽子以東
晉而統絕是與鮮卑氐羌並絀也夫墨狐聚三口禾
通井溴崖山一息尚屬其忍忽諸使歐陽子而生德
祐祥興之末何以說焉抑歐陽氏文士持論耳涑水
通鑑以統歸曹魏而斥蜀漢爲寇毋乃謬歟綱目以秦皇三
十六年而始繼周漢始高帝五年不始于降秦晉始
平吳不始于泰始唐始于羣盜既夷不始于武德斷

歷紀之正也

張山來曰吾欲倩有謝少連先生作季漢書以蜀漢爲主而吳魏附之論甚正而文亦佳惜其書未行之讀耳

牛繼馬後晉元與呂嬴並稱考魏明帝青龍三年張
掖柳谷水溢寶石負圖如龜有石馬玦璜卦宿麟鳳
虎牛等狀馬列于中有文曰大討曹蓋司馬氏瑞也
金嚣子曰閭巷傳誦盡去麟鳳龜虎卦宿諸象直以
牛繼馬傳會之沈約著宋書曰晉宣帝鴆殺其將牛
金後琅琊王覲妃夏侯氏與小吏牛氏通而生睿冒

姓司馬是爲元帝魏收作魏書因之遂以小吏牛氏
爲牛金而不知金已前死數十年矣蓋收欲以正統
屬魏故得約說而肆其狂誕以絀東晉耳後世信其
說皆未能詳綜于史也余嚣子考駁爲晉洗千古之
污矣夫小人以筆舌誣衊人闕不容誅也故節錄于
此愚謂柳谷之圖必司馬氏所爲以惑衆而牛後之
說或天怒其所爲而假手小人耶

終

讀書論世卷七

宣城吳肅公晴巖著

天都張潮山來參

南朝

自曹操篪跡桓文以有漢業六代之君踵襲故智纂奪相尋或曰裕取天下于桓玄衍遇東昏之虐有兄懿之仇似非晉齊陳隋比也裕立德宗又立德文衍立寶融是不可以已乎予叔父季野先生曰操爲羿莽之謀而自托于桓文裕衍爲湯武之舉而反自夷于操肅公曰裕衍果湯武擬乎非湯武即不能無所托而曰我不爲操是同浴而譏裸裎也零陵巴陵既君之旋復弒之一若媒固若賀靈焉何歟叔父又曰裕與衍不足道李氏起太原誅楊廣即放之南巢懸之太白可也而尊以太上之名假號于代王不亦過乎肅公曰以臣伐君湯武得爲之立國久而諸侯歸之者衆也不然未有克濟者也魏晉以來沿爲故常一旦從我變更則駭且亂劉文靜請兵突厥突厥報曰唐公自爲天子我當助之諸將佐請從之唐公曰

更思其次乃請立代王侑唐公曰此掩耳盜鐘今逼于事勢不得不爾由此觀之淵亦自知其非策而當日之情形有不容已者英雄權略未可以儒生議也若光武起擊于更始取弁諸人勸早絕之高帝奉韓林兒廖劉基罵其豎子急撤之乃眞英雄矣光明俊偉北跡湯武宝哉

潮山來曰六代之君不過竊名實兼敢耳

顏延之裸袒酒店不應詔命而慧琳升帝榻直辭譴斥惡其子竣驕貴曰恭敬樽節福之基也驕很傲慢禍之始也則彝不明于禮教者爲愛妾豐琳墜牀殺妾延之哭曰貴人殺汝蓋狂于酒而正于言論倨于家僩而昏眠于房韓竣之殺妾很悖無禮過嚴挺之兒矣貴人之稱慰語也雖然敬以律身義以閑家子雖傲何至此劉驛母熟竈命其家婢必亂汝家驛年十三殺之而逃父追還之元凶劭者其與濬慶之令殺孝武慶之入見孝武稱疾拒之慶之直前出劭手書孝武泣求入與母訣慶之曰殿下何疑之深也遂輸心與語起兵共濟此大類張信之于文皇然慶之爲知義張信爲貳主

宋孝武帝取南郡王義宣女為淑妃從姊妹也而假姓殷在存沒之者多死廢帝子業納新蔡公主為貴妃姑也內改姓謝稱言公主薨為改容喪其父子皆禽獸行所必攻為掩秘豈竟無羞惡是非之心者哉爭卜氏代謀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明月為宇文泰所殺猶襲舊亂彼俗之恆耳。張山來曰春秋之世已有作俑者

子業罵孝武為齇奴呼諸父驢王豬王亦孝武呼高祖田舍翁呼諸臣鬷慘之餘譴新蔡公主之納印殷

淑儀之故習也詒謀不臧豫教無術所由來也

宋齊禪代謝朏正氣侃侃不肯解璽綬王琨攀車尾慟哭人謂琨嘗仕晉為郎官朏後仕齊為侍中為郡守又仕梁為司徒則攀車之哭解璽之抗皆偽也予謂不然新故禪代之際有心者所大痛也歷覽史冊猶尚感愴況身歷乎琨之不為晉哭者官卑而年少此事驟見猶未創心猶人少壯時遇悲戚之境稍稍如也老則不堪其言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豈意生平頻見此事此情語也朏則夜氣勃然久而梏亡耳詎為偽哉一將死之鳴一乍見之林也齊太子請殺朏齊帝曰殺之遂成其名須容之度外狡哉道成朏後附循道成成之也人之立身剛而不殺正而不貞何以成仁。魏受漢禪則魏臣亦喪服哀哭見猶古風之厚也晉禪則怨激于乃耳

諸葛之戰都督殷孝祖死眾推沈攸之代而建安王休仁總統諸軍遣江方興來攸之以孝祖既死賊必乘勝宜急攻之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為己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詣方興而推重慰勉之諸

軍尤之攸之曰卿忘藺廉賈寇事乎本以濟國豈計此之升降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我豈可自措同異明日進戰果成功攸之可謂急公無我度量超群者矣遼東之難熊廷弼受控制三方之命遲其驕戾忤朝臣而恣同異巡撫王化貞以庸駑不能相下遂致疆圉失守宗國顛覆嗚呼使二人一有攸之之見豈至此乎侯景之亂都督裴之高司州刺史柳仲禮入援韋粲推仲禮之高以年位自負粲曰司州為景所憚士馬精銳若論年位皆在粲下社稷之計不得復

論因切責之高亦倣之之見也恨仲禮非其人耳

宋何子平母喪去官屬饑荒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所居屋敗兄子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伸天地一罪人屋何宜覆子平可謂葬死如生者矣禮大夫五月而葬士三月其踰期不葬者不得釋服自相地之術興而禍福之說滋士大夫爭謀吉壤始而鄭重繼而遷延卒而怠置之或數十年或四三世居屋頹圮纍纍相望何異委之于壑而以身為蝘蚋也不必饑荒即富厚且然不必

師旅即寧謐且然而乃驩然寢處廈屋渠渠敗樂于酒食經書子田園夫事死如生父母汚居露寢而子安然房櫳其情事宜何如者若曰未得吉壤不知歸復于土吉莫大焉而暴露親骸既天地之罪人神誅鬼責久矚其間即使龍耳筮白紫純牛眠投之曾賴天理既沒地理安存豈有能獲多福者哉予有葬說辨一書專闢相地之謬

張山來曰予向有風水論不知與衙前葬說辯同異何若

梁廬陵王續庫藏盈溢既長子應不慧見金鋌問可食否左右曰不可既不可食並乞汝陳用揚曰多財為累未及弱暴應乃遠非不慧也如續乃真不慧者有旨哉按續之啓獻金銀器千餘武帝方知其富賴參軍謝宣融解之豈知其子之不守耶今顯宦積金莫不願其子之能守其子荷鑰開惜百惜寒士父以為克肖人亦以為保家抑不知泉貨輪轉天道自然昔嵩嶽鎮山南一人乞三百緡度子曰此患心風不可應震怒曰禍必墜吾門不勸吾施而勸吾慳命如數與之潯陽董宗伯份之子搖扇貽人份曰父為名

卿家累巨萬以金貽人猶未免怨詩扇乃遊士所為而效之乎又有延按某方者各告以年家子蕩廢不經可教戒之延按曰先人聚歛無厭不散之必有遺禍今其子能然無憂矣又可得禁乎愆三公之言深可味也

士大夫之貴也雖嬰縲絏蒙垢毀清流白馬之禍無所于損也獨至失身宦寺屈志權門蠅營狗苟則下賤而莫之振宋中書舍人弘興宗求作士人詣王球球歎手揮之文帝曰我使無如此何齊舍人紀僧真

亦乞作士大夫帝命詣江斆斆移牀遠之帝曰士大
夫固非天子所命由二事觀之士大夫之榮爲幸臣
所企仰主司所矜重人主不得而予奪之斯何道之
隆而宋齊間有此哉且舍人武吏非胥隸比也胥隸
之尊方恬然自列于縉紳之中或儼然自列于縉紳
之上且鼓掌之陵傲之何有于士夫而曲禮親昵者
托爲明哲保身陰比黨而爲當事之與援竿牘之介
紹其人不皆士大夫乎古之士也貴故幸臣爭慕之
今之士也賤故胥隸得陵之何怪焉噫誰賤之乎

張山來曰古之士也爲名今之士也爲利毋感乎其賤也

晉宋以後最重流品宋蔡興宗爲征西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參國政權重
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亦不呼坐而去
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梁羊侃
有宦者張僧胤候之侃曰我牀非宦者所坐夫有貴
賤斯有流品有流品斯有名節易曰方以類聚物以
羣分又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教彰而風俗成
焉高蕩軼之風而蔑棄等威托和同之術而相爲比
昵淑慝不分安問流品諂瀆相蒙安有名節天啓朝
布璫擁權乾兒義子之稱百寮相效欲不亾得乎
齊王融躁于名利未三十望爲公輔謂中書郎寂寂
鄧禹笑人擿車壁曰車前豈可乏八騶探其心不可
一日居窮約卒以謀立竟陵被誅宋王旦謂張師德
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彼狀元及第榮進素
定但當靜以待之而復奔競彼無階而入者當如何
也夫躁名利而干謁苟營或陷于匪人致隕其身家
或隳其志節自喪于諂媚所謂患得患失無所不至

也今總丱讀書矢志科名父兄師長以相厲勉釋褐
之始便營營匪躍踦躓顯榮無論君子守道知命不
屑卽庸庸厚福者應不淺躁若此

宋何點不簪不帶大言箕踞空公卿之所嫉也公卿
願敬下之柴車草屩恣心適醉空世俗所駭目也時
稱其隱士士大夫多從之然此其耦俱蕭散未有交
接之跡傲上之嫌也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
遁去竟陵王子良就見佛寺點角巾登席子良不爲
興乃欣悅無已然猶曰好賢無所觸忤也褚淵王儉

身事二姓黙曰我作齊書贊云淵既舊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卹國家此中其忌諱不啻戮辱之矣儉聞之顔欲候之不可而止嗚呼毎讀史至南北朝天地板蕩幾無復人紀而廉恥喪倫未嘗泯滅不惟士大夫風尚之淳而秉權據要津若儉等豈不誠賢大夫哉

齊謝朏嘗大雪候江革見革敝絮單席乃脱所着襦制半氊與充臥而去是時朏吏部郎革寒生也貴賤懸隔略無嫌避前史賢如革好賢如朏者不少矣有

貴人寒月訪予街南四壁敗蘆坐臥湫隘予方令妻子縫舊絮擁被弗出謝去俄而蔡王及至直入据牀上劇談移日待衣成送之翼日貴人贈一途滑鄙非受王及曰故人一綈袍何以不受予曰使彼不知我斯惠爲無名我不應受使其知我果能如吾王及直入据牀否乎賢不逮古人豈能無所嫌忌讀江革傳感而記之

宋劉祥遇褚淵以腰扇障面祥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淵曰寒士不遜祥答不能殺袁劉焉得免寒士

彦回墜水謝超宗曰投畀河伯河伯不受彦回亦曰寒士不遜云云沈文季于東宮宴坐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亾國失土不識枌榆又曰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以足疾辭丘靈鞠靈鞠曰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諸人語皆如市朝之撻而彦回不加佷怨度量過後人宵壤矣或曰怨生于怒怒生于愧彦回之不怒無恥心故也世間寒士不皆不遜特出處有異同遂怒而肆毒不遺餘力果恥心之所發歟

褚彦回拜司徒賓客滿座照歎其披猖爲門戶不幸使彦回作中書郎而死當是一名士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回戲拾以輅車照大怒謂着此辱門戶索火燒之馭人奔免照嫣嫣高節偉矣然于回從弟也家門之內非有仗義誠視之任即引身遠跡安有痛詆客坐使無容頭處乎君子以照爲太過矣夫一門羣使賢愚異向顧聯殊趣要亦各行其志萬一患嫉中生禍機相伏指爲畔逆誣爲謗誹則奈何由今觀之彦回豈不盛德長者哉王彬詆敦畔逆猶未加刃

朱全昱罵朱三背叛逞亦置之嗟乎柯條一本江漢同源昱罪斧諮古今同慨敦全昱亦何可得哉
[illegible]中人目為衛先
生休嶺有乎哉

齊梁禪代論者以范雲與沈約同議按雲在齊事竟陵子良饒有讜諫侍太子觀獲亦效儻言至若江祏求婚祏既貴而不允祏敗仍為經理梁武帝罷東昏余妃誰令以妃賚王茂起宅新城長史王暕死仰以東扃納暕尸三事尤人所難梁成纂業與沈約俯期徘徊殿門希心僕射九錫之會雲方中疾醫人徐文

伯曰一月乃復若速愈恐二年後不可救雲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二年乎嗚呼懷二心而翊新主患得患失鄙夫也至生死之際雖至貪罔莫不愛其身而汲汲寵榮等之聞道尤鄙悖甚矣夫雲行不無皎皎而獨以大節不立貪冒競躁為世僇辱尚論者并其行諠而沒之況生平不逮雲而際雲之境貪冒躁競者乎彼納諫人主謝婚權貴推宅以殯亾友豈不覺然世人絕德也哉

張山來曰論古人取
瑜不掩瑕最為得之

梁將軍馮道根卒是日上春祠二廟武帝出宮聞之問吉凶同日可行乎朱异對以柳莊之死衛獻公不脫祭服而往道根有勞王室臨之禮也帝卽幸其宅哭臨之朱异之援古以成其君帝之盡禮以隆其下誰曰不然吾以為衛獻不足為法古喪祭不同舉祭主敬喪主哀一誠分二故禮曰祭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蓋祭而兮哀則志不足以格幽獻公當柳莊之疾戒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寵異之私須于胸中其祭已不誠矣梁武吉凶同日之間疑其不可則

禮意未嘗不在而异不足以知之也司馬溫公之喪諸臣以明堂賀赦日行弔程子不可子瞻誚傷曰不聞歌則不哭絕不悟吉凶同日之非且溫公薨已六日與柳莊道根當祭而死不同前此六日何日不可弔而必于肆赦既賀之日乎況溫公元老大臣社稷倚賴至六日而始弔曾不得比于衛梁二主之待二臣而苟徇一時之便遊詞抑侮何哉事有似是而實非者非精義何足以辨此後世猶或于蘇子之小辨而詆程子為迂予向于會講曾極論之詳見明誠錄

張山來曰此等處當論其事之公私大小如春秋
二南事公而大自不當哭臨臣表司馬溫公事亦
然惜程子竟無
言以詰蘇子也

昭明太子葬其母丁貴妃道人求吉地或賂宦者俞三副求售地云若得錢三百萬即酬之百萬三副乃密啓上言太子所得不如今地于上爲吉即命市之葬畢有道士謂不利長子乃埋蠟鵝諸物以厭之太子宮監鮑邈之告上謂爲厭禱檢掘果信將窮治之太子終身慙憤及卒將立其長子歡上銜前事竟不得爲嗣甚矣相地之說貽禍無窮也夫死生富貴莫爲莫致君子惟守正居易而無所容心焉以昭明之賢孝始則營壙以求吉既則厭術以倖免卒之身死嗣廢自貽伊慼武帝爲一身市福利爲小人蠱惑不知父子一身吉凶同體迷而弗悟禍延子息嗚呼均以求吉而凶莫大焉今者人倖于福利家殉于葬師地主居奇貨以求售莊儈僕御貧比爲奸則俞三副之徒也葬師譸張誣托于催官救貧免災之術則道人之謂也葬妻妾謂利若夫葬父母謂利某子葬祖宗謂利某分則三副所密啓于上爲利之說也

向使梁武父子無求吉自利之私小人邪說安得而中之世人之愚亦有聞昭明太子之事而深省者乎

張山來曰相地之術與厭勝者各爲一道苟
太子不埋蠟鵝則梁武亦決不根之深也

夫婦之倫聖人所最重蓋天地絪縕萬物化生以孳息于無窮也况閨門爲治化之本故婚禮莫詳焉異端斷滅性根乃去之若浼梁劉訏懷隱操兄爲聘妻赴門成婚訏聞而逃匿齊褚伯玉父爲婚娶婦人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入剡中雲棲木食以終此異端不近人情父兄之命蔑焉所謂欲潔其身而亂大倫也王陽明非隱遯者父爲娶婦未合巹而潛去鐵柱宮就道士講論亦何其好異也

張山來曰當是劉訏褚伯玉有隱疾不
能近婦人耳若陽明則眞不可解者

劉善明母在青州爲魏人所得布衣蔬食戚如持喪宋明帝爲之歎息轉已西梓潼守泣涕固辭常云在家當孝爲吏當清及爲州郡頗黷貨崔祖思怪問之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爲廉所得金錢皆以贖母及母至清節方峻吁善明可憫已然母之北陷君相諉之宋元徽初遣北使朝議令善明舉一人善明舉崔

紿使賕母還則至誠相告痛苦無貪而惜也贖貨[illegible]
齊丹徒令沈嶠以清廉不事左右鎖繫尚方求見天子曰臣清所以獲罪問清何罪曰無以奉要人問要人爲誰以手板四指赤衣諸賢皆是上不責也亟除丹徒令夫廉吏以不奉要人致罪自古有然然而得見天子面指赤衣朝廷不加罪要人不中傷者後世有之乎

齊庾杲之候樂頤之設食唯枯魚菜菹杲之不能食母閤之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季偉顧我非

林宗耳世嘗論季偉矯行使人疑其母不陶母也予謂季偉曾元之養耳若其母則誠不逮樂母矣專雞之餽不當劉一爵以餉客乎

劉瓛隔壁夜呼弟璡璡下牀著衣立然後答瓛怪其久璡曰向束帶未竟予謂事兄若父無諾可也隨呼即應自然之禮禮豈專在容止乎使衣多不勝衣必一一候其畢乎

齊曹武富于財嘗爲梅蟲兒茹法珍設女伎金翠器服甚炫蟲兒等欲奪之誣陷以法武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取吾財與彼女耳予謂此二事可以爲戒者三盈者造物所忌人所共妒也禍必隨之而不早悟一也妓女金翠炫耀精華誨淫誨盜兩物兼之二也小人不可作緣蟲兒輩權幸而竭情獻媚是肥腦涎餓虎三也予見富家翁傾貲媚顯貴若胥吏之豪而旋倘禍相酬者多矣然曹武能識梁武遺錢至十七萬以子相託塵埃物色又非今富翁胸目中專奉一時新貴者比

王晏佐蕭鸞廢立從弟思遠曰兄荷武帝恩今贊人

如此彼亦可以權計相傾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不聽晏拜驃騎曰向勸吾自裁若用其言豈有今日思遠遽曰誠如所見猶未晚也晏果及禍夫禍患未乘哲人先覺贊人不道彼亦可權計相傾于古洞徹之言也忠告種禍兼恐餘波及人耳然勸人以死寔所難堪情雖忠篤跡涉狂悖若謝瀹之隔籬相障亦可矣吾謂晏猶爲有容耳倘豪橫之氣勃然遽怒則門庭內先受戮辱矣以令人友之者得思遠爲賢也

宣城吳應箕著
天都張潮山來叅

北朝

慕容廆初謁何龕以士夫禮巾衣到門龕陳兵見之乃改戎衣謂人曰主人不以禮待客石勒集衣冠人物別爲君子營制律禁人凌侮衣冠華族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勸之風尚如此魏孝文周武帝未足奇也

拓跋之起代人衛操與從子雄及同郡箕澹往依之說猗㐌猗盧招納晉人猗㐌悅之任以國事時晉有賈后諸王之亂而無疆社之虞二人亦非有不追之誅去桑梓而就異域何爲者也幽州都督王浚以天下方亂以一女妻鮮卑段務弗塵一女妻素怒延衛操箕澹其禽烏之先幾乎浚直賊而已彼李陵衛律敗而被俘韓延嶽施宏生急而走險不得已也

石虎篡位廢弘爲海西王姚弋仲不賀名至正色謂曰大王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托而奪之虎曰海陽年少恐不了家事故代之是亦托子周公之輔成王乎弋仲之侃侃而虎不罪也後梁呂纂篡位呂紹自殺以弟弘相攻掠弘妻女賞軍侍中房晷曰先帝始崩隱王廢黜大司馬稱兵乃至昆弟接刃且弘妻陛下之弟婦弘女陛下之姪也使無賴辱之天地神明豈忍見此纂改容謝之撫弘妻子初纂兵入宮將軍齊從抽劍中纂左右禽之纂曰義士也勿殺後賞其忠著遇之將軍呂超以兵禦纂敗奔廣武纂叔方鎭廣武使謂之曰超忠義可嘉方賴以濟世遂復其爵

位以石虎呂纂之凶悖然不諱人言而卹忠義不以譖刑逞其暴怒靖難師人若姚弋仲之侃侃齊從呂超之憤烈衆矣顧不得稍貰忠義之氣而亦無有房晷之陳說者可歎也

拓跋珪久圍中山慕容寶將士皆思出戰屢爲寶弟麟所抑麟謀弒寶寶率太子諸王出奔城空無主東門不閉珪欲入爲其下所沮城内立詳拒守後麟殺詳自立國中飢甚珪乃破麟軍拔其城時及期矣自古圍城久而不克者必主將智勇士志堅一又儲蓄

足支無隙可乘者也然猶或有他虞光寶之中怯變起于骨肉歲困于飢荒舊主出奔新帥頻易士何所統民何以用乎而雄之才氣其勢方張經年而後克此何故乎衆殺之老于即墨光武之折于天水高歡之頓于玉璧其守堅也拓跋英楊大眼敗于鍾離郭子儀李光弼敗于相州以救至也今皆不然按史言中山男女結盟人自爲戰夫慕容非有積累之深仁百姓非有忠義之敵愾也所以然者以前年參合之役民怨其阬故相與致死耳以此知嗜殺者所以驅

民而樹敵也惜燕不因其情而用之耳寶頗有才智而隆農二子忠勇可任卒至于衡決顛沛慕容氏卒以亂易亂者天道盡于斯也已

魏馮后所幸李奕爲顯祖弘所誅后遂鴆弘胡后幸鄭儼徐紇肅宗詡謀去之胡后鴆之晟牝乘權足以亡國覆家至以淫肆忿乃殺其子詡爲胡出尤憯矣哀姜通慶父而與弒閔公宋襄夫人欲通公子鮑而殺昭公晉穆姜淫于僑如怒其子成公而欲易之齊聲孟子通慶克國武子名而謂之聲孟子靈公殺

殺武子欒祁淫于州賓讒盈于其父范宣子而[illegible]焉晉莊姬淫于嬰齊而趙幾于不血祀婦人之淫禍有國家者其知畏哉

古人謂伏義死節當于犯顏敢諫中求之以無所規避也魏杜弼以魏主與劉樹圍恭不得奏事捽樹毆之以弱馬應敗魏主怒弼謂人曰以肥馬供軍弱馬供敗雖死何傷君以車逆獵魏主曰筆公必不與我弼果爭之可謂犯顏敢諫矣及宗愛弒帝立南安王余以弼爲司徒不聞其矯矯抗節也高宗踐位卒以忤被黜坐怨言巫蠱受誅夫愛之弒逆而罪不討

余不當立而臣仕之高宗正位而廷之異哉激于讒諍而依阿于篡逆逞志于賢主之容而氣懾于小人之禍與死于高宗盍死于討賊乎不學無術哉

魏重門族宠爲郡姓衆推河東薛氏文帝以其蜀人不許宜閤薛宗起方執戟出對曰先人漢末仕蜀二世而歸河東今六世非蜀人矣陛下黃帝之胤受封北土可謂之■耶今不預郡姓何以生爲乃碎戟于地帝曰然則朕甲卿乙乎乃入郡姓仍曰卿非宗起

乃起宗也帝之容不待言兩見忤于薛氏子何[illegible]起抗言以死爭何當時門族之重如此唐孔至作百家類例以[illegible]燕公新門不列如怒欲改之聳述謂千載楷則何可動搖有此而已卒不敢是書非國史何相假之難耶然山未以吾新安顏嚴丁氏然亦有僕錄暴發資藉於族戰顏得列新貴吾不知爲何說也然予常謂明世祖二宗時尚有不與方儲衛遺者

魏文成之喪馮后焚燒御物悲叫投火左右救之良久乃甦此烈婦殉夫之義也乃淫于李奕忿殺獻文胡后方孕宮人以國法不願生男后誓曰寧生男而死以淫于徐紇鄭儼而害明帝二婦人于生死未嘗介懷而皆忍心賊理甚矣淫之肆毒也二后皆牙智雄略武墨之流而馮尤儉素雅量有君度

胡后爲充華生太子詡及即位爲太后亂政肆淫然則殺之之法是耶抑不殺者天之鍾其毒于是代彼被殺而死者還其報耶

崔浩自擬過于房其闢二氏非能窺見吾道之藩籬及彼說之瑕玭也紬老子而溺天師惑于寇謙之科戒圖籙謂神人所授亦何謬戾乎記醜而博于智自雄論三國則斥蜀漢爲僭鄙武侯爲疎病高允[illegible]

矯風節闘史之役以愛憎受賕以悻直賈禍臨[illegible]際舉嘶股戰不能出言視允之從容視死慷慨切[illegible]誠可愧已凡矯矯自命亢談節義臨難而倉皇陷[illegible]者其中無守而外自炫也

浩爲司徒徵其故友眭夸爲中郎州郡逼遣入京固辭不仕浩禁其乘騾夸托輸租人御車出關後送騾并遺以馬夸不受亦不答書浩死乃素服受鄉人弔拒之生前而哀之死後古人誼也眭夸寧倚無故人之情哉貞隱自矢知浩之必敗耳張魏公不能致蘇雲卿況浩之才術自競者乎二子得嘉遯之理矣

北魏賈思伯兄弟師北海陰鳳無貲酬之鳳質其衣服及思伯爲刺史送縑百疋具車馬迎之鳳慚不往徐遵明劉獻之張吾貴皆聚徒教授懸納絲粟名曰影質一時師道等于市販今之里塾授徒者居生徒爲奇貨恐易他師有質其所負之笈者一或游泮即橫索謝金至鬪而訟世風日下醜惡多端若鳳之慚而不往今也或是之無矣魏陽不王欽託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朱牋逃去欽讓僧壽僧壽性滑稽謂[illegible]

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留逃遁。去食就[illegible]
有所闕。欽大慙。待客稍厚。今之鄙吏延師者。每食不
飽。醨酒不設。師有自辦裹飱者。

徐遵明李業興劉晝皆魏之儒者。遵明出而遊學。師
者凡三人。皆一年而旋去之。指其心曰。吾眞師在此。
從張吾貴。謂其名高而義無檢格。講不愜心。不知其
所爲檢格者何若。而自以貪戾終也。其所愜心者。必
師心自用。一誣罔無恒之徒耳。業興詣鮮于靈[illegible]馥
受業者去而師徐遵明。以風角占候弔詭欺人。聯入

且爲術士。以狐虛法助高歡攻玉壁。後爲高澄所殺。
晝賦六合。見誚于魏收。邢子才欲舉爲秀才。恨不[illegible]
屬文。乃更綴辭。求秀才十年不得。孝昭卽位。自比仲
舒。上書不見收采。蔓補一與俊令。死而不忘附影自
異。嗚呼亦可恥已。三人者笑其儒世之托于講學者。
師心自用。弔詭爲奇。始而踢謝進取。不屑浮榮。已乃
學文干進。屈志辱身。錙銖所在。喪厥生平。噫可憫也
已。

高洋。狂易人也。以墜母赴責自焚。及勸兄演強[illegible]
見憫隱。是非之性。雖狂不泯。邢邵名其子殷字[illegible]
尤之曰。殷統弟及。正乃一止。兒不得承吾矣。邵請改。
不許。曰天也。噫。何違于李集比之桀紂。縛投水中。數
四。卒赦之。而笑其癡。漢曰。知龍逢比干非俊物。飲酒
稱樂。王紘曰。不恤國破。是謂大苦。縛刃而卒合之。欲
斬趙道德。道德曰。臣當啓先帝言此兒酗飲顚狂。亦
嘉納之。魏愷辭爲長史。以死脅之。不受。亦放還。皇甫
亮三日不上省。以醉病而容之。人主自負英明。稍觸
忌諱。無有得免者。後世人臣。固多俊物。卽癡亦何能
免。

魏收撰史。首傳崔綽。人詬之。洋問收卿何以知綽。[illegible]
人曰。高允曾爲綽贊。洋曰。爲人作讚。自應稱揚。亦如
卿爲作文章。道其好。豈能皆實。先嘗敕收曰。好直筆。
我不作魏太武。時投牒訴者相次。終不加誅。其言作
文不實。不足據。爲史傳。何知人情。又悉文體耶。望并
州城而問。或曰金城湯池天府之國。洋云。唐邕是金
城。此非也。抑何愛才之至耶。

鄭甚與陳元康畢雲義俱爲刺史元嶷所譏云云[illegible]

後來皆當遠至惟鄗騎兵任眞過甚恐不足自[illegible]
濟于事變請于情理之見也任眞之過以行已則有
餘以從途則不足故忠信可以行蠻貊斷不可以任
蠻貊若不可訓而寔可患
張山來曰値不可任眞時惟有不仕而已
高洋受禪魏彭城王韶親送璽受寵于洋然洋剃其
須髯加以粉黛以嬪御鄙之洋問光武何故中興曰
爲誅諸劉不盡洋遂悉殺諸元而韶亦幽囚絶食而
死宋建安王休仁勸明帝除世祖二十八子已亦爲

明帝所誅齊始安王遙光勸明帝盡殺高武子孫卒
以反誅豈非天哉初元暉業亦仕齊爲美陽公位逢
隆重罵韶不反一老嫗負璽與人何不碎之我出此
言亦知必死爾亦詎得幾時洋聞而殺之但暉業元
齋何不死節而死忿乎
辛彦之仕周譙宣帝立五后仕隋人貢珍玩獨貢祭
器品請勝何妥頽乃崇信佛道立二浮圖十五層此
可以謂儒乎妥以譽四妃舜二妃駁彦之以阿周宣
及仕隋定樂與鄭譯相競恥其不遇故爲排抵[illegible]

帝獨用黃鐘而廢諸律以私斥蘇威孝經之說[illegible]
呵詈房暉遠亦儒也文帝問古天子有女樂乎暉遠
以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房中之樂著于雅頌詳合經
文以曲附人主何以儒名　按三國志先主定蜀鳩
合典籍許慈胡潛並以讀書强識爲學士典掌之諸
論忿爭書籍不相通借先主使倡家假爲二子之狀
酒酣樂作爲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
感切之夫叔孫通世譏其陋儒猶能止漢廷諸將之
爭而身爲學士同列儒雅而互相嫉忌不亦鄙乎

周宣帝崩矯詔以楊堅輔少主獨顏之儀拒而不從
厲聲斥謂趙王最長奈何以神器假人堅索符璽正
色曰天子之物宰相何故索之遂爲堅所刑僇亦侃
侃秉正不知何以與佞臣劉昉並見親信于天元臨
崩屬以後事之儀之弟之推博極羣書作爲家訓其
子愍楚仕于朱粲閤門爲粲所啖食　按家訓駁歷
代名賢楊雄德敗美新李陵屈于降[illegible]劉歆反覆莽
世傳毅黨附權門馬融佞媚獲誚伯喈同惡受誅[illegible]
援爲戒其子乃輕身事賊暇厭貽謀又養生篇[illegible]

之途。干禍槧之事。貪欲以傷生。讒慝以致死。此君子
之所惜。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
捐軀以濟國。君子不咎也。悲楚之死。豈非湯除下禍
者哉。

赫連勃勃稱帝。徵隱士韋祖思。亦桓玄之充隱也。既
至而祖思恭懼過禮。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汝奈
何以非類處我。汝昔不拜姚興。今獨拜我。我今未死。
汝猶不以我爲帝王。我死。汝輩弄筆當置我何地。遂
殺之。夫祖思方以拜免死。豈知反嬰其怒。隱士不拜

人惡辱身也。拜者慮殺身也。既辱而又見殺。隱士之
不可輕身如此。皇甫眞見王猛。望馬而拜。明日語更
卿之猛。怪問之。答曰。卿昨爲賊。今是國士。吾拜賊而
卿國士也。祖思之懼。猶眞初意也。祖思無眞略。而勃
勃無猛度。故見殺耳。蘇威不拜。唐太宗。太宗怒曰。昔
拜王世充。今不拜朕。遂斥逐。夫不拜而怒者。常也。當
拜而不拜。威亦失之。

燕臣徐義爲慕容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
音經。夜半土開械脫。北齊盧景裕係獄。誦心經而脫
枷鎖。宋蕭斌欲斬王玄謨。玄謨夢人教誦觀世音經。
還則免。覺如其言。將斬。忽停。甚哉。史之不經也。子家
難。幼弟在繫。比丘等請誦觀世音經。子笑而斥之。幼
弟尋亦釋免。街談俚說。不謂前史有之。

國書之禍。崔浩以下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勅高
允爲詔。時允纔脫死。復固爭。魏主怒。執允。已而謂太
子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族滅。餘皆身
死。賢哉允乎。法家拂士。有所忿而後能匡其君。然君
之忿。身之殃也。太武不嫌其忿。而若爲數千人幸者。

可不謂仁乎。夫惟誠于中者。乃能動乎外。惟不自恤
其死。故能救人之死。當太子之私允而欲庇。稍一瞻
顧。豈能悟主。臨死不移。對君以誠。故能爲一百二十
八家請命也。推允之意。身死以救百餘家。甘之。卽不
能救。以死殉百餘家。亦甘心也。前此惟漢寒朗爭楚
王英之獄。其款懷似之。如謂脫死幸矣。而退郄其他。
豈至誠之義哉。

允謂人曰。吾不愛死者。恐負翟黑子也。寧都魏冰叔
曰。雖微翟黑子。允亦必不愛死以欺君。其爲此言。以

至高之行不居而退然自托于小善也是殆不欲求
負翟黑子即不欺君也其告翟黑子曰有罪首實不
可重為欺罔豈有教人首實而自蹈欺罔者忠誠之
上所以告人即其所自盡于生平者非兩事也豈得
以至高小善分視之乎魏主曰臨死不易辭信也為
臣不欺君貞也人情所難故特赦之然則允之不欺
人主知之國人知之矣其語翟子正自道也豈其自
托也哉冰叔又曰于允得保身之道易所云儉德避
難夫不顧雷霆之誅而顧嫌至高之行以避難哉

張山來曰今人見親知有患難輒引避不前況其忘身以悟主乎且允甫免于死隨即救人觀此二公之言固當書以垂後

事君數斯辱矣況抗說于愎諫之主危言于無道之
邦然而古人往往蹈湯蔑不悔者如劉聰之暴王彰
諫其游獵陳元達諫其建殿幾死而釋妃斬月光為
行復奏發之立王沉養女王鑒執之被殺苻生之暴
強平諫以愛民緩刑生鑿其頂康權以三月蚩出星
孛太微將有下人謀上之禍撲殺之高洋之狂飲高
德政數諫以刀刺之曳斬其足常山王演永安王浚

崔暹皆屢諫幾死不悔是數臣真有社稷之慮惟北
方之強以死自遂故其性耶彼三君者不足論英主
如明世宗未肯容一諫臣何耶

慕容氏多英傑創業拓跋氏多賢俊守成論者以孝
文而後魏乃使儼然其末造固非雄武孝莊手誅爾
朱榮孝武謀誅高歡靜帝雖禪而面斥高澄澄叩頭
泣謝亡國之主未有也又若節閔偽瘖一紀文帝為
太尉時高歡葬父獨不肯拜曰安有生三公拜贈太
師皆非庸品節閔失位賦詩曰朱門久可患紫極非

情玩顛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換文帝望嵯峨山有脫
屣之志靜帝步就東廊詠范曄史贊云獻生不辰身
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抑何文耶果皆史之訣
乎土谷渾慕容廆之兄國于西陲子姓孝友強大三
百有餘年又奇

明帥見背賜齊使紇奚永安求救于突厥比至而齊
亡永安謂佗鉢曰今齊已亡安用餘生欲閉氣自絕
恐天下謂齊無死節之臣乞賜一刀斬示遠近佗鉢
嘉之賜馬七十而歸之嗚呼人臣當邦國危亡不特

已而借援外國不濟而繼之以死是已猶未能[illegible]
包胥也雖然甲申之難負衛霍之雄應抱包胥之[illegible]
無永安之志而卒爲黃蕭石劉甚之降永安笑于地
下矣
財者取之非道守之過盈皆足爲禍亂之媒梁臨州
王宏愛錢百萬一聚千萬一庫黃榜紫標三千餘間
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雜貨不知多少蕭綜作錢愚
論宏聚斂少敗嗚呼以王侯之貴何所不足而架屋
貯錢宏真守錢奴矣愚莫甚焉

商歎世濟纂圖與司馬氏同然師昭皆才武有父風
至炎而業始成澄才不逮父洋尤驚莽而奸大位逆
天衡命不可理推也婁太妃曰汝父如龍汝兄如虎
猶北面終身汝何人敢行舜禹之事洋以問徐之才
之才曰正爲不及父兄故宜早升尊位及平都之謀
杜弼曰關西勁敵也若受魏禪彼挾天子稱義兵而
東何以禦之斯言當矣而之才曰彼亦欲爲王所爲
縱倔強亦同我稱帝耳夫德薄而位尊力小而任重
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其料宇文深入殼中非[illegible]

德政宋景業李集輩一意誘佞從亂者比附律[illegible]
不可高隆之之灑濕駢業之罵諂猶爲錚錚耳
自曹操以後多挾天子以圖伯業曹爽庸才不足語
此以欺之智勇初起兵猶以朝廷隔絕立元顧後乃
以不忍忿忿之心逼使孝武西入爲宇文氏資其失
甚矣論者謂宇文弒主歆安縞素申罪張西銘曰歎
逐孝武已薛其爲君不以孝武爲君亦安得名泰爲
弒善哉泰雄略過歡其圖篡抑又甚焉歡恥逐孝武
而恭事靜帝泰則兩弒其君初衆人皆謂宇文乃心

王室獨裴俠曰此無異避湯入火圖歡有立主之愛
西延有將來之慮智哉俠乎廿寧識曹操終爲篡盜
一人而已
北齊之亾也鮮于世榮鄴城被執不屈死田鵬鸞不
欲白齊主所在四支盡折而死傅伏守雍州韋孝寬
令其子遺以高爵金鐘謂其不忠不孝俾斬之後雖
降周而著節矯矯高延宗從韓長安父宴起舞悲憤
及周誣韓反延宗茹椒而死紇奚永安請救于突厥
聞齊亾乞死以示節趙藉奉紹義起范陽謀匡復齊

寶寧守營州不下後據和陽何烈士之多也高[illegible]弟忍毒而緯以荒亂繼之立國非元魏之久君德無周武之賢不知何以得此秦楚之際田齊亦多勁節豈山川之氣歟否北齊隋史皆有節義傳而北齊反亡之可怪也

隋

末世盜劫蜂起長吏怵於降罰有訴劫者必阿護重懲之雖甚濫殺亦當之以偷竊甚至坐誣失主而案驗反覆歲月株連家罔不破業罔不廢者傷哉民乎

隋元褒爲原州總管商或被劫誤執其同旅褒察其枉而釋之商詣闕訟褒受金縱盜褒引咎免官盜尋發他所文帝問何以自誣對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罪一也民被誣卽放免罪二也不顧形迹爲物所疑罪三也何所逃責帝稱其長者噫牧民者未能化民使無盜又不能除盜以安民或有冤誣抱慚明允甚矣何乃倖免一己之譏而不顧無窮之患始縱盜以戕民致驅民而爲盜予因感于元褒之事昔之[illegible]之懼其罔也今之釋之懼其實也一公而一私也昔之私以受金也今之私以避罪也貪賄縱盜之罪[illegible]而欺君養賊之罪大也上下蒙蔽以苟一時盜固熾然樂爲常業民亦群然甘爲效尤其勢不至盡民而盜不止蔓衍衝斥侵爲大寇延綏之所以起而闖獻之所以亡天下也

張山來曰夫子有言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弭盜良方也今之私不獨避罪蓋貪失主賄耳

宇文化及弑煬帝受賀許善心獨不至化及執而釋之不舞蹈而出其鄰殺之可謂忠矣然善心初仕陳爲散騎侍及聘隋而陳亡號哭藉草三日詔拜官賜

衣善心盡哀廼改服受詔明日猶悲不能起文帝稱爲誠及陳叔寶卒善心與周羅睺同送喪祭文稱陛下陳終曰陳亡不死又以陳亡之術施諸隋東向之哭北面之涕成機故態與化及之爲文帝且復用已也惜賊之果於殺耳吳子曰陳子之責善心苛已不死陳安有死隋固疑其非情也婦人再醮而後夫殉也謂節烈何亦不必矣豫讓報智伯爲感恩也君子猶無取焉謂無以爲中行地也而況善心乎隋史劉之文苑不于飾義有以哉

甲子水災吾鄉蛟患百三十餘所田廬漂沒繼以秋
旱蟲傷流莩載道歲除大寒盈尺旬日不霽郡縣謂
豐年之兆元夜張燈遍衢里巷衙署遊宴放烟火閭
左扮劇夜分數十隊衙吏與坊妓童闘閣佚失婢女
嗚呼命已在之候凍而從者未至之豐亨豫飾頹之
係省而灼熱山之災談在兆哉已而闔都中尤盛貴
賤雜沓蹂躪而死者若干人隋柳彧之疏曰元夜燃
燈充街塞陌聚戲朋游鳴鼓聒天燎炬照地竭貲破
產競此一時男女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成盜

賊由斯而起文帝當日詔禁止之夫無益之費豈富
不可況歉歲乎天子所宜禁況承風旨乎
隋文帝時突厥沙鉢略死以其子雍虞閭懦遺命立
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閭遣使迎之處羅侯曰我突
厥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汝當嗣位我
不憚拜汝雍虞閭曰叔與我父同根連體我枝葉也
豈可使根本從枝葉叔父屈於卑幼乎且亡父之命
何可廢也願叔父勿疑相讓者五六處侯乃立夫貪
利攘位骨肉相殘此中國之所恥外國之所不論也

舍子立弟沙鉢略有宋宣之賢矣處羅侯者與兩不
取不得已而後受高洋蕭繹輩不足言宋明兩太宗
不當抱愧耶漢書且鞮單于死貴人以長子左賢王
有疾欲立其弟左大將左大將讓左賢王立賢王辭
以疾左大將曰即不幸死傳之我左賢王遂立號狐
孤單于後狐鹿孤且死左大將已前死命立弟右谷
蠡王而衛律與閼氏謀匿喪矯詔立其子律漢人不
知立弟之義而祇拘繼嗣之故如此
晉文帝時吐谷渾樹洛干舍其子拾虔而立弟阿柴

柴有子二十人及柴卒命諸子奉其母弟慕璝爲主
梁世主時突厥士門可汗舍其子立弟本杆可汗及
木杆卒復舍子而立弟爲佗鉢可汗佗鉢可汗卒謂
其菴邏曰吾兄委位于我我死當立大邏便皆外國
尤齊季札也
隋大理掌固來曠告少卿趙綽濫免囚罪推驗無之
文帝怒欲斬曠綽固爭之帝拂衣入綽假他事引入
再拜曰臣有死罪三一不能制御掌固使掛天刑二
曠不合死不以死爭三本無他事妄言求入帝意解

時帝法嚴峻贖之告絣絣無生理矣而絣之救[illegible]
惜者國體所匡者君德忘其私怨重蹈危機君子[illegible]
之是時雖一瓜一錢之事皆必殺之絣力爭屢瀕於
死誠信所孚反貴而庸之亦高允之流也有明英主
無隋文之酷而諸臣免者殊少毋亦法之所積歟文
帝時廄馬匹欲殺太僕以下千五百人屈突通爭之
太子廢立李綱答以不擇賢輔梁毗論楊素罪惡高
熲救史萬歲之將斬雖拂怒皆見嘉內故是開刱英
主也

隋文峻法元日武臣衣劍不齊此亦何罪御史失[illegible]
氣殺御史諫議毛思祖諫又殺之世宗時楊爵糾邪
助得罪後用高時之言罪助而賞時御史浦鋐爲請
申理言爵宏宥上大怒逮鋐杖之斃主事周天佐論
救又杖死事頗相類人主之遷怒何甚耶郎應龍發
嚴嵩之奸至擢用惡按山西御史張櫃請宥前劾嵩
者吳時來等上怒逮櫃係獄亦何枯非耶
柳述尚蘭陵公主文帝大漸命名故太子勇煬帝[illegible]
位貶述龍川令主奏絕欲改嫁之公主以死誓[illegible]

與述同徙帝大怒主以憂死葬於柳氏宇文士[illegible]
南陽公主化及弒帝竇建德誅之以化及當族請復
公主子公主不許自髡爲尼後士及遇于京都請復
爲夫婦主曰與君讐家不手刃君者以謀逆君不預
知耳士及不得已別去蘭陵篤于夫南陽篤于父何
隋女之卓卓也然而南陽過矣誰無伉儷之愛十歲
小兒人欲留而已顧殺之亦誰無伉儷之情士及既
不預知國法置之而不容於妻子亦狠戾人也
隋受禪實殺女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爲男

子救舅氏殺捻其口曰妄言族矣靜帝后慎悔堅內
媿之周千金公主趙王招女嫁突厥傷其宗祀覆滅
請沙鉢略爲復仇又借陳亾書詩子屏風以自寄洗
夫入以陳亾畫日慟哭人之愧於女子者多矣後巢
乎爲婿李敏求柱國謂敏曰我以四海與至尊是何
語耶千金乞改姓楊爲隋帝女何忽易初心耶
隋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采華飭文帝付所司治罪
侍御史李諤上書極論江左齊梁之弊曰遂吏舉[illegible]
未遵典則宗郞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illegible]

則擯薾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篇章。結朋郁而求舉。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縣刺史。挾私情。不存公道也。文帝以其奏頒示天下。深革其弊。世人筆擅五言。目不辨經史。交遍海內。朐不貯古今。乘時際會。獲取清華。君子恒竊笑之。不必隋也。

居喪娶婦。律在十惡不赦。犯者比比。昔應州刺史某母喪。娶長史庫狄士文從妹。柳彧疏劾之曰。忽劬勞之痛。成燕爾之親。冒此苴衰。命彼褕翟。不義不昵。春

秋載其將亾。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遄死。士文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儀。並請禁錮。以懲風俗。二家竟坐得罪。夫齊隋之俗。不可問矣。今讀或疏。凜乎斧鉞而隋亦驟而行之。要其時。必居喪娶婦。猶為屢見耳。若今之世。可勝劾哉。

帝王在位之久。五帝尚已。夏帝不降五十九年。商太戊七十五年。周穆王五十五年。厲王平王俱五十一年。顯王四十八年。赧王五十九年。其後惟漢武帝五十四年。元帝四十六年。唐玄宗四十四年。梁武四十八年。明世宗四十六年。神宗四十八年。世降而氣埶漓。人主失道。溺侈耗之。享祚之短。有由然也。陳隋之間。吐谷渾可汗夸呂在位百年。與黃帝同。黃帝古聖人也。堯老亦自載矣。然舜攝二十八載。以倦勤也。豈吐谷渾與類其性與命皆獨殊耶。予謂聖人固倦。更自兢業。□性自恣。觀其廢因喜怒廢殺太子。可以常理論哉。

唐太宗放囚歸獄。不知隋王伽先之矣。伽為齊州參軍。送囚七十餘人。行至榮陽。謂曰。若自犯刑而勞彼

卒。獨不媿心。乃脫枷鎖。與約期至京。違則吾代受死。諸囚如期皆至。文帝稱異。賞而赦之。詔曰。含靈秉性。咸知善惡。若至誠勸導。必能遷善。夫開皇之治不逮貞觀。王伽之惠。豈踰太宗。而能得之諸囚。人謂太宗好名。故與之期約。因之來。亦逆料其放遣。非君子遍論也。明洪武十五年。民有減死戍邊老衰者。上命遣家。治賚費與之期日。至者五十三人。上以其良心未泯。釋之。即此觀之。苟能行王道。如三代之主。有不勝殘去殺者乎。尤可興者。漢戴封為中山相。縣囚四百

餘人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與尅期日無違者[illegible]後世英主多令臣下撰史構文自以爲名隋平陳後賀若弼撰書七策上之謂爲御授文帝弗省曰公欲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與豪傑本色人主大度也。

陳霸先殺王僧辯辯子頒仕隋獻取陳之策自請從師密名其父兵卒謀發霸先冢向衆頓首流血恐不能即掘其尸遲即焚露泉具鍬鍤一宵而剖棺焚骨取灰投水飲之自縛請罪文帝義而舍之論戰功加

柱國辭曰伏國威報怨本徇私非爲國何敢受官賞吾以爲伍氏世楚臣祖父忠諫欲存之而胥覩亾之且平王其故君也王氏梁臣而霸先梁仇也以視胥之倒行逆施不猶勝乎柱國之辭尤是情語其弟頍輔漢王諒反則亦子胥之于公子光未免好亂已

隋平陳獲後主周羅睺猶擁兵上江隋使後主手書諭之乃與諸將大臨三日放散兵士而後降文帝許以富貴垂泣曰本朝淪亾臣無節可紀陛下所賜獲全爲幸富貴非所望羊翔先降韓擒虎于朝宴謂曰不知幾位在翔下答曰向承清閒謂公天下士今日所言殊非人臣之論擒虎有媿色及陳主卒請一哭臨送哀經送葬乃除服煬帝重之夫亾國之臣不能皆死節也屈身新朝亦自有體若羅睺者不聞得罪於擒虎見僇於隋主也必也傾心獻媚諱其故主其新君非煬帝之無道而故主之賢不可與叔寶並論者則過其陵墓憮然動念宜何如也漢鮑永事更始光武即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徵之永收繫大伯及更始亾乃發喪出大伯悉罷兵幅巾詣河內降後爲

司隸校尉經更始墓引入拜哭盡哀而去光武不罪張湛曰仁不遺舊忠不忘君高行也予謂此一事煬帝賢于光武矣

吐谷渾慕容廆庶兄也以馬相鬬見讓遣後西邊廆使追謝之不及作阿干之歌世傳爲鼓樂孫葉延延子辟奚皆仁孝好學奚弟尊悉爲臣下所殺辟奚悉憤以死其子視連痛父仁愛不飲酒游畋者七年樹落于舍其子而立弟阿柴阿柴卒立母弟慕璝立弟之詳卒以爲常其仁愛友于即中國少有能及者孝

呂之子虔王阿始以背父敗德自晉元至隋煬傳國
三百餘年而夸呂強而且永享祚百年尤一奇也
試問吐谷渾之孝友其性豈善于中國乎曰天地之
性人爲貴人之性中國爲醇其善否異者習爲之也
以中國之禮教習返不逮乎曰習于侈靡則不可一
日無富習於權勢則不可一日無貴貴爲天子富有
天下則慾汩其眞雖名教之美天顯之彝有不足顧
者矣禮曰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吐谷
渾聚族野處而無等威不見權之可矜茹酪衣皮不

見侈靡之可慕故未嘗汲汲于富貴而仁愛之性得
以自遂焉故曰習爲之也若金阿骨異乞買亦有樸
落干阿朱之風焉

讀書論世卷九

宣城吳肅公晴巖著
天都張　潮山來參

唐

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攜首降竇建德。建德以爲大逆。立斬奴首。滑人感泣。卽日請降。夫欲人之不我反。而先許人之自反其主乎。是倡之也。郭汾陽婿趙縱。爲奴當千發其陰事。係獄。張鎰諫爲大體所關。上杖殺當千。以尸示汾陽家童。東莞王成爲亂。何眞懸

賞搆成。成奴縛之以降。眞給賞而烹奴。以殉于境。李文敏爲宣令。納叛奴賄。輒以罪誣掠其主。無賴恣行。駸以成俗。風化所關。官府不之省。縉紳先生勿之救。日褻褻焉從事于鄉約讀法。月一滋講。果何謂耶。

唐高祖規模弘廓。如諸將欲立代王。則曰掩耳盜鐘。九錫之命。則曰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繁文僞僞歟。天閼人。又曰應天順人。何必效唐虞之禪。繼迫于事勢。勉襲陳迹。非其志也。突厥送馬互市。止市其半。謂將士曰。彼饒馬而貪利。後難繼也。觀此數事。其雄略何如。尚論者以太宗之神武。而夷之庸闇坐享成業。豈知高祖者哉。晉陽之甲。阻兩議過。似爲失計。然高祖身爲隋臣。又老成持重。與太宗英少不侔。未可以成敗論也。至欲殺山東之民。欲焚長安以避突厥。皆太宗諫止之。噫。信斯言也。一愚闇莽夫耳。高祖豈至此哉。史成于貞觀之際。以太宗好名。無所不至。遂使功盡歸之。而過謬則予高祖。嗟夫。人主之好名。不難掩其父。人臣之諛君。不難誣其君之父。甚矣。大義之不明也。

佐隋廣之逆者。楊素也。而其子玄感倡義討廣。佐武氏之逆者。李勣也。而其孫敬業倡義討武。皆覆宗滅祀。身尸爲僇。若一轍也。武謂殺業忠義。豈世勣之報日。忠臣烈士。人道也。禍福死亾。天道也。人以名。天以賞。不相蒙也。廣之奪宗。謀始宇文述。而弒廣者。述子智及化及也。司馬氏之纂。武于賈充。而亂晉者。充女賈南風也。嗚呼。非天耶。

杜淹。如晦之叔也。初事王世充。與如晦兄弟不協。譖如晦兄殺之。又囚其弟楚客。餓幾死。楚客無怨色。說

洛陽乎淹當以世充坐死楚客泣請如晦救之如晦
不從楚客曰叢叔已殺兄今兄又殺叔一門之內自
相殘盡豈不痛哉欲自剄如晦乃請于世民淹得免
此一事也如晦不逮楚客矣兄弟之仇不反兵然非
所宜于朋友也
武氏之立長孫無忌以爲不可厲色叱敬宗內殿之
召遂良叩頭流血而無忌黙無一語何哉武以不助
已搆以謀反逼死黔州曷若當時固爭乃徙與于志
寧蒙中立之誚乎無忌之心自以爲元舅大臣不以

口舌爭乎夫大臣之不以口舌爭固有格非之道者
也獨不曰貴戚之臣大過則諫乎君子取義求仁稍
涉依違不惟取義之難究免死亦不可得欲轉移苟
免又不工于小人之術未有能濟者也遂良曰上意
既決逆之必死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嗟夫
遂良用意良厚矣豈長孫闇是語而中懦歟方高宗
武氏同幸其第酬飲之際收金寶錦綺十車賜之此
明以賄胥也先幾而力辭之示以不可利動可矣乃
既已受之而不終其事抑尋常請托不可况賊后乎

高宗之初政謂宰相曰聞所在官司互觀情面無過
曰肆情曲法實所不敢至於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
亦尚不免弟中之賜高祖收取其情也無忌之不固
爭亦以君臣之間情面未可忽乎嗚呼此則無忌之
所以失也遂良死愛州不酷於無忌也
張昌宗陷魏元忠賂張說使証說許之宋璟戒以名
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張廷珪曰朝聞道
夕死可矣劉知幾曰毋汚青史爲子孫累反入對說
乃曰臣寔不聞元忠有此昌宗逼臣使誣証之此卽

天順朝袁彬之獄也錦衣指揮門達陷袁彬漆工楊
埙疏達奸惡言彬之枉詔達治之達痛笞埙埙謬引
學士李賢達罷笞餽以膠肉因訴於帝帝命東朝堂
辨之埙出餘肉大呼曰門指揮食我而令引李學士
也彬賢得免嗚呼以燕公之賢何啻漆工郤路之難
何啻嚴刑初猶許之何哉向非廣平諸公聲義直辭
燕公卽依阿於凶豎乎賢者不可測其初許昌宗者
謬耶後見實錄求改于吳兢亦不免媿惡矣
李敬業起兵裴炎請太后反政下獄論斬侃侃不附

武后可知而太子賢與中宗之廢皆由于矣又何歎
高宗之崩矣獨受遺詔奏曰太子未即位未應宣敕
要速處分宜宣太后令于中書門下施行是時武已
肆毒矣弗爲慮而又與之乃於敬業之起而命之歸
政不亦晚乎使無大變伊霍不常有天子一失言便
圖廢立此豈人臣所宜其終罹於禍不亦宜乎
元忠之貶太子僕崔慎貞等餞於郊外張易之詐爲
告密人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御史馬懷素鞫而原
之武后責其縱反對曰親故追送如何爲反太后曰

汝欲全不罪耶對曰臣愚寔不見其罪貞慎等獲免
此萬曆時傅應禎之獄也應禎以地震言事刺張居
正坐誹謗下詔獄給事中徐貞明御史李楨喬巖以
同官故事省之居正以聞入禁獄謫楨巖等嗟夫此
武之姤呂宗枯寵擠陷正人因其能事元忠等所坐
以反爲名然哮女主懷素猶能力爭居正之橫乃無
敢言者乎宋鄒浩劾章惇貶謫友人王回爲治裝建
獄居正一章惇也唐憲宗時中丞李夷簡劾京兆楊
憑憑貶臨賀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晦獨送而別
之權德輿曰得毋爲累對曰蒙楊君知獎豈得不與
之別借如明公他日爲小人所逐豈敢自同路人德
輿嗟歎稱之于朝夷簡奏爲監察御史且曰君不負
憑肯負國乎晦之賢固已他日被逐之言仕途所忤
德輿亟稱之小人之語夷簡不怒而亟薦之今日真
絕德矣
敬業舉兵魏思溫曰公以匡復爲辭宜鼓行直指洛
陽則天下知公之志響應必矣薛仲璋請先取常潤
定金陵思溫曰山東豪傑聞公舉事皆蒸麥爲糗伸

鋤爲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立大功乃蓄縮自
謀巢穴誰不解體噫舉事以匡復爲名如駑馬戀棧
豆豈足以有成李密之論楊玄感曰楚公好反而不
欲勝吾屬爲虜矣此之謂也
裴炎之死太僕寺丞伷先年十七上封事武后詰之
曰汝伯父謀反尚何言伷先曰臣爲陛下畫計耳安
敢訴冤乃力陳后失宜早復子明辟宗族可全命引
出斬之伷先曰今用臣言猶未晚也如是者三命杖
之流瀼州巢思誨死男未十歲沒入官來俊臣誣陷

仁傑等樂氏小男上變名見對曰臣父已死家已破所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何不撑朝臣之忠淸陛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后悟名見仁傑等七族以免此二童子可謂智勇天挺矣不爲骨肉領寃而爲効忠計樂氏男保全狄公社稷再造皆由於此

中宗欲封韋玄貞曰我以天下與玄貞其如我何裴炎白太后因謀廢立初高宗忿武后上官儀教上廢后代爲草敢無道之世國家當大故而輕易若此炎

幸而濟投武之成機耳然武之喪之卽以此也以爲向之敢于廢太子而何難於我乎殺之不再計矣以高之闇而儀也機事不密空其及也儀孫女婉兒所謂上官昭容者助韋亂唐者也

周興來俊臣索元禮萬國俊王弘義侯思正噬味道等門殘賊兒府俱被斥僇丘神勣殺太子賢傅游藝請改國爲周魚子保教鑄匭受密王慶之勸立武承嗣無一免者小人干寵一念刻削蔑希忿爪牙而試搏噬殺機所發身自嬰之陳子昂之陳言侃侃蘇良嗣王方慶王求禮之抗直不阿狄公宋公之方正從悃徐有功李日知杜景儉之平恕反皆不死武氏且嚴重而嘉許之李昭德多皎皎可觀徒以怙勢卒不免死人可不終始一致乎蘇安恒武邑匹夫兩上疏直斥無諱不啻寘王之檄武后始而食禮之旣而聽之嗚呼古今小人不皆獲福正直不皆蒙禍漢武帝時趙禹張湯尹齊甯成之倫爭爲酷暴惟倪寬爲左內史勸農緩刑擇用仁厚天子奇之彼希旨求當相繼被僇人臣守道而已亦何阿世取容爲哉

張柬之還武后上陽宮姚元之泣涕被責元之曰往從誅逆人臣之義也今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遂出刺亳州論者以元之與蔡邕同柬之不爲允元之者幸也予曰五王首謀元之至自靈武斬關之舉元之協焉固五王之與也柬之已洞然胸中矣舊君之誼情語也夫安得與邕比乎或曰倖陽雖除產祿猶在薛季昶劉幽求猶預知之而況元之之智乎潸焉出涕聊自解于武以免禍耳

武后死武三思矯太后遺旨賜魏元忠實封百戶元

忠捧制感諭識者曰事去矣大臣國之柱石望實旣隆不特小人皆其嚮欲人主亦伺其從違意外之寵殺然弗受可也長孫十車之錫所以致戚于武氏也宋眞宗天書之役賜王旦尊酒且歸啓之皆美珠遂不敢異議旣常將易儲厚賜大臣王直旣受而後悔故臨事以識勝臨財以節勝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爲苟得也非獨區區一己之辭受國家之安危利害係焉人臣其可不講學哉范文正不受例外之賜曰使人主例外行事何以止之眞特識也

睿宗崩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以太廟七室已備請遷中宗神主于別廟奉睿宗主祔太廟又遷昭成皇后祔睿宗室玄宗生母也肅明皇后留祀儀坤廟睿宗原妃也夫祧必先遠以親盡也祔必以嫡重元配也祔睿宗而遷中宗祔生母而遷嫡母此何禮乎昔以媚玄宗耳伊闕人孫平子上言魯躋僖公春秋譏之僖以兄臣于弟猶不可躋況睿宗弟臣於兄可躋之兄上乎若兄弟同昭不應出兄于別廟仍以中宗入廟蘇獻敬之曰中宗旣升新廟睿宗祔高宗何嘗躋中宗而平子詆罔以僖証乎愚按別廟中宗直黜之矣何止于躋蘇頲以獻其從兄而比之謬矣姚宋何以嘿然世宗以睿皇躋武宗臣上君也以孝烈后祧仁宗孫廢祖也二失尤甚矣唐中宗別廟四年而入太廟猶爲不遠之復肅明皇后開元二十一年始祔于太廟而毀儀坤

宋琪言括州員外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略文辭但性多異端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咎悔必至若長棄之則才用可惜請除渝硤二州刺史知人用人眞宰相也邕負盛名而公洞悉范文正之論唐

介呂獻可之識王安石其鑒同

玄宗王后色衰無寵欲廢之而未決以后御下有恩無譖之者后兄守一以后無子使僧明悟祭斗祈子以霹靂木書字佩之事覺廢爲庶人守一賜死此漢武陳后已事也從來廢后未有不由宵小之讒苟靜以待之焉知其不免而用邪術自速其戾今拜斗持齋遍海內搢紳士太夫尤信之謂有求必應婦人祈子已可戲笑士大夫身自免之不亦謬乎

張山來曰餘慶降祥見之經而人不信反尊他說而拜斗祈神同于婦女何哉

武曰祿山破潼關而玄宗幸蜀吐蕃渡便橋而代宗幸陝鑾輿一出根本動搖遂使賊鼓行而入宋眞宗契丹之寇明英宗也先之難皆戰守以免使誤用王欽若陳堯咨徐珵計則社稷危矣或曰不然能戰而後能守有人而後可以戰宋有寇準明有于謙玄宗左右陳玄禮楊國忠輩見素耳郭李尚在河北代宗惟程元振及王獻忠豐王珙皆二心之人子儀起閒廢名募未至也果誰與守無與守而不去者崇禎甲申所以亡也吳子曰效死弗去經也君死社稷義也

代宗之去不得已也玄宗時人民殷富左藏充牣人皆奉法太阿未倒授也父老遮留入心未瓦解也畀王祇顏眞卿杲卿張巡之起屏藩巡犄角也力士玄禮皆非有異志內叛者使其嬰城固守不旬日而勤王之師相次于城下賊可破也雖然萬一不幸而京師陷祿山入則奈何曰身坐殿廷張其侍衛叱以背恩而動以嚼息吾知祿山決不敢肆志其與劉曜粘沒喝不侔也王敦稱兵向闕元帝朝服顧而亢言蘇峻入石頭褚翼抱成帝叱峻峻不敢動況玄宗乎侯景入臺城梁武帝臨之景稽顙汗流自慴王行瑜李茂貞韓建擁兵入覲昭宗臨軒詰之皆不能言祿山雖竭然素煦于宮中寧獨不一怵然乎夫玄宗之度囿後於晉元梁武昭宗者也而況金湯之固萬不至此耶甲申之變先期而去或以太子居守南京可也至其後舉城皆賊郁人心瓦解矣豈足爲死守計然亦不可與去六龍前驚而羣豕哭乘輿甚於附腋而禍生於道路即遝幸豈萬全乎鄧艾入蜀或勸後主南奔譙周曰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

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可測何至南之有嗚呼甲申之殉國所爲無可議也

高仙芝爲節度使乳母子鄭德銓走馬突過判官封常清杖之夫人救之不可以白仙芝驚曰已死耶不復問汾陽夫人乳母子走馬犯禁都虞侯杖殺之諸子訴之汾陽對客曰子子奴才也不賞父之都虞侯而惜母之乳母子此一事即仙芝無愧汾陽矣同一走馬一犯禁而殺之一犯怒而殺之常清過矣然則仙芝何以不問曰德詮爲仙芝典家事威行軍中是

必有怙勢之漸焉。仙芝不欲以私昵屈賢才也。
唐河北之役，會十三道之師，一魚朝恩監之，圍鄴城
而潰。成德之役，會六道之師，一吐突承璀爲制使，屯
易定而不拔。河朔再叛，穆宗討王廷湊，命度偏師，寘
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命，勝則邀功，敗皆爲罪。又自
禁中授方略，訖無成功。杜黃裳薦高崇文伐蜀，請無
置監軍，遂以成功。平淮之師，裴度奏罷諸道監軍，李
愬得以破蔡。徐溫用周本救高安，本稱疾不出，曰：必
見用，毋置副貳。夫監軍不可，而况奄寺乎。郭崇韜伐

蜀功成，而猶爲李從襲所陷。前事昭昭，不可勝數，而
先朝不悟，烈皇當末造，不知改圖，身經逆魏之毒，猶
用宦者監軍，誠不知其何也。嗚呼，天奪之哉，亦法誤
之歟。
盜發郭子儀父墓，人以爲魚朝恩所爲。子儀見代宗，
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伐人塚，今及此，
乃天譴也。蔡儔發楊行密祖塚，行密破廬州，斬儔。人
請發儔父塚，行密曰：儔以此得罪，我何效焉。夫發塚
之賊，人子所深痛而思報者也。乃二公處之，一則深
責大度，道歸自艾；一則平情捐忿，以直報怨。可知橫
逆之事，高才盛德處之有道，無庸悻怒逞也。子儀猶
發所全尤大。
德宗不信陰陽禁忌。代宗發引，輼輬車以上不命在
午，不敢衝道。上哭曰：安有枉駕而謀身利乎。命改轅
直午而行。山陵但取七月之期，事集而葬，不復擇日。
修宣政殿，以十月爲魁岡，廢道。上曰：但不妨公害人，
則吉矣，安問日時。卽命修之。有縣主將嫁，擇用丁丑，
是日上有從妹卒，命罷之。有司奏供張已具，請服不

足廢事。上曰：爾愛其費，我愛其禮。前是肅宗、代宗崇
惑於陰陽，德宗能破風習，英主不過也。子按陰陽易
惑人，而富貴者尤甚。然富貴者少也，貧賤則何所恤。
相鄙者衆也，士人則何所憚。今人家親喪，必問衝忌，
有人子避殯者，竟爲修造之事，擇日必奇門遁甲，巨
細拘泥，展轉回惑，甚可醜也。
唐制，諸軍出境，仰給度支。德宗優郵士卒，每加給酒
肉，仍給一人兼三人之用，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
奏行間架稅、陌錢二法。夫國家官俸軍糧，要有經制，

薄之不可厚之則難爲繼至於既紬而爲裁制之術或別有額外之徵皆速怨致亂之階也蓋自薄而厚則意外之得盛於挾纊由厚而薄則分內之失劇於剝肉奚娩令言軍士求賜不得卒致大亂天子幸奉天朱泚叛長安及林大盜盡爲賊資嗟何及哉

張由[illegible]未足哀荒帑空賦之及不得已[illegible]其論者謂[illegible]以此而遊程國祥[illegible]

德宗欲令渾瑊李晟諸軍進取規畫陸贄以委任責成斯能有功銖緇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

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舍相礙否臧[illegible]凶上有掣肘之機下無死綏之志噫此與千古將將明鑑也明事之敗閫外禀承於中樞中樞仰息於宮禁至於督撫分任層崗也而爲斷斷監軍參互手足也而爲桎梏立法之弊以至亡國可勝悼哉宣公又常言措置失當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別詔委任百千里之地莫相率從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有寇至方從中覆比徵發赴援寇已獲勝罷歸云云皆著蔡也中使監臨尤不可曉

朱泚反長安工部侍郎蔣鎮出亡墜馬傷足爲泚所得以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鎮憂懼每欲自殺又欲亡竄然性怯不果泚誅朝士之竄匿者鎮力救之多所全活兵部侍郎劉迺臥病泚召之不起使鎮往說者再仰其不可歎曰鎮不列曹不能舍生豈可復以已之腥臊汚漫賢者撫鎮之心非無廉恥若源休李忠臣附逆得官者也特以怕死一念瞻顧遲回抱慚於劉迺迺自投牀下不食而卒蔣沈走詣行在爲賊所獲稱病不食竟潛竄以免鎮仰不死其往說迺不

亦可以已乎鑒與反正鎮卒與喬琳張光晟同其僇而不得與沈同其旌偷生之歲月幾何而污名於終古嗚呼見危授命未有可以遲回者

樊系爲禮部侍郎爲朱泚撰冊文文成仰藥死使其距泚而死豈不皎皎哉故死非難處死爲難君子取義間不容髮然其廉恥奮發決於自裁亦足多矣金人立張邦昌唐恪著狀書名仰藥赴王即帝位樓璉草詔自盡皆系之流也世之草禪文詔勅以博貴顯而侈佐命又系等罪人也爾朱榮欲篡莊帝以白刃脅朝士云爲禪文者當丐

其命李神儁李諧溫子昇皆恥不應御史趙元則出爲之而神儁等亦竟不死他如溫庭晧不爲龐勛草表李逵不爲黃巢草表乃奏章耳逵死不爲逵見殺庭晧俾免樊系唐將不逮矣
宰相源休才能。太僕卿張光晟節義。侍郎蔣鎭清素。員外郎彭偃文學。太常卿敬釭勇略。皆爲時人所重。卒皆仕泚。休使回紇還。以賞薄怨望。李忠臣司空平章、久失兵柄。光晟自負其才。告鬱鬱不得志。故爲泚用。夫才略自負、小人之常。飾義貞於存亡。豈淚得之名。文學諳乎義理。非諛諂之用。失身叛賊。其謂之何。太子少師喬琳。從上出幸至盩厔。稱老病不堪山險。

削髮爲僧。泚名至長安。以爲吏部尚書。于是朝士爭出仕泚。身爲大臣。避厄從之勞而膺畔逆之任。且爲仕逆名之倡。可乎。

懷光反。其子璀以告德宗。予嘗論之矣。見文集　懷光之通朱泚。石演芬遣郜成義詣行在告之。請罷其都統之權。成義至奉天。以告璀。璀密啓其父。演芬見殺。當璀親爲懷光子。而告變。演芬義子而不可赦。抑是時懷光在咸陽。璀猶未悉其謀。抑璀之密啓。乘其父之未發而預遏之歟。成義之告璀。則亦奸矣。

李林甫專政。陳希烈但給唯諾。或退決于私家。希烈就成案一書名耳。遂致於亂。德宗時。賈耽盧邁崔祐趙璟同在中書。事多推讓。乃依至德故事。迭秉筆旬日而易。夫宰相與國政。無所不當預。而分日治事。何以爲理。不特非協公之義。所謙不小。豈賢者耽。懲林甫等專權而故遠其跡耶。嘉靖朝。貴溪怙寵。分宜攬之。至江陵威福自擅。諸相不敢頡行矣。溫體仁。周延儒。旣無江陵之才。內仰鼻息。外恣驕矜。諸相無賈耽陸贄之讓。陽效偃傲。陰圖規卸。國體傷而國事壞矣。

嘗聞楊昭亭太史云。閣中首相前行。諸相尾之。距丈丈許。首相回顧。則諸相拱侍。有問則諸相揖而俯首。嗚呼。人臣子。君猶不宜。聯臨。況寮友乎。上聯下。責安望能參決可否哉。德宗諭贄要重事勿與趙璟言贄曰是心膂之內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解克以濟乃名言也

德宗朝。張茂宗許尚公主。而遭母喪。欲起復成禮。左拾遺蔣乂疏諫。不聽。特召對諭之。乂執之曰。昏喪人之大倫。委巷不知禮教。其女孤貧無恃。或借吉從人。不聞男子娶婦者也。夫居喪娶婦。士民所禁。而倡之

自上尤爲不可階柳彧之論應州刺史見前合而觀
之德宗不逮隋文矣亦何與愛憎之言相戾耶
憲宗時平蔡鄆裴度纂述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
因侍宴獻之請內印付史館上曰如此似出朕意非
所欲也勿許此與隋文帝拒賀若弼同可爲人主喜
功者箴
吐突承璀既出舍人李涉投匭上疏稱璀有功不宜
棄謫諫議孔戣見其副章詰責不受涉乃行路由光順
門通之戣疏涉奸邪上乃貶涉以憲宗之賢業已從

諫去邪猶有如涉者揣摩上意而逢之況人主於羣
寺方其信用誰不爲郎比推引者成化時以朝議罷
西厰御史戴縉揣知上意向汪直請用直復西厰甚
矣人主顰笑之發愼而毋爲小人窺也李涉避鑒之以詩日相逢不用頻倩忌溺官而今半是倩以若所爲無媿絲休乎
憲宗朝元稹爲監察御史爲內侍所毆反受貶罰學
士李絳崔群白居易言稹無罪中使辱朝士不問將
益暴橫不聽敬宗時鄠令崔發誤擒內使爲中官所
毆詔繫獄言官救之請治中官罪不聽李逢吉以發
母年八十宜矜念上憫而釋之初玄宗時長孫昕以
皇后妹夫毆御史李傑上怒杖殺昕勅慰傑以爲戚
不能訓陵犯衣冠雖極刑未足以謝二宗獨不聞耶
居易正直逢吉委蛇嘉靖時御史李學道笞內使內
使共毆之給諫王廷等欲爭徐階止之而謂司禮監
曰諸臣爭之則上必下所司治罪何若先自治之權
猶已出而直在我乎事與前相類而階獨用權略夫
宦官辱朝臣國體陵夷極矣而賢大夫挽回其間心
愈苦而術愈工其風益愈下矣萬曆朝御史劉國縉

收內官陳永壽之弟邦彥邦彥匿永壽所鄭妃怒訴
之上上曰若奈何庇宮監邦彥縊死神宗賢矣哉
僧鑒虛交納權倖受賂遺于頔賄營鎮將事連鑒虛
權倖爭請釋之中丞薛存誠不可憲宗欲面詰之存
誠曰必欲面詰此僧請先殺臣不然臣終不奉詔憲
宗嘉之遂杖殺鑒虛此與許孟容按李昱事同皆申
屠嘉所不及憲宗賢于漢文矣
許孟容尹京兆神策軍吏李昱負富人錢繫獄與之
期限不足當死中尉訴上上遣使命送本軍孟容曰

臣不奉命。當死。然臣尹京畿。抑制豪強。錢未償。昱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許之。憲宗賢不逮漢文。而能屈昱以伸孟容。則軍吏之與龍侔不同耳。雖然。孟容以昱爲豪強而摧抑之。今世且以富人爲豪強。而誅藉之矣。夫國家之有富民。猶其有巨室也。倉庾皆其帑藏。畜聚皆其資糧。官吏耽耽。因事剝蝕之。使不得有其家。寃抑且無所理。安敢以負貸屈軍吏乎。毋論憲宗孟容。卽中尉輩。今亦何可得。

張山來曰。近來長吏皆以錢債爲細事。不與受理。且有禁索逋者。亦何殊耶。衙南此條。眞平心之論。

白居易策言。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內府。或藏於私家。若復日月徵收。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益傷。十年之後。其弊必更甚於今日。元和八年。勑以錢重貨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兩市收買布帛。每端匹視舊估加十之一。十二年。又勑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京兆府揀擇要便處。開場依市價交易。按此乃流通壅積。不輕重之善策也。有天下者。知積錢以自殖。而不計夫通融之法。民困其何極乎。

柳公綽爲京兆尹。有神策小將羅馬橫衝。綽杖殺之。憲宗怒詰其專。對曰。京兆輦轂師表。視事之初。小將唐突。乃輕陛下。非獨慢臣也。上曰。何不奏。曰。職當杖不當奏。上無以罪之。唐時京兆最重。賢者往往得行其志。然羅馬衝導。非若僧鑒虛之交納亂朝政也。李昱之負錢。爲民害也。又非若薛元賞所杖陵慢宰相也。杖之可矣。斃之不亦過乎。宣宗時。韋澳爲京兆。國舅鄭光莊吏恣橫。租稅不入。執而械之。奏請寘法。上曰。光愛之何如。對曰。如此則法獨行於貧戶耳。上曰。痛杖而貸其死可乎。澳歸杖之。督租足。乃釋莊吏。橫負國稅。卽杖殺之。不爲過。然澳處之若此。長慶元年。河朔判官韋雍。亦以小將衝道。欲杖之。不服。以白節度使張弘靖。繫治之。弘靖及雍素不卹士。士怨之。遂作亂。因弘靖而殺雍。及幕僚等。衝道而杖。有激亂者。故曰綽過也。

王起知貢舉。欲以白敏中爲狀元。私使人道意。俾絕賀拔惎。敏中不肯以告惎。曰。豈以一第輕負至交。起曰。今更取惎矣。敏中非賢者。此事卽賢者難之。知貢

舉者用賢以公斥不肖以權空也二人之交何預吾
事審遣道意私也惡甚而脅斂中福也怒斂中而更
取甚又何戾也初錢徽被貶文昌劾以起代主覆試
視徽德度何如哉

李逢吉忌李紳使王守澄言於敬宗曰陛下得爲儲
貳逢吉之力紳與杜元穎欲立深王逢吉又言紳謀
不利於上上遂貶紳且許殺之後得禁中文見裴度
元穎紳請立王爲太子疏紳乃得免武宗立以非宰
相楊嗣復李珏意信仇士良將殺之賴杜悰德裕救

免懿宗立得宣宗時宦官請立鄆王監國疏欲[illegible]
相無名者亦賴杜悰營救以免人主感定策之功則
銜恨於異議小人挾逢君之術每肆快於私仇漢宦
官唐衡左悺所以譖晉固于桓帝而殺之也天順奪
門之事徐有貞以迎立襄世子誣陷于謙弘光立阮
馬以議立潞王爲諸黨人罪社稷爲墟此雖小人之
罪亦人主之過也天祿天位若岡有之大公爲心何
怨異己惟倖得之心勝則府疑還怨小人得乘閒而
用之定策國老天子門生唐之所以亡也卽不然重

臣挾功邀寵市權亂政亦自不少善于李賢之告英
宗曰郕王不諱有天位者舍陛下而誰荷天之休順
天之命石亨輩何功之有（文宗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王守澄知之使鄭注告申錫謀立漳王申錫得罪獨馬存亮固爭崔瑨王正雅請外廷覈實牛僧孺辨其無有而申錫竟貶死守澄之術兩用之矣紳幸而申錫不幸耳）

文宗時禁軍恭橫薛元賞爲京兆尹詣李石第一神
策將臣訴事甚喧元賞趨入曰相公不能制一軍將
何以鎮服四夷卽命左右擒出仇士良名之元賞杖
殺之乃白服往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宰輔之

人無禮于中尉則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于宰相[illegible]
可恕乎元賞已白服而來惟死生之士良無如何乃
呼酒與歡飲而罷夫元稹崔發之被毆屈在中官意
宗敬宗人主也反罪二人而寵中官士良凶狡之尤
乃降心于元賞亦一奇也

武宗毀僧寺四千六百僧尼歸俗者二十六萬五百
人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田十萬頃奴婢十五萬人
其材葺官舍銅像鐘磬以鑄器五臺僧亡奔幽州李
德裕禁其容納張仲武以刀付居庸令游僧入境悉

斬之幸涉言其太過德裕惡而黜之夫大臣者以德輔君以道化民法制威劫無益也佛法既繁聖主真儒先明教化後稍汰其剎宇禁其剃度可也昔恐妄非有大罪謂之道敎耶且奸宄之流無以懲之可乎彼緇徒因果之說是[illegible]其不逞之心慮[illegible]脫之說是以馴其奔競兕眾之氣甚有濟于治道以腐儒之見行之猶不可況崔浩德裕輩逢君自快乎浩輔太武誅僧毀像私餐沙門者門誅之浩妻依佛奉經洞中及遭史禍報應之說遂為佛氏藉口後高宗復建佛寺聽民出家親為沙門下髮唐宣宗立復佛寺至于勞民傷費則又失之

張山來曰陳張儒謂佛氏乃國家一大養濟院其論亦頗近理與衡南所見略同

李德裕不用丁柔立及德裕貶柔立疏訟其冤至于貶黜張居正怨于愼行及居正死籍家產愼行為請不以一己之恩怨而廢國家之大體兩人之賢也贊皇江陵氣識力朱技彥之弗容人才之弗識視名相巳竇參被罪德宗欲殺之陸贄忘其怨而力救之視江陵之于新鄭何如哉

武宗欲殺宰相楊嗣復李珏尚書杜悰奔馬見德裕德裕疏救之延英名對德裕流涕以爭竟釋之悰與嗣復牛僧孺李宗閔鄗也珏亦嗣復所引是時德裕排進牛鄗不遺餘力雖陰怵于杜悰乎滑之言亦能鄗大體者矣嚴嵩以河套之役殺夏言張居正以王大臣之事陷高拱沈一貫以楚宗妖書二事陷郭正域嗚呼小人忌刻鄗獨不慮人在手滑乎張說言宰相時來則為之吾輩豈可常保斯言可儆也宰相權位新舊相軋始於張璁以新進議禮當上寵傾楊一清費宏已而嚴夏高徐又繼之江陵斯甚矣三楊[illegible]劉謝李有是乎

李絳為相出京兆尹元義方義方譖絳私其同年許季同憲宗以問絳對曰偶同科第或第後相識情於何有宰相量才授任雖兄弟子姪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便身非徇公也此可為千古名論明三百年惟年家最重名稱序次則毫不可假遷除降調則明為之地膠牢支蔓不啻骨肉之親比黨營私不卹公家之弊雖子姪數傳執誼猶敦宗人疏屬

名謂相附薄于一門九族而厚于四海九州儻侍極
矣流弊及今遂爲通稱雖門下士豪賈厮隸投刺署
名無不年家者矣

張山來曰以通家年誼薄如路人所謂今也或是之亡也

萬壽公主宣宗愛女也嫁于鄭顥裴車以銅命執婦
禮顥弟顗有危疾公主在慈恩寺觀戲上怒曰我怪
士大夫不欲與我家爲昏良有以也亟召公主入宮
立階下不之視公主懼流涕謝罪上曰豈有小郎病不
省視乃觀戲乎憶今不特人主即縉紳家能如此乎

不特小郎即于舅姑方偃蹇懟罵之然公主而觀戲
寺中不當責乎崔樞夫人李西平女西平生日[illegible]
耳語大家病西平怒曰阿家病不治湯藥而與父作
生日吾不幸有此女安用生日爲急遣歸身亦隨至
謝過何家教之隆耶

張山來曰今人且有以其女不拜生日罪及女之舅姑者

顥之尚主白敏中薦之時顥已昏盧氏行至鄭州追
還遂恨敏中數毀于上及敏中出山鎮上出一櫃函示
之皆顥章也當時士夫以尚主爲戚顥非所欲效朱

弘可也宣宗之賢諄諄勅戒其女豈至太平安樂之
很戾乎敏中故非正人顥惡之亦未必以昏事銜恨
歟顥不願尚主似無心富貴者後爲戶部侍郎皆求
作相何哉

宣宗母鄭后本郭太后侍兒也故有宿憾郭后崩上
不欲以祔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禮院檢討王皞
爭之請合葬景陵以主祔憲宗宣宗大怒宰臣白敏
中與皞相詰辨此仰慈懿錢太后事也成化時[illegible]以
周太后故不欲祔錢于裕陵彭時姚夔爭之至[illegible]

廟郭后之事爭者獨皞一人宰相周墀手額歎[illegible]
已宣宗賢主而郭后暴崩人有異論死復黜之[illegible]
時有姚彭之臣安知其不從而斂中長君之惡可惜
也郭之祔廟在懿宗時錢祔廟在孝宗時皆不乎好
而子孫孝宗之崇義循禮又不可及已致漢和帝母
梁貴人爲竇后譖廢帝即位三公請貶后尊稱不令
祔葬帝不可曰臣子無貶尊上之文宗帝時桓帝竇
后崩曹節皇甫欲以貴人禮別葬而以馮貴人配祔
太尉李咸與疾擣椒廷尉陳球操筆下議帝從朝議

唐宣不及二君矣和帝之三公唐之敏中其見與甫
節宦寺同慈懿之議中官夏時似賢于甫節矣
宣宗以裴休請立太子曰如此則朕便爲閒人後唐
明宗以羣臣請立從榮爲太子泣下謂左右曰朕當
老太原舊第耳宋太宗曰人心遽屬太子置朕于何
地患得患失鄙夫戀祿位則然至尊而意趣若此在
賢主尤不可解人欲橫流貪戀權位父可以嫌其子
子可以擴其父春秋宋惠牆伊戾譖太子痤叛宋人
日爲吾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語雖誣而巧于中人

子于其所應得而患得之也是爲欲速人父于
固有而患失之也是爲欲久父之于子子之于父
也彼數君者豈不知壽命之不可終保儲君之不能
無終建哉夫于嗣子且然而况其他乎宋太宗之教
廷美高宗之不欲歸淵聖景帝之錮英宗易儲又何
論焉宋英宗疾既立太子泫然淚下彥博謂奇曰見
上顏色否人生至此卽父子不能不動情也愚謂潞
公以私窺英宗耳英宗以大漸自悲與宣宗等不同
明世宗諱立太子則神仙不死之說中之也

張山來曰今世溫飽之家尚有子欲父速死者何况帝王乎

黃巢爲賊以亂天下李振教朱溫盡殺朝士投之濁
流皆以不第悄嫉故也蜀人張榮屢舉不中從賊所
能爲謀主草書檄南唐樊若水以不第謀歸宋乃載
絲繩度江岸廣狹教宋造梁取江南張元吳昊以久
困場屋而叛歸于夏嗚呼才人擯斥固取士之尤豈
知小人見厄遂爲國家之禍蘇楷以無才行見黜于
昭宗昭宗被弒議加惡謚楷循子也循爲唐相阿
于彼而賣國以事溫乎

昭宗忿李茂貞王行瑜輕兵討之以激二鎮之
貶杜讓能以謝之哀帝借七國以誅錯崔昭緯借
鎮以殺讓能皆逞其私憾昭緯私通二鎮則尤非人
臣宜也雖然二主不得已也嘉靖河套之役發於曾
銑決于夏言寔世宗本意而嚴嵩以逸豫搆兩人中
之以法其挾私報怨同於袁崔然非有七國之難三
鎮之强上逼從而聽之何也昭宗於讓能遲回曲庇
不忍焉而世宗一怒忽其初念尤不可解
龎勛在徐州將反時猶于國忌行香西向拜謝按國

忌行香始於後魏唐之中葉令天下州縣悉於寺觀設齋焚香開成初禮部以其無經據請罷之尋乃復夫供終追遠忌日不樂而謂其無經據乎若行香寺觀則僧而非親耳置號私忌宰相絕班節度使李匡威失地依鎮州王鎔忌日鎔往吊此其親忌也然則唐人固重忌矣今士夫當親忌而飲酒與席可乎

龐勛反徐州自爲天子令父舉舟之契什述律后有母與姑皆踞榻而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世間事無所不有北面而朝何必齊東野語彼不知父

毋之即爲天也天則遠矣。晉石敬瑭死兄敬儒子重貴立稱契丹主德光[illegible]而下本生父敬儒臣而名之異哉

宦官之禍至唐極矣然吾得三人焉楊復光義勝曾知恩勇勝張承業幾仁矣奚謂義勇已哉嗚呼孰謂刑餘無賢哉周岌已降黃巢復光諭以逆順巢與討賊之師長安已陷知恩集壯士據蹉我山後軍敗賊營

山東矜門第婚姻皆責資財唐太宗令王妃主婚皆取勳臣家不議山東之族而魏徵不減或一姓中分某房某眷高下懸隔高宗時李義甫爲子求婚不獲乃引先帝旨勸上矯之詔隴西李太原王滎陽鄭范陽盧清河崔博陵崔趙郡李諸貴姓不得自爲婚姻仍定天下嫁女受財之數毋得受陪門財陪門財者女家門望高而姻非其耦則多納財以陪門望也然族望終不能禁或載女竊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終不與他姓爲婚夫自矜門第者以其貴也至於論財先自賤耳載女竊送何異私奔野合老女不嫁能毋蓄怨愆陰乎乃今天下則異是單門下族纔登科目或遷陞要職乞婚者重輸金錢仰身爲望族勿[illegible]而[illegible]

新貴者假婚姻以邀厚賄無問男女皆囊橐之[illegible]矣門第之別猶爲可也

漢人多才而弗醇宋醇矣而才不逮唐狄梁公郭汾陽李鄴侯張睢陽李臨淮顏魯公李西平父子段忠烈其才力皆足冠古今狄之深沉郭之恢弘鄴侯之斂練張顏之英毅西平之篤摯涼公之坦爽而皆粹於德焉他若姚元之李絳裴度李德裕之忠李愬馬燧渾瑊之將皆磊落奇才也漢之卓然者淮陰才矣而度遜汾陽子房智矣而道遜鄴侯兼之者武鄉乎

宋李文靖王文正韓忠獻范文正富鄭公寇萊公李忠定之相宗忠簡韓蘄王岳忠武之將庶均於唐矣世運有升降人才有盛衰然德醇則才愈絀法備則守益拘明之所以無才者法限之也法密則雖才而桎梏不齊也宋明之臣最多節義唐之臣也寡寡焉

以堪也高歡娶蠕蠕公主妻后避正室以處之則以
歡逼于蠕蠕也吾謂趙劉仁而妻知抑文公妃杜祁
公子雍之母以君故讓偪姞又以翟故讓季隗而已
班退處第四何皆多賢婦人也
莊宗迎母入洛陽太妃留晉陽太后嘗忽忽不樂劉
亦怏怏成疾太后遣中使醫藥相屬為之不食謂莊
宗曰吾與太妃恩如兄弟欲往省之及劉薨悲哀
屢日因而得疾欲自往會葬力諫而止可謂絕德[illegible]
何不讓皇后之稱貳推尊而並之乎明宗將立[illegible][illegible]

妃妃謂王德妃代為之王妃辭焉事后恭謹后[illegible]
之宮閫之和輯帝王家僅事也金完顏亮母大[illegible]
母徒單氏相得甚歡亮弒主自帝並尊為后徒單生
日大氏起為壽跪者久之徒單與公主宗婦語亮怒
名與徒單語者杖之大氏以為不可亮遷都于燕留
徒單后于會寧大氏在燕每思念之及病篤以不得
相見為恨謂亮曰我死必迎致之事之如事我亦[illegible]
曹氏也
莊宗妃劉氏幼為晉將袁建封掠入王宮父醫卜為
業來謁名建封見之良是妃方與諸夫人爭寵恥其
寒微大怒曰妾父死亂兵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笞
之嗟夫唐德宗不忍廢其假母劉氏乃忍笞其真父
及為后詞莊宗幸張全義第言幼失父母見老者輒
思之請父事全義而強使受拜盡受其貢獻明日后
命學士趙鳳草書謝之鳳密奏古無天下之母拜人
臣為父者莊宗嘉其直然卒行之后之貪婪無恥如
世俗人家小兒認假父者皆羸其餽遺耳拒真父而
認假父異哉

莊宗有美姬生子劉氏妬之節度使李紹榮喪[illegible]
日侍禁中帝問擇妻否為汝求婚后即指幸姬[illegible]
不以此賜之帝難于言微許之后趣紹榮拜謝比起
顧幸姬已肩輿出宮矣帝不食者累日夫皇后而父
其人臣人臣而攘帝姬皆宇宙大奇也
莊宗追尊曾祖祖父皆為皇帝立廟于晉陽以高祖
太宗懿宗昭宗合為七室以承唐統高祖太宗不[illegible]
祧也昭宗身所事也懿宗昭宗父也雖然以朱邪[illegible]
李以沙陀濫隴西不知在天之靈享之否廟中神人

晉悅無嫌否明宗即位中書舍人馬縞請用漢武故事七廟之外別立親廟亦以懿僖烈之先并朱邪赤心族也

韓延徽燕劉守光參軍也使契丹契丹留爲謀主教以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廛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安生業頃之逃奔晉陽莊宗欲用之爲王緘所疾遂假省母復入契丹遺書晉王以老母爲托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爲寇延徽之力也延徽守節不得已而[illegible]

所以效策皆爲漢人計世有投誠異國爲之謀[illegible]丁零王張承等何其無故國之情耶

秦王從榮喜爲詩聚浮華之士相與唱和明宗謂之曰吾不知書喜聞儒生講經義開人神智昔莊宗好爲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也夫詩道浮華陳隋之末好之明宗乃見及此以爲不如經義而[illegible]家子頗舍經義而畢力于詩乎

安重晦銜李從珂醉毆之矯命諭河東指揮使楊彥溫逐之重晦以彥溫奸人使明宗討之帝除彥溫絳州刺史欲面訊重晦固請發兵帝仍命生致之將兵者竟斬首以獻重晦又諷馮道趙鳳論罪徒珂上曰吾兒爲奸黨所傾公輩不欲置之人間耶他日鳳又言之重晦又自言上曰朕昔爲小校賴此兒拾馬糞自贍今日爲天子曾不能庇之耶重晦又使私人猾河中甲仗爲從珂罪時從珂歸第絕朝請士大夫不敢與往來甚矣重晦之橫也人主之子以洒失而必欲殺之人主再三允詞而敢于再三申枕外而將[illegible]內而卿試知有重晦不知有天子彥溫之拒珂[illegible]

之以爲奸而致討焉使明宗而黯歎無言已委[illegible]然而莫能自制也故人主以剛德爲貴

張山來曰漢獻不能庇其妻與此可作一對

康義誠患秦王從榮之禍陰持兩端遣其子事秦王王欲以兵人侍廷臣牧義誠謀之不敢一言潞王叛諸軍敗北義誠私欲以迎降爲己功乃請自往以[illegible]後效朱洪實欲固守洛陽義誠罵其欲反途中[illegible]騎即解佩刀爲信請降及潞王責之叩頭祈死王即位族誅之以王思同之不屈王欲宥之以義誠之說

隨附阿而不免族滅古今小人依阿以圖富貴免禍患如義誠者何可勝數受僇者亦復不少而思同保令詢姚洪輩妻子與登名無恙所得孰多

契丹爲晉破唐而歸大同判官吳巒曰吾屬禮義之俗安可臣彼衆推巒領州事閉城拒守應州指揮使郭崇威亦恥稱臣挺身南歸晉遣兵部尚書王權使謝契丹恥之曰吾老矣安能向穹廬屈膝成德節度使安重榮見其使者必箕踞慢罵潛遣人殺之疏其合兵討之廉恥奮發人心不泯敬瑭稱父稱兒受侮

受辱眞帝王中無恥盜魁耳身被責讓憂悒以死重貴重睿孫延煦延寶后李氏妃安氏及貴后馮氏俱稱妾婦驅逐塞外窮餓幽窘丁妃見奪于張彥澤貴女見奪于禪奴利姬趙氏聶氏見取于述律王兆足爲千古羞已

張山來曰敬瑭之受辱乖離輸之過也然則唐吉儀現亦猶蘇秦之簡鍊以爲揣摩耳豈眞讀書立志者哉

李崧呂琦之勸結契丹也從珂用薛遇文言而唐以亡桑維翰之勸割燕薊也敬瑭不用知遠言而晉者天下然則唐爲失策乎曰寧爲此不爲彼也延壽之亂晉亡于契丹自是而四百三十餘年燕薊不可復問矣晉非直自亡已也故遇文之言人君之體也知遠之言萬世之計也

成德節度使董溫琪積貨巨萬都虞候秘瓊殺其家而取之後范延光利其貨而殺瓊延光又爲楊光遠殺而奪之光遠亦以反誅皆數年間事耳夫設藏詐盜况殺人而倖人乎楊光遠之反兖州修守備節度使安審信以治堞率民財以實私藏軍需匱竭杜重

括民穀百萬斛入公者僅三十萬斛餘皆自取糴二十萬景延廣增三十七萬以自利彼爲身家未有不墮溫琪諸人之禍爲將率者未有不極安景三人之私者也噫李崧和凝以久相巨富依州之亂爲白再榮所脅幾子見殺爲宰相而蹈二人之覆轍可乎

彰義節度使張彥澤欲殺其子掌書記張式其所爲也諫止之怒而射式欲琦爲彥澤流之商州彥澤使人脅之曰不得式恐致不測敬瑭不得已與之彥澤

剖心抉口斷四支噬父欲殺子果其親晛其忍坐覩乎逞怒而殺之且極其毒無人理矣敬瑭儼然君也庇之不可流之不服危詞要脅敬瑭誠庸懦乎何以堪此總之身竊神器人思窺伺恩威不得而自用也彥澤與日降契丹破大梁逼勒嗣君且妻其夫人丁氏屠殺官吏皆敬瑭遺之也

石晉之亡桑維翰不屈死皇甫遇絕食扼吭死皆死節皎然桑維翰雖才智有功而首謀事契丹以亡晉又爲張彥澤禦契丹以亡晉可謂無罪乎卒見殺乎彥澤悲夫

五季之世君如奕棋官如芻狗社稷如驛舍人生朝露何有于貨財而黷貨如李崧和凝皆宰相巨富崧在眞定高祖以其第賜蘇逢吉第中瘞藏逢吉盡有之崧二弟與義時出怨言與僕葛延遇以粥販侵匿被抶督遂譖逢吉之僕上變告逢吉復陷之崧兄弟家屬皆坐反誅嗟乎爲相而使家奴營販其敗宜也逢吉利其有誣戮其家曾未期年而亦身死家破此秘瓊范延光趙光遠已事也尤怪者當時厚賞延遇至士民家皆畏憚奴僕爲所脅持後郭威稱帝學士徐台符請誅延遇馮遂以屢更赦令不許王峻以台符爲義而請于帝卒誅之以奴告變誣殺家主大惡不赦之科即此一事道爲有人心哉後高祖以第賜王峻峻曰是逢吉所以族崧也辭而不處知所懲矣而卒驕恣狂躁致商州之禍

漢隱帝時西京留守王守恩聚斂凡喪車輸錢出城抒廁行乞有課率縱麾下盜人財有富家取婦與僕優往爲賓客得銀數錠吏部侍郎張允家貲萬計身衣鎖鑰雖妻子弗委郭威兵入匿佛殿藻井被壓墜兵掠其衣凍死王章爲相田稅斛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舊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吾謂允之鄙吝今多有之小閭垂亡苟偷旦夕留守相臣安有遠志聚斂營私猶無足怪也

李濤上疏言關西紛擾外鎮爲急楊邠郭威佐命功臣官貴而家未富宜授以要害大鎮夫謂邠威外鎮以靖寇氣可也以其家未富而倚領要害是以官爲

韙斷乎濟才知侃侃所見如此當時風尚可歎直至曹彬使吳越不受餽遺盡籍而獻周主強受之悉以散于親識斯豪傑間出已前此史弘肇之吏李崇矩掌其家貲之籍弘肇誅死書以授其弟弘福周太祖賢之唐晉漢契丹更據中原唐閩吳蜀南漢各帝其國荊南高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夫志大有爲則不急于稱尊力不能爲則不敢于稱尊所謂讓也高氏不以免羣而以居貨其父季昌時諸入貢而過者多掠其貨幣諸道遺書詰讓或誅

以兵不得已復歸之然能令禮梁震聽震用[illegible]從誨繼之視吳閩南漢諸嗣位猶爲賢也

荊臺隱士抱黍離之悲宏肥遁于島壑懷報韓之志宏挾策于雄藩棲托南平二十九年高氏堅留不得已乎抑朱氏唐之仇也李氏唐之與也莊宗滅梁季興欲入朝震止之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不暇而數千里入朝公朱氏舊將安知其不以仇敵相遇也及滅蜀季興問之失著震曰唐主得蜀益驕亾無日矣安知不爲吾福觀其語未嘗心許李氏也蓋晉陽父子實呼而名順仇朱而非以忠唐所謂以暴易暴震之所不取也既依于高氏志在全身而機能料敵視當日稱王竊據咸不如高氏之偷安以僅存若震者可謂具觀時之智而無失遺民之節者矣羅隱不遇于唐猶勸錢鏐舉兵討梁況震而忍忘唐乎高氏不足有爲震知之矣其效謀于高氏豈後世決刀筆丐肥潤者哉

漢平盧節度使劉銖貪虐恣橫朝廷遣沂州刺史郭瓊將徵之銖置酒伏兵欲害之瓊知其謀悉去左右

以從矛無懼色因論以禍福銖感服詣至期行[illegible]儀屈朝恩神識偉度瓊何德而臻此人無忮心[illegible]自作才與誠合未有不動者也又小人搆鬭巧售其術若貴無極惡郤宛于子常而殺之不可不知不慎小人之搆其同黨相愛苟無大讐亦起羣黨如李貴告裴晉公于方爲元稹結客刺公公隱而不發實告神策軍詣鞫之無狀晉公元稹俱罷相高新鄭徐華亭相怨客言華亭使滿京師圖刺高大怒韓楫斷其必無客阿公求進耳貴與高客豈非黨附而無識者

哉婁之隱忍蓄疑不及二郭高尤禍矣有告孟知祥
言都指揮李仁罕欲眞宴而名殺之詰之無狀知祥
去左右獨詰之仁罕叩頭泣謝知祥亦二郭之亞歟

南唐

吳司徒王令謀老病無齒或勸之致仕令謀曰齊王
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蓋以徐知誥圖受禪也夫懸
車致仕治世猶爲休老之計當新故禪代人臣亦復
何心昔范雲急欲預梁王九錫之會遂疾作謂醫曰
朝聞道夕死可矣人之喪心無恥何所不至冷謙[illegible]

而吳禪知誥乃卽位然則令謀固賚志以沒[illegible]
瞑者歟

南唐受禪府寺州縣名吳及楊者悉改之判官楊[illegible]
改姓羊徐玠曰陛下應天順人諂邪者尊事改更非
所務也唐主從之夫爲尊者諱義也末世有媚而諱
之余仁山之先本劉氏諱鏐武肅嫌名而改姓金有
愛而諱之晉人尊羊祜改戶爲曹有惡而諱之秦檜
憾岳飛諱岳州爲純州岳陽軍爲華陽軍茲諱楊與
吳何居墟其社斬其祀并不欲存其名爲此說者以

李昇且忌之也吳非有仇于昇也改軍後多有諱男
字者亦此類歟是再醮而諱其前夫也

吳主子璉納知誥女詔受禪封永興公主人呼公主
則嗚咽流涕曰吾爲冢婦而廟不血食可不悲乎此
與漢平帝王后周天元楊后皆嫉其父之篡而抱君
國之痛者以三父而有三女奇矣楊行密女適宣州
節度使李遇之子徐溫攻宣州族殺遇楊氏以王女
免更適徐玠玠與徐氏圖纂玠鎮宣州楊覗舊治感
憤而死不及知誥女遠矣又徐溫女適李建勳建勳

殺仕號鍾山公女自號鍾山老媼不稱所封知[illegible]
禪爲本生李氏考妣發喪建勳妻假衰絰哀吳如
母曾不念其本生徐也非李也鍾山老媼蘉名[illegible]
亦一九華先生歟建勳妻不足怪徐知諤知誨昔欲
服斬衰昇去所養而復所生宜也晉不知二子之于
李爲生乎爲養乎

唐以來天子生加徽號上誣下諂互相承襲南唐主
昇獨不許謂尊號虛美并古辭不受子孫承以爲法
又詔中外章奏勿言睿聖犯者以不敬論此與光武

同嫪矣。當時閩漢楚蜀。奢汰淫暴。南唐吳越。能自[illegible]飭。昇爲尤賢已。

徐知誥嘗怒其儲子齊王。其愛妃种氏。乘間言其子景遂之賢。怒曰。國家大計。女子何預。叱內臣捽而幽之。命削髮爲尼。此從來英主所不能也。漢景帝愛王夫人。而嗛栗姬。王夫人使人請立栗姬爲后。帝怒。然但因是而所空言耶。而竟廢栗姬母子。立王夫人爲后。知誥勝之矣。

景通立爲太子。表辭再三。讓弟景遂。及嗣位。立爲[illegible]弟。景遂亦固讓。而易其字曰退身。暨讓王丧[illegible]慟。張易擲玉盃。叱容謝之。景達好仙。徐鍇作賦[illegible]遂絕其好。景遐毀佛書。而尚六經。帝王家諸子如此者。不易也。

以國之主。多愚而佞佛。南唐後主與周后。伽[illegible]誦經。頂顙至于瘤贅。親削廁籌。試之以頰。僧尼犯姦。惟令拜佛。崇建寺宇。廣集僧尼。諸郡奏獄死刑。以宮中佛燈達旦爲驗。火滅則斷。否則貸之。謂之命燈。富賈往往賂內官潰燈。以免。有小長老。請建料千餘[illegible]

廩爲盧牛頭酋。若卒爲宋師屯營之所。又北僧建塔采石。後宋師以繫浮橋。愚謂二僧。皆北人圖也。宋師之圍城。小長老謂佛力相助。登城大呼。後主令僧民念救苦菩薩。萬聲沸湧。眞堪失笑。又淨德尼院。凡八十餘衆。皆宮人出家者。公卿處子。多在焉。城將陷。積薪院庭。後主約共焚死。及宮中火。淨德亦爇薪赴火。無一人有脫者。直荼毘之惑也。豈守貞殉國之義乎。

皇甫繼勳。爲甫唐大將。第宅園亭。車服妓樂。俱極[illegible]美。及宋師至。懷二心。後主貨之。收付大理。衆軍[illegible]而盡。

劉承勛。私監帑藏。窮極奢侈。常以寶貨賂[illegible]爲讒佞自免。宋祖詔江南運米。承勛請行。預圖自[illegible]及宋師至。自以爲積。太祖曰。此豈汝功耶。竟勿[illegible]用。遂窮困。裸袒丐食乎路。凍餒以死。夫悖入悖出。理[illegible]固然。貨殖羅殃。浸藏誨盜。漢鄧通之餓死。南齊[illegible]之見殺。五代張允之凍餒。皆積聚貪慾所致。況[illegible]承勛謀國不忠者乎。明末助咸大臣。攤貨巨萬。[illegible]都城諸募不吐。卒身家俱殉。亦未鑑于此也。

宣城郤抽。著書埒韓柳。有詩三百篇。宋輿應制科。有

司以鬪未諾而卒時人裨之門人袁氏買地葬之[illegible]
陽潘貢七歲能詩負才藐勢而五舉猶白丁朱典[illegible]
射沈義倫奇其才致門下凡三過省闈無廷試輒有
目疾義倫死遺表薦之而貢疾作詔下而貢死矣沈
氏諸子買棺葬之由二子觀之遇合有命雖薦剡無
能爲也按拙死郡將哀之藉其業得子書史傳文集
三百卷藏之宮府嗚呼拙所著述今不可得而考矣
夫宣城猶昔也屬節能文如拙者不乏苟賫志以歿
有憐才如郡將者子有弟子尚義如袁氏者幾[illegible]

周彬讀書不事生產妻譏之笑曰耕田不如耕道[illegible]
見女子所知後元宗辟之門下賜予甚優歸以[illegible]
金幣陳列于庭謂妻曰視伯叔鼓瑟愈此志[illegible]
貴何嘗道之云漢高英主蘇秦智士桓榮儒者其[illegible]
矜一嫩也又鄧亞文拜青陽令升廳就案而食自[illegible]
尊顯之極語兒女輩曰當思爲學自致烟霄吾爲百
里長聲鼓喫飯腦後接筆此稽古之力也元宗幼[illegible]
時馮權給使左右元宗喫曰我富貴時爲爾置銀[illegible]
後元宗卽位賜銀三千金權遂命工鍜靴恐堪捧腹

人于漢高蘇秦則壯之于桓榮周彬則艷之若晉叔
鄧亞文馮權之事有不鄙而笑者乎不知其胸中之
自滿大小不同同一兒女見也饜酒肉以驕妻妾怒
諸侯而謂丈夫孟子所謂妾婦之道亦妾婦所論而
泣也

人主恢諫于一時未嘗不悔悟于事後秦穆之于蹇
叔漢高之于婁敬太宗復魏徵之碑玄宗封九齡之
墓蓋成敗著而忠言顯矣南漢著作郎侯融嘗勸[illegible]
主弭兵息民後漢主爲敵所敗慟哭而返乃追[illegible]

植暴尸夫亂主蔑前恣其凶狠有愧見其面如[illegible]
趙染寇長安長史魯徽諫之不聽而敗曰何面目[illegible]
徽命先斬之田豐阻袁紹攻許紹怒繫之及紹敗人
謂豐必見重豐曰彼勝而喜猶釋我今敗吾死矣已
而果見殺總之亂主不可與謀知足以料事何若以
保身乎

禪讓者道之公也後世襲之其倫說征誅者事之亂
也後世避之其名正有天下者寧征誅毋禪讓蓋以
力以功則人莫得而爭也五季之禪讓可問乎宋代

周袖中之詻何爲者雖然生民之害則征誅不逮禪讓矣禪讓而無用兵猶世及焉生民之幸也人主之羞也

讀書論世卷十一

宣城吳肅公晴巖著

天都張　潮山來參

宋

或問燭影斧聲之事曰野史傳聞先儒駁據已明而主先入之言終以不察如牛繼馬後及此事是也丘文莊論此事朔一桂陳桱作私史出于李燾長編而燾所本吳僧文瑩湘山野錄也野錄謂太宗太祖對飲燭影下見太宗有不可勝之狀而燾改爲遜避狀

祖下階引柱斧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而燾改雪爲戳地好做爲好爲之又加大聲二字而桱又于好爲之下書俄而帝崩其實帝崩子次日癸丑而系之壬子大漸謬矣使太祖有不得正終之嫌太宗有手賊其君之逆而村學陋士既不窺正史復不採情理夫前盟具在太祖彌留之際亦復何異而太宗曾不可忍乎且敢于下手何復遜避此理之必無者然爲此謗者非僧瑩陳桱之過太宗自實之也德昭廷美之死而欲後世明其誣奚可得乎吾謂牛繼馬後

沈約魏收之說天惡司馬氏也燭影斧聲李燾僧文瑩陳復之誣天惡宋太宗也

予嘗謂盾于穆嬴普于杜后其食言也二趙先後二轍焉靈之得立幸穆嬴猶在耳盾遣先蔑迎公子雍而旋背之以拒秦師反覆俄頃間靈公見弒爲尤甚矣蓋盾譎而普壬

种放隱終南張齊賢稱其簡樸退靜下詔名之幅巾入見還山復出祿賜既豐飾輿服置田畝强市爭訟爲時論所薄又以驕倨與王嗣宗鬭杜鎬因其誦北

山移文譏之噫是簡朴退靜者乎同時若林逋魏野二人放宜愧矣初放教授以資養母朝廷名之母恚曰吾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爲人知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盡取筆硯焚之母眞高士介母不啻也抑身既高隱講學聚後試有所不可歟由今觀之野言可味也史稱放按視田畝每宿給驛乘頻詣縣吏規算錙銖纖悉無道夫潔節不終何至若此大抵充節爲高必以守道爲本不貪外之弋其名而在中之無可奪非安土敦仁艱貞處晦何以與此傳稱大易

之學李之才受學于穆修穆修受之种放放受之陳
摶學有淵源爲宋理學之所本放于易之道何居焉
西夏之師韓公欲戰范公持之好水川之敗范言驗
矣然元昊約和知范公之議而故犯之范報以書韓
公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則范誠誤若夫進書
焚書俱不足咎夫焚謾書存國體也而單對壘有詞
命焉動之以誠而斥之以理而以爲外交不亦謬乎
宋庠阿夷簡謂范公當斬闒茸甚矣萬將特建州舉
韋假鐙部尚書李廷機造序班李稚蔡以書諭之[illegible]

史史記事劉圖籍等亦以交通動之書生之見[illegible]
如此

范公在延州韓公令尹洙往議范公執不可洙歎曰
公于此不及韓公韓公言用兵當置勝負于度外進
及師敗陣亾者父兄數于人進哭馬首韓公駐不能
進范公聞之曰是時難置勝負于度外也愚謂韓[illegible]
尹公皆誤矣夫置勝負于度外此大將臨陣交[illegible]
非惟[illegible]折衝語也臨事而懼豈必死而無悔[illegible]
之役王化貞謂以六萬人蕩平遼陽熊廷弼主守及

廣寧陷廷弼哭曰六萬人蕩平何在與韓范事頗相
類然韓范所見殊而忠愛則同故韓不以敗損賢范
亦非相笑也化貞愚闇廷弼剛忿其倖失以自驗其
言則小人而已故君子不可以成敗論小人亦不可
以成敗論

范公遭讒恐懼請出按邊過鄭州見呂夷簡夷簡曰
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再入欲經制西事惟在朝爲
便范公愕然旣去攻者果甚呂公何智歟然乎此益
可定兩人優劣愷悌多口奉身而出初無去後之[illegible]

而爲負嵎之勢君子難進易退蓋則然也呂[illegible]
歷朝十餘年及仁宗時專政最久雖言官數詆之[illegible]
眷衞不替豈非有自全之妙用耶徒世權臣擅[illegible]
失如夏言嚴居正不但貪身正廣其蹈危殺身[illegible]
寵全軀之術非所以論純臣也

寇萊公纂度不及呂端李沆王旦諸公其才丁謂而
短王旦是不知人也中書道諸格印以上聞令[illegible]
諸責是無容也生辰造山栅晏設如聖節是不[illegible]
求爲使相是于進也徒以剛直稱又單學無術非宰

相宜也不知旦何以舉之張詠在蜀聞其大拜亦曰眞宰相也惜任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詠非易才也且能學者矣旦之疾也眞宗問可代者及詠與馬諒旦不對固問之乃舉笏曰以臣之愚莫若寇準然則準果愈于詠乎夫上智之知人必有其所以然而不在乎繩尺中也宰相有醇謹濟者漢石慶唐盧懷愼是也有以剛決濟者漢周勃申屠嘉宋寇準是也準判吏部時奏事殿中帝起引帝衣令復坐事決乃退眞宗憂天雄軍準欲用王欽若即促上爲敕濟河之

役厲聲請問高瓊親其臨事侃侃此其所以勝大[illegible]而不疑成大功而不懾者欽若不特庸闒勸幸[illegible]而已不然旦豈貿貿者哉

旦數稱準于上上曰彼數短卿旦曰臣在相位久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此臣所以重準也中書有事送樞密院準以其違詔格上聞旦被責堂吏皆罰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送還之準乃大慚求爲使相爲旦所斥而憾之及除武勝節度同平章事實旦薦之也在藩鎭生辰設宴如聖節旦則曲解之及眞宗視疾問可代者旦力薦之夫違格送還雅度者能之深褱者能之黃老之學能之短之上前而顧重之面斥其求而陰薦之雖至于疾革而猶舉之此非徒有容已也蓋有以識其才必盡其諸無復爾我計較之私而但爲國家收公輔之用不嫌其褊隘淺率之短而必展其强毅剛果之長卽古之大臣保我子孫黎民者不過是矣

濮王之議司馬公以漢宣不追爲衛太子光武不追舂南頓君宜法而謂爲人後不得顧私親若將愛之

心分于使則不專于此云云夫爲人後不得顧私親者統系名義存焉亦猶人臣委贄則不得顧戀其私母云爾曾是天性之親父母之恩可强割于公誼陛下負扆端冕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又何言邪士民之家養其富厚急急焉爲父之母之忘其本生者陋也王珪等定爲皇伯之稱典禮之所無也人有易字改號者朋友習其故稱未能卒更況其父母乎歲月積累膝下依依而忽爲伯之叔之獨不怩于顙而泚于口乎令夫庶孽于嫡于其母曰生母焉烏在本

生父母之不可而以伯叔當之哉况帝王之家有尊稱有謚有國號有廟號非若士庶人舍伯叔父母之稱則無以別也程子大儒而猶曰尊崇之禮皇伯父之稱謂之何歟

韓歐陽司馬公及王珪呂誨范純仁呂大防皆賢者無私其所見不同未有邪正也與獻大禮之議張璁桂萼席書方獻夫等議本無可疵徒以人不足取信意趨于諛又與楊蔣水火而以邪目之以非禮歸之不亦過乎韓魏公謂濮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亦天

理人情之至呂誨范純仁呂大防劾其導諛而[illegible]名陵之土未乾遂欲追崇陵王使上厚所生而薄所[illegible]陛小宗而絕大宗又劾歐陽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近利負先帝此大不然夫厚所生遂謂薄所繼乎陛小宗遂謂絕大宗乎薄所繼而絕大宗誠爲可必如諸公之說奪彼與此而別愛之心不得顧私親可乎不可乎魏明帝以無子將必立後預爲此詔非聖人大道爲公者也韓豈導諛歟豈邪說哉以漢哀褒段猶擬之亦過矣楊蔣諸公踵其事而持之則又過焉與人主爭繼嗣與典禮爭是非擬爲氣節激爲未火至于痛哭而君德傷杖謫而國脉瘁矣

洪秋士云張桂真邪黨也何謂無竟

范文正立科舉新法先策論後詩賦通考爲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先策論重實用也詩賦似無裨于用及安石罷詩賦明經諸科專試論策經義所謂明經即帖經墨義也惡安石變法此獨差善而子瞻議駁之子瞻謂聖人復生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力言立學之紛則謬也

洪秋士曰立學之紛子瞻語未盡

張山來曰堯舜在上雖詩賦取士亦可得人

孫明復疾韓魏公言于仁宗遂書史給筆札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秘閣官其一子此與大臣之見王元美遣人子獄中錄盧柟詞賦何足道而中原以爲美談今天下張風雅之壇竊道學之幟果遇明復其人求其一言之賞不可得也况若魏公乎

歐陽公謂富公之使契丹與顏魯公之使李希烈同並惡呂夷簡也然魯公立節富公成功尊君命而振

國威雖使盧杞夷簡忠于謀國智于用人豈復加此
漢梁冀以張綱守廣陵鄧隲以虞詡守朝歌本欲害
之適以成之蓋利器不折于盤錯精金不耗于鎔鑄
人臣者尤有致命遂志之誠險夷一致生死不渝富
公終其事亦未嘗不自危于死顏公死其職然未嘗
不逍遥于生明末臣子斯營善地規避遊闊政府益
得把持要畧之有推經略關外而銜恨者噫衆郤盧
呂世不乏人有如張虞顏富者猜其乃事而無憾者
乎予嘗謂人必才與誠合才略何詎不若古人而[illegible]

有忠義之誠則賢者生死成敗奪其氣不肖者得[illegible]
利害戰于中明之亾也無惑也
婁元獻爲樞密使從幸玉清宮從者持笏從至以笏
擊折其齒爲御史所劾出知宜州尋改應天延范文
正教生徒二公俱未至宦也寧國志列之名宦[illegible]
之教亭不知始于何人若援以爲重史不可誣也新
志與史牾而疎脫者不可枚舉修志之役予世外無
所關其口也
韓退之祭鱷鱷自從去陳堯佐判潮亦以鱷食人作
文以告而捕之鱷患遂息亦何符合耶人罕知堯佐
事近時頌德政者凡驅虎退蝗人以爲諛已以示異
正自不少漢桓帝時巴陵人浴池水獻云中有黄龍
太守欲以爲美上之朝卽漢已然矣宋理宗時潮有
大蛇僧奉以惑人偶一太守驚疾而卒胡頴爲安撫
使命舁至令之曰若有靈三日當見及三日竟殺之
想潮鱷之害無亦有譸張如寺僧之蛇而好事者爰
以爲奇也
范希文劾呂夷簡坐以朋黨出知饒州尹師魯上疏

曰仲淹忠亮臣與義兼師友今仲淹以朋黨獲罪[illegible]
不可苟免夷簡怒并斥之時朝士無敢送范公者[illegible]
秘王質郊餞之或以詰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爲朋黨
幸矣此皇甫規意也士或以其附名而嫌之夫附名
者蛾附于于居烜赫之時有事則颺去其肯奉裳而
泅餘波乎死生禍患不相携貳此君子爲有朋黨之
說也如慮禍之延則見賢者而若浼必斜徑于蹊邪
如惜名之染則對有道而漠然必隳志于污濁夫名
者聖人所以補朝政之不及而盡人性之妙用也士

類無褒譏則人心無勸懲人心無勸懲則風俗無美
惡至士背其友弟畔其師臣且不有其君氣誼淪喪
廉耻喪亾國非其國矣
唐介劾潞公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因奄侍通官掖
以執政潞公賢者豈其有此大臣國之柱石君之股
肱不爲投鼠忌器嫌乎 孫抃論陳執中嬖妾笞婢死
范鎮論臺臣舍大索小暴揚燕私朝廷設言諫使除
讒慝非使爲讒慝也介貶春州彥博亦罷知許州上
慮介道死使中使護之朝士各贈以詩此宋法之[illegible]

仁宗潞公君相之賢有明劾大臣無不廷杖[illegible]
羅致其罪卽人主喜怒隨之況護之乎
石介慶曆聖德詩指夏竦爲大奸竟以得禍唐介劾
文潞公李師中贈介有未死奸諛骨已寒之句而文
公不怒則二相之賢否殊也 羅文毅劾李文達得罪
或謳以潞公之客文達曰潞公自居盛德而使[illegible]
于朝吾不可蹈襲之嗚呼是何語哉文達在明爲賢
相猶若此況他人乎
歐陽公蔡君謨等在臺中引石介爲諫官范文正曰

介剛正性亦好異使爲諫官必責人主以難行之事
少拂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不爲矣主上無失
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執政皆服其
言可知賢者有意氣之偏激切亦匪朝廷之福若非
范公則斯言爲蔽賢爲擁塞言路之地矣然此不可
爲執政大臣藉口也漢安帝時徵隱逸直道之士馮
良周燮杜根成翊世等後因災異詔百寮上封事尙
書陳忠慮其激切或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言承
風響應必爭爲切直如嘉謀異策輒宜納用如其[illegible]

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竟容以[illegible]
諱之美愚謂豫通帝意最大臣所宜用心也
曾布以官爵賂陳瓘瓘語其子曰吾與丞相[illegible]
不合若受其薦復有異同則公義私恩兩愧矣 [illegible]
浩許引潘良貴入兩省良貴卻之退語人曰李相進
退人才以爲賢耶自當擢用何可擢手密語先市私
恩士大夫若受其牢籠何以立朝 范蜀公亦謂受[illegible]
多則難爲立朝感通酬恩賢者不免世風之季也
下有干進之心則上有市恩之計公廷之爵祿皆爲

私室之中。能而士之銜恩者。舉爲公義。知己者。樹爲黨徒。門生。故吏。權奸所以誤國。而士人所以失身也。士求不愧。公義必無受私恩。兩公之言。朝士之長箴也。

差役之復。蔡京五日而如約。司馬公喜曰。使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公嘗謂介甫曰。佞諛之士。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何順道如京。則急喜。規正如子瞻忠宣。則大拂。公與介甫賢否不淵也。不衷于事理之因革。而惟異同之喜怒。豈[illegible]中節無我者乎。公品詣拔俗。而不阿。道則氣有[illegible]正直。無私。而不遠慮。則忠有所蔽。畢仲游之言[illegible]也。何以忽諸。

公著通鑑。劉道原曰。昭烈似晉元。若謂中國有主[illegible]不得帑漢爲僞。則東晉非中國矣。公不聽。公已[illegible]融。其非道原猶徭役之議拒子瞻也

孔文仲。蘇軾。皆背論新法。而皆詆程正叔。文仲劾頤[illegible]污下檢巧。素無鄉行。目爲五鬼之魁。呂申公謂爲[illegible]薄所使。晚乃悔憤。嘔血以死。陳瓘不識程子。自作責沈文。文仲乃不識程子。悔而自恚以死。非不肖者意見自用。遂至好惡。進罔文仲與軾之謂也。

范鎮論青苗去國。蘇軾賀曰。身退而名益重。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天下陰受其福。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劉摯聞章惇見用。語朱子曰。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夫賢者爲君國起見。然其進退。未有不好名而避禍者。好名。則氣節自務。避禍。則委蛇自善。誰爲吾民者。無畏舉生死之計而惟民是卹。二公眞大臣矣。

張商英本附新法。元祐時作嘉禾頌。比公若于周公祭司馬極其稱美。紹聖時又乞毀二公神道碑。[illegible]爲博士。定司馬謚文正。後乞斲棺鞭尸。與呂惠卿[illegible]舜俞楊畏唐垌同一肺腑。小人趨利附權無不反覆者。出垌質直而伕士論。尤爲很狽。曾公亮以嫌自異于安石。李清臣以忌自異于章惇。皆此志也。嘗謂無廉恥。則是非之心泯。所以喪廉恥者權利是趨。患得患失。無所不至矣。漢桓帝時。尚書周永事梁冀。[illegible]威

勢見冀將衰乃賜毀之冀誅昌取封侯黃門協邪害
冀同謀搆姦毓而私記冀惡以邀爵賞小人之術自
古然矣
章惇恨劉安世擢士豪為梅州判官使殺之判官怨
嘔血死蔡怡父嘗為古縣令守帥胡舜陟欲為立祠
縣令高登持正不肯舜陟文致登罪鍛鍊數日舜陟
怨死又金張柔忤燕帥孫亦臺臺譖之中都行臺名
而幽之孱赤臺令甲騎明日殺之孱赤臺一夕暴死
柔小人而命不當死亦不可得而殺也況非小人乎

張居正使所善御史按江西欲殺劉臺御史至[illegible]
死夫小人肆毒百無一失而其人忽死天耶抑偶然
耶　又考檜竄胡銓於新州新州守張棣承檜旨
謫詔送海南編管以隸提舉湖北至官一日卒洪皓
在英州倪察為守聞棣避官欲效之捕皓家奴厰成
其罪未發而暴卒小人肆害者可以省戒故彙書之
張山來曰小人即被神奚目恐竟逃天譴或亦貸其誅之方叢于所不可解
哲宗御經筵至仁宗不避庚戌臨奠侍讀曰國朝[illegible]
事多避國音國朝角音木也故畏庚辛帝問劉摯摯
日陰陽拘忌聖人不取如正月祈穀必用上辛此豈
可改漢章帝以反支日受章奏唐太宗以辰日哭張
公謹仁宗不避庚戌日所宜取法上然之夫干支以
紀歲時耳配以五行生剋又加以納音之謬術家悠
謬不經舉世惑之果有其理人之禍福致命於天而
可以推測趨避之乎
張山來曰天時之說自古有之亦大事當用耳若受章奏及哭臨大臣亦何有於時日干支乎
范文正攻呂許公許公復相起范於饒州唐子方攻
文潞公潞公復相起唐於英州王德用不怨孔道[illegible]

之譖而稱為忠臣狄青不怨劉易之譖而[illegible]
嗚呼宋以後相有是相將有是將乎
宋法禁寬獨於詩獄累累焉如東坡之於[illegible]石介
之於夏竦劉後村以落梅詩屏廢十載宋某以詠[illegible]
草詩蔡確以車蓋亭詩得罪秦檜時以詩獲罪尤不
勝數何正臣舒亶輩文致東坡作烏臺詩案欲寘
之死處以蔡確車蓋亭詩譏太皇太后廷議貶嶺南
東坡疏云蔡確罪則于帝孝為歉淺罪之則于太皇
太后仁政為累宜敕置詔獄而太后手詔赦之以稱

之僉邪因事竄斥亦何不可東坡曲爲之處所以全
國體培元氣也

契丹兵聚幽薊聲言南下議欲城洛陽呂夷簡曰此
子囊城郢計也使彼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請城
大名示將親征者薛范二公請修京城余靖曰王者
守在四夷今修京城是舍天下之大而爲要城自守
計也皆知謀國之要矣宋孝宗立史浩欲城釆石瓜
州張浚曰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削弱而自怠也
請城泗州亦此意明巳巳之役陳循請以兵[illegible]

文莊曰使獨石馬營不棄則王師不陷[illegible]
羊不破有能藩都城者乎故守國者備邊爲[illegible]
之譬朝議撤寧遠乙酉之難撤淮上鎮州[illegible]而[illegible]
矣

元豐官制三省並建中書獨取旨門下尚書奉行而
巳元祐時呂公著爲相三省與執政同進呈取旨而
各行之又執政官率數日一聚政事堂事多決于其
長同列莫得與至是始集長貳並得議事遂爲定制
明制無三省然內閣大臣與六部都察院皆大政之
所出獨相公取旨而部院奉行尚書總憲專決事權
而同官不得預至大相之與首揆若屬吏焉此何理
哉

宣和初胥吏杜公才獻策于內侍楊戩求民田契展
轉帝究度地所出增立賦租括廢堤棄堰荒山退灘
大河淤流之處皆勒民主佃雖衝蕩不減額外租錢
每邑增十餘萬水旱不免譏死內侍李彥繼之民間
美田令宅人投牒指爲天荒雖執印劵不省魯山闔
縣盡爲公田政死者千萬此宋時覈敝也今[illegible]

田必撤契較稅漏瓶罪之卽典契不免丁巳以[illegible]
堤棄堰荒山退灘廢有遺隙弁垣宇町疃皆[illegible]
租雖未勒民佃而業主輸稅衝蕩不免矣額[illegible]所[illegible]
卽水旱不免矣爲令者不晳楊戩胥吏則人人杜公
才也

山陰知縣陳舜俞論新法被謫後復言青苗之穫初
遂不如爾嘉靖議禮陸澄疏劾張桂及丁憂起極稱
張桂悔前失言因補官上前疏大怒逐之小人之
于進而善悔如一轍也漢哀帝時議傅太后謚光祿

助馬宮與焉及王莽追修議者而不及宮宮自言欲
輕辭說誤主不忠無顏官位遂罷三公夫引罪以進
與引罪干進同一話俊而已
張仲宣知金州坐賍擬杖黥蘇頌曰刑不上大夫仲
宣不足矜所重者污辱衣冠免杖黥而流海外因著
爲令按宋祖以五季黷貨故立法特嚴于賍吏並元
吉守英州以賍棄市太宗時祖吉選郊猶不赦趙普
奏免之明太祖待賍吏亦然永樂時諭令戍邊而法
稍弛矣宣德時改納米贖夫刑不上大夫以廉恥

爲賍則無所用恥矣杖之可也以宋法之寬而
重明法之重而寬于賍胡不深思耶
唐坰頌青苗法不行宜斬韓琦爲安石所拔
脫見疑不得諫官上殿陛對進劾宣劄訶斥安石罪
狀六十餘詆爲林甫盧杞慷慨自若自與呂惠卿陳
舜俞同一機軸忿俏譬勃以快一時然亦狠戾矣
安石非爲己肥私者然聚斂富強之術見黜于聖門
非惡其爲已惡其害國也此舜人所知也其壞人心
變風俗而莫知其爲奸邪小人也不畏天命侮聖言

安石不自諱也詆富公方命象恭司馬公奸慝害政
李定忘母以同已而史之朱壽昌之孝以李定攻斥
之秉彝之謂何新政不協于老成碩士引新進附己
者不次擢用作經義字說以授太學生輕薄書生矯
飾虛誇奔走公卿風教之謂何與遼議疆界失地七
百里强國之謂何辭小官而規大柄要君于位處人
則難事而易說也矯矯清修以文章經術凌鑠名儒
謂執拗非奸邪猶僚友恕詞也歿而尊崇之小人餘
黨也迄今以古文列大家以制藝爲鼻祖曰非奸邪

孰謂蓋棺論定哉

洪秋士曰安石誤國罪在一朝而叛聖道用商鞅罪在百世

唐代宗走陝州吐蕃立唐廣武王承宏爲帝不自立
也契丹入中原立石敬瑭後破汴梁滅晉委蕭翰居
守翰欲北歸立唐明宗子從益是皆以中原爲甌脫
金立張邦昌劉豫則假手以爲外藩可以中國困中
國猶契丹之許帝趙延壽朴威同一狡謀也然使當
時金遂帝于汴宋人無如何也
金遣使至開封以使僞楚爲名宗澤拘其人乞斬之

高宗詔廷臣別館澤奏金假使僞楚以覘虛實宜斬
之以破其姦而加之禮遇徙彭國弱帝手札諭澤毅
遣之帝惱不足言澤爲留守此亦何須請奏不即以
殉軍門耶朱臣之賢而往往以拘牽失大事其遺憾
也

張山來曰以拘牽失大事一語可定宋人之案

徽宗命郭藥師取遼主天祚以絕燕人之望藥師變
色曰天祚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擒
命他所不敢辭若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因泣[illegible]如

雨帝以爲忠噫此乘殺不肯伐燕之見也乙酉[illegible]
佐命新朝芟艾朱氏苗裔者皆先朝舊臣也
高宗主和始誤于汪黃終誤于秦檜檜之主和實高
宗意也史云劉豫既廢金欲立淵聖以和定而止以
此觀之則高宗甘屈辱以媚敵者懼淵聖之立也此
其隱不可以告人而檜知而逢之安得不舉國而委
之以戰敗和者莫岳飛若安得不與檜比而殺之方
和議未成辛執人見檜獨留身言陛下必欲和乞專
與臣議令帝思之三日帝和意甚堅乃出文字央和
議檜既死高宗斥其奸逆獨不言其誤國東平進士
梁勛請備金帝怒曰和議斷自朕志檜特贊成之耳
豈以存亡渝耶任盡言列檜罪惡中云正緣和議常
贊密謀故聖主念功曲全體貌論者猶謂檜以和誤
高宗莫知其爲高宗意也淵聖歸而奪之位不則建
國而置兵焉是二金也劉苗之廢帝也謂陛下當立
將來淵聖何以處之夫苗劉小賊耳奉隆祐一廢后
三歲一孺子若寘奕然而況金之强挈舊君以復[illegible]
乎此高宗之所淡甚也金以立淵聖脅之以和[illegible]

檜從而臾之即欲無受命得乎有論見文集

張山來曰予謂不與金和委岳飛兵而[illegible]則功自我出何淵聖之有金且逃之不暇何[illegible]立淵聖乎甚矣高宗之全無心肝也

帝王之有朱高千古之大憤大辱也徽欽之北[illegible]
文被虜者百五十人宗屬係虜者幾千人鄭后[illegible]
及母韋妻邢皆係以出西京陵寢永昌而下皆[illegible]
掘泰陵至暴露和議成方庭實爲宣諭使見而[illegible]
覆之歸以白帝而帝皆莫怵而憤焉嗚呼是可忍[illegible]
孰不可忍也

用名士李業仰藥王皓王嘉皆自刎費貽漆身爲狂任永馮信皆托青盲何西蜀之多貞耶倘亦山川使[illegible]然耶。

韓侂胄假恢復爲名又追封岳飛爲鄂王謚秦檜以謬醜皆情私而事公也薄責以開邊釁而其他罪卽數諸朝堂可矣梟首畀金以快敵讎何哉樓鑰曰奸宄已斃首何足惜噫奸首不足惜獨不爲國體惜乎其與石晉漆安重榮首遺契丹何以異重榮叛晉侂胄謀恢復北也侂胄死而復檜王爵贈謚[illegible]矣董卓追陳蕃竇武復郇人爵位與侂胄之[illegible]不可以其人而廢也

光宗不朝重華或于李后間于宦寺陳傅良[illegible]哭彭龜年叩額流血留正等屢諫屢拒及至壽皇崩猶不肯出留正曰臣等屢日請對不獲上疏不報當率百官慟哭宮門恐人情驟動爲社稷憂由此觀之則慟哭之情雖足以感然亦不可礙也慫慂之事彭時等哭宿得請幸憲宗賢主耳大禮之議楊愼等宮門慟哭不學無術可知萬曆時各政廢墜人[illegible]棄

向高伏闕答曰國朝兩見之未嘗一聽而被罪者多且傷君德昔爭只一二事今可勝爭乎抑止爭一二事于。

父不在而嫡孫承重禮也有父在而承重者宋寧宗是也孝宗崩光宗疾不成喪而寧宗立朱子疏云陛下以世嫡承大統承重之服著在禮律宜遵壽王已行之法遂詔行孝宗皇帝三年喪是禮由義起也然壽皇之崩留正以喪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寧[illegible]不敢代行太后壽皇母也攝行祭禮夫子代[illegible]也母代子祭莫濯于几筵何以爲儀[illegible]

張山來曰此是千古大變所謂以子禮者之禮也

孝宗之喪寧宗嗣服已期年欲大祥畢更服[illegible]察御史胡紘言孫爲祖服已過期矣議者欲更持[illegible]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嫡孫承重則太上聖躬亦已康復于宮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之是喪有二孤也詔侍從臺諫集議朱子議以紘言爲非而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喪服小記爲祖後者[illegible]因自識云嫡孫爲祖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傳云[illegible]

錄載遂呂言臣爲李太尉國公爲道士號
梅溪宗儀與之游則中官之守節者多矣
脫脫薦清江處士杜本名爲翰林侍制兼國史院編
修官時修宋金遼三史本至杭州稱疾固辭或曰本
就徵而復辭辭不干家而干道何也曰本在武宗時
嘗薦名而即歸隱武夷山文宗時又一徵之而不起
至是凡三聘矣君子處世度其可辭則辭之不可辭
則至而後辭或就道而辭昔黃憲暫到京師與濁
艮皆載至近縣樊英强輿上殿俱審其時非何如耳
但無損于不仕之節斯爲義矣原不必激矯而

自擾禍患也況本生爲元臣非宋遺民比也
時又徵處士完者圖執禮哈郎瀆立李孝光張樞
辭不至詔以完者圖執禮哈郎爲翰林侍制立修撰
孝光著作郎或疑太優丞相鐵木兒議曰隱士無求
于朝廷朝廷有求于隱士區區名爵何足吝嗚呼隱
士至以無求見禮于朝廷此眞隱者矣至正之時何
時也猶有辭而不至如樞者
元至正時詔修宋遼金史楊維楨表進正統辨據春
秋綱目之義不當以割據之地强梁之力僭僞之名

云云大畧謂元統承宋不承遼金其承宋當在平宋
而不在平遼與金之日以宋在江南享國百五十年
而斥宋爲遊魂餘魄者爲謬後宋與前宋即東漢與
前漢比不可以南渡爲南史也宋命一日未革則元
統一日未集也成周不急文王五十年至武王十三
年而集天下之大統我元又豈急于太祖開國五十
年而不追及世祖十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執不以
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元以承宋如宋之承唐唐之
承隋承晉漢而姦分閏代之承而以荒夷非統屬之

今之君子待今爲何時待今聖爲何君也哉扶東夫
此論雖以尊元而實以存宋非存宋也天理人心之
至公至正也
又斥以遼承晉以金承遼宋之謬謂遼者唐之邊民
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興石晉割幽燕與之而石晉[illegible]
故不得以遼承晉統也金完顏氏臣屬契丹者也阿
骨打苟逃命于道宗之世遂篡有其國僭號于宋重
和之元故不得以其平遼克宋接遼宋之統也若衞
南北爲敵國而非君臣遼在宋前宋嘗結好漢之何

奴唐之突厥皆與于漢唐之前不嘗與通和乎吳蜀魏角立不相統攝而史必以匈奴突厥爲列傳漢唐爲正統必以吳魏爲分紀蜀漢爲正統何也按康夫元詞客陳侃大儒之見不於嫌忌而當時亦可稱不諱之劾矣

至正乙酉遣使宣撫諸道問疾苦而政蹟罕著明年秋江右儒人黃如徵邀駕上書指數散散王士宏等罪狀及國家利害天子覽其書喜見于色恐其爲權豪所中顧近臣館穀以俟數日特授江西等處儒學提擧勑侍衛護送出都如徵受命不拜職散散王士宏雖免識終以不顯死陶九成載其書凡數百[illegible]甚切且述民謠有曰九重丹詔頒恩至萬兩黃金奉使回又曰奉使來時驚天動地奉使去時烏天黑地噫朝廷遣使以撫民而反以害民古今通獎而儒生劾奏天子嘉之不猶蒙古之盛事歟

宣城吳肅公晴巖著
天都張　潮山來參

明上

高帝信劉基撤小明王座共見卓已林兒初立以郭公爲元帥高帝與天佑左右副元帥直辭之可亟諸將議拒元欲藉其援遂紀年以龍鳳時元旣[illegible]奉郭公初喪又無所屬不得已也撤座在辛丑之歲踰五年乙巳而小明王殂明年丁未建國稱吳元年帝

之退然自處視急于稱尊儼然正朔不亦處德哉[illegible]伯溫罵小明王豎子不當奉座友諒入寇請斬[illegible]及保山者議用兵先後以士誠自守當先[illegible]謀斷之大者而世獨以星卜奇之初爲元行省都事爭谷真之赦而棄職羈管憤欲自殺不知元之[illegible]以左轉失兵柄乃納告身曰不敢負世祖皇帝後輔太祖成功死中惟庸之毒郎占卜豈盡無爽人刻畫其生平夷于術士而掩其大略何也抑公文章匹宋公而筆力過之詩啓中原又詞客之特而皆以帷幕掩弇州以子房少伯咎其明哲稍疎愚謂此公之所以勝子房少伯也二子以智勝公以義勝

鄱陽之戰陳友諒使客吳微來諜被禁帝試以詩賚之釋歸友諒惡之以去及師圍武昌不下發言屠之微來見帝復試以詩又奇乃罷兵帝即位求之終不得予官謂詩人罕以名節著者唐惟司空圖不欲仕羅隱勸錢鏐討朱溫而已微能諜于軍又說免屠城終遁跡不出眞奇士也惜其詩不傳彼無所表見而但以詩求售納交于公卿之門何哉

王者之起獨高皇帝以東南收而北論者謂定鼎東南先其瑕隙元轅長不及馬腹逮其後則元[illegible]保保內自相犄而代爲我閒故帝業以成天也[illegible]此審幾度勢之說非知本之論也當元之季假以[illegible]道行之帷據西北何益蘇氏咎羽不先入關[illegible]公先之知其無能爲也夫羽入關失一秦後易[illegible]何先後之殊哉爽者無勝算而教之取勢是西北之說也不計其優劣惟教之以先着是蘇氏之說也王者以有道爲勝算爲先着而已矣

伐吳之役常公欲直攻平江帝曰平江堅不可下湖
杭併救我以一當三矣乃攻湖次杭而後平江伐元
命先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扳潼關守
之而後進文皇靖難之師未嘗掠地陷城而直抵京
師卒克之何也蓋高皇帝師出以律動必萬全卻我
木者先其枝葉而後根株文皇仗兵力務取京師不
得不爲掩擊之術又有拔他輸以虛實故也是豈鐵
鉉守濟南梅殷守淮曾不之慮抑不能合併爲難也
使京城有固守之略而無內應之奸頓兵堅城一

月而勤王之師集或鉉若殷者尾而邀擊之則豈能
萬全乎

高帝每斥言利之臣廉州巡檢王德亨請開[illegible]珠
銀冶帝曰營營求利商賈之事也廣平府吏王允道
請實磁州鐵冶帝曰治世無遺賢不聞無遺利利在
官毋寧在民民得其利則財源通而有益于官官擅
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于民今軍需不乏吾欲遺以
予民也此言不但內本外末之道卽損益盈虛之理
仁聖之見偉矣日照知縣以善督運署上考帝以無
興學課農績非爲政之本且任督責無愷弟之惠可
知命黜之乎遠未籌考成曰能恢辦商稅上曰稅有
定額何恢焉毋乃重斂以厲民命訊之帝眞得設官
爲民之意苟稅運是㢘是厲民以自養也君以厲民
自養吏以厲民得官民何以堪督運辦稅以爲能而
得上考是朝廷以是爲吏勸也高帝之世而乃有此
幸帝之仁明耳然葉伯巨之疏猶摘言錢穀[illegible]之
急學校農桑之廢則當日之弊亦所有之况叔季乎
張山來曰今之爲關也將
以爲暴孟子明已言之矣

唐初士大夫以亂離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省符下
諸州差人赴選明初亦多隱遁如馬山人掛[illegible]
王禮楊維楨舒頔皆不應聘何不屑就也夫以[illegible]
而遇武德以蒙古而際洪武此眞出谷遷喬之日而
若輩方且爲聖代之逸民不失臨光遺意若乃[illegible]
倖榮破產干祿束帛不靡彩縵盈逕噫亦何古愚而
今智古困而今通耶

蔡子英受知擴廓定西之敗以匿終南捕而見釋[illegible]
官不受高帝命館于儀曹曰無令我有殺義士名時

哭而思故主命禮送歸漠北嗟乎何子英之忠而帝
德之宏也帝以弔伐之師行廓清之義凡屬黔首崩
角可也而必死之是亦不可以已乎而帝兆之罪且
加禮焉嗚呼非古今盛德大度哉
伯顏子中元侍郎出使廣東王師下廣變姓名逸去
妻子被執不屈布政使沈立本舉以應詔飲鴆而死
李祁王禮元進士舒頔元學正皆不忘元辭徵辟王
逢嘗爲張氏畫策降元後吳城破元都亾徵昂[illegible]
作詩傷庚申之北遁哀王孫之見俘又詆戊申改元

語多狂悖戴良于張氏之亾泛海間行求歸擴廓明
興變姓名隱四明山高帝名試文辭欲官之固[illegible]
輸客于陳友定友定敗爲黃冠洪武辟之自[illegible]
年詩必有宜光旅綸之望吳海爲文但書甲子[illegible]
子英子中仕元有封疆之任不忘故主守貞自矢委
贄之誼也李祁舒頔則不必矣然但不仕而已違良
鵠年輩皆布衣無食祿之恩一命之榮不自拔濯于
維新之朝至委身溝瀆嗟乎夫獨非虞夏商周之亂
乎且夫逢與良爲張氏用輸爲友定用皇皇天朝顧

不足托跡耶窒于大義可哀矣夫陳遇待帷幄密謀
而不受官秦裕伯始辭官而終受之無足議者
人皆谷建文任方先生更祖制任齊黃削奪諸王以
致靖難之變者非也變祖制不可爲治而非所以亂
亾也削諸王過矣然以燕之強王之雄武天實啓之
即使諸王無削靖難無詞其廿守北藩以臣節終乎
即周成康漢文景無能當者何則非其敵也况建文
帝乎周代岷齊削之驟然皆變相仍豈皆無罪高皇
帝之崩建文帝之立燕已有成謀矣無幾何時稱兵

起而謂激之乎燕王即帝位代齊岷周相次罪廢文
誰咎歟谷王開門迎附尤見寵遇而謀不軌然[illegible]
齊谷王好亂不悛其天性也豈亦大皇帝激之[illegible]
徒以成敗論真腐生之見也
國初置北平行都司衛所二十餘于大寧之地已又
封寧王于此阿札失里降分其地爲大寧兩餘朵顏
三衛高帝意深遠也文皇靖難以計劫寧王兵名兀
良哈諸部以從永樂元年盡以三衛界兀良哈中國
失其藩蔽議者謂明之亾也萠于靖難大寧之師濟

少師而英公輔隆平侯信反晉三公以中山王例乎中山何可幾亦初制未定耳安遠侯柳升加太子少傅成山侯王通陽武侯薛祿太子太保至加金忠宮保忠降夷也益失之嘉靖時以加大同總兵梁震及用尚文又以加錦衣衛陸炳是并不待侯伯而得之濫益甚矣夫論道燮理之任上公之崇斯以予勛舊文臣而濫以予邊將總帥不亦舛乎然非高帝意也高帝本設爲文階以丞相之罷故不復及之而後專以及武升可乎抑一品稱光祿大夫而三品大夫官乃有大理光祿卿太常卿卿大夫何倒置耶[illegible]

洪熙元年鄭審理副俞廷輔言進賢之路莫重于科舉邇貿興之士率誦浮詞年未二十者學術疎淺列科名臨政任情民受其害自今鄉試有司必察其年廿五以上博通古今行止端方者乃入試試必文詞典雅議切賢者進之會試尤加慎焉庶士務實學而國有得賢之益上命禮部行之按此乃高帝先論行誼而後試科目之初政也是時甫四十年而已有疎淺毒民如廷輔所言況後世專尚科目工浮詞何益于國甚矣科目特文之弊迄于亾國而莫悟也[illegible]

昭皇帝以武臣疎于文墨乃選方面官參贊各邊軍務滿考增祿內遷協贊馴至提督之重矣夫參贊邊軍本以文濟武輯其驕虔其後右文至于監臨掣其手足武人之軀命不在敵而在文臣其心力不以戰而以逢迎此國事之最可憤者

納粟贖罪宣德四年始納粟爲糜正統三年始以備賑也輸粟爲官正統五年始時天下立預備倉故也納粟入監景太元年始（二年國子何佑請罷之不聽）中官[illegible]

正統十四年金英始內臣總京兵與安李永昌始[illegible]會試不用教官分考景泰四年始前此教官多[illegible]舉下第舉人歲貢大學皆授教職而不學者多[illegible]可以分考取士也　蕪湖杭州沙市三稅官始成化七年工部王復以京師建公署及器用運舟費細故增寘之是年所稅僅子金其後漸加歲至萬金商受無窮之禍皆復作俑也　高帝懲前代宦官之亂禁內臣識字永樂中此令已不行宣德初乃立內書堂以立事劉翀爲修撰授內使書嚮是教猱升木也昔

隋蔡允恭爲起居舍人使教宮人允恭恥之稱疾宋
賈朝爲侍講以編修資善堂書籍爲名而實教授內
侍諫官吳育諫罷之宣廟之賢行援高帝以沮者嘗
必聽納而無有爲言則大臣之無遠慮也馴致秉秉
之奄權移內閣而大權以落不可復收得非內書堂
階之厲乎然後知聖祖之慮深遠也武曰有司之吏
亦與簿書士民之像亦省書牘而況天子之左右頑
魯椎朴可一日堪乎特無使秉筆豫政可也苟一豫
政雖劉瑾魏忠賢目不識丁而倚筆于奸黨若瑾之

張文冕忠賢之李朝欽皆是也

鄧茂七葉宗留之亂皆張楷討平之又平葉希八賜
得二等賊有受撫而不果者副使郎宏譽言賊論以
檄文無印爲疑時總兵劉聚未佩印也楷乃便宜權
爲征南將軍印以識文而賊衆降及後班師主者以
不勳賊爲楷負以矯印招降檄進詔下獄論罪以功
贖放歸田夫國家用人之才以立功求治也惟法以
防奸不可以治乃執毫末之法以靡尋丈之功盜實
人之口而灰有功之氣陳湯矯制發兵予以爲無罪

況一印識足以降賊而免殺僇乎雖賞之可也但主
之何人當時本兵于謙不預聞乎抑高帝聖主也以
空印誅數十人鄭士利切言之不悟何法嚴于印如
此洪武二十年詔大臣唐鐸秦逵等曰關防印記以
杜欺敝防奸僞若正人君子焉用之令六科有關防
印記俱銷之然則高帝亦自悔之矣

景太時泰庶人尚妡子悉王男女皆未婚以布政使言
諸使爲配時其長女年四十子年三十八矣嗚呼王
者之政民無怨曠況帝胄乎去開國未百年太祖之

曾孫而至此乎所以然者國朝之待宗室有爵祿而
無仕進嚴法制而薄恩情法制嚴則寬恤少恩情薄
則睽隔多凡請名請昏皆費不給部司沉閣于事宗
益漢罷之漢杜業云宗室微弱與繫囚無異者也嘗
事者善處之易若使之進取功名則唐宋之制乎蓋
景帝知人善任尤愛民從諫而獨甚忍于英宗在迤
北不欲迎歸歸而錮之南內亦何無天顯之懿耶太
宗仇建文帝允通兄弟之廢是無懿文太子也世宗
躋獻皇是無武宗也三帝皆以弟承兄以藩繼統其

衷懷略相似文圭之承錮允熙之火死末世勝國之刑也昭聖愉愉宮中壽寧之獄幾不有其宗矣噫景帝而毋易儲則何如曰免于公議而未免于後患也何則憲宗儲位其所固有即毋易不足爲德而南內之獄景崩而憲立有臾以修怨者景有遺類乎景帝慮之故寧犯公議以易之若曰寧我負人云爾亦微獨以富貴私其子也噫豈獨帝慮之于公遂其然而君臣之厚誠不忍其後患故子易儲之時莫之[illegible]也苟社稷無廢祀人民毋廢主所謂安社稷爲悅而

已而腐儒者以爲于公咎公之咎在不諫南內而在易儲也其不諫南內何也公以英宗幾亾國我不[illegible]爲伊霍而已宮禁家人之際我何預知焉逮夫[illegible]死景帝疾奪門復辟非人之所能知也天也文有[illegible]

張山來曰使景崩而憲立忠肅修怨當亦不甚也

特重進士科始于天順二年初陳循多任私人李賢惡之謂文學侍從不宜用雜流會修通志上命來進士賢乃言于上自是重進士翰林非一甲及庶吉士不入內閣非翰林不可維仕路濟而沿爲定制而用賢無方之義沒矣制藝一流益惹輕狂空疎不事學問矣

張山來曰大抵制一事久之必生一弊倘不重進士與翰林而制藝亦廢又安知無輕狂空疎者出于其間耶前代可鑒矣

呂文懿原父爲教諭卒于景用不能歸或請火之原以非禮不從搿之及原入閣以母喪去道景州啓父窆以行人以陰陽五行說沮之原不聽載以[illegible]家而卒此其識與溫大雅同五行之說世所同或使呂公沮于人言身未必不死而父窆終不得返抱痛于

地下豈有極哉

帝王殉葬古昔相沿至英宗而始革仁哉帝乎[illegible]啓于周憲王正統初周王有爌奏請臣死後[illegible]妃夫人不得從死及王薨上勅王弟祥符王[illegible]妃從死故曰周王啓之是時上年十四五已蒙異日[illegible]殉之意矣周王薨之十日而妃夫人死者仍六人何耶豈勅止之而弗及歟或王遺命未愳至歟抑此事久爲定例妃夫人故多幽怨傷餘生之不足戀歟英廟有盛德六不念景帝舊惡一也不以汪妃殉景

帝。二也。晏駕止殉葬三也、敕建文帝後于高牆四也。不以疾棄元后遺命祔葬五也。補宜廟初太后謚六也。正統五年。建文帝自滇還終老宮中葬西山不封不樹。論者以為必不良死而託言也。此以涼德竊英宗耳。帝之仁斷不爾也。

成化時。無錫陳公懋上所改朱子四書集註。命毀之。有司治罪。夫使懋書果悖于孔孟罪也。僅刪毀朱注。何罪。朱註之不合孔孟多矣。自漢唐以來。註疏數十家。而一主朱子一朝之功令耳。功令所懸專以試士

其自為書。則何害。人主詔勑。天語皇皇。不能必臣下之無異議。而況先儒之言乎。寘之可也。毀而罪之。[illegible]亦過乎。雖然。公懋不鑒于朱季友之事乎。藏之而已必廷獻之。何哉。惜也其書不傳。時宗伯周公洪謨亦胥進疑辨錄。言朱子註有謬誤。當釐正者。上不允。[illegible]是直以四書為朱子一家之書。而墨守者遂永不可破矣。

張山來曰。苟不毀而罪之。將來處士橫議。無所底止矣。

嘉靖時。太僕寺丞陳雲章進大學中庸疑。及夜思錄。亦焚之。雲章之書。其善否不可知。然而能疑。能思矣。今墨守集註。絕無疑也。抑絕不知其所思矣。雖朱子亦無取焉。

僉事林希元上改定大學經傳及四書屈易存疑。詔毀之。下巡按御史收訊論罪。安貢生任貴上所撰道學參兩。亦訊治黜為民。

推賢主者。莫不首孝宗。然番僧領占竹那卜參堅之溺。李廣崔志端之任。傳陞之弊。外戚之驕。亦不無秕政。獨其仁孝溫和。上事太后。與劉戴諸賢。惓惓[illegible]勿有明所未有也。明制尊君抑臣。專厲威嚴。以致堂[illegible]睽隔。耳目否塞。堂廉隔。宮禁之所以溺也。耳目蔽[illegible]

寺。所以為奸也。錢太后祔陵廟。委曲參詳。不私于尊親。不忿于禮義。不以先帝為解。不以威嚴脅下。[illegible]哉。

李文正之于劉瑾。楊文襄之于張永。皆權也。李[illegible]楊公智。楊之于永。固有所用之也。功則大矣。且永[illegible]瑾比也。王文成講道者也。亦用永以全君子。論楊公將道非相道也。故楊與李並譏。葉臺山之于魏忠賢猶李之于瑾也。履虎尾不咥人。李楊葉三公之謂也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徐文貞之于嚴氏是

也伯安之用禾亦將道也將與相奚別哉求濟事耳
薛文清之介也王端毅之正也于肅愍之任劉忠宣
之篤王文成之才而皆弗相制爲之也肅愍忠宣養
密勿叅廟謨雖弗相可矣
都御史笞御史自正德二年劉宇始史言宇時以小
過笞辱御史媚劉瑾按弇州集正統中陳智爲右都
以事責御史張昺昺不服笞之四十夫刑不上大夫
出自天子君子痛之况堂官之於屬吏乎予幼聞父
老言海忠介笞御史曰高帝法也不知高帝果有是

法否縱海公執法亦過也况宇私而智忿乎又嘉靖
時汪鋐爲冢宰責員外莊一俊不服笞二十小人之
恣威不恤國體如是哉
京債正德四年始朝覲官賄劉瑾每貸之京師京官
復令而償之名曰京債後瑾欲掩其跡命御史給事
中往覆各省稅名曰查盤查盤之名亦自此始　武
舉開科自劉宇始實兵部楊廷儀建議廷和弟也
世宗繼統而推尊所生苟無躋廟議曰不可然猶曰
天子父尊之至也于陳方二后何軒輊焉帝循視尚

若妃手本自失也陳后恚而起非若宋光宗李后[illegible]
也墮胎而崩上實悖之而殺其服制滅其喪期雖[illegible]
乎敬力爭之不聽又禁其同穴祔廟何懟耶所以喪
方后者則極其僭猶可言也欲預祔太廟且祧仁宗
焉古未有以妻祧祖者且妻不踰夫廟繼不先元食
雖夏言嚴嵩知其不可徐階汎之而大怒不得已勉
從之而猶忿忿不釋帝果以宮變故威之耶意以廢
考之入廟非公論也千秋萬歲後恐祧者非仁廟而
睿考也故及身存而先祧仁宗又念已無預廟禮故

因后而寘爲新序委曲之私異代得窺見焉雖然何
元后之薄耶張后之廢尤不可曉矣武曰以教[illegible]
故也
興獻大禮不可以漢宋況也哀繼成帝英繼仁宗[illegible]
則有武宗一不同也哀帝立子成帝英宗育于[illegible]
世宗入繼則楊將奉太后詔耳幷非大行遺旨二[illegible]
同也濮王有子而興獻只世宗一人三不同也楊[illegible]
大謬一在不許興太后入午門是將使天子臣其母
也一在立崇仁王子奉興嗣是父子互易也漢立楚

孝王孫奉共王祀雖非禮實成帝自命不得已耳其必欲考孝宗而叔興王尼尊稱則師丹司馬之成見耳至楊愼等之哭譟率甚矣夫人主尊親之地遂至如此如武宗之惛慢何以繩之毋誠乎當時之議楊公也且遺詔雖實爲之非楊公也哉何不直曰以興子某嗣孝宗皇帝而僅曰嗣帝位耶又何不于入朝之日先謁張太后正母子之名而後行即位之禮乎既即位爲天子則尊無二上而人臣者可屈之議嗣使謂人父謂人母乎宜逐之禍司馬諸公所未有蓋韓歐之賢不若張桂之忌嫉英宗偏于朝論猶以太后令行之而自謙讓世宗之剛直一怒不可回也[illegible]臣固有幸不幸哉

洪秋士曰世宗無兄弟豈可絕興獻而入繼大統乎此父子互易之尤非也無嗣則統絕矣入繼承宗廟之祭而又主祭興獻是二本矣

按禮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又曰大宗非支子不爲人後興獻爲純皇別子世宗爲繼別之宗禮無出後者秋士之言是也但世宗不當入繼而大統又不可一日虛也必將舍世宗而立他藩而秋士斥楊專不諳于禮者謂是歟

人臣有以將順爲美而不嫌于迹之媚有以亢直爲高而反傷于意之誠者惡今褒貶猶之佞而不惟韓歐陽之賢廷杖寬獄百折不回雖矯矯而國脈傷矣禮有抑情以相制亦因情以相通古云子無爵父之義然不曰非天子不議禮乎稱宗入廟于大統固蔑不可惡在尊崇之不可以少展乎以人主仁孝之思反至越禮躋祀皆諸公激之也夏仲康帝爲商雍己外壬盤庚祖甲唐文宗武宗皆以弟繼兄漢宣帝以從孫承叔祖唐宣宗爲皇太叔繼統不繼嗣聖人不能易也甚矣精義之難而張孚敬惟驕且橫仁恕中正之道無聞焉惜哉

洪秋士曰人知興獻入廟稱宗之非而不知其謬由繼統不繼嗣始也是褻也

李大村曰繼統者繼祖宗之統一家相承身主其祭何褻之有

秋士曰嗣帝位矣非嗣而何繼乎張桂[illegible]也予謂張桂逢君則可謂邪說則非也謂以興獻躋廟廷于褻可也謂繼統爲褻不亦漢文乎

張山來曰以夫子必也正名之說推之則世宗[illegible]不可考武宗考武宗則必祖孝宗而曾祖憲宗矣以周公追王太王王季之說及臣子得封贈其親之例推之則興獻亦未常不可加尊但父子互易及稱宗入廟則誠有所不可耳按永嘉死于嘉靖十一二年而稱宗入廟在十七年則永嘉似可告無罪也○按志宗十三子當日藩王之中豈更無可立者而必立興獻之獨子此亦楊蔣諸公慮事

未審以致多後來一番大變耳在聖人制禮之時
固不能逆料後世有此一事是以經無明文然禮以義起是亦亾于禮者之禮也

嘉靖三年改稱孝宗皇伯考獻帝皇考大禮既成秦
金何孟春等十餘人不赴行禮甚矣諸公之戇也始
之以泥古不情繼之以抗君自遂卽不曰賈直而僇
義失中只足以激英主之怒而啟開容悅者之門杖
譴謫戍馴致欽明大獄所傷者匪士氣而國脈也故
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楊蔣汪毛之謂也好直不
好學其蔽也絞徐元正秦金何孟春之謂也故曰非

禮之禮大人不爲稱宗躋祀世宗違禮實諸公激之
豈坊何獨小人韋諛之耳
吾鄉王石溪先生 書云使父子之名在未正位之先
如宋英漢哀可矣卽位後而謂伯爲考考爲叔是以
天下故棄其親也人子之心忍乎伯本非考兄亦非
考又不考其考則天下有無父之人乎張桂之議所
以不可破也 又云自定陶王後又有宋英宗人以爲
宗室子爲至當兄終弟及之禮變矣仁宗時當立者
楚王元佐之嫡長也德昭之孫也理宗欲立忠王輿

丞相 潛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丞相意
在福王是兄終弟及福王亦賢于度宗也 見石溪問答附錄于此
張山來曰父子之名在未正位之先恐亦不可世宗旣正位後亦必稱之
洪秋士曰諸侯以天子爲君自稱臣甥父子稱君臣故論父子則未見君臣一言君臣而父子亦其矣典獻臣于武宗而世宗可兄弟之乎又越武宗而伯孝宗乎又奪宗廟而以生父入大統乎
予論春秋尤謬繼宗豈論存亡哉
李大村曰旣曰君臣則世宗于武宗不得稱兄弟其祭之宜稱臣矣
世宗以典籓承大統破繼嗣之說而無失父子之倫
千古之至義也追尊興獻立廟京師千古之至情也

雖然帝矣又加皇焉極崇矣祀之觀德又世廟焉極
隆矣必稱宗配上帝入太廟遂躋武之上此悖禮之
大也 大廟之火羣廟俱燼惟睿廟以垣外獨存天庇
之歟抑人爲之吾不得而知也勅部營建復同堂異
室之制謂必奉皇考時祫同享庶昭穆明而世次不
紊嗟夫世次列矣謂君臣何哉必躋其所生而崇之
則史皇孫必廟次千孝昭南頓君必世同于孝元可
不可乎 昔春秋魯廟災夫子在陳知爲桓僖以當毀
不毀爲非禮天故災之云爾今躋祀之志天反若特

相之嗚呼使吾夫子而在謂天何哉謂天何哉故曰
不得而知也太廟旣成爲室者九太祖居中南而東
則成宣憲睿西則仁英孝武嗟夫魯躋僖公夫子以
爲逆祀謂胥臣于閔也夫僖閔君矣猶不得言兄廟
身未爲帝乃得言叔乎魏孝莊尊其父彭城王爲文
穆皇帝廟號肅祖每爲皇后遷主太廟臨淮王彧諫
以爲君臣並筵嫂叔同室古未之有也且夫廟制父
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殷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四君
一世唐敬宗文宗武宗三帝一世兄弟故也孝廟一

世同爲昭也而分別對峙各自爲室不特君臣之義
蔑如即初詔所謂昭穆明而世次不紊者果安在哉
哉越禮之中又越禮焉已噫獻皇安之乎列廟之靈
無怨恫乎
楊蔣泥漢宋而獄世宗考孝宗君子之過也雖然觀
過知仁矣明倫大典成而悉議禮諸公明其罪而書
揭之闕下即元祐黨碑奚啻哉夫張永嘉之議故偉
絲心裏迷即不比于郭勛何淵聶能遷之徒也爾建
之獄闕下之書識者有以窺其衷矣使大禮一定而

欲然不矜而無峻大獄無與議君子慰也亦豈不擇
然大公儒者格物誠惜也其不質以仁人長者之道
也
開封安都進所著十七史補四皓紀信傳貶楊雄荀
彧黨逆帝蜀而黜魏晉罝充昭于弒逆削南北朝隋
煬尊稱降武后列傳去朱溫帝號斥宋祖爲篡附遼
金二史上詔逮訊焚其書夫安都之書不得而知也
顧義例允協直道凜然逮訊焚書何當時大臣之不
學也黜斥古人亦復何咎而與朱季友陳公懋同一

不幸乎
沈鍊得罪而田保安爲木偶象嚴嵩射之何異兒童
之見上書責得順又詩刺之以致父子俱死毋乃不
學無術乎北齊河間王孝琬以其兄孝瑜之死怨執
政者爲草人射之和士開祖珽譖于齊主湛誅死宋
憲王廷宗哭孝琬又爲草人鞭而訊之事覺鞭二百
戍死夫士無救貞處腐之道又不知明哲保身而僥
倖一憤同于婦豎可憫也

讀書論世卷十四

宣城吳肅公晴巖著
天都張　潮山來叅

明

中

廖道南之諸罷姚廣孝侑享帝既允之矣給事喬金因請黜郤元節李得晟真人號豈不謂因事納忠者哉乃怒而詔獄均之異端也而黜陟殊乎

廷臣之贈封本生及喪三年也自修撰諸大祿始也街史氏曰非自大祿始自興獻之爲帝與入廟始也

雖然非禮也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期齊所生于所後是二本也大帝之不欲考孝宗爲二本嫌遠而以二本教乎源帝意必無爲人後而後可

張山來曰孟子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雖加一日愈于已則庶子爲其母喪三年當亦聖賢所許也

張文忠之定孔廟也卓矣蓋大禮定而孝千之精彰孔廟更而聖人之號明雖然樂之三舞之六而遞之損而十也何哉成化時以王恕周洪謨諸公言而益之而復損之毋亦尊君之禮使聖人者不得並歟斯舉也蓋緣飾帝意而成之也王之易而師毀之易而廟也允當矣樂舞籩豆遞抑于尊儒重道之世而示古聖人頗不得比隆于釋宮道院于抑高帝聖主也宋文憲議之而論孝宗聖主也張九功程敏政議之而再奪于吳寬吾不知其解也吾故曰文忠者緣飾帝意而成之也

張寅之獄既論死矣郭勛庇之亦自脫也聰萼何爲者附勛而反其獄僇諸問官而因以及議禮諸君嗚呼險哉寅卽非福達馬錄失人奪之官何矣論戍亟世且株及言者何苛濫耶勛事方術夫豈無罪且同

一交通也張英何孟春一書慰馬錄而讁勛書結匪人而釋何歟欽明之請欲蓋彌彰矣果公耶天下議議焉而必藉君威以懾之知其不中而分謗于君人臣之道固如是乎

張寅之爲福達諸書牢屬疑案獨朱史詳其本末謂爲真福達而諸問官爲寃抑予謂此獄略似唐肅宗時一事鳳翔馬坊押官爲盜天興尉謝夷甫捕殺之盜妻訟寃李輔國庇之勅御史孫鎣訊之無寃復使中丞崔伯陽刑部李曄大理卿權獻訊之與鎣同又

使侍御史毛若虛訊之若虛傾巧希輔國意歸罪爽甫伯陽怒責若虛若虛先自詣上上匿之簾下伯陽等至言若虛狀中人上怒叱伯陽伯陽獻曄皆出貶崟斥流播州李峴及諸人無罪上以朋黨貶蜀州夫福達妖人罪浮于盜而馬鎹諸公皆受伯陽等禍乎敬爲相何不逆覘之賢而附助之意不猶若虛之附輔國哉乘以報漢禮諸公尤險矣哉

穎山嶔何心隱皆駔俠而托于講道又有方與時者黃陂人陰黠有才辯道士王塑壁與語性命使謁太

徽山老師師教以煉銀法後竊其煉丹游江湖施藥治人見唐中允順之則談聖學禪宗舜稱孔子爲儒又言知劍術順之重之因交中丞蔡汝楠汝楠以爲非世人也名騁起羅太史洪先畫舟造訪叩之捉其僞稍疏之後游大同買二娼稱耿定向家屬乘傳以歸休其妻妻族訟之官走汴依汝楠汝楠作書當事曲解之一時年少布衣輻輳其門皆云訪方夫子講大事不知大事云何也學憲胡直按浦之遁去武云已死夭矸僞之徒嗽名市利必倚庇于名公卿所捉君子爲其所用蓋學不醇則不勝好異之私而吊詭之術售德不剛則不勝黨同之念而阿比之徒進豈有真聖學而涉禪宗劍術且狂悖自恣者乎汝楠荊川亦闇于識矣小人不可與作緣山農非大洲近溪心隱非楚侗穉休非新鄭豈倡狂若此

廷杖之法隋文作俑唐因之我明爲酷旗校林立皆衰衣木梃以麻爲絡肩脊以下急束之不得展動又牽縛兩足惟露股受杖杖折更易呼聲震殿陛徹宮禁辱斯甚矣唐裴耀卿曰決杖贖罪恩則甚優解體

受笞事順爲辱明則不以贖罪也顧士論反以爲榮蓋國威昭于上風節著于下法之所抑不勝其名之孔揚萬衆之體不足奪四海之清議嗚呼國威昭而國體褻風節著而國脈傷矣亦豈朝廷之福哉孫權廢太子和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衆泥首自縛以請權入殿杖一百非隋文始之也權之事即嘉靖大禮哭廟之杖也諫諍得禍未有如明之甚者古者指陳利弊必極于國破君亾惟明以來小涉忌諱遂攖杖譎嘉靖時爲極詆觸大臣尤不可道體統尊嚴上下睽隔極重難

反而骨鯁之士幸猶不乏天理民彝未能澌滅王昔
劉聰為劉后作殿陳元達切諫聰欲殺之后上書云
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
身也愚謂世主拒諫味劉后之言則思自顧其身而
不容遲怒矣唐楊孚彈劾為權貴所毀睿宗曰鷹搏
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噬御史繩奸非人主
保衛則為奸逆所噬矣愚謂人主味睿宗之言則于
大臣之受劾無助兔噬鷹矣齊文宣將殺裴謁之楊
愔曰彼求死以取名帝曰我終不殺以成爾名周宣

帝殺樂運元巖曰運知必死成名則落其術中不如
遣之世主味二子之言則亢直者不必盡殺而意氣
賈直者亦可以全消矣肅皇欲殺海瑞中官張敏曰
此人好名殺之適成其名禁之可也是亦楊愔元巖
也易云過涉滅頂不可咎也愚謂此三子者近于諷
諫然言官杖諭救之者不可幾蠢味三子之言乎
君德莫遲于怒而極怒忠良惟成祖世宗為甚成祖
于忠臣怒其不我順也仇之也敵之也世宗之忠臣
皆吾臣而思盡于我也不啻仇之敵之諫而罪者十

常八九諫而從者百無一二惟于言而莫違也而言
者不恤甚矣士風之厚也祖澤之培也
神仙祥瑞英主所有事也青詞可當玄修乎醮禳可
盡方術乎白鹿白龜可當麟鳳乎靈芝嘉禾不勝瑞
孛彗水旱山崩地震無寧歲也雷壇玄殿不勝建而
倭鹵寇盜民無寧宇也且意之所斫忠讜膺誹謗之
誅嗣儲亦忌諱之事每歲壽節陶仲文及左右累官
加爵停刑止屠醮必旬日以為不死之方在是乎英宗嗣位龍州獻瑞麥上曰四方旱饑僅此麥何以免民饑宣宗時忻州進龍馬胡濙請賀宣宗曰山西歲

災獸之異足活民乎僧有請建寺祝萬壽者曰壽可祈乎三代未有仙佛而永年秦皇漢武梁武宋徽其效明矣
陳洸劉東山王聯小人之梟獍皆以窺伺宸衷肆毒
于正人脫罪而邀恩故曰君無見所欲君見所欲臣
將自雕琢
孝宗祔孝莊錢后于廟而祀周后于奉祀殿穆宗祔
孝潔陳后于廟而祀方太后于弘孝殿皆非例議一
若違其厥考者而非也禮之所在不得以為[illegible]殺意
為隆殺非義也私也孝子從義不從令以道事親而

已。肅宗躋祔。惜未有正之者。正之奈何。亦退遷于世廟而可矣。穆宗踐阼。給事中王治請遷祀世廟而舉不用。惜哉。

穆廟崩。馮保矯遺詔。欲干預政事。高拱請專以票擬歸閣下。此眞宰相事也。唐肅宗時。李輔國專權。李峴叩首論制勅應由中書。上賞之。罷輔國察事。勅中外諸營各歸有司。其論競須經臺府。有處斷不平。具狀奏聞。仍委中書門下尊法官詳定。此乾元已事也。神宗幼冲。即不能然。使政府協比。亦國家盛事。乃降貳于保。因肆毒螫。何哉。拱粗福而乏休休之度。其敗事才略可觀。俺答那吉之撫。尤有廟算。惟處華亭太過。遂有斯報。與然。福也。非陰也。

張山來曰。福與陰皆爲國家大害。寬福于陰者。所謂薄乎云爾者也。

陳循。王文。以子不中。劾劉文介。絶無大臣之體。宋雍熙二年。宰相李昉子宗諤。呂蒙正弟蒙亨。皆已入等。太宗曰。勢家與孤寒並進。人將謂朕私。遂罷之。韓億爲相。子維舉進士。以父仕引嫌。沈文通進士第一。時以貴胄不先寒畯。乃退文通而進馮京。明楊文敏謝文正。皆不令子入試。江陵爲子圖鼎元。去古人見遠矣。神宗親拔嗣修第二。愚謂神宗君德不及宋太宗矣。不特太宗。秦檜權。權知貢舉魏師遜。欲以秦壎爲榜首。高宗閱其策。皆檜壎語。遂首張孝祥而置壎第三。高宗猶能如此。蓋神宗方在幼冲。一聽江陵所爲耳。抑江陵不足言。王衡中解元。被論。王荊石抗疏激辨。夸詡其子。成何理哉。總之器小使然。令鄉紳進小試子。苐孫無復遺而寒畯被放。可勝數哉。

張山來曰。設貴介子弟文章勝于寒畯。將若之何。衙南此條尚非定論。

唐段文昌。李紳。以所善請托主司錢徽。及被放。恨徽致徽貶出。或勸徽發其私書。徽不肯發。誠長者矣。但宰相裴度子譔。及鄭覃弟朗。李宗閔婿蘇巢。楊汝士弟殷士。皆貴介子弟。與焉。果無私否。其能免物議乎。迨覆試。黜朗等十人。則當時之公道可知。但不知裴公子亦見黜否。若免黜。則裴公子誠才。無關節。而度賢矣。若黜之。則廷臣無私于度。而度之賢非後世權相比矣。

也。先之冠。徐程皆還幸。賴子謙斥之。以保宗社。此宋

已事也理一欽若堯咨也于公一準也信乎遷幸之失計也武曰事有不可徃者甲申闖亂使其遷幸猶不失爲玄宗代宗而當時莫敢言者獨都御史李公邦華密請以太子監國南京上督臣民固守而上意不決秘而不宣朝宁誤以爲遷光時亨爭之而止人心解而都城陷矣以予論之遷固難言守亦未易也明之所失者天子尊嚴上下之情不通深宮簡出內外之形不習文臣貪傲武將不效命爲守計者必也親涖三軍身巡埤垷大發德音示當效死厚懸賞格

示有殊恩則臣民勸而士氣百倍庶乎其猶可支然計不出此而遲回慎密端拱殿陛踵二百七十年之陋規何爲者哉嗚呼當日情形無能爲國家犯大難設大計而鼠竊狗偷不但無寇準于謙之略而徐有貞欽若之嫌雖聖明殉國千古光昭遂使靈武臨安之河山不可復得至德建炎之歲月不可稍延志士所撫膺痛悼而無窮者也

張山來曰癸巳時度支帑藏郎曰空虛然宮禁私財不可以數計不以之犒征繕而徒效宋之搜括于臣民果有此事亦足令人心解體乃卒爲流寇所攫惜哉○又曰聞江陰陳鼎所記幸緬諸事則知永曆之敗乃賊臣馬吉翔李國泰之罪也

晉愍帝時揚州都督周馥以洛陽孤危請遷都壽春太傅越以不先白已怒而名之裴碩以越旨帥兵襲馥碩敗求救瑯琊王睿馥被禁憤而死後睿問華譚馥何故反譚曰馥見寇賊滋蔓欲移都以紓國難執政不悅興兵討之未幾而洛都淪陷謂馥反不亦誣乎嗟夫邦國垂亾人有籌一策建一議者卽未可用何至顚蹶若此有明忠計者少扞駁者衆依阿濡忍工爲規避甲申之難獨李公邦華請太子居守南京

而光時亨以靈武之事斥之不知靈武之事何河非也嗚呼古之遷幸存者多矣何足深諱卽非萬全不猶愈于亾乎乃明者噤噎黯者寐譽遷幸二字萬不敢出諸口此諱疾忌醫坐而待死者也晉都之陷非瑯琊先居建業則司馬之不祀忽諸

洪武三年初場止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次場禮樂詔誥論表箋三場經史時務策十日後試騎射書律愚謂兩義太簡七義太多表箋無益之詞詔誥不須預習也策雖五道聽人各對所知今必五道果足以

得眞才乎。帖括膚詞。不足以取眞才。而反足以困奇士。不如易以策論。予少與友人爭辨。因作科舉取士議。但帖括之習。洽于骨肓。難以驟革。容疎奏部者。目不覩史傳之書。耳不聞經濟之說。必須示以通鑑綱目。唐大事諸書者。令學宮而預教之。以漸而成可也。若取人之道。則里選保舉。決不可易。

張山來曰。曾採亦曾舉孝廉文里選保舉。恐是信予輩之有治人無治法也。

吾宣昆山。故有銀鑛。弘光時。有岗四者。獻策中官。中官以巳貲。奉百人開採。恣擾鄉民。得不償失。岗亦爲鄉人毆斃。因意唐貞觀時。御史權萬紀。勸采鑛宣穫二州。太宗斥之曰。堯舜抵璧投珠。漢桓靈乃聚歛爲私藏。卿乃以桓靈待我。卽日黜之。天啓朝。奸民陳有爵請開採。上怒而誅之。噫。卽使開採有微利。而擧頻擾召盜。府奸頓使。鄉里受無窮之害。況其得不償費。官民交受其累耶。　至元時。寧國路民六百戸。鑿山冶銀。歲額二千四百兩。皆市銀輸官。未嘗採之于山。世祖以人言罷之。鑛之無益。所從來矣。近有以開采求進者。故記此以爲戒。

王新建之卒。桂文襄議奪其爵。曰僞學也。且以詐用兵。新建之學。不無紕謬。而謂之邪過矣。且國之典。功則爵之。何論學乎。孔子許由求以果藝。以治賦爲宰。而弗貴其仁。仲之相齊。以功則仁之。論學以細功。謂國典何。

弇州曰。中官之賢者。金英。黃賜。懷恩。張佐。四人。忠者。雲奇。伍文鼎。二人。邊功。鄭和。劉永誠。二人。功罪半者。張永。蕭敬。二人。下謂與安之于立儲。張敏之哺孝宗。覃吉之諫梵書。呈莊陳準之平法。自盡王岳之忤八虎。黃偉李榮之鄖廷踐。呂憲之斥獻兎。抑庶謂賢也。沐敬之諫北征。何洲周恕之出從亾。阮浪之死南內。亦忠矣。皆弇州前事也。諫矩之溺縊。時政王安之剛護東朝。亦賢矣乎。王承恩之殉煤山。可不謂忠乎哉。弇州後事也。雖然。金英擅權。屢繩譴治。與安亦被劾臺省。云錮南內之門。易東宮之位。功不勝罪。若永者庶功可貰罪歟。予誌義奄。蓋寬予之云。

費少師謚文憲。霍渭南攻夏貴溪。爲祀廟諱。愚謂渭南議礎。及論天地合祀。俱有特識。不空紕漏如此。特

領夏耳宋夏竦賜謚文獻學士王洙封還之謂不當
犯僖祖并言王溥謚獻爲當時有司之失章得象謚
文憲音同亦不可于是竦改文莊得象亦改謚然則
紙隨昔人有然又按高帝諱誰不知者而有鄧璋劉
璋楊璋等皆大臣也犯列宗諱者尤衆諱可犯犯廟
謚何傷孫奭尚詩等議舊作詩汞昭著論服有殺澤五世而親屬絕服秒上名滿定王時有王孫滿留王名胡莊王之子亦名朝云云
予束髮時讀家文臺上張江陵書委宛數千言語無
激切詞進諫如是宜萬無有攖其怒者而文臺之死

酷焉或書未達而居正疑其語告訴晉耶背人胡額
龍宗武輩遂希旨肆毒耶及讀胡趙兩公疏欵欵懇
懇但言相公之孝思不可抑皇上之挽留爲不必而
居正之怒甚不可解夫以操之惡而恕陳琳擧之以
而惜駱賓王居正何二人之不若耶居正阿太后挾
幼主恣其威福儼如漢之外戚按竇憲遭大變公卿
比奏欲令典幹因事何敞疏言大禮未終卒然中改
兄弟專權奢侈僭偪又數言諸竇罪過推擧其刺殺
都鄉侯事止黜敞爲濟南太傅欲以窘之而已

張山來曰吾鄉殷石汀先生不阿附江陵李倩諷牽得罪一時勞得罪萬世隨致政歸江陵亦無能如之何也然則文臺酷死殆有讒人交搆其間耶

古今事有甚相類者李宗閔相而與王守澄李訓等
比而羅德裕後誣德裕陰給漳王圖不軌徐有貞等
奪門與曹吉祥石亨比而罪于公誣以迎立襄王居
正與馮保比而逐高拱誣以謀立周王又坐王大臣
行刺之事險哉險哉
萬曆十一年會試進士張甲徵申用懋二閣臣子也
御史魏允貞奏張居正諸子及第海內憤惋今復有

此貴者以勢富者以利求賈豎錢鹵競爲市賈亦
復何極請令二人避嫌不得廷試以俟二輔臣去任
詔責其逞私四維時行疏辨十七年禮部郎高桂言
戊午鄉擧王衡錫爵之子李鴻申時行之甥屠大壯
二相之姻疑以私擧錫爵疏辨詔部院覆試無他乃
譴桂于外居正怙權申王諸公改之可也昔唐介奏
政子義問不令入試先朝楊文敏公亦然魏于烈爲
光祿勛卿子登引例求進烈表請黜落孝文嘉其有
識夫倒猶不許況私乎烈武臣申王諸公乃不及此

堯曉致辨去居正幾何雖然唐武宗時王起知貢舉奏進士江陵等六人皆貴臣子弟試文合格而物議非之詔令學士白敏中覆試落三人宣宗時侍郎鄭[illegible]扶奏所進士封彥卿等三人有詞氣而父兄居重任不敢遴取詔學士韋琮覆考試官不務出此而政府是徇是主司之失也萬曆丁丑吾鄉徐公元太爲同考官耳非主司也不肯中居正子鎮見忤而風節凜然已宋開寶時王祜知貢舉中陶穀之子邴太祖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第命中書覆試取之因詔食

祿之家禮部具闕覆試雍熙時太宗以勢家不宜與寒畯爭乃罷蒙正弟李昉子及鹽鐵度支使子四人皆落之此人主之明也

顯皇帝罪允貞不令甲徵二人覆試衡雖覆試而[illegible]桂官是豈天子之過哉明之大臣工于伺覆而天子一聽其所爲詔旨一出其票擬而與中官相呼吸[illegible]于此可以觀相進矣允貞詞正而婉勸之避嫌疑其廷試亦所以愛輔臣非矯矯參劾何踶之有而使忠耆直聲噫于此亦可以觀世風矣　萬曆十三年乙酉輔臣山陰王公家屛子麟初中山西解元家屛不令會試亦有所懲耶　按嘉靖甲辰首輔翟鑾二子汝儉汝孝俱高第讀卷上疑之啓面果汝孝首列汝儉亦進呈乃抑之科臣王交等劾之勒鑾罷去二子除名此先朝已事也若德仁柔剛徤之不侔如此

明有大缺陷者三建文帝紀年也景皇帝廟號也廟帝躋祀也薄者成忌刻之私厚者愍僭偪之失吳王允通衡王允熞徐王允熙皆降封後廢爲庶人熙暴卒子火建文大子文奎不知所終少子文圭錮高牆

絕其類而并削其號文皇盛怒不能釋也後代則何嫌何忌乎唐以隋後爲酅公元于瀛國公給之土田養其母子太祖待元裔尤爲恩禮郎友諒明昇後無害彝者仁聖詒謀獨未之聞耶況本支同氣乎景皇得罪英皇而寞安宗社則高帝賢裔也陵廟不備其政言者成化時語導高瑤以爲請黎淳力斥之上議其獻諛從商輅言號爲恭仁康定景皇帝然賢奉無成心而不早尋者大臣之咎也萬曆十三年萬象春請復年號加景帝謚號十四年太常裴應章并請

修景帝實錄不允太常卿沈子木請祔建文帝于懿文太子之側十六年司業王祖嫡請如睿章所言亦不允二十三年始復建文年號附高帝實錄二十八年子木爲通政請祀建文附食高廟武懿文太子側未詳允否故曰大闕也弘光南渡上建文帝爲惠宗讓皇帝景帝曰代宗景皇帝補前代之闕矣而獻皇躋祀悖禮尤甚始則爭之激後至于躋廟無敢言者積威約之漸也

隆慶初給事中王治請遷祧睿宗于世廟不聽後宣宗議祧陸樹聲亦請祧睿宗天啓初太常卿李宗延請祀建文帝景泰帝于太廟而祧睿宗于玉芝宮及光宗祔廟禮部侍郎鄭以偉議祧憲宗太常卿洪文衡以序躋武上宜祧以偉駁之曰祔以近而屬遠祧從遠而躋近太常之議議毁也非議祧也且先祧孫而後父于序不順制出神聖不宜以愚賤議改孝廟以偉議甚矣當時之無識而以非道事先君也謂世宗不忍以天下易其親創不親見之禮而子孫有不忍奪者以偉之論所謂小辨破義也夫以尊親之故

而違義與道在世宗未暇計也卽當日人臣以逆鱗難犯也何居乎後之臣子爲文過而終怙之且睿之爲廟非特躋武爲逆而已是于祖廟增一廟也增一廟則不得不減一世爲廟者七而爲世者六仁宣英憲皆遞早一代而預祧焉直創之英夫尊其父而削其祖且增一廟而減一世也有父子而無君臣無祖宗有廟貌而無世次無昭穆而曰創自神聖故曰以偉之阿而陋也若增孝烈后廟祧仁廟亦只五世耳孝睿同世武世亦同一世也

議按祧序仁之祧當於穆廟之升祔乃不於穆宗而於世宗宣之祧當於神廟之升祔乃不於穆宗[illegible]宗英之祧當于光廟之祔乃不于光宗于神宗[illegible]祧當于熹廟之祔乃不于熹宗于光宗皆過先[illegible]而祧夫親盡則親今親未盡只六世耳易云[illegible]而皆緣多置一睿廟故也多一睿廟而使祖宗先期不血食也矣忍哉先輩未有議及此者草莽愚生[illegible]妄論之推鬼神之情狀以臣躋君以弟逼兄以孫[illegible]祖睿廟之靈能泰然安乎孝宗武宗能釋然無憾[illegible]前代祧宗非序而殺其世次奪其血食能無悽然[illegible]

讀書論世卷十五

宣城吳晴巖著
天都張潮山來叅

明下

永樂十九年。嚴自宮之禁。二十二年。自宮者以不孝論。興州衛軍徐翼。自宮其子。入爲內豎。乞除軍籍。仁宗山其子。使代軍役。宣德二年。令自淨身人。軍民皆還伍籍。不許投入王府及勢官。犯者處死。衛指揮同知傳廣。自宮請效用。上曰。官三品而忍自殘。于下法司問罪。正統五年。詔自宮者之罪。不得以赦免。成化九年。令自宮者處死。家人充邊遠軍。十一年。永清民徐義。宮其子。詔充南丹衛軍。十五年。淨身人令巡城御史錦衣衛督逐回籍。弘治元年。令錦衣衛押發順天府遠發。五年。命淨身者及下手人處死。全家充軍。不舉者俱治罪。十三年。令已經發戍私自來京進用者。發遠充軍。按歷代禁令。可謂嚴矣。而卒不能禁者。何也。禁之之嚴。不勝其招之之切。勸之之厚也。刑僇以懲盜。而日懸金珠百萬于市以餌之。欲其無爲盜。

不可得也。彼淨其身。一人宮禁。大者乘權竊勢。小者衣食肥家。是招之也。安得不躭躭焉倖一遇乎。然則奄寺者可盡廢乎。亦省其數。抑其寵而可也。如唐太宗定制。無踰百員。中宗時至二千。玄宗時三千。已多矣。我明宮中不下數萬人。歲汰損之。則民之自宮亦稍減矣。天子之膳御。豐衣美食。其分宜也。聖祖時太監正四品。月廩米升斗。衣鞋靴料而已。後中書請增歲祿至十二石。而上不許。後曹吉祥劉永誠加至三十六石。汪直張永張忠等至三四百石。雖世宗之斬宦宮。而張佐麥福黃錦各四五百石。何哉。推恩兄弟至都督足矣。乃贈封其父。若谷大用張永丘聚魏彬之父。俱錦衣衛指揮。劉瑾贈三代都督同知。因爲故典。不尤悖乎。又若家屬助封。若曹欽劉聚張富張容谷大寬大亮等。又何理耶。然皆藉兄弟之力而托菑有功被耶。被內官不可使有功也。使有功者由上報之事權也。然皆自永樂。如洪武十年。中官有言政事者。上立斥之。令內侍毋得知書。十七年。鑄鐵牌宮中。禁其預政。預政即斬。聖祖之明鑒如此。靖難革除以

後漸見任使鄭和等李師瀚中中人與兵之始也馬彬如爪哇李興勅暹羅中官使外國之始也袁琦刺事內官主之是羅織之始也馬騏監李彬交趾是監軍之始也狗兒等建馬上功中人用武之始也李進採天花楊寶章喬助兩京及天下庫藏出內是征求之始也馬靖之甘肅巡視與西寧侯宋琥共計事是出鎮之始也又以西北大將多洪武舊人而心疑之乃寄腹心于中人皆永樂時也厥後有功不可抑而冒功者益衆高帝禁宦官識字宣德初以劉翀爲修

撰教內使書設內書堂至于参密勿擅綵綸秉筆者竊太阿在握而害賢蠹國則直振瑾忠賢之禍爲尤烈已皆假之嚬笑寄之耳目始也方其盛也孰不能慕之故曰格之也勸之也教無爲之格與勸者不益以爵祿不假以嚬笑事權可也若欲省其數則奈何曰以宮嬪之多且萬人而欲省奄寺孰必不可然則減聲色汰宮嬪王者之要必以寡欲爲本而宮室之廣亦定少省其建寘焉可矣免自宮以養天地生生之氣省奄寺以杜閭家禍亂之源王者亦何憚而不爲此乎右論奄寺崇禎時寳坻令高承埏援祖制嚴禁私閹邑人無敢犯

洪武二十五年建宗人府二十六年勅宗人有才者府縣以聞選如常法有罪者訊之以罪降爵重者削爲庶人此聖祖不刊之典也二十八年定爵制親王之庶子郡王郡王之庶子鎭國將軍次孫輔國將軍次曾孫奉國將軍次玄孫鎭國中尉次五世孫輔國中尉次六世奉國中尉凡七等歲祿親王萬石郡王二千石鎭國將軍千石以次降猶三百石女則宮主郡主郡君縣君鄉君駙馬儀賓之祿不下數百萬親

親之恩古本有也祖宗親盡而殺況于子孫奉進爵下權三其中尉不亦厚乎是歲以數十萬之廩祿而養無所事事之人安所取之出城有禁仕進無階非聖祖初制也祿所不及者窮不可問或至辱身賤行聖祖所不及料也曷使爵祿不遠者盡力乎畎畝廩貢于四方免其租賦役其徭役秀者從事于制舉由科目以進可也漢唐之制皆以宗親與庶姓參用入爲宰輔出爲牧伯孝昭以宗親無在位者舉茂才劉辟彊劉長樂皆爲光祿大夫平帝舉衆佐史輔四百

石唐玄宗命有司選宗子有才者宗政爲從政擧[illegible]等授臺省及京縣官德宗憲宗昭宗代有選擇終[illegible]之世宰相十一人曹王皐最爲英俊他官不勝數此制至宋已不行矣然宗室散處郡縣猶入籍應試在京者別爲玉牒紹興時從程克俊言以所考宗室合格附正奏名殿試其後褋進諸科與寒素等而官積相業相望不絕夫用人以公惟賢與才安論親疎若前代者宗室亦何負于國乎高帝之制雖不若唐漢未甞不欲選用之如宋法也至有爵而無政有祿而

無事朝廷以宗人爲冗食廩祠以宗人爲匪族宜[illegible]之也外之也有議及者不選爲宗籓條例爲度支經畫而已莫敢議及選擧則畏罪之意多而謀國之忠少也天啓三年始開科得選士擧愼𨒪而非其人崇禎時得十二人朱統鉓官至南京國子祭酒而其初廷臣猶以宗人居館職爲疑嗚呼亦何泥耶 右宗人

宋子京以周唐用人不疑得親親之道惟本朝不然此格爲宗屬者皆溺于富貴其自驕矜不知禮義貧者游手逐食廢事不爲名曰天枝實爲棄物豈向所謂今之州牧郡守即古之方伯諸使也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擄而宗室子弟皆無一人厠其閒正今日之事也子京以漢唐法望宋宋即宋能紹興以後猶許應試明幾于錮之矣 宗人

前代惟曹魏封諸侯上皆寄地空名而以老兵百餘人衛其國設防輔監察之官與明之宗室同陳壽曰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禁防壅隔同于囹圄當日曹同上書極論本根枝葉之慮引淳于越之諫始皇劉向之諫成帝至切也夫以秦魏之得國即使宗

室屏藩亦未必久安盤石若高帝之擁澤使宋[illegible]能罷宗室于得爲之地而毋狃于靖難之創或[illegible]以永抹賊

封建之廢懼其亂也其屏藩王家有不可盡沒者[illegible]皇帝制藩國皆擁護衛葉伯巨論其過盛而不寤[illegible]無遠識後因靖難之師乃以漸削去之宗人者如[illegible]豕如羈囚矣漢懲七國之亂而罷之而王莽以外[illegible]纂魏以寄地空名封諸王而司馬內纂宋撤諸鎭兵而天下迄以不振明之弊與宋同使流賊起許諸王

得以建牙募兵假之節鉞署名宗人府而稟戎策焉督大臣則各自爲守天潢之苗裔皆朝廷之師旅宗藩之土地卽朝廷之疆圉也當蜀襄楚藩諸王皆相繼淪陷獨周王捐金助守而汴梁獨久而後陷其效已明見矣周王本自爲也而猶足以捍賊况朝廷以事權假之土地委之乎况不止一周乎嗟乎惟宗親門內之是防寧拱手而以城池輸之賊寇能不哀哉而當時絕無智士見及者亦何歟蓋歷代以來待宗人過薄處宗人過嚴一議及此必且以私宗藩論斷

矣必且以變祖制論罪矣必且以長亂階禍被劾矣何以知之李公邦華請以太子居守南京崇皇帝難事也而衆且格之天子雖之而敢及宗藩乎初崇禎七年唐藩以南陽賊衝乞督兵三千人殺賊不許八年賊再犯請選護衛毋使爲班軍給糧使殺宗格以祖制及行宗室換授法又爲廉子壯所尼未幾王請勤王而以罪廢錮矣易窮則變變則通不思通變之道而藉口成法局守拘墟國之所以亡也漢季立州牧則有劉表益有劉焉而昭烈得延祚于蜀梁蕭

晉延于荊州昔有明驗不猶愈乎哉

用人之法漢爲近古洪武六年罷科目而用選舉科之矣十七年復行科目始罷科目時諭中書省曰有司取士多少年浮文措之行事則疎非朕求賢之意也其復也令有司各會其鄉老論其德行道藝而舉其秀者凡國子生府州縣學生儒士之未入流者皆論定而試之其詔高麗安南諸國亦曰經明行修者本國鄉試京師會試高帝雖以時藝試士而先論行誼卽科目中不失鄉舉里選遺意仁宗時猶詔令薦

舉其後乃專重時藝時藝視帖經爲精視聲詩賦爲實然而非經術也經傳之輿儓程朱之優伶耳爲之者工揣心畢慮媮氣柔聲而望其致用乎用之以兵刑錢穀而取之以帖括訓詁造之以媮氣柔聲而責之以忠貞廉節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取士之未遇稍能工八股者輒目加于頂放誕自許旣遇者矜其科日肆志市朝不復知世間道德經濟爲何物則時藝者適足以壞士習而錮人才其何補于國乎策論差勝徒以馀力具數而已卽言之而工以言取人不可

況未必工而工者專在八股雖有奇才上智之士亦
安肯畢志于此高帝之令先會其鄉老論其德行非
素所不習之人可知而悉糊名暗索是學其所不知
也故曰取士之弊莫甚于此也
洪秋士曰用人只在賢能方鄉舉里選亦方也或較勝于科舉耳倘名暗索專所不知況又暗索其知之者乎私孰甚焉可恥孰甚焉
隋煬帝始置進士科止試策唐高宗時員外郎劉思
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遂為定制人皆誦帖括
以倖進代宗初禮部侍郎楊綰請令縣令察孝廉取

行著鄉里學知經術者薦之于州刺史考試升之於
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三十條對
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乞停明經
進士詔諸司議李栖筠嚴武賈至皆是之謂試學者
以帖字為精通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風流頹弊請
釐改之但人多僑寓居鄉土者甚少請兼廣學校保
鄉里者鄉舉之法寓者學校推之因勑具條目縮定
上貢未條目秀才問經義二十條對策國子監舉人
令博士薦于祭酒祭酒試道者升之于省如選舉法

明法書要刑考試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難之
不果行時論韙之宋亦用明經墨義仁宗時范仲淹
立科舉新法欲復古學校未行貢舉部等言教不本
于學術士不察于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東以聲
病學者專于記誦則不足盡人才莫若使士皆上著
而教之于學校然後州縣察其行履先策論簡程式
云云乃詔天下州縣立學選部屬官為教授不足則
取鄉里宿學有道者士在學三百日乃聽秋試令相
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論次賦

詩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進經術願對大義
者試十道并取湖州教授胡瑗訓士法為式按楊慎
二公皆考行履而廢帖經宋先策論次詩賦王安石
乃罷詩賦為尤是有明全不考行履又輕策論則[illegible]
失之八股猶帖經也何益于用宋儒最重經術而[illegible]
聽願對者乃試之不以為主也然則取士之法明[illegible]
為不善室才之不遠也
時文取士謂之貼括不知唐宋以諸注疏為貼括即
貼經而易有時文非時文即貼括也國初時文無定

式成化以後乃有八股之名萬曆以後今時文茲盛益為小巧
之八股矣唐有六科以詩賦為進士以經義為明經
今進士廢詩賦而止明經義以明經二字屬之貢士
甚無謂也制舉云者天子自制策問以待非常之士
使廷對而舉行之亦曰制科必才行優而學識精者
令士子時文而謂之制舉可乎在廷在野有賢良方
正直言極諫達于軍國政務而舉之制科乃特典也
宋初設科前資見任與黃衣草澤並許應詔今以殿
試之具文而名制科不已謬乎唐時秀才最重蓋舉

人中博識高才強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當之終唐之
世十餘人而止而進士有求之不得者太祖洪武十
四年詔選國子監生中才學優等聰明俊偉之士得
三十七人命之博極羣書講明道德經濟之學科以
大秀才今則為學校諸生之通稱矣三十六年舉秀
才張宗璉等隨東宮官人直文華殿說民間利害又
古今盛事今秀才何如哉墨守朱注記誦時文而已
漢以射策甲科為郎唐選士有甲科乙科玄宗曰近
無甲科朕將昭其上第御勤政樓試得登甲科者三

入場館為首然則秀才不可得即甲科不易而榮
以稱進士而舉人乃為乙科也舉進士猶云應進士
科耳唐史傳有屢舉進士不第之文在朝廷則謂之
舉人非若今以中鄉試為舉人中會試為進士一定
之稱也唐有六科科有一史三史有開元禮有五經
三經一經三禮三傳等謂之科目今止進士一科則
之科目有科無目所云觚不觚也
洪武十五年御史趙仁言量以賢良方正聰明正直
孝弟力田文學之士刻蓋郡縣而致精罕聞今又聘

士以貴任用某若但以經明行修達于政事者為上
等通曉四書才兼幹濟者為一等量才而官以外郡
舊任代還者就令兩司覈其稱職與否無過者給賞
以達吏部覆覈而講論之奏止命羣臣議刑部尚書
開濟議諸徵至者免使諸臣有才識者延訪之以經
明行修為一科工習文辭為一科通曉四書為一科
人品俊秀為一科言有條理為一科曉達治道為一
科六科備為上等三科以上為中等不及三科為下
等諸在中科者慮不習于政未可重任量材而授之

職其既代者仍令布按兩司取能者調用之與新任者參署政事例可國初之求才多方辟愼如此雖百世可也但通曉四書卽明經也豈有明經而不通四書者人品俊秀是以貌取人言有條理是以言取人備爲一科恐巧言令色之小人仰貲緣其間矣通曉四書不如通曉史書與工文辭者合爲一科置史書乃經濟之具而工文者兼之則不爲時文空虛無用之詞矣

科舉之設以利國也而專以利士本求賢也而專以防奸此大弊也古之救生雖取其末時之藝而必參之以平昔之行蓋以鄉評與論不可得而掩也陸贄知貢舉訪士行于梁肅肅告以崔羣有公輔器崔羣試進士吳武陵薦杜牧可居第一韓琦以蘇軾兄弟疾請展試期以待皆所以求賢利國之至意而不欲以嫌避也不惟其生平而惟其一日之能又慮爲關防糊名謄錄不知其所自始致之宋眞宗時陳彭年知貢舉請令有司詳定條式于是多革舊制專務防閑所取者不復選擇文行雖杜絕請托然置甲傅武

非人望盡彭年嘗以經俊爲宋白所黜故憤而爲此夫彭年不自悔其親俊欲使天下之經俊皆不得見黜于有司而其端謹厚重者并因而沒沒焉而但憑一藝暗中摸索之是瞭瞶其主司之耳目也且夫彭年以一巳之私而世主踵行爲不易之規曾不思古觀俊之典明四目達四聰采之道路詢之國人其謂之何是欲醫人之治疾廢望聞問而專試以診切也於以療疾豈可得乎夫疾非一診所能治士豈一藝所可盡哉而且謝謝曰杜關節也無容心也公道存而士無怨也故曰以利士以防奸而求賢利國之意蔑如矣不深可痛哉

日知錄引宋白傳初彭年舉進士以輕俊爲主司白知貢舉惡其爲人而黜之後居近侍爲貢舉條例多所關防爲白設也又王旦傳言彭年呈科場條目旦投之地曰得官幾日乃欲隔絕天下士彭年惶恐而退合而觀之則今之關防始于彭年矣按唐初吏部試選人糊名考判武后謂非委任之方罷之洵后之明也今用之試士謂請托之弊不可不嚴乎不知禁

托之私歲不過數人而關防之失舉天下賢否而胥
汨之毋論賢否仰文之俊劣闈中寸晷不必盡乎日
之絀主司一人之藻鑑不及士論之常衡請託不可
慮矧之公不亦宜乎且後世關防密而弊愈生主司
與士得換法以爲奸仰藉口以相遁字號隱識私相
授受以貿易之術而引爲文字之知曰吾暗中摸之
是關防乃不肖者所藉口也右科舉
納粟贖罪猶贖鍰之遺至以粟入監則弊政矣正統
時泰和民蕭襄請納粟得㢘以備賑賜勅旌之景泰

元年令天下儒學生納粟及馬者得入監以寧需卷
也歷選一如歲貢限千人止二年國子生郭佑璉請
罷納粟例不聽四年四月臨清生員伍銘等願納米
八百石入監讀書于是右少監武艮禮部侍郎兼左
庶子鄒幹等奏山東諸地乏糧宜允其請從之于是
詔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生員能納米八百石于
臨清東昌徐州三處賑濟許入監尋減三百石時關
封儒學教授黃鑒奏古衰世内粟入官未有爲貢士
者恐後世議其作俑都議俟歷實停止成化三年南

兵部尚書李賓復請令納粟入監尚書姚夔胥太學
育才之地而以貲入士趨陋矣四方納馬草諸生動
以萬計汰之猶恐不盡又可濫乎乃止聖祖初制人
以國學爲榮自納粟例開有貲財而無文藝及貴介
子弟僻于歲考皆倚而規避之至千白丁黃口溷濫
何堪一時權宜相循不已聖祖良法爲後世利門不
學者闒茸矣成化丙午羅玘鄉舉第一人以輸粟進
身自以爲恥不亦宜乎右納粟入監
高皇帝設國學以教育人材俾鑑古今習政治出于

府州縣學生之上爲實學爲高等所以宥大秀才之
稱至重也納粟監生滋爲詬詈而學校之能文者往
往鄙夷之陵傲之監貢者職是以無學人陵又以雜
學而服官矣國初監生歷事千六科以試其能而在
宗建都督奏歷事國子生七人治吏事勤慎官惡
上曰士貴通經吏事末也比者多逐末以規進取而
闕于大經大法用之恒厲民而病國今監生歷事者
稱者仍還監進學由科舉進由此觀之卽更吏事猶
必本于大經大法而且還監以進學省將太學之重

吏治之蔑如此。既不通經。又不歷事。授例得官。遽以
加之民上。所謂賊夫人之子也。右監貢納官
國初下第舉人與歲貢生。皆令爲吏。永樂十七年。建
按交阯御史黃宗載。奏言交阯新附。府州縣吏。皆東
西廣雲南歲貢生。及下第舉人。未入國學。遂授以官。
既乏太學教養之素。又非諸司歷試之才。牧民不知
撫字。理刑不諳法律。若待九年黜陟。廢弛必多。請令
二年以上。御史及布按二司。嚴覈之。仁宗踐祚。禮部
引歲貢生。送翰林院試。上謂楊士奇曰。民之失所。守

令之失職也。守令失職。由用士之不審也。歲貢不諳
于政事者。不可授以官。祖宗愼于用人。尤重于牧民。
後代舉人下第。以甲科爲榮。不肯就吏。而希舉進士。
然平居關說郡縣。盤賦于鄉里。營利肥家。無復讀書
者。屢舉不第。乃就選。豈以民爲念哉。教之國學。誠淑
法也。歲貢生皆廩學官廿餘年。衰老貪疲。無復志氣。
而秉銓者。以邊陲下邑處之。害民失事。何可勝言。于
故謂朝廷爲士子營進計。而不爲國家治亂計也。
下第舉人考授教官。自景泰元年始。前此多儒學爲

舉。洪武二十六年。下第舉人授教官。未定之制也。學
校之師。須學行俱優。爲舉空也。衰老貪冒。豈其任乎。
洪武時。廩生十年。學無成效。罰爲吏。令以貢授官。爲
定例。其皆學乎。右舉貢教官
正統五年。詔天下立預備倉。有輸粟爲官者。旌其門。
景泰初。戶部以軍需故。募民納粟。四千石以上。授指
揮。任事世襲。已而給事中曹凱。疏言輸粟授官者。歷
俸十餘年。償輸者已倍半矣。且世及焉。朘民膏而豢
無功之人。有功者誰不解體。此善言也。漢靈帝以五

百萬爵三公。魏莊帝以粟八千石賜爵賜侯。白民以
五百石賜出身。當時府藏空竭。猶不得已也。然猶致
于亾國。景泰三年。罷輸粟入官例。國季亦嘗開納事
例。烈皇帝停之。論曰。朝廷分職設官。原以任賢用能。
非可別開濫倖。十年來軍務頻興。群議足餉。計臣屢
經條奏。事件從此頻開。雖俯從士民好義之心。少助
國費一時之權宜。事久必滋弊。蠹吏逃紛雜名器。混
淆有貲即可博官。才品俱所勿論。儼然牧民。掊克所
償。厲階。尤爲不堪。朕方欲愼積流品。撫卹瘡痍。而開

納不除則源之不清流何能潔新開事各樣停止嗚
呼烈皇帝恭仁勤儉之主不蹈漢魏之覆轍而卒以
亾國者蓋官箴之敗別有所在非開納爲無妨而止
開納者爲無救于亾也官不納
途仕釋褐自翰林庶常及部屬知推以傳臚甲第爲
等差翰苑爲清華部屬爲卑冗知推爲外官頗劇其
歷遷各有資格而不可易其行之優劣才之長短職
之安稱功効之遲速絕不之問善乎宋濂之對高帝
也曰取士莫善于甲選用人莫善于器使任官莫善

于久居夫因材器使官人之道以堯舜之聖試可哉
績皋夔禹稷各有專治今忽而兵刑忽而錢穀忽而
禮忽而吏忽而腹地忽而邊遠量材器使之道度如
而欲收人才之用其可得哉且位稱其德則人思自
重職盡其能則人思自効加以不次之擢則人知感
憤高皇帝之世首重賢良下僚而爲尚書隱逸而登
侍從布衣而任臺省胥甲而爲丞簿聖神之藻鑑非
可幾及宣宗孜孜求賢用楊士奇言保舉之法歷正
統成化號稱得人而孝宗之時賢良濟濟尤爲極盛

嘉靖時嚴訥請拔雜流數人亦以治行聞矣以資格
爲哉
資格之弊重科目而賤雜流貴甲榜而賤貢舉貴翰
林而賤諸司貴京官而賤外官貴科道而賤部屬其
陞遷少越則爭以例撓之以私劾之而內閣必由翰
林尤爲狹陋思陵欲除之而屯否之運已不可爲矣
惜哉
洪熙元年宣宗嗣位下詔求賢羣臣各舉所知宣德
元年三月教稅戶人才多以老辭即試其子弟而用

之三年顧佐舉進士鄧棨等十四人監生程富等廿
一人教官方端等二十人皆靖謹可任御史上疑其
才未可令于各道歷政三月選用之上嘗作猗蘭招
隱之詩示羣臣以求賢之意英宗正統元年勅京官
三品以上各舉廉潔公正明達治體堪任御史者一
人四品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員外太
科掌科給事中各道御史各舉廉慎明敏寬厚惠民
堪任知縣者一人吏部詳察擢用之猶盛世之政也
尤失者牧守之職而驟與不學之人年少者憤不得

翰苑則傲慢不理衰老者頑懦無節則貪墨自恣况邊遠之地土風異宜民情異向胥隸奸猾蒙蔽而顛倒之其毒政而虐民所必然也楊士奇告宣宗曰守牧治民之司而吏部循資以選多不得其人請令內三品以上外布按二司各舉任之犯贓則連坐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不可禁棄上即令草詔以行五年又詔曰循資遷授則賢不肖混淆命吏部移三品以上保舉必得公廉端謹識治體能爲國爲民者以充其任其所在有才行文學出衆者二司及有司具以聞

後犯贓私坐舉者是時首得况鍾等九人右錄選

洪秋士曰總之積重之弊委之氣運而已未有以道治天下者何由用人哉

自魏崔亮爲停年格遺弊無窮萬曆時孫丕揚爲掣籤法不問其人與遠悉聽之不可知之數一時之人翕然以爲無弊夫朝廷用人將求其人之用乎抑惟欲選人者之無弊而已乎亦何異于里巷中升官圖戲而以擲骰較采色爲升除勝負乎

法莫重于明而獨輕于贓吏非聖祖之制也洪武二年千戸長朝宗以贓論死四年詔贓吏無貸有懷綏

未幾而建嘗誅謫戍者永樂特止于謫戍宣宗即位浙江布政司參議王和袁旻陝西僉事韓善皆坐贓罪會赦吏部請復官帝不許罷爲民都御史劉觀坐贓論斬上不忍命戍遼東御史沈潤受賂貸囚亦戍之正統時有曲宥者其後止貶黜而已夫貪吏之病民甚于酷而其無恥幾于盜漢以贓劾者多死獄中戍中遠自盡唐時于朝堂決殺特有流嶺南睿宗時主司枉法贓一匹以上先杖一百雖赦與不及有左降遠譴者虛懷愼稍以爲屈法惠奸後唐明宗偏

之政貶譴不貸亳州刺史李鄴贓穢賜死史彥珣以倉吏犯贓王建立以駙馬石敬瑭之親奏免之上以王法豈可徇親供奉官于延徽監倉犯贓張慢貴救之上曰食我祿而盜我儲蘇秦復生說我不聽並戮之金世宗時咸平尹石抹阿渡制贓死于獄世宗聞曰當尸于市貧而爲盜不得已也三品職官以贓至死愚亦甚矣令諸于背除名元世祖勅官吏贓輕者杖重者死然則贓吏之罪未有輕于明者

宋張仲宣犯贓宜杖蘇頌請免流海外見前夫以宋初

之法杖視死已輕矣蘇頌嫌其過也乃明不施之于寡廉鮮恥之輩而專用之于忠直敢言之人亦何異歟右跋史

法制禁令所以防亂非所以致治可以制小人不可以待賢俊致治之本在乎修德禮厚風俗人自不犯而天下化也法制煩則巧猾之徒皆得以法為市太史公曰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奸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故一法立則一奸生制法者一而玩法者萬法定于一時而奸僞萬變而無已究何足

以制小人哉賢俊者不敢于格外行事而奉法惟謹左支右吾趑前跋後雖可為之才而吏得操其短長忌者因為舞案其庸衆人心思志慮用以免咎而不敢謀固有明三百年無大奸慝而狃安者以此其志敗而無豪傑振之者亦以此也防專擅之弊寧使者束手而將事功防侵越之弊寧使之掣肘而不相比助防強兵之亂寧弱天下使無重鎮防臣有權奸而林給掌于內監防政有壅蔽而訪緝闢于廠衛防闗節而使賢不肖混于科目防請托而以資格廢保舉防宗藩而歲糜以供冗食防牧守狗鄉里而任之遠遠風俗不嫻民情不習凡此皆所制者小所誤者大所防亂者一二而致亂者無窮也魏建淩雲臺其材木輕重相稱而無傾攲不知其一把而莫能支也隋之六合板城機緘牽貫鈴柱鍵鎔皆有礬而莫可觸不知其不可以勝敵也自矜為天下之至巧而忘其弊此有明立法之說也右法制　以上二十餘條皆少時擬策今廢其文而節存之

附補二條

顏之推仕歷齊周隋猶猶梁為本朝其家訓曰先君

先夫人旅葬江陵欲遷葬蒙詔賜銀卜地燒磚值本朝淪沒流離至此劉昫為石晉宰相撰唐書經籍志稱日我朝視官志曰皇朝曰皇家胡三省注通鑑其書成于至元時稱宋曰本朝曰我朝李令伯稱蜀漢曰僞朝乃不明于大義者改革以來皇明本朝之稱絕于筆端乃至談說間亦無敢及商吻者

顧寧人日知錄載前代官名者陶潛以宋元嘉四年卒顏延之宋臣也作誄曰有晉徵士真定龍藏寺碑隋開皇六年立末云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

禮擬齊亾入周周亾入隋猶書齊官韓偓自書裴郡祭文稱甲戌稱前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偓是時朱氏篡唐已八年矣書唐官而不用梁年號予按署前代銜于死者有之生者則絕無矣今之爲延之者于淵明非畏而諱之則忌而没之矣非朝有厲禁人心自不同耳

讀書論世卷十六

宣城吳肅公晴巖著
天都張　潮山來參

裒語

周有驪山之難。秦襄捄之而秦卒代周。漢有董卓之亂。曹操討之而魏卒篡漢。劉裕平桓玄而代晉。蕭道成平桂陽而代宋。陳霸先誅侯景而代梁。朱溫誅奄宦而取唐。高齊誅爾朱兆。宇文周討高歡。皆大有功于魏。而後乃分魏而有之。至劉智遠繫契丹。郭威平

三叛。皆然。蓋國有內難而藉外援。始未嘗不藉其功。而極重之勢。遂不可以自雄。而有所制命焉。彼且乘釁蹈瑕。而收取亂侮亡之業矣。宋因金以滅遼。又因元以破金。其愚闇尤甚焉。

宗淵曰。家貧親老。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惑焉。誠不獲咸地金寘致江。雖當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孰能食人厚祿。受人重事乎。淵之言足破惑祛蔽矣。雖然。用天道。分地利。力田以供子職。隱者事也。而食人祿。受人事。靖共以勞王事。亦忠臣之志也。熱中者果何所爲乎。傾家以補吏。稱貸以營陞。果爲貧也哉。貧曷以危親。宦遊以違養。果爲親也哉。蓋不知人之有事。而又何憂焉。

漢唐以來碑版之盛。聚于關中。販賈者歲搨粥之。曰陜搨。改革後。陜西巡撫某。毀之以修灞陵橋。按北史洛陽有漢立三字石經。三字古篆隸北魏馮熙常伯夫相繼爲刺史。毀取以建浮屠精舍。崔光請遣官守視。命國子監補其殘缺。竟不果。嗚呼。拓跋氏用夏。號稱文治。而亦如此。又宋史。劉太后嘗建浮屠。樞密副史姜遵知永兴軍。毀漢唐碑碣代磚甓。陳堯佐奏論。請勒

州縣來毀者獲之。宋仁宗時如此。又可笑已。楊璉眞伽作浮屠。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申屠致遠拒之而止。人知書籍之厄不知碑碣亦然故附記之

王莽矯呼韓邪單于諸子。單于怒曰。先單于受漢恩。今天子非漢子孫。何以得立。遂將兵入塞。天后納默啜女爲武延秀妃。默啜曰。我以女嫁李氏。武氏兒豈天子之子乎。突厥世受李氏恩。聞李氏滅。惟兩兒在。我今將兵輔立之。亦舉兵入塞。突厥明于大義。郎勤

王之師何以加此晉之南渡中原陸沉而慕容廆在
遼左遼劉翔趙海請封又遣箋陶侃矢討寇羯張茂
在京州死時執子駿手戒以忠順事晉二人萬里之
外浮海越山而稟正朔段匹磾義臣王室及被執于
趙不爲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豈非異域之貞臣遐
荒之間氣哉漢耿夔與諸奚擊鮮卑諸奚反曾呼尤
撒與俱呼尤撒曰我受漢恩寧死不能相隨唐太宗
升遐諸酋長痛哭剪髮務面流血灑地那史苾契欲
殺身以殉契苾何力不肯降薛延陀自謂唐臣不能

受屈高宗時阿史那賀魯被擒曰我本亾虜先皇遇
我厚而我負之今日之敗天所怒也吾聞中國刑人
必于市願刑我于昭陵之側以謝先帝是皆感恩報
德中夏士所少也契苾何力破吐谷渾薛萬均奪其
功太宗欲解萬均之官以授之何力固辭曰以臣之
故解萬均官恐羣胡無知以陛下重之而輕漢轉相
誣告馳競必多上善之而止武后時薛咄摩與高麗
泉獻誠俱在宿衛后出金選宿衛善射者賭之獻誠
第一以讓咄摩咄摩復讓獻誠獻誠奏曰善射者多非漢

官恐四夷輕漢請停此射武后從之此二人即金日
磾辭顧命也宛如讀書諳理之士識大體敦退讓尤
不可及矣予集闡義死節者金元之際不可故數茲
于數者復表而出之以見彼猶有君子人焉
名節儒者所特重也孔光奔走董賢附王莽楊雄劇
秦美新劉歆著符命梁冀誣陷李固馬融作奏草王
世充篡隋孔穎達草禪儀荀爽作女誡訓女而道之
再適吳澄以宋臣仕元儒者不明節義安在其學孔
孟乎

死生憂患知命之君子守道以聽之無所事推測也
至于興亾大故天道幽玄敗人所預尤不玄言古人
得禍者比比予略彙記數事劉焉信董扶言益州有
天子氣求益州牧陳蕃子逸信襄楷言天文不利宦
者與王芬謀廢立卒無成而芬自殺明帝時山陽王
荊迎星士與謀冀天下有變事聞國徙魏王凌以熒
惑守南斗謂有暴貴者謀廢立而見誅滅毋丘儉文
欽亦以彗起吳楚之分起兵討司馬師而滅族晉趙
王倫篡位孟觀以解天文見用人勸應齊王冏觀以

紫宮帝座無變遂爲倫守不知帝座無變惠帝所以反正也觀竟夷三族宋孔熙先知文帝以非道晏駕江州出天子時彭城王義康爲江州刺史乃說范曄佐義康事泄伏誅不知由江州即帝位乃武陵王駿也涼郭麐工天文人稱聖人爲代呂者王舉兵爲亂先推王詳後奉王乞基而代呂降者王尚也奔晉爲秦人追而殺之先朝正德時劉養正以帝星在吳頭楚尾助寧濠謀反坐誅不知帝星之耀興邸也此四人者于天象不爲不精矣卒皆無當焉而且覆宗滅祀禍人家國鄭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竈安知天道竈言竟不驗夫天道在人亦循理而已漢眭孟知王者興于微賤舍孝宣而求公孫氏翼奉知漢阼中衰舍王莽而言洪水西門君惠知劉秀爲天子不知光武而謀立國師歆北魏劉靈助知三月人定州四月爾朱氏滅豈知身死函首定州而滅爾朱者乃高歡也梁武以熒惑入南斗下階應之而不知應之者魏孝武也天道可盡測哉人之心勞而拙亦無庸矣妄談天文希富貴者可以戒矣唐李晟在渭橋熒惑守

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請速進兵晟曰天子埜宿臣下知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及克復長安乃曰向非相拒吾聞五星嬴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則吾軍不戰而潰矣此大儒之見也越得歲而吳伐之滋爲口實然其不驗者多矣或問景泰奪門之事徐有貞升屋觀星曰事在今日時不可失而事果成何也曰有貞喜術數而倖成功因以決衆志耳玄宗初誅韋后夜屯玄武門天星散落劉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亦此意也問鄱陽之戰劉伯溫以難星急告高帝亦非耶曰偶然耳（戒天文之惑）

劉文靜心懷怨望以家數有妖弟文起名巫爲厭勝妾見告之論死楊愼矜爲李林甫所忌以墓田流血信術士史敬忠設道場厭貫桎梏以禳因以婢與敬忠事泄坐誅夫死生有命禍福自已禱禳之術理所必無人不自信于心則氣懾于鬼物不深明于理則志惑于妖巫禍不能禳而反速之文靜以功勛位寂下酒酣拔劍愼矜本附林甫得上寵旣而見忌又偽王鉷皆自取禍戾耳觀郭璞銜刀[illegible]被髮洞廁曾

何益乎至如宋元凶劭始與王濬信嚴道育與免羣巫蠱致弒造悖矣隋太子勇知帝欲廢之使王輔賢造諸厭勝作庶人㢊室布衣草褥以當之愚矣宣宗時司農卿韋歷求節度使術士曰醮星即可得乃夜醮于庭請書官階術士因竊之謂有異志舉家拜泣貨財珍玩盡與之後術士以衣佛破遁杖死歷亦坐貶隋鄭譯以破疎呼道士醮章祈福婢告其巫蠱陳叔堅以免爵失恩為厭媚醮日月以求福亦被告將殺而幸免鄙夫患得以邀福尤可笑禍福一致無所不至乎怪夫今之拜斗母持準提呪以求利達者皆禳禱之類也因摘以為世戒戒新醮之戒

周穆王賢主也讀君牙同命何其憂危讀呂刑何其栟栟游趣征伐幾似秦皇漢武矣化人王母之事列子竹書不足盡信也

入知宋真宗天書之惑不知唐玄宗妙寶真符玉版石記金仙神人玄元皇帝屢見形聲抑何誕耶與世宗將御幄之桃御几之棗皆反為近侍小人所見欺耳

神仙土木往往相因屢之囂嚴桂觀延壽宋之玉清昭應長生崇壽先朝之玄殿紫宸玉芝玉熙等宮殿也右神仙之戒

叛逆惡名也循其實者思急避其名是其始必有所推立焉一以收天下之心志以號令而招致之一以愚天下之耳目以乘機而陰據之也若夫以叛舉事以義稱名貳于其國而托于先朝乃無所推立擁兵自立署號改元識者知其必敗矣故有名實俱逆而有所立者爵之德文衍之寶融是也有實順名逆而

立者李敬業之太子賢是也名實俱順可以無立者李唐之代王侑是也無所立而名實俱逆者夫巳氏之謂也張山來曰此似為吳三桂輩而設

經曰孝德之本也曰立身行道以顯父母乃有夫身墮節以孝名者潘岳輩無免論已李密陳情指晉為偽朝旋仕晉失分懷怨唐初李迥秀以妻崔氏叱媵婢母即出之承武后命為張易之母私夫後以贓敗既貪且淫辱母莫大焉經曰中於事君曰以孝事君

則忠孟宗至孝犯禁委官哀感冬笋而爲孫楙告廟廢其主亮宇文護孝而魏明閔二帝不得其死 庾世基孝而諫事隋煬 隋陸彥師父喪廬墓負土成墳初仕魏復仕齊又仕周封男楊堅纂位尉遲迥起兵彥師委妻子逃周亾即仕隋爲尚書左丞豈孝者不必忠于君耶 又若盧衡有盛名蘇威謂其德爲世表行爲世則亦嘗仕魏仕齊更周及隋營進不止安在其爲德乎 蘇威馮道皆望重一時然則世俗所謂德行者在于名節之外耶抑亂世君臣無定分而不足爲

之守節耶 王祥臨終遺命子孫以信德孝弟讓爲立身之本彼屈身司馬固以忠非立身之本歟 夫事親而孝仁也事君而忠義也不盡乎事君之忠者細人之孝也不明乎立身之義者曲學之仁也今之談性者守虛去欲以爲仁而出處君國之大則置之弗道義之不講于天下也何以持身何以經世孝弟信讓皆信也德乃通稱列于四者德何指乎

張山來曰孝之由于學問者其人必忠孝之由于至性者則忠與不忠各半矣

文章之趨向係斯道之盛衰國運之隆替齊梁陳隋無論已東漢之俳唐末之靡曼南宋之卑冗明之擬似至制藝文疲于萬曆亂于崇禎而國隨以亾雖氣運所爲而倡自上 始貞觀時張昌齡王瑾有文名王師旦知貢舉黜之舉朝駭異上詰之對曰二人雖有文名其體輕薄恐後人效之耳 張說論閻朝隱文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 宋璟判山人范知璿文曰山人當極言讜論豈宜偷合苟容 明初楊維禎以文盟海內王彝獨曰文不明道徒以色態惑人作文妖以誑之 高帝吳元年首

禁浮詞後又禁表奏不得用四六 六年詔禁俳調以柳宗元代公綽韓愈賀雨二表爲式有上書萬言者治道者帝曰治以用人爲本而不言及其人可知又有上書冗長者使中使誦而臥聽之翼日曰可節數百許字聖主眞知言也

數日夜日辭達二字至論也今反以蕪冗爲大才何居

教衰道喪浮曼感文一二縉紳主盟聲氣鼓吹風雅憚經史爲煩瑣誣經濟爲外馳諧聲析律緣飾名譽天下之能事畢矣 昔唐中宗景龍時置修文館學士

每進幸宴集從之賦詩上官昭儀第甲乙史稱天下靡然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讜之士莫獲進矣世乃以此爲太平粉飾歟又侯景數梁武十失曰太子吐言只于輕薄賦咏不出桑中是則得失之道賊猶知之矣

古之祭文自寫哀衷誄未有倩筆爲之者略舉大概未有盡述生平者晚近俗弊縉紳之喪無不致祭或數人或數十人醵金製軸䌽綺恢張無情之言倩之學究臚列生平同于行述主宋又從而刋布之以爲

榮藉昔趙忠定卒于揭揚有吊者其文曰某年月日某官致祭于宋故大丞相之靈曰於乎哀哉伏望尚饗雖似可笑然足矯惡俗之弊武廟祭靳定倍詞臣撰辭多不稱御筆自爲之曰朕在東宮先生敎朕朕爲天子先生輔朕朕今南巡先生死耶嗚呼尚饗自是帝王風味也賈似道死其客趙介如祭曰履齋死猶死于宗申先生死閩死于虎臣履齋謂先丞相也數語嚴于斧鉞時論快之然此不足法也徐文長祭胡襄懋曰公之律己也則當思己之過人之免責也則當思公之功寥寥數行亦文長不可及處今人人知己之感塡詞欲廣矣　誄者累其行諡措未爲過壽序必列取生平并子孫妻室此何體哉予既責文爲活不能無徇人之求盜惡自職人方未嘗屢求增益乎别人果大賢有傳有狀有誌銘有墓表互見疊出何悉于壽六十七十以至百歲有待也何必于一序是亦誄言行述也序壽始于明明人集如金華震川圭峰荊川具有之疎落行文猶有唐宋贈序遺意何嘗如今日乎洪忠宣爲秦檜所陷卒于南雄喪

過南安張子韶祭之文曰某年月日某官某以清酌之奠致告于某官之靈曰嗚乎哀哉伏惟尚饗則忠定前事也蓋子韶痛憤故不措一詞耳檜之死即忠宣卒之次日惜子韶不及知也

道學之行甚迂故人疾之貌甚古故人鄙之名甚高人故忌之忌疾厭鄙之者不必皆小人也挾其忌疾厭鄙之心而竊竊焉伺其短思媒孽而中之而進學者又疎略坦夷好汲引獎厲于是不肖者竄籍其中而忌疾者餌而嗾之用相攻擊以快其私忿昔孔文

仲攻伊川朝士浮薄者主之其編管涪州門人邢恕陰搆之朱子之蒙詬胡紘沈繼祖實糾之皆受人嗾夫薰蕕不同器理有固然吾輩處此以程朱自待安之而已彼甘心為人所嗾得罪名教不知其自處何等也

漢明帝時公卿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怪之而蠲其制（明帝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天子卹民如此今有司乎民憂勤經時月有奇究急事漢不關心者）張竦客池陽賊至以反支日不去為賊所殺竦名士也而謬若此唐陳思古父喪客往弔辭以辰不見客薛克搆曰事親者避嫌可也既孤矣則無不哭然則推之父死辰日亦俟翼日而哀乎唐張公謹死太宗往臨羣臣以辰日忌上不臨而哭之周世宗哭其樞密使鄭仁誨近臣以歲道非便劉士曰君臣義重何時日之有時日之不足泥況父子乎德宗山陵但取集事修殿不避魁罡嫁娶主以從殤服毀曰仁宗臨奠不避庚戌皆卓然者（俱見前）桓譚時汝陽陳伯敬叱狗馬不言死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後舉孝廉坐壻事見殺拘

忌何益乎予里中有薛類伯殺者子死無嗣窮老孤獨有梅甲者語動必取成雙雖入廁亦然遇冠求覓冠呵起復跪遂見殺豈人以為笑柄有友人篤信禨祥牢不可破動色相戒以陰陽至理博識精通一學問事噫吾不知儒者所空博涉者謂何精通者謂何而弊精神蜮心志于荒唐無可如何之事乎（或丈午衍忌之說）（張山來曰支干拘忌儒者所不道蓋以無其理也借曰有之亦祇可用于安葬婚娶營建城邑諸大事若夫宴奏會友哭泣適逃與夫一切尋常舉動何所拘忌乎哉誠可笑矣）

翼肅宗時下邳趙興不卹諱忌每入官舍更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豐官至潁川太守子蛟太傅孫安世魯相三葉為司隸順帝時河南吳雄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日時巫言當族滅雄不顧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為漢名家（按後漢書郭躬傳載此二人蓋因躬[illegible]廷尉而及雄乃專敘雄一事又因以載興亦不恤諱忌而以陳伯敬諱忌得禍者終焉辭似大有史識）相者周善豹相唐明宗貴不可言反即位欲名之道鳳曰陛下為天子言已驗無所復問若置之京師則

輕跡狂險之人必斬艱鬭吉凶此鳳之高識也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分之福人所共覬然謂其驗亦不盡然予在吳下有星士華屋高軒輻輳其門黃綠爲關說訊之撫軍客也撫軍藩司時許其由巡撫爲三公已果以巡撫晉宮保故鼎任之予笑曰爲藩司推命有不許以三公者乎況巡撫固其分內事也五季時命位如傳令嗣源之推鳳相者豈不哉中又嘗見相人鼎甲者其人果鼎甲以爲奇中不知其相士時人人鼎甲也戒相士之惑

術士之誣民地利星命俱極荒誕相差足憑以其顯著于面目骨法可驗也凡術士皆始于秦漢相節三代有之不與他術涉慾誣罔同然以妄言致禍者亦不少唐冀州刺史劉思禮以相者張憬藏言妄圖佐命與洛州參軍綦連耀謀反連坐者三十六家親黨竄者千餘人明景泰時眼廣通王徽𤎌武平利貨相當主天下謀逆削爵官屬伏誅相不足憑也明祭李守貞子婦符氏以相當母天下守貞曰兒婦爲后况我乎反謀逆決卒伏誅而符氏入周世宗爲后魏豹以薄妃相大貴乃反漢不知妃入漢爲文帝母唐孝明太后鄭氏本姓朱李錡反浙西相士言朱氏當生天子錡取之錡誅而后入侍憲宗爲宣宗母相果驗矣我無與焉他如蒯通蟲說于淮陰李弘泰占卜于昌宗李仁達以僧儼明兩目重瞳雙手過膝逆亂福州宅啓釁兆亂皆不勝記因趙鳳語彙書一二爲世戒云

六朝庾曼稅豐美頤甲開張人謂必爲方伯而竟餓死都督褚蘿面尖危從理入口保衣食而終相不足

憑者多矣唐柳澤十餘歲時巫告曰兒相夭且戕爲浮屠可緩死諸父欲從之澤曰去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後至宰相夫相本不見憑而巫又詭說怵人不足信也十餘歲童乎能識聖教而惡異學僉不爲身命之郵此豈星相所能域者哉

三代以前擇日皆用干郊特牲郊日用辛社日用甲十書召誥丁巳用牲于郊戊午乃社于新邑而月令擇元日命民社鄭註則謂春分前後戊日則郊不必用辛社不必用甲矣詩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穀梁傳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

格二人皆國王雖合羲和洛下閎一行郭守敬不能效其精濱又百工曆算皆中國之九九隸首生從學業皆中國馬融鄭玄也其或然耶其信然耶學校設科講會義會之類皆入中國心慕吾俗而襲之以爲名其多斯葛達等亦荒唐無稽之說也耶蘇尤爲不經即此知其不脫異端也窮理盡性吾儒之學天主以設科取士諸國從事于名理視彼格物理而獨處致其知者似爲勝也恐亦入中國從慕吾道而襲之耳

瀛涯覽勝永樂時會稽人馬歡從鄭和太監下西洋作也內載占城有遍海大潭有爭訟難明之事官不能決則令兩造騎水牛過此潭其曲者鱷魚出食之直者雖數過之無害也夫鱷爲人害致能辨曲直是亦占城之稀事矣

自跋

讀書無次第五十年隨事會心或隸簡端或記片紙或隨筆直書或稍爲聆隸初無一致援引事迹尤不拘朝代彙次之遂十餘卷至有明三百年半散見于前代論斷中他煌煌盛事草茅不能盡也其汎論襄語別爲一帙智識膚陋日迫桑榆雖蓋正無隸所望後賢駁訂

沈氏弋説六卷

〔明〕沈長卿撰

明萬曆刻本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館藏

沈氏弋說序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

近代辭人率長于詩其於文闕如也即有兼長大抵應酬慶吊之篇耳前言往行不必

多識何以囊括宇宙總攬人物垂不朽之大業乎武林沈孝廉幼窂爲侍御襟江公子家饒二酉五車之藏自童稚時諷誦不輟廣采精研漱芳

潤而傾瀝液手自耕纘爲弋說二百餘篇由百世之下考百世之前人有媺惡事有是非抉微闡幽盡汰俗儒陋闒折衷于大道正義余三復而

歎衽擊節如得至寶也昔漢王仲任論衡自謂人無一引吾百篇人無一字吾萬言以爲文衆可以勝寡而不知石多玉寡寡者爲珍龍少魚衆

少者爲神也其失也拘陋而冗蕪唐劉子玄因仲任開孔廣彼舊疑增其新覺乃有史通指摘攻擊不遺餘力而信好事之說侮聖畔經工訶古

人拙於用巳其失也僻戾而詭妄幼宰所辨斵如仲任所皆關切倫常品類非鉤摭細微執滯迂回所撥正如子玄而設身處地曲暢旁通且謚

據經史不恣胸臆秘蔡氏之帳中置徐家之座右此說足當之惜古人不及見也夫仲任閉門潛思墻牖悉置刀筆數十年方就子玄歷鳳閣舍

人遷秘書監著作固其官守幼宰年則後生位則逢掖而所論撰業巳卓然大雅不羣矣仲任有言能說一經者儒生傅覽古今者通人採掇書

傳能奏記者文人精思屬辭連篇章者鴻儒子玄亦言文士多史才少史必有才學識三長余不敢以文士目幼宰詩曰如彼飛蟲時亦弋獲幼宰自道如此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沈氏弋說序

友人臨川湯顯祖頓首撰

漢人七發謂煩屯之疾可要言妙道說而去也初謂文士廷詭迫予接羅大故荒頓委忽幾于大病所謂鮮民之生何暇世之君子乘間語事乎而乃有千里之使來自臨安授以一書則沈幼宰弋說二百首而餘也取詩時亦弋獲

之義弋取傳記以來國家存亡聖賢豪傑所由顯隱之故未遠卒業循其數端已踔絕瑋麗使人踴起步進而幽憂之色起矣予殆有意于時傳

記而敏給者歟今昔異時行于其時者三理爾勢爾情爾以此乘天下之吉凶決萬物之成毀作者以效其爲而言者以立其辨皆是物也事固

有理至而勢違勢合而情反情在而理亡故雖自古名世建立常有精微要眇不可告語人者史氏雖材常隨其通傳奇詭之趣言所欲言是故

記而不倫論而少衷何也當其時三者不獲并露而周施況後時而言溢此遺彼固然矣嗟夫是非者理也重輕者勢也愛惡者情也三者無窮

言亦無窮子乃以二百則弋
彼異時事別白抉摘透漏滴
慱而無餘乃至一事而要遮
前後故實爲其徵曲折隱見
極波瀾之致簡者數語詘然

委盡無復賸詞或逆而探或
順而揄或郄而批或全而劙
横發況入英藻殊義病夫爲
之解頤況乎處世能言之士
者乎去年得瞿膚夫今年得

沈幼宰膚夫感憤檀弓巧識
賢聖昌言排折予重其人幼
宰乃復廣爲豪傑發舒煒燁
千載亦有有爲言之者故予
謂膚夫之作正而奇幼宰之

作奇而正二子者足敖然于
著作之林哉
萬曆乙卯夏五

沈氏弋說序

雲間友弟陳繼儒仲醇撰

武林孝廉沈幼宰束髮好古能讀其父侍御公書更性習澹于聲華蕭然如退僧逋客一旦發其槐肄之秘鄒弋說以示陳子陳子讀之目咗而不張舌橋而不下衮衮乎惟懼其言之罄也古今能言之家多本于春秋然仲尼春秋

之法約而說封之旨詳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學不博五車才不當八面識不超千古辯不敵萬夫目不營四海塵尾相難惟有靡旗什轅而走耳此五者獨幼宰足以當之而猶逡巡遜謝以飛蚉之弋[illegible]自居彼蓋謂鳳翔千仞龍蟠九天弋未嘗及焉故謙言云爾予謂幼宰之筆張弓發矢

能落雙鵰飲羽沒鏃能中石
虎而猥云弋說乎哉說之義
從兌象曰麗澤兌君子以麗
澤講習說之謂也異人讀異
書豪士得豪語其見輒咽否

胸中而莫可發洩每思[illegible]二三
友朋相與聚頭磕膝磨吻撫
掌以快其所欲言而索解人
又不可得如草木之怒生不
達不止鵾鵬之怒飛不九萬

里不止大竅之怒號不山海
騰沸天地晦冥不止此幼幸
所以正說反說直說倒說橫
說竪說煩說簡說俗說雅說
取譬說恢諧說曲折縱橫靡

不如意而莫窮其涯涘也此
說可以驚四筵可以慴獨坐
可以詘今人之口可以服古
人之心可以修行人之詞可
以專大夫之對可以借箸當

前取笏畫地與天子宰相辨
折古今之成敗是非吾安得
呵九關虎豹而進之或招置
百尺樓上譚數日夜語倦意
佗共入巖窟間擁膝相視學

蘇門長嘯一聲而別吾兩人
庶幾嗒然皆無事道人矣

自叙

弋說義何居援往昔據目前是非
是自旋于楮墨之間語未必盡破的
而微中處亦頗可採間效以強弩之
末鴻殲九霄兎窮三窟則詩所云如
彼飛蟲時亦弋獲者乎或曰立言寔

難昔張伯松與楊子雲比肩太玄經
不屑一視晦菴溫公皆命世巨儒也
太極圖解出而衆喙交集資治通
鑑成而讀者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
當予世而爲子之君山者蓋寡矣況
能作床頭秘如中郎哉予曰不然

凡人精神各有所寄或矣或飲或歌喉舞袖或骨董或登眺或子母疲日夜不休予一無所寄更習懶成癖世獻其迂拙以為難近即居闤闠中門可羅雀風雨晦冥兀坐一室此時欲覓一田夫野老與之晤言竟空

谷足音杳不可致況良友哉弋說者予懷之所寄也寄久成帙猶奕者之有棋譜飲者之有觴政歌舞者之有傳奇雜劇骨董者之有博古圖登眺者之有遊覽志子母者之有會計錄精神注焉不自知其陋也若欲有身後名則千秋大業固宜藏諸名山不使時目窺覩以來覆甕之誚矣雖然使弋說而果玄且衡也徽君山中郎自足千古否則言先骨朽縱欲附青雲之士以傳而一種獨抱之光不與草木同腐者竟安在哉予

以千古是非付之弋說而以弋說付之海內之知言者鴻飛天際楚越人能見之乙之而必不敢妄譽以為鳳妄詆以為鴟也文猶是已

錢江逸民沈長卿譔

沈氏弋說目錄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沈氏弋說目錄終

沈氏弋說卷之一

武林沈長卿幼宰　著
蕭山黃可師大年
同邑卓爾康去病
沈守正無回
聞啓祥子將
徐如珩楚白　仝評

黃帝老子

黃帝生乎唐初老子生乎周末風會不相及矣一爲開天之辟一爲避世之聖潛見不相侔矣而世合而稱之曰黃老之術將無同乎乃老氏以德化而黃帝習用干戈凡五十三戰老氏務愉朴而黃帝廣宮室壯堂廡搦軒冕之制以易皮華之陋草木之花染爲文章老氏以無爲爲宗而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居登空桐陟王屋陞鴻隄而入金谷肆志昆臺發軔紫宮投策鐘

山轍迹遍于天下且占星占日占月占風作書銘定律數勸蠶鑄鼎脊脊多事不少休也老氏猶龍莫測仲尼就而問禮關尹彊之著書而黃帝資予風后力牧師于廣成問于岐伯咨于灊子訪大隗于具茨受神芝于黃蓋襄城小童無不即也中華丈人無不奉也甯封甯正無不禮也外是而封胡大橈伶倫輩不可勝紀凡此皆黃老所枘鑿不入者而世儒相傳概云黃老夫繫老于佛之下則異端黜之而不知仲尼所嘗問禮以猶龍稱不可黜也繫老于黃之下則尊爲道教之祖而吾儒未嘗指黃帝爲異端顧異端老氏哉道書謂黃帝老子皆受要于泰壹元君而太史公稱申韓原于老氏夫刑名道德大致懸殊而推本所自以無情者必至于無恩耳若夫焦勞之極返而歸諸清靜老氏未必不原于黃帝也則謂之黃老也亦宜

卓去病先生評○焦勞之極返而寧淨黃老之同將無然乎至史遷申韓原于道德之意恐是綺語

黃聖孩先生評○絕頂之論

鯀

鯀蓋顓項之子而黃帝之曾孫非凡種也堯求治水者四嶽皆舉鯀則鯀可知堯心知其非而不得不試則在廷諸臣洵無勝鯀者矣鯀九載績用弗成使禹治之又八年于外則考其時始十七年矣而世相傳堯有九年之水何歟鯀卽倖直自用然禹既能幹蠱亦何能坐視不諫而經史中但載禹行水之事不載禹行水之言豈

禹之行水也仍蹈鯀覆轍歟抑矯鯀之所爲而就緒歟說者曰鯀主塞禹主導鯀築隄以障禹掘地以疏故成敗相反而予謂水性順下之常凡夫知之何獨鯀而昧也當時堯都于冀冀受河患最急而鯀弗先其所急故九載勞勤茫無可憑禹自冀州始發跡壺口淮地之勢自北而南次兗次青次徐次楊次荆次豫次梁而後及于雍則不必玄圭告錫而冀州初又已覺水患

之平矣九載弗成乃鯀未竟之績而舜殛之誤
也俗儒謂聖人必無過擧舜所殛斷不誤故萬
世無冤鯀者而鯀心不服化爲黃熊上帝憫其
無罪而身受惡名以廸俾姒氏不傳賢而傳子
啓之賢也天所以報鯀非報禹也不然以方命
圮族之罪人而祀夏配天四百餘禩皇皇后帝
豈歆此非類哉後世神其說謂禹受黑書緣字
以知水要得童律狂章鴻蒙之徒以制水怪而

績用克底然吾聞之顓頊依鬼神以制義而黃
帝受符王母以征蚩尤則此亦非鯀所難也

黃聖孩先生評〇可備一議

卓去病先生評〇濬昏之鬼祀夏配天心嘗疑
之幼宰言九載弗成乃鯀未竟之績而舜誤殛
之理或然歟路史所載治水之績確自上流始
以下流漫漫不可施功也河渠書又言今堙廢
故蹟有鯀隄俱不知果否

閒子將先生評〇爲鯀吐氣千古至論他人不
敢開此口

徐楚白先生評〇水性順下人皆知之不使稷
契而使禹亦以父子相承有深意于其間耳以
方命圮族之人而祀夏配天使爲鯀開一生路

伊尹

書稱尹去亳適夏旣醜有夏復歸于亳于是有五就湯五就桀之說柳宗元以爲輔湯則其濬遲化桀則其功速故不憚以身爲僕僕也蘇轍推本之以爲此湯意非尹意也二說俱得但予有疑焉太甲之不肖視桀且何如耶尹放太甲曰予不狎于不順乃就桀之時坐視其顚覆而曾無一言匡救之豈懼禍之及不欲以斯世斯民之身爲關龍逢續耶若然則就之也何爲就之而至于五桀寧不疑耶桀嘗囚湯于夏臺而尹固湯之臣也尹寧不危耶尹樂堯舜之道堯舜禪受而尹敎湯放伐固善學聖人處也放桀放太甲尹所剏爲者皆千古非常之原後世新莽魏操晉懿亦藉口阿衡然而莫掩其篡弑按迹以求而馮導之歷事五季與莘野之五就湯桀猶珷玞之于玉寧無辨哉要而論之割烹亦

何足辯不過如張子房之借箸叔孫通之緜蕞馬伏波之聚米柳公權之筆諫蘇威之諭顏閭馬喩之意云爾說命曰若作和羹用汝作鹽梅而後人美相業亦曰調和鼎鼐卽以滋味說湯又何爲不可乎

黃聖孩先生評○神聖作用窺測未易只設疑關以俟後日徐悟徐解亦是一法

聞子將先生評○語多不了文亦澹蕩

卓去病先生評○割烹食牛有無固不必辨然多是戰國時人造爲一說以誣聖人五就之說孟子亦借而斷之耳柳蘇之論又是夢中說夢也伊尹出處自以耕莘樂道章爲正

微子

微子之去非為存宗祀也拘儒狃抱器遯荒之說其識甚陋而不知祭器之抱微子蓋有托而逃即泰伯採藥荊蠻意也何也周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以及于武聖聖相承上帝懷之久矣特人心未盡屬耳非周之世德淺而人心未盡屬蕞爾岐豐闢國百里德澤有未遍者即三分有二而洛邑之頑民首陽之義士尚錯趾

于六州之內況其他乎師矢牧野而云上帝臨汝無二爾心夫業已稱三千人惟一心而猶必邀靈于上帝武王此時亦自疑矣若以為創非常之原而自疑則南巢之事已有先武王而為之者何二心之有當時人心怨紂而未始忘殷微子以帝乙之元子躬神明之德商周之一興一廢全係于微子之去不去耳微子而不去人心將安歸乎武王雖有十亂其如之何人心既

推戴微子則陳疇訪範之奕未必不借洛邑之頑民首陽之義士為存殷之舉以發舒其披髮佯狂之憤時事未可知也史記述微子數諫紂不聽死與去未能自決問于太師少師假令欲存宗祀則獨有去之一途可行必無死法又何不能自決之有武王克商求虞後而封媯滿于陳以續舜祀立夏後而封東樓公于杞以續禹祀則湯祀之有托不問可知為微子計徐而俟

之可也而肉袒而縛牽羊把茅持祭器以造于軍門不已急乎論者不得其解謂左傳楚師入許其臣逢伯權詞以述此事而史記誤採入世家非也當時紂子武庚祿父尚在不當以微子續湯祀以微子續湯祀在武庚管蔡伏誅之後則所謂持祭器以造者蓋非其情矣微子始終以祭器自掩誰察其用心之苦者彼不去于周師爰人之際而去于紂惡將稔之先明知天意

之陰有所屬而晦其跡并晦其心比讓德于泰伯更淵微矣泰伯爲周苗裔仲尼得而闡之微子殷之遺胄仲尼不得不爲之隱而要之稱泰伯正所以表微子也不然未有以武王之聖而斬成湯之血食者卽無武庚祿父有麗億之商孫在其埒二恪而三之無疑矣而謂微子之去爲存宗祀不深可異哉

卓去病先生評○微子之去以全宗祀此古來頭巾語幻宰掃之誠然

聞子將先生評○說微子心事千古未發文亦雄健

徐楚白先生評○獨得之見千古未有

虞仲

自盤庚沒而殷衰高宗中興享國五十有九年此時太王遷岐以避狄難間關困苦何自萌剪商之念哉剪商乃魯頌之誇詞史據之而宋儒附會之太王實無此心也泰伯虞仲季歷其賢相埒太王何必舍長而立少晉獻公漢高帝蹈此弊者驪姬戚夫人爲之祟也太王三子俱姜女所自出必無此情昌有聖德太王喜之傳位

季歷以及昌此太王意中之事而當日家人父子之間有默察其隱者以故泰伯逃而虞仲亦逃太王若明言之則虞仲可無逃矣如孤竹君遺命立叔齊則中千可以不去中子亦賢者也夷齊去而國人戴以爲君德豈出虞仲下者虞仲逃而太王可以尋季歷可以受泰伯之讓成矣孔子謂三以天下讓從周華商之後追美之以爲泰伯之德足以有天下而不有非太王陰

欲剪商而泰伯不從如後人所云也事有不可預料者商不立紂而立微子周不立武王而立伯邑考二者有一于是毫髮未可問也而太王顧謀剪商于數世之後哉

黃聖孩先生評○商不立微子周不立伯邑考二事相反正相類

沈無回先生評○商不立紂而立微子周不立武王而立伯邑考二語令人豁然心開

聞子將先生評○一洗迂儒附會之陋

西伯

伯嘗獻洛西地以贖炮烙之刑篤矣哉仁人之用心何彰灼也細而澤及枯骨大而整旅寧民皆昭昭乎暴著于天下而史稱西伯陰行善說者謂伯恐紂知之因以買禍而深自韜晦又謂伯恐天下知之德已而怨紂仇后相形非臣節所宜淺之乎視西伯哉伯之心惟蘄出天下于湯火而登之衽席利害有所不計恩怨有所不

任崇侯虎嘗譖之子紂囚于羑里矣既而伐崇以兵諫也顯然動獨夫以南巢之懼安知羑里之不爲夏臺耶而紂不悟當時如歔孔邇之歌在在思服不獨汝墳也史何所據而謂其陰行善乎若曰陰行善以樹德子先思克昌厥后剪商之舉不干其身而干其子此陳氏厚施得衆之故智西伯不爲也乞伯之心無日不軫民窮而疾毒痡所謂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非爲一身

而憂患爲斯世斯民而憂患也季札聘魯請觀
周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憾不得
即伐暴而救民也藉令假年于百歲之外孟津
牧野之師不待武王矣矣而迂儒謂西伯留以
待武夫夏之毐葛喪興謹太甲之德不克紹成
湯將誰待乎文王幸有武王繼也故孔子美其
無憂而曰子述之述則征誅非武王所刱而遺
緒實文王所畨矣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周德誠

至然孔子非嘆美文也見武王勢窮理極不得
不伐商也不曰文德至而曰周德至見文王武
王世德相仍不得分之爲兩也此聖人言外意
也而說者謂文王堅守臣節終始不渝則置武
王于何地矣禪受而降革命者惟有征誅之一
途湯創之武承之秦漢唐宋代踵之而獨以罪
武王如蘇子瞻之譏其非聖者祗因識文王不
眞耳季札謂其有憾知言哉而孫明復以爲不

然陋矣陋矣史謂其陰行善更誣矣太康之世
無成湯故見逐于羿桀惡稔于太康而無恙者
湯之力也幽厲之世無文王故流于彘弑于犬
戎紂惡稔于幽厲而無恙者文王之功也有文
王則天下有所恃而無恐有所憚而不敢肆有
所屬望倚賴而徐以聽其自斃其行善惟恐天
下之弗知何以陰爲夫善陽德也陰謀陰慘陰
險陰毒陰忌皆不美之名也惟陰騭陰符稱吉

祥焉然而屬之于天與鬼神非人矣文王光四
方顯西土何如其昭明洞達而亦效黃老之作
用哉吁故表之以俟後之作者採焉

黃聖孩先生評〇大議論〇使文王行武王之
事吾知必立微子有憾者意在斯乎

卓去病先生評〇伯之心惟斷出天下于湯火
而不計利害不任恩怨此千古正論至勘子述
周德陰行善處尤不可易如世俗人解不惟武

王未盡善之意從來不白而其作急描寫曲護文王處文亦必不敢當今父子俱有知巳矣

聞子將先生評〇的的是當日心事闡發可謂曲盡

閎夭

九侯有子以爲美也而獻之紂紂以爲不美而醢之夫醢之誠酷矣而九侯自有致醢之道不足憫也西伯囚羑里閎夭患之購有莘氏美女及他璧駟因嬖臣費仲賂紂得免更悅而賜之弓矢使專征伐夫紂別有肺腸倘以有莘氏女爲不美而醢西伯則如之何西伯免而九侯不免蓋幸不幸異焉而予謂其事亦與羑里之囚

斬脫于險不得巳而以美女進非若九侯無故而導淫以繼體之裔供昏暴牀笫之驩也況賂紂出自閎夭不使西伯知之以臣救主義也不用諍而用賂權也非若九侯之自作孽也千古而下但形容紂惡而以醢九侯事與剖心析脛剸孕等竝舉更無罪九侯者宋儒又有閎夭不賂紂之說皆非也予特闡而揭之

卓去病先生評〇美女賂紂出自閎夭則可文

王知之不可弇州亦有此論而罪九侯自作孽有取醢之道從來無人說及因思齊威烹阿古今稱快若九侯醢自湯與武丁之手豈非奇舉乎惟紂爲之故云稔惡耳

平王

蘇子瞻論平王東遷失計之甚比于富家子孫一敗而鬻田宅終不復振此以垂訓後王無輕棄祖業則可而實有不然者周之政教號令不行于諸侯非東遷之故乃平王懦弱所致其猶擁虛名于上以足卜年八百之數者東遷之功也何也犬戎可以弑幽王獨不可以虜平王乎平王虜而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如五代之

分裂割據不爲篡也雖有桓文無所用之忠臣義士不動黍離之感與屋社之嗟矣此之謂不鬻田宅田宅自蕪者也西漢之末元成哀平未嘗鬻田宅也而亦若贅旒何哉故遷都之得失原無定評覩遷都者爲何如主耳子瞻云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嗚呼太王遷岐避狄難也而後世子孫且何如哉不咎平王之不爲太王而謂東遷之後王室遂

畢則是公劉遷邠文遷豐武遷鎬皆失計矣此自姬氏家法獨以罪平王哉周之盛時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洛水泱泱形之咏歌女見其不可都也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可見周轍未東之先天下已不宗周非必東遷後始敗壞而不可復支也其謂東遷後秦無所憚因以蠶食致覇則尤有說秦虎狠之國也范睢進遠交近攻之計若以輿地論近莫近于周矣先兼并周

而稱帝以臨東諸侯革命不更速乎雖然朱高南渡頗類周平東遷或予聽先見于數世之前而立論以箴之歟

閩子將先生評○可與蘇長公說並傳

黃聖孩先生評○能令子瞻心肯

卓去病先生評○周室擁虛名于上以足卜年八百之數者東遷之力千古無人能道大抵遷都得失只看後着如何耳避一時之凶鋒以存

社稷亦未爲不可即如有宋都不南高不和不知爲二帝之續者凡幾特以出自秦檜人不敢言耳朱夫子曾有言覓之亦較量當時事勢應合如此

徐楚白先生評○東遷南渡俱是苟延國脉光武中興却不階尺土則遷不遷可無論也

卞和

玉無舌不能自鳴其爲寶特有光焉而人賞之若韜諸璞則已隱矣然人猶得緣璞以測其玉而卞和獻璞何以偏見刖也玉非凡則璞亦非凡蓋常目所不經見者玉尹題之爲石奚怪耶楚厲王武王信玉尹之言而相繼刖和亦奚怪耶所怪者和負希世之珍不剖之以獻而以璞嘗衛足不如葵爲可惜耳或曰楚子剖而後刖

未晚也卞和請剖而後受刖則玉尹慙矣何至再刖而泣遇楚文王始獲售耶予曰卞和非眞能識璞特意之耳意之者異之也楚文王非信卞和之眞能識玉而不吾設特疑之耳疑之者憐之也庸夫悅其所信而嫉其所疑疑生于憐卞和乃得幸免否則非壘且宮矣卽不然亦貳矣獨刖乎哉天下事大率類此故君子居身務闇而明民務彰白龍魚服見困豫且衣褐懷璧蒙耻而弗可洗也張華號博物君子然非寶氣燭天光怪噴薄則豐城之劍安知其不爲荆山之璧乎世之泣玉者去其璞而可矣

黃聖孩先生評○奇論足資鼓掌

聞子將先生評○快論○玉在璞而和必欲獻之使人知一宜刖已刖矣可與玉俱藏矣而再獻之再宜刖然則璞之究竟得剖而和之終免于壘且宮且貳者幸耳嗟乎天下事獨玉乎哉

季札

胡安國謂季札讓國以致亂其說昉于唐獨孤及而附會于夫子之書名以志貶要之非也夫讓國而反以致亂則爭國亦可以致治矣有是哉吳之讓國者不自札始則泰伯實爲戎首甚哉其說之戾也札爲春秋第一流人物非他賢所能彷彿卽如晏嬰納政與邑得免欒高之難札教之也夫晏嬰智矣而不智于札若子產若

蘧瑗若叔向皆一時之傑而與札投契如生平札蓋有聖人之風焉聞樂而知列國之興替聖之膚者也閎覽博物聖之多能者也掛劍盟心聖之信者也彼嘗葬子于嬴博之間而夫子往觀其禮素已傾嚮札矣率而手題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世豈有生前書名以貶而歿後碑墓以褒者哉況札所願附者子臧之節也而子臧不以讓亂曹卽諸凡遜位者如伯夷叔齊不以讓亂孤竹穆公子魚不以讓亂宋子郢不以讓亂衛子西不以讓亂楚而烏得以讓爲札罪乎札所諄諄戒晏嬰輩者惟祈遠禍敗而闔室之甲魚腹之鈹顧躬自速之不戒其爲札矣惟聖人無死地札則有焉抑予又有說于此壽夢之欲立季札賢也季札讓而竟立諸樊長也次及餘祭餘眛以爲札地不眘眘多事乎餘眛殁矣季札猶讓此將不傳光而傳僚光之

襲僚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惟季札立光則無辭僚札之子（好斷案）立光能默然而已乎札遜位而吳之禍漸解光襲僚而吳之事大定札蓋有大造于吳者而諸其致亂可乎然則爲札計暫遵父命仍摯而還諸光何如嗟乎魯隱之營菟裘可鑒哉吳從此益多事矣惟聖人能行所無事也或曰此自姬氏家法傳位季歷以及昌太王實剏爲之予曰不然此泰伯虞仲之意非太王意也

孔子標泰伯以至德而列虞仲于逸民其賢豈出王季下而諸樊餘祭餘眛皆凡材也非泰伯虞仲比假令諸樊等善承父命亦如荆蠻之逃札可以無讓也苟泰伯虞仲不去王季能安其位哉周之興非關王季之不讓而吳之亂非關季札之讓安得以此例彼春秋之書名特以吳夷也故擯之況吳亡于夫差夫差乃光之子其賢不肖天也非季札所能為也即吳之宗社實

亡于光光負嫡嗣當立帝乙舍微子而立紂而湯祀竟斬世未有以此咎帝乙者而偏咎讓國之札不已甚哉

黄聖孩先生評○出自泰伯意故曰以天下讓若出太王意泰伯僅免不爭耳何稱至德○成敗論人宋儒淺識得此一洗之

卓去病先生評○延陵以讓國以致亂此先儒議論不謹處細思之其實罪悖謬讀此為之豁然且

人固有性延陵自是瀟然物外的人何物蕞爾足掛其懷

沈無回先生評○泰伯之讓非興周也季子之讓以定吳也皆千古持平之論

聞子將先生評○胡氏自當心折

程嬰

趙氏之客二人公孫杵臼死難程嬰立孤各自勉豎而予以爲嬰但能存孤非立之也迦成季之勲宣孟之忠以動晉侯立武而反其田者韓厥非嬰也藉令晉景無疾太卜不言有祟厥安能以祟出趙氏之説進而立之立之而嬰所存之孤可以無恙不然岌岌乎殆矣又令趙孤不存厥雖趙黨欲立其後而嗣且斬焉絶矣何從

立之夫然則嬰之有德于趙氏甚厚可以追賁友之譏而必死報杵臼于地下則迂矣死者庸衆所難豪傑所易以存孤較死節則死節似易而存孤寔難嬰爲其難者復從其易者杵臼有知何以酬程嬰哉杵臼爲趙氏而死不爲程嬰而死則杵臼之死程嬰可以無償彼固曰所少者一死耳而嬰之後有伍員者屬鏤之劍僅足以荅闔廬之恩猶少丈奢一死猶少兄尚一死猶少江上丈人瀨水之女各一死有荆軻者事敗而誅徐夫人之匕首不足以酬丹而反爲丹禍則猶少燕丹一死猶少樊將軍於期一死猶少田先生光一死古來豪傑之士功成而以身殉者惟侯嬴爲當其刎頸以送公子非激之也亦非畏禍也償晉鄙之寃也若程嬰者何以死哉

黄聖孩先生評○以存孤爲立孤即不有天下

而曰讓天下云爾然嬰必以死酬臼可見死難亦非易易者論伍員荆軻處實愜予心

卓去病先生評○程嬰可以無死然以成敗論則立孤難以利害論則死難二人相約全孤而公孫獨延頸就戮嬰實悄然隱之寃竟一死惟自致其不恐耳人惟自致者乃爲不失貞心哉

徐楚白先生評○夫子仁管仲而未嘗愚召忽聖人不輕責人以死亦不以死罪人程嬰雖非

聖賢却與匹夫匹婦不同

沈無回先生評○古人覗死甚小

聞子將先生評○妙絕議論妙絕文字

禆竈

禆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用瓘斚玉瓚鄭可獨免子產弗聽壬午四國果災禆竈之言驗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國人欲用之僑終不聽鄭亦不火予謂此非竈術未精而所料爽也亦非僑修德挽回如所云熒惑退舍之說也僑蓋陰有所禳之法超于瓘斚玉瓚外者特不使人知耳他日伯有作祟而立後以安之并立公孫洩務義明民其慮遠矣而王荆公引之謂天變真不足畏未識先民之用心者也

黃聖孩先生評○予觀僑治鄭多用陰術所謂仁術也故曰惠人

沈無回先生評○僑春秋有用之才也或謬巧以詘禆竈當是確論

夏徵舒母

徵舒之母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楚莊王欲納之子反欲取之申公巫臣皆止之而挾以奔晋從古尤物莫不祥于此矣或者天鍾美在是令人蠱惑而不覺耶何覆轍相踵也以予論之人情好色大都耳食者多所謂沂陽之豬已夜逸而客之食肉者猶大詫以爲非他產所及甚可笑也即夏姬色果殊絶然歷年多矣

而說者云夏姬得道肌皮三少皆無稽之言也

黄聖孩先生評○巫臣誤楚一大滑也夏姬三少終歸老焉非巫臣有德以勝之勝之正以術耳

沈無回先生評○飛燕云吾內觀三日肌肉盈塞六合之內洵無所不有

聞子將先生評○幼宰信世有錬石補天竊藥奔月等事而不信世有肌皮三少人乎

管仲鮑叔

三代而上論交者必推管鮑然兩人相知在世味外別有投契非尋常思議所及也韓子謂齊國之亂二子相期入事一公子焉先達者相收後小白入而管仲囚叔乃釋之果爾則奇貨其君市販之行也二子相知最深趣舍各異疑者不得其解曲爲之說而不知人有相知而所見迥殊者覆楚復楚伍申非良朋乎擯秦事秦蘇

張非密友乎何疑于管鮑也古有父子而不同行者事殷伐殷各不貶聖有兄弟而不同心者事蜀事吴事魏各不貶賢何疑于朋友也仲且殁桓公問孰可代仲不薦叔且疏其短則愛叔之極矣叔嘗自言不如仲者五則叔自知人薦賢外治國用兵俱非所長仲稔知之恐其負乘獲戾既以負桓還以負叔不得已而爲之藏拙耳不然張說之于姚崇以河東總管薦寇準之

于王欽若以知天雄軍薦亦可稱相知乎哉古有毀人而出于愛譽人而出于憎者其心事俱微渺而難明世以管仲臨終不薦鮑叔爲蔽賢與兒童之見何異

黃聖孩先生評○仲之知叔勝叔自知眞相知也

卓去病先生評○相知之方亦云多緒豈但睽才異調即兩相佹嫉原自相知孫仲謀批曹公書云世雖讐敵不可謂不相知也豈必可可否否一一黨合乃稱知巳哉

重耳

晉侯賞從亡者祿不及介子推豈忘之耶人雖善忘不忘于朝夕從游之臣嘗考重耳居狄十二年居齊居秦者七年介于推未嘗去也渡河而隱在重耳返國之日則君臣相與巳有年矣此曷爲而遽隱彼曷爲而遽忘左氏紀從者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犨司空季子無介推姓名紀鄭叔詹之言有三士足以上人狐偃趙衰賈

佗亦無介推姓名史遷載推從者憐之懸書宮門有一龍五蛇之諷文公驚見知爲介推則推久巳列五臣之數矣五臣忘一盟王不宜爾爾況彼以譎而致霸則其智詐伏毒有逈殊于人者十九年在外所備嘗險阻艱難一一不忘而獨忘介之推非情也誅無禮于諸侯曹衛鄭各無寧歲讓寺人披之斬袪于蒲而曰夫袪猶在以修怨則不忘退三舍避楚違子犯之請而弗

擊秦念餐璧之愍懃而免其族以報德則不忘
而獨忘介推乎不第介推方出亡時守藏者豎
頭須竊藏以逃盡用之以求納公及入求見公
辭以沐則文公之爲人可知已不第豎頭須方
入曹時顛頡魏犨怨巳勞之不錄而爇僖負羈
氏以穉𢡟文公愛魏犨之材而免之而竟殺顛
頡以徇于師則文公之爲人又可知已不第顛
頡方秦人納公時狐偃以璧授公欲辭去斯何

心乎且其父狐突以偃故被殺兼之十九年之
羈紲要盟河伯而舅氏始得自安則文公之爲
人抑又可知已從亡賤臣如壺叔輩三賞而不
及舟之僑不賞而辭去猶有可諉者曰蔯若介
推等尚不賞則所賞者果何人耶傳曰介之推
不言祿則其他非不言祿者矣此左氏之微詞
也推自謂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則曩時之隱非
其本心重耳自謂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則推從

亡時實未嘗有可甚處也推死而後以緜上爲
之田何及矣生不食其祿而死顧謍其祀乎寻
概觀五霸惟晉文公絕少英雄之氣亡時衛文
公曾不禮焉夫衛文公何如主也楚丘光宅騤
牝三千意必有不滿于重耳者焉巳而受室于
齊桓公有馬二十乘意遂安之何其鄙也微姜
氏殺蠶妾與子犯醉而遣之幾老于齊矣醒而
猶以戈逐子犯又何愚也因邇其去狄而如齊

不過懼惠公之見偪聞管仲隰朋之既死暫可
休足原非有遠見也雖然獻公于九人繼申生
者惟重耳在晉難未靖而重耳久羈于外以待
其變暗合于聖王遵晦之道謂非天所啓哉天
之所啓二三于原不當引爲巳功而重耳自不
可不酬其功吾因介推之事而并論及之以翼
仲尼譎而不正之旨
黃聖孩先生評○偃要盟而身留推不言祿而

身隱文公乃長頸烏喙之流非可共安樂者也但頭須竊藏納公而公辭以沐英雄諱之耳信法斬顛頡獨憐犨材赦之吾猶有取焉

徐楚白先生評○重耳勾踐是一流人介之推以祿不及而後隱且出怨言則不如范蠡多矣

聞子將先生評○痛快絕人

伍員

吳自泰伯以暨春秋蓋子年之祚而勾踐實奉而沼之孰不以吳之亡亡于夫差之驕與伯嚭之諂而予謂吳之亡亡于子胥之不知人而已夫差原非闔廬之愛子當時太子終纍固在也而子胥必欲立之員所謂我以死爭之于先王幾不得立者是也立夫差者員則亡吳者亦員矣員與夫差初時臭味相合而後來譏見議論不相合其相合之大者在欲報父仇由今想之一段剛狠怨毒之氣猶令人恐髮直上況當時臣主有不莫逆于心者乎故員灼見夫差之賢而必欲立之其不相合者特處勾踐一事耳而此一事則足以亡吳而有餘矣大抵員爲人忍而夫差不忍員爲人不恃而夫差恃知子莫若父夫差之所短惟闔廬知之而子胥不知也夫差之得立乃子胥誤之而闔廬過信而過聽之

也闔廬之立夫差行其所疑非行其所明也闔廬信服子胥千古無兩而猶必以死爭之則其中有獨見矣竟奪于子胥之强詞而爲是拂心之舉以自沼其千年之社豈非天哉儻夫差不立雖有百宰嚭越安所得間而中之嚭與員同病相憐其祖伯州犁與奢尚均戮于楚而均非其罪而員與嚭則實非同調乃不能蚤見而鋤去之乎以子胥之陰謀翕張而更得君如闔廬

去宰嚭如拉朽而憐而容之其後根株既固任讒賊之賣國而束手無措世以子胥爲智吾不信也一失子不知夫差再失于不知宰嚭吳社稷已不血食而斤斤屬子于齊鮑牧以延奢一綫之傳員則陋矣鐲鏤賜劍鴟夷浮江爲天下萬世笑即抉眼懸東門奚益哉然則子胥之料越亦不過長于料事如所云少康一成一旅光復舊物之説而非長于料人灼見勾踐種蠡君臣之必爲蠭蠆也古以不知人而殺身亡國者微獨子胥故夫差謂死者而有知吾無面以見子胥吾謂死者而有知子胥先無顏以見闔廬子地下矣吾故曰吳之亡亡于子胥之不知人而非亡于夫差之驕與伯嚭之諂也

黄聖孩先生評○子胥功名之士也父讐已報而猶以報讐之氣使夫差用于越而得志焉彼灼見夫差之可用也終纍若立未必能爲棲會

稽之事特功成而主則驕雖百嚭入之矣員且柰之何哉齊之桓秦之堅皆以驕功致亂致亡于仲猛身死之後似與員之生者殊然仲猛不逆料主之必驕而遠棄之不事則執此亦畧可寛員矣

聖孩又評○英雄成事亦必投間抵隙若夫差不驕宰嚭不佞蠡何能爲乎乃勾踐亦一夫差也待其憊而後可用之故伐吳之師蠡雖諫竟

不極諫卒至師困身辱而後惟嚭言是聽使胥
糞則嘗糞使奴虜則奴虜不然勾踐之驕慢豈
滅夫差哉凡嚭所謀皆詩書不經見之事凡員
所諫皆詩書已有之事所以一謀得行一説不
得入也
卓去病先生評○子胥始終只成就報仇一段
氣烈其他差錯固不及慮與夫差同仇故忍而
立爲君與宰嚭同病故忍而共爲臣至寄子鮑

氏以延奢一脉其終始苦心更可想見大抵古
人亦止能于一事做得徹底耳
徐楚白先生評○罪員亡吳其説似刻然董狐
書趙盾弑君春秋不以爲非則仲尼亦豈已甚
耶假令闔廬欲立夫差而子胥執立長之義竟
立終纍終纍卽亡國罪不在子胥矣隋高祖臨
崩撫榻曰獨孤誤我闔廬有知亦當作此想

王孫駱

吳王夫差既殺伍員王孫駱方始進諫已晩矣
夫差又欲殺伯嚭王孫駱復止之此何解也吳
國無員不足以覇無嚭不至于亡駱此言觸吳
非淺凡人識庸者必惡趣陋者必劣故朱晦翁
云鄙夫庸惡陋劣之稱駱非眞見得員之忠而
不當誅不過謂相國之尊不當誅耳業已實見
得嚭之佞而何故止之不過謂太宰之貴故止

之耳此正駱識趣庸陋處而惡劣則已極矣雖
然駱未必不爲嚭作説客而以此嘗夫差者蓋
兩人臭味不遠也仲尼説鄙夫不可與事君此
其證歟
黄聖孩先生評○駱持議頗類鄉愿

范蠡

古謀臣之成功未有偉如蠡者然蠡確有成算而非倖也何也蠡蓋參術與數而用之者也方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傷將指失履旋卒于陘吳讐越深矣夫差君臣日夜謀所以報越者不遺餘力越不以此時設備又不以此時修睦而反欲先發以觸其怒蠡此時以死爭以去就爭可也但一諫塞責巳耳陰謀逆德上帝所禁之說

又迂甚而不足以動聽于勾踐竟致會稽之棲悲夫無何委管籥爲臣妾養馬嘗糞匹夫所羞爲者而國君甘之計出于無聊也倘夫差聽其成而不令返國越且柰吳何哉說者曰自辱而至稱臣嘗糞不如此不足以愚吳也若前此所有之事吳亦不信之矣予曰不盡然蠡之謀因人而施者也夫差驕而勾踐以諂入之夫差婦人之仁而勾踐作可矜狀以中之蠡寔爲此謀也當時養馬石室吳處越原不以禮其猶鞭尸之故態耶倘非（快論）先有養馬之辱而蠡遽以嘗糞（如敵拳者借勢者一抉）之策進寧獨子胥疑駭即夫差亦疑駭矣寧獨夫差弗憐即勾踐亦弗聽矣勾踐之得返國蠡如取諸寄是術之必行者也雖然越十九年始克報吳非驟得志焉者倘勾踐返國之後而夫差以考終伯嚭以讒敗皆時事之未可料者有一于此吳可圖乎是數之不必然者也而蠡于

數燎如矣蠡之言曰越得歲而吳伐之終于無（成功在此）恙故不憚以其身周旋險阻竟復讐定霸名聞諸侯予故曰蠡確有成算參術與數而用之者也員之亡也吳巳憊矣越巳勁矣幡臺臨江之衆句踐急欲用之而不能待而蠡曰未也子胥之計策尚未忘于吳王之腹心也蠡豈眞怯哉時未至耳後去越居陶用長男之愚貪以殺其中子而猶斤斤自幸其言之券也父子尚爾況

君臣哉然能蟬蛻于功名之場骨肉之縛而壹以術數聽之蠡其遊方之外者乎

聞子將先生許〇翻盡千古成案

藺相如

完璧之事楊龜山王元美皆以爲横挑秦怒禍且不測幸而無恙天也嗟乎此鑒于楚懷燕丹之敗而過慮焉者也燕丹用詐嘗秦以圖僥倖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相如直詞怒氣責而脇之在秦紿趙之後以爲應耳非若燕丹首發大難之端以開釁也至于十五城之不償與商於六百里之爽約跡頗相類而趙之君不至如懷王

之愚楚之臣竟無有如相如之勇者故成喪大異安得以彼例此兩先生之意不過謂趙弱秦强實非其敵危道也而予謂大國何厭之有求而必獲索而必奉設有難繼之供更甚于璧者何以給之立國之經恐不如是趙雖弱不弱于春秋之鄭而玉環特商人所寳晋宣子固固欲之子産固固不與鄭以蕞爾土介强大間索丘賦無虚日猶得會盟中原終僑之世不被兵者

皆玉環之類有以褻其萌也況璧實國寶相如能不爲趙惜哉雖然白起坑趙卒四十萬于長平以功封武安君威震天下而賜劍杜郵以不任乘勝取邯鄲故乃知長平之役特帥非其人而非趙果弱也則即以勢論秦亦無如趙何兩先生何所見而爲趙危也相如退而讓頗豈匹夫之勇哉假令完璧歸趙而宗社果危于累卵相如又有以權之矣

徐楚白先生評○求璧本意不過借以嘗趙非眞愛璧也若果愛璧則十五城不惜矣相如存璧以存趙澠池之役卻從夾谷一會得來是善學聖人處

卓去病先生評○大國何厭之有歸璧斬環以持其氣耳惟陳軫策秦最中肯綮

申韓

刑名刻深之說從申韓發明殆盡而實非肪于申韓夫殺人後賞而先罰不申韓乎而成湯固作法于寬矣詩曰敷政優游畏也于産治鄭鑄刑書有火烈民畏之喻不申韓乎而孔子以爲惠人又曰古之遺愛乃商鞅用之以覇秦而卒受車裂之慘後人遂悚然以申韓爲戒且歸咎于秦亡之速皆鞅罪也冤哉焚書坑儒皆鞅身

後事也蘇長公嘉其有帝秦之功而無德義以濟之故不免于禍其說頗當漢諸葛武侯以嚴治蜀不申韓乎而炎祚不永亦豈武侯之罪哉彼李斯受學荀卿固儒者也而赤族于秦秦原虎狼之國臣子鮮令終者而必以是爲申韓罪皆附會之辭也

沈無回先生評○眞持平

屈原

賈生有言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太史公因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然原楚之同姓誼與遷謂宗臣義不可去心特傷之而設此說耳史遷罪懷王內惑于鄭袖外欺于張儀疏屈原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身死于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而予謂屈原亦不得為知人知

懷王之不可與共事知上官令尹之不可與同寅知頃襄之不可與雪耻則有飄然遠引鴻冥鳳舉于層霄之上奚至為讒賊所迷亂而自隕汨羅為予合觀原之生平所嫺者辭令所抱者忠憤所不逮者直言强諫所無術以弭者讒賊之口而所患者在不知人也商於之貿約漢中之割地陳軫昭睢相繼力爭而原獨默武關之誘原非不勸止而未嘗以死爭也大抵事昏庸之主不第忠不足恃即讒亦不足恃彼其中如湍水一任東西之決而漫然無主全恃吾術以轉移之故忠臣有忠臣之術讒臣有讒臣之術術不同而其不可少等耳宋王曾之去丁謂原非其罪而非山陵一事則終不足以去之此所謂術也若寇公則坐困矣屈原于上官令尹能如是乎其使齊還也諫懷王使殺張儀懷王亦復知悔而追之無及蓋千古昏庸之氣盡注于

楚懷而屈原適遭其厄豈非命哉是時秦方誘楚以絕齊而原使齊不聞有奇謀秘畫如陳軫之樹德于齊以歸者則原之無術可知原而有術也張儀敢玩楚于股掌間哉

長卿再弋○論原者曰宗臣無去國之義予曰微子何以去之即智果別族為輔氏亦無非果者何必以此律原

黃聖孩先生評○有術之人肯死汨羅乎原與

員同是一段熱腸看不過冷世界必死而後快
者也鴻賓鳳舉皆視世太冷之人非二人之倫
矣
閔子將先生評○説原無術最是然使原有術
又不成爲原矣然歟否歟
徐楚白先生評○伍員忠而激屈原忠而悲
卓去病先生評○事昏庸之主不弟忠不足恃
即讒亦不足恃是妙論引王曾去丁謂以爲忠

臣用術之證若竪儒則咋舌不敢道矣

豫讓

世之苛責豫讓者或曰段規事韓康任章事魏
獻力勸其王割地以驕智伯絺疵察韓魏之陰
謀亦以告智伯而讓既國士遇矣弗以死諫何
歟或曰胥陽水三版矣讓利于韓魏之亡以戌
智伯故不諫耳或曰智果宗臣尚別族爲輔氏
況讓非同姓奚不去耶或曰讓報讐而無其術
不若趙武伍員至豹子房假助于人而徙以匹

夫之力逞無益也凡此皆非所以責豫讓也視
讓太重則責讓太深讓特義俠之流未聞道也
所云士爲知已者死就朋友論非所論于君臣
猶之女爲悅已者容就倚門賤娼論非所論于
夫婦也衛之弘演齊之王蠋不聞懿公湣王以
國士遇之而納肝絕脰視死如歸爲人臣者豈
晏嬰不死莊公何説
計主之知不知哉又其甚者關龍逢死桀比干
死紂子胥死夫差屈原死懷王求爲衆人之遇

而不可得而四臣固未嘗中行其君也讓視君太輕論者視讓太重吾嘗謂聖人不專以死律人庸夫闇于大道而惟死是尚若非仲尼鮮不以苟息之死賢于管夷吾之不死矣苛責豫讓者憐其一死而求全焉紛紛置喙有以也如讓者義俠而非忠臣彼固銜施以酧報而未足爲人倫之準也太史公列于刺客之林有旨哉有旨哉

聞子將先生評○說得豫讓心服

沈無回先生評○千古以豫讓之奇而忘其大幼宰所說人心闢開一宇宙

卓去病先生評○士爲知己者死非所論于君臣爲人臣者豈計主之知不知等語見道深微立論方正孰謂幼宰徒奇士哉

徐楚白先生評○荆軻聶政戰國所艷稱者孰知讓爲義俠之祖後來皆聞風而起耳

荆軻

世之可理奪而信制者必其人素假借名義而後可以吾術籠之秦虎狼之國十五城詐趙六里賣楚非齊桓比也而軻欲以曹沫之說行之秖速燕之亡耳軻自料生刼之而秦果反諸侯侵地乎此三尺童子亦知其必不行者軻雖愚不愚至此特事不成而無聊之語太史公壯軻而附會以爲實然非本謀也若軻但欲生刼之

則燕丹促行軻必不云待吾客與俱矣是時變起倉皇夏無且知用藥囊而不知爲王拔所負劍必待于左右之提醒他書載軻挾秦王之言曰從我計則生否則死秦王曰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中教以拔負劍王從之斷軻兩手恐倉皇中無此暇豫也不過因史記左手把袖右手揕胸之句而附會爲耳由今想之圖窮而匕首見秦王卽環柱走未嘗與荆卿相覩

無所容其刼且刺也劍術之謂何而輕試其鋒身危國滅惜哉曩者與蓋聶論劍而目之與魯勾踐爭道而叱之卒遁去不較庶幾有沉深好書之致而輕卒無成可謗咎于天哉然丹之使軻原非完策向令秦王高拱不見諸侯使者但收督亢地圖以入則燕且柰秦何哉其傅鞠武以老成苦口進弗聽也丹何其愚也苟曹沫不遇齊桓而爲壇上之刼其速僇難也不異于軻

軻發易水悲歌慷慨流涕嗚嘘無生還之意豈效曹沫所爲者哉故以成敗論軻蓋刺客中㝡不足數者而以匹夫之力刺萬乘秦震驚六國千載而下猶有生氣其英風義槪豈刺客所能匹歟

徐埜臼先生評○軻有心而無術千古定論但軻云待客與俱而客終不至此客早有先見

早去病先生評○論人先須論世以反覆無道

之秦欲行齊桓曹沫之計誠爲不知時變荊軻當時不知如何而紉穿爲其洗發絶子長矣

聶政

刺客中若鉏麑者聖賢之徒也荆軻者豪傑之徒也聶政則非其倫巳何也嚴仲子與韓相俠累有隙特私怨耳曲直未知誰屬而遽許以死政蓋認仲子爲知巳也凡人無求于我而愛敬加焉則生平厚遇之恩緩急誠不可負仲子于政先巳蓄報讐之心而欲用其所長則夫千金壽母豢之也非愛之也餌之也非敬之也政墮

其術中而捐軀以答不愚乎哉其姐更愚之愚矣鉏麑所奉者主命也違命則不得不觸槐以見志荆軻雖舉事無成而不憚虎狼之秦爲燕丹修怨其胸中各有把握非如獵者之于盧犬嗾之東則東嗾之西則西者也世之爲聶政者愼之哉勿以一腔熱血輕灑于嚴仲子之手而爲古今所共隱也

黄聖孩先生評○政自悅其術輕而遽致仲子

之千金感恩無巳發憤捐軀又安問其仇當報不當報哉荆卿惟多躊躕旣欲反地又欲生刼宜事之不成也講劍術者如賈誼所云剸刃仇人之胸與之俱靡則得矣

聞子將先生評○政亦心服

范雎

古之人有險阻艱難備嘗而仍不熱于人情者范雎是也雎變姓名為張祿相秦須賈使秦驟見之而有綈袍之贈非憐之也久意其鬼矣而猶然人也匪夷所思不能無駭入敵國而忽遇仇讐福少禍多不能無動賈姑好言慰之而曰范叔一寒如此哉雎眞以為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情誤矣今之解衣衣我者夫非昔之醉而溺我者乎昔恐而今不恐賈豈兩截人歟賈云不意君能自致于青雲之上非眞情也雎之傾危反覆賈與魏齊皆習知也若果忽雎為無能為則疑其陰事告齊之時賈等不痛恨而甘心之矣賈之誣雎與否不可知而以賣國讐友其心可原非有私憾于雎雎乍富貴而氣盈賈此時惴惴膽落以肉眼不識豪傑自怨自艾與雎之憐而寬之而雎不悟也嗟乎孫臏而知龐涓

亦是雎之好言相慰令其速回 速歸齊須者遂殺之幸哉矣

必無刖足之患范雎而知須賈必無折脇落齒之禍夫士不相知而定交未有不悔者也

穰侯

六國破滅齊最後亡夫坐視燕楚韓魏趙之危而不救事勢窮蹙乃發兵以西拒秦齊何愚也善乎范雎之說曰遠交而近攻秦用其策以蠶食諸侯竟成帝業雎初以無王激昭而罷王長跪請教穰侯遂厭辱憂死夫越韓魏而攻齊穰侯洵失策矣而拔河内走芒卯誠暴爲擒公孫喜未嘗不用兵于晉也破鄢郢燒夷陵舉宛葉

未嘗不用兵于楚也攻齊豈穰侯罪乎即有罪功過寧不足掩乎穰侯挾不賞之功而見擯于雎雎之巧合自足以動昭王耳雖然含腹心之越而兵齊如耕石田子胥曾以是砭夫差矣此亦遠交近攻之計而一以死一以相孚藉何幸而穰侯何不幸耶予觀伍員范雎此衷皆非粹白員寄子于齊鮑氏其諫伐齊也安知不爲齊作說客而當日爲吳忠謀亦自不當伐齊雎以越韓魏而攻齊爲穰侯罪則暴脟陰事告齊近眞矣不然雎魏人也寧無桑梓之情歟特得寸則寸蠶食之策足動人主故齊狃于雎之腽巳而不爲備而穰侯適遭其舌劍悲夫

魯仲連

戰國之有魯連猶春秋之有季札也札以命世之英得游世之術而善藏其用連以救世之心具超世之識而時露其才趣雖少異總人傑哉跡其折新垣衍之詞但言秦為帝之害不及其他蓋與恒人言利害則悚然惕言大義則掩耳而走且共笑其迂不入矣連之言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激之也將軍何以得故寵乎懼之

也激且懼而秦將郄軍五十里于以解平原君之厄射書聊城燕將自殺于以成田單之名凡此皆連之不得已而有功者也辭封郤金逃隱海上其餘事耳連真天下士哉未可與儀衍輩同日道也而太史公絀之與鄒陽同傳且云其指意不合大義得非以威王之于周湣王之于鄒魯非所訓歟而不知連齊人也舉齊事以譬曉之乃權辭也事期于濟而已若仲大義以告曰周天子尚在不當帝秦直腐儒之常談連不為也史遷謂其不合意在斯乎抑考他書魯連年十二號千里駒折辯士田巴于稷下有飛兎之譽嗟乎是四公子所不能客七諸侯所不能臣而超然于從人橫人之外者也在戰國無耦矣方之春秋其延陵季子之流亞歟

開子將先生評○以仲連方季札最當然季札本末猶歷歷可尋而仲連則偶然一現畧出毫

頭巳郄秦兵去帝號下聊城而鴻飛冥冥忽杳不知其所之矣斯何人歟吾不得而名之

沈氏弋說卷之二

武林沈長卿幼[illegible]

蕭山黃可師大年

同邑卓爾康去病

沈守正無回

聞啓祥子將

徐如珩楚白　仝評

虞卿

虞卿解相印捐萬戶侯間行而急魏齊之難千古高其誼以爲難及予曰此虞卿之巧于藏拙而借以爲名者也蓋虞卿說士也與魏齊原非深交即令果與齊厚而欲脫之當用說法或通咫尺之書以說秦或破盈庭之謀以說趙或陳合從之計以說他國諸侯則魏齊未必不可脫也而卿皆無之古之人有行之者蔡聲子是也楚伍舉被譖奔鄭又將奔晉而竟以說復不聞聲子借伍舉逃也後之人有行之者魯朱家是也漢高帝旣定天下購季布千金如穉虱無逃者而竟以說免未聞朱家借季布匿也卿尤以說舌見長者何無策至是太史公稱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于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夫以工于畫策之人蹈庸夫所不爲之事非情也且卿能料事揣情而不料平原十日之飲爲詐又不揣信

陵君之畏秦猶豫而未肯見也則卿所料而揣者特己之去留而非魏齊之禍福也虞卿何如人非信陵君之失言也正核其情而疑之也彼與趙孝成王非深相知黃金白璧之賜上卿之號特初時嚮慕然耳長平之戰樓昌欲發重使媾秦虞卿欲附楚魏而王不聽六縣之割趙郝樓緩以爲然虞卿以爲不然而王無適從則虞卿正計無復之之會其去志已久堅而適有魏

齊之緩急以藉手棄圭爵如敝屣何難哉戰國之士自魯仲連外不皆輕富貴之人而有時爲輕富貴之事范雎蔡澤相繼辭相遂可當高蹈哉不獨一虞卿也彼不幸無魏齊來耳雖然窮愁著書可謂賢矣但不當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因人成事盜名之故態耶而虞卿之微巧益信

卓去病先生評○當時秦勢甚强君臣幷志而圖一魏齊以信陵君之俠尚且猶豫畏而不敢卿知說法無益也有遁耳其術相印與俱困于大梁政所以感激天下爲存齊計也六縣之割趙郝沮樓緩逃卿業已功成而受一城之賞矣謂其巧于藏拙而借此藉手恐未必然

孟嘗君

諸公子之延納無多于孟嘗君者然所食三千人皆客也非士也鷄鳴狗盜客之傑然者也馮驩其最傑者哉天下無微可忽牛溲馬渤亦有所用故趙盾以靈徹而免難徹固翳桑之餓人也豈鷄鳴狗盜之雄遂不當畜哉向令孟嘗君非此二客幾爲秦獄之鬼但恐三千食客未必盡能鷄鳴盡能狗盜耳王介甫謂鷄狗之客出其門士耻而不至似矣然未盡也孟嘗君之受病在混而禮之而漫無尊賢之等也嗟乎魯穆公加泄柳申詳于子思之上費惠公埒王順長息于顏般之林二子不速去哉而田文食客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夫與文等盛節也而三千客樊然無等此餉軍犒師之法非優賓饗士之禮也亦釋門飯僧平等之法非佳公子親師取友之體也而顧以無所揀擇概善遇之爲得計

薛且作逋逃藪矣卽所食之客有勝馮驩者衆人遇我何苦而國士自效乎侯嬴乃夷門監者信陵君虛左延爲上客卒用其策解邯鄲之圍若田文卽有高士不爲用矣何也遇趙而擊殺數百人滅一縣以去其橫暴可知業已相齊湣矣棄而之魏合四國之兵偏臨淄而死王于莒其叛逆可知徒以好客之故名高其主閧于列國而所得力之客鷄鳴狗盜者但能脫已于秦

彈鋏焚劵者但能重已于齊而社稷之安危隣封之休戚無與焉何貴于得士哉不然魯仲連王蠋皆齊人也肯于三千擾攘中備食客之數否

沈無回先生評○四君好客以自張耳孟嘗春申爲甚從來短孟嘗者惟此說透徹而中窾

徐楚白先生評○信陵有事而客多効死孟嘗失位而食客皆去惟好客者不同故客亦不同

信陵君

侯生進竊符之說其策頗奇而危毛公薛公進救魏之說其義頗正而亦危信陵君兩用之以收大功垂不朽說者歸美于客而吾以爲皆信陵君之妙用使然若他人則敗矣方秦之困趙也長平四十萬衆一旦盡坑何有于魏兵之八萬此時晉鄙椎矣矯制發軍其氣百倍兵法所謂致之死地而後生者然信陵君非能素拊循

其士卒與驅市人而戰何異其勝也幸也儻不勝而秦乘大梁之虛以偏師直擣其境則趙與魏之社稷不保信陵君之首領亦不保侯生縱北鄉自剄以送公子而誰爲公子畫此策者千古而下必追論之以爲好客而受禍最慘者無如信陵矣信陵留趙十年不歸秦攻魏急毛薛二公以危詞動之而始歸歸而將五國之兵擊秦邯鄲之餘威猶在兵法所謂後實而先聲者

然師徒無繞將各異心且得無傷于恃乎其勝不勝半也已而破秦軍于河外走蒙驁逐至函谷而還當是時信陵挾震主之威秦王捐萬金行反間使者頻問賀公子得立爲王未也幸信陵日夜飲酒近婦人以終餘年不然千古而下必追論之以爲誤聽毛薛之言不得其死足爲好客之大戒矣吾故曰皆信陵君之妙用使然長于用兵哲于保身以成客之名而人因歸美

于客也雖然天下事未有全利而無害者豪傑之士什得六七即斷然爲之惟庸夫必萬全而後發而信陵君豪傑也故侯生毛薛之說售也

卓去病先生評〇長于用兵哲于保身以成客名勝唐應德論百倍至于豪傑之士什得六七斷然爲之惟庸夫必萬全而後發此千古隻眼處惟六七也所以萬全惟萬全也所以多蹶

韓信

昔人有言士爲知己者死又曰感恩則有之知己則未也然則感恩與知己固大不侔矣淮陰侯韓信不聽蒯通言不過感高帝解推之恩不忍背負其實高帝非信知己也初因滕公之薦而試用之拜爲治粟都尉未之奇也及信亡去而相國何急追之帝猶怒罵以何爲廷瀾及何薦之力猶但以爲將而不以爲大將帝豈信知

己哉假令信在楚時有亞夫汲引左右其間未必以執戟終也此正亞夫與蕭何相業低昂成敗相反之故而漢廷論功首蕭何但抽揚他績獨不及薦信一事非但漢廷諸臣不知信并高帝亦不知矣魏倩實陳平知己乎未嘗不知之乃信自始至終矜己之能謂帝待過之厚而無（妙論）一語歸本蕭何非但帝不知何之知信并信亦不知何之知己矣以故斤斤于漂毋之一飯償

之千金彼追數生平無可酬報而以漂母當之
蓋以愧淮陰之為男子者實非信本懷也不然
以釜餘而飽飢者自閭閻婦嫗常態況怨信而
有丈夫不能（論之情之事甚之快）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之誚與哮
蹴何異哉而感恩若是觀其賜南昌亭長以百
錢召辱已少年為楚中尉則信意中之事已隱
然言表而後世不察與投金瀨水同類並觀亦
可笑矣信不學無術人也自行軍用兵外概無

所窺更願欲易足葵毋而覦其傍可置萬家胸
中巳儼然具一人臣規局得為真王益自喜過
望故蒯通鼎足之說枘鑿不入既（深文纖苦）不鼎足自不
得不伍絳灌信何所見之晚微時能出胯下豈
顯時遂不能伍絳灌耶方信之下魏破代也帝
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楚圍帝于滎
陽帝自稱漢使馳入信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
諸將易置之帝之備信何密而信之待帝何疎

也以疎而不檢之衷挾滿而難持之氣以事猜
主宜其蹶矣且假王之請罪在要君垓下之爽
約罪不獨要君而已凡此皆所以致蹶之道非
高帝之薄也如是則何如鼎足之愈乎太史公
曰天下已定乃謀叛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蓋
隱之也信于功名之會無超識以處之終始誤
認高帝為知已而不識蕭何為知已即受蕭何
之詒以墮呂后之計而信猶死不悟也予過淮

陰觸遺事而有感因念古聖賢帝王不治生者
惟孔孟與漢高帝耳豪傑而不治生則蘇秦韓
信是也然秦與信微時所遭每每動千古扼腕
則漂母之番名有以也夫
黃聖孩先生評〇高帝非信知已故終始疑信
信非高帝知已故終始感帝古來無天下而三
分之者蒯通創論于未興漢之先鼎足之事直
戍於漢將亡之後超世曠識韓淮陰富貴之徒

也安能爲此

徐楚白先生評○滕公眼力不在蕭何下釋而不斬與語大悅能薦于漢高豈不薦于相國何後來長樂之死何與呂后同謀亦以巳嘗薦信恐事發累及故急于死信而無一言相救

卓去病先生評○淮陰不學無術一言蔽之且不必以學術相槩也假王之請垓下之失一死非過獨人當窮時不賤簡詬厲巳矣乃哀而進

食之丈夫不能自食數語激厲慨慷而自致其誠安可與閭閻嫗婦之常同日道哉世有漂母吾願爲秣馬焉

范增

夫忠臣受猜于主每由讒賊間之是以伍員非宰嚭鴟夷必不浮也屈原非上官子蘭汨羅必不沉也計項羽所尊信無踰增者誰讒誰賊而誰間之乎勾踐范蠡之入吳而恬不畏也恃宰嚭也張儀之敢于來楚而無懼也恃于蘭鄭袖輩也沛公謝羽鴻門所恃者卽增耳何也增固項羽之謀臣也羽自起兵以來咸陽烽火三月

所過殘滅傷于暴哉弑義帝傷于逆哉殺卿子冠軍傷于擅哉坑秦降卒二十萬誅降王子嬰傷于忍哉凡此皆不愜輿情而增皆不諫果出自增意乎抑增諫而羽不聽乎留侯君臣所以窺增者熟矣當是時天下巳非羽有而增欲誅沛公于杯酒間以爲可混一天下豈折衝之奇乎增之能事僅如是也羽亦笑其迂而不聽羽之所以忽增者又素矣後世以成敗論謂沛公

脫虎口者頗有天幸留侯畫未萬全假令項羽用亞夫策漢不折而入于楚乎而不知此第市井格鬬之態亂臣賊子掩襲君父之不備以取天下則可非英雄所屑蹈也羽何如人哉拔山蓋世之傑其心懷原自光坦而增以詭譎之術進又何愚也疽發病死何足惜哉且羽非愎諫者比入關而悟曹無傷之譖聽侯生言能還太公不如夫差懷王之昏迷自用而又無讒賊以

間之增何故讎讎不得志耶況楚之叛將歸漢者不啻一韓信增不得辭其罪增與羽處有年矣羽豈久居人下者哉楚懷王孫心隱民間爲人牧羊增勸羽物色而立之何意耶立之不足爲功弒之深足爲逆留侯弟死不葬破家養士爲韓報讐增所知也羽殪韓王成使留侯之怨秦者轉而怨項而增不諫弒義帝則漢得執以爲辭殪韓王成則留侯欲釋憾于我而死心爲漢斯二事皆所以資沛公也增實負羽羽不負增而世競以亞父爲智且忠無識甚矣

黃聖孩先生評○祇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擒高帝此語實羽知已

徐楚白先生評○張良目中原無范增先托項伯解釋侯項羽許諾而後入謝則已安若泰山矣增不能決勝千里而謀人杯酒間便非帝師氣象許子遜謂項羽之敗全是用范增亦此意

卓去病先生評○朱儒論增謀殺沛公則天下人人皆沛公子每笑之帝王局量豈盡人而具耶當時應爲宰割者非季則羽耳天下止一沛公取而殺之誠爲扼要增七十好奇其在此乎

閻子將先生評○增雖千百口無以應也

紀信

項羽以百萬之衆困漢王于滎陽四面急擊請和弗許徼紀信誑楚焚身孤城之下漢王幾不得脫當時謀雲武雨之雄如良平信布等皆安在耶論功而旌死事之臣則信于漢家勳無兩矣竟置不錄說者以帝方混一區宇號令諸雄王醜其事而掩之與斬丁公之意同予曰夫豈獨帝醜之良平亦醜之矣鴻門之燕良用柔而

獲免白登之圍平奇計且六出至滎陽無一爲則夫丁公者帝醜所獨而紀信者帝與良平諸將相共以爲醜者也古死事之臣多矣死而于事未必濟即濟矣所全活止一城一邑未若信績之烈且瑋者漢稱三傑信又超三傑而上之凡高帝所以得有天下傳祚四百載秋毫皆信力也而忍不錄乎帝既脫滎陽以城委周苛苛罵數羽罪羽恚聲如乳虎捧苛沸鬲中烹之忠節至今凜凜而漢亦不錄史記亦並不爲信與苛立傳豈史臣之體當耀國聲靈而于滎陽事特諱之歟

徐楚白先生評○不惟愧殺良平抑且愧殺遷固

陸賈

太后將王諸呂賈難以口舌爭而病免家食得養晦之道及諸呂將危劉氏陳平燕居深念計無所出賈爲畫策教以將相調和平勃兩人遂深相結各以五百金爲壽飲酒交驩竟誅諸呂定劉氏賈之力居多夫賈儒生也高帝起馬上心嘗輕儒嫚罵賈時時稱說詩書以規之而安劉氏社稷者卒賈也高帝云安劉必勃可令爲

太尉乎有說焉絳侯之爲人韓信羞與爲伍賈誼流涕欲去之史遷譏其鄙朴凢庸則其人可想見矣平之深念而取決于賈蓋疑其不足恃也然何以卒安劉氏不負高帝之知勃握重兵誅産祿猶石礫卵無難者可危處在左右袒耳微平提醒而夾持之天下事尚未可知彼張兵非北州人豪哉胡以反黨惡闖鋤善類也此賈之卓識妙用實以助平之所不及而惜乎高帝不及見也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庸人無大得亦無大失呂后之不去勃也以爲易與無能爲也若朱虛侯則躁不能待矣

沈無回先生評○予謂高帝之屬勃非以爲庸人可無大得失也知呂后之深不庸不可以集事也然發其機者賈也微賈則平勃不交驩漢社危而高帝之智亦隱矣史以隨陸並稱何止說黙布一事賈黙有贊定之功過何遠矣

徐楚白先生評○歸功陸賈眞善于讀史者

張良陳平

淮陰侯之請假王說者咎良平謀無遺諝不預爲請封而使其自請高帝怒動顏色乃始躡足附耳焉得智乎曰非也高帝猜主也良平與信雖有帷幄汗馬之分總同功一體人也信不自請而良平代爲之請則帝不疑信而疑良平良平皆以智自完者辭三萬戶而受留侯封竟從赤松子遊不背魏無知以示不忘本此何如識

量哉而冒嫌疑以犯帝所深忌耶侯雍齒而沙中之偶語息其計畫出于良平然雍齒有讐于帝非有功于帝者形跡與巳不類以故巳之說售而帝亦無猜無忌聽且從也世之寃淮陰侯者百喙曰其不反而予觀信之爲人漫無成筭反不反彼亦不能自主漢之君臣孰從而測之哉史載其與陳豨謀事覺終屬影響然初告變時帝念功猶豫未決取決于平平無一言救之

顧設僞遊雲夢之策至若蕭何所嘗薦信者也鍾室之誅亦助成之則信之爲信可知也巳

黃聖孩先生評〇議論徹骨

卓去病先生評〇淮陰固善用兵其人予嘗疑之乃讀幼孚所言信之爲人漫無成筭反不反彼亦不能自主不覺快然世第以登壇數語相詫便以爲奇偉耳

叔孫通

漢高帝非惡儒也過魯而太牢祀孔子豈惡儒者惡夫迂而無用之豎儒耳叔孫通蓋有用之儒也爲秦博士時陳涉發難通阿二世盜也非反也二世悅賜帛二十疋與衣一襲幸脫虎口不幾諛乎然而得儒之權矣高帝欲易太子通以申生扶蘇之事諫至欲頸血汙地不幾戇乎然而得儒之直矣通謂高帝臣願採古禮與秦

儀雜就之說者譏其逢君而此正通之善調時變處也高帝知有秦而已矣嘗曰大丈夫當爲此矣茲又曰度吾所能行爲之蓋惟慮其迂也儻通而專以古禮進帝必不從佯托于秦儀之雜而綿蕞習者惟古是式禮行而雍雍肅肅秩然其可觀也帝亦必不厭夫寧不厭旋拜太常賜金五百斤矣通何異而有合乎吾因是知高帝所嫚罵者原非儒也即秦皇帝所坑者亦不

通儒其服之儒而非眞儒大儒也眞儒大儒當天下無道之日隱矣二世去始皇不遠通漏于所坑之外而還能傅士于二世之廷棄秦歸楚棄楚歸漢泛乎若不繫之舟而竟以儀法自顯通豈易及哉或有病其諫止複道而更立原廟爲委蛇孝惠帝嗟乎通不委蛇于易儲之先而委蛇于嗣位之後乎世之不滿夫叔孫通者曾兩生曾非之也

漢武帝

司馬遷作孝武本紀于神僊封禪之事獨詳而他不及非實錄也遷微文刺譏于言外也後之訾孝武者紛紛予以班固漢書爲據則所云窮兵黷武非獲已也王恢設謀馬邑誘襲單于師出無功恢死于獄自是邊無寧歲似乎恢開其釁然前此嘗和親矣嘗厚以金幣文繡賂矣而單于侵盜無已邊境被害孝武忿之而王恢進

此謀也恢罪在漏洩軍機逗留不進而不在擅開邊釁試歷舉匈奴寇邊之事入代者三入鴈門者五入五原者再入上谷者四入定襄入遼西入張掖酒泉入雲中入右北平者六七殺都尉凡五殺太守凡三漢歲歲出師斬虜首或千萬計而中國士馬物故亦畧相當然皆來而後應不得以窮黷爲孝武罪蓋從古匈奴爲中國患莫橫于建元太初間而孝武適當其強雄才大畧之主其能堪乎況高帝挫威于平城以天下初定久厭苦兵革無已而順受焉仁柔如孝文愈不能堪始發騎八萬五千遣灌嬰擊之既而欲自將往擊羣臣太后皆諫止遣欒布等三將軍擊之既而與匈奴和親輒背約入盜遣周亞夫張武等六將軍備之惡煩苦百姓不發兵深入夫以文帝所不能堪者而欲武帝堪之有是哉故責孝武不能以德綏則迂而罪孝武用

兵之非則尤戾舜伐有苗高宗伐鬼方周宣王伐淮南淮北蠻荊玁狁皆夷也以中國征四夷非孝武所剏爲也自孝武而後歷昭宣元成哀平凡六世單于咸款塞稱臣雖適逢其弱而誰實弱之孝武弱之也微孝武則炎祚不促于新莽而促于匈奴晉懷愍宋徽欽之辱漢早受矣是孝武有大造于漢而安得以好大喜功訾之卽用兵南越以其殺漢使故用兵朝鮮以其殺

遼東都尉故皆迫以不得不應之勢豈孝武之罪哉孝武之所短其小者在惑溺于方士祠官然無關社稷之根本其大者在巫蠱之禍國脉幾摇而輪臺悔過托寄得人已足贖前愆而盡洗之矣學者毋狃常說而疑予言之無據也

周子將先生評○千古不易之論今人動稱秦皇漢武皆以爲罪之魁矣

徐楚白先生評○以晉宋事按之則孝武受病

處不在征伐

卓去病先生評○有建元之强所以有元成之安有渭橋之策所以有頡利之擒有澶淵之役所以有數十年之無事此古來立國英雄站脚處幼宰豈第爲漢武湔洗也

公孫弘

弘開東閤以延賓客與參謀議李德裕非之似也然謂周公吐哺下士則可弘效之則不可其說甚戾相臣以延攬爲職初不繇同姓異姓有茹且拒之分也但周公所下之士非斯皇之遺彥即喬髦之留良縱不然亦四友十亂之僅存者與後世賓客不侔耳後世賓客如趙氏之程嬰立孤杵臼死難而外寥寥無聞戰國時四公

子皆養士食客而侯生毛薛以下雞鳴狗盜樸遬莫數矣魏其武安各以客敗公孫弘胡爲效之蓋相臣有往來天下之精神亦有薌羶天下之氣味其繼踵而來者初非欽其道德高其品望而真以之爲谿谷也特勢利所合耳勢盡秘去則溺韓公之灰羅翟門之雀者比比皆是而責以建議策勳必不得之數也李德裕引主父偃朔方之計朱買臣發十難弘不得一弘奏人

不得挾弓矢吾丘壽王以為不便弘無以對謂平津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樊然與槐柳齊列嗚乎恐周公之所吐哺而下者不如是也弘歎孰老儒賓客揣知其性必以安邊息兵之說進然陳于好大喜功之前其能入乎是賓客巧于逢弘而弘拙于逢武帝也德裕謂丞相閉門謝絕賓客則朝廷自然安靜此非德裕不能為此說而公孫弘牆焉何也弘起于微以布衣居宰

輔德裕世祿之家以任子入相人情世態有膻有不膻也夫豈獨相門哉凡求端人于士大夫之門者如搴芙蓉于木末予有所試而云然矣

卓去病先生評○賓客巧于逢弘弘拙于逢武帝極是然以武帝之好大喜功而有安靜一着以救之固相反亦相收者如魏其武安好客而大將軍獨以不好客見幸是也當時東南夷朔方兩策集議以弘言罷東南夷專事朔方弘于

國事未必無濟武帝未必不喜政弘所以巧于逢帝也

鉤弋夫人

方夫人顧盼之頃帝曰速去汝不得活令人悽惻而不忍聞夫立其子殺其毋古無是法其曰有鑒于毋后之臨朝而然非真情也當是時弗陵雖穉帝春秋未高方求神僊不死之術而卽爲子少毋壯慮亦太蚤計矣然則何以竟殺之耶曰巫蠱之禍必夫人搆之也堯毋名門帝無心援之以隙夫人因謀奪嫡而江充乘之未可

知也周宜臼非褒姒爲內間必不廢晉申生非驪姬爲內間必不死唐太子瑛非楊貴妃爲內間必不誅戾太子與武帝父子骨肉何物江充敢間之哉必鉤弋有微巧之術黙中英主之蔽而帝徐悟于事後因而殺之在鉤弋甘伏其辜帝亦安于厥心而斷然不貸特不以告人而人遂不及知耳觀其悼李夫人之詞幽柔婉致頗多兒女子之情而何獨倏子鉤弋哉

卓去病先生評〇武帝殺鈎弋夫人英雄辣手也人固非之然北朝胡后以不殺故貽禍不淺若無胡后敗露便不見武帝好着數耳

聞子將先生評〇想當然耳却中情理

蕭望之

于廷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而有寃臣曰韓延壽者蕭望之所陷也望之以師傅歷將相爲國元老挾私怨而誣構一馮翊如承蜩當時趙蓋韓楊之獄追論者無不痛惜傷悼而悼延壽尤甚其治潁川東郡卓異著聞遷左馮翊恩信遍二十四縣議賢議能無棄市之典特以放散官錢忤許望之而獄吏承旨舞文延壽遂不能免

然望之大臣而屑屑與小臣爭曲直乎宋唐玠劾文潞公法當貶竄潞公顧奏而釋之天下以此多公褊窄如望之無以服天下之心而反爲宵小所藉口是以袁安任隗處梁冀之時禍患不及竟能鋤去權姦以快公憤非邪不勝正如腐儒所云也史稱其素行高矣不能加害有味哉斯言望之試自揣素行何如耶下獄自殺無一人鳴其寃者以韓延壽之死得罪于天下僨足以償之也樹桃李則成蹊植蒺藜則被刺彼鄭明舉龍固望之所援爲黨者而能得其一臂之力哉使其以傾延壽者而傾外戚庶許史之禍可消以擠延壽者而擠閹宦庶恭顯之讒可杜當元成之末天地閉賢人隱二疏乞骸而歸鄭子真嚴君平甃杯以遁斯何時耶望之不希鴻冥之適而猶好爵是廿宜其敗也嘗考孝元親政之年巳二十七猶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

至再辱師傅于囹圄偪其自殺元帝之昏庸不足道而當時望之朝夕與處獨不能蚤見其微乎故吾謂王式之于昌邑猶勝蕭望之也

閻子將先生評〇望之殺延壽恭顯殺望之此是世間實事實理聞之可以戒孰謂幼孚僅文人耶

漢光武

中興創業無異道也而時勢差有難易主術亦微有低昂高帝之所乘者暴秦也人心怨叛不殊于秦而加以人心思漢則光武所獨也高帝之所當者項羽千古勁敵也而光武之所當者公孫述隗囂次則王郎次則赤眉青犢富平獲索等賊耳烏合瓦解不足以煩王師以時勢較一難一易懸矣而光武與高帝所刺謬者一不

事家人生産一性勤于稼穡營田業一以呂后之悍而不敢廢一廢郭后易太子一斬丁公以訓不忠一封子密爲不義侯一夷醢信越黥布一功臣賴以獲全所同符者一斬蛇著異一圖讖發祥一入關秋毫無犯一所得財物悉與軍士一除秦苛法一除莽苛政一委任蕭何韓信張良崛起帝位一聽鄧禹馮異輩戡夙復之功一慕四皓而不克見一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斯數者同異低昂之大凡也高帝微時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嘆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此高帝之志也仕宦當爲執金吾娶妻當娶陰麗華此光武之志也石勒有言吾遇漢高帝當北面而事之遇光武與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夫石勒亦人傑也其許高帝與光武也如是

長卿再弋○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弑奴以首

奔竇建德建德斬奴而返軌首滑人德之遂降此與封子密大相反可見帝王舉動盡有不如盗賊處

卓去病先生評○光武事歸臺閣不任功臣于古得著處至于義士叛臣或誅或釋總有所爲帝王與盗賊之心一也

嚴子陵

夫隱者潛也潛而復見者有所為也湯之阿衡武之尚父不以莘渭老而與之伐暴救民是也潛而終不見者無所為也潁陽巢許及沮溺丈人輩是也潛而復見見而復潛者在有為無為之間也夷齊叩馬仲義四皓羽翼太子是也而嚴子陵獨何所為哉自附洗耳之高即足不加于帝腹可也寄跡羊裘之釣即物色之訪可無來也悅志富春之耕即安車玄纁之聘可無就也舜即帝位（斯言的確）其微時所謂鄧攄七友者終身不見子陵豈不聞耶既至矣而仍不屈說者曰貴易交富易妻光武所以探宋弘者也厥後寵陰麗華廢郭后糟糠之妻已如此貧賤之交安足恃或子陵見幾而作未可知也予曰不然子陵與光武處有年矣彼此各習知者光武徵處士薛方逢萌周黨王霸輩以及子陵不過蒐隱逸

為名耳而富貴驕人之習氣未除子陵煙霞丘壑之侶非衣[illegible]之英也車駕臨幸臥而不起眠而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則貧賤驕人之客氣未降門故[illegible]不合而去而范文正公云非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非光武不能成先生之高豈乎當時來而不屈者不獨一子陵則成光武之大者亦不獨一子陵假令光武不能成其高將誅之乎抑囚縶而脅之使就職乎司徒侯霸素與子陵善遣使奉書子陵口授曰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此在子陵未嘗失言而帝笑為狂奴故態已心輕之久矣三徵而後至僅除諫議大夫豈附鉉之地子陵固不足當歟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此時子陵年八十矣何不特徵于初而顧與薛方等同辟乎子陵即非光武故人寧棄置不徵乎在光武原非異數在子陵可以不來賜錢百萬穀千斛在

子陵身逝之後何不及身而賜之粟肉之繼聊
別于薛方輩猶依然故人之情也況光武發跡
舂陵時不惡其相助為理而求助于天下既定
之日子陵具傲骨者能無恧乎宜其飄然逝也
嗟乎使殺深源而終于不出也至今有餘思矣
子陵亦云

長卿再弋○世人肚腸齷齪看得功名富貴十
分重故側聞子陵遺事不覺心折其實泉石猶

徉簪纓纏縛苦樂大異子陵不過不貪富貴要
自尋個快活去處而論者多溢美子陵有知恐
掩耳不屑聽也子陵之上還有東方朔管幼安
兩種最高人物在而世誤認子陵為第一流人
物政如賣菜傭目不靚明珠而道拾遺金遂以
為天下之寶盡在是矣哀哉

卓去病先生評○子陵氣象實能超駕光武光
武鑒度實能涵蓋子陵故兩不相入如能不出

則桐江春水至今不知作如何想此幼孝所以
致慨子玄纁也

馬援

伏波將軍援佐世祖龍興平隴定蜀南襄交阯西鋤先零復征五溪之蠻績種種著矣封新息侯爲漢元勲卽有罪且將十世宥之而惹苡蒙謗主眷不終藁葬城西其故安在宋太祖嘗至趙普家發海味于甕得爪子金不以罪普世祖于援據浮說而罪之非目擊也馬革裹尸之忠曾不一憐念耶況所謂豁達大度同符高祖者

鄧寇諸功臣俱獲保全何慽于援而薄報之哉予曰不然讒生于疑世祖之疑援非一朝夕自騰聲三輔遨遊二帝將巳倪矣奉書洛陽譏帝王之有眞非其他功臣親角材而臣之者比也彭寵脩附而倏叛援謟畧威勇百倍于寵而不自韜匿將有躍躍欲奮之氣世祖年老厭兵設有叵測誰則制之其所日夜隱憂而不以告人者讒夫窺之熟矣而援不自知故及于敗不然梁松坐援書叩頭流血帝所稔知顧使之乘驛責援代監其軍此何意耶援請營壺頭耿舒請從充道帝從援議旋聽舒而咎援又何意耶拗業之英辟明見萬里外若曰老將智而髦及之必非其情矣宋胡寅以爲春秋既高智有所困此不知世祖者也

徐楚白先生評○宋太祖有制普之術故爪金同于海味漢世祖有防援之心故薏苡等於明

珠

黄聖孩先生評○先得予心

竇武何進

春秋書曰不待君命而誅君側之惡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諸侯城成周宋仲幾獨不受功晉人執之于京師此以王事討有罪也而春秋以爲不告諸司寇而擅執人于天子之側則履霜之漸簒弑之階也乃竇武何進謀誅宦官俱上白于太后機事不密反遭其毒豈春秋所謂謀及婦人宜其死歟夫獨斷則爲無

將請命又虞中格爲武進計何途之從而可予曰武進之失有三失于恃失于忽失于葸耳自負元舅之親所請必得非恃乎武以奴僕刑餘無能爲也與陳蕃露章攻之非忽乎進聽袁紹之說召董卓入靖以釀大難曹操笑曰特一獄吏事也何至紛紛召外兵此非葸乎以予揣之事不可不白于太后而白之有方非倉卒口舌可辦得也蓋婦人女子之性與閹豎頗合而宮

闈邃密之地左右近習之所浸潤根深蒂固斷立轉于片言難矣故霍光以異姓之卿廢昌邑危如累卵而太后從之竇武何進以椒房之戚誅曹節蹇碩輕若承蜩而太后不從豈一朝夕之故哉況一門三侯專寵于澤武自授以口實張奐北州人豪不引爲已助而反使之助逆操戈何其疎也何進襲武覆轍慢陳琳鄭公業之諫漢之明堂幾于不祀甚矣庸愚之悞國罪不

在權姦下也而議者惜之亦何足惜哉然則爲武進計如之何鷙鳥將擊先歛其翼何舉而動出其不意按以必誅之條聲罪討之太后必不能曲爲之庇是呼吸之間知勇俱因而權姦已授首矣卽（誰有此識力）不然擅殺而邀議親之典猶愈于反噬也貸諸姦以安反側猶愈于欲盡誅之不得而以身殉也如是則瘝疣去而元氣不削錮疾已瘳所謂大臣者道固如此彼負望如陳蕃社

稷倚之安危而受禍承天吾死不悟由無術以處之也嗚呼奚責于武進哉

徐䟽白先生評○三失俱有而葸之害大

郭泰李膺范滂

東漢之士肥遯自珍如申屠蟠超然評論之外者有幾史稱黃叔度言論風旨無所傳聞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殆庶幾焉徐孺子累辟不就然銘戴知已之恩聞其薨卒徒步弔祭豈忘情斯世者哉時不可爲沉冥以晦跡比于郭有道致更遠矣龍門仙舟何者不與元禮莫逆加以好臧否人物頗足觸忌黙足以容泰實愧焉

其幸而免者在下位而無好爵之縻也且其所遇者惡閹非操賊也若生漢獻之世與孔北海彌正平同玉碎矣議者因其幸免而云泰不爲危言激論以取禍以予論之陳實誅宦官不克而敗郭林宗哭諸野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斯言也乃申屠蟠黃叔度徐孺子所必不出諸口者明哲之謂何一時之士厚自標榜若顧厨俊及葷固依附時名寔無撥亂之具而李范

人豪亦三木囊頭甃于亂賊之手則所謂風裁節義者詎士人殞身之媒歟夫真風裁真節義死社稷者有矣未有死羣小者也延嘉二年漢桓帝因陳蕃胡廣之薦安車玄纁備禮致聘于徐穉聞楊喬之賢欲以公主尚之猶未至失道之甚也而穉堅臥不出喬寧餓死而辭姻有深情隱痛不可告人者存焉當時埋光家食如茅容者不少也獨徐楊乎哉李范兩君子縱不及

徐穉之高蹈寧楊喬之不若耶士君子不得爲天民則爲逸民毋進退失據踵李范之獎也若郭林宗猾猾于世而僅以身免亦無取焉

李固

桓靈皆無道主也而桓優于靈靈帝呼宦官爲父母桓帝能發憤誅梁冀大有間矣梁冀之惡浮于竇憲憲剌殺諸侯以邊功贖罪威震朔庭冀弒質帝鴆毒有徵不赦之辜顯然而舉朝不敢問固爲元宰又素以風節自標者質帝暴崩語固以被毒之故固于此時直發其姦聚朝紳而討之冀安所逭死哉而隱忍遷就生死利害

之念牽制于中狐疑而不決推究侍醫何益于事懦與迂合使冀得陰爲備而已反受制焉大逆如冀不聲其罪反奏記協謀迎立清河王慶而機會一失不可復圖與杜喬相繼受戮宜哉揆其本念不過懼禍而重發而禍必不能免孰若質帝被毒之日揚眉張膽奮擊于朝烈烈而死之爲快哉予嘗謂豪傑舉動十得六七即毅然擔當故謀常克濟庸愚之人必欲萬全必至

于一敗塗地夫天下事未有全利而無害者也固身爲正卿立人本朝不以討賊爲巳任若據董狐之筆則弑其君者非固而誰范曄寛之謂愈于胡廣趙戒開大臣軟熟畏事之門失史氏之體矣一梁冀耳李固不能誅而桓帝誅之是桓帝之昏庸反賢于固之忠義也秦之趙高殺李斯弑二世而子嬰誅之是子嬰不第賢子二世且賢于李斯也是以君子貴斷也當斷不斷

反受其亂李斯不死于矯詔誅扶蘇之時而死于因安得上書之日李固不死于質帝被毒之年而死于梁冀之手死者有知應悔于泉下矣馬融經術名儒附梁冀爲作奏請誅李固其殺人媢人如是未幾髡笞徙朔方譬虎前之巫自結于虎終非其所驩也古今人患失而反失者獨馬融乎哉予因感李固之事而并及之

卓去病先生評○質帝遇毒之日李固眞欠一

死律以董狐之筆非弑君其誰

孔融

曹操忌楊彪慮其圖已因袁術僭亂誣彪大逆劾收下獄文舉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曹操述楊公之世德辭氣慷慨以去就爭之操不得已遂出彪說者曰操雖奸雄奪于文舉之正論而止予曰非也袁術與彪有婚姻而羅織其罪以爲將誅廢置則事關宗社操所執亦甚正融安得奪之卽不然以廢置之謀發自孔融并逮融亦

可也而操翻然易慮何耶融海內領袖人中龍也挾以拂衣而去則人望失而英雄且羣起而圖操矣去尚不可況誅之乎融自稱魯國男子此時操適爲兗州刺史東方士氣剛直可智籠不可威脅失一融而天下之爲融者胥解體焉此正操所欲彌縫處也既不誅融自當釋彪此奸雄轉關換局之法而古今人盡不知也然操所陰忌而思剪者已不在彪而在融矣芳蘭當戶不得不鋤他日以匿張儉故融闔門被戮受禍更慘嗚呼魯朱家能保全季布而孔文舉并不保其身非智不若所處之時異也蘇長公有言非公誅操則操害公勢不兩立此爲善良樹幟壯千古之色則可耳其實融安能誅操哉彪釋之後融掛冠田里鴻飛冥冥操亦無如之何矣范曄云夫嚴氣正性覆壓而已豈能委曲以免其生哉予謂管幼安氣性亦屬嚴正而何獨

免焉則世之君子見幾之哲何可少也

長卿再弋○父彪幾爲操所害而子脩顧沾沾焉露才觸忌猶流螢之當筵飛蛾之赴熖豈復有生理哉嗟乎何責于彌正平也

黃聖孩先生評○文舉正平俱非大有爲之才徒以口舌得禍所謂匹夫之勇耳不足惜也

卓去病先生評○大抵雄伯之士可以利害恐不可以正論奪操實畏融非服融也此奸雄轉

闢換局之法幼宰一語看破今古
沈無回先生評○老瞞心事千古如見

昭烈帝

司馬光不以正統予昭烈謂其于中山靖王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故抑之夫昭烈即疏遠乎猶愈于魏之篡也三代而下漢得天下最正功最高尊昭烈所以綿漢祚也論世者不忍其脈之遽斬而愀然有存羊之思焉陳壽志三國明以天子之制予魏而外吳蜀爲列國以予論之蜿起草澤與閹奸君側者差殊則魏且

不得與吳等況蜀乎壽又言昭烈機權幹畧不逮魏武是以規宇亦狹夫操猾虜備仁辟也仲尼辨正譎不以晉文先齊桓壽何以屈蜀而伸魏壽晉人也知有魏而已矣魏之有晉猶季孫之有陽虎壽欲伸晉不得不先伸魏司馬溫公著通鑑祖陳壽之筆以魏紀年至朱晦翁作綱目始以昭烈承獻帝之後紹漢遺統蓋有激于蜀丞相諸葛亮入寇之書舛錯倒置而刪定焉

者也夫溫公爲人方嚴不假借于篡賊又朱代臣子亦于曹操無貶詞顧謂操取天下于孥盜不取天下于漢室何意耶人言王安石僻觀此語則司馬君實僻過之予竊其隱寬魏亦所以寬晉也司馬懿父子陽施陰設移魏祚于掌股之間光豈其苗裔耶以正統予魏爲晉司馬氏地也此子產立公孫洩之意觀過知仁其此謂哉不然諸葛武侯去中山靖王時未遠草廬中

即稱昭烈爲帝冑其勸進之詞云曹丕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宜即帝位皆確有所據光豈不知之即陳壽亦稱昭烈弘毅寬厚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風光又豈不知之而衍巨其說以欺後世（使溫公無辭）戾矣若云魏武踞中原之勝不得不以正統歸之則晉之江左宋之江南遂不得以正統稱耶光所見殆不如是說者以予說爲偏詞而更自有說非予所敢知已

長卿再弋○疑光爲懿派時輩大駭試考孟夫子世系當渙然氷釋所謂蓮花出糞壤中不礙清淨者也溫公大儒予那得不如此說

阜去病先生評○正統之說論者不一予謂有七而君實由自立非人可以私意進退者周天子尚在則楚不得以滅陳此春秋存陳之旨也伯者主盟則吳楚可以疊見于春秋此春秋漸進吳楚之旨也地據中原身握大柄即盜賊蠻

夷君子僅可致嘆于餘分閏氣而已當時臣民安能逃之吾非天子安能誅絕之耶溫公寬魏以寬晉此眞夫子待宋人微意幼孚抉于千古之下奇矣

魏延

孔明不用延策說者謂延有反相孔明疑之而不用然其策自奇子謂庸莫庸于子午谷之策矣子午卽險隘乎我能往寇亦能往倘曹叡見及此而豫備焉則蜀兵未能會而爲一蜀勢先已截而爲二危矣哉太和中曹眞表請數道伐蜀一出斜谷一出子午谷陳羣皆以爲未便而止豈孔明見不及此顧俟延發之哉若疑延有

反相則遣他將往可也陽假之兵陰觀其變以剪滅之亦可也何至并其策而棄之凡間道襲擊以掩人之不備者施之危邦亂國可耳操父子君臣謀無遺諝魏延此策何其迂也

長卿再弋○李密欲走襄城就張善相而聲言入洛盛彥師帥衆踰熊耳山南弓弩刀楯夾路而伏密兵首尾斷絕不相救應彥師擊斬之觀此則武侯不用延策確有定見

曹操

操以丁儀之譖欲廢其子問于賈詡詡引袁本初劉景升事諷之而止則丁儀豈端人哉丁儀目眇操愛其才欲以女嫁之而竟不果徒虛語耳操患頭風讀陳琳檄起曰是愈我疾是愈我疾武曌見駱賓王檄嘆曰有才如此而使之淪落不偶宰相之過也二事大相類皆奸雄釋慚欺世語蓋無解于清議不得不如此說而李溫

陵實認以爲憐才誤矣姦雄憐才不過欣之以爲名耳若琳與賓王檄皆罵賊之詞千古痛快恐操曌胸中未必如虛船觸舟而毫無芥蒂也

長卿再弋○劉備以天下知有巳爲喜而曹操以英雄許備備以爲懼聞雷失著則操忌刻可知丁儀才在楊脩下得免死幸矣安望作快壻乎

沈無回先生評○余謂二事皆眞非欺世也大

奸雄亦自有轉折與眞正豪傑差異而畧同若
纖毫不容是穿窬之小人非大奸雄矣

蔡邕

豫讓于智伯千古義之而蔡邕于董卓有遺議焉吾謂董卓與智伯惡逆等耳蔡邕才品亦不亞豫讓或者讓烈烈以死而邕獨少此歟乃樂布哭彭越視死如歸而高帝釋之拜爲都尉邕感卓知遇特于王允坐中一嘆而竟付廷尉何其寃也漢書述邕篤孝廬墓有馴兎連理之祥三世同居誼高閭閈稱疾辭召作釋誨以見志

建寧中累遷議郎妖異屢見陳政要所宜行者七事又特詔直言無諱密以皂囊封上而邕遂斥乳母趙嬈之横指門史霍玉之姦太尉張顥光祿勳偉璋校尉趙玹蓋升並爲國蠧帝覽奏爲曹節所窺而邕禍遂不可解微呂强幾棄市矣當時劉郃楊球程璜輩遣刺毒邕而幸免王智復告邕謗訕而邕慮不免亡命江淮遠跡吳會惴惴乎畏罪之不暇與董卓曾無生平卓之

辟邕在漢靈晏駕之後邕初稱疾不就而卓挾之怒且詈曰我力能族人則邕之就辟其情萬不獲已而腐儒責以不能避禍遠引設身處地雖欲為冥鴻得乎甚矣名之為累也以名收以威刼雖終身不晝一策可也而又責以直言忠告不愈賛乎然當時賓客部曲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邕未嘗不諫止也永平中地震邕以為陰盛侵陽臣下僭踰所致明公不當乘金華青

蓋爪畫兩轓卓未嘗不採納也卓重邕才品三日之間周歷三臺待遇頗厚而邕揣其必敗欲東奔兗州以俟之豈附逆者哉邕一代人望懷舊感傷羣情不無捉戚迫之以不得不誅之勢而邕也情之所觸不覺致嘆嘆而殆成其為邕也豫讓見諒于襄子欒布見取于高帝而蔡邕偏受禍于王允悲夫世俗忌才而奸雄收之以從人望其禮遇之隆有令人結念而不忘者新莽時詣闕上書之人以四十八萬計豈盡出于諛哉論者無以柯亭之笛爨下之琴鳥篆碑冊之技而掩其節義之高可也

長卿再弋○只因世俗不解憐才以故豪傑之士為權奸所顛倒而不覺人其彀中若看得王莽謙恭下士與淮陰惡少年無二這便是眞正豪傑此管幼安所以不可及也

卓去病先生評○伯喈孝友篤行絶無逢世軟

熟之態董卓生前待之甚厚然座中之嘆金罍子云安知非感慨于盛衰今昔之故而為此嗟慨乎奚必專在惜卓也廷尉見收眞是冤憤非幼安再三數其節義幾以技藝掩矣

謝安

文靖公之英猷其大者在處桓溫破符堅二事古今不予其功而許其量何也安與孫興公盤桓東山時泛海中流風濤並惡諸君莫不色戰而安神采吟嘯自若因此觀其雅度然孔子曰臨事而懼孟子曰予有戒心則當社稷存亡之會又不宜泄泄然效告子之不動心也大司馬入朝伏甲設饌欲芟夷朝士王坦之容儀失措

倒執手板安從容望階趣席諷咏如常可謂量矣然新亭之迎（此公最沾死）其失也諂乏大臣之風節溫以伐蜀之功自雄復欲著奇勳于趙魏而路阻石門兵摧襄邑乃委罪偏裨遷怒朝廷廢主以立威知置奕棋而安不能匡救其失也隨乏大臣之風義溫疾篤子幼又無與援而乞九錫安位望傾朝何有于垂盡之死灰而顧為具草姑緩之以待其斃儻緩之而不斃求索無厭安何以待之乎其失也觀望乏大臣之風力凡此三者吾所不滿于安之處桓溫者也秦人挾百萬之師直取江左朝野震驚安對客圍棋恬不為意可謂量矣然非謝玄實能而堅自敗也堅違王猛臨終之言故及于敗猛之言曰晉雖僻處江南而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讐敵宜漸除之堅以匹夫奮有天下十分之九五胡中援最傑焉而一敗塗地其失

有三傾國而戰如樗蒱拋家以擲而不為後繼一失也疏爵以賞歸命除宮築第以待晉之君臣知探物于囊意滿而氣盈二失也欲速觀厥成而不知釋晉以為後圖昧乘除之數犯知止知足之戒三失也其不殺慕容垂姚萇姑置焉凡此三者堅所以致敗之由也堅夷人也其用兵亦夷而安借敗為成遂有淮淝之捷不然以八千人攖投鞭斷流之衆雖太公穰苴無所見

長而謝玄能辦此乎儻符堅治國有方勢不瓦解再舉入寇謝氏叔侄何以應乎古來僥倖以成功者不止于此予因論謝安而推明之以見天之祚晉非人力所及云

沈氏弋說　卷二

殷浩

世俗之于流品眞者必不知知者必不眞是以孔明具王佐之才高臥南陽自比管樂意稍貶矣時人尚莫之許浩盜虛名累辟不就謝尚王濛褚裒司馬昱皆爲所欺以爲江左興亡懸于深源之出處又曰深源不出其如蒼生何惟庾翼知其立名非眞辟爲軍司遺書誚之弗就也翼卒而浩始出北伐無功書空作咄江左之蒼

生竟陸沉而未有起色及桓溫辟爲尚書令手答慮悞開閉十數竟達空函可醜極矣噫晩節如是而厥初曾負管葛之望豈晉室士大夫崇虛而不課實可以時名動乎向使草廬無三顧之勤殷侯堅居墓之節千載而下不知其作何評論也嗟乎若陶潛王無功之流謂善藏其用也可謂善藏其拙也可

王導

史稱導爲東晉名臣有江左夷吾之譽故尚論者罪其假手逆敦以殺周顗與趙盾弑君之律同科此秦少游說也又罪其陰懷異謀坐觀敦事之成敗以爲後應此黄震說也二說皆不足以罪導何者匿怨修報恒情乎覩表流涕悔恨莫追自言幽冥中負此良友則導之過不俟人摘而已自知自訟矣奚其罪導位極人臣敦事

成富貴不加益不成首領莫保甚則赤族至愚者不爲也棄疾之于子南石碏之于厚李璀之于懷光父子尚不相及何況兄弟奚其罪所可罪者庾亮召蘇峻而不止無先見之明石勒寇襄陽疫死過半葛陂淫雨三月而不襲無乘敵之權卞敦不赴國難郭默害劉胤而不問無懲奸之勇帝拜其妻曹氏而不辭無人臣之禮耳晉人習氣以放曠依阿爲高而借名檢任勛勤者目爲迂濶誠有如干寶所訾者當時惟陶士行劉越石祖士雅三子留心撥亂不似晉人而陶念未粹劉祖不竟其用而以幽死惜哉予嘗謂春秋重世卿而田常篡齊六卿割晉晉重門第而敦玄包藏禍心逆節萌起流弊一至于此若王導者太平坐鎮則可而貴以大義滅親如古人能乎哉予所深罪導者亦以導爲東晉名臣有江左夷吾之譽故責備焉儻就晉人而月

旦之且以爲風流詳雅矣

卓去病先生評○幼宰彈射王謝何辭以對總之婉轉圖功因循成業王右軍所言者是二子苦心處亦二子得力處且當時國勢與二子體性力量只合如此不可强也牽制以容奸乘時以自便流獘固然矣

崔浩高允

浩之誅也崔氏族赤矣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以浩姻親坐罪滅宗方浩伏誅時幽執檻內送于城南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從古宰司之被戮辱無如浩最慘者世相傳以為毀佛之報予謂不盡由此浩所以賈禍者三欲大整流品明辯姓族犯衆怒而不恤一也專制朝權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

數十人為郡守與太子晃固爭而遣之橫據其非角勝于主二也惑嵩山道士寇謙之勸帝建靜輪宮以上接天神高不聞鷄犬功費萬億民疲財匱三也凡此皆賈禍之媒至于刊所撰國史于石列之通衢以彰直筆則罪不獨在浩也詔旨原敎以務從實錄特不當勒石暴揚國惡非人臣之禮耳然當時閔湛郗標寔誤之而高允與之共事又未嘗諍止之也允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既謂著作郎宗欽曰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明知其非而不諍止允自當與浩同科邀景穆之靈萬死一生出語人曰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也夫翟黑子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覺允敎以實對而翟黑子不從竟被誅戮假令翟黑子依允所敎而受禍則幽冥中誠負之矣惟違允之敎以至是是翟黑子負允允不負翟黑子

也允所負者卽崔伯深耳何也允所以對景穆與帝者當明証直筆之是而刊石之非當正國湛郗標造謀之罪而開崔浩議功之典則浩或貶竄而不誅卽誅應不至夷族而允不出此但甘與同死何益哉游雅曰崔司徒嘗謂高生豐才博學所少者矯矯風節耳及司徒得罪詔旨臨責浩聲嘶股栗允敷陳事理辭奏清明人主為之改容允于此時能碎首泣血慟哭哀號述

浩生平誹謗之辭臣主際遇之誚以贖今日之死未必無回天之力茅焦解衣危論安金藏剖腹嗚冤雖秦皇武曌不能無動而乃偏不能得諸魏主乎況左右之者有景穆在乎浩死之後帝追悼之曰崔司徒可惜悔何及矣曩時在廷諸臣悉擠浩莫救而乃亦坐視何歟乃與浩皆習天文術數言星曆各有所得而浩精于計畫其籌邊務若射覆無爽者何並昧于此哉況浩

自比子房而寇謙之未必如圯上老人赤松子也史稱浩不信佛法勸魏主阬屠天下沙門焚經壞像塔廟靡有孑遺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誦讀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其愚暴若此予聞古人欲避修史恐羅刑禍而魏收獨以考終又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謚文貞修郄者猶且發塚而拋骨則史官斷無倖免者方佞佛以祈銷滅罪衍之不暇而顧毀佛也哉乃歷事五帝出

入三省五十餘年恩寵彌篤壽九十八甍雖非佞佛之報而罪福殊懸亦非偶也

長卿再弋○北魏處崔浩太酷後世史官直筆遂少唐太宗好自觀史史多溢美試覽其君臣問答即勲華不是過也然豈皆實錄乎

黃堅孩先生評○浩傳極羣書列通衢而彰直筆是鄙陋不學所爲也魏主英果而能恤才既殺一浩必不復殺一乃乃第叩頭請死則自然

得生渠肯泣血流涕爲浩辯冤而身蹈不測之禍哉吾故曰高生巧也

郭象

註莊子者奚翅數十家惟象註稱最能暢南華之所欲言殫漆園之所未發從世有莊子註郭象之說或曰非郭象手筆本于向秀之解義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遂零落不傳于世象竊爲巳有自註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餘但點定文句而已然秀猶有別本故世傳向郭二莊其義不殊予曰非也秀一片俗骨安能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其爲郭象手筆無疑象有儁才爲人薄行忌者倡是說以沒其長也大凡文章之道縱極神極奇者一經庸俗之手改竄數字便令全篇減色卽果出于向秀亦必勦襲稽叔夜輩口吻假爲巳有而未竟其妙者也魏晉崇尚虛名郭象之名在向秀下故當時惑之然王充名在蔡邕下而論衡何以作帳中之秘左太冲名在二陸下而三都賦何以

不爨甕而反令玄晏重哉敢以是爲子玄解嘲

王通

隋何時耶所差勝秦者儒不坑耳斷無崇尚儒術之理通何其愚也通教授河汾年十五即爲弟子師從者千餘人李靖房玄齡魏徵皆出其門著續經中說二書人尊之曰夫子亦儘足以自樂而與薛收西遊長安獻太平十二策識者謂其鼓瑟齊門急于干進非也此學孔子而失焉者也孔子周流轍環席不暇煖當時弟子多

從遊於四方通僅偕薛收往則猶有未肖處魯男子之學柳下惠以其不可而學其可若優孟之學叔敖戲也王莽之學周公詐也通之學孔子戲耶詐耶神聖不相沿襲故堯舜不學伏羲神農黄帝禹湯文武不學堯舜而孔子亦不學數聖至孟氏始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此荅公孫丑敢問所安之説非如通事事摩擬言言揣合以强附子孔子也學書者非不宗鍾王然神不肖而彷彿其點畫則爲書奴學詩者非不宗李杜然骨不肖而盜竊其句字則爲詩奴王通學孔子蓋聖奴也後世怪之以爲文中子乃假託者實無其人而王績陳叔達陸龜蒙司空圖皮日休皆唐人也隋唐不甚相遠五子著論皆鑿鑿實有其人而宋咸獨斷其無謬矣大業元年徵之不至司空楊素勸之仕不欲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明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

不至則通之恬退可知特獻策一事學孔子太過而失其眞而謂通鼓瑟齊門急于干進通且死不服矣

卓去病先生評○文中子一段規行矩步精神非戲非詐以聖奴目之當矣篇中議論確不可易

沈無回先生評○是快論便是眞正學脉

魏徵

春秋時桓公不可一日無仲唐之時太宗可以無徵其事大異徵不得借仲爲解尹起莘謂徵之事建成受命高祖非委質東宮者可以無死予謂東宮與藩王孰重高祖旣命之輔東宮是以極重之任付托徵矣付托不效卽爲高祖死亦可也馮立一騎士耳猶知死節徵爲東宮洗馬恐偷生乎卽曲宥徵者玄武門之喋血徵未

嘗身與其事若仲之射鈎也而徵嘗勸建成殺秦王則已陰與其謀矣唐之天下秋毫皆秦王力猶漢之天下秋毫皆沛公力也沛公不以帝位讓太公與仲兄而秦王以帝位讓高祖已難矣又欲傳位建成此其勢必不能安高祖有言化家爲國由汝破家亡身亦由汝又曰我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故爲高祖計當以太上皇自處而不當以東宮處建成爲建成計當讓位世民

而不當以東宮自處爲魏徵計當以世民應立之說上諫高祖下勸建成以銷其骨肉之隙而不當勸建成殺世民也建成庸才卽世民遜位授之必不能享而徵欲以討劉黑闥之功軼世民而居其上愚矣哉自古有以天下傳子弟者未聞有以天下傳父兄者也舜不傳瞍武王不傳伯邑考而欲世民以天下傳高祖又傳建成此高祖建成之愚（齊王元吉更愚）而魏徵不當助其愚也徵在

貞觀間讜論十餘萬言在武德中何以獨默太宗陽親之而陰鄙之矣徵死未幾而停婚仆碑有以也夫

徐楚白先生評○貞觀讜論豈能比績于夷吾喋血武門不能無愧于召忽

魏元忠

宋璟劉知幾激張說證元忠之不反說惕于公誼背昌宗于后前千古高宋劉之能成美張說之能從善而元忠殊不足以當此方李敬業起義兵討武后天下震動后遣李孝逸擊之軍至臨淮戰不利元忠不以此時伸大義激孝逸而反爲武后作說客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若大軍久不進萬一朝廷命他將代之責以逗留之

罪柰何孝逸用其策因風縱火追斬敬業假令元忠稍顧惜名義則唐之宗社不待狄張輩㤝復而助周黨逆元忠之罪莫可逭矣灌嬰承呂后命擊齊乃與齊連和以觀變元忠于孝逸胡不然耶按元忠寖疾周霸爲之嘗糞夫霸以諂諛拜御史而元忠何自得此于霸及相中宗與時俯仰酸棗尉袁楚客貽書責之但愧謝而已故宋劉之激張說其事是其人非也

李勣

太宗以勣爲社稷臣可托孤寄命身黜之而留以貽高宗使感激而圖報夫漢武帝之于霍光金日磾不知是也後勣阿意順旨贊立武曌以長孫無忌之親褚遂良之忠俱顧命大臣而有所不免此與上官桀之奸何異知人則哲帝堯所難固不足爲太宗病而黜勣以市後恩術籠之非誠動之也失馭臣之體矣乃宋主之于二

蘇亦留以待後人曰吾爲子孫得二宰相後世無非之者不第以二蘇才且忠不負先帝知人之明而儲材待用與顧命大臣其處置方畧原不可同日語也勣相其孫敬業曰必敗我家因獵而焚之敬業果身死馬洛血而出巳而義旗首倡竟以敗誅勣雖羅剖棺之慘而得敬業以洗前愆不厚有榮施哉世俗顧謂勣爲不善之報豈爲人臣子必讒諂賣國如勣而後賢乎范

祖禹亦作此說無譏甚矣勣將死以房杜爲戒
蓋房杜忠于事君其子孫覆宗絕祀出于不幸
非積不善所致也而勣廼以爲覆轍哉予嘗謂
天之報施不顯于嗣續間定休咎若云有德者
後必昌何獨爽于勲華之冑彼豈乏義方也者
聖賢豪傑之不克紹如麟鳳之無種凡庸繩繩
相接如牛羊犬豕不絕于世天豈薄麟鳳而厚
牛羊犬豕哉于公陰德而大其門曰吾子孫必

爲三公嚴延年之毋掃室以待其喪之至皆道
其常者也

卓去病先生評○李勣盜賊小人不足比數范
祖禹等說乃世俗作家翁無咎無譽常談耳天
不薄麟鳳而厚犬羊可爲仁而無後者吐氣且
此千古剏語也

徐楚白先生評○太宗不知其臣李勣不知其
孫

五王

從古元兇漏網于鈇鉞者惟武曌耳武曌惡冠
千古幾所生之女以誣毋后而骨醉之乃桀紂
所不爲者殺唐宗室殆盡乃莽操所不爲者其
易唐爲周特篡奪之常耳淫僭懷義淫醫沈南
璆淫少年張昌宗張易之又其餘也用酷吏周
興來俊臣輩鋤除善良又其餘也以千古未有
之惡而五龍臣復得保首領侍中宗爲其子耳

子無殺毋之理當時所不可加誅于曌者獨中
宗一人而唐之臣無不可剸刃于曌者不必使
中宗聞也中宗而賢則知有大義滅親之說社
稷爲重則君爲輕君爲重則父爲輕古之人有
行之者而今日唐之社稷與唐之君父無一不
重顧重一淫篡之毋乎張柬之敬暉桓彥範袁
恕巳崔玄暐竟無一人見及此乎二張誅而武
三思猶在薛季昶劉幽求惕然深憂以諷柬之

輩而忽爲几上肉恬不經意竟死于三思之手孰謂五龍智哉三思用鄭愔計封柬之輩爲五王罷其政事此時猶可圖也而不圖反遭其毒則是一三思尚不能芟何有于武曌哉武曌置帝房州而不殺非愛之也甃其女何有于子以爲昏庸之極不必殺也若曰存空名以塞天下之口則誤矣彼在廷諸臣伎倆皆出曌下非所憚也即野有倡義如李敬業駱賓王輩廷臣以

中宗故出死力自効即不勝而中宗復辟特毋子之親已亦可以逃死此曌之巧于用中宗也曌豈不知姑姪毋子之說待仁傑之開明哉佯爲愚闇使賢豪忍辱以挽回而自居其功則海內之才不致盡逸于草莽吾可以晏然而無虞此曌之巧于收仁傑輩也曌以女主革命坐鎮二十餘年而無奇禍其才固百倍于男子亦狄仁傑姚崇宋璟諸人之力居多若諸君子速去

則曌必速亡諸君子可隱不隱皆欲效伊尹之五就桀柳下惠之不羞汙君而不知曌非桀比桀者夏之裔曌者唐之讐事讐而自附于行權無識甚矣當時賢豪俱入其彀中而不悟此曌之所以不可及也曌之遷上陽宮也姚崇嗚咽流涕曰今日別舊君曌之歿也武三思矯制封魏元忠百戶元忠捧制感泣夫姚魏固世儒所號名臣而狠狽若是則信乎唐無人哉

長卿再弋○或問古來効力于亂賊者甚衆何必顧及中宗而後爲武曌用乎曰子所謂廷臣指狄仁傑姚崇宋璟諸人言也曌雖淫篡然辨忠佞邪正截然不爽亦有一長或問曌旣改唐爲周則自然欲立武氏苗裔以絶唐脉矣子論雖巧非本情也子曰若不改唐爲周特毋后臨朝稱制如呂氏故事何名爲篡曌政不欲效呂所爲改易國號三思輩隱隱有將立意中宗隱

隱有將厭意譬以弱絲繫千黄金絡于奔馬之上作垂絶狀道路觀者驚且恤而競爲之慮不然已破之甑人憚于引手矣曌是箇招權美巧的人設此危局網羅天下豪傑豈眞欲篡乎眞欲篡則殺中宗立三思咄嗟可成如此則天下仍爲唐有曌安能享祚二十餘年而無恙乎此極愚之人所爲曌不爾也或問姚之嗚咽與蔡邕座上之嘆是同是異一褒一貶何耶予曰邕

之就辟卓以赤族脅之而姚則執迫之使事女主乎卓篡未成而身膏斧鑕昔之諂卓者轉而諂允邕不覺有炎凉之感曌篡已成而幸保首領中宗復辟名正言順羣心驩悦姚不宜有故主之思一褒一貶豈漫無據耶

卓去病先生評○曌之巧于用中宗收仁傑輩是與論武氏當爲低首事佗而自附于行權無識甚矣是正論仁傑輩當爲汗顔

唐肅宗

天寳末羯胡雲擾鑾輿播遷兵次馬嵬太眞授首從陳玄禮之請也殆哉岌岌乎明皇耶是時肅宗卽位于靈武先儒非之以爲乘危篡國孝子所不忍而予謂此正肅宗大孝處也明皇承高中睿三宗之亂唐室世有司晨之牝高祖太宗之遺澤蕩然卽開元三十年勵精未足償累葉之穢濁無何而貴妃怙寵祿山擅權李林甫

楊國忠相繼助之人心厭唐久矣漁陽鼓振而河北諸州望風奔潰則人心之瓦解可知肅宗不以此時收拾人心踐天子位而斤斤小節是拘安知無徐洪客之流勸李密直向江都者乎又安知無宇文化及之徒變生肘腋者乎卽有忠義如張巡顔杲卿眞卿等智勇如郭汾陽等亦不及施馬腹之鞭如是則明皇之首領不保唐之宗廟社稷危如累卵予故曰靈武之行權

非大孝不能也然則先儒何以非之曰事由義起前無所昉而肅宗又凡庸主也卽位而後未見有政教功德赫然更始可以追武德貞觀之舊者而聽王璵李輔國之言朋籍親蠶媚神謟鬼當危急存亡之秋爲是迂濶之務又違李泌之計不直取范陽擣其巢穴使慶緒思明蹶亂而起舉動不厭人心先儒殊不滿焉而遂謂其踐位之非豈定論哉予有說于此肅宗以下愚

之心行上智之事適逢其會論者誅其心弗并訾其事可也或曰明皇英主也自蜀而歸悔禍之延必能晩蓋肅宗還位于父退處青宮于道其克光乎予曰否否予嘗讀其幸蜀詩云可憐寒食與清明光輝并在長安道又云公子途中妨蹴踘佳人馬上廢鞦韆夫流離播越之頃孔棘矣上不念九廟下不念萬靈而寒食清明蹴踘鞦韆之是念卽令復辟焉能改圖曩時一日

而殺三子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皆以讒死況靈武之事尤讒臣可藉爲口食者乎肅宗之不還位亦得

黄聖孩先生評○肅宗之卽位宋儒非之耳三尺童子亦知其宜立也

卓去病先生評○肅宗卽位靈武政是大孝特其以下愚之心行上智之事故論者勿與誠確論也李三郎風流天子卽事賦詩自是騷墨之

韻若以蹴踘鞦韆斷其不能改圖恐未可槩論也

甄濟

董卓之召蔡邕也不至曰吾力能族人甄濟隱青巖山安祿山召之不至及反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刃又不至慶緒强舁至洛陽會官軍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夫邕與濟同遭亂賊邕懼族而不免于誅濟視死如歸而獲保首領士有幸有不幸哉楊子不云乎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言避患之遠也二子知肥遯矣而不解于山

深林密之義如魚在沼欲潛藏得乎凡朝市而可容吾隱者非太平有道則遯世之聖也二子處漢唐之濁季而拙于謀身可哀也夫

南霽雲

祿山帥范陽十四年稱兵犯闕天下人以爲反虜欲食其肉而范陽人如子弟之戴父毋竭力效死惟虞其敗及祿山陷兩京所得禁府珍器以橐駝載歸范陽人呼祿山思明爲二聖後十七年張洪靖欲發墓斬棺以示懲而衆猶不悅幾至大亂所謂家臣不知有國自古然矣桓叔將傾晉而曲沃之民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陳氏厚施得衆而齊人助其逆范陽之于祿山亦然而南霽雲固范陽人也與張廵許遠協謀奮擊初據雍丘謂非要害移師以保江淮前後斬獲無筭力疲救絶躍馬潰圍馳出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張樂侑食以待霽雲曰敝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宴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啖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城陷身死朝廷贈揚州都督論功爲第一等與張許並立廟睢陽春秋

享祀至今垂不朽焉予讀史至此而嘆曰嗚呼詎人心有忠義耶河北二十四郡望風奔降不獨范陽詎忠義盡泯于人心耶顏杲卿眞卿及張許尚矣即張介然崔無詖李憕盧奕蔣清賈賁華死節勤王歷可指數又不獨一南霽雲也然猶可解者曰俗有厚薄教有端邪感有淺深若枳橘之受轉于地梟鳳之賦質于天萬不同矣而范陽人黨逆從叛如彼其衆南霽雲見危

授命如此其貞其域而處者趯㯉何迥別哉吾聞山川社稷之秀篤生異人則霽雲蓋范陽之秀氣所獨結也忠魂義魄千古爲昭而于以洗胡塵之穢瀆范陽黨逆從叛之愆猶月月之于纖翳過之而悉化矣

沈氏弋說卷之三

武林沈長卿幼宰
蕭山黃可師大年
同邑卓爾康去病
沈守正無回
聞啓祥子將
徐如珩楚白　仝評

裴度

武元衡之遭害以執政而斃于盜賊之手前此未有也其時裴晉公亦被擊刃三進而斷鞾傷首墜溝萬死一生者幸耳藩鎮王承宗李師道實爲此謀以緩蔡兵而朝議果欲罷度安二鎮反側使憲宗之聲靈赫怒進討錢徽蕭俛李逢吉以餉億煩匱各請罷兵帝不聽也而度因得奮其忠憤俯伏流涕誓不與賊俱生已而李愬夜入懸瓠城縛吳元濟以報淮西盪定河北輯寧承宗斂手削地師道駢首就擒功施爛然過憲宗之明也蔡鄆既平土木煩興浚龍首池麟德承暉之殿並時蹶起而度諫不從甯小擢用皇甫鎛程异以錢穀之吏佞巧之姦俱同平章事而度恥與同列表求自退亦不省遇憲宗之惑也夫一憲宗耳前明後惑如霄壤焉况穆敬文武度纂述蔡鄆用兵機畧獻之請內印付史官非歸美于上也亦非慮上之狃平而以凶危

竦也蓋人臣挾不賞之功明主嘉之則爲忠勳讒夫搆之即爲罪戾度欲絕萋菲之端不得已而昭然出自上裁光諸史冊使讒口無間可乘則身安而朝廷獲安天下舉安史譏其晚節頗浮沉爲自安計非知度者矣度之心寧死賊而不死讒午橋臺榭綠野池堂龍驤蠖屈任運卷舒亦如魏公子無忌之飲酒近婦人真是求死不得而昧者作功成身退觀似痴人前說夢矣

度之言曰鷄猪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皆無聊之極而苦詞旨鳴若覩為了達之語又謬甚矣度歷四朝而龔將憲宗所賜玉帶表還之憂讒畏譏孰有如裴晉公者哉而帶索遺奏得半藁以儲嗣為請生死語默之際遲迴婉轉苦心極矣度威望德業方郭汾陽而遭時不偶未究其用天下多故則羣小東手人主委心而惟度言之是聽强藩授首則羣小盈朝人

主疎斥而不能一日安于朝廷之上詩所云燕爾新婚以我禦窮非歟雖然當藩鎮跋扈而無度是無唐矣劉昫謂周衰而仲尼有微管之嘆以美裴度豈溢詞也哉

黃聖孩先生評○俱有識之言

沈無回先生評○操心慮患無如裴晉公之危且深者當時所值事勢萬分難處幼宰論世而推原其心發古今人未發之蘊眞晉公知已也

劉蕡

夫以蕡之才且賢而淪落下第彼中選者何人耶遂令裴休杜牧崔愼由等一榜無色而李郃更自赧其顔厚欲讓所授職河南府參軍以旌蕡則直道豈泯于人心哉然當時裴度韋處厚實擯之復抑諫官不令伸蕡二人俱長者豈蔽賢耶蕡對策力詆宦官似也而指斥乘輿譽美宰相裴韋遠嫌而不敢當故擯之自愛亦所以

愛蕡也凡進言必以其漸驟則必不能得賈生立談之間為人痛哭流涕欲漢文盡去絳灌是以有長沙之謫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亦太早計矣所謂娶新婦者入門而覩竈卽以為言其說誠是也不失之躁哉蕡策實類是宋胡寅以為黜直言之士增北司之氣未之深思耳假令裴韋置蕡高第而文宗動附權之疑寺人乘間交搆目其為黨蕡不死且竄矣裴韋且

惴惴乎不能一日安于朝廷之上愛贇亦所以自愛也唐門生舉主之誼最篤終身北面事之子孫相恤名曰世講崔羣知貢舉歸其妻勸之求田羣曰吾有美庄三十所牓所放三十人是也高才如劉蕡田之最良者裴晋公不收爲美庄而怡情于綠野堂非獲巳也

長卿再弋○宋室君相最爲憐才一榜盡賜及第以張文定故制科不用詩賦以富鄭公故試

期改于來月以蘇文定故惜蕡生不逢辰耳

卓去病先生評○後世指斥乘輿則無罪一言及宰相則立貶斥矣劉蕡譽美宰相亦非士人之體下第人好自標榜從古巳然兼之李郃輩更以推讓立名故蕡聲價益高耳

李德裕

文饒唐之賢相也初以朋黨觀察浙西變穢巫之俗停脂盘粃之貢止周息元之迎上丹扆六箴雖爲李逢吉所謗而正氣凛如矣再以朋黨從劍南西川完殘奮怯各有條次築仗義禦侮柔遠三城以遥控土番痛抑浮屠以矯蜀俗雖爲李宗閔所嫉而壯猷魁然矣當時文饒所最隙者牛僧孺然自議維州悉怛謀而外皆私怨

也僧孺與宗閔以對策譏李吉甫爲文饒者以公論付之天下可也而怨其所不必怨身名幾危愚甚矣人即遷怒未有怒人而遷及其壻與其壻之薦主者文饒自與宗閔有隙于其壻蘇巢何涉而傾之并傾掌貢舉錢徽貶江州刺史而鄭朗裴譔亦遭池魚城火之殃忮懻不巳極乎又惡白居易而沮其入相薦白敏中反受其毒客死崖州夔夔于態德之際未有惑溺如文

饒者也文饒佐武宗通黠戞斯破回鶻平太原定澤潞料敵如指掌相業爛焉已而處主窮黷以兵爲戒豈僧儒輩所及哉卽其父吉甫亦莫及也然吉甫于陸敬輿能不計小嫌于裴垍能曲從其薦疏又豈文饒所及哉文饒出鎭淮南入相廊廟一如其父之年皆以任子起家不由科目而度量坦窄懸矣維川之議諸君子辯之已詳予不贅也

杜黃裳

李師古跋扈憚黃裳以錢數千緡氊車一乘遺之俄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襤褸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還報師古心折邪謀遂寢夫苞苴不入夷惠之室師古以賄賂嘗黃裳其有所試乎御史劾黃裳納邠寧節度使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按之有驗帝念功不問然則黃裳非無瑕之人而師古窺之熟矣黃裳薦高崇文于

德宗竟藉其力討平劉闢受賂與否祇關一已之清濁若師古則曾無生平稍染指焉跋扈之姦莫能制也禍且移諸國矣或曰黃裳卽廉靖師古何所憚而不敢發乎予曰黃裳非廉而無爲者也郭子儀曾辟之幕府子儀入朝李懷光與監軍陰謀矯詔誅大將而代子儀黃裳得詔判其非眞懷光流汗服罪仍以子儀令易置諸悍將衆無敢亂後入相平夏剪齊滅蔡復兩河

中興之業亘元和無偶矣師古安得不憚且嘗乎若伴食庸才卽日索餽遺于邊帥不屑畀也故從古惟權相能薦羶天下賢相與凡相其門皆羅雀莫辨若賢相而介清濁間者必不得已如杜黃裳故事寧受高崇文之賂勿貪李師古（此說偶道學定駮）之餌若道其常則馬服而後求良清白乃相臣之第一義也相臣而墨則百執事皆墨相臣而墨則相臣之舉動皆掣肘而不得自由楊綰以

廉貞入相而崔中丞池館臺榭卽日潛毁郭令公減坐中聲樂之半黎京兆騶損騶御止留十騎則信乎清白乃相臣之第一義也

卓去病先生評〇黃裳非廉而無爲者故師古憚之此言破的矣薦高崇文成討平劉闢之大功則兩人已稱相知卽受其餽遺亦交際之常似與受賂庇奸者不同

柳泌

唐憲宗以柳泌爲台州刺史令採藥天台山廷臣爭之以爲方士臨民非體也上遽曰煩一州之力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何惜焉廷臣無以應夫人主惑溺已甚而以方士不可臨民之說進祇迂濶而無味且漢武不以女妻方士乎何況刺史當時廷臣而諷之以天台之靈草洵有之不必以刺史往也彼將曰吾寵異之卽二千石

不恤也告之以堯舜之壽並踰百齡未嘗事吐納之術餌丹砂之藥也彼將曰上古淳龐人享遐算晚近世而欲延年不得不修煉也曉之以公孫卿徐市稱黃帝不死而橋山之塚胡壘壘也彼將曰黃帝乘飛龍上天羣臣思慕以衣冠葬也詰之以秦皇帝使徐福入海求神僊竟安在也彼將曰徐福已仙去而大海蒼茫不如天台可遥制也詘之以先朝文成五利之誕本朝

太宗採藥于天竺高宗採藥于烏荼而訖無庻效也彼將曰任非其人不如吾栁泌之奇也啓之以怡神養性愼輿居節嗜慾何必天台也彼將曰劉晨阮肇採藥茲山羽化登仙安見石梁琪草玉洞桃花不可復攀擷也破之以皇甫鏄之奸薦泌爲刺史不過以天台係浙閩輿區舟車要津南蠻珠玉犀象玩好之所聚道而因之以飽其谿壑之欲也彼將曰能令人主壽考郎

殫殘一州之膏血以酬功朕豈有愛也若然則百說而百不入矣于有說于此古來服金石而暴崩者頗多然長生又實有是理未敢遽謂其誣鏄之所薦即令鏄試其藥藥效以此償勞而人主徐服焉藥不效以此懲慝而人主可免于患望陛下爲宗廟社稷生靈自珍勿俁投以貽後悔以此說進未必不入此與東方朔陛下殺臣臣亦不死臣死藥亦不驗之言更爲直截痛

此藥非旦夕計欲人主似不能待然不
叙阿其禍只夕立見以鑄試藥其說非迂

快而廷臣未之知也竟致金丹毒作躁怒譸甚捶撻閹奴禍發于中和殿而方士之罪不可勝誅惜哉

長卿再弋○按史泌採藥不得逃之深山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起居舍人裴潾亦作此說貶爲江陵令然未若予說之婉也

盧懷愼鄭綮

惟天下之大豪傑嘗藏于庸衆之中以自晦而不易識唐之盧懷愼鄭綮其人巳懷愼當時所與共事者姚崇也以崇之賢襄太平懷愼更不必多事以自擾但受成而有餘此與子皮服善于子産曹參遵約于蕭何奚異而世乃以伴食稱宋司馬君實取其度之休容謂得相體有旨哉考之史懷愼在相位久家無擔石疾革遺言

念明皇之倦勤薦宋璟諸賢以自代豈伴食者乎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爲宦官所立者七君方且門生其天子何況宰相非厚賂刑餘無途以進綮之得相驚其非望而固辭未幾致政而去進退何光明也綮剌廬州値黃巣之亂州人震恐綮移檄而巣兵引還廬不血刃去官之日廩錢千緡藏州庫不取後他盜起所在刼掠終不敢犯此錢其品望作用有大還人者當時特以歇後鄭五忽之亦鄭五先自忽而他人從而忽之非定評也且所作歇後語以刺譏時事非孟浪語也若他人不因之賈禍哉而鄭五反見忽于世更自難及予觀盧鄭兩賢相之事而人固未易知知人亦不易也

卓去病先生評〇夫人偶作一二快語傳播世間聞者不原其心其心亦遂不白古來賢哲受枉者多矣鄭綮全璺予曾湔洗之與劬宰同盧

鄭兩公今可不朽矣近時又好爲翻案者呂武二牝稱爲大英雄馮道諸公稱爲大聖賢世道一變至此眞可戰懼

韓熙載

李穀與熙載相善熙載奔江南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各言所志熙載曰江南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爲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耳後周師南征命穀爲將以下淮南而熙載竟不得大用其言一驗一不驗識者惜之予曰非也熙載之不得大用乃熙載自不欲用世而非世棄之也彼居恒多置女僕晝夜歌舞

語人曰吾爲此行正欲避入相之命問何故避之曰中原眥虎視于此一旦眞主出江南棄甲不暇吾不能爲千古笑端觀此則熙載頗有自知之明何以誇示于李穀而欺知己耶南唐與周爲敵國大丈夫擇主而事雖父子兄弟立交戟之下不得不各爲其主況友生乎熙載不自揣而大言欲以壯江南之色落中原之膽正其可嘉處也而胡寅輩持論之隘烏足以知之

歐陽脩

禮以人情爲田情所不安處卽非禮也廬陵歐陽氏濮議舉朝非之天下後世非之而予獨以爲是何也仁宗育濮安懿王允讓之子宗實于宮中以嗣大位是爲英宗英宗立欲尊崇濮安懿王曰皇考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僊遊縣君任氏並稱后朝議沸騰司馬光奮筆以爲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而不名

學士王珪據光手藁上奏范鎭范純仁呂誨呂大防傅堯俞咸主光說而歐陽脩以爲非是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惟韓琦與脩見相合蔣之竒亦以脩議爲是英宗竟從脩議至今論脩者以爲全璧之瑕而當時脩所以折光者就英宗論不就仁宗論也就英宗論則子無伯父之理就仁宗論則兄亦無子弟之法禮爲人後者不得私其親指姪之繼叔伯者

言非爲兄弟設也仁與英實天顯之戚而可以
人後律乎指三年之服言非爲謚號設也英與
仁既無三年之服而所生之父安得棄置不尊
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假令英宗袷享于廟而
濮安懿猶仍王爵安乎不安乎光又引漢宣帝
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不追尊鉅鹿南頓
君爲英宗諷然漢二事與宋迥殊病已爲武帝
曾孫視弗陵則叔祖也衛太子史皇孫例不得

尊之爲考此宣帝之得也光武崛起宗藩非入
繼大統者比于孺子嬰淮陽王何與而不追尊
南頓君是光武之失也君實引喻舛錯特以平
時品望冠絶能抗至尊舉朝吠聲而不顧其心
之安噫亦無識甚矣宋臣最有識者韓魏公一
人而魏公不以修議爲非後世儒者反以光議
爲是衆喙紛紛謂夏中康繼太康扃繼不降皆
兄弟也商外丙繼太丁中壬繼外丙太庚繼沃
丁雍巳繼小甲太戊繼雍巳外壬繼中丁河亶
甲繼外壬沃甲繼祖辛盤庚繼陽甲小辛繼盤
庚小乙繼小辛祖甲繼祖庚庚丁繼廩辛皆兄
弟也周辟方繼共王瑜繼匡王皆兄弟也昭其
昭穆其穆未聞私小宗以紊大宗則英廟安得
私濮安懿王而不爲仁廟地乎予曰此說更爲
無識漢文帝之于孝惠亦兄終弟及者而高祖
則無事子追尊也三代猶是矣君實篤信而不

好學誤世非淺而後之人輾轉相誤貽歐陽文
忠以阿主之誚夫韓魏公亦豈阿主者哉書曰
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予曰親疑亦惟厚耳況濮
安懿王斷當稱考以情以禮胥無可疑而執迷
不悟終以司馬氏爲據非其人不學無術即天
資悖戾而無父也予有感于今之聚訟者而以
濮議醒之

卓去病先生評○濮議承叔不錯幼孚辨析極

是獨永叔不讀儀禮偶見之子弟書院中遽爾引用遂爲溫公所駁故其議不伸耳溫公曰禮須指事立文使人易曉今欲言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溫公之說是也

張齊賢

齊賢爲布衣時倜儻孤貧落魄嘗舍道上有羣盜十餘人飲食於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欲就諸丈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何不可顧吾輩麄疎恐爲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齊賢曰盜非齷齪兒所能爲也皆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椀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豘肩以指

分爲數段而啗之勢若狼虎羣盜錯愕歎曰眞宰相器也能不拘小節如此他日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爲盜耳願早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後四踐兩府凡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壽七十二甍夫世之以墨敗者皆盜也唐李涉贈盜詩曰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史記云此皆劫盜而不操戈矛者今之墨官毋橐而歸供子孫裘馬之費者十

之六七最上散之緇流羽徒最下散之樗蒲粉黛而燈愈寒士有賴以舉火者否是反不如盜也齊賢見盜而不怖受盜酒肉金帛而不以爲諱膽畧已加人一等矣相業爛然豈偶也哉漢之王章涕泣牛衣何鄙也其不善處貧者乎

卓去病先生評○齊賢與盜飲一事誠亦足取然何至負其金帛而返不太無節乎予以爲齊賢落魄諸生糊口無資借貸不可緣林豪舉耶

復爲之非可深論要之富人之行不如盜賊不獨今日然矣

寇準

宋氏之禍成于靖康而含垢忍恥實釀于澶淵之役所謂城下之盟春秋恥之誠有如王欽若所云者特自欽若發之不免爲讒準而言固不以人廢也方契丹犯邊羽書旁午廷議有幸金陵幸成都之說準力排之頗有大臣風力而欲鑾輿親征則褻威甚矣激大尉高瓊助已麾衛士進輦迫帝渡河愈傷體矣從來人主而在行

則臣下咎有所諉功無所倖未有得志焉者漢高帝挾謀雲武雨之雄猶以三十萬衆困于平城此前車之鑒也周宣王自將伐淮北之夷有方叔召虎尹吉甫華在假自將之名以震驚醜虜則可而澶淵之役屈萬乘之尊實試之于摧陷殆哉岌岌乎孤注也輕于一擲玄黃之血勝負固未可知脫有不測準何以謝眞宗哉準初欲邀其稱臣且獻幽州地而曹利用自契丹還

言契丹欲得關南地竟定和議而還歲奉銀三
十萬果爾則命將遣帥儘足了此鸞輿親征盍
無謂矣況和者調停之名也南朝爲兄北朝爲
弟未有弟無所獻而兄歲歲以金繒賂者賈生
有云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
下之禮也堂堂天室使其主蒙僇至此不以爲
愧而反矜其功準之不學無術奚責耶而後世
儒者率以此多準爲有安邊固圉之勳嗚呼使

此議而發自秦檜且羣起罪之矣而檜之和議
未必不本于是則準實作之俑也真宗醜城下
之盟居常快快不樂王欽若以封禪天書之說
進爲之釋漸則準之貽害遠也當時有賢將如
曹瑋而不薦知天雄軍獨以薦王欽若曰智將
不如福將欽若福祿未艾可使往守卽浮大白
趣行曰上馬杯已而欽若修齋誦經爲世所笑
夫欽若之品準所習知也如燭其姦而使之則

宗社重寄非以供人臣雲積之具如真以爲福
厚而使之則澶淵之故智亦不過欲仗福子人
主謂天若祚宋必無他虞而實非有灼見老謀
足以制契丹之死命也時雍王元份留守東京
遇暴疾命王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
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當如
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噫亦危矣哉當時
廷臣袖手結舌帝恃準以無恐而勉從其策故

議歲幣時帝曰必不得已卽百萬亦可則真宗
已膽落矣今有封君之家密邇于大盜歲苦侵
掠其親隣勸之徙又一人曰徙則有所費不如
金帛獻之歲以爲常乃可免也于是偕居停子
戶外而面納欵焉盜聽而去其一人沾沾自喜
澶淵之役何以異此或曰時事孔棘爲準計則
如之何予曰曹彬臨終薦二子于真宗材器皆
堪爲將然璨不如瑋後瑋上言趙保吉二十年

爲中國患今其子德明初立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送闕下復河西爲郡縣此其時也帝不用瑋知秦州大破吐番于伏羌砦以奇用兵所向克捷大率類此蓋不負彬所舉者眞將種也何有于契丹哉卽不然陽予以關南之地而歲省三十萬緡爲養兵之費二三年間乘其不備一大創之亦長策也準不出此而爲是損國體傷皇威之擧反矜功焉有是哉虜之退也非眞宗

之力而三十萬緡之力也有三十萬卽鑾輿高[illegible]不出契丹亦還無三十萬卽鑾輿蒙塵累年契丹亦必不去然則眞宗非孤注傍有三十萬緡附之而寇準伴輸以授契丹者也予戲爲之說以諷後之籌國者無爲寇公所爲以貽史冊之玷

長卿再弋○太平興國五年契丹入犯雄州太宗下詔親征行次大名而戎王遁矣御製詩賜行在諸臣有一箭未施戎馬遁六軍空恨陣雲高之句則萊公實有所昉非臆揣者然不聞太宗以三十萬賂虜而退之也大抵後人翻前局斯爲制敵之奇猷襲已事熟且笑而玩之若援太宗之親征爲萊公解毫釐而千里矣

黃聖孩先生評○宋勢本弱寇公勸帝親行以壯國威其料虜自有成筭于胸中而眞宗非其人竟以和議草結此局非公志也

徐楚白先生評○非三十萬不可則與百萬何異豈眞宗一行僅省七十萬耶宋室衰弱實基于此

卓去病先生評○大抵繼體之主多是守文敵人以此相嘗本國亦以此自弱謀國者多爲寇公之謀亦先聲摧陷法也譬之富家翁新死其子必與人成訟一番操脚方立至其稱弟過許寇公本心實不其然

杜衍

衍浙之山陰人也其立朝大節如引燭焚詔等不可縷數一時朝紳相與曰杜衍如是莫非不是浙人否衍嘗戒門生曰此輩輕吾黨如是願自策勵一雪此言也由斯以觀浙人從來見輕而我　國家偏得浙人之助劉誠意公基借前箸而居帷幄則留侯于房之儔也王文成公守仁擒逆藩以靖疆場則條侯亞夫之匹也吾鄉

于忠肅公謙當土木之變排遷主戰誓不爲城下之盟率折虜謀而　鑾輿復辟社稷又安以讒以膽蓋開闢所僅見者使公而生于晉室應無懷愍之羞興于宋朝定返徽欽之轍此亦足洗千古之耳食惜杜祁公不及見耳劉乃浙之青田人王乃浙之餘姚人于乃浙之錢塘人太倉王元美先生有三大功臣傳垂于世

王旦

旦寢疾遺命削髮披緇以歛曰我生平無過惟不諫天書一事之失此即史魚尸諫意也宋眞宗天書與漢武帝神僊不同武帝實欲長生不死惑溺方士眞宗爲寇準所誤受辱澶淵悔之無及而以天書自掩乃明知而明蹈情却可原夫人匿而不吾于者情也君子重拂人情君父以至情告我而惛惛然許之以爲名非厚道也

若云受美珠而從諛爲旦豈其人哉旦性儉朴不御綺錦帝欲新其居辭以先人舊廬乃止天書之事以君故蒙惡聲而不恤旦眞不可及也旦立朝侃侃如不賀飛蝗是其直也不誅宮禁失火者是其恕也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自來取是其識也寇準毀已而反薦之不使知焉是其度也卻張師德之請謁是其介也內臣劉承規忠謹得幸將死求爲節度使帝

强之而不允是其執也沮王欽若之進用燭丁謂之姦于未敗是其遠見也諭薛奎以東南民力之竭諷張士遜以朝廷權利之密是其勤恤也解張旻之兵柄使反側自安是其幹濟也論人取其大節以天書律王旦所謂觀過知仁者歟旦家居人未嘗見其怒飲食不精潔但不食而已嘗試以少埃墨投羹中旦惟啖飯問何不啜羹則曰我偶不喜肉後又墨其飯則曰吾今

日不喜飯可別具粥處家人尚然況人主乎故天書之事旦以爲無關社稷安危之計而遷就焉者也若他人不免爲容悅矣

卓去病先生評○美珠之事人以從諛訾旦予心竊不然而未有說以勝之今讀幼宰夫人匿而不吾予者情也數語爲之快然

孫明復

明復宋大儒也以春秋敎授學者于泰山下行復修謹朝廷召見其初竒窮謁范仲淹于睢陽贈錢一千來年復謁又贈一千范觀其辭氣非乞客而軋軋道途怪之孫生戚然以母甘旨不具日得百錢足矣仲淹時掌學補爲學職月得三千錢孫生遂安意讀書晝夜勉學蔚然以大儒稱已而年五十白首憔悴李廸守兗見之高

其道德擇爲快婿其女甘淡薄事明復盡禮夫范仲淹李廸並宰相之賢者憐才雅意千古所希覯而孫明復何厚幸也士布衣藿食其貧易安柰高堂有垂白之親何此明復之不得已也而遇范仲淹則幸相門艷質奉箕帚于山谷衰老之措大不安其室又柰何而明復遇李廸之女則尤幸今之士大夫方外緇流捐其半菽騷壇墨客拔其一毛本以祈福市名即自謂賢于

財虜而螢窓寒士不獲邀絲粟之微潤覩文正
何如哉甚則王滿聯姻大駭隱侯之聽亦未見
有高誼如李廸者予偶觸孫明復之遺事而不
覺忻慕夫古人也

韓琦

魏公平日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
自許而予謂魏公所得力者在識不專在膽也
元昊父子以叛孽之餘而陷靈州陷淸遠割銀
綏而破西凉僭號改元大傷中國之體議者猶
怯懦重發雖范仲淹亦主此說而公獨慨然倡
議征之所謂膽也既而逆其請和之詐密令任
福自懷遠趨德勝據險設伏以截其後所謂識

也特福違琦節制以取敗耳建儲之事范鎮非
不激切然疏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而
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談笑而定之識與膽合
者也仁宗晏駕親王允弼有無將之心不臣之
語琦叱下之英宗嗣位卒得暴疾出言狂亂琦
投杖直趨抱入簾曰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戒
左右惟荓荓見外人無知者復就位哭如故已
而捧藥以進俯而懇告或跪于榻上或拜于牀

下皆大臣自重者之所不屑亦避嫌者之所不爲也非識膽交櫃何能若是琦勸太后還政察其意已回亟令鸞儀司捲簾撤坐以杜女主干政之禍出空頭敕一道塡之謫任守忠于蘄州卽日押行以防姦人竊發之變駐節延安元昊夜遣刺客挾七首于帳前琦已就枕曰可取予首去其人不恐索金帶而去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者竟置不問以全國威以銷賊計

諸如此類非獨膽氣雄豪有挾山超海之勢亦識見透徹洞成敗于指掌間也神宗謂文潞公膽大而琦不之許許唐裴度又不盡許可度而惟師服本朝王曾曾之膽與識亦宋代絶少而以山陵計去丁謂宋代諸君子膠柱者所決不肯爲也蓋天之殛淫誅惡每以後之冤獄償其初之漏網而腐儒不日必當其辜則曰其心不服夫小人密于彌逢間固未易乘也倘有間可乘而國已受毒深矣世之君子寧負小人無寧負國卽膽與識不逮兩君子而以兩君子深沉不露之機出小人之不備亦足以剪城社之姦而傾其黨斯大臣之術也

卓去病先生評○靈州一事至今論者以韓范互有得失予謂此在韓公未嘗失也卽欲持重固守亦須稍創之而後可倘當時任福不違節制戰勝有功虜必大創虜懼而惟吾所欲爲矣

范公不思協力而壹意以安靜爲得計殊無遠識此實輸韓公一籌也

韓琦其二

魏公不第有膽有識且有度史稱其不分善惡黑白有大臣休休之風一時聞望之儔彼皆吞而吐之其議西事也與范希文不合范拂衣徑去琦把住其手溫言下之范氣頓平則范在琦範圍中矣其捲簾撤座也不及關報樞密與富彥國大相抵牾富致政居洛每歲生辰不論遠近琦必遣使致書幣甚恭以終其身富皆辭疾

不答則富在琦包容中矣琦初以高科滯莞庫才位似不相當而琦處之恬然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皆非無度者所能也他人于小人欺已處必露其鋒穎以與之角魏公獨否故不犯羣邪之所忌而斥逐免焉浩乎如滄溟之納百谷何所不翕受也至如吏碎玉盞而不之罪侍兵持燭焚鬚而不之校猶其細者已當時物論絕不以經綸相許有謂其遂非者即浮

譽之祇云厚重比周勃政事比姚崇淺之乎測魏公哉亦魏公之度自難測耳公之第也太史奏五色雲見及薨于相州園中櫪馬皆鳴有星隕山頹水稼之異其徵應如是安可以尋常測哉

張方平

宋臣之主和者不止安道一人然皆畏軟怯懦者流也惟安道所見與諸人異其策西夏也因郊赦引咎開其自新之路而元昊稱臣兵不血刃其策北虜也詰兩府云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胥不能答神宗以問方平方平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纔一勝耳朝議遂不敢主戰由此觀之張安道非畏

軟怯懦畏敵而寢兵者也揣知中國之力量不足以制契丹而將帥中又無如張齊賢者故以不戢自焚之說為本朝藏拙非定論也南渡則不然劉錡有順昌之捷韓世忠有金山之捷岳飛有廣德郾城朱仙鎮之捷虞允文有采石之捷宗澤有東京之捷翟進有西京之捷徐徽言有晉寧之捷趙立有淮陰之捷張榮有興化之捷吳玠有仙人關和尚原之捷吳璘有扶風之

捷楊沂中有藕塘之捷王德用有宿州之捷使張方平而處此恢復之計當不在李綱宗澤下矣後之君子毋藉口方平而踵和議之故智也

王安石

古稱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予謂方命圮族乃史臣于鯀殛之後附會帝語以神其先見蚤識帝實無此語也帝若有此語豈曲徇四岳之薦而以天下戲哉鯀與舜同受岳薦同見試于帝一效一不效耳漢武帝號知人而上官桀亦受遺詔輔孤孝昭十四乃能辨其詐由斯以觀則知人不論年歲老少亦不由書史研究不由師

友講明別有一段聰明機警從母腹中帶來故有彼此君子而各不相知者張齊賢李沆司馬光蘇軾呂夷簡王曾是也有彼此小人而各不相知者范雎須賈魏齊是也有小人而反能知君子者婁師德之于狄仁傑是也有君子而反不能知小人者寇準之于丁謂是也方安石未相時文彥博歐陽修韓維富弼呂公著等無不稱其賢曾公亮薦之尤力惟韓琦對英宗之問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吳奎亦謂其護非自用所爲迂濶呂誨發安石之姦于未露其他劉述劉琦錢顗鄭俠輩皆新法既行始力爭罷竄者也知人洵不易哉乃安石尤其難知中庸所謂無忌憚之小人其心原不期誤國特執拗太過如釋門之魔彼亦願成佛作祖而竟墮惡道惜哉故士之處心宜虛觀人者無銜鑒自命而謬操月旦可也

卓去病先生評○功業成就自是韓范一流人然當時執意見任意興者不特介甫即溫公二蘇亦然溫公執意見二蘇任意興者也二蘇中子由爲優

徐楚白先生評○君實過于株守安石過于更張惟蘇子瞻壹意安靜而又不畏首畏尾惜乎不究其用

新法止而復行安石罷而復起蓋由其說深中人主之欲人主鋭意富强而委心聽之故廷臣雖百喙以爭不勝也欽宗用楊時言革其配享高宗從趙鼎說削其王封後世論定比于商鞅之禍秦而以予較之鞅之法行于秦必霸安石之法行于宋必亡鞅工于謀國拙于謀身安石則無一可者何也宋非秦比也秦人尚氣輕生

銳于公戰無衣小戎之詩自昔然矣故鞅以勇敢倡而國强宋承平日久積弱非一朝夕而驟以保甲保馬等法繩之民毁指刲面以圖倖免囂然喪其樂生之心秦俗纖嗇其財灌輸于六國故鞅開阡陌刑棄灰而國富宋合天下爲家而猥以青苗市易等法剥之譬一家中使子孫乞丐糊口而父母擁紅朽以自潤也安石知明州鄞縣時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于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熙寧執政欲遍布其法于天下而廢格不行其心恚憤加以議法之衆與之齟齬遂膠固而不轉然推其心原無意于誤國實自奇其經濟鑿鑿可試諸施行以爲非常之原凡夫所懼仲尼國僑尚不能弭謗況下焉者乎此安石意也而特其時勢謬戾不協人情土俗之宜不忝有識者之譏議安石雖眞儒自命乎猶之一學

究焉耳當時後世共詆安石爲賢智之過而予以爲愚不肖極矣惟下愚故不移也安石之僻諸君子實激成之非其本體卽如制科之條易詩賦爲經義舉朝不以爲怪安石暮年乃覺其失曰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意變秀才爲學究觀此則安石之肆毒亦諸君子不善調停之過也熙寧間朝議謂中書有生老病死苦言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趙抃苦也此與秦

謚之摩光堅何異嗚呼安石之學術遠過于軾功效百不逮軾而令人側目重足均焉有志經世者愼矣哉愼矣哉

司馬光

荊公有言自議新法始終以爲可行者曾布也始終以爲不可行者司馬光也餘皆前叛後附或出或入者耳夫曾布弗論矣光與安石交最厚安石未用光極力薦之新法既行光極力詆之夫薦之者不過謂其人學可經世而後復詆其所行之政則向之預卜而許可者不知其何所指也孔明閑足之業素定于草廬豈安石冬

不爐夏不扇垢不盥漱忘寢食以白首于學而光不測其所藏者韓琦見安石答楊枕書即盡窺其心術而光與安石處有年習知其性行矣執拗如是可使居相位乎人固未易知然未有輕信如光者也光之長厚質直鎮浮誇則有餘而欲壓倒安石陰折其無忌憚之心則不足安石智辯蹄人遇芻靈木偶之君則苦無所試而遇好大喜功之神宗如魚得水光但知排擊安

石而無術以動神宗神宗謂光物望所歸輿情所屬參用之以佐治而原非眞臭味也彼所酷喜而深信者安石而已且安石有所短亦有所長勇于立異銳于變常自是非人其所短也憤宋室之傾頹壹意富强冒衆怨而不恤其所長也光但見其所短不見其所長則向之預卜而許可者不知其何所指也逮新法罷矣并顧役法亦罷光之有成心也秦之長城隋之渠河萬

世利焉漢唐始祖未嘗廢之光何所見之監新法罷而光恬無遠慮使姦人進紹述之說罷而復興譬病者受禍于庸醫但聞天雄烏喙之害而亦不見有參朮之良藥可起沉痾于旦夕者他日疾作庸醫不旋踵至矣光之代安石也亦然畢仲游曾遺書箴之光不悟也新法罷而復行豈盡安石罪哉邵雍謂君實九分人以予衡之其所少一分或在此耳

長卿再弋〇元祐諸臣惟君實名最盛雖婦人女子亦知司馬相公以致石工安民覩其姓名而涕泣不肯鐫碑恐得罪清議然按其爲人一味戇直絶無沽名干譽之態亦不甚有大過人處何以舉世吠影而羶附之有說焉當時洛下耆英社君實最年少則文潞公富鄭公諸君子抽揚之力居多蓋賢豪先達極肯獎借後人有五六分好處說做十分君實得力在此蘇長公

云君實忠厚有餘才智不足此論最確蘇與之交厚稔知其深非長公不能爲此語也

范純仁

純仁罷相歸程伊川責曰曩者某事相公合言何爲不言純仁謝罪又曰某事相公亦合言何爲又不言純仁又謝罪連責數事純仁皆謝罪他日伊川偶見純仁劄子一篋凡所責其不言者皆已先言之矣（伊洛老氏之術者）但不與伊川辯一詞惟謝罪耳其度量超越豈文仲淹所能及哉仲淹與韓魏公論西夏用兵事意趣相左便拂衣徑去魏

公挽手留之溫言慰解方不失和氣則仲淹在魏公包容中而伊川亦在純仁範圍中憩與巽大有分矣議差役則以素所嚴憚之司馬光又感其薦拔者而爭之必力不爲隨也議貶竄則以素所崖異之呂大防又遭其排斥者而救之甚銳不爲擠也蘇子由稱其爲佛地位中人而微宗遺醫藥問安願一識其面爲快其忠信之所孚格洵非文仲淹所能及也

石介

史評曰黨論始倡蔡襄賢不肖詩激之也黨論再興石介一夔一契詩激之也其後諸賢相繼斥逐歐陽修邪正論激之也天下事不可過激仲尼所謂疾之已甚亂也而石守道作慶曆聖德詩韓范兩君子策其必壞其師亦云子禍從此始矣既而夏竦修怨使女奴陰習介書撰廢立詔誣介奏記于富弼將行伊霍之事竦銜介

實甚且欲傾弼因言介未嘗死弼陰使入契丹協謀弼爲内應詔下兖州核介死虛實徵杜衍龔鼎臣以百口保之介之遺禍且延于弼矣後又流言介說虜不從更爲弼徃登萊結金欲作亂請發棺驗視詔復下監司體量呂居簡白中使曰儻破冢發棺而介實死將柰何且喪葬必須衆乃濟苟衆無異說即令結罪保證以奏可矣帝始釋然由是觀之弼之爲弼殆矣哉向令

夏竦黨援奉詔勘治則彌夷族之慘在反手間所株連之冤獄又不止一彌矣蓋快心之語嘗倪覆宗之禍死者而有知乎聖德詩應悔于泉下未可知也後夏竦死仁宗惑吳奎言命閣官去竦面幕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幕動人主之疑等耳豈其報耶而石介以言醜禍後之君子可爲烱鑒彌年八十書屏自箴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其猶寒心于夏竦乎噫若韓魏公

免矣

宋徽宗

佛老之教與儒術並傳士大夫素患難者每用爲消愁擯痛之物怡性葆壽之資而獨不宜于人主人主而佞佛則身弑國亡梁武帝之覆轍不遠也人主而信老則身危國削宋徽宗之往事可懲也非佛老之能俁國而崇尚佛老者種種釁萌總乘其一念之蔽而入故當時徽宗所以致亡者不一聽蔡京言追貶元祐諸臣書而

刊之石爲黨籍碑一蔽也朱勔領花石綱東南有小朝廷二蔽也作萬壽山治延福宮窮土木三蔽也得志西羌謂遼亦可圖而李良嗣浮海通女直四蔽也收免夫錢收經制錢括田于京東西路五蔽也幸王黼蔡京之私第主婦上壽稚子牽衣褻損威重六蔽也而總從信老而起老氏之教以清淨慈儉爲本漢文帝嘗用以寧民矣徽宗不得其精而索諸經籙齋醮之末

幄坐于林靈素之旁自號教主道君皇帝彼其眷眷多事可謂清淨乎歛怨于天下可謂慈乎徵求無厭可謂儉乎所謂名尊而實棄者也在徽宗惑溺已極如長夜之不旦衆小人各逞其技以蠱君志陰長陽消天變因而象之于是有狐升御榻婦生鬚男孕子之異言者已知有夷狄之患矣方臘宋江張仙諸盜先見告也天以此儆徽宗使懼而自修而終不悛惜哉吾聞之西方有聖人不治而不亂而梁武帝餓死臺城其所謂奉佛教者捨身戒殺之外無奇焉宜其困也徽宗亦復如是彼蓋效天書妖妄而過焉者也夫眞宗恐辱澶淵借此以愚夷狄而徽宗顧自愚哉

張浚

論者以主和議爲秦檜罪以張魏公恢復之計不遂爲高宗罪予曰罪不專在檜與高宗也浚實無所逭罪焉夫高宗所以任浚者重矣三爲將而三敗績恢復之計何居富平之敗拒吳玠之言也然當時李綱尚在獨不可用乎淮西之叛王德酈瓊素不相能而浚故使之也然當時岳飛在營乃聽其歸終毋喪而不一留乎符離之潰李顯忠邵宏淵素不相協而浚又使之也然當時虞允文雖遠在川陜而有賢聲顧不能舉以自助乎剛狠愎忮之氣不以尋諸佐謍而愎諫妬能齕齕如也三敗績皆其所自取也古有三戰而三北者在曹沫孟明覗或可藉口于勝負無常之說而獨不可以恕張浚何也浚先有致敗之道而又無壇上之劫殺尸之封以贖也故不可以恢復許也況殺曲端不以其罪心

情微暧有不可對人者乎嗟乎高宗于李綱令弗安其位于宗澤令賫志以殁于韓世忠無罪而罷于岳飛有功而戮夫非以主恢復不主和議故哉而魏公獨終始無恙其人槩可想已于不欲使秦檜湯思退之徒偏蒙惡聲而漏網于張浚故特闡之朱晦翁爲浚撰狀晚頗悔其夫實元儒揭奚斯亦極排之則信乎姦巧可以欺一時久未有不敗露者也

卓去病先生評○張德遠無尺寸功且一生專好與君子尋鬧諸公以其子爲南軒而曲庇之卽朱夫子不免護局可笑之甚

秦檜

夫高宗庸主也庸主而望以恢復猶紈袴之子酒色是耽而方士以導引長生之説進也檜主和議則高宗快于厥心而已寵克固此檜之狡也其時兵弱財匱以南渡蕞爾之宇抗北虜百萬之師勢則不敵父兄母妻囚縶虜庭卽欲瓦注之而不得若以之爲金注舍求和無策矣不出于和必出于戰省金繒之費以飽戰士效沛

公分羹之説背城而鬬戰是亦一策而吾有以知高宗之必不能也虜之挾二帝去也辱中原而利之也索賂不得則無所利而安用二帝爲爲中原計寧受周幽被弑之禍而必不受晉懷愍青衣行酒之辱自古亡國之君皆自作孼不足憐也少康宣王赫然以中興稱則父子兄弟豈相及哉況虜而眞欲剸刃于二帝也戰與和俱不能免戰則帝未必遽死和則畢世無還期

矣此惑一破而所以制虜者不縛有餘術乎宋廷諸臣儻明與虜約二帝還日輸金繒若于否則惟所欲爲耳虜見我意堅計定知留二帝之無利也北轅無不南之理矣不務出此而和不成其和戰不成其戰猶謂宋有人哉夫戰者將之職也恢復者人臣之義也李宗韓岳等忠義有餘權變不足所以致二帝終不返者不知以棄爲取之術也豈獨檜之罪哉檜者天實生之

以亡宋如嚭之于吳不必贅論者也

徐楚白先生許〇總恨宋勢積弱皆當時將相一團腐氣釀成非寬檜也

岳飛

飛抱忠義兼文武不專以用兵見長其引欒枝曳柴莫敖採樵事于左氏頗有所闕至渾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絕無宋氣直偪唐矣高宗賜鄂王詔二十餘章褒美非常如月三捷以奏功日百里而闢土者是也而卒以金牌十二召還羅織莫須有之獄斃諸囹圄諺所謂狐埋而狐搰之也飛之屯朱僊鎮也復汴京在旦夕

而檜賊急于班師一日而金牌至者十二不巳棘乎說者曰飛用大夫出疆之法不奉詔而進兵可也卽不然如紹之誅卓亦可也束手就斃不愚乎哉予曰檜有以料飛之必不爾也果爾則以苗劉之叛按之飛應無辭而檜言益驗必不得巳若田節度之誅武元衡差可效耳彼以亂賊而害忠良此以忠良而鋤亂賊公論既快又無兵脇之迹高宗庸愚而無特見亦未必不

以爲快也然已非純臣之道矣惜乎施全輕試其鋒爲不了事漢至今有遺憾焉

長卿再弋〇是時江以北非宋有矣飛乘金牌之召剗據自雄特取天下于金而非取天下于宋立國金宋之間依然奉正朔不失臣節千載而下誰則訾之而古今人知此局者鮮矣

卓去病先生評〇秦檜庸人當其死時高宗尚云今日始免靴中着刃况四廂兵騎橫日甚見

于葉水心記甚詳岳家軍差槍束耳倘金牌拒召則如幼宰所云卽以苗劉決按之矣故凡據臆而斷皆不知論世者也

唐珏

漢之滅項戮之屍尚以禮葬固忠厚立國之道亦華風也元主聽惑楊璉眞伽之妖說發南渡諸陵遺骸遍野又將雜馬牛枯骼與陵骨合內浮圖中築白塔號曰鎭南嗟乎夷之毒夏何甚而天之禍宋何慘耶珏傾家貲酒食諸惡少酬之金帛易以他骸預造石函六自思陵以下隨號收殯瘞蘭亭山後種冬青樹爲識而楊璉

眞伽尚不知也可謂義士夫生爲帝后歿不保其丘墓反匹夫之不如矣故曰死欲速朽漢文帝治霸陵皆用瓦器有深意焉惜景帝不善承之竟羅椎埋之慘吾偶感唐珏之事而揭以爲厚葬者之戒

宗澤

兵法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孟明覩以焚舟鼓銳韓信以背水出奇用此道也豪傑之士立板蕩之朝事中庸之主羣小又交搆其間亦當用此道以制其命而後國事惟吾之所欲爲宗澤之失計在聽高宗之南渡而不力爭非惟不力爭又從而贊之也夫南渡偏安不過苟延旦夕斷無失墜而頓望以恢復舊主

人遇盜而逃其臨時已怖畏不前盜去之後其家奴之桀黠者欲率亞旅荷戈以躡主人從乎哉南渡則其氣已奪其謀已弛無復焚舟背水之勢遂瓦解而不可復收卽微黃潛善汪伯彥以間之澤亦無能爲也方金人挾二帝以去中原無主舉朝之臣欲以數百年之宗社委虜棄遺黎如弁髦惟李伯紀以爲不可則都邑之人心皇皇如赤子之戀慈母惟恐其失澤奮臂一呼而河北義旅響應海內勤王之師麕至而願效以願效之衆合都邑之人心一奮擊之上計也澤不及時乘銳掩幹離不之不備而聽其從容以歸虜目中已無宋矣人情危則思思則動安則惰惰則靡假令宋轍不南以效死弗去之義背城而借一內則臣民觸戰以雪讐外則勤王之師相爲犄角能策其必敗乎晉以江左偏霸之地破符堅百萬之兵唐以張睢陽之孤城

拒祿山漁陽之衆況堂堂都邑哉三戶亡秦一成祀夏已事可徵何有于宋澤此時卽慨然以恢復爲已任則中外且恃以無恐人主岌岌乎不能自保羣小惴惴乎莫必其命將奉社稷以從之不暇而暇掣其肘乎恢復在此舉矣宋轍既南則勤王者之嚮往在臨安而不在汴君臣之精神意氣在保守江淮而不在恢復神州以故危困之時驅之南則南如溺者之願脫于水

息肩之日導之北則不北如移册于山疏二十
四上而不省也大率庸主可勢禁不可理曉當
時若以周昭南征而不返秦沙丘隋江都之說
懼之廷議必無敢執其咎者而澤不出于此全
局之敗秖爭于一着之差時移事去而欲有爲
此必不得之數也况越國而以兵家所忌特郡
縣爲金人所下者十之八九張邦昌旣誅之後
劉豫乘機虎踞自臨安以達于虜不啻萬里饋

餉何從給乎孤軍深入勝則難乎其繼不勝其
何以退乎孔明入蜀而出圖中原爲千古英雄
所笑然彼非得已也而宋則失計甚矣鞭長不
及馬腹尾大不掉皆昔人所深懼者澤胡不聞
焉以予論之澤幸有黃汪之間以藏拙耳其自
揣孰與孔明孔明不能遥制魏武而澤顧能遥
制兀木哉彼固以平王東遷周玉未改而不知
封建之諸侯尚在各自爲守雖犬戎無如之何

宋不然矣彼又以玄宗幸蜀德宗幸奉天不淂
盼而鑾輿復辟如是之易吾今暫遷以爲後圖
而不知二宗幸也非遷也二宗闇懦不至如高
宗之甚也二宗身發難而身收之不若高宗嗣
位于徽欽之後狼狽而難支也其尤可笑者敵
師壓境不束甲厲兵而對客圍棋豈孔子所謂
臨事而懼者歟予嘗謂謝安遊東山特裨諶謀
野則獲之意反齒之折屐有所思蓋不料秦苻

之一敗塗地而慮其再舉也說者于汜水戰捷
之後驚其功而服其量讓其矯皆未嘗當大任
者也寇公效之慱飲歌謔以當澶淵之變迂矣
然猶曰排遷都之議不得不静以鎭之而澤則
何說焉雖然棄汴之議李伯紀沮之而不得何
責于澤考之古今排遷主和者寇公也排遷主
戰大駕復還者亦自有人澤偏不能得諸宋耶
人情畏敵之念勝安土之念亦勝澤不能砥柱

以慰輿望可獨罪高宗哉即不然雍州荆襄建業皆可措國而作廟臨安是不翅百步走也怯甚矣澤之歿也連呼渡河者三志有足矜者靖康建炎間吾必以澤爲巨擘而不能不反覆痛恨于高宗也

卓去病先生評○此時中國人覰虜如虎狼蛇蝎澤奮力一拒眞可回天後金人撫綏布置人已漸漸安之更難圖矣幼宰咎宗君之失計即

杜子美常使英雄淚滿襟之恨也

徐楚白先生評○康王再使金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還今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和議將成澤又曰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飢渴宜引軍直趋澶淵以解京城之圍康王即位澤上疏云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終致二聖北轅社稷蒙耻皆爲讒人所阻由此論之南渡誠爲失計而事勢如此雖澤亦無如之何也

劉豫

國家多事之秋不幸而僭竊乘焉處之不可已甚已甚則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亂劉豫以中原臣子挾金人之威而居然抗衡誓不反顧彼有所懲于張邦昌也邦昌爲金人所立金人退而從其大臣以迎康王未嘗篡且叛也而必欲誅之誅之而波及宋齊愈遂使反側者人人自危忠節如張孝純痛心切齒以佐豫而恬無所忌

彼見夫宋齊愈之戮罪在疑似間猶不少貸以故望絶而肆毒彌深由此觀之宋不第力非金敵智亦遠出金下金用粘罕計以中原之城邑委中原之逆臣代爲之守于以休其困頓而宋不能寛之以招抹篡叛顧壹意刻急以堅其携貳之念塞其改悔之門此田單所以愚騎刼也李綱入相之初其經濟如此唐誅實建德事頗與此類建德陷黎陽虜同安公主及淮安王神

通舍于別館以客禮享之得李世勣之父而不
誅聽其還國覘其他亂賊屠害忠良汙蔑貞淑
者懸矢兵敗俘歸斬于長安世勣忘其活父之
恩袖手莫救惜哉當時王世充蕭銑輩虎踞耽
耽儻釋建德使洗心而自贖彼念不殺之德以
賊攻賊朝廷定得其一臂之力不愈于誅戮乎
已而劉黑闥之徒以建德爲戒擁衆復叛誓死
不降未八月而盡有建德之故地兵連不解者

數年祇因斬建德故耳後之君子思劉豫劉黑
闥負固之由而所以處張邦昌實建德者蓋有
術矣

卓去病先生評〇劉豫張邦昌不過爲金人所
挾以爲媒耳譬之擡泥神以乞覩施自有主其
事者不惟人不可以反叛目之即二人居然自
認爲稱王稱帝之雄亦大無耻矣宋人豈特根
株邦昌苗劉之變與四歲之明受何與張浚必
欲以反叛法誅之致使高宗晚年有絕嗣之恨
世直謂宋儒議論腐而可厭而不知其腐而且
惡也

徐楚白先生評〇金人之立邦昌王時雍吳幵
莫儔助成之而孫傅張叔夜不奉命請立趙氏
宗室即秦檜亦主是說爲金人所執邦昌此時
便欲引決或懼以相公若死一城且爲塗炭不
得已而强受僞號非其本心至于不稱朕而稱

予不稱詔而稱手書不坐紫宸垂拱殿而起居
如故從呂好問之計迎元祐皇后勸進康王伏
地慟哭請死自鳴其冤豈眞篡叛哉不第與唐
朱泚不同原情定罪與苗劉大有間矣李剛宗
澤必欲誅之何意耶假令邦昌梟雄狙詐托金
人之威乘羌解之勢黃袍加身如陳橋故事後
世甘以正統予矣即不然割據稱制金人北宋
人南邦昌中原未爲不可惜其庸駑不能耳世

有非忠義非亂賊而兩無所着之凡材邦昌其流也彼初不料身質于金而力主和議旣而悔之要欽宗署御批無變割地議此則非人臣之義而追褫僞號賜死潭州兩君子所以處邦昌者過刻而所以伐金謀挽宋勢者亦拙且迂矣

宋孝宗

南渡諸君不得不以孝宗爲首其易表稱書改臣稱姪滅歲幣以敦隣好悚金人輕宋之心可謂賢矣然當烏祿修政之時無釁可乘曏昔者將又皆凋謝兼以符離喪師蹶不復振覽揚甲之策而不悅讀朱熹之疏而大怒與厥初志趣相戾惜哉夫孝宗派出藝祖以藩王入承大統則恢復中原乃繼述之善者而區區修問竪之

虛文抑末矣卽排衆議而力行三年之喪與緦緦小功不興矣宋人有言正心誠意主上厭聞而理宗酷喜聽之閱章奏至夜分乃寐孝宗之爲孝理宗之爲理也宋社之所以墟也

長卿再七○漢唐中興只有光武昭烈明皇皆以宗藩嗣統宋何故獨無宋只是一團道理束縛人心腐氣入于膏肓不可救藥當日君臣皆錮蔽而無域外之觀然孟夫子只撥殷周時勢並

不曾說到道理上去若論道理桀紂雖暴湯武
豈宜放伐即放伐矣仍當立其後裔豈宜改玉
據宋人見識自禹傳子而後姒氏至今有天下
可也

虞允文

脫脫稱允文許國之忠炳若丹青金庶人亮之
南侵其鋒甚銳中外倚劉錡爲長城錡病不克
進師允文儒臣奮勇督戰一舉而挫之亮乃自
斃昔赤壁一勝而三國勢成淮淝一勝而南北
勢定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轉危爲安實係于此
說者快之謂周瑜謝玄宿將也允文書生也彼
出師禦敵而定謀于暇此命將犒師而遇虜于

李冑矯制之小嫌成恢復之大計允文較周瑜
謝玄更優予曰不然將有以望勝者方叔之威
蠻荊得力于玁狁之捷也郭令公單騎而解吐
番之圍于涇陽免冑而潰僕固懷恩三十萬之
衆不戰而屈人兵者望足以彈壓之也有示之
怯示之以可忽而取勝者孫臏之紿龐涓是也
金人蹂宋如破竹目無宿將何有于書生之允
文允文之成功其得力于此乎此與班仲升使

西域入鄯境以三十六人乘夜間起殲匈奴使者西域數十國大驚咸質子輸臨稱藩而禀約束皆出其不備也允文出金亮之不備而掩之功遂與劉錡韓岳等埒孰謂書生不知兵務哉高宗方之于裴晉公顧罷相而俾之鎮蜀是不欲奏討蔡之功也噫

脫脫

予嘗覽宋金遼三史見脫脫文詞斐亹議論有章奇之核其行事如紅巾臧訌即躬自請討奮擊芝麻李大破其衆勇矣哉流雲南大理卻太守高惠之婚反遭其毒貞矣哉其他治河屯田行錢鈔皆有法然未有如逐伯顏而大義滅親亢宗福國兩得于道者也伯顏挾震主之威擅貶宣讓威順二王而不以罪去則族必赤脫脫爲伯顏從子自幼養于其家而圖剪之與直方世傑班阿魯同心屏斥忘其卵翼之小惠倜然以鋤姦爲已任苟利社稷即所以愛伯顏也其再入中書恩怨無不報爲別見怯哈麻所陷矯詔而死于鴆可哀也夫此元臣之挺出者何可多得而予嘉其逐伯顏一事合春秋之義有古大臣之風特揭之以愧夫晉之王導焉

洪晧

甚哉小人之僭于夷狄也晧奉使入金困于雲中粘罕與悟室迫脅晧無所不至流遞冷山四日草生八月大雪馬矢然火煨麵而食不減吞氊牧羝之苦已而金人義之使敎其八子且咨畫焉又欲以爲翰林學士又欲畀以校試之任雖晧固辭卻之而敬信極矣自建炎已酉出使屆還期凡十五載忠節播戎夏而阨于檜賊出

知饒州諫官詹大方阿檜意嗾之罷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復安置英州何其窮也漢世子卿位典屬國識者猶云薄償晧流離間關若此而譏沮折挫又若此非蘇幸而洪獨不幸也粘罕悟室忠于金而檜賊不忠于宋甚哉小人之僭于夷狄也當時副晧爲通問使者非龔璹也耶金人迫二使仕劉豫璹至汴受官而晧誓死不受嗟乎李陵衛律何代無之而宋洪晧之顚危甚于漢蘇武則檜賊之以也假令龔璹自金歸宋吾不知檜賊將何以旌之耶晧死後一日檜亦死天乎天乎（説○謂○爾○倘）曷不促檜之死于一日前延晧之死于一日後忠魂庶少快也哉予于此不能無遺恨

文天祥

公始倡議以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設郡邑矯尾大之獘而國勢寖弱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滅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以統轄之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于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于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于楊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楊州取兩淮地

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敵備多而力分疲于奔命不難却也時議迂之不報予謂文公此策甚善而襄時可以獨當一面爲四鎮總戎者誰也元兵入常州張世傑宿重兵于六和塔有衆二十萬天祥請自將擊虜于城借一以死拒之世傑不許已而伯顏至皐亭山距臨安三十里世傑潛遁夫以二十萬之元帥不戰而遁古無有也已不能戰而又禁人之戰德祐諸將皆

世傑類也微獨世傑曾全張全相繼而遁宰相陳宜中亦遁王邦傑王塈之呂文煥且降矣天祥四鎮之說果行不棄城以逃卽開門以迎此時已萬無可爲者天祥不爲識時之俊而孤忠自矢猶天命去商而夷齊扶大義于宇宙偏與日月爭光者也文公絕飲食者八日坐小樓者三年視死如歸從容畢命而黃冠故鄉不忘恢復之念眞一代偉人矣荊川先生有言宋三百

餘年取士之科莫甚于進士進士莫盛于掄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爲高論者猶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予謂爲此論者皆不得志于科目者也

長卿再弋○蘇端明兒時讀范滂傳欣然慕之文信國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脩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節曰歿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入田觀稼自小看大兩公之謂歟

李芾

宋之潭州即古長沙地也密邇于三苗之區所嘗進昭王膠舟令其不返者蓋上世所不賓也元兵圍潭芾登陴慷慨以忠義厲將士老幼死守人無二志阿里海牙督戰益急除夕城且陷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當死吾家人不可辱于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辭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諾乃以酒醉其家

人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芾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芾所大慟自殺幕僚陳億孫顏應猋相繼而死潭民感激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者相望于林夫死難之臣何代蔑有而宋獨多即文天祥開督南劍襲虜五坡敗績空坑仰藥潮陽絕粒南安從容而死非不烈也然止其身耳未有如芾之憤激自家而郡自上而下皆以死殉者也當時棄城背主而逃者未必盡

貪生也無以倡之則仆有以風之則與沈忠一僕隸之微而芳名埒芾亦已奇矣潭州之民不食君祿能赴井縊林視死如歸非芾倡而風之必不至是嘗考之于唐張睢陽城陷之日民無死者豈忠義不足哉抑俗有勇怯耶屈賈之遺澤漸漬于長沙者先爲芾地而芾乃得以倡而風之也不然項羽之兵八千一朝而散田橫之客五百同日而殲豈齊士猶仍王蠋之風而楚

人顧掉臂于垓下不及潭民萬分一耶

沈氏弋說卷之四

武林沈長卿幼
蕭山黃可師大年
同邑卓爾康去病
沈守正無回
聞啓祥子將
徐如珩楚白　仝評

逍遥遊說

莊生與世之桎梏者解其天弢而通篇立論之旨總欲破斯人拘攣之見以廣之蓋世之人知有所域則動有所礙礙則不能遊方之外安得逍遥逍遥云者卽聖人智者樂之義也智者見大陶陶于天地萬物之表以自適愚者見小局局于非譽榮辱之中而不快小大二字切中古今膏肓之病當時惠子以堅白鳴正硜硜之小人也彼自負用世之才視莊生爲迂濶若曰我雖小實有用汝雖大却無用然此人不可與之深言只就形質上較論一番以醒其迷足矣故設爲大瓠大樗二喻以見我之大非大而無當乃大而有用者也此是惠子笑莊子處篇中蜩與鷽鳩笑之斥鴳笑之以小笑大宋榮子猶然笑之以大笑小輾轉相笑所謂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也且逍遥各因其量榆枋決起蜩與鷽鳩之逍遥也翱翔蓬蒿之閒斥鴳之逍遥也徙必于天池搏必九萬里之高息必六月之久鯤鵬之逍遥眞逍遥也處勢湫隘者難與測寥廓之觀秪因其狃耳目聞見以自囿而知識束而不開自封自局故又以小年不及大年況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之外有蟪蛄蟪蛄之外有冥靈冥靈之外有大椿以彭祖而埒大椿與鳩鴳之笑鯤鵬何異物豈無壽于大椿鉅于鯤鵬者哉其相笑亦若是耳愚人開口便要

笑人只因他胸中凡陋以爲道在是矣而不知道中更自有道道外無往非道彼一官一鄉一君一國之與天下大小遞分沾沾自多不足當宋榮子之一笑豈不可鄙可賤可悲可憐等而上之宋榮子之外有列子列子之外有堯堯之外有許由許由之外有藐姑射之神人至于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堯舜所焦勞而猶病者但一凝神而有餘其塵垢粃糠直陶鑄之矣何者神

人調六合于一身堯舜以一身調六合分量不啻壤哉世人眼界褊窄以堯舜地位無復可加聞神人作用不啻夏虫井蛙之疑氷與海心竊笑之自此以外愈大而愈不可方物凡史册所不載人世所不經見者曷其有極豈竪儒所及知乎其神凝三字正以無用爲有用也不龜手之藥以技用者也大用之則不止爲洴澼絖而裂地定封五石之瓠擁腫卷曲之樗以形用者

也大用之而浮于江湖則不憂瓠落樹于廣莫無何有之鄉則彷徨寢臥安所困苦況凝神者以無用爲有用天下有不治乎此所以能逍遥也聞言驚怖河漢無極乃肩吾告連叔之詞而脊諧問棘各有所據莊子不自立論恐世人疑其言之無稽狂而不信也其大旨欲治天下者與一世相澹漠焉以還于無懷葛天之盛彼皇帝王伯渺乎小矣後世詆莊周爲道家之儀秦

而曲學以異端排之猶鳩鷃之笑鯤鵬亦小且愚矣夫愚莫愚于自以爲靈而靈莫靈于自以爲愚也小莫小于自以爲大而大莫大于自以爲小也惟大智乃能用大超塵埃猥瑣之外而放達于玄同之門以遊于無垠欲不逍遥得乎

徐楚白先生評○鷽鳩斥鴳亦有逍遥大椿鯤鵬未爲壽鉅可謂善讀莊子

聞子將先生評○自大乘聖人看之通體是苦

卽使淥圜現身住世安得逍遙

齊物論說

人情之所護惜者我也寬假者我也縱恣陵越者亦我也有我因有物有物因有論有物論因有愛憎取舍之不齊而是非出焉古今人往往圍此而不能脫也其纏縛處則言爲之端人之有言如天地之有風風麗木則因竅發聲而樹竅不同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似汚有此八形風聲不同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

者譹者宎者咬者有此八聲大塊以清寧爲撰而風發于怒號故其竅萬有不齊人以玄默爲宗而言發于擬議卜度之煩故其竅亦萬有不齊縱不齊之極而其所從起所從止只爭是非二字是非因我而生我形不化我心不忘則妄許以爲是妄拒以爲非迷謬惑溺自用其愚而物論愈不可齊故篇中首揭喪我以絕其受病之根次提出成形成心以教人還自覓認非若

顏成子游稿木死灰之詰也次提出眞宰眞君
以破人妄見又云莫若以明以救人迷謬惑溺
之失又云因是又云不用而寓諸庸以見自用
其愚者皆舂舂多事之徒也夫至人無我從何
處喪無虧從何處成無妄從何處眞無愚從何
處明無擾從何處因無奇從何處庸莊生此論
似已落第二義而不知此醒世之言不嫌淺露
如遇田夫不講稼穡遇販夫不講貿遷而與之

言良知頓悟等語何異對犢撫絃佛家言法即
言非法即言非非法言空即言非空即言非非
空頻頻轉換惟恐人執着而昧者以爲精深微
妙之旨解者則以爲轉語耳爲下下人說不得
不如此婉轉而其實無我相即子絕四中之所
謂毋我是也毋我即是喪我喪我則說生惡死
之念息而何暇計是校非予觀世人富貴者怖
死恐失富貴也貧賤者亦怖死安知未來

世不富貴逼人哉即不然亦安往而不得貧賤
而奚以怖爲莊生以驪姬之泣嫁爲喻其說甚
快而予謂戚夫人蕭淑妃楊太眞其初嫁時又
未必不驩笑也未幾爲人彘爲骨醉爲縊于馬
嵬三姬悔嫁時之笑不異驪姬之悔其泣也明
此可以悟是非之無憑矣是非關切于我而與
人爭已屬刃鬩搆鬬之私至于審仁暴者辯堯
桀之是非區善利者辯舜蹠之是非衡報復者

辯吳越之是非權從衡者辯蘇張之是非分門
戶者辯牛李之是非談名理者辯朱陸之是非
紛紛置喙如聚訟然則蓋無謂矣鄭人稱與黃
帝之兄同年相爭而不決古今之是非皆此類
也物論樊然而不齊大率以鉅細修短分別起
見故莊生又以莫大于秋毫而泰山爲小莫壽
于殤子而彭祖爲夭醒之要其極則秋毫之外
有微塵泰山之外有崑崙須彌殤子之外有蜉

殤朝菌彭祖之外有天地何小何大何夭何壽何不齊之有由此推之莫美于嫫姆而西施爲醜莫馨于糞壤而蘭蕙爲臭莫貴于瓦礫而珠玉爲賤莫勇于尫羸而賁育爲怯莫險于康莊而孟門爲坦莫瑞于鴟梟而鳳凰爲怪莫駿于款段而兎飛爲駑何美何醜何馨何臭何貴何賤何勇何怯何坦何險何瑞何怪何駿何駑而又何不齊之有當時道術之長莫尊于儒墨各

是其是各非其非相角不下而莊生蔑其道爲小成等其言爲榮華則其他方伎之流無甚懸殊悉可置不論矣惠子與莊生同時斤斤以堅白自命乃專好議論是非之人故莊生忽作自疑之狀曰今且有言如此不知與彼類否又曰雖然請嘗言之可也亂天下之道術者議論也多不如省喋不如默古人說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聖人只不議不論已超越壽

常萬萬矣守此則爲祿光休此則爲天鈞和此則爲天倪知此則爲天府天而可以是非封畛之乎齧缺三問王倪以知王倪三答以不知至人之眞知空空洞洞非可私意揣合而人于其間強生執着執着生分別分別生顚倒卽就是非論之祇隨衆轉徙而在家原無特操是之謂有待而然罔兩問景譏其行止不得自由蓋切譬也果爾則眞我喪而形骸軀殼之我反存昏

昏汩汩如濃睡之不醒長眠之無旦誠可哀也人生大夢故莊生卽與說夢蝴蝶耶莊周耶夜栩栩而晝蘧蘧耶覺耶不覺耶覺則蝶非莊周不覺則莊周是蝶是非非是惟物化者任之惟喪我者知之試以莊周夢蝶之象合子綦隱几之意而物論齊矣

黃聖孩先生評○暢所欲言

養生主說

莊子用世之才也（高識）其書用世之書也讀者作遺世觀則誤矣文惠君曰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覆按之非養生也（惟養生方能用世）其言牛節有間而牛刀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遊刃有餘地是以十九年之久而刃若新發于硎與良庖族庖之割且折而歲月更刀者異也有味哉斯言蓋敎用世君子于盤根錯節處弗輕試其鋒于肯綮處

纔可下手也以無厚入有間則事逸而功倍試就古人而枚舉之齊桓公苞茅聲罪膠舟致討入楚之間也趙襄子肘韓康子入智伯之間也（用世者間處急須着眼）范蠡用蒯于宰嚭入夫差之間也田單譖樂毅而以騎刼代入燕惠王之間也范雎以無王激秦入穰侯之間也漢高祖爲義帝發喪入項羽之間也王允致呂布之反噬入董卓之間也張仲堅立國于海外入扶餘之間也狄仁傑謂任無衍姑于大廟之理入武曌之間也李愬出蔡賊不意提孤軍入空堞而縛之入李光顏之間也王曾以山陵事獨對入丁謂之間也有間可入雖一投筆之班超能策勳絕域封侯萬里而緯有餘無間可入縱臥龍抱天民名世之略掃吳魏之么魔以定三分之鼎而猶不足此即孟夫子乘勢待時之說而取義于庖丁即老氏治大邑若烹小鮮之旨也老氏曰國之利器不可

以示人士君子負經濟大業如藏器于身苟韜之不密而胸臆內差有未降之氣眉宇間微有自雄之色則吾意之所至而人備焉吾意之所不至而人逆焉淺陋極矣深心大力之夫必不如是遽瑗之敎顏闔也先與之爲嬰兒爲無畦町爲無崖而後達入于無疵則在我操不厚之刃而徐以待其間之自開入不入之權由吾掌握莊子生于周末四顧躊躕無間可入無下手

處只得卷而懷焉所云善刀而藏之蓋自況也
學者豈眞以庖丁解牛爲養生而發哉
聞子將先生評○會得人間二字將千古英雄
作用一眼看破如此讀書篇篇皆用世之書也
豈必莊子哉

人間世說

莊生以人間世名篇見世之不屬于我也處世
者還就人間而調適之不當强立仁義道德以
齮齕之也夫莊生業已吐棄人事弁髦人倫而
猶必擧說衛使齊傅太子立論蓋三者乃人間
世最鉅條目而大作用人視爲極沒緊要極沒
關係之事乃可以全生遠害而不受困于世孔
子之告顔回與葉公蘧瑗之教顔闔皆此意也

凡人各心未化雖逢比不免于戮卽忠愛發于
誠懇而驕憤骯髒之氣露于眉睫則彼以有物
之心聽我以有物之心鳴兩實不能相入必須
要虛而虛不可驟襲柔其氣審其機不多開一
竇以延之不妄投一藥以攖之所謂集虛也虛
則靜靜則與世無爭而世享和平寧一之福所
謂吉祥止止也實則動動則囂然紛紜而我與
世各不安其性命之情所謂坐馳也以義命二

字奪人悅生惡死之念生死關破則陰陽人道之患俱息而內熱飲氷可發一笑葉公子高肴得奉使傳言乃天下最難之事夫子詔以無傳其溢言以敵國之復我者仍以復君則自不致搆釁而挑禍此使臣亦使體也有何難哉大凡傳言者不但傳兩怒之言足生戈矛即傳兩喜之言亦傷和氣故交譽之詞翩翩于媒妁之口而男女之物而不化者畢世相怨無窮期也所

謂傳言者殃也雖然顏子葉公一以說一以使皆事人者也至若顏闔傳太子則教人矣形就心和猶非極則必與之為嬰兒為無町畦為無崖而達之入于無疵可見人間世無一事一物不當用巽順之即猛如虎而與人媚逆之即馴如馬而有鈌銜碎首之虞況人主雖剛暴不猛于虎雖庸愚不馴于馬而可以悻悻之氣使哉為嬰兒為無町畦為無崖分明是鄉愿一流人

物而喫緊處全在末一着達之入于無疵子華之于楚靈王若非摩厲以須寄諷于左史倚相而誦祈招之詩以悚王心則向所云與君王畏君王者特巧為逢而不顯其作用之妙矣世人胸中極窄而偏裝出大模樣極呆而慣弄些小機械油唇滑舌伶牙俐齒道自己十分有用據有道者觀之反不如櫟社之散材商丘之惡木壽而免于剪反不如白顙之牛亢鼻之豚痔病

之人巫祝目為不祥而得免于患反不如支離疏以殘疾故非惟徵發不及且受賑焉樂餘生以終其天年則信乎巧者災之門而拙者慶之府已要之社材丘木縱不堪棟梁供燎爨則有餘矣牛顙雖白可駕可耕豚鼻雖亢可咼俎人雖痔且支可給城旦舂鬼薪之役斯數者未必無所用之莊生特描寫出無用光景以醒世之硜硜者非真欲為絕物而自棄于人間世也人

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蓋有用之用
其用小無用之用其用大有用之用其用拘無
用之用其用化觀莊生此論則一段用世精神
有没世不磨者但不輕于一試而古今人遂以
放浪目之可哀也夫接輿諷孔而尊之爲鳳鳳
瑞鳥也希世之祥非用世之物不足以擬孔子
必也其龍乎天飛則蒸爲雲雨泥蟠則潤及江
河然大易稱羣龍無首夫龍已神矣并其首而

無之則或潛或見或惕或躍或飛或亢有變化
于無倪者是所謂無用之用也抱龍德而處人
間世自孔老外疇其當之哉

德充符說

古有以殘體惡疾而得僊者而僊人亦時幻殘
體惡疾以玩世則是外之四大六根與內之神
識判乎其不相及也莊生人間世篇述支離疏
以奇醜得終天年猶形焉已耳况支離其德者
無用爲用豈不自全而有餘哉此篇備舉形之
陋惡者以廣之曰王駘曰申徒嘉曰叔山無趾
皆兀者也而一則從游甚多與孔子中分魯其

門人虛往而實歸一則與子產同事伯昏無人
以不全足鄙夷執政之全足令子產蹵然改容
更貌一則踵見仲尼務學以補前行之惡而有
桎梏天刑之論則是天下之至人絕不于形相
肢節間較完缺也魯哀公之悅哀駘它衛靈公
之悅闉跂支離無脤齊桓公之悅甕㼜大癭三
君皆不知其然而然所謂才全而德不形者破
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不肖毀譽飢渴寒暑之

闕一一任其自然不以滑吾和而仍復退藏于微密之地不爲崖異如水至平盡泯其高下之迹令人軀就而不捨此卽是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以故視全人之脰翻肩肩然細削而不適于目夫魯哀公雖中主乎猶知師尊尼父至于衞靈公寵彌子瑕惑南子齊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又有豎刁諸人俱好好色之君也而亦悅此陋惡之人可見天下之至人絕不于形相肢

節間較完缺也莊生看得世間盡是四大不全六根不具之人如楞嚴經所說日月燈光顯色我目因之能視則見性不存雖有目與瞽無異一切口耳鼻舌身意皆如目然而人反不覺其虧欠覩一軀殼不完者竊竊焉笑之憐之故曰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卽孟子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士之有道而殘其形者洵不足爲訴病又

有一種詭譎陰險之人自詐其計自誇其局自多其獲自雄其成形質既劣而情復肖之故莊生又引聖人有所游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準之蓋惟恐人之溺于好惡而以情自錮也且敎以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不得其解而曰無情何以爲人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陋矣哉倚樹據梧之見烏足語德

充之符乎符者操券于此合契于彼卽兀者惡人之能動衆悅俗而在我亦無疑沮是也彼郤克之于齊以跛足受辱讐糜之于楚以蠹肘致討犨元睅目皤腹貽譏謳者蔡澤曷鼻魋顏見笑唐舉甚至伍胥魏武皆人傑也重椎而見公子光自猜其貌捉刀以代崔季珪欲掩其醜況凡庸者乎後之兀者如謝靈運習鑿齒之流何可勝數德之不充雖支離其形曷益哉

大宗師

是篇專要人透徹生死關頭世之箋箋者識浮生爲假合卽自云達矣究而言之夫豈特生是假死亦是假生死旣假則所謂知生知死者亦假而其人亦與之俱假故曰有眞人而後有眞知眞知于何處見不知悅生不知惡死是也夫知有生而不悅知有死而不惡則情與人殊未眞也惟不知有生不知有死則悅惡兩念無從

芽蘖然人受此成形自母腹中血肉胞孕而來豈不是生魂魄飛散而去豈不是死而所以生所以死者皆非我也命也命操主張生死之權所謂大宗師也篇中大塊二字凡兩見造物二字凡四見造化二字凡三見以見生生死死命寔爲之其附贅縣疣我不能幻之使無其決疣潰癰我不能留之使有其左臂化雞右臂化彈我不能執之使不遷其夢鳥厲天夢魚沒淵我

不能覺之使不亂任亭毒之顛倒而茫然失其所持猶游魚呴沫于泉涸之餘無以自潤縱悅生而有所不得惡死而有所不免彭殤等盡豈不悲哉莊子提出命來醒世只緣世人是非毀譽得喪榮枯修悖延促等相皆從生死來而生死皆從命來命徹則無所不徹此卽牧羊鞭後之旨也世人聞說有命便欲安命爲躍冶之金又欲銜命如是將聽之已乎善吾生者乃所以

善吾死莊生却教人下手處也善字極妙最難摹擬與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神雖王弗善也畧相似吾字亦有說釋典云亦無身心受彼生死夫釋以生死付之彼而莊生以生死屬之吾蓋凡人不可有我而于生死則不可不識認我篇中所謂況其卓乎況其眞乎者是也凡夫貪生怕死然劉聰聞當爲須遮國王則不懼死韓擒虎聞當爲閻羅王亦不懼死非人之愛富

貴反甚于生惡貧賤反甚于死也彼誤認以爲卑且眞爲而未善也賈誼云生爲明帝殁爲明神這不是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的榜樣然善生善死各因其量卽如廣成于軒轅黃帝太上老君死後與天壤齊不朽而生前所作還爲死後所受之根等而下之伍員之素車白馬潮頭往來關羽之塩池顯赫陰擊蚩尤始終以忠義著未有亂臣賊子耿耿轟轟于秋血食者也不

悅生而未嘗不生不惡死而寔未嘗死命且柰何哉生死倪于命後我則立于命先生死範于命中我則超于命表所謂自本自根者是也篇中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至傅說得之以相武丁騎箕尾爲列星凡十三个得之而所得者何物道也道爲命之權輿所謂大宗師也儒家以命爲歸復之地而老莊則直從命處進步故其理勝其說長玄之又玄標百氏而定一尊自有

眞正脉絡而後世以吐納之小術當之左矣仙有十種報盡不免散入諸趣猶未了却生死此與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所差無幾故莊生稱之爲至爲盛而隨下一轉語云雖然有患夫無生無死朗然獨惺于天地之間而不爲命所限制不爲命所汨沉則奚患哉非執道要之柄以游于無窮不能如是還以歸之眞人而世之爲眞人者蓋寡矣

應帝王說

前六篇所包者廣此篇專論治天下當行所無事而已不尸故無擾也若設法以治之則我爲感而天下爲應以天下治天下則天下爲感而我爲應齧鈌四問王倪而王倪四不知非不知也人心中空洞無物愚明皆所不受始之以非人而歸之于渾沌無形無體何思何慮即欲擾之亦無所庸其擾也蓋民雖治以其智多而上

復以智相角泥裹洗土塊何時清潔故首揭四不知以醒夫用智者藏仁以要人有虞氏之陋也經式義度日中始之陋也此皆非先天本來故蒲衣子以爲不及泰氏狂接輿以爲欺德天下避之如鳥鼠之避矰弋熏鑿各不相安其能治乎無名人之不治天下乃所以治天下也順物自然而無容私這便是明王作用若容私則有心矣有心則不但有我相且有人相惟曰非

人則耳目口鼻肝膽意識一切都捐即南郭子綦嗒焉似喪其耦稿形灰心之象也夫然後與天爲徒物莫能知鄭之神巫季咸自以爲知人生死禍福壽夭見壺子則無所用之蓋壺子與天爲徒非人也而季咸猶索之形骸之內故其術不驗而反走追之不及夫季咸亦善相者特以相人之常法而相非人之壺子爲可笑耳壺子之機有九纔示其三而季咸已不知所措則

所驚以爲神者直鄭人神之而至人絕不以爲神也夫人心原無所住示之以地文示之以天壤示之以太冲莫勝則有所住矣故壺子言未始出吾宗而季咸猶且惑焉若夫虛而委蛇不知誰何則并其機而無之譬卵朕于雄無雄安得有卵相本于心無心安得有相季咸孰從而窺測之哉茅靡波流茫無所據故逃也列子初時醉心于季咸泣涕沾襟憂其師之必死以季

咸之言告壺子既而駭其逃也始悔而學道爲妻執爨以示忍辱食豕如食人以示平等於事無與親以示因應而壺子則依然太虛不改其故彼相大耳三藏者不能觀忠慧國師末後之心即此意也老聃所云立乎不測而遊于無有即心相並遣之謂也有心有相則實而不能靈應至人之用心若鏡惟其虛也虛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蓋鏡但具照體以應妍媸未嘗索妍

媸而役吾照彼尸名府謀任事主知等皆鑿吾樸太虛則無竅可乘畧不受鑿是渾沌之眞境界不容思議參焉者也覩有虞氏日中始之所見不徑庭哉帝王應世如此而已要之可鑿可死即非渾沌鑿竅七日而渾沌死此乃莊生之幻詞也其駢拇胠篋在宥諸篇力詆先聖仁義之非總不離無爲之宗者近是

卓去病先生評○世人以曠達稱莊子者膚見

也郭象彫琢箋詞以爲深奧眞莊子註郭象耳幻宰七篇說洞精抉髓脈絡貫穿令漆園欲洩之旨南華不盡之意煥然光明謂之幻宰用莊子可也

夫子富敎說

衞自武公而後國事日非州吁蒯聵猶曰親也而元咺孫林父甯殖至以臣而偪君更新臺濱倫同車豢醜鶴使其民桃啖其君婁豬其夫人噫康叔其衰矣不第保釐作新之澤邈不可追即文公楚丘光宅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敎勸學之意蕩然矣故夫子適衞而有慨也曰富之敎之然吾以爲敎易而富難而朱晦翁謂制田

里薄稅歛以富之恐仲尼所以富衞者未必如此也當時先王之井田尚在倘更欲再制將奪諸民乎抑取諸鄰國乎什一之規未廢倘更欲從薄將二十取一以貉道行乎抑別有所以裕國者乎此其說根本孟氏而不知戰國之齊梁與春秋之衞不同賢人有賢人之經濟聖人有聖人之經濟又自不同三月而返汶陽之侵富魯之一斑也若富衞則別有神化之妙所謂當

年累世莫殫莫窮者而區區制田里薄稅歛淺之乎測夫子矣

賜不受命說

受如我以物予人而人受之之受天以命畀人迫以不得不受之勢如命貧者不富命富者不貧命賤者不貴命貴者不賤命夭者不壽命壽者不夭之類定于有生無所趨避史遷所謂人能弘道無如命何者是也當受而不受孔門弟子惟子貢能之恒人無論卽古今賢知之士貧賤而夭者種種矣天賦之命不由他不受而賜出其緒餘以與之角令造物爲無權故難及也釋氏稱修羅神能與天爭衡而魔氣未降終非正覺賜之所短但在于此屢中烏足以病之不然桓僖之火宰嚭之存柴來由死之料諸如此類不可勝紀豈夫子亦屢中爲累哉

卓去病先生評○當受而不受妙旨微言

人不知而不慍說

忖學究講此書云君不我庸相不我舉我却不慍夫然則君庸而相舉遂足稱知我乎否所謂不知者不知其學也與聲名之顯晦絕不相干春秋時有仲尼固天下所望而震者而仲尼之學誰則知之自顏子而外千貢尚隔着一層故有莫我知之嘆而子貢反曰何爲其莫知子也無異痴人前說夢孟子舉宰我有若子貢之言以爲智足以知聖其寔總歸子不知三子而果知之則顏淵死子不哭之慟矣不慍全在人不知上看出如純陽道人武昌賣墨一笏賣紋梳一个價千錢而武昌人大笑之六祖作偈受衣鉢而別駕看畢云尚未見性王右軍欲爲姚婆寫扇而姚婆恐其壞扇有難色當時純陽而語武昌人曰我仙也晒矣六祖而語別駕曰我遜果也詈矣右軍而語姚婆曰我翰墨必傳也晒

矣誰則知之不知由于境地之隔情可矜憫奚
慍之有爲學必要到人不知地位方是極處故
曰君子爲學而使人知之便落鄉愿窠臼人之
君子天之小人非爲已之學矣

閱孟誌說

昔孟僖子死使其子學禮于仲尼軻其苗裔耶
淵源非一日矣然其學歷秦漢魏晉唐先後五
季無宗者至宋仁宗景祐四年孔道輔守兗求
其墓于鄒之四基山建廟立碑而泰山孫明復
爲之記自此以後金元代相崇尚或加公爵或
祭用樂章或卹其子孫或修其祠墳或增構書
社至我　國朝孟之于孔不啻長庚之于二曜

何炳烺也而先朝湮滅者且千有餘年諸儒互
有指摘王充刺孟馮休删孟司馬公疑孟李泰
伯非孟晁以道詆孟黃次伋評孟說人人殊卽
楊雄韓愈相繼表章要特人臣而非人主若孔
子則漢高帝以太牢祀而郭威且下拜矣其故
安在予曰孟子議論之儒以師道覺世者也孔
子柄魯三月墮都却萊歸侵績效屢著令人安
得不心折哉孟子雖性善夜氣睟子之說發先

聖所未發而功不顯于齊梁滕亦旋滅識者謂其迂遠而闊事情故棄耳宋儒以議論勝其說皆本孟氏而推廣之以故尊孟特甚顧南渡而後膚偏門庭事勢孔棘猶諄諄辨程顥王安石之學術此與百官戎服講老何異蓋師孟而失焉者也夫儒至于今敝極矣後之君子儻復濫觴于議論而訖無成功則儒效不彰孔氏之真脉漸斬百世而下安知無效尤祖龍者哉抑又

有疑焉孟語雜見于他子者甚多豈後人所附會耶抑經秦火散佚無傳如劉歆趙岐應劭輩所云中外共十一篇今止中七篇存耶今皆無考闕之以俟來者

黃聖孩先生評○孔門學術如政事言語治賦爲宰皆有用道學至孟子獨云性善人皆堯舜所謂言大非誇吾不信也其說愈美實效愈微宋儒之禍政學孟者貽之耳

讀離騷說

屈大夫煩寃之極故其詞怨亂亂爲樂之卒章而臨終亦云亂命如所謂木夫九首土伯三目則相于怪所謂士女雜坐不分日夜舉酒爲驩則相于淫淫與怪皆亂也無何而沉身汨羅則近死之心其言豈足據哉太史公哀其志謂與日月爭光班固忌其藻麗謂爲露才揚己此以意爲低昂者也其引宓妃女岐湘夫人及女媧

有娀高辛二姚塗山子篇蓋專爲其姐女頞而發非寓言也嗟嗟韓之聶政身受其兇姐驟其義唐狄仁傑之姐有子而羞事女主賢矣哉屈原之姐偏申申其罵余雖所遭不幸而心煩意亂之際何以堪之原卽有百身應盡葬江魚之腹矣

黃聖孩先生評○非深于騷者不能爲此說

齊人說

孟子在齊最久稔知齊人情態故以素所極詆之陳仲子而必以之爲巨擘則齊無人矣彼蓋相激之極而相矯之甚乎（仲子文甚淸刻類）讀蔞葵遺蓋先人諸篇知其非獲已也（其爲人）然則孟子所云齊人蓋陰有所指非虛摹者（羊亦有所指）聖賢宅心長厚不忍直斥後世（想幻）反以爲寓言耳齊人行同乞人原非乞人也假令他蓬首垢而衣不掩形則國中自無與譚之

人富貴自無飲食之及其妻不必瞅也又令他出入有童僕隨行則在外光景可偵而知其妻亦不必瞅也只因他衣裳楚楚威儀棣棣偉然丈夫踪跡詭秘如鬼蜮不可方物故疑特甚耳孟子指他敗露處全在未嘗有顯者來即如今人鎮日奔走富貴之門倏而藺者倏而梓澤以（妙論徹骨）糊其口而富貴人經年不履其庭者比比皆是不獨齊人齊人旦出晚還家食時頗少有室而又有中庭蓋原以待顯者之來也特顯者自不來耳亦實飲食于富貴之家特富貴之家不常（描畫入神）常飲食之耳不然四孟二至祭有常期齊人安得日日醉飽子墦閒哉偶爾妻瞅之時正郭外舉祭之時齊人數奇被妻窺破即齊人自百口莫解此千古一大寃案也然亦是自取何也惟其他平日對妻妾說得與顯者萬分莫逆愚婦人見識沾滯計無復之下此毒手把天下古今

這一等騣脉之局一一描寫出來孟子借以垂戒如何又好著他姓名世儒誤認齊人果是乞人所以疑他無妻妾又疑孟子寓言而不知乞非乞丐之乞誅其心若乞丐顏之厚若乞丐耳餘非餕餘之餘即農有餘粟女有餘布之餘人將不食吾餘之餘即又顧之他亦是人頻頻留渠頻頻起此處辭脫彼處邀住酒酣以往意夷不禁想齊人在顯者前未必不耳熱欲狂何嘗

有意驕其妻妾故作施施之容乎嗟乎此仲子之所以食螬李也乃齊人之妻與仲子之妻則皆賢婦人也

長卿再乜○孔孟眞脉一耻字盡之忠臣義士孝子節婦只是一个有耻盗賊乞丐娼妓只是一个無耻夫子曰行巳有耻可見子貢獨少此耳近世鄙夷人而賤惡之輙詛其餓死不知窮餓而死如採山薇食井李却嗟來皆千古有數

人物不可多得試觀目前孰是甘餓死者乎大丈夫挾竒處世必不到餓死地位而介性所至有可以餓死之理之勢方是有耻方不墮于齊人若纖微錯認縱免爲富貴利達中之齊人而不免爲名教中之齊人矣

黄聖孩先生評○悶時讀一過無不大笑絶倒

徐楚白先生評○今日齊人最多齊人之妻妾却少不惟不能泣且不能疑矣凡畫馬者胸中

具有成馬故落筆處悉肖天機想𭤨宰胸中有一齊人方能如是之肖

以貌取人

澹臺子羽貌陋故仲尼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蓋抑揚其詞以褒之非眞失也鄭然明貌不颺從使之收器者以覩叔向而立于堂下叔向執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蓋同調之人精神相感在聲音笑貌之外卽然明終于無言叔向亦必知之所謂傾蓋如故者此也不然牀頭捉刀人眞英雄也魏武帝未嘗有言而一

叚魁岸之氣如帷燈室劍隱隱躍躍終不可掩豈以叔向之智而顧出一夷虜下哉

徐楚白先生評〇以貌取人正謂貌不足以取人也不知言無以知人若果知人卽無言亦自知之矣

四書傳疑

廄焚與馮婦章巳經昔人剖破獨南宮适章尚有說據愚見俱不得其死爲一句然字連下禹稷爲妥與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不同蓋然者疑詞由未死而逆料之故加一然字羿奡巳死不必用疑詞也將然字連下作轉語把羿奡禹稷相較把死與有天下相較更覺有情朱註寒浞殺羿本史記而孟子言逢蒙殺羿豈一羿而兩

人共殺之乎抑原有兩羿耶王逸註楚詞云寒浞使逢蒙殺羿牽合附會無可考証闕疑可也

無德不報

昔秦穆公寛盜駿之人而飮以酒楚莊王㓕絶纓之跡而宥其愆趙盾餉餓夫于翳桑袁盎贈侍兒于從史其初皆施恩不報之地而後賴以解圍脫難善哉唐張說之言曰活人于死者必捨生以殉危榮人于辱者必盡節以雪耻詩所謂無德不報也夫酬恩報德非庸衆所能固于百中之一二僅査史冊者而乃得之盜賊乞丐淫穢之徒則是盜賊乞丐淫穢之中間有賢人君子存也予偶閱說苑載此四事而揭之以爲學者養量之助

卓去病先生評○天下亦有號爲士人而不能報者如到溉不報彥昇王陶不報姜愚千古薄行之甚惟盜賊能施張齊賢之所遇是也惟盜賊能報秦穆盜駿之人是也士紳不及久矣

黃聖孩先生評○盜賊乞丐淫穢之人其報始

盡負恩背義往往出於富貴衣冠可痛可恨

徐楚白先生評○張說還是古人故持論甚平今則活人于死者或自取其死榮人于辱者或自致其辱以德報德分毫不爽此非聖人不能

殉葬

輔氏之役晉獲杜回秦之力人也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遂獲之夜夢老人云汝從先人之治命嫁吾女而弗殉吾是以報果爾則陰騭確有據矣乃黃鳥痛三良之莫贖則是康公從穆之亂命也按秦武公以六十六人殉而穆公用百七十七人子車氏與焉始皇之葬後宮悉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此與君主

娶河之事同俱戎俗也然秦無怪徵妖夢可駭則老人結草之說近誕余謂此左氏好生之心蓋權教也權亏載陳子亢之言曰殉葬非禮也得已則已不得已孰若妻與宰於是弗果用此非仁術哉漢西門豹治鄴挽河伯娶婦之俗而投巫焉以神明稱其作用寔昉是

黃聖孩先生評○不必在佛氏而有因果之說矣

徐楚白先生評○以左氏爲權教固是妙論然當時秦所以致亡之道不一即謂二世而亡爲殉葬之報亦可也

世風升降

賈長沙云借婦耰鋤而有德色舉以証世風之薄自今日觀之色且恚矣有德色者猶賢婦也孟子以所識窮乏者德我與宮室之美妻妾之奉較論若一切可已之事予謂施恩布德在古爲迂濶無當于今則稱高誼矣今之時不第功名人不可得卽志于富貴之人亦邈不可得茍子有言離其故鄉仕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

言吾耻之觀此則所識窮乏者德我洵難能哉夫荀與孟皆周末人也相去不遠而人情亦已大異況今日哉

天道

天道好生故伐暴救民者享國最久湯放桀亳祚六百餘年武王誅紂洛祚八百餘年漢高帝鋤秦蹙項炎祚四百餘年天道好還故一旅興夏三戸亡秦天道忌盈故桓文獨盛于五霸而齊有田氏之篡晉有韓魏趙之篡齊晉先秦楚燕而速亡夫差伐楚伐齊伐越與晉爭長滿而難持吳亦速亡天道忌巧故名過其實者無後

陰謀者不善終孟嘗君絶祀于薛呂不韋飲鴆而死俱造物所黙佹也

八　孤介

孔仲山家貧奉親變姓名傭爲新野縣街卒荊州刺史范巨卿行部縣選仲山爲導騎巨卿見之驚捉臂曰子非孔仲山耶吾昔與子俱曳長裾遊太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此乎仲山曰侯嬴甘心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豈爲鄙哉巨卿敕縣代仲山仲山竟不肯去徐孺子會葬黃瓊于江夏無資以達齋磨

鏡具自隨所在取直然後得前古人之介性如此夫以命世之英而不羞爲僕役之賤以糊其口由斯以觀范史雲還麥于尹臺王修辭粟于陶範閔仲叔卻猪肝于安邑令未足多也鳳凰翔于千仞之上而羞與燕雀爲羣能高而不能下是卽其所短也神龍則不然有時而爲蜿蟺孔仲山徐孺子其抱龍德而隱者乎予同邑先達胡端敏公世寧爲諸生時貧甚販草履自

給有富室臧獲取履入無意償之胡候良久日巳晡矣主人得其情謝過延入餉之胡但取值不顧而去後秉憲豫章首發逆濠之姦得罪遠戍事白居九列赫然以名臣稱

了悟

禪家以智爲上首一悟則能事已畢故聖門有修後之悟行後之知不惑知天命從能立而進者是也朱儒知行序進是下一層事猶禪家之有始敎小敎也俗學謂卽粗卽精卽上卽下妙合而不容分剖此皆糊塗影響之說子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可見聖學實實有个上但聞者根器不同領畧亦異有解有不解耳得其

解則精神暢悅是以迦葉之聞天樂雖定中猶爲起舞眛其解則聾者與鐘鼓無緣是以佛說妙法會中非大賢聖圓覺卽十方菩薩而法華座上聲聞之退去者猶且五千由斯以觀語上豈易言耶

陰德

名者造物之所忌也故曰名過其實者無後世見善人無後遂致疑于造物以爲報施之爽而不知享名太過則固已償之矣富貴爵祿壽考子姓造物不靳與人而于名若有所靳帝力何有堯之無名也猶且冊朱之不肖喪家之譏孰殺之謗孔之無名也猶且歷聘周流困窮以老况下焉者乎士大夫損德處多由立名心太急

古有以善念而行惡事者王安石之新法是也有以惡念而行善事者秦檜之和議是也若以陰德論則秦與王大有間矣予意居官者遇他人性命前程卽目不諱之名以保全之鬼神必有能默諒者夫我本無爲而爲而以善事蒙惡聲爲淸議所擯不惟鬼神諒我而我心原自泰然若片長寸美舉世抽揚儘足以銷折其福故與人有讐者不當用詛而當用頌卽如舉子業

小技耳名士每每曉發位每不顯何也以齒牙唾餘而令人口誦手披咀嚼玩味減福多矣然名心難割新莽之世有謬與寡嫂爭財涉訟以自汙者斯逃名之士乎（此避嫌之術）名心破而後可與為善而說者顧謂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夫好名之人壹意避嫌見溺不救其中微曖而叵測名心破則為惡真為善亦真古人云積陰德于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者定非好名之人所能勉也

沈氏之說　卷四　五十三

長卿再弋○或云以秦檜和議為善事則兩河父老所謂相公去我輩無噍類者孰殺之耶予曰佳兵不祥岳飛廣德郾城朱仙鎮之捷所枯者寧止萬骨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孟氏亦云戎首不獨二氏教也讀蘇子瞻代張方平諫用兵書翻然動好生之念父老留飛之詞不必泥也

卓去病先生評○好名之人一意避嫌見溺不救其心甚毒其行甚險名心破則為善真此至言也

閔子將先生評○文人當各寫一通置之座右君平有言成我名者殺我身可懼哉

沈氏之說　卷四　五十四

世講

馬伏波援有疾梁松來候拜于床下不答諸子問曰帝壻貴重何不爲禮伏波曰我乃松父友雖貴何得失其序侯司徒霸欲與王仲回交仲回被徵霸遣子昱候於道左迎拜車前仲回下答之昱曰大人欲交于君何爲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古人世講之不苟如此令人動輒投通家小姪刺慣稱老伯老叔亦可笑極矣交道之濫觴以此

沈氏弋說　　癸日　　五一五

洪泄

鄒之君有好髯者郎中左右服髭之藥幾遍後忽好少旋辮髭之則鉗鑷都盡此非寓言蓋實有是事也史載趙楷與君集之馬朧張岌承薛師之嚮鐙郭弘霸嘗元忠之便液宋之問捧張易之之溺器閻朝隱爲則天祈禳身代犧牲沐浴伏于俎盤趙履溫爲安樂公主背挽金犢車張易之謂宰相楊再思面似高麗再思遂剪縠綴巾上反披紫袍爲高麗舞諸佞人備極醜態皆唐室之宰官也西漢崇經術東漢尚節義晉重門第即間有不肖不很狠若是一代之風聲氣習惟上所轉盍愼其導之之端乎

沈氏弋說　　癸日　　五一六

防諂

書曰巧言令色孔壬仲尼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皆諂也朱元晦以爲甚于穿窬故可耻夫穿窬也而不當防乎世間人落落難合者澹然無求者也甘詞厚貌柔滑如繞指其胸中㨾眛而荆棘思有所深中于我也太史公云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况人懷好惡喜怒之性哉狐卑身而伏以伺傲者鷙將搏

先歛其翼勾踐嘗用此術以沼吳矣射指墮屨之讐翻然甘爲嘗糞而不恤夫差方囂然自驕而子胥恚且懼焉此之謂藏陰于媚媚者天地之淫氣也淸和栗烈天地之正氣也陽亢而燠燠極而蒸則必有疾風暴雨轟雷擊電隨之甚則瘴痢瘟疫之災伏焉眞人知其然而謹持之不使得侵故無陰陽之患士大夫知諂媚之中我也而謹持之不使得侵亦無人道之患要之

獻諂之人非愚鈍無識者也探縉紳先生意旨而中之如吾所重在氣節彼卽飾氣節語狀獻諂吾所重在名高彼卽飾名高語狀獻諂吾所重在逍遥彼卽飾逍遥語狀獻諂吾所重在勲猷建竪彼卽飾勲猷建竪語狀獻諂吾所重在富貴利達彼卽飾富貴利達語狀獻諂吾所重在方外緇羽彼卽飾方外緇羽語狀獻諂吾無所不重彼無所不飾吾所嫉在此而彼貶異人

與同類吾所驩在此而彼褒異事與同功吾退而察之而彼背無違言吾順而試之而彼時有匡救若然者漆園所謂以無厚入有間而彼諂用之也其工于用諂者趨勢之念什一媒利之念什九士大夫不可不深防也不深防則生平盡爲所敗壞而不覺爲邪者以遠佞爲戒而士大夫反近之耶

徐楚白先生評〇獻諂非愚鈍所能好諂則賢

愚俱不免矣

風裁

陳蕃守豫章特設一榻以待徐穉守樂安特設一榻以待周璆去即收之未嘗濫及他客榻之不輕設也如是管寧與華歆割席分坐劉璡對孔遏舉席自隔席之不輕共也如是張敷不喜見要人遇狄當周赳呼左右曰移吾坐遠客紀僧眞係齊世祖倖臣江斅見之命左右曰移我床遠客董昭枕蘇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膝

非佞人枕張僧胤候羊侃侃竟拒之曰吾床非閹人所坐說者曰古人過自標榜而不知從古至今惟此數事稍覺崖異流傳青史則其他涇渭不分者儘多即就數子而論如陳蕃之收榻必有不自揣之人欲登其榻故須急收耳倘歆與遏亦自揣則席可無割且隔也坐與床之遠客亦客先偪近之而始從避焉至于枕膝而後推下來候而後峻拒晚矣斯數者或以爲矯激

或以爲孤高以吾論之特傭中佼佼之徒歟今之人長厚自命欲覓一分別善惡黑白者而不稍概見何韓魏公之多也

沈無回先生評○今人只是好言中行便有此病

食癖

楞嚴經云一切衆生皆依食住故牛羊馬蒭食犬肉食鷄猪等穀食猫腥食設令矯易而飼之不相習矣而人則否予親見婢僕中有食泥者有食炭者有食頭髮食乳松者以爲病耶則容色如故後亦竟不藥而愈殊不可解乃知劉邕嗜痂日撲數僮以給其欲鮮于叔明好食臭蟲日覓數升啖之權長孺好食人爪餉之者忻然

如獲千金張懷肅任正皆好食人精未爲怪也夫食色性也在食如此色更甚焉世之爲登徒子者不少矣莊生哀駘它之說宋人聑娟之傳豈喻也哉

戒浮薄

今之少年日趨浮薄見先進肆然無禮詩刺芃蘭孔懲闕黨亦未必如是之濫觴也予初入庠序卽痛絕此輩不與交涉此輩嫉予如讐或勸予調之以弭其謗予終不以爲然蓋性情氷炭難以强合姑枚舉二三以概之禮曰倍年以長則父事十年以長則肩隨今有弱冠之徒去老成人不啻二三十齡而柬帖稱謂閒輙鴈行之

傭書之流因而效尤儒冠儒服居然與我輩提提左避是爲少長無序貴賤無章豈厚道乎俗之浮薄者一也鄉閭中非無割股廬墓之孝子還遺金却奔女之義士娶瞽婦賸貧友之仁人此輩捫舌不談偏毛舉他人之隱過以快唇吻或好傳人死或訴其閨醜百無一實以謊證謊甚則設誓以誣之又甚則造爲歌謠編爲雜劇播揚之豈厚道乎俗之浮薄者二也呼貂璫之厮役則號而不名呼桑梓之縉紳則名而不號市井小民𦣊慕銅臭無怪其然吾黨斯文亦復如是豈厚道乎俗之浮薄者三也予量窄而不能容嫉惡太嚴亦其所短此輩聞予此論痛恨入骨舉人世極惡之罪展轉相加予不恤也予諄諄勸戒惟願其猛然知非翻然改過反澆習而還于長厚予且師尊之不暇其絕之耶蘇子瞻曰國運之所以靈長者在風俗之厚薄不

在乎富與貧予謂世富則風俗自厚世貧則風俗寖薄安得〔切論〕菽粟如水火黃金與土同價而挽此既敝之俗哉

長卿再七〇浮薄中口業第一劉貢父滑稽善謔毒甚刀兵晚年得惡疾王景亮結社相嘲號猪嘴關而爲呂惠卿所中傷舉社虀粉黃魯直好作艷語而秀公以爲當受泥犁業報世之君子愼矣哉人禍天刑可爲猛省

事有快心者三

晋人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事之快心者一也越王勾踐破吳而誅伯嚭責其賣國與已比周事之快心者二也來俊臣于周興即以其法治之請公入甕事之快心者三也

事有矯情者三

漢高帝與雍齒有讐欲息沙中偶語而侯之事之矯情者一也韓信召二惡少年所嘗辱已者各予百金恥其曩時之不能殺而自掩其怯事之矯情者二也韓安國爲獄吏所窘不堪之甚曰死灰寧不復燃乎曰燃即溺之後復爵獄吏請死安國曰公等寧足與較乎時人服其雅量事之矯情者三也

長卿再弋○只因兩韓公自附雅量長了千古才風後來豪傑受這些愚頑的人許多煩惱其實我身困苦于人何與縱不理物色塵埃中何至橫逆相加亦深可痛恨後之君子便量窄些也不妨

卓去病先生評○人當貧賤時爲人所詬辱不知其几而一朝得意又自附于雅量不較是使惡人得志無已也善人之受害益甚矣故君子

以直報怨爲一已泄憤者小爲衆善人羽翼者大爲衆善人羽翼者少爲千百世扶風敎者多張横渠有云報者天下之利也旨哉斯言所當深味

事有無可柰何者五

子嬰誅趙高在位僅四十六日酒未及濡唇餐未及下咽而真人已翔于霸上事之無可柰何者一也司馬遷以李陵事下蠶室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事之無可柰何者二也劉盆子人畏欲啼事之無可柰何者三也張超被圍于雍丘臧洪行跣且號束甲請衆而袁曹方睦坐視不救洪竟敗死事之無可柰何者四也陸秀夫張世傑抱帝入海大風覆舟事之無可柰何者五也

長卿再弋○賈長沙罪子嬰不能任忠賢又不能縞素以正先帝之過其說迂甚大凡旦夕悔禍而即可收土崩瓦解之勢者其先世嘗有功德于民者也秦然乎哉況在位日淺其及圖乎所謂善者無如之何正此時也長史欣留司馬門三日不報章邯降羽執羽手涕泣爲言趙高

則邯寔萬不得已而誼云章邯以三軍之衆要市于外以謀其上皆文人之筆也若以臣節責邯則別有說

世事不平者九

武將汗馬血戰萬死一生襲蔭止于外衛文臣藉口發縱指示世官執金吾事之不平者一也異途得賄名之曰贓科目簠簋不飭則曰交際餽遺事之不平者二也古人重門第爵無崇卑皆得任子今甲科方面之元子例不得補邑傳士弟子員必與齊民一體角秇而銅臭市兒不識章句爲何物翱翔胄監居然號太學生事之

不平者三也舉于分南北卷今日之主司即前日之舉于而主司閱卷獨不分南北事之不平者四也士中式爲朝廷所舉之人矣既膺職可以沾祿未出庠亦得補廩而兩皆無之何以爲方穀之資事之不平者五也詞臣不膺民社彈文而吹毛求疵反不若外官詿誤猶有晚蓋之門事之不平者六也臺省作天子耳目威尊權重而庶吉士散館以之爲屈落臬黃金橫帶位

二千石上而兩衙門外轉以之爲褻事之不平者七也無錢買綵帽各貴戴紗巾既戴紗巾羞伍綵帽倫則不遜事之不平者八也縉紳衣冠之盜怒呵于堂上探囊發篋之寇戰栗于階前事之不平者九也

文人數奇

有僧相歐陽永叔耳白過面名滿天下唇不着齒無事得謗蘇子瞻生辰與韓退之相似命在斗牛奮角張口故生平風波特甚兩公之不偶或命相使然至于李青蓮捉月採石杜少陵覆舟醉沉數何奇也豈覓句太工亦過險譴乎大抵文人之習氣輕世傲物矢口月旦落筆雌黃不但人忌之鬼神稔忌之矣王元美曰扶造化

之秘則真宰黙讐擅人羣之譽則衆心未厭此有識之言也而聰穎倜儻之士見解所到時出快心之語如琴發機率不及持出不及返原無意于傷人口業作祟彼亦不自由爾世間庸愚之夫與高士臭味不投又數數犯其所忌人衆我寡受禍宜矣木秀于林風必摧之理勢宜爾可徒諉咎于命相耶士之文不若歐蘇詩不如李杜者人害天刑可以無慮然予有說焉月犯

少微吳中名士求死不得諸公生計既繁生厥自遠即欲躋附數奇文人吾且柰之何也

女人姧詐

官之壘者必酷婦之淫者必悍妬而且詐漢之呂唐之武槪可推已戚姬之人彘蕭淑妃之骨醉易地皆然不足憫也近世婦人性好殺生而持齋詈舅姑淩夫子而念佛者不少矣春秋誅意其持齋念佛之意是何意耶內典云昔有四姓人婦與豚銀兒私通者夫覺婦殊不服夫言吾不汝信當與同至神所立誓婦言甚佳夫齋

七日始往婦密語豚銀兒汝詐作狂亂頭于市逢人抱持夫齋竟便將婦出過市豚銀兒便來抱持詐狂臥地婦唪呼其夫何爲使人抱持我耶夫言此是狂人何須記錄夫婦俱到神所叩頭婦言我生不作惡但爲狂人所抱夫黙然而慙佛曰當知一切女人奸詐如是不可信也韓非子載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通于士季突至士在內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

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士從其討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爲之柰何曰取五姓之矢浴之季曰諾此與豕銀兒事相類長安之俗男女導淫之處名曰巢窩蓋居亭主人媒合二姓之慾而因以爲利者也有一武弁潛匿于此以俟桑中之期及期而至者卽其妻也其妻左手紐其胸右手摑其面且泣且罵曰吾探知汝在此特來窺破

武弁慚屈而出佛所謂一切女人奸詐如是不可信者豈誑語哉

輕疑

薄俗喜于造謗無兄而盜嫂少孤而不孝繼母三娶孤女而撾婦翁此輕信之不可也而輕疑亦能貫禍英布之妾歸寧有隣醫賁黑以布故厚款之妾數稱賁黑長者布疑之而黑告變遂羅赤族之誅梁杜崧任西荊州刺史新納一妾年貌兼妙寵愛特甚妾得父書云比日困苦欲有求告方倚簾讀之而崧自外至妾羞以父事

相聞因嚼吞之崧疑情人所寄剖腹取書妾氣未絕崧覽訖而悔恨已無及矣是夜見妾訴旬日從死此二事皆輕疑之過也雖前生惡業不能解脫而二公于人情原自未透世豈有淫婦人于夫君前讀其所私者乎布之愚一至于此世豈有新納之姬恩寵方篤而遽有外情者乎又豈有淫詞而倚簾觀看者乎崧之愚一至于此大凡世故不熟人情不深而亂用其疑頭頭

是綱士君子處帷薄之變者有孔顏之家法在
即揆以佛門果報之說應無有礙况妾媵所關
甚細古人云去一姬復一姬進者是也而可如
布從之癡迷乎

兄弟不相及說

壽朔皆宣姜所出朔譖伋而壽竊節遇盜與伋
同死王處仲親爲叛逆其弟竺法深超然獨遊
于方外王荆公剏新法以毒宋而弟安國非之
韓絳黨附安石而弟維爭之曾布敗壞善類而
弟肇移書勸之夫武攸緒之于武曌族屬猶疎
迯也兄弟同氣而意趣端邪不翅氷炭故吾嘗
謂柳下惠之和非得已也以盜蹠之橫暴日殺
不辜肝腦塗地而惠爲之兄誅之不得化誨懷
服之不得坐視之又不得只得造出一局曰爾
爲爾我爲我爾焉能浼我哉蓋無可柰何之詞
而觀者反以爲聖之和耳此之謂兄弟不相及
也若司馬牛則不達此意而憂矣
長卿再弋○牛惠分量逈隔一憂一不憂也象
封而管蔡誅則罪有輕重故凡人權不君相者
只好管得自巳商所以廣牛即惠之旨歟

沈氏弋說卷之五

武林沈長卿幼宰
蕭山黄可師大年
同邑卓爾康去病
沈守正無回
聞啓祥子將
徐如珩楚白　仝評

三代以下人勝三代以上人說

孔子曰行夏之時竊有志而未逮至漢武帝始改元用夏正朔是湯武伊周之心思損益不孝武若也成王聞流言疑周公感風雷之變發金縢覩之乃迎公于東土漢昭帝年十四郎辨上官桀之詐篤信霍光是成王之天資穎悟不孝昭若也召公賢者亦不悅周公而邴魏同心輔政房杜謀斷相資是召公之偏私利害不邴魏房杜若也今人輒稱三代以上人物而不知三

代以下原自有人善哉石勒之言曰賢智敏達不必華夏聰明才辯不必讀書四海之外五經之表亦自有人也而況三代以下之人乎

好惡說

人之有好惡從我見起則不能肖物而付從人見轉則無眞宰無特操故大學言僻言拂蓋難之也有人于此眇者遇眇者跛者遇跛者憐其同病則以爲悅忌其形已則以爲嫌好惡果有常乎果無常乎染人喜日暄而植新篁者有憔悴之憂耘人喜雨潤而策長途者有泥濘之苦好惡果有方乎果無方乎醉飽之人以酒食爲

地獄誅戮之囚以囹圄爲天堂好惡果有據乎果無據乎明知其盜賊也而甘詞厚賄遂謂其情之可原明知其賢聖也而督責提撕反訾其行之已甚好惡果有定乎果無定乎驩者有餘芳壞牆則獨智其子憎者有餘疾竊鐵蓋自造其疑好惡果有涯乎果無涯乎道其恒則琴者人之所悅也而唐玄宗偏不樂聞棋者人之所耽也而蘇子瞻獨不喜着至若陳侯肥敦洽之醜不以先紅顏艷姿海女逐酷臭之夫不以易皐蘭晦蕙周文嗜不美之葅味過太牢魏明好椎鑿之聲清踰絲竹則別有一種理外之心匪夷所思不可以尋常性情測也夫吾儒以孔子爲宗而子之衆惡必察子何處見于妻公冶長處見子之衆好必察子何處見于誅少正卯處見

長卿再弋○凡人作好作惡外又有一種非好

非惡之橫議如談字則曰祝允明豐南禺何嘗會搦筆談畫則曰沈石田唐六如何嘗會布景談詩文則曰李于鱗王元美何嘗會琢句此乃江湖習氣騷壇套頭以之嚇老實人者予髫時厭聞恒掩耳走而輕薄子繞效之不知其嚼過飯也

徐楚白先生評○世人耳長目短人好亦好人惡亦惡但患其轉不患其僻但患其順不患其

拂能併能拂便是有力量人

謹愼說

漢武帝號知人謂霍光小心謹愼可屬大事而諸葛武侯亦云先帝知臣謹愼故臨終屬以大事也夫托孤寄命何等忠貞何等識力而一謹愼遂足以辦之可見要一謹愼之人舉世難得矣巳而光輔昭立宣廢昌邑行伊周之事亮先後出師討賊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祁山六出歲無寧晷由斯以觀漢武昭烈俱雄才大畧之主斷不取畏首畏尾之人認爲謹愼而二臣扶危定傾又不作畏首畏尾之事以自謹愼之名則所謂謹愼者卽聖人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旨而非壹于葸矣俗言彭祖觀井自繫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史稱石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此謹愼（高論）之象而非謹愼之義也必欲壽二臣謹愼處如霍光親送昌邑于藩邸孔明不用魏延子午谷之計之類是也

徐楚白先生評○微服過宋何等謹愼夾谷一會而却萊兵三千特謹愼中之作用耳

黃聖孩先生評○高論可賞

簡傲說

陳元龍在淮海之間豪氣不除許汜遭亂過下邳見之無客主之禮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牀下以告劉玄德玄德曰君有國士之名四海橫流帝王失所而無救世之意求田問舍言無可採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則臥百尺樓上臥君于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玄德此言乃是英雄本色觀此則玄德之傲更甚于元龍矣他日草廬三顧以帝室之胄而下巖穴之布衣何謙光可掬也不抗節者不能折節世人概以謙爲美德傲爲浮氣而不知其妙合之機有不容岐者傳曰之其所傲惰而僻焉傲惰特不可僻耳安可少哉士大夫作許汜之見者何多而爲元龍之態以驚人爲玄德之言以悚人者百無一覯紛紛然求田問舍誰爲志于功名者乎

長卿再匕〇世人誤認簡傲爲不美字眼而聖人思狂專取其簡又曰可也簡孔之取瑟而歌孟之隱几而臥皆傲也簡傲何不可之有自鄉愿媚世妄附于大易福謙之旨壹意作繞指柔如是則凡巧言令色足恭者天與鬼神皆福之矣乃單成公視下言徐而叔向何以決其將死魯公受玉卑其容俯而子貢何以卜其先亡隱與亢皆疾也所謂滿盈者就志氣論非酬應也

春秋時狂狷之脉幾斬晉人風聲氣習差近狂狷柰後人各以中行自命而反目之爲惟僻不經嗟夫至于今求一眞鄉愿亦鮮矣物極則返安知無眞狂狷出而持世乎予更有說焉灌夫罵座今市棍酗酒者亦罵座陳元龍簡傲今墨吏貪婪者亦簡傲可嘆也夫

眞似說

物有眞即有似碔砆混玉魚目混珠鍮石混金鶩鶩混鳳野馬混麟木蘭混桂奚醓混檀蛇床混蘼蕪芎藭混藁本薺苨混人參杜蘅混細辛敵木混門冬房葵混狼毒鉤吻混荇華拔揳混草薢皆聖賢所謂似是而非者也似則難辨故孿子之相似者惟其母知之似則害眞故黎丘丈人惑似子者而殺其眞子琅琊巨伯惑似孫

者而殺其眞孫似則必至于敗露故蘇世長在陝州部內有犯法者世長自撻于都街血流痛楚而走觀者笑之夫天下事不索胡獲予嘗痛世人總此精神心力而不用以覓眞偏用以摹似宋人之楮葉似巧而實拙者也畫家藏拙不寫儀像而寫神僊鬼魅何者儀像難眞神僊鬼魅易似也眞則率其天然之趣而光景常新有動人于形骸之外者不脂不粉美人之眞也夫

差舵之故國傾不移不履帝王之眞也虬髯情之故心死情眞則石可化魂可離氣眞則濤可廻鏃可沒怨眞則酷暑而霜可降嚴寒而塚可靑也不知者以爲怪知者則以爲常而已矣似者有是乎予性惡似而喜眞作眞似說

善利說

潘侍郎兊見程正叔程舉孟子孜孜善利二語爲問潘未繹其義曰此易解耳程曰亦知今之所謂善乃古之所謂利乎潘悅服下拜悟一生之非予有說于此近世僧道募化錢米啓建塔廟及齋壇經懺欲以漁獵襯施而邀當年建塔廟開齋壇經懺之本意實昇天超界度世伏魔近世好爲人師者期得館穀束修而究作師之

本旨實振鐸而發蒙以領袖來學羽翼斯文則今之所謂利庸非古之所謂善乎善利原一串事不得分拆而爲善爲利各有兩途不得合併今人旣慕虛名又貪厚實善利襍出而僞君子且接踵矣予嘗有言非但善中襍不得一毫利即利中亦襍不得一毫善也

長卿再弋〇袁中郎先生增三教爲五曰儒曰釋曰道曰賍曰愿滅三教爲二曰何人不儒釋

道而襲其迹何人不蹠愿而傳其神此皆憒世語也而予支離其說約之爲一教何也中情不遯則外貌亦不必愿欲傳其神自不得不襲其迹耳世人盡囿于一教之中而不能出而闖予此說佯詫曰是何言歟然未必無世味外人賞予此說者

卓去病先生評○伊川堨麥人問市價乎抑減價也伊川答云市價所謂利中襍不得一毫善也不襍善乃眞善也

聞子將先生評○三代時鄉舉里選故士多勉而爲愿今跅跑任達者不礙進取士何以愿爲但增一跖教而儒釋道多收拾去矣

善惡說

人但知善人難得而不知惡人更不易得古今以來聖君賢相自堯舜禹湯文武而遡之尚有黃帝神農伏羲等辟稷契皐陶伯益伊傳周召而外尚有風后牧力等臣而猶不足廣之以孔孟善人如此其多也惡人寥寥止桀紂而已繫之以幽厲氣力單薄意味淺淡那能如桀紂之暢滿乎故荀卿性惡之說不得不受屈子子輿也昔人有云使文王不死其聖當不止此嗚呼使桀紂不死其凶暴豈止是哉可見善惡分量俱無涯聖賢必無顛迷之理凶暴間有悔悟之時惡人而化于善周處是也善人而轉于惡千百中不一二見焉予故曰善人易得惡人難到也

聞子將先生評○齊襄隋廣尚不得爲惡人耶三代以上屈指桀紂若自秦以還桀紂尚無坐

位處且桀亦非紂比也比干有子無子不可知據皇甫謐則紂且剖比干妻視其胎矣

安貧說

貧之難處尤莫難于婦人介推之母陳仲子之妻能安貧其天性也世之如蘇季子朱會稽之取擯于妻嫂者不少矣獨二子有激而以富貴自顯故傳耳乃北門詩人且曰室人交徧讁我則婦怨無終從古然矣假令衞之賢者如東門之綦縞食貧自樂何至仕暗君而甘升斗之祿鬱鬱不得志哉山巨源少孤家貧謂妻韓氏曰恐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否由此推之鮑宣梁鴻洵孤貞亦少君孟光之澹泊雅有以成之矣

長卿再弋〇史載劉伯寵少而貧薄及歷武陵守貧尤甚嘗召左右將營子母忽見一鬼撫掌大笑遂止夫貧不知安爲鬼所笑世人只因命字看不透有許多謀求則知命乃安貧之秘訣也

徐楚白先生評○無怨貧所難而范史雲易之無驕富所易而石季倫難之代有升降類有貞黷卽聖訓未可泥也

攘夷說

三代而下一統而最久者無如漢唐宋宋受夷狄之禍最慘横于遼侵于金滅于元固天運使然亦宋之君臣繆失其道也蓋夷情如犬羊不可禮義化誨大創之使懼而遠竄斯有數世之寧先王知其然故舞干因壘之後惟歲時震耀其甲兵不聞其以賂爲羈縻也春秋重攘夷正恐其猾夏也而宋儒始亂之曰欸曰和漢武帝命衛霍出師北伐匈奴雖費與勞得不償失而匈奴漸弱誰弱之漢武弱之也唐太宗征突厥有雪恥除兇之咏亦猶是意以故漢唐間有虜患不甚大害宋然乎哉宋儒曰兩主爲窮黷以本朝金繒行成爲得策寇準勉使者以許過三十萬卽斬之斬其所不必斬富弼爭獻納二字爭其所不必爭此孩童所竊笑者而二名臣斤斤以此見長慮之病入于膏肓虜日以富强

中國日以貧弱譬之萬丈之隄蟻穴浸灌一決而不可收也或曰周宣王六月興師以伐玁狁幽王卽無道乎猶其子也竟爲犬戎所弑何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無犁庭擣穴之威以寒其胆故再世而禍發而宋儒方深取之以爲去不窮追得禦夷之體夫周之宣王洵賢于漢唐之辟矣而謂禦戎得上策未也齊桓公救邢城衞而霸秦襄公小戎西征而霸皆戰也非賂也

宋以堂堂天室供貢四夷恃一切苟且之計以爲恒其不卽亡者猶仁厚之遺乎

卓去病先生評○夷情怯而𡟭一大創之卽遠逝去見爲可擾則時見告矣不論我禦戎之体與盟言在耳也今諸邊實受此累而近法以擣巢爲生事有大禁坐令夷德無厭民生日蹙可慨也夫

積書說

先民有言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予欲改讀字爲賣字客駭之予曰近世子孫束書高閣飽蠹魚者卽號守文之裔矣其他非殘闕于鼠卽屋漏注焉或用以覆甕或用以粘筐或零落散佚村婦人竊爲線貼而癡孩子碎爲風輪以至糊窓牖拂塵埃無不取給于書其作麼結賣者能幾其祖父千百金購而子孫獲半値欣

售者又能幾陶彭澤有五男兒都不好文墨況其下者乎予故曰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賣也客大笑絕倒

長卿再弋○記誦之家昔人呼爲腹笥于以爲肉厨已耳何也凡讀書者上之資以經世次之資以立言僅取誇多已不足貴而況徒積乎徒積則虛有用于無用其子孫必不能讀以故蔡邕萬卷悉授于王粲粲子誅復散于宗人王輔

國輔國遂成名儒書可謂得所矣然當時積書
之人一段苦心如蜂釀蜜爲人作甜予有說于
此徒積者姑置弗論積而能讀者當用筆塗抹
使不肖子孫難賣而吾精神流寄簡冊間異時
知己開卷相對亦暢事也

博物說

晉史載孔子履漢高帝斬蛇劍王莽頭咸御庫
所珍藏忽燬于火此三物騰空飛去夫莽簒賊
也祝融回祿之神何所賞鑒而收爲骨董孔子
大聖漢高眞主其生平所用之物甘與戎首爲
伍則履劍亦絶無靈氣矣吾還叩之博古者圯
試此三物誰收藏賞鑒家何詞以對
上老人之履延陵季子之劍智伯之頭並表表
者也今安在哉甚矣史氏之誣也故夫卜躬牙

于帝所者射覆之小術也識寶氣于豐城者占
候之支見也若能辨乾德之鏡則有用之學眞
可以備顧問矣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
長卿再弋博物非如骨董家耳食射利者學
古有獲以其緒餘旁及器具如劉原甫辨端硯
之贋以天寶但稱載安得有年此時州改爲郡
但有太守安得刺史乎而刻云天寶八年刺史
李元書僞也其辨赫連勃勃龍雀刀辨漢條侯

玉印亦猶是意何天承見古冢上銅斗有柄而
知爲新莽時物卜其爲甄邯墓此皆非空疎不
學者可臆揣也然史多溢詞續博物志謂堯緝
獬豸皮以爲帝帳嗟乎紂爲象箸去陶唐已千
有餘歲箕子猶且唏之當時茅茨土階安得有
此博物者弗信無稽之言以資麈譚則得矣

序齒說

國朝都玄敬先生聽雨紀談謂士大夫居鄉妄
傳謙退名非我族類一概序齒爲不中禮禮一
命齒于鄉再命齒于族三命則不齒于族又引
藍田呂氏鄉約云非士類者不以齒可見序齒
之誤相延已久然此乃薄俗非厚道也序齒對
序爵言鄉黨莫如齒對朝廷莫如爵言卽就宗
廟中論豈燕毛也而姪之坐次遂超諸父上乎

士自與士序齒農自與農序齒商自與商序齒
工自與工序齒斷不以鄉黨之故位商賈于縉
紳之上如近時所云序齒之說也假令乞丐中
有年長者士大夫屑與之揖讓乎是依然序服
飾不序齒也又令伶優中有年長者士大夫屑
與之周旋乎是依然序流品不序齒也而何以
商賈偏序齒也昔人著錢神論呼錢爲家兄世
無弟而敢先兄者則序齒固宜然儘有墨宦饒

家兄更倍于商賈者亦相率序齒冤矣哉士舉于鄉舉于公車乃有序齒錄青宮入辟雝乃行齒冑禮今以目不知書之銅臭居然與鄉先生獻酬已不雅矣又從而序齒不更怪乎或者有所利而媚之未可知也乃士大夫之無所利者亦假借焉帮閑走空之客匐匍宦門以射利者亦援銅臭例而序齒展轉顧忌求媚于鄉惟恐人說俗惟恐人說薄而不知喫鄉飲進鄉賢全

不係乎此也宋洛下耆英社司馬君實年未六十以狄兼謩故事得與是時君實執政已久爵德並尊彼此居鄉結社飲酒則以序齒為便况君實所與序齒者文潞公富鄭公諸君子也若爵德不逮君實而一味謙退甘處于商賈之下以自納侮此何可令輿皂見耶

長卿再弋〇或問有一徽匠年五十而室如懸磬自學校以至縉紳三十內者肯與之序齒乎長卿曰否又問此徽匠未幾家累巨萬則向日所不屑序齒者今頓然序齒乎長卿曰然或問有一貂璫厮役橫剝民脂富埒陶白年亦五十而士林中年四十九者肯與之序齒乎長卿曰然又問此役未幾貧甚衣履垢敝肘露纓絕面有菜色向日所驩與序齒者今序齒如故乎長卿曰否或問有人于此年踰知命位列冏台而百萬財虜頹然耳順此時序齒乎不序齒乎長

卿曰否又問臧獲出姓挾貲數萬僕從冠服甚麗而年已髦期衣冠業與之序齒矣既而居亭怒其太橫遷之宇下此衣冠人來至主所還見臧獲此時序齒乎不序齒乎長卿曰否或問聖人說富與貴世人勢利並趨子伸斯文而抑阿堵世人先崖異子矣長卿曰不然子惡其不情耳夫序齒二字從年歲生不從家產生可怪今人趨利逐富本一齷齪肚腸而文之以美名曰

鄉黨序齒厚道也若直截痛快衡家產之嬴詘爲禮文之隆殺雖不佞其何說之辭雖然商賈中有孝友可風而縉紳中有極無賴者不但上下床而已奚序齒之足云

鼈飲說

昔蘇舜欽石延年輩恣情杯酌其名有五夜不燃燭謂之鬼飲挽歌哭泣謂之了飲露頭圍坐謂之囚飲以藁自束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鼈飲飲于木杪謂之巢飲而好事者廣之云商辛爲酒池迴船糟丘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非牛飲乎阮步兵飲酒二斗舉聲一號非號飲乎畢吏部盜樽非偷飲乎劉伶跪祝而飲非跪飲乎北齊高季式留司馬消難飲索二車輪主客各括其頸引滿相勸非枷飲乎胡毋輔之輩閉室酣飲光逸脫衣露頭狗竇中大叫遂得入飲非狗飲乎以予論之蘇石五飲強立名目殊無義味而牛飲號飲偷飲跪飲枷飲狗飲各領其趣最慘毒則王愷矣愷設燕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王敦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王導素不能飲勉強盡觴近

世飲酒無古人之趣亦無古人之惡但充量滿腹而已此與貯之瓶罌中何異所謂蹇飲者耶

閒子將先生評○趣甚

四皓羽翼太子說

高帝創業中之魁然者也愛少子蠱厥妃廢嫡立庶非其質矣帝蓋有隱慮焉慮天下非劉氏有而轉屬之他姓視人心所嚮謂何耳人心在太子則太子嗣人心在趙王如意則趙王如意嗣此情惟子房知之故曰未易口舌爭也帝非慮呂氏之危劉而繫心于戚氏也慮及此以帝之忍且斷勦之不難呂后即悍婦乎幾欲易儲而窘迫無計其不足以制高帝也明甚然則帝所慮者何天下初定沙中之偶語未息功臣之態毒未消千秋萬歲後有天下者果劉氏子孫哉未可知也從古匹夫而有天下者惟有虞氏夏商周秦皆諸侯也五季之君盜賊夷虜黠卒丐養子無所不有帝不及見但見巳起家布衣儼然稱帝不能無疑方日夜憂繼體之弗類而何暇留情衽席爲設迂儒以申生扶蘇之說如

眞透英雄心事

如氷炭之不相入而且有害何也㕓生扶蘇失之儒帝正慮太子仁柔不已若而顧以此說乎留侯畫策微巧招帝所難致者四人帝喜出望外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蓋不意人心之繫屬太子如是也乃翁可無虞矣留侯因病發藥淳中帝之膏肓令太子重于九鼎奇矣哉謀臣之苦心也古今人僉謂漢高帝輕士嫚罵于儒以爲不然其溺儒巾洗足見儒者皆僞也欲得真

沈氏七說　卷五　十八

儒而以倨傲凌轢之態試之三代以下豪傑之作用也子房有儒者氣象帝遜謝以爲不如叔孫通陸賈大儒未甞不甄收也帝所罵且溺者可以罵可以溺之儒也不然留侯四皓之策胡以若射覆然帝語戚夫人曰彼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若主矣此寬慰兒女子之言非真也夫帝何事不假丁公可斬雍齒可封太公將鬻烹泣變爲笑淮陰欲王齊嗔變爲喜而顧執迷

惑懣于戚夫人乎說者謂四皓非真子又以爲不然四皓秦之隱君子也其伎倆未必高出子房何以子房遂不能致黃石赤松滄海君世評以爲鬼物然未有疑其誕者而四皓猶是人也翻疑子房之假設哉

卓去病先生評〇高帝以天下初定人心未屬爲慮呂后不難擊斷戚姬不難割絕此窺英雄隻眼處宋人以四皓臣等皆願爲太子死語不

沈氏七說　卷五　十九

雅馴疑爲非真不知高祖諸人顧利害不顧道理假如四皓當時作優游軟款之說高祖嫚罵去矣若如此不過一斷樞腐水之見耳安能餐芝食氣以商山老也

黃聖孩先生評〇高帝甞手書示太子曰人有好牛馬尚惜況天下乎此帝意中事也帝欲去太子之仁柔以安天下而竟不去呂氏之淫妬以安戚姬帝不知有兒女子也鈎弋之誅雖云

鑒于人彘亦武之英敏酷類其祖而法漸微耳

聞子將先生評○說得高祖心事出

徐楚白先生評○惠帝卽死則羽翼劉氏者誰或謂平勃交驩火德自王予謂呂后未殂諸呂未易平也使子房無赤松之遊則孝文早嗣呂后無稱制之理矣

仕宦當遵孔孟說

今人初釋褐作吏虛憍恃氣自負清廉動與上官齟齬此與孔氏之訓違孔子曰居下位而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又往往以後進凌先進齮齕一二死灰之鄉紳以自鳴其猛此與孟氏之訓違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夫諂媚纖趨醜行也而事上亦自有禮搏擊豪強美名也而處同袍亦自有體矜奮之士習氣用事最易蹈之後悔何及

淮陰侯密于用間疎于設備說

吾何以知侯用間密而設備疎哉以伐趙知之侯與張耳引兵伐趙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欲以三萬精銳從間道絕其輜重深溝高壘毋與戰不旬日而兩將之頭可懸于麾下成安君迂濶類宋襄素稱義兵無事狙詐侯偵知左車計不用始決意下井陘傳餐之令下背水之陣成而漢赤幟且立于趙壁矣無何解廣武君縛

虛心問計夫侯用兵如神智不在廣武君下何服之深也是時豪傑並起侯借廣武君以示招徠即使其計果行侯必不麾廣武君陰謀秘畫擯棄不用而且令敵人窺其鼻息得以為應成安君不亡何待而侯用間之密豈他將所及哉可怪者漢王自稱漢使晨馳入壁即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與耳尚不知也倘敵人亦自稱漢使如華元夜登子反之牀變生倉卒何以備之予曰此千古之誤也漢王櫛沐風雨非深居稱朕者比三軍之士疇不識其面貌也者安得自稱漢使即知士庶之家賓客闖入臥內方舉家驚異而主人迺有不知者哉何況軍門嚴肅奪符易將元帥顧不知也所謂不知者佯不知也苟知之而以大將體統見漢王乎倨矣以人臣禮見漢王乎屈矣此兵法所不載而侯諉為不知此侯之權也漢王在所駕馭中

而陋儒反以駕馭之術歸漢王又有謂侯故示之以疎者甚則有負咎其疎者負咎其疎非所論于侯之用兵謂侯故示之以疎在良平或然侯未必有此遠識謂漢王得駕馭之術此狃于善將將之說而不察焉者也

黃聖孩先生評○總之韓信生平備敵人甚密備漢王甚疎若使敵人為華元之計則必不能入

沈無回先生評○佯不知一語足訂千古之訛獨怪侯既有此深識他日與帝論兵却又曰臣多多益善鍾室之禍寔基於此蓋侯英雄人也無大利害以鎮之其頡閃躍立露其智出艮平下以此弇州云信非人臣之材而不能君也只足以殺其身而已矣至言哉

徐楚白先生評、信與耳尚不知也爽一軍皆驚俱是太史公粧點語恐非實事

擬項羽遺韓信書

項羽聞龍且死大懼遣淮陰侯韓信書曰將軍棄楚歸漢視樂毅之捐燕歸趙何如哉毅與燕惠王有隙不得已而去將軍與寡人無間言寡人之側有人爲將軍先容如蕭何者必不令將軍掉臂至此雖然漢王豈眞知將軍者哉將軍爲漢破趙下齊亦既報其解推矣必欲慹然于故主之誼以結新驩竊爲將軍不取也且漢王

名爲濶達大度裏實刻餙方且聲寡人之罪爲義帝發喪而分羹之語凡爲人子者所不忍聞自親之不恤何有于將軍哉將軍之王齊果出自漢王意乎抑請而後得者乎漢王以有寡人在不敢不聽非其本心而將軍遂以爲漢王遇我厚愚矣况寡人勇畧蓋世身經七十餘戰未嘗敗北曩者鉅鹿之戰諸侯王所習知豈漢王所敢挑戰決雌雄者鴻門之會寡人生之榮陽

之圍寡人欲死之而乞憐于臣紀信狡兎幸脫又將軍所習知者顧望依彼以自振乎寡人之剪滅漢王在旦夕如終風之蕩穉梧而將軍頻爲之出死力于將軍未便寡人又聞蒯生以三分鼎足之說說將軍此未必非良平畫策慮將軍二三其心陰以言試之者將軍自宜狐疑弗聽而寡人剛直無他腸曾與將軍有一日之雅敢布其區區之私豈概等爲貌言而忽之乎惟垂聽幸甚

泛氏之記　卷五　廿六

小說證廣

客有譚淮陰侯與西楚霸王戰者反覆詳諦剞剌不休予笑曰昔人讀爾雅不熟認彭蜞作蟹食之大憊子讀史漢不熟乃據街坊市井所傳小說便以爲是夫信何嘗與羽戰乎信聞羽至不引兵而東即引兵而西蓋信之自許審矣信遇羽勝負俱有所不可信大將羽梟將也信舊臣羽故主也范少伯有言爲人臣者不可以加誅于人主就他國論也况親委質焉者其操戈耶信苟運其奇謀羽不以其身爲龍且代乎是勝固不可也若以正合不以奇逞蹈宋襄之迂則曩時俛出胯下之儒夫而今頓與拔山扛鼎之雄喑啞叱咤千人自廢之傑爭匹夫之小勇如螳臂當轍必無倖免是負尤不可也避實擊虛兵家之妙此信之所以爲信也史稱子房多病未嘗獨將亦猶是意而說者謂爲將乃道家所

泛氏之記　卷五　廿七

忌子房避之果爾則子房運籌帷幄中孰非爭城殺人之事而曰非我也兵也誰欺乎又謂子房欲逃封故稱病而辟將鳴呼沼吳者皆陶朱之力而扁舟自若也子房卽功高遂不得從赤松子遊乎子房之意蓋不欲分諸將之功又自知非羽敵也羽以二十八騎潰重圍而出斬漢都尉僅亡其兩騎此何如鋒鍔而顧以狀若婦女之留侯輕試于一擲哉客聞之語塞不敢復

譁

沈無回先生評○子房以術合者也如人訟而延訟師訟勝而疑之恐其更謀已也子房之托赤松消帝之疑也不然亦韓彭之續耳其平日稱病未嘗獨將亦此意蓋微示以功名簡淡之意則它日朧屍不至驚駭此子房預設之局也曰曲逆何以不托曰平品汚帝不深忌之汚卽平之三窟也智依局生艮平易地行之俱不是

土木不可並論

議者輙云土木亡國引秦隋爲証乃秦隋自有致亡之道不專在土木也卽以土木論土豈木比乎二世之阿房宮煬帝之迷樓結綺臨春望仙諸館築愁築怨亡不旋踵而長城拒胡萬世永賴開河渠以通舟楫灌溉之利亦萬世永賴夫寧直不厲民而已耶假令賢辟剏之則非常之原矣惟此舉出于秦隋而後世遂以爲殷鑒

皆耳食之言也若秦隋能順取而順守雖作阿房宮迷樓何傷哉漢營未央宮極其壯麗何以不亡觀此則露臺惜費之見小矣子更有說焉夫魏之銅雀臺與秦隋曾無差別而成喪相反人主可繹思矣

沈無回先生評○袁中郎遊靈巖記尾云齊國有不嫁之姉妹仲父云無害霸蜀宮無傾國之美人劉禪竟爲俘虜亡國之罪豈獨在色何使

庫有湛盧之藏潮無鴟夷之賜越雖進百西施何益哉文人快論大都如是獨恐彼昏據爲口實不可救藥

以居官作佛事

凡貧賤人爲善難爲惡亦難何者勢不足以濟也富貴人爲善易爲惡亦易何者力足以遂其願也假令堯舜桀紂俱匹夫縱仁暴之極祗戚屬受之必不能遍被于鄉閭況國與天下乎近世宰官慕大雄之教輙脫冕齋居作老衲狀予竊笑之夫我等爲窮措大則無如之何耳幸而通籍紆符如應龍之乘風雲做霖大霈相時以

投枯槁咸待滲焉視桔槔之取潤于江河者勞逸鉅細懸矣何必作區別見而謂仕宦非淨業乎其所着烏帽卽毘盧冠也鞭笞卽痛棒也呵怒卽熱喝也見宼抑而隱之卽是慈悲道場之死而致生之卽是方便道場窘迫于上官而爲民受屈柔其氣以奉之卽是忍辱道場簿書錢穀晝夜不休無須臾之暇眞若世人爲兒孫作馬牛者卽是精進道場飲水之操終始不渝暮

夜之金不入即是淸淨道場巨猾望之而歛跡
無扞網干憲之奸即是降魔道場吾願士大夫
以宰官身作佛事孔孟之眞脉其在茲乎（此說于世甚有利益）倭佛
之誚免矣

閒子將先生評○快哉此眞菩薩行願也息壤
在此矣

徐楚白先生評○絕頂之論前此未有若居官
時造成罪業雖棄官修行無益也

釋氏教孝說

孝爲百行之原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
孝此儒家之論也孟子曰墨氏兼愛是無父也
墨與釋差相似而章句鄙儒遂移墨氏之罪漫
加于釋彼于釋典曾未窺覩以意揣耳報恩經
言生箇孩兒流出三斗三升凝血中陰經言閻
浮提兒墮地飲母乳一百八十斛羅王經言受
父母身體乳哺養育之恩或從地積珍寳上至

二十八天悉以施人不如供養父母釋氏教人
以孝不能殫述而顧詆其無親甚至不孝于親
造諸惡業而反向三寳懺悔者是三寳爲逋逃
藪矣夫無心之過可懺也恃懺之足以消罪解
冤而明知故蹈譬諸逆者乞降以免君許我乎
是又添一層罪案矣阿闍世王殺父雖向如來
懺悔竟墮地獄得飽比丘瞋母雖曾往昔供佛
終下阿鼻此罪之斷不容赦者也懺之何益王

彥偉以土袋壓親鬼移其袋反壓偉身河南女以蚯蚓養姑雷擊其頭化作白狗此何者非佛之顯靈而顧以無親訴哉

長卿再弋○張璞父死不葬璞死未幾子令發其墓取金帶抵罪陳彭年執政人號爲九尾野狐彭年死孫達發其墓亦取金帶抵罪逆惡之報如印印沙毫不差忒

徐楚白先生評○近有辨報恩經爲僞造者夫

佛菩薩憫世之念何等眞切此經縱僞意則眞矣必喋喋焉白其爲誑與歐陽文忠辨繫辭之僞何異非沙門中學究哉根器最上人覽此當發一笑

聞于將先生評○塞住懺悔一途最是然亦自有說

除肉刑說

漢文帝除肉刑古今多其仁愛而後之君子如陳羣鍾繇等議欲復之其仁愛更甚何則炮烙之刑剏自紂而肉刑剏自皐陶舜用之三代因之舜德好生書所紀三代之得天下以仁孟所稱也文帝而反紂所爲則得反皐陶舜三代所爲獨何心歟先王以五刑弼五教復設詳刑之官以防其濫雖禹泣罪湯解網文揜骼仁愛立

千古之極而不廢肉刑稔知其不可廢也文帝崇尚黃老一切姑息之政不止于除肉刑而肉刑之除世儒卒無非之者不過謂其慘耳若就二氏之教論笞杖亦慘不但肉刑有人于此建議自今大辟悉停罷不行則舉朝羣起而爭矣夫大辟非肉刑中之最慘者乎大辟不除而肉刑獨除則下愚巧爲規避僅不蹈誅戮之條足矣其他細微可扞網者何憚而不爲法輕易犯

階厲無窮此之謂不忍人之心非不忍人之政也或曰死則死耳罪不至死而肉刑貽終身之玷絶自新之路不殊可矜乎予曰改生于悔下愚無悔性漏網之姦骫法特甚先王知其然刑期無刑殺期止殺原以創懲天下非爲伏辜者地也若罰不當罪則宮之後不失爲巷伯刖之後不失爲卞和矐目之後不失爲高漸離若罰當其罪則自有士師以來遭刑而晩蓋翻然悉

巳者有幾姓名不載于史傳我未之前聞也近世有盜賊遁于囹圄而祝髮爲僧或儼然衣冠以托于士流者無從區別據愚見刺字當于兩頰并復古髠法則朝遁而夕可擒彼知其必擒也亦自不敢萌遁念矣

長卿再弋○高秘書有言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孽況凡人能無咎乎旨哉斯言予遡之

虞五臣禹稷契益後世子孫皆崛起在此位而臯陶獨否刑官無後之説信矣孝文之除肉刑亦未爲無見云

聞子將先生評○下愚無悔性此下愚之習也常開悔之一路以待人此聖王之心也

華除比丘尼説

沙門謂狗有佛性雖聞經而化爲曇翼祖師則是蠢蠢同歸曾無差別而世尊獨謂婦人不可度阿難度之爲比丘尼夫佛者西方之聖人與孔老並列爲三教不假于時王之表章而令人尊敬奉持其法何可滅耶比丘尼則似可已也比丘持戒二百五十而比丘尼倍之其艱于證果可知予嘗見東南之俗老媼祝髮爲尼其家

少婦因祝髮爲弟于惡闍黎居然往來以爲常而人不敢詰何也彼城社于富貴之家漁其襯施又號于人曰某豪有力者檀越我某巨室供養我世豈皆青盲避世之客白晝典籌之人乃（極伶俐人尊敬溺于此）身頂冠紳而爲惡闍黎護法可笑也雖端人正士欲甘心焉而莫敢誰何蓋投鼠忌器亂天下瓜履之嫌者此也屛此一途則僧俗男女井然有別卽欲宣淫于形迹有所未便譬渡者無橋

而望洋之人絶彼岸之念如此則風俗正矣狄梁公毀淫祠王荆公黜寺剎槪斥三寶故其法暫施而難繼據愚見莫若專芟夷比丘尼而毀其菴宇檮淫僧之巢穴實所以衞三寶也或曰今天下比丘尼以萬億計一朝鋤之置于何所予曰古有尼配僧之説近于謔非政體也莫若妻鰥戍者借以寬民力而不費縣官之錙銖眞良法哉在位君子採予説而行之移牒兩畿各

省州縣自國初至今比丘尼所犯淫戒案牘彙爲一編永杜其害卽有靈照之徒現身示異斷不爲其所撼惑也三寶幸甚世教幸甚

長衢再弋〇或云佛制四衆弟子使尼決當革則佛世先應缺此一衆矣予曰奉法弟子增一衆也不妨破法弟子減一衆也不妨所謂四衆者卽無四相之説不可執也冉求聚歛孔子曰非吾徒也四科中不缺一乎或云僧多破佛法

道多破老子法士多破孔孟法若准華除尼法
行之恐都無立脚處也予曰傅奕議除僧故其
說不行予欲除尼三寶中但有佛法僧無尼也
無尼于淫僧誠不便而于三寶則便若謂尼中
亦有善良則娼妓中亦豈無節俠乎望一二于
千萬非通論也
徐楚白先生評○以尼配僧大亂之道唯以尼
妻諸戌則視髮者且將還俗而世無比丘尼矣

在今日則第一要着然此說實三寶功臣

戒溺女說

吳隱之將嫁女謝石奴知其貧素令使者移廚
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一婢牽犬賣之此外
蕭然無辦近世有溺女之俗江南尤甚推其隱
情不過慮粧貲艱于措置耳夫與其欲從厚而
殺之不如姑從薄而生之吳隱之之嫁女可師
也且無論果報之說可畏卽如緹縈以尺牘洗
父冤楊太真旣貴當年有生男弗喜女弗悲君

今看女作門楣之謠緩急榮枯兩有所賴則女
亦何可溺也世情愛子特甚于女不知堯于娥
皇女英較丹朱何如耶
聞子將先生評○此風最惡每欲徧搜其中因
果彙爲一刻以警羣愚倘得居民上者嚴爲禁
止眞一吉祥善事也近世甚有并溺男者此風
在衣冠中亦有之長公與朱鄂州書當熟玩

庸醫殺人說

予客長安最久而良醫絕少因思京師一切仰給四方四方之百物美者鶩集于京師以逐利惟良醫必不可致何也郡縣中有一二良醫以供桑梓之用猶日不暇給間裹糧而走百里之外卽憚煩稱苦況肯萬里往來于京師哉其至京師者皆藥囊作鼠穴之庸醫也鎮日無聊慫命慫運遠征爲糊口計其藥詎可服耶士大夫

沈氏弋說　柔五　五三

在京師不死于病而死于藥者十之八九可畏哉必不得已而延醫當灼知其來京之故或避地而非糊口則可矣諺曰秀才學醫如菜作虀（趣○雋○尤○真○）予謂好秀才學醫則爲良醫爲名醫爲時醫低秀才學醫只成就得一个庸醫而已凡物以本質爲主麁惡之溺器千百年後斷不作骨董賣也若云資有近有不近則醫以聰明用者也夫人總此聰明而行文庸者行醫亦庸若云庸醫力量縱不能治病亦不能殺人則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者何說哉事可擾人亦可殺貧賤之人何業不可糊口而偏以人命爲嘗試其情誠可痛恨彼徒以舌之諛補其技之庸而又以謗良醫之惡口參其舌之諛士大夫樂其諛憐其窮而妄發薦牘則殺人之業彼獨當乎我分受乎予不惜犯庸醫之忌以全活多人蓋好生之意也

沈氏弋說　柔五　五三

徐楚白先生評○好秀才斷不學醫比之菜又比之虀正譏其庸陋非美辭也

聞子將先生評○余謂好秀才作醫尤是險事蓋學問聰明盡是殺人利器也

夜燭達旦說

俗儒有言夜燭達旦雲長之大節也夫人苟非下愚必不冐瀆倫之罪雲長萬古人傑而以區區別嫌明微旌之辟如頌孔子而美其能不攫金也陋矣哉當時雲長奉二嫂陷于操賊欲死不得欲去不得操胥虜也賜尊其義俠以收延攬之名安知不陰忌備而思為剪翼計乎夜燭達旦防不虞也鉏麑荆卿之流萬一李發預有

以制之矣雖然中材求白于心而英雄務白于迹則夜燭達旦亦禮也夫

卓去病先生評○漢壽千古偉人豈以此為節乎予嘗有云秉燭達旦公之小節誅顏報魏公之苦心

徐楚白先生評○以防不虞立論千年暗室一燈照破

關眞君鹽池顯赫

吳越燕齊間煮海為塩滇則有黑白塩井而晉則為塩池在解州宋眞宗朝解池塩涸以蚩尤作祟故解舊有黄帝蚩尤二廟解民新黄帝廟壯麗逾常不及蚩尤蚩尤怒而不平池塩頓涸魚鱉蝦蛆鰍鱔之類化為人妖白晝擾民婦子無寧晷眞宗患之時眞宗崇道教晉中士大夫獻策臣之鄉有漢將軍關羽者正神也庶可以

治蚩尤眞宗敕方士以符呪召眞君眞君現相于丹陛之下問陛下何以命臣眞宗大驚且告之故眞君曰無難但臣久不試于兵華李德馬疲不堪用矣願陛下賜臣馬李五千擊之眞宗曰幽明境隔人神不相為用柰何眞君曰陛下親書御札焚以賜臣足矣眞宗許之眞君受詔而去時方酷暑耘者忽仆于田販者忽仆于市馬仆于廐天地晦冥風雷磅礴空中聞鉦鼓格

聞之聲凡七晝夜而始清明鹽池盡血魚鱉蝦蛆鰍鱔之類盡腰斬于池無何潑以大雨鹽池如故所什人馬屍腐而不還者十之二三眞宗降詔褒封以旌其績晉中孝廉葉則如爲予言其畧如此葉諱震生予同社友也聞喜人與解州密邇所傳聞當不謬嗟夫史稱蚩尤能作大霧數十里迷黃帝之軍使不相見黃帝受符于西王母乃克殲之涿鹿關眞君加黃帝一等矣轟轟乎忠義之正氣邪烏得而勝之今

上御極之四十三年

詔封眞君爲三界伏魔大帝四方惑之説人人殊予述舊聞以曉愚俗云

鸞乩紀異

近世召神仙者以桃木爲鸞乩命童子扶之隨符而降其術多僞即有降者乃靈鬼非神仙也一人于乩上召得漢將軍雲長關聖降旁有少年戲之曰武夫亦能詩乎曰能汝命題來少年偶見桃瓣繫于蛛網之上即以爲題關咏七言絶句一首末云蜘蛛爲愛春光好繞住殘紅不放飛咏畢曰汝和韻少年不能和以鸞乩撲之而斃明神之不可侮如此唐詩有螻蟻也知春色好倒拖桃片上宮墻之句由此觀之漢人亦摹唐也永清友人武君維藩爲予言神仙之事曾召得盧生有七言律二首予不能悉記武乃侍御公後爲諸生恂恂長者不作誑語予篤信之因知古所傳邯鄲夢乃實有是盧生非寓言以醒世也

僧樓紀異

予鄉獨山刹名普濟其闍黎喂猪飼蠶爲業飲酒近婦人爲生與兩峯三竺不異壬寅歲予厭城市酬應覓書室于鄉憇普濟寺之享堂其閒空無人處也四望山田錯列松聲鳥語雜以牧唱令人神開每旦諸大小闍黎各問安否予始以爲情款既而疑之有土著張茂才書紳來顧亦問安否予詰其故張言此地鬼之窟宅寺僧

不敢居而以公之讀書者曩時不佞借友李其曾托宿焉李尚未遊庠也諸鬼登樓弄李自榻擲之地復自地升之榻俄而慨然嘆息或曳履或開窗曾無寧夜而君家半月以來處之晏如誠可駭愕張別去予笑其說之誕因急欲得鬼情狀且詭且挑之初昏時灶間盆盂釜鐺之器丁丁有聲屋上響如爆竹予靜俟杳無所見予弟臧獲咸失色頃聞墻外石門大開予曰聞其開必不開也臧獲五六人携燈下瞰門果不開從此擾擾不寧履聲入梯至二級必不能上上而復下下而復上自初昏至五鼓乃絕如是者三四夜予曰再如是當用符咒治之否則爲汝作佛事懺之從此安靜如故後予風塵長安者十年因循而未之懺蓋至今失信于鬼云。或問鬼果有乎予曰三教聖人皆曰有安得無世間有此字遂有此物凡神仙佛皆然何獨鬼耶蒼

頡造字天雨粟馬生角鬼夜哭則鬼之從來久矣稽中散見鬼于燈下阮德如見鬼于厠中猶曰幻也若范文正豈誑耶

夢兆

高宗夢傅說文王夢呂望爲思賢也孔子夢周公爲行道也他年夢奠于兩楹之間則道窮矣而莊周且栩栩然夢爲蝴蝶焉於陵仲子夢葵以表廉俱各從其志也。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其後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晉文公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盬其腦子犯曰吉楚子玉爲瓊

弁玉纓夢河神曰畀余余賜汝孟諸之麋弗致也兵敗及連穀而死秦文公夢黃蛇自天而下止于鄜衍遂爲鄜畤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鄭文公妾燕姞夢天使與已蘭曰余而祖伯鯈也以是爲而子旣而文公御之生穆公名蘭魏顆與秦戰見老人結艸以亢杜回獲之夜夢曰爾用先人治命不以余女殉葬余是以報晉景公夢大厲被髮及地

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公疾又夢二豎曰彼良醫也懼傷我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緩至曰疾不可爲也肓之上膏之下藥不至焉呂錡夢射月中之及戰射楚共王中目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還自鄭至于貍脤曰余懼死不敢占也今三年矣言之至莫而卒中行獻子夢與晉厲公戰公以戈擊之首隊于前跪而

戴之奉之以走巫曰主必死若有事東方則可以逞遂伐齊鄭人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子產立其後以撫之乃止吳王夫差夢犬嘷南嘷北流水湯湯入吾殿堂竟死子越其他以情感者如楚襄王夢巫女于陽臺之上漢文帝夢黃頭郎引之而升有鄧通之寵以象告者。如唐武曌夢鸚鵡兩翼

皆折悔而召還二子諸如此類不可縷指要之斯干有熊羆虺蛇之夢無羊有衆魚旐旟之夢夢自昔然矣夢有因因生于想夢有兆兆屬于幾即聖人所謂動乎四體者也草木子專言想與因而不及兆釋經言兆而兼以四大偏增舊識尋遊無明熏習其旨更備若云至人無夢莫至于孔子若云愚人無夢莫愚于牧人而夢各有據學者毋謂人生大夢夢之中又占其夢也而以仙家黃粱之說幻之

夢與數符

歲癸卯予應試北雍夢羿工爇倫堂之塀下有青衣人從耳邊語曰汝須書一山字方可出諡予從地連書二山字戲之覺來未解壬子秋入場籤乃出字號也果得榆枋小決夢徵之異若此苟非有定數宰之夢神即欲預以象告步綛其不爽耶君平淳風數學甲千古其奇中宜也至于樗里子葬渭南曰百歲後當有天子宮夾吾墓已而漢高帝營長樂宮在其東營未央宮在其西夫樗里于李于秦昭王之七年至漢高帝營建時百有三載此時朕兆無倪而知來者頭若射覆又何奇也予因夢而推本于數以澹世人逐膻之念且俾未遇之士需其自至勿躁于進取焉

與天爲徒

太史公列呂后于本紀唐史因之武后亦列本紀以女主王天下自炮媧始後世習聞呂武之事相傳上古有女媧氏不甚駭至鍊石補天斷鼇立極則以爲荒忽難諶然上古所不經見者甚多豈盡誣耶拘儒有六合內外不論不議之說夫儒者所學何事可置不問耶以予觀之不盡信則可盡不信則不可不盡信者如尚書舜

流共工于幽州而他書云共工與祝融戰敗頭觸不周山而死地東南傾之類是也介信不信之間而存疑者上射十烏竊藥奔月之類是也至于玄女降符以殲蚩尤則必有之事矣蓋上古之世民神襍擾至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至黃帝時民神方始異業則上古之人與天爲徒天而可以人意測乎歷觀上古之人其生不偶庖犧之母華胥

感虹于華渚而生庖犧軒轅之母附寶感電于祁野而生軒轅炎帝之母安登感神于華陽而生炎帝顓頊之母淖于感揺光于幽防而生顓頊高辛之母裒履大跡而傷生高辛堯之母慶都感赤帝于三河而生堯詩不云乎簡狄以玄鳥生契姜嫄以履武生稷先王且番諸經焉以示後世若非契稷降生之異則自庖犧而下其發祥受孕之奇咸以爲誕妄矣拘儒信經疑史

故以鍊石斷鼇爲必無之事而不知聖人所不知正此類也聖不可知名之曰神神而不可知則天矣拘儒必欲以人而測天豈聰明出神聖上哉

卓去病先生評○煉石之說儒者吐棄不道矧宰以媧氏與天爲徒不可思議固是理論近有大西人入中國言天體如水晶堅確不動蓋陽氣凝精使然也果如水晶便有補理西人眞實

必無妄言纫宰可謂上契千古下準四海矣

沈無回先生評〇上古之世民神雜揉一語纫宰眞具千古之目

武林沈長卿幼宰 著
蕭山黃可師大年
同邑卓爾康去病
沈守正無回
聞啓祥于將
徐如珩楚白 仝評

登武侯拜風臺說

予自黄州歸舟阻東風不前舟人指點此山有拜風臺因登眺謁武侯遺像而言曰曩者火攻操賊侯所祈者東風而今固東風矣赤壁之捷侯績居多而吳史誇爲瑜有陳壽因之按昭烈傳與曹公戰于赤壁大破之曹操傳與備戰于赤壁不利武侯傳孫權遣瑜肅率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併力拒操槩可知巳方孟德下荆州時視彈丸之吳如拉朽吳君臣計無復之爲迎降之策武侯激以大義權始拔刀斫案奮怒蛙之氣委心聽命于劉豫州而惟其所爲此時吳蜀同心瑜肅與武侯協謀共濟正大易所謂斷金成城時也鬼神猶避鋭焉而天豈違之哉以故風師助順一迅掃而百萬檣櫓盡灰于祝融蓋精誠之所孚格天意然也古來人定勝天者劉昆反風而滅火耿恭拜井而得泉光武渡河而氷合文翁拔劍擊江神而廻復遂平王尊執

璧當金堤而水波旋却吳越武穆王錢鏐强弩射潮江水爲東臼沃史君以鞭指當湖而東南一隅水至不沒精誠之極天不自用而爲人用何疑于武侯也哉說者謂武侯曉風角烏占雲祲孤虛之術以決勝有之乎然或不專恃乎此

登黃鶴樓說

樓冠于武昌城東負崗臨流簷楹三叠翬峙而翬飛雄壯峻聳如虬之有角洵江漢巨觀哉第扁聯無一佳者碑雜出皆時筆也其一爲純陽呂祖詩詩曰黃鶴樓前吹笛時白蘋紅蓼滿江湄衷情欲訴無人會只有淸風明月知夫仙家逍遥自快何所不得意而欲訴其衷情哉訴者控也人有憂則思控仲尼曰仁者壽又曰仁者

不憂壽矣而憂端不如儒之速朽也呂詩眞耶僞耶樓之最高處呂祖像在焉不應有僞既而憶世尊云我于過去世曾作忍辱仙人則汶汶乎辱之不免而奚翅憂及之哉是以三教聖人（有感）各有不解之憂堯舜猶病吾儒之憂也如來發四十八大願釋家之憂也衷情欲訴道家之憂也特不知其所訴者何情耳楚中人爲予言斯樓不戒于火闖建纔十餘年曩時視融之後規

制遺忘有童于構小式以獻宛然一黃鶴樓也二于石喜極卽任爲大匠樓成忽去無覓其公輸技癢現身乎予曰唯唯予不敢以齊東言概（好結煞）天下也敬述之百世之後斯樓如故斯言豈欺我哉

登赤壁說

夫山川之奇絕者多矣赤壁獨著非孟德周郎曾治兵于此耶乃吊古戰場文皆不明言其地何也自坡老遊赤壁有前後二賦而後人或鐫諸石或圖諸屏或嘲謔于伶優之舌雖童稚婦嫗以及廝役之賤莫不知有赤壁而赤壁遂爲我輩几案間物予適黃過之躡蹬而上低徊于荒臺圮閣之墟悼蘇公之所悼而蘇公之丰容

笑語邈不可尋郎堂榭猶存巳非初矣江濤之深淺洲渚之出沒不知幾變遷巳惟風月不改疇昔長爲赤壁之伴嗟夫有朽者有不朽者陵谷易位安知赤壁之不瀦爲澤乎此朽者也赤壁賴賦以傳與風月俱無窮此不朽者也而萬物等盡則不朽亦同歸于朽要之赤壁洵佳勝然無甚奇絕特以蘇公舊遊之地又二賦動人故耳而蘇公之有取于赤壁非擇也三載居黃如南越王所云此中無可與語者坐客不擇高下恣情諧謔乃至彊之說鬼其無聊極矣此時江濱落莫無處盤桓而寄興于赤壁非眞目爲殊異而癖嗜焉者賦則借以發其無限之感如鏡花之不可把捉世之人未覩赤壁者不知其若何光景旣覩者陽浮慕而陰實疑之却似癡人前說夢矣

長卿再弋○另有一赤壁在蒲圻山水佳勝而

長公所遊黃州赤壁曹兵未嘗到此猶杭州頴州俱有西湖不獨黃也

借荆州說

荆州者巴蜀之門戶也進可以圖中原退可以保巴江劍閣之險吳失之不甚關切在先主則要害吃緊必爭之物也吳始聽魯肅計以荆州借備未爲失策蓋資其羽翼之力合從拒操非得巳也巳而赤壁戰勝成鼎足之形則吳之視蜀緩急不足倚矣貪夫僻國而借以上游之地蜀之視荆州如人之有咽喉非此則周身之脉

絡不通此特關羽周瑜錯處南郡憚操而不敢識○眼○英○雄○心○術相圖操雄威蓋世頗欲遷都以避羽鋭豈其情哉不過示怯以驕之耳而羽果墮計誅吳令絕吳婚岸然有弁髦江東之心而呂蒙之陰謀始售蜀之終于蜀也亦孔明過慎之故也彼金注西蜀惟恐失之而委羽以嘗聽其得失而不爲之備勢孤而無援所以守蜀者何密而防荆州者何疎也孔明與先主所慮者操耳羽所角者亦操耳不知有吳而操猶虜也知荆州爲必爭之物假手于吳以斃羽則孫劉之隙搆必不能掎角而窺中原而吾可徐議攻玉之事矣吾爲先主計據荆州之雄以窺許洛所得他郡縣厚以償吳而修睦如故吳有操在欲保有江東不得不存劉以爲脣齒如是則操可圖也初操聞權以荆州借備方作書落筆于地正恐其據荆州之雄以窺許洛如于所云也若知其五月渡

瀘陸沉于劍閣亦未必驚怖如是噫豈以孔明之智而獨昧于此哉則過慎之故也雖然庸愚如後主而鼎足者且三十年使非蜀道崎嶇何以能苟延也

黄聖孩先生評○作書落筆操非慮劉之終有荆州所慮者吳蜀之合耳及荆州爭而吳蜀分揣得高枕受利始知魯肅終始爲得策也

畜作人語說

晉惠大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遂還犬曰歸何早也唐左軍容使嚴遵美忽得狂疾手足舞蹈家人驚怖貓謂犬曰軍容改常也顛發也犬曰莫管他由他路邑相所乘馬言曰蘆荻花此花開後路無家夫畜安能作人語哉不過如師曠所云石不能言或有物馮焉之意耳戰國時孟嘗君之客能爲鷄鳴晉時送王仲宣之葬者赴客各爲驢鳴嗟乎馬牛犬貓之作人語者洵物怪而人之爲鷄驢鳴者亦人妖矣

駁晉人了語危語說

桓南郡與殷荆州顧愷之共作了語顧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竪旒旐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沈子曰噫燎原之火洵靡有孑遺矣儻松栢蒼翠雨雪紛紛雖烈焰無如之何則火燒平原無遺燎猶未了也夫人生平洵定于蓋棺矣儻報怨者啓墓而鞭屍殛奸者斲棺而梟首則白布纏棺竪旒旐猶未了也魚鳥還其故鄉洵適矣儻釣者出之重泉之下弋者落之層霄之上則投魚深淵放飛鳥猶未了也然則何時是了。菩薩永不墮輪廻此之謂了語也邪術有吞釘者正法有折刀者則矛頭淅米劍頭炊猶未危也吐納導引之流齒落更生髮星再墨則百歲老翁攀枯枝猶未危也孺子將入于井幸遇怵

惕惻隱之人忙來拯救則井上轆轤臥嬰兒猶未危也然則何等是危卽叅軍所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安知此夜無月又安知此馬非熟遊之地而詫以爲危乎兀术破汴偏臨安正心誠意獻君王此之謂危語也

黃聖孩先生評○大趣

徐楚白先生評○危莫危于正心誠意了莫了于大風覆舟有此危故有此了

形神重輕說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畫丁侯射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以甲乙拔頭箭丙丁拔目箭戊已拔腹箭庚辛拔足箭丁侯乃愈由此觀之形完而神損者生可死也安金藏引佩刀自刺以白皇嗣之不反腹中五藏並出流血被地眩而仆武后大驚輿致禁中命高醫却納五藏以桑白皮爲線縫合傅之藥閱夕而蘇由此觀之神

完而形損者死可生也形神果孰重而孰輕也是以真人遺形而後神超老子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蓋形之爲累也

長卿再弋○尚父旣挾此奇術何不以治丁侯者施之于紂而顚頹整旅哉安金藏就醫于外可也而武曌輿致禁中意欲何爲

仙說

世俗所傳神仙惟呂洞賓最著以其發度世大願混入人間幻化不可測耳洞賓三舉進士不第遨遊江湖遇鍾離雲房受延命之術得金液大丹之功又遇苦竹眞君傳日月交并法遇火龍眞人傳天遁劍法年五十道始成號純陽子唐咸通中舉進士第時年六十有四昔漢武有云使吾得如黄帝棄妻子如敝屣夫然則人主

之所深願而難得者仙也純陽子業已仙矣謂宜薄天子不屑爲而何有于一第哉唐之樊若水射策不入彀遂爲嚮導以賣國黃巢累舉進士不第因聚兵犯順又有願知制誥一日雖死無恨者予嘗怪其癡迷以今觀予純陽子不足怪也他念可厭功名富貴之念難厭此障不破即歷千萬刼終須輪轉墮落純陽子合下了此蓋省事法也當時雲房凡十試之而後授以奥

訣竟不及人世科名之事亦稔知此障難破必須從這裏走一遭耳

主司不明之罪甚于不公說

世之治亂由士風士風之端涯微慝未必盡係于文章而舍文章則無從核也言者心之聲文不成章其胸中多蔽動履安得條理發之事業必不光大以故衡文之職甚重不公者十私一二所得入九猶眞才也不明則萬選萬錯幸有不公之一途玉石混收龍蛇雜進眞才猶得以僥倖不明而又以至公行之則士子無噍類矣

今之不明者動輒自解曰吾至公也此心天日可表諒之者亦曰彼至公也不採譽不狥薦而不知至公最造業最害事也主司之品太上至明至公其次明而不公最下公而不明不明之故有二或其出身之初從時塲中勦襲掇拾未嘗細討于先輩矩矱而以舊日自已帖括繩士如夢如寐或原屬名家而簿書迷亂去文字之道日遠執筆閱卷如醉如狂斯二者皆當自揣

不辭職以避賢路即寄聽于共事之中與高明者虛心斟酌庶無大謬

聞子將先生評○快論但恐主司避最下考只除去公字耳沈子曰不明之人肯除去公字福德無量多所饒益

白少傅四友說

樂天自號醉吟先生又自稱香山居士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劉夢得爲詩友皇甫朗之爲酒友可見古人之友其蹊徑各别不如今人之混也以予論之不但是非心太明則交廢求備心太猛則交亦廢故博洽者可以爲益友戇直者可以爲諍友恢諧者可以爲談友先正者可以爲畏友伎巧者可以

爲美友愨而有諫者可以爲解紛之友貴而有品者可以爲護法之友富而有致者可以爲通財之友高才而不忌者可以爲延譽之友多能而不拘者可以爲代勞之友神情飛動意氣慷慨者可以爲助興之友飲食豐絜臺榭高華伶優精絕者可以爲燕適之友因材定交採其長不計其短則交道自弘若混而施之譬以杖作几以鉏代耒以馬司晨百無一效而今之人函

終隙末皆厥初混施所致也說者曰是數友寔難爲白少傅友則尤難予曰不然少傅詩成輙誦之老嫗老嫗能解方脫藁示人則爲樂天之詩友者尚易況酒友山水友與空門友哉今人責備求全爲友者日以難耳

冐濫相知

今人動輒曰相知相知談何容易推食解衣扶危拯困名未揚而爲延譽行既玷而爲匿瑕是相厚非相知也慶吊不缺于往來問候不隔于朝暮莫逆而緩急誰恃交驩而臭味不投是相密非相知也門戶孤立不得不望助而求援炎凉難堪不得不趨勢而附利是相結非相知也兩無所與而各伸其情他有所懲而勉盡其禮

非敬非愛若厚若親是相與非相知也而目不甚習而觸發時恍惚記憶姓字已久忘而邂逅處彼此寒温是相識非相知也相知如何我知彼彼亦知我如張超之于臧洪卜其來救陸抗之于羊祜決其無酖是也張元伯臨終以不得見死友范巨卿爲恨于夢中告以亡辰葬期喪發引而柩不肯前見巨卿縞素號哭而來爲之執紼柩乃得前支道林于法虔歿後精神賓喪風味轉墜踰年而殞比于管鮑牙期交情更篤交道更稀若是而稱相知嗚呼庶幾

沈無回先生評○自功名富貴之習入人膏肓而相知二字難言之矣可爲太息

竹林七賢

七賢乃世俗標榜之稱非諸子所以自命當時俊傑固不止此也稽叔夜品邁千古晉人中不可多得然因其誅而以明哲保身少之非也或痛其寃而謂格調超阮嗣宗山巨源上亦非也王戎劉伶阮咸無大過入處而至可鄙者向秀應計入洛在康受誅之後經康舊廬感笛聲而作思舊賦贅矣李温陵所謂七賢中最無骨頭

者確論也然何以得列七賢之數蓋有說焉世有根器凡庸而知所嚮往者不屑與光塵爲伍每每依附名流如蔓草之倚喬松窺人意旨所屬而摩其似時而飾爲節俠時而托諸坦夷概以微巧動人而寡識者偏喜其與巳合雅量者亦混而收之以爲同臭味而不核其眞向秀之于七賢是巳晉史稱稽康與向秀共鍛于大樹之下相對欣然傍若無人想當時秀所最注意

者康耳康才品丰神爲竹林領袖秀不得不倚以爲重嗟乎管幼安華子魚霄壤矣而管不絶華豈竹林之傑而不能容一向秀哉

長卿再弋○或云向秀若僅依附稽康康亦不容秀矣倘別有長處不可知不得直頭抹殺予謂若有長處晉史何以缺焉

賢不肖相遠

南唐嚴續嘗延韓熙載撰其父神道碑以珍貨幾萬緡併一歌鬟質冠洞房者爲濡筆之贈韓文既成但叙譜裔品秩畧不道其事業續封還尚冀改竄熙載悉返向日所贈而去陳壽將爲國志謂丁梁州曰若覓千斛米見借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不爲立傳沈子覽此而嘆曰嗟哉人之賢不肖相去何遠哉紀僧眞得幸

於齊世祖請曰臣本武吏遨逢聖時階榮至此無所復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斆謝瀹可自詣之僧眞承旨詣斆登榻坐定斆顧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眞喪氣而退以造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宋世祖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等哭貴妃悲當加厚賞劉應聲號慟涕泗交橫上以爲豫州刺史帝又令羊志哭羊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卿那

得此副急淚羊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沈子覽此而笑曰怪哉人之賢不肖相去何遠哉

蜀道難

昔人稱仕路難于蜀道以予觀之蜀道之難在山川不在風俗仕路之難在塞稱不在遭逢何也西僰夜郎古不賓之地相如以一詞臣開曉之遂關沫若徼牂牁聲施至今則是遼遠于蜀者尚顧化之易矧蜀在三代固已稱冠帶國乎武侯以嚴治蜀民情宜怨而不宜思迺玄宗幸蜀士女遮道出觀衣巾皆縞歷魏晉五代以至

于唐幾祉矣猶然爲武侯服喪李石奏對延英言蜀中元日百姓詣佛寺先拜故劍南節度使韋高圖像然後禮佛故老云方稅重令公輸年全放恩深于蜀今無此惠澤追思益切夫孔明鳳翔洵有遺愛而蜀中風俗之厚已露大凡彼劍門巫峽之險失足者百不一焉故曰蜀道之難在山川不在風俗也士大夫指宦遊爲畏途特患得患失之見耳得失心輕時時有拂衣掛

冠之想任他城府荊棘見我手足無措彼蓋以我之不要做官爲孟浪人也而彼要做官之人誰肯投珠彈雀將封妻廕子鄉賢廟配之身與我爭勝負于一擲乎然非眞以義命自安必不能有此痛快至于做官自一命以上各有職司文法掣肘不能如意民情土俗不能調適一日無功則一日素餐一時無勞則一時素餐令有令體守有守體監司有監司體等而上之各有

體要之當持者內典云大臣享高爵厚祿而無功德及民當食牛報觀此則軒冕眞是桎梏故曰仕路之難在塞稱不在遭逢也

方外方內

夫人遊方之外者乃可遊方之內卽如東方朔詼笑武帝之前夷然不以爲意佛圖澄與石氏父子處不啻狎鷗李長源立肅代德猜忌之朝去留自若眞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者乎蕭何郭子儀非不善保功名而斤斤自完如置身于頹垣朽棟之下惟覆壓之是虞智術豈不足哉遊方之內故耳若方朔輩與人主爲嬰兒歲月追

洗兵之說　卷六　十六

隨寧無齟齬矛盾之處而人主諒其無他腸依依不忍捨棄所謂嬰兒畜人而人不怒者非耶神龍遊戲于靈潮吞吐變化惟其所之與鴻鵠高飛雲端遠繒弋之加者自異以是而律陶朱子房又超而上之矣

君臣情誼

晉明帝疾篤羣臣進諫請出宋禕禕乃石崇妓綠珠妹也有國色善吹笛時朝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欲得者衆無言吏部尚書阮遥集曰願以賜臣帝卽遣出與之范曄善彈琵琶能爲新聲宋武帝欲聞之屢諷以微旨僞爲不曉終不肯彈一日因飲宴歡適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旣畢曄亦罷絃韋綬在翰林唐

洗兵之說　卷六　十七

德宗嘗至其院韋妃從幸會綬方寢學士鄭絪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値大寒帝以妃蜀纈袍覆而去古君臣之間相愛敬如此三代而下體統凋絕自秦始深居稱朕禁不聞聲而情誼寖以疎薄然秦風旣見君子並坐鼓瑟又何褻也相褻必至于相陵相陵必至于相睽司馬門三日不報情誼之不通也秦用夷法非所以訓後世鑒其敝而削去苛禮以通上下之情至宋太祖

猶能雪夜幸普宛然家人父子之風而宋儒頗謂魯不當用禘夫周公以元聖位冢宰又叔父也負扆而朝有年矣即以王禮饗固宜成王何爲而不當賜伯禽何爲而不當受特季氏僭之非耳問禘而曰不知曰不欲觀聖人自有微旨豈是之謂乎刪詩而列魯頌于商周之間寧無意耶陋哉宋儒之見其猶仍秦之餘習而并不聞晉明宋武唐德之風者也

宋儒妄議孔子

陳恒弑君沐浴請討蓋明知其不行特借此以懼三家耳胡致堂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此時仲尼業已告老致仕權不在手安得有兵即見爲大夫而先發後聞置哀公于何地是仲尼以叛而討叛矣宋儒議論苛刻不減申韓而此言尤屬放誕即如朱晦翁當代巨儒而列王安石于名臣錄稱其道德文章詆蘇文忠公謂

得行其志其禍甚于安石蓋文忠上神宗書指程頤爲姦邪小人犯洛黨之所忌故耳不特此也秦檜以和誤國而晦翁稱其有骨力岳飛以忠受戮而晦翁譏其太橫譏其直向前廝殺然司馬溫公著通鑑有丞相諸葛亮入寇之句晦翁駭之而著綱目則晦翁于宋儒中號有識者猶尚如此近世學究莫不謂宋儒精于理學而不知其是非顛倒乃無忌憚之尤者即仲尼大

聖猶且不免況其他乎語云釋誤則羽老誤則毛夫儒誤則何如哉

聞子將先生評○文定傳春秋專以尊周爲主其曰先發後聞謂魯先發而後聞於周也孔子不請於周而請於魯故作是回護耳渠自有全篇晦翁節取四句大略往往動後人之疑雖然孔子舉動似不必宋儒回護也

文章節義

造物忌全予其角者奪其齒多其足者少其翼故黍稷之屬華而不芳蘭桂之倫馨而不實兼之者蓮也桃杏無香梨李無色梅無味皆不及蓮故有並頭之瑞有九品之尊植物如此人亦有之文章節義相兼者千古不多幾人在春秋爲季札在戰國爲屈原在漢爲諸葛孔明在晉爲稽叔夜在唐爲駱賓王在宋爲蘇軾皆無可置議者此外亦非予所知

元祐黨籍碑文姓名說

宋熙寧間黨分爲二王安石用新法而司馬光等排之相角不下及光歿而其黨又分爲三有洛朔蜀之門戶蓋以地言也而當時人主切齒植黨勒石志之則以爵爲次夫宋去今未千載而其人湮滅不傳者多矣予覧而備載之以俟後之君子覧焉其詞曰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

命有司夷考罪狀第其善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刊之石置于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爲萬世臣子之戒又詔臣京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遵制揚功彰善癉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繼述之志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文臣

曾任宰臣執政官

司馬光　文彥博　呂公著　呂大防
劉摯　范純仁　韓忠彥　曾布
梁燾　王巖叟　蘇轍　王存
鄭雍　傅堯俞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百祿　胡宗愈　李清臣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佃
黃履　張商英　蔣之奇

曾任待制以上官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庭
姚勔　趙君錫　馮默　孔武仲
孔文仲　吳安持　錢勰　李之純
孫覺　鮮于侁　趙彥若　趙卨
王欽臣　孫叔　李周　王汾
韓川　顧臨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覿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豐稷　張舜民　張問
楊畏　鄒浩　陳次叔　謝文瓘
岑象求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董敦逸　上官均　葉濤　郭知章
楊康國　龔原　朱紱　葉祖洽
朱師服
餘官
秦觀　黃庭堅　晁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張保源　孔平仲
衡鈞　兗公適　馮百藥　周誼
孫琮　范柔中　鄧考甫　王察
趙峋　封覺民　胡端修　李傑
李貫　趙令時　郭執中　石芳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集
黃策　吳安遜　周永徽　高漸

張夙　鮮于綽　呂諒卿　王貫
朱紘　吳朋　梁安國　王古
蘇迥　檀固　何大受　王箴
鹿敏求　江公望　曾紆　高士育
鄧忠臣　种師極　韓治　都貺
秦希甫　錢景祥　周綍　何大正
呂彥祖　梁寬　沈千　曹興宗
羅鼎臣　劉勃　王拯　黃安期

陳師錫　于肇　黃遷　莫俠正
許堯輔　楊朏　胡良　梅君俞
冦宗顏　張居　李修　逢純熙
高遵恪　黃才　曹盥　侯顧道
周遵道　林膚　葛輝　宋壽岳
王公彥　王友　張溥　許安修
劉吉甫　胡督　董祥　楊瓌寶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鄧允中

梁後民　王陽　張裕　陸表民
葉世英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湯械　司馬康　朱保國　黃隱
畢仲游　常安民　汪衍　余奕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問
余卞　李格非　東璀　任伯雨
張庭堅　馬涓　孫諤　陳郛
朱光裔　蘇嘉　龔史　王回

呂希績　吳儔　歐陽中立　尹材
葉伸　李茂直　吳處厚　李積中
商倚　陳枯　虞防　李朴
李深　李之儀　范正平　曹蓋
楊淋　蘇昞　葛茂宗　劉謂
柴衮　洪羽　趙天佐　李沂
扈充　張恕　陳并　洪芻
周鍔　蕭刓　趙越　滕友

江洵　方适　許端卿　李昭北
向綝　陳察　鍾正甫　高茂華
楊彥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醇
梁士能

武臣

張巽　李備　王獻可　胡田
馬諗　王履　趙希夷　任濟
郭子旅　錢盛　趙希德　王長民

李永　王庭臣　吉師雄　李愚
吳休復　崔昌符　潘滋　高士權
李嘉亮　李琥　劉延肇　姚雄
李基

內臣

梁惟簡　陳衍　張士良　梁知新
李偁　譚扆　賈鈘　趙約
黃卿從　馮說　曾壽　蘇舜民

楊偁　梁覵　陳侚　張茂則
張琳　裴彦臣　李偁　閻守懃
王紱　李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　鄧世昌　鄭居簡　張祐
王化臣　爲臣不忠曾任宰臣章惇
説曰士大夫處亂世未有獲免者也倜儻如子瞻或觸時忌而長厚如君實猶且買罪他可知已然予有疑焉韓琦富弼歐陽修范鎮趙抃程

顥皆以議新法罷去李師中謂安石眼白似王敦呂誨唐介馮京亦忤安石而不列黨籍之數呂公著韓維初時爲安石延譽者也曾布章惇阿權膴任李清臣首倡紹述之説以開國釁黄履許畨黛之事擊呂大防劉摯而去之安燾依違蔡確章惇無所匡正葉祖洽對策言祖宗多因循苟且之政陛下革而新之遂擢第一而皆得與黨人之林是非何矛盾歟以今揣之置韓

富歐范等于度外者蔡京之公評也不貸章惇羣小者蔡京之私怨也則夫漢有耻不與黨之徒未必皆賢而超然評論之流未必皆不肖矣元祐黨議云亘億萬年矛盾互馳此脉終不可亂欲勢力變置之有是哉然則予所疑者即蔡京亦自知其矛盾矣石工安民當鐫碑泣曰願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嗚呼豈以蔡京而不及一石工耶

黄聖孩先生評○寛富韓諸君子以假公而入章惇羣小以釋憾奸人之術類如此

俗不須醫

天地間莫便于俗莫不便于不俗不俗則孤子而無徒俗則和同而易與狀貌俗觀者以爲有度焉議論俗聽者以爲有識焉腸胃俗窺者以爲有養焉擒詞而俗取青紫如拾芥治家而俗積金穀如聚塵居官而俗名不掛于彈章居鄉而俗宣廟一塊生豬肉死去受享罍具而俗適市者翹值以售燕會而俗設糖餅五牲唱弋陽

四平腔戲賓以爲敬圜圜而俗卉木比耦石獅尨獸松塔栢毬遊人解頤嘆未曾有寫字而俗姜立綱法帖一熟（不齊肉眼）膏史衙門作畫而俗汪海雲張平山等筆肉眼珍收重于石田伯虎諸俗未易殫述而總之有一俗有一俗之效驗裨益我故曰莫便于俗莫不便于不俗也昔人云俗便醫不得夫涉世惟恐不俗耳既俗矣何須用醫世人生長于俗而以俗爲諱爲誚魚遊于水而忘其功躍冶之金造物且以爲不祥矣或曰子憤世而狂言耶予曰子非媚世之鄉愿何以惡聞狂言

長卿再弋　○雅俗對看特是一解而俗之得名原從光塵中來故曰世俗曰時俗曰風俗曰習俗曰流俗曰易俗曰從俗而又有惡俗美俗之別夫繫俗于美之下則俗非不美之定稱也聖人化誘愚俗就大節目處論細微則聽之故君

子之服也鄉魯縫掖宋章甫即聖人亦不免于俗近世之巾低至四五寸未幾而高尺餘袖條小倏大即不佞人所目爲立異者亦不能不俗也俗便脫不得世人說他頗僻不恨若說他俗則人人切齒以故商賈不安于筭盤稱說詩書自附斯文章縫不安于頭巾縉紳不安于紗帽譚禪講學自謂有韻逃俗而反得俗殊可矜憫夫古今人惟狂狷爲不俗耳春秋時衛侯效吳

語諱驅追之使然此之謂不俗而俗也賤莫賤于沒骨力此類是也予舉以諷世之爲衞侯者

徐楚白先生評○人日長一日則俗氣日變一日做秀才則俗而酸居官則俗而險林下則俗而鄙矣如何是醫俗良藥

玉山主人對問說

孟后之廢也鄒浩爲諫官曾公亮孫誕與浩善三貽書勸浩力請復之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設玉山主人對問以譏之大畧咎其不能見幾而以需獲罪方徽宗廢孟后時天下孰不知劉賢妃之將冊立也緩而至于四年之後是人主亦知畏清議也浩能蚤見而苦詞感悟必不至陷君于過即諫不行亦不至獲罪若是酷以

爲老母憂誕之意蓋如此當時田畫王回曾誕皆高士莫逆于浩而畫聞廢后之事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又有咏墨子詩知君旣得雲梯後應悔當年泣染絲之句亦爲志完而發及志完諫立劉氏藉王回一激之力而誕猶且譏之由斯以觀浩蓋不信于友矣君子信而後諫不信友焉能信君浩豈眞頑且懦哉浩不過爲講道學所誤耳講道學之人不曰翹君之過

非厚道也即曰有老母在浩蓋動而掣肘不得自由其受病之根在此而田畫王回曾誕未之知也張浚有言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而以予較之陳瑩中有術鄒志完無術何也瑩中取士前五名悉取談經純用荆公之學者後以博洽稽古之士綴焉蔡卞雖積忿無隙可乘而志完諫立劉氏被謫還朝後帝索其稿已焚之矣退告瑩

中瑩中曰禍其始此乎蔡京果使其黨爲僞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浩還衢州别駕再竄昭州陳瑩中諱璀兩人伎倆胥壤誠樸之于頡敏懸矣使曾誕而知志完之深也玉山主人對問可無設矣

兩及吾門說

昔張師德兩及王旦之門旦語人曰可惜張師德吾毋于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其兩及吾門也狀元及第所爲如是使無階而入者又當何如耶夫以狀元謁宰相據世俗言亦未爲諂而旦深鄙薄之何也蓋古之時相權重相體亦尊王荆公執政有乞以天下計專聽相公匠畫罷一切異議者郭祥正也有請以殊禮

待宰相令子弟爲樞密兩制京師賜宅第者鄧綰也有因其始封舒又倅舒遂于舒州築傳喦亭者李師中也有曾詆熙寧新法難行忽作巷議十篇極力贊美者吳孝宗也有以大籠貯雀詣客次揖笏開籠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者犖申也秦檜執政獻詩者僉曰元聖韓侂胄執政上書者呼爲我王此皆宋室事也王旦安得不爲張師德惜哉然亦存乎其人耳五代時馬胤

孫號三不開相公入朝不開印見客不開口歸宅不開門安得有貢諛私謁之人耶以宋論王珪之相神宗十六年無所建明時論目爲三旨相公夫然則高門且開流水絕軫雖羅雀可也

戲作秦檜詰韓侂胄説

侂胄擅權十四載怨毒盈于內外乃借恢復之美名爲善後計于是用陳自强蘇師旦爲腹心爪牙而辛棄疾鄭挺鄧友能之徒進追封岳飛追奪秦檜挑釁首禍興師伐金拒丘崈之直諫竄葉岳于遠方未幾而程松逃歸吳曦降虜郭倪李奕皇甫斌相繼潰敗兩京兩河震搖失守行成之使相望于道金人求首禍之臣中原函

侂胄之首費送軍前其時秦韓兩太師邂逅泉下檜曰噫汝不忍豎儒之笑罵生事邊疆兵連禍結竟喪其元悲夫侂胄曰吾非拙于謀身也不得已而祈自解免耳檜曰噫夫固寵亦自有法外挾驕虜以要其上豕突而來鳥散而去來則人主倚我爲重去則人臣莫與分功操縱惟吾權由獨制故身安而祿位無恙汝其自取乎侂胄曰君子不以成敗定是非爾時有李綱宗

渾岳飛韓世忠吳玠等在不用以恢復而和議是主戌中原積弱之勢爾則負國乎不負也檜曰噫和親匈奴自漢高帝用劉敬策已然矣元帝因之明妃青塚千載貽恨夫夷夏連婚所傷實多不若賂以金繒于國體猶未玷也嗟乎嗟乎是非原無定衡陳湯之功黜自石顯遂以爲妬能忌才郝靈荃之賞抑自宋璟卽以爲灼見大體我本朝澶淵之役寇萊公亦主和不主戰

范文正公經畧西夏亦不主戰而主和和非予剏議也世無罪寇范者而罪予是非何常之有且所謂和者力足以戰而和則爲包荒力不足以戰而和則爲懼怯置李綱諸人于度外以有用爲無用乃所以善用之也佞冑曰二帝蒙塵豈臣子言和之日事勢與寇范大異烏得藉口自文檜曰噫戰則二帝必不能生卽虜日爲利藪而生之必不能還況江南半壁之天下財匱

宇蹙能制兀朮之死命乎祗以國斃耳甚則以高宗爲二帝續也予與民策勝止有遷與守之二途不聞主戰而勾踐違范蠡之諫伐吳竟致會稽之棲柰何妄議用兵金人與我南北協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而禍自汝開汝爲戎首夫夷與夏人世分别之名非上帝意也天與天廢誰能爲之而汝欲以人力回天功妄自附于恢復愚矣哉佞冑曰和議是矣天下冤岳飛之死

于汝安乎檜曰噫凡有議者皆闖于斯爾亦拾餘唾耶當時不殺岳飛則和議不成漢景帝聞袁盎言而誅晁錯云吾不惜一人以謝天下吾誣飛一人而罷兵息民脫百萬生靈于鋒鏑保其首領功大而過小鬼神必陰諒之矣莫須有獄詞也庸人難以譬曉不得不羅織其罪飛實何罪之有信陵君竊符救趙不得不椎殺晉鄙鄙何罪哉古豪傑成大事者不拘小節類如此

佹胄曰爾以巧免予以拙敗然形骸共盡病死
刃死死等耳身爲太師殁而遺臭予與爾何殊
哉檜曰噫隹兵不祥老之所戒違此者必凶天
道好生亦好還凡攻城畧地之勳光乎史册空
名也骨暴于原鬼號于野孤兒寡婦之哭聲遍
于途巷實禍也是以造物忌之吾寧隳一巳之
名節必不犯造物之所忌吾子孫當胄盛榮顯
無涯已得請于上帝矣汝不吾及也佹胄默不
能答

黃聖孩先生評○古云畏文人之筆端援古證
今使果出檜賊之口當益鋭其觜距而有辭於
天下後世矣

阜去病先生評○此是戲論而詞旨自是中倫
晉鄙守官而死後人何以不爲伸冤佹胄之主
戰與張德遠何異三敗之辱亦不滅佹胄何以
在佹胄則爲誤國在德遠則爲復仇豈人貴自
立佹胄奸邪萬萬非德遠可比耶然論事者亦
祇當就其事已矣

做不得三字說

錢若水幼聰悟十歲能屬文爲舉子時見陳希夷于華山希夷謂有仙風道骨意未決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以火著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後舉進士爲同州推官已而召試翰林擢秘書丞直史館遷知制誥已而知審官院銀臺通進封駁司已而同知樞密院事已而充集賢院學士判院事俄知開封府未幾出知天雄軍兼兵馬部署又巡撫陝西緣邊諸郡令便宜制置還拜并代經略使知并州事尋以足疾創潰血出假寐僧舍而薨享壽四十四贈戶部尚書由斯以觀若水蓋未嘗急流勇退也老僧所謂急流勇退者蓋勳名進盛時倏焉長謝如潮落雪消在剎那間而非人世上功成名遂身退之退也不然若水

自通籍以來至于捐舘一路功名到底何嘗拂衣泉石納履煙霞而老僧顧以勇退許哉惟功名心太熱纏縛于簪纓圭組而不能自割此陳希夷所以意未決而老僧所以云做不得也

世俗好傳人死

昔蘇子瞻自傷之詞有云人皆相傳爲旣死臣亦自厭其餘生讀至此令人慘然春秋時訛傳太宰嚭死仲尼獨卜其生以天未亡吳故豈子所謂惡之欲其死耶在宰嚭宜爾不宜嫉子瞻如是極也予乙巳之長安與家弟言別儻有瀌傳吾死者幸弗信已而親朋嘖嘖訛吾諸弟喪兒而冠服不素道路以目噫嘻可畏哉羽積沉

舟灰聚折軸惟口興戎非虛語也予辛丑遭帷薄之變壬寅遭閱墻之變辛亥遭逆奴謀弑之禍于中途命幾殞者屢矣浮議蜂起言人人殊故曰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苟不佞平時整穀餙修則流言飛語必有泣血以相明者已實致訕于人乎何尤孔稱不怨不尤孟稱不愧不怍予合而言之惟不愧天所以能不怨天惟不怍人所以能不尤人也予不能無愧怍亦不敢有怨尤又不敢引孔顏牛患之事爲解因自忖種種寃報皆前生宿業所招姑枚舉一二以醒世卽如波斯匿王殺其甥三十二人以頭共盛一函封閉送與其妹毘舍離盖因其國輔相之子遇最幼之甥乘象過橋捉擲墮塹輔相懷毒陰以七寶作馬鞭三十二枚純鋼爲刀着馬鞭中贈此三十二人人各悅之出入懸帶見王輔相向王說諸兒年盛力壯一以當千今各藏利

刃于鞭謀欲殺王王索看艮驗悉誅殺之阿難問佛此何因緣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三十二人共盜殺一牛有此果報唐元和中汴州招提院僧遇雷而爲鬼屍所逐墮井而井中先有死人縣尹察其無他雪之至漢南界檜樹下逢一老父具告所以父曰吾善易爲汝蓍之蓍畢曰子前生兩妻汝皆辜焉走尸逐汝者長室也井中死人側室也縣尹釋放汝者汝前生父也言畢

化去開元中唐紹李邈之事尤奇果報之説確有可據但不知予前生作何等業而今生坎壈如是惡予而欲其死者又不知此何因緣還當向三寶懺悔爾

于忠肅公改謚由因

公爲諸生時好祈夢歿爲明神廟食西湖之濱祈夢者輙予異兆先是公謚肅愍于謚法未合愍按憲章錄御製有云先帝已知其枉朕心獨憐其忠則忠之一字出自宸斷非臣子所臆參也而議者何以欽爲本兵王雲渠于都中得夢夢于公訪之有詩相正覺來但記一聯空山清淚憑誰訴萬里忠䰟獨自歸適蕭允嵋公祖撫

浙題請改謚肅愍曰忠肅王異其夢而謚始定可見公之精英時往來于白雲紅日間至于今猶凜凜有生氣焉章句小儒毋拾他人唾餘而輕爲論列可也

徐楚白先生許○公改謚忠肅武穆亦宜改謚忠武

麗公造福大畧

予嘗謂太上能令人忘最下亦能令人忘惟不忘者稱其麗公哉吾杭當省會之衝往時素封苦于大役自部院至守令各官俱以富民値日一切交際餽饗嗜玩悉取辦焉其民破家拆產以供不時之需未幾月日而室如懸罄里遞復議一富室充之名曰耳房庫子　世宗末年倭警孔棘胡梅林公祖以尚書總制東南駐纛于

杭保障之功以威福之過而稍掩間以難致之物迫供千片時禍且叵測而胡公雄才大畧不知民間之疾苦如是以故耳房庫子或一日二日而破家者有之又有斗級之守支舘夫之供應鋪行之買辦皆積蠹相沿牢不可破麗新菴公祖按浙痛加釐革條其事于朝改爲一條鞭計畝增稅以均其役不專累富戶而貧民亦不任受瘠良法甫定蘇斯民于湯火之餘公蓋有大造于浙哉一條鞭自公始而海內彷而行之其有德于海內之生靈甚厚里遞父老時時爲予述麗公遺愛津津乎其言之眞所謂福星也已當其時墨吏遇之如鷹鸇之逐烏雀也至于今百姓思之若赤子之號慈母焉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公之謂矣公諱尚鵬嘉靖癸丑科進士南海人官至左都御史予欲合張崌崍麗新菴兩公祖尸祝湖山間而以後來諸名宦附之

又以吾浙劉誠意于忠肅王文成三大功臣主之則張麗不啻二耀諸名宦比于列宿自相輝映三大功臣鼎足而峙爲國羽儀四方士大夫宦于浙者與鄉先生歲時燕衎于此各動其仰止先程之心不大快乎然祠宇非極壯麗不足以聳觀計其費約萬金亦人情所樂捐者稍不足將其他陋小生祠變易之足矣茲蓋有志而未逮還以俟桑梓之達尊與當路之圖不朽

者

長卿再弋〇杭俗逐末爲生市井細民無終日之糧富室無終月之糧卒有緩急雖墨翟不能守也寺人孫隆曾抱杞憂欲通市河于省城內使米船自樹糴糶而吾杭有詭厚大臣子巳未便他辭泥之嗟乎安得當塗之人倜儻而排衆議挺然擔當者乎即李鄴侯之開井蘇學士之濬湖何以加茲功在社稷又不啻麗公之造福

斯氏巳也

張公定變大畧

今上御極之十年爲壬午春夏之間兵民兩變先是大中丞吳公善言撫浙以減餉故戎行脫巾而譁鼓譟而進挾吳公至營中挫辱非常一時監司藩臬相顧錯愕越俎調停十餘日稍解兵變未幾而民變繼之口實于踐更之役叢然蜂起吾杭自吳越王錢氏歷宋元至今其民久已不知兵革其俗奢而偏上市販之夫呼鄉紳

則兆其名稱當道官長不老且翁則從而號之賤凌貴小軋大時時有思亂之言蓋俗之最不美者一旦見撫臣之受窘于卒伍也以爲吾亦可以如此矣其時首難者丁士卿沓臂一呼而閭城如狂鳴金揭竿聚萬衆無賴之惡少晝夜橫行焚刼富貴之家以利其所有城中火光燭天喊聲撼地故事市廛之氓每歲戶出錢若干名曰間架有司將間架錢顧役以警晨昏名曰

火夫項者既斂其財又役其力晝疲負擔宵苦
踐更雖當事者失于調停而因之以爲亂則承
平日久效尤于兵變而勃發其無忌憚之心也
廷議以張峿崍公祖令滑時有應卒之才推轂
授鉞蓋責之戡定戎行初不知民訌又如此也
公期以仲夏三日入境中途聞變兼程戴星而
來月朔入境即下令安反側與三軍之士約以
功贖罪三軍讙聲雷動前歌後舞縛亂民于轅

門斬之杭民最刁亦最懦聞兵來皆匿跡自竄
其所縛而斬者醒醉相半醒者以觀望被擒醉
者曩時焚刼富貴之家恣意酣飲者也而漏網
固已多矣是日斬首級百餘次日止殺恐傷天
地陽和但斃之于杖下自月朔入境凡三日而
兵民安堵如故公之經濟可知方公之中途聞
變也庸人或逗留不進矣此時營中反側未安
設有草莽大俠爲流言以懼之兵民恊心則事

有不可知者公出其不意定變于項刻之間此
何如識力哉無何以他事誅戎首四人復下令
貰脅從者三軍股栗朝野咸服其才迄今吾武
林士安于黌農安于畝商賈安于肆而縉紳逸
民安于山林父母妻子得保首領復享太平者
誰寔貽之非峿崍也耶此不必生祠于郡縣名
宦于宮墻而口碑刻記自足垂無彊矣公令滑
時大盜數十人詐稱校尉入見露刃迫之欲得

府庫財物公曰動府庫財物吾與若皆不免矣
當與富民貸之盜然其計公即刻書邑中富民
姓名某某以示丞其數倍盜少項富民整衣冠
齎財物至以長几案格盜盜見財洞心駴目亦
復不備公因得脫走向所書富民姓名蓋邑中
健步快卒也所齎財物即那移府庫者也其數
倍盜則以兩擒一不勞餘力而羣兇已駢首于
堦下矣夫官雖異途儘有材智埒科目者輿臺

之賤亦時供牛溲馬渤之需儻非平時明察于度內緩急間不束手受制乎卽不然眼中無珠悞認而悞使之殆矣公眞人傑也哉公諱佳胤字肖甫嘉靖庚戌科進士銅梁人篤于故舊能詩古文辭爲騷壇第一流人物予見時所傳聞于文老者如此述之以俟後之作者使有所考

長卿再弋○張公定兵變在呼吸間而正臘巾之罪遲至一載後議者皆其需且先授彼官級

而徐以他事誅之議者皆其譎予曰豈得已哉以功贖罪權也有功者賞信也既賞而復誅但殪渠魁不記錄前事安反側也公之苦心極矣若無兵變應不如此區處蓋凡當事者極難耳

緒言雜錄　共四十八條

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這就是道心惟微違禽獸不遠這就是人心惟危

世人伏枕後千思萬想無所不至及到日間一毫也做不得則是夜之昏濁反不如晝之淸明也予輿何以云云予輿所論者氣也予所論者心也人形體豎心亦豎禽獸形體橫心亦橫睡眠時人心與禽獸無二以故禪門玄門只教人

靜坐靈羊掛角于樹而眠寇來隨覺其心豎故警醒也豎頭須所謂沐則心覆亦此意

鯀自用而不師禹智以行水是人莫知其子之善也宋人揠苗助長是莫知其苗之槁也

人以禪受爲唐虞獨剏而邈之上古遂人葛天無懷皆非世及者也人以征誅爲湯武獨剏而阪泉涿鹿之戰黃帝先已行之則三皇以降大抵皆因也非創也

伊尹一介不妄取與頗近狷五就湯桀頗近狂近狷近狂豈非中行而孟氏以任之一字概之夫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栖栖皇皇老而後已孔子何嘗不自任耶

人必境地相及而後相知故子皮能薦子産史魚能薦伯玉而子産伯玉必不能薦孔子

宰我欲短喪非無父乎然仲尼不以此貶聖安得據禽滑釐之學墨者而罪墨哉

漢文宣室之對夜半前席賈生則亦有鬼神之溺與漢武無異乃新垣平竟受赤族之殃罪與文成五利等而罰過之非文帝之憯于武帝也慚其見誑而怒不可回也

吳公薦賈誼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絳灌短誼洛陽年少初學欲擅權紛亂諸事夫總一年少而或借爲褒美之詞或挾爲中傷之語若進此說于孝昭之前必不聽矣孝昭十四能辨上官桀之詐年方幼冲絳灌必不敢以此說進

闕里之人呼孔子曰東家丘特習其面貌故藐之耳假令漢武帝知相如之爲今人也雖奇其才未必鄭重之而尚書給札矣蘇子瞻與相如俱蜀人卽漢宋殊時不能無入宮之妒其深詆之以此

扶蘇自殺在始皇晏駕後戾太子據之死當武皇帝之身當時廷臣無一人雪壺關之涕者大

鴻臚田千秋獨鳴其寃一言取相愧者忌之而因短之然此乃武帝作用之妙卽襯廷臣而撻諸市不辱于此矣

李德裕謂漢文帝誅薄昭能斷矣而于義未安又引周宣王封申伯秦康公送晉文詩證之予謂此二事與薄昭不類申伯出封于謝未嘗留相王室晉文返國而至渭陽亦未嘗臣事秦也況又無過惡可摘其待元舅之情安得不篤薄

昭以人臣擅殺使者此而隱忍漢外戚之橫不
待王氏始發而追論者且咎漢文之作俑矣其
不相賣廣國亦此意也
史遷傳酷史而首郅都唐權德輿究之歷數其
直方之概于剛德有合而悞被酷名深致痛焉
然則遷何以竟黜之耶予嘗按之傳竒無問名
筆與否試官皆粉墨塗類極其詭侮乃舉子不
遇者憾主司之無目而借優舌以寄其怒駡者
沈氏之說　卷六　李八
也遷曾膺三木屈體受辱痛恨于獄吏之舞文
矣其于郅都亦猶是意爾
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史官亦然史官定亥鉞于
片言而附會失實欲逃陰譴得乎作史者不有
人過郎羅天刑韓昌黎之言豈誣也哉司馬氏
班氏皆世史也故皆不免于患
張說惑昌宗之囑耻受激于宋璟慮已不得專
美祈吳兢削去賂以美官之事改去汙青史歎

鬼神之數語夫始之薰灼權貴者何心而終之
顧畏清議乞憐于直筆者又何心也漸轉而漸
正璟之力也嗟乎欲掩宋璟之激而并不掩其
祈吳兢之情可哀也哉
紂之妲巳不與崇侯飛廉共夫差之西施不與
伯嚭共而玄宗狀第之愛偏以分人殊不可曉
彼自以為泰之由余漢之金日磾莫及也而詎
涅于太眞使祿山出入臥內褻溷帷薄從古妖
沈氏之說　卷六　李九
孽災異郎蛇鬭石言不踰于此
郭于儀犯法并州李太白竒之解官以贖夫嘉
仲父者歸功叔牙誦淮陰者追美蕭相乃予載
而下知有汾陽而太白憐才之熱腸何杳無傳
也豈非以詩句掩歟
從古弒兄而自立天未有不反中其身者督桓
公弒隱而公子彭生之禍立見胡亥弒扶蘇而
閻樂之戈起子望夷楊廣弒勇而頭顱竟壞于

宇文化及之手燭影斧聲何獨漏于太宗而享國長久爰及苗裔豈倖也哉三代而後簒弑者直書簒弑凡史皆然不必董狐之筆也宋史臣何愛于光義而微其詞以爲之諱耶

王允失之太密五王失之太疎蓋李傕郭汜脇從之姦武三思渠魁之惡脇從而窮治令反側不安允實自貽伊戚渠魁而寬假忽爲几上肉薛季昶已知其無死所矣

孔明讀書獨觀大旨淵明讀書不求甚解說者曰經濟之學以致用也與章句不同渉獵之家以傳趣也與討論不同如此則孔明爲不知趣之人而淵明爲無用之物矣孔明臥草廬時苟全性命不求聞達其經世之念頗淡安知非渉獵乎淵明宰彭澤時民人社稷交責于躬其遺世之念未堅安知非經濟乎

凡夫出家非因進取不遂即因寃親不睦故到底不能成佛作祖秀才讀書只爲富貴不爲功名故到底沒有經濟雖然至于今日不但無功名之士并志于富貴者亦鮮矣

爲兒孫作馬牛已癡矣有年髦乏嗣者終日營營爲所不知何人作馬牛殊可矜也

江南之橘江北化而爲枳地氣不同故也然猶相去遼遠即如一頃之田此收石餘彼收數斗何說耶惟人亦然得父質者十之一二得母質

者十之八九試就形骸長短按之子無不肖毋者況精神營魄哉

詩自大曆而上文自西京而上此騷壇酸語也以今人而襲古吻猶如三家村漢子學說官話可發一笑

五倫中但有朋友而無親戚今人加親戚于朋友之上已失倫矣甚至以朋友而結爲兄弟此皆曰丁無士氣者之所爲也

蒙師但可用之課誦令人往往便其易與而行文時亦不復更予見世俗纖嗇者臭醬在甕不忍抛棄且將新瓜先伴一番後以美醬伴之而不知最初鮮甘之味已爲臭醬所奪今之蒙童皆臭醬伴訖者也

今人方從師時遂頬厚而刻稿既刻稿後因而遂不從師災及梨棗稚弱未堅之材不幸夭于剞劂以故吾武林之人多不壽

沉氏之説　卷六　三三二

人盡好名而不知所以修名盡好利而不知所以規利何也惟其在名利上求也

聞之先達云士大夫雖極好免不得有一篇極不好文字送歸林下蓋彈章也雖極不好免不得有一篇極好文字送歸泉下蓋墓誌也予觀近世誌銘往往倩人代筆請一官銜其中句字艱澁難讀細按之不勝罵詈刻成遍送親友其子業儒列學校者寘然不覺所以能奇

天下有四種人最癡老者少者婦人寺人其言語舉動任情率意皆因陰氣用事而元陽不足故顛迷而不自覺耳

天下有三種人最貪和尚道士閹宦非無後者而較之常人反貪也貪乃無後之相

天下有三種人最嗔殘疾人遇全體人疑其笑巳鄉村稚魯人遇城市繁華人疑其誑巳家世寒微人遇氏族赫奕人疑其輕巳

沈氏之説　卷六　三三三

子孫不自努力貧賤潦倒猶靦然以門第自雄祖父有知當頓足九泉之下

極有廉恥父母偏生出極沒廉恥兒子趨勢附熱臣至前穿窬之心靡所不至虧體辱親不孝莫大有等開口便要笑人者生出子弟還爲人笑此佛家所謂花報也

醉者自言我醒醒者自言我醉富者諱富以貧諛之則解頤貧者諱貧以貧刺之則切齒恚者

必自居于靈說他蠢不曾殺父之佬彼者亦復如是人之真情斷斷欲匿者也

幫閑走空之客銅臭之夫奔走權津要路一旦貶黜未免贐餞遠送慰安依戀一旦捐舘未免吊喪祭奠哭泣哀號此勢利中之道義也主司閱卷看得這秀才文章佳甚以科第期之待遇頗厚不過望他將來顯榮今日預先收爲桃李累科不中心抱狐疑因而疎薄此道義中之勢利也

禱病許香願是陳皮湯過考索薦書特遼東豕祗有小試儒童好卷頗少若無人情不能成案故向來相沿開此一倖竇耳

世風惡薄官同則年同然一榜中定有幾不異人急須着眼不可交臂而失今人待會試座師比鄉試座師稍濃不過勢利之念謂其官尊耳其實知己之恩一也據予見宗師進學過貢者其恩亦等

下第時但可對朋友生即朋友高飛遠舉者對之亦不妨蓋彼亦曾下第故也但不可見親戚宗族妻子奴婢何也以腹悱故彼愈慰愈藉則我愈無顏矣

乞兒白晝登門拾一錢猶有吝色暴客昏夜入刼雖棄去千金而不顧何者有畏有不畏也今之有求于平原君者動輒低頭折腰與其憐我

無有是處

清客諂士夫訐其近日容顏精彩因而縱色爲害不淺先生諛學生許其異日元魁名世因而滿盈作業最大

蘭亭脩稧羣英咸集計四十二人而詩不成者一十六人各罰酒三觥古人愼重不輕下筆若此今人即席賦詩矢口和韻便令七步高才不得專美嗟夫

居官清者御下必刻事上必傲恕而謙斯完德
哉居官墨者御下必恕事上必謙刻而傲是絕
物也
已酉順天場申明禁約文章內不許用空定慧
三字似涉禪語于惴惴于功令彷鄭五歇後體
以自箴○回也其庶乎屢此下一字儘可除君
不見令之所禁則國虛當年孔子犯了鄙夫問
于我如○少之時血氣未此下一字只合釜君

不見令之所禁天下惡乎當年曾子犯了一言
債事一人國孤音○言不及義好行小此下一字
渾不是君不見令之所禁雖有知當年孟子犯
了德術知
人情聽言以先入者為主至于建議不自我發
而他人先發之恥而且忌縱奇舉美業百計沮
撓此二病雖賢者不免
人最不肯服善以故是非不公假令鄉先生與

孝廉畏足不入公門在彼特自守之常不足矜
也而流俗必訕之曰性僻曰好名曰渠無囑托
之才加一極平妥批語則曰渠家溫無藉于此
而不知秉性之貞黠全不係家生之饒乏也
處叔季之世機械相角斷難如意惟有誠信可
行誠信即遊世之術也然愚人守之又坐困矣
還須大聰明人得力于此
不必身為善也人有善而我抽揚之這便是善

心不必身為惡也人無惡而我誣罔之這就
是蛇蝎口令在下位者但有毀而無譽居上位
者但有彈章劾人而並無特疏薦人則聖人所
謂樂道人善惡稱人惡者永不可期于世矣

洗氏弋說跋

夫言以足志而欲垂不朽視德與功則彌難何也德功有途轍可躡而言莫覥于襲故舜之于堯武之于湯尚父之于阿衡皆襲也而文中子襲孔子則不成

其為書矣吾武林自　昭代二百餘年立言者寥寥無人非無人也此唾彼拾他衲我補未見有特剏之奇可以駕軼先民成一家言者徒災木已耳洗子劬瘁半生精力畢耗於舉子業而

非其志也間以其餘緒遊戲古文辭題之曰弋說弋說義取彈射其名似剏而核其實已先獲于古人屈氏以騷弋左氏以傳弋司馬氏以史弋班氏以書弋賈氏董氏以策弋淮南氏以解

弋而幼宰以說弋弋等耳代降而末議論煩且厭大率以陋劣之腸好持中庸之論甚則刻急以求而幼宰大暢其所欲言如開山之斧闢鴻濛未闢之境界指以示人令覩者翻然一新而

巽入之妙曾不啻針芥乳水之
合未嘗鑿空憑臆以驚怖愚侗
非胸中有識筆際有膽何能若
斯嗟乎經世之士當有道則言
危為逸民則言放幼宰值可危
之時處得放之地而危以遜濟

放以倫擴故難及也讀弋說者
因言以想見其人因人以還索
其立言之志則迷者豁拘者開
傾者坦靡者振凡庸者趨朗雖
身未用世哉而行其言有補于
令傳其言有禆于後以方于近

世掾觚家所謂中原調館閣體
者且何如耶幼宰才品直上而
任誕忽俗有晉人風一切世法
之輩疾之如仇故其聲不諧于
吳越弋說出而後之君子必有
論世而恨不同時者惜令人不

及見耳昔皮日休與孟襄陽生
同時居同邑而埒其詩于蕭懿
王融之倫津津乎譽不置口劉
歆非不愛敬楊雄而有空自苦
之誚人情賤近貴遠習氣使然
矣豈盡出于忌哉予懼來佛頭

之誚贅言簡末附驥以馳若幼宰則非謷聽之而況有海內諸大方之月旦在又何藉不佞作曹丘生為

同邑友弟徐如珩跋時

皇明萬曆乙卯歲六月朔也